

明　史

第八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章培恒　喻遂生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明史/章培恒、喻遂生分史主編.—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95-4

I.明… II.章… III.①中國-古代史-明代-紀傳體②明史-譯文 IV.K248.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52627號

二十四史全譯

明　史

(全十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章培恒　喻遂生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古籍印刷廠
規　格　開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張442　字數11,033千字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95-4/K·98
定　價　全套88册　12 000圓
《明史》10册　1400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4063926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玆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淩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55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閲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別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1027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畒”、“畮”、“畆”、“𠅀”、“畂”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784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藺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贜(《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蹀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毆"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况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况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illegible])	缶(缻)	黎([illegible])	襌(襢)
辯([illegible])	蓋(葢)	[illegible]([illegible])	善(譱)
飆(飈飈)	剛([illegible])	料([illegible])	觴(醻)
餅(䴵)	詬(詢)	躪(躙)	舐(舓)
豺(犲)	轂(轂)	櫺(櫺)	疏(踈疎)
躚(躚)	罐([illegible])	騮(駵駠)	搜(捜)
諂(讇)	駭(駴)	孿(孌)	髓(髄)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齔(齓)	齏(虀)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烕)	柝(榛㯎)
欻(歘)	悸(痵)	秣(餗)	蜿(蝹)
垂([illegible]埀)	奸(姧)	[illegible]([illegible])	腕(掔)
齪(躖)	殲([illegible])	腦(䐉)	尪(尩尫)
瓷(甆)	韉(韀)	旆(斾)	誤(悮)
蹙([illegible])	剿(勦)	篷(䈏)	舄(舃)
啖([illegible])	秸(稭)	睥(睤)	隙(隟隙)
島(隝)	截(截)	媲(媲)	溆(漵)
登(豋)	贐(賮賮)	撇(撆)	璇(琁)
鐙(鞥)	鯨(鱷)	懲(憖懲懲)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契)	腰(䳫)
斗(㪷)	絕(𢇍)	犖(犖)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㧖)	框(閆)	麯(麴)	彝(彜)
愕(愕)	髡(髨)	紝(絍)	癰(癕)
鋒(鏠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禸)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籲)	燥(熮)	煮(鬻)	棕(椶)
鳶(䳒)	潴(瀦)	裝(𧚟)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毋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况”、“峯”、“竞”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俎”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說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况。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况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祇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祇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祇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祇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明史》全譯出版説明

《明史》是世人所稱二十四史中的最後一部紀傳體通史，它是清朝設館編修的一部官修史書，一嚮被認爲是繼“前四史”及《晉書》、《隋書》之後又一部優秀的史學著作。在二十四史中，《明史》參加修纂的人最多，經歷的時間最長，又因其體例、内容較好，使這部史書享譽盛名。《明史》最後成書時，由總裁張廷玉奉表將書奏上，因此就署他的名字。

清朝入關後，即提出修《明史》。順治二年(1645)，清政府急忙開館籌辦編修《明史》，這是效法漢族歷朝易代修史的傳統，以求達到消除民族意識，籠絡漢族知識份子，緩和民族矛盾的目的。因爲當時政局還很不穩定，各地抗清運動尚未停息，緊接着又有“三藩之亂”，清朝統治者爲了强調改朝换代後新王朝的統一局面，藉修明史籠絡明朝的一批降臣和知識份子，并宣揚理學，以達到鞏固其統治的目的。另外，順治一朝，雖然文化事業還未能昌盛，但世祖崇尚文治，一開始就十分重視對圖書的編纂和訪求。因此，清朝廷按照歷代爲前朝修史的慣例，於順治二年三月開始討論編纂《明史》。

《明史》主要以官修的《明實録》、《明會典》、邸報等爲依據，還從明史籍、明典志、明傳記、明雜史等幾類史書中提煉取材，其中有大量私人著作。此外，有關檔册以及文集、奏議、稗史、方志、傳記等，都是十分豐富的修史原始資料。

《明實録》是一部明代官修的編年體史料長編。明代每一新君即位後便命史臣纂修前朝皇帝實録，修成後謄録正副二本。正本藏入皇史宬，副本藏於内閣。《明實録》包括胡廣的《太祖實録》，附建文帝四年事跡；楊士奇的《成祖實録》；蹇義的《仁宗實録》；楊士奇的《宣宗實録》；陳文的《英宗實録》，附景宗實録；劉吉的《憲宗實録》；劉健的《孝宗實録》；費宏的《武宗實録》；徐階的《世宗實録》，附世宗之父《睿宗實録》；張居正的《穆宗實録》；温體仁的《神宗實録》；葉向高的《光宗實録》；温體仁的《熹宗實録》。再加上《莊烈帝實録》、《弘光實録》、王夫之的《永曆實録》，黄宗羲的《隆武紀年》、《永曆紀年》、《魯紀年》等三千餘卷。

《明會典》是從宋、元時期的會要延續而來的，爲明弘治年間官修，嘉靖年間續修，萬曆年間重修，共二百二十八卷。書中以六部爲綱，記述各級行政機構的執掌和事例。包括文職衙門、宗人府、南京宗人府、吏部、户部、禮部、刑部、工部等，所記典章制度最爲詳細和完備，成爲一部有價值的明代官方的原始資料。

邸報是中國古代報紙。漢、唐時代地方長官在京都設邸，邸中傳抄詔令、奏章等，以報於諸藩，因此稱爲邸報，又稱邸抄。在元、明兩代成爲政府官報，由中央政府統一刊行。

明史籍主要以私人撰書爲主，如鄧元錫的《明書》，夏浚的《皇明大紀》，王世貞的《弇州

史料》，王禪的《國朝史略》，鄧球的《泳化類編》，萬斯同的《明史稿》等等。

明典志包括了明朝社會各個領域的內容，如王圻的《續文獻通考》，周子義的《國朝故實》，勞堪的《皇明憲章類編》，徐學聚的《國朝典匯》，馮應京的《皇明經世實用編》，鄧士龍的《國朝典故》，俞汝揖的《禮儀志》，劉維謙的《大明律》，李賢的《大明一統志》，景泰年修的《寰宇通志》，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光啓的《農政全書》、《崇禎曆書》等。曹學佺的《一統名勝志》，黄訓的《名臣經濟録》，徐一夔的《明集禮》，張朝瑞的《明貢舉考》，王在晉的《通漕類編》，楊宏的《漕運通志》，史起蟄的《兩淮鹽法志》，朱廷立的《鹽政志》，周夢的《水部備考》，沈啓的《南船紀》，陳龍正的《救荒策會》等。

《明史》的編修時間很長，如果從清順治二年(1645)下詔令修《明史》算起，至雍正十三年(1735)十二月全書正式告成，前後延續了九十一年。這期間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清順治二年(1645)至康熙十七年(1678)，共三十四年；第二階段，康熙十八年(1679)至六十一年(1722)，共四十四年；第三階段，雍正元年(1723)至十三年(1735)，共十三年。如果再加上乾隆即位後，下令交付武英殿刻板印刷，至乾隆四年(1739)刊印完畢進呈，可以説，《明史》從開始編書到最後與讀者見面，共用了九十五年。

順治二年(1645)，清政府設立明史館，下詔修《明史》，命洪承疇、馮銓、范文程、李建泰、剛林、祁充格、錢謙益等人任其事。當時政局未定，江南一帶還没有一統。不僅幾個南明政權相繼建立，農民起義軍領袖張獻忠所建立的大西政權也還存在。政局的不穩定，農民軍和南明的堅持抗清，再加上參加修史的多爲明遺民，無心論述史事，如洪承疇身爲降臣，修明代歷史必然多有顧忌。尤其是馮銓，在明末時厠身閹黨，參與殺害東林黨人楊漣和熊廷弼，本身的言行就已爲士大夫所不齒，因此，他任《明史》總裁後，在皇史宬看到熹宗實録中天啓四年紀事的內容，其中含有對自己不利的文字，於是乘人不備，竊走《天啓實録》的一部份，從而造成史料的殘缺。另外，又有修清世祖實録及後三藩之亂等等因素所阻礙，遂使修明史一事時常停頓，修史的條件尚不成熟，没有進行多久就停止了。到康熙四年(1665)，又曾下詔再修，不久也中輟。

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清朝平三藩勝券在握，統治日趨鞏固，於是再開史館。這次修史，清政府下了較大决心，爲進一步籠絡漢族地主和明朝遺臣，宣布恢復唐宋時期的科舉名目——博學鴻詞科，招攬名士遺民，搜羅修史人才，將被録取的彭孫遹等五十人全部録用，又派右庶子盧君琦等十六人同爲纂修。他們都以翰林的名義安排在明史館。開始，以徐元文爲監修，葉方藹、張玉書爲總裁。當時許多有名望的學者進人史館，如朱彝尊、尤侗、毛奇齡、潘耒、湯斌、施閏章、汪琬、倪燦、姜宸英、嚴繩孫、喬萊、張烈、黄虞稷等。這一次纔正式商討方法，確定體例，依類分題，分工負責，開始了實實在在的編纂工作。康熙二十一年(1682)，開始整理草稿工作。至二十三年(1702)，曾任總裁的徐元文延攬大史學家萬斯同任删改工作。這期間對史稿的編纂出力最多的要數萬斯同，他在史館的二十年中，凡編纂的稿件都由他復審、改定，手定史稿不下五百卷，雖不任總裁，實際上却起着總裁的作用。康熙三十年，徐元文去世。三十三年，王鴻緒繼任總裁，繼續聘用萬斯同覈定列傳，萬氏任此事直至逝世。

康熙六十一年(1722)，總裁王鴻緒在萬斯同所定史稿的基礎上稍加改動後進呈，這就是世傳的《横雲山人明史稿》，也就是王鴻緒《明史稿》。因此，可以説，在第二階段，《明史》基本完成。特别要指出的是還有一些人雖然没有正式加人纂修官行列，但是在修撰《明史》過程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如著名學者黄宗羲和顧炎武都十分重視明史的修撰，他們都不

肯直接與清廷合作,不應徵聘。明史館的首任監修徐元文是顧炎武的外甥,就修史問題曾多次請教於顧炎武。黄宗羲後來命其子黄百家和學生萬斯同參加修史。

雍正元年(1723),清廷重新開設史館續修《明史》。以隆科多、王頊齡爲監修官。張廷玉、徐元夢、朱軾、覺羅逢泰等爲總裁官,孫嘉淦、汪由敦、楊椿等二十五人爲纂修官。各分數卷,着手編纂整理。他們以王鴻緒《明史稿》爲據,增删修改,於雍正十三年(1735)成書。到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板刊行,由張廷玉領銜奏上,《明史》終於誕生。

明史館纂修的學者不僅長於著述,還在修史理論和編纂方法方面有不少建樹。他們在討論體例、史法等問題的過程中,表達了各自的史學思想、史學識見及史學理論。在初期,朝野學者議訂修史條例時,就有徐乾學綜合各家討論的意見確定了《修史條議(六十一條)》,王鴻緒有《史例議》,湯斌有《明史凡例議》、《陳史法以襄大典疏》,潘耒有《修明史議》,施閏章有《修史議》,汪由敦有《史裁蠡説》,朱彝尊有《上總裁書》七通,其内容廣泛,對編纂實踐、編纂理論等各方面的問題,都有精到的論述。參加討論的人又有顧炎武、黄宗羲、全祖望等不下幾十家。

《明史》記載了明太祖洪武元年至明思宗崇禎十七年間共計二百七十七年的歷史,其中反映了各個時期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是一部紀傳體明代通史。全史共三百三十二卷。其中,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傳二百二十卷。

《明史》的本紀寫的詳略得當,無繁冗之詞,也避免了求簡過當。如開國皇帝朱元璋打下了大明江山,在位三十一年,其事跡可書者甚多,因此用了三卷的篇幅紀傳。同樣,明成祖朱棣是以藩王起兵,搶得皇帝寶座的,在位長達二十二年,故而卷數同樣也長達三卷。而泰昌時期的明光宗朱常洛,在位僅一個月即身亡,其事跡相對很少,故不單獨成卷,而是併入第二十一卷,於萬曆時期的明神宗朱翊鈞傳記之後。又《明英宗實録》中附景泰七年事,稱明代宗朱祁鈺爲郕戾王,而削其帝號。這是當時史臣曲筆,即有意掩蓋真相。在《明史》本紀中,則將英宗前後二度稱帝分作兩紀,列景帝於兩紀之間,這樣就還歷史於本來面目了。

《明史》表五篇十三卷,諸王五卷、功臣三卷、外戚一卷、宰輔二卷、七卿二卷。《七卿年表》是《明史》獨創,記歷朝吏、户、禮、兵、刑、工六部尚書及左右都御史的任免,它反映了明太祖罷丞相制,將丞相之職分於六部,及又有都察院糾察百司,和而爲七,這是應明代中央行政機構的變化而立的,是《宰輔年表》的姊妹篇。

《明史》列傳共計二百二十卷,其類傳的名目之多,包含的人物之衆,篇幅之長,都是這部史書最突出的特點。同時,列傳的附傳很多,以此記載了諸多歷史人物的姓名。列傳共分二十類,其中后妃、諸王、公主、循吏等十七類是依舊史之例設立的,新創立的有三類:《閹黨傳》、《土司傳》、《流寇傳》,保存了許多珍貴史料。在已有《宦官傳》的情況下,另立《閹黨傳》,主要是記載明季宦官黨羽結黨營私、禍國殃民的突出人物及事例,從中可以探察明朝政治及宦官集團的殘暴和腐敗。我國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佔有十卷篇幅的《土司傳》分别記載了湖廣、四川、貴州、雲南、廣西等地區少數民族的情況,並記述了各族首領"土司"的統治及其與中央政權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既反映了明朝民族壓迫的殘酷性,又反映了各族間關係進一步發展的情況。因此,它既不應列入外國傳,也不能等同於一般列傳,衹能專類列出。《流寇傳》專敍明末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張獻忠等人,因爲他們領導的農民軍較之其他一些農民起義規模大得多,從而加速了明朝滅亡的步伐。把彪炳史册的明末農民起義領袖編入《流寇傳》,暴露了作者對農民起義的仇視,但同時也保存了晚明以來關於

社會矛盾的重要史實,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纂修《明史》的第一、二階段,清政府有一個明顯的目的,就是爲了收買知識份子,緩和他們對清朝的反抗。待萬斯同在暗中主持下修成《明史》,清統治者認爲對其統治不利,於是就有了雍正年間的第三次續修,改了又改,最終成書,但是與當初的內容相差很遠。即使如此,畢竟因爲底本良好,修撰年限長,參考材料多,修撰人員中有許多有名的學者,因此它在正史中,還是能够體現出特有的史料價值。

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明史》撰文中的立場、觀點是比較明確的。一般講,它同情代表中小地主利益集團;讚揚實行輕徭薄賦的清官,反對殘酷壓榨百姓的貪官;歌頌明末抗清的仁人志士,反對屈膝投降的妥協派。對於統治階級中的代表人物,一般能功過兼述,如書中贊揚爲民稱道的被殺害的于謙爲"忠心義烈,與日月争光"(《明史·于謙傳·贊》)。詳述了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鞠躬盡瘁,英勇頑强,誓死不降清的事跡。對權傾一時的張居正也作了客觀評價,肯定了他曾力行變法,試圖改革財政與吏制,整頓邊防,使明朝一度出現了"萬曆中興"的政績,贊揚他"通識事變,窮於任事"(《明史·張居正傳》),但同時又指出他"威柄之操,幾於震主",最後落得剖棺籍家的結局。由此可見,《明史》在評價人物方面還是比較符合歷史實際的。

清修《明史》,首先就要求它爲清朝的政治服務,因此,凡涉及清代祖先的一些問題,衹要他們認爲有礙其政治利益的,就不惜隱没史實删除不書。關於清朝的興起及南明的事跡,也衹用寥寥數語,記述籠統而又曖昧,對於南明時期抗清斗争的具體事跡,則略而不寫。凡此種種,都是由於當時史官屈從於清朝統治者的結果。

《明史》現在通行的版本有:百衲本、中華書局標點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以 1916 年涵芬樓影印本照相製版縮印本、長沙岳麓書社校點本。

《明史》全譯主編:章培恒、喻遂生。譯者:韓結根、毛遠明、蘇文英、歐昌俊、孟美菊、唐建金、周勤、李明曉、王建明、黄毅、董艷艷、于正安、陳正宏、劉小文、趙立偉、鄧飛、朱邦薇、朱元寅、鄭利華、張國艷、郭鳳花、唐瑛、馬美信、鮑道蘇、乐秀拔、喻遂生、朱習文、甘露、賈燕子、李海霞、廖强、虎維鐸、唐光榮、陳曉華。

明史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卷一百二十八　列傳第十六

卷一百二十九　列傳第十七

卷一百三十　列傳第十八

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第十九

卷一百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

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

第五册

第六册

第七册

第八册

第九册

卷二百八十二　列傳第一百七十

第十册

明史卷二百四十二

列傳第一百三十

陳邦瞻　畢懋康（兄）懋良　蕭近高　白瑜　程紹
翟鳳翀 郭尚賓　洪文衡 何喬遠　陳伯友 李成名　董應舉
林材　朱吾弼 林秉漢　張光前

陳邦瞻

陳邦瞻，字德遠，高安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大理寺評事。歷南京吏部郎中，出爲浙江參政。進福建按察使，遷右布政使。改補河南，分理彰德諸府。開水田千頃，建滏陽書院，集諸生講習。士民祠祀之。就改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

上林土官黃德勳弟德隆及子祚胤叛德勳，投田州土酋岑懋仁。懋仁納之，襲破上林，殺德勳，掠妻子金帛。守臣問狀，詭言德勳病亡，乞以祚胤繼。邦瞻請討於朝。會光宗嗣位，即擢邦瞻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遂移師討擒之。海寇林莘老嘯聚萬餘人侵掠海濱，邦瞻扼之，不得逞。澳夷築室青州，奸民與通，時侵內地，邦瞻燔其巢。召拜工部右侍郎。未上，改兵部，進左。

天啓二年五月疏陳四事，中言："客氏既出復入，乃陛下過舉。輔臣不封還內降，引義固爭，致罪讁言者，再蹈拒諫之失，其何解於人言？"疏入，忤旨譙讓。尋兼户、工二部侍

陳邦瞻，字德遠，高安人。萬曆二十六年考中進士。授官南京大理寺評事。歷任南京吏部郎中，出京任浙江參政。進升福建按察使，遷升右布政使。改任補河南，分管彰德衆府。開拓水田千頃，建滏陽書院，集合生員講學研習。士民建祠廟奉祀他。就地改任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撫廣西。

上林土官黃德勳的弟弟黃德隆以及兒子黃祚胤背叛黃德勳，投靠田州土官岑懋仁。岑懋仁接納了他們，襲擊攻破上林，殺掉黃德勳，掠走妻兒、金帛。地方守土大臣查問情況，詐稱黃德勳病亡，乞請讓黃祚胤繼任。陳邦瞻向朝廷請求征討。恰逢光宗即位，就提升陳邦瞻任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於是調軍隊征討捉拿了亂賊。海寇林莘老聚集萬餘人作亂侵犯搶掠海濱，陳邦瞻扼制他，不能得逞。澳夷在青州築室，奸民與他勾結，時常侵害內地，陳邦瞻燒毀了他們的巢穴。召拜工部右侍郎。未上任，改任兵部，進左侍郎。

天啓二年五月上疏陳述四件事，其中說："客氏已出內宮又進入，乃是陛下不恰當的舉動。輔臣不緘封退還由內宮發出的詔令，引用義理堅持勸諫，致使以罪罰貶謫進言的人，重新蹈入拒絕勸諫的失誤，對於他人的議論作何解釋？"奏

郎，專理軍需。明年卒官。詔贈尚書。

疏呈入，違忤旨意受到斥責。不久兼任户、工二部侍郎，專門管理軍隊所需物資。第二年死於任上，下詔贈賜尚書。

邦瞻好學，敦風節。服官三十年，吏議不及。

陳邦瞻好學，敦行風骨節操。作官三十年，從沒有受到過官員們的議論。

畢懋康

畢懋康，字孟侯，歙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以中書舍人授御史。言內閣不當專用詞臣，邊臣失律者宜重按，部郎田大年、賀盛瑞，中書舍人丁元薦以忤權要廢，當雪。疏留中。視鹽長蘆。

畢懋康，字孟侯，歙人。萬曆二十六年考中進士。以中書舍人的身份拜授御史。進言內閣不應當專用文學之臣，邊防大臣不守紀律的應該從重查辦，部郎田大年、賀盛瑞，中書舍人丁元薦因觸犯權要被廢，應當昭雪。奏疏被留在宮中。視察長蘆鹽政。

畿輔多河渠，湮廢不治。懋康言："保定清河，其源發於滿城。抵清苑而南十里，則湯家口爲上閘，又十里則清楊爲下閘。順流東下，直抵天津。旁近易、安諸州，新安、雄、完、唐、慶都諸縣，并通舟楫仰其利。二閘創自永樂初，日久頹圮，急宜修復，歲漕臨、德二倉二十萬石餉保定、易州、紫荆諸軍，足使士卒宿飽。往者，密雲、昌平故不通漕。萬曆初，總督劉應節、楊兆疏潮、白二河，陵泉諸水，漕粟以餉二鎮，二鎮之軍賴之。此可仿而行也。"詔從之。巡按陜西，疏陳邊政十事，劾罷副總兵王學書等七人。請建宗學如郡縣學制。報可。改按山東，擢順天府丞。以憂去。天啓四年，起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

京都附近多河渠，填塞廢棄沒有治理。畢懋康說："保定清河，它的源頭發於滿城。到達清苑向南十里，則是湯家口爲上閘，又十里則是清楊爲下閘。順流東下，直達天津。鄰近易、安等州，新安、雄、完、唐、慶都等縣，一并通船獲得它的利益。二閘創自永樂初年，日久坍塌，應緊急修復，每年漕運臨、德二倉糧食二十萬石作爲保定、易州、紫荆各軍的糧餉，足以使士卒長久飽食。以前，密雲、昌平本來不通漕運。萬曆初年，總督劉應節、楊兆疏通潮、白二河，陵泉諸水，漕運糧食作爲二鎮的糧餉，二鎮的軍隊依賴於它。這種做法可以仿照施行。"詔令聽從他的建議。巡察陜西，上疏陳述邊防政事十件事，彈劾罷免副總兵王學書等七人。請求如同郡縣學的制度建立宗學。回報同意。改任巡按山東，提升順天府丞。因服喪離職。天啓四年，起用任右僉都御史，巡撫治理鄖陽。

懋康雅負器局，揚歷中外。與族兄懋良并有清譽，稱"二畢"。

畢懋康素來有氣度，仕宦經歷了朝廷内外的官職。與同族兄長畢懋良都有清雅的名聲，世稱"二畢"。

畢懋良

懋良，字師皋。先懋康舉進士。由萬載知縣擢南京吏部主事。歷副使，至左布政使，俱在福建。振饑民，减加派，撫降海寇，以善績稱。懋康爲巡撫之歲，懋良亦自順天府尹

畢懋良，字師皋。先於畢懋康考中進士。由萬載知縣提升任南京吏部主事。歷任副使，官至左布政使，都在福建。賑飢民，减少加派，安撫降服海寇，以仁善政績著稱。畢懋康任巡撫那年，畢懋良也從順天府尹提升任户部右侍郎，督

擢户部右侍郎，督倉場。魏忠賢以懋康爲趙南星所引，欲去之。御史王際逵劾其附麗邪黨，遂削籍。而懋良亦以不附忠賢，爲御史張訥所論，落職閒住。兄弟相繼去國，士論更以爲榮。

察倉場。魏忠賢因畢懋康是由趙南星引薦的，想罷免他。御史王際逵彈劾他依附邪黨，於是削去官籍。而畢懋良也因不依附魏忠賢，被御史張訥彈劾，罷官閑住。兄弟相繼離開朝廷，士大夫間的評論更以此爲榮。

崇禎初，起懋康南京通政使。越二年，召拜兵部右侍郎，尋罷。而懋良亦起兵部左侍郎。會京師戒嚴，尚書張鳳翔以下皆獲罪。懋良得原，致仕去。懋康再起南京户部右侍郎，督糧儲。旋引疾歸。兄弟皆卒於家。

崇禎初年，起用畢懋康任南京通政使。過了二年，召任兵部右侍郎，不久被罷免。而畢懋良也起用任兵部左侍郎。恰逢京城戒嚴，尚書張鳳翔以下官員都獲罪。畢懋良得到原諒，辭官退休離去。畢懋康再次起用任南京户部右侍郎，督察糧儲。隨即稱病還鄉。兄弟都逝於家中。

蕭近高

蕭近高，字抑之，廬陵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禮科給事中。甫拜官，即上疏言罷礦税、釋繫囚、起廢棄三事，明詔已頒，不可中止。帝怒，奪俸一年。頃之，論江西税使潘相擅刑宗人罪，不報。既而停礦分税之詔下，相失利，擅移駐景德鎮，請專理窑務。帝即可之，近高復力争。後江西撫按并劾相，相以爲近高主之，疏詆甚力。近高疏辨，復劾相。疏雖不行，相不久自引去。

蕭近高，字抑之，廬陵人。萬曆二十三年考中進士。授官中書舍人。提升任禮科給事中。剛授官，就上疏議論罷除礦税、釋放繫囚、起用廢棄三件事，明詔已經頒布，不可中途停止。皇帝發怒，奪去他的薪俸一年。不久，彈劾江西税使潘相對宗人擅自用刑之罪，没有回覆。不久停礦分税的詔令下達，潘相失去獲利的財路，擅自遷移駐留景德鎮，請求專管窑務。皇帝立即同意，蕭近高又竭力諫諍。後來江西撫按一起彈劾潘相，潘相以爲是蕭近高主使的，極力上疏詆毁他。蕭近高上疏辯解，又彈劾潘相。奏疏雖然没有實行，但潘相不久自己辭官離去。

屢遷刑科都給事中。知縣滿朝薦、諸生王大義等皆忤中使繫獄三年。近高請釋之，不報。遼東税使高淮激民變，近高劾其罪，請撤還，帝不納。又以淮誣奏逮同知王邦才、參將李獲陽，近高復論救。會廷臣多劾淮者，帝不得已徵還，而邦才等繫如故。無何，極陳言路不通，耳目壅蔽之患。未幾，又言王錫爵密揭行私，宜止勿召；朱賡被彈六十餘疏，不當更留。皆不報。故事，六科都給事中内外遞轉。人情輕外，率規避，近高自請外補。吏部侍郎楊時喬請亟許以成其美。乃用爲浙江右參政，進按察

多次升遷任刑科都給事中。知縣滿朝薦、生員王大義等都因違忤宫中派出的使者入獄三年。蕭近高請求釋放他們，没有回覆。遼東税使高淮激起人民變亂，蕭近高彈劾他的罪行，請求撤職召回，皇帝不采納。又因高淮誣枉上奏并逮捕同知王邦才、參將李獲陽，蕭近高又上疏論事救人。正逢廷臣多人彈劾高淮，皇帝不得已召回他，而王邦才等依舊關在牢獄中。不久，蕭近高極力陳述言路不通，耳目蔽塞的禍患。不久，又説王錫爵秘密上揭帖徇私，應該阻止不要召用；朱賡被彈劾六十餘疏，不應當仍然留用。都没有回覆。按照舊例，六科都給事中内外遞相轉任。人情以外任爲輕，都設法躲避，蕭近高自己請求外補。吏部侍郎楊時喬請求馬上允許他以成其

使。以病歸。起浙江左布政使。所至以清操聞。

美。就任用爲浙江右參政，進升按察使。因病辭官歸家，起用任浙江左布政使。所到之處以清廉的節操聞名。

泰昌元年召爲太僕卿。廷議"紅丸"之案，近高言崔文昇、李可灼當斬，方從哲當勒還故里，張差謀逆有據，不可蔽以瘋癲。歷工部左、右侍郎。天啓二年冬，引疾去。御史黄尊素因言近高暨侍郎余懋衡、曹于汴、饒伸，太僕少卿劉弘謨、劉宗周并辭榮養志，清風襲人，亟宜褒崇，風勵有位。詔許召還。五年冬，起南京兵部，添注左侍郎。力辭，不允。時魏忠賢勢張，諸正人屏斥已盡。近高不欲出，遷延久之。給事中薛國觀劾其玩命，遂落職。崇禎初，乃復。卒於家。

泰昌元年召任太僕卿。朝中議論"紅丸"案，蕭近高說崔文昇、李可灼應判斬刑，方從哲應勒令返回故鄉，張差圖謀叛逆有證據，不可以瘋癲來掩飾。歷任工部左、右侍郎。天啓二年冬天，稱病離去。御史黄尊素因此説蕭近高和侍郎余懋衡、曹于汴、饒伸，太僕少卿劉弘謨、劉宗周都推辭榮顯蓄養心志，清風襲人，應迅速褒獎推崇，以鼓勵勸勉居官的人。詔令允許召回京。五年冬，起用任南京兵部，添入注擬備用左侍郎。極力推辭，不允許。當時魏忠賢勢焰囂張，衆正直之臣已被全部斥退。蕭近高不想復出，拖延了很久。給事中薛國觀彈劾他玩忽命令，於是罷官。崇禎初年，纔復官。卒於家中。

白瑜

白瑜，字紹明，永平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帝既册立東宫，上太后徽號，瑜請推廣孝慈，以敦儉、持廉、惜人才、省冤獄四事進，皆引《祖訓》及先朝事以規時政，辭甚切。三十年，京師旱，陝西河州黄河竭。禮官請修省，瑜言："修省宜行實政。今逐臣久錮，纍臣久羈，一蒙矜釋，即可感格天心。"末言礦税之害。皆不報。

白瑜，字紹明，永平人。萬曆二十三年考中進士。選爲庶吉士，授官兵科給事中。皇帝册立東宫太子後，加上太后尊號，白瑜請求推廣孝慈，以敦促節儉、堅持廉潔、愛惜人才、省察冤獄四件事進呈，都引用《祖訓》以及前朝事例以規勸時政，言辭十分懇切。三十年，京城遭受旱災，陝西河州黄河枯竭。禮官請求修身反省，白瑜説："修身反省應施行實政。現在被驅逐的大臣長久遭禁錮，被拘繫的大臣長久受束縛，一旦受到憐憫開釋，就可感動上天。"末尾議論礦税的害處。都没有回覆。

累遷工科都給事中。帝於射場營乾德臺，瑜抗疏力諫，又再疏請斥中官王朝、陳永壽，帝不能無憾。會瑜論治河當專任，遂責其剿拾陳言，謫廣西布政使照磨。以疾歸。光宗立，起光禄少卿，三遷太常卿。給事中倪思輝、朱欽相，御史王心一以直言被謫，瑜抗疏論救。

積功升任工科都給事中。皇帝在射場營建乾德臺，白瑜上疏直言極力勸諫，又再次上疏請求斥退宦官王朝、陳永壽，皇帝不能不懷恨。正逢白瑜主張治理黄河應當有專任，於是斥責他襲取陳舊之言，貶謫爲廣西布政使照磨。因病辭官歸家。光宗立，起用任光禄少卿，三次升任至太常卿。給事中倪思輝、朱欽相，御史王心一因直言被貶謫，白瑜上疏直諫論事救人。

天啓二年，由通政使拜刑部右侍郎，署部事。鄭貴妃兄子養性奉詔還

天啓二年，由通政使授官任刑部右侍郎，代理部事。鄭貴妃兄長的兒子鄭養性奉詔返回原

籍，逗遛不去，其家奴張應登訐其通塞外。永寧伯王天瑞者，顯皇后弟也，以后故銜鄭氏，遂偕其弟錦衣天麟交章劾養性不軌。瑜以鄭氏得罪先朝，而交通事實誣，乃會都御史趙南星、大理卿陳于廷等讞上其獄，請抵奴誣告罪，勒養性居遠方。制可。明年進左侍郎。卒官。贈尚書。

籍，逗留不離去，他的家奴張應登揭發他勾結塞外。永寧伯王天瑞，是顯皇后的弟弟，因皇后本來就恨鄭氏，於是偕同他的弟弟錦衣王天麟紛紛上疏彈劾鄭養性圖謀反叛。白瑜因鄭氏得罪先朝，而勾結塞外事實屬誣陷，就會集都御史趙南星、大理卿陳于廷等呈上審判這件獄案的結果，請求判處家奴誣告罪，勒令鄭養性居處遠方。制命許可。第二年進升左侍郎。死在任上。追贈尚書。

程紹

程紹，字公業，德州人。祖瑶，江西右布政使。紹舉萬曆十七年進士。除汝寧推官，徵授户科給事中。巡視京營。副將佟養正等五人行賄求遷，皆劾置於理。帝遣使采礦河南，紹兩疏言宜罷，皆不報。

再遷吏科左給事中。會大計京官，御史許聞造訐户部侍郎張養蒙等，語侵吏部侍郎裴應章。紹言聞造挾吏部以避計典，且附會閣臣張位，聞造乃貶邊方。主事趙世德考察貶官，廷議征楊應龍，兵部舉世德知兵，紹駁止之。又劾文選郎楊守峻，守峻自引去。饒州通判沈榜貶官，夤緣税監潘相得留，紹極言非法。山西税使張忠以夏縣知縣韓薰忤己，奏調之僻地，紹又争之。帝怒，斥爲民。以沈一貫救，詔鐫一秩，出之外。給事中李應策、御史李炳等争之。帝益怒，并薰斥爲民，而奪應策等俸。紹家居二十年。光宗即位，起太常少卿。

天啓四年，歷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宗室居儀封者，爲盗窟。紹列上其狀，廢徙高墻。臨漳民耕地漳濱，得玉璽，龍紐龜形，方四寸，厚三寸，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以獻紹。紹聞之於朝，略言："秦璽不足徵久矣。今璽出，適在臣疆，既

程紹，字公業，德州人。祖父程瑶，是江西右布政使。程紹考中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官汝寧推官，徵召授官户科給事中。巡視京營。副將佟養正等五人行賄求升，都彈劾且置於司法機關審理。皇帝派使者到河南采礦，程紹兩次上疏説應當罷除，都不回覆。

再升任吏科左給事中。正逢京官考核，御史許聞造揭發户部侍郎張養蒙等，言語涉及吏部侍郎裴應章。程紹説許聞造仗恃吏部以躲避考核的大典，且附會閣臣張位，許聞造於是被貶到邊地。主事趙世德考察貶官，朝廷議論徵用楊應龍，兵部舉薦趙世德懂得兵法，程紹批駁制止。又彈劾文選郎楊守峻，楊守峻自己辭官離去。饒州通判沈榜被貶官，攀附税監潘相得以留任，程紹極言不合法制。山西税使張忠因夏縣知縣韓薰觸犯自己，奏請調他到偏僻的地方，程紹又諫諍。皇帝發怒，貶斥爲民。因沈一貫相救，詔令降一級官位品級，出京外任。給事中李應策、御史李炳等争辯。皇帝更加憤怒，一并貶斥韓薰爲民，而奪李應策等俸禄。程紹居住在家二十年。光宗即位，起用任太常少卿。

天啓四年，歷任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宗室居處在儀封的，是盗賊的窟穴。程紹羅列呈上他們的罪狀，被廢後遷徙入高墻禁錮。臨漳百姓在漳水濱耕地，撿得玉璽，龍紐龜形，四寸見方，厚三寸，上面刻有"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的文字，獻給程紹。程紹報告給朝廷，大致説："秦王朝的玉璽不足以證信已很久了。現在玉璽

不當復埋地下，又不合私秘人間。欲遣官恭進闕廷，迹涉貢媚。且至尊所寶，在德不在璽，故先馳奏聞，候命進止。昔王孫圉不寶玉珩，齊威王不寶照乘，前史美之。陛下尊賢愛士，野無留良。尚有一代名賢，如鄒元標、馮從吾、王紀、周嘉謨、盛以弘、孫慎行、鍾羽正、余懋衡、曹于汴等皆憂國奉公，白首魁艾。其他詞林臺諫一錮不起者，并皇國禎祥，盛朝珍寶。臣不能汲致明廷，徒獻符貢瑞，臣竊羞之。願陛下惟賢是寶。在朝之忠直，勿事虛拘；在野之老成，亟圖登進。彼區區秦璽之真僞，又安足計哉?”魏忠賢方斥逐耆碩，見之不悦。後忠賢勢益張，紹遂引疾歸。

出現，正好在臣管轄的疆土上，既不應當又埋入地下，又不應當私自秘藏民間。想派官員恭敬地進獻到朝廷，又有獻媚的嫌疑。而且皇上看重的，在德行而不在玉璽，因此先疾速奏聞，等待命令再行動。以前王孫圉不以玉珩爲寶，齊威王不以照乘珠爲寶，前代歷史贊美他們。陛下尊賢愛士，民間没有遺留的賢良。還有一代名賢，如鄒元標、馮從吾、王紀、周嘉謨、盛以弘、孫慎行、鍾羽正、余懋衡、曹于汴等都是憂國奉公、德高望重的長者。其他翰林臺諫一經禁錮不再起用的，也是皇國的吉祥，盛朝的珍寶。臣不能汲引致上聖明的朝廷，祇貢獻玉璽符瑞，臣私下感到羞愧。希望陛下祇以賢才爲珍寶。在朝廷的忠直之臣，不要以虛假的禮儀籠絡人；在民間的年高有德之人，亟待提升進用。那小小的秦璽的真僞，又何足計較呢?”魏忠賢正在斥逐年高德碩者，見到奏疏後不高興。後來魏忠賢的勢焰更爲囂張，程紹就稱病辭官歸家。

崇禎六年薦起工部右侍郎。越二年，以年老，四疏乞休去。卒，贈本部尚書。

崇禎六年經人舉薦起用任工部右侍郎。經過二年，因年老，四次上疏乞求退休。死後，贈工部尚書。

翟鳳翀

翟鳳翀，字凌元，益都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知吴橋、任丘，有治聲，徵授御史。疏薦鍾羽正、趙南星、鄒元標等，因言：“宋季邪諂之徒，終日請禁僞學，信口詆諆。近年號講學者，不幸類此。”

翟鳳翀，字凌元，益都人。萬曆三十二年考中進士。歷任吴橋、任丘知縣，有治績名聲，徵召授官御史。上疏舉薦鍾羽正、趙南星、鄒元標等，藉機進言説：“宋末奸邪諂媚之徒，終日請求禁止僞學，信口毁謗。近年號稱講學的人，不幸多屬此類。”

出按遼東。宰賽、煖兔二十四營環開原而居，歲爲邊患。宰賽尤桀驁，數敗官軍，殺守將，因挾邊吏增賞。慶雲參將陳洪範所統止羸卒二千，又恇怯不任戰。鳳翀奏請益兵，易置健將，開原始有備。又請所在建常平倉，括贖鍰，節公費，易粟備荒。帝善其議，命推行於諸邊。故遼陽參將吴希漢失律聽勘，以内援二十年不决，且謀復官。鳳翀一訊成獄，置之大辟。邊人快之。

出京巡按遼東。宰賽、煖兔二十四營環繞開原居住，每年引發邊患。宰賽尤爲凶悍倔强，多次擊敗官軍，斬殺守將，藉機挾制邊防官吏增加賞賜。慶雲參將陳洪範統率的祇有二千羸弱士卒，又怯懦不善戰。翟鳳翀奏請增兵，换用健將，開原開始有防備。又請在當地建常平倉，儲積贖罪的銀錢，節約公費，换糧防備饑荒。皇帝認爲他的建議好，命令在衆邊地推行。原遼陽參將吴希漢違犯紀律聽候勘查，因有宫内支援二十年没有判决，并且謀求復官。翟鳳翀一審訊就作出判决，處以死刑。邊地之人稱快。

帝因“梃擊”之變，召見廷臣於慈寧宫。大學士方從哲、吴道南無所言。御史劉光復方發口，遽得罪。鳳翀上言：“陛下召對廷臣，天威開霽，千載一時。輔臣宜舉朝端大政，如皇太子、皇長孫講學，福府莊田鹾引，大僚空虚，考選沉閣，以及中旨頻降，邊警時聞，水旱盗賊之相仍，流移饑殍之載道，一一縷奏於前。乃緘默不言，致光復以失儀獲罪。光復一日未釋，輔臣未可晏然也。”忤旨，切責。山東大饑。以鳳翀疏，遣御史過庭訓齎十六萬金振之。

中官吕貴假奸民奏，留督浙江織造。冉登提督九門，誣奏市民毆門卒，下兵馬指揮歐相之吏。邢洪辱御史淩漢翀於朝，給事中郭尚賓等劾之，帝釋洪不問。漢翀爲廢將淩應登所毆，洪復曲庇應登。鳳翀抗疏極論貴、登、洪三人罪。且曰：“大臣造膝無從，小臣叩閽無路。宦寺浸用，政令多違，實開群小假借之端，成太阿倒持之勢。”帝大怒，謫山西按察使經歷。而是時，尚賓亦上疏極言：“比來擬旨不由内閣，托以親裁。言官稍涉同類，輒云黨附。將使大臣不肯盡言，小臣不敢抗論，天下事尚可爲哉？乞陛下明詔閣臣，封還内降，容納直諫，以保治安。”忤旨，謫江西布政使檢校。閣臣及言官論救，皆不納。帝於章疏多不省，故廷臣直諫者久不被譴。至是二人同日謫官，時稱“二諫”。

鳳翀既謫，三遷。天啓初爲南京光禄少卿。四年，以大理少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魏忠賢黨御史卓邁、汪若極連章論之，遂削籍。崇禎二年起兵部右侍郎，尋出撫天津。以

皇帝因“梃擊”的變故，在慈寧宫召見朝臣。大學士方從哲、吴道南没有言語。御史劉光復剛開口，立刻得罪。翟鳳翀上言説：“陛下召見朝臣令其回答有關政事，天威放晴，千載一時。輔臣應該列舉朝廷大事，如皇太子、皇長孫講習學問，福王府的莊田和鹽引，大官職的空虚，考核選拔擱置，以及内宫頻繁降旨，邊警時常傳報，水旱盜賊連續不斷，流亡遷移飢餓而死的人載道，一一詳盡地在皇帝面前奏上。却緘默不言，致使劉光復以有失儀禮而獲罪。劉光復一日不釋放，輔臣一日不可安寧。”違忤皇帝旨意，嚴辭斥責。山東發生大饑荒。因翟鳳翀上疏請求，派御史過庭訓帶十六萬金賑濟。

宦官吕貴假藉奸民奏請，留下督查浙江織造。冉登提督九門，誣奏市民毆打守門士卒，把兵馬指揮歐相之送交司法官。邢洪在朝中侮辱御史淩漢翀，給事中郭尚賓等彈劾他，皇帝對邢洪置之不問。淩漢翀被已廢將領淩應登毆打，邢洪又庇護淩應登。翟鳳翀直接上疏極力彈劾吕貴、冉登、邢洪三人的罪過。并且説：“大臣促膝密談無機會，小臣申訴無路。宦官寺臣逐漸被任用，政令多乖違，實開啓衆小人假藉之端，形成輕率授人權柄，自己反受其害之勢。”皇帝大怒，貶謫他爲山西按察使經歷。而此時，郭尚賓也上疏極力説：“近來不由内閣草擬聖旨，而以親自裁决爲托辭。諫官稍稍涉及同類，立即説是結黨依附。將使大臣不肯盡吐真話，小臣不敢直言争論，天下事還可以做嗎？請求陛下明白詔令内閣大臣，緘封退還内宫詔敕，容納直言進諫，以保持太平安定的局面。”違忤旨意，被貶謫爲江西布政使檢校。内閣大臣以及諫官上疏相救，都不接納。皇帝對於章疏多不察看，因此朝臣直諫的人很久没有被責備。至此二人同日貶官，當時稱作“二諫”。

翟鳳翀被貶之後，三次升遷。天啓初年任南京光禄少卿。四年，以大理少卿的身份進升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魏忠賢的黨羽御史卓邁、汪若極接連上奏章彈劾他，於是削除官籍。崇禎二年起用任兵部右侍郎，不久出京巡撫天津。因病

疾歸。卒，贈兵部尚書。

歸家。死後，追贈兵部尚書。

郭尚賓

尚賓，字朝諤，南海人，鳳翀同年進士。自吉安推官授刑科給事中。遇事輒諫諍，尤憤中官之横。嘗因事論稅使李鳳、高寀、潘相，頗稱敢言。已，竟謫官。光宗時乃復起，累官刑部右侍郎，亦以不附忠賢削籍。崇禎初，爲兵部右侍郎。卒，贈尚書。

郭尚賓，字朝諤，南海人，是翟鳳翀同年進士。從吉安推官授官刑科給事中。遇事總是直言規勸，尤其對宦官的蠻横感到憤慨。曾因事彈劾稅使李鳳、高寀、潘相，很是被稱贊敢於直言。之後，竟被貶官。光宗時纔再次被起用，積功升官任刑部右侍郎，也因不攀附魏忠賢被削去官籍。崇禎初年，任兵部右侍郎。死後，追贈尚書。

洪文衡

洪文衡，字平仲，歙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户部主事。帝將封皇長子爲王，偕同官賈巖合疏争。尋改禮部。與郎中何喬遠善。喬遠坐註誤被謫，文衡已遷考功主事，竟引病歸。

起補南京工部，歷郎中。力按舊章，杜中貴横索，節冗費爲多。官工部九年，進光禄少卿。改太常，督四夷館。中外競請起廢，帝率報寢。久之，乃特起顧憲成。憲成已辭疾，忌者猶憚其進用，御史徐兆魁首疏力攻之。文衡慮帝惑兆魁言，抗章申雪。因言："今兩都九列，强半無人，仁賢空虚，識者浩嘆。所堪選擇而使者，祇此起廢一途。今憲成尚在田間，已嬰羅罔，俾聖心愈疑。連茹無望，貽禍賢者，流毒國家，實兆魁一疏基之矣。"尋進大理少卿。以憂去。

洪文衡，字平仲，歙人。萬曆十七年考中進士。授官户部主事。皇帝將要封皇長子爲王，偕同官賈巖聯合上疏諫諍。不久改任禮部。與郎中何喬遠交好。何喬遠因受到連累被貶謫，洪文衡已升任考功主事，最終稱病辭官歸鄉。

起用補任南京工部，歷任郎中。極力依照舊有規章辦事，杜絶侍從宦官的勒索，節簡很多繁雜費用。在工部任官九年，進升光禄少卿。改任太常，督察四夷館。朝廷内外競相請求起用被廢斥的大臣，皇帝都扣住不發。很久之後，纔特召起用顧憲成。顧憲成已經以有病爲由辭官，忌恨他的人仍然害怕他被進用，御史徐兆魁首先上疏極力攻擊他。洪文衡擔心皇帝被徐兆魁的言語所迷惑，直接上疏爲他申明。於是説："現在兩都九列，大半無人，仁厚賢能的人空虚，有見識的人大聲嘆息。能够選擇任用的，祇有起用廢斥者這一條路。今顧憲成還在民間，已遭受密織的罪名，使聖上之心愈加疑惑。提升一人而連帶其他人没有希望，使賢者受到禍害，使國家受到傳播的毒害，確實是徐兆魁一封奏疏開始的。"不久進升大理少卿。因服喪離去。

泰昌元年起太常卿。光宗既崩，議升祔。文衡請祧睿宗，曰："此肅宗一時崇奉之情，不合古誼。且睿宗嘗爲武宗臣矣，一旦加諸其上，禮既不合，情亦未安。當時臣子過於將順，因循至今。夫情隆於一時，禮垂於萬世。更定之舉正在今時。"疏格

泰昌元年起任太常卿。光宗死後，商議升入祖廟祔祭於先祖。洪文衡請求把睿宗的神主遷入祧廟，説："這是肅宗一時的尊崇敬奉之情，不合古代義理。況且睿宗曾是武宗的臣子，一旦加在他的上面，不合於禮，也不安於情。當時臣子過於附和遷就，沿襲至今。情興起於一時，禮垂範於萬世。更改定位的舉措正在今天。"奏疏擱

不行。未幾卒，贈工部右侍郎。

文衡天性孝友。居喪，斷酒肉不處内者三年。生平不妄取一介。

置不施行。不久死，追贈工部右侍郎。

洪文衡天性孝順友愛。服喪期間，斷絶酒肉不處内室三年。生平不妄取一點細小的東西。

何喬遠

喬遠，字穉孝，晋江人。萬曆十四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歷禮部儀制郎中。神宗欲封皇長子爲王，喬遠力争不可。同官陳泰來等言事被謫，抗疏救之。石星主封倭，而朝鮮使臣金晬泣言李如松、沈惟敬之誤，致國人束手受刃者六萬餘人。喬遠即以聞，因進累朝馭倭故事，帝頗心動。而星堅持己説，疏竟不行。坐累謫廣西布政使經歷，以事歸。里居二十餘年，中外交薦，不起。

喬遠，字穉孝，晋江人。萬曆十四年考中進士。授官刑部主事，歷任禮部儀制郎中。神宗打算封皇長子爲王，喬遠極力勸諫不可。同僚陳泰來等議論政事被貶，他直接上疏相救。石星主張封倭，而朝鮮使臣金晬哭泣着訴説李如松、沈惟敬的失誤，致使國人束手被殺者六萬餘人。喬遠立即上報，藉機進獻歷朝控制倭寇的舊例，皇帝頗爲心動。但石星堅持自己的主張，奏疏終究没有施行。因事受牽連獲罪貶謫廣西布政使經歷，以他事辭官歸家。在家中居處二十餘年，朝廷内外交相舉薦，不起用。

光宗立，召爲光禄少卿，移太僕。王化貞駐兵廣寧，主戰。喬遠畫守禦策，力言不宜輕舉。無何，廣寧竟棄。天啓二年進左通政。鄒元標建首善書院，朱童蒙等劾之。喬遠言："書院上梁文實出臣手，義當并罷。"語侵童蒙。進光禄卿，通政使。五疏引疾，以户部右侍郎致仕。崇禎二年起南京工部右侍郎。給事中盧兆龍劾其衰庸，自引去。

光宗即位，召任光禄少卿，調任太僕。王化貞駐兵廣寧，主張出戰。喬遠籌劃防守抵禦的策略，極力説不宜輕舉妄動。不久，廣寧終究被放棄。天啓二年進升左通政。鄒元標建立首善書院，朱童蒙等彈劾他。喬遠説："書院上梁的文字實出自臣手，依理應當一并罷免。"話語侵及朱童蒙。進升光禄卿，通政使。五次上疏稱病引退，以户部右侍郎的身份退休。崇禎二年起任南京工部右侍郎。給事中盧兆龍彈劾他庸弱，自己辭官離去。

喬遠博覽，好著書。嘗輯明十三朝遺事爲《名山藏》，又纂《閩書》百五十卷，頗行於世，然援据多舛云。

喬遠閲覽廣博，喜好著書。曾輯録明代十三朝遺事成《名山藏》，又纂寫《閩書》一百五十卷，在社會上頗爲流傳，然而援引的事實多舛誤。

陳伯友

陳伯友，字仲怡，濟寧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行人。擢刑科給事中。甫拜命，即劾罷河南巡撫李思孝。俄論鄒之麟科場弊宜勘；奄豎辱駙馬冉興讓，宜置之法；楚宗英㜫、藴𥪰，良吏滿朝薦、王邦才等宜釋。已，又言："陛下清明之心，不幸中年爲利所惑，皇皇焉若不足。以致財匱民艱，家成徹骨之貧，人抱傷心之

陳伯友，字仲怡，濟寧人。萬曆二十九年考中進士。授官行人。提升任刑科給事中。剛拜官任職，就彈劾罷免河南巡撫李思孝。不久彈劾鄒之麟科場作弊應受到審查；宦官侮辱駙馬冉興讓，應依法處置；楚宗室英㜫、藴𥪰，賢良官吏滿朝薦、王邦才等應被釋放。之後，又説："陛下清静明辨之心，不幸在中年被利所迷惑，惶恐的樣子好像精力不足。以致財物匱乏百姓艱辛，家家成爲徹骨般的貧困，人人抱着傷心的痛苦。

痛。今天下所以杌隉傾危而不可救藥者，此也。”又言：“李廷機去國，操縱不出上裁。至外而撫按，内而庶僚，去留無所斷决。士大夫意見分歧，議論各異，陛下漫無批答。曷若盡付外廷公議，於以平曲直、定國是乎？”帝皆不省。熊廷弼爲荆養喬所訐，伯友與李成名等力主行勘。

現在天下動蕩傾危而不可補救的原因，就在這裏。”又説：“李廷機離開朝廷，不是出自皇上的裁决。致使京外的巡撫巡按，京内的百官，去與留没有决斷。士大夫意見分歧，議論各異，陛下漫然没有批答。哪裏比得上全部交付外廷公開商議，以此平定曲直、確定是非呢？”皇帝都不理會。熊廷弼被荆養喬攻擊，陳伯友、李成名等極力主張進行審問核查。

既又陳時政四事，言：“擬旨必由内閣。昨科臣曾六德之處分，閣臣葉向高之典試，悉由内降。而福王之國之旨，亦於他疏批行。非獨褻天言，抑且貽隱禍。法者天下所共。黔國公沐昌祚請令其孫啓元代鎮，已非法矣。乃撫按據法請勘，而以内批免之，疑中有隱情。御史吕圖南改提學，此争爲賢，彼争爲不肖，盍息兩家戈矛，共圖軍國大計？福王久應之國，今春催請不下數百疏，何以忽易期？”疏亦留中。尋以艱去。及服除，廷議多排東林，遂不出。

之後又陳述時政四件事，説：“草擬聖旨必須經由内閣。先前科臣曾六德的處置，閣臣葉向高的主持考試，都是由内宫降旨。而福王前往封地的聖旨，也在其他奏疏中批答施行。并非衹是褻瀆天言，而且貽留隱禍。法制是天下共有的。黔國公沐昌祚請求讓他的孫子沐啓元代爲鎮守，已不合法制了。於是撫、按官據法請求勘查，却以内宫批文免除，懷疑其中有隱情。御史吕圖南改任提學，這些人争論他是賢才，那些人争論他是不善之人，何不止息兩家的争端，共圖軍國大計？福王早應前往封地，今年春催促請求不少於數百份奏疏，爲何忽然改期？”奏疏也扣留在宫中。不久因喪事離去。到服喪期滿，朝中議論多排斥東林，於是不復出。

至四十六年，以年例，即家除河南副使。天啓四年，屢遷太常寺卿，治少卿事。楊漣劾魏忠賢，伯友亦偕卿胡世賞等抗疏極論。明年十二月，御史張樞劾其倚附東林，遂削奪。莊烈帝即位，詔復官，未及用而卒。

到四十六年，根據歷年的常例，在家中授官任河南副使。天啓四年，多次提升任太常寺卿，治理少卿事務。楊漣彈劾魏忠賢，陳伯友也偕同卿胡世賞等直接上疏極力糾劾。第二年十二月，御史張樞彈劾陳伯友倚附東林黨，於是削奪官職。莊烈帝即位，下詔恢復原官，未上任就死了。

李成名

成名，字寰知，太原衛人。祖應時，南京户部員外郎，以清白著。成名舉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吏科給事中。疏陳銓政失平，語侵尚書趙焕。俄請釋纍臣滿朝薦，言朝薦不釋，則諸璫日肆，國家患無已。吏部侍郎方從哲，中旨起官。成名抗疏劾之，并及其子恣横狀。從哲求去，帝不許。是時，黨人日攻東

成名，字寰知，太原衛人。祖父成應時，任官南京户部員外郎，以清白著稱。成名考中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官中書舍人。提升任吏科給事中。上疏陳説考核官吏的政務有失公平，言語觸犯尚書趙焕。不久請求釋放被拘繫的大臣滿朝薦，説滿朝薦不釋放，衆宦官就會日益放肆，國家禍患無法停止。吏部侍郎方從哲，是迎合皇帝旨意起用的官員。成名直接上疏彈劾他，并提到他的兒子恣意横行的情况。方從哲請求辭官離

林，成名遂移疾歸。

家居五年，起山東副使。天啓初，遷湖廣參政，入爲太僕少卿。四年春，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魏忠賢以成名爲趙南星所用，因所屬給由，犯御諱，除其名。爲巡撫止八月，士民祠祀焉。崇禎改元，召拜户部右侍郎，以左侍郎專理邊餉。京師戒嚴，改兵部。帝召對平臺，區畫兵事甚悉。數月而罷，卒於家。

去，皇帝不允許。當時，朋黨日益攻擊東林，成名於是稱病告退還鄉。

居住在家五年，起用任山東副使。天啓初年，提升爲湖廣參政，入京任太僕少卿。四年春，提升任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魏忠賢以成名爲趙南星所任用，因所屬給由，觸犯皇帝之諱，除去他的名籍。任巡撫祇有八個月，士民建祠廟奉祀他。崇禎元年，徵召授官户部右侍郎，以左侍郎的身份專管邊防軍餉。京城戒嚴，改任兵部。皇帝在平臺召見他令其答對，策劃戰爭之事甚爲詳盡。數月後罷官，死在家中。

董應舉

董應舉，字崇相，閩縣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除廣州教授。與税監李鳳争學傍壖地，鳳舍人馳騎文廟前，縶其馬，用是有名。

遷南京國子博士。再遷南京吏部主事。召爲文選主事。歷考功郎中，告歸。起南京大理丞。四十六年閏四月，日中黑子相鬥。五月朔，有黑日掩日，日無光。時遼東撫順已失，應舉言："日生黑眚，乃强敵侵凌之徵。亟宜勤政修備，以消禍變。"因條上方略。帝置不省。

天啓改元，再遷太常少卿，督四夷館。二年春，陳急務數事，極言天下兵耗民離，疆宇日蹙，由主威不立，國法不行所致。帝以爲應舉知兵，令專任較射演武。

已，上言保衛神京在設險營屯。遂擢應舉太僕卿兼河南道御史，經理天津至山海屯務。應舉以責太重，陳十難十利，帝悉敕所司從之。乃分處遼人萬三千餘户於順天、永平、河間、保定，詔書褒美。遂用公帑六千買民田十二萬餘畝，合閒田凡十八萬畝，廣募耕者，畀工廪、田器、牛種，浚渠築防，教之藝稻，農舍、倉廨、場圃、舟車畢具，費二萬六千，

董應舉，字崇相，閩縣人。萬曆二十六年考中進士。授官廣州教授。與税監李鳳争學校旁邊的空地，李鳳手下舍人飛騎至文廟前，董應舉勒住他的馬而争論，因此有名。

升任南京國子博士。再次升遷任南京吏部主事。召任文選主事。歷任考功郎中，告假還鄉。起用任南京大理丞。四十六年閏四月，日中黑子相鬥。五月初一，有黑子遮掩日，日無光。當時遼東撫順已失守，董應舉説："日生黑子，是强敵侵凌的徵兆。應該急速勤理政事整治武備，以消除禍變。"藉此分條呈上對策。皇帝置之不理會。

天啓元年，再次升遷任太常少卿，督查四夷館。二年春，奏陳急需辦的事務數件，極力説天下軍隊損耗人民流離，疆宇日益緊迫，是由於君主威嚴不立，國法不施行所導致。皇帝認爲董應舉通曉兵法，令他專任較射演練軍隊。

之後，進言保衛神京在於設置險阻經營屯田。於是提升董應舉任太僕卿兼河南道御史，經營管理天津至山海關的屯田事務。董應舉因責任太重大，奏陳十難十利，皇帝都敕令有關部門遵從。接着把遼人一萬三千餘户分别安置在順天、永平、河間、保定，下詔書褒獎稱贊。於是用公費六千買民田十二萬餘畝，合計閑置的田地共十八萬畝，廣泛招募耕種之人，供給工廪、田器、牛與穀種，疏通水渠築建防禦工事，教他們種稻，農舍、倉庫、場圃、車船準備齊全，耗費銀

而所收黍麥穀五萬五千餘石。廷臣多論其功，就進右副都御史。天津葛沽故有水陸兵二千，應舉奏令屯田，以所入充歲餉，屯利益興。

五年六月，朝議以屯務既成，當廣鼓鑄。乃改應舉工部右侍郎，專領錢務，開局荆州。尋議給兩淮鹽課爲鑄本，命兼户部侍郎，并理鹽政。應舉至揚州，疏請釐正鹽規，議商人補行積引，增輸銀視正引之半，爲部議所格。應舉方奏析，而巡鹽御史陸世科惡其侵官，劾之。魏忠賢傳旨詰讓，御史徐揚先遂希指再劾，落職閒住。崇禎初，復官。

應舉好學善文。其居官，慷慨任事；在家，好興利捍患。比没，海濱人祠祀之。

林材

林材，字謹任，閩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舒城知縣。擢工科給事中。吏部推鄭洛戎政尚書，起張九一貴州巡撫。材極言兩人不當用，九一遂罷。王錫爵赴召，材疏論，并及趙志皋、張位。再請建儲豫教，又争三王并封之謬。

屢遷吏科都給事中。劾罷南京尚書郝杰、徐元泰。經略宋應昌惑沈惟敬，力請封貢。材乞斬應昌、惟敬，不報。志皋、位擬旨失當，材抗疏駁之。二十二年夏六月，西華門災，材偕同官上言，切指時政缺失。帝慍甚，以方修省不罪。吏部推顧養謙總理河道，材論止之。兵部將大叙平壤功，材力詆石星罔上，星乃不敢濫叙。其冬，復率同官言成憲不當爲祭酒，馮夢禎不當爲詹事，劉元震不當爲吏部侍郎。帝積前怒，言材屢借言事詆謗大臣，今復暗傷善類。乃貶三

二萬六千兩，而所收黍麥穀物五萬五千餘石。朝臣多叙説他的功勞，就地升任右副都御史。天津葛沽本來有水陸兵二千，董應舉奏請命令士卒墾殖荒地，以所收入充足每年的糧餉，屯田之利更爲興隆。

五年六月，朝廷商議因屯田事務已經完成，應當擴大鑄造。於是改調董應舉任工部右侍郎，專管鑄錢的事務，在荆州開局。不久提議供給兩淮鹽税作爲鑄造的本錢，命令兼任户部侍郎，并且管理鹽政。董應舉到達揚州，上疏請求整治端正鹽務法規，建議商人補行多餘的鹽引，增加輸納的銀兩比正引多一半，被部議阻止。董應舉正要上奏辨析，而巡鹽御史陸世科厭惡他侵權，彈劾他。魏忠賢傳旨譴責，御史徐揚先於是迎合旨意再次彈劾。罷官閑住。崇禎初年，復官。

董應舉喜好學習善於作文。他居官時，慷慨任事；在家時，喜好興利排患。到他死後，海濱人建祠廟奉祀他。

林材，字謹任，閩縣人。萬曆十一年考中進士。授官舒城知縣。提升任工科給事中。吏部推舉鄭洛任戎政尚書，起用張九一任貴州巡撫。林材極力説兩人不應當重用，張九一於是被罷免。王錫爵赴召，林材上疏糾劾，并涉及趙志皋、張位。再請求建立皇儲預先教育，又勸諫三王一并受封的謬誤。

多次提升任吏科都給事中。彈劾罷免南京尚書郝杰、徐元泰。經略宋應昌被沈惟敬所迷惑，極力請求封貢事。林材乞請斬殺宋應昌、沈惟敬，没有批覆。趙志皋、張位擬旨不當，林材直接上疏批駁。二十二年夏六月，西華門發生火災，林材偕同僚進言，嚴肅直切指陳時政的闕失。皇帝十分憤怒，因正在修身反省不加罪。吏部推舉顧養謙總理河道，林材論告制止。兵部打算大量按功獎賞平壤之功，林材極力詆毁石星欺罔皇上，石星纔不敢濫加封賞。其年冬，又率領同僚言成憲不應當爲祭酒，馮夢禎不應當爲詹事，劉元震不應當爲吏部侍郎。皇帝因累積先前的憤怒，説林材屢次藉言政事誣陷大臣，現在又

官，餘停俸一歲。會御史崔景榮等論救，再貶程鄉典史。材遂歸里不出。

暗中中傷好人。就貶官三級，另停俸一年。正逢御史崔景榮等論事相救，再貶爲程鄉典史。林材於是返回鄉里不出來任官。

光宗即位，始起尚寶丞，再遷太僕少卿。還朝未幾，即乞歸。天啓中，起南京通政使，卒。崇禎初，贈右都御史。

光宗即位，纔起用任尚寶丞，再升遷任太僕少卿。回朝没多久，就乞請還鄉。天啓年間，起用任南京通政使，死。崇禎初年，追贈右都御史。

朱吾弼

朱吾弼，字諧卿，高安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寧國推官。徵授南京御史。

朱吾弼，字諧卿，高安人。萬曆十七年考中進士。授官寧國推官。召授南京御史。

大學士趙志皋弟學仕爲南京工部主事，以贓敗。南京刑部因志皋故，輕其罪，議調饒州通判。吾弼疏論，竟謫戍之。奏請建國本，簡閣臣，補言官，罷礦税，不報。山西巡撫魏允貞爲税使孫朝所訐，吾弼乞治朝欺罔罪。廣東税使李鳳乾没，奸人王遇桂請税江南田契，吾弼皆疏論其罪。時無賴子蜂起言利，廷臣輒連章力争。帝雖不盡從，亦未嘗不容其切直。雷震皇陵，吾弼請帝廷見大臣，講求祖宗典制，次第舉行，與天下更始。尋復言："陛下孝敬疏於郊廟，惕厲弛於朝講；土木盛宫苑，榛蕪遍殿廷，群小横中外，正士困囹圄；閭閻以礦税竭，郵傳以輸輓疲，流亡以水旱增，郡縣以徵求困；草澤生心，衣冠喪氣；公卿不能補牘，臺諫無從引裾。不可不深察而改圖也。"末言禮部侍郎郭正域疾惡嚴，居己峻，不可以楚事棄。

大學士趙志皋的弟弟趙學仕任南京工部主事，因貪污受賄敗露。南京刑部因趙志皋的緣故，從輕治罪，議調任饒州通判。朱吾弼上疏揭發，最終被判貶謫戍守。奏請立太子，精簡内閣大臣，補任諫官，罷除礦税，不回覆。山西巡撫魏允貞被税使孫朝攻擊，朱吾弼乞請治孫朝欺罔之罪。廣東税使李鳳侵吞國家財物，奸人王遇桂請求向江南的田契徵税，朱吾弼都上疏揭發他們的罪過。當時無賴之人蜂起談論財利，朝臣總是聯名上章極力諫諍。皇帝雖不完全聽從，也并非不容他們切直之論。雷擊皇陵，朱吾弼請求皇帝在朝廷會見大臣，講求祖宗典章制度，依次施行，與天下重新開始除舊布新。不久又説："陛下孝順恭敬却疏於舉行郊廟祭祀，警惕激勵鬆弛於朝廷日講；宫苑大興土木，殿廷遍地是穢雜之人，衆小人横行朝廷内外，正直之士身陷囹圄；平民因礦税而枯竭，驛傳因運送物資而疲憊，流亡之人因水旱之災而增加，郡縣因徵賦科斂而困頓；草澤百姓産生叛心，衣冠大吏喪失志氣；公卿不能薦賢，臺諫無從攀援。不可不深入審察而另作打算啊。"最後説禮部侍郎郭正域疾惡如仇，嚴於律己，不可因楚王事而廢除。

先是，楚假王議起，首輔沈一貫陰左右王，以正域請行勘，嗾其黨錢夢皋輩逐之去。舉朝無敢留正域及言楚事者，吾弼獨抗章申理。而御史林秉漢以楚宗人戕殺巡撫，亦請詳勘。且言："王既非假，何憚於勘？"吾

此前，楚假王之議興起，首輔沈一貫暗中袒護王，因郭正域請求進行核查，便唆使其同黨錢夢皋等逐趕他離去。朝廷上下没有敢留郭正域以及論楚事的人，惟獨朱吾弼直接上疏申明義理。而御史林秉漢因楚王宗人殺害巡撫，也請求詳細審查。并且説："王既然不是假的，何必懼怕勘

弼、秉漢遂爲一貫等所惡。會夢皋京察將黜，遂訐秉漢爲正域鷹犬，語侵沈鯉、楊時喬、温純。秉漢坐貶貴州按察司檢校，而夢皋得留。郎中劉元珍論之，反獲譴。吾弼復疏直元珍，請黜夢皋，因力詆一貫，亦忤旨，停俸一年，遂移疾去。居三年，起南京光禄少卿，召爲大理右丞。齊、楚、浙三黨用事，吾弼復辭疾歸。熹宗立，召還。屢遷南京太僕卿。天啓五年爲御史吴裕中劾罷。

查?”朱吾弼、林秉漢於是被沈一貫等所厭惡。正逢錢夢皋由於京官考察將被罷免，於是揭發林秉漢是郭正域的鷹犬，言語觸犯沈鯉、楊時喬、温純。林秉漢因此獲罪貶貴州按察司檢校，而錢夢皋得以留任。郎中劉元珍彈劾他，反而受到譴責。朱吾弼又上疏説劉元珍正直，請求罷免錢夢皋，藉此極力詆毁沈一貫，也違忤旨意，停俸一年，於是稱病辭官離去。過了三年，起用任南京光禄少卿，召任大理右丞。齊、楚、浙三黨執政，朱吾弼又稱病辭官還鄉。熹宗立，召回京。多次升遷任南京太僕卿。天啓五年被御史吴裕中彈劾罷免。

林秉漢

秉漢，字伯昭，長泰人。按廣東，亦再疏劾李鳳。既謫，尋移疾歸，卒於家。天啓中，贈太僕少卿。

林秉漢，字伯昭，長泰人。按察廣東，也兩次上疏彈劾李鳳。被貶謫後，不久稱病辭官還鄉，死在家中。天啓年間，追贈太僕少卿。

張光前

張光前，字爾荷，澤州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蒲圻知縣，補安肅。甫四月，擢吏部驗封主事。歷文選員外郎、稽勛郎中。乞假去。

天啓四年，趙南星爲尚書，起爲文選郎中。甫視事，魏忠賢欲逐南星，假廷推謝應祥事矯旨切責。南星時與推應祥者，員外郎夏嘉遇，非光前也。光前抗疏争之，曰：“南星人品事業昭灼人耳目，忽奉嚴旨責以不公忠，臣竊惑之。選郎，諸曹領袖，尚書臂指。南星所甄别進退，臣實佐之。功罪與共，乞先賜罷斥。”亦被旨切責。未幾，以推喬允升等代南星，忤忠賢意，削侍郎陳于廷及楊漣、左光斗籍。光前又抗疏曰：“會推尚書，于廷主議，臣執筆，謹席稿待罪。”遂貶三秩，調外任。

光前操行清嚴，峻却請謁。知縣石三畏贓私狼籍，得奥援，將授臺諫。光前出之爲王官，其黨咸側目。

張光前，字爾荷，澤州人。萬曆三十八年考中進士。授予蒲圻知縣。補任安肅。剛四個月，提升吏部驗封主事。歷任文選員外郎、稽勛郎中。請假離去。

天啓四年，趙南星爲尚書，起用任文選郎中。剛任職，魏忠賢想驅逐趙南星，藉廷臣推舉謝應祥之事假傳聖旨嚴厲斥責。當時與趙南星一起推舉謝應祥的，是員外郎夏嘉遇，不是張光前。張光前直接上疏争論，説：“趙南星人品事業昭著照人耳目，忽然奉嚴旨以不公正不忠誠相斥責，臣對此很疑惑。選郎，是諸部的表率，尚書如用臂來指劃，指揮靈便。趙南星審核官吏而區别進升黜退，臣實輔佐他。功勞罪過與他共擔，請先賜罷免臣。”也遭聖旨嚴厲斥責。不久，因推舉喬允升等代替趙南星，違背魏忠賢心意，削去侍郎陳于廷以及楊漣、左光斗官籍。張光前又直接上疏説：“會同官員推選尚書，陳于廷主持討論，臣執筆，謹以稿薦爲席等待處罰。”於是貶官三級，調往外地任職。

張光前操行清廉嚴謹，嚴厲拒絶人有所求而請見。知縣石三畏受賄徇私聲名狼籍，得到宫内援助，將授予臺諫。張光前命他出京任王官，他

明年，光前兄右布政使光縉治兵遵化，爲奄黨門克新所劾，亦削籍。兄弟并以忤奄去，見稱於世。崇禎元年，起光禄少卿，不赴。三年，起太常。已，進大理少卿。累疏乞休，及家而卒。

的同黨都側目而視。第二年，張光前的兄長右布政使張光縉治理遵化軍隊，被閹黨門克新彈劾，也削去官籍。兄弟二人一并因觸犯閹黨離職，被世人所稱贊。崇禎元年，起用任光禄少卿，不赴任。三年，起用任太常。隨後，進升爲大理少卿。多次上疏請求退休，到家而去世。

贊曰：朝政弛，則士大夫騰空言而少實用。若陳邦瞻、畢懋康、翟鳳翀、董應舉，尚思有所建立，惜不逢明作之朝，故所表見止此耳。蕭近高、洪文衡諸人皆以清素自矢，白瑜論鄭氏獄能持平，固卿貳之錚錚者歟。

贊曰：朝政鬆弛，則士大夫逞無用的空話而少實用。像陳邦瞻、畢懋康、翟鳳翀、董應舉，還想有所建樹，可惜不逢聖明之朝，故所顯現的衹有這些而已。蕭近高、洪文衡等人都以清白自誓，白瑜判鄭氏案能持守公平，確實是輔佐大臣中堅貞剛直之人。

明史卷二百四十三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趙南星 鄒元標 孫慎行 盛以弘 高攀龍 馮從吾

趙南星

趙南星，字夢白，高邑人。萬曆二年進士。除汝寧推官。治行廉平，稍遷户部主事。張居正寢疾，朝士群禱，南星與顧憲成、姜士昌戒弗往。居正歿，調吏部考功。引疾歸。

起歷文選員外郎。疏陳天下四大害，言："楊巍乞休，左都御史吴時來謀代之，忌户部尚書宋纁聲望，連疏排擠。副都御史詹仰庇力謀吏、兵二部侍郎。大臣如此，何以責小臣，是謂干進之害。禮部尚書沈鯉、侍郎張位、諭德吴中行、南京太僕卿沈思孝相繼自免，獨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在，詞臣黄洪憲輩每陰讒之，言官唐堯欽、孫愈賢、蔡系周復顯爲詆誣。衆正不容，宵人得志，是謂傾危之害。州縣長吏選授太輕，部寺之官計日而取郡守，不問才行。而撫按論人贓私有據，不曰未甚，則曰任淺，概止降調。其意以爲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吏治日污，民生日瘁，是謂州縣之害。鄉官之權大於守令，横行無忌，莫敢誰何。如渭南知縣張棟，治行無雙，裁抑鄉官，被讒不獲行取，是謂鄉官之害。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

疏出，朝論韙之。而中所抨擊悉

趙南星，字夢白，高邑人。萬曆二年中進士。授任汝寧推官。爲政清廉公平，逐漸升任户部主事。張居正卧病，朝士一起爲他禱告祈福，趙南星與顧憲成、姜士昌戒約不去。張居正死，調任吏部考功郎中。稱病辭官還鄉。

起用任文選員外郎。上疏陳奏天下四大害，説："楊巍乞求退休，左都御史吴時來圖謀取代他，顧忌户部尚書宋纁的聲望，接連上疏排擠他。副都御史詹仰庇極力謀求吏、兵二部侍郎。大臣如此，用什麽去責斥小臣，這是求取鑽營的害處。禮部尚書沈鯉、侍郎張位、諭德吴中行、南京太僕卿沈思孝相繼自請免職，惟獨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在位，詞臣黄洪憲之流常常暗中讒毁他，諫官唐堯欽、孫愈賢、蔡系周又明着詆毁誣陷。衆多合於正道之人不能相容，小人得志，這是狡詐的害處。州縣長吏選拔授官過於輕率，部寺的官員短時間提拔爲郡守，不問才能品行。巡撫巡按彈劾官員貪污徇私本有證據，而朝廷不是説不很嚴重，就是説作官時間短，一概衹是降級調任。其意圖以爲是愛惜人才，不知道這愛惜的不是人才。吏治日益腐敗，民生日益困頓，這是州縣的害處。鄉官的權力比郡守縣令大，横行無所顧忌，没有人敢把他們怎麽樣。像渭南知縣張棟，政績没有第二個趕得上，因裁除抑制鄉官，遭讒言毁謗不得調任京職，這是説鄉官的害處。四害不除去，天下不得太平。"

奏疏傳出，朝中議論都贊同他。而其中所抨

時相所庇，於是給事中李春開起而駁之。其疏先下，南星幾獲譴。給事中王繼光、史孟麟、萬自約，部曹姜士昌、吴正志并助南星詆春開，且發時來、仰庇、洪憲讒諂狀。春開氣沮，然南星卒以病歸。再起，歷考功郎中。

擊的都是當朝宰相所庇護的，於是給事中李春開起來批駁他。李春開的奏疏先下達，趙南星差點兒遭到譴責。給事中王繼光、史孟麟、萬自約，部曹姜士昌、吴正志一起援助趙南星譴責李春開，并且揭發吴時來、詹仰庇、黄洪憲讒言諂諛的情狀。李春開氣勢頹喪，但趙南星終究以病爲理由要他還鄉。再次起用，歷任考功郎中。

二十一年大計京官，與尚書孫鑨秉公澄汰。首黜所親都給事中王三餘及鑨甥文選員外郎吕胤昌，他附麗政府及大學士趙志皋弟皆不免。政府大不堪。給事中劉道隆因劾吏部議留拾遺庶僚非法。得旨，南星等專權植黨，貶三官。俄因李世達等疏救，斥南星爲民。後論救者悉被譴，鑨亦去位，一時善類幾空。事具《鑨傳》。

二十一年考核京官，與尚書孫鑨秉公審查挑選汰除官吏。首先罷免了與他親近的都給事中王三餘及孫鑨的外甥文選員外郎吕胤昌，其他依附内閣的官員及大學士趙志皋的弟弟都没能避免。内閣大臣很不能承受。給事中劉道隆因此彈劾吏部議留并指出官員的違法行爲不合法制。得到聖旨，趙南星等專權培植黨羽，貶官三級。不久因李世達等上疏相救，貶斥趙南星爲民。後來上疏救助的人都被譴責，孫鑨也離開職位，一時賢良的人幾乎貶斥完。此事詳細記載在《孫鑨傳》中。

南星里居，名益高。與鄒元標、顧憲成，海内擬之"三君"。中外論薦者百十疏，卒不起。

趙南星在家居住，名氣更大。與鄒元標、顧憲成一起，天下比擬爲"三君"。朝廷内外舉薦者有上百封奏疏，最終也不起用。

光宗立，起太常少卿。俄改右通政，進太常卿。至則擢工部右侍郎。居數月，拜左都御史，慨然以整齊天下爲任。天啓三年大計京官，以故給事中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吴亮嗣先朝結黨亂政，議黜之。吏科都給事中魏應嘉力持不可。南星著《四凶論》，卒與考功郎程正己置四人不謹。他所澄汰，一如爲考功時。浙江巡按張素養薦部内人材，及姚宗文、邵輔忠、劉廷元。南星劾其謬，素養坐奪俸。先是，巡方者有提薦之例，南星已奏止之。而陝西高弘圖、山西徐揚先、宣大李思啓、河東劉大受，復踵行如故。南星并劾奏之，巡方者始知畏法。

光宗即位，起用任太常少卿。不久改任右通政，進升太常卿。到任後就提升爲工部右侍郎。過了數月，拜授左都御史，慷慨以整治天下爲己任。天啓三年考核京官，因原給事中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吴亮嗣於前朝結黨亂政，趙南星主張罷免他們。吏科都給事中魏應嘉極力堅持不可以。趙南星寫成《四凶論》，最終與考功郎程正己以四人所作之事不合爲官體統之罪處置。其他所淘汰的，全部和趙南星任考功時一樣。浙江巡按張素養舉薦轄區内的人才，連及姚宗文、邵輔忠、劉廷元。趙南星彈劾他的謬誤，張素養因此得罪被奪俸。此前，出巡四方的官員有提拔舉薦的先例，趙南星已奏請制止。而陝西高弘圖、山西徐揚先、宣大李思啓、河東劉大受，又沿襲如故。趙南星一并彈劾他們，出巡四方的官員纔知道畏懼法律。

尋代張問達爲吏部尚書。當是時，人務奔競，苞苴恣行，言路横尤

不久代替張問達任吏部尚書。這個時候，人們競相追名逐利，賄賂恣意盛行，諫官進諫之路

甚。每文選郎出，輒邀之半道，爲人求官，不得則加以惡聲，或逐之去。選郎即公正無如何，尚書亦太息而已。南星素疾其弊，鋭意澄清，獨行己志，政府及中貴亦不得有所干請，諸人憚其剛嚴不敢犯。有給事爲貲郎求鹽運司，即注貲郎王府，而出給事於外。知縣石三畏素貪，夤緣將行取，南星亦置之王府。時進士無爲王官者，南星不恤也。

遮蔽尤其嚴重。每次文選郎外出，總是在半路被攔住，替人求官，没有實現就以惡聲相加，甚至驅逐他離去。選官即使公正也没有什麽辦法，尚書也衹能嘆息而已。趙南星一向痛恨這種弊端，一意澄清，獨行自己的心志，内閣及宫中權貴也不得有所請求，衆人懼怕他的剛正嚴厲不敢觸犯。有給事爲出錢捐官的人求取鹽運司之職，就把出錢捐官的人調入王府，而調給事出京任地方官。知縣石三畏一向貪婪、攀附權貴將要調任京職，趙南星也把他安置到王府。當時進士没有任王府之官的，趙南星不顧惜他。

魏忠賢雅重之，嘗於帝前稱其任事。一日，遣娣子傅應星介一中書贄見，南星麾之去。嘗并坐弘政門，選通政司參議，正色語忠賢曰："主上冲齡，我輩内外臣子宜各努力爲善。"忠賢默然，怒形於色。大學士魏廣微，南星友允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廣微入内閣，嘗三至南星門，拒勿見。又嘗嘆曰："見泉無子。"見泉，允貞别號也。廣微恨刺骨，與忠賢比而齕南星。

魏忠賢素來看重他，曾在皇帝面前稱贊他善於理事。一天，派妹妹的兒子傅應星帶着一位中書手持禮品求見，趙南星把他們趕走。曾經一并坐在弘政門，選通政司參議，他嚴肅地對魏忠賢説："主上年幼，我等内外臣子應各自努力做好事。"魏忠賢沉默不語，怒形於色。大學士魏廣微，是趙南星好友魏允貞的兒子，素來都把他當作世交之子撫育。魏廣微入值内閣，曾三次到趙南星門前拜訪，都拒絶不見。又曾感嘆説："見泉没有兒子。"見泉，是魏允貞的别號。魏廣微恨之入骨，與魏忠賢勾結而陷害趙南星。

東林勢盛，衆正盈朝。南星益搜舉遺佚，布之庶位。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李騰芳、陳于廷佐銓；魏大中、袁化中長科道；鄭三俊、李邦華、孫居相、饒伸、王之寀輩悉置卿貳。而四司之屬，鄒維璉、夏嘉遇、張光前、程國祥、劉廷諫亦皆民譽。中外忻忻望治，而小人側目，滋欲去南星。給事中傅櫆以維璉改吏部己不與聞，首假汪文言發難，劾南星紊舊制，植私人。維璉引去，南星奏留之，小人愈恨。會漣劾忠賢疏上，宫府益水火。南星遂杜門乞休，不許。

東林勢力强盛，衆正直之臣滿朝廷。趙南星更加盡力搜羅舉薦隱士遺才，安排他們任職。高攀龍、楊漣、左光斗掌管法令；李騰芳、陳于廷輔佐考核官吏；魏大中、袁化中任科道長官；鄭三俊、李邦華、孫居相、饒伸、王之寀等都安置在輔佐的位置。而四司的官屬中，鄒維璉、夏嘉遇、張光前、程國祥、劉廷諫也都得到百姓稱譽。朝廷内外興盛有望治理好，而小人側目仇視，越來越想除去趙南星。給事中傅櫆因鄒維璉改任吏部没有告訴自己，首先藉汪文言發難，彈劾趙南星擾亂舊有制度，培植私黨。鄒維璉辭職，趙南星奏請留用，小人更恨。正逢楊漣彈劾魏忠賢的奏疏呈上，宫中與府中更加水火不相容。趙南星於是閉門乞請退休，不許可。

攀龍之劾崔呈秀也，南星議戍之。呈秀窘，夜走忠賢邸，叩頭乞哀，言："不去南星及攀龍、漣等，

高攀龍彈劾崔呈秀的時候，趙南星提議貶謫崔呈秀戍邊。崔呈秀窘迫，連夜跑到魏忠賢府邸，叩頭哀求，説："不除去趙南星及高攀龍、

我兩人未知死所。”忠賢大以爲然，遂與定謀。會山西缺巡撫，河南布政使郭尚友求之。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有清望，首列以請。既得旨，而御史陳九疇受廣微指，言應祥嘗知嘉善，大中出其門，大中以師故，謀於文選郎嘉遇而用之，徇私當斥。大中、嘉遇疏辯，語侵九疇。九疇再疏力詆，并下部議。南星、攀龍極言應祥以人望推舉，大中、嘉遇無私，九疇妄言不可聽。忠賢大怒，矯旨黜大中、嘉遇，并黜九疇，而責南星等朋謀結黨。南星遽引罪求去，忠賢復矯旨切責，放歸。明日，攀龍亦引去。給事中沈惟炳論救，亦出之外。俄以會推忤忠賢意，并斥于廷、漣、光斗、化中，引南星所擯徐兆魁、喬應甲、王紹徽等置要地。小人競進，天下大柄盡歸忠賢矣。

楊漣等，我們兩人不知會死在何處。”魏忠賢極爲贊同，於是與他定下計謀。正逢山西缺巡撫，河南布政使郭尚友請求任此職。趙南星因太常卿謝應祥有清廉的名望，首先列上謝應祥的名字請求授任此職。已經得旨，而御史陳九疇受魏廣微指使，說謝應祥曾任嘉善知州，魏大中出於他的門下，魏大中因師承之故，與文選郎夏嘉遇合謀任用謝應祥，徇順私情應當斥退。魏大中、夏嘉遇上疏辯解，言語觸犯陳九疇。陳九疇再次上疏極力譴責他們，一并下交部議。趙南星、高攀龍極言謝應祥因有聲望而被推舉，魏大中、夏嘉遇沒有徇私，陳九疇妄言不可聽。魏忠賢大怒，假傳聖旨罷免魏大中、夏嘉遇，一并罷免陳九疇，而斥責趙南星等人勾結謀劃結爲黨羽。趙南星立即承認罪過請求離職，魏忠賢又假傳聖旨嚴辭斥責，放他返鄉。第二天，高攀龍也引退離職。給事中沈惟炳上疏相救，也調他出京外任。不久因會同推選官吏違背魏忠賢心意，一并斥退陳于廷、楊漣、左光斗、袁化中，而提拔任用趙南星斥退的徐兆魁、喬應甲、王紹徽等擔任要職。小人競相鑽營求進，天下大權全部歸魏忠賢掌握了。

忠賢及其黨惡南星甚，每矯敕諭，必目爲元凶。於是御史張訥劾南星十大罪，并劾維璉、國祥、嘉遇及王允成。得旨，并削籍。令再奏南星私黨，訥復列上邦華及孫鼎相等十四人，并貶黜。自是爲南星擯棄者，無不拔擢。其素所推獎者，率遭奇禍。諸干進速化之徒，一擊南星，輒遂所欲。而石三畏亦起爲御史，疏攻南星及李三才、顧憲成、孫丕揚、王圖等十五人。死者皆削奪，縉紳禍益烈。尋以汪文言獄詞連及南星，下撫按提問。適郭尚友巡撫保定，而巡按馬逢皋亦憾南星，乃相與庭辱之。笞其子清衡及外孫王鍾龐，繫之獄，坐南星贓萬五千。南星家素貧，親故捐助，始獲竣。卒戍南星代州，清衡莊浪，

魏忠賢以及他的黨羽十分厭惡趙南星，每次假傳皇帝敕諭，必定把他視作首惡。於是御史張訥彈劾趙南星十大罪行，一并彈劾鄒維璉、程國祥、夏嘉遇以及王允成。得到聖旨，一并削去官籍。命令再次奏報趙南星的私黨，張訥又列上李邦華以及孫鼎相等十四人，一并貶官罷免。自此被趙南星斥退的人，沒有不提升的。他向來推舉褒獎的人，大都遭受奇禍。衆鑽營進升快速入仕之徒，一旦攻擊趙南星，就達到了他的欲望。而石三畏也起用任御史，上疏攻擊趙南星以及李三才、顧憲成、孫丕揚、王圖等十五人。已死去的都削奪官籍，士大夫遭受的禍害更大。不久因汪文言獄詞連及趙南星，下交巡撫巡按提審。正逢郭尚友巡撫保定，而巡按馬逢皋也恨趙南星，就相互在庭堂上侮辱他。鞭打他的兒子趙清衡以及外孫王鍾龐，關進監獄，以趙南星貪污銀一萬五千兩定罪。趙南星家中向來貧寒，親戚朋友捐款

鍾龐永昌。嫡母馮氏、生母李氏，并哀慟而卒。子生七齡，驚怖死。南星抵戍所，處之怡然。

資助，纔得以結案。最終貶趙南星戍守代州，趙清衡戍守莊浪，王鍾龐戍守永昌。嫡母馮氏、生母李氏，一并哀痛而死。兒子七歲，驚懼而死。趙南星抵達戍所，安然處之。

莊烈帝登極，有詔赦還。巡撫牟志夔，忠賢黨也，故遲遣之，竟卒於戍所。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謚忠毅。椒、呈秀、廣微、九疇、兆魁、應甲、紹徽、訥、三畏、尚友、志夔，俱名麗逆案，爲世大僇焉。

莊烈帝即位，有詔書赦免還京。巡撫牟志夔，是魏忠賢的同黨，故意延遲遣發詔令，最終死在戍所。崇禎初年，追贈太子太保，謚號忠毅。傅櫆、崔呈秀、魏廣微、陳九疇、徐兆魁、喬應甲、王紹徽、張訥、石三畏、郭尚友、牟志夔，都名列魏忠賢閹黨案，爲世上的人所羞辱。

鄒元標

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九歲通《五經》。泰和胡直，嘉靖中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師歐陽德、羅洪先，得王守仁之傳。元標弱冠從直游，即有志爲學。舉萬曆五年進士。觀政刑部。

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九歲時便通曉《五經》。泰和胡直，是嘉靖年間的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師事歐陽德、羅洪先，得到王守仁的真傳。鄒元標成人後跟隨胡直游學，就有志於作學問。考中萬曆五年進士。在刑部實習政務。

張居正奪情，元標抗疏切諫。且曰："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其設施乖張者，如州縣入學，限以十五六人。有司希指，更損其數。是進賢未廣也。諸道决囚，亦有定額。所司懼罰，數必取盈。是斷刑太濫也。大臣持禄苟容，小臣畏罪緘默，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獲譴者。是言路未通也。黄河泛濫爲災，民有駕蒿爲巢、啜水爲餐者，而有司不以聞。是民隱未周也。其他用刻深之吏，沮豪傑之材，又不可枚數矣。伏讀敕諭，'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隳'。陛下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弼成聖學，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猶可挽留；脱不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臣觀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若以奔喪爲常事而不屑爲者。不知人惟盡此五常

張居正未按禮制服喪，鄒元標上疏嚴辭勸諫。并且説："陛下認爲張居正有利於國家嗎？張居正的才智雖然可以有所作爲，學術却偏執；志向雖然欲有所作爲，却過分剛愎自用。他的措施違戾不正的，如州縣入學，限制在十五六人内。主管官吏迎合他的旨意，更減少數額。這是進用賢人不廣泛。各府道判决囚犯，也有規定數額。主管官吏懼怕受罰，一定按數目判滿罪犯。這是斷刑太濫。大臣尸位素餐苟且取容，小臣畏懼罪責緘默不言，有今天陳説政治得失而明日遭受譴責者。這是進言之路不通暢。黄河泛濫成災，有的百姓住在蒿草棚中，飲水當飯的，而有關部門不上報。這是民衆的疾苦得不到救濟。其他任用苛刻的官吏，阻止豪傑人才，又不可一一列舉。伏讀皇上敕諭，有'朕學問還没有完成，志向還没有確定，先生去後，前功盡棄'。陛下提及這些，是國家無盡的福分。雖然這樣，但是輔助完成聖上的學問，輔佐聖上的心志，不能説朝中無人。况且幸而張居正服喪，還可以挽留；萬一不幸死亡，陛下的學問將終究不能完成，志向將終究不能確定嗎？我看到張居正在奏疏中説'世上有非同尋常之人，然後可辦非同尋常之

之道，然後謂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親死而不奔，猶自號於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爲喪心，則以爲禽彘，可謂之非常人哉?”

事’，似乎奔喪爲平常之事而不屑去做。不知道人惟有盡此五常之道，然後纔稱作人。現在假如有一個人，親人活着不去照顧，親人死後不去奔喪，還自稱於世説我不是尋常之人，世人不認爲他是喪失良心，就認爲他是禽獸，可稱作非常之人嗎?”

疏就，懷之入朝。適廷杖吴中行等。元標俟杖畢，取疏授中官，紿曰：“此乞假疏也。”及入，居正大怒，亦廷杖八十，謫戍都勻衛。衛在萬山中，夷僚與居，元標處之怡然。益究心理學，學以大進。巡按御史承居正指，將害元標。行次鎮遠，一夕，御史暴死。

奏疏寫完，揣在懷中入朝。正碰上在朝廷上杖打吴中行等。鄒元標等杖打完畢，取出奏疏交予宦官，欺誑説：“這是請假的奏疏。”及呈入，張居正大怒，也在朝廷上杖打八十，貶謫戍守都勻衛。衛在萬山之中，夷僚與漢人雜居，鄒元標怡然安處。潛心研究心性理學，學業大有長進。巡按御史受張居正指使，要謀害鄒元標。到達鎮遠，一天晚上，御史突然死去。

元標謫居六年，居正殁，召拜吏科給事中，首陳培聖德、親臣工、肅憲紀、崇儒行、飭撫臣五事。尋劾罷禮部尚書徐學謨、南京户部尚書張士佩。

鄒元標謫居六年，張居正死，召回拜授吏科給事中，首先陳奏培養聖德、親近群臣、嚴肅法紀、崇尚儒行、整治撫臣五件事。不久彈劾罷免禮部尚書徐學謨、南京户部尚書張士佩。

徐學謨者，嘉定縣人。嘉靖中，爲荆州知府。景恭王之藩德安，欲奪荆州城北沙市地。學謨力抗不予，爲王所劾。下撫按逮問，改官。荆州人德之，稱沙市爲“徐市”。居正素與厚。萬曆中，累遷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居正歸葬父，學謨事之謹，召爲刑部侍郎。越二年，擢禮部尚書。自弘治後，禮部長非翰林不授。惟席書以言“大禮”故，由他曹遷；萬士和不由翰林，然先歷其部侍郎。學謨徑拜尚書，廷臣以居正故，莫敢言。居正卒，學謨急締姻於大學士申時行以自固。及奉命擇壽宫，通政參議梁子琦劾其始結居正，繼附時行，詔爲奪子琦俸。元標復劾之，遂令致仕歸。

徐學謨，嘉定縣人。嘉靖年間，任荆州知府。景恭王到封國德安，欲侵奪荆州城北沙市的土地。徐學謨極力抗拒不給，被王彈劾。交撫按捉拿審問，改授官職。荆州人感激他，稱沙市爲“徐市”。張居正向來與他交情深厚。萬曆年間，積功升任右副都御史，巡撫治理鄖陽。張居正回家安葬父親，徐學謨謹慎奉事他，召任刑部侍郎。經過二年，提升爲禮部尚書。自從弘治以後，禮部長官非翰林不授予。惟有席書因言“大禮”的緣故，由别的部曹升任；萬士和不由翰林入選，但先歷任了禮部侍郎。徐學謨徑直拜任尚書，朝廷大臣因爲張居正的緣故，没有誰敢於指正。張居正死，徐學謨急忙與大學士申時行聯姻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到奉命選擇墓祠時，通政參議梁子琦彈劾他開始結交張居正，繼而倚附申時行，詔令奪梁子琦俸禄。鄒元標又彈劾他，於是令他退休還鄉。

慈寧宫災，元標復上時政六事。中言：“臣曩進無欲之訓，陛下試自省，果無欲耶，寡欲耶?語云：‘欲

慈寧宫發生火災，鄒元標又陳述呈上當時政治六件事。其中言：“臣以前進獻無欲的準則，陛下嘗試着自我反省，果真没有欲望了呢，還是

人勿聞，莫若勿爲。’陛下誠宜翻然自省，加意培養。”當是時，帝方壯齡，留意聲色游宴，謂元標刺己，怒甚，降旨譙責。首輔時行以元標己門生，而劾罷其姻學謨，亦心憾，遂謫南京刑部照磨。就遷兵部主事。召改吏部，進員外郎，以病免。起補驗封。陳吏治十事，民瘼八事，疏幾萬言。文選缺員外郎，尚書宋纁請用元標，久不獲命，纁連疏趣之。給事中楊文煥、御史何選亦以爲言。帝怒，詰責纁，謫文煥、選於外，而調元標南京。刑部尚書石星論救，亦被譙讓。元標居南京三年，移疾歸。久之，起本部郎中，不赴。旋遭母憂，里居講學，從游者日衆，名高天下。中外疏薦遺佚，凡數十百上，莫不以元標爲首。卒不用。家食垂三十年。

欲望減少了呢？諺語說：‘想要別人不知道，莫若自己不作。’陛下確實應該迅速反省，刻意培養。”當時，皇帝正值壯年，留意聲色游宴，認爲鄒元標諷刺自己，十分憤怒，降旨斥責。首輔申時行因鄒元標是自己的門生，却彈劾罷免自己的姻親徐學謨，也心中懷恨，於是貶爲南京刑部照磨。就地升任兵部主事。召入改任吏部主事，進升爲員外郎，因病免職。起用補任驗封員外郎。陳奏吏治十件事，民衆疾苦八件事，奏疏近萬言。文選缺員外郎，尚書宋纁請求任用鄒元標，久不得命，宋纁接連上疏催促。給事中楊文煥、御史何選也爲他進言。皇帝怒，斥責宋纁，貶謫楊文煥、何選外任地方官，而把鄒元標調到南京。刑部尚書石星上疏相救，也被斥責。鄒元標在南京居留三年，稱病告退還鄉。很久之後，起用任本部郎中，不赴任。不久遭遇母喪，居住在鄉里講學，跟隨游學的人日益增加，名滿天下。朝中内外上疏舉薦隱士遺才，共數十上百次，没有不以鄒元標爲首的。終究不起用。賦閑達三十年。

光宗立，召拜大理卿。未至，進刑部右侍郎。天啓元年四月還朝，首進和衷之説，言：“今日國事，皆二十年諸臣醞釀所成。往者不以進賢讓能爲事，日錮賢逐能。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氣，專務分門立户。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和，天地之和自應。向之論人論事者，各懷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而爲我，不復知有人，禍且移於國。今與諸臣約，論一人當惟公惟平，毋輕摇筆端；論一事當懲前慮後，毋輕試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則議論公，而國家自享安静和平之福。”因薦涂宗濬、李邦華等十八人。帝優詔褒納。居二日，復陳拔茅闡幽、理財振武數事，及保泰四規。且請召用葉茂才、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丁元薦，而恤録羅大

光宗即位，召回拜授大理卿。還没有到任，又進升刑部右侍郎。天啓元年四月回到朝廷，首先進奏和衷之説，言：“今日國家之事，都是二十年諸臣醞釀形成。以前不把進用賢才謙讓能人作爲職責，日日禁錮賢才驅逐能人。而諫官又不平心静氣，專門追求分門立户。臣認爲當今的急事，祇在於朝廷大臣調和衷和之心罷了。朝臣衷和，天地的衷和自然響應。以前論人論事的人，各自心懷偏見。偏見産生迷惑，迷惑産生固執，固執而爲我，不再知道有他人，禍將移至國家。現在與衆臣相約，評論一個人應當公平，不要輕易下筆；評論一件事應當懲前慮後，不要輕信傳聞。以天下萬世之心，衡量天下萬世之人與事，則議論公正，而國家自然會享受安静和平的福禄。”藉機舉薦涂宗濬、李邦華等十八人。皇帝下褒美嘉獎詔書予以采納。過了二日，又陳奏舉薦隱士、整理財政振興軍武等數件事，以及保持安定的四條規章。并且請求召用葉茂才、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丁元薦，而對羅大紘、雒

紘、維于仁等十五人。帝亦褒納。

初，元標立朝，以方嚴見憚，晚節務爲和易。或議其遜初仕時。元標笑曰："大臣與言官異。風裁踔絶，言官事也。大臣非大利害，即當護持國體，可如少年悻動耶?"時朋黨方盛，元標心惡之，思矯其弊，故其所薦引不專一途。嘗欲舉用李三才，因言路不與，元標即中止。王德完譏其首鼠，元標亦不較。南京御史王允成等以兩人不和，請帝諭解。元標言："臣與德完初無纖芥，此必有人交構其間。臣嘗語朝士曰：'方今上在冲歲，敵在門庭，祇有同心共濟。倘復黨同伐異，在國則不忠，在家則不孝。世自有無偏無黨之路，奈何從室内起戈矛耶?'"帝嗣位已久，而先朝廢死諸臣猶未贈恤，元標再陳闡幽之典，言益懇切。

其年十二月，改吏部左侍郎。未到官，拜左都御史。明年典外察，去留惟公。御史潘汝楨、過庭訓雅有物議。及庭訓秩滿，汝楨注考溢美。元標疏論之，兩人并引疾去。已，言丁巳京察不公，專禁錮異己，請收録章家禎、丁元薦、史記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由是諸臣多獲昭雪。又言："明詔收召遺佚，而諸老臣所處猶是三十年前應得之官，宜添注三品崇秩，昭陛下褒尊耆舊至意。"帝納其言。於是兩京太常、太僕、光禄三卿各增二員。

孫慎行之論"紅丸"也，元標亦上疏曰："乾坤所以不毁者，惟此綱常。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臣去年舟過南中，南中士大夫争言先帝猝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初不謂然。及既入都，爲人言先帝盛

于仁等十五人撫恤録功。皇帝也嘉賞采納。

當初，鄒元標立於朝廷，以方正嚴肅而使人懼怕，晚年追求平易。有人評議他比初作官時遜色。鄒元標笑着説："大臣與諫官不同。品格剛正不阿，高於一般人，是諫官的職責。大臣不是大的利害之事，就應當護持國家體統，怎能像少年那樣怒形於色呢?"當時朋黨正興盛，鄒元標心裏厭惡，思慮矯正其弊端，因此他薦引人才不專於一條途徑。曾經想舉拔任用李三才，因諫官不支持，鄒元標立即中止。王德完譏諷他遲疑不决，鄒元標也不計較。南京御史王允成等認爲兩人不和睦，請皇帝訓諭調解。鄒元標説："臣與王德完起初没有任何嫌隙，這必定是有人在中間挑撥是非。臣曾對朝臣説：'現在皇上在幼年，敵人在門口，祇有同心共濟。倘若再黨同伐異，對國家則是不忠，對自家則是不孝。世間自然有無偏無黨的路，怎麽能在室内引發衝突呢?'"皇帝繼位已久，而先朝被廢死去的衆臣還没有贈恤，鄒元標再次陳奏闡明幽隱的典章，言辭更加懇切。

同年十二月，改任吏部左侍郎。還没有到任，又拜授左都御史。第二年掌管外察官吏，官員的去留由他决定都惟求公平。御史潘汝楨、過庭訓一向受到衆人議論。到過庭訓任期届滿，潘汝楨寫考核評語多加美化之辭。鄒元標上疏彈劾他們，兩人一起稱病辭職。之後，説丁巳年審察京官不公正，專門禁錮異己，請求收録章家禎、丁元薦、史記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由此衆臣多獲得昭雪。又説："皇上英明的詔書收攬召用隱士遺才，而衆老臣所處仍是三十年前應得的官職，應該入注擬三品高秩，以彰示陛下褒獎尊重老臣的心意。"皇帝采納他的意見。於是兩京太常、太僕、光禄三卿各增添二員。

孫慎行議論"紅丸"事件時，鄒元標也上疏説："乾坤之所以不毁，是由於綱常的維護。綱常之所以植立，是倚恃這些記事真實可信的史籍。臣去年乘舟經過南中，南中士大夫争着説先帝猝然死去，大事没有查明，難以把確信的事實傳告於人。臣起初不以爲然。到入都之後，對人

德，宜速登信史。諸臣曰：'言及先帝彌留大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臣始有疑於前日之言。元輔方從哲不伸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即謂無其心，何以自解於世。且從哲秉政七年，未聞建樹何事，但聞馬上一日三趣戰，喪我十萬師徒。試問誰秉國成，而使先帝震驚，奸人闖宫，豺狼當路，憸邪亂政？從哲何詞以對？從來懲戒亂賊，全在信史。失今不成，安所底止?"時刑部尚書黄克纘希内廷意，群小和之，而從哲世居京師，黨附者衆，崔文昇黨復彌縫於内，格慎行與衆議，皆不得伸。未幾，慎行及王紀偕逐，元標疏救，不聽。

們說先帝盛德，應迅速載入史籍。衆臣説：'提及先帝臨終彌留的大事，令人擱筆，誰敢領此任?'臣纔開始對先前的話有所疑問。元輔方從哲不伸張討賊的大義，反而施行賞賜奸人之典，即使認爲没有這種意思，用什麽向世人解釋。況且方從哲執政七年，没有聽説有何建樹，衹聽説在馬上一日三次催促迎戰，喪失我十萬軍隊。試問誰執國政，而使先帝震驚，奸人闖宫，豺狼當道，奸邪之人亂政？方從哲用什麽話來對答？從來懲戒亂賊，全在真實可信的史籍。有失於今天不能完成，怎麽來終止它呢?"當時刑部尚書黄克纘迎合内廷旨意，衆小人附和，而且方從哲世代居住京城，黨附之人很多，崔文昇黨又在内宫設法遮掩，阻止孫慎行以及衆人的議論，都不得伸張。不久，孫慎行以及王紀一同被驅逐，鄒元標上疏相救，不聽從。

元標自還朝以來，不爲危言激論，與物無猜。然小人以其東林也，猶忌之。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慮明年京察不利己，潛謀驅逐。會元標與馮從吾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童蒙首請禁之。元標疏辨求去，帝已慰留，允厚復疏劾，語尤妄誕。而魏忠賢方竊柄，傳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葉向高力辨，且乞同去，乃得温旨。興治及允厚復交章力攻；興治至比之山東妖賊。元標連疏請益力，詔加太子太保，乘傳歸。陛辭，上《老臣去國情深疏》。歷陳軍國大計，而以寡欲進規，人爲傳誦。四年，卒於家。明年，御史張訥請毁天下講壇，力詆元標，忠賢遂矯旨削奪。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介。

鄒元標自從回朝以來，不説危言聳聽的話和激烈的議論，與人没有猜嫌。但小人因他是東林黨人，仍忌恨他。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擔心到第二年考察京官不利於自己，暗中謀劃驅逐他。正逢鄒元標與馮從吾建首善書院，集會志同道合者講學，朱童蒙首先請求禁止。鄒元標上疏辯解請求離職，皇帝已安慰留用，郭允厚又上疏彈劾，話語尤其虚妄荒誕。而魏忠賢剛竊取權柄，傳旨説宋室的滅亡是由於講學，將加以嚴辭斥責。葉向高極力辯解，并且乞請一同離職，纔得温和懇切的詔諭。郭興治及郭允厚又紛紛上章極力攻擊；郭興治甚至把他比作山東妖賊。鄒元標接連上疏更極力請求告退，下詔加官太子太保，乘傳車還鄉。上殿辭别，呈上《老臣去國情深疏》。一一陳説軍國大計，而以寡欲進諫相規勸，人們爲此而傳誦。四年，死在家中。第二年，御史張訥請求毁掉天下講學壇臺，極力詆毁鄒元標，魏忠賢於是假傳聖旨削奪鄒元標官籍。崇禎初年，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號忠介。

童蒙等既劾元標，遂得罪清議，尋以年例外遷。及忠賢得志，三人并召還。歲餘，允厚至户部尚書、太子太保。童蒙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延

朱童蒙等既彈劾鄒元標，於是得罪了社會輿論，不久因常例外出任地方官。到魏忠賢得志，三人一并召回京。一年多，郭允厚官至户部尚書、太子太保。朱童蒙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延

綬，母死不持服，爲忠賢建生祠。興治亦加至太僕卿。忠賢敗，三人并麗逆案云。

孫慎行

孫慎行，字聞斯，武進人。幼習聞外祖唐順之緒論，即嗜學。萬曆二十三年舉進士第三人，授編修，累官左庶子。數請假里居，鍵户息交，覃精理學。當事請見，率不納。有以政事詢者，不答。

四十一年五月，由少詹事擢禮部右侍郎，署部事。當是時，郊廟大享諸禮，帝二十餘年不躬親，東宫輟講至八年，皇長孫九齡未就外傅，瑞王二十三未婚，楚宗人久錮未釋，代王廢長立幼，久不更正，臣僚章奏一切留中，福府莊田取盈四萬頃，慎行并切諫。已，念東宫開講，皇孫出閣，係宗社安危，疏至七八上。代王廢長子鼎渭，立愛子鼎莎，李廷機爲侍郎時主之，其後，群臣争者百餘疏，帝皆不省。慎行屢疏争，乃獲更置。楚宗人擊殺巡撫趙可懷，爲首六人論死，復錮英燋等二十三人於高墻，禁蘊鈁等二十三人於遠地。慎行力白其非叛，諸人由此獲釋。皇太子儲位雖定，福王尚留京師，須莊田四萬頃乃行，宵小多窺伺。廷臣請之國者愈衆，帝愈遲之。慎行疏十餘上，不見省。最後，貴妃復請帝留王慶太后七旬壽節，群議益籍籍。慎行乃合文武諸臣伏闕力請，大學士葉向高亦争之强。帝不得已，許明年季春之國，群情始安。

韓敬科場之議，慎行擬黜敬。而家居時素講學東林，敬黨尤忌之。會吏部缺侍郎，廷議改右侍郎李鋕於左，而以慎行爲右，命俱未下。御史

綬，母親死不服喪，爲魏忠賢建生祠。郭興治也加封至太僕卿。魏忠賢失敗，三人一并列入魏忠賢閹黨案。

孫慎行，字聞斯，武進人。幼年習聞外祖父唐順之的言論，就很好學。萬曆二十三年考中進士第三名，授官編修，積功升任左庶子。多次請假居處鄉里，閉門謝客，潛心鑽研理學。當權者請求拜見，大都不接納。有人咨詢政事，不回答。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由少詹事提升禮部右侍郎，代理部事。當時，郊廟大享衆禮儀，皇帝二十餘年不親自主持，東宫講經停止已達八年，皇長孫九歲還没有出閣接受教育，瑞王二十三歲尚未成婚，楚王的同宗人長久被禁錮没有釋放，代王廢棄長子立幼子，長久不更正，百官章奏全部留在宫中，福王府莊田占有四萬頃有餘，孫慎行一并嚴辭直諫。之後，想到東宫開始講經，皇孫出閣讀書，關係到宗社的安危，奏疏上達七八次之多。代王廢棄長子朱鼎渭，立愛子朱鼎莎，李廷機任侍郎時主持此事，之後，群臣諫諍的有一百餘疏，皇帝都不理會。孫慎行多次上疏諫諍，纔得以重新設立世子。楚宗人打死巡撫趙可懷，爲首六人判處死刑，又把朱英燋等二十三人禁錮在高墻，把朱蘊鈁等二十三人囚禁在邊遠之地。孫慎行極力辯白説他們不是反叛，衆人由此獲釋。皇太子儲位雖已確定，福王還留在京師，要求賜莊田四萬頃纔肯出行，小人多窺伺。廷臣請求命福王前往封地的人愈多，皇帝愈延遲。孫慎行上疏十餘次，不被理會。最後，貴妃又請求皇帝留福王慶祝太后七十壽辰，群臣議論更爲喧騰。孫慎行就集合文武衆臣拜伏於宫闕下極力懇請，大學士葉向高也極力争論。皇帝不得已，答應第二年春末令福王前往封地，衆人情緒纔安定下來。

韓敬科場作弊之議，孫慎行打算罷免韓敬。而孫慎行居家時一向在東林講學，韓敬黨羽尤其忌恨他。正逢吏部缺侍郎，朝廷議論改任右侍郎李鋕爲左侍郎，而用孫慎行任右侍郎，命令都没

過廷訓因言鋕未履任，何復推慎行，給事中亓詩教和之。慎行遂四疏乞歸，出城候命，帝乃許之。已而京察，御史韓浚等以趣福王之國，謂慎行邀功，列之拾遺疏中。帝察其無罪，獲免。

熹宗立，召拜禮部尚書。初，光宗大漸，鴻臚寺丞李可灼以紅鉛丸藥進，俄帝崩，廷臣交章劾之。大學士方從哲擬旨令引疾歸，賚以金幣。天啓二年四月，慎行還朝，上疏曰：

先帝驟崩，雖云夙疾，實緣醫人用藥不審。閲邸報，知李可灼紅丸乃首輔方從哲所進。夫可灼官非太醫，紅丸不知何藥，乃敢突然以進。昔許悼公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即自殺，《春秋》猶書之爲弑。然則從哲宜何居？速引劍自裁以謝先帝，義之上也，合門席稾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至舉朝共攻可灼，僅令回籍調理，豈不以己實薦之，恐與同罪歟？臣以爲從哲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難免弑之實。實録中即欲爲君父諱，不敢不直書方從哲連進藥二丸，須臾帝崩，恐百口無能爲天下後世解也。

然從哲之罪實不止此。先是則有皇貴妃欲爲皇后事。古未有天子既崩而立后者。倘非禮官執奏，言路力持，幾何不遺禍宗社哉！繼此則有謚皇祖爲恭皇帝事。歷考晋、隋、周、宋，其末世亡國之君率謚曰“恭”，而以加之我皇祖，豈真不學無術？實乃咒詛君國，等於亡王，其設心

有下達。御史過廷訓藉機進言説李鋕還没有上任，爲何又推舉孫慎行，給事中亓詩教附和他。孫慎行於是四次上疏乞求還鄉，出城待命，皇帝就同意了他的請求。之後考察京官，御史韓浚等以催促福王前往封地之事，説孫慎行邀功，列入彈劾大臣違法行爲的奏疏中。皇帝察明他没有罪，獲免。

熹宗立，召回授官禮部尚書。當初，光宗病重，鴻臚寺丞李可灼進獻紅鉛丸藥，不久皇帝駕崩，廷臣紛紛上奏章彈劾他。大學士方從哲擬旨令他稱病還鄉，用金銀錦帛送他。天啓二年四月，孫慎行回到朝廷，上疏説：

先帝忽然死去，雖説是痼疾，實際上是由於醫治者用藥不慎重。閲讀邸報，知李可灼紅丸是首輔方從哲進獻的。李可灼官職不是太醫，紅丸不知是何藥，却膽敢突然進獻。以前許悼公飲用世子之藥而死，世子就自殺了，《春秋》仍記録爲弑。既然這樣那麽方從哲應該怎麽做？馬上引劍自殺以向先王謝罪，對於道義屬於上策，閉門坐在藁薦上等待司法官前來捉拿，對於道義屬於次等策，如今竟然蠻横無所顧忌。至於滿朝上下一同攻擊李可灼，衹令他回原籍調理，豈不是因爲實際上是他自己進獻的藥，恐怕與李可灼同罪嗎？我以爲方從哲縱然没有弑君之心，却已有弑君之事實；想推托弑君的罪名，難免去弑君的實質。實録中即使想爲君父避諱，也不敢不照直寫方從哲連續進呈二丸藥，不久皇帝死，恐怕即使有一百張口也不能對天下後世人解釋清楚。

然而方從哲的罪行實際不衹是這些。此前就有皇貴妃想當皇后的事件。古代没有天子已死而立皇后的。倘若不是禮官堅持上奏不同意，諫官堅持反對，怎麽會不給宗廟社稷留下禍患啊！此後便有上皇祖謚號爲恭皇帝的事。一一考察晋、隋、周、宋等朝，末世亡國的君主都謚號“恭”，而把它加封給我皇祖，難道是真的不學無術？實際是咒駡國家和君王，與亡國之王同等對待，其居心

謂何？後此則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劉遜、李進忠幺麽小竪，何遂膽大揚言。説者謂二竪早以金寶輸從哲家，若非九卿、臺諫力請移宫，選侍一日得志，陛下幾無駐足所。聞爾時從哲濡遲不進，科臣趣之，則云遲數日無害。任婦寺之縱横，忍君父之杌隉，爲大臣者宜爾乎？

臣在禮言禮，其罪惡逆天，萬無可生之路。若其他督戰誤國，罔上行私，縱情蔑法，干犯天下之名義，釀成國家之禍患者，臣不能悉數也。陛下宜急討此賊，雪不共之仇。毋詢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諱，忌諱即從哲所布置也。并急誅李可灼，以泄神人之憤。

時朝野方惡從哲，慎行論雖過刻，然争韙其言。顧近習多爲從哲地，帝乃報曰："舊輔素忠慎，可灼進藥本先帝意。卿言雖忠愛，事屬傳聞。并進封移宫事，當日九卿、臺諫官親見者，當據實會奏，用釋群疑。"於是從哲疏辨。刑部尚書黄克纘右從哲，亦曲爲辨。慎行復疏折之，曰："由前則過信可灼，有輕進藥之罪，由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均無辭乎弑也。從哲謂移宫有揭，但諸臣之請在初二，從哲之請在初五。爾時章疏入乾清不入慈慶者已三日，國政幾於中斷，非他輔臣訪知，與群臣力請，其害可勝言哉！伏讀聖諭'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今似此景象，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安在？'又云'朕凌虐不堪，晝夜涕泣六七日'。夫從哲爲顧命元臣，使少肯義形於色，何至令至尊憂危如此！惟阿婦寺之意多，戴

何在？後來又有選侍垂簾聽政的事。劉遜、李進忠卑微小人，怎麽敢大膽揚言。議論的人説兩個小人早就把金寶送到了方從哲家，如果不是九卿、臺諫極力請求移置他宫，選侍一旦得志，陛下幾乎没有立足之地。聽説當時方從哲遲滯不進，科臣催促他，就説推遲數日無害。放任婦寺之人横行，忍心君父困厄，作大臣的應該這樣嗎？

在禮説禮，他的罪惡違逆上天，萬無可以生存的路。像其他督戰誤國，欺上行私，縱情蔑視法律，冒犯天下之名義，釀成國家禍患的事，臣不能全部一一列舉。陛下應當急速聲討此賊，洗雪不共戴天的仇恨。不要向身邊寵信之人詢問，寵信的都是方從哲所攀援的人。不要拘泥於忌諱，忌諱就是方從哲所布置的。一并急速誅殺李可灼，以發泄神人的憤怒。

當時朝野正厭惡方從哲，孫慎行論奏雖然過於苛刻，但都争相贊同他的言論。不過皇帝寵信的人多爲方從哲開脱，皇帝於是批覆説："舊輔向來忠心謹慎，李可灼進藥本是先帝的旨意。你的進言雖是忠心愛國，但事情屬於傳聞。并且進封謚號移宫他處的事，當日九卿、臺諫官是親自見到的，應根據實際會奏，以釋群臣之疑惑。"於是方從哲上疏辯解。刑部尚書黄克纘袒護方從哲，也曲意爲他辯解。孫慎行又上疏駁斥説："從前則過於相信李可灼，有輕率進藥之罪。之後則曲意庇護李可灼，有不聲討賊子之罪，兩者均不能推脱殺君之罪。方從哲説移宫有揭帖，但衆臣之請在初二，方從哲之請在初五。那時章疏送入乾清宫不入慈慶宫已三日，國政幾乎中斷，若不是其他輔臣訪查得知，與群臣極力請求，其危害豈可盡言！伏讀聖諭'輔臣的道義在於國家大事，爲朕分憂。今天像這種景象，爲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平息紛擾，君臣的大義何在？'又説'朕受凌辱虐待不堪忍受，晝夜涕泣六七日'。方從哲作爲顧命大臣，假使肯稍稍顯現正義之色，何至令至尊如此憂慮危險！衹因阿諛婦人宦官之

聖明之意少，故敢於凌皇祖，悖皇考，而欺陛下也。”末復力言克纘之謬。章并下廷議。既而議上，惟可灼下吏戍邊，從哲置不問。

意多，擁戴聖上之意少，所以敢於凌辱皇祖，違背皇考，而欺瞞陛下。”末尾又力言黄克纘的謬誤。奏章一起下交令廷臣評議。不久評議呈上，衹令李可灼下交司法官判罪戍守邊防，方從哲置之不問。

山東巡撫奏，五月中，日中月星并見。慎行以爲大異，疏請修省，語極危切。秦王誼漶由旁枝進封，其四子法不當封郡王，厚賄近倖，遂得温旨。慎行堅不奉詔，三疏力争，不得。七月謝病去。

山東巡撫奏報，五月中旬，中午月星并見。孫慎行認爲是大變異，上疏請求修身反省，言辭極其憂懼直切。秦王朱誼漶由旁支進封，他的四個兒子依法不應當封郡王，他厚賄皇帝身邊寵信之人，於是得到温和懇切的詔諭。孫慎行堅決不奉詔，三次上疏極力諫諍，不能被皇上接受。七月稱病離職。

其冬，廷推閣臣，以慎行爲首，吏部侍郎盛以弘次之。魏忠賢抑不用，用顧秉謙、朱國禎、朱延禧、魏廣微，朝論大駭。葉向高連疏請用兩人，竟不得命。已，忠賢大熾，議修《三朝要典》，“紅丸”之案以慎行爲罪魁。其黨張訥遂上疏力詆，有詔削奪。未幾，劉志選復兩疏追劾，詔撫按提問，遣戍寧夏。未行，莊烈帝嗣位，以赦免。

這年冬天，廷臣推舉内閣大臣，孫慎行居首位，吏部侍郎盛以弘其次。魏忠賢壓制不用，任用顧秉謙、朱國禎、朱延禧、魏廣微，朝臣議論大爲驚駭。葉向高接連上疏請求任用兩人，最終不能任命。之後，魏忠賢勢力更大，商議修撰《三朝要典》，“紅丸”之案以孫慎行爲罪魁。其黨羽張訥於是上疏極力攻擊孫慎行，詔令削奪孫慎行官籍。不久，劉志選又兩次上疏進一步彈劾，詔令巡撫巡按提審，遣送戍守寧夏。没有出行，莊烈帝即位，因遇赦而免。

崇禎元年，命以故官協理詹事府，力辭不就。慎行操行峻潔，爲一時搢紳冠。朝士數推轂入閣，吏部尚書王永光力排之，迄不獲用。八年，廷推閣臣，屢不稱旨。最後以慎行及劉宗周、林釬名上，帝即召之。慎行已得疾，甫入都，卒。贈太子太保，謚文介。

崇禎元年，命令以故官協助管理詹事府，極力推辭不到任。孫慎行操行嚴峻高潔，爲當時官吏之首。朝廷之士多次薦舉他入閣，吏部尚書王永光極力排擠他，最終不被任用。八年，廷臣推舉閣臣，多次不稱合旨意。最後把孫慎行及劉宗周、林釬的名字呈上，皇帝立即召見。孫慎行已得病，剛入都城，就死了。追贈太子太保，謚號文介。

盛以弘

盛以弘，字子寬，潼關衛人。父訥，字敏叔。訥父德，世職指揮也，討洛南盗戰死。訥號泣請於當事，水漿不入口者數日，爲發兵討斬之。久之，舉隆慶五年進士。由庶吉士累官吏部右侍郎。與尚書陳有年、左侍郎趙參魯共厘銓政。母憂歸，以篤孝聞。卒，贈禮部尚書。天啓初，謚文

盛以弘，字子寬，潼關衛人。父親盛訥，字敏叔。盛訥的父親盛德，世代任指揮之職，討伐洛南盗賊戰死。盛訥號泣着請求當權者，數日水漿不入，終於爲他發兵討斬賊寇。後來，考中隆慶五年進士。由庶吉士積功升任吏部右侍郎。與尚書陳有年、左侍郎趙參魯共同治理考核官員的政務。母喪還鄉，以篤厚孝順聞名。死後，贈禮部尚書。天啓初年，謚號文定。

定。

以弘，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累官禮部尚書。天啓三年謝病歸。魏忠賢亂政，落其職。崇禎初，起故官，協理詹事府，卒官。明世，衛所世職用儒業顯者，訥父子而已。

盛以弘，萬曆二十六年中進士。由庶吉士積功升任禮部尚書。天啓三年稱病還鄉。魏忠賢亂政，罷免他的官職。崇禎初年，起任故官，協助治理詹事府，死在任上。明代，衛所世襲職位而因儒業顯著的，衹有盛訥父子。

高攀龍

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少讀書，輒有志程、朱之學。舉萬曆十七年進士，授行人。四川僉事張世則進所著《大學初義》，詆程、朱章句，請頒天下。攀龍抗疏力駁其謬，其書遂不行。

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年少讀書時，就有志於程、朱之學。考中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官行人。四川僉事張世則進獻所著《大學初義》，攻擊程、朱章句，請求頒布天下。高攀龍上疏極力駁斥他的謬誤，他的書就没有行於世。

侍郎趙用賢、都御史李世達被訐去位，朝論多咎大學士王錫爵。攀龍上疏曰：

侍郎趙用賢、都御史李世達被攻訐離開職位，朝中輿論多把責任歸咎於大學士王錫爵。高攀龍上疏説：

> 近見朝宁之上，善類擯斥一空。大臣則孫鑨、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賈巖斥矣。邇者李禎、曾乾亨復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選郎孟化鯉又以推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逐矣。

> 近來看到朝廷之上，賢良之人被排斥一空。大臣則孫鑨、李世達、趙用賢離去了，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賈巖被斥退了。近來李禎、曾乾亨又不安穩於職位而乞請離去，選郎孟化鯉又因推舉選用言官張棟，使整個官署的人被斥逐。

> 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需才甚亟，廢斥如此，後將焉繼。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彈冠，世道人心何可勝慨！且今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獲望見顔色。天言傳布，雖曰聖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故中外群言，不曰"輔臣欲除不附己"，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諸臣賢否陳於左右；而陛下於諸臣，亦嘗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爲皆由聖怒，則諸臣自孟化鯉而外，未聞忤旨，何以皆罷斥？即使批鱗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嘗收録，何獨於諸臣

> 天地産生人才很難，國家需要人才很急，如此廢棄斥逐，以後將怎麽繼續下去。致使正直之人扼腕痛惜，邪佞之士彈冠相慶，世道人心哪能一一感慨！況且如今陛下朝講停止已久，廷臣很難見到龍顔。聖上的話傳布下來，雖稱是聖上裁決的，其中隱情，難以猜測 。所以朝廷内外人們談論，不是説"輔臣想除掉不依附自己的人"，就是説"近侍不認爲任用正直之人有利"。陛下深居内宫，也曾有人以衆臣是否賢良向皇上陳説；而陛下對於衆臣，也曾考慮過他們得罪的緣故嗎？果真以爲都是因聖上發怒，則衆臣除孟化鯉外，没有聽説有誰違背旨意，爲何都被罷斥？即使有直言犯上的人，如董基等，陛下已經收留録用，爲何單單對

不然？臣恐陛下有袪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借以行媢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工反遺以拒諫諍之誚。傳之四海，垂諸史册，爲聖德累不小。

輔臣王錫爵等，迹其自待，若愈於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何以異於五十步笑百步。即如諸臣罷斥，果以爲當然，則是非邪正，恒人能辨，何忍坐視至尊之過舉，得毋内泄其私憤，而利於斥逐之盡乎？

末力詆鄭材、楊應宿讒諂宜黜。應宿亦疏訐攀龍，語極妄誕。疏并下部院，議請薄罰兩臣，稍示懲創。帝不許，鐫應宿二秩，謫攀龍揭陽添注典史。御史吴弘濟等論救，并獲譴。攀龍之官七月，以事歸。尋遭親喪，遂不出，家居垂三十年。言者屢薦，帝悉不省。

熹宗立，起光禄丞。天啓元年進少卿。明年四月疏劾戚畹鄭養性，言："張差梃擊實養性父國泰主謀。今人言籍籍，咸疑養性交關奸宄，别懷異謀，積疑不解，當思善全之術。至劉保謀逆，中官盧受主之，劉于簡獄詞具在。受本鄭氏私人，而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計陷名將，失地喪師。于簡原供，明言李永芳約如楨内應。若崔文昇素爲鄭氏腹心，知先帝症虚，故用泄藥，罪在不赦。陛下僅行斥逐，而文昇猶潛住都城。宜勒養性還故里，急正如楨、文昇典刑，用章國法。"疏入，責攀龍多言，然卒遣養性還籍。

孫慎行以"紅丸"事攻舊輔方從哲，下廷議。攀龍引《春秋》首惡之誅，歸獄從哲。給事中王志道爲從哲解，攀龍遺書切責之。尋改太常少

衆臣不這樣呢？臣恐陛下有袪除邪惡的果斷，而左右反而藉以行嫉妒的私欲；陛下有容納諫言之盛心，而衆臣反而給予拒絶諫諍的譏諷。傳到四海，垂之於史册，極爲有損聖德。

輔臣王錫爵等，考察他們對自己的評價，好像超過了張居正、申時行；考察他們的用心，與五十步笑一百步有何不同。就如像衆臣罷斥，果真認爲理所當然，那麽是非邪正，平常之人都能辨别，怎麽忍心坐視至尊的錯誤之舉，恐怕是爲了内泄其私憤，而從全部斥逐大臣中獲利吧？

奏疏末尾極力譴責鄭材、楊應宿讒言諂諛應罷免。楊應宿也上疏攻擊高攀龍，話語極爲虚妄荒誕。奏疏一并下交部院，提議請求薄罰他們二人，稍示懲戒。皇帝不許可，降楊應宿官階二級，貶謫高攀龍爲揭陽添注典史。御史吴弘濟等上疏援救，一并受到譴責。高攀龍到任七個月，因事還鄉。不久遭親喪，於是不出，在家居住達三十年。進言的人多次舉薦，皇帝都不理會。

熹宗即位，起用任光禄丞。天啓元年進升少卿。第二年四月上疏彈劾外戚鄭養性，説："張差遭梃擊實際由鄭養性的父親鄭國泰主謀。現在衆口喧騰，都懷疑鄭養性勾結奸詐不法之徒，别有用心，積下的疑問無法消除，應考慮萬全之策。至於劉保謀反，宦官盧受主使他，劉于簡的判案獄詞都在。盧受本是鄭氏的私黨，而李如楨一家串通鄭氏，設計陷害名將，失陷國土喪亡軍隊。劉于簡原供，明明説李永芳約李如楨作内應。像崔文昇向來是鄭氏的心腹，知先帝病症虚弱，故意用瀉藥，罪在不赦。陛下僅處以斥逐，而崔文昇仍秘密地住在都城。應勒令鄭養性返還故里，用國家法律趕快給李如楨、崔文昇判罪，以彰明國法。"奏疏呈入，責備高攀龍話多，但終究遣送鄭養性回原籍。

孫慎行以"紅丸"事攻擊舊輔臣方從哲，下交朝臣議論。高攀龍引用《春秋》誅殺首惡之事，歸罪於方從哲。給事中王志道爲方從哲辯解，高攀龍寫信嚴辭斥責他。不久改任太常少

卿，疏陳務學之要，因言："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在交結鄭國泰。國泰父子所以謀危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梃，繼以美姝之進，終以文昇之藥，而從哲實左右之。力扶其爲鄭氏者，力鋤其不爲鄭氏者；一時人心若狂，但知鄭氏，不知東宫。此賊臣也，討賊，則爲陛下之孝。而説者乃曰'爲先帝隱諱則爲孝'，此大亂之道也。陛下念聖母則宣選侍之罪，念皇考則隆選侍之恩，仁之至義之盡也。而説者乃曰'爲聖母隱諱則爲孝'。明如聖諭，目爲假托；忠如楊漣，謗爲居功。人臣避居功，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觀，此大亂之道也。惑於其説，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忠孝皆可變亂，何事不可妄爲？故從哲、養性不容不討，奈何猶令居輦轂下！"時從哲輩奥援甚固，摘疏中"不孝"語激帝怒，將加嚴譴。葉向高力救，乃奪禄一年。旋改大理少卿。鄒元標建書院，攀龍與焉。元標被攻，攀龍請與同罷，詔留之。進太僕卿，擢刑部右侍郎。

四年八月，拜左都御史。楊漣等群擊魏忠賢，勢已不兩立。及向高去國，魏廣微日導忠賢爲惡，而攀龍爲趙南星門生，并居要地。御史崔呈秀按淮、揚還，攀龍發其穢狀，南星議戍之。呈秀窘，急走忠賢所，乞爲義兒，遂摭謝應祥事，謂攀龍黨南星。嚴旨詰責，攀龍遽引罪去。頃之，南京御史游鳳翔出爲知府，訐攀龍挾私排擠。詔復鳳翔故官，削攀龍籍。呈秀憾不已，必欲殺之，竄名李實劾周起元疏中，遣緹騎往逮。攀龍晨謁宋儒楊龜山祠，以文告之。歸與二門生

卿，上疏陳奏作學問的重要性，藉機説："方從哲的罪行不衹是紅丸一條，其最大的是交結鄭國泰。鄭國泰父子謀害先帝不衹一次，開始用張差梃擊，接着進獻美女，最後用崔文昇進藥，而實際上由方從哲指使。極力扶持那些助鄭氏的人，極力鋤掉那些不助鄭氏的人；一時人心若狂，衹知道有鄭氏，不知道有太子。這是個賊臣，討賊，則是陛下的孝順。而進言之人却説'爲先帝隱諱就是孝'，這是大亂之道。陛下懷念聖母就宣示選侍的罪行，懷念皇考就抬高對選侍的恩遇，仁至義盡。而進言的人却説'爲聖母隱諱就是孝'。明明是聖諭，却視作假托；忠心如楊漣，却誹謗爲居功。人臣避忌居功，甘心居罪，君父有急難，袖手旁觀，這是大亂之道。被他們的説法迷惑，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忠孝都可變亂，還有什麽事不可妄爲？因此方從哲、鄭養性不容不討，怎麽能仍令他們在天子身邊呢！"當時方從哲等宫内的援助很是牢固，摘取疏中"不孝"的話激皇帝發怒，將加以嚴厲斥責。葉向高極力救助，纔奪去俸禄一年。不久改任大理少卿。鄒元標建書院，高攀龍參與其事。鄒元標被攻擊，高攀龍請求與他一同罷免，詔令留任。進升太僕卿，提升爲刑部右侍郎。

天啓四年八月，拜任左都御史。楊漣等一起攻擊魏忠賢，勢已不兩立。到葉向高離開朝廷，魏廣微天天引導魏忠賢作惡，而高攀龍是趙南星的門生，一并身居顯要地位。御史崔呈秀按察淮、揚返回，高攀龍揭發他的污行，趙南星立議貶謫他戍邊。崔呈秀窘迫，急奔魏忠賢住所，乞請作他的義子，於是拾取謝應祥事，説高攀龍黨附趙南星。以嚴厲聖旨斥責他，高攀龍馬上以罪離去。不久，南京御史游鳳翔出京任知府，揭發高攀龍挾私排擠。下詔恢復游鳳翔故官，削去高攀龍官籍。崔呈秀懷恨不已，一定要殺了他，竄名於李實彈劾周起元的奏疏中，派緹騎前往捉拿。高攀龍早晨去祭拜宋儒楊龜山祠廟，寫文章

一弟飲後園池上，聞周順昌已就逮，笑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入與夫人語，如平時。出，書二紙告二孫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遣之出，扃户。移時諸子排户入，一燈熒然，則已衣冠自沈於池矣。發所封紙，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爲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復别門人華允誠書云："一生學問，至此亦少得力。"時年六十五。遠近聞其死，莫不傷之。

祭告他。返歸與二門生一弟在後園水池上飲酒，聽到周順昌已被逮捕，笑着説："我視死如歸，現在果真如此了。"入室與夫人説話，像平時一樣。出，寫了二頁信告訴二個孫子説："明天把它交給官校。"就令他們出去，關上門。過了一會兒衆子推門而入，一燈熒熒閃亮，已經穿好衣冠自沉於池中。打開所封之紙，是臨死前寫給皇帝的表章，其中寫道："臣雖然被削官籍，但以前是大臣，大臣受辱就是辱國。謹向北面叩頭，仿效屈平的遺則。"又另外給門人華允誠的信中寫道："一生學問，至此也算稍稍得其力。"時年六十五歲。遠近的人聽到他死了，没有不傷心的。

呈秀憾猶未釋，矯詔下其子世儒吏。刑部坐世儒不能防閑其父，謫爲徒。崇禎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授世儒官。

崔呈秀仍覺得不解恨，假傳詔令把他的兒子高世儒交付司法官吏審訊。刑部定高世儒不能防備禁阻他的父親之罪，貶謫去服勞役。崇禎初年，追贈高攀龍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號忠憲，授予高世儒官職。

初，海内學者率宗王守仁，攀龍心非之。與顧憲成同講學東林書院，以静爲主。操履篤實，粹然一出於正，爲一時儒者之宗。海内士大夫，識與不識，稱高、顧無異詞。攀龍削官之秋，詔毁東林書院。莊烈帝嗣位，學者更修復之。

當初，海内學者都以王守仁爲宗師，高攀龍在心裏反對。與顧憲成一同在東林書院講學，以静爲主。操守純樸，純正之狀完全出於正宗，成爲一時儒生的宗師。海内士大夫，認識與不認識的，都稱贊高攀龍、顧憲成而没有異議。高攀龍削去官籍時，詔令毁去東林書院。莊烈帝即位，學者重新修復。

馮從吾

馮從吾，字仲好，長安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巡視中城，閹人修刺謁，拒却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傾邪狡猾，累劾不去。從吾發其奸，遂調外。時當大計，從吾嚴邏偵，苞苴絶迹。

二十年正月抗章言："陛下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留中不發。試觀戊子以前，四裔效順，海不揚波；己丑以後，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變人妖，叠出累告。勵精之效如彼，怠斁之患如此。近頌敕諭，謂聖體違和，欲借此自掩，不知鼓鐘於宫，聲

馮從吾，字仲好，長安人。萬曆十七年中進士。改任庶吉士，授官御史。巡視中城，閹人投名刺求見，馮從吾拒絶不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邪惡狡猾，多次被彈劾不離去。馮從吾揭發他的奸情，於是調外任。當時正值考核官吏，馮從吾嚴加巡察，賄賂絶迹。

二十年正月直言上疏説："陛下郊廟不親自主祭，朝講不駕臨，章奏留在宫中不下發。試觀戊子以前，四邊服順，海不揚波；己丑以後，南方倭寇告警，北方敵寇背叛盟約，天變人妖，不斷出現。勵精圖治的功效像戊子以前那樣，而怠惰厭倦的禍患像己丑以後這樣。近來閱讀敕諭，説聖體不適，想藉此自我掩飾，不知鼓鐘在宫中

聞於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斃杖下，外庭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乎？願陛下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以目前晏安爲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爲可忽，宗社幸甚。”帝大怒，欲廷杖之。會仁聖太后壽辰，閣臣力解得免。尋告歸，起巡長蘆鹽政。潔己惠商，奸宄斂迹。既還朝，適帝以軍政大黜兩京言官。從吾亦削籍，猶以前疏故也。

演奏，聲音傳至宮外。陛下每晚必定宴飲，每次宴飲必定喝醉，每當喝醉必定發怒。左右一句話稍有違背，就被打死於杖下，外庭没有不知道的。天下後世，可以欺騙嗎？願陛下不要以爲天變不足以畏懼，不要以爲人言不足以擔憂，不要以爲目前的安穩可以倚恃，不要以爲將來的危亂可以忽視，這就是國家的大幸。”皇帝大怒，打算在朝廷上杖打他。正逢仁聖太后生日，内閣大臣極力勸解得以幸免。不久告請還鄉，起用巡察長蘆鹽政。自身廉潔給商人好處，奸詐不法之徒收斂形迹。回朝後，正逢皇帝因軍政大舉罷免兩京諫官。馮從吾也被削除官籍，仍是由於以前上疏的緣故。

從吾生而純愨，長志濂、洛之學，受業許孚遠。罷官歸，杜門謝客，取先正格言，體驗身心，造詣益邃。家居二十五年，光宗踐阼，起尚寶卿，進太僕少卿，并以兄喪未赴。俄改大理。

馮從吾天性純樸誠實，長成後有志於濂、洛之學、師從於許孚遠。罷免官職歸家，閉門謝客，取前代賢臣的格言，體驗身心，造詣更深。在家居處二十五年，光宗即位，起用任尚寶卿，進升太僕少卿，都因兄長死没有赴任。不久改大理寺任職。

天啓二年，擢左僉都御史。甫兩月，進左副都御史。廷議“三案”，從吾言：“李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當國何心！至梃擊之獄，與發奸諸臣爲難者，即奸人也。”由是群小惡之。

天啓二年，提升任左僉都御史。剛兩月，進升任左副都御史。朝臣評議“三案”，馮從吾說：“李可灼以皇上作試驗，而允許他稱病還鄉，執政者是何居心！至於梃擊之案，與揭發奸人的衆臣爲難的人，就是奸人。”由此群小人厭惡他。

已，與鄒元標共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其中，給事中朱童蒙遂疏詆之。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皇太子出閣，皆講學也。臣子以此望君，而己則不爲，可乎？先臣守仁，當兵事倥傯，不廢講學，卒成大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毁譽，而爲此也。”因再稱疾求罷，帝温詔慰留。而給事中郭允厚、郭興治復相繼詆元標甚力。從吾又上言：“臣壯歲登朝，即與楊起元、孟化鯉、陶望齡輩立講學會，自臣告歸乃廢。京師講學，昔已有之，何至今日遂爲

之後，與鄒元標一起建首善書院，會集志同道合的人在其中講學，給事中朱童蒙於是上疏攻擊他。馮從吾說：“宋朝不强盛，是禁止講學的緣故，不是因講學的緣故。我朝二祖顯揚《六經》，天子親臨御前講席，皇太子出閣聽讀書，都需講學。臣子用此來期望君主，而自己却不做，可以嗎？先臣王守仁，在戰爭紛繁迫促時，仍不廢講學，終成大功。這就是臣等不憂懼毁謗贊譽，而堅持講學的原因。”於是再次稱病請求罷官，皇帝下詔書安慰挽留。而給事中郭允厚、郭興治又相繼更加盡力地譴責鄒元標。馮從吾又進言說：“臣壯年入朝，就與楊起元、孟化鯉、陶望齡等人創立講學會，從臣告請還鄉後纔廢除。京城講學，從前已有，爲何到今天就被詬

詬厲?”因再疏引歸。

四年春，起南京右都御史，累辭未上，召拜工部尚書。會趙南星、高攀龍相繼去國，連疏力辭，予致仕。明年秋，魏忠賢黨張訥疏詆從吾，削籍。鄉人王紹徽素銜從吾，及爲吏部，使喬應甲撫陝，搰摭百方，無所得。乃毁書院，曳先聖像，擲之城隅。從吾不勝憤悒，得疾卒。崇禎初，復官，贈太子太保，謚恭定。

贊曰：趙南星諸人，持名檢，勵風節，嚴氣正性，侃侃立朝，天下望之如泰山喬岳。《詩》有之，“邦之司直”，其斯人謂歟。權枉盈廷，譴謫相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悲夫！

駡?”於是再次上疏引退。

四年春，起用任南京右都御史，多次推辭没有上任，召拜授工部尚書。正逢趙南星、高攀龍相繼離開朝廷，他又接連上疏極力推辭，准予他辭官退休。第二年秋天，魏忠賢黨羽張訥上疏譴責馮從吾，削去他的官籍。鄉人王紹徽一向恨馮從吾，到任職吏部，派喬應甲巡撫陝西，千方百計搜羅材料，無所得。就毁去書院，拖走先聖孔子像，扔到城角。馮從吾憤怒悒鬱不已，得病而死。崇禎初年，恢復官籍，追贈太子太保，謚號恭定。

贊曰：趙南星等人，持守名譽禮法，磨礪節操，氣性剛正嚴肅，以剛强正直立朝，天下人像仰望泰山高岳一樣仰望他們。《詩》中有這樣的話，“國家的正直之人”，説的就是這些人吧。邪惡的當權者充斥朝廷，譴責貶謫相繼，“賢人没有了，國家也滅亡了”，可悲啊！

明史卷二百四十四

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楊漣　左光斗（弟）光先　魏大中（子）學洢 學濂　周朝瑞
袁化中　顧大章（弟）大韶　王之寀

楊漣

楊漣，字文孺，應山人。爲人磊落負奇節。萬曆三十五年成進士，除常熟知縣。舉廉吏第一，擢户科給事中，轉兵科右給事中。

四十八年，神宗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得見。漣偕諸給事、御史走謁大學士方從哲，御史左光斗趣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即問，左右不敢傳。"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内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毋有他志，速下中書行法。'公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宫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當宿閣中。"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呵史志聰，此何時，尚問故事耶?"越二日，從哲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亟，太子尚躊躇宫門外。漣、光斗遣人語東宫伴讀王安："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之。

無何，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越四日，不豫。都人喧言鄭貴妃進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昇投以利劑，帝一晝夜三四十起。而是時，貴妃據乾清宫，與帝所寵李選侍

楊漣，字文孺，應山人。爲人胸懷磊落負有奇特的節操。萬曆三十五年成進士，授官常熟知縣。舉爲廉吏第一，提升任户科給事中，轉任兵科右給事中。

四十八年，神宗病，不進食將近半月，皇太子未能參見。楊漣偕同衆給事、御史前往拜見大學士方從哲，御史左光斗催促方從哲問安。方從哲説："皇帝避忌疾病。即使去問安，左右之人也不敢傳。"楊漣説："從前文潞公詢問宋仁宗病情，内侍不肯傳報。文潞公説：'天子起居，你們不讓宰相知道，恐怕有異心吧，速交中書省執行法律。'你果真能一日詢問三次，不必拜見，也不必讓皇上知道，衹需令宫中知道朝廷大臣尚在，事情自可成功。你更應當留宿閣中。"方從哲説："没有舊例。"楊漣説："文潞公不斥責史志聰，現在是什麽時候了，還要詢問舊例?"過了二日，方從哲纔率領朝臣入宫問安。到皇帝病危時，太子還在宫門外躊躇。楊漣、左光斗派人對太子伴讀王安説："皇帝病很重，不召見太子，不是皇帝的意思。應當極力請求入宫侍奉，嘗藥視膳，傍晚纔返還。"太子深深采納了他的意見。

不久，神宗死。八月丙午初一日，光宗即位。過了四日，身體不適。京都之人喧嘩説鄭貴妃進獻美姬八人，又使宦官崔文昇投以痢下的藥劑，皇帝一晝夜起三四十次。而此時，貴妃占據乾清宫，與皇帝寵愛的李選侍相勾結。貴妃爲選

相結。貴妃爲選侍請皇后封，選侍亦請封貴妃爲皇太后。帝外家王、郭二戚畹，遍謁朝士，泣訴宮禁危狀，謂“帝疾必不起，文昇藥故也，非誤也。鄭、李交甚固，包藏禍心”。廷臣聞其語，憂甚。而帝果趣禮部封貴妃爲皇太后。漣、光斗乃倡言於朝，共詰責鄭養性，令貴妃移宮，貴妃即移慈寧。漣遂劾崔文昇用藥無狀，請推問之。且曰：“外廷流言，謂陛下興居無節，侍御蠱惑。必文昇藉口以掩其用藥之奸，文昇之黨煽布以預杜外廷之口。既損聖躬，又虧聖德，罪不容死。至貴妃封號，尤乖典常。尊以嫡母，若大行皇后何？尊以生母，若本生太后何？請亟寢前命。”疏上，越三日丁卯，帝召見大臣，并及漣，且宣錦衣官校。衆謂漣疏忤旨，必廷杖，囑從哲爲解。從哲勸漣引罪，漣抗聲曰：“死即死耳，漣何罪？”及入，帝温言久之，數目漣，語外廷毋信流言。遂逐文昇，停封太后命。再召大臣皆及漣。

侍請求封皇后，選侍也請封貴妃爲皇太后。皇帝的王、郭兩家外戚，遍拜朝廷官吏，哭訴禁宮中危急的狀況，説“皇帝的病必定不會再好轉，是崔文昇投藥的緣故，不是失誤。鄭貴妃、李選侍勾結甚爲牢固，包藏禍心”。朝臣聽到他們的話，十分擔憂。而皇帝果然催促禮部封貴妃爲皇太后。楊漣、左光斗就在朝中公開陳述，共同責問鄭養性，令貴妃移居别宮，貴妃就移到慈寧宮。楊漣於是彈劾崔文昇用藥没有根據，請求審問他。并且説：“外廷傳言，説陛下起居没有節制，被侍御的人所蠱惑。這必定是崔文昇藉口掩飾他用藥的奸計，崔文昇的黨羽煽動散布這些謡言以預先堵塞外廷之口。既損害聖體，又虧污聖德，罪不容死。至於貴妃的封號，尤其違背常典。尊爲嫡母，把剛死去的皇后怎麽辦？尊爲生母，把親生的太后怎麽辦？請趕快停止先前的命令。”奏疏呈上，過了三日的丁卯日，皇帝召見大臣，并及楊漣，而且傳宣錦衣官校。衆臣都説楊漣的奏疏違背聖上旨意，必定在廷上受杖刑，囑托方從哲勸解。方從哲勸楊漣承認罪過，楊漣直言反駁説：“死就死了，楊漣何罪之有？”入宮後，皇帝温和地説了很久，多次看楊漣，説外廷不要相信流言。於是斥逐崔文昇，停止封太后之命。兩次召見大臣都包括楊漣。

漣自以小臣預顧命，感激，誓以死報。九月乙亥朔，昧爽，帝崩。廷臣趨入，諸大臣周嘉謨、張問達、李汝華等慮皇長子無嫡母、生母，勢孤甚，欲共托之李選侍。漣曰：“天子寧可托婦人？且選侍昨於先帝召對群臣時，强上入，復推之出，是豈可托幼主者？請亟見儲皇，即呼萬歲，擁出乾清，暫居慈慶。”語未畢，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至，漣趣諸大臣共趨乾清宮。閽人持梃不容入，漣大駡：“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若曹不聽入，欲何爲！”閽人却，乃入臨。群臣呼萬歲，請於初六日登極，而奉駕至文華殿，受群

楊漣自從以小臣身份參預接受皇上臨終遺命，感動激勵，發誓以死相報。九月乙亥初一日，拂曉，皇帝死。朝臣快步入宮，衆大臣周嘉謨、張問達、李汝華等考慮到皇長子没有嫡母、生母，勢力甚爲孤單，想共同托付給李選侍。楊漣説：“天子豈可托給婦人？况且選侍昨日在先帝召見群臣時，强迫皇上進入，又推他出來，豈是可以托付幼主的人？請趕快見儲皇，立即呼萬歲，簇擁出乾清宮，暫時居處慈慶宮。”話還没説完，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到，楊漣催促衆大臣共往乾清宮。守門人持棍棒不讓進入，楊漣大駡：“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駕崩，你們不讓進去，想幹什麽！”守門人退却，於是入宮痛哭致哀。群臣呼萬歲，請求在初六日即位，而奉擁聖駕到文華殿，接受群臣高呼萬歲。聖駕

臣嵩呼。駕甫至中宮，内竪從寢閣出，大呼："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有攬衣欲奪還者。漣格而呵之曰："殿下群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復畏何人！"乃擁至文華殿。禮畢，奉駕入慈慶宮。

剛到中宮，内侍從寢閣出來，大聲說："拉少主往哪裏去？主人年少怕人！"有人提起衣衫想把幼主奪回。楊漣抵擋并大聲呵斥說："殿下是群臣之主。四海九州没有誰不是臣子，又畏懼何人！"於是擁至文華殿。行禮完畢，奉皇帝入慈慶宮。

當是時，李選侍居乾清。一燝奏曰："殿下暫居此，俟選侍出宫訖，乃歸乾清宫。"群臣遂退議登極期，語紛紛未定，有請改初三者，有請於即日午時者。漣曰："今海宇清晏，内無嫡庶之嫌。父死之謂何？含斂未畢，衮冕臨朝，非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暮。處之得宜，即朝委裘何害？"議定，出過文華殿。太僕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至，責漣誤大事，唾其面曰："事脱不濟，汝死，肉足食乎！"漣爲竦然。乃與光斗從周嘉謨於朝房，言選侍無恩德，必不可同居。

當時，李選侍住在乾清宫。劉一燝上奏説："殿下暫居此處，等選侍出宫後，就回乾清宫。"群臣於是退出商議即位的日期，意見不統一没有確定，有人請改在初三，有人請定在當日午時。楊漣説："現在天下平安，内部没有嫡子庶子的嫌隙。父親已死如何對待？還没有收殮，却穿着衮冕朝服臨朝，不合禮法。"有人説皇帝即位後就人心安定，楊漣説："安定不安定，不在即位早晚。處理得當，即使朝拜先帝遺衣又有什麽危害？"意見確定，出宫經過文華殿。太僕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至，斥責楊漣貽誤大事，唾其面説："事情萬一不成功，你死了，肉够吃嗎！"楊漣爲之驚懼。就與左光斗跟隨周嘉謨到朝房，説選侍没有恩德，一定不可同皇長子在一處居住。

明日，嘉謨、光斗各上疏請選侍移宫。初四日得俞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計，必欲皇長子同居。惡光斗疏中"武氏"語，議召皇長子，加光斗重譴。漣遇内竪於麟趾門，内竪備言狀。漣正色曰："殿下在東宫爲太子，今則爲皇帝，選侍安得召？且上已十六歲，他日即不奈選侍何，若曹置身何地？"怒目視之，其人退。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張潑入東宫門，駭相告曰："選侍欲垂簾處光斗，汝等何得晏然？"漣曰："無之。"出皇極門，九卿科道議上公疏，未决。

第二天，周嘉謨、左光斗各自上疏請選侍移宫。初四那天得到諭旨。而選侍聽從李進忠之計，一定要與皇長子同住。厭惡左光斗疏中"武氏"語，提議召見皇長子，重責左光斗。楊漣在麟趾門遇到内侍，内侍把情况全部告訴了他。楊漣正色説："殿下在東宫是太子，現在則是皇帝，選侍怎麽有資格召見？况且皇上已十六歲，他日即使不把選侍怎麽樣，你們將置身何地？"怒目而視，那人退去。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張潑進入東宫門，駭然相告説："選侍要垂簾處置左光斗，你們怎麽可以安然無事？"楊漣説："没有這件事。"出皇極門，九卿科道商議呈上公疏，没有决定。

初五日，傳聞欲緩移宫期。漣及諸大臣畢集慈慶宫門外，漣語從哲趣之。從哲曰："遲亦無害。"漣曰："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宫猶可，明日爲天子，乃反居太子宫以避宫人乎？即

初五日，傳聞要延緩移宫日期。楊漣及衆大臣全部會集在慈慶宫門外，楊漣告訴方從哲前去催促。方從哲説："推遲也没有害處。"楊漣説："昨天以皇長子的身份居太子宫還可以，明天是天子了，却反而居太子宫以躲避宫人嗎？即使是

兩宫聖母如在，夫死亦當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時中官往來如織，或言選侍亦顧命中人。漣斥之曰：“諸臣受顧命於先帝，先帝自欲先顧其子，何嘗先顧其嬖媵？請選侍於九廟前質之，若曹豈食李家禄者？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燝、嘉謨助之，詞色俱厲，聲徹御前。皇長子使使宜諭，乃退。復抗疏言：“選侍陽托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宫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决之，亦惟今日。”其日，選侍遂移宫，居仁壽殿。

明日庚辰，熹宗即位。自光宗崩，至是凡六日。漣與一燝、嘉謨定宫府危疑，言官惟光斗助之，餘悉聽漣指。漣鬚髮盡白，帝亦數稱忠臣。未幾，遷兵科都給事中。御史馮三元等極詆熊廷弼。漣疏論其事，獨持平。旋劾兵部尚書黄嘉善八大罪，嘉善罷去。

當選侍之移宫也，漣即言於諸大臣曰：“選侍不移宫，非所以尊天子。既移宫，又當有以安選侍。是在諸公調護，無使中官取快私仇。”既而諸奄果爲流言。御史賈繼春遂上書内閣，謂不當於新君御極之初，首勸主上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表裏交構，羅織不休，俾先帝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蓋是時，選侍宫奴劉遜、劉朝、田詔等以盜寶繫獄，詞連選侍父。諸奄計無所出，則妄言選侍投繯，皇八妹入井，以熒惑朝士。繼春藉其言，首發難。於是光斗上疏述移宫事。而帝降諭言選侍氣毆聖母，及要挾傳封皇后，與即日欲垂簾聽政語。又言：“今奉養李氏於噦鸞宫，尊敬不敢怠。”大學士從哲封還上諭。

兩宫聖母健在，夫死也應當順從兒子。選侍是什麽人，敢如此欺負藐視皇上！”當時宦官往來如織，有人説選侍也是接受臨終遺命的人。楊漣斥責他説：“衆臣接受先帝的臨終遺命，先帝自然想先顧及他的兒子，何嘗先顧及他的愛妾？請選侍在九廟前對質，你們難道食的是李家的俸禄嗎？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宫，死不離去。”劉一燝、周嘉謨幫助他，言詞神色都很嚴厲，聲音響徹宫殿。皇長子派使者宣諭，纔退去。又直言上疏説：“選侍明托保護之名，暗謀專權之實，宫必不可不移。臣在今日公開陳述這一意見，殿下在今日施行，衆大臣贊同决定，也衹在今日。”當日，選侍於是移居别宫，居住在仁壽殿。

第二天是庚辰日，熹宗即位。自從光宗死，至此共六天。楊漣與劉一燝、周嘉謨安定宫府危疑，諫官衹有左光斗相助，其餘的都聽楊漣指揮。楊漣鬚髮全白，皇帝也多次稱他是忠臣。不久，升任兵科都給事中。御史馮三元等極力譴責熊廷弼。楊漣上疏評論此事，惟獨保持公平。不久彈劾兵部尚書黄嘉善八大罪狀，黄嘉善罷免離去。

在選侍移宫時，楊漣就對衆大臣説：“選侍不移宫，不能表現對天子的尊重。移宫後，又應當合適地安置選侍。這要靠各位協調統管，不要使宦官因泄私仇而得到快樂。”不久衆宦官果然散布流言。御史賈繼春於是向内閣上書，説不應當在新君剛即位時，先鼓動主上抵觸先帝，逼迫驅逐庶母，内外衝突，不停地羅織罪名，使先帝尸骨未寒，就不能保護一個侍妾。當時，選侍宫奴劉遜、劉朝、田詔等因盜寶被投入牢獄，訟詞牽連選侍的父親。衆宦官無計可施，就胡説選侍自縊，皇八妹投井，以迷惑朝臣。賈繼春藉他們的話，首先發出責難。於是左光斗上疏陳述移宫之事。而皇帝傳諭説選侍使氣毆打聖母，以及要挾傳封皇后，與當日就想垂簾聽政的話。又説：“現在在噦鸞宫奉養李氏，尊敬不敢怠慢。”大學士方從哲緘封退還聖諭。皇帝又降諭説選侍過分可惡，而自己表白贍養優厚，讓朝廷大臣知道。

帝復降諭言選侍過惡，而自白贍養優厚，俾廷臣知。未幾，噦鸞宫災。帝諭内閣，言選侍暨皇八妹無恙。而是時，給事中周朝瑞謂繼春生事。繼春與相詆諆，乃復上書内閣，有："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語。朝瑞與辨駁者再。漣恐繼春説遂滋，亦上《敬述移宫始末疏》，且言："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蜚語何自，臣安敢無言。臣寧使今日忤選侍，無寧使移宫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帝優詔褒漣志安社稷，復降諭備述宫掖情事。繼春及其黨益忌漣，詆漣結王安，圖封拜。漣不勝憤，冬十二月抗章乞去，即出城候命。帝復褒其忠直，而許之歸。天啓元年春，繼春按江西還，抵家，見帝諸諭，乃具疏陳上書之實。帝切責，罷其官。漣、繼春先後去，移宫論始息。

不久，噦鸞宫發生火災。皇帝諭告内閣，説選侍及皇八妹安然無恙。而此時，給事中周朝瑞説賈繼春生事。賈繼春與他相互攻擊，就又向内閣上書，有："孤苦伶仃的皇八妹，投井有誰可憐，孀寡的未亡人，自縊向誰傾訴"的話。周朝瑞一再與他辯駁。楊漣恐怕賈繼春的説法就此蔓延，也呈上《敬述移宫始末疏》，并且説："選侍自殺，皇八妹投井，流言蜚語從何而來，臣怎敢不説話。臣寧可使今日抵觸選侍，也不能使移宫不速，不幸而形成女后獨覽文書、垂簾聽政之事。"皇帝下詔嘉獎楊漣安定社稷，又降諭旨詳盡講述了皇宫的情况。賈繼春及其同黨更加忌恨楊漣，譴責楊漣勾結王安，圖謀封爵拜官。楊漣十分憤怒，冬十二月直接上疏請求離職，就出城候命。皇帝又褒奬了他的忠心正直，并允許他還鄉。天啓元年春，賈繼春巡按江西歸來，到家後，看到皇帝的各諭旨，就上疏詳細陳述他向内閣上書的實情。皇帝嚴辭斥責，罷去他的官職。楊漣、賈繼春先後離去，關於移宫的議論纔平息。

天啓二年起漣禮科都給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明年冬，拜左僉都御史。又明年春，進左副都御史。而是時魏忠賢已用事，群小附之，憚衆正盈朝，不敢大肆。漣益與趙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輩激揚諷議，務植善類，抑憸邪。忠賢及其黨銜次骨，遂興汪文言獄，將羅織諸人。事雖獲解，然正人勢日危。其年六月，漣遂抗疏劾忠賢，列其二十四大罪，言：

天啓二年起用楊漣任禮科都給事中，不久提升爲太常少卿。第二年冬天，拜授左僉都御史。又第二年春天，進升左副都御史。而此時魏忠賢已掌權，群小人倚附於他，畏懼衆正直大臣充盈朝廷，不敢過於放肆。楊漣更與趙南星、左光斗、魏大中等激勵昂揚諷諫議論，務求培植賢良之人，抑制奸詐邪惡的小人爲己任。魏忠賢及其同黨恨之入骨，於是興起汪文言案件，將羅織罪名陷害衆人。事雖得以解脱，然而正直之人形勢一天天更加危險。同年六月，楊漣於是直接上疏彈劾魏忠賢，羅列他二十四條大罪，説：

> 高皇帝定令，内官不許干預外事，祗供掖廷洒掃，違者法無赦。聖明在御，乃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敢列其罪狀，爲陛下言之。
>
> 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净身，夤入内地。初猶謬爲小忠、小信以倖恩，繼乃敢大奸、大惡

> 高皇帝制定法令，宫内官不許干預朝廷政事，祗供宫廷灑掃，違者嚴懲不貸。聖上在朝，却有人肆無忌憚，擾亂朝綱，如東廠太監魏忠賢。我冒昧條列其罪狀，向陛下陳奏。
>
> 魏忠賢本是市井無賴小人。中年成閹宦，攀附進入皇宫。起初還假裝小忠心、小信用以邀恩寵，接着就敢行大奸、大惡以擾

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内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

亂朝政。祖宗制度，擬旨是閣臣的專職。自從魏忠賢專權，多由太監傳旨，或直接由内宫傳旨，敗壞祖宗二百多年的政體，這是第一條大罪。

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孫杰論去。急於翦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

劉一燝、周嘉謨，是受先帝遺命的大臣，魏忠賢令孫杰彈劾把他們驅逐。急於剪除自己忌恨的人，不容陛下不更换先帝的大臣，這是第二條大罪。

先帝賓天，實有隱恨。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悉排去之。顧於黨護選侍之沈㴶，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仇忠義，大罪三。

先帝去世，確實隱含遺恨。孫慎行、鄒元標因公理激發義憤，魏忠賢把他們全部排擠出去。但是對於袒護選侍的沈㴶，却獻盡殷勤，終加官職。親近亂臣賊子而仇視忠義之士，這是第三條大罪。

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構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

王紀、鍾羽正以前立太子有功。到王紀任司寇，執法如山；鍾羽正任司空，清廉操行潔美如鶴。魏忠賢結黨斥逐，必不容勢盛時有莊重嚴肅的正直大臣立於朝廷，這是第四條大罪。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

國家最重要的事沒有什麽能比得上選用官吏。魏忠賢一手把持，極力阻撓首先推舉的孫慎行、盛以弘，另編造言辭來禁止他們出仕。難道真的想讓宰相作他的門生嗎？這是第五條大罪。

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

朝廷授爵於人，没有比在朝大臣推薦更重要的。去年南太宰、北少宰都用推官任主考官的副手，致使一時名賢不安於他們的職位。使考核官吏的政務顛倒，玩弄中央大權，這是第六條大罪。

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

聖上剛執掌政事，正應倚靠忠直之臣。但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直言論事稍有抵觸，立即貶官罷斥，多次受到皇上恩典，魏忠賢竟然阻止他們受敕召還。長安流傳着天子的怒氣易於消除，魏忠賢的怒氣難以和解，這是第七條大罪。

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宫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静，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横，托言急病，置之死

但是還要説外廷臣子的説法。去年舉行祭天之禮那天，傳説宫中有一個貴人，因德性貞静，承蒙聖上寵愛眷注。魏忠賢怕揭露自己的驕横，謊稱急病，置之於死地。此説

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

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妊傳封，中外方爲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己，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

猶曰在妃嬪也。中宫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殞，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

先帝青宫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即陛下倉卒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旨殺於南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況其他内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幾千百也，大罪十一。

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毁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塋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

今日蔭中書，明日蔭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其甥傅應星等，濫襲恩蔭，褻越朝常，大罪十三。

用立枷之法，戚畹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揺中宫。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

良鄉生員章士魁，坐争煤窑，托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盗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

明陛下不能保護自己寵幸的貴人，這是第八條大罪。

還要説没有名封之事。裕妃因有身孕被傳旨受封，宫内宫外正爲之慶幸。魏忠賢恨她不歸附自己，假傳聖旨勒令她自盡。這説明陛下不能保護妃嬪，這是第九條大罪。

還要説妃嬪之事。皇后有孕，已經成男嬰之形，却忽然説死了，傳説魏忠賢與奉聖夫人實際上有陰謀。這説明陛下還不能保護兒子，這是第十條大罪。

先帝作太子四十年，參與保護扶助孤單危難的先帝的人衹有王安而已。就是陛下倉促受命，保衛防備，王安也不能説没有功勞。魏忠賢因私人怨忿，假傳聖旨在南苑殺了他。這不但仇恨王安，而實際敢於仇恨先帝的老奴，何況其他内臣無罪却被擅自殺戮擅自驅逐的，又不知有幾千幾百人，這是第十一條大罪。

今日獎賞，明日建祠題匾，要挾没有窮盡，聖上的話多次被輕慢。近來又在河間拆毁别人房屋，建造牌坊，雕刻龍鳳，高入雲霄插入河漢，又不衹是墓地僭越妄比皇陵而已，這是第十二條大罪。

今日蔭封中書，明日蔭封錦衣。金吾堂上都是無知小兒，誥敕館中全是目不識丁之徒。像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以及他的外甥傅應星等，無節制地承襲恩寵蔭蔽，輕慢僭越朝綱，這是第十三條大罪。

使用立枷的酷刑，外戚家人一起喪命，想要誣陷皇親國戚，使宫中皇后不安定。如果不是内閣大臣極力反對，諫官檢舉矯正，后妃的親戚，又遭大冤獄了，這是第十四條大罪。

良鄉生員章士魁，因争煤窑犯罪，假托稱開礦而致之於死。假使盗長陵一抔土，用什麽罪來處罰？趙高鹿可指爲馬，魏忠賢煤可指爲礦，這是第十五條大罪。

王思敬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阱，恣意搒掠，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

王思敬等因牧地的小事，責任在有關部門。魏忠賢却暗設檻阱，恣意拷打，視人命如草芥，這是第十六條大罪。

給事中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升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司封駁，大罪十七。

給事中周士樸等糾彈織監，魏忠賢竟然停止他的提升，使得吏部不得專職選拔官吏，諫官不敢主管封還駁正詔敕，這是第十七條大罪。

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善鍛鍊，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敢不遵，大罪十八。

北鎮撫劉僑不肯以殺人取媚於人，魏忠賢以不善羅織罪名陷害他人，就削去他的官籍。表示大明的法令可以不守，而魏忠賢的律令不敢不遵，這是第十八條大罪。

給事中魏大中遵旨莅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毋論玩言官於股掌，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大罪十九。

給事中魏大中遵旨任職，忽然傳旨詰問斥責。到魏大中回奏，臺省紛紛上章，又再次輕慢褻瀆聖上的話。不要說玩弄諫官於股掌之間，而陛下的盛美之言，在朝夕之間被紛紛更改，這是第十九條大罪。

東廠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受事，日以仇快私仇、行傾陷爲事。縱野子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教輩，投匭設阱。片語稍違，駕帖立下，勢必興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

東廠的設置，原本是爲了緝查奸人。自從魏忠賢接管，天天用以報私仇爲快，行誣陷爲能事。放縱山野村夫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教之輩，上書設陷阱。稍有片語違背，逮捕人的公文立刻下達，其勢如一定要興起同文館獄案之後纔停下來，這是第二十條大罪。

邊警未息，内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實主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

邊關警報還没有平息，中原邊疆一律戒嚴，東廠查訪追緝什麽事？以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實際投主魏忠賢司房的府邸，事情敗露纔離去。如果老天不撤除所加的禍害，韓宗功事情成功，不知江山社稷黎民百姓該安置到什麽地方，這是第二十一條大罪。

祖制，不蓄内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潅創立内操，藪匿奸宄，安知無大盗、刺客爲敵國窺伺者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爲深慮，大罪二十二。

祖宗的制度，不養内宫兵士，本來有深刻的用意。魏忠賢與奸相沈潅開始選太監授甲操練，聚集藏匿奸詐不法之徒，怎知没有大盗、刺客爲敵國刺探消息的人潛入其中。一旦變故發生於身邊，可成爲重大的憂患，這是第二十二條大罪。

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以爲大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蓋，

魏忠賢到涿州進香，沿途侍衛清道禁止行人傳令呼喊，打掃平整道路，人們以爲是聖上外出駕臨。到他回來時，改套四匹馬，

夾護環遮，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效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哉？大罪二十三。

鳥羽裝飾的旌旗青色的車蓋，重重保護層層防範，仿佛帝王一般。這期間進入幕府出謀劃策，勒住馬匹獻上策略的人，實在是很多。魏忠賢這時候把自己當作了什麽人呢？這是大罪的第二十三條。

夫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堤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兕於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

受寵信到極點就會驕横，恩寵太多就會成爲怨仇。聽説今年春天魏忠賢騎馬疾走於聖上面前，陛下射死他的馬，以免魏忠賢不死。魏忠賢自己不認罪，上朝時有傲色，下朝後有怨言，早晚防備，耿耿於懷，自古以來亂臣賊子衹是一念之差，放縱開來就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爲什麼要養老虎犀牛於身邊呢？這又是把魏忠賢碎尸萬段，也不能够抵他的罪呀！這是第二十四條大罪。

凡此逆迹，昭然在人耳目。乃内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間或奸狀敗露，則又有奉聖夫人爲之彌縫。甚至無耻之徒，攀附枝葉，依托門墻，更相表裏，迭爲呼應。積威所劫，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即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夜馳請，待其既旋，詔旨始下。天顔咫尺，忽慢至此，陛下之威靈尚尊於忠賢否耶？陛下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幺麽小醜，令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勛戚，敕刑部嚴訊，以正國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

所有這些叛逆的迹象，明顯地在人們的耳目面前。但内廷畏懼禍害不敢説，外廷驚愕不敢奏。偶爾奸情敗露，就又有奉聖夫人幫他掩飾。甚至無耻之徒，攀附枝葉，依托於他，更互相爲表裏，遞相呼應。由於被長期積累的威嚴所逼迫，致使宫廷之中，衹知道有魏忠賢，不知道有陛下；都城之内，也衹知道有魏忠賢，不知道有陛下。就像前日，魏忠賢已去涿州，一切政務必須星夜疾往請奏，等他返回之後，詔旨纔下達。陛下近在咫尺，輕慢到如此地步，陛下的威靈還比魏忠賢尊貴嗎？陛下正值壯年，生殺予奪之權，難道不可以自作主張？爲何要受制於卑賤小人，令朝廷内外大小臣子惴惴不安，一定要聽從他的命令呢？乞請陛下大發雷霆之威，召集文武百官有功大臣和外戚，敕令刑部嚴厲審訊魏忠賢，以正國法，并遷奉聖夫人到宫外，以消除隱憂，臣死也甘心。

忠賢初聞疏，懼甚。其黨王體乾及客氏力爲保持，遂令魏廣微調旨切責漣。先是，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機泄，遂於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爲計。漣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詗知，遏帝不御朝者

魏忠賢開初聽到此疏，十分害怕。他的同黨王體乾和客氏極力維護他，於是令魏廣微假傳聖旨嚴辭斥責楊漣。此前，楊漣的奏疏就想在早朝時面呈。正值第二日免朝，怕再隔一夜機密泄露，就在會極門呈上，魏忠賢纔得以施計。楊漣更爲憤怒，打算上朝時當廷呈奏再次彈劾他。魏

三日。及帝出，群閹數百人衷甲夾陛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

忠賢刺探得知消息，阻止皇帝接連三日不上朝。到皇帝臨朝，群宦官數百人衣服裏面穿着鎧甲夾臺階站立，敕令左班官員不得奏事，楊漣纔作罷。

自是，忠賢日謀殺漣。至十月，吏部尚書趙南星既逐，廷推代者，漣注籍不與。忠賢矯旨責漣大不敬，無人臣禮，偕吏部侍郎陳于廷、僉都御史左光斗并削籍。忠賢恨不已，再興汪文言獄，將羅織殺漣。五年，其黨大理丞徐大化劾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逮文言下獄鞫之。許顯純嚴鞫文言，使引漣納熊廷弼賄。文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贓楊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漣别字也。顯純乃自爲獄詞，坐漣贓二萬，遂逮漣。士民數萬人擁道攀號。所歷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漣生還。比下詔獄，顯純酷法拷訊，體無完膚。其年七月遂於夜中斃之，年五十四。

自此，魏忠賢天天謀劃殺楊漣。到十月，吏部尚書趙南星被驅逐後，廷臣推舉代替的人，楊漣在家聽候處理没有參與。魏忠賢假傳聖旨斥責楊漣大不敬，没有人臣之禮，同吏部侍郎陳于廷、僉都御史左光斗一起被削去官籍。魏忠賢怨恨不止，再次興起汪文言案件，打算羅織罪名殺楊漣。五年，他的同黨大理丞徐大化彈劾楊漣、左光斗勾結同黨誅伐異己，招權納賄，命令逮捕汪文言入獄受審。許顯純嚴刑審訊汪文言，讓他招認楊漣接受熊廷弼賄賂之事。汪文言仰天大呼説："世上豈有貪贓的楊大洪！"至死不承認。大洪，是楊漣的别字。許顯純就自造獄詞，判楊漣貪贓二萬兩銀子的罪行，於是逮捕楊漣。士民數萬人簇擁於道路呼號。所經過的村莊集市都焚香設壇，祈求保祐楊漣生還。等到關入欽犯牢獄，許顯純酷刑拷問，體無完膚。這一年七月就在半夜處死了他，年齡五十四歲。

漣素貧，産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二子至乞食以養。徵贓令急，鄉人競出貲助之，下至賣菜傭亦爲輸助。其節義感人如此。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烈，官其一子。

楊漣一向清貧，家産没入官府不够一千兩銀子。母親、妻子住宿在城門上的瞭望樓裏，兩個兒子以致討飯來養活她們。徵收贓物的命令緊急，鄉人競相出資幫助，下至賣菜的和傭工也捐助。他的氣節道義感人到如此地步。崇禎初年，追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號忠烈，封他的一個兒子爲官。

左光斗　左光先

左光斗，字遺直，桐城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除中書舍人。選授御史，巡視中城。捕治吏部豪惡吏，獲假印七十餘，假官一百餘人，輦下震悚。

左光斗，字遺直，桐城人。萬曆三十五年考中進士。授官中書舍人。選拔授官御史，巡視中城。捕捉懲治吏部强横的惡吏，獲假印七十多枚，假官一百多人，京城震驚。

出理屯田，言："北人不知水利，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欲使旱不爲災，澇不爲害，惟有興水利一法。"因條上三因十四議：曰因天之時，因地之利，因

出京管理屯田，説："北方人不知水利，一年地荒，二年百姓遷徙，三年地和百姓都没有了。現在想使天旱不造成災難，水澇不造成禍害，衹有興修水利一種方法。"於是分條呈上三種憑藉十四條建議：一是憑藉天時，二是憑藉地

人之情；曰議浚川，議疏渠，議引流，議設壩，議建閘，議設陂，議相地，議築塘，議招徠，議擇人，議擇將，議兵屯，議力田設科，議富民拜爵。其法犁然具備，詔悉允行。水利大興，北人始知藝稻。鄒元標嘗曰："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草何物，今所在皆稻，種水田利也。"閹人劉朝稱東宮令旨，索戚畹廢莊。光斗不啓封還之，曰："尺土皆殿下有，今日安敢私受。"閹人憤而去。

利，三是憑藉人情；一議疏通河道，二議疏通水渠，三議引導水流，四議設置堤壩，五議修建水閘，六議築堤防，七議觀察地形，八議建築池塘，九議招徠百姓，十議選擇人才，十一議選擇將領，十二議用戍守的士兵開墾田地，十三議對力田者設定品級，十四議對富有的百姓拜授官爵。他的方法明確完備，詔令全部允許施行。水利大興，北方人纔開始知道種稻。鄒元標曾經說："三十年前，都城之人不知稻草是何物，現在到處是稻草，是種水田的益處啊。"宦官劉朝聲稱太子命令，索要外戚的廢置莊田。左光斗沒有啓封還給了他，說："尺土都是殿下所有，今日怎敢私自授予。"宦官憤怒離去。

光宗崩，李選侍據乾清宮，迫皇長子封皇后。光斗上言："內廷有乾清宮，猶外廷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尊居正宮，而殿下乃退處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謂何？選侍事先皇無脱簪戒旦之德，於殿下無拊摩養育之恩，此其人，豈可以托聖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况睿哲初開，正宜不見可欲，何必托於婦人女子之手？及今不早斷决，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於今，將來有不忍言者。"時選侍欲專大權。廷臣箋奏，令先進乾清，然後進慈慶。得光斗箋，大怒，將加嚴譴。數遣使宣召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何爲者？"選侍益怒，邀熹宗至乾清議之。熹宗不肯往，使使取其箋視之，心以爲善，趣擇日移宫，光斗乃免。當是時，宫府危疑，人情危懼，光斗與楊漣協心建議，排

光宗去世，李選侍占據乾清宮，强迫皇長子封皇后。左光斗進言說："內廷有乾清宮，如同外廷有皇極殿，惟有天子統治天下得以居住，惟有皇后匹配天子得以共同居住。其他妃嬪雖然依次進住，不能經常居處，不但是避嫌，也以此區別尊卑。選侍既不是嫡母，又不是生母，儼然尊顯地居處正宮，而殿下却退居慈慶宮，不能守靈座，行大禮，按名分該怎麽說？選侍侍奉先皇沒有脱簪報曉警睡的德行，對於殿下沒有撫慰養育的恩義，這樣的人，怎麽可以把皇上托付給她呢？况且陛下已十六歲了，以忠直老成之臣作內輔，以百官衆臣作外輔，何必擔憂缺乏人才，還需要乳汁哺育襁褓背負呢？况且陛下聖明剛剛成年，正應該不見女色，何必托付於婦人女子之手呢？現在不早斷决，將會藉撫養的名義，行專制的實事。武氏的禍害在今天再現，將來會出現不忍心述說的事。"當時選侍想專擅大權。朝臣箋奏，命令先送進乾清宮，然後進呈慈慶宮。得左光斗箋奏，大怒，將加以嚴辭斥責。多次派使者宣召左光斗。左光斗說："我是天子的法官，不是天子的召見，不前去。你們是幹什麽的人？"選侍更加惱怒，邀請熹宗到乾清宮評議此事。熹宗不肯去，派使臣取來他的箋奏看。心裏認爲寫得好，催促李選侍擇日移宮，左光斗纔免受斥責。當時，宮府互相懷疑，人心危懼，左光斗與楊漣同心建議，排斥宦官，扶持幼主，帝位得到

閹奴，扶冲主，宸極獲正，兩人力爲多。由是朝野并稱爲“楊、左”。

未幾，御史賈繼春上書内閣，言帝不當薄待庶母。光斗聞之，即上言：“先帝宴駕，大臣從乾清宫奉皇上出居慈慶宫，臣等以爲不宜避選侍。故臣於初二日具《慎守典禮肅清宫禁》一疏。宫中震怒，禍幾不測。賴皇上保全，發臣疏於内閣。初五日，閣臣具揭再催，奉旨移宫。至初六日，皇上登極，駕還乾清。宫禁肅然，内外寧謐。夫皇上既當還宫，則選侍之當移，其理明白易曉。惟是移宫以後，自宜存大體，捐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宫闈不安，即於國體有損。乞立誅盗寶宫奴劉遜等，而盡寬其餘。”帝乃宣諭百官，備述選侍凌虐聖母諸狀。及召見又言：“朕與選侍有仇。”繼春用是得罪去。

時廷臣議改元。或議削泰昌弗紀；或議去萬曆四十八年，即以今年爲泰昌；或議以明年爲泰昌，後年爲天啓。光斗力排其説，請從今年八月以前爲萬曆，以後爲泰昌，議遂定。孫如游由中旨入閣，抗疏請斥之。出督畿輔學政，力杜請寄，識鑒如神。

天啓初，廷議起用熊廷弼，罪言官魏應嘉等。光斗獨抗疏争之，言廷弼才優而量不宏，昔以守遼則有餘，今以復遼則不足。已而廷弼竟敗。三年秋，疏請召還文震孟、滿朝薦、毛士龍、徐大相等，并乞召繼春及范濟世。濟世亦論“移宫”事與光斗異者，疏上不納。其年擢大理丞，進少卿。

明年二月，拜左僉都御史。是時，韓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鄭三俊、李邦華、魏大中諸人咸居要

鞏固，兩人出力最多。由此朝廷、民間并稱爲“楊、左”。

不久，御史賈繼春向内閣上書，説皇帝不應當薄待庶母。左光斗聽説後，就進言説：“先帝去世，大臣從乾清宫奉皇上出居慈慶宫，臣等認爲不宜避開選侍。所以臣在初二那天寫了《慎守典禮肅清宫禁》一疏。宫中震怒，臣差點遭受不測之禍。倚賴皇上保全，把臣的奏疏傳發内閣。初五那天，大學士寫揭帖再次催促，奉旨移宫。到初六那天，皇上即位，駕還乾清宫。禁宫清肅安静，内外安寧。皇上既然應當還宫，那麽選侍就應當移宫，其中道理明白易懂。祇是移宫以後，自然應當保存大體，去除小過。若又株連蔓引，使内宫不安定，就對國家有損害。請立刻誅殺盗寶宫奴劉遜等人，而對其餘衆人全部寬恕。”皇帝於是宣諭百官，詳細叙述選侍欺凌虐待聖母的各種情狀。到召見時又説：“朕與選侍有仇。”賈繼春由此得罪離去。

當時朝臣商議改用新年號紀年。有人建議除去泰昌不紀；有人建議除去萬曆四十八年，即以今年作爲泰昌；有人建議把明年作爲泰昌，後年作爲天啓。左光斗極力排斥他們的提議，請從今年八月以前作爲萬曆，以後稱作泰昌，議論便確定了下來。孫如游由内宫傳旨進入内閣，左光斗直言上疏請求斥退他。出京督察京城附近的學政，極力杜絶請托，識見判斷如神。

天啓初年，朝臣商議起用熊廷弼，罪罰諫官魏應嘉等。左光斗獨自直接上疏争辯，説熊廷弼才能優秀但氣量不大，以前用他守遼則有餘，現在用他恢復遼則不足。不久熊廷弼終究失敗。三年秋天，上疏請求召回文震孟、滿朝薦、毛士龍、徐大相等人，并請求召還賈繼春和范濟世。范濟世也是争論“移宫”事與左光斗意見不同的人，奏疏呈上没有被接納。同年提升任大理丞，進升少卿。

第二年二月，授官左僉都御史。當時，韓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鄭三俊、李邦華、魏大中等人都身居要職。左光斗與他們彼此投

地。光斗與相得，務爲危言核論，甄別流品，正人咸賴之，而忌者浸不能容。光斗與給事中阮大鋮同里，招之入京。會吏科都給事中缺，當遷者，首周士樸，次大鋮，次大中。大鋮邀中旨，勒士樸不遷，以爲己地。趙南星惡之，欲例轉大鋮。大鋮疑光斗發其謀，恨甚。熊明遇、徐良彥皆欲得僉都御史，而南星引光斗爲之，兩人亦恨光斗。江西人又以他故銜大中，遂共嗾給事中傅櫆劾光斗、大中與汪文言比而爲奸。光斗疏辨，且詆櫆結東廠理刑傅繼教爲昆弟。櫆恚，再疏訐光斗。光斗乞罷，事得解。

合，必定用公正深刻的評議，鑒別流品，正直之人都倚賴他，而忌恨他的人逐漸不能容忍。左光斗與給事中阮大鋮同鄉，招他入京。正逢吏科都給事中缺人，應當提升的，首先是周士樸，其次是阮大鋮，再次是魏大中。阮大鋮邀得內宮傳旨，抑制不提升周士樸，以爲職位必定是自己的。趙南星厭惡他，打算按例調任阮大鋮。阮大鋮懷疑是左光斗揭發了他的陰謀，十分恨他。熊明遇、徐良彥都想得到僉都御史的職位，而趙南星引薦左光斗任此職，兩人也恨左光斗。江西人又因其他緣故恨魏大中，於是共同慫恿給事中傅櫆彈劾左光斗、魏大中與汪文言勾結作奸謀。左光斗上疏辯解，并且譴責傅櫆與東廠理刑傅繼教結拜爲兄弟。傅櫆憤恨，再次上疏攻擊左光斗。左光斗乞求罷官，事情得以消解。

楊漣劾魏忠賢，光斗與其謀，又與攀龍共發崔呈秀贓私，忠賢暨其黨咸怒。及忠賢逐南星、攀龍、大中，次將及漣、光斗。光斗憤甚，草奏劾忠賢及魏廣微三十二斬罪，擬十一月二日上之，先遣妻子南還。忠賢詗知，先二日假會推事與漣俱削籍。群小恨不已，復構文言獄，入光斗名，遣使往逮。父老子弟擁馬首號哭，聲震原野，緹騎亦爲雪涕。至則下詔獄酷訊。許顯純誣以受楊鎬、熊廷弼賄，漣等初不承，已而恐以不承爲酷刑所斃，冀下法司，得少緩死爲後圖，諸人俱自誣服。光斗坐贓二萬。忠賢乃矯旨，仍令顯純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諸人始悔失計。容城孫奇逢者，節俠士也，與定興鹿正以光斗有德於畿輔，倡議醵金，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緩其獄，而光斗與漣已同日爲獄卒所斃，時五年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年五十一。

楊漣彈劾魏忠賢，左光斗參與他的謀劃，又與高攀龍共同揭發崔呈秀貪贓徇私，魏忠賢以及他的黨羽都惱怒。到魏忠賢驅逐趙南星、高攀龍、魏大中，依次將輪到楊漣、左光斗。左光斗非常憤怒，起草奏疏彈劾魏忠賢以及魏廣微所犯三十二條應當處斬的罪行，打算十一月二日呈上，先遣送妻兒返回南方。魏忠賢刺探得知，先二日藉會同推選之事與楊漣一同被削去官籍。群小人不解恨，又陷害汪文言入獄，把左光斗的名字加進去，派使臣前往捉拿。父老子弟圍住馬首號哭，聲震原野，緹騎也爲之流淚。到京後就被投入欽犯監獄酷刑審訊。許顯純誣陷他們接受楊鎬、熊廷弼賄賂，楊漣等起初不承認，接着怕不承認會被酷刑折磨死，希望能下交司法官，得以稍稍緩死而後再作打算，衆人都自己誣枉服罪。左光斗被定罪貪贓二萬。魏忠賢於是假傳聖旨，仍令許顯純五日一追查，不交付司法官，衆人纔後悔失計。容城孫奇逢，是個有氣節的俠士，與定興鹿正因左光斗對京城附近之人有恩德，倡議集資，諸生爭相響應。得數千金，打算替他還錢，以緩解他的官司，而左光斗與楊漣已同日被獄卒打死，當時是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時年五十一歲。

光斗既死，贓猶未竟。忠賢令撫

左光斗死後，贓款還没有還完。魏忠賢令巡

按嚴追，繫其群從十四人。長兄光霽坐累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應秋猶以所司承追不力，疏趣之，由是諸人家族盡破。及忠賢定《三朝要典》，"移宮"一案以漣、光斗爲罪魁，議開棺僇尸。有解之者，乃免。忠賢既誅，贈光斗右都御史，録其一子。已，再贈太子少保。福王時，追謚忠毅。

弟光先，由鄉舉官御史，巡按浙江。任滿，既出境，許都反東陽。光先聞變疾返，討平之。福王既立，馬士英薦阮大鋮，光先争不可。後大鋮得志，逮光先。亂亟道阻，光先間行走徽嶺。緹騎索不得，乃止。

撫巡按嚴加追繳，捆縛他的親屬十四人。長兄左光霽因連累而死，母親因哭兒子而死。都御史周應秋仍然以主管官吏承追不盡力，上疏催促，因此衆人家族全部破毁。到魏忠賢定《三朝要典》，"移宮"一案把楊漣、左光斗當作罪魁，建議開棺辱尸。有人勸解，纔作罷。魏忠賢被殺後，贈左光斗右都御史，録用他的一個兒子。之後，再追贈太子少保。福王時，追謚忠毅。

弟弟左光先，由鄉試中舉任官御史，巡按浙江。任期滿，已經出境，許都在東陽造反。左光先聽到變故立刻返回，討伐平定叛亂。福王即位後，馬士英舉薦阮大鋮，左光先諫諍不同意。後來阮大鋮得志，逮捕左光先。世道混亂道路阻塞，左光先從小路逃到徽嶺。緹騎搜索没有找到，於是作罷。

魏大中　魏學洢　魏學濂

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自爲諸生，讀書砥行，從高攀龍受業。家酷貧，意豁如也。舉於鄉，家人易新衣冠，怒而毁之。第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官行人。數奉使，秋毫無所擾。

天啓元年，擢工科給事中。楊鎬、李如楨既論大辟，以僉都御史王德完言，大學士韓爌遽擬旨減死。大中憤，抗疏力争。詆德完晚節不振，盡喪典型，語并侵爌。帝爲詰責大中，而德完恚甚，言曩不舉李三才，爲大中所怒。兩人互詆訐，疏屢上，爌亦引咎辭位。御史周宗建、徐揚先、張捷、徐景濂、温皋謨，給事中朱欽相右德完，交章論大中，久而後定。

明年，偕同官周朝瑞等兩疏劾大學士沈㴶，語侵魏進忠、客氏。及議"紅丸"事，力請誅方從哲、崔文昇、李可灼，且追論鄭國泰傾害東宫罪。持議峻切，大爲邪黨所仄目。太常少卿王紹徽素與東林爲難，營求巡撫。

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自從成爲諸生，讀書砥礪品行，跟隨高攀龍學習。家境十分貧寒，心胸豁達。鄉試中舉，家人换上新衣冠，魏大中生氣地毁掉它。考中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任行人。數次奉命出使，一點也没有打擾百姓。

天啓元年，提拔爲工科給事中。楊鎬、李如楨已經被判處死刑，因僉都御史王德完進言，大學士韓爌馬上擬旨減免死刑。魏大中憤怒，直言上疏極力諫諍。攻擊王德完晚節不保，丢盡榜樣形象，話語也侵犯了韓爌。皇帝爲此斥責魏大中，而王德完非常惱恨，説是先前不舉薦李三才，被魏大中懷恨。兩人相互譴責揭發，多次上疏，韓爌也引咎辭職。御史周宗建、徐揚先、張捷、徐景濂、温皋謨，給事中朱欽相袒護王德完，紛紛上疏彈劾魏大中，很久以後纔平息下來。

第二年，偕同僚周朝瑞等兩次上疏彈劾大學士沈㴶，話語侵犯了魏進忠、客氏。到議論"紅丸"事時，極力請求誅殺方從哲、崔文昇、李可灼，并且追查鄭國泰傾軋謀害太子之罪。所執言論嚴正切直，很被邪黨所忌恨。太常少卿王紹徽一向與東林作對，謀求巡撫一職。魏大中厭惡他

大中惡其人，特疏請斥紹徽，紹徽卒自引去。再遷禮科左給事中。是時恤典冒濫，每大臣卒，其子弟賫緣要路以請，無不如志。大中素疾之，一切裁以典制。

四年，遷吏科都給事中。大中居官不以家自隨，二蒼頭給爨而已。入朝則鍵其户，寂無一人。有外吏以苞苴至，舉發之，自是無敢及大中門者。吏部尚書趙南星知其賢，事多咨訪。朝士不能得南星意，率怨大中。而是時抵排東林者多屏廢，方恨南星輩次骨。東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大中嘗駁蘇、松巡撫王象恒恤典，山東人居言路者咸怒。及駁浙江巡撫劉一焜，江西人亦大怒。給事中章允儒，江西人也，性尤忮，嗾其同官傅櫆假汪文言發難。

文言者，歙人。初爲縣吏，智巧任術，負俠氣。于玉立遣入京刺事，輸貲爲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察東宫伴讀王安賢而知書，傾心結納，與談當世流品。光、熹之際，外廷倚劉一燝，而安居中以次行諸善政，文言交關力爲多。魏忠賢既殺安，府丞邵輔忠遂劾文言，褫其監生。既出都，復逮下吏，得末減。益游公卿間，輿馬嘗填溢户外。大學士葉向高用爲内閣中書。大中及韓爌、趙南星、楊漣、左光斗與往來，頗有迹。

會給事中阮大鋮與光斗、大中有隙，遂與允儒定計，囑櫆劾文言，并劾大中貌陋心險，色取行違，與光斗等交通文言，肆爲奸利。疏入，忠賢大喜，立下文言詔獄。大中時方遷吏科，上疏力辨，詔許履任。御史袁化中、給事中甄淑等相繼爲大中、光斗辨。大學士葉向高以舉用文言，亦引

的爲人，特意上疏請求斥退王紹徽，王紹徽最終自己引退。再升遷任禮科左給事中。此時朝廷撫恤去世官員的典例過濫，每逢大臣去世，他的子弟就攀附權貴請求得到撫恤，没有不如意的。魏大中一向討厭這種做法，一切按典章制度裁決。

四年，升任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當官不帶家眷，衹有兩個老奴跟着給他做飯而已。上朝就鎖上自己家的門，寂静空無一人。有地方官帶着禮物來，就檢舉揭發他，從此没有人敢進魏大中的門。吏部尚書趙南星知道他有德有才，遇事多咨詢他。朝中大臣在趙南星那裏不如意，都怨恨魏大中。而此時抵拒排擠東林的人多被罷官，正恨趙南星等人入骨。東林内部，又各按地域分爲左右。魏大中曾經駁回蘇、松巡撫王象恒撫恤的典例，山東居諫官之職的人都十分惱怒。到了批駁浙江巡撫劉一焜，江西人也大爲憤怒。給事中章允儒，是江西人，生性十分嫉妒，唆使他的同僚傅櫆藉汪文言發起責難。

汪文言，歙人。起初做縣吏，機智且通曉爲官之道，負有俠義的名聲。于玉立派他進京打探消息，捐錢作了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發現太子伴讀王安德才兼備且通曉詩書，全心全意結交，和他談論當世官吏的等級。光、熹之時，外廷倚重劉一燝，而王安在中間依次實行許多善政，汪文言往來出力最多。魏忠賢殺死王安後，府丞邵輔忠於是彈劾汪文言，革除他的監生資格。已經出了京城，又被逮捕交付司法官吏審訊，得以從輕量刑。更交游於公卿之間，車馬曾擠滿門外。大學士葉向高任用爲内閣中書。魏大中和韓爌、趙南星、楊漣、左光斗與他相來往，很有政績。

正逢給事中阮大鋮與左光斗、魏大中不和，就同章允儒定下計謀，囑咐傅櫆彈劾汪文言，并彈劾魏大中長相醜陋心地險惡，表面順從行爲邪惡，和左光斗等勾結汪文言，肆意爲奸謀利。奏疏呈上，魏忠賢大喜，馬上把汪文言投入欽犯監獄。魏大中當時剛升任吏科，上疏極力辯解，下詔允許上任。御史袁化中、給事中甄淑等相繼替魏大中、左光斗辯解。大學士葉向高因推舉任用

罪求罷。獄方急，御史黃尊素語鎮撫劉僑曰："文言無足惜，不可使搢紳禍由此起。"僑頷之，獄辭無所連。文言廷杖褫職，牽及者獲免。大中乃遵旨履任。明日，鴻臚報名面恩，忠賢忽矯旨責大中互訐未竣，不得赴新任。故事，鴻臚報名狀無批諭旨者，舉朝駭愕。樾亦言中旨不宜旁出，大中乃復視事。

未幾，楊漣疏劾忠賢，大中亦率同官上言："從古君側之奸，非遂能禍人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其君不悟，乃至於不可救。今忠賢擅威福，結黨與，首殺王安以樹威於內；繼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以樹威於外；近且斃三戚畹家人以樹威於三宮。深結保姆客氏，伺陛下起居；廣布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教輩，通朝中聲息。人怨於下，天怒於上，故漣不惜粉身碎首爲陛下力陳。今忠賢種種罪狀，陛下悉引爲親裁，代之任咎。恐忠賢所以得溫旨，即出忠賢手，而漣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覽也。陛下貴爲天子，致三宮列嬪盡寄性命於忠賢、客氏，能不寒心。陛下謂官禁嚴密，外廷安知。枚乘有言，'欲人弗知，莫若弗爲'，未有爲其事而他人不知者。又謂左右屏，而聖躬將孤立。夫陛下一身，大小臣工所擁衛，何藉於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恐禁廷左右悉忠賢、客氏之人，非陛下之人，陛下真孤立於上耳。"

忠賢得疏大怒，矯旨切讓，尚未有以罪也。大學士魏廣微結納忠賢，表裏爲奸，大中每欲糾之。會孟冬時享，廣微偃蹇後至，大中遂抗疏劾之。廣微慍，益與忠賢合。忠賢勢益

汪文言，也承認罪過要求罷官。獄案正緊迫，御史黃尊素對鎮撫劉僑說："汪文言不足惜，不可使官員的大禍由此興起。"劉僑認爲他說得對，供詞没有什麽牽連。汪文言被杖打革職，牽連到的人得以免罪。魏大中這纔遵旨上任。第二日，到鴻臚報名面君謝恩時，魏忠賢忽然假傳聖旨斥責魏大中互相揭發之事没有完結，不得赴新任。舊例，鴻臚報名的奏狀没有批覆聖旨的，滿朝震驚。傅樾也説宮中皇帝的聖旨不應該旁生枝節，魏大中於是恢復處理政事。

没多久，楊漣上疏彈劾魏忠賢，魏大中也率領同僚進言説："自古以來君主身邊的奸賊，并不是就能禍害國家。有忠臣不惜生命來告訴君主，而他的君主不醒悟，那就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現在魏忠賢擅自作威作福，勾結同黨，先殺王安以此在内宮樹立威嚴；接着驅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以此在宮外樹立威嚴；近來又殺害三家外戚家人以此在三宮樹立威嚴。深交保姆客氏，探察陛下起居；四處布下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教之流，傳遞朝中信息。百姓在下面抱怨，蒼天在上面發怒，所以楊漣不惜粉身碎骨向陛下極力陳奏。現在魏忠賢的種種罪狀，陛下都拿來親自裁决，代他承擔罪責。恐怕魏忠賢之所以得到溫和的聖旨，就是出自魏忠賢之手，而楊漣的奏疏，陛下還未來得及省覽。陛下貴爲天子，使三宮衆妃嬪都把性命托付給魏忠賢、客氏，怎能不令人寒心。陛下説皇宮防衛嚴密，外廷怎能得知。枚乘説過，'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没有做了事而别人不知道的。又説擯退左右，陛下將會孤立無助。陛下一人，由大小官員護衛，爲何要倚靠魏忠賢？如果魏忠賢、客氏一日不除，恐怕宮廷内到處是魏忠賢、客氏的黨人，而不是陛下的人，陛下在上面真的是孤立無助了。"

魏忠賢得到奏疏十分惱怒，假傳聖旨嚴辭斥責，但還没有加罪。大學士魏廣微勾結魏忠賢，内外施行奸計，魏大中常常想糾彈他。適逢初冬時祭祀，魏廣微傲慢後到，魏大中於是直言上疏彈劾他。魏廣微惱怒，更加與魏忠賢投合。魏忠

張，以廷臣交攻，陽示斂戢，且曲從諸所奏請，而陰伺其隙。迨吏部推謝應祥巡撫山西，廣微遂嗾所親陳九疇劾大中出應祥門，推舉不公，貶三秩，出之外。盡逐諸正人吏部尚書趙南星等，天下大權一歸於忠賢。

賢勢力更加擴張，因朝臣交相彈劾，表面上表示收斂，暫且屈從衆人的奏請，而暗中窺伺時機。等到吏部推薦謝應祥巡撫山西，魏廣微就唆使所親近的陳九疇彈劾魏大中出自謝應祥門下，推舉不公正，貶官三級，調他到外地任職。全部斥逐吏部尚書趙南星等正直之人，天下大權統統歸於魏忠賢。

明年，逆黨梁夢環復劾文言，再下詔獄。鎮撫許顯純自削牘以上，南星、漣、光斗、大中及李若星、毛士龍、袁化中、繆昌期、鄒維璉、鄧渼、盧化鰲、錢士晋、夏之令、王之寀、徐良彦、熊明遇、周朝瑞、黄龍光、顧大章、李三才、惠世揚、施天德、黄正賓輩，無所不牽引，而以漣、光斗、大中、化中、朝瑞、大章爲受楊鎬、熊廷弼賄，大中坐三千，矯旨俱逮下詔獄。鄉人聞大中逮去，號泣送者數千人。比入鎮撫司，顯純酷刑拷訊，血肉狼籍。其年七月，獄卒受指，與漣、光斗同夕斃之，故遲數日始報。大中尸潰敗，至不可識。莊烈帝嗣位，忠賢被誅，廣微、樾、九疇、夢環并麗逆案。大中贈太常卿，謚忠節，録其一子。

第二年，叛黨梁夢環又彈劾汪文言，再次把汪文言投入欽犯牢獄。鎮撫許顯純自己撰文呈上，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及李若星、毛士龍、袁化中、繆昌期、鄒維璉、鄧渼、盧化鰲、錢士晋、夏之令、王之寀、徐良彦、熊明遇、周朝瑞、黄龍光、顧大章、李三才、惠世揚、施天德、黄正賓等人，没有不受牽連的，而誣告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收受楊鎬、熊廷弼賄賂，定魏大中受賄三千之罪，假傳聖旨全部逮入欽犯牢獄。同鄉人聽説魏大中被逮離去，數千人號泣相送。等到入鎮撫司，許顯純酷刑拷訊，血肉模糊。同年七月，獄卒受指使，把魏大中與楊漣、左光斗同晚打死，故意推遲數日纔上報。魏大中尸體潰爛，以致不可識别。莊烈帝即位，魏忠賢被殺，魏廣微、傅樾、陳九疇、梁夢環一并列入魏忠賢閹黨案。追贈魏大中爲太常卿，謚號忠節，録用他一個兒子作官。

長子學洢，字子敬。爲諸生，好學工文，有至性。大中被逮，學洢號慟欲隨行。大中曰："父子俱碎，無爲也。"乃微服間行，刺探起居。既抵都，邏卒四布，變姓名匿旅舍，晝伏夜出，稱貸以完父贓。贓未竟，而大中斃，學洢慟幾絶。扶櫬歸，晨夕號泣，遂病。家人以漿進，輒麾去，曰："詔獄中，誰半夜進一漿者。"竟號泣死。崇禎初，有司以狀聞，詔旌爲孝子。

長子魏學洢，字子敬。是諸生，愛好學習善於作文，有至高稟性。魏大中被逮捕，魏學洢號哭哀痛想隨行。魏大中説："父子一同死去，無所作爲。"就微服悄悄跟隨，刺探起居。到京都後，四處是巡邏的士兵，就改姓名隱藏在旅舍，晝伏夜出，借錢來繳還父親的贓款，款没有交完，魏大中已死，魏學洢悲痛欲絶。扶柩歸家，早晚號泣，於是患病。家人進上水漿，總是揮手撤去，説："欽犯監獄中，有誰能半夜進一口水漿。"竟然號泣而死。崇禎初年，有關部門報上他的事迹，下詔表彰追認爲孝子。

次子學濂，有盛名。舉崇禎十六年進士，擢庶吉士。明年，李自成逼京師，與同官吴爾壎慷慨有所論建，

次子魏學濂，有盛美名聲。考中崇禎十六年進士，提升任庶吉士。第二年，李自成進逼京城，與同僚吴爾壎慷慨有所建議，大學士范景文

大學士范景文以聞。莊烈帝特召見兩人，將任用之。無何，京師陷，不能死，受賊户部司務職，隤其家聲。既而自慚，賦絶命詞二章，縊死。去帝殉社稷時四十日矣。

文言之再下詔獄也，顯純迫令引漣等。文言備受五毒，不承，顯純乃手作文言供狀。文言垂死，張目大呼曰："爾莫妄書，異時吾當與面質。"顯純遂即日斃之。漣、大中等逮至，無可質者，贓懸坐而已。諸所誣趙南星、繆昌期輩，亦并令撫按追贓。衣冠之禍，由此徧天下。始熊廷弼論死久，帝以孫承宗請，有詔待以不死。刑部尚書喬允升等遂欲因朝審寬其罪，大中力持不可。及忠賢殺大中，乃坐以納廷弼賄云。

報告給皇上。莊烈帝特意召見兩人，打算任用他們。不久，京城淪陷，不能爲朝廷而死，受任賊户部司務的職位，敗壞了他家的名聲。不久自感慚愧，賦絶命詞二章，自縊而死。離皇帝殉國時間四十日了。

汪文言再次被投入欽犯監獄，許顯純逼迫他牽引出楊漣等。汪文言備受酷刑，不承認，許顯純就自己撰寫汪文言供詞。汪文言臨死，張目大呼說："你不要胡寫，他日我要與你當面對質。"許顯純就在當日打死了他。楊漣、魏大中等被捕到來，没有可以對質的人，憑空定貪污罪罷了。衆所誣陷的趙南星、繆昌期等人，也一并令巡撫巡按追贓。士大夫的禍害，從此遍及天下。當初熊廷弼被判處死刑後很久，皇帝因孫承宗的奏請，有詔令免除他的死罪。刑部尚書喬允升等於是想藉朝廷復審寬免他的罪行，魏大中極力堅持不同意。到魏忠賢殺魏大中時，却定他接受熊廷弼賄賂之罪。

周朝瑞

周朝瑞，字思永，臨清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

光宗嗣位，擢吏科給事中，疏請收録先朝遺直。俄陳慎初三要，曰信仁賢，廣德澤，遠邪佞。因請留上供金花銀，以佐軍興。詞多斥中貴。中貴皆惡之，激帝怒，貶秩調外，時列諫垣甫四日也。未出都而熹宗立，詔復故官。疏請容納直言，又陳考選諸弊。日講將舉，進君臣交警之規。帝并褒納。賈繼春之請安李選侍也，朝瑞力駁之，與繼春往復者數四。

周朝瑞，字思永，臨清人。萬曆三十五年考中進士。授官中書舍人。

光宗即位，提升爲吏科給事中，上疏請求收録先朝遺留的正直之士。不久又陳奏戒慎於事情發生之初的三大要事，是信任仁賢之臣，廣布德澤，遠離奸邪小人。於是請求留下上供的金花銀，以助軍需。言詞多斥責顯貴的侍從宦官。這些宦官都憎恨他，激起皇帝發怒，於是他被貶官調出京城，當時他入諫官官署剛四日。還没有出京都而熹宗立，詔令恢復原官。上疏請求容納直言，又陳奏考核選拔官吏等弊端。日講將要舉行，進獻君臣互相警戒的規則。皇帝一并褒獎接納。賈繼春請求安頓李選侍，周朝瑞極力批駁，與賈繼春往復駁論多次。

天啓元年，再遷禮科左給事中。時遼事方棘。朝瑞請於閣臣中推通曉兵事者二人專司其事，而以職方郎一人專理機宜，給事中二人專主封駁，帝可之。雄縣知縣王納諫爲閹人所誣，中旨鐫秩。給事中毛士龍以糾駁

天啓元年，再升遷任禮科左給事中。當時遼東的戰事正危急。周朝瑞請求在大學士中推舉通曉軍事的人二名專管這件事，而用職方郎一人專管機要，給事中二人專主對詔敕的封還駁正，皇帝同意。雄縣知縣王納諫被閹人誣陷，内宫傳旨降貶官級。給事中毛士龍因糾舉駁正閹人，被府

閹人，爲府丞邵輔忠所陷，中旨除名。朝瑞并抗疏論列。十二月辛巳，日上有一物覆壓，忽大風揚沙，天盡赤。都人駭愕，所司不以聞。朝瑞請帝修省，而嚴敕内外臣工，毋鬥爭誤國，更詰責所司不奏報之罪，帝納之。時帝踐阼歲餘，未嘗親政，權多旁落，朝瑞請帝躬覽萬機。帝降旨，言政委閣臣，祖宗舊制不可紊，然其時政權故不在閣也。

丞邵輔忠陷害，内宫傳旨除去官籍。周朝瑞一并直接上疏檢舉彈劾。十二月辛巳日，太陽上有一個物體覆壓，忽然大風揚起沙塵，天空全部變成赤色。京都人驚駭愕然，主管官吏没有上報。周朝瑞請皇帝修身反省，而嚴令朝廷内外大臣，不要爭鬥誤國，更要斥責主管官吏不奏報的罪過，皇帝接納了他的意見。當時皇帝即位一年多，不曾親自處理政務，大權多旁落，周朝瑞請皇帝親自處理政事。皇帝降旨，説政事委托給内閣大臣，祖宗舊有制度不可變亂，但當時的政權本來不在内閣。

明年二月，廣寧失，詔停經筵日講。朝瑞等上言："此果出聖意，輔臣當引義爭。如輔臣阿中涓意，則其過滋大。且主上冲齡，志意未定，獨賴朝講不輟，諸臣得一覲天顔，共白指鹿之奸。今當朝已漸傳免，倘并講筵廢之，九閽既隔，無謁見時，司馬門之報格不入，吕大防之貶不及知，國家大事去矣。"會禮部亦以爲言，乃命日講如故。

第二年二月，廣寧失守，詔令停止御前講席講解經史。周朝瑞等進言説："這果真出自聖上本意，輔佐大臣應當引義理勸諫。如果輔佐大臣迎合聖上心意，那麽他們的過錯更大。况且主上年幼，意志未定，衹有依賴不停止給皇上講經史，衆臣得以面見天子，共同辯白指鹿爲馬的奸人。現在上朝已逐漸傳旨免去，倘若一并廢除御前講席，皇帝居處深宫與大臣完全隔絶，没有拜見的時候，司馬門的奏報被阻止不能進入，吕大防的貶謫不能知道，國家大事就完了。"正逢禮部也因此事進言，就命給皇帝的講書如故。

已，偕諸給事御史惠世揚、左光斗等極論大學士沈㴶結中官練兵，爲肘腋之賊。㴶疏辨。朝瑞等盡發其賄交魏進忠、盧受、劉朝、客氏，而末復侵其私人邵輔忠、徐大化。語過激，奪疏首世揚俸。大化嘗承要人指，力攻熊廷弼，朝瑞惡之。無何，王化貞棄廣寧逃，大化又請立誅廷弼。朝瑞以廷弼才可用，請令帶罪守山海。疏四上，并抑不行。大化遂力詆朝瑞，朝瑞憤，亦醜詆大化。所司爲兩解之。朝瑞方擢太僕少卿，而大化爲魏忠賢腹心，必欲殺朝瑞，竄其名汪文言獄中，與楊漣等五人并逮下鎮撫獄，坐妄議"移宫"及受廷弼賄萬金。五日再訊，搒掠備至，竟斃之獄。崇禎初，贈大理卿，予一子官。

之後，偕同衆給事御史惠世揚、左光斗等極力彈劾大學士沈㴶勾結宦官練兵，是皇上身邊的賊寇。沈㴶上疏辯解。周朝瑞等全部揭發他賄賂勾結魏進忠、盧受、劉朝、客氏，而末尾的話又涉及到魏進忠的私黨邵輔忠、徐大化。話語過於偏激，奪去名列奏疏首位的惠世揚的俸禄。徐大化曾受要人指使，極力攻擊熊廷弼，周朝瑞厭惡他。不久，王化貞拋棄廣寧逃跑，徐大化又請求立刻誅殺熊廷弼。周朝瑞因熊廷弼將才可用，請求令他戴罪鎮守山海關。奏疏上呈四次，一并抑制不施行。徐大化於是極力譴責周朝瑞，周朝瑞憤怒，也辱駡攻擊徐大化。有關部門兩方勸解。周朝瑞剛提升任太僕少卿，而徐大化是魏忠賢心腹，一定要殺周朝瑞，把他的名字竄寫在汪文言案件中，與楊漣等五人一并逮入鎮撫獄，定他妄議"移宫"及受熊廷弼賄賂一萬金的罪行。五天内兩次審訊，嚴刑拷打，最終在獄中被折磨死。

福王時，謚忠毅。

崇禎初年，追贈大理卿，授給一子官職。福王時，謚號忠毅。

袁化中

袁化中，字民諧，武定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歷知內黄、涇陽，有善政。

袁化中，字民諧，武定人。萬曆三十五年考中進士。歷任內黄、涇陽知縣，有好的政績。

泰昌元年擢御史。時熹宗冲齡踐阼，上無母后，宫府危疑。化中上疏劾輔臣方從哲，報聞。天啓元年二月，疏陳時事可憂者八：曰宫禁漸弛，曰言路漸輕，曰法紀漸替，曰賄賂漸章，曰邊疆漸壞，曰職掌漸失，曰宦官漸盛，曰人心漸離。語皆剴切。出按宣、大，以憂歸。服除，起掌河南道。

泰昌元年提升爲御史。當時熹宗幼年即位，上無母后，宫府互相疑慮。袁化中上疏彈劾輔佐大臣方從哲，聖上批覆知道了。天啓元年二月，上疏陳奏值得憂慮的八件時事：一是宫禁逐漸鬆弛，二是言官逐漸輕微，三是法紀逐漸廢棄，四是賄賂逐漸顯現，五是邊疆逐漸毁壞，六是職掌官員逐漸失職，七是宦官逐漸勢盛，八是人心逐漸背離。話語都切中事理。出京巡按宣、大，因喪事還鄉。服喪期滿，起用掌管河南道。

楊漣劾魏忠賢，化中亦率同官上疏曰："忠賢障日蔽月，逞威作福，視大臣如奴隸，斥言官若孤雛，殺内廷外廷如草菅。朝野共危，神人胥憤，特陛下未之知，故忠賢猶有畏心。今漣已侃詞入告矣，陛下念潛邸微勞，或貸忠賢以不死。而忠賢實自懼一死，懼死之念深，將鋌而走險，騎虎難下，臣恐其横逞之毒不在搢紳，而即在陛下。陛下試思，深宫之内，可使多疑多懼之人日侍左右，而不爲防制哉?"疏入，忠賢大恨。

楊漣彈劾魏忠賢，袁化中也率同僚上疏説："魏忠賢障日蔽月，逞威作福，視大臣如奴隸，斥諫官如無依無靠的孤兒，殺内廷外廷大臣如割茅草。朝野共危殆，神人都憤怒，衹是陛下還不知道，所以魏忠賢仍有懼怕之心。現在楊漣已直言相告了，陛下念即位前的微小功勞，又寬免魏忠賢不死。而魏忠賢確實怕死，怕死的念頭深，將鋌而走險，騎虎難下，臣恐怕他逞横的毒害不僅僅在官員，而就在陛下。陛下試想，深宫之内，可以使多疑多懼之人每天侍奉在左右，而不作防備控制嗎?"奏疏呈入，魏忠賢非常憤恨。

錦衣陳居恭者，忠賢爪牙也，爲漣所論及，亦攻忠賢自解。化中特疏劾之，落其職。毛文龍獻俘十二人，而稚兒童女居其八。化中力請釋之，因言文龍叙功之濫。忠賢素庇文龍，益不悦。崔呈秀按淮、揚，贓私狼籍。回道考核，化中據實上之，崔呈秀大恨。會謝應祥廷推被訐，化中與其事。呈秀遂嗾忠賢貶化中秩，調之外。已，竄入汪文言獄詞中，逮下詔獄。呈秀令許顯純坐以楊鎬、熊廷弼賄六千，酷刑拷掠，於獄中斃之。崇

錦衣陳居恭，是魏忠賢的爪牙，被楊漣彈劾時涉及，也攻擊魏忠賢以自解。袁化中特别上疏彈劾他，罷免了他的官職。毛文龍進獻十二個俘虜，而其中幼兒童女占八人。袁化中極力請求釋放他們，因此説毛文龍叙功過濫。魏忠賢一向庇護毛文龍，更爲不高興。崔呈秀巡按淮、揚，貪贜徇私聲名狼藉。回道考查核實，袁化中據實奏上，崔呈秀非常憤恨。正逢謝應祥受朝臣推舉而被攻擊，袁化中參與此事。崔呈秀就慫恿魏忠賢貶袁化中官級，調他外任。之後，把他的名字竄寫在汪文言獄詞中，逮捕入欽犯獄。崔呈秀讓許顯純定他受楊鎬、熊廷弼賄賂六千兩銀之罪，酷

禎初，贈太僕卿，官其一子。福王時，追謚忠愍。

刑拷打，在獄中折磨死。崇禎初年，追贈太僕卿，授予他的一個兒子官職。福王時，追謚忠愍。

顧大章　顧大韶

顧大章，字伯欽，常熟人。父雲程，南京太常卿。大章與弟大韶，孿生子也。大章舉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泉州推官，乞改常州教授。父喪除，值朝中朋黨角立，正士日摧。大章慨然曰："昔賈彪不入'顧''厨'之目，卒西行以解其難。余向與東林疏，可以彪自況也。"乃入都，補國子博士。與朝士通往來，陰察其交關肯綮，清流賴之。稍遷刑部主事。以奉使歸。還朝，天啓已改元，進員外郎。尚書王紀令署山東司事。司轄輦轂，最難任。自遼陽失，五城及京營巡捕日以邏奸細爲事。稍有踪迹，率論死。絶無左驗者二百餘人，所司莫敢讞，多徙官去，囚未死者僅四之一。大章言於紀曰："以一身易五十人命且甘之，矧一官乎！"即日會讞，繫三人，餘悉移大理釋放。紀大嗟服。佟卜年之獄，紀用大章言擬流卜年，未上而紀斥。侍郎楊東明署事，欲置之大辟。大章力争，卒擬流。忤旨，詰責，竟論卜年辟，瘐死獄中。

顧大章，字伯欽，常熟人。父親顧雲程，官任南京太常卿。顧大章與弟弟顧大韶，是孿生子。顧大章考中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予泉州推官，請求改任常州教授。父喪除服，正值朝中朋黨角逐對立，正直之士一天天受摧殘。顧大章感慨地説："從前賈彪不插入'顧''厨'的名目之中，最終向西出走以解除危難。我一向與東林疏遠，可以以賈彪自比。"就入京，補官國子博士。與朝廷之士通往來，暗中考察他們之間的要害，德行高潔負有名望的士大夫倚賴他。逐漸升遷任刑部主事。以奉命出使返回。回到朝廷，已改稱天啓年號，進升員外郎。尚書王紀令他署山東司事。該司管轄京城，最難擔任。自從遼陽失守，五城以及京營巡捕每天以搜羅奸細爲職責。稍有踪迹，一律判處死刑。一點證據没有而被抓的有二百多人，主管官没有誰敢審判定罪，多調官離去，囚禁未死的人衹剩四分之一。顧大章對王紀説："用一人换五十人的性命尚且甘心，何况一個官職呢！"當日正逢審判案件，繫獄三個人，其餘全部移交大理寺釋放。王紀大爲嘆服。佟卜年的案件，王紀用顧大章的建議打算流放佟卜年，還没有上報王紀就被斥退了。侍郎楊東明代理事務，想判處他死刑。顧大章極力争辯，最終擬定流放。違背旨意，遭到斥責，最終判佟卜年死罪，病死在獄中。

魏忠賢欲借劉一爗株累劉一燝，大章力辨其非，忠賢大恨。卜年、一爗事具《紀》、《一燝傳》中。熊廷弼、王化貞之下吏也，法司諸屬二十八人共讞，多有議寬廷弼者。大章因援"議能"、"議勞"例，言化貞宜誅，廷弼宜論戍。然二人卒坐死。大章亦遷兵部去，無異議也。會王紀劾罷徐大化，又疏刺客氏。其黨疑紀疏出大章手，恨之。大化令所親御史楊

魏忠賢想藉劉一爗株連劉一燝，顧大章極力辯解其不當，魏忠賢非常怨恨。佟卜年、劉一爗之事全部記録在《王紀》、《劉一燝傳》中。熊廷弼、王化貞被下交司法官，法司衆屬官二十八人共同審判定罪，多有人建議寬免熊廷弼。顧大章於是援引"議能"、"議勞"事例，説王化貞應殺，熊廷弼應判處戍邊。但二人最終被定死罪。顧大章也提升兵部離去，没有異議。正逢王紀彈劾罷免徐大化，又上疏諷刺客氏。其黨羽懷疑王紀的奏疏出自顧大章之手，怨恨他。徐大化命令

維垣訐大章妄倡“八議”，鬻大獄，大章疏辨。維垣四疏力攻，言納廷弼賄四萬，且列其鬻獄數事，反覆詆訐不休。大章危甚，賴座主葉向高保持之，下所司驗問，都御史孫瑋等白其誣。帝以大章瀆辨，稍奪其俸，大章遂引歸。

親近他的御史楊維垣彈劾顧大章妄自倡言“八議”，出賣大案，顧大章上疏辯解。楊維垣四次上疏極力攻擊，說他接受熊廷弼賄賂四萬，并且列上他出賣獄案數件事，反復譴責攻擊不休。顧大章很危險，依賴座主葉向高保護，下交有關部門驗查審問，都御史孫瑋等爲他受誣陷辯白。皇帝以顧大章煩瑣過度辯解，稍稍奪去他的俸禄，顧大章於是引咎歸家。

五年起官。歷禮部郎中，陝西副使。大化已起大理丞，與維垣爲忠賢鷹犬，因假汪文言獄連及大章，逮下鎮撫拷掠，坐贓四萬。及楊漣等五人既死，群小聚謀，謂諸人潜斃於獄，無以厭人心，宜付法司定罪，明詔天下。乃移大章刑部獄，由是漣等慘死狀外人始聞。比對簿，大章詞氣不撓。刑部尚書李養正等一如鎮撫原詞，以“移宫”事牽合封疆，坐六人大辟。爰書既上，忠賢大喜，矯詔布告四方，仍移大章鎮撫。大章慨然曰：“吾安可再入此獄！”呼酒與大韶訣，趣和藥飲之，不死，投繯而卒。崇禎初，贈太僕卿，官其一子。福王時，追謚裕愍。

五年起用任官。歷任禮部郎中，陝西副使。徐大化已經起用任大理丞，與楊維垣是魏忠賢的鷹犬，於是藉汪文言案件連及顧大章，逮捕下交鎮撫拷打，定罪貪贓四萬。到楊漣等五人死後，群小人聚在一起謀劃，説衆人在獄中暗暗死去，没有什麽用來壓制人心，應交付司法官定罪，明詔天下。就把顧大章移交至刑部牢獄，由此楊漣等慘死的情狀外人纔聞知。到公堂對簿，顧大章言詞氣勢不屈服。刑部尚書李養正等一概按照鎮撫原詞，以“移宫”事牽强附會涉及到封疆大吏，判處六人死罪。記録供詞的文書呈上後，魏忠賢大喜，假傳聖旨布告四方，仍把顧大章移交鎮撫。顧大章憤慨地説：“我怎可以再入此獄！”叫人送上酒與顧大韶訣别，催促和藥飲下，没有死，自縊而死。崇禎初年，追贈太僕卿，任用他的一個兒子爲官。福王時，追謚裕愍。

初，大章等被逮，秘獄中忽生黄芝，光彩遠映。及六人畢入，適成六瓣，或以爲祥。大章嘆曰：“芝，瑞物也，而辱於此，吾輩其有幸乎?”已而果然。

當初，顧大章等人被捕，秘獄中忽然生出黄芝，光彩遠映。到六人全部入獄，剛好形成六瓣，有人認爲吉祥。顧大章嘆道：“靈芝，是瑞祥之物，却在此受辱，我們這些人難道能有好運嗎?”不久果真如此。

大韶，字仲恭，老於諸生。通經史百家及内典，於《詩》、《禮》、《儀禮》、《周官》多所發明，他辨駁者復數萬言。嘗以爲宋、元以來述者之事備，學者但當誦而不述。將死，始繕所箋《詩》、《禮》、《莊子》，曰《炳燭齋隨筆》云。

顧大韶，字仲恭，老死於諸生。通曉經史百家以及内典，對於《詩》、《禮》、《儀禮》、《周官》多有所闡發，其他辯駁的又有數萬言。曾認爲宋、元以來闡述前人成説的事已詳備，學者祇應誦習而不闡述。快死時，纔整理所箋注的《詩》、《禮》、《莊子》，稱作《炳燭齋隨筆》。

王之寀

王之寀，字心一，朝邑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除清苑知縣，遷刑部

王之寀，字心一，朝邑人。萬曆二十九年考中進士。授官清苑知縣，提升刑部主事。

主事。

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梃入慈慶宫門，擊傷守門内侍李鑑。至前殿檐下，爲内侍韓本用等所執，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收之。慈慶宫者，皇太子所居宫也。明日，皇太子奏聞，帝命法司按問。巡皇城御史劉廷元鞫奏："犯名張差，薊州人。止稱吃齋討封，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瘋癲。稽其貌，實係黠猾。請下法司嚴訊。"時東宫雖久定，帝待之薄。中外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顧未得事端，而方從哲輩亦頗關通戚畹以自固。差被執，舉朝驚駭。廷元以瘋癲奏。刑部山東司郎中胡士相偕員外郎趙會楨、勞永嘉共訊，一如廷元指。言："差積柴草，爲人所燒，氣憤發癲。於四月内訴冤入京，遇不知名男子二人，給令執梃作冤狀。乃由東華門入，直至慈慶宫門。按律當斬，加等立决。"稿定未上。山東司主治京師事，署印侍郎張問達以屬之。而士相、永嘉與廷元皆浙人，士相又廷元姻也，瘋癲具獄，之寀心疑其非。

是月十一日，之寀值提牢散飯獄中，末至差，私詰其實。初言"告狀"，復言"拚死罷，已無用"。之寀令置飯差前："吐實與飯，否則餓死。"麾左右出，留二吏扶問之。始言："小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令隨不知姓名一老公，説事成與汝地幾畝。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飯我云：'汝先衝一遭，遇人輒打死，死了我們救汝。'畀我棗木棍，導我由後宰門直至宫門上，擊門者墮地。老公多，遂被執。"之寀備揭其語，因問達以聞。且言差不癲不狂，有心有膽。乞縛凶犯於文華

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酉刻，有不知姓名的男子，持棗木棒進入慈慶宫門，打傷守門内侍李鑑。到前殿屋檐下，被内侍韓本用等人所拘執，交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人收監。慈慶宫，是皇太子居住的宫殿。第二天，皇太子奏報給皇帝，皇帝命令司法官查究審問。巡皇城御史劉廷元審訊上奏："罪犯名叫張差，薊州人。衹聲稱吃齋討封賞，語無倫次。按查他的作爲，像患瘋癲。察看他的外貌，確實是狡猾。請交付司法官嚴加審訊。"當時太子雖久已確定，皇帝待他情薄。朝廷内外懷疑是鄭貴妃與她的弟弟鄭國泰圖謀危害太子，但没有得知事情的原委，而方從哲之流也很善於巴結外戚來自我鞏固。張差被捉拿，滿朝震驚。劉廷元按瘋癲上奏。刑部山東司郎中胡士相偕同員外郎趙會楨、勞永嘉共同審訊，一概如劉廷元所説。説道："張差積蓄柴草，被人所燒，氣憤發瘋。在四月裏進京告狀伸冤，遇到兩個不知名的男子，欺騙他持棒作出冤枉的樣子。就由東華門進入，直到慈慶宫門。按照法律判處斬刑，加等立即處决。"文稿撰定没有進呈。山東司主治京師的事務，署印侍郎張問達以此交托給他們。胡士相、勞永嘉與劉廷元都是浙江人，胡士相又是劉廷元的姻親，瘋癲之罪已結案，王之寀心中懷疑他不是瘋癲。

這月十一日，王之寀值班管理監獄在獄中發飯，没有發給張差，私下責問他的實情。開始説"告狀"，又説"打死算了，已没有用處"。王之寀命令把飯放在張差面前，説："説出實情給飯吃，否則餓死。"令左右出去，留下二名小官協助審問。纔説："小人名叫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讓我跟着不知姓名的一個宦官，説事成後給我幾畝地。等到了京城，進入不知街道的一座大宅子。一個宦官給我飯吃，説：'你先衝一回，碰上人就打死，死了我們救你。'給我棗木棍，領着我由後宰門直到宫門上，把守門人打倒在地。宦官人多，就被抓住了。"王之寀完整記録下他的話，藉助張問達呈報給皇上。并且説張差不癲不狂，有心有膽。請求捆縛凶犯在文華殿前

殿前朝審，或敕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疏入未下，大理丞王士昌、行人司正陸大受、户部主事張庭、給事中姚永濟等連上疏趣之。而大受疏有"奸戚"二字，帝惡之，與之寀疏俱不報。廷元復請速檢諸疏，下法司訊斷。御史過庭訓言禍生肘腋，宜亟翦，亦俱不報。庭訓遂移文薊州蹤迹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瘋始末，言："貴妃遣璫建佛寺，璫置陶造甓，居民多鬻薪獲利者。差賣田貿薪往市於璫，土人忌之，焚其薪。差訟於璫，爲所責，不勝憤，持梃欲告御狀。"於是原問諸臣據爲口實矣。

二十一日，刑部會十三司司官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光、曾曰唯、趙會禎、勞永嘉、王之寀、吴養源、曾之可、柯文、羅光鼎、曾道唯、劉繼禮、吴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灃、朱瑞鳳等再審。差供："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二人令我打上宫門，打得小爺，吃有，著有。"小爺者，内監所稱皇太子者也。又言："有姊夫孔道同謀，凡五人。"於是刑部行薊州道，提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龐保、劉成對鞫。而給事中何士晋與從哲等亦俱以爲言。帝乃諭究主使，會法司擬罪。是日，刑部據薊州回文以上。已，復諭嚴刑鞫審，速正典刑。時中外籍籍，語多侵國泰，國泰出揭自白。士晋復疏攻國泰，語具《士晋傳》。

先是，百户王曰乾上變，言奸人孔學等爲巫蠱，將不利於皇太子，詞已連劉成。成與保皆貴妃宫中内侍也。至是，復涉成。帝心動，諭貴妃善爲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

由朝廷派人復審，或者敕令九卿科道三法司共同審訊。奏疏呈入没有下發，大理丞王士昌、行人司正陸大受、户部主事張庭、給事中姚永濟等接連上疏催促。而陸大受奏疏中有"奸戚"二個字，皇帝厭惡，與王之寀的奏疏都不批覆。劉廷元又請求迅速批閲衆奏疏，交付司法官審訊決斷。御史過庭訓説禍患發生在身邊，應該趕快消滅，也都不批覆。過庭訓於是發公文給薊州追查這件事的踪迹。知州戚延齡詳述他導致瘋癲的全部經過，説："貴妃派宦官建造佛寺，宦官買陶器修造墻壁，居民多有賣柴得利的。張差賣地買柴去賣給宦官，當地人忌恨他，燒了他的柴薪。張差向宦官訴冤，被宦官責罵，不勝憤怒，持棒想告御狀。"於是原來審訊的衆臣據此作爲藉口。

二十一日，刑部會同十三司司官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光、曾曰唯、趙會禎、勞永嘉、王之寀、吴養源、曾之可、柯文、羅光鼎、曾道唯、劉繼禮、吴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灃、朱瑞鳳等再次審訊。張差供述："馬三舅名叫三道，李外父名叫守才，不知姓名的宦官，是修鐵瓦殿的龐保，不知街道宅子的就是住在朝外的劉成的大宅。二人令我打上宫門，打擊到小爺，有吃，有穿。"小爺，是太監對皇太子的稱呼。又説："有姊夫孔道一同謀劃，共五個人。"於是刑部前往薊州道，提取馬三道等人，上疏請求司法官提取龐保、劉成核實審訊。而給事中何士晋與方從哲等也都爲此事進言。皇帝於是下詔追查主謀，交付法司會同定罪。這一天，刑部依據薊州回文呈上。之後，又訓諭嚴刑審訊，迅速按典刑治罪。當時宫裏宫外衆説紛紜，話語多指責鄭國泰，鄭國泰以告示表明自己的清白。何士晋又上疏抨擊鄭國泰，言語全部記載在《何士晋傳》中。

此前，百户王曰乾向朝廷告發有人謀反，説奸人孔學等用巫蠱邪術，將對皇太子不利，言詞已牽連到劉成。劉成與龐保都是貴妃宫中内侍。至此，又涉及劉成。皇帝心動，告訴貴妃好自爲之。貴妃窘迫，向皇太子乞求哀憐，自己表明没

無它。帝亦數慰諭，俾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連貴妃，大懼。乃緣帝及貴妃意，期速結。二十八日，帝親御慈寧宫，皇太子侍御座右，三皇孫雁行立左階下。召大學士方從哲、吴道南暨文武諸臣入，責以離間父子，諭令磔張差、龐保、劉成，無他及。因執太子手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既又手約太子體，諭曰："自襁褓養成丈夫，使我有别意，何不早更置。且福王已之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宣召，能翼而至乎？"因命内侍引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曰："朕諸孫俱長成，更何説？"顧問皇太子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皇太子具言："瘋癲之人宜速决，毋株連。"又責諸臣云："我父子何等親愛，而外廷議論紛如，爾等爲無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帝又謂諸臣曰："爾等聽皇太子語否？"復連聲重申之。諸臣跪聽，叩頭出，遂命法司决差。明日磔於市。又明日，司禮監會廷臣鞫保、成於文華門。時已無左證，保、成展轉不承。會太子傳諭輕擬，廷臣乃散去。越十餘日，刑部議流馬三道、李守才、孔道。帝從之，而斃保、成於内廷。其事遂止。

當是時，帝不見群臣二十有五年矣，以之寀發保、成事，特一出以釋群臣疑，且調劑貴妃、太子。念其事似有迹，故不遽罪之寀也。四十五年京察，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用拾遺劾之寀貪，遂削其籍。

天啓初，廷臣多爲之訟冤，召復故官。二年二月上《復仇疏》，曰：

《禮》，君父之仇，不共戴天。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曩李選侍氣毆聖母，陛下

有别的圖謀。皇帝也多次寬慰，令太子向朝廷大臣解釋。太子也因事情牽連貴妃，十分害怕。就依照皇帝和貴妃的意思，盼望快速了結。二十八日，皇帝親臨慈寧宫，皇太子在座右侍御，三個皇孫依次站在左階下。召大學士方從哲、吴道南以及文武衆臣進來，斥責他們離間父子，詔諭令磔殺張差、龐保、劉成，不要牽連其他人。於是握着太子的手説："這孩子十分孝順，我非常愛惜他。"接着又撫摸太子的身體，傳諭説："從嬰兒養成大人，假使我有别的意圖，爲何不及早更换。况且福王已去封地，離這兒幾千里，如不宣召，能插翅飛來嗎？"於是命令内侍領三個皇孫到石級上，讓衆臣仔細看，説："朕的各個孫子都已長成人，還説什麽？"回頭詢問皇太子有什麽話，與衆臣全部説出不要有隱藏。皇太子詳細地説："瘋癲的人應迅速正法，不要株連。"又斥責衆臣説："我父子多麽親愛，可是朝臣却議論紛紛，你們是無視君主的大臣，使我成爲不孝的兒子。"皇帝又對衆臣説："你們聽見皇太子的話了嗎？"又連聲重申。衆臣跪着聆聽，叩頭退出，於是令司法官處决張差。第二日，在集市施以磔刑。第三日，司禮監會同朝臣在文華門審訊龐保、劉成。這時已没有證人，龐保、劉成翻來覆去不承認。正逢皇太子傳諭輕判，朝臣於是散去。過了十多天，刑部議罪流放馬三道、李守才、孔道。皇帝聽從，而在内廷處死了龐保、劉成。這件事就平息了。

在這個時候，皇帝不召見群臣有二十五年了，因王之寀揭發龐保、劉成一事，特意出面來解除群臣的疑慮，并且調解貴妃、太子之間的矛盾。考慮到這件事似有迹象，因而不怪罪王之寀。四十五年考核京官，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在考察之後以拾遺之機彈劾王之寀貪污，於是削去他的官籍。

天啓初年，朝廷大臣多爲他申辯冤屈，下詔恢復原官。二年二月呈上《復仇疏》，説：

按《禮》，國君的仇恨，不共戴天。齊襄公報了九代的仇恨，《春秋》贊美他。先前李選侍使氣毆打聖母，陛下再三傳告朝廷

再三播告中外，停其貴妃之封，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復仇一大義也。

乃先帝一生遭逢多難，彌留之際，飲恨以崩。試問：李可灼之誤用藥，引進者誰？崔文昇之故用藥，主使者誰？恐方從哲之罪不在可灼、文昇下。此先帝大仇未復者，一也。

張差持梃犯宮，安危止在呼吸。此乾坤何等時，乃劉廷元曲蓋奸謀，以瘋癲具獄矣。胡士相等改注口語，以賣薪成招矣。其後復讞，差供同謀舉事，內外設伏多人。守才、三道亦供結黨連謀，而士相輩悉抹去之。當時有內應，有外援。一夫作難，九廟震驚，何物凶徒，敢肆行不道乃爾！緣外戚鄭國泰私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輩，珠玉金錢充滿其室。言官結舌，莫敢誰何，遂無復顧憚，睥睨神器耳。國泰雖死，罪不容誅。法當開棺戮尸，夷其族，豬其宮，而至今猶未議及。此先帝大仇未復者，二也。

總之，用藥之術，即梃擊之謀。擊不中而促之藥，是文昇之藥慘於張差之梃也。張差之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乏劉成？臣見陛下之孤立於上矣。

又言：

郎中胡士相等，主瘋癲者也。堂官張問達，調停瘋癲者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評無隻字，訟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允瘋癲，後寬奸宄。勞永嘉、岳駿聲等同惡相濟。張差招有“三十六頭兒”，

內外，停止她的貴妃封號，聖母在天之靈一定會安心瞑目了。這是復仇的一大義舉。

先帝一生遭逢許多磨難，臨終之際，含恨而逝。試問：李可灼誤用藥，引薦的人是誰？崔文昇故意用藥，主使的人是誰？恐怕方從哲的罪過不在李可灼、崔文昇之下。這是先帝大仇沒報的第一件。

張差持棒侵犯宮廷，安危祇在瞬間。這玩弄花招是在多麼關鍵的時候，而劉廷元却枉曲掩蓋奸謀，按瘋癲備文定案。胡士相等改寫口供，按賣柴招供畫押。之後復審，張差供出同謀行事，內外設伏多人。李守才、馬三道也招供結黨連謀，而胡士相等把這些供詞全部抹去。當時有內應，有外援。一人發難，朝廷震驚，凶徒是什麼東西，竟敢肆行不義到如此地步！因爲外戚鄭國泰私下勾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等人，珠玉金錢填滿了他們的屋子。諫官不敢講話，沒有人敢把他怎麼樣，於是再沒有什麼顧忌，窺視江山社稷。鄭國泰雖然死了，但是判死刑也不能抵罪，依法應當開棺戮尸，滅他的族人，毀他的房屋，但到現在還沒有提及。這是先帝大仇沒報的第二件。

總之，用藥的計謀，就是棒打的計謀。打不中就趕快用藥，此崔文昇的藥比張差的棒更狠毒。張差之前，從來沒有像張差這樣的人；劉成之後，難道缺少像劉成這樣的人？臣看到陛下在上面孤立無助了。

又說：

郎中胡士相等人，是主使瘋癲的人。堂上官張問達，是安排處理瘋癲的人。宦官王士昌奏疏忠誠而內心奸邪，評說沒有一字，訟中多是溢美之詞。堂上官張問達語氣婉轉而表意圓滑，先應允是瘋癲，後寬大對待奸邪不法之人。勞永嘉、岳駿聲等人同犯罪惡互相幫助。張差招供有“三十六個爲首的

則胡士相閣筆。招有"東邊一起幹事"，則岳駿聲言波及無辜。招有"紅封票，高真人"，則勞永嘉言不及究紅封教。今高一奎見監薊州，係鎮朔衛人。蓋高一奎，主持紅封教者也。馬三道，管給紅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多人撒棍者也。諸奸增減會審公單，大逆不道。

人"，胡士相却停下筆。招供有"東邊一起幹事"，岳駿聲却說波及無辜。招供有"紅封票，高真人"，勞永嘉却說不涉及追查紅封教。現在高一奎被囚禁在薊州，是鎮朔衛人。大概高一奎，是主持紅封教的人。馬三道，是管供給紅色錢帖的人。龐保、劉成，是供給紅封教衆人散發棍棒的人。衆奸人增刪會同審理的供狀，大逆不道。

疏入，帝不問，而先主瘋癲者恨次骨。

奏疏呈入，皇帝不追究，而從前主張定爲瘋癲的人恨他入骨。

未幾，之寀遷尚寶少卿。逾年，遷太僕少卿，尋轉本寺卿。廷元及岳駿聲、曾道唯以之寀侵己，先後疏辨。之寀亦連疏力折，并發諸人前議差獄時，分金紅廟中，及居間主名甚悉。事雖不行，諸人益疾之。

不久，王之寀提升爲尚寶少卿。過了一年，升任太僕少卿，不久轉任本寺卿。劉廷元和岳駿聲、曾道唯因王之寀指責自己，先後上疏辯解。王之寀也接連上疏極力責難，并揭發衆人以前判張差案件時，在紅廟中分金錢，涉及其中參與的人十分詳盡。事情雖然没有進一步追查，但衆人更加憎恨他。

四年秋，拜刑部右侍郎。明年二月，魏忠賢勢大張，其黨楊維垣首翻"梃擊"之案，力詆之寀，坐除名。俄入之汪文言獄中，下撫按提問。岳駿聲復訐之，且言其逼取鄭國泰二萬金，有詔追治。及修《三朝要典》，其"梃擊"事以之寀爲罪首。府尹劉志選復重劾之，遂逮下詔獄，坐贓八千，之寀竟瘐死。崇禎初，復官，賜恤。自"梃擊"之議起，而"紅丸"、"移宫"二事繼之。兩黨是非爭勝，禍患相尋，迄明亡而後已。

天啓四年秋天，授官刑部右侍郎。第二年二月，魏忠賢勢力大張，他的黨羽楊維垣第一個爲"梃擊"翻案，竭力譴責王之寀，因此獲罪被除去名籍。不久牽連進汪文言案中，交給撫按官傳訊審問。岳駿聲又揭發他，并且説他强迫索取鄭國泰二萬兩金銀，下詔追查治罪。到修撰《三朝要典》，"梃擊"一事把王之寀作爲首犯。府尹劉志選又嚴厲彈劾他，於是逮捕投入欽犯牢獄，判罪貪污受賄銀八千兩，王之寀最終病死在獄中。崇禎初年，恢復官職，按恤典給家屬封賜。從"梃擊"的爭議開始，"紅丸"、"移宫"兩件事接連發生。兩黨競爭勝負是非，禍患接連不斷，到明朝滅亡後纔停止。

贊曰：國之將亡也，先自戕其善類，而水旱盜賊乘之。故禍亂之端，士君子恒先被其毒。異哉，明之所稱"三案"者！舉朝士大夫喋喋不去口，而元惡大憝因用以剪除善類，卒致楊、左諸人身填牢户，與東漢季年若蹈一轍。國安得不亡乎！

贊曰：國家將要滅亡，先自己殺害自己的賢德之士，而後水旱盜賊乘機而入。所以禍亂的開始，賢人君子總是先受其害。明朝所稱的"三案"，奇怪啊！滿朝士大夫喋喋不休，而元凶首惡趁機來剪除賢德之士，終於導致楊漣、左光斗等人以身填塞牢獄，與東漢末年如出一轍。國家怎麼能够不滅亡呢！

明史卷二百四十五

列傳第一百三十三

周起元　繆昌期　周順昌 (子)茂蘭 朱祖文 顏佩韋(等)
周宗建 蔣英　黃尊素　李應昇　萬燝 丁乾學(等)

周起元

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萬曆二十八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歷知浮梁、南昌，以廉惠稱。

行取入都，注湖廣道御史。方候命，值京察。御史劉國縉疑鄭繼芳假書出起元及李邦華、李炳恭、徐縉芳、徐良彥手，遂目爲“五鬼”，繼芳且入之疏中。起元憤，上章自明。居二年，御史命始下。

會太僕少卿徐兆魁以攻東林爲御史錢春所劾，起元亦疏劾之。奸人劉世學者，誠意伯劉藎臣從祖也，疏詆顧憲成。起元憤，力斥其謬。藎臣遂訐起元，益詆憲成。起元再疏極論，其同官翟鳳翀、余懋衡、徐良彥、魏雲中、李邦華、王時熙、潘之祥亦交章論列。且下令捕世學，世學遂遁去。吏部侍郎方從哲由中旨起官，起元力言不可，并刺給事中亓詩教、周永春，吏部侍郎李養正、郭士望等。吏部尚書趙煥出雲中、時熙於外。起元劾其背旨擅權，坐停俸。煥去，鄭繼之代，又出之祥及張鍵。起元亦抗疏糾駁，因言張光房等五人不當擯之部曹。與黨人抵牾，忌者益衆。

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萬曆二十八年考中鄉試第一名，第二年成進士。歷知浮梁、南昌等縣，以清廉仁愛著稱。

被保舉調任京職，登録湖廣道御史。剛等候命令，正值考核京官。御史劉國縉懷疑鄭繼芳的假書出自周起元及李邦華、李炳恭、徐縉芳、徐良彥之手，於是稱他們爲“五鬼”，鄭繼芳并且把他們寫入奏疏中。周起元憤怒，上奏章自我辯解。過了二年，御史的任命纔下達。

正逢太僕少卿徐兆魁因攻擊東林被御史錢春所彈劾，周起元也上疏彈劾他。奸邪之人劉世學，是誠意伯劉藎臣祖父的堂兄弟，上疏譴責顧憲成。周起元氣憤，竭力斥責他的謬誤。劉藎臣於是攻擊周起元，愈加譴責顧憲成。周起元再次上疏極力糾彈，他的同僚翟鳳翀、余懋衡、徐良彥、魏雲中、李邦華、王時熙、潘之祥也紛紛上奏章彈劾。將下令逮捕劉世學，劉世學於是逃離。吏部侍郎方從哲迎合皇上旨意由內宮傳旨提拔任用官員，周起元極力進言説不可這樣，并斥責給事中亓詩教、周永春，吏部侍郎李養正、郭士望等人。吏部尚書趙煥調魏雲中、王時熙外任。周起元彈劾他違背旨意擅用職權，因此獲罪停俸。趙煥離去，鄭繼之代任，又調潘之祥及張鍵外任。周起元也直言上疏糾舉駁正，順勢説張光房等五人不應當排斥於部曹。與結爲同黨的人相抵觸，忌恨他的人更多。

尋巡按陝西，風采甚著。卒以東林故，出爲廣西參議，分守右江道。柳州大饑，群盜蜂起，起元單騎招勦賊，而振恤饑民甚至。移四川副使，未上。會遼陽破，廷議通州重地，宜設監司，乃命起元以參政莅之。

不久巡按陝西，聲威名望甚爲顯著。終因東林的緣故，出任廣西參議，分守右江道。柳州大饑荒，群盜蜂擁而起，周起元單騎招撫殲盛賊寇，而賑濟撫恤飢民極爲周全。調任四川副使，没有上任。正逢遼陽被攻破，廷臣建議通州是重要之地，應設置監司，就命令周起元以參政的身份莅臨任事。

天啓三年，入爲太僕少卿。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十府。公廉愛民，絲粟無所取。遇大水，百方拯恤，民忘其困。織造中官李實素貪横，妄增定額，恣誅求。蘇州同知楊姜署府事，實惡其不屈，摭他事劾之。起元至，即爲姜辨冤，且上去蠹七事，語多侵實。實欲姜行屬吏禮，再疏誣逮之。起元再疏雪姜，更切直。魏忠賢庇實，取嚴旨責起元，令速上姜貪劣狀。起元益頌姜廉謹，詆實誣毁，因引罪乞罷。忠賢大怒，矯旨斥姜爲民。起元復劾實貪恣不法數事，而爲姜求寬。實以此斂威，而忠賢遂銜起元不置。分守參政朱童蒙者，先爲兵科都給事中，以攻鄒元標講學外遷，失志狂暴，每行道輒鞭撲數十人，血肉狼籍。起元欲糾之，童蒙遂稱病去，起元乃列其貪虐狀以聞。忠賢遂矯旨削起元籍，擢童蒙京卿。

天啓三年，入京任太僕少卿。不久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十府。公正廉潔愛護百姓，絲毫不索取錢財。遭遇大水災，他多方拯救撫恤，百姓忘記了自己身處困境。織造宦官李實一向貪婪蠻横，妄自增加定額，恣意求取。蘇州同知楊姜代理府事，李實討厭他不屈從自己，拾取其他事情彈劾他。周起元到任，立即爲楊姜辯冤，并且呈上除去蛀蟲七件事，言語多隱射李實。李實想讓楊姜行屬下官吏的禮儀，兩次上疏誣陷逮捕他。周起元兩次上疏爲楊姜昭雪，言辭更爲嚴厲直率。魏忠賢庇護李實，取嚴厲聖旨斥責周起元，命令迅速呈上楊姜貪污作惡的罪狀。周起元更加極力頌揚楊姜清廉謹慎，指責李實誣陷詆毁，順勢承認罪過乞請罷免。魏忠賢大怒，假傳聖旨罷斥楊姜爲百姓。周起元又彈劾李實貪污横行不守法度的數件事，而替楊姜請求寬免。李實由此收斂威風，而魏忠賢因此懷恨周起元不止。分守參政朱童蒙，以前任兵科都給事中，因攻擊鄒元標講學調往外任，失去心志，行狂暴之事，每次在道路上行走總是鞭打幾十人，打得血肉模糊。周起元想要檢舉他，朱童蒙就稱病離職，周起元於是列舉他貪婪暴虐的情狀呈上。魏忠賢於是假傳聖旨削去周起元官籍，提升朱童蒙任京卿。

六年二月，忠賢欲殺高攀龍、周順昌、繆昌期、黄尊素、李應昇、周宗建六人，取實空印疏，令其黨李永貞、李朝欽誣起元爲巡撫時乾没帑金十餘萬，日與攀龍輩往來講學，因行居間。矯旨逮起元，至則順昌等已斃獄中。許顯純酷搒掠，竟如實疏，懸贓十萬。罄貲不足，親故多破其家。

六年二月，魏忠賢想殺高攀龍、周順昌、繆昌期、黄尊素、李應昇、周宗建六個人，取來李實的空印疏，令他的黨羽李永貞、李朝欽誣陷周起元任巡撫時侵吞公款十多萬，每日與高攀龍等人往來講學，於是在中間聯絡。假傳聖旨逮捕周起元，到達時周順昌等人已死在獄中。許顯純用酷刑拷打，竟然如李實奏疏，憑空編造説他貪污十萬。財物全部罰繳金額仍然不足，親朋故友家

九月斃之獄中，吴士民及其鄉人無不垂涕者。

莊烈帝嗣位，贈兵部右侍郎，官一子。福王時，追謚忠惠。

中多破産。九月死在獄中，吴士民以及他的鄉人没有不傷心落淚的。

莊烈帝即位，追贈兵部右侍郎，封一子爲官。福王時，追謚忠惠。

繆昌期

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爲諸生有盛名，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年五十有二矣。有同年生忌之，揚言爲于玉立所薦，自是有東林之目。

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作諸生時有盛名，考中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改任庶吉士，年齡已五十二歲。有同年考中的生員忌恨他，揚言他是于玉立舉薦的，自此有東林的名目。

張差梃擊事，劉廷元倡言瘋癲，劉光復和之，疏詆發訐者，謂不當詫之爲奇貨，居之爲元功。昌期憤，語朝士曰："奸徒狙擊青宫，此何等事，乃以'瘋癲'二字庇天下亂臣賊子，以'奇貨元功'四字没天下忠臣義士哉！"廷元輩聞其語，深疾之。給事中劉文炳劾大學士吴道南，遂陰詆昌期。時方授檢討，文炳再疏顯攻，昌期即移疾去。既而京察，廷元輩復思中之，學士劉一燝力持乃免。

張差梃擊事件，劉廷元首先立説是瘋癲，劉光復附和他，上疏攻擊揭發的人，説不應當驚詫地把他當作奇貨，以此取首功。繆昌期憤怒，對朝士説："奸徒攻擊東宫太子，這是何等大事，却用'瘋癲'二字庇護天下的亂臣賊子，用'奇貨元功'四個字辱没天下忠臣義士！"劉廷元之流聽到他的話，深深忌恨他。給事中劉文炳彈劾大學士吴道南，於是暗中譴責繆昌期。當時他剛授任檢討，劉文炳再次上疏明着攻擊，繆昌期就稱病離去。不久考核京官，劉廷元等人又打算中傷他，學士劉一燝極力堅持反對，纔作罷。

天啓元年還朝。一燝以次輔當國。其冬，首輔葉向高至。小人間一燝於向高，謂欲沮其來，向高不悦。會給事中孫杰承魏忠賢指，劾一燝及周嘉謨，忠賢遽傳旨允放。昌期急詣向高，力言二人顧命重臣，不可輕逐，内傳不可奉。向高怫然曰："上所傳，何敢不奉。"昌期曰："公，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力争，必可得也。若一傳而放兩大臣，異日天子手滑，不復可止矣。"向高默然。昌期因備言一燝質直無他腸，向高意少解。會顧大章亦爲向高言之，一燝乃得善去。兩人故向高門下士也。

天啓元年繆昌期還朝。劉一燝以次輔當權。這年冬天，首輔葉向高到任。小人向葉向高離間劉一燝，説劉一燝想阻止他來京，葉向高不高興。正逢給事中孫杰禀承魏忠賢的旨意，彈劾劉一燝和周嘉謨，魏忠賢立刻傳旨允許放歸。繆昌期急忙拜見葉向高，竭力奉勸説二人是受先帝遺詔的重臣，不可輕易驅逐，内宫傳旨不可遵奉。葉向高生氣地説："皇上所傳，怎敢不遵奉。"繆昌期説："你，是三朝老臣。剛到朝廷那日，以去就來極力争取，一定可得。如果一傳旨就放歸兩名大臣，以後天子行事不加節制，便再也不能阻止了。"葉向高沉默。繆昌期於是詳細陳説劉一燝質樸正直没有其他企圖，葉向高怒意稍稍緩解。正逢顧大章也爲此事向葉向高進言，劉一燝纔得平安離去。兩人本來是葉向高門下之士。

昌期尋遷左贊善，進諭德。楊漣劾忠賢疏上，昌期適過向高。向高曰："楊君此疏太率易。其人於上前

繆昌期不久升左贊善，進升諭德。楊漣彈劾魏忠賢的奏疏呈上，繆昌期正好拜訪葉向高。葉向高説："楊君此疏太輕率。他在皇上面前時有

時有匡正。鳥飛入宫，上乘梯手攫之，其人挽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者，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得衣也。’其强直如此。是疏行，安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昌期愕然曰：“誰爲此言以誤公？可斬也。”向高色變，昌期徐起去。語聞於漣，漣怒。向高亦内慚，密具揭，請帝允忠賢辭，忠賢大愠。會有言漣疏乃昌期代草者，忠賢遂深怒不可解。及向高去，韓爌秉政。忠賢逐趙南星、高攀龍、魏大中及漣、光斗，爌皆具揭懇留。忠賢及其黨謂昌期實左右之。而昌期於諸人去國，率送之郊外，執手太息，由是忠賢益恨。昌期知勢不可留，具疏乞假，遂落職閒住。

扶正。鳥飛入宫中，皇上乘梯子用手去抓，他拉住皇上的衣服使皇上不得上去。有小内監被賜紅色官服，他叱責説：‘這不合你的名分，雖然賞賜了也不得穿。’他强硬直率到如此地步。此疏果真施行，怎麽能得到這種小心謹慎的人在皇上身邊？”繆昌期驚愕地説：“誰説了這樣的話來誤你，可以處斬。”葉向高變了臉色，繆昌期緩緩站起離去。把這些話告訴楊漣，楊漣憤怒。葉向高也在内心慚愧，密密寫揭帖，請皇帝允許魏忠賢辭去，魏忠賢大怒。正逢有人説楊漣的奏疏是繆昌期代爲起草的，魏忠賢於是深怒不可解。到葉向高離去，韓爌執政。魏忠賢逐去趙南星、高攀龍、魏大中以及楊漣、左光斗，韓爌都寫揭帖懇留。魏忠賢和他的同黨説實際上是繆昌期在左右他。而繆昌期對於衆人離開京城，都送到郊外，拉着手嘆息，因此魏忠賢更加仇恨。繆昌期知形勢已不容他留下，上疏請假，於是罷官閑住。

五年春，以汪文言獄詞連及，削職提問。忠賢恨不置。明年二月，復於他疏責昌期已削籍猶冠蓋延賓，令緹騎逮問。逾月，復入之李實疏中，下詔獄。昌期慷慨對簿，詞氣不撓。竟坐贓三千，五毒備至。四月晦，斃於獄。

五年春天，因汪文言案件訟詞牽連，削去官職傳訊審問。魏忠賢怨恨不能釋。第二年二月，又在其他奏疏中斥責繆昌期已經削去官籍仍然穿着官服乘着官車延請賓客，令緹騎逮捕審問。過了一個月，又把他列入李實疏中，投入欽犯牢獄。繆昌期慷慨對簿公堂，言詞氣勢不屈服。最終定罪貪贓三千，五種酷刑全都施加在他身上。四月底，死在牢中。

莊烈帝即位，贈詹事兼侍讀學士，録其一子，詔并予謚。而是時，姚希孟以詞臣持物論，雅不善左光斗、周宗建，力尼之。遂并昌期及周起元、李應昇、黄尊素、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皆不獲謚。福王時，始謚文貞。

莊烈帝即位，追贈詹事兼侍讀學士，録用他的一個兒子爲官，詔令一并贈予謚號。而此時，姚希孟因詞臣議論人物，一向不與左光斗、周宗建友善，便極力阻止。於是并同繆昌期及周起元、李應昇、黄尊素、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都没有得到謚號。福王時，纔謚號文貞。

周順昌　周茂蘭　朱祖文　顔佩韋　周文元

周順昌，字景文，吴縣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福州推官。捕治税監高寀爪牙，不少貸。寀激民變，劫辱巡撫袁一驥，質其二子，并質副使吕純如。或議以順昌代，順昌不可，

周順昌，字景文，吴縣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官福州推官。逮捕懲治税監高寀的爪牙，一點也不寬恕。高寀激起民變，劫持羞辱巡撫袁一驥，以他的二個兒子作人質，并把副使吕純如作人質。有人提議用周順昌代替，周順昌不同

純如以此銜順昌。擢吏部稽勳主事。天啓中，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力杜請寄，抑僥倖，清操皭然。乞假歸。

意，呂純如因此懷恨周順昌。提升爲吏部稽勳主事。天啓年間，歷任文選員外郎，代理文選事務。竭力杜絶請托，抑制僥幸，操行高潔。請假還鄉。

順昌爲人剛方貞介，疾惡如仇。巡撫周起元忤魏忠賢削籍，順昌爲文送之，指斥無所諱。魏大中被逮，道吳門。順昌出餞，與同卧起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旂尉屢趣行，順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忠賢，我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因戟手呼忠賢名，駡不絶口。旂尉歸，以告忠賢。御史倪文焕者，忠賢義子也，誣劾同官夏之令，致之死。順昌嘗語人，他日倪御史當償夏御史命。文焕大恚，遂承忠賢指，劾順昌與罪人婚，且誣以贓賄，忠賢即矯旨削奪。先所忤副使呂純如，順昌同郡人，以京卿家居，挾前恨，數譖於織造中官李實及巡撫毛一鷺。已，實追論周起元，遂誣順昌請囑，有所乾没，與起元等并逮。

周順昌爲人剛正耿直，疾惡如仇。巡撫周起元觸犯魏忠賢被削去官籍，周順昌作文章贈給他，指責斥駡無所忌諱。魏大中被逮捕，經過吳門。周順昌出城餞行，與他同卧同起三天，許諾把女兒聘給魏大中的孫子。旗尉官多次催行，周順昌怒視他説："你不知道世間有不怕死的男子嗎？回去告訴魏忠賢，我就是原來的吏部郎周順昌。"於是伸出兩個指頭，如戟似地指着旗尉官直呼魏忠賢的名字，駡不絶口。旗尉官回去後，告訴了魏忠賢。御史倪文焕，是魏忠賢的義子，誣陷彈劾同僚夏之令，致他於死地。周順昌曾經對人説，將來有一天倪御史應當抵償夏御史的性命。倪文焕非常憤恨，於是禀承魏忠賢旨意，彈劾周順昌與罪人通婚，并且誣告他貪贓受賄，魏忠賢立即假傳聖旨削奪周順昌官職。以前所觸犯的副使呂純如，是周順昌同郡人，以京卿身份居住在家，挾帶着先前的怨恨，多次向織造宦官李實以及巡撫毛一鷺讒毁他。之後，李實追究周起元，於是誣陷周順昌請托，侵吞財物，與周起元等一并被捕。

順昌好爲德於鄉。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輒爲所司陳説，以故士民德順昌甚。及聞逮者至，衆咸憤怒，號冤者塞道。至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咸執香爲周吏部乞命。諸生文震亨、楊廷樞、王節、劉羽翰等前謁一鷺及巡按御史徐吉，請以民情上聞。旂尉厲聲駡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手擲鋃鐺於地，聲琅然。衆益憤，曰："始吾以爲天子命，乃東廠耶！"蜂擁大呼，勢如山崩。旂尉東西竄，衆縱横毆擊，斃一人，餘負重傷，逾垣走。一鷺、吉不能語。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素得民，曲爲解諭，衆始散。順

周順昌喜好在鄉里做好事。有冤屈以及郡中大利害，總是替人向有關部門陳説，因此士民很感激周順昌。到聽説逮捕周順昌的人來了，衆人都憤怒，喊冤的人堵塞道路。到宣讀皇上詔旨那天，不相約而會集的人數萬，都拿着香爲周順昌請命。諸生文震亨、楊廷樞、王節、劉羽翰等向前拜見毛一鷺以及巡按御史徐吉，請求把民情呈報上去。旗尉官厲聲駡道："東廠逮人，鼠輩怎敢這樣！"大呼："囚犯在哪裏？"把鐵鎖鏈扔到地上，聲音琅琅。衆人更加憤怒，説："開始我們以爲是天子的命令，原來却是東廠！"蜂擁大呼，勢如山崩。旗尉東西竄逃，衆人縱横毆擊，打死一人，其餘身負重傷，跳墻逃走。毛一鷺、徐吉説不出話。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一向得民心，婉言勸解曉諭，衆人纔散去。周順昌於是自

昌乃自詣吏。又三日北行，一鷺飛章告變。東廠刺事者言吳人盡反，謀斷水道，劫漕舟，忠賢大懼。已而一鷺言縛得倡亂者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等，亂已定，忠賢乃安。然自是緹騎不出國門矣。

己到官府。又過了三天向北解行，毛一鷺以快報報告變故。東廠打探事情的人説吴人全部造反，謀劃截斷水道，劫持漕運的舟船，魏忠賢甚是恐懼。不久毛一鷺説綁縛了倡導叛亂的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等人，叛亂已平定，魏忠賢纔安心。但是從此緹騎不再出京城。

順昌至京師，下詔獄。許顯純鍛煉，坐贓三千，五日一酷掠。每掠治，必大駡忠賢。顯純椎落其齒，自起問曰："復能駡魏上公否?"順昌噀血唾其面，駡益厲。遂於夜中潛斃之。時六年六月十有七日也。

周順昌到京城，被投入欽犯牢獄。許顯純羅織罪名誣陷他，定罪貪贓三千，五天拷問一次。每次拷打訊問，周順昌必定大駡魏忠賢。許顯純椎落他的牙齒，自己撿起來問他説："還能駡魏上公不能?"周順昌噴血唾到他臉上，駡得更厲害。於是在夜裏偷偷把他擊斃。時間是六年六月十七日。

明年，莊烈帝即位，文煥伏誅，實下吏，一鷺、吉坐建忠賢祠，純如坐頌璫，并麗逆案。順昌贈太常卿，官其一子。給事中瞿式耜訟諸臣冤，稱順昌及楊漣、魏大中清忠尤著，詔謚忠介。

第二年，莊烈帝即位，倪文煥被處死，李實交付司法官治罪，毛一鷺、徐吉因建魏忠賢祠獲罪，許純如因頌揚宦官獲罪，都名列魏忠賢閹黨案。周順昌追贈太常卿，録用他的一個兒子爲官。給事中瞿式耜爲衆臣訟冤，稱贊周順昌以及楊漣、魏大中清廉忠心尤其顯著，下詔謚號忠介。

長子茂蘭，字子佩，刺血書疏，詣闕訴冤，詔以所贈官推及其祖父。茂蘭更上疏，請給三世誥命，建祠賜額。帝悉報可，且命先後慘死諸臣，咸視此例。茂蘭好學砥行，不就蔭敘。國變後，隱居不出，以壽終。

長子周茂蘭，字子佩，刺血寫奏疏，到宫闕直接向皇帝訴冤，詔令把所贈官職推及他的祖父。周茂蘭又上疏，請求給予三代誥命，建祠堂賜匾額。皇帝都批覆許可，并且命令先後慘死的衆臣，都按此例封恤。周茂蘭好學砥礪品行，不就任蔭封授官。國家滅亡後，隱居不出，壽老而終。

諸生朱祖文者，都督先之孫。當順昌被逮，間行詣都，爲納饘粥、湯藥。及徵贓令急，奔走稱貸諸公間。順昌櫬歸，祖文哀慟發病死。

諸生朱祖文，是都督朱先的孫子。在周順昌被逮捕時，秘密到京城，爲他送稀飯、湯藥。到徵還贓款的命令急迫，在諸公間奔走借貸。周順昌靈柩還鄉，朱祖文哀痛發病死去。

佩韋等皆市人，文元則順昌輿隸也，論大辟。臨刑，五人延頸就刃，語寇慎曰："公好官，知我等好義，非亂也。"監司張孝流涕而斬之。吴人感其義，合葬之虎丘傍，題曰"五人之墓"。其地即一鷺所建忠賢普惠祠址也。

顏佩韋等都是市民百姓，周文元則是周順昌家的僕隸，判處死刑。臨刑，五個人伸着脖子就義，對寇慎説："你是好官，知道我等好義，不是作亂。"監司張孝流着淚斬了他們。吴人被他們的義舉感動，把他們合葬在虎丘旁，題寫爲"五人之墓"。這塊地盤就是毛一鷺所建造的魏忠賢普惠祠的原址。

周宗建

周宗建，字季侯，吴江人，尚書用曾孫也。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武康知縣，調繁仁和，有異政，入爲御史。

天啓元年，爲顧存仁、王世貞、陶望齡、顧憲成請謚，追論萬曆朝小人，歷數錢夢臯、康丕揚、亓詩教、趙興邦亂政罪，并詆李三才、王圖。時遼事方棘，上疏責備輔臣。無何，瀋陽破，宗建責當事大臣益急，因請破格用人，召還熊廷弼。已，論兵部尚書崔景榮不當信奸人劉保，輔臣劉一燝不當抑言路，因刺右通政林材、光禄卿李本固。材、本固移疾去。魏大中劾王德完庇楊鎬、李如楨。宗建爲德完力攻大中，其持論數與東林左。會是歲冬，奉聖夫人客氏既出宮復入，宗建首抗疏極諫，中言："天子成言，有同兒戲。法宮禁地，僅類民家。聖朝舉動有乖，内外防閑盡廢。此輩一叨隆恩，便思逾分，狎溺無紀，漸成驕恣，釁孽日萌，後患難杜。王聖、宋娥、陸令萱之覆轍，可爲殷鑒。"忤旨，詰責。清議由此重之。

明年，廣寧失。廷臣多庇王化貞，欲甚熊廷弼罪。宗建不平，爲剖兩人罪案，頗右廷弼，諸庇化貞者乃深疾宗建。京師久旱，五月雨雹。宗建謂陰盛陽衰之徵，歷陳四事。一專譏大學士沈㴶。一請寬建言廢黜諸臣。一言廷弼已有定案，不當因此羅織朝士，陰刺兵部尚書張鶴鳴、給事中郭鞏。一則專攻魏進忠，略言："近日政事，外廷嘖嘖，咸謂奧窔之中，莫可測識，諭旨之下，有物憑焉。如魏進忠者，目不識一丁，而陛下假之嚬笑，日與相親。一切用人行

周宗建，字季侯，吴江人，是尚書周用的曾孫。萬曆四十一年中進士。授官武康知縣，調任政務繁劇的仁和，有出色的政績，調入京城任御史。

天啓元年，爲顧存仁、王世貞、陶望齡、顧憲成請求賜封謚號，追究彈劾萬曆朝的小人，歷數錢夢臯、康丕揚、亓詩教、趙興邦擾亂政務的罪行，并譴責李三才、王圖。當時遼地戰事正緊急，上疏責備輔佐大臣。不久，瀋陽被攻占，周宗建更加急切地責備執政大臣，於是請求破格用人，召回熊廷弼。之後，彈劾兵部尚書崔景榮不應當信任奸人劉保，輔臣劉一燝不應當抑制言官，順勢斥責右通政林材、光禄卿李本固。林材、李本固稱病辭官離去。魏大中彈劾王德完袒護楊鎬、李如楨。周宗建爲王德完竭力抨擊魏大中，他所持觀點多次和東林不合。正逢這一年冬季，奉聖夫人客氏出宮後又入宮，周宗建第一個直言上疏極力勸諫，奏疏中説："天子已説出的話，如同兒戲。天子處理政事的禁地，衹如同百姓家。朝廷行事不合常理，皇宮内外防範禁衛完全廢除。這種人一承受盛大的恩惠，便想超越名分，過分寵愛没有準則，逐漸變得驕横恣肆，禍害日益萌生，後患難以杜絶。王聖、宋娥、陸令萱失敗的教訓，是可作借鑒的往事。"違背旨意，遭到嚴辭斥責。社會輿論由此推重他。

第二年，廣寧失守。朝中大臣多庇護王化貞，欲加重熊廷弼的罪過。周宗建抱不平，爲皇上剖析兩人的罪案，多袒護熊廷弼，那些庇護王化貞的人就十分憎恨周宗建。京城長時間乾旱，五月下冰雹。周宗建認爲是陰盛陽衰的徵兆，一一陳述四件事。一件事專門譏諷大學士沈㴶。一件事請求寬宥因對國事提出建議而被罷黜的衆臣。一件事是説熊廷弼已有定案，不應當因此無中生有構陷朝臣，暗中指責兵部尚書張鶴鳴、給事中郭鞏。一件事則專門攻擊魏進忠，大致是説："近日政事，朝臣議論紛紛，都説深奥幽秘之中，不可測識，諭旨的傳達，有物作憑證。像魏忠賢這樣的人，不認得一個字，而陛下靠他取

政，墮於其說，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況內廷之借端，與外廷之投合，互相扶同。離間之漸將起於蠅營，讒構之釁必生於長舌。其爲隱禍，可勝言哉！"

樂，日漸與他親近。一切任用官吏管理政務之事，都被他的話敗壞，東西交換方向而不知道，邪正顛倒却不覺察。更何況內廷假藉事由，與外廷朝臣投合，互相附和。挑撥離間的開端將出現在四處鑽營的人中，讒言構陷的禍患必定發生在搬弄是非的人的口裏。其中陷藏的禍患，能說得完嗎！"

進忠者，魏忠賢故名也。時方結客氏爲對食，廷臣多陰附之，其勢漸熾。見宗建疏，銜次骨，未發也。鄒元標建首善書院，宗建實司其事。元標罷，宗建乞與俱罷，不從。巡視光祿，與給事中羅尚忠力剔奸弊，節省爲多。尋請核上供器物，中官怒，取旨詰責。宗建等再疏力持，中人滋不悅。

魏進忠，是魏忠賢的原名。當時正結交客氏作爲私戀對食夫妻，朝中大臣大多暗中依附他，他的勢力逐漸强盛。看到周宗建的奏疏，恨他入骨，没有發作。鄒元標建造首善書院，周宗建實際上主管這件事。鄒元標罷官，周宗建請求和他一同罷免，皇上不聽從。巡視光禄，與給事中羅尚忠極力清除作奸舞弊現象，節約許多。不久請求核查進供給朝廷的器物，宦官惱怒，取得聖旨斥責。周宗建等再次上疏極力堅持，宦官心中更加不高興。

給事中郭鞏者，先以劾廷弼被謫。廷弼敗，復官，遂深結進忠。知進忠最惡宗建，乃疏詆廷弼，因詆朝廷之薦廷弼者，而宗建與焉。其鋒銳甚，南京御史涂世業和之，詆宗建誤廷弼，且誤封疆。宗建憤，疏駁世業，語侵鞏，抉其結納忠賢事。鞏亦憤，上疏數千言，詆宗建益力，并及劉一燝、鄒元標、周嘉謨、楊漣、周朝瑞、毛士龍、方震孺、江秉謙、熊德陽輩數十人，悉指爲廷弼逆黨。宗建益憤，抗疏力駁其謬，且曰："李維翰、楊鎬、袁應泰、王化貞，皆壞封疆之人也。亓詩教力主催戰，趙興邦賄賣邊臣，皆誤封疆之人也。其他薦維翰，薦鎬，薦應泰、化貞者，亦誤封疆之人也。鞏胡不一擊之，而獨苛求廷弼，且詆薦廷弼者爲逆黨哉?"

給事中郭鞏，先前因彈劾熊廷弼被貶官。熊廷弼失勢，官復原職，就與魏進忠深交。知道魏進忠最恨周宗建，就上疏譴責熊廷弼，藉機譴責朝中推薦熊廷弼的人，而周宗建參與推薦之事。郭鞏攻擊的鋒芒十分鋭利，南京御史涂世業附和他，譴責周宗建使熊廷弼受害，并且使疆土受損。周宗建憤怒，上疏駁斥涂世業，言語觸犯郭鞏，揭發他勾結魏忠賢之事。郭鞏也憤怒，上疏數千言，譴責周宗建更加盡力，并涉及劉一燝、鄒元標、周嘉謨、楊漣、周朝瑞、毛士龍、方震孺、江秉謙、熊德陽等幾十人，都指責是熊廷弼逆黨。周宗建更加憤怒，上疏極力駁斥他的謬誤，并且說："李維翰、楊鎬、袁應泰、王化貞，都是敗壞邊疆的人。亓詩教極力主張催促交戰，趙興邦受賄賂出賣戍邊大臣，都是使疆土受損的人。其他推薦李維翰，推薦楊鎬，推薦袁應泰、王化貞的人，也是使國家疆土受損失的人。郭鞏爲什麽不一同抨擊他們，却單單苛求熊廷弼，并且譴責推薦熊廷弼的人是逆黨呢?"

當是時，忠賢勢益盛。宗建慮內外合謀，其禍將大，三年二月遂抗疏直攻忠賢，略言：

在這時，魏忠賢的勢力更加强盛。周宗建擔心宫廷內外合謀，禍患將擴大，三年二月就直言上疏抨擊魏忠賢，大致說：

臣於去歲指名劾奏，進忠無一日忘臣。於是乘私人郭鞏入都，嗾以傾臣，并傾諸異己者。鞏乃創爲“新幽大幽”之説，把持察典，編廷臣數十人姓名爲一册，思一網中之。又爲匿名書，羅織五十餘人，投之道左。給事中則劉弘化爲首，次及周朝瑞、熊德陽輩若而人；御史則方震孺爲首，次及江秉謙輩若而人，而臣亦其中一人也。既欲羅諸臣，以快報復之私，更欲獨中臣，以釋進忠之恨。是察典不出於朝廷，乃鞏及進忠之察典也。幸直道在人，鞏説不行，始別借廷弼，欲一阱陷之。

鞏又因臣論及王安，笑臣有何瓜葛。陛下亦知安之所以死乎？身首異處，肉飽烏鳶，骨投黄犬，古今未有之慘也。鞏即心暱進忠，何至背公滅理，且牽連劉一燝、周嘉謨、楊漣、毛士龍輩，謂盡安黨。請陛下窮究安死果出何人傾害，則此事即進忠一大罪案。鞏之媚進忠，即此可爲證據矣。

先朝汪直、劉瑾，雖皆梟獍，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絶，故非久即敗。今權璫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言官聲勢，反借權璫以重。數月以來，熊德陽、江秉謙、侯震暘、王紀、滿朝薦斥矣，鄒元標、馮從吾罷矣，文震孟、鄭鄤逐矣。近且扼孫慎行、盛以弘，而絶其揆路。摘瓜抱蔓，正人重足。舉朝各愛一死，無敢明犯其鋒者。臣若尚顧微軀，不爲入告，將内有進忠爲之指揮，旁有客氏爲之羽翼，外有

臣於去年指名上奏彈劾，魏進忠没有一天忘記過臣。於是趁依附他的郭鞏調入京城，唆使他來排斥臣，并排斥衆位與他自己政見不同的人。郭鞏於是首創“新幽大幽”的説法，把持考核官吏的大典，把朝臣幾十個人的姓名編入一個册子，想一網打盡中傷他們。又製作匿名書，羅織五十餘人，投到道路的旁邊。給事中則劉弘化爲首，下至周朝瑞、熊德陽等若干人；御史則方震孺爲首，下至江秉謙等若干人，而臣也是其中一個。既要構陷衆臣，使私怨得到報復而快樂，更想單獨中傷臣，以解魏進忠的怨恨。這是考核官吏的大典不出自朝廷，而是郭鞏和魏進忠的察典。幸好公理在人們手中，郭鞏的説法不能施行，纔另藉熊廷弼，想設一個陷阱全部構陷他們。

郭鞏又因臣談到王安，嘲笑臣有什麽瓜葛。陛下也知道王安死的原因吧？身首異處，肉喂了烏鳶，骨骸扔給了黄狗，是古今没有的慘事呀。郭鞏即使内心親近魏進忠，爲什麽違背公義滅絶天理到這種地步，并且牽連劉一燝、周嘉謨、楊漣、毛士龍等人，説全部是王安的同黨。王安的死究竟出自何人陷害，請陛下追究到底，那麽這件事就是魏進忠的一大罪案。郭鞏諂媚魏進忠，這件事就可以作爲證據了。

前朝汪直、劉瑾，雖然都是狠毒之人，幸好言官清察明審，群臣隔絶，不和他們來往，因而不久就都垮臺了。現在有權勢的宦官報復，反而藉諫官來伸張；言官的聲名勢力，反而藉有權勢的宦官來加重。幾個月來，熊德陽、江秉謙、侯震暘、王紀、滿朝薦被斥退了，鄒元標、馮從吾被罷免了，文震孟、鄭鄤被驅逐了。最近又扼制孫慎行、盛以弘，來阻斷他們進入内閣的道路。斬盡殺絶，重足而去，君子擔心恐懼。全朝上下都各自吝惜生命，没有敢明着觸犯他們鋒芒的人。臣如果還顧惜卑微的性命，不向陛下稟報，將來内有魏忠賢爲他們指揮，旁有客

劉朝輩爲典兵示威，而又有鞏輩蟻附蠅集，内外交通，驅除善類，天下事尚忍言哉！

氏做他們的幫凶，外有劉朝等人領兵示威，而且又有郭鞏之流蟻附蠅集，内外勾結，驅逐罷免忠貞善良之人，天下事還忍心説嗎！

疏入，進忠益怒。率劉朝等環泣帝前，乞自髡以激帝怒。乃令宗建陳交通實狀，將加重譴，宗建回奏益侃直。進忠議廷杖之，閣臣力爭，乃止奪俸。

奏疏呈入，魏進忠更加憤怒。帶領劉朝等閹在皇帝面前哭泣，乞求自己剃去頭發施以髡刑來激起皇帝發怒。皇上就令周宗建陳述勾結的實際情況，準備加重處罰，周宗建的回奏更加剛直。魏進忠主張廷前杖打他，内閣大臣極力爭辯，纔衹是奪去俸禄。

會給事中劉弘化、御史方大任等交章助宗建攻進忠、鞏，鞏復力詆諸人。詔下諸疏平議，廷臣爲兩解之。乃嚴旨切責，奪鞏、宗建俸三月。是時，劉朝典内操，遂謀行邊。廷臣微聞之，莫敢言。宗建曰："鞏自謂未嘗通内，今誠能出片紙遏朝，吾請爲洗交結之名。"鞏噤不敢發。宗建乃抗疏極諫，歷陳三不可、九害。會朝與進忠有隙，事亦中寢。其冬出按湖廣，以憂歸。

適逢給事中劉弘化、御史方大任等紛紛上奏章協助周宗建攻擊魏進忠、郭鞏，郭鞏又極力譴責衆人。詔令下發各奏疏讓大臣公平論斷，廷臣爲他們兩方勸解。就傳旨嚴辭斥責，奪去郭鞏、周宗建三個月的俸禄。此時，劉朝主管太監授甲操練，於是謀劃巡視邊疆。朝臣稍稍聽説了這件事，没有人敢説。周宗建説："郭鞏自己説没有串通内宫，現在果真能寫幾行字來阻止劉朝，我就請求爲他洗去勾結的罪名。"郭鞏閉口而不敢發作。周宗建就直言上疏極力勸諫，逐一陳述三不可、九害。恰逢劉朝與魏進忠有矛盾，事情也中途擱置下來。同年冬天出京巡按湖廣，因服喪歸家。

五年三月，大學士馮銓銜御史張慎言嘗論己，屬其門生曹欽程誣劾，而以宗建爲首，并及李應昇、黄尊素。忠賢遂矯詔削籍，下撫按追贓。明年以所司具獄緩，遣緹騎逮治。俄入之李實疏中，下詔獄毒訊。許顯純厲聲駡曰："復能詈魏上公一丁不識乎！"竟坐納廷弼賄萬三千，斃之獄。

五年三月，大學士馮銓怨恨御史張慎言曾經彈劾自己，囑咐他的門生曹欽程誣陷彈劾，而以周宗建爲首，并涉及李應昇、黄尊素。魏忠賢於是假傳聖旨削去他們官籍，交付撫按追查貪污贓物。第二年因主管官吏備文定案緩慢，派緹騎逮捕懲治。不久寫入李實的奏疏之中，投入欽犯牢獄嚴刑逼問。許顯純厲聲駡道："還能駡魏上公一字不識嗎！"最終以受熊廷弼賄一萬三千的罪行，處死在獄中。

宗建既死，徵贓益急。其所親副使蔣英代之輸，亦坐削籍。忠賢敗，詔贈宗建太僕寺卿，官其一子。福王時，追謚忠毅。

周宗建死後，徵繳贓款更加急切。他所親近的副使蔣英替他還贓，也因此獲罪被削去官籍。魏忠賢垮臺後，下詔贈周宗建太僕寺卿，録用他一個兒子爲官。福王時，追謚忠毅。

蔣英

蔣英，嘉善人。舉進士，歷知松溪、漳浦、宜興。天啓時，由南京驗封郎中，出爲福建副使，遂遭璫禍。

蔣英，嘉善人。考中進士，歷任松溪、漳浦、宜興等縣知縣。天啓時，由南京驗封郎中，出京任福建副使，於是遭宦官迫害。魏忠賢垮臺

忠賢敗，以故官分巡蘇、松，坐事貶秩。未行而宜興民變，上官以英先治宜興，得民心，檄之撫治。宜興非英所轄，辭不得，則單騎往諭，懲豪家僮客數人，令亂民自獻其首惡，亂遂定。宜興故多豪家，修撰陳於泰、編修陳於鼎兄弟尤横，遂激民變。群執兵鼓噪，勢洶洶。賴英，事旋定。而周延儒方柄國，與陳氏有連，銜英，再貶兩秩，遂歸。

鞏，遷安人。以附忠賢，驟遷至兵部侍郎。莊烈帝定逆案，削籍論配。我大清拔遷安，鞏遁去。後詣闕自言拒聘，上所撰《却聘書》。兵部尚書梁廷棟論之，下獄坐死。巡撫楊嗣昌爲訟冤，得遣戍。

黄尊素

黄尊素，字真長，餘姚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除寧國推官，精敏强執。

天啓二年擢御史，謁假歸。明年冬還朝，疏請召還余懋衡、曹於汴、劉宗周、周洪謨、王紀、鄒元標、馮從吾，而劾尚書趙秉忠、侍郎牛應元、通政丁啓睿頑鈍。秉忠、應元俱引去。山東妖賊既平，餘黨復煽。巡撫王惟儉不能撫馭，尊素疏論之。因言：“巡撫本内外兼用，今盡用京卿，不若揚歷外服者之練習。”又數陳邊事，力詆大將馬世龍，忤樞輔孫承宗意。時帝在位數年，未嘗一召見大臣。尊素請復便殿召對故事，面决大政，否則講筵之暇，令大臣面商可否，帝不能用。

四年二月，大風揚沙，晝晦，天鼓鳴，如是者十日。三月朔，京師地震三，乾清宫尤甚。適帝體違和，人

後，以原官分别巡按蘇、松，因事貶官。尚未施行而宜興百姓發生暴動，上司因蔣英以前治理宜興，得民心，用檄文徵召來安撫治理。宜興不是蔣英的轄區，推辭而没有得到允許，就單騎前往頒布文告，責罰了有錢有勢人家的幾個奴僕門客，令暴亂的民衆自己交出元凶，暴亂於是被平息。宜興本來有錢有勢的人家多，修撰陳於泰、編修陳於鼎兄弟尤其殘暴，於是激起民衆暴動。群衆拿着兵器起哄，氣勢洶洶。倚靠蔣英，事態很快平定。而周延儒正掌握國家大權，與陳氏有牽連，怨恨蔣英，再貶兩級，蔣英於是辭官歸家。

郭鞏，遷安人。因倚附魏忠賢，屢屢升遷至兵部侍郎。莊烈帝審定魏忠賢閹黨案，削除官籍定罪發配。我大清攻占遷安，郭鞏逃走。後來到朝堂自言拒聘，呈上所撰寫的《却聘書》。兵部尚書梁廷棟告發他，投入牢獄判處死刑。巡撫楊嗣昌爲他辯冤，得以被遣往邊地戍守。

黄尊素，字真長，餘姚人。萬曆四十四年中進士。授官寧國推官，精明敏悟堅强執着。

天啓二年提升御史，請假還鄉。第二年冬天還朝，上疏請求召還余懋衡、曹於汴、劉宗周、周洪謨、王紀、鄒元標、馮從吾，而彈劾尚書趙秉忠、侍郎牛應元、通政丁啓睿愚昧遲鈍。趙秉忠、牛應元都引咎辭官。山東妖賊平定後，剩餘的黨羽又猖獗。巡撫王惟儉不能安撫控馭，黄尊素上疏彈劾他。於是説：“巡撫本應京官與地方官兼用，現在全部用京官，不如仕宦經歷外任的官員諳習政務。”又多次陳奏邊防事，竭力譴責大將馬世龍，因而違背樞輔孫承宗的心意。當時皇帝在位多年，不曾召見大臣一次。黄尊素請求恢復在便殿召見臣下令其回答有關政事的舊例，當面裁决國家大事，否則在御前講席的空暇，令大臣當面商議事情的可否，皇帝不能采用。

四年二月，大風揚起沙塵，白晝昏暗，大像鼓一樣鳴響，像這樣達十日。三月初一日，京城地震三次，乾清宫尤其嚴重。適逢皇帝身體不

情惶懼。尊素力陳時政十失。末言："陛下厭薄言官，人懷忌諱，遂有剽竊皮毛，莫犯中扃者。今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墻之憂慘於敵國。廷無謀幄，邊無折衝。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誤國者護耻敗之局。不於此進賢退不肖，而疾剛方正直之士如仇讎，陛下獨不爲社稷計乎？"疏入，魏忠賢大怒，謀廷杖之。韓爌力救，乃奪俸一年。

適，人心惶惶不安。黄尊素力陳時政的十大失誤。末尾説："陛下厭惡鄙視諫官，人懷忌諱，於是有人剽竊皮毛，却不敢涉及宫禁之事。現在左右近幸之臣比趙嬈貴重，禁軍與唐末相近，内宫的憂患比敵國的憂患還慘重。朝中没有運籌帷幄之臣，邊境没有制敵取勝之將。掌握國家大權的人不懂安危的機變，誤國的人維護耻辱失敗的局面。不在此時進用賢人斥退不肖之徒，却恨剛方正直之士如仇敵，陛下難道不爲社稷考慮嗎?"奏疏呈入，魏忠賢大怒，打算在朝廷上杖打他。韓爌竭力相救，纔奪去俸禄一年。

既而楊漣劾忠賢，被旨譙讓。尊素憤，抗疏繼之，略言："天下有政歸近倖，威福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洶洶，無不欲食其肉，而可置之左右者乎？陛下必以爲曲謹可用，不知不小曲謹，不大無忌。必以爲惟吾駕馭，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拾矣。陛下登極以來，公卿臺諫累累罷歸，致在位者無固志。不於此稱孤立，乃以去一近侍爲孤立耶？今忠賢不法狀，廷臣已發露無餘。陛下若不早斷，彼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忠賢必不肯收其已縱之繮，而净滌其腸胃。忠賢之私人，必不肯回其已往之棹，而默消其冰山。始猶與士大夫爲仇，繼將以至尊爲注。柴栅既固，毒螫誰何。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矣。"忠賢得疏愈恨。

接着楊漣彈劾魏忠賢，被嚴旨斥責。黄尊素憤怒，直言上疏接着彈劾，大致説："天下有政權歸於受皇上近旁寵幸的人，威嚴福禄旁移，而世界能清明的嗎？天下有朝廷内外騷亂不安，無人不想食他的肉，而可以把他安置在身邊的嗎？陛下必定認爲謹小慎微的人可以任用，不知不在小事上謹小慎微，就不能對大事無所顧忌。必定以爲衹有我駕馭，不知不可駕馭，那麽就不可收拾了。陛下即位以來，公卿臺諫屢屢被罷免還鄉，致使在位的人没有堅定的心志。不因此稱孤立，却因除去一名近侍稱孤立嗎？現在魏忠賢不法的罪狀，朝廷大臣已經揭露無餘。陛下如果不早作决斷，對方原形畢現形勢窘迫，還有什麽顧忌？魏忠賢一定不肯收回他已經放縱的心志，而除去他的污穢。魏忠賢的私黨，一定不肯收回他們的所作所爲，而失去他們的靠山。開始還與士大夫爲仇，接着將把至尊作爲賭注。根基已經牢固，毒害人將會怎麽樣。不衹是臺諫不足以指責他，即使動武捕獲他也很難了。"魏忠賢得到奏疏更加懷恨。

萬燝既廷杖，又欲杖御史林汝翥，諸言官詣閣争之。小璫數百人擁入閣中，攘臂肆駡，諸閣臣俯首不敢語。尊素厲聲曰："内閣絲綸地，即司禮非奉詔不敢至，若輩無禮至此！"乃稍稍散去。無何，燝以創重卒。尊素上言："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今以披肝瀝膽之忠臣，竟殞於磨牙礪

萬燝在朝廷被杖打後，又欲杖打御史林汝翥，衆諫官前往内閣争辯。幾百名年輕的内監擁入閣中，捋起衣袖伸出胳膊肆意辱駡，衆閣臣俯首不敢説話。黄尊素厲聲説："内閣是擬定皇上詔書的地方，即使是司禮不是奉詔也不敢來此，你們膽敢在這裏無禮！"衆内監纔漸漸散去。不久，萬燝因傷重死去。黄尊素上疏説："法律條例，不是叛逆十惡之徒不處死刑。現在以披肝瀝

齒之凶豎。此輩必欣欣相告，吾儕借天子威柄，可鞭笞百僚。後世有秉董狐筆，繼朱子《綱目》者，書曰‘某月某日，郎中萬燝以言事廷杖死’，豈不上累聖德哉！進廷杖之説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世，王振、劉瑾爲之；世祖、神宗之朝，張璁、嚴嵩、張居正爲之。奸人欲有所逞，憚忠臣義士掣其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蒙拒諫之名，己受乘權之實，而仁賢且有抱蔓之形。於是乎爲所欲爲，莫有顧忌，而禍即移之國家。燝今已矣。辱士殺士，漸不可開。乞復故官，破格賜恤，俾遺孤得扶櫬還鄉，燝死且不朽。”疏入，益忤忠賢意。

八月，河南進玉璽。忠賢欲侈其事，命由大明門進，行受璽禮，百僚表賀。尊素上言：“昔宋哲宗得璽，蔡確等競言祥瑞，改年元符，宋祚卒不競。本朝弘治時，陝西獻玉璽，止令取進，給賞五金。此祖宗故事，宜從。”事獲中止。五年春，遣視陝西茶馬。甫出都，逆黨曹欽程劾其專擊善類，助高攀龍、魏大中虐焰，遂削籍。

尊素謇諤敢言，尤有深識遠慮。初入臺，鄒元標實援之，即進規曰：“都門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於前矣。”元標不能用。楊漣將擊忠賢，魏大中以告，尊素曰：“除君側者，必有内援。楊公有之乎？一不中，吾儕無噍類矣。”萬燝死，尊素諷漣去，漣不從，卒及於禍。大中將劾魏廣微，尊素曰：“廣微，小人之包羞者也，攻之急，則鋌而走險矣。”大中不從，廣微益合於忠賢，以興大難。

膽的忠臣，竟然死在磨牙礪齒的凶惡小人手中。這些凶險小人必定欣喜相告，我輩藉天子的威權，可鞭笞百官。後世有執良史董狐之筆，繼寫朱子《綱目》的人，寫道‘某月某日，郎中萬燝因進言政事在朝廷被杖打致死’，難道不有損聖上的品德嗎！進獻廷杖説法的人，一定説是祖制，不知正統、正德年間，王振、劉瑾使用它；世祖、神宗之朝，張璁、嚴嵩、張居正使用它。奸邪之人欲有所逞志，懼怕忠臣義士從旁牽制他，必定藉助廷杖來快意報復私恨，使皇上蒙受拒諫的惡名，自己受到憑藉權力的實惠，而仁賢之人將有被濫加株連的形迹。於是惡賊爲所欲爲，没有什麽顧忌，而禍患就轉移給了國家。萬燝今已死去。侮辱士殺害士，這種風氣不可開。乞求恢復原官，破格賞賜撫恤，使遺孤得以扶靈柩還鄉，萬燝死而無憾。”奏疏呈入，更加觸犯魏忠賢心意。

八月，河南進獻玉璽。魏忠賢想大肆宣揚這件事，命令從大明門進，行受璽禮，百官上表慶賀。黄尊素進言説：“從前宋哲宗得璽，蔡確等競相宣言祥瑞，改年號爲元符，宋朝的國運終究不興盛。本朝弘治時，陝西獻玉璽，祇令取進宫中，給賞五兩銀。這些是祖宗舊事，應該效法。”事情得以中止。五年春，派黄尊素視察陝西茶馬互市。剛出京，逆黨曹欽程彈劾他專門攻擊賢良之人，助長高攀龍、魏大中暴虐的氣焰，於是被削去官籍。

黄尊素正直敢言，尤其有深識遠慮。初入御史臺官署，鄒元標實際援引他，他就規勸鄒元標説：“京城不是講學的地方，在此之前徐文貞已被衆人議論。”鄒元標不聽他的建議。楊漣將要攻擊魏忠賢，魏大中告訴了他，黄尊素説：“要除去國君身邊的人，一定要有内援。楊公有嗎？一擊不中，我們將無一存活了。”萬燝死後，黄尊素勸告楊漣離去，楊漣不聽從，最終遭禍害。魏大中將要彈劾魏廣微，黄尊素説：“魏廣微，是小人中能忍受羞辱的人，攻他急迫，就鋌而走險了。”魏大中不聽從，魏廣微更與魏忠賢關係密切，而興起大難。

是時，東林盈朝，自以鄉里分朋黨。江西章允儒、陳良訓與大中有隙，而大中欲駁尚書南師仲恤典，秦人亦多不悦。尊素急言於大中，止之。最後，山西尹同皋、潘雲翼欲用其座主郭尚友爲山西巡撫，大中以尚友數問遺朝貴，執不可。尊素引杜征南數遺洛中貴要爲言，大中卒不可，議用謝應祥，難端遂作。

此時，東林滿朝，各自按鄉里劃分朋黨。江西章允儒、陳良訓與魏大中不合，而魏大中欲駁回尚書南師仲的恤典，秦人也多不高興。黄尊素急忙勸説魏大中，阻止他。最後，山西尹同皋、潘雲翼想用他們的主考官郭尚友任山西巡撫，魏大中因郭尚友多次饋贈朝中權貴，執意不同意。黄尊素援引杜征南多次贈送洛中權貴要人作爲口實，魏大中終究不同意，建議用謝應祥，大難的開端就興起了。

汪文言初下獄，忠賢即欲羅織諸人。已，知爲尊素所解，恨甚。其黨亦以尊素多智慮，欲殺之。會吴中訛言尊素欲效楊一清誅劉瑾，用李實爲張永，授以秘計。忠賢大懼，遣刺事者至吴中凡四輩。侍郎烏程沈演家居，奏記忠賢曰："事有迹矣。"於是日遣使譙呵實，取其空印白疏，入尊素等七人姓名，遂被逮。使者至蘇州，適城中擊殺逮周順昌旂尉，其城外人并擊逮尊素者。逮者失駕帖，不敢至。尊素聞，即囚服詣吏自投詔獄。許顯純、崔應元搒掠備至，勒贓二千八百，五日一追比。已，知獄卒將害己，叩首謝君父，賦詩一章，遂死，時六年閏六月朔日也，年四十三。崇禎初，贈太僕卿，任一子。福王時，追謚忠端。

汪文言初入獄，魏忠賢就想羅織罪名構陷衆人。之後，知道被黄尊素消解，十分怨恨。他的同黨也因黄尊素多智謀深慮，想殺掉他。正逢吴中訛傳黄尊素欲效仿楊一清誅殺劉瑾，用李實作張永，授予他密計。魏忠賢大爲恐懼，派探事的人到吴中共四批。侍郎烏程沈演居住在家，用文書奏告魏忠賢説："事情有迹象了。"於是每日派使者喝駡李實，取用他的空印空白奏疏，寫入黄尊素等七人姓名，於是黄尊素被逮捕。使者到達蘇州，正逢城中人擊殺逮捕周順昌的旗尉，城外人共同打擊逮捕黄尊素的人。捕人者丢失了逮捕人的公文，不敢來。黄尊素得知後，就身穿囚服到官府自己投案入欽犯監獄。許顯純、崔應元酷刑拷打他，勒索贜款銀二千八百兩，五日追繳一次。之後，知道獄卒將要殺害自己，他叩頭謝别君父，賦詩一章，於是死去，時間是六年閏六月初一日，時年四十三歲。崇禎初年，追贈太僕卿，任用他一個兒子爲官。福王時，追謚忠端。

李應昇

李應昇，字仲達，江陰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南康推官。出無辜十九人於死，置大猾數人重辟。士民服其公廉，爲之謡曰："前林後李，清和無比。"林謂晋江林學曾，卒官南京户部侍郎，以清慎著稱者也。九江、南康間有柯、陳二大族，相傳陳友諒苗裔，負固强梗，嘗拒捕，有司議兵之。應昇單騎往諭，皆叩頭聽命，出所匿罪人，一方以定。

李應昇，字仲達，江陰人。萬曆四十四年中進士。授官南康推官。釋放十九名無辜而被判處死刑的人，判大奸猾數人重罪。士民佩服他的公正廉潔，爲他作歌謡："前林後李，清和無比。"林指的是晋江林學曾，官至南京户部侍郎，以清廉慎重著稱。九江、南康間有柯、陳二大族，相傳是陳友諒的苗裔，倚恃險阻驕横跋扈，曾抗拒逮捕，有關官吏商議發兵圍剿他。李應昇單騎前往曉諭，都叩頭聽命，交出匿藏的罪人，一方得以安定。

天啓二年徵授御史，謁假歸。明

天啓二年徵召授官御史，請假還鄉。第二年

年秋還朝。時天子暗弱，庶政怠弛。應昇上疏曰："方今遼土淪没，黔、蜀用兵，紅夷之焰未息，西部之賞日增；逃兵肆掠於畿輔，窮民待盡於催科。逗遛習慣，大將畏敵而不敢前；法紀陵夷，驕兵鼓噪而弗能問。在在增官，日日會議；覆疏衍爲故套，嚴旨等若空言。陛下不先振竦精神，發皇志氣，群臣孰肯任怨以破情面之世界者？祖宗有早午晚三朝，猶時御便殿咨訪時政。願俯納臣言，奮然力行，天下事尚可爲也。"報聞。

頃之，復陳時政，略曰："今天下敝壞極矣，在君臣奮興而力圖之。陛下振紀綱，則片紙若霆；大臣捐私曲，則千里運掌；臺諫任糾彈，則百司飲冰。今動議增官，爲人營窟，紛紜遷徙，名實乖張。自登、萊增巡撫，而侵冒百餘萬；增招練監軍，而侵冒又十餘萬。邊關内地，將領如蟻，剥軍侵餉，又不知幾十萬。增置總督，何補塞垣；增置京堂，何裨政事。樞貳添注矣，孰慷慨以行邊；司空添注矣，孰拮据以儲備；大將添注矣，衹工媒孽而縱逋逃；禮、兵司屬添注二三十人矣，誰儲邊才而精典禮。濫開邊俸，捷徑燃灰，則吏治日壞；白衣攘臂，邪人入幕，則奸弁充斥。臣請斷自聖心，一切報罷。"又言："今事下部曹，十九寢閣，宜重申國典，明正將領之罪。錦衣旂尉，半歸權要，宜遣官巡視，如京營之制。衛官襲職，比試不嚴，宜申明舊章，無使倖進將校蠶食。逃軍不招，私募乞兒，半分其餉，宜力爲創懲。窮民敲扑，號哭滿庭，奸吏侵漁，福堂安坐，宜嚴其法制。"時不能用。俄劾南京都御史王永光庇部郎范得志，顛倒公論，永光尋自引去。

秋天還朝。當時天子昏庸懦弱，各種政務懈怠廢弛。李應昇上疏説："現在遼土淪陷，黔、蜀發生戰争，紅夷的氣焰尚未平息，給西部的賞金日益增加；逃兵在京城附近肆意搶掠，催收租税使窮困百姓翹首待死。逗留成爲習慣，大將畏懼敵人而不敢向前；法紀廢棄，驕兵鼓噪而不能過問。處處增添官員，日日會同商議；反復論辯演變爲老套，嚴厲聖旨等同空言。陛下不先振奮精神，發揚志氣，群臣誰肯承受怨恨來破除人情面子的風氣呢？祖宗有早午晚三次朝拜，仍時常駕臨便殿咨訪時政。願接受臣的勸諫，奮然力行，天下事還可有所作爲。"批覆説知道了。

不久，又陳奏時政，大致説："現在天下破敝衰敗到了極點，取决於君臣奮發振興而竭力圖謀。陛下振興綱紀，則一片紙如同迅雷；大臣捐棄私心，則千里運籌如在手掌中；臺諫承擔舉發彈劾，則百官受命從政，爲國憂心。現在動議增官，爲人營建避難所，紛紜升遷調任，名不符實。自從登、萊增添巡撫，侵占百餘萬；增加招練監軍，又侵占十餘萬。邊關和内地，將領多如螻蟻，侵吞軍餉，又不知幾十萬。增設總督，對邊塞有什麽補益；增置京堂，對政事有什麽補益。朝廷增添官員，有誰慷慨去巡行邊防；司空增添官員，有誰辛勤操持以儲備；大將增添官員，衹擅長誣罔構陷而放縱逃亡；禮部、兵部屬官增添官員二三十人，有誰是儲備守邊的人才而精通典禮。濫開邊官俸禄，取巧進身的門路死灰復燃，則官員的管理日益敗壞；平民激奮，邪人入幕，則奸惡兵弁充斥。臣請求聖上親自裁斷，對上述之事都批覆罷除。"又説："現在事情交付部曹，十分之九被擱置，應重申國家法律，公開懲處將領的罪行。錦衣旗尉，一半歸屬掌權的要人，應派官巡視，如同京營的制度。衛官承襲職務，考試不嚴格，應申明舊有規章，不要讓權幸將校逐漸侵吞。逃軍不招還，私下招募乞丐，平分他的軍餉，應極力懲處。窮民被拷打，號哭滿庭，奸吏侵吞牟利，在福堂安坐，應嚴明法制。"當時不能采用。不久又彈劾南京都御史王永光庇護部郎范得志，顛倒公理，王永光立刻自己引咎

四年正月，疏陳外番、内盗及小人三患，譏切近習，魏忠賢惡之。已，復疏陳民隱，言有十害宜急除，五反宜急去，帝爲戒飭所司。京師一日地三震，疏請保護聖躬，速停内操。忠賢領東廠，好用立枷，有重三百斤者，不數日即死，先後死者六七十人。應昇極言宜罷，忠賢大恨。應昇知忠賢必禍國，密草疏列其十六罪。將上，爲兄所知，攘其疏毁之，怏怏而止。

楊漣劾忠賢，得嚴旨。應昇憤，即抗疏繼之。中言："從來奄人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主心。根株既深，毒手乃肆。今陛下明知其罪，曲賜包容。彼緩則圖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墻之間，能無隱禍？故忠賢一日不去，則陛下一日不安。臣爲陛下計，莫如聽忠賢引退，以全其命；爲忠賢計，亦莫若早自引决，以乞帷蓋之恩。不然惡稔貫盈，他日欲保首領，不可得矣。"又曰："君側不清，安用彼相。一時寵利有盡，千秋青史難欺。不欲爲劉健、謝遷者，并不能爲東陽。倘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

時魏廣微方深結忠賢，爲之謀主，知應昇譏己，大恨。萬燝之死也，應昇極言廷杖不可再，士氣不可折，譏切忠賢輩甚至。已，代高攀龍草疏劾崔呈秀。呈秀窘，昏夜款門，長跪乞哀。應昇正色固拒，含怒而去。十月朔，帝廟享頒曆，廣微後至，爲魏大中等所糾。廣微恚，辨疏詆言者。應昇復抗疏論之，且曰："廣微父允貞爲言官，得罪輔臣以去，

離職。

四年正月，李應昇上疏陳奏外番、内盜和小人三大禍患，譏諷指責皇帝身邊的小人，魏忠賢厭惡他。之後，又上疏陳奏百姓隱情，説有十條害處應緊急除掉，五反應急速除去，皇帝因此告誡有關部門。京城一日地震三次，上疏請保護皇上安全，馬上停止操練太監。魏忠賢掌管東廠，喜好立枷的酷刑，有的重三百斤，被枷者不幾日就此死去，先後死去的有六七十人。李應昇極力進言説應罷除，魏忠賢十分怨恨。李應昇知道魏忠賢必定禍害國家，秘密草擬奏疏羅列他的十六條罪狀。將要呈上，被他兄長知道了，奪取他的奏疏毁去，不高興地作罷了。

楊漣彈劾魏忠賢，遭到嚴厲聖旨指斥。李應昇憤怒，就繼他之後直言上疏。疏中説："從來閹人的禍患，開始時没有不用小忠小信來牢固結交主上之心的。基礎扎深之後，纔肆意下毒手。現在陛下明明知道他們的罪行，却枉曲包容。事緩時他們就圖保全自己之計，事急時他們就作鋌而走險之謀。内宫中，能没有隱禍嗎？所以魏忠賢一日不除去，陛下就一日不得安寧。臣爲陛下謀劃，不如聽任魏忠賢引退，以保全他的性命；爲魏忠賢謀劃，也不如早早引咎自殺，以求賜棺之恩。不然罪惡積久貫盈，以後想保全尸首，也不可能了。"又説："君王身邊的小人不清除，何必用那些輔佐大臣。一時的恩寵利禄有盡時，千秋的青史難以欺誣。不想作劉健、謝遷那樣的人，并不能作李東陽。倘若策謀迎合取歡，不是幾乎與焦芳一樣臭名同傳了嗎？"

當時魏廣微剛深交魏忠賢，作爲他出謀劃策的主使人，知道李應昇譏諷自己，十分怨恨。萬燝死後，李應昇極力進言説廷杖不可再用，士人的志氣不可摧折，譏諷斥責魏忠賢等達到極點。之後，代替高攀龍草擬奏疏彈劾崔呈秀。崔呈秀窘迫，夜晚敲門，長跪哀求。李應昇正色堅决拒絶，崔呈秀含怒而去。十月初一，皇帝祭祀宗廟，頒布日曆，魏廣微後到，被魏大中等人舉發。魏廣微憤恨，辯解的奏疏譴責進言的人。李應昇又直接上疏直言彈劾他，并且説："魏廣微

聲施至今。廣微奈何比言官路馬，斥爲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者，必别與一輩爲緣。乞陛下戒諭廣微，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他日庶可見乃父地下。”廣微益怒，謀之忠賢，將鐫秩。首輔韓爌力救，乃奪禄一年。其月，趙南星等悉被逐，朝事大變。

的父親魏允貞是諫官，得罪輔佐大臣後離去，聲譽延續至今。魏廣微怎麽能把諫官比作爲君主駕車的馬，排斥此輩？不與此輩爲伍的人，必定與另一輩結緣。乞請陛下告誡訓諭魏廣微，退下讀父親的書，保全自己家的名聲，不要倚靠三窟，與諫官爲難，以後或許有臉在地下與他的父親相見。”魏廣微愈加憤怒，與魏忠賢合謀，將降他的官階。首輔韓爌竭力相救，就奪去一年俸禄。這一月，趙南星等全都被驅逐，朝廷形勢大變。

明年三月，工部主事曹欽程劾應昇護法東林，遂削籍。忠賢恨未已。六年三月假李實劾周起元疏，入應昇名。遂逮下詔獄，酷掠，坐贜三千。尋於閏六月二日斃之，年甫三十四。崇禎初，贈太僕卿，録一子。福王時，追謚忠毅。

第二年三月，工部主事曹欽程彈劾李應昇維護東林，於是就被削去官籍。魏忠賢怨恨不止。六年三月藉李實彈劾周起元的奏疏，寫入李應昇的名字。於是逮捕關入欽犯監獄，酷刑拷打，定罪貪贜三千。不久在閏六月二日把他折磨致死，剛剛三十四歲。崇禎初年，追贈太僕卿，録用一個兒子。福王時，追謚忠毅。

萬燝

萬燝，字闇夫，南昌人，兵部侍郎恭孫也。少好學，砥礪名行。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嘗疏論刑獄干和。

萬燝，字闇夫，南昌人，是兵部侍郎萬恭的孫子。少年時喜好學習，磨煉名聲品行。考中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官刑部主事。曾上疏論述刑法獄案干犯平和。

天啓初元，兵事棘，工部需才，調燝工部營繕主事。督治九門垣墉，市銅江南，皆勤於其職。遷虞衡員外郎，司鼓鑄。時慶陵大工未竣，費不貲。燝知内府廢銅山積，可發以助鑄，移牒内官監言之。魏忠賢怒，不發，燝遂具疏以請。忠賢益怒，假中旨詰責。燝旋進屯田郎中，督陵務。

天啓初年，戰事緊急，工部需要人才，調萬燝任工部營繕主事。督察治理宫禁圍墻，在江南買銅，都勤於職守。提升虞衡員外郎，主管鑄造錢幣。當時慶陵大工程没有完工，費用不够。萬燝知道内府廢銅堆積如山，可啓用來資助鑄錢，發公文告訴内官監。魏忠賢怒，不發，萬燝就寫奏疏申請。魏忠賢更怒，藉聖旨斥責他。萬燝不久進升屯田郎中，督理陵務。

其時，忠賢益肆，廷臣楊漣等交擊，率被嚴旨。燝憤，抗章極論，略言：“人主有政權，有利權，不可委臣下，况刑餘寺人哉。忠賢性狡而貪，膽粗而大。口銜天憲，手握王爵，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痏。蔭子弟，則一世再世；賚厮養，則千金萬金。毒痡士庶，斃百餘人；威加搢紳，空十數署。一切生殺予奪之權盡爲忠賢所竊，陛下猶不覺悟乎？且忠

這時，魏忠賢更加放肆，朝臣楊漣等交相攻擊，都被嚴厲聖旨斥責。萬燝憤怒，直言上章極力糾彈，大致説：“人主有政權，有利權，不可交托臣下，何况刑餘閹人。魏忠賢性情狡猾而貪婪，膽子粗而大。口銜王法，手握王爵，愛好的生羽毛，厭惡的成傷痕。封蔭子弟，就一世再世；賞賜奴僕，就千金萬金。毒害士庶，擊斃一百餘人；威風施加於百官，使十多個官署官吏空虚。一切生殺予奪的權力都被魏忠賢竊取，陛下仍不覺悟嗎？况且魏忠賢本爲侍奉先帝的人，陛

賢固供事先帝者也，陛下之寵忠賢，亦以忠賢曾供事先帝也。乃於先帝陵工，略不厝念。臣嘗屢請銅，靳不肯予。間過香山碧雲寺，見忠賢自營墳墓，其規制弘敞，擬於陵寢。前列生祠，又前建佛宇，璇題耀日，珠網懸星，費金錢幾百萬。爲己墳墓則如此，爲先帝陵寢則如彼，可勝誅哉！今忠賢已盡竊陛下權，致内廷外朝止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尚可一日留左右耶？”疏入，忠賢大怒，矯旨廷杖一百，斥爲民。執政言官論救，皆不聽。

下寵信魏忠賢，也因魏忠賢曾侍奉先帝。却對先帝陵墓工程，一點也不關心。臣曾多次要銅，吝惜不肯給。偶然路過香山碧雲寺，看見魏忠賢爲自己營建的墳墓，其規模形制宏大寬敞，模仿陵寢。前面排列生祠，再前建佛教殿宇，玉飾的椽頭閃耀金光，珠網懸星，費金錢幾百萬。建自己的墳墓像這樣奢華，建先帝的陵寢却如那樣吝惜，可以誅殺了！現在魏忠賢已經把陛下的權力全部竊取，致使内廷外朝衹知道有魏忠賢，不知有陛下，還可以一日留在身邊嗎？”奏疏呈入，魏忠賢大怒，假傳聖旨廷杖一百，斥除爲民。執政諫官上疏救援，都不聽從。

當是時，忠賢惡廷臣交章劾己，無所發忿，思借燝立威。乃命群奄至燝邸，捽而毆之。比至闕下，氣息纔屬。杖已，絶而復蘇。群奄更肆蹴踏，越四日即卒，時四年七月七日也。

在那個時候，魏忠賢厭惡朝臣交相上章彈劾自己，没有地方發泄憤恨的情緒，想藉萬燝立威。就命令衆太監到萬燝府邸，揪着毆打他。等到達宫闕下，氣息微弱。杖打完畢，氣絶又蘇醒。衆太監更加放肆摧殘，過四日就死去了，時間在四年七月七日。

忠賢恨猶不置，羅織其罪，誣以贓賄三百。燝廉吏，破産乃竣。崇禎初，贈光禄卿，官其一子。福王時，謚忠貞。

魏忠賢怨恨仍不解，構陷他的罪行，誣陷貪贓受賄三百。萬燝是廉潔的官吏，破産纔還完錢。崇禎初年，追贈光禄卿，録用一個兒子爲官。福王時，謚號忠貞。

燝杖死未幾，巡城御史福清林汝翥嘗笞内侍曹進、傅國興，忠賢矯旨杖汝翥如燝。汝翥懼，逃之遵化，自歸於巡撫鄧渼。渼以聞，卒杖之。汝翥起家鄉舉，知沛縣。徐鴻儒攻沛甚急，堅守不下，由此擢御史。崇禎時，仕至浙江副使。汝翥雖受杖，幸不死。而是時，丁乾學、夏之令、吴裕中、劉鐸、吴懷賢、蘇繼歐、張汶諸人，皆忤忠賢致死。

萬燝被杖打致死不久，巡城御史福清林汝翥曾鞭笞内侍曹進、傅國興，魏忠賢假傳聖旨如同萬燝一樣杖打林汝翥。林汝翥懼怕，逃到遵化，自己歸附於巡撫鄧渼。鄧渼奏報，最終杖打了他。林汝翥由鄉試中舉開始做官，任沛縣知縣。徐鴻儒攻打沛縣很急迫，他堅守没有被攻下，由此提升任御史。崇禎時，官至浙江副使。林汝翥雖受杖刑，幸好不死。而此時，丁乾學、夏之令、吴裕中、劉鐸、吴懷賢、蘇繼歐、張汶等人，都觸犯魏忠賢致死。

丁乾學

乾學，浙江山陰人，寄籍京師，官檢討。天啓四年偕給事中郝土膏典試江西，發策刺忠賢。忠賢怒，矯旨鐫三秩，復除其名。已，使人詐爲校尉往逮，挫辱之，竟憤鬱而卒。崇禎

丁乾學，浙江山陰人，寄籍於京城，官任檢討。天啓四年偕同給事中郝土膏在江西主持考試，發策譏諷魏忠賢。魏忠賢惱怒，假傳聖旨貶官三級，又除去他的官籍。之後，使人詐稱校尉前往逮捕，凌辱他，最終憤怒憂鬱而死。崇禎初

初，贈侍讀學士。

年，追贈侍讀學士。

夏之令

之令，光山人。知攸、歙二縣，徵授御史。嘗疏論邊事，力詆毛文龍不足恃。忠賢庇文龍，傳旨削之令籍，閣臣救免。及巡皇城，内使馮忠等犯法，劾治之，益爲忠賢所銜，崔呈秀亦以事銜之。遂屬御史卓邁劾之令黨比熊廷弼，有詔削奪。頃之，御史倪文焕復劾之令計陷文龍，幾誤疆事。遂逮下詔獄，坐贓拷死。

夏之令，光山人。歷任攸縣、歙縣知縣，徵召入京授官御史。曾上疏論奏邊防事務，竭力譴責毛文龍不足倚恃。魏忠賢庇護毛文龍，傳令削去夏之令官籍，閣臣相救纔保住官籍。到巡察皇城時，内使馮忠等犯法，夏之令彈劾懲治他們，更被魏忠賢所怨恨，崔呈秀也因事恨他。於是囑托御史卓邁彈劾夏之令結黨勾結熊廷弼，有詔令削奪官籍。不久，御史倪文焕又彈劾夏之令設計陷害毛文龍，幾乎耽誤邊疆大事。於是逮捕入牢獄，定罪貪贓拷打致死。

吴裕中

裕中，江夏人。爲順德知縣，徵授御史。大學士丁紹軾陷熊廷弼死，裕中有疏詆紹軾。忠賢傳旨詰裕中爲廷弼姻戚，代之報仇。廷杖一百，創重卒。崇禎初，賜贈蔭。

吴裕中，江夏人。任順德知縣，徵召授官御史。大學士丁紹軾陷害熊廷弼致死，吴裕中有奏疏譴責丁紹軾。魏忠賢傳旨斥責吴裕中是熊廷弼的姻親，奏疏是代熊廷弼報仇。當廷杖擊一百，傷重而死。崇禎初年，賜贈封蔭。

劉鐸

鐸，廬陵人。由刑部郎中爲揚州知府。憤忠賢亂政，作詩書僧扇，有“陰霾國事非”句。偵者得之，聞於忠賢。倪文焕者，揚州人也，素銜鐸，遂嗾忠賢逮治之。鐸雅善忠賢子良卿，事獲解，許還故官。良卿從容問鐸：“曩錦衣往逮，索金幾何?”曰：“三千金耳。”良卿令錦衣還之。其人怒，日夜伺鐸隙，言鐸繫獄時，與囚方震孺同謀居間，遂再下獄。會鐸家人有夜醮者，參將張體乾誣鐸咒詛忠賢，刑部尚書薛貞坐以大辟。忠賢誅，貞、體乾并抵罪，鐸贈太僕少卿。

劉鐸，廬陵人。由刑部郎中任揚州知府。對魏忠賢亂政感到憤怒，作詩書寫在僧扇上，有“天氣陰晦國事非”的句子。刺探的人得知，報告給魏忠賢。倪文焕，是揚州人，一向憎恨劉鐸，於是慫恿魏忠賢逮捕懲治他。劉鐸素來與魏忠賢的兒子魏良卿有交情，事情得以消解，允許還任原官。魏良卿委婉問劉鐸：“以前錦衣前去逮捕你，索取了多少金?”回答説：“三千金而已。”魏良卿命錦衣還給他。這個人惱怒，日夜伺探劉鐸的過錯，説劉鐸在牢獄時，與囚犯方震孺在其間同謀，於是再次入獄。正逢劉鐸家人有在夜間祭祀的，參將張體乾誣陷劉鐸咒罵魏忠賢，刑部尚書薛貞判處他死刑。魏忠賢被誅殺，薛貞、張體乾一并被處罪，劉鐸追贈太僕少卿。

吴懷賢

懷賢，休寧人。由國子監生授内閣中書舍人。同官傅應星者，忠賢甥也，懷賢遇之無加禮，應星恨之。楊漣劾忠賢疏出，懷賢書其上曰：“宜如韓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即時遣戍。”

吴懷賢，休寧人。由國子監生授官内閣中書舍人。同僚傅應星，是魏忠賢的外甥，吴懷賢待他没有加厚之禮，傅應星怨恨他。楊漣彈劾魏忠賢的奏疏傳下，吴懷賢在上面寫道：“應如韓魏公懲治任守忠舊事，即刻遣送邊疆戍守。”又給

又與工部主事吴昌期書，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語。忠賢偵知之，大怒曰：“何物小吏，亦敢謗我！”遂矯旨下詔獄，坐以結納汪文言，爲左光斗、魏大中鷹犬，拷掠死。崇禎初，贈工部主事。

工部主事吴昌期書信，有“事情到極點必定向相反方向發展，返歸正道不會太遠”的話。魏忠賢偵察得知，大怒説：“什麽樣的小吏，也敢誹謗我！”於是假傳聖旨投入欽犯監獄，定罪勾結汪文言，是左光斗、魏大中鷹犬，被拷打致死。崇禎初年，追贈工部主事。

蘇繼歐

繼歐，許州人。歷知元氏、真定、柏鄉，入爲吏部稽勛主事，累遷考功郎中。將調文選，中旨謂爲楊漣私黨，削籍歸。時緹騎四出，同里副使孫織錦素附忠賢，遣人怵繼歐曰：“逮者至矣。”繼歐自經死。崇禎初，贈太常寺卿。

蘇繼歐，許州人。歷任元氏、真定、柏鄉知縣，入京任吏部稽勛主事，積功升任考功郎中。將調任文選郎中，内宫傳旨説他是楊漣私黨，削除官籍還鄉。當時緹騎四處搜捕，同里副使孫織錦一向倚附魏忠賢，派人恐嚇蘇繼歐説：“逮你的人到了。”蘇繼歐自縊而死。崇禎初年，追贈太常寺卿。

張汶

汶，邯鄲人，尚書國彦曾孫也。由蔭叙爲後軍都督府經歷。嘗被酒詆忠賢，下獄拷掠死。亦獲贈恤。

張汶，邯鄲人，是尚書張國彦的曾孫。由封蔭任後軍都督府經歷。曾喝醉酒後譴責魏忠賢，入獄拷打致死。也獲得贈予撫恤。

贊曰：自古閹宦之甘心善類者，莫甚於漢、唐之季，然皆倉卒一時，爲自救計耳。魏忠賢之殺諸人也，揚毒焰以快其私，肆無忌憚。蓋主荒政秕之餘，公道淪亡，人心敗壞，凶氣參會，群邪翕謀，故搢紳之禍烈於前古。諸人之受禍也，酷矣哉！

贊曰：自古宦官以迫害善良之人而快意的，没有什麽時候比漢、唐末年更甚，但都是短暫一時，爲了自救作打算罷了。魏忠賢殺害衆人，顯揚毒辣氣焰而以報私仇取得快樂，肆無忌憚。大概君主昏庸政治敗壞之餘，公道淪亡，人心敗壞，凶氣匯集，群邪聚謀，所以士大夫的災禍比前古更加慘烈。衆人遭受的災禍，太殘酷了！

明史卷二百四十六

列傳第一百三十四

滿朝薦　江秉謙　侯震暘 倪思輝 朱欽相 王心一
王允成 李希孔 毛士龍

滿朝薦

滿朝薦，字震東，麻陽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咸寧知縣，有廉能聲。稅監梁永縱其下劫諸生橐，朝薦捕治之。永怒，劾其擅刑稅役，詔鐫一官。大學士沈鯉等論救，不聽。會巡撫顧其志極論永貪殘狀，乃復朝薦官，奪俸一歲。無何，永遣人蠱巡按御史余懋衡。事覺，朝薦捕獲其人。永懼，率衆擐甲入縣庭。吏卒早爲備，無所掠而去。城中數夜驚，言永反。或謂永宜自明，永遂下教，自白不反狀，然蓄甲者數百。而朝薦助懋衡操之急，諸惡黨多亡去。朝薦追之渭南，頗有所格傷。永懼，使使繫書髮中，入都訟朝薦劫上供物，殺數人，投尸河中。帝震怒，立遣使逮治，時三十五年七月也。既至，下詔獄搒掠，遂長繫。中外論救，自大學士朱賡以下，百十疏。最後，四十一年秋，萬壽節將屆，用大學士葉向高請，乃與王邦才、卞孔時并釋歸。

滿朝薦，字震東，麻陽人。萬曆三十二年中進士。授官咸寧知縣，有廉潔能幹的名聲。稅監梁永放縱部下搶走諸生行李，滿朝薦逮捕處罰他的部下。梁永發怒，彈劾滿朝薦擅自處罰稅吏，皇上下詔謫降他一級官職。大學士沈鯉等陳言營救，没被采用。恰逢巡撫顧其志上書極力陳説梁永貪婪殘暴的情形，纔恢復滿朝薦官職，奪去俸禄一年。没多久，梁永又派人詛咒巡按御史余懋衡。事情敗露，滿朝薦派人逮捕詛咒的人。梁永十分恐懼，就率衆披甲闖入縣庭。吏卒早已作好準備，梁永等無所獲而離去。城裏數夜驚慌，都説梁永造反了。有人勸梁永自我表明，梁永就下發文告，自我表白不是造反的情形，仍然又蓄積甲士數百人。滿朝薦協助余懋衡嚴加追查，衆惡黨大多逃走。滿朝薦追到渭南，多有所擊殺。梁永懼怕，派人繫書於髮中，入京城控告滿朝薦劫持上貢物品，殺死數人，抛尸於河中。皇帝震怒，立刻派人逮捕查辦滿朝薦，當時是萬曆三十五年七月。到京城後，被關進欽犯監獄拷打，便將他長時間地拘囚起來。朝廷内外上書營救，從大學士朱賡以下，共上百餘本奏疏。最後，萬曆四十一年秋，萬壽節將到，采納大學士葉向高的請求，纔與王邦才、卞孔時一同被釋放。

光宗立，起南京刑部郎中，再遷尚寶卿。天啓二年，遼東地盡失，海内多故，而廷臣方植黨逞浮議。朝薦

光宗即位，起用滿朝薦作南京刑部郎中，再升遷作尚寶卿。天啓二年，遼東土地全部丢失，天下多變故，而朝廷大臣却樹立黨羽恣意議論。

深慮之，疏陳時事十可憂、七可怪，語極危切。尋進太僕少卿，復上疏曰：

比者，風霾曀晦，星月晝見，太白經天，四月雹，六月冰，山東地震，畿内霪潦，天地之變極矣。四川則奢崇明叛，貴州則安邦彦叛，山東則徐鴻儒亂，民人之變極矣。而朝廷政令乃顛倒日甚。

一乞骸耳，周嘉謨、劉一燝，顧命之元老，以中讒去，孫慎行，守禮之宗伯，以封典去，王紀，執法如山之司寇，以平反去，皆漠不顧惜；獨惓惓於三十疏劾之沈漼，即去而猶加異數焉。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建言耳，倪思輝、朱欽相等之削籍，已重箝口之嗟；周朝瑞、惠世揚等之拂衣，又中一網之計。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邊策耳，西部索百萬之貲，邊臣猶慮其未飽；健兒乞錙銖之餉，度支尚謂其過奢。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棄城耳，多年議確之犯或以庇厚而緩求；旬日矜疑之輩反以妒深而苛督。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緝奸耳，正罪自有常律，平反原無濫條。遼陽之禍，起於袁應泰之大納降人。降人盡占居民婦女，故遼民發憤，招敵攻城。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説也。廣寧之變，起於王化貞之誤信西部，取餉金以啖插而不給卒伍，以故人心離散。敵兵過河，又不聞西部策應，遂至手足無措，抱頭鼠竄。亦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説也。深求

滿朝薦爲此深感憂慮，上疏陳述時事十條可憂之事，七條可怪之處，言辭正直而懇切。不久後升任太僕少卿，又上疏説：

最近，狂風四起天氣晦暗，星月白天出現，太白星從天上經過，四月下冰雹，六月結冰，山東地震，京城以内淫雨成災，天地的變故已到極至。四川就有奢崇明叛亂，貴州就有安邦彦叛亂，山東就有徐鴻儒叛亂，老百姓的變故也到了極點。但朝廷的政令却一天比一天顛倒得更厲害。

同樣是告老還鄉，周嘉謨、劉一燝，是先皇遺詔托命的老臣，因遭受讒言離官，孫慎行，是守禮的大臣，因封典的緣故而離官，王紀是執法如山的司寇，因爲平反事而離官，都漠然不顧惜；惟獨對被三十份奏疏彈劾的沈漼念念不忘，即將罷免却又加以特别的禮遇。祖宗之朝有如此顛倒的事嗎？同樣是對國事陳言，倪思輝、朱欽相等被削官爲民，已使人大發箝口結舌的感嘆；周朝瑞、惠世揚等拂衣而去，又中一網打盡之計。祖宗之朝有如此顛倒的事嗎？同樣是邊防之策，西部既索要百萬之財，守邊之臣還考慮没有滿足；勇敢善戰之士乞求分文銀餉，度支却認爲過於奢侈。祖宗之朝有如此顛倒的事嗎？同樣是棄城的罪名，多年審理判决的犯人有的因庇護深厚而被擱置；剛剛審理而案情可疑的人反因忌恨深而被苛刻督責。祖宗之朝有如此顛倒的事嗎？同樣是緝拿奸犯，處治犯罪應有國家常行的律令，平反昭雪原來就没有泛濫無節制的科條。遼陽之禍，起因於袁應泰的大肆收納降卒。降卒肆意霸占居民婦女，因此激起遼民義憤，招引敵人攻城。事發突然，没聽到有什麽人獻城送地的説法。廣寧事變，起因於王化貞誤信西部，取餉金供給插而不供給士卒，因此人心離散。敵兵過河，又没聽説西部策應，以至於手足無措，抱頭鼠竄。這也是事發突然，没聽到有什麽人獻城送地的

姧細，不過爲化貞卸罪地耳。王紀不欲殺人媚人，反致削籍。祖宗朝有是顛倒乎？

説法。極力想追查奸細，不過是在替王化貞開脱罪過罷了。王紀不想殺人求媚於人，反而招致革職。祖宗之朝有如此顛倒的事嗎？

若夫閣臣之職，在主持清議。今章疏有妒才壞政者，非惟不斥也，輕則兩可，重則竟行其言矣。有殛奸報國者，非惟不納也，輕則見讓，重則遞加黜罰矣。尤有恨者，沈漼賄盧受得進，及受敗，又交通跋扈之奄以樹威。振、瑾僨裂之禍，皆漼作俑，而放流不加。他若戚畹，豈不當檢，何至以閹寺之讒，斃其三僕。三宫分有常尊，何至以傾國之昵，僭逼母儀。此皆顛倒之甚者也。顧成於陛下者什之一二，成於當事大臣者十之八九。臣誠不忍見神州陸沈，祈陛下終覽臣疏，與閣部大臣更弦易轍，悉軌祖宗舊章，臣即從逢、干於地下，猶生之年。

至於内閣大臣的職責，在於主持對時政的議論。現在奏章疏議有嫉妒賢才敗壞朝政的，不但不斥責，輕者則持其兩可，嚴重的居然照他們的話去做。對除奸報國的奏疏，不僅不采納，輕則被責備，重則一再罷黜懲罰。尤其令人遺恨的是，沈漼賄賂盧受得以提升，等到盧受之事敗露，又勾結驕横跋扈的宦官以樹立威風。王振、劉瑾敗壞朝政的禍害，都是從沈漼開始的，却不追究罪責。其他如外戚，難道不應當檢點約束，何至於因宦官的讒言，而打死他的三個僕人。三宫在名分上有尊卑之分，何至於以貌美的親近，僭越威逼皇后的地位。這些都是顛倒至極的事。衹是由陛下造成的有十分之一二，由掌權大臣造成的有十分之八九。臣確實不忍心看到國家覆亡，祈望陛下終究能察覽臣的上疏，與閣部大臣改弦易轍，一切按祖宗舊法行事，臣即使像關龍逄、比干那樣爲國而死，猶如活在世上。

既奏，魏忠賢激帝怒，降旨切責，褫職爲民。大學士向高申救甚力，帝不納。已，忠賢黨撰《東林同志録》，朝薦與焉，竟不復用。崇禎二年，薦起故官，未上卒。

奏疏上呈以後，魏忠賢激起皇帝震怒，降旨嚴厲追究，滿朝薦被削職爲民。大學士向高竭力營救，皇帝不采納。事過不久，魏忠賢黨撰《東林同志録》，滿朝薦也在其列，最終不再起用。崇禎二年，舉薦滿朝薦起用爲原職，還没有上任就死去了。

江秉謙

江秉謙，字兆豫，歙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除鄞縣知縣。用廉能徵，擬授御史。久不得命，以葬親歸。光宗立，命始下。入臺，侃侃言事。

江秉謙，字兆豫，歙人。萬曆三十八年考中進士。授官鄞縣知縣。因爲他廉潔能幹被徵召，打算授予他御史之官。很久都没得到任命，因埋葬親人歸家。光宗即位，任命纔下達。入御史臺，論及朝事侃侃而談。

天啓元年，首陳君臣虚己奉公之道，規切甚至。户部尚書李汝華建議興屯，請專遣御史，三年課績，所墾

天啓元年，江秉謙首先陳述君臣虚己奉公的道理，規勸十分中肯。户部尚書李汝華建議興屯田，請求專門派遣御史主管，三年後考察政績，

足抵年例餉銀，即擢京卿。秉謙力駁其謬，因言汝華尸素，宜亟罷。汝華疏辨，秉謙再劾之。

所開墾的收益足以抵每年的常規餉銀的，就提拔爲京卿。江秉謙極力駁斥其荒謬，并因此説李汝華尸位素餐，應立即罷免。李汝華上疏分辯，江秉謙又彈劾他。

瀋陽既失，朝士多思熊廷弼，而給事中郭鞏獨論廷弼喪師誤國，請并罪閣臣劉一燝。秉謙憤，力頌廷弼保守危疆功，且曰："今廷弼勘覆已明，議者猶以一人私情没天下公論，寧壞朝廷封疆，不忘胸中畛域。"章下廷議。會遼陽復失，廷弼旋起經略。鞏坐妄議奪官，遂與秉謙爲仇。廷弼既鎮山海，議遣使宣諭朝鮮發兵牽制。副使梁之垣請行，廷弼喜，請付二十萬金爲軍貲。兵部尚書張鶴鳴不予，秉謙抗疏争。鶴鳴怒，力詆秉謙朋黨。秉謙疏辨，帝不罪。

瀋陽失守後，朝中之士多思念熊廷弼，獨有給事中郭鞏彈劾熊廷弼喪師誤國，請求一并治閣臣劉一燝的罪。江秉謙很憤慨，極力稱頌熊廷弼保守危疆的功勞，并説："如今熊廷弼已重新調查核實，無罪已明。然而仍有議論的人要用一己私情湮没天下公論，寧可敗壞國家的封疆大臣，也不忘胸中的私怨。"奏章下交朝廷議論。正逢遼陽重新失守，熊廷弼隨即被起用任經略。郭鞏因妄議朝臣獲罪，被削奪官職，從此就與江秉謙結仇。熊廷弼鎮守山海關，商議派使者曉諭朝鮮發兵牽制敵人。副使梁之垣請求前往，熊廷弼大喜，請求付二十萬金作軍隊費用。兵部尚書張鶴鳴不給，江秉謙直接上疏争論。張鶴鳴大怒，極力詆毁江秉謙是熊廷弼的朋黨。江秉謙上疏分辯，皇帝没有怪罪他。

鶴鳴既抑廷弼，專庇巡撫王化貞，朝士多附會之。帝以經、撫不和，詔廷臣議。秉謙言："陛下再起廷弼，委以重寄，曰'疆埸事不從中制'。乃數月以來，廷弼不得措手足，呼號日聞，辨駁踵至。執爲詞者曰'經、撫不和，化貞主戰，廷弼主守耳'。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定而後可戰也。化貞鋭意戰，即戰勝，可無事守乎？萬一不勝，又將何以守？此中利害，夫人知之。乃一則無言不從，一則無策不棄。豈真不明於戰守之説？但從化貞、廷弼起見耳。陛下既命廷弼節制三方，則三方之進戰退守當一一聽其指揮。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弼從之進；欲退，則使廷弼隨之退。化貞倏進倏退，則使廷弼進不知所以戰，退不知所以守。是化貞有節制廷弼之權，而廷弼未嘗有節制三方之權也。故今日之事，非經、撫不

張鶴鳴既然壓抑熊廷弼，就專門袒護巡撫王化貞，朝臣多附和他。皇帝因爲經略、巡撫兩官不和，下詔讓朝臣評議。江秉謙説："陛下再次起用熊廷弼，委以重托，説'執掌邊務不受干預'。而數月以來，熊廷弼無所措手脚，呼號之聲不絶，辯駁的奏章接踵而至。有人對此發表意見説'經略、巡撫二人不和睦，王化貞主張出戰，熊廷弼主張防守而已'。熊廷弼并非專主防守，認爲守定後方可出戰。王化貞執意出戰，即使戰勝，可以不進行防守嗎？萬一不勝，又將用何計策去防守？此中的利與害，人人都知道。却對一方言聽計從，對另一方却無策不抛棄。難道真的不明白戰守之説？衹是從王化貞着想還是從熊廷弼着想罷了。陛下既已命熊廷弼節制三方，那麽三方的進戰退守之策應當一一聽憑他指揮。可是王化貞想進攻，就讓熊廷弼跟着他進攻；想撤退，又讓熊廷弼跟着他撤。王化貞忽進忽退，則使熊廷弼進不知如何作戰，退不知如何防守。這是王化貞有節制熊廷弼的權力，而熊廷弼不曾有節制三方的權力。因而今天的事，不是經、撫

和，乃好惡經、撫者不和；非戰守之議論不合，乃左右經、撫者之議論不合。請專責廷弼，實圖戰守。”末譏首輔葉向高兩可含糊，勢必兩可掣肘，安能責成功。語極切至。

不和，而是喜歡、憎惡經、撫的人不和；不是戰或守的議論不合，而是反對還是支持經、撫的人的議論不合。請求專門責成熊廷弼，根據實際謀劃戰守的安排。”最後批評首輔葉向高持兩端，態度含糊不明，勢必造成兩方都受到牽制，怎能求其成功。話語極懇切盡理。

後朝議方撤廷弼，而化貞已棄廣寧遁。秉謙益憤，以職方郎耿如杞附和鶴鳴，力助化貞排廷弼，致封疆喪失，連疏攻之。并援世宗戮丁汝夔故事，乞亟置鶴鳴於法。帝以鶴鳴方行邊，不當輕詆，奪秉謙俸半歲，如杞不問。秉謙復上疏言：“鶴鳴一入中樞，初不過鹵莽而無遠識，既乃至凶狠而動殺機。明知西部間諜俱虛，戰守參差難合，乃顧自欺以欺朝廷。何處有機會？而曰機會可乘。何日渡河？而曰渡河必勝。既欲驅經略以出關，而不肯付經略以節制；既欲置廷弼於廣寧，而未嘗移化貞於何地。破壞封疆之罪，可置弗問哉？且化貞先棄地先逃，猶曰功罪相半。即此一言，縱寸斬鶴鳴，不足贖其欺君誤國罪，乃猶敢哆口定他人罪案耶!”

後來正值朝廷商議撤換熊廷弼，而王化貞已棄廣寧逃跑。江秉謙更加憤慨，因職方郎耿如杞附和張鶴鳴，極力幫助王化貞排斥熊廷弼，導致疆土丢失，便接連上疏指斥耿如杞。并援引世宗殺丁汝夔的舊例，請求立即將張鶴鳴繩之以法。皇帝因張鶴鳴正巡行邊地，不應當輕易詆毁，罰扣江秉謙半年的俸禄，耿如杞則不予追究。江秉謙又上疏説：“張鶴鳴一入中樞，最初不過做事魯莽没有遠見，後來却變得凶狠而動了殺機。明明知道西部間諜都虚空，戰守主張不一，難以統一意見，却反而自欺來欺騙朝廷。哪裏有時機？却説有機可乘。哪天可以渡河？而説渡河必勝。既想驅使經略出關，而又不肯交給經略節制之權；既想把熊廷弼安置在廣寧，而不曾把王化貞調到别的地方。破壞封疆之罪，可以棄置不問嗎？况且王化貞棄地先逃走，還説功罪各半。就這一句話，縱使寸斬張鶴鳴，也不足以抵消他欺君誤國之罪，却還敢張口定别人的罪案嗎!”

當是時，大學士沈潅潛結中官劉朝、乳媪客氏，募兵入禁中，興内操。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等十二人再疏力攻。秉謙與焉，并詆朝及客氏。内外胥怨，遂假劾鶴鳴疏，出秉謙於外。無何，郭鞏召還，交通魏忠賢，力沮秉謙。是冬，皇子生，言官被謫者悉召還，獨秉謙不與。家居四年，聞忠賢益亂政，憂憤卒。

這時候，大學士沈潅暗中勾結宦官劉朝、熹宗乳母客氏，招募兵士入宫中，由太監主管在宫中帶甲操練。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等十二人再次上疏竭力攻擊。江秉謙參與其中，一同責難劉朝及客氏。朝廷内外的人都怨恨，於是就藉彈劾張鶴鳴之疏，把江秉謙調出京城。没多久，郭鞏被召回京城，勾結魏忠賢，竭力阻止江秉謙。這年冬天，皇子出生，被貶謫的諫官全部召還，惟獨江秉謙不在此列。居於家中四年，聽説魏忠賢更加敗壞朝政，憂愁憤慨而終。

居數月，忠賢黨御史卓邁追劾秉謙保護廷弼，遂削籍。崇禎初，復官。

過了幾個月，魏忠賢黨羽御史卓邁追劾江秉謙保護熊廷弼之罪，人雖死，仍將他削除官籍。崇禎初年，纔又恢復原職。

侯震暘　倪思輝　朱欽相　王心一

侯震暘，字得一，嘉定人。祖堯

侯震暘，字得一，嘉定人。祖侯堯封，任監

封，監察御史。忤大學士張居正，外轉。累官至福建右參政，有廉直聲。震暘舉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

天啓初，擢吏科給事中。是時，保姆奉聖夫人客氏方擅寵，與魏忠賢及大學士沈潅相表裏，勢焰張甚。既遣出宮，熹宗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遂宣諭復入。震暘疏言："宮闈禁地，奸璫群小睥睨其側，内外鈎連，借叢煬竈，有不忍言者。王聖寵而煽江京、李閏之奸，趙嬈寵而構曹節、王甫之變。幺麽里婦，何堪數昵至尊哉?"不省。

會遼事棘，經略熊廷弼、巡撫王化貞相牴牾。兵部尚書張鶴鳴右化貞，議者遂欲移廷弼，與化貞畫地任事。震暘逆知其必敗，疏言："事勢至此，陛下宜遣問經臣。果能加意訓練，則進止遲速不從中制，雖撤撫臣，一以付之，無不可者。如不然，則督其條晰陳奏，以聽吏議，摭拾殘局，專任化貞。此一説也。不則移廷弼密雲，而出本兵爲經略。鶴鳴素慷慨自命，與其事敗同罪，不若挺身報國。此又一説也。不則遂以經略授化貞，擇沈深有謀者代任巡撫，以資後勁。此又一説也。不則直移廷弼於登、萊，終其三方布置之策，與化貞相犄角。此又一説也。若復遷延猶豫，必僨國事。"疏上，方有旨集議，而大清兵已破廣寧矣。化貞、廷弼相率入關門，猶數奉温旨，責以戴罪立功。

震暘大憤懣，再疏言："臣言不幸驗矣，爲今日計，論法不論情。河西未壞以前，舉朝所惜者，什七在化貞，今不能爲化貞惜也。河西既壞以

察御史。觸犯大學士張居正，轉任爲地方官。屢次升官至福建右參政，有廉潔正直的名聲。侯震暘考中萬曆三十八年進士，在行人司充任行人。

天啓初年，提拔作吏科給事中。這時，熹宗保姆奉聖夫人客氏正得寵，與魏忠賢及大學士沈潅内外勾結，權勢氣焰十分囂張。客氏被驅遣出宮後，熹宗因思念而流淚，甚至日暮時分都不進食，於是就宣諭奉聖夫人復入宮。侯震暘上疏説："宮闈是禁地，奸佞宦官一群小人在一旁窺視，内外勾結，藉勢欺君專權，蒙蔽皇帝，帶來人們不忍看到的結果。王聖被寵而煽起江京、李閏的奸謀，趙嬈得寵而造成曹節、王甫的事變。微不足道的里中婦人，哪裏能多次親昵至尊呢?"皇帝不省察。

恰逢遼東事情緊急，經略熊廷弼、巡撫王化貞之間有矛盾。兵部尚書張鶴鳴偏袒王化貞，廷議之臣於是想調開熊廷弼，與王化貞劃地分任軍事。侯震暘預料必敗無疑，上疏説："形勢已到如此地步，陛下應該派人慰問經略之臣。如果真能更加重視訓練，而軍隊進退的安排又不受干預，即使撤掉巡撫，把軍務全部交付給熊廷弼，也没有什麽不可以。如不這樣就督促他分條明晰陳述，聽憑朝廷官吏們議定策略，收拾殘局，而專門任用王化貞。這是一種説法。要不然就調熊廷弼到密雲，而以兵部尚書張鶴鳴爲經略。張鶴鳴平時以慷慨自稱，與其戰事失敗同遭罪罰，不如讓他挺身報國。這是又一種説法。不然就把經略授給王化貞，選深沉有謀略的人代任巡撫，來作爲他的有力的後援。這是又一説法。不然就直接調熊廷弼到登、萊，完成他三方布置的策略，與王化貞互爲犄角之勢。這是又一説法。如果再拖延猶豫，必定破壞國事。"奏疏呈上，正有聖旨召集商議，而大清兵已經攻破廣寧了。王化貞、熊廷弼相繼入關門，還是多次接到措辭温和的聖旨，責令他們戴罪立功。

侯震暘十分憤怒，又一次上疏説："微臣的話不幸應驗了，現在的辦法，論法律不論人情。河西潰敗以前，所有的朝臣所顧惜的，十分之七在王化貞，現在不能再顧惜王化貞了。河西潰敗

後，舉朝所寬者什九在廷弼，今亦不能爲廷弼寬也。策撫臣者，謂宜責令還赴廣寧，聯屬西部。然而膾庫已竭，其能赤手效包胥乎？策經臣者，謂宜仍責守關。然所謂守者，將如廷弼前議三十萬兵數十萬餉，以圖後效乎？抑止令率殘卒出關外，姑示不殺乎？凡此無一可者。及今不定逃臣之律，殘疆其奚賴焉。”其後治失事罪，蓋略如震暘疏云。

之後，全朝中所寬恕的十分之九在熊廷弼，現在也不能爲熊廷弼寬解了。爲巡撫出主意的，説應該責令返還奔赴廣寧，聯結西部。然而倉庫已枯竭，他能空手效仿申包胥以救國嗎？爲經略出主意的，認爲應該責成守住關隘。然而所説的防守，是如熊廷弼以前議定的用三十萬兵供數十萬軍餉，以圖後效呢，還是衹令其領殘兵出關外，姑且表明不殺他呢？所有這些都無一可行。至今不制定懲辦畏敵逃跑的大臣的法律，殘破的疆土還依賴什麽呢？”那以後懲治失事之罪，大概如侯震暘奏疏的主張。

已，遂劾大學士沈㴶結納奉聖夫人及諸中官爲朋黨，具發其構殺故監王安狀。忠賢即日傳旨謫震暘。震暘陛辭，復上田賦、河渠二議。以逐臣不當建議，再鐫二級以歸。

後來，侯震暘就彈劾大學士沈㴶結納奉聖夫人以及與宦官結爲朋黨，詳細地揭發他們羅織罪名殺害以前的太監王安的情形。魏忠賢當天傳旨貶謫侯震暘。侯震暘當面向皇帝辭行，又上呈田賦、河渠兩篇奏議。因放逐之臣不應提建議，又被降官二級而回。

震暘在垣八月，章奏凡數十上。崇禎初，召復故官，震暘已前卒。因其子主事峒曾請，特贈太常少卿。

侯震暘在御史任上八個月，奏疏共上數十次。崇禎初年，徵召被貶官員回朝恢復原職，侯震暘已去世。由於其子主事侯峒曾提出請求，特別追贈太常少卿。

方震暘之論客氏也，給事中祁門倪思輝、臨川朱欽相疏繼之。帝大恚，并貶三官。大學士劉一燝、尚書周嘉謨等交章論救，皆不納。御史吳縣王心一言之尤切，帝怒，貶官如之。心一同官龍谿馬鳴起復抗疏諫，且言客氏六不可留。帝議加重譴，用一燝等言，奪俸一年。

當侯震暘論列客氏罪狀的時候，給事中祁門倪思輝、臨川朱欽相也相繼上疏。皇帝很憤怒，一并貶了三人的官職。大學士劉一燝、尚書周嘉謨等紛紛上書救援，都没被采納。御史吳縣王心一論事尤爲切直，皇帝發怒，將他同樣貶官。王心一的同官龍谿馬鳴起又上書直言進諫，并且説客氏有六條理由不可留。皇帝對他嚴加懲處，後來采納劉一燝等的意見，扣發他一年俸禄。

先是，元年正月，客氏未出宫，詔給土田二十頃，爲護墳香火貲。又詔魏進忠侍衛有功，待陵工告竣，并行敘録。心一抗疏言：“陛下眷念二人，加給土田，明示優録，恐東征將士聞而解體。况梓宫未殯，先念保姆之香火，陵工未成，强入奄侍之勤勞，於理爲不順，於情爲失宜。”不報。至是，與思輝、欽相并貶，廷臣請召還者十餘疏。皇子生，詔思輝、

在此之前，元年正月，客氏没有出宫，皇帝下詔賜給她二十頃地，爲守護墳墓祭祀香火提供財物。又下詔説魏忠賢侍衛有功勞，等陵園工程竣工，一并按功行賞。王心一上疏直言説：“陛下眷念二人，加封給田土，明顯地表示了優厚的待遇，恐怕東征將士聽了會人心涣散。何況先皇的梓宫還没有出殯，首先想到的是祭祀保姆的香火，陵墓工程没有完，强行記入閹臣的勤勞，於道理爲不順，於感情爲不適當。”皇上不批覆。到這時候，王心一與倪思輝、朱欽相等一起被

欽相、心一、鳴起并復故官。

貶，朝臣請求召還他們共上十餘疏。皇子降生，皇上下詔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馬鳴起都恢復原官。

欽相尋擢太僕少卿。楊漣既劾魏忠賢，欽相亦抗疏極論。五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討賊楊六、蔡三、鍾六等有功。旋以忤忠賢，除名。思輝，崇禎時終南京督儲尚書。心一終刑部侍郎。鳴起終南京右都御史。

朱欽相不久被提升爲太僕少卿。楊漣已彈劾魏忠賢，朱欽相也上疏竭力彈劾。五年，以右僉都御史任福建巡撫，征討賊匪楊六、蔡三、鍾六等有功。不久因爲觸犯魏忠賢，被除去名籍。倪思輝，崇禎時終官南京督儲尚書。王心一終官刑部侍郎。馬鳴起終官南京右都御史。

王允成

王允成，字述文，澤州人。萬曆中舉於鄉，除獲鹿知縣。以治行異等，徵授南京御史。時甲科勢重，乙科多卑下之。允成體貌魁梧，才氣飆發，欲凌甲科出其上，首疏論遼左失事諸臣，請正刑辟。

熹宗即位，廷臣方爭論“梃擊”、“移宮”事，而帝降兩諭罪選侍，因言移宮後相安狀。大學士方從哲封還上諭。允成陳保治十事，中言：“張差闖宮，説者謂瘋癲。青宮豈發瘋之地？龐保、劉成豈并瘋之人？言念及此，可爲寒心。今鄭氏四十年之恩威猶在，卵翼心腹實繁有徒，陛下當思所以防之。比者，聖諭多從中出。當，則開煬竈之端；不當，而臣下爭執，必成反汗之勢。孰若事無大小，盡歸内閣。至元輔方從哲，屢劾不去。陛下於選侍移宫後，發一敕諭，不過如常人表明心迹耳，從哲輒封還。夫封后之命，都督之命，貶謫周朝瑞之命，何皆不封還？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姚宗文閲視遼左，與熊廷弼相失，歸而鼓同列攻之。允成惡其奸，再疏論列。

天啓元年，疏請恤先朝直臣，列楊天民等三十六人以上，帝納之。俄陳任輔弼、擇經略、慎中樞、專大

王允成，字述文，澤州人。萬曆年間鄉試中舉，授官爲獲鹿知縣。因爲政績優異，被徵召授官南京御史。當時進士權勢大，舉人大多權位較低。王允成體貌魁梧，才思敏捷奔放，想超越進士置身其上，首先上疏彈劾遼左失事的衆臣，請求皇上嚴正刑律。

熹宗即位，大臣們正爭論“梃擊”、“移宮”兩事，但皇帝連降兩道聖諭要治選侍的罪，順便説到遷宮後相安無事的情形。大學士方從哲封合退還皇上聖諭。王允成陳述保民治安十件事，其中説：“張差闖宮，論説的人認爲他瘋瘋癲癲。太子東宮豈能是發瘋之地？龐保、劉成難道都是瘋癲的人？説到這裏，真使人感到心寒。如今鄭氏四十年的恩威尚存，黨羽親信大有人在，陛下應當考慮怎樣提防他們。最近，聖諭多從他們中出來。恰當，就開了佞幸專權蒙蔽國君的先例；不恰當，就會讓大臣們爭論不休，必然形成令出不能回收的形勢。怎麽比得上事無論大小，全歸内閣管理。至於重臣方從哲，多次彈劾而不離官。陛下在選侍移宫後，發布一道聖諭，不過像常人表明心迹罷了，方從哲就緘封退還。封后之命，都督之命，謫貶周朝瑞之命，何不都緘封退還？司馬昭之心，路人都知道了。”姚宗文巡察遼左，與熊廷弼不和，回來後鼓動同僚攻擊他。王允成痛恨姚宗文的奸險，又上疏議論。

天啓元年，上疏請求撫恤前朝正直之臣，列出楊天民等三十六人上奏，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不久陳説任命輔弼、選任經略、慎選中樞、

帥、更戎政、嚴賞罰數事。末言："方今最可慮者，陛下孤立禁中。先朝怙權恃寵諸奄，與今日左右近習，互相忌嫉，恐乘機肆毒，彼此相戕。夫防護禁庭，責在内閣及司禮。務令潛消默化，俾聖躬與皇弟，并得高枕無憂，斯爲根本至計。"時韙其言。

已，劾刑部尚書黄克纘倡言保護選侍，貽誤賈繼春，又曲庇盗寶内侍，至辨御史焦源溥綱常一疏，刺謬特甚。已，極論内降及留中之害，末復規切閣部大臣。忤旨，停俸。給事中毛士龍劾府丞邵輔忠，允成亦偕同官李希孔斥輔忠。已，極言綱紀廢弛，請戒姑息，破因循，指斥時事甚悉。

當是時，中貴劉朝、魏進忠與乳媪客氏相倚爲奸。允成抗疏歷數其罪，略言："内廷顧命之璫，犬食其餘，不蒙帷蓋之澤；外廷顧命之老，中旨趣出，立見田里之收。以小馬爲馳騁之貲，誰啓盤於游田之漸；以大臣爲釋忿之地，誰啓啸其耉長之心。劉朝輩初亦不預外事，自沈潅、邵輔忠導之，遂恣肆無忌。浸假而王心一、倪思輝、朱欽相斥矣，浸假而司空用陪推矣，浸假而中旨用考官矣。是易置大臣之權在二豎也。近者弄權愈甚，逐大臣如振落，王紀、滿朝薦并削職爲編氓。是驅除大臣之權在二豎也。科臣遷改，自有定敘，給假推升，往例皆然。乃惡周朝瑞之正直，忽有不許推用之旨。是轉遷百官之權在二豎也。秦藩以小宗繼大宗，諸子不得封郡王，祖制昭然。乃部科争之不獲，相繼而去。是進退諸藩之權在二豎也。招權納賄，作福作威。二豎

專命大帥、更改軍政、嚴肅賞罰等數件事。最後説："當今最讓人憂慮的，是陛下孤立於宫中。前朝依賴權勢依仗寵幸的諸閹臣，與今日陛下身邊的親近之臣，互相忌恨猜妒，恐怕趁機發泄怨恨互相戕害。防護宫庭禁地，責任在於内閣和司禮監。務必使他們的矛盾逐漸化解，使聖體與皇弟，都能高枕無憂，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計策。"當時人們都認爲他説得很對。

隨後，王允成又彈劾刑部尚書黄克纘提倡保護選侍，貽誤賈繼春，又曲意庇護盗竊寶物的内侍，至於辯駁御史焦源溥有關綱常的奏疏，特别荒謬。隨後，又極力議論不按常規經中書省議定，而由内宫直接發出詔令和留置大臣奏章不交辦的禍害，最後又勸誡諫正閣部大臣。觸犯皇帝旨意，被停發官俸。給事中毛士龍彈劾府丞邵輔忠，王允成也與同僚李希孔一起斥責邵輔忠。隨後，極力議論朝綱國紀荒廢鬆弛，請求戒止姑息縱容，打破因循，批評時事十分詳盡。

在這時，宦官劉朝、魏進忠與乳姆客氏狼狽爲奸。王允成上疏直諫一一列舉他們的罪過，大略是説："内宫受先帝遺詔的宦官，身份地位低微，没有蒙受皇家恩澤；外廷受先帝遺詔的老臣，内宫旨意急速傳出，立刻被罷歸鄉里。是誰用小馬作爲馳騁的工具，誘使皇上沉迷於田獵游樂；是誰把大臣作爲發泄怨忿的地方，誘使皇上産生不尊重宿臣之心。劉朝之流最初也不干預宫廷以外的政事，自從沈潅、邵輔忠引導，就肆意行事毫無顧忌。慢慢地王心一、倪思輝、朱欽相被罷斥，逐漸地司空以推官出任主考副手，逐漸内宫直接下旨任用考官。這是更换大臣的權力在兩個小人手中。最近專權更加嚴重，驅逐大臣如振動落葉，王紀、滿朝薦都被削官爲民。這是驅逐大臣的權力在兩個小人手中。六科給事中與都察院各道監察御史的升遷改任，自有一定的制度，官員的准予休假及未滿考察期限即行升補也都有成例。却因爲憎惡周朝瑞的正直，忽然有不准推舉任用的聖旨。這是轉任升遷百官的權力在兩個小人手中。秦王以小宗繼承大宗，諸子不能封郡王，祖宗的典制都很明確。而部科諫諍没有

弄權於外，客氏主謀於中。王振、劉瑾之禍將復見今日。”疏入，進忠輩切齒。允成復特疏論秦府濫恩之謬，帝終不省。

結果，相繼離去。這是進退諸藩王的權力在兩個小人手中。玩弄權柄收納賄賂，作威作福。兩個小人在宮廷外弄權，客氏在宮廷內主謀。王振、劉瑾的禍患將重現於眼前。”奏疏傳入，魏進忠等人切齒痛恨。王允成又特意上疏奏論秦府濫施恩惠的荒謬，皇帝最終都没有省察。

三年六月，允成又劾進忠，進忠益恨。明年，趙南星爲吏部，知允成賢，調之於北。未幾，南星被逐，御史張訥劾南星調允成非法，遂除名。後給事中陳維新復劾允成貪險，詔撫按提問，坐以贓私。莊烈帝嗣位，以允成嘗請保護皇弟，識其名，召復故官。未幾卒。

天啓三年六月，王允成又彈劾魏進忠，魏進忠更加怨恨他。第二年，趙南星執掌吏部，知道王允成賢明，調他到北京。不久，趙南星被趕出朝廷，御史張訥彈劾趙南星調王允成不合法，於是將王允成除名。後來給事中陳維新又彈劾王允成貪婪險詐，下詔由撫按提審，定貪污營私罪。莊烈帝繼位，因王允成曾經請求保護皇帝之弟，記得他的名字，下詔恢復原官。没多久就死了。

當天啓初，東林方盛。其主張聯絡者，率在言路。允成居南，與北相應和，時貴多畏其鋒。然謇謇敢言，屢犯近倖，其風采足重云。

當天啓初年，東林黨正盛。那些主張聯絡的，大都在言官位上。王允成居於南方，與北方相互應和，當時權貴大多懼怕他的鋒芒。然而直辯敢言，多次觸犯皇帝親近寵信的人，他的風采很值得推重。

李希孔

李希孔，字子鑄，三水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南京御史。給事中姚宗文閲遼東軍，排經略熊廷弼，希孔連疏劾之。已，又糾宗文阻抑考選，以“令旨”二字抗言繳還，遏先帝非常之德。泰昌元年冬，陳時政七事。天啓改元，與允成劾邵輔忠。已，請宥言官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三年上《折邪議》，以定兩朝實録，疏言：

> 昔鄭氏謀危國本，而左袒之者，莫彰著於三王并封之事。今秉筆者不謂非也，且推其功，至與陳平、狄仁傑并。此其説不可解也。當時并封未有旨，輔臣王錫爵蓋先有密疏請也。迨旨下禮部，而王如堅、朱維京、涂一臻、王學曾、岳元聲、顧允成、于孔兼等苦口力争，又共責讓錫

李希孔，字子鑄，三水人。萬曆三十八年考中進士。授官中書舍人，提拔任南京御史。給事中姚宗文檢閲遼東軍事，排斥經略熊廷弼，李希孔接連上疏彈劾姚宗文。不久，又糾彈姚宗文阻止壓制考核選用官員，以“令旨”二字高聲駁正封還詔命，阻遏先帝不同尋常的恩德。泰昌元年冬天，上疏陳説時政七件大事。天啓元年，與王允成彈劾邵輔忠。隨後，又請求寬恕諫官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三年，上呈《折邪議》，以確定兩朝實録，奏疏説：

> 從前鄭氏陰謀危害太子，而偏袒鄭氏的，没有什麽比三王并封之事更爲彰著。現今執筆的人不認爲不對，而且推尊其功勞，以至於與陳平、狄仁傑相提并論。這個説法不可理解。當時并封没有聖旨，輔臣王錫爵先有密疏請求。等聖旨下到禮部，而王如堅、朱維京、涂一臻、王學曾、岳元聲、顧允成、于孔兼等苦口力争，又同時在朝房責備王錫爵。於是王錫爵纔知大義不能違背，

爵於朝房。於是錫爵始知大義之不可違，而天下之不我予。隨上疏檢舉，而封事停也。假令如堅等不死争，不責讓，將并封之事遂以定，而子以母貴之説，且徐邀定策國老之勛。而乃飾之曰："旋命旋引咎，事遂以止。"嗟乎，此可爲錫爵諱乎哉！且聞錫爵語人曰："王給事中遺悔否？"以故事關國本，諸臣槁項黄馘，終錫爵世不復起。不知前代之安劉、復唐者，誰阨王陵，使之不見天日乎？曾剪除張柬之、桓彦範等五人，而令齎志以没乎？臣所以折邪議者，一也。

而天下人不贊成我。隨即上疏檢舉，而册封之事也停止了。假如王如堅等人不抵死諫諍，不加責備，一起册封之事已經定下來，而子以母貴的説法，并且慢慢獲得定策國老的功勛。但却掩飾説："剛剛任命隨即又引咎辭職，事情就終止了。"唉，這可以替王錫爵隱諱嗎？况且聽王錫爵對人説："王給事中留下後悔没有？"因此事關國家根本，衆臣面黄肌瘦，終王錫爵之世不再起用。不知前代安定劉王朝、恢復唐王朝的，誰又阻止了王陵，使他不重見天日？曾經消滅張柬之、桓彦範等五人，而令懷抱志願而湮没嗎？臣所以摧折邪議的原因，這是第一點。

其次，莫彰於張差闖宫之事。而秉筆者猶謂無罪也，且輕其事，而列王大臣、貫高事爲辭。此其説又不可解也。王大臣之徒手而闖至乾清宫門也，馮保怨舊輔高拱，置刃其袖，挾使供之，非實事也。張差之梃，誰授之而誰使之乎？貫高身無完膚，而詞不及張敖，故漢高得釋敖不問。可與張差之事，造謀主使口招歷歷者比乎？昔寬處之以全倫，今直筆之以存實，以戒後，自兩不相妨，而奈之何欲諱之？且諱之以爲君父隱，可也；爲亂賊輩隱，則何爲？臣所以折邪議者，二也。

其次，没有什麽比張差闖宫之事更明顯。而執筆者還説無罪，并且看輕其事，而列王大臣、貫高的事作爲説辭。這樣的説法又不可理解。王大臣徒手闖到乾清宫門，馮保怨恨舊輔高拱，藏刀於衣袖，挾持使其招供，不是實事。張差持杖闖太子宫，誰授意誰指使？貫高體無完膚，而供詞不連累張敖，因此漢高祖得以釋放張敖不加審問。可以與張差之事，密謀主使口供明顯者相比嗎？以前從寬處罰以保全倫禮，今直寫其事以保存實情，以警戒後人，自然兩不相妨礙，而爲什麽要隱瞞它？况且替君父隱諱，可以；替亂臣賊子們隱諱，這爲什麽呢？臣所以摧折邪議的原因，這是第二點。

至封后遺詔，自古未有帝崩立后者。此不過貴妃私人謀假母后之尊，以弭罪狀。故稱遺詔，以要必行。奈何猶稱先志，重誣神祖，而陰爲阿附傳封者開一面也？臣所以折邪議者，三也。

至於册封皇后的遺詔，從古都没有皇帝駕崩後立皇后的。這衹不過是貴妃私下策劃藉母后的尊顯來掩蓋罪狀。因此稱作遺詔，以求必須施行。爲什麽還要稱説先帝之志，重誣神祖，而暗地裏爲阿諛附和與傳封者網開一面？臣所以摧折邪議的原因，這是第三點。

先帝之令德考終，自不宜謂

先帝的美德壽終，自然不應該説因藥導

因藥致崩，被不美之名。而當時在內視病者，烏可於積勞積虛之後，投攻剋之劑。群議洶洶，方蓄疑慮變之深，而遽值先帝升遐，又適有下藥之事，安得不痛之恨之，疾首頓足而深望之？乃討奸者憤激而甚其詞，庇奸者借題以逸其罰。君父何人，臣子可以僥倖而嘗試乎？臣所以折邪議者，四也。

致駕崩，遭受不好的名聲。而當時在宫内探病的人，怎麽可以在積勞積虚之後，投放攻克之藥。衆臣議論紛紛，正聚蓄懷疑考慮變亂很深，而突然遇上先帝駕崩，又恰好碰上下藥的事情，怎能不痛惜遺憾，疾首頓足而深深怨恨？於是聲討奸佞者激憤而嚴厲其詞，偏袒奸佞者藉題發揮以逃避對奸人的懲罰。君父何等尊貴之人，臣子可以僥幸試驗嗎？微臣所以上疏摧折邪佞的原因，這是第四點。

先帝之繼神廟棄群臣也，兩月之內，鼎湖再號。陛下孑然一身，怙恃無托，宫禁深閟，狐鼠實繁，其於杜漸防微，自不得不倍加嚴慎。即不然，而以新天子儼然避正殿，讓一先朝宫嬪，萬世而下謂如何國體？此楊漣等諸臣所以權衡輕重，亟以移宫請也。宫已移矣，漣等之心事畢矣，本未嘗居以爲功，何至反以爲罪而禁錮之，擯逐之，是誠何心？即選侍久侍先帝，生育公主，諸臣未必不力請於陛下，加之恩禮。今陛下既安，選侍又未嘗不安，有何冤抑，而汲汲皇皇爲無病之沈吟。臣所以折邪議者，五也。

先帝在神廟拋棄群臣之後繼位，兩月以内，又不幸去世。陛下孑然一身，憑依無靠，宫禁深閉，邪奸繁衍，對於防微杜漸，自然不得不加倍謹慎。要不然，以新天子儼然避開正殿，讓給一個先朝妃嬪，萬世以下認爲是怎樣的國體？這就是楊漣等諸臣之所以權衡輕重，急於以移宫相請求。宫已移了，楊漣等的心事已完結，本没有居功自傲，何至於反認爲有罪而被禁錮，拋棄驅逐他們，這究竟是什麽心思？即使選侍長久侍奉先帝，生養公主，衆臣未必不極力請求陛下，加以恩德禮遇。現陛下已安，選侍又不曾不安，有何冤屈不平，而凄凄惶惶作無病呻吟？微臣所以摧折邪佞之議的原因，這是第五點。

抑猶有未盡者。神祖與先帝所以處父子骨肉之際，仁義孝慈，本無可以置喙。即當年母愛子抱，外議喧嘩，然雖有城社媒孽之奸，卒不以易祖訓立長之序，則愈足見神祖之明聖，與先帝之大孝。何足諱，何必諱，又何可諱？若謂言及鄭氏之過，便傷神祖之明，則我朝仁廟監國危疑，何嘗爲成祖之累。而當時史臣直勒之汗青，并未聞有嫌疑之避也。何獨至今而立此一説，巧

還有未完的事。神祖與先帝所以處於父子骨肉之際，仁義孝順慈愛，本來没有什麽可説的。就是當年母親疼愛兒子抱擁，朝廷之外一片嘩然，雖然有憑依爲非作歹的奸人，而終究没有因此改變祖訓立長子的規矩，則更可見神祖的英明，和先帝的大行孝道。哪裏值得避諱，哪裏必須避諱，又哪裏能够避諱？假如説及鄭氏的過錯，就損傷神祖的英明，那麽我朝仁廟代理國政危險疑慮，何曾成爲成祖的牽累。而當時史臣照直書寫在史册上，并没有聽説有迴避嫌疑。爲何惟獨今天而立此一説，巧辯替奸人脱罪，

爲奸人脱卸，使昔日不能置之罪，今日不容著之書，何可訓也。今史局開，公道明，而坐視奸輩陰謀，辨言亂義，將令三綱紊，九法滅，天下止知有私交，而不知有君父。乞特敕纂修諸臣，據事直書，無疑無隱，則繼述大孝過於武、周，而世道人心攸賴之矣。

使先前不可處置之罪，今日不容著之於書，哪裏值得作爲典訓。現今史局已開設，公道明顯，而袖手旁觀奸人陰謀，巧舌簧言淆亂禮義，將使三綱紊亂，九法滅絶，天下衹知有私人交情，而不知有君父之義。請求特敕編纂修史衆臣，據事實直書，不懷疑不遮掩，則繼承大孝超過武、周，而世道人心就有所依賴了。

詔付史館參酌，然其後卒不能改也。已，又請出客氏於外，請誅崔文昇。忌者甚衆，指爲東林黨。未幾，卒官，故不與璫禍。

皇帝下詔交給史官斟酌參考，然而以後最終不能改變。隨後，又請求遷出客氏於宫外，請求誅殺崔文昇。忌恨他的人特别多，指控李希孔是東林黨人。没多久，死於本官，因而没有遭受佞幸閹黨之禍。

毛士龍

毛士龍，字伯高，宜興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杭州推官。熹宗即位，擢刑科給事中，首劾姚宗文閲視乖張。楊漣去國，抗疏請留。天啓改元正月疏論"三案"，力言孫慎行、陸夢龍、陸大受、何士晋、馬德澧、王之寀、楊漣等有功社稷，而魏浚輩醜正害直之罪。帝是之。

毛士龍，字伯高，宜興人，萬曆四十一年考中進士。授官杭州推官。熹宗即位，提升爲刑科給事中，首先彈劾姚宗文辦事乖戾。楊漣離開了國都，毛士龍上疏直言請求挽留。天啓元年正月上疏議論"三案"，竭力陳説孫慎行、陸夢龍、陸大受、何士晋、馬德澧、王之寀、楊漣等人有功於國家，而魏浚之流嫌惡端正傷害正直大臣的罪行。皇帝以爲有理。

李選侍之移宫也，其内竪劉朝、田詔、劉進忠等五人，以盗貲下刑部獄。尚書黄克纘庇之，數稱其冤。帝不從，論死。是年五月，王安罷，魏進忠用事。詔等進重賂，令其下李文盛等上疏鳴冤，進忠即傳旨貸死。大學士劉一燝等執奏者再。旨下刑科，士龍抄參者三，旨幾中寢。克纘乃陳其冤狀，而請付之熱審。進忠不從，傳旨立釋。士龍憤，劾克纘阿旨骫法，不可爲大臣，且數朝等罪甚悉。由是，進忠及諸奄銜士龍次骨。進忠廣開告密，誣天津廢將陳天爵交通李永芳，逮其一家五十餘人，下詔獄。士龍即劾錦衣駱思恭及誣告者罪。進忠憾張后抑己，誣爲死囚孫二所出，

李選侍遷移出内宫，内宫宦官劉朝、田詔、劉進忠等五人，因偷盗資財逮入刑部監獄。尚書黄克纘袒護這些人，多次聲稱他們冤枉。皇帝不聽從，判處死刑。這年五月，王安罷官，魏進忠專權。田詔等進納厚重賄賂，命令他的部下李文盛等人上疏鳴冤，魏進忠立刻傳旨以財貨贖死罪。大學士劉一燝等又一再上奏疏反對。聖旨下交刑科，毛士龍多次抄參，聖旨幾乎中途停止。黄克纘於是陳説他們的冤情，請求交付減等判刑。魏進忠不聽從，傳旨立刻釋放。毛士龍憤慨，彈劾黄克纘阿諛旨意歪曲法律，不可作大臣，并且列舉劉朝等人的罪狀十分詳細。因此，魏進忠及衆閹臣恨毛士龍入骨。魏進忠廣開告密之門，誣告天津廢將陳天爵勾結李永芳，逮捕其一家五十多人，關進欽犯監獄。毛士龍立刻彈劾錦衣衛駱思恭及誣告者的罪。魏進忠恨張后壓制

布散流言。士龍請究治妖言奸黨并主使逆徒，進忠益憾。

至九月，士龍劾順天府丞邵輔忠奸貪，希孔、允成亦劾之，輔忠大懼。朝等因誘以超擢，令攻士龍。輔忠遂訐士龍官杭州時盜庫納妓，進忠從中下其疏。尚書周嘉謨等言兩人所訐，風聞，請寬貸。進忠不從，削士龍籍，輔忠落職閒住。進忠後易名忠賢，顯盜國柄，恨士龍未已。四年冬，令其私人張訥劾之，再命削籍。明年三月入之汪文言獄詞，謂納李三才賄三千，謀起南京吏部，下撫按提訊追贓，遣戍平陽衛。已而輔忠起用，驟遷兵部侍郎。六年十二月，御史劉徽復摭輔忠前奏，劾士龍納訪犯萬金，下法司逮治。士龍知忠賢必殺己，夜中逾墻遁。其妾不知也，謂有司殺之，被髮號泣於道，有司無如之何。士龍乃潛至家，載妻子浮太湖以免。

莊烈帝嗣位，忠賢伏誅。朝士爲士龍稱冤，詔盡赦其罪。士龍始詣闕謝恩，且陳被陷之故。帝憐之，命復官致仕，竟不召用。至崇禎十四年，里人周延儒再相，始起漕儲副使，督蘇、松諸郡糧。明年冬，入爲太僕少卿。又明年春，擢左僉都御史。時左都御史李邦華、副都御史惠世揚皆未至，士龍獨掌院事。帝嘗語輔臣："往例御史巡方，類微服訪民間。近高牙大纛，氣凌巡撫，且公署前後皆通竇納賄，每奉使富可敵國，宜重懲。"士龍聞，劾逮福建巡按李嗣京。十月謝病歸。國變後卒。

自己，誣告說是死囚孫二所出的主意，散布流言。毛士龍請求追究妖言奸黨和主使叛逆之人，魏進忠更加憎恨。

到九月，毛士龍彈劾順天府丞邵輔忠奸詐貪婪，李希孔、王允成也彈劾他，邵輔忠十分恐懼。劉朝等於是以越級提升相引誘，令他攻擊毛士龍。邵輔忠就攻擊毛士龍做官杭州時盜竊國庫接納妓女，魏進忠從中下其奏疏。尚書周嘉謨等說兩人所揭發，屬於風聞，請求寬恕。魏進忠不聽，削除毛士龍官籍，邵輔忠丢官閑居。魏進忠後來改名魏忠賢，明目張膽地竊取國家大權，恨毛士龍不止。四年冬，令其心腹張訥彈劾毛士龍，又命令削去官職。第二年三月打入汪文言案件，說他收納李三才賄賂三千，策劃起用爲南京吏部，下令巡撫按察提審追贓，貶謫戍守平陽衛。不久邵輔忠被起用，很快遷升至兵部侍郎。六年十二月，御史劉徽又摭拾邵輔忠前面的奏疏，彈劾毛士龍收納被偵察緝捕的犯人一萬金，下交司法部門逮捕治罪。毛士龍明白魏忠賢必定殺自己，半夜翻墻逃走。連他的妾也不知道，說是主管官吏殺了他，披頭散髮號哭於道路上，主管官員拿她没辦法。毛士龍於是暗中回家，帶着妻子兒女浮於太湖獲免。

莊烈帝即位，魏忠賢被誅。朝中大臣替毛士龍鳴冤，皇上下詔全部赦免他的罪。毛士龍纔到朝廷謝恩，并陳述被誣陷的原因。皇帝同情他，下令恢復原官退休，結果不被召用。到崇禎十四年，同里之人周延儒再度作丞相，纔起用毛士龍爲漕儲副使，督運蘇、松等郡糧食。第二年冬，入朝作太僕少卿。又第二年春天，升任左僉都御史。當時左都御史李邦華、副都御史惠世揚都没有到任，毛士龍獨自掌管院中之事。皇帝曾經對輔臣說："以往慣例御史巡視地方，類似微服私訪民間。最近高牙大旗，盛氣超越巡撫，況且公署前後都通路納賄，每奉命出使便富裕可與國家相當，應該重懲。"毛士龍聽了，彈劾逮捕福建巡按李嗣京。十月因病辭謝歸養。國家變故後病逝。

贊曰：滿朝薦，健令也，出死力以抗凶鋒，幽深牢而弗悔。及躋言路，益發憤時事，庶幾强立不反者歟。江秉謙、侯震暘之論經、撫，李希孔之論"三案"，皆切中事理。王允成直攻劉朝、魏進忠，而不與楊、左、周、黄諸人同難。毛士龍顧以譎免。蓋忠賢殺人皆成於附閹邪黨，彼其甘心善類，授之刃而假手焉且加功者，罪直浮於忠賢已。

贊曰：滿朝薦，是强健之守令，奮死力以對抗凶頑之敵，幽囚於深牢而不改悔。等踏上諫官之路，更發憤關心時事，差不多是倔强不回頭的人。江秉謙、侯震暘的議論經、撫，李希孔議論"三案"，都切中事理。王允成直言攻擊劉朝、魏進忠，却不與楊、左、周、黄等人同時遭難。毛士龍衹是以計謀免罪。魏忠賢殺人都成事於依附宦官的邪黨，那些心甘情願殺戮好人，授人以刀而藉手殺人并且加功受賞的人，罪惡更大於魏忠賢。



明史卷二百四十七

列傳第一百三十五

劉綎 喬一琦　李應祥 童元鎮　陳璘 吴廣　鄧子龍　馬孔英

劉綎　喬一琦

劉綎，字省吾，都督顯子。勇敢有父風。用廕爲指揮使。

萬曆初，從顯討九絲蠻。先登，擒其酋阿大。以功，遷雲南迤東守備，改南京小教場坐營。

十年冬，緬甸犯永昌、騰越，巡撫劉世曾請濟師。明年春，擢綎游擊將軍，署騰衝守備事。緬甸去雲南遠，自其酋莽瑞體以兵服諸番，勢遂强，數擾邊境。江西人岳鳳者，商隴川，驍桀多智，爲宣撫多士寧記室。士寧妻以妹。鳳誘士寧往見瑞體，潛與子曩烏鴆殺之，并殺其妻子，奪金牌印符，受瑞體僞命，代士寧爲宣撫。瑞體死，子應裏嗣。鳳結耿馬賊罕虔、南甸土舍刀落參、芒市土舍放正堂，與應裏從父猛別、弟阿瓦等，各率象兵數十萬攻雷弄、盞達、干崖、南甸、木邦、老姚、思甸諸處，殺掠無算。窺騰越、永昌、大理、蒙化、景東、鎮沅、元江。已，陷順寧，破盞達，又令曩烏引緬兵突猛淋。指揮吴繼勳等戰死。鄧川土官知州何鈺，鳳僚婿也，使使招之，鳳縶獻應裏。

當是時，車里、八百、孟養、木邦、孟艮、孟密、蠻莫皆以兵助賊，

劉綎，字省吾，都督劉顯的兒子。勇敢有父親的風範。因爲封蔭任指揮使。

萬曆初年，跟從劉顯討伐九絲蠻。率先登城，擒九絲酋長阿大。因爲軍功，遷升雲南迤東守備，改任南京小教場坐營。

十年冬，緬甸侵犯永昌、騰越，巡撫劉世曾請求增援軍隊。第二年春天，提升劉綎作游擊將軍，代理騰衝守備事。緬甸離雲南遠，自從它的酋長莽瑞體用武力使諸番服從，勢力就强大起來，多次擾亂邊境。江西人岳鳳，經商於隴川，勇猛凶暴足智多謀，作宣撫多士寧的記室。多士寧以他的妹妹嫁給他爲妻。岳鳳引誘多士寧前往拜見莽瑞體，暗暗地與兒子曩烏用藥酒殺掉多士寧，并殺掉他的妻兒，奪去金牌印符，接受莽瑞體僭僞的命令，代替多士寧爲宣撫。莽瑞體死後，其子莽應裏繼承其位。岳鳳勾結耿馬賊罕虔、南甸土舍刀落參、芒市土舍放正堂，與莽應裏叔父猛別、弟阿瓦等，各自率領象兵數十萬攻打雷弄、盞達、干崖、南甸、木邦、老姚、思甸等地方，殺戮劫掠無數。窺視騰越、永昌、大理、蒙化、景東、鎮沅、元江。隨後，攻陷順寧，攻破盞達，又令曩烏帶領緬甸士兵襲擊猛淋。指揮吴繼勳等戰死。鄧川土官知州何鈺是岳鳳姊妹的丈夫，派使者招撫，岳鳳捆綁使者并把他獻給莽應裏。

就在這時候，車里、八百、孟養、木邦、孟艮、孟密、蠻莫都派兵幫助夷賊，賊勢力更加强

賊勢益盛。黔國公沐昌祚聞警，移駐洱海，巡撫劉世曾亦移楚雄。大徵漢土軍數萬，令參政趙睿壁蒙化，副使胡心得壁騰衝，陸通霄壁趙州，僉事楊際熙壁永昌，與監軍副使傅寵、姜忻督參將胡大賓等分道進擊。大小十餘戰，積級千六百有奇，猛別、落參皆殪。參將鄧子龍擊斬罕虔於姚關。應裏趣鳳東寇姚關，北據灣甸、芒市。會綎至軍，軍大振。鳳懼，乃令妻子及部曲來降。綎責令獻金牌印符及蠻莫、孟密地。乃以送鳳妻子還隴川爲名，分兵趨沙木籠山，據其險，而己馳入隴川境。鳳度四面皆兵，遂詣軍門降。綎復率兵進緬，緬將先遁，留少兵隴川。綎攻之，鳳子曩烏亦降。綎乃携鳳父子往攻蠻莫，乘勝掩擊。賊窘，縛緬人及象馬來獻，蠻莫平。遂招撫孟養賊，賊將乘象走，追獲之。復移師圍孟璉，生擒其魁。

盛。黔國公沐昌祚聽到警報，移駐洱海，巡撫劉世曾也移師楚雄。大量徵集漢土軍數萬，令參政趙睿在蒙化築壁壘，副使胡心得在騰衝築壁壘，陸通霄在趙州築壁壘，僉事楊際熙在永昌築壁壘，與監軍副使傅寵、姜忻督率參將胡大賓等分路進擊。大小十多次戰鬥，共計斬殺首級一千六百有餘，猛別、落參都被射死。參將鄧子龍斬殺罕虔於姚關。莽應裏督促岳鳳向東侵犯姚關，向北占據灣甸、芒市。碰上劉綎到軍中，軍聲大振。岳鳳害怕，於是令妻兒及部下來投降。劉綎責令其獻出金牌印符以及蠻莫、孟密地區。於是以送岳鳳妻兒還隴川爲名，分兵疾馳沙木籠山占據其險要之處，而自己馳入隴川境界。岳鳳考慮到四面都是官兵，就到軍門投降。劉綎又率兵進攻緬甸，緬甸將官先逃跑，留少量兵於隴川。劉綎攻打這些士兵，岳鳳的兒子曩烏也投降。劉綎於是帶着岳鳳父子前往進攻蠻莫，乘勝大規模出擊，賊寇走投無路，綁緬甸人及象馬前來進獻，蠻莫平息。於是招撫孟養叛賊，叛賊乘象逃跑，追擊俘虜了他。又移軍圍攻孟璉，活捉了它的魁首。

雲南平，獻俘於朝。帝爲告謝郊廟，受百官賀。大學士申時行以下，悉進官蔭子。綎亦進副總兵，予世蔭。乃改孟密安撫司爲宣撫，增設安撫二，曰蠻莫，曰耿馬；長官司二，曰孟璉，曰孟養；千户所二，一居姚關，一居猛淋。皆名之曰“鎮安”。命綎以副總兵署臨元參將，移鎮蠻莫。初，鳳降本以計誘，而巡撫世曾稱陣擒，遂行獻俘禮，敘功及閣部。

雲南平定，獻俘於朝廷。皇帝爲之告祭於郊廟，接受百官朝賀。大學士申時行以下，都升官封蔭兒子。劉綎也升官任副總兵，賜予世代封蔭。於是改孟密安撫司爲宣撫，增設安撫兩處，一處爲蠻莫，一處爲耿馬；長官司兩個地方，一是孟璉，一是孟養；千户所兩個，一個在姚關，一個在猛淋。都命名爲“鎮安”。命劉綎以副總兵代理臨元參將，移軍鎮守蠻莫。當初，岳鳳投降本來是用計引誘，而巡撫劉世曾聲稱陣前擒捉，就行獻俘之禮，記功升到閣部。

未幾，緬人復大舉寇孟密。孟密兵戰敗，賊遂圍五章。把總高國春率五百人援，破賊數萬，連摧六營，爲西南戰功第一。進官，世蔭副千户。綎亦優敘。蠻莫設安撫，以土官思順有功，特授之。綎納其重賄，又縱部將謝世禄等淫虐，思順大怨。

没多久，緬甸人又大舉入侵孟密。孟密軍隊戰敗，叛賊就圍攻五章。把總高國春率領五百人增援，大破賊兵數萬，連續摧毁六座營寨，爲西南戰功第一。晋升官職，世襲副千户，劉綎也從優敘功，晋升官職。蠻莫設立安撫，因土官思順有功，特别授他官職。劉綎收納很重的賄賂，又放縱部將謝世禄等奸淫擄掠，思順極爲怨恨。

綎，將家子。父顯部曲多健兒，

劉綎是將門之子。父親劉顯部下有很多勇健

綎擁以自雄。征緬之役，勒兵金沙江，築將臺於王驥故址，威名甚盛。然性貪，御下無法。兵還至騰衝，甲而噪，焚民居。綎在蠻莫，聞之馳至，犒以金錢，始定。思順恐禍及，叛歸莽酋。詔革綎任，以游擊候調。

無何，羅雄變起。羅雄者，曲靖屬州也，者氏世爲知州。嘉靖時，者濬嗣職，殺營長而奪其妻，生子繼榮。濬年老無他子，繼榮得襲職，遂弑濬。妖僧王道、張道以繼榮有異相，奉爲主。用符術煉丁甲，煽聚徒黨，獨外弟隆有義不從。十三年冬，繼榮分黨四剽，廣西師宗、陸凉諸府州咸被患。巡撫劉世曾檄調漢土軍，屬監司程正誼、鄭璧等分禦之。會綎解官至霑益，世曾喜，令與裨將劉紹桂、萬鏊分道討。綎直搗繼榮寨，拔之，獲其妻妾數人，繼榮逸去。綎連克三寨，斬王道、張道，追亡至阿拜江。隆有義部卒斬繼榮首以獻，賊盡平。時首功止五十餘級，而撫降者萬餘人，論者稱其不妄殺。初，綎破繼榮，有論其私財物者，功不録。世曾爲辨誣，乃賜白金。尋用爲廣西參將，移四川。

二十年，召授五軍三營參將。會朝鮮用師，綎請率川兵五千赴援，詔以副總兵從征。至則倭已棄王京遁，綎趨尚州烏嶺。嶺亘七十里，峭壁通一綫，倭拒險。别將查大受、祖承訓等間道逾槐山，出烏嶺後。倭大驚，遂移駐釜山浦。綎及承訓等進屯大丘、忠州，以全羅水兵布釜山海口，朝鮮略定。未幾，倭遣小西飛納款，遂犯咸安、晉州，逼全羅。提督李如松急遣李平胡、查大受屯南原，祖承訓、李寧屯咸陽，綎屯陜川，扼之。

之士，劉綎率領他們以稱雄。征討緬甸的戰役，在金沙江布勒士兵，在王驥舊址修築將臺，威名很大。然而生性貪婪，統御部下没有法規。士兵回到騰衝，帶着武器喧鬧，焚毁民房。劉綎在蠻莫，聽到消息疾馳而至，用金錢犒勞，纔平定。思順害怕禍及自己，叛逃歸降莽酋。下詔革去劉綎的官職，以游擊聽候調用。

没多久，羅雄兵變發生。羅雄，是曲靖的屬州，者氏世代爲知州。嘉靖時，者濬繼承職位，殺掉營長并奪去他的妻子，生兒子繼榮。者濬年老没有别的兒子，繼榮得以世襲職位，就殺掉者濬。妖僧王道、張道認爲繼榮有特異之相，奉他爲主。用符術煉六丁六甲，煽動聚集黨徒，衹有外弟隆有義不跟從。十三年冬天，繼榮分派黨徒四處搶劫，廣西師宗、陸凉等府州都遭受禍患。巡撫劉世曾傳檄文調遣漢土軍，派監司程正誼、鄭璧等分别抵禦。碰上劉綎被解除官職到霑益，世曾歡喜，命令他與裨將劉紹桂、萬鏊分路討伐。劉綎直搗繼榮的山寨，攻取了它，俘獲繼榮的妻妾數人，繼榮逃去。劉綎連續攻破三座營寨，斬殺王道、張道，追趕逃亡的士兵到阿拜江。隆有義部下割下繼榮首級來獻給他，亂賊全部平息。當時斬敵首功衹有五十多級，而招撫使之投降的有萬餘人，議論的人稱頌他不胡亂殺人。當初，劉綎攻破繼榮時，有人彈劾他私取財物，功勞不被登録。世曾替劉綎辯誣，於是賜予白銀。不久任用爲廣西參將，後改任四川。

二十年，召回授官五軍三營參將。恰逢朝鮮用兵，劉綎請求率領川軍五千趕赴救援，下詔以副總兵的身份從征。到達時倭寇早已放棄王京逃跑，劉綎疾行到尚州烏嶺。烏嶺横亘七十里，陡峭的山壁僅一綫相通，倭寇據守險隘之處。别將查大受、祖承訓等從小路翻越槐山，出現在烏嶺後面。倭寇十分驚恐，就改駐於釜山浦。劉綎及祖承訓等進駐大丘、忠州，用全羅水兵分布在釜山海口，朝鮮大致安定下來。没有多久，倭寇派小西飛講和，於是侵犯咸安、晉州，逼進全羅。提督李如松急忙派李平胡、查大受屯兵南原，祖承訓、李寧屯兵咸陽，劉綎屯兵陜川，據守三

倭果分犯，諸將并有斬獲。倭乃從釜山移西生浦，送王子歸朝鮮。帝命撤如松大軍還，止留綎及游擊吴惟忠合七千六百人，分扼要口。總督顧養謙力主盡撤，綎、惟忠亦先後還。

屬播酋楊應龍作亂，擢綎四川總兵官。綎戍朝鮮二年，勞甚，覬勘功優叙，乃賄御史宋興祖。興祖以聞，法當褫。部議綎功多，請盡革雲南所加功級，以副總兵鎮四川。尋以應龍輸款，而青海寇數擾邊，特設臨洮總兵官，移綎任之。

二十四年三月，火落赤、真相、昆都魯、歹成、他卜囊等掠番窺内地。綎部將周國柱等擊之莽剌川腦，斬首百三十有奇，獲馬牛雜畜二萬計。帝爲告郊廟宣捷。綎等進秩予廕有差。

明年五月，朝鮮再用師。詔綎充禦倭總兵官，提督漢土兵赴討。又明年二月，抵朝鮮，則楊鎬、李如梅已敗。經略邢玠乃分軍爲三，中董一元，東麻貴，西則綎，而陳璘專將水兵。綎營水源。倭亦分三路，西行長據順天，壕寨深固。綎欲誘執之，遣使請與期會。使者三反，綎皆單騎俟道中。行長覘知之，乃信，期以八月朔定約。至期，綎部卒泄其謀，行長大驚，逸去。綎進攻失利。監軍參政王士琦怒，縛其中軍。綎懼，力戰破之。賊退不敢出。諸將三道進，綎挑戰破之，驅賊入大城。已，賊聞平秀吉死，將遁。綎夜半攻奪粟林、曳橋，斬獲多。石曼子引舟師救，陳璘邀擊之海中。行長遂棄順天，乘小艘遁。

班師，進綎都督同知，世廕千

地。倭寇果然分頭進犯，諸將都有斬殺和俘獲。倭寇於是從釜山轉移到西生浦，送王子回歸朝鮮。皇帝命令撤退李如松大軍還朝，祇留劉綎以及游擊吴惟忠共七千六百人，分别扼守險要關口。總督顧養謙極力主張全部撤退，劉綎、吴惟忠也先後還朝。

恰逢播州酋長楊應龍作亂，提拔劉綎任四川總兵官。劉綎戍守朝鮮兩年，功勞很大，希望勘核功勞，晋升官職，於是賄賂御史宋興祖。興祖上報，依法應當剥奪他的官職。閣部議論劉綎功勞多，請求全部革去在雲南所加的功級，以副總兵鎮守四川。不久因楊應龍投降，而青海寇賊多次侵擾邊地，特别設置臨洮總兵官，改調劉綎任此官。

二十四年三月，火落赤、真相、昆都魯、歹成、他卜囊等輪番擄掠窺視内地。劉綎部將周國柱等在莽剌川腦迎擊他們，斬首一百三十有餘，獲得馬牛各種牲畜計兩萬頭。皇帝爲此祭告於郊廟宣布勝利。劉綎等增加俸禄，封廕子孫有等差。

第二年五月，朝鮮再次用兵。下詔劉綎充當抵禦倭寇的總兵官，提督漢土兵前往征討。又第二年二月，抵達朝鮮，楊鎬、李如梅已經兵敗。經略邢玠於是分軍爲三部分，中軍董一元，東路軍麻貴，西路軍則是劉綎，而陳璘專門帶領水兵。劉綎扎營於水源。倭寇也分三路，西邊行長據守順天，壕溝深，營栅牢固。劉綎想引誘捉拿他們，派人請求與他約期相會。使者三次往返，劉綎都單騎等待於途中。行長偵察知道這事，纔相信，期約在八月初一約會。到這天，劉綎部下泄露了他的計謀，行長十分驚恐，逃跑了。劉綎進攻失利。監軍參政王士琦大怒，捆縛他到中軍。劉綎懼怕，拼力征戰攻破了敵寇。敵寇潰退不敢復出。諸將分三路進擊，劉綎挑戰攻破敵營，驅趕賊寇進入大城。隨後，賊聽説平秀吉死了，將要逃跑。劉綎夜半攻奪粟林、曳橋，斬殺俘虜很多。石曼子引水軍相救，陳璘攔擊敵寇於海中。行長於是放棄順天，坐小船逃跑。

軍隊返回，提升劉綎爲都督同知，世代封廕

户。遂移師征楊應龍。會四川總兵官萬鏊罷，即以綎代之。時兵分八道，川居其四。川東又分爲二，以綦江道最要，令綎當之。應龍熟綎才，頗懼，益兵守要害。二十八年正月，諸將克丁山、銅鼓、嚴村，遂直擣楠木、山羊、簡臺三峒。峒絶險，賊將穆照等衆數萬連營，諸將憚之。綎分兵攻其三面，大戰於李漢壩，生擒其魁，餘賊奔入峒。乘勢克三關，直擣峒前，焚之，賊多死。盡克三峒，擒穆照及賊魁吴尚華。是日，綎督戰，左持金，右挺劍，大呼曰："用命者賞，不用命者齒劍！"鬥死者四十人，遂大捷。應龍乃遣子朝棟、惟棟及其黨楊珠統鋭卒數萬，由松坎、魚渡、羅古池三道并進。綎伏萬人羅古，待松坎賊；以萬人伏營外，待魚渡賊；而别以一軍策應。賊果至，伏盡起。綎率部下轉戰，斬首數百，追奔五十里。賊聚守石虎關，綎亦掘塹守。

千户。於是移軍征討楊應龍。恰逢四川總兵官萬鏊罷官，就用劉綎代替他。當時兵分八道，四川居於其中第四路。川東又分爲兩道，以綦江道最重要，命令劉綎擔當此道。楊應龍熟悉劉綎的才幹，十分恐懼，增加兵力把守要害。二十八年正月，諸將攻克丁山、銅鼓、嚴村，就直擣楠木、山羊、簡臺三峒。峒特别險要，賊將穆照等數萬人連營，諸將感到害怕。劉綎分兵攻打連營的三面，大戰於李漢壩，活捉賊軍頭領，其餘的敵寇逃入山洞。劉綎等趁勢連續攻克三關，直擣敵峒前，并焚燒山洞，賊寇死去很多。全部攻克三峒，俘虜穆照及賊首領吴尚華。這天，劉綎親自督戰，左手拿着黄金，右手挺着長劍，大聲喊道："拼命的有賞，不拼命的殺頭！"戰死的有四十人，於是取得大勝。楊應龍於是派他的兒子楊朝棟、楊惟棟及他的黨羽楊珠統領精鋭士兵數萬，由松坎、魚渡、羅古池三路并進。劉綎埋伏一萬人於羅古，等待松坎之賊；以一萬人埋伏營外，等待魚渡的賊人；而另以一軍策應。賊果然來攻，伏兵全部發起。劉綎率領部下轉戰，斬殺賊寇幾百人，追擊奔逃之敵達五十里。賊聚守石虎關，劉綎也挖壕溝據守。

初，綎聞征播命，逗遛，多設難以要朝廷。言官交劾，議調南京右府僉書。綎至是聞之，即辭任。總督李化龍以平播非綎不可，固留之，力薦於朝。綎乃復受事，逾夜郎舊城，攻克賊滴淚、三坡、瓦窑坪、石虎諸隘，直抵婁山關。婁山萬峰插天，叢箐中一徑纔數尺。賊設木關十三座，排栅置深坑，百險俱備。綎分奇兵爲左右路，間道趨關後，而自督大軍仰攻，奪其關，追至永安莊，兩路軍亦會。綎老將持重，慮賊衝突，聯諸營：一據婁山關爲老營，一據白石口爲腰營，一據永安莊爲前營。都指揮王芬者，勇而寡謀，每戰輒請爲前鋒，連勝有輕敵心，獨營松門埡之衝，距大營數里。賊方有烏江之勝，

當初，劉綎聽到征討播州的命令，逗留不前，多方設難要挾朝廷。言官交相彈劾，商議調任南京右府僉書。劉綎到這時聽到消息，立刻辭職。總督李化龍因平定播州非劉綎不可，堅決留下他，極力向朝廷推薦。劉綎於是又接受戰事，翻越夜郎舊城，攻克賊寇的滴淚、三坡、瓦窑坪、石虎諸關隘，直抵婁山關。婁山關萬座山峰直插藍天，叢竹裹衹有一條小路纔幾尺。賊寇設木關十三座，排栅置於深坑中，各種險阻都具備。劉綎分奇兵爲左右兩路，從小路直奔關後面，而自己監督大軍仰面進攻，奪得關隘，追到永安莊，兩路軍也相會合。劉綎老將持重，顧慮賊寇衝突，把諸營聯結起來：一路軍據守婁山關爲大本營，一路軍據守白石口作爲腰營，一路軍據守永安莊作爲前營。都指揮王芬，勇猛而缺少謀略，每逢出戰都請爲前鋒，接連勝利有輕敵之心，單獨扎營在松門埡的要衝，離大本營數里。

謀再奪婁山。適穆照遣使泄芬孤軍狀，賊乃襲殺芬，守備陳大剛、天全招討楊愈亦死，失亡士卒二千人。綎聞，親率騎卒往救，部將周以德、周敦吉分兩翼夾攻，賊始大奔，追至養馬城而還。是日，應龍幾被獲，乃不敢窺婁山。綎懲前失，札近關堅壁，且請濟師。逾十餘日，克後水囤，營於冠子山。尋會馬孔英、吳廣諸軍，逼海龍囤下，與諸將共平賊，綎功爲多。

初，李化龍薦綎，言官謂綎嘗納應龍賄，宜奪官從軍。部議謫爲事官，戴罪辦賊。綎德化龍，使使齎玉帶一、黄金百、白金千投化龍家，爲化龍父所叱。投巡按御史崔景榮家，亦如之。化龍、景榮并奏其事，詔革綎任，永不收録，没其物於官。已，録平播功，進左都督，世蔭指揮使。

三十六年，雲南阿克反，起綎討賊總兵官。未至，賊已平，寢前命。四十年，四川建昌倮亂，命綎爲總兵官討之。偕參政王之機分八道督諸將攻，而己居中節制。克桐槽、沈渣、阿都、厦卜、越北諸寨，大小五十六戰，斬馘三千三百有奇，諸倮巢穴一空。

綎爲將，數被黜抑，性驕恣如故。嘗拳毆馬湖知府詹淑。淑改調，綎奪禄半年。久之，以軍政拾遺罷歸。

四十六年，帝念遼警，召爲左府僉書。明年二月，經略楊鎬令綎及杜松、李如柏、馬林四路出師。綎兵四萬，由寬佃，副使康應乾監之，游擊喬一琦别監朝鮮軍并進。綎鎮蜀久，好用蜀兵。久待未至，遂行。而所分道獨險遠，重岡叠嶺，馬不成列。次

賊剛剛有烏江之勝，策謀再度奪取婁山。恰逢穆照派使者泄露王芬孤軍的情形，賊於是襲擊殺掉王芬，守備陳大剛、天全招討楊愈也死難，死去、逃跑的士兵兩千人。劉綎聽到消息，親自率騎兵前往營救，部將周以德、周敦吉分兩翼夾攻，敵開始狂奔，追到養馬城而回。這天，楊應龍差一點被俘獲，於是不敢再窺視婁山。劉綎懲戒先前失利，命令靠近關隘築堅固壁壘，并且請求增援軍隊。過了十多天，攻克後水囤，駐營於冠子山。不久會合馬孔英、吳廣諸路軍，逼近海龍囤下，與衆將一同平息敵寇，劉綎功勞最大。

當初，李化龍推薦劉綎，諫官説他曾經收納楊應龍的賄賂，應該奪官從軍。閣部議定降爲事官，戴罪平定叛賊。劉綎感激李化龍，派使者帶着玉帶一條、黄金百兩、白銀千兩到李化龍家，被李化龍的父親喝斥。投禮於巡按御史崔景榮家，也被叱退。李化龍、崔景榮一并奏告他的事，下詔革除劉綎的官職，永不再收編録用，没收他的財物於官府。隨後，按照平定播州的功勞，進官爲左都督，子孫世襲指揮使。

三十六年，雲南阿克造反，起用劉綎任討賊總兵官。還没有到，賊寇已平息，廢止前面的任命。四十年，四川建昌倮叛亂，任命劉綎爲總兵官討伐。偕同參政王之機分八道督率諸將進攻，而自己居於中間指揮。攻克桐槽、沈渣、阿都、厦卜、越北諸山寨，大大小小五十六戰，斬首三千三百有餘，諸倮巢穴一掃而空。

劉綎爲將官，多次被罷黜壓制，但性情驕縱放肆不改。曾經毆打馬湖知府詹淑。詹淑改調，劉綎被奪去俸禄半年。以後，因軍政失誤遭揭發被罷免而歸。

四十六年，皇帝考慮到遼地警報，召劉綎爲左府僉書。第二年二月，經略楊鎬下令劉綎及杜松、李如柏、馬林四路出兵。劉綎率兵四萬，由寬佃出發，副使康應乾監軍，游擊喬一琦另外監朝鮮軍一并前進。劉綎鎮守蜀已久，喜歡用蜀兵。等了很久没到，就行軍。可是所分的行軍道路獨危險遥遠，重岡叠嶺，馬不能成列。駐扎在

深河，連克牛毛、馬家二寨。大清兵五百守董鄂路。聞綎軍至，逆戰。綎縱兵圍數重，大清兵衆寡不敵，失二裨將，傷五十人，餘潰圍出。綎已深入三百里，杜松軍覆猶不知。復整衆進，遇大清兵。綎引軍登阿布達里岡，將布陣，大清兵亦登岡，出其上，而別以一軍趨綎西。岡上軍自高馳下，奮擊綎軍，綎殊死戰。趨綎西者復從旁夾擊，綎軍不能支。大清兵乘勢追擊，遇綎後二營軍。未及陳，復爲大清兵所乘。大潰，綎戰死。養子劉招孫者，最驍勇，突圍，手格殺數人，亦死。士卒脱者無幾。

深河，接連攻克牛毛、馬家二寨。大清兵五百守董鄂路。聽説劉綎軍到，前往迎戰。綎放開士兵圍了幾重，大清兵寡不敵衆，損失兩個裨將，傷五十人，其餘衝出重圍。劉綎已經深入三百里，杜松軍覆没還不知道。又整軍前進，遇大清兵。劉綎引軍登上阿布達里岡，準備布陣，大清兵也登岡，出於他的上面，而另外用一支軍隊奔向劉綎西側。岡上軍從高處驅馳而下，奮力衝擊劉綎軍隊，劉綎也殊死奮戰。衝擊劉綎西邊的清軍又從旁夾擊，劉綎的軍隊不能支撑。大清兵乘勢追擊，遇到劉綎後面的兩營軍。没來得及擺開陣勢，又被大清兵乘勢追殺。大敗，劉綎戰死。養子劉招孫，最爲驍勇，突圍，親手格殺數人，也戰死。士兵逃脱的没有幾人。

時應乾及朝鮮軍營富察之野，大清遂移師邀之。應乾兵及朝鮮兵列械將戰，狂風驟起，揚沙石。應乾發火器，反擊己營，大亂。大清兵趨擊，大破之，掩殺幾盡。應乾以數百騎免。一琦亦爲大清兵所破，走入朝鮮營。朝鮮都元帥姜弘立、副元帥金景瑞懼，率衆降，一琦投崖死。楊鎬聞杜松、馬林師敗，馳召綎及李如柏還。騎未至，綎已覆，獨如柏全。事聞，帝遣中使祭陣亡將士，恤綎家。

當時康應乾及朝鮮軍駐扎在富察野外，大清兵移軍攻打。康應乾的士兵及朝鮮兵排開器械正要開戰，狂風大起，沙石飛揚。康應乾發動火器，反而擊中自己的營壘，頓時大亂。大清兵追趕擊殺，大破康應乾軍隊，掩殺幾乎被殺盡。應乾率數百騎免於死亡。喬一琦也被大清兵所破，逃入朝鮮營隊。朝鮮都元帥姜弘立、副元帥金景瑞害怕，帶領衆將投降，一琦投崖而死。楊鎬聽説杜松、馬林軍隊戰敗，立即召劉綎與李如柏返還。騎兵未到，劉綎已覆没，獨有李如柏保全。事情奏聞，皇帝派宦官祭奠陣亡將士，撫恤劉綎家屬。

綎於諸將中最驍勇。平緬寇，平羅雄，平朝鮮倭，平播酋，平倮，大小數百戰，威名震海内。綎死，舉朝大悚，邊事日難爲矣。綎所用鑌鐵刀百二十斤，馬上輪轉如飛，天下稱"劉大刀"。天啓初，贈少保，世廕指揮僉事，立祠曰"表忠"。一琦，字伯珪，上海人。

劉綎在諸將裏最爲驍勇。平定緬寇，平定羅雄，平定朝鮮倭寇，平定播酋，平定倮，大小數百戰，威名震動海内。劉綎戰死，滿朝大驚，邊地之事一天天難以爲繼。劉綎所用的鑌鐵刀一百二十斤，馬上輪轉如飛，天下稱他爲"劉大刀"。天啓初年，追贈爲少保，子孫世襲指揮僉事，立祠爲"表忠"。喬一琦，字伯珪，上海人。

李應祥

李應祥，湖廣九谿衛人。以武生從軍，積功至廣西思恩參將。

李應祥，湖廣九谿衛人。以武生從軍，積戰功官至廣西思恩參將。

萬曆七年，巡撫張任大征十寨，應祥與有功。即其地設三鎮，築城列

萬曆七年，巡撫張任大規模征討十寨，李應祥參與征伐有功。就在那裏設置三鎮，築城防守

戍。應祥方職營建，會擢松潘副總兵，當事者奏留之，以新秩莅舊任。從總兵王尚文大破馬平賊韋王明。尋以署都督僉事，入爲五軍營副將。

十三年改南京左府僉事，出爲四川總兵官。松、茂諸番列寨四十八，歲爲吏民患。王廷瞻撫蜀時，嘗遣副將吴子忠擊破丢骨、人荒、没舌三寨，諸酋乃降。故事，諸番歲有賞賚，番恃强要索無已。其來堡也，有下馬、上馬、解渴、過堡酒及熱衣氣力偏手錢；戍軍更番，亦奉以錢，曰新班、架梁、放狗、躧草、挂綵。廷瞻一切除之，西陲稍靖。僅六七年，勢復猖獗。是年夏，楊柳番出攻普安堡，犯歸水崖、石門坎，遂入金瓶堡，殺守將。巡撫雒遵屬應祥討之。提卒三千入茂州，克一岩。番恃險，剽如故。

無何，遵罷，徐元泰代。檄諭之，使三反，番不應。窺蒲江關，斷歸水崖、黄土坎道，築墻五哨溝，絶東南聲援。見官軍少，相顧笑曰："如此磨子兵，奈我何。"磨子者，謂屢旋轉而數不增也。其冬突平夷堡，掠良民，刳其腸，繞二牛角，牛奔，腸寸裂。明年正月，遂圍蒲江關，炮毁雉堞。守將朱文達出，斬數十人。賊稍解，東南路始通。

元泰决計大征。諸路兵悉集，乃命游擊周于德將播州兵爲前鋒，游擊邊之垣將酉陽兵爲後拒，故總兵郭成將叙、馬兵扼其吭，參將朱文達將平茶兵擊其脅，而應祥居中節制，參議王鳳監之。應祥令軍中各樹赤、白幟一。良民陷賊者徒手立赤幟下，熟番不附賊者徒手立白幟下，即免罪。番雖多，遇急不相救。國師喇嘛者，狡

邊塞。李應祥正擔任營建事，碰上選拔松潘副總兵，當事的奏請把他留下，以新的官位擔任舊職。跟從總兵王尚文大破馬平賊寇韋王明。不久以代理都督僉事，内調爲五軍營副將。

萬曆十三年改任南京左府僉事，外調爲四川總兵官。松潘、茂州諸番排列栅寨四十八座，每年成爲官吏老百姓的禍患。王廷瞻巡撫蜀時，曾經派副將吴子忠擊破丢骨、人荒、没舌三寨，衆酋纔投降。按照舊例，諸番每年有賞賜財物，番人依恃强大要挾索要不止，他們來到營堡，有下馬、上馬、解渴、過堡酒以及熱衣氣力偏手錢；戍守軍更换，也賞賜錢財，稱爲新班、架梁、放狗、躧草、挂綵。王廷瞻一切除掉，西部邊地稍稍安定。僅僅六七年，番人勢力又猖獗。這年夏天，楊柳番出兵攻打普安堡，侵犯歸水崖、石門坎，於是進入金瓶堡，殺死守將。巡撫雒遵派李應祥討伐他們。李應祥率兵三千進入茂州，攻克一岩。番依仗天險，劫掠如故。

没有多久，雒遵罷官，徐元泰代替他。傳檄文曉諭賊寇，使者往返三次，番賊不聽從。窺視蒲江關，阻斷歸水崖、黄土坎的通道，建築城墻於五哨溝，斷絶東南的聲援。看見官軍很少，相視而笑説："如此磨子兵，能把我們怎麼樣。"磨子，説的是多次旋轉而數量不增加。這年冬天番賊突襲平夷堡，搶劫良民，刳其腸，并把腸子環繞到兩隻牛角上，牛狂奔，腸子就一寸寸地斷裂。第二年正月，便圍攻蒲江關，炮毁城上短墻。守將朱文達出軍，斬賊數十人，賊勢稍微緩解，東南路纔暢通。

徐元泰决定大舉征討。各路兵全部聚集，於是命游擊周于德帶領播州兵作爲前鋒，游擊邊之垣帶領酉陽兵殿後以抗擊敵人，前總兵郭成帶領叙、馬兵扼守其險要處，參將朱文達帶領平茶兵攻擊賊的側面，而李應祥居於中間指揮，參議王鳳監軍。李應祥命令軍中各樹紅、白旗幟一面。良民陷於賊的空手立於赤旗下，歸順番民不依附賊的空手立於白旗下，立即免罪。番人數雖多，但遇到急難時不互相救援。國師喇嘛，狡猾，與

猾，聯姻青海酋丙兔與灣仲、占柯等，刻木連大小諸姓，歃血詛盟。至是，邀灣仲、占柯先犯歸化以嘗官軍。于德誘擒喇嘛、灣仲，守備曹希彬，復擊斬占柯。丢骨、人荒、没舌三寨最强，于德皆攻克，復連破卜洞王諸寨。文達、成、之垣亦各拔數寨，與于德軍合。遂攻破蜈蚣、茹兒諸巢。嘉靖初，之垣祖輪以指揮討茹兒賊，被殺，漆其頭爲飲器。及是六十年，之垣乃得之，以還葬焉。

賊屢北，窘，悉棄輜重餌官軍。官軍不顧，斬關入，賊多死。河東平。尋渡河而西，連破西坡、西革、歪地、乾溝、樹底諸巢。有小粟谷者，首亂。覘大軍西，不設備。郭成夜襲之，大獲。牛尾寨尤險惡，將士三路夾攻，火其柵，斬酋合兒結父子。河西亦平。諸軍得所積稞粟，留十日，盡焚其寨，以六月班師。其逃竄谷者，求偏頭結賽乞降。應祥令埋奴設誓，然後許之。埋奴者，番人反接其奴，獻軍前，呼天而誓，即牽至要路，掘坎埋之，露其首，凡埋二十三人。偏頭結賽雅善天竺僧。僧言歲在鷄犬，番有厄。偏頭信之，預匿山谷中。逸賊以爲神，迹而拜求之，故偏頭爲之請。是役也，焚碉房千六百有奇，生擒賊魁三十餘人，俘馘以千餘計。自是群番震驚，不敢爲患，邊人樹碑記績焉。

建昌、越巂諸衛，番倮雜居。建昌逆酋曰安守，曰五咱，曰王大咱，與越巂邛部黑骨夷并起爲亂。巡撫徐元泰議討，徵兵萬八千。仍以文達、之垣分將，應祥統之，副使周光鎬監其軍。十一月，光鎬先渡瀘，黑骨與大咱已據相嶺，焚三峽橋；五咱等亦寇禮州、德昌二所。時徵兵未集，光

青海酋丙兔、灣仲、占柯等聯姻，刻木聯合大小各姓，歃血詛咒爲盟。到這時，請灣仲、占柯首先侵犯歸化以試探官軍。于德引誘俘獲喇嘛、灣仲，守備曹希彬，又擊殺占柯。丢骨、人荒、没舌三寨最强，于德都攻克，又連破卜洞王等番寨。朱文達、郭成、邊之垣也各自攻取數寨，與周于德軍會合。於是攻破蜈蚣、茹兒等巢穴。嘉靖初年，邊之垣之祖邊輪任指揮討伐茹兒賊，被殺，油漆他的頭作爲飲用之器。到這時已經六十年，邊之垣纔得到邊輪的頭，而返還埋葬。

番賊多次失敗，很窘迫，全部丢棄輜重引誘官軍。官軍不顧，斬關攻入，賊死了很多。河東平息。不久渡河向西，連連攻破西坡、西革、歪地、乾溝、樹底等巢穴。有小粟谷，首先叛亂。察看到大軍向西，没有設防。郭成乘夜襲擊小粟谷，大獲全勝。牛尾寨尤其險要，將士分三路夾攻，火燒賊寇柵寨，斬殺酋長合兒結父子。河西也平定。諸軍獲得賊所聚的稞粟，停留十天，全部焚燒賊寇的柵寨，在六月回軍。那些逃到深谷的，請求偏頭結賽乞降。李應祥命令埋奴發誓，然後答應其請。埋奴，是番人反手捆綁其奴，獻於軍前，向天大聲叫喊發誓，便牽到要路，挖坑埋葬，衹露出頭部，一共埋了二十三人。偏頭結賽與天竺僧十分友好。天竺僧説歲在鷄犬，番地將有困厄。偏頭相信了，事先藏在山谷中。逃賊以爲是神，找到他的踪迹，叩拜請求他，因此偏頭替他們求情。這場戰役，焚燒碉房一千六百有餘，生擒賊頭領三十餘人，俘獲的有千餘人。從此群番震驚，不敢爲患，邊地人立碑記其功績。

建昌、越巂等衛，番倮雜居。建昌逆酋叫安守、五咱、王大咱，與越巂邛部黑骨夷一起作亂。巡撫徐元泰商議討伐，徵兵一萬八千。仍然以朱文達、邊之垣分别率領，李應祥統率，副使周光鎬監督軍隊。十一月，周光鎬首先渡過瀘水，黑骨與大咱已占據相嶺，焚燒三峽橋；五咱等也侵犯禮州、德昌兩所。當時徵兵没有聚集，周光鎬先設疑陣，來試探相嶺的賊寇，賊果然退

鎬先設疑，以嘗相嶺賊，賊果退據桐槽。桐槽者，大咱巢穴也。已而諸道兵盡抵越嶲，應祥令文達攻五咱，之垣攻大咱，姑置黑骨夷弗問。夜半走三百里抵禮州。賊半渡，文達擊敗之，遂渡河搗其巢。之垣亦屢破桐槽，大咱亡入山峪中。

無何，五咱據磨旗山挑戰。官軍夾擊，賊退保毛牛山。山延袤六七百里，連大小西番界，文達兵大破之。五咱西遁，與安守合，結寨西谿。會所徵鹽井馬剌兵三千至，猙獰跳躍，類非人形，諸番所深畏。應祥偵賊將劫營，乃潛移己營，而令馬剌兵屯其處。夜分賊來襲，馬剌起擊之，伏尸狼籍。諸將遂進攻西谿，逐北至磨寨七板番。連兵圖五咱，而令裨將田中科營麥達，逼安守。會諜者報守謀襲中科，應祥夜飲材官高逢勝三巨觥，令率敢死士三百疾趨七十里，抵麥達而伏。守夜至，遇伏被擒。守爲群寇魁，守殪，西南邛笮、苴蘭、靡莫諸酋皆震怖。商山四堡番乞降於之垣，大小七板番乞降於文達。各埋奴道左，呼號頓首，誓世世不敢叛。五咱勢窮，走昌州，亦爲裨將王言所獲。

土木安四兒者，居連昌城中，潛剽掠於外。至是知禍及，率黨數百人走據虛郎溝。諸軍既滅五咱，應祥遣之北，示將討黑骨者，四兒遂弛備。將士忽還軍襲之，獲四兒。

復討大咱。初，大咱敗，匿所親普雄酋姑咱所。大軍至，姑咱懼，密告裨將王之翰，之翰搜得大咱；而黑夷酋阿弓等七人在大孤山，亦先爲之翰所擒。於是建昌、越嶲諸番盡平。上首功二千有奇，撫降者三千餘人。時萬曆十五年七月也。

據桐槽。桐槽，是大咱的巢穴。隨後諸道士兵全部抵達越嶲，李應祥令朱文達進攻五咱，邊之垣進攻大咱，姑且置黑骨夷不問。半夜行軍三百里到達禮州。賊渡過了一半，朱文達擊敗敵寇，於是渡河搗毀其巢穴。邊之垣也幾次攻破桐槽，大咱逃入山峪中。

没有多久，五咱占據磨旗山挑戰。官軍夾擊，敵寇退保毛牛山。毛牛山綿延六七百里，連接大小西番的交界處，朱文達兵大破賊寇。五咱向西逃走，與安守會合，結寨於西谿。恰值所徵集的鹽井馬剌兵三千到達，馬剌兵猙獰敏捷，似乎不像人形，諸番十分害怕。李應祥偵探到賊寇將劫營，於是暗暗地移動自己的營寨，却令馬剌兵屯守那裏。夜半時分賊前來偷襲，馬剌兵起而攻打賊寇，賊死尸遍地。諸將便進攻西谿，追逐逃亡之賊到磨寨七板番。連結軍隊圖謀五咱，而叫裨將田中科扎營麥達，逼近安守。適逢暗探報告安守準備突襲中科，李應祥夜飲材官高逢勝三巨觥酒，命令他率敢死士卒三百人疾奔七十里，到麥達埋伏起來。安守晚上到達，遇到伏兵被逮住。安守是群賊的頭領，他被擊斃，西南邛笮、苴蘭、靡莫等首領都震驚恐懼。商山四堡番向邊之垣請降，大小七板番向朱文達乞降。各自埋奴於路的左邊，呼號跪拜，發誓世世代代不再敢反叛。五咱勢單力孤，逃到昌州，也被裨將王言俘獲。

土木安四兒，居住於連昌城中，暗地裏在外殺掠搶劫。到這時知道禍及己身，帶領黨徒幾百人逃走并占據虛郎溝。諸軍已滅掉五咱，李應祥派他們到北邊，表示將要討伐黑骨，四兒就放鬆戒備。將士忽然回師襲擊，俘獲四兒。

又討伐大咱。當初，大咱兵敗，藏匿在他所親近的普雄酋姑咱之所。大軍到，姑咱恐懼，暗中告訴裨將王之翰，王之翰搜得大咱；而黑夷酋長阿弓等七人在大孤山，也先被王之翰俘虜。於是建昌、越嶲諸番地全部平定。報上斬獲敵首的功勞兩千有餘，撫降賊三千多人。當時是萬曆十五年七月。

邛部屬夷膩乃者，地近馬湖。其酋撒假與外兄安興、木瓜夷白禄、雷坡賊楊九乍等，數侵掠内地。巡撫曾省吾議討之。會有都蠻之役，不果。乃建六堡，益戍兵千二百人，而諸蠻鴟張如故。及建、越興師，又藏納叛人。元泰乃令都指揮李獻忠等分剿。賊詐降，誘執獻忠等三將，殺士卒數千人，勢益猖獗。應祥等師旋，元泰益徵播州、酉陽諸土兵，合五萬人，令應祥督文達、之垣及周于德諸將三道入，故總兵郭成亦從征。十一月，于德首敗白禄兵，追至馬蝗山，懸索以登，賊潰。乘勢攻木瓜夷，射殺白禄。追至利濟山，雪深數尺。于德先登，復大敗賊，毁其巢。初，撒假與九乍率萬人據山，播州兵擊走之。至是，文達復破之大田壩，合于德兵追逐，所向皆捷。游擊萬鏊躡擊撒假於鼠囤，獲其妻子。郭成復至三寶山大戰，生擒撒假。安興據巢守，文達、鏊分道入，獲其母妻。安興擲金於途，以緩追者，遂得脱。已，諸軍深入，竟獲之。他夷倮畏威降者二千餘人，悉獻還土田，願修職貢，兵乃罷。凡斬首一千六百九十餘，俘獲七百三十有奇，以其地置屏山縣。論功，應祥屢加都督同知，元泰亦至兵部尚書。

當是時，蜀中劇寇盡平，應祥威名甚著。御史傅霈按部，詰應祥冒餉。應祥賄以千金，爲所奏，罷職。兵部舉應祥僉書南京右府，給事中薛三才持不可。

二十八年，大征播州。貴州總兵官童元鎮逗遛，總督李化龍劾之，薦應祥代。時分兵八道，貴州分烏江、興隆二道。詔元鎮充爲事官由烏江入，應祥由興隆入，諸道剋二月望進

邛部屬夷膩乃，地區接近馬湖。酋長撒假與外兄安興、木瓜夷白禄、雷坡賊楊九乍等，多次侵犯劫掠内地。巡撫曾省吾提議討伐他們。碰上有都蠻戰役，没有結果。於是建起六堡，增加戍守士兵一千二百人，可是諸蠻夷囂張如故。等到建、越出動軍隊，又收納藏匿叛賊。徐元泰於是命都指揮使李獻忠等分頭圍剿。叛賊假裝投降，引誘捉拿李獻忠等三將，殺死士兵幾千人，勢焰更加猖獗。李應祥等軍隊回師，徐元泰更徵調播州、酉陽等地土兵，合計五萬人，命令李應祥監督朱文達、邊之垣及周于德諸將三路進入，原總兵郭成也從征。十一月，于德首次打敗白禄兵，追到馬蝗山，懸索攀登，賊潰敗。趁勢攻入木瓜夷，射殺白禄。追到利濟山，雪深幾尺。于德首先登上，又大敗敵寇，燒毁其巢穴。當初，撒假與楊九乍帶領一萬人占據山頭，播州兵趕跑了他。到這時，朱文達又破敵於大田壩，會合于德兵一起追趕，軍隊所向都獲勝。游擊萬鏊追擊撒假於鼠囤，俘獲他的妻兒。郭成又到三寶山大戰，活擒撒假。安興據巢而守，朱文達、萬鏊等分路進攻，俘獲其母親妻子。安興抛擲金銀於路上，使追兵放慢速度，於是得以逃脱。隨後，諸軍深入，終於俘獲了他。其他夷倮敬畏官軍威力投降的二千餘人，全部獻出了他們占據的田土，願意交納貢賦，纔罷兵。總共斬首一千六百九十餘人，俘獲七百三十有餘，在那個地方設置爲屏山縣。論功勞，李應祥多次加官任都督同知，徐元泰也官至兵部尚書。

當時，蜀中强悍的賊寇全部平定，李應祥威名顯著。御史傅霈巡視所屬地區，詰難李應祥冒領軍餉，李應祥賄賂他千金，被他上奏，罷官。兵部推薦李應祥僉書南京右府，給事中薛三才堅持不同意。

二十八年，大規模征討播州。貴州總兵官童元鎮逗留不進，總督李化龍彈劾他，推薦李應祥代替。當時分兵八路，貴州分烏江、興隆二道。下詔元鎮充任事官從烏江進入，李應祥從興隆進入，諸道限期二月十五日進軍。李應祥没有到

兵。應祥未受事，副將陳寅等已連克數囤，拒賊四牌高囤下，别遣兵從間道直搗龍水囤。他將蔡兆吉又自乾坪抵箐岡，過四牌。賊首謝朝俸營其地，四面峭壁深箐，前二關。賊從高鼓噪，官軍殊死戰，俘朝俸妻子，乘勢抵河畔。會烏江敗書聞，斂兵不進者旬日。及應祥受任，益趣諸將急渡。寅等乃取他道渡河，而潛爲浮橋以濟師。諸軍渡，賊失險，乞降者相繼，應祥悉受之。賊所恃止黄灘一關，壁立，衆死守。會賊徒石勝俸等率萬餘人降，告曰："去黄灘三十里有三關，入播門户也，先襲破之，則黄灘孤難守。"應祥然其計，令偕陳寅率精卒四千夜抵關下。勝俸以數十騎誘開門，殲其戍卒。黄灘賊懼。寅督諸將渡河攻關前，勝俸由墳林暗渡襲關後，賊乃大敗。應祥直抵海龍囤，合諸道兵共滅楊應龍。

播既平，還鎮銅仁。明年改鎮四川。播遺賊吴洪、盧文秀等惡有司法嚴，而遵義知縣蕭鳴世失衆心。洪等遂稱應龍有子，聚衆爲亂。應祥偕副使傅光宅捕之，盡獲。應祥尋卒於官。以平播功，贈左都督，世廕千户。

應祥爲將，謀勇兼資，所至奏績。平蜀三大寇，功最多。

童元鎮

童元鎮，桂林右衛人。萬曆中爲指揮，從討平樂賊莫天龍有功，屢遷游擊將軍。高江瑶反，從呼良朋破平之。歷永寧、潯、梧參將，進副總兵。擢署都督僉事，爲廣西總兵官。未幾，改廣東。

二十三年，總督陳大科以元鎮熟蠻事，仍移廣西。岑溪西北爲上下七山，介蒼藤間，有平田、黎峒、白

任，副將陳寅等已連續攻克數囤，抵禦叛賊於四牌高囤下，另外派兵從小路直搗龍水囤。其他將領蔡兆吉又從乾坪抵達箐岡，經過四牌。賊頭領謝朝俸駐在那裏，四面是絶壁深竹，前面有二關。賊寇從高處叫嚷，官軍殊死一戰，俘獲謝朝俸妻兒，乘勝直抵河畔。恰逢烏江兵敗的消息傳來，便收聚軍隊十多天都不前進。等到李應祥到任，更加催促諸將快速渡江。陳寅等於是取其他路渡河，而暗中造浮橋渡過軍隊。諸軍渡過河，敵寇失去天險，求降者連連不斷，應祥全部接受。賊所依靠的衹有黄灘一關，其地絶壁直立，衆人死守。適逢賊徒黨石勝俸等帶領萬餘人投降，并報告説："離黄灘三十里有三座關，是進入播州的門户，先襲擊攻破三關，則黄灘孤單難守。"李應祥認爲其計好，命令偕同陳寅率精兵四千人夜晚到關下。石勝俸率領數十騎引誘打開城門，殲滅其守衛的士兵。黄灘叛賊恐懼。陳寅督促諸將渡河攻打關前，石勝俸由墳林暗渡偷襲關後，賊於是大敗。李應祥直抵海龍囤，會合諸道兵共滅楊應龍。

播州已平定，還軍鎮守銅仁。第二年改鎮四川。播州遺賊吴洪、盧文秀等憎惡主管官吏執法嚴厲，而遵義知縣蕭鳴世失去民衆之心。吴洪等就稱應龍有子，聚衆造反。李應祥偕同副使傅光宅逮捕他，全部俘獲。李應祥不久死於官任上。因爲平定播州有功榮，贈官左都督，子孫世襲千户。

李應祥作爲大將，謀勇都具備，所到之處都能建立功業。平定蜀三大寇賊，功勞最大。

童元鎮，桂林右衛人。萬曆年間爲指揮，跟從討伐平樂叛賊莫天龍有功勞，多次升遷任游擊將軍。高江瑶造反，跟從呼良朋大破叛瑶并平定叛亂。歷任永寧、潯、梧參將，升爲副總兵。提拔爲代理都督僉事，作廣西總兵官。没有多久，改任廣東。

二十三年，總督陳大科因童元鎮熟悉蠻夷軍事，仍改任廣西總兵官。岑溪西北爲上下七山，介於蒼藤之間，有平田、黎峒、白板、九密等三

板、九密等三十七巢。東南爲六十三山，有孔亮、陀田、桑園、古欖、魚修等百餘巢，與廣東羅旁接。山險箐深，環數百里無日色。賊首潘積善等據之，久爲民患。及羅旁平，積善懼，乞降。爲設參將於大峒，兵千餘戍之。其後，將領多掊克，士卒又疲弱，賊復生心，時出剽。會歲饑，粵東亡命浪賊數百人潛入七山，誘諸瑶爲亂。元鎮先以參將戍岑溪，得諸瑶心。至是，積善及其黨韋月咸願招撫自效，六十三山諸瑶多受約束。有訛言將剿北科瑶者。諸瑶謂紿己，大恨，遂與孔亮山賊攻月，殺之，火大峒參將署。督撫陳大科、戴燿屬元鎮討之。時副將陳璘、參將吴廣罷官里居，大科起令將兵，與元鎮并進。賊伐大木塞道，環布筂簽。元鎮佯督軍開道，而潛從小徑上。孔亮山賊憑高，弩矢雨下。諸軍用火器攻，大破之。俘馘千五百有奇，餘招撫復業。時府江韋扶仲等亦據險亂，元鎮與參政陸長庚謀，募瑶爲間，乘夜獲其妻子，誘出劫，伏兵擒之。餘黨悉平。元鎮以功增秩賜金。

會日本破朝鮮。廷議由浙、閩泛海擣其巢，牽制之，乃改元鎮浙江。既而事寢，移鎮貴州。

二十八年，李化龍大征楊應龍，令元鎮督永順、鎮雄、泗城諸土軍，由烏江進。元鎮憚應龍，久駐銅仁不進，屢趣乃行。時劉綎、吴廣諸軍已進，群賊議分兵守，其黨孫時泰曰："兵分則力薄。乘官軍未集，先破其弱者，餘自退矣。"應龍善之。聞元鎮發烏江，應龍喜曰："此易與耳。"謀縱之渡江，密以計取。監軍按察使楊寅秋言烏江去播不遠，宜俟諸道深入，與俱進。元鎮不從。於是永順兵

十七個巢穴。東南爲六十三山，有孔亮、陀田、桑園、占欖、魚修等百餘巢，與廣東羅旁相接。山險竹深，環繞幾百里不見陽光。敵寇頭目潘積善等占據其地，長期成爲老百姓的禍患。等到羅旁平定，潘積善害怕，請求投降。爲此設參將於大峒，士兵一千餘人守在那裏。那以後，將領多搜刮民財，士兵又疲弱，叛賊又生叛心，常常出來殺戮搶劫。碰到饑荒，粵東亡命浪賊幾百人暗暗地進入七山，引誘諸瑶作亂。童元鎮先任命參將守岑溪，很得諸瑶的歡心。到這時，潘積善及其同黨韋月都願意招撫效力，六十三山各瑶很多都受他的約束。有謠言説將要剿殺北科瑶。諸瑶認爲欺騙了自己，十分怨恨，就與孔亮山賊攻打韋月，殺掉他，火燒大峒參將官署。督撫陳大科、戴燿委派童元鎮討伐。當時副將陳璘、參將吴廣罷官回鄉居住，陳大科起用他們并命帶兵，與童元鎮一同進攻。叛賊砍伐大木堵塞道路，四周布滿竹簽。元鎮假裝督促大軍開道，而暗中從小路進兵。孔亮山賊憑藉地勢高，箭矢如雨般射下來。諸軍用火器進攻，大破山賊。俘獲斬殺叛賊一千五百有餘，其餘的招撫恢復舊業。當時府江韋扶仲等也占據險要作亂，元鎮與參政陸長庚計謀，招募瑶民爲間諜，乘夜俘獲韋扶仲的妻兒，引誘他出來搶劫，埋伏士兵擒獲了他，餘黨全部平息。童元鎮因功增加俸禄并被賞賜金銀。

碰上日本攻破朝鮮。朝廷商議由浙、閩渡海擣其巢穴，牽制敵人，於是改任童元鎮爲浙江總兵。不久事情平息，改爲鎮守貴州。

二十八年，李化龍大舉征討楊應龍，令元鎮督率永順、鎮雄、泗城諸土軍，從烏江進軍。童元鎮害怕楊應龍，久駐銅仁不進軍，多次催促纔出行。當時劉綎、吴廣諸軍已經進軍，群賊商議分兵把守，其同黨孫時泰説："分兵力量就單薄了。趁官軍没有聚集，先攻破其弱小的，剩下的就自然撤退了。"應龍認爲很好。聽到元鎮從烏江出發，應龍喜道："這很容易對付了。"謀劃放官軍渡江，秘密用計取勝。監軍按察使楊寅秋説烏江離播州不遠，應等候各路軍深入後，與他們一起進軍。元鎮不聽從。於是永順兵先奪取烏

先奪烏江，賊遣千餘人沿江叫罵以誘之。諸軍既濟，復奪老君關。前哨參將謝崇爵乘勢督泗城及水西兵再拔河渡關。三月望，賊以步騎數千先衝水西軍。軍中驅象出戰，賊多傷。俄駕象者斃，象反走，擲火器者又誤擊己營，陣亂。泗城兵先走，崇爵亦走，爭浮橋，橋斷，殺溺死者數千人。

河渡既敗，烏江相去六十里，猶未知。明日，參將楊顯發永順兵三百出哨。道遇賊數萬，咸爲水西裝。永順兵不之疑，賊掩殺三百人，亦襲其裝，直趨烏江。烏江軍信爲水西、永順軍，不設備，遂爲賊所破，爭先渡江。賊先斷浮橋，士卒多溺死，顯及二子與焉。元鎮所部三萬人，不存什一，將校止崇爵等三人，江水爲不流。

貴陽聞警，居民盡避入城，遠近震動。化龍用上方劍斬崇爵，益徵兵，檄鎮雄土官隴澄邀賊歸路。隴澄者，即安堯臣，水西安疆臣弟也。軍不與元鎮合，獨全，當事頗疑其通賊。寅秋以鎮雄去播止二日，令搗巢立效，澄許之。河渡未敗時，澄已遣部將劉岳、王嘉猷攻拔苦竹關及半壩嶺。暨敗，二將移新站。賊伏兵大水田，別以五千人來襲，敗還。嘉猷乃揚聲搗大水田，而潛以一軍拔大夫關，直抵馬坎，斷賊歸路，與疆臣合，賊遂遁。會都指揮徐成將兵至，合泗城土官岑紹勳兵，再克河渡關。賊將張守欽、袁五受據長箐、萬丈林。永順兵擊破之，生擒守欽。攻清潭洞，復擒五受。會朝議責元鎮敗狀，令李應祥并將其軍，遂合水西、鎮雄諸部，直抵海龍囤，竟滅賊。

兵初興，元鎮坐逗遛，謫爲事官。及是，逮至京，下吏，罪當死。

江，敵寇派千餘人沿江叫罵相引誘。諸軍已渡河，又奪得老君關。前哨參將謝崇爵趁勢督促泗城和水西兵又攻取河渡關。三月十五日，賊用步騎數千先衝擊水西軍。軍中驅趕大象出戰，敵寇死傷很多。不久駕象的人被擊斃，象反向奔跑，投火器的又誤擊自己的軍營，軍陣大亂。泗城兵先逃跑，謝崇爵也逃走，爭搶浮橋，橋斷，被殺死、淹死達幾千人。

河渡已兵敗，烏江相距六十里，還不知道。第二天，參將楊顯派出永順兵三百出外巡邏。路上遇敵寇幾萬，都是水西裝束。永順兵不懷疑，賊寇襲殺三百人，也穿着其裝束，直奔烏江。烏江軍相信他們是水西、永順軍，不設防，於是被賊攻破，爭先恐後渡江。賊先斬斷浮橋，士卒很多被淹死，楊顯及兩個兒子也在裏面。童元鎮帶領的部下三萬人，剩下的不足十分之一，將校衹有崇爵等三人活下來，江水因此而不流動。

貴陽聽到警報，居民全部躲避入城，遠近震動。李化龍用上方劍斬殺謝崇爵，又多徵兵，傳檄鎮雄土官隴澄截擊賊的歸路。隴澄就是安堯臣，水西安疆臣的弟弟。軍隊不與元鎮會合，惟獨保全下來，當事的很懷疑他勾通敵人。寅秋以鎮雄離播州衹有兩天路程，命令搗毀敵巢立功，隴澄答應下來。河渡沒有兵敗時，隴澄已派部將劉岳、王嘉猷攻取苦竹關及半壩嶺。兵敗以後，二將移駐新站。賊埋伏於大水田，另外用五千人前來襲擊，兵敗而還。嘉猷於是揚言將直搗大水田，而暗地裏以一軍攻下大夫關，直抵馬坎，斷掉賊寇的歸路，與安疆臣會合，賊於是逃跑。碰上都指揮徐成帶領軍隊到達，會合泗城土官岑紹勳的軍隊，再次攻克河渡關。賊將張守欽、袁五受占據長箐、萬丈林。永順兵攻破他們，活捉張守欽。攻打清潭洞，又擒獲袁五受。恰逢朝廷議論追究童元鎮兵敗的情形，令李應祥一并統領他的軍隊，於是會合水西、鎮雄諸部，直抵海龍囤，結果消滅了敵寇。

兵剛剛興起時，童元鎮因爲逗留，貶謫爲事官。到這時，被逮至京城，下到司法部門，論罪

法司援前岑溪功，謫戍烟瘴。遇赦，廣西巡撫戴燿爲請。部議不許，竟卒於戍所。

判處死刑。司法官援引前邊岑溪的功勞，貶謫戍守邊遠烟瘴之地。遇上特赦，廣西巡撫戴燿爲他請求。部内討論不答應，結果死於戍所。

陳璘

陳璘，字朝爵，廣東翁源人。嘉靖末，爲指揮僉事。從討英德賊有功，進廣東守備。與平大盗賴元爵及嶺東殘寇。萬曆初，討平高要賊鄧勝龍，又平揭陽賊及山賊鍾月泉，屢進署都指揮僉事，僉書廣東都司。

官軍攻諸良寶，副將李成立戰敗，總督殷正茂請假璘參將，自將一軍。賊平，授肇慶游擊將軍，徙高州參將。總督凌雲翼將大征羅旁，先下令雕剿。璘所破凡九十巢。已，分十道大征。璘從信宜入，會諸軍，覆滅之，以其地置羅定州及東安、西寧二縣。即遷璘副總兵，署東安參將事。未幾，餘孽殺吏民，責璘戴罪辦賊。璘會他將朱文達攻破石牛、青水諸巢，斬捕三百六十餘人，授俸如故。

時東安初定，璘大興土木，營寺廟，役部卒，且勒其出貲。卒咸怒，因事倡亂，掠州縣，爲巡按御史羅應鶴所劾，詔奪璘官。既而獲賊，乃除罪，改狼山副總兵。

璘有謀略，善將兵，然所至貪黷，復被劾褫官。廢久之，朝士多惜其才，不敢薦。二十年，朝鮮用兵，以璘熟倭情，命添注神機七營參將，至則改神樞右副將。無何，擢署都督僉事，充副總兵官，協守薊鎮。明年正月，詔以本官統薊、遼、保定、山東軍，禦倭防海。會有封貢之議，暫休兵，改璘協守漳、潮。坐賄石星，爲所奏，復罷歸。

二十五年，封事敗，起璘故官，統廣東兵五千援朝鮮。明年二月擢禦倭總兵官，與麻貴、劉綎并將。部卒

陳璘，字朝爵，廣東翁源人。嘉靖末年，作指揮僉事。跟隨討伐英德叛賊有功，升爲廣東守備。參與平定大盗賴元爵以及嶺東殘餘之寇。萬曆初年，討伐平定高要亂賊鄧勝龍，又平定揭陽賊以及山賊鍾月泉，多次升遷任代理都指揮僉事，僉書廣東都司。

官軍進攻諸良寶，副將李成立戰敗，總督殷正茂請求借陳璘作參將，自己帶領一軍。賊寇平定，授官肇慶游擊將軍，改任高州參將。總督凌雲翼大規模征討羅旁，首先下令剿除。陳璘攻破敵寇共九十個巢穴。隨後分十路大舉征討。陳璘從信宜進入，會同諸軍，消滅敵寇，把那個地區設置爲羅定州及東安、西寧兩縣。便升遷陳璘作副總兵，代理東安參將事。没有多久，餘黨殺死官吏百姓，責令陳璘戴罪懲辦亂賊。陳璘會同其他將領朱文達攻破石牛、青水諸巢穴，殺捕三百六十餘人，授給薪俸如故。

當時東安初定，陳璘大興土木，營建寺廟，役使部卒，并且勒令其拿出財物。士卒都十分憤怒，由此發動叛亂，擄掠州縣，被巡按御史羅應鶴彈劾，下詔奪去陳璘的官職。不久俘獲亂賊，於是免除其罪，改爲狼山副總兵。

陳璘有謀略，善於帶兵，然而所到之處貪婪輕率，又被彈劾奪官。被廢官很久，朝士很多憐惜他的才幹，但不敢推薦。二十年，朝鮮用兵，因爲陳璘熟悉倭寇軍情，命他添注神機七營參將，到任則改任神樞右副將。没有多久，提拔成代理都督僉事，充任副總兵官，協同防守薊鎮。第二年正月，下詔以本官統領薊、遼、保定、山東軍隊，抵禦倭寇防備海盗。恰逢有封貢的議論，暫時休兵，改任陳璘協同防守漳、潮。因爲賄賂石星，被他上奏，又罷官歸鄉。

二十五年，封貢事失敗，起用陳璘爲原官，統領廣東兵五千援助朝鮮。第二年二月提升官職爲禦倭總兵官，同麻貴、劉綎共同爲將。部卒駐

次山海關鼓噪，璘被責。尋令提督水軍，與貴、綎及董一元分道進，副將陳蠶、鄧子龍，游擊馬文煥、季金、張良相等皆屬焉。兵萬三千餘人，戰艦數百，分布忠清、全羅、慶尚諸海口。初，賊泛海出没，官軍乏舟，故得志。及見璘舟師，懼不敢往來海中。會平秀吉死，賊將遁，璘急遣子龍偕朝鮮將李舜臣邀之。子龍戰没，蠶、金等軍至，邀擊之。倭無鬥志，官軍焚其舟。賊大敗，脱登岸者又爲陸兵所殲，焚溺死者萬計。時綎方攻行長，驅入順天大城。璘以舟師夾擊，復焚其舟百餘。石曼子西援行長，璘邀之半洋，擊殺之，殲其徒三百餘。賊退保錦山，官軍挑之不出。已，渡匿乙山。崖深道險，將士不敢進。璘夜潜入，圍其岩洞。比明，炮發，倭大驚，奔後山，憑高以拒。將士殊死攻，賊遁走。璘分道追擊，賊無脱者。論功，璘爲首，綎次之，貴又次之。進璘都督同知，世廕指揮僉事。

師甫旋，會有征播之役。命璘爲湖廣總兵官，由偏橋進，副將陳良玭由龍泉，受璘節制。二十八年二月，軍次白泥，楊應龍子朝棟率衆二萬渡烏江迎戰。璘前禦之，而分兩翼躡其後。賊少挫，追奔至龍溪山，賊合四牌賊共拒。四牌在江外，與江内七牌皆五司遺種，九股惡苗，素助賊。璘廣招撫，乃進軍龍溪。偵知賊有伏，令游擊陳策用火器擊之。賊據險，矢石雨下。璘先登，斬小校退者以徇。把總吴應龍等陷陣，賊大潰，退四牌保兒囤。璘二裨將逼之，中伏。璘募死士從應龍等奮擊，賊復潰，奔據囤巓，夜由山後遁。黎明追及於袁家渡，復敗之。四牌之賊遂盡。

在山海關哄鬧，陳璘被斥責。不久被命令提督水軍，與麻貴、劉綎及董一元分路進軍，副將陳蠶、鄧子龍，游擊馬文煥、季金、張良相等都是部屬。士兵一萬三千餘人，戰艦幾百艘，分布在忠清、全羅、慶尚各海口。起初，敵寇航海出没，官軍缺船，因此十分得意。等見了陳璘的水軍，恐懼不敢往返於海上。恰逢平秀吉死，賊寇準備逃跑，陳璘急忙派鄧子龍同朝鮮將領李舜臣攻擊賊寇。鄧子龍陣亡，陳蠶、季金等軍到達，截擊敵人。倭寇没有鬥志，官軍燒毁敵人船隻。賊大敗，逃脱登岸的又被陸兵所消滅，燒死、淹死的以萬計數。此時劉綎正進攻行長，長驅進入順天大城。陳璘用水師夾擊，又燒毁敵船百餘隻。石曼子西援行長，陳璘迎擊於半洋上，并殺死了他，殲滅他的徒屬三百餘人。賊退保錦山，官軍挑戰不出。隨後，渡海藏於乙山。崖深路險，將士不敢前進。陳璘夜裏潜入，圍攻敵岩洞。等到天明，發炮，倭寇大驚，奔到後山，憑地勢高相抵抗。將士殊死攻擊，倭賊逃走。陳璘分道追擊，賊没有逃脱的。論功勞陳璘爲第一，劉綎其次，麻貴又其次。升陳璘作都督同知，世代承襲指揮僉事。

軍隊剛凱旋，碰到征播州之役。命令陳璘作湖廣總兵官，從偏橋進軍，副將陳良玭從龍泉進軍，受陳璘的指揮。二十八年二月，軍隊駐扎於白泥，楊應龍的兒子楊朝棟率士兵二萬渡過烏江迎戰。陳璘上前抵禦，而分兩翼跟踪其後。賊寇稍稍受挫，追擊奔逃之敵到達龍溪山，叛賊會合四牌賊共同抵抗。四牌在江外，同江内七牌都是五司遺種，九股憎惡苗，一向幫助叛賊。陳璘廣泛招撫，於是進軍龍溪。探知叛賊有伏兵，命游擊陳策用火器攻打。賊占據險要位置，箭、石如雨下。陳璘首先登上城樓，斬殺後退的小校以示衆。把總吴應龍等衝鋒陷陣，敵人潰敗，退守四牌保兒囤。陳璘的兩副將逼近那裏，中了埋伏。陳璘招募敢死之士跟從應龍等奮力拼殺，敵人又潰退，逃跑并據守囤頂，夜裏從山後逃跑。黎明追到袁家渡，又打敗了賊寇。四牌之賊全部平

息。

三月望，諸軍爲浮橋渡江。知賊將張佑、謝朝俸、石勝俸等營七牌野豬山，璘即夜發抵苦練坪。前鋒與戰，後軍至，夾擊之。賊敗逃深箐，官軍遂入苦菜關。會童元鎮烏江師敗，璘懼，請退師，總督李化龍不可。璘乃進營楠木橋，次湄潭。賊悉聚青蛇、長坎、瑪瑙、保子四囤，地皆絶險，而青蛇尤甚。璘議，同日攻則兵力弱，止攻一囤，則三囤必相助。乃先攻三囤，次及青蛇。良玭師亦來會，令伏囤後，别以一軍守板角關，防賊逸。璘督諸將力攻三日，賊死傷無算，三囤遂下。青蛇四面陡絶，璘圍其三面，購死士從瑪瑙後附葛至山背舉炮。賊惶駭，諸軍進攻，焚其茅屋。賊退入囤内，木石交下。將士冒死上，毁大栅二重，前後擊之。賊大敗，斬首一千九百有奇，七牌之賊亦盡。

三月十五日，諸軍造浮橋渡江。知道賊將張佑、謝朝俸、石勝俸等扎營於七牌野豬山，陳璘立即星夜出發直抵苦練坪。前鋒與敵交戰，後面軍到，夾擊叛賊。叛賊失敗逃入深竹林，官軍於是進入苦菜關。碰上童元鎮烏江軍敗，陳璘害怕，請求退兵，總督李化龍不同意。陳璘於是進駐楠木橋，駐軍於湄潭。叛賊全部聚集於青蛇、長坎、瑪瑙、保子四囤，這些地方地勢都十分險要，而青蛇最險。陳璘商議，同日進攻則兵力較弱，衹攻一囤，則三囤必相救助。於是先攻三囤，再攻青蛇。良玭軍也來會合，令他埋伏於囤後邊，另用一軍守板角關，防止叛賊逃跑。陳璘督率諸將攻打三天，賊死傷無數，三囤於是攻下。青蛇四面陡峭險絶，陳璘圍攻它的三面，用重金招募敢死之士從瑪瑙後攀援藤葛到山背後發炮。賊惶恐，諸軍進攻，燒其茅屋。賊退入囤内，木石交相滚下。將士冒死登上，摧毁大栅兩重，前後攻打。叛賊大敗，被斬首的一千九百有餘，七牌的叛賊也全部除盡。

乃分兵六道，攻克大小三渡關，乘勝抵海龍囤下。諸將俱攻囤前，獨水西安疆臣攻其後，相持四十餘日。其下受賊重賄，多與通，且潛以火藥遺賊，故賊不備。其後璘知之，與監軍者謀，令疆臣退一舍。璘移其處，置鐵牌百餘，距囤丈許，賊强弩無所施。又爲簐板於栅前，賊每夜出劫，爲釘傷，不敢復出。應龍勢窮，相聚哭。化龍初有令，諸將分日攻。六月六日，璘與吴廣當進兵。璘夜四更銜枚上，賊鼾睡，斬其守關者，樹白幟，鳴炮。賊大驚潰散，應龍自焚。廣軍亦至，賊盡平。

於是分兵六路，攻克大小三渡關，乘勝直抵海龍囤下面。諸將都攻囤前，獨有水西安疆臣攻其後邊，相持四十餘天。其部下接受叛賊重賄，多與賊相通，且暗地裏把火藥送給賊，因此賊不防備。稍後陳璘知道了，與監軍謀劃，命令安疆臣後退三十里。陳璘師移到那裏，放鐵牌一百有餘，離囤一丈左右，叛賊的强弩没法使用。又設竹板於栅前，賊每夜出來劫寨，被釘傷，不敢再出來。楊應龍大勢困窘，相聚痛哭。化龍當初有令，諸將分日進攻。六月六日，陳璘與吴廣該當進兵。陳璘夜裏四更銜枚而上，賊正鼾睡，殺死賊守關之人，樹白旗，鳴炮。叛賊大驚潰散，楊應龍自焚而死。吴廣軍也到，敵全被平息。

遂移師討皮林。皮林在湖、貴交，與九股苗相接。有吴國佐者，洪州司特峒寨苗也，桀黠無賴。其從父大榮以叛誅，國佐收其妾。黎平府持

於是移兵討伐皮林。皮林在湖、貴相交處，同九股苗相接。有叫吴國佐的，是洪州司特峒寨苗人，凶狠狡詐無賴。他的叔父吴大榮因叛逃被殺，吴國佐收留叔父的小妾。黎平府捉拿他很緊

之急，遂反。自稱“天皇上將”，其黨石纂太稱“太保”。合攻上黄堡，誘敗參將黄冲霄，追至永從縣，殺守備張世忠炙而啖之，掠屯堡七十餘，焚五開南城，陷永從，圍中潮所。時方征播州，未暇討。既平播，偏沅巡撫江鐸命璘與良玭合兵討之。良玭失利。明年，鐸移駐靖州，命璘率副將李遇文等七道進。璘擒苗酋銀貢等。游擊宋大斌攻破特峒，焚之。國佐逃天浦四十八寨，復入古州毛洞，追獲之。石纂太逃廣西上巖山，指揮徐時達誘縛之。賊黨楊永禄率衆萬餘屯白冲。游擊沈弘猷等夾攻，生擒永禄。諸苗悉平。

急，於是造反。自稱“天皇上將”，其黨徒石纂太稱“太保”。一同攻打上黄堡，引誘擊敗參將黄冲霄，追到永從縣，殺死守備張世忠并炙烤而吃掉，擄掠屯堡七十餘座，焚燒五開南城，攻陷永從，圍攻中潮所。當時正征討播州，没時間討伐。既平定播州，偏沅巡撫江鐸命令陳璘與良玭合兵討伐。良玭失敗。第二年，江鐸移師進駐靖州，命陳璘率領副將李遇文等分七路進攻。陳璘擒住苗酋銀貢等。游擊宋大斌攻破特峒，并予焚燒。吴國佐逃到天浦四十八寨，又進入古州毛洞，追擊捕獲到他。石纂太逃到廣西上巖山，指揮徐時達誘使捆縛了他。賊黨楊永禄帶衆將士萬餘駐在白冲。游擊沈弘猷等夾攻，活捉楊永禄，諸苗都被平定。

征播時，璘投賄李化龍家。會劉綎使爲化龍父所麾，璘使走。化龍疏於朝，綎獲罪，璘獨免。後兵部尚書田樂推璘鎮貴州，給事中洪瞻祖遂劾璘營求。帝以璘東西積戰功，卒如樂議。貴東西二路苗：曰仲家苗，盤踞貴龍、平新間，爲諸苗巨魁；在水硍山介銅仁、思石者曰山苗，紅苗之羽翼也。自平播後，貴州物力大屈，苗益生心，剽掠無虚日。三十三年冬，巡撫郭子章請於朝。明年四月令璘軍萬人攻水硍，游擊劉岳督宣慰安疆臣兵萬人攻西路，并克之。乃令璘移新添，獨攻東路，復克之。生獲酋十二人，斬首三千餘級，招降者萬三千餘人，部内遂靖。改鎮廣東，卒官。先叙平播功，加左都督，世廕指揮使。既卒，以平苗功，贈太子太保，再廕百户。

征討播州時，陳璘送賄賂到李化龍家。碰到劉綎使者被李化龍父親所驅趕，陳璘使者離去。李化龍上奏疏於朝廷，劉綎獲罪，陳璘惟獨獲免。後來兵部尚書田樂推薦陳璘鎮守貴州，給事中洪瞻祖於是彈劾陳璘謀求封賞。皇帝因爲陳璘東西征戰累積戰功，最終按田樂議論辦理。貴州東西二路苗：一是仲家苗，盤踞貴龍、平新之間，成爲諸苗大魁首；在水硍山介於銅仁、思石的是山苗，爲紅苗的羽翼。從平定播州以後，貴州財力十分匱乏，苗更生反叛之心，擄掠没一天停止。三十三年冬天，巡撫郭子章向朝廷請求征剿。第二年四月命令陳璘軍萬人攻打水硍，游擊劉岳監督宣慰安疆臣士兵一萬人進攻西路，一并攻克。於是命令陳璘改移新添，單獨進攻東路，又攻克叛賊。活捉敵酋十二人，斬殺三千有餘，招降的一萬三千餘人，轄區内於是平定。改鎮廣東，在任上去世。先叙録平定播的功勞，加封左都督，子孫世襲指揮使。已死，因爲平定苗的功勞，贈爲太子太保，又封廕百户。

吴廣

吴廣，廣東人。以武生從軍，累著戰功，歷福建南路參將，坐事罷歸。會岑溪瑶反，總督陳大科檄廣從總兵童元鎮討之。將士少却，廣手斬

吴廣，廣東人。以武生從軍，多次戰功顯著，歷任福建南路參將，因事獲罪被罷官歸家。恰逢岑溪瑶造反，總督陳大科傳檄徵吴廣跟從童元鎮討伐。將士稍稍退却，吴廣親手殺一士兵示

一卒以徇，遂大破之。論功，復故官。

萬曆二十五年，以副總兵從劉綎禦倭朝鮮，領水軍與陳璘相犄角，俘斬甚衆。甫班師，大征播州，擢廣總兵官，以一軍出合江。副將曹希彬以一軍出永寧，受廣節制。廣屯二郎壩，大行招徠。賊驍將郭通緒迎戰，將士襲走之。陶洪、安村、羅村三寨土官各出降，他部來歸者數萬。廣擇其壯者從軍。通緒扼穿崖囤，廣督土漢軍擊破之。劉綎、馬孔英已入播，廣猶頓二郎，總督李化龍趣之。乃議分四哨進攻崖門，别遣永寧女土官奢世續等督夷兵二千，扼桑木埡諸要害，以防餉道。諸將連破數囤，進營母豬塘。楊應龍懼，令通緒盡發關外兵拒敵。廣伏炮手五百於磨槍埡外南岡下，而遣裨將趙應科挑戰。埡夾兩山中，甚隘。通緒横槊衝應科，應科佯北。通緒追出埡，遇伏。急旋馬，中炮墜。方躍上他馬，伏兵攢刺之殪，餘賊大奔。官軍逐北，賊盡降。遂薄崖門。徑小止容一騎，賊衆萬餘出關拒戰。希彬懸賞千金，士攀崖競進，追至第四關。關上男婦盡哭。賊黨自殺其魁羅進恩，率萬餘人出降。其第一關猶拒不下，廣乘夜疾進，奪其關，關内民争獻牛酒。劉綎、馬孔英已入關，李應祥、陳璘猶在關外。廣合希彬軍連戰紅碗、水土崖、分水關皆捷，遂進營水牛塘。應龍大懼。知廣軍孤深入，謀欲襲之，乃遣人詐降。廣測其詐，堅壁以待。應龍擁衆三萬直衝大營，諸將殊死戰。會他將來援，賊乃退。廣遂與諸道軍逼海龍囤。賊詐令婦人乞降，哭囤上，又詐報應龍仰藥死，廣信之。已，知其詐，急燒第二關，奪三山，絶賊樵汲，賊益窘。旋與陳璘從囤後登，應

衆，於是大破岑賊。論功勞，恢復原官。

萬曆二十五年，以副總兵身份跟從劉綎抗擊倭寇於朝鮮，帶領水軍與陳璘相爲犄角，俘獲斬殺敵人特别多。剛剛班師，又大舉征討播州，提升吴廣任總兵官，率領一軍出合江。副將曹希彬率領一軍出永寧，接受吴廣指揮。吴廣屯兵二郎壩，大量招集士兵。叛賊勇將郭通緒迎戰，將士襲擊趕跑了他。陶洪、安村、羅村三寨土官各自出來投降，其他部族來歸降的人有幾萬。吴廣選擇健壯的加入軍隊。郭通緒扼守穿崖囤，吴廣督促土漢軍攻破該地。劉綎、馬孔英已進入播州，吴廣還停頓在二郎，總督李化龍催促他。於是商議兵分四哨攻打崖門，另派永寧女土官奢世續等統率夷兵二千，扼守桑木埡諸要害，以保護運糧道路。諸將連續攻破數囤，進軍宿營母豬塘。楊應龍恐懼，令郭通緒全部發動關外兵抗敵。吴廣埋伏炮手五百於磨槍埡外的南岡下，而派裨將趙應科挑戰。埡夾於兩山中，十分狹隘。郭通緒横揮長矛衝擊趙應科，趙應科假裝戰敗。郭通緒追出埡口，遇到伏兵。急忙掉轉馬頭，中炮落馬。剛跳上其他的馬，伏兵聚集刺死了他，剩下的賊寇狂奔。官軍追擊逃亡之敵，叛賊全部投降。於是逼近崖門。道路狹窄衹容得下一騎，叛賊一萬餘人出關迎戰。曹希彬懸賞千金，士兵攀崖争着前進，追到第四關時，關上男女全都哭泣。叛賊黨羽自己殺死頭目羅進恩，帶萬餘人出來投降。但第一關仍抵抗攻打不下，吴廣乘着夜色疾進，奪得關口，關内老百姓争着獻上牛酒。劉綎、馬孔英已入關，李應祥、陳璘還在關外。吴廣會同曹希彬軍連戰紅碗、水土崖、分水關都獲勝，於是進駐水牛塘。楊應龍十分害怕。知道吴廣孤軍深入，策劃襲擊他，於是派人假裝投降。吴廣推測其中有詐，堅守營壁以待之。楊應龍率領衆士兵三萬直衝大營，諸將殊死作戰。恰逢其他將領來援助，賊纔退却。吴廣於是同諸路軍直逼海龍囤。叛賊假令婦人請求投降，在囤上哭泣，又假報楊應龍服毒藥而死，吴廣相信了她。隨後，知其中有詐，急燒第二關，奪得三山，斷絶叛賊打柴汲水的道路，賊更加窘迫。不久與陳璘從囤後

龍急自焚死。獲其子朝棟，出應龍尸烈焰中。廣中毒矢，失聲，絶而復蘇，遂以本官鎮四川。逾年卒。

初，廣之頓二郎也，有言其受賄養寇者，詔謫充爲事官。後論功贈都督同知，世蔭千户。

鄧子龍

鄧子龍，豐城人。貌魁梧，驍捷絶倫。嘉靖中，江西賊起，掠樟樹鎮。子龍應有司募，破平之。累功授廣東把總。

萬曆初，從大帥張元勳討平巨盗賴元爵。已，從平陳金鶯、羅紹清。賊魁黄高暉逸，子龍入山生獲之。遷銅鼓石守備。尋擢署都指揮僉事，掌浙江都司。被論當奪職，帝以子龍犯輕，會麻陽苗金道侶等作亂，擢參將討之。大破賊，解散其黨。五開衛卒胡若盧等火監司行署，撻逐守備及黎平守。靖州、銅鼓、龍里諸苗咸響應爲亂。子龍火其東門以致賊，而潜兵入北門，賊遂滅。

十一年閏二月，緬甸犯雲南。詔移子龍永昌。木邦部耿馬奸人罕虔與岳鳳同爲逆，説緬酋莽應裹内侵，虔從掠干崖、南甸。已，引渡查理江，直犯姚關。灣甸土知州景宗真及弟宗材助之。子龍急戰攀枝樹下，陣斬宗真、虔，生獲宗材。虔子招罕、招色奔三尖山，令叔罕老率蒲人藥弩手五百阻要害。子龍餌蒲人以金，盡知賊間道。乃命裨將鄧勇等提北勝、蒗渠諸番兵，直搗賊巢，而預伏兵山後夾擊。夜半上，生擒招罕、招色、罕老及其黨百三十餘人，斬首五百餘級，尖山巢空，乃撫流移數千人。會劉綎亦俘岳鳳以獻。帝悦，進子龍副總兵，予世蔭。無何，緬人復寇猛密，

登上，楊應龍急忙自焚而死。俘獲他的兒子楊朝棟，搶出楊應龍尸首於烈火中。吴廣身中毒箭，聲音全失，昏死過去又蘇醒過來，於是以原官職鎮守四川。過了一年死去。

當初，吴廣停頓於二郎，有人説他受賄養寇，下詔貶謫爲事官。稍後論功勞贈官都督同知，子孫世襲千户。

鄧子龍，豐城人。相貌魁梧，勇猛敏捷無人能比。嘉靖年間，江西盗賊蜂起，掠奪樟樹鎮，鄧子龍應有司招募，攻破平息盗賊。累積功勞授官廣東把總。

萬曆初年，跟從大帥張元勳討伐平息大盗賴元爵。隨後，跟從平定陳金鶯、羅紹清。叛賊頭領黄高暉逃跑，鄧子龍進山活捉了他。升遷作銅鼓石守備。不久提拔爲代理都指揮僉事，掌管浙江都司。被彈劾應剥奪官職，皇帝因爲鄧子龍犯的罪輕，恰逢麻陽苗金道侶等作亂，提升爲參將出軍討伐。大破亂賊，解散他的叛黨。五開衛士卒胡若盧等火燒監司行署，鞭打驅趕守備以及黎平守官。靖州、銅鼓、龍里諸苗都響應作亂。鄧子龍用火燒東門以招引亂賊，而暗中派兵攻入北門，亂賊被消滅。

十一年閏二月，緬甸侵犯雲南。下詔調鄧子龍到永昌。木邦部耿馬奸人罕虔與岳鳳同爲叛逆，游説緬酋長莽應裹内侵，罕虔跟從掠奪干崖、南甸。隨後，引導渡過查理江，直接侵犯姚關。灣甸土知州景宗真及弟弟景宗材幫助叛賊。鄧子龍急戰於攀枝樹下，在戰場上斬殺景宗真、罕虔，活捉景宗材。罕虔的兒子招罕、招色逃跑到三尖山，令叔父罕老帶領蒲人藥弩手五百阻擋於要害處。鄧子龍以金爲餌引誘蒲人，全知叛賊的小路。於是命令裨將鄧勇等率領北勝、蒗渠諸路番兵，直搗叛賊巢穴，而事先埋伏士兵於山後夾擊。夜半登上，活捉招罕、招色、罕老及其餘黨一百三十多人，殺頭五百有餘，尖山匪巢被掃空，於是安撫流浪之民幾千人。恰逢劉綎也俘獲岳鳳來獻。皇帝大喜，升鄧子龍爲副總兵，給予世襲的恩賜。没有多久，緬人又侵略猛密，把總

把總高國春大破之。子龍以掎角功，亦優叙。自是，蠻人先附緬者，多來附。

永昌、騰衝夙號樂土。自岳、罕猖亂，始議募兵，所募多亡命，乃立騰衝、姚安兩營。劉綎將騰軍，子龍將姚軍，不相能，兩軍鬥。帝以兩將皆有功，置不問。既而綎罷，劉天俸代。天俸逮，遂以子龍兼統之。子龍抑騰兵，每工作，輒虐用之，而右姚兵。及用師隴川，子龍故爲低昂，椎牛饗士，姚兵倍騰兵。騰兵大不堪，欲散去。副使姜忻令他將轄之，乃定。而姚兵久驕，因索餉作亂，由永昌、大理抵會城，所過剽掠。諸兵夾擊之，斬八十四級，俘四百餘人，亂始靖。子龍坐褫官下吏。

十八年，孟養賊思箇叛。子龍方對簿，巡撫吴定請令立功自贖，帝許之。命未至，定已與黔國公沐昌祚遣將却之。無何，丁改十寨賊普應春、霸生等作亂，勢張甚。定大徵漢土軍，令子龍軍其右，游擊楊威軍其左，大破之，斬首一千二百級，招降六千六百人。帝爲告謝郊廟，宣捷受賀，復子龍副總兵，署金山參將事。先是，猛廣土官思仁烝其嫂甘線姑，欲妻之，弗克。偕其黨丙測叛歸緬，數導入寇。二十年，攻孟養，犯蠻莫。土同知思紀奔等練山。子龍擊敗之，乃去。子龍尋被劾罷歸。

二十六年，朝鮮用師。詔以故官領水軍，從陳璘東征。倭將渡海遁，璘遣子龍偕朝鮮統制使李舜臣督水軍千人，駕三巨艦爲前鋒，邀之釜山南海。子龍素慷慨，年逾七十，意氣彌厲。欲得首功，急携壯士二百人躍上朝鮮舟，直前奮擊，賊死傷無算。他

高國春大破緬賊。鄧子龍因爲和高國春形成掎角之勢有功，也從優叙功。從此，蠻人先前依附緬甸的，很多又來歸附。

永昌、騰衝一向號稱樂土。自從岳鳳、罕虔猖狂叛亂，纔開始商議招募士兵，所招募的多逃亡之人，於是設立騰衝、姚安兩營。劉綎帶領騰軍，鄧子龍帶領姚軍，不相和諧，兩軍争鬥。皇帝因爲兩軍都有功，擱置不問。不久劉綎罷官，劉天俸代替他。劉天俸被逮捕，就用鄧子龍一并統領。鄧子龍壓制騰兵，每有工役，就虐使他們，而偏袒姚兵。等到用兵隴川，鄧子龍故意使之一貴一賤，殺牛犒勞將士，姚兵多於騰兵一倍，騰兵十分不堪忍受，想要散去。副使姜忻令其他將領管轄，纔安定下來。可是姚兵驕横久了，因爲索餉造反，從永昌、大理抵達會城，經過之處都殺戮掠奪。諸路兵夾擊叛軍，斬首八十四人，俘虜四百餘人，叛亂纔平定。鄧子龍因罪奪官，交司法官論處。

十八年，孟養賊思箇造反。鄧子龍正受審，巡撫吴定請求讓他立功贖罪，皇帝答應了。任命没到，吴定已與黔國公沐昌祚派將打退叛賊。没有多久，丁改十寨叛賊普應春、霸生等作亂，氣焰十分囂張。吴定大量徵集漢土軍，令鄧子龍駐軍其右，游擊楊威駐軍其左，大破叛賊，斬首一千二百級，招降六千六百人。皇帝爲之告祭郊廟，宣布勝利接受朝賀，恢復鄧子龍副總兵之職，代理金山參將事務。在此之前，猛廣土官思仁淫其嫂甘線姑，要以她爲妻，不成功。偕同他的黨羽丙測叛歸緬甸，多次引導緬人入侵。二十年，攻打孟養，侵犯蠻莫。土同知思紀逃到等練山。鄧子龍打敗了他，纔離開。鄧子龍不久被彈劾罷官而歸。

二十六年，朝鮮用兵。下詔以原官帶領水軍，跟從陳璘東征。倭寇渡海逃走，陳璘派鄧子龍同朝鮮統制使李舜臣率領水軍一千人，駕三艘巨艦作爲前鋒，迎擊倭寇於釜山南海。鄧子龍平素慷慨，年過七十，意氣更凌厲。想得頭功，急忙率領壯士二百人躍上朝鮮水船，直上前奮力攻擊，倭賊死傷無數。其他船誤投火器到鄧子龍船

舟誤擲火器入子龍舟。舟中火，賊乘之，子龍戰死。舜臣赴救，亦死。事聞，贈都督僉事，世蔭一子，廟祀朝鮮。

上。船着火，倭賊趁機攻擊，鄧子龍戰死。李舜臣前往救援，也死難。事情報告給皇上，追贈都督僉事，世襲一子，立廟奉祀於朝鮮。

馬孔英

馬孔英者，宣府塞外降丁也，積戰功爲寧夏參將。

萬曆二十年，哱拜反，引套寇入掠，孔英屢擊敗之。卜失兔入下馬關，從麻貴邀擊，大獲。進本鎮副總兵。二十四年九月，着力兔、宰僧犯平虜、横城。孔英偕參將鄧鳳力戰，斬首二百七十有奇，賜金幣。令推大將缺，乃擢署都督僉事，以總兵官莅舊任，尋進秩爲真。二十七年，着力兔、宰僧復犯平虜、興武，孔英與杜桐等分道襲敗之。再入，又敗之。

會大征播州楊應龍。詔發陝西四鎮兵，令孔英將以往。兵分八道，孔英道南川，獨險遠，去應龍海龍囤六七百里。未至，重慶推官高折枝監紀軍事，請獨當一面。乃與參將周國柱先以石砫宣撫馬千乘兵破賊金筑，復督酉陽宣撫冉御龍敗賊於官壩。孔英至軍，平茶、邑梅兵亦集，軍容甚壯。先師期一日入真州，用土官鄭葵、路麟爲鄉道，别遣邊兵千扼明月關。諸軍鼓行前，連破四寨，次赤崖，抵清水坪、封寧關，破賊營十數，逼桑木關。關内民降者日千計。折枝結三大寨處之，禁殺掠。降者日衆，賊益孤。關爲賊要害，山險箐深，賊憑高拒。乃令千乘、御龍出關左右，國柱搗其中。賊用標槍藥矢，鋭甚。官軍殊死戰，奪其關，逐北至風坎關，賊復大敗。連破九杵、黑水諸關，苦竹、羊崖、銅鼓諸寨。國柱攻金子壩，無一人，疑有伏。焚空寨十九，嚴兵以待。賊果突出，擊敗之。孔英乃留王之翰兵守白玉臺，衛

馬孔英，是宣府塞外降丁，累積戰功任寧夏參將。

萬曆二十年，哱拜造反，引導套寇入内擄掠，馬孔英多次擊敗敵寇。卜失兔進入下馬關，馬孔英跟從麻貴截擊敵人，繳獲很多。提升爲本鎮副總兵。二十四年九月，着力兔、宰僧侵犯平虜、横城。馬孔英偕同參將鄧鳳奮力作戰，斬殺敵人首級二百七十有餘，被賜以金幣。朝廷下令推舉大將缺額，於是提升爲代理都督僉事，以總兵官莅臨舊任，不久進升官職爲都督僉事。二十七年，着力兔、宰僧又侵犯平虜、興武，馬孔英與杜桐等分路打敗叛賊。又進入，又打敗了他們。

恰逢大舉征討播州楊應龍。下詔派遣陝西四鎮士兵，命馬孔英帶領前往。兵分八路，馬孔英取道南川，道路孤絶險峻遥遠，離楊應龍海龍囤六七百里。還未到，重慶推官高折枝監管軍事，請求獨當一面。於是與參將周國柱先用石砫宣撫馬千乘兵攻破叛賊於金筑，又督率酉陽宣撫冉御龍打敗敵人於官壩。馬孔英到軍中，平茶、邑梅兵也聚集起來，軍容很壯觀。於軍隊約定的日期先一日進入真州，用土官鄭葵、路麟作嚮導，另外派邊軍兵一千扼守明月關。諸軍擊鼓前行，連續攻破四寨，駐於赤崖，抵達清水坪、封寧關，攻破賊營十幾座，逼近桑木關，關内老百姓每天投降的數以千計。高折枝聯結三大寨來處置，嚴禁殺戮掠奪。投降的一天比一天多，賊勢更加孤單。關爲叛賊要害之處，山險竹深，賊據高頑抗。於是令馬千乘、冉御龍出於關的左右，周國柱直搗其中路。叛賊用標槍藥箭，十分鋭利。官軍殊死奮戰，奪得關口，追逐逃兵到風坎關，賊又大敗。接連攻破九杵、黑水諸關，苦竹、羊崖、銅鼓各寨。周國柱攻打金子壩，没有一人，懷疑有伏兵。焚燒空寨十九座，嚴陣以待。叛賊果然衝出，打敗叛賊。馬孔英於是留王之翰軍守白玉臺，保衛運糧之道，平茶、邑梅兵把守桑木

餉道，平茶、邑梅兵守桑木關，而親帥大軍進營金子壩。

應龍聞桑木關破，大懼，遣弟世龍及楊珠以鋭卒劫之翰營。之翰走，殺餉卒無算。平茶兵來援，賊始退。孔英還擊世龍，復却。裨將劉勝奮擊，賊乃奔。官軍進朗山口，由朗山進蒙子橋。深箐蓊翳，賊處處設伏，悉剿平之。應龍益懼，遣其黨詐降，謀爲内應。折枝盡斬之，伏以待。珠果夜劫營，伏發，賊驚潰，追奔至高坪。已，奪賊養馬城，直抵海龍第二關下，賊守兵益多。孔英軍已深入，而諸道未有至者。酉陽、延綏兵皆退，賊躡殺官軍六十人。居數日，劉綎兵至，乃合兵連克海崖、海門諸關。賊走保囤上，竟覆滅。

初，總督李化龍剋師期，諸將莫利先入。孔英所將邊卒及諸土兵，皆獷悍，監紀折枝勇而有謀，故師獨先。八道圍海龍，諸將以囤後易攻，争走其後，孔英獨壁關前。録功，進都督同知，世蔭千户。

久之，以總兵官鎮貴州。平金筑、定番叛苗，生擒首惡阿包、阿牙等。已而欲襲黄柏山苗。苗知之，先發，敗官兵，匿不報。又誘執苗酋石阿四，稱陣擒冒功。爲巡撫胡桂芳所劾，罷歸卒。

贊曰：播州之役，諸將用命，合八道師，歷時五月，僅乃克之，可謂勞矣。劉綎勇略冠諸將，勞最多，其後死事亦最烈。鄧子龍始事姚安，名與綎埒，垂老致命，廟祀海隅。昔人謂“武官不惜死”，兩人者蓋無愧於斯言也夫。

關，而親自率大軍進駐金子壩。

楊應龍聽説桑木關被攻破，十分恐懼，派遣其弟楊世龍以及楊珠用精鋭之兵劫王之翰的營寨。王之翰逃走，殺死送糧的士兵無數。平茶兵前來支援，賊纔退却。馬孔英反回攻擊楊世龍，賊又退却。裨將劉勝奮力攻擊，叛賊於是奔逃。官軍進軍朗山口，由朗山進入蒙子橋。深竹繁茂遮蔽，叛賊處處設有埋伏，官軍都一一剿滅平息。楊應龍更恐懼，派遣黨羽假裝投降，謀劃作爲内應。高折枝全部殺了這些人，伏兵而待。楊珠果然夜裏來劫營，伏兵發起攻擊，叛賊驚潰，官軍追擊奔逃之敵到高坪。隨後，奪得叛賊養馬城，直抵海龍第二關下，賊守兵更多。孔英軍已經深入，而諸路兵没有到達的。酉陽、延綏兵都退却，叛賊追踪殺死官兵六十人。停了幾天，劉綎兵到，於是聯合軍隊接連攻克海崖、海門諸關。賊逃跑保囤上，結果全部覆滅。

當初，總督李化龍限定出軍日期，諸將没有誰認爲先進入有利。馬孔英所帶的邊卒及諸土兵，都粗獷勇猛，監紀高折枝勇而有謀，因此他的軍隊惟獨最先進入。八路軍隊圍攻海龍，諸將認爲囤後容易攻入，争着走後邊，獨有馬孔英立壁壘於關前。登録功勞，升爲都督同知，子孫世襲千户。

以後，馬孔英以總兵官鎮守貴州。平定金筑、定番反叛諸苗，擒獲首惡阿包、阿牙等。隨後準備襲擊黄柏山苗。苗知道了，首先發難，打敗官兵，馬孔英隱匿不報告。又引誘抓獲苗酋石阿四，聲稱陣前擒敵假冒功績。被巡撫胡桂芳所彈劾，罷官歸家死去。

贊曰：播州的戰役，諸將聽從命令，會合八路軍隊，歷時五個月，纔攻克敵人，可以説是辛勞了。劉綎勇猛謀略爲諸將之冠，功勞最多，他後來戰死也最爲壯烈。鄧子龍開始服事於姚安，名聲與劉綎等同，垂老捐軀，立廟奉祀於海隅。前人説“武官不惜死”，兩人都無愧於這句話。



明史卷二百四十八

列傳第一百三十六

梅之煥　劉策 徐縉芳 陳一元　李若星　耿如杞 胡士容
顔繼祖 王應豸(等)　李繼貞　方震孺　徐從治 謝璉 余大成(等)

梅之煥

梅之煥，字彬父，麻城人，侍郎國楨從子也。年十四爲諸生。御史行部閲武，之煥騎馬突教場。御史怒，命與材官角射。九發九中，長揖上馬而去。

梅之煥，字彬父，麻城人，侍郎梅國楨的侄兒。十四歲爲諸生。御史巡行轄區檢閲武備，梅之煥騎馬衝撞教場。御史發怒，命他與材官比賽射擊。九發九中，長揖上馬離去。

萬曆三十二年舉進士，改庶吉士。居七年，授吏科給事中。東廠太監李浚誣拷商人，之煥劾其罪。尋上言："今天下民窮餉匱，寇横兵疲。言官舍國事，争時局。部曹舍職掌，建空言。天下盡爲虚文所束縛。有意振刷者，不曰生事，則曰苛求。事未就而謗興，法未伸而怨集。豪傑灰心，庸人養拙，國事將不可爲矣。請陛下嚴綜核以責實事，通言路以重紀綱，别臧否以惜人才，庶於國事有濟。"時朝臣部黨角立，之煥廉勵自勝，嘗言："附小人者必小人，附君子者未必君子。蠅之附驥，即千里猶蠅耳。"時有追論故相張居正者，之煥曰："使今日有綜名實、振紀綱如江陵者，諂訕之徒敢若此耶?"其持平不欲傅會人如此。出爲廣東副使，擒誅豪民沈殺烈女者，民服其神。海寇袁進掠潮州，之煥扼海道，招散其黨，卒降進。改視山東學政。

萬曆三十二年考中進士，改庶吉士。過了七年，授官吏科給事中。東廠太監李浚誣陷拷打商人，梅之煥彈劾李浚的罪過。不久上書説："今天下老百姓窮困，軍餉匱乏，賊寇横行，士兵疲乏。諫官放棄國事，争論時局。部曹捨棄掌管的職事，衹提出空疏的言論。天下全爲虚泛之文所束縛。有意刷新政治的人，不被説是生事，就被説是苛求。事未成而誹謗興起，法没有伸張而怨恨已結集。豪傑灰心，庸人閑居度日，國事將不可爲繼。請陛下嚴明考核以追求實事，暢通言路以重振綱紀，區别好人壞人以愛惜人才，差不多於國事有幫助。"當時朝臣部黨林立對抗，梅之煥廉潔自好，曾經説："依附小人者必是小人，依附君子的未必是君子。蒼蠅附着良馬，即使日行千里仍是蒼蠅。"當時有追查故相張居正的，梅之煥説："假使今日有考核名實、重振綱紀如張居正這樣的人，詆毁之徒敢於如此嗎?"他持公平之論不傅會别人就像這樣。出任廣東副使，擒殺沉殺烈女的豪强惡人，老百姓佩服其神明。海寇袁進擄掠潮州，梅之煥扼守海道，招撫分散袁進同黨，最後降服袁進。改任山東學政。

天啓元年，以通政參議召遷太常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丁内外艱，家居。當此之時，魏、客亂政，應山楊漣首發忠賢之奸。忠賢恚甚，拷殺漣。由此悍然益誅鋤善類，慣傒楚人矣。謂漣被逮時，過麻城，漣罪人也，之焕與盤桓流涕，當削籍，其實漣未嘗過麻城也。無何，逆黨梁克順誣以贓私，詔徵贓。

莊烈帝即位，乃免徵。起故官，巡撫甘肅。大破套寇，斬首七百餘級，生得部長三人，降六百餘人。明年春，寇復大入，患豌豆創，環大黄山而病。諸將請掩之，之焕不可，曰："幸災不仁，乘危不武，不如舍之，因以爲德焉。"遂不戰。逾月，群寇望邊城搏顙涕泣而去。冬，京師戒嚴，有詔入衛。且行，西部乘虚犯河西。之焕止留，遣兵伏賀蘭山後，邀其歸路，大兵出水泉峽口，再戰再敗之，斬首八百四十有奇。引軍東。俄悍卒王進才殺參將孫懷忠等以叛，走蘭州。之焕遂西定其變，復整軍東。明年五月抵京師，已後時矣。有詔之焕入朝。翌日又詔之焕落職候勘，温體仁已柄政矣。初，體仁訐錢謙益，之焕移書中朝，右謙益。至是，體仁修隙，之焕遂得罪。

之焕雖文士，負材武，善射，既廢，無所見。所居縣，阻山多盗。之焕無事，輒率健兒助吏捕，無脱者。先是，甘肅兵變，其潰卒畏捕誅，往往亡命山谷間，爲群盗，賊勢益張。至是，賊數萬來攻麻城，望見之焕部署，輒引去。帝追叙甘肅前後功，復之焕官，廕子，然終不召。明年病卒。

天啓元年，以通政參議召升太常少卿，升任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遭遇父母親死而服喪，居住家中。當此時，魏忠賢、客氏擾亂朝政，應山楊漣首先揭發魏忠賢的奸詐。魏忠賢十分忿恨，拷打殺死楊漣。由此更凶狠地誅殺好人，惱怒楚人。説楊漣被逮捕之時，經過麻城，楊漣是罪人，梅之焕與他流連痛哭，該當削除官籍，其實楊漣没有經過麻城。没有多久，賊黨梁克順誣陷梅之焕私取贜物，下詔徵驗贜物。

莊烈帝即位，纔免於徵贜。起用爲原官，巡撫甘肅。大破河套賊寇，斬殺賊寇首級七百有餘，活捉部長三人，降服六百餘人。第二年春，賊寇又大舉進入，患豌豆創，環圍大黄山而病。諸將請求追殺，梅之焕不同意，説："别人遭災而高興是不仁義，乘人之危勝之不武，不如捨棄，以此爲德來感化他們。"就不出戰。過了一月，群寇望邊城叩頭哭泣而去。冬，京城戒嚴，有詔書召他入京護衛。將行，西部乘虚侵犯河西。梅之焕停留下來，派兵埋伏在賀蘭山後，攔擊其歸路，大兵出於水泉峽口，兩戰兩次打敗盗賊，斬首八百四十有餘。引軍向東。不久剽悍士卒王進才殺死參將孫懷忠等叛逃，逃到蘭州。梅之焕就留在西面平定變亂，又整軍向東。第二年五月抵達京城，已落後預定時日。有詔命梅之焕入朝。第二天又詔梅之焕罷官等候裁定，温體仁已掌權柄。當初，體仁攻擊錢謙益，梅之焕致書中朝，支持錢謙益。到這時，温體仁報復舊時怨恨，梅之焕於是得罪。

梅之焕雖是文士，負有武將之才，擅長騎射，被廢官之後，才能没有體現出來。所居住的縣，山險阻多盗賊。梅之焕無事，就率健兒幫助官吏捕盗，没有一個逃脱的。在此之前，甘肅兵變，那裏的潰散之卒畏懼被捕殺，往往逃命於山谷間，成爲群盗，盗賊勢力日益囂張。到此時，盗賊數萬人來攻打麻城，望見梅之焕的部署，就退去了。皇帝追録甘肅前後功勞，恢復梅之焕原官，恩廕兒子爲官，然而最終没被召用。第二年病死。

劉策

劉策，字範董，武定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由保定新城知縣入爲御史。疏劾太僕少卿徐兆魁，復力爭熊廷弼行勘及湯賓尹科場事。賓尹雖家居，遥執朝柄，嗾其黨逐攻者孫振基、王時熙。

劉策，字範董，武定人。萬曆二十九年考中進士。從保定新城知縣入京作御史。上疏彈劾太僕少卿徐兆魁，又爲熊廷弼被審問以及湯賓尹科場事竭力爭辯。湯賓尹雖然居於家，却遠遠地掌握着朝中權力，指使黨羽驅逐攻擊他的孫振基、王時熙。

已而給事中劉文炳劾兩淮巡鹽御史徐縉芳，言策入葉向高幕，干票擬；策同官陳一元，向高姻親，顧權利。時策按宣、大，疏言："文炳爲湯賓尹死友，代韓敬反噬。昔年發奸如振基、時熙輩，今皆安在?"向高亦以策無私交，爲辨雪。文炳、策屢疏相詆，南京御史吴良輔言："文炳一疏而彈御史縉芳、一元、策及李若星，再疏而彈詞臣蔡毅中、焦竑及監司李維楨，他波及尚多。人才摧殘甚易。清品如策，雅望如竑，不免詆斥，天下寧有完人。"策復詆文炳倚方從哲爲冰山，苟一時富貴，不顧清議。一元論銓政，嘗譏切向高，時按江西，見文炳疏，憤甚，遂揭文炳陰事。且曰："向高行矣。今秉政者從哲，文炳鄉人，奴顔婢膝，任好爲之。"御史馬孟禎亦言："敬關節實真，既斥兩侍郎、兩給諫謝之矣。乃伉直之劉策，攻擊不休，而同發奸之張篤敬復驅除將及，何太甚也!"疏入，帝皆不省。策憤謝病去。時攻兆魁、廷弼、賓尹輩者，黨人率指目爲東林，以年例出之外。至四十六年秋，在朝者已無可逐，乃即家徙策爲河南副使。策辭疾不赴。

後來給事中劉文炳彈劾兩淮巡鹽御史徐縉芳，説劉策進入葉向高幕府，干預代皇帝批答奏章；劉策同官陳一元，是葉向高的姻親，顧惜權利。當時劉策巡按宣、大，上疏説："劉文炳是湯賓尹的死黨，代韓敬反咬一口。當年如孫振基、王時熙等揭發奸賊的人，如今在哪裏?"葉向高也因劉策無私交，爲他辯白誣罔。劉文炳、劉策多次上疏互相指責，南京御史吴良輔説："劉文炳第一次上疏彈劾御史徐縉芳、陳一元、劉策及李若星，第二次上疏，彈劾詞臣蔡毅中、焦竑以及監司李維楨，其他波及者還多。人才摧殘很容易。品質清廉如劉策，名望清高如焦竑，不免有詆毁排斥之議，天下難道還有完人嗎?"劉策又指責劉文炳把方從哲作爲不可長久依賴的靠山，苟求一時富貴，不顧及社會輿論。陳一元議論選拔、任用、考核官員的政事，曾經譏刺葉向高，當時巡按江西，見到劉文炳的上疏，十分憤恨，便揭發劉文炳陰私的事情。并説："葉向高已算了。當今掌權的方從哲，是劉文炳的同鄉人，劉文炳卑躬屈膝巴結他，是爲了謀求好官職。"御史馬孟楨也説："韓敬關節是真實的，已經排斥兩個侍郎，兩個給諫官謝罪。却對耿介正直的劉策，攻擊不止，而一同揭發奸謀的張篤敬又將被驅除，多麽過分!"奏疏呈入，皇帝都不省察。劉策憤恨托病而去。當時攻擊徐兆魁、熊廷弼、湯賓尹的人，黨人都視爲東林黨，以年例調出京城。到四十六年秋天，在朝者已没有可驅逐的，於是在家中遷徙劉策爲河南副使。劉策稱病不上任。

天啓元年春，起天津兵備。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召拜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五年冬，黨人劾策爲

天啓元年春，起用爲天津兵備。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召拜爲兵部右侍郎，協助治理軍政。五年冬，閹黨彈劾劉策是東林遺奸，於

東林遺奸，遂削籍。崇禎二年夏，起故官，兼右僉都御史，總理薊、遼、保定軍務。大清兵由大安口入内地，策不能禦，被劾。祖大壽東潰，策偕孫承宗招使還。明年正月與總兵張士顯并逮，論死，棄市。

是削籍爲民。崇禎二年夏，起用任原官職，兼任右僉都御史，總理薊、遼、保定軍機事務。大清兵從大安口進入内地，劉策不能抵抗，被彈劾。祖大壽在東面被擊潰，劉策與孫承宗招撫使之返還。第二年正月與總兵張士顯一同被逮捕，判處死罪，被殺。

徐縉芳

縉芳，晋江人。爲御史，首爲顧憲成請謚，劾天津税監馬堂九大罪，有敢言名。巡兩淮，頗通賓客賂遺，被劾，坐贓。天啓中，遣戍。

徐縉芳，是晋江人。官任御史，首先爲顧憲成請求謚號，彈劾天津税監馬堂九大罪，有敢於直言的名聲。巡撫兩淮，勾通賓客接受很多賄賂，被彈劾，因貪贜獲罪。天啓年間，被貶謫戍邊。

陳一元

一元，侯官人。在江西，振饑有法。移疾去。天啓初，起歷應天府丞。御史余文縉劾向高，及一元，遂落職。崇禎初，復官。温體仁柄國，悪其附東林，而以爲己門生也，引嫌不召。卒於家。

陳一元，侯官人。在江西，救濟饑荒有辦法。上書稱病辭官。天啓初年，起用歷任應天府丞。御史余文縉彈劾葉向高，連及陳一元，於是罷官。崇禎初年，恢復官職。温體仁執掌國政，厭惡他附和東林黨，而認爲是自己的門生，以避嫌疑爲藉口不徵召。死於家中。

李若星

李若星，字紫垣，息縣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知棗强、真定。擢御史，首劾南京兵部尚書黄克纘。巡視庫藏，陳蠹國病商四弊，請得稽十庫出納，以杜侵漁，不報。巡按山西，請撤税使。因再劾克纘爲沈一貫私人，湯賓尹死友，宜罷，不從。還朝，出爲福建右參議，移疾歸。

李若星，字紫垣，息縣人。萬曆三十二年考中進士。歷任棗强、真定知縣。提升御史，首先彈劾南京兵部尚書黄克纘。巡視國庫所藏之物，陳説敗壞國家危害商人的四種弊病，請求得到同意稽察十庫出納，以防止侵吞牟利，没有批覆。巡按山西，請求撤掉税使。於是又彈劾黄克纘爲沈一貫的私黨，是湯賓尹的死黨，應罷官，不聽從。還朝，出任福建右參議，上書稱病歸家。

天啓初，起官陜西，召爲尚寶少卿，再遷大理右少卿。三年春，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陛辭，發魏忠賢、客氏之奸。明年遣將丁孟科、官維賢擊河套松山諸部鎮番，斬首二百四十餘級。捷聞，未敘，有傳若星將起義兵清君側之悪者。忠賢聞之，即令許顯純入之汪文言獄詞，誣其賄趙南星，得節鉞。五年三月，遂除若星名，下河南撫按提問。明年，獄上，杖之百，戍廉州。

天啓初年，起用任官於陜西，召爲尚寶少卿，又升任大理右少卿。三年春，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上殿辭别皇帝，揭發魏忠賢、客氏的奸險。第二年派遣將領丁孟科、官維賢攻打河套松山各部鎮番，斬殺二百四十餘人。捷報奏聞，没有叙功，有人謡傳李若星將起義兵清除國君左右的作惡之人。魏忠賢聽了，立即下令許顯純把他捲入汪文言獄案，誣陷他賄賂趙南星，得到符節和斧鉞。五年三月，就除去李若星的名籍，下到河南撫按提審。第二年，案件上奏，被處以杖刑一百，戍守廉州。

莊烈帝即位，赦還。崇禎元年，起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追論甘肅功，進秩二品。黄河大决，渰泗州，没睢寧城。若星請修祖陵，移睢寧縣治他所，從之。都城戒嚴，遣兵入衛。病歸，遭父憂。久之，召爲兵部右侍郎。十一年，以本官兼右僉都御史，代朱燮元總督川、湖、雲、貴軍務，兼巡撫貴州。討安位餘孽安隴璧及苗仲諸賊，有功。

福王時，解職。以鄉邑殘破，寓居貴州。桂王遷武岡，召爲吏部尚書。未赴，遭亂，死於兵。

耿如杞　胡士容

耿如杞，字楚材，館陶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除户部主事。

天啓初，以才歷職方郎中。軍書旁午，日應數十事。出爲陝西參議，遷遵化兵備副使。當是時，逆奄竊柄，諂子無所不至，至建祠祝釐。巡撫劉詔懸忠賢畫像於喜峰行署，率文武將吏五拜三稽首，呼九千歲。如杞見其像，冕旒也，半揖而出。忠賢令詔劾之，逮下詔獄，坐贓六千三百，論死。

時又有胡士容者，薊州參議也，數忤其鄉官崔呈秀，呈秀銜之。將爲忠賢建祠，士容又不奉命。及士容遷江西副使，道通州，遂誣以多乘驛馬，侵盜倉儲，捕下詔獄掠治，坐贓七千，論死。

至秋，將行刑，而莊烈帝即位，崔、魏相繼伏誅。帝曰："廠衛深文，附會鍛煉，朕深痛焉。其赦耿如杞，予復原官，胡士容等改擬。"於是如杞上疏言："臣自入鎮撫司，五毒并施，縛赴市曹者，日有聞矣。幸皇上赦臣以不死，驚魂粗定，乞放臣還家養疾。"帝不許，立擢如杞右僉都御

莊烈帝即位，遇赦返回。崇禎元年，起用爲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管治理河道。追加評定甘肅的功勞，進官二品。黄河大决口，漂没泗州城，漂没睢寧城。李若星請求修復祖陵，移睢寧縣治到别的地方，聽從其請。都城戒嚴，李若星派士兵進京保衛。因病歸家，遇上父喪。過了很久，召爲兵部右侍郎。十一年，以原官并兼任右僉都御史，代理朱燮元總督四川、湖廣、雲南、貴州軍務，兼任貴州巡撫。討伐安位餘黨安隴璧以及苗仲諸叛賊，有功勞。

福王時，解除官職。因爲鄉邑殘破，寓居貴州。桂王遷到武岡，召他爲吏部尚書。没有赴任，遭遇變亂，死於戰亂。

耿如杞，字楚材，館陶人。萬曆四十四年考中進士。授官户部主事。

天啓初年，以才幹歷任職方郎中。軍事文書紛繁，每天處理數十件事。出任陝西參議，升遵化兵備副使。當時，叛逆閹黨竊取國家權柄，諂媚者無所不至，甚至修建祠廟祝福祭祀。巡撫劉詔懸挂魏忠賢畫像於喜峰行署，率領文武將吏五拜三叩頭，呼九千歲。耿如杞見到他的畫像，戴着冕旒，半作揖而出。魏忠賢令劉詔彈劾他，逮入關欽犯監獄，誣其貪污受賄六千三百，判處死刑。

當時又有胡士容，是薊州參議，數次觸犯鄉官崔呈秀，崔呈秀懷恨他。要爲魏忠賢修建祠堂，胡士容又不奉命。等胡士容升江西副使，取道通州，於是誣衊他多乘驛馬，侵占盗竊倉儲，逮捕下到欽犯監獄拷打治罪，誣陷他貪污受賄七千，判處死刑。

到秋天，將要行刑，而莊烈帝即位，崔呈秀、魏忠賢相繼伏法被誅。皇帝説："廠衛條文苛細嚴峻，附會羅織罪名，陷人於罪，朕深惡痛絶。赦免耿如杞，恢復他的原官，胡士容等改審。"於是耿如杞上疏説："臣自從進入鎮撫司，五毒全用，綁赴市曹的，每天都有聽聞。僥幸皇上赦免臣不死，驚魂初定，請求放臣回家養病。"皇帝不答應，立刻提升耿如杞爲右僉都御史，任

史，巡撫山西。

插漢虎墩兔據順義王地，爲邊患，戰款無定策。如杞言守邊爲上，修塞垣，繕戰壘，鏟山塹谷，事有緒矣。二年，京師戒嚴，如杞率總兵官張鴻功以勍卒五千人赴援，先至京師。軍令，卒至之明日，汛地既定，而後乃給餉。如杞兵既至，兵部令守通州，明日調昌平，又明日調良鄉，汛地累更，軍三日不得餉，乃譟而大掠。帝聞之，大怒，詔逮如杞、鴻功，廷臣莫敢救者。四年，竟斬西市。

方如杞之爲職方郎也，與主事鹿善繼黨張鶴鳴，排熊廷弼而庇王化貞，疆事由是大壞，及是得罪。

士容既釋出獄，二年，除陝西副使，進右參政，卒於官。士容初令長洲，捕豪惡，築婁江石塘，有政聲。

福王時，贈如杞右僉都御史。子章光，進士，尚寶卿。士容，字仁常，廣濟人。

山西巡撫。

插漢虎墩兔占據順義王土地，成爲邊地禍患，戰爭或講和無既定之策。耿如杞說守邊爲上，修築邊塞城墻，修繕軍事營壘，鏟除山頭挖掘壕塹，事情便有頭緒了。二年，京城戒嚴，耿如杞帶領總兵官張鴻功率强健兵卒五千人趕赴支援，先到京城。軍隊下令，士兵到達的第二天，劃定防地而後纔供給糧餉。耿如杞兵已到，兵部令他守通州，第二天調昌平，又第二天調良鄉，防地多次更换，軍隊三天不得糧餉，於是喧嚷大肆掠奪。皇帝聽到消息，大怒，下詔逮捕耿如杞、張鴻功，廷臣没人敢救。四年，竟被斬於西市。

當耿如杞作職方郎時，與主事鹿善繼爲張鶴鳴黨羽，排斥熊廷弼而庇護王化貞，邊疆因此大壞，到這時得罪。

胡士容已被釋放出獄，二年，授官陝西副使，升官右參政，死於官任。胡士容起初作長洲縣令，逮捕豪紳惡霸，修築婁江石塘，有政績聲譽。

福王時，追贈耿如杞右僉都御史。兒子耿章光，進士，官任尚寶卿。胡士容，字仁常，廣濟人。

顏繼祖

顏繼祖，漳州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歷工科給事中。崇禎元年正月，論工部冗員及三殿叙功之濫，汰去加秩寄俸二百餘人。又極論魏黨李魯生、霍維華罪狀。又有御史袁弘勳者，劾大學士劉鴻訓，錦衣張道濬佐之。繼祖言二人朋邪亂政，非重創，禍無極。帝皆納其言。

遷工科右給事中。三年，巡視京城十六門濠塹，疏列八事，劾監督主事方應明曠職。帝杖斥應明。外城庳薄，議加高厚，繼祖言時絀難舉贏而止。再遷吏科都給事中，疏陳時事十大弊。憂歸。

八年，起故官，上言："六部之

顏繼祖，漳州人。萬曆四十七年考中進士。歷任工科給事中。崇禎元年正月，議論工部冗餘人員以及三殿記功的濫冒，汰除加秩寄俸的二百餘人。又極力彈劾魏忠賢同黨李魯生、霍維華的罪狀。又有御史袁弘勳，彈劾大學士劉鴻訓，錦衣張道濬支持他。顏繼祖說兩人朋比爲奸擾亂朝政，如果不嚴懲，禍患便會無窮。皇帝都采納了他的話。

升任工科右給事中。三年，巡視京城十六門護城濠塹，上疏陳列八事，彈劾監督主事方應明曠廢職守。皇帝杖打斥責方應明。外城低矮而薄，議論加高加厚，顏繼祖説時局艱難，難以動工，宜行寬緩，於是停止。又升任吏科都給事中，上疏陳説十大弊病。因服喪歸家。

八年，起用爲原官，上疏説："六部的政令

政管於尚書，諸司之務握之正郎，而侍郎及副郎、主事止陪列畫題，政事安得不廢。督撫諸臣獲罪者接踵，初皆由會推。然會推但六科掌篆者爲主，卿貳、臺臣罕至。且九卿、臺諫止選郎傳語，有唯諾，無翻異，何名會推?”帝稱善。

尋擢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分兵扼境上，河南賊不敢窺青、濟。劾故撫李懋芳侵軍餉二萬有奇，被旨嘉奬。十一年，畿輔戒嚴，命繼祖移駐德州。時標下卒僅三千，而奉本兵楊嗣昌令，五旬三更調。後令專防德州，濟南由此空虛。繼祖屢請敕諸將劉澤清、倪寵等赴援，皆逗遛不進。明年正月，大清兵克濟南，執德王。繼祖一人不能兼顧，言官交章劾繼祖。繼祖咎嗣昌，且曰：“臣兵少力弱，不敢居守德之功，不敢不分失濟之罪。請以爵禄還朝廷，以骸骨還父母。”帝不從，逮下獄，棄市。

終崇禎世，巡撫被戮者十有一人：薊鎮王應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養冲，登萊孫元化，大同張翼明，順天陳祖苞，保定張其平，山東顏繼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馬成名，順天潘永圖，而河南李仙風被逮自縊，不與焉。

由尚書掌管，諸司的事務掌握在正郎手中，而侍郎以及副郎、主事衹是陪侍簽字，政事怎能不廢棄。督撫諸臣獲罪的接踵而來，起初都因爲會同推薦選任。可是會同推薦選任衹是六科掌印者爲主，卿貳、臺臣極少參與。况且九卿、臺諫衹是選郎傳送話語，有唯唯諾諾的，没有異議，何以命名爲會推?”得到皇帝稱許。

不久提升爲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分兵扼守境上，河南盜賊不敢窺探青州、濟州。彈劾前巡撫李懋芳侵吞軍餉二萬有餘，被聖旨嘉奬。十一年，京城附近戒嚴，命令顏繼祖移駐德州。當時部下士兵僅三千人，而奉兵部尚書楊嗣昌的命令，五旬調换三次。後來命他專門防守德州，濟南因此空虛。顏繼祖多次請求皇帝命諸將劉澤清、倪寵等趕往救援，都逗留不前往。第二年正月，大清兵攻克濟南，捉住德王。顏繼祖一人不能兼顧，諫官紛紛上奏章彈劾。顏繼祖怪罪於楊嗣昌，并且説：“臣兵少力弱，不敢居守德州之功，不敢不分丢失濟州的罪過。請把官爵俸禄還給朝廷，以骸骨還給父母。”皇帝不聽從，逮捕下獄，處以死刑。

整個崇禎時，巡撫被殺戮的十一人：薊鎮王應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養冲，登萊孫元化，大同張翼明，順天陳祖苞，保定張其平，山東顏繼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馬成名，順天潘永圖，而河南李仙風被逮自殺，不在此列。

王應豸

王應豸，掖縣人。爲户部主事，諂魏忠賢，甫三歲，驟至巡撫，加右都御史。崇禎二年春，薊卒索餉，譟而甲，參政徐從治諭散其衆。應豸置毒飯中，欲誘而盡殺之，諸軍復大亂。帝命巡按方大任廉得其剋餉狀，論死。

王應豸，掖縣人。爲户部主事，諂媚魏忠賢，剛三年，驟然升至巡撫，加官右都御史。崇禎二年春，薊州士兵索要糧餉，拿着武器喧嚷，參政徐從治勸諭疏散士兵。王應豸在飯中放毒藥，想引誘而全部殺死他們，諸軍又大亂。皇帝命令巡按方大任查訪他剋扣糧餉的情形，依法處死。

李養冲

李養冲，永年人。歷兵部右侍郎，巡撫宣府。崇禎二年既謝事，御

李養冲，永年人。先後擔任兵部右侍郎，巡撫宣府。崇禎二年辭職後，御史吴玉彈劾他侵盜

史吴玉劾其侵盗撫賞銀七萬，及冒功匿敗諸狀。論死，斃於獄。

撫賞銀七萬兩，以及假冒功績隱瞞兵敗的事，依法該處以死刑，死於監獄。

張翼明

張翼明，永城人。以兵部右侍郎巡撫大同。崇禎元年，插漢虎墩兔入犯，殺掠萬計。翼明及總兵官渠家楨不能禦，并坐死。

張翼明，永城人。以兵部右侍郎巡撫大同。崇禎元年，插漢虎墩兔侵犯，殺人搶掠以萬計。張翼明以及總兵官渠家楨不能抵禦，一同判死罪。

陳祖苞

陳祖苞，海寧人。崇禎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明年坐失事繫獄，飲鴆卒。帝怒祖苞漏刑，錮其子編修之遴，永不叙。

陳祖苞，海寧人。崇禎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第二年因爲失事被關進監獄，飲毒酒而死。皇帝因陳祖苞漏掉刑罰處置而惱怒，禁錮他的兒子編修陳之遴，永不叙用。

張其平

張其平，偃師人。歷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十一年冬，坐屬邑失亡多，與繼祖駢死西市。

張其平，偃師人。先後擔任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十一年冬，因爲屬邑丢失過多獲罪，與顔繼祖一同被殺於西市。

馬成名　潘永圖

馬成名，溧陽人。潘永圖，金壇人，與成名爲姻婭。崇禎十四年冬，成名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永平。永圖亦起昌平兵備僉事，未浹歲，至巡撫。畿輔被兵，成名、永圖并以失機，十六年斬西市。餘自有傳。

馬成名，溧陽人。潘永圖，金壇人，與馬成名是姻親。崇禎十四年冬，馬成名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永平。潘永圖也被起用爲昌平兵備僉事，未滿一年，升爲巡撫。京城附近遭受兵禍，馬成名、潘永圖都因貽誤軍機獲罪，十六年斬於西市。其餘的各自有傳。

李繼貞

李繼貞，字徵尹，太倉州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大名推官，歷遷兵部職方主事。天啓四年秋，典試山東，坐試録刺魏忠賢，降級，已而削籍。

李繼貞，字徵尹，太倉州人。萬曆四十一年考中進士。任大名推官，歷升兵部職方主事。天啓四年秋，在山東主持考試，因考試録名册譏刺魏忠賢獲罪，降級，不久削除名籍。

崇禎元年，起武選員外郎，進職方郎中。時軍書旁午，職方特增設郎中，協理司事。繼貞幹用精敏，尚書熊明遇深倚信之，曰："副將以下若推擇，我畫諾而已。"

崇禎元年，起用任武選員外郎，升職方郎中。當時軍事文書紛繁，職方特增設郎中，協助處理司事。李繼貞才幹精敏，尚書熊明遇十分相信倚重他，説："副將以下若推舉，我簽字而已。"

四年，孔有德反山東，明遇主撫，繼貞疏陳不可，且請調關外兵入剿。明遇不能從，後訖用其言滅賊。初，延綏盗起，繼貞請發帑金，用董摶霄人運法，糴米輸軍前。且令四方

四年，孔有德在山東造反，熊明遇主張招撫，李繼貞上疏陳説不可，并且請調關外兵進入圍剿。熊明遇不聽從，後來終究用他的話滅掉反賊。起初，延綏盗賊蜂起，李繼貞請求發放錢幣，用董摶霄人運法，糴米輸送到軍前。并且下

贖鍰及捐納事例者，輸粟於邊，以撫饑民。又言：“兵法撫、剿并用，非撫賊也，撫饑民之從賊者耳。今斗米四錢，已從賊者猶少，未從賊而勢必從賊者無窮。請如神廟特遣御史振濟故事，齎三十萬石以往，安輯饑民，使不爲賊，以孤賊勢。”帝感其言，遣御史吴甡以十萬金往。繼貞少之，帝不聽，後賊果日熾。

令四方把用來贖罪的錢及捐錢納粟換取官爵的人，輸粟到邊防，來安撫飢民。又説：“兵法安撫、清剿并用，并不是招撫盜賊，安撫跟從盜賊的飢民而已。如今斗米四錢，已跟從盜賊的還少，没有跟從盜賊而勢必跟從盜賊的無窮。請按到神廟特遣御史賑濟災民的舊例，帶三十萬石糧食前往，安撫飢民，使他們不爲盜賊，以孤立賊勢。”皇帝爲他的話所感動，派御史吴甡帶十萬金前往。李繼貞認爲太少，皇帝不聽，後來盜賊果然一天天猖獗。

繼貞爲人强項，在事清執，請謁不得行。大學士周延儒，繼貞同年生，屬總兵官於繼貞。繼貞瞠目謝曰：“我不奉命，必獲罪。刑部獄甚寬，可容繼貞也。”延儒銜之。已，加尚寶寺卿。當遷，帝輒令久任。田貴妃父弘遇以坐門功求優叙不獲，屢疏詆繼貞，帝不聽。中官曹化淳欲用私人爲把總，繼貞不可，乃囑戎政尚書陸完學言於尚書張鳳翼以命繼貞，繼貞亦不可，鳳翼排繼貞議而用之。化淳怒，與弘遇日伺其隙，譏之帝，坐小誤，貶三秩。會叙甘肅功，繼貞請起用故巡撫梅之焕，帝遂發怒，削繼貞籍。已，論四川桃紅壩功，復官，致仕。

李繼貞爲人剛正不爲威武所屈，做事清正執法，不接受私人請托。大學士周延儒，是李繼貞的同年進士，囑托總兵官於李繼貞。李繼貞怒目推辭説：“我不奉命，必定獲罪。刑部監獄很寬，可容納繼貞。”周延儒因此恨他。隨後，加官尚寶寺卿。應當升遷，皇帝却令他久任。田貴妃的父親田弘遇因坐門功求索記功升官，没有得到，多次上疏詆毁李繼貞，皇帝不聽。宦官曹化淳想用偏私的人作把總，繼貞不同意，便囑托戎政尚書陸完學對尚書張鳳翼傳言，以此命令李繼貞，李繼貞也不同意，鳳翼排除繼貞之議而用其人。曹化淳憤怒，與田弘遇每天窺視他的過錯，向皇帝進讒言，因小誤獲罪，貶官三級。適逢按功賞賜甘肅功勞，李繼貞請求起用原來的巡撫梅之焕，皇帝於是發怒，將李繼貞削籍爲民。隨後，按功賞賜四川桃紅壩功勞，恢復官職。李繼貞退休。

十一年，用薦起，歷兩京尚寶卿。明年春召對，陳水利屯田甚悉，遷順天府丞。尋超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督薊、遼軍餉。乃大興屯田，列上經地、招佃、用水、任人、薄賦五議。白塘、葛沽數十里間，田大熟。

十一年，因人推薦被起用，歷任兩京尚寶卿。第二年春回答皇帝關於政務的提問，陳説水利屯田十分全面，升順天府丞。不久破格提升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監督薊、遼軍餉。於是大興屯田，列上經地、招佃、用水、任人、薄賦五議。白塘、葛沽數十里間，田地豐收。

十四年冬，詔發水師援遼，坐戰艦不具，除名。明年夏，召爲兵部添注右侍郎。得疾，卒於途。是夕，星隕中庭。贈右都御史，官一子。

十四年冬，下詔發派水軍增援遼軍，因戰艦不具備獲罪，被除名。第二年夏，召爲兵部添注右侍郎。得病，死於途中。這天傍晚，有流星隕落在中庭。追贈右都御史，授給一個兒子官職。

方震孺

方震孺，字孩未，桐城人，移家壽州。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由沙縣知縣入爲御史。

熹宗嗣位，逆璫魏忠賢内結客氏。震孺疏陳三朝艱危，言："宫妾近侍，嚬笑易假，窺瞷可慮。中旨頻宣，恐蹈斜封隱禍。"元年陳《拔本塞源論》曰："曩者梃擊之案，王之寀、陸大受、張庭、李俸悉遭廢斥，而東林如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諸賢，廢錮終身，亟宜召復。至楊漣之争移宫，可幸無罪，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説，又有交通之疑？將使天下後世謂堯、舜在上，而有交通矯旨之閹宦。"疏入，直聲震朝廷。其春巡視南城。中官張曅、劉朝被訟，忠賢爲請。震孺不從，卒上聞，忠賢益恚怨。

遼陽既破，震孺一日十三疏，請增巡撫，通海運，調邊兵，易司馬。日五鼓撾公卿門，籌畫痛哭，而自請犒師。是時，三岔河以西四百里，人烟絶，軍民盡竄，文武將吏無一騎東者。帝壯其言，發帑金二十萬震孺犒師。六月，震孺出關，延見將士，吊死扶傷，軍民大悦。因上言："河廣不七十步，一葦可航，非有驚濤怒浪之險，不足恃者一。兵來，斬木爲排，浮以土，多人推之，如履平地，不足恃者二。河去代子河不遠，兵從代子徑渡，守河之卒不滿二萬，能望其半渡而遏之乎？不足恃者三。沿河百六十里，築城則不能，列栅則無用，不足恃者四。黄泥窪、張叉站冲淺之處，可修守，今地非我有，不足恃者五。轉眼冰合，遂成平地，間次置防，猶得五十萬人，兵從何來？不足恃者六。"又言："我以退爲守，則

方震孺，字孩未，桐城人，移家壽州。萬曆四十一年考中進士。由沙縣知縣進京作御史。

熹宗繼位，逆黨魏忠賢在宫内勾結客氏。方震孺上疏陳説三朝的艱難危險，説："宫妾近侍，獻媚的諂笑容易假裝，窺探政事的值得憂慮。内宫直接傳旨頻頻宣讀，恐怕重蹈非朝廷正命封授的隱禍。"元年上陳《拔本塞源論》説："從前梃擊之案，王之寀、陸大受、張庭、李俸都遭廢斥，而東林如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諸賢人，廢棄禁錮終身，應該立即復官。至於楊漣争論移宫之事，可幸無罪，不知怎麽有居功的説法，又有勾結的嫌疑？將使天下後世説堯、舜在上，而又有互相勾結假傳聖旨的閹臣。"奏疏傳入，正直之聲震動朝廷。這年春天巡視南城。宦官張曅、劉朝被訴訟，魏忠賢爲他們請求。方震孺不聽從，最終上報，魏忠賢更加怨恨。

遼陽已破，方震孺一天十三次上疏，請求增派巡撫，疏通海運，調遣邊兵，改换司馬。一天五次敲擊公卿之門，謀劃痛哭，而自己請求犒勞軍隊。這時，三岔河以西四百里，人烟滅絶，軍民全都逃竄，文武將官没有一騎向東。皇帝感慨其言勇壯，調撥錢幣二十萬給方震孺去犒勞軍隊。六月，方震孺出關，延請召見將士，吊問死者扶理傷者，軍民十分喜悦。於是上疏説："河寬不到七十步，一葦便可航渡，没有驚濤駭浪的險阻，不值得憑藉，這是第一點。敵兵前來，砍木爲排，蓋上土，很多人推它，如踩平地，不值得憑藉，這是第二點。河離代子河不遠，士兵從代子河直接渡河，守河的軍隊不足兩萬，能够希望敵人在半渡時阻止他嗎？這是不值得憑藉的第三點。沿河一百六十里，築城不能，列栅没有用，這是不足以憑藉的第四點。黄泥窪、張叉站冲淺之處，可修築工事防守，如今此地不爲我所有，這是不足以憑藉的第五點。轉眼間結冰，就成了平地，間次設防，還得五十萬人，兵從何處來？這是不足以憑藉的第六點。"又説："我軍以

守不足；我以進爲守，則守有餘。專倚三岔作家，萬一時事偶非，榆關一綫遂足鎖薊門哉?”疏入，帝命震孺巡按遼東，監紀軍事。

震孺按遼，居不廬、食不火者七月。議者欲棄三岔河，退守廣寧。震孺請駐兵鎮武。軍法不嚴，震孺請敕寧前監軍，專斬逃軍逃將。并從其言。然是時，經撫不和，疆事益壞。震孺再疏言山海無外衛，宜亟駐兵中前，以爲眼目，不省。

明年正月，任滿，候代前屯，而大清兵已再渡三岔河。先鋒孫得功不戰，而呼於鎮武曰“兵敗矣”，遂走。巡撫王化貞在廣寧，亦倉皇走。列城聞之皆走，惟震孺前屯無動。當是時，西平守將羅一貫已戰死，參將祖大壽擁殘兵駐覺華島上。於是震孺召水師帥張國卿相與謀曰：“今東師四外搜糧，聞祖將軍在島上有米豆二十餘萬，兵十餘萬人，民數萬，戰艦、器仗、馬牛無數，東師即媾得島兵，得島兵以攻榆關，豈有幸哉。”於是震孺、國卿航海見大壽，慷慨語曰：“將軍歸，相保以富貴；不歸，震孺請以頸血濺將軍。”大壽泣，震孺亦泣，遂相携以歸，獲軍民輜重無算。

有主事徐大化者，忠賢黨也，劾震孺曰“攘差”。都御史鄒元標奮筆曰：“方御史保全山海，無過且有社稷功。”給事中郭興治遂借道學以逐元標。元標去，震孺亦即罷歸。明年，忠賢、廣微興大獄，再募劾方御史者，興治再論震孺河西贓私。逮問掠治，坐贓六千有奇，擬絞。而揚州守劉鐸咒詛之獄又起，遂誣震孺與交通，坐大辟，繫獄。有邏卒時時佐震孺飲啖，問之，則曰：“小人有妻，聞公精忠，手治以獻者也。”輒報璫

退爲守，則守不足；我軍以進爲守，則守有餘。專門靠三岔作根據地，萬一時局不順，榆關一綫足以鎖住薊門嗎?”奏疏上呈，皇帝命令方震孺巡按遼東，監管軍事。

方震孺巡按遼，不居屋，吃生食達七個月。議論的人欲拋棄三岔河，退守廣寧。震孺請求駐兵鎮武。軍法不嚴，方震孺請求皇上命令寧前監軍，專門斬殺逃軍逃將。朝廷都聽從了他的意見。然而當時，經、撫不和睦，邊疆之事更加危急。震孺又上疏說山海關没有外衛，應立刻駐兵中前，作爲耳目，皇帝不省察。

第二年正月，任期滿，等候代理前屯，而大清兵已經第二次渡過三岔河。先鋒孫得功不敢戰，而對鎮武呼叫說“兵敗了”，就逃走了。巡撫王化貞在廣寧，也倉皇逃走。各城聽到消息都逃走了，衹有方震孺前屯没有動。這時，西平守將羅一貫已戰死，參將祖大壽掌握殘兵駐在覺華島上。於是方震孺召見水軍元帥張國卿互相商量道：“今東面的軍隊四處外出搜索糧食，聽說祖將軍在島上有米豆二十餘萬，軍隊十餘萬，老百姓幾萬，戰艦、武器、馬牛無數，東面的軍隊如果與島兵會合，得到島兵來攻打榆關，難道有幸嗎。”於是方震孺、張國卿渡海見祖大壽，慷慨地說：“將軍回去，以富貴相保；不回去，震孺請用頸血濺在將軍身上。”祖大壽哭，震孺也哭，於是相携而歸，獲得軍民輜重無數。

有主事徐大化，是魏忠賢同黨，彈劾方震孺，說他“攘差”。都御史鄒元標奮筆寫道：“方御史保全山海關，没有過錯而且有社稷之功。”給事中郭興治便藉道學來驅逐鄒元標。鄒元標離開，方震孺也被罷官歸家。第二年，魏忠賢、廣微興起大案，又招募人彈劾方御史，郭興治又彈劾方震孺在河西貪污受賄。逮捕審問拷打，誣陷他貪污受賄六千有餘，擬罪絞刑。而揚州守劉鐸詛咒的案件又起，於是誣衊方震孺與他勾結，判大辟之罪，捆綁入獄。有巡邏兵時常供給方震孺飲食，問他，便說：“小人有妻子，聽說了公的精忠，親手做飯來獻給你的。”就報告閹黨說：

曰："某病革，某瀕死。"璫以是防益疏。

明年，莊烈帝嗣位，得釋還。八年春，流賊犯壽州，州長吏適遷秩去，震孺倡士民固守，賊自是不敢逼壽州。巡撫史可法上其功，用爲廣西參議。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京師陷，福王立南京，即日拜疏勤王。馬士英、阮大鋮憚之，敕還鎮。震孺竟鬱鬱憂憤而卒。

"某病勢危急，某頻臨死亡。"閹黨於是提防更鬆了。

第二年，莊烈帝繼位，得以釋放還家。八年春，流賊侵犯壽州，州長吏剛升官離開，方震孺倡導士民固守，流賊從此不敢逼近壽州。巡撫史可法上奏他的功勞，用他作廣西參議。不久升他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京城陷落，福王在南京即位，方震孺當天上奏疏援救國難。馬士英、阮大鋮害怕他，皇帝命他返回鎮守。方震孺結果鬱鬱憂憤而死。

徐從治 謝璉 余大成 孫元化

徐從治，字仲華，海鹽人。母夢神人舞戈於庭，寤而生。從治舉萬曆三十五年進士，除桐城知縣。累官濟南知府，以卓異遷兖東副使，駐沂州。

徐從治，字仲華，海鹽人。母親夢見神人舞戈於庭院中，醒來便生下他。從治考取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官桐城知縣。累次升官到濟南知府，以政績卓著升官兖東副使，駐兵沂州。

天啓元年，妖賊徐鴻儒反鄆城，連陷鄒、滕、嶧縣。從治捕得其黨之伏沂者殺之，請就家起故總兵楊肇基主兵事，而獻搗賊中堅之策，遂滅鴻儒。事詳《趙彦傳》。

天啓元年，妖賊徐鴻儒在鄆城造反，連連攻陷鄒、滕、嶧縣。徐從治抓獲徐鴻儒埋伏在沂的同黨并殺死他，請求在家中起用前總兵楊肇基主持軍事，而獻搗毁叛賊中堅的策略，於是滅掉徐鴻儒。事情詳見《趙彦傳》。

從治警敏通變，其禦賊類主剿不主撫，故往往滅賊。旋以右參政分守濟南。録功，從治最，進右布政使，督漕江南。妖賊再起，巡撫王惟儉奏留從治，仍守沂。按臣主撫，從治議不合，遂告歸。

徐從治機警敏悟能隨機應變，他抵禦叛賊，主張剿滅不主張安撫，因此常常消滅叛賊。不久以右參政分兵守衛濟南。記功勞，徐從治最大，升任右布政使，監督漕運糧食於江南。妖賊又起，巡撫王惟儉奏請留下徐從治，仍舊守沂。巡按之臣主張安撫，與徐從治的主張不合，於是告假而歸。

中外計議調，崇禎初，以故秩飭薊州兵備。薊軍久缺餉，圍巡撫王應豸於遵化。從治單騎馳入，陰部署夷丁、標兵，分營四門，按甲不動，登城而呼曰："給三月糧，趣歸守汛地，否將擊汝！"衆應聲而散。其應變多類此。進秩左布政使，再請告歸。

朝廷內外商議調用徐從治，崇禎初年，以原官整治薊州兵備。薊軍缺餉已久，圍攻巡撫王應豸於遵化。徐從治單騎馳入，暗地部署夷丁、標兵，分營守衛四門，按兵不動，登城高呼："給三個月的糧，趕快回去把守防地，否則將攻打你等！"衆士兵聞聲而散。他善於應變多與此相類似。升官左布政使，又請求告假而歸。

四年，起飭武德兵備。孔有德反山東，巡撫余大成檄從治監軍。明年正月馳赴萊州，而登州已陷。大成削籍，遂擢從治右副都御史代之，與登

四年，起用整治武德兵備。孔有德在山東造反，巡撫余大成傳檄文令徐從治監督軍隊。第二年正月趕赴萊州，而登州已經陷落。余大成已削籍爲民，於是提升徐從治任右副都御史代替他，

萊巡撫謝璉并命。詔璉駐萊州，從治駐青州，調度兵食。從治曰："吾駐青，不足鎮萊人心；駐萊，足係全齊命。"乃與璉同受事於萊。

有德者，遼人。與耿仲明、李九成、毛承禄輩皆毛文龍帳下卒也。文龍死，走入登州。登萊巡撫孫元化官遼久，素言遼人可用，乃用承禄爲副將，有德、仲明爲游擊，九成爲偏裨，且多收遼人爲牙兵。是年，大凌河新城被圍，部檄元化發勁卒泛海，趨耀州鹽場，示牽制。有德詭言風逆，改從陸赴寧遠。十月晦，有德及九成子千總應元統千餘人以行，經月抵吴橋，縣人罷市，衆無所得食。一卒與諸生角，有德抶之，衆大嘩。九成先齎元化銀市馬塞上，用盡無以償，適至吴橋。聞衆怨，遂與應元謀，劫有德，相與爲亂。陷陵縣、臨邑、商河，殘齊東，圍德平。既而舍去，陷青城、新城，整衆東。

余大成者，江寧人也。不知兵。初爲職方，嘗奏發大學士劉一燝私書，齮之去。後又以事忤魏忠賢，削籍歸，有清執名。而巡撫山東，則白蓮妖賊方熾，又有逃兵之變，皆不能討。及聞有德叛，即托疾數日不能出，不得已遣中軍沈廷諭參將陶廷鑨往禦，則皆敗而走。大成恐，遂定議撫，而元化軍亦至。

元化者，故所號善西洋大炮者也，至是亦主撫，檄賊所過郡縣無邀擊。賊長驅，無敢一矢加者。賊佯許元化降。元化師次黄山館而返，賊遂抵登州。元化遣將張燾率遼兵駐城外，總兵張可大率南兵拒賊。元化猶招降賊，賊不應。五年正月戰城東，遼兵遽退，南兵遂敗。燾兵多降賊，

與登萊巡撫謝璉一同受命。下詔謝璉駐守萊州，徐從治駐守青州，調度軍隊和糧食。徐從治説："我駐守青州，不足以鎮服萊州人心；駐守萊州，足以關係全齊命運。"於是與謝璉一同受命於萊州。

孔有德，是遼人。與耿仲明、李九成、毛承禄等都是毛文龍帳下的士兵。毛文龍死後，他們逃到登州。登萊巡撫孫元化在遼長期做官，常聽人説遼人可用，於是用毛承禄爲副將，孔有德、耿仲明作游擊，李九成作偏將，而且收了很多遼人爲親兵。這年，大凌河新城被圍，兵部下文命令元化調發勁旅渡海，趕往耀州鹽場，以示牽制。孔有德謊稱風不順，改從陸路前往寧遠。十月月底，孔有德及李九成的兒子千總李應元統率千餘人而行，經過一月抵達吴橋，縣人罷市，衆人没有吃的東西。一個士兵與諸生發生争鬥，孔有德鞭打他，衆人嘩然。李九成先帶着孫元化的銀兩，買馬於塞上，用完後無法抵償。剛好到吴橋。聽到衆人埋怨，就與李應元謀劃，劫持孔有德，共同作亂。攻陷陵縣、臨邑、商河，摧殘齊東，圍攻德平。稍後離開，攻陷青城、新城，整頓衆軍向東。

余大成是江寧人。不懂軍事。最初作職方之官，曾經上奏揭發大學士劉一燝私書，被攻擊離官。後因事觸犯魏忠賢，削除名籍歸家。有清廉持守的名聲。當作山東巡撫時，白蓮妖賊正猖狂，又有逃兵的變亂，都不能征討。等聽到孔有德叛亂，就假托有病幾天不能出來，不得已派中軍沈廷告諭參將陶廷鑨前往抵禦，軍隊都戰敗逃走。余大成恐懼，於是决定商議安撫，而孫元化軍也來到。

孫元化，原來所號稱的擅長西洋大炮的人，到這時也主張安撫，傳檄文曉諭叛賊所經過的郡縣不要追殺攔截。叛賊長驅而入，没有人敢以一箭相加。叛賊假裝答應孫元化投降。孫元化率軍駐黄山館而回，叛賊於是抵達登州。孫元化派大將張燾帶領遼兵駐於城外，總兵張可大率領南兵迎賊。孫元化還想招降他們，賊不響應。五年正月戰於城東，遼兵倉惶撤退，南兵於是兵敗。張

賊遣之歸，士民爭請拒勿内。元化不從，賊遂入。日夕，城中火起，中軍耿仲明、都司陳光福等導賊入自東門，城遂陷。可大死之。元化自刎不殊，與參議宋光蘭、僉事王徵及府縣官悉被執。大成馳入萊州。

初，登州被圍，朝廷鐫大成、元化三級，令辦賊。及登失守，革元化職，而以謝璉代。有德既破登州，推九成爲主，己次之，仲明又次之。用巡撫印檄州縣餉，趣元化移書求撫於大成曰："畀以登州一郡，則解。"大成聞於朝。帝怒，命革大成職，而以從治代。

先是，賊攻破黄縣，知縣吴世揚死之。至是，攻萊，從治、璉與總兵楊御蕃等分陴守。御蕃，肇基子。肇基，從治所共剿滅妖賊鄒、滕者也。御蕃積戰功至通州副總兵。會登州陷，兵部尚書熊明遇奏署總兵官，盡將山東兵，與保定總兵劉國柱、天津總兵王洪兼程進。遇賊新城，洪先走。御蕃拒之二日，不勝，突圍出，遂入萊城，從治、璉倚以剿賊。賊攻萊不下，分兵陷平度，知州陳所問自經。賊益攻萊，輦元化所製西洋大炮，日穴城，城多頹。從治等投火灌水，穴者死無算。使死士時出掩擊之，毁其炮臺，斬獲多。而明遇卒惑大成撫議也，命主事張國臣爲贊畫往撫之，曰"安輯遼人之在山東者"，以國臣亦遼人也。國臣先遣廢將金一鯨入賊營，已而國臣亦入，爲賊移書，遣一鯨還報曰："毋出兵壞撫局。"

從治等知其詐，叱退一鯨，遣間使三上疏，言賊不可撫。最後言："萊城被圍五十日，危如累卵。日夜望援兵，卒不至，知必爲撫議誤矣。

叛兵降賊的很多，叛賊打發他們回去，士民爭着請求拒絶收容。孫元化不聽從，賊就進入城中。這天傍晚，城中火起，中軍耿仲明、都司陳光福等引賊從東門進入，城陷落。張可大戰死。孫元化自殺未遂，與參議宋光蘭、僉事王徵以及府縣官全被俘獲。余大成奔逃到萊州。

當初，登州被圍，朝廷剥奪余大成、孫元化官三級，令他們懲辦叛賊。等登州失守，革去孫元化官職，而用謝璉代替。孔有德攻破登州後，推舉李九成爲主，自己在其次，耿仲明又在其次。用巡撫大印傳檄文徵調州縣軍餉，催促孫元化致書向余大成請求安撫説："賜予登州一郡，就解散。"余大成上報於朝廷。皇帝大怒，命令革去余大成官職，而以徐從治代替。

在此之前，叛賊攻破黄縣，知縣吴世揚戰死。此時，攻打萊州，徐從治、謝璉與總兵楊御蕃等分城而守。楊御蕃，是楊肇基的兒子。楊肇基，是與從治共同剿滅鄒、滕妖賊的人。楊御蕃積戰功至通州副總兵。恰逢登州陷落，兵部尚書熊明遇上奏代理總兵官，全部率領山東兵，與保定總兵劉國柱、天津總兵王洪快速進軍。在新城遇賊，王洪先逃，楊御蕃抵抗了兩天，没有取勝，突圍而出，於是進入萊城，徐從治、謝璉依賴他剿滅賊寇。賊没有攻下萊州，分兵攻陷平度，知州陳所問上吊自殺。叛賊更加猛攻萊州，載運孫元化所製的西洋大炮，一天天鑿地道通往城墻，城墻很多都倒頹。徐從治等投火灌水，鑿穴的人死傷無數。派敢死之士不時出城擊殺，毁掉其炮臺，殺死俘獲很多。而熊明遇最終爲余大成安撫之議所迷惑，命令主事張國臣爲贊畫前往安撫，説"安撫在山東的遼人"，因爲張國臣也是遼人。張國臣先派廢將金一鯨入敵營，隨後張國臣也進入，爲叛賊發布文告，派金一鯨回報説："不要出兵壞了安撫的局面。"

徐從治等知道賊寇的欺詐，叱退金一鯨，派密使三次上疏，説叛賊不可安撫。最後説："萊城被圍攻五十天，危在旦夕。日夜盼望援兵，最終不到，知道必定被安撫之議所耽誤了。張國臣

國臣致書臣，内抄詔旨并兵部諭帖，乃知部臣已據國臣報，達聖聽。夫國臣桑梓情重，忍欺聖明而陷封疆。其初遣一鯨入賊營，何嘗有止兵不攻之事。果止兵，或稍退舍，臣等何故不樂撫。特國臣以撫爲賊解，而賊實借撫爲緩兵計。一鯨受賊賄，對援師則誑言賊數萬，不可輕進；對諸將則誑言賊用西洋炮攻，城將陷矣，賴我招撫，賊即止攻。夫一鯨三入賊營，每入，賊攻益急。而國臣乃云賊嗔我縋城下擊，致彼之攻。是使賊任意攻擊，我不以一矢加遺，如元化斷送登城，然後可成國臣之撫耶？當賊過青州，大成擁兵三千，剿賊甚易。元化遺書謂‘賊已就撫，爾兵毋東’，大成遂止勿追，致賊延蔓。今賊視臣等猶元化，乃爲賊解，曰吴橋激變有因也，一路封刀不殺也，聞天子詔遂止攻掠也。將誰欺！盈庭中國臣妄報，必謂一紙書賢於十萬兵，援師不來，職是故矣。臣死當爲厲鬼以殺賊，斷不敢以撫謾至尊，淆國是，誤封疆，而戕生命也。”疏入，未報。

當是時，外圍日急，國柱、洪及山東援軍俱頓昌邑不敢進，兩撫臣困圍城中。於是廷議更設總督一人，以兵部右侍郎劉宇烈任之。調薊門、四川兵，統以總兵鄧玘，調密雲兵，統以副將牟文綬，以右布政使楊作楫監之，往援萊。三月，宇烈、作楫、國柱、洪、玘及監視中官吕直，巡按御史王道純，義勇副將劉澤清，新兵參將劉永昌、朱廷禄，監紀推官汪惟效等并集昌邑。玘、國柱、洪、澤清等至萊州，馬步軍二萬五千，氣甚盛。而宇烈無籌略，諸師懦怯，抵沙河，

致信於臣，裹面抄有皇上的詔旨和兵部的諭帖，纔知部臣已根據張國臣的報告，傳達給聖上知道了。張國臣鄉情厚重，忍心欺騙聖明而陷落封疆之地。他當初派金一鯨進入敵營，哪裹有按兵不攻之事。果真停戰，或稍稍退後一舍，臣等爲何不樂意安撫。衹是張國臣以安撫爲賊解脱，而叛賊衹是藉安撫爲緩兵之計。金一鯨受叛賊賄賂，對增援軍隊就撒謊欺騙說賊有幾萬，不可輕易進軍；對諸將則欺騙説叛賊用的是西洋炮進攻，城將陷落，依賴我方招撫，叛賊立即停止進攻。金一鯨三次進入賊營，每次進入，叛賊就攻打得更厲害。而張國臣却説叛賊怨恨我軍從城上沿索而下攻打他們，導致他們進攻。這使得叛賊任意攻擊，而我軍不用一箭加以還擊，如孫元化斷送登城，然後可以成就張國臣安撫的計謀嗎？當叛賊經過青州時，余大成擁有三千士兵，剿滅叛賊十分容易。孫元化致書説‘賊已同意安撫，你們的軍隊不要向東’，余大成就停止不追殺，以致叛賊勢力日益蔓延。現在賊等視臣等猶如孫元化，於是替賊解脱，説吴橋激變有原因，一路封刀不殺，聽到皇帝下詔就停止攻打掠奪。將欺騙誰？滿廷中都是張國臣妄自上報，必定説一紙書優於十萬士兵，援兵不來，就是這個緣故。臣死後當作厲鬼以殺叛賊，斷然不敢用安撫侮辱至尊，混淆國家大事，貽誤封疆，而殘害生命。”奏疏傳入，没有回報。

當時，外圍一天天緊急，劉國柱、王洪及山東援軍都駐於昌邑不敢前進，兩個撫臣被圍困於城中。於是廷議另外設總督一人，由兵部右侍郎劉宇烈擔任。調遣薊門、四川兵，由總兵鄧玘統率，調密雲兵，由副將牟文綬統領，用右布政使楊作楫監督，前往援救萊州。三月，劉宇烈、楊作楫、劉國柱、王洪、鄧玘及監視宦官吕直，巡按御史王道純，義勇副將劉澤清，新兵參將劉永昌、朱廷禄，監紀推官汪惟效等一同聚集於昌邑。鄧玘、劉國柱、王洪、劉澤清等到萊州，騎兵步兵二萬五千，氣勢很盛。可是劉宇烈無籌劃之略，諸軍膽小怯懦，抵達沙河，一天派十人前往議論安撫，放回所捕獲的叛賊陳文才。於是賊

日十輩往議撫，縱還所獲賊陳文才。於是賊盡得我虛實，益以撫愚我，而潛兵繞其後，盡焚我輜重。宇烈懼，遂走青州，撤三將兵就食。玘等夜半拔營散，賊乘之，大敗。洪、國柱走青、濰，玘走昌邑，澤清接戰於萊城，傷二指，亦敗走平度，惟作楫能軍。三將既敗，舉朝嘩然，而明遇見官軍不可用，撫議益堅。

先是，登州總兵可大死，以副將吳安邦代之，安邦尤怯鈍。奉令屯寧海，規取登州。仲明揚言以城降，安邦信之，離城二十五里而軍。中軍徐樹聲薄城被擒，安邦走還寧海。登既不能下，而賊困萊久，璉、從治、御蕃日堅守待救。至四月十六日，從治中礮死，萊人大臨，守陴者皆哭。

山東士官南京者，合疏攻宇烈，請益兵。於是調昌平兵三千，以總兵陳洪範統之。洪範亦遼人。明遇日跂望曰："往哉，其可撫也。"天津舊將孫應龍者，大言於衆曰："仲明兄弟與我善，我能令其縛有德、九成來。"巡撫鄭宗周予之兵二千，從海道往。仲明聞之，僞函他死人頭給之曰："此有德也。"應龍率舟師抵水城。延之入，猝縛斬之，無一人脱者。賊得巨艦，勢益張。島帥黃龍攻之不克而還。遂破招遠，圍萊陽。知縣梁衡固守，賊敗去。

宇烈復至昌邑，洪範、文綬等亦至。萊州推官屈宜陽請入賊營講撫，賊佯禮之。宜陽使言賊已受命。宇烈奏得請，乃手書諭賊令解圍。賊邀宇烈，宇烈懼不往。營將嚴正中舁龍亭及河，賊擁之去，而令宜陽還萊，文武官出城開讀，圍即解。御蕃不可。璉曰："圍且六月，既已無可奈何，宜且從之。"遂偕監視中官徐得時、

全部得知我軍虛實，更以安撫愚弄我軍，而暗暗地繞到我軍後面，全部焚燒我軍輜重。劉宇烈恐懼，於是逃到青州，撤掉三將兵到那裏取食。鄧玘等半夜拔起營壘解散，賊趁機進攻，大敗鄧玘等。王洪、劉國柱逃到青、濰，鄧玘逃到昌邑，劉澤清交戰於萊城，傷二指，也敗走平度，祇有楊作楫能帶兵作戰。三將已敗，滿朝嘩然，而熊明遇見官軍不能用，安撫之心更加堅定。

在此之前，登州總兵張可大死去，以副將吳安邦代替，吳安邦尤其怯懦遲鈍。奉命駐守寧海，設法奪取登州。耿仲明揚言以城投降，吳安邦相信他，離城二十五里駐軍。中軍徐樹聲逼近城墻被俘獲，安邦逃回寧海。登州既不能攻下，而叛賊圍困萊州已久，謝璉、徐從治、楊御蕃一天天堅守等待救援。到四月十六日，徐從治中炮身亡，萊人大量聚集號哭哀悼，守城的人都哭。

山東士人在南京作官的，聯合上疏攻擊劉宇烈，請求增兵。於是調昌平士兵三千，用總兵陳洪範統率。陳洪範也是遼人。熊明遇天天急切盼望着説："已過去了，那本來是可以安撫的。"天津舊將孫應龍，對衆人誇口説："耿仲明兄弟與我很好，我能使他捆綁孔有德、李九成來降。"巡撫鄭宗周給他兩千兵，從海道前往。耿仲明聽了，用其他死人的頭僞裝函封送給他説："這就是孔有德。"孫應龍帶水軍到水城。賊邀請他進去，忽然捆綁并殺死他，没有一人逃脱。叛賊有了巨艦，勢力更加囂張。島帥黃龍進攻賊没有攻下而撤回。於是攻破招遠，圍攻萊陽。知縣梁衡固守，叛賊兵敗而去。

劉宇烈又到昌邑，陳洪範、牟文綬等也到了。萊州推官屈宜陽請求進入賊營討論安撫，賊假裝對他有禮。屈宜陽派人回來説叛賊已接受招撫之命。劉宇烈上奏得其所請，於是親手寫信告諭叛賊令其解圍。叛賊邀請劉宇烈，劉宇烈害怕不敢去。營將嚴正中運載龍亭到河邊，賊擁之而去，而命令屈宜陽回到萊州，文武官出城宣讀帝王的詔旨，圍攻立即解除，楊御蕃不同意。謝璉説："圍攻將近六月，已經無可奈何，應該姑且

翟昇，知府朱萬年出。有德等叩頭扶伏，涕泣交頤，璉慰諭久之而還。明日復令宜陽入，請璉、御蕃同出。御蕃曰："我將家子，知殺賊，何知撫事。"璉等遂出。有德執之，猝攻城，却令萬年呼降。萬年呼曰："吾死矣，汝等宜固守。"罵不絕口而死。賊送璉及二中官至登囚之，正中、宜陽皆死。

初，撫議興，獨從治持不可。宇烈諸將信之，而尚書明遇主其議。從治死，璉遂被擒。於是舉朝恚憤，逮宇烈下獄，調關外勁卒剿之，罷總督及登萊巡撫不設，專任代從治者朱大典以行。明遇坐主撫誤國，罷歸，遂絕撫議。八月，大典合兵救萊。兵甫接，賊輒大敗，圍解。有德走登州，九成殺璉及二中官。大典圍登，九成戰死。城破，追剿。有德、仲明入海遁。生擒承禄等，斬應元，賊盡平。事詳《大典傳》。詔贈從治兵部尚書，賜祭葬，蔭錦衣百户，建祠曰"忠烈"；贈璉兵部右侍郎，亦賜祭葬，建祠，蔭子；以御蕃功多，加署都督同知，總兵，鎮登、萊。而宇烈以次年遣戍。璉，字君實，監利人。宇烈，綿竹人，大學士宇亮兄也。其戍也，人以爲失刑。大成逮下獄，遣戍。赦還，卒於家。

元化，字初陽，嘉定人。天啓間舉於鄉。所善西洋炮法，蓋得之徐光啓云。廣寧覆没，條備京、防邊二策。孫承宗請於朝，得贊畫經略軍前。主建炮臺教練法，因請據寧遠、前屯，以策干王在晋，在晋不能用。承宗行邊，還奏，授兵部司務。承宗代在晋，遂破重關之非，築臺製炮，一如元化言。還授元化職方主事。

聽從他。"於是同監視宦官徐得時、翟昇，知府朱萬年出城。孔有德等叩頭匍匐，泣淚交加，謝璉寬慰曉諭很久而還。第二天又令屈宜陽進入，請謝璉、楊御蕃一同出城。楊御蕃説："我是將家之子，知道殺賊，哪知安撫之事。"謝璉等就出去了。孔有德捕獲他們，忽然攻城，却令朱萬年高呼投降。朱萬年高呼："我死了，你等應堅守。"駡不絶口而死。賊送謝璉以及二宦官至登并囚禁起來，嚴正中、屈宜陽都死難。

當初，招撫之議興盛，獨有徐從治持不同的意見。劉宇烈等諸將相信，而尚書熊明遇主張招撫。徐從治死後，謝璉被俘。於是滿朝憤慨，逮捕劉宇烈下獄，調關外强兵征剿，罷免總督及登萊巡撫不再設置，專門任命代替徐從治的朱大典來實施剿賊。熊明遇因主張招撫誤國獲罪，罷官而歸，於是停止招撫之議。八月，朱大典合兵救援萊州。兩軍一交戰，賊就大敗，圍攻得以解除。孔有德逃跑到登州，李九成殺死謝璉以及二位宦官。朱大典圍攻登州，李九成戰死。攻破城池，追剿叛賊。孔有德、耿仲明入海逃走。活捉毛承禄等人，殺死李應元，叛賊全部平息。事情詳見《大典傳》。下詔追贈徐從治爲兵部尚書，賜予祭葬，世襲錦衣百户，建祠題爲"忠烈"；追贈謝璉爲兵部右侍郎，也賜予祭葬，修祠廟，封蔭其兒子；因爲楊御蕃功勞多，加官代理都督同知，總兵，鎮守登、萊。而劉宇烈在第二年貶謫戍邊。謝璉，字君實，監利人。劉宇烈，綿竹人，大學士劉宇亮的兄長。他的戍邊，人們認爲是失去公正懲罰。大成被逮捕下獄，貶謫戍邊。赦免還家，死於家中。

孫元化，字初陽，嘉定人。天啓年間鄉試中舉。擅長西洋炮法，是從徐光啓處學到的。廣寧覆滅，分條陳述防備京城、邊防的兩大策略。孫承宗請求於朝廷，得以在前綫謀劃經略。主張建立炮臺教練的方法，於是請求據有寧遠、前屯。用策論求見王在晋，王在晋不能用。孫承宗巡行於邊防，返還後上奏書，孫元化授官兵部司務。孫承宗代替王在晋，於是破除建立重關的錯誤，建築炮臺製造火炮，全部如同孫元化所説。返還

已，元化贊畫袁崇焕寧遠。還朝，尋罷。

崇禎初，起武選員外郎，進職方郎中。崇焕已爲經略，乞元化自輔，遂改元化山東右參議，整飭寧前兵備。三年，皮島副將劉興治爲亂，廷議復設登萊巡撫，遂擢元化右僉都御史任之，駐登州。明年，島衆殺興治，元化奏副將黄龍代，汰其兵六千人。及有德反，朝野由是怨元化之不能討也。賊縱元化還，詔逮之。首輔周延儒謀脱其死，不得也，則援其師光啓入閣圖之，卒不得，同張燾棄市。光蘭、徵充軍。

贊曰：疆圉多故，則思任事之臣。梅之焕諸人，風采機略尚大異於巽懦恇怯之徒，而牽於文法，或廢或死，悲夫！叛將衡行，縛而斬之，一偏裨力耳。中撓撫議，委堅城畀之，援師觀望不進，徒擾擾焉。設官命將，何益之有。撫議之誤國也，可勝言哉！

授孫元化職方主事。隨後，孫元化在寧遠協助袁崇焕謀劃軍事。回朝，不久罷官。

崇禎初年，起用任武選員外郎，升職方郎中。袁崇焕已爲經略使，請孫元化輔助自己，於是改任孫元化爲山東右參議，整治寧、前兵備。三年，皮島副將劉興治作亂，朝廷商議重設登萊巡撫，於是提升孫元化任右僉都御史，駐守登州。第二年，島上士衆殺死劉興治，孫元化上奏由副將黄龍代替，淘汰裁減其士兵六千人。到孔有德造反，朝野因此埋怨孫元化不能征討。叛賊放孫元化回朝，被下詔逮捕。首輔周延儒謀求爲孫元化脱離死罪，没有成功，就援引其師徐光啓入内閣想辦法救他，最終不能，同張燾一起被殺。宋光蘭、王徵被充軍。

贊曰：邊防多變故，就謀求擔任大事的大臣。梅之焕等人，風采謀略還不同於卑順、怯懦之徒，而牽連於法律條文，有的被廢棄，有的被殺死，可悲啊！叛將横行，捆綁而殺之，衹是一偏裨的力氣罷了。中途受安撫之議撓亂，捨棄堅固之城給與叛賊，增援之師觀望而不前進，衹是紛繁雜亂。設置官員任命將領，有何益處。安撫之議貽誤國家，可以盡説嗎！

明史卷二百四十九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朱燮元 徐如珂 劉可訓 胡平表 盧安世 林兆鼎
李橒 史永安 劉錫元 王三善 岳具仰(等) 朱家民
蔡復一 沈儆炌 袁善 周鴻圖 段伯炌 胡從儀

朱燮元

朱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陰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大理評事。遷蘇州知府、四川副使，改廣東提督學校。以右參政謝病歸。起陝西按察使，移四川右布政使。

朱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陰人。萬曆二十年考中進士。授官大理評事。升蘇州知府、四川副使，改任廣東提督學校。以右參政托病引退而歸。起用爲陝西按察使，改任四川右布政使。

天啓元年，就遷左。將入覲，會永寧奢崇明反，蜀王要燮元治軍。永寧，古藺州地。奢氏，倮儸種也，洪武時歸附，世爲宣撫使。傳至崇周，無子。崇明以疏屬襲，外恭内陰鷙，子寅尤驍桀好亂。時詔給事中明時舉、御史李達徵川兵援遼。崇明父子請行，先遣土目樊龍、樊虎以兵詣重慶。巡撫徐可求汰其老弱，餉復不繼，龍等遂反。殺可求及參政孫好古、總兵官黄守魁等，時舉、達負傷遁。時九月十有七日也。賊遂據重慶，播州遺孽及諸亡命奸人蜂起應之。賊黨符國禎襲陷遵義，列城多不守。

天啓元年，升爲左布政使。將要入朝拜見，恰遇永寧奢崇明造反，蜀王要求朱燮元率軍征討。永寧，是古藺州地。奢氏是倮儸種族，洪武時歸附，世代爲宣撫使。傳至奢崇周，没有兒子。奢崇明上疏請求襲任，外表恭敬内心陰險凶狠，兒子奢寅尤其勇猛超群喜好作亂。當時下詔給事中明時舉、御史李達徵集川兵援遼。奢崇明父子請求出行，先派土目樊龍、樊虎率兵到重慶。巡撫徐可求淘汰其老弱士卒，軍餉又不能連續供應，樊龍等於是造反。殺死徐可求及參政孫好古、總兵官黄守魁等，明時舉、李達負傷逃走。當時是九月十七日。叛賊於是占據重慶，播州遺黨及其他亡命奸人蜂起響應。賊同黨符國禎襲擊攻陷遵義，各城多失守。

崇明僭僞號，設丞相五府等官，統所部及徼外雜蠻數萬，分道趨成都。陷新都、内江，盡據木椑、龍泉諸隘口。指揮周邦太降，冉世洪、雷安世、瞿英戰死。成都兵止二千，餉

奢崇明僭越假冒國號，設置丞相五府等官，統領部下以及邊外雜蠻數萬，分路直奔成都。攻陷新都、内江，全部占據木椑、龍泉諸關口。指揮周邦太投降，冉世洪、雷安世、瞿英戰死。成都兵衹有兩千，糧餉又短缺。朱燮元傳檄文徵集

又絀。燮元檄徵石砫、羅綱、龍安、松、茂諸道兵入援，斂二百里内粟入城。偕巡按御史薛敷政、右布政使周著、按察使林宰等分陴守。賊障革裹竹牌鉤梯附城，壘土山，上架蓬蓽，伏弩射城中。燮元用火器擊却之，又遣人决都江堰水注濠。賊治橋，得少息，因斬城中通賊者二百人，賊失内應。賊四面立望樓，高與城齊。燮元命死士突出，擊斬三賊帥，燔其樓。

既而援兵漸集。登萊副使楊述程以募兵至湖廣，遂合安綿副使劉芬謙、石砫女土官秦良玉軍敗賊牛頭鎮，復新都。他路援兵亦連勝賊。然賊亦愈增，日發冢，擲枯骸。忽自林中大噪，數千人擁物如舟，高丈許，長五十丈，樓數重，牛革蔽左右，置板如平地。一人披髮仗劍，上載羽旗，中數百人挾機弩毒矢，旁翼兩雲樓，曳以牛，俯瞰城中。城中人皆哭。燮元曰："此呂公車也。"乃用巨木爲機關，轉索發炮，飛千鈞石擊之。又以大炮擊牛，牛返走，敗去。

有諸生陷賊中，遣人言賊將羅乾象欲反正。燮元令與乾象俱至，呼飲戍樓中，不脱其佩刀，與同卧酣寢。乾象誓死報，復縋而出。自是，賊中舉動無不知。乃遣部將詐降，誘崇明至城下。伏起，崇明跳免。會諸道援軍至，燮元策賊且走，投木牌數百錦江，流而下，令有司沉舟斷橋，嚴兵待。乾象因自内縱火，崇明父子遁走瀘州，乾象遂以衆來歸。城圍百二日而解。

初，朝廷聞重慶變，即擢燮元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以楊愈懋爲總兵官，而擢河南巡撫張我續總督四川、貴州、雲南、湖廣軍。未至而成都圍解，官軍乘勢復州縣衛所凡四十

石砫、羅綱、龍安、松、茂諸道兵救援，收聚二百里以内的糧食進城。同巡按御史薛敷政、右布政使周著、按察使林宰等分城墻防守。叛賊用皮革裹以竹牌鉤梯附在城墻上作遮擋，壘築土山，上面架起蓬蓽，埋伏弩箭射入城中。朱燮元用火器擊退他們，又派人挖開都江堰，用水注入濠溝。賊修橋，得以稍稍停息，於是斬殺城中通賊的兩百人，叛賊失去内應。叛賊四面修起望樓，與城同高。朱燮元命敢死之士衝出城，斬殺三個叛亂賊帥，燒掉賊樓。

隨後援兵逐漸聚集。登萊副使楊述程率領招募的士兵到湖廣，於是會合安綿副使劉芬謙、石砫女土官秦良玉軍隊在牛頭鎮打敗叛賊，收復新都。其他路援兵也連連戰勝叛賊。可是賊兵也更增多，天天發掘墳墓，投擲枯骨尸骸。忽然從林中傳來大聲喧嚷，數千人擁着如船之物，高一丈左右，長五十丈，樓數重，牛革遮蔽在左右，放上木板如同平地。一人披髮執劍，上面載着羽毛旗幟，中間幾百人挾帶着機弩毒箭，旁邊架着兩個雲樓，用牛拉着，俯視城中。城中人都哭。朱燮元説："這是呂公車。"於是用巨木作機關，轉索發炮，飛起千鈞石擊打。又用大炮攻打牛，牛返回逃走，賊兵戰敗而去。

有諸生陷於賊中，派人説賊將羅乾象想改邪歸正。朱燮元叫他與羅乾象都來，招呼飲酒於戍樓中，不解下他的佩刀，與他同卧酣睡。羅乾象誓死報效，又從城墻上沿索而下出城。從此，賊中舉動無一不知。於是派部將假裝投降，誘使奢崇明到城下。伏兵四起，奢崇明逃跑獲免。恰逢諸道援軍到，朱燮元估計叛賊將要逃跑，投木牌數百於錦江，順流而下，命令主管部門沉船斷橋，嚴陣以待。羅乾象於是從内部放火，奢崇明父子逃到瀘州，羅乾象便率衆來歸。被圍攻一百零兩天的城終於解圍。

當初，朝廷聽到重慶兵變，當即提拔朱燮元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任命楊愈懋爲總兵，而提拔河南巡撫張我續統領四川、貴州、雲南、湖廣軍隊。軍隊没到而成都之圍已經解除，官軍趁機收復州縣衛所共四十有餘。衹有重慶被樊龍

餘。惟重慶爲樊龍等所據。其地三面阻江，一面通陸。副使徐如珂率兵繞出佛圖關後，與良玉攻拔之。崇明發卒數萬來援，如珂迎戰，檄同知越其杰躡賊後，殺萬餘人。監軍僉事戴君恩令守備金富廉攻斬賊將張彤，樊龍亦戰死。帝告廟受賀，進君恩三官。燮元所遣他將復建武、長寧，獲僞丞相何若海，瀘州亦旋復。

先是，國禎陷遵義，貴州巡撫李橒已遣兵復之。永寧人李忠臣嘗爲松潘副使，家居，陷賊，以書約愈懋爲内應，事覺，合門遇害。賊即用其家僮紿愈懋，襲殺之，并殺順慶推官郭象儀等。再陷遵義，殺推官馮鳳雛。

當是時，崇明未平，而貴州安邦彦又起。安氏世有水西，宣慰使安位方幼，邦彦以故得倡亂。朝議録燮元守城功，加兵部侍郎，總督四川及湖廣荆、岳、鄖、襄，陝西漢中五府軍務，兼巡撫四川，而以楊述中總督貴州軍務，兼制雲南及湖廣辰、常、衡、永十一府，代我績共辦奢、安二賊。然兩督府分閫治軍，川、貴不相應，賊益得自恣。三年，燮元謀直取永寧，集將佐曰："我久不得志於賊，我以分，賊以合也。"乃盡掣諸軍會長寧，連破麻塘坎、觀音庵、青山崖、天蓬洞諸寨。與良玉兵會，進攻永寧，擊敗奢寅於土地坎，追至老軍營、凉傘鋪，盡焚其營。寅被二槍遁，樊虎亦中槍死。復追敗之横山，入青崗坪，抵城下，拔之，擒叛將周邦太，降賊二萬。副總兵秦衍祚等亦攻克遵義。崇明父子逃入紅崖大囤，官軍蹙而拔之。連拔天台、白崖、楠木諸囤，撫定紅潦四十八寨。賊奔入舊藺州城，五月爲參將羅乾象所攻克。崇明父子率餘衆走水西龍

等占據。那裏三面被江阻擋，一面與陸地相通。副使徐如珂率兵繞出佛圖關後，與秦良玉合力攻取。奢崇明發兵數萬來增援，徐如珂迎敵，下檄文告諭同知越其杰追踪賊後，殺死一萬餘人。監軍僉事戴君恩命令守備金富廉攻殺賊將張彤，樊龍也戰死。皇帝祭告祖廟接受慶賀，升戴君恩三級官。朱燮元所派其他將領收復建武、長寧，俘獲僞丞相何若海，瀘州也不久收復。

在此之前，符國禎攻陷遵義，貴州巡撫李橒已派兵收復。永寧人李忠臣曾作松潘副使，居於家中，陷於賊手，以書約楊愈懋爲内應，事情被察覺，全家遇害。賊就用他的家僮欺騙楊愈懋，襲擊斬殺楊愈懋，并且殺死順慶推官郭象儀等。又攻陷遵義，殺死推官馮鳳雛。

在那時，奢崇明尚未平息，而貴州安邦彦又起兵作亂。安氏世代擁有水西，宣慰使安位正年幼，安邦彦因此得以爲亂。朝中決議登録朱燮元守城的功勞，加官兵部侍郎，總督四川及湖廣荆、岳、鄖、襄，陝西漢中五府軍務，并擔任四川巡撫，而用楊述中總督貴州軍務，兼管制雲南及湖廣辰、常、衡、永十一府，代替張我續共同懲辦奢、安二賊。可是兩督府分别治軍，川、貴不相呼應，賊更加驕縱。三年，朱燮元商議直取永寧，召集將領説："我軍不得志於賊寇已很久了，因爲我方分軍，賊合兵。"於是全部調集諸軍會合於長寧，連續攻破麻塘坎、觀音庵、青山崖、天蓬洞諸山寨。與秦良玉會合，進攻永寧，擊敗奢寅於土地坎，追到老軍營、凉傘鋪，全部焚燒叛賊營壘。奢寅遭受二槍傷逃走，樊虎也中槍而死。又追擊打敗叛賊於横山，進入青崗坪，到達城下，攻取其城，俘獲叛將周邦太，使賊兩萬投降。副總兵秦衍祚等也攻克遵義。奢崇明父子逃入紅崖大囤，官軍逼近而攻取。連連攻克天台、白崖、楠木諸囤，安撫平定紅潦四十八寨。賊逃入舊藺州城，五月，被參將羅乾象攻克。奢崇明父子率殘餘之賊逃往水西龍場客仲壩，倚靠他的妹妹奢社輝據守。當初，賊失去永寧，就求救於安邦彦。安邦彦派二軍窺

場客仲壩，倚其女弟奢社輝以守。初，賊失永寧，即求救於安邦彥。邦彥遣二軍窺遵義、永寧，燮元敗走之。總兵官李維新等遂攻破客仲巢，崇明父子竄深箐。維新偕副使李仙品、僉事劉可訓、參將林兆鼎等擣龍場，生擒崇明妻安氏、弟崇輝。寅、國禎皆被創走。録功，進燮元右都御史。

探遵義、永寧，朱燮元打敗他們。總兵官李維新等於是攻破客仲巢穴，奢崇明父子逃竄到深山竹林中。李維新同副使李仙品、僉事劉可訓、參將林兆鼎等搗毁龍場，活擒奢崇明之妻安氏、弟奢崇輝。奢寅、符國禎都受傷逃走。記功，升朱燮元爲右都御史。

時蜀中兵十六萬，土、漢各半。漢兵不任戰，而土兵驕淫不肯盡力。成都圍解，不即取重慶；重慶復，不即擣永寧；及永寧、藺州并下，賊失巢穴，又縱使遠竄。大抵土官利養寇，官軍效之，賊得展轉爲計。崇明父子方窘甚，燮元以蜀已無賊，遂不窮追。永寧既拔，拓地千里。燮元割膏腴地歸永寧衛，以其餘地爲四十八屯，給諸降賊有功者，令歲輸賦於官，曰“屯將”，隸於敘州府，增設同知一人領之。且移敘州兵備道於衛城，與貴州參將同駐，蜀中遂靖。而邦彥張甚。

當時蜀中兵十六萬，土、漢各半。漢兵不善於作戰，而土兵驕横淫逸不肯盡力。成都解圍，不立即攻取重慶；重慶收復，不立即直搗永寧；等永寧、藺州一同攻下，叛賊失去巢穴，又放縱使之遠逃。大概土官有利於養寇，官軍效仿他們，叛賊得以輾轉作各種打算。奢崇明父子正非常窘困，朱燮元以爲蜀已經無賊，就不窮追。永寧已攻克，擴展土地千里。朱燮元割肥沃之地歸於永寧衛，以那裏的餘地作爲四十八屯，給那些降賊有功的，命令每年繳納貢賦給官府，稱“屯將”，隸屬於敘州府，增設同知一人統領。并且改移敘州兵備道於衛城，與貴州參將一同駐守，蜀中於是安定。而安邦彥很囂張。

四年春，陷貴州，巡撫王三善軍没。明年，總理魯欽敗於織金，貴州總督蔡復一軍又敗。廷臣以三善等失事由川師不協助，議合兩督府。乃命燮元以兵部尚書兼督貴州、雲南、廣西諸軍，移鎮遵義；而以尹同臯代撫四川。燮元赴重慶，邦彥偵知之。六年二月，謀乘官軍未發，分犯雲南、遵義，而令寅專犯永寧。未行，寅被殺，乃已。寅凶淫甚。有阿引者，受燮元金錢，乘寅醉殺之。寅既死，崇明年老無能爲，邦彥亦乞撫。燮元聞於朝，許之，乃遣參將楊明輝往撫。燮元旋以父喪歸，偏沅巡撫閔夢得來代。

四年春，攻陷貴州，巡撫王三善軍覆滅。第二年，總理魯欽兵敗於織金，貴州總督蔡復一軍又戰敗。廷臣以王三善等失事是由於川軍不協助，商議合并兩督府。於是命朱燮元以兵部尚書兼都督貴州、雲南、廣西諸軍，改鎮遵義；而以尹同臯代替巡撫四川。朱燮元前往重慶，安邦彥探知。六年二月，圖謀趁官軍没有出發，分頭侵犯雲南、遵義，而命奢寅專門侵犯永寧。還没有出發，奢寅被殺死，於是停止。奢寅十分凶狠淫逸。有一個叫阿引的，接受朱燮元金錢，趁奢寅酒醉殺了他。奢寅死後，奢崇明年老不能有所作爲，安邦彥也請求招撫。朱燮元上奏於朝廷，朝廷答應，於是派參將楊明輝前往安撫。朱燮元不久因父喪歸家，由偏沅巡撫閔夢得來代替他。

先是，貴州巡撫王瑊謂督臣移鎮

在此之前，貴州巡撫王瑊説督臣改鎮貴陽有

貴陽有十便，朝議從之。夢得乃陳用兵機宜，請自永寧始。次普市、摩泥、赤水，百五十里皆坦途。赤水有城可屯兵，進白巖、層臺、畢節、大方僅二百餘里。我既宿重兵，諸番交通之路絶，然後貴陽、遵義軍剋期進，賊必不能支。疏未報，夢得召還，代以尚書張鶴鳴，議遂寢。鶴鳴未至，明輝奉制書，僅招撫安位，不云赦邦彦。邦彦怒，殺明輝，撫議由此絶。鶴鳴視師年餘，未嘗一戰，賊得養其鋭。

十方面便利，朝中商議依從。閔夢得於是陳説用兵機宜，請求從永寧開始。接着普市、摩泥、赤水，一百五十里都是平坦路途。赤水有城可以屯兵，進駐白巖、層臺、畢節、大方僅二百餘里。我軍已經駐扎重兵，諸番往來之路斷絶，然後貴陽、遵義軍嚴格規定期限前進，賊一定不能支撑。疏還没有上報，閔夢得被召還，以尚書張鶴鳴代替，奏議就被廢止。張鶴鳴没到，楊明輝奉制書，僅僅招撫安位，不説赦免安邦彦。安邦彦大怒，殺死楊明輝，安撫之議從此廢止。張鶴鳴督率軍旅一年有餘，没有經歷一戰，叛賊得以養其精鋭。

崇禎元年六月，復召燮元代之，兼巡撫貴州，仍賜尚方劍。録前功，進少保，世蔭錦衣指揮使。時寇亂久，里井蕭條，貴陽民不及五百家，山谷悉苗仲。而將士多殺降報功，苗不附。燮元招流移，廣開墾，募勇敢；用夢得前議，檄雲南兵下烏撒，四川兵出永寧，下畢節，而親率大軍駐陸廣，逼大方。總兵官許成名、參政鄭朝棟由永寧復赤水。邦彦聞之，分守陸廣、鴨池、三岔諸要害，别以一軍趨遵義。自稱四裔大長老，號崇明大梁王，合兵十餘萬，先犯赤水。燮元授計成名，誘賊至永寧。乃遣總兵官林兆鼎從三岔入，副將王國禎從陸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合傾其巢。邦彦恃勇，擬先破永寧軍，還拒諸將，急索戰。四川總兵官侯良柱、副使劉可訓遇賊十萬於五峰山、桃紅壩，大破之。賊奔據山巔。諸將乘霧力攻，賊復大敗。又追敗之紅土川，邦彦、崇明皆授首，時二年八月十有七日也。捷聞，帝大喜。以成名與良柱争功，賞久不行。

崇禎元年六月，又召朱燮元代替張鶴鳴，同時兼任貴州巡撫，并賜給尚方寶劍。追記前面功勞，升官少保，世襲錦衣指揮使。當時賊作亂已久，民間蕭條，貴陽老百姓不到五百家，山谷都是苗仲。而將士很多殺降他們來報功，苗民不依附。朱燮元招撫流民，擴大開墾，招募勇敢之士；采用閔夢得先前的奏議，發文約雲南兵下於烏撒，四川兵從永寧出發，下於畢節，而親率大軍駐守陸廣，逼近大方。總兵官許成名、參政鄭朝棟由永寧收復赤水。安邦彦聽到消息，分守陸廣、鴨池、三岔等要害之地，另以一軍奔向遵義。自稱四裔大長老，封奢崇明爲大梁王，合兵十多萬，先侵犯赤水。朱燮元交給許成名計策，引誘賊寇到永寧。於是派總兵官林兆鼎從三岔進入，副將王國禎從陸廣進入，劉養鯤從遵義進入，聯合傾覆叛賊巢穴。安邦彦憑藉勇猛，打算先攻破永寧軍，還軍抵抗諸將，急忙尋找戰機。四川總兵官侯良柱、副使劉可訓遭遇叛賊十萬於五峰山、桃紅壩，大敗叛賊。賊逃到山頂據守。諸將趁着大霧奮力進攻，賊又大敗。又追擊打敗賊寇於紅土川，安邦彦、奢崇明都投降，當時是二年八月十七日。捷報上傳，皇帝大喜。因許成名與侯良柱争功，封賞久久不下達。

烏撒安效良死，其妻安氏招故霑益土酋安遠弟邊爲夫，負固不服。燮元乘兵威脅走邊，遂復烏撒。燮元

烏撒安效良死，他的妻子安氏招贅原霑益土酋安遠之弟安邊爲丈夫，依恃險阻而不臣服。朱燮元利用軍威脅迫趕走安邊，於是收復烏撒。

以境内賊略盡，不欲窮兵，乃檄招安位，位不决。燮元集將吏議曰："水西地深險多箐篁，蠻烟瘴雨，莫辨晝夜，深入難出。今當扼其要害，四面迭攻，賊乏食，將自斃。"於是攻之百餘日，斬級萬餘。養鯤復遣人入大方，燒其室廬。位大恐，三年春，遣使乞降。燮元與約四事：一、貶秩，二、削水外六目地歸之朝廷，三、獻殺王巡撫者首，四、開畢節等九驛。位請如約，率四十八目出降。燮元受之，貴州亦靖。遂上善後疏曰："水西自河以外，悉入版圖。沿河要害，臣築城三十六所，近控蠻苗，遠聯滇、蜀，皆立郎舍，繕郵亭，建倉廩，賊必不敢猝入爲寇。鴨池、安莊傍河可屯之土，不下二千頃，人賦土使自贍，鹽酪芻茭出其中。諸將士身經數百戰，咸願得尺寸地長子孫，請割新疆以授之，使知所激勸。"帝報可。

朱燮元以爲境内叛賊大致已剿盡，不想窮追，於是下文告曉諭招撫安位，安位疑慮不決。朱燮元召集將吏商議説："水西地勢深險多竹林，蠻烟瘴雨，不能分辨晝夜，深入難出。現在應當扼守要害，四面重重攻擊，賊缺食，將自行滅亡。"於是攻打百餘天，斬殺敵人萬餘首級。劉養鯤又遣人進入大方，燒掉敵人的屋室。安位十分恐懼，三年春，派使者請求投降。朱燮元與他約定四件事：一、貶官階品級，二、削減水外六目地歸屬朝廷，三、獻上殺死王巡撫的人的首級，四、開通畢節等九個驛站。安位請求按照和約辦，帶領四十八目出來投降。朱燮元接受投降，貴州也安定下來。於是上呈善後疏説："水西自河以外，都歸入了版圖。沿河要害之地，臣修築城堡三十六所，在近處控制蠻苗，在遠處則聯結滇、蜀，都立有官邸驛舍，修繕郵亭，修建倉廩，賊必不敢突然進入爲盜賊。鴨池、安莊靠河可以屯田的土地，不下二千頃，人人給土地使他們供養自己，鹽酪乾草都出於其中。諸將士身經數百戰，都願意得尺寸之地養活子孫，請求割新的疆土以封授給他們，使其知道激發鼓勵。"皇帝批覆照准。

初，崇明、邦彦之死，實川中諸將功，而黔將争之。燮元頗右黔將，屢奏於朝，爲四川巡按御史馬如蛟所劾。燮元力求罷，帝慰留之。其冬討平定番、鎮寧叛苗，乃通威清等上六衛及平越、清平、偏橋、鎮遠四衛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繕亭障，置游徼。貴陽東北有洪邊十二馬頭，故宣慰宋嗣殷地也。嗣殷以助邦彦被剿滅，乃即其地置開州，又奏復故施秉縣，招流民實之。

當初，奢崇明、安邦彦之死，其實是川中諸將的功勞，而黔將争功。朱燮元十分偏袒黔將，多次上奏朝廷，被四川巡按御史馬如蛟所彈劾。朱燮元極力請求罷官，皇帝安慰留任他。那年冬天討伐平定定番、鎮寧叛亂的苗民，於是打通威清等上六衛以及平越、清平、偏橋、鎮遠四衛道路，共一千六百餘里，修繕邊塞要地，設置堡壘，設立游徼。貴陽東北有洪邊十二馬頭，是前宣慰宋嗣殷之地。宋嗣殷因幫助安邦彦被剿滅，於是就在其地設置開州，又上奏恢復舊有的施秉縣，招撫流民填補。

四年，阿迷州土官普名聲作亂，陷彌勒州曲江所，又攻臨安及寧州，遠近震動。巡撫王伉、總兵官沐天波不能禦，伉逮戍。燮元遣兵臨之，遂就撫。

四年，阿迷州土官普名聲作亂，攻陷彌勒州曲江所，又進攻臨安及寧州，遠近震動。巡撫王伉、總兵官沐天波不能抵禦，王伉被逮捕戍邊。朱燮元派兵到達，於是就地安撫。

龍場壩者，鄰大方，邦彦以假崇

龍場壩，與大方相鄰，安邦彦把它借給奢崇

明。崇明既滅，總兵侯良柱欲設官屯守以自廣。而安位謂己故地，數舉兵争，燮元不之禁。會燮元劾良柱不職；良柱亦訐燮元曲庇安氏，納其重賄。章下四川巡按御史劉宗祥。宗祥亦劾燮元受賄，且以龍場、永寧不置邑衛爲欺罔。帝以責燮元。燮元乃上言："禦夷之法，來則安之，不專在攻取也。今水西已納款，惟明定疆界，俾自耕牧，以輸國賦。若設官屯兵，此地四面孤懸，中限河水，不利應援，築城守渡，轉運煩費。且内激藺州必死之鬥，外挑水西扼吭之嫌，兵端一開，未易猝止，非國家久遠計。"帝猶未許。後勘其地，果如所議。論桃紅壩功，進少師，世蔭錦衣指揮使。一品六年滿，加左柱國。再議平賊功，世蔭錦衣指揮僉事。

十年，安位死，無嗣，族屬争立。朝議又欲郡縣其地，燮元力争。遂傳檄土目，布上威德。諸蠻争納土，獻重器。燮元乃裂疆域，衆建諸蠻。復上疏曰：

> 水西有宣慰之土，有各目之土。宣慰公土，宜還朝廷。各目私土，宜畀分守，籍其户口，徵其賦税，殊俗内嚮，等之編氓。大方、西溪、谷里、北那要害之地，築城戍兵，足銷反側。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藺，安氏反水西。滇之定番，小州耳，爲長官司者十有七，數百年來未有反者。非他苗好叛逆，而定番性忠順也，地大者跋扈之資，勢弱者保世之策。今臣分水西地，授之酋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虐政苛斂，一切蠲除，參用漢法，可爲長久

明。奢崇明已滅，總兵侯良柱想要設官屯守以擴大自己的力量。而安位認爲是自己的舊地，多次派兵相争，朱燮元不能禁止。恰逢朱燮元彈劾侯良柱不守職責，侯良柱也攻擊朱燮元包庇安氏，收納安氏很重的賄賂。奏章下達於四川巡按御史劉宗祥。劉宗祥也彈劾朱燮元受賄，而且認爲龍場、永寧不設縣邑衛是欺騙蒙蔽。皇帝以此斥責朱燮元，朱燮元於是上書説："抵禦蠻夷之法，來歸順就安撫他，不衹是攻打奪取。現在水西已經歸順，衹有明確劃定疆界，使各耕養放牧用以獻納國賦。如果設官屯兵，此地四面孤單懸隔，中間隔着河水，不利於援救接應，築城守渡口，轉運很消耗軍費。况且在内激奮於藺州必死的争鬥，在外挑起水西扼守要害的嫌疑，兵禍一開，不容易短期停止，不是國家長遠之計。"皇帝仍不允許。後來勘查其地，果與他的奏議相合。評論桃紅壩的功勞，升少師，世襲錦衣指揮使。一品六年期滿，加官左柱國。再評議平定叛賊的功勞，世襲錦衣指揮僉事。

十年，安位死，没有子嗣，家族親屬争着嗣位。朝中決議又要在那裏設郡縣，朱燮元極力争辯。於是傳文曉諭土目，宣布皇上威德。諸蠻搶着納土，獻上貴重之器。朱燮元於是分裂疆域，衆建諸蠻。又上疏説：

> 水西有宣慰的土地，有各土目的土地。宣慰的是公土，應還給朝廷。各土目的是私土，宜使之分守，登記户口，徵收其賦税，使習俗不同的種族内附朝廷，與編入户籍的百姓同等對待。大方、西溪、谷里、北那是要害之地，築城駐兵，足以消除反叛之人。西南邊境，都是邊遠之地，楊氏反叛於播州，奢氏反叛於藺州，安氏反叛於水西。滇之定番，是小州罷了，作長官司的十七人，數百年來没有造反的。不是其他苗喜歡叛逆，而定番性格忠心和順，而是地大爲飛揚跋扈的資本，勢力小爲保世的策略。現在臣分割水西地，授給酋長及有功的漢人，都讓他們世代堅守。暴政重斂，一切棄除，參照使用漢法，可作爲長久之計。

計。

因言其便有九：

不設郡縣置軍衛，因其故俗，土漢相安，便一。地益墾闢，聚落日繁，經界既正，土酋不得侵軼民地，便二。黔地荒确，仰給外邦，今自食其地，省轉輸勞，便三。有功將士，酬以金則國幣方匱，酬以爵則名器將輕，錫以土田，於國無損，便四。既世其土，各圖久遠，爲子孫計，反側不生，便五。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制，便六。訓農治兵，耀武河上，俾賊遺孽不敢窺伺，便七。軍民願耕者給田，且耕且守，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累，便八。軍耕抵餉，民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便九。

於是説其便利有九個方面：

不設郡縣設軍衛，沿用其原來習俗，土漢互相安樂，是便利之一。土地增加開墾，人們居住之地一天天繁盛，邊界已正，土酋不得侵擾人民的土地，是便利之二。黔地荒蕪，依靠外邦供給，現在自己食用土地所産之物，省去運輸的勞頓，是便利之三。有功將士，給以金錢則國幣匱乏，酬以官爵則官爵將變輕，賜以土田，於國無損，是便利之四。已世襲其土地，各自圖謀久遠之計，替子孫打算，反叛不會出現，是便利之五。大小互相維係，輕重互相制約，無事容易安定，有事容易制止，是便利之六。訓農治兵，炫耀武力於河上，使賊寇遺孽不敢有窺探機會，是便利之七。軍民願意耕者給予田地，邊耕種邊守衛，衛所自我充實，没有徵兵的牽累，是便利之八。軍人耕種以抵軍餉，人民耕種繳納糧食，用屯田督促耕種，不拘泥於户籍，以耕種聚集人口，不必世代從軍，是便利之九。

帝咸報可。無何，所撫土目有叛者，諸將方國安等軍敗，燮元坐貶一秩。已，竟破滅之。十一年春卒官，年七十三。

皇帝都回覆可行。没有多久，所安撫的土目有的反叛，諸將方國安等兵敗，朱燮元因這事得罪貶官一級。隨後，滅掉叛賊。十一年春死於任上，年七十三歲。

燮元長八尺，腹大十圍，飲啖兼二十人。鎮西南久，軍貲贖鍰，歲不下數十萬，皆籍之於官。治事明決，軍書絡繹，不假手幕佐。行軍務持重，謀定後戰，尤善用間。使人各當其材。犯法，即親愛必誅；有功，厮養不遺賞也。馭蠻以忠信，不妄殺，苗民懷之。初官陝西時，遇一老叟，載與歸，盡得其風角、占候、遁甲諸術。將别，語燮元曰："幸自愛，他日西南有事，公當之矣。"内江牟康民者，奇士也，兵未起時，語人曰："蜀且有變，平之者朱公乎?"已而果

朱燮元身高八尺，腹大十圍，吃飯飲用可抵二十人。長久鎮守西南，軍隊物資和罪犯贖罪的錢，每年不下數十萬，都登録於官府。處理事情嚴明堅決，軍書連綿不斷，從不藉助於幕佐。執行軍務老練穩重，謀劃好後再戰，尤其善於使用間諜。使人各盡其才。觸犯法律的，即使是親愛之人也必定誅殺；有功的，即使是僕役也不遺漏賞賜。用忠信駕馭蠻夷，不妄自殺人，苗民懷念他。初作官於陝西時，碰到一老翁，載着與他一起回家，全部得到他的風角、占候、遁甲諸術。將辭别，對朱燮元説："希望自愛，以後西南有事，公擔當其任。"内江牟康民，是奇異之士，戰亂没有起來時，對人説："蜀將有兵變，平定

然。

它的是朱公吧？”隨後果然如此。

徐如珂

徐如珂，字季鳴，吴縣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歷郎中。主事謝廷讚疏請建儲。帝怒，盡貶刑曹官。如珂降雲南布政司照磨。累遷南京禮部郎中，廣東嶺南道右參議。暹羅貢使饋犀角、象牙，如珂不受。天啓元年，遷川東兵備副使。擊殺奢崇明黨樊龍，復重慶。奉檄搗藺州土城。賊借水西兵十萬來援，前軍少却。捍子軍覃懋勳挽白竹弩連中之，賊大潰。轉戰數十里，斬首萬餘級，遂拔藺州，崇明父子竄水西去。乃召如珂爲太僕少卿，轉左通政。

魏忠賢逐楊漣，如珂郊餞之，忠賢銜甚。遷光禄卿，修公廨竣，疏詞無所稱頌。六年九月，廷推南京工部右侍郎，遂削籍。歸里三月，治具飲客。頃之卒。崇禎初，以原推起用，死歲餘矣。尋録破賊功，賜祭葬，進秩一等，官一子。

徐如珂，字季鳴，吴縣人。萬曆二十三年考中進士。授官刑部主事，歷任郎中。主事謝廷讚上疏請求建立儲君。皇帝大怒，刑部屬官全部貶謫。徐如珂降爲雲南布政司照磨。屢次升官任南京禮部郎中，廣東嶺南道右參議。暹羅貢使饋贈犀角、象牙，徐如珂不接受。天啓元年，升川東兵備副使。攻擊殺死奢崇明同黨樊龍，收復重慶。奉檄文搗毁藺州土城。賊借助水西兵十萬來增援，前軍稍稍退却。捍子軍覃懋勳手挽白竹弓弩連連射中敵人，叛賊大潰敗。轉戰數十里，斬殺賊首級一萬有餘，於是攻取藺州，奢崇明父子逃竄到水西。於是召徐如珂作太僕少卿，轉爲左通政。

魏忠賢驅逐楊漣，徐如珂在城郊餞别，魏忠賢十分懷恨。升光禄卿，修官署竣工，奏疏之詞没有稱贊頌揚。六年九月，朝廷推舉他作南京工部右侍郎，後來削籍爲民。回歸故里三個月，備辦酒席與客人宴飲。不久死去。崇禎初年，比照原來的職務被起用，已死去一年多了。不久登録破賊之功，賜以祭葬，進官一級，封蔭一子爲官。

劉可訓

劉可訓，澧州人。萬曆中舉鄉試。歷官刑部員外郎。天啓元年，恤刑四川。會奢崇明反，圍成都，可訓佐城守有功，擢僉事，監軍討賊。崇明走龍場壩，可訓督諸將進剿，功最多。總督朱燮元彙奏文武將吏功，盛推可訓，乃遷威茂兵備參議。崇禎元年改敘瀘副使，仍監諸將軍。二年，與總兵侯良柱破賊十萬衆於五峰山，斬崇明及安邦彦。御史毛羽健言："可訓將孤軍，出入蠻烟瘴雨者多年。初無守土責，因奉命録囚，而乃見危授命，解圍成都，奏捷永寧，掃除藺穴，逆寅授首。五路大戰，十道并攻，皆抱病督軍，誓死殉國。畀以節

劉可訓，澧州人。萬曆年間於鄉試中舉。歷任刑部員外郎。天啓元年，審核刑囚於四川。恰逢奢崇明造反，圍攻成都，劉可訓幫助守城有功，升僉事官，監督軍隊討伐叛賊。奢崇明逃到龍場壩，劉可訓統領諸將進攻圍剿，功勞最多。總督朱燮元彙聚上報文武將吏功勞，十分推重劉可訓，於是升威茂兵備參議。崇禎元年改任敘瀘副使，仍然監督諸將軍。二年，與總兵侯良柱破賊十萬於五峰山，殺死奢崇明和安邦彦。御史毛羽健説："劉可訓帶領孤軍，出入蠻夷烟霧瘴雨之地多年。起初没有守土的職責，因爲奉命審核囚犯，於是臨危授命，成都解圍，上奏永寧捷報，掃除藺地巢穴，逆賊奢寅被殺。五路大戰，十道一起進攻，都抱病監督軍務，誓死殉國。賜予符節和斧鉞，誰説不應當？”皇帝多采納了他

鉞，誰曰不宜?”帝頗納其言。未幾，畿輔被兵，可訓率師入衛。三年五月，恢復遵化，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督薊鎮邊務。兵部尚書梁廷棟囑私人沈敏於可訓，敏遂交關爲奸利。御史水佳胤劾可訓，落職歸。後叙四川平寇功，復官，世蔭錦衣千户。未及起用，卒於家。

的意見。没有多久，京城遭受兵禍，劉可訓帶領軍隊入京保衛。三年五月，恢復遵化，升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統領薊鎮邊地軍務。兵部尚書梁廷楝囑托偏私之人沈敏於劉可訓，沈敏於是勾結互相爲奸。御史水佳胤彈劾劉可訓，罷官而歸。後來記平定四川賊寇的功勞，恢復原官。世襲錦衣千户。没來得及起用，就死於家中。

胡平表

胡平表，雲南臨安人。萬曆中舉於鄉，歷忠州判官。天啓元年秋，樊龍陷重慶，平表縋城下，詣石砫土官秦良玉乞師，號泣不食飲者五晝夜。良玉爲發兵。巡撫朱燮元檄平表監良玉軍。會擢新鄭知縣，燮元奏留之，改重慶推官，監軍兼副總兵，盡護諸軍將。戰數有功，擢四川監軍僉事，兼理屯田。遷貴州右參議。崇禎元年，總督張鶴鳴言：“平表偏州小吏，慷慨赴義。復新都，解成都圍，連戰白市驛、馬廟，進據兩嶺，俘斬無算。奪二郎關，擒賊帥黑蓬頭，追降樊龍，遂克重慶。用六千人敗奢、安二酋十萬兵。請以本官加督師御史衔，賜之專敕，必能梟逆賊首獻闕下。”部議格不行，乃進秩右參政，分守貴寧道，蔭子錦衣世千户。久之，擢貴州布政使。四年，大計，坐不謹落職。十三年，督師楊嗣昌薦之，詔以武昌通判監標下軍事。嗣昌卒，乃罷歸。

胡平表，雲南臨安人。萬曆時於鄉試中舉，歷任忠州判官。天啓元年秋，樊龍攻陷重慶，胡平表沿索順墻而下，到石砫女土官秦良玉處請求援軍，號哭不吃不飲五晝夜。秦良玉爲之派兵。巡撫朱燮元傳公文令胡平表監督秦良玉軍。恰逢提升作新鄭知縣，朱燮元上奏請求留用，改作重慶推官，監軍并兼任副總兵，全部照護諸軍將領。征戰多次有功，提升四川監軍僉事，兼管屯田。升貴州右參議。崇禎元年，總督張鶴鳴說：“胡平表作爲偏州小官，慷慨赴義。恢復新都，解救成都之圍，連續征戰白市驛、馬廟，進軍占據兩嶺，俘虜殺死敵寇無數。奪取二郎關，捉獲叛賊頭目黑蓬頭，追降樊龍，於是攻克重慶。用六千人打敗奢、安二酋十萬兵。請求以本官加封督師御史官衔，賜給專門敕書，一定能殺死逆賊首級獻給朝廷。”閣部决議拒絶不采納，於是進升右參政，分兵把守貴寧道，兒子封蔭錦衣世襲千户。很久之後，升貴州布政使。四年，考核政績，因不謹慎獲罪而罷官。十三年，督師楊嗣昌推薦，下詔以武昌通判監督部下軍事。楊嗣昌死後，於是罷官而歸。

盧安世

盧安世，貴州赤水衛人。萬曆四十年舉於鄉，爲富順教諭。天啓初，奢崇明反，遣賊逼取縣印，署令棄城走。安世收印，率壯士擊斬賊。無何，賊數萬猝至，安世單騎鬥，手馘數人，詣上官請兵復其城。帝用大學士孫承宗言，超擢僉事，監軍討

盧安世，貴州赤水衛人。萬曆四十年鄉試中舉，作富順教諭。天啓初年，奢崇明反叛，派遣賊逼取縣印，署令棄城而逃。安世收取縣印，帶領壯士攻擊殺死叛賊。没有多久，叛賊數萬突然而至，盧安世單騎獨戰，親手殺死數人，到上級官處請求救兵收復該城。皇帝采用大學士孫承宗的意見，破格升爲僉事，監督軍隊討伐叛賊，

賊，屢戰有功。五年四月，總督朱燮元上言："自遵義五路進兵，永寧破巢之後，大小數百戰，擒獲幾四萬人，降賊將百三十四人，招撫群賊及土、漢、苗仲二十九萬三千二百餘人，皆監司李仙品、劉可訓、鄭朝棟及安世等功，武將則林兆鼎、秦翼明、羅乾象，土官則陳治安、冉紹文、悦先民等。"帝納之。安世進貴州右參議，遷四川副使、遵義監軍，功復多。崇禎初，予世蔭武職，進右參政。久之，解官，歸卒。

屢次征戰都有功。五年四月，總督朱燮元上書說："從遵義五路進兵，永寧攻破賊巢之後，大小數百戰，俘獲近四萬人，使賊將投降一百三十四人，招撫群賊及土、漢、苗仲二十九萬三千二百餘人，都是監司李仙品、劉可訓、鄭朝棟及盧安世等的功勞，武將就是林兆鼎、秦翼明、羅乾象，土官就是陳治安、冉紹文、悦先民等人。"皇帝采納他的建議。盧安世進升貴州右參議，升遷四川副使、遵義監軍，功勞又多。崇禎初年，賜予世襲武職，進升右參政。後來，解除官職，回家後死去。

林兆鼎

林兆鼎，福建人。天啓中，爲四川參將，積功至總兵官，都督同知。崇禎三年，遣將討定番州苗，連破十餘寨，擒其魁。四年，遣將討湖廣苗黑酋，攻拔二百餘寨。加左都督，召僉南京右府。卒，贈太子少保。

林兆鼎，是福建人。天啓年間，任四川參將，積聚功勞升到總兵官，都督同知。崇禎三年，派將討伐定番州苗，接連攻破十餘寨，擒獲其頭領。四年，派遣將士討伐湖廣苗黑酋，攻陷奪取二百餘寨。加官左都督，徵召升官南京右府。死後，追贈太子少保。

李樗　史永安　劉錫元

李樗，字長孺，鄞人。曾祖循義，衡州知府。祖生威，鳳陽推官。樗登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例轉廣東鹽法僉事，歷山東參議、陝西提學副使、山東參政、按察使。

李樗，字長孺，鄞人。曾祖父李循義，是衡州知府。祖父李生威，是鳳陽推官。李樗考中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官行人，選拔爲御史。依例遷轉廣東鹽法僉事，歷任山東參議、陝西提學副使、山東參政、按察使等職。

四十七年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貴州宣慰同知安邦彦者，宣慰使堯臣族子。堯臣死，子位幼，其母奢社輝代領其事。社輝，永寧宣撫奢崇明女弟也，邦彦遂專兵柄。會朝議徵西南兵援遼，邦彦素桀黠，欲乘以起事，詣樗請行。樗諭止之。邦彦歸，益爲反謀。樗累疏請增兵益餉，中朝方急遼事，置不問。

四十七年秋，升任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貴州宣慰同知安邦彦是宣慰使安堯臣的族子。安堯臣死後，兒子安位年幼，他的母親奢社輝代理其事。奢社輝，是永寧宣撫奢崇明的妹妹，安邦彦於是就獨攬兵權。恰逢朝廷商議增派西南兵增援遼，安邦彦平時凶悍狡黠，欲乘機起事，到李樗處去請求前往，李樗告諭并阻止了他。安邦彦返回，更爲造反謀劃。李樗多次上疏請求增兵加餉，朝廷正急於遼的戰事，擱置不理。

會樗被劾，乃六疏乞休。天啓元年始得請，以王三善代。而奢崇明已反重慶，陷遵義，貴陽大震，樗遂留視事。時城中兵不及三千，倉庫空

恰逢李樗被彈劾，於是六次上疏請求辭去官職。天啓元年纔獲准請求，以王三善代替。而奢崇明已反叛於重慶，攻陷遵義，貴陽極爲震動，李樗就留下處理政事。當時城中士兵不及三千，

虛。橒與巡按御史史永安貸雲南、湖廣銀四萬有奇，募兵四千，儲米二萬石，治戰守具，而急遣總兵官張彥芳，都司許成名、黃運清，監軍副使朱芹，提學僉事劉錫元等援四川。屢捷，遂復遵義、綏陽、湄潭、真安、桐梓。

二年二月，或傳崇明陷成都，邦彥遂挾安位反，自稱羅甸王。四十八支及他部頭目安邦俊、陳其愚等蜂起相應，烏撒土目安效良亦與通。邦彥首襲畢節，都司楊明廷固守，擊斬數百人。效良助邦彥陷其城，明廷敗歿。賊遂分兵陷安順平壩，效良亦西陷霑益，而邦彥自統水西軍及羅鬼、苗仲數萬，東渡陸廣河，直趨貴陽，別遣王倫等下甕安，襲偏橋，以斷援兵。洪邊土司宋萬化糾苗仲九股陷龍里。

橒、永安聞變，亟議城守。會藩臬、守令咸入覲，而彥芳鎮銅仁，運清駐遵義。城中文武無幾人，乃分兵爲五，令錫元及參議邵應禎、都司劉嘉言、故副總兵劉岳分禦四門，橒自當北門之衝。永安居譙樓，團街市兵，防內變。學官及諸生亦督民兵分堞守。賊至，盡銳攻北城，橒迎戰，敗之。轉攻東門，爲錫元所却。乃日夕分番馳突，以疲官兵。爲三丈樓臨城，用婦人、鷄犬厭勝術。橒、永安烹彘雜斗米飯投飼鷄犬，而張虎豹皮於城樓以祓之，乃得施炮石，夜縋死士燒其樓。賊又作竹籠萬餘，土壘之，高逾睥睨。永安急撤大寺鐘樓建城上，賊棄籠去，官軍出燒之。數出城邀賊糧，賊怒，盡發城外冢，遍燒村寨。又先後攻陷廣州、普定、威清、普安、安南諸衛。貴陽西數千里，盡爲賊據。

倉庫空虛。李橒與巡按御史史永安向雲南、湖廣借銀兩四萬有餘，招募四千兵，儲米二萬石，修治守戰器具，而急忙派總兵官張彥芳，都司許成名、黃運清，監軍副使朱芹，提學僉事劉錫元等支援四川。多次取勝，於是收復遵義、綏陽、湄潭、真安、桐梓。

二年二月，有人傳言奢崇明攻陷成都，安邦彥於是挾持安位造反，自稱羅甸王。四十八支以及其他部頭目安邦俊、陳其愚等蜂起相呼應，烏撒土目安效良也與之相通。安邦彥首先襲擊畢節，都司楊明廷堅守，殺死數百人。安效良幫助安邦彥攻陷城池，楊明廷戰敗而死。賊於是分兵攻陷安順平壩，安效良也在西邊攻陷霑益，而安邦彥自己統率水西軍及羅鬼、苗仲數萬，東渡陸廣河，直奔貴陽，另外派王倫等下甕安，襲擊偏橋，以隔斷援兵。洪邊土司宋萬化糾集苗仲九股攻陷龍里。

李橒、史永安聽到兵變，急忙商議城池的守衛。恰逢藩司和臬司、守令都入朝拜見皇帝，於是彥芳鎮守銅仁，運清駐遵義。城裏文武官員没有幾個人，於是兵分五路，令劉錫元以及參議邵應禎、都司劉嘉言、前任副總兵劉岳分别防守四門，李橒自己抵擋北門的要衝。史永安居守望樓，組織街市士兵，防止內變。學官及諸生也督率民兵分墻防守。叛賊到，全力猛攻北城，李橒迎戰，打敗叛賊。轉攻東門，被劉錫元打退。於是白天夜晚輪番驅馳奔突，以使官兵疲勞。造三丈高樓俯瞰全城，用婦人、鷄犬厭勝之術。李橒、史永安烹煮猪肉雜夾斗米飯投喂鷄犬，而張開虎豹皮於城樓上以祓除，於是能够發炮石，夜晚用敢死之士攀繩沿城墻而下，燒毁叛賊的望樓。賊又造竹籠一萬餘個，用土壘起，據在高處偷看。史永安急撤大寺鐘樓建在城上，叛賊棄籠離去，官軍出城燒毁它們。多次出城截劫賊寇的軍糧，賊大怒，盡挖城外的墳墓，燒光村寨。又先後攻陷廣州、普定、威清、普安、安南諸衛所。貴陽以西幾千里，全被賊占據。

初被圍，彥芳、運清來救，敗賊於新添。賊誘入龍里，二將皆敗，乃縱之入城曰“使耗汝糧”，城中果大困。川貴總督張我續、巡撫王三善擁兵不進，橒、永安連疏告急，詔旨督責之。會彥芳等出戰頻得利，賊退保澤溪，乃遣裨將商士傑等率九千人分控威清、新添二衛，且乞援兵。賊謂城必拔，沿山列營柵隔内外，間旬日一來攻，輒敗去。副總兵徐時逢、參將范仲仁赴援，遇賊甕城河。仲仁戰不利，時逢擁兵不救，遂大敗，諸將馬一龍、白自强等殲焉，援遂絶。賊聞三善將進兵，益日夜攻擊，長梯蟻附，城幾陷者數矣。橒奮臂一呼，士卒雖委頓，皆强起斫賊，賊皆顛踣死城下。王三善屢被嚴旨，乃率師破重圍而進。十二月七日，抵貴陽城下，圍始解。橒乃辭兵事，解官去。三善既破賊，我續無寸功，乾没軍資六十萬，言官交劾，解職候勘。

我續，邯鄲人，刑部尚書國彥子。其後夤緣魏忠賢起户部侍郎，進尚書，名麗逆案云。

方官廩之告竭也，米升直二十金。食糠核草木敗革皆盡，食死人肉，後乃生食人，至親屬相啖。彥芳、運清部卒公屠人市肆，斤易銀一兩。橒盡焚書籍冠服，預戒家人，急則自盡，皆授以刀繯。城中户十萬，圍困三百日，僅存者千餘人。孤城卒定，皆橒及永安、錫元功。熹宗用都御史鄒元標言，進橒兵部右侍郎，永安太僕少卿，錫元右參政。及圍解，當再叙功，御史蔣允儀言安位襲職時，橒索其金盆，致啓釁。章下貴州巡按侯恂核。未報，御史張應辰力頌橒功。恂核上，亦白其誣。帝責允

當初被圍，張彥芳、黄運清前來救援，在新添打敗叛賊。賊引誘他們進入龍里，兩將都戰敗，於是放他們入城説“使耗費你等糧食”，城中果然十分困窘。川貴總督張我續、巡撫王三善掌握軍隊不前進，李橒、史永安連續上疏告急，下詔督促斥責他們。恰逢彥芳等出戰頻頻得利，賊退而保衛澤溪，於是派裨將商士傑等帶領九千人分别控制威清、新添兩衛，并且請求援兵。賊認爲城必被攻取，沿山排列營栅分隔内外，偶爾十來天來攻打一次，就兵敗而去。副總兵徐時逢、參將范仲仁奔赴援救，在甕城河遭遇叛賊。范仲仁作戰不利，徐時逢掌握軍隊不救援，於是大敗，諸將馬一龍、白自强等被殲滅，援軍就斷絶了。叛賊聽到三善將要進軍，更加日夜攻打，搭長梯像螞蟻一樣附墻而上，城多次幾乎被攻陷。李橒振臂一呼，士卒雖然疲困，都掙扎着砍殺賊，叛賊都跌落死於城下。王三善幾次接到嚴厲聖旨，於是率軍攻破重圍而進。十二月七日，到貴陽城下，纔解圍。李橒便辭去軍中事務，解除官職而去。王三善已破賊，張我續無寸功，侵吞軍資六十萬，諫官交相彈劾，被解除職務，聽候審問。

張我續，邯鄲人，刑部尚書張國彥的兒子。其後攀附魏忠賢起任户部侍郎，升尚書，名字附於逆黨案。

當時官倉糧食空竭，米一升價值二十金。糠殼草木壞皮革都吃完，便吃死人肉，後來竟至於吃活人，甚至親屬互相吃。張彥芳、黄運清部卒公然殺人在市場上賣，一斤换銀一兩。李橒全部燒完他的書籍衣服帽子，事先告誡家人，情况緊急就自殺，都給以刀繯等致死的東西。城中住户十萬，圍困三百天，活下的僅僅千餘人。孤城最終平安，都是李橒及史永安、劉錫元的功勞。熹宗采用都御史鄒元標的意見，升李橒任兵部右侍郎，史永安任太僕少卿，劉錫元任右參政。到圍困解除，應當又記功，御史蔣允儀説安位繼承職位時，李橒索要他的金盆，以致引發嫌隙。奏章下發貴州巡按侯恂查驗。没有上報朝廷，御史張應辰極力稱頌李橒的功績。侯恂核實上奏，也使

儀。

初，永安遣運清往新添、平越趣援兵，懼其不濟，欲出城督之。錫元疑永安有去志，以咨橒，橒止永安。及錫元當絕食時，議發兵護橒、永安出城，身留死守，永安亦疑錫元。而運清因交構其間，三人遂相失。永安詆錫元議留身守城，欲輸城於賊，橒亦與謀，兩人上章辨。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孫瑋等力爲三人解，而言永安功第一，當不次大用；橒已進官，當召還；錫元已進參政，當更優敘。詔可之。然橒竟不召，錫元亦無他擢，二人并還里。獨永安在朝，連擢太常卿、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再以兵部右侍郎總督三邊。橒及諸將吏功，迄不叙。六年秋，御史田景新頌橒功，不納。

崇禎元年，給事中許譽卿再以金盆事劾橒。帝召咨廷臣，獨御史毛羽健爲橒解，吏部尚書王永光等議如羽健言，給事中余昌祚詆羽健曲庇。帝下川貴總督朱燮元等再核，羽健乃上疏曰："安、奢世爲婚姻，同謀已久。奢寅寇蜀，邦彥即寇黔，何用激變？當貴陽告急，正廣寧新破之日，舉朝皇皇，已置不問。後知橒不死，孤城尚存，始命王三善往救，至則圍已十月。安酋初發難，崇明欲取成都作家，邦彥欲圖貴陽爲窟，西取雲南，東擾偏、沅、荆、襄，非橒扼其衝，東南盡塗炭。乃按臣永安不二三載躋卿貳，督師三邊，橒則投閒林壑，又以永安謗書爲橒罪。案金盆之説發自允儀，當年已自承風聞，何至今猶執爲實事？"貴州人亦爭爲橒頌冤。燮元乃偕巡按御史趙洪範交章雪其枉，橒事始白。

其誣得以清白。皇帝責備蔣允儀。

當初，史永安派遣黃運清前往新添、平越催促援兵，害怕不成功，要出城督促他。劉錫元懷疑史永安有離開的想法，以此詢問李橒，李橒阻止史永安。到劉錫元正絕食時，商議發兵保護李橒、史永安出城，自己留下死守，史永安也懷疑劉錫元。而黃運清因爲在他們之間製造嫌隙，三人於是相互失和。史永安詆毁劉錫元議論留下自己守城，是要把城送給叛賊，李橒也參與了謀劃，兩人上奏章辯白。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孫瑋等極力替三人辯解，説史永安功第一，應當不拘一格大用；李橒已進官，應該召回；劉錫元已升參政，應當重新從優叙功。下詔同意。然而李橒終究没有被召用，劉錫元也没有其他提升，兩人都返還故里。衹有史永安在朝，連升太常卿、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又以兵部右侍郎總督三邊。李橒及諸將吏的功勞終究没有按功封賞。六年秋，御史田景新稱頌李橒的功勞，朝廷不采納。

崇禎元年，給事中許譽卿又以金盆事彈劾李橒。皇帝召集詢問廷臣，衹有御史毛羽健爲李橒辯解，吏部尚書王永光等評議與毛羽健所言相合，給事中余昌祚詆毁毛羽健曲意包庇。皇帝下令川貴總督朱燮元等再核實，毛羽健於是上疏説："安、奢世代姻親，同謀已經很久。奢寅侵犯蜀，安邦彥就侵犯黔，哪裏説得上因刺激而産生變亂？當貴陽告急，正是廣寧新被攻破的時候，滿朝惶恐不安，已置之不問。後來知道李橒不死，孤城尚在，纔命令王三善前往援救，到時已圍困十個月。安酋起初發難，奢崇明欲攻取成都作爲巢穴，安邦彥想謀取貴陽爲窟穴，向西攻取雲南，向東侵擾偏、沅、荆、襄，不是李橒扼守其要衝，東南已全遭塗炭。於是按臣史永安不到二三年官做到卿貳的位置，督師三邊，李橒却被投於閑林野壑，又憑史永安誹謗之書對李橒加罪。考察金盆之説源於蔣允儀，當年已自己承認是風聞的，爲何至今還拿它作實事？"貴州人也争着爲李橒訴説冤屈。朱燮元於是偕同巡按御史趙洪範一起上奏章洗雪他的冤枉，李橒事纔得以

九年冬，叙守城功，進一秩，賚銀幣。久之卒於家。

錫元，長洲人。崇禎中，任寧夏參政。

永安，武定人。共橒城守，功多。以在邊時建魏忠賢祠，後爲御史甯光先論罷，不爲人所重云。

王三善

王三善，字彭伯，永城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由荆州推官入爲吏部主事。齊、楚、浙三黨抨擊李三才，三善自請單騎行勘，遂爲其黨所推。歷考功文選郎中，進太常少卿。

天啓元年十月，擢右僉都御史，代李橒巡撫貴州。時奢崇明已陷重慶。明年二月，安邦彦亦反，圍貴陽。橒及巡按御史史永安連章告急，趣三善馳援。三善始駐沅州，調集兵食。已次鎮遠，再次平越，去貴陽百八十里，方遣知府朱家民乞兵四川。兵未至，不敢進。疏請便宜從事，給空名部牒，得隨才委任。帝悉報可。

至十二月朔，知貴陽圍益困，集衆計曰："失城死法，進援死敵，等死耳，盍死敵乎？"乃分兵爲三：副使何天麟等從清水江進，爲右部；僉事楊世賞等從都匀進，爲左部；自將二萬人，與參議向日升，副總兵劉超，參將楊明楷、劉志敏、孫元謨、王建中等由中路，當賊鋒。舟次新安，抵龍頭營。超前鋒遇賊，衆欲退，斬二人乃定。賊酋阿成驍勇，超率步卒張良俊直前斬其頭，賊衆披靡。三善等大軍亦至，遂奪龍里城。諸將議駐師觀變，三善不可，策馬先。邦彦疑三善有衆數十萬，乃潛遁，餘賊退屯龍洞。官軍遂奪七里冲，進兵畢節鋪。元謨、明楷連敗

清白。

九年冬，記守城之功，進一級官，賞賜金銀錢幣。很久後死於家中。

劉錫元，長洲人。崇禎年間，擔任寧夏參政。

史永安，武定人。與李橒共同守城，功勞多。因爲在邊地時修建魏忠賢祠廟，後來被御史甯光先彈劾罷官，不爲人們所推重。

王三善，字彭伯，永城人。萬曆二十九年考中進士。由荆州推官進京作吏部主事。齊、楚、浙三黨抨擊李三才，王三善自己請求單騎前往調查核實，於是爲其黨所推舉。歷任考功文選郎中，升任太常少卿。

天啓元年十月，提升爲右僉都御史，代替李橒做貴州巡撫。當時奢崇明已攻陷重慶。第二年二月，安邦彦也造反，圍攻貴陽。李橒以及巡按御史史永安接連上奏章告急，督促王三善急赴援救。王三善開始駐軍沅州，調集兵食。後駐扎鎮遠，再駐平越，離貴陽一百八十里，正派遣知府朱家民求救兵於四川。兵没有到，不敢前進。上疏請求見機行事，給予空名的部牒，能够隨才委以重任。皇帝都批覆同意。

到十二月初一，知道貴陽被圍更加困窘，招集衆人商討説："失去城池要死於刑法，進軍援助死於敵人，同樣是死，何不死於敵人呢？"於是兵分三路：副使何天麟等從清水江進軍，作爲右部；僉事楊世賞等從都匀進軍，爲左部；自己帶領二萬人，與參議向日升，副總兵劉超，參將楊明楷、劉志敏、孫元謨、王建中等由中路，抵擋叛賊的前鋒。船停於新安，抵達龍頭營。劉超前軍與賊相遇，衆人想後退，斬殺兩人纔安定。賊酋阿成勇猛凶悍，劉超率步兵張良俊直衝上前斬殺其頭，賊軍潰敗。王三善等大軍也到，於是奪取龍里城。諸將商議駐軍觀察事情變化，王三善不同意，策馬當先。安邦彦懷疑王三善有數十萬之衆，於是暗地裏逃走，餘賊退駐龍洞。官軍於是奪得七里冲，進兵畢節鋪。孫元謨、楊明楷連敗叛賊，敵人頭領安邦俊中炮死，活捉安邦彦

賊，其渠安邦俊中炮死，生獲邦彦弟阿倫，遂抵貴陽城下，賊解圍去。櫄、永安請三善入城。三善曰："賊兵不遠，我不可即安。"營於南門外。明日，破賊澤溪。賊走渡陸廣河。居數日，左右二部兵及湖廣、廣西、四川援兵先後至。

三善以二萬人破賊十萬，有輕敵心，欲因糧於敵。舉超爲總兵官，令渡陸廣，趨大方，搗安位巢，以世賞監之；總兵官張彦芳渡鴨池，搗邦彦巢，以天麟監之。漢、土兵各三萬。別將都司線補袞出黄沙渡。剋期并進。超等至陸廣，連戰皆捷，彦芳部將秦民屏亦破賊五大寨，諸將益輕敵。邦彦先合崇明、效良兵誘官軍深入。三年正月，超渡陸廣，賊薄之，獨山土官蒙詔先遁，官軍大敗，爭渡河，超走免，明楷被執，諸將姚旺等二十六人殲焉。賊遂攻破鴨池軍，部將覃弘化先逃，諸營盡潰，彦芳退保威清，惟補袞軍獨全。

諸苗見王師失利，復蜂起。土酋何中尉進據龍里，而邦彦使李阿二圍青巖，斷定番餉道，令宋萬化、吴楚漢爲左右翼，自將趨貴陽，遠近大震。三善急遣游擊祁繼祖等取龍里，王建中、劉志敏救青巖。繼祖燔上、中、下三牌及賊百五十寨，建中亦燔賊四十八莊，龍里、定番路皆通。三善又夜遣建中、繼祖搗楚漢八姑蕩，燔莊寨二百餘，薄而攻之。賊溺死無算。萬化不知楚漢敗，詐降。三善佯許，而令諸將捲甲趨之。萬化倉皇出戰，被擒，邦彦爲奪氣。群苗復效順，三善給黄幟，令樹營中。邦彦望見不敢出，增兵守鴨池、陸廣諸要害。

時崇明父子屢敗，邦彦救之，爲

弟阿倫，於是到達貴陽城下，賊解圍逃去。李櫄、史永安請王三善進城。王三善説："賊兵不遠，我不可就此安歇。"扎營於南門外。第二天，攻破賊於澤溪。賊逃跑渡過陸廣河。過了幾天，左右二部兵以及湖廣、廣西、四川援兵先後到達。

王三善以兩萬人破賊十萬，有輕視敵人之心，想依靠敵人獲得糧食。推舉劉超爲總兵官，命令渡過陸廣，直奔大方搗毁安位巢穴，用楊世賞監軍；總兵官張彦芳渡過鴨池，搗毁安邦彦巢穴，由何天麟監軍。漢、土兵各三萬。别將都司線補袞出師黄沙渡。限期一并進軍。劉超等到陸廣，連戰都勝。彦芳部將秦民屏也破敵五大寨，諸將更加輕敵。安邦彦先聚集奢崇明、效良兵引誘官軍深入。三年正月，劉超渡過陸廣，賊逼近他，獨山土官蒙詔先逃，官軍大敗，争着渡河，劉超逃走幸免，楊明楷被俘，諸將姚旺等二十六人被殲滅。賊於是攻破鴨池軍，部將覃弘化先逃，諸營全部潰敗，張彦芳退保威清，衹有線補袞軍保全。

諸苗見王師失利，又蜂擁而起。土酋何中尉進軍占據龍里，而安邦彦派李阿二圍攻青巖，斷絶定番運輸糧餉的通道，命令宋萬化、吴楚漢作爲左右翼，由自己帶領趕往貴陽，遠近大爲震動。王三善急派游擊祁繼祖等攻取龍里，王建中、劉志敏援救青巖。祁繼祖燒毁上、中、下三牌以及叛賊的一百五十寨，王建中也燒毁叛賊四十八莊，龍里、定番的道路都得以暢通。王三善又夜遣王建中、祁繼祖搗毁楚漢八姑蕩，燒毁莊寨二百餘處，逼近攻打。叛賊淹死無數。宋萬化不知楚漢兵敗，假裝投降。王三善假裝答應，而命令諸將收起武器前往攻擊。宋萬化倉皇出戰，被俘獲，安邦彦爲之挫傷鋭氣。群苗又表示忠順，王三善給予黄旗幟，命令竪立於營中。安邦彦望見不敢出戰，增兵把守鴨池、陸廣諸要害之處。

當時奢崇明父子屢次失敗，安邦彦救援他，

川師敗走。總理魯欽等剿擒中尉，彥芳亦追賊鴨池，而賊復乘間陷普安。總督楊述中駐沅州，畏賊。朝命屢趣，始移鎮遠。議與三善左，三善屢求退。不許。會崇明爲川師所窘，逃入貴州龍場，依邦彥。三善議會師進討，述中暨諸將多持不可。三善排群議，以閏十月，自將六萬人渡烏江，次黑石，連敗賊，斬前逃將覃弘化以徇。賊乃柵漆山，日遣游騎掠樵采者。軍中乏食，諸將請退師。三善怒曰："汝曹欲退，不如斬吾首詣賊降。"諸將乃不敢言。三善募壯士逼漆山。緋衣峨冠，肩輿張蓋，自督陣，語將士曰："戰不捷，此即吾致身處也。"旁一山頗峻，麾左軍據其顛。賊倉皇拔柵争山，將士殊死戰，賊大敗，邦彥狼狽走。

三善渡渭河，降者相繼。師抵大方，入居安位第。位偕母奢社輝走火灼堡，邦彥竄織金，先所陷將楊明楷乃得還。位窘，遣使詣述中請降。述中令縛崇明父子自贖，三善責并獻邦彥。往返之間，賊得用計爲備。三善以賊方平，議郡縣其地。諸苗及土司咸惴恐，益合於邦彥。三善先約四川總兵官李維新滅賊，以餉乏辭。

三善屯大方久，食盡，述中弗爲援，不得已議退師。四年正月，盡焚大方廬舍而東，賊躡之。中軍參將王建中、副總兵秦民屏戰歿。官軍行且戰，至內莊，後軍爲賊所斷。三善還救，士卒多奔。陳其愚者，賊心腹，先詐降，三善信之，與籌兵事，故軍中虛實賊無不知。至是遇賊，其愚故縱轡衝三善墜馬。三善知有變，急解印綬付家人，拔刀自刎，不殊，群賊擁之去。罵不屈，遂遇害。同知梁思

被川軍打敗而逃。總理魯欽等剿滅俘獲中尉，張彥芳也追殺賊於鴨池，而賊又乘機攻陷普安。總督楊述中駐守沅州，害怕叛賊。朝廷多次催促，纔改移鎮遠。議論與王三善不一致，王三善多次要求退休。不答應。恰好奢崇明爲川軍所困窘，逃入貴州龍場，依靠安邦彥。三善商議會師進軍討伐，楊述中連同諸將多持不同意見。王三善排除衆議，在閏十月，自己帶六萬人渡過烏江，駐扎於黑石，接連打敗叛賊，斬殺先前的逃將覃弘化以示衆。賊於是設柵於漆山，每天派游騎搶掠打柴采摘的人，軍中缺糧，諸將請求退兵。王三善發怒說："你等要退，不如斬殺我的頭到賊寇中去投降。"諸將於是不敢說。王三善招募壯士直逼漆山。紅衣高冠，肩披傘蓋，親自督陣，對諸將士說："戰鬥如果不勝，這就是我的葬身之處。"旁邊一座山十分雄峻，指揮左軍占據山頂。賊倉皇拔取柵寨争奪山頭，壯士拼死作戰，叛賊大敗，安邦彥狼狽逃走。

王三善渡渭河，投降的人連續不斷。軍隊到大方，進居安位府第。安位偕同母親奢社輝逃到火灼堡，安邦彥逃到織金，先前陷入敵手的將領楊明楷於是得還。安位困窘，派使者到楊述中處請求投降。楊述中令綁縛奢崇明父子贖罪，王三善責令他一并獻上安邦彥。在往返之間，賊人有機會喘息防備。三善認爲逆賊剛剛平息，商議將這些土地歸於郡縣管理。諸苗以及土司們都惶恐不安，愈加同安邦彥聯合。王三善先約四川總兵官李維新消滅叛賊，李維新以缺餉爲由推辭。

王三善屯兵大方已久，糧食殆盡，楊述中不作後援，不得已商議退兵。四年正月，全部焚燒大方房舍而向東退兵，賊追擊他們。中軍參將王建中、副總兵秦民屏陣亡。官軍邊退邊戰，到內莊，後軍被賊截斷。王三善回兵救援，士卒多逃跑。陳其愚，是叛賊心腹，先假裝投降，王三善相信了他，與他籌劃軍事，因此軍中虛實賊無所不知。到這時碰上叛賊，陳其愚故意縱馬衝擊三善落馬。王三善知道有變，急忙解下印綬交付家人，拔刀自殺，没有死，被群賊挾持而去。罵不屈服，於是被殺害。同知梁思泰、主事田景猷等

泰、主事田景猷等四十餘人皆死。賊拘監軍副使岳具仰以要撫。具仰遣人馳蠟書於外，被殺。

四十餘人都死難。叛賊拘繫監軍副使岳具仰來要求安撫。岳具仰派人急馳送封在蠟丸中的文書到外地報信，被殺害。

三善倜儻負氣，多權略。家中州，好交四方奇士俠客，後輒得其用。救貴陽時，得邸報不視，曰："吾方辦賊，奚暇及此？且朝議戰守紛紛，閱之徒亂人意。"其堅决如此。然性卞急，不能持重，竟敗。先以解圍功，加兵部右侍郎，既歿，巡按御史陸獻明請優恤，所司格不行。崇禎改元，贈兵部尚書，世蔭錦衣僉事，立祠祭祀。九年冬，再叙解圍功，贈太子少保。

王三善爲人倜儻，憑恃義氣，不肯屈居别人之下，多權變謀略。家住中州，喜歡結交四方奇士俠客，後來就盡得這些人供使用。救援貴陽時，得到邸報不看，說："我軍正懲辦叛賊，哪裏有時間顧及這些？况且朝中議論或戰或守意見紛紜，閱它祇撓亂人心。"他就是如此堅决。然而性格急躁，不能老成持重，結果兵敗。先因爲解救圍困之功，加官兵部右侍郎，已死，巡按御史陸獻明請求從優撫恤，主管官吏反對，不得施行。崇禎元年，追贈兵部尚書，世襲錦衣僉事，立祠廟祭祀。九年冬，又記解圍之功，贈官太子少保。

大方之役，御史貴陽徐卿伯上言："邦彦招四方奸宄，多狡計。撫臣得勝驟進，視蠢苗不足平。不知澤溪以西，渡陸廣河，皆鳥道，深林叢箐，彼誘我深入，以木石塞路，斷其郵書，阻餉道，遮援師，則彼不勞一卒，不費一矢，而我兵已坐困矣。"後悉如其言。

大方之戰，貴陽御史徐卿伯上疏說："安邦彦招撫四方奸詐作亂的人，多奸狡之計。撫臣得勝急速進軍，認爲蠢苗很容易平定。不知道澤溪以西，渡過陸廣河，都是狹窄的小路，密林竹叢，對方引誘我軍深入，用木頭石塊阻塞道路，斷絶那兒的郵書往來，阻攔運送糧餉之路，遮擋援軍，那麽賊不費一兵，不費一箭，而我軍因此已經困窘了。"後來全部如他所說。

岳具仰

岳具仰，延安人。舉於鄉，歷瀘州知州，户部郎中。貴州亂，朝議具仰知兵，用爲監軍副使。内莊之敗，監軍四人，其三得脱還，惟具仰竟死。

岳具仰，延安人。鄉試中舉，歷任瀘州知州，户部郎中。貴州兵亂，朝中議定岳具仰熟悉軍事，用作監軍副使。内莊兵敗，監軍四人，其中三人得以生還，祇有岳具仰死難。

田景猷

田景猷，貴州思南人。天啓二年甫釋褐，憤邦彦反，疏請賫敕宣諭。廷議壯之，即擢職方主事。賊方圍貴陽，景猷單騎往，曉以禍福，令釋兵歸朝。邦彦不聽，欲屈景猷，日陳寶玩以誘之，不爲動。賊乃留景猷，遣其徒恐以危禍。景猷怒，拔刀擊之，其人走免。羈賊中二年，至是遇害。具仰贈光禄卿，景猷太常少

田景猷，貴州思南人。天啓二年剛剛作官，憤恨安邦彦造反，上疏請求帶上皇帝命令宣布曉諭。朝廷議論以其勇壯，立刻提升任職方主事。賊正圍攻貴陽，田景猷單騎獨往，説明禍福，叫賊罷兵歸順朝廷。安邦彦不聽，要使景猷屈服，天天給以寶石玉器引誘他，不爲所動。賊於是拘囚田景猷，派其徒以危險禍害相恐嚇。田景猷大怒，拔刀擊殺，那人逃走而幸免。關押於賊中兩年，到這時遇害。岳具仰被追贈爲光禄卿，田景

卿，并録其一子。

猷爲太常少卿，都登録其一子爲官。

楊明楷

楊明楷者，銅仁烏羅司人。内莊之敗，明楷爲中軍，免死。後從魯欽討長田賊，功最，終副總兵。

楊明楷，銅仁烏羅司人。内莊兵敗，楊明楷爲中軍，免於死難，後來跟從魯欽討伐長田叛賊，功勞最大。終官爲副總兵。

朱家民

朱家民，字同人，曲靖人。萬曆三十四年舉於鄉，爲涪州知州。天啓二年官貴陽知府。奉三善命，乞援兵於四川，又借河南兵，共解其圍。乃撫傷殘，招流移，寬徭賦，遠邇悦服。丁父憂，奪情，擢安普監軍副使，加右參政。崇禎時，就遷按察使、左布政，以平寇功，加俸一級。久之，致仕歸，卒。自邦彦始亂，雲、貴諸土酋盡反，攻陷安南等上六衛，雲南路斷。其後路雖通，群苗猶出没爲患。家民率參將許成名等討平盤江外阿野、魯頗諸寨，於是相度盤江西坡、板橋、海子、馬場諸要害，築石城五，宿兵衛民。又於其間築六城，廨舍廬井畢備。群苗愓息，行旅晏然。盤江居雲、貴交，兩山夾峙，一水中絶，湍激迅悍，舟濟者多陷溺。家民仿瀾滄橋制，冶鐵爲絚三十有六，長數百丈，貫兩崖之石而懸之，覆以板，類於蜀之棧，而道始通。

朱家民，字同人，曲靖人。萬曆三十四年鄉試中舉，作涪州知州。天啓二年作貴陽知府。奉王三善之命，求援兵於四川，又借河南兵，一同解圍。於是撫慰傷殘，招撫流民，寬緩徭役賦税，遠近佩服。服父喪，減少居喪期，升任安普監軍副使，加官右參政。崇禎時，就地升按察使、左布政使，因平寇之功，加俸禄一級。很久之後，辭官而歸，死去。從安邦彦開始作亂，雲、貴諸土酋都反叛，攻陷安南等上六衛，雲南路斷。稍後道路雖然暢通，群苗仍出没爲禍患。朱家民帶領參將許成名等討伐平定盤江外阿野、魯頗諸寨，於是考察測量盤江西坡、板橋、海子、馬場諸要害，修築五座石城，駐兵保衛老百姓。又在這些地方修築六城，官署、房舍田園水井都具備。群苗極其恐懼，行旅安全無憂。盤江在雲、貴交界處，兩山對峙，一水中間隔斷，流水迅急凶猛，渡河的有很多落水淹死。朱家民仿瀾滄橋形制，冶鐵爲繩索三十六條，長數百丈，穿於兩崖的石上懸挂起來，用板鋪在上面，類似於蜀中的棧道，而道路開始暢通。

蔡復一

蔡復一，字敬夫，同安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兵部郎中。居郎署十七年，始遷湖廣參政，分守湖北。進按察使、右布政使，以疾歸。光宗立，起故官，遷山西左布政使。

蔡復一，字敬夫，同安人。萬曆二十三年考中進士。授官刑部主事，歷任兵部郎中。任郎署之職十七年，纔升任湖廣參政，分守湖北。升按察使、右布政使，因爲疾病歸家。光宗即位，起用任原官，升山西左布政使。

天啓二年，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歲大旱，布衣素冠，自繫於獄，遂大雨。奢崇明、安邦彦反，貴州巡撫王三善敗歿，進復一兵部右侍郎代

天啓二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治理鄖陽。當年大旱，他穿布衣戴素冠，自己繫於監獄，於是天下大雨。奢崇明、安邦彦造反，貴州巡撫王三善敗亡，升蔡復一爲兵部右侍郎代替他。兵亂之

之。兵燹之餘，斗米值一金，復一勞徠拊循，人心始定。尋代楊述中總督貴州、雲南、湖廣軍務，兼巡撫貴州。賜尚方劍，便宜從事。復一乃召集將吏，申嚴紀律。遣總理魯欽等救凱里，斬賊衆五百餘。賊圍普定，遣參將尹伸、副使楊世賞救，却之，搗其巢，斬首千二百級。發兵通盤江路，斬逆酋沙國珍及從賊五百。欽與總兵黄鉞等復破賊於汪家冲、蔣義寨，斬首二千二百，長驅織金。織金者，邦彦巢也，緣道皆重關疊隘，木石塞山徑。將士用巨斧開之，或攀藤穿竇而入。賊戰敗，遁深箐，斬首復千級。窮搜不得邦彦，乃班師。是役也，焚賊巢數十里，獲牛馬、甲仗無算。復一以鄰境不協討，致賊未滅，請敕四川出兵遵義，抵水西，雲南出兵霑益，抵烏撒，掎角平賊。帝悉可之。因命廣西、雲南、四川諸郡鄰貴州者，聽復一節制。

五年正月，欽等旋師渡河。賊從後襲擊，諸營盡潰，死者數千人。時復一爲總督，而朱燮元亦以尚書督四川、湖廣、陝西諸軍，以故復一節制不行於境外。欽等深入，四川、雲南兵皆不至。復一自劾，因論事權不一，故敗。巡按御史傅宗龍亦以爲言，廷議移燮元督河道，令復一專督五路師。御史楊維垣獨言燮元不可易，帝從之，解復一任聽勘，而以王瑊爲右僉都御史，代撫貴州。

復一候代，仍拮据兵事，與宗龍計，剿破烏粟、螺螄、長田及兩江十五寨叛苗，斬七百餘級。賊黨安效良首助邦彦陷霑益，雲南巡撫沈儆炌遣兵討之，未定，遷侍郎去。代者閔洪學，招撫之，亦未定。及是見雲南出師，懼，約邦彦犯曲靖、尋甸。復一

後，一斗米價值一金，蔡復一勸慰安撫，人心纔安定。不久代楊述中總督貴州、雲南、湖廣軍務，又兼貴州巡撫。賜予尚方寶劍，根據情況自行其事。蔡復一於是召集將吏，申明嚴肅紀律。派遣總理魯欽等援救凱里，斬殺叛賊五百餘人。賊圍攻普定，派參將尹伸、副使楊世賞援救，打敗叛賊，搗毁巢穴，斬首一千二百級。發兵打通盤江路，殺死逆賊酋長沙國珍以及從賊五百人。魯欽與總兵黄鉞等又攻破叛賊於汪家冲、蔣義寨，斬殺二千二百人，長驅直入織金。織金，是安邦彦老巢，沿路都是重關疊障，木石阻塞山路。將士用巨斧開路，或者攀緣藤蔓穿洞而入。賊戰敗，逃到深竹林中，又斬首一千級。窮搜，没有捉到安邦彦，於是回軍。這次戰役，焚燒賊巢穴數十里，獲得牛馬、武器盔甲無數。蔡復一因爲鄰境不協助討伐，導致叛賊未滅，請皇帝下令四川出兵遵義，抵達水西，雲南出兵霑益，到達烏撒，以掎角之勢平定叛賊。皇帝一一同意。於是命令廣西、雲南、四川諸郡相鄰貴州的，聽從蔡復一指揮。

五年正月，魯欽等回師渡河。賊寇從後面追殺，諸營全部潰散，死者幾千人。當時蔡復一爲總督，而朱燮元也以尚書統領四川、湖廣、陝西諸軍，因此蔡復一指揮權不得施行於境外。魯欽等深入，四川、雲南兵都不來。蔡復一彈劾自己，於是朝臣議論戰事權力不統一，因而失敗。巡按御史傅宗龍也這樣議論，朝廷商議改朱燮元督管河道，命令蔡復一專門督管五路軍隊。御史楊維垣獨説朱燮元不可改變，皇帝聽從了，解除蔡復一職務聽候勘審，而以王瑊爲右僉都御史，代爲巡撫貴州。

蔡復一等候代替官，仍辛勞操持軍事，與宗龍商議，剿除烏粟、螺螄、長田以及兩江十五寨叛苗，斬首七百餘級。賊黨安效良首先協助安邦彦攻陷霑益，雲南巡撫沈儆炌派兵討伐，尚未平定，升侍郎離開。代替他的閔洪學，招撫叛賊，也没有平定。等到這時看到雲南出兵，便害怕了，約安邦彦侵犯曲靖、尋甸。蔡復一派遣許成

遣許成名往援，賊望風遁。又遣劉超等討平越苗阿秩等，破百七十寨，斬級二千三百有奇。至十月，復一卒於平越軍中。訃聞，帝嘉其忠勤，贈兵部尚書，謚清憲，任一子官。

復一好古博學，善屬文，耿介負大節。既歿，橐無遺貲。

瑊既至，見邦彥不易平，欲解去。夤緣魏黨李魯生，遷南京户部右侍郎。崇禎初，被劾歸。流賊陷應城，遇害。

名前往援救，叛賊望風而逃。又派劉超等討伐平定平越苗阿秩等人，攻破一百七十寨，斬首二千三百有餘。到十月，蔡復一死於平越軍中。死訊傳到朝廷，皇帝嘉獎他的忠心勤懇，追贈兵部尚書，謚號清憲，任一子爲官。

蔡復一好古博學，善於寫文章，耿直有大節操。死後，囊中無遺物。

王瑊已到，看見安邦彥不容易平定，想解職離去。攀附魏黨李魯生，升南京户部右侍郎。崇禎初年，被彈劾而歸。流賊攻陷應城，被殺害。

沈儆炌

沈儆炌，字叔永，歸安人。父子木，官南京右都御史。儆炌登萬曆十七年進士。歷河南左布政使，入爲光禄卿。四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神宗末，詔增歲貢黄金二千，儆炌疏争。會光宗立，如其請。

雲龍州土舍段進忠掠永昌、大理，儆炌討擒之。安邦彥反，諸土目并起。安效良陷霑益，李賢陷平夷，禄千鍾犯尋甸、嵩明，張世臣攻武定，邦彥女弟設科掠曲靖，轉寇陸涼。儆炌起故參將雲南人袁善，令率守備金爲貴、土官沙源等馳救嵩明，大破之。賊轉寇尋甸，復大敗去。乃請復善故官，與諸將分討賊，數有功。會儆炌遷南京兵部右侍郎，而代者閔洪學至，乃以兵事委之去。後拜南京工部尚書，爲魏忠賢黨石三畏所劾，落職閒住。崇禎初，復官，卒於家。子胤培，禮科都給事中。

沈儆炌，字叔永，歸安人。父親沈子木，官至南京右都御史。沈儆炌考中萬曆十七年進士。歷任河南左布政使，進京任光禄卿。四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神宗末年，下詔增加歲貢黄金二千，沈儆炌上疏抗争。恰逢光宗即位，同意他的請求。

雲龍州土舍段進忠奪取永昌、大理，沈儆炌討伐俘獲了他。安邦彥造反，各土目并起響應。安效良攻陷霑益，李賢攻陷平夷，禄千鍾侵犯尋甸、嵩明，張世臣攻陷武定，安邦彥妹妹設科擄掠曲靖，轉攻陸涼。沈儆炌起用原參將雲南人袁善，命令他帶領守備金爲貴、土官沙源等急往援救嵩明，大破賊寇。賊寇轉攻尋甸，又大敗而去。於是請求恢復袁善原官，與諸將分路討伐叛賊，多次有功。適逢沈儆炌升南京兵部右侍郎，而代替他的閔洪學到，於是以軍中之事委任他而離開。後來拜官南京工部尚書，被魏忠賢同黨石三畏彈劾，罷官閑住。崇禎初年，恢復原官，死於家中。兒子沈胤培，任禮科都給事中。

袁善

洪學既至，亦任用袁善。賊陷普安，圍安南，善攻破之，通上六衛道。王三善之殁，六衛復梗，善護御史傅宗龍赴黔，道復通。已而敗安效良於霑益，又敗賊於炎方、馬龍。七年，御史朱泰禎核上武定、嵩明、尋

閔洪學到任後，也任用袁善。叛賊攻陷普安，圍攻安南，袁善攻破叛賊，打通上六衛道路。王三善死，六衛又堵塞，袁善保護御史傅宗龍前往黔，道路又通。隨後在霑益打敗安效良，又在炎方、馬龍打敗賊軍。七年，御史朱泰禎核實上報武定、嵩明、尋甸破賊的功勞，大小一百

甸破賊功，大小百三十三戰，斬四千六百餘級，請宣捷告廟，從之。魏忠賢等并進秩，蔭子。善加都督同知，世蔭錦衣指揮僉事。崇禎初，卒官。

三十三戰，斬首四千六百餘級，請求宣告捷報祭告祖廟，朝廷聽從。魏忠賢等一同升官，封蔭兒子。袁善加封都督同知，世襲錦衣指揮僉事。崇禎初年，死於任上。

周鴻圖

周鴻圖，字子固，即墨人。起家歲貢生，知宿遷縣。以侯恂薦，遷貴陽同知，監紀軍事，積軍功至知府。會匀哈叛苗與邦彥相倚爲亂。天啓六年春，巡撫王瑊及御史傅宗龍使監胡從儀及都司張雲鵬軍，分道搜山，所向摧破。會聞魯欽敗，賊復趨龍場助邦彥。已而邦彥屢敗，賊返故巢。鴻圖、從儀等攻之，破焚一百餘寨，斬首千二百餘級。鴻圖擢副使，分巡新鎮道；從儀進副總兵。當是時，鴻圖駐平越，轄下六衛，參議段伯炌駐安莊，轄上六衛。千餘里間，奸宄屏息，兩人力也。鴻圖終陝西參政。

周鴻圖，字子固，即墨人。由歲貢生入仕，任宿遷知縣。因爲侯恂推薦，升任貴陽同知，監紀軍事，積軍功到知府。恰逢匀哈叛苗與安邦彥相互依靠作亂。天啓六年春，巡撫王瑊及御史傅宗龍派他監督胡從儀以及都司張雲鵬軍隊，分道搜山，所向披靡。適逢聽說魯欽兵敗，賊又急奔龍場幫助安邦彥。隨後安邦彥多次失敗，賊回到老巢。周鴻圖、胡從儀等進攻，擊破焚燒一百餘寨，斬首一千二百餘級。周鴻圖升副使，分巡新鎮道；胡從儀升任副總兵。當時，周鴻圖駐守平越管轄下六衛，參議段伯炌駐守安莊，管轄上六衛。千餘里内，奸賊屏住呼吸不敢作亂，是兩人的力量。周鴻圖終官陝西參政。

段伯炌　胡從儀

伯炌，雲南晉寧人。由鄉舉爲鎮寧知州。力拒安邦彥，超擢僉事，分巡鎮寧。邦彥寇普定，偕從儀擊破之，由此擢參議。

胡從儀，山西人。天啓四年，以游擊援普定，功多。既而破賊長田。以參將討平匀哈，後又與諸將平老蟲添。崇禎三年，討平苗賊汪狂、抱角，召爲保定總兵官，卒於京邸。贈都督僉事。黔人愛之，爲立真將軍碑。

段伯炌，雲南晉寧人。由鄉試中舉爲鎮寧知州。極力抵抗安邦彥，破格提升僉事，分巡鎮寧。安邦彥侵犯普定，段伯炌同胡從儀攻破敵人，因此升參議。

胡從儀，山西人。天啓四年，以游擊援助普定，功勞多。隨後破賊於長田。以參將討伐平定匀哈，後來又與諸將平定老蟲添。崇禎三年，討伐平定苗賊汪狂、抱角，召爲保定總兵官，死於京城官邸。贈官都督僉事。黔人愛戴他，爲他建立真將軍碑。

贊曰：奢、安之亂，竊發於蜀，蔓延於黔，勞師者幾十載。燮元戡之以兵威，因俗制宜，開屯設衛，不亟亟焉郡縣其地，以蹈三善之覆轍，而西南由兹永寧，庶幾可方趙營平之制羌、韋南康之鎮蜀者歟。

贊曰：奢崇明、安邦彥叛亂，暗中發生於蜀，蔓延到黔，勞頓軍隊幾十年。朱燮元以兵威平定叛亂，根據習俗制定適宜的政策，開闢屯田，設立衛所，不急迫在那兒設郡縣，從而重走王三善舊路，而西南從此長期安寧，應該可與趙營平控制羌、韋南康鎮守蜀相比。

明史卷二百五十

列傳第一百三十八

孫承宗（子）鈐（等）

孫承宗，字稚繩，高陽人。貌奇偉，鬚髯戟張。與人言，聲殷墻壁。始爲縣學生，授經邊郡。往來飛狐、拒馬間，直走白登，又從紇干、清波故道南下。喜從材官老兵究問險要厄塞，用是曉暢邊事。

萬曆三十二年，登進士第二人，授編修，進中允。"梃擊"變起，大學士吳道南以諮承宗。對曰："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連貴妃，不可深問。龐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龐保、劉成而上，不可深問也。"道南如其言，具揭上之，事遂定。出典應天鄉試，發策著其語。攖黨人忌，將以大計出諸外，學士劉一燝保持，乃得免。歷諭德、洗馬。

熹宗即位，以左庶子充日講官。帝每聽承宗講，輒曰"心開"，故眷注特殷。天啓元年，進少詹事。時瀋、遼相繼失，舉朝洶洶。御史方震孺請罷兵部尚書崔景榮，以承宗代。廷臣亦皆以承宗知兵，遂推爲兵部添設侍郎，主東事。帝不欲承宗離講筵，疏再上不許。二年，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

未幾，大清兵逼廣寧，王化貞棄城走，熊廷弼與俱入關。兵部尚書張鶴鳴懼罪，出行邊。帝亦急東事，遂

孫承宗，字稚繩，高陽人。相貌奇偉，鬚髯張開如戟。與人談話，聲音震動墻壁。開始爲縣學生，傳授經學於邊郡。來往於飛狐、拒馬之間，一直前往白登，又從紇干、清波舊道南下。喜歡從材官老兵那兒探究詢問險要關塞，因此通曉邊防軍務。

萬曆三十二年，考中進士第二名，授官編修，進升中允。"梃擊"變故發生，大學士吳道南以此事詢問孫承宗。回答說："事關東宮，不能不問；事情連累貴妃，不能深問。龐保、劉成以下，不可以不問；龐保、劉成以上，不可深問。"吳道南按照他的意見，準備揭帖上書，事情於是平定。出京掌應天鄉試，發卷策著録他的話語。遭受黨人忌恨，將使用大計驅逐出京外，學士劉一燝保護扶持，纔得以免除。歷任諭德、洗馬。

熹宗即位，以左庶子充當日講官。皇帝每次聽孫承宗講經文，就説"内心受到啓發"，垂愛關注特别多。天啓元年，升少詹事。當時瀋、遼相繼失守，滿朝議論紛紛。御史方震孺請求罷免兵部尚書崔景榮，用孫承宗代替。廷臣也都認爲孫承宗知曉兵事，於是推薦爲兵部添設侍郎，主管東面軍事。皇帝不想要孫承宗離開天子的經筵，再次上疏，不答應。二年，升任禮部右侍郎，協助辦理詹事府。

没有多久，大清兵逼近廣寧，王化貞棄城而逃，熊廷弼與他都進入關内。兵部尚書張鶴鳴害怕獲罪，出外巡行於邊。皇帝也急於東面軍事，

拜承宗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直辦事。越數日，命以閣臣掌部務。承宗上疏曰："邇年兵多不練，餉多不核。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略備邊，而日增置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此極弊也。今天下當重將權。擇一沉雄有氣略者，授之節鉞，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見沾沾陵其上。邊疆小勝小敗，皆不足問，要使守關無闌入，而徐爲恢復計。"因列上撫西部、恤遼民、簡京軍、增永平大帥、修薊鎮亭障、開京東屯田數策，帝褒納焉。時邊警屢告，閣部大臣幸旦暮無事，而言路日益紛呶。承宗乃請下廷弼於理，與化貞并讞，用正朝士黨護。又請逮給事中明時舉、御史李達，以懲四川之招兵致寇者。又請詰責遼東巡按方震孺、登萊監軍梁之垣、薊州兵備邵可立，以警在位之骩骳者。諸人以次獲譴，朝右聳然，而側目怨咨者亦衆矣。

於是拜任孫承宗爲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值班辦理事務。過了幾天，命令以閣臣掌管兵部事務。孫承宗上疏說："近年士兵很多不訓練，官餉很多不能核實。以將領率兵作戰，却用文官招集訓練。用將領臨陣殺敵，却用文官指揮派遣。用武略防備邊事，而一天天增設文官於幕府。把邊防事務交給經、撫承擔，而每天向朝廷詢問有關作戰防守的計策。這是極大的弊端。現今天下應當加重將領的權力。選一沉穩雄豪有氣概謀略的人，授給他節符和斧鉞，能够自己委派設立偏將以下，不使文官因稍有見識沾沾自得凌駕於其上。邊疆小勝小敗，都不足以追究，重要的是把守關塞不得擅入，而慢慢地爲恢復考慮。"於是條陳上奏安撫西部、撫恤遼民、簡選京軍、增加永平大帥、修建薊鎮亭障、開京東屯田等策略，皇帝嘉奬采納。當時邊警屢屢告急，閣部大臣僥幸早晚無事，而諫官之路一天天紛亂喧嚷。孫承宗於是請求將熊廷弼交於司法部門，與王化貞一同議罪，用以糾正朝士的黨争。又請求逮捕給事中明時舉、御史李達，因而懲治四川的招兵致寇的人。又請求責問遼東巡按方震孺、登萊監軍梁之垣、薊州兵備邵可立，從而警戒在位的那些曲意依從，無骨氣的人。諸人依次遭到責罰，朝廷大官都很敬畏，而怨恨感嘆的人也不少。

兵部尚書王在晋代廷弼經略遼東，與總督王象乾深相倚結。象乾在薊門久，習知西部種類情性，西部亦愛戴之。然實無他才，惟啖以財物相羈縻，冀得以老解職而已。在晋謀用西部襲廣寧，象乾慫之曰："得廣寧，不能守也，獲罪滋大。不如重關設險，衛山海以衛京師。"在晋乃請於山海關外八里鋪築重關，用四萬人守之。其僚佐袁崇焕、沈棨、孫元化等力争不能得，奏記於首輔葉向高。向高曰："是未可臆度也。"承宗請身往决之。帝大喜，加太子太保，賜蟒玉、銀幣。抵關，詰在晋曰："新城成，即移舊城四萬人以守乎？"在晋

兵部尚書王在晋代替熊廷弼治理遼東，與總督王象乾深深地互相結交。王象乾在薊門日久，熟知西部各民族情性，西部人民也愛戴他。可實在無其他才能，衹給予財物相控制，希望能到老解除官職而已。王在晋策劃用西部力量襲擊廣寧，王象乾啓發他說："奪得廣寧，不能守，獲罪增大。不如多建關塞設置險隘，守衛山海關以守衛京城。"王在晋於是請求在山海關以外八里鋪修築重關，用四萬人把守。他的僚屬袁崇焕、沈棨、孫元化等極力勸阻而不聽，向首輔葉向高陳述意見。葉向高說："這不可臆斷。"孫承宗請求親身前往解决。皇帝大喜，加封太子太保，賜予蟒玉、銀幣。到關塞，責問王在晋："新城修成，就調移舊城四萬人來守衛嗎？"王在晋說："不，應另設軍隊。"承宗說："這樣，在八里之

曰：“否，當更設兵。”曰：“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西北不當設兵乎？且築關在八里內，新城背即舊城趾，舊城之品坑地雷爲敵人設，抑爲新兵設乎？新城可守，安用舊城？如不可守，則四萬新兵倒戈舊城下，將開關延入乎，抑閉關以委敵乎？”曰：“關外有三道關可入也。”曰：“若此，則敵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關？”曰：“將建三寨於山，以待潰卒。”曰：“兵未潰而築寨以待之，是教之潰也。且潰兵可入，敵亦可尾之入。今不爲恢復計，畫關而守，將盡撤藩籬，日哄堂奧，畿東其有寧宇乎？”在晉無以難。承宗乃議守關外。監軍閻鳴泰主覺華島，袁崇煥主寧遠衛。在晉持不可，主守中前所。舊監司邢慎言、張應吾逃在關，皆附和之。

內守兵八萬了。一片石西北不該設兵嗎？況且修築關塞在八里之內，新城背後就是舊城，舊城的品坑地雷爲敵人所設呢，還是爲新兵設置呢？新城可守，哪裏用得着舊城？如果不可守，那麼四萬新兵倒戈於舊城下，將開關迎入呢，還是閉關以交給敵人呢？”王在晉說：“關外有三道關口可進入。”孫承宗說：“如此，則敵至而士兵逃跑如先前，哪裏用得着重關？”王在晉說：“將修建三個營寨於山上，以對待潰逃之兵。”孫承宗說：“兵未潰散而修築營寨來等待，這是教軍隊潰逃。況且潰散之兵可入，敵人也可尾隨而入。現在不爲恢復打算，劃定關塞而守，將撤盡防綫，一天天相鬥於朝廷，京畿以東有安寧之處嗎？”王在晉沒有道理來難倒他。孫承宗於是商議把守關外。監軍閻鳴泰主張守覺華島，袁崇煥主張守寧遠衛。王在晉持不同意見，主張守中前所。舊監司邢慎言、張應吾逃在關中，都附和他。

初，化貞等既逃，自寧遠以西五城七十二堡悉爲哈喇慎諸部所據，聲言助守邊。前哨游擊左輔名駐中前，實不出八里鋪。承宗知諸部不足信，而寧遠、覺華之可守，已決計將自在晉發之，推心告語凡七晝夜，終不應。還朝，言：“敵未抵鎮武而我自燒寧、前，此前日經、撫罪也；我棄寧、前，敵終不至，而我不敢出關一步，此今日將吏罪也。將吏匿關內，無能轉其畏敵之心以畏法，化其謀利之智以謀敵，此臣與經臣罪也。與其以百萬金錢浪擲於無用之版築，曷若築寧遠要害以守。八里鋪之四萬人當寧遠衝，與覺華相掎角。敵窺城，令島上卒旁出三岔，斷浮橋，繞其後而橫擊之。即無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總之，敵人之帳幕必不可近關門，杏山之難民必不可置膜外。不盡破庸人之論，遼事不可爲也。”其他

當初，王化貞等逃跑後，從寧遠以西五城七十二堡都被哈喇慎各部占據，聲稱幫助守邊防。前哨游擊左輔名義上駐守於中前，實際上不出八里鋪。孫承宗知道諸部不足相信，而寧遠、覺華可守，已經決定的計策將由王在晉發布，推心告訴他達七晝夜，最終不響應。回朝，說：“敵人未到鎮武而我軍自己燒毀寧、前，這是先前經、撫的罪過；我軍放棄寧、前，敵人終究不來，可我軍不敢出關一步，這是今天將吏的罪過。將吏躲在關內，不能扭轉其畏懼敵人之心從而畏懼法律，轉化他們謀求個人私利的智慧來謀取敵人，這是臣與經略大臣的罪過。與其以百萬金錢浪費於無用的城防工事，不如修築寧遠要害來守衛。八里鋪的四萬人當寧遠要衝，與覺華相爲掎角之勢。敵人窺探城，就命令島上士兵旁出三岔，截斷浮橋，繞到敵人後面橫擊。就是無功，也將收復二百里疆土。總之，敵人的帳幕必不能靠近關門，杏山的難民必不可置之不理。不全部打破庸人的論調，遼之戰事不可爲。”其他制定設置軍隊之事又上十餘疏。皇帝都贊同采納。没有多

制置軍事又十餘疏。帝嘉納。無何，御講筵，承宗面奏在晉不足任，乃改南京兵部尚書，并斥逃臣慎言等，而八里築城之議遂熄。

久，皇上駕臨御前講席，孫承宗面奏王在晉不足以任用，於是改任南京兵部尚書，并斥責逃跑之臣邢慎言等，而八里築城的議論就停止了。

在晉既去，承宗自請督師。詔給關防敕書，以原官督山海關及薊、遼、天津、登、萊諸處軍務，便宜行事，不從中制，而以鳴泰爲遼東巡撫。承宗乃辟職方主事鹿善繼、王則古爲贊畫，請帑金八十萬以行。帝特御門臨遣，賜尚方劍、坐蟒，閣臣送之崇文門外。既至關，令總兵江應詔定軍制，僉事崇煥建營舍，廢將李秉誠練火器，贊畫善繼、則古治軍儲，沈棨、杜應芳繕甲仗，司務孫元化築炮臺，中書舍人宋獻、羽林經歷程崙主市馬，廣寧道僉事萬有孚主采木。而令游擊祖大壽佐金冠於覺華，副將孫諫助趙率教於前屯，游擊魯之甲拯難民，副將李承先練騎卒，參將楊應乾募遼人爲軍。

王在晉已離任，孫承宗自己請求督率軍隊。下詔給予關防敕書，以原官監管山海關以及薊、遼、天津、登、萊諸處軍務，見機行事，不依從朝中的控制，而用閻鳴泰爲遼東巡撫。孫承宗於是徵用職方主事鹿善繼、王則古任贊畫，請帶國庫錢幣八十萬而行。皇帝特意駕臨宮門遣送，賜予尚方劍、坐蟒，内閣大臣送他到崇文門外。到關之後，命令總兵江應詔制定軍中制度，僉事袁崇煥修建營舍，廢將李秉誠訓練火器，贊畫鹿善繼、王則古治理軍中儲備，沈棨、杜應芳修理武器，司務孫元化修築炮臺，中書舍人宋獻、羽林經歷程崙主管買馬，廣寧道僉事萬有孚主管采木。而命游擊祖大壽於覺華幫助金冠，副將孫諫於前屯幫助趙率教，游擊魯之甲拯救難民，副將李承先訓練騎兵，參將楊應乾招募遼人爲軍。

是時，關上兵名七萬，顧無紀律，冒餉多。承宗大閲，汰逃將數百人，遣還河南、真定疲兵萬餘，以之甲所救難民七千發前屯爲兵。應乾所募遼卒出戍寧遠，咨朝鮮使助聲援。犒毛文龍於東江，令復四衛。檄登帥沈有容進據廣鹿島。欲以春防躬詣登、萊商進取，而中朝意方急遼，弗許也。應詔被劾，承宗請用馬世龍代之，以尤世禄、王世欽爲南北帥，聽世龍節制，且爲世龍請尚方劍。帝皆可之。世龍既受事，承宗爲築壇，拜行授鉞禮。率教已守前屯，盡驅哈喇慎諸部，撫場猶在八里鋪。象乾議開水關，撫之關内。承宗不可，乃定於高臺堡。

這時，關上兵名義上有七萬，却無紀律，冒領軍餉的很多。孫承宗大舉檢閲，淘汰裁減逃將數百人，遣返河南、真定疲憊之兵一萬餘，用魯之甲所救難民七千派發到前屯爲兵。楊應乾所招募遼兵出守寧遠，請朝鮮讓他們幫助聲援。犒賞毛文龍於東江，令他恢復四衛。傳檄文命令登帥沈有容進軍占據廣鹿島。想要以春防親自到登、萊商量進取，而朝中的意圖正急於遼，不答應。江應詔被彈劾，孫承宗請求用馬世龍代替，用尤世禄、王世欽作南北帥，聽從馬世龍指揮，并爲馬世龍請求尚方寶劍。皇帝都同意。馬世龍已受命，孫承宗替他築壇，拜官舉行授鉞之禮。趙率教守衛前屯之後，全部驅趕哈喇慎諸部，巡撫駐地仍在八里鋪。王象乾議論開通水關，撫之於關内。孫承宗不同意，於是定在高臺堡。

時大清兵委廣寧去，遼遺民入居之。插漢部以告有孚，有孚謀挾西部

當時大清軍隊放棄廣寧離去，遼遺民進入居住。插漢部把消息告訴萬有孚，萬有孚謀劃挾制

乘間殲之，冒恢復功。承宗下檄曰："西部殺我人者，致罰如盟言。"是役也，全活千餘人。帝好察邊情，時令東廠遣人詣關門，具事狀奏報，名曰"較事"。及魏忠賢竊政，遣其黨劉朝、胡良輔、紀用等四十五人齎內庫神炮、甲仗、弓矢之屬數萬至關門，爲軍中用，又以白金十萬，蟒、麒麟、獅子、虎、豹諸幣頒賚將士，而賜承宗蟒服、白金慰勞之，實覘軍也。承宗方出關巡寧遠，中路聞之，立疏言："中使觀兵，自古有戒。"帝温旨報之。使者至，具杯茗而已。

鳴泰之爲巡撫也，承宗薦之。後知其無實，軍事多不與議。鳴泰快快求去，承宗亦引疾。言官共留承宗，詆鳴泰，巡關御史潘雲翼復論劾之。帝乃罷鳴泰，而以張鳳翼代。鳳翼怯，復主守關議。承宗不悦，乃復出關巡視。抵寧遠，集將吏議所守。衆多如鳳翼指，獨世龍請守中後所，而崇煥、善繼及副將茅元儀力請守寧遠，承宗然之，議乃定。令大壽興工，崇煥、滿桂守之。先是，虎部竊出盜掠，率教捕斬四人。象乾欲斬率教謝虎部，承宗不可。而承宗所遣王楹戍中右，護其兵出采木，爲西部朗素所殺。承宗怒，遣世龍剿之。象乾恐壞撫局，令郎素縛逃人爲殺楹者以獻，而增市賞千金。承宗方疏爭，而象乾以憂去。

承宗患主款者撓己權，言督師、總督可勿兼設，請罷己，不可，則弗推總督。并請以遼撫移駐寧遠。帝命止總督推。而鳳翼謂置己死地也，因大恨。與其鄉人雲翼、有孚等力毀世龍，以撼承宗。無何，有孚爲薊撫岳和聲所劾，益疑世龍與崇煥構陷，乃共爲浮言，撓出關計。給事中解學龍

西部乘機殲滅，冒領恢復功勞。孫承宗傳檄文說："西部殺死我方人的，施加懲罰如盟誓所言。"這次戰役，救活一千餘人。皇帝喜歡視察邊防情況，經常命令東廠派人到關門，將詳細情況上奏，稱爲"較事"。到魏忠賢竊取國政，派遣其同黨劉朝、胡良輔、紀用等四十五人帶着內庫神炮、武器、弓箭之類數萬到關門，供軍中使用，又用白銀十萬，蟒、麒麟、獅子、虎、豹諸錢幣頒發給將士，而賜給孫承宗蟒服、白銀慰勞他，實際上是窺探軍情。孫承宗正出關巡視寧遠，中途聽到消息，立刻上疏說："宦官觀兵，自古都有鑒戒。"皇帝用温和詔書答覆了他。使者到達，衹具備杯茶而已。

閻鳴泰做巡撫是孫承宗推薦的。後來知道他無實才，軍事多不與他商議。閻鳴泰不高興請求離職，孫承宗也稱病辭官。諫官都挽留孫承宗，指責閻鳴泰，巡關御史潘雲翼又彈劾他。皇帝於是罷免閻鳴泰，而用張鳳翼代替。張鳳翼怯懦，又主張守關之議。孫承宗不高興，又出關巡視。到達寧遠，招集將吏議論守關事。衆人多與張鳳翼的意思相同，衹有馬世龍請求守中後所，而袁崇煥、鹿善繼及副將茅元儀極力請求守衛寧遠，孫承宗同意，商議纔决定下來。令祖大壽興建工事，袁崇煥、滿桂守衛。在此之前，虎部偷偷地出來偷盜擄掠，趙率教抓捕斬殺四人。王象乾要殺趙率教來向虎部謝罪，孫承宗不同意。而承宗所派的王楹守中右，保護士兵出城采伐樹木，被西部朗素所殺。孫承宗大怒，派馬世龍剿滅他。王象乾害怕破壞撫局，令朗素捆綁逃犯僞稱是殺王楹的人以獻上，而增加市賞千金。孫承宗正上疏力爭，而王象乾因服喪離去。

孫承宗擔心主張講和的人侵撓自己的權力，説督師、總督可以不兼設，請求罷免自己，不同意，就不推舉總督。并請求以遼撫移駐寧遠。皇帝命令停止總督推舉。而張鳳翼認爲是置自己於死地，於是很是怨恨。與其鄉人潘雲翼、萬有孚等極力詆毀馬世龍，以動摇孫承宗。没有多久，萬有孚被薊巡撫岳和聲所彈劾，更懷疑馬世龍同袁崇煥陷害，於是共造烏有之言，阻撓出關的計

遂極論世龍罪。承宗憤，抗疏陳守禦策，言："拒敵門庭之中，與拒諸門庭外，勢既辨。我促敵二百里外，敵促我二百里中，勢又辨。蓋廣寧，我遠而敵近，寧遠，我近而敵遠。我不進逼敵，敵將進而逼我。今日即不能恢遼左，而寧遠、覺華終不可棄。請敕廷臣雜議主、客之兵可否久戍，本折之餉可否久輸，關外之土地人民可否捐棄，屯築戰守可否興舉，再察敵人情形果否坐待可以消滅。臣不敢爲百年久計，衹計及五年間究竟何如。倘臣言不當，立斥臣以定大計，無紆迴不决，使全軀保妻子之臣附合衆喙，以殺臣一身而誤天下也。"復爲世龍辯，而發有孚等交構狀。

有孚者，故侍郎世德子也，爲廣寧理餉同知。城陷逃歸；象乾題爲廣寧道僉事，專撫插漢，乾没多。至是以承宗言被斥。鳳翼亦以憂歸，喻安性代。而廷臣言總督不可裁，命吴用先督薊、遼，代象乾。承宗惡本兵趙彦多中制，稱疾求罷，舉彦自代以困之，廷議不可而止。

時寧遠城工竣，關外守具畢備。承宗圖大舉，奏言："前哨已置連山、大凌河，速畀臣餉二十四萬，則功可立奏。"帝命所司給之。兵、工二部相與謀曰："餉足，渠即妄爲，不如許而不與，文移往復稽緩之。"承宗再疏促，具以情告。帝爲飭諸曹，而師竟不果出。

初，方震孺、游士任、李達、明時舉之譴，承宗實劾之，後皆爲求宥。復稱楊鎬、熊廷弼、王化貞之勞，請免死遣戍。朝端嘩然。給事中顧其仁、許譽卿，御史袁化中交章論駁，帝皆置弗省。會承宗叙五防效勞，諸臣且引疾乞罷，乃遣中官劉應

謀。給事中解學龍就極力糾彈馬世龍的罪過。孫承宗憤恨，上疏直言守禦之策，説："抵抗敵人於門庭之内，與拒敵於門庭外，形勢已經分辨。我迫促敵人於二百里之外，敵人迫促我於二百里中，形勢又分辨了。廣寧，我遠而敵近，寧遠，我近而敵遠。我不進逼敵人，敵人將進攻而逼近我。今天即使不能恢復遼左，而寧遠、覺華最終不可放棄。請下令廷臣雜議主、客之兵能否久守，本色折色的軍餉能否長久輸送，關外的土地、人民能否抛棄，屯兵修築戰守能否興舉，再察看敵人情形是否可以坐等消滅。臣不敢替百年長久打算，衹考慮五年間究竟能如何。假如我的話不恰當，立刻斥去臣以確立大計，不要徘徊不决，使保全自身及妻子兒女之臣附合衆口，以殺臣一人而耽誤天下。"又爲馬世龍辯解，而揭發萬有孚等相互勾結的情形。

萬有孚，是前侍郎萬世德的兒子，作廣寧理餉同知。城陷落後逃回，王象乾用作廣寧道僉事，專門巡撫插漢，侵吞了很多財物。至此因孫承宗的話被排斥。張鳳翼也以服喪歸家，喻安性代替他。而廷臣説總督不可裁減，命吴用先統領薊、遼，代替王象乾。孫承宗厭惡兵部尚書趙彦多從中干預，稱病要求罷免，推舉趙彦代替自己而來爲難他，朝廷議論不可而告終。

當時寧遠城竣工，關外守衛的武器都已具備。孫承宗圖謀大舉進攻，上奏説："前哨已設置連山、大凌河，迅速給臣軍餉二十四萬，則功可立即上奏。"皇帝命主管部門供給他。兵、工二部相互謀劃説："軍餉足，他便會妄自非爲，不如答應而不給與，奏文往返有意稽留延緩。"孫承宗又上疏催促，詳細地以情况相告。皇帝爲此整飭各部門。而軍隊最終没有出擊。

當初，方震孺、游士任、李達、明時舉等受譴責，孫承宗實際彈劾了他們，後都替他們請求寬宥。又稱頌楊鎬、熊廷弼、王化貞的功勞，請求免死遣往戍邊。朝中嘩然。給事中顧其仁、許譽卿，御史袁化中一起上奏章駁斥，皇帝都放置不過問。恰逢孫承宗叙五防功勞，諸臣都托病請求罷官，於是派遣宦官劉應坤等帶着錢幣十萬犒

坤等齎帑金十萬犒將士，而賜承宗坐蟒、膝襴，佐以金幣。

當是時，忠賢益盜柄。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令應坤等申意。承宗不與交一言，忠賢由是大憾。會忠賢逐楊漣、趙南星、高攀龍等，承宗方西巡薊、昌。念抗疏帝未必親覽，往在講筵，每奏對輒有入，乃謂以賀聖壽入朝面奏機宜，欲因是論其罪。魏廣微聞之，奔告忠賢"承宗擁兵數萬將清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爲内主，公立虀粉矣！"忠賢悸甚，繞御床哭。帝亦爲心動，令内閣擬旨。次輔顧秉謙奮筆曰："無旨離汛地，非祖宗法，違者不宥。"夜啓禁門召兵部尚書入，令三道飛騎止之。又矯旨諭九門守閹，承宗若至齊化門，反接以入。承宗抵通州，聞命而返。忠賢遣人偵之，一樸被置輿中，後車鹿善繼而已，意少解。而其黨李蕃、崔呈秀、徐大化連疏詆之，至比之王敦、李懷光。承宗乃杜門求罷。

賞將士，而賜予孫承宗坐蟒、膝襴，輔之以錢幣。

這時候，魏忠賢更加盜取國家權柄。因爲孫承宗功高，想親近攀附他，叫劉應坤等申明意旨。孫承宗不與他交談一言。魏忠賢因此非常怨恨。正碰到魏忠賢驅逐楊漣、趙南星、高攀龍等，孫承宗正在西部巡視薊、昌。考慮上疏直言，皇帝未必親眼看，以往在御前講席，每每上奏對答就有呈入，於是請求藉賀聖上壽辰入朝當面奏報機宜，想因此彈劾魏忠賢的罪過。魏廣微聽到這件事，跑去告訴魏忠賢説："孫承宗掌握軍隊數萬將消除皇帝身邊的壞人，兵部侍郎李邦華作内主，你便立即粉身碎骨了！"魏忠賢驚恐萬分，圍繞御床而哭。皇帝也爲之心動，命令内閣擬定聖旨。次輔顧秉謙奮筆而書説："没有聖旨離開防守之地，不是祖宗法度，違背的人不寬恕。"連夜開宫禁之門召兵部尚書入宫，命令三道飛騎阻止孫承宗。又假傳聖旨告諭九門守門閹臣，孫承宗若到齊化門，便反綁着手送進來。孫承宗到通州，聽到命令而返回。魏忠賢派人偵探，一個幞被放在車中，後車衹是鹿善繼而已，心情纔稍微放鬆。而他的同黨李蕃、崔呈秀、徐大化連連上疏詆毁孫承宗，甚至把他比作王敦、李懷光。孫承宗於是閉門請求罷官。

五年四月，給事中郭興治請令廷臣議去留，論冒餉者復踵至，遂下廷臣雜議。吏部尚書崔景榮持之，乃下詔勉留，而以簡將、汰兵、清餉三事責承宗奏報。承宗方遣諸將分戍錦州、大小凌河、松、杏、右屯諸要害，拓地復二百里，罷大將世欽、世禄，副將李秉誠、孫諫，汰軍萬七千餘人，省度支六十八萬。而言官論世龍不已。至九月，遂有柳河之敗，死者四百餘人，語詳《世龍傳》。於是臺省劾世龍并及承宗，章疏數十上。承宗求去益力，十月始得請。先已屢加左柱國、少師、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遂加特進光禄大夫，蔭子中

五年四日，給事中郭興治請求命令廷臣商議孫承宗的去與留，彈劾他假冒軍餉的又接踵而至，於是下交廷臣商議。吏部尚書崔景榮持論保護，於是下詔勸勉留住，而以精簡將領、淘汰士兵、清查軍餉三事責令孫承宗奏報皇上。孫承宗正派諸將分守錦州、大小凌河、松、杏、右屯諸要害，開拓土地又二百里，罷免大將世欽、世禄，副將李秉誠、孫諫，淘汰士兵一萬七千餘人，減省糧餉六十八萬。而諫官彈劾馬世龍不止。到九月，便有柳河兵敗，死者四百餘人。事情詳見《世龍傳》。於是臺省彈劾馬世龍并且連及孫承宗，上奏章數十次。孫承宗請求離職更加强烈，十月纔得到批准。先已多次加封左柱國、少師、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於是增加特進光禄大夫，恩蔭兒子爲中書舍人，賜給蟒服、銀

書舍人，賜蟒服、銀幣，行人護歸。而以兵部尚書高第代爲經略。無何，安性亦罷，遂廢巡撫不設。

初，第力扼承宗，請撤關外以守關内。承宗駁之，第深憾。明年，寧遠被圍，乃疏言關門兵止存五萬，言者益以爲承宗罪。承宗告户部曰："第初莅關，嘗給十一萬七千人餉，今但給五萬人餉足矣。"第果以妄言引罪。後忠賢遣其黨梁夢環巡關，欲傅致承宗罪，無所得而止。承宗在關四年，前後修復大城九、堡四十五，練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水營五、火營二、前鋒後勁營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鹵楯之具合數百萬，拓地四百里，開屯五千頃，歲入十五萬。後叙寧遠功，廕子錦衣世千户。

莊烈帝即位，在晋入爲兵部尚書，恨承宗不置，極論世龍及元儀熒惑樞輔壞關事，又嗾臺省交口詆承宗，以沮其出。二年十月，大清兵入大安口，取遵化，將薄都城，廷臣争請召承宗。詔以原官兼兵部尚書守通州，仍入朝陛見。承宗至，召對平臺。帝慰勞畢，問方略。承宗奏："臣聞袁崇焕駐薊州，滿桂駐順義，侯世禄駐三河，此爲得策。又聞尤世威回昌平，世禄駐通州，似未合宜。"帝問："卿欲守三河，何意？"對曰："守三河可以沮西奔，遏南下。"帝稱善，曰："若何爲朕保護京師？"承宗言："當緩急之際，守陴人苦饑寒，非萬全策。請整器械，厚犒勞，以固人心。"所條畫俱稱旨。帝曰："卿不須往通，其爲朕總督京城内外守禦事務，仍參帷幄。"趣首輔韓爌草敕下所司鑄關防。承宗出，漏下二十刻矣，即周閲都城，五鼓而畢，復出閲

幣，使者護送而歸。而用兵部尚書高第代替他管理邊防事務。没有多久，安性也罷官，於是廢除巡撫不再設立。

起初，高第極力扼制孫承宗，請求撤除關外以守關内。孫承宗駁斥他，高第很恨他。第二年，寧遠被圍攻，於是上疏説關門兵衹存五萬，上言者更把這作爲孫承宗的罪過。孫承宗告訴户部説："高第初到關，曾經給以十一萬七千人的軍餉，現在衹給五萬人的軍餉足够了。"高第果然以妄言引罪。後來魏忠賢派其同黨梁夢環巡視關塞，想要羅織孫承宗之罪，没有所獲而停止。孫承宗在邊關四年，前後修復大城九座，堡壘四十五座，練兵十一萬，建立車營十二座、水營五座、火營二座、前鋒後勁營八座，製造甲胄、器械、弓箭、炮石、渠答、大盾牌等器械合計數百萬，開拓土地四百里，開墾屯田五千頃，每年收入十五萬。後來記寧遠之功，封廕兒子爲錦衣世襲千户。

莊烈帝即位，王在晋入朝作兵部尚書，怨恨孫承宗不止。極力彈劾馬世龍及元儀炫惑掌軍政的大臣敗壞關防大事，又唆使臺省交口詆毁孫承宗，以阻止他出任。二年十月，大清軍隊進入大安口，攻取遵化，將逼近都城，廷臣争着請求召還孫承宗。下詔以原官兼兵部尚書把守通州，仍入朝拜見皇帝。孫承宗到京，皇帝召對於平臺。皇帝慰勞完畢，詢問策略。孫承宗上奏説："臣聽説袁崇焕駐守薊州，滿桂駐守順義，侯世禄駐守三河，這些是得當之策。又聽説尤世威回守昌平，世禄駐守通州，似不合適。"皇帝問："你要守三河，什麽意思？"答道："守三河可以阻止西奔，遏制南下。"皇帝稱好，説："替朕保衛京城怎麽辦？"孫承宗説："在危急之際，守城人苦於飢餓寒冷，不是萬全之策。請求整治武器，加重犒賞慰勞，以鞏固人心。"分條陳疏都適合旨意。皇帝説："您不須前往通州，就爲朕總攬監督京城内外守禦事務，仍然參與軍事。"督促首輔韓爌草擬詔令下到有關部門鑄造關防。孫承宗出宫，已是漏下二十刻，立即遍巡都城，直到五鼓纔完，又出來察看重城。第二天半夜，忽傳旨駐

重城。明日夜半，忽傳旨守通州。時烽火遍近郊，承宗從二十七騎出東便門，道亡其三，疾馳抵通，門者幾不納。既入城，與保定巡撫解經傳、御史方大任、總兵楊國棟登陴固守。而大清兵已薄都城，乃急遣游擊尤岱以騎卒三千赴援。旋遣副將劉國柱督軍二千與岱合，而發密雲兵三千營東直門，保定兵五千營廣寧門。以其間遣將復馬蘭、三屯二城。

至十二月四日，而有祖大壽之變。大壽，遼東前鋒總兵官也，偕崇煥入衛。見崇煥下吏，懼誅，遂與副將何可綱等率所部萬五千人東潰，遠近大震。承宗聞，急遣都司賈登科齎手書慰諭大壽，而令游擊石柱國馳撫諸軍。大壽見登科，言："麾下卒赴援，連戰俱捷，冀得厚賞。城上人群詈爲賊，投石擊死數人。所遣邏卒，指爲間諜而殺之。勞而見罪，是以奔還。當出搗朵顔，然後束身歸命。"柱國追及諸軍，其將士持弓刀相向，皆垂涕，言："督師既戮，又將以大炮擊斃我軍，故至此。"柱國復前追，大壽去已遠，乃返。承宗奏言："大壽危疑已甚，又不肯受滿桂節制，因訛言激衆東奔，非部下盡欲叛也。當大開生路，曲收衆心。遼將多馬世龍舊部曲，臣謹用便宜，遣世龍馳諭，其將士必解甲歸，大壽不足慮也。"帝喜從之。承宗密札諭大壽急上章自列，且立功贖督師罪，而己當代爲剖白。大壽諾之，具列東奔之故，悉如將士言。帝優詔報之，命承宗移鎮關門。諸將聞承宗、世龍至，多自拔來歸者。大壽妻左氏亦以大義責其夫，大壽斂兵待命。

當潰兵出關，關城被劫掠，閉門

守通州。當時戰火遍及近郊，孫承宗同二十七騎從東便門出發，路上亡失三騎，快速馳往通州，守門的幾乎不接納。已進城，同保定巡撫解經傳、御史方大任、總兵楊國棟登城堅守。而大清軍已逼近都城，於是急派游擊尤岱以騎兵三千奔赴救援。不久派遣副將劉國柱率領軍隊兩千人與尤岱會合，而調發密雲兵三千營救東直門，保定兵五千營救廣寧門。在其間派將領恢復馬蘭、三屯兩城。

到十二月四日，就有祖大壽之變。祖大壽是遼東前鋒總兵官，同袁崇煥一起進入京城守衛。見袁崇煥被交付司法官吏審訊，害怕被殺，就與副將何可綱等率領所屬部卒一萬五千人向東邊潰逃，遠近大爲震驚。孫承宗聽了，急忙派都司賈登科帶着親筆信慰勞勸諭祖大壽，而令游擊石柱國趕往安撫諸軍。祖大壽見了賈登科，說："麾下軍隊奔赴援救，連戰都勝，希望能得厚賞。城上人群起罵爲賊，投石擊死數人。所派的巡邏士兵指爲間諜被殺死。辛勞却被怪罪，因此奔回。應當出兵搗毁朵顔，然後自縛回來受死。"石柱國追上諸軍，其將士拿弓刀相對，都垂淚，說："督師已被殺，又將以大炮擊斃我軍，因而到這種地步。"石柱國又往前追趕，祖大壽已離去很遠，於是返回。孫承宗上奏疏說："祖大壽懷疑危險太過分，又不肯接受滿桂指揮，用假話激怒衆人東逃，并不是部下都要背叛。該當大開生路，委婉地收服衆人之心。遼將多是馬世龍原有的部下，臣小心地使用便宜之計，派馬世龍急馳勸諭，他的將士必定解除武器而歸，祖大壽不值得憂慮。"皇帝高興地聽從了。孫承宗用秘密信札告諭祖大壽趕快上奏章爲自己陳述，而且立功以贖督師之罪，而他自己也當代替祖大壽辯白。大壽答應，一一地列出東奔的原因，都如將士所說。皇帝以優詔答覆他，命令孫承宗改移鎮守關門。諸將聽說孫承宗、馬世龍到達，很多人主動拔寨前來歸順。祖大壽妻左氏也以大義責備丈夫，祖大壽聚集軍隊等待命令。

當潰兵出關，關城被掠奪搶劫，閉門罷市。

罷市。承宗至，人心始定。關城故十六里，衛城止二里。今敵在内，關城無可守，衛城連關，可步屧而上也。乃别築墻，横亘於關城，穴之使炮可平出。城中水不足，一晝夜穿鑿百井。舊汰牙門將僑寓者千人，窮而思亂，皆廩之於官，使巡行街衢，守臺護倉，均有所事。内間不得發，外來者輒爲邏騎所得，由是關門守完。乃遣世龍督步騎兵萬五千入援，令游擊祖可法等率騎兵四營西戍撫寧。三年正月，大壽入關謁承宗，親軍五百人甲而候於門。承宗開誠與語，即日列其所統步騎三萬於教場，行誓師禮，群疑頓釋。

時我大清已拔遵化而守之。是月四日拔永平。八日拔遷安，遂下灤州。分兵攻撫寧，可法等堅守不下。大清兵遂向山海關，離三十里而營。副將官惟賢等力戰。乃還攻撫寧及昌黎，俱不下。當是時，京師道梗，承宗、大壽軍在東，世龍及四方援軍在西。承宗募死士沿海達京師，始知關城尚無恙。關西南三縣：曰撫寧，昌黎，樂亭；西北三城：曰石門、臺頭、燕河。六城東護關門，西繞永平，皆近關要地。承宗飭諸城嚴守，而遣將戍開平，復建昌，聲援始接。

方京師戒嚴，天下勤王兵先後至者二十萬，皆壁於薊門及近畿，莫利先進。詔旨屢督趣，諸將亦時戰攻，然莫能克復。世龍請先復遵化，承宗曰："不然，遵在北，易取而難守，不如姑留之，以分其勢，而先圖灤。今當多爲聲勢，示欲圖遵之狀以牽之。諸鎮赴豐潤、開平，聯關兵以圖灤。得灤則以開平兵守之，而騎兵决戰以圖永。得灤、永則關、永合，而取遵易易矣。"議既定，乃令東西諸

孫承宗到後，人心纔定。關城原來十六里，衛城衹有二里。今敵人在關内，關城没有可守衛的，衛城連關，可以行走而上。於是另外築墻，横亘於關城，打穴洞使炮可以平着打出。城中水不足，一晝夜穿鑿打井數百口。先前淘汰的牙門將寄居的有一千人，窮困而圖謀變亂，都由官府供給廩食，使巡行街道，守臺護倉，都有事情可做。内間不得發難，外來的則被巡邏的騎兵俘獲，因此關門守護完好。於是派馬世龍率步兵、騎兵一萬五千人入京援助，命令游擊祖可法等率騎兵四營向西戍守撫寧。三年正月，祖大壽入關拜見孫承宗，親兵五百人持武器等候於門外。孫承宗坦誠地同他交談，當天排列所帶領的步兵騎兵三萬於教場，舉行誓師之禮，群疑頓時消除。

當時我大清軍已奪得遵化并守衛它。這月四日攻取永平。八日攻取遷安，於是攻下灤州。分兵攻打撫寧，祖可法等堅守没被攻下。大清兵於是轉向山海關，離三十里扎營。副將官惟賢等奮力作戰。於是回攻撫寧以及昌黎，都没有攻下。這時，京城道路堵塞，孫承宗、祖大壽的軍隊在東，馬世龍以及四方援軍在西。孫承宗招募敢死之士沿海岸到達京城，纔知道關城安然無恙。關西南三縣：即撫寧，昌黎，樂亭；西北三城：即石門、臺頭、燕河。六城在東邊守護關門，在西邊環繞永平，都接近關塞的要地。孫承宗整飭諸城嚴防把守，而派大將守開平，恢復建昌，聲援纔連接起來。

當時京城戒嚴，天下救援王朝的軍隊先後到達的有二十萬，都築壁壘於薊門及京城附近，没有人認爲先進攻有利。朝廷下詔多次督促，諸將也時而攻戰，然而没有誰能攻克恢復失地。馬世龍請求先恢復遵化，孫承宗説："不行，遵化在北，容易攻取而難以防守，不如姑且留下它，來分散敵人力量，而先圖謀灤州。現今應當多造聲勢，顯出欲奪遵化的樣子以牽制敵人。諸鎮奔赴豐潤、開平，聯合關兵以奪取灤州。奪得它就用開平兵守衛，而騎兵决戰以奪取永平。得到灤州、永平就關、永會合，則取遵化就更容易了。"

營并進，親詣撫寧以督之。五月十日，大壽及張春、丘禾嘉諸軍先抵灤城下，世龍及尤世禄、吴自勉、楊麒、王承恩繼至，越二日克之。而副將王維城等亦入遷安。我大清兵守永平者，盡撤而北還，承宗遂入永平。十六日，諸將謝尚政等亦入遵化。四城俱復。帝爲告謝郊廟，大行賞賚，加承宗太傅，賜蟒服、白金，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力辭太傅不受，而屢疏稱疾乞休，優詔不允。

朵顔東不的反覆，承宗令大將王威擊敗之，復賚銀幣。先以册立東宫，加太保。及《神宗實録》成，加官亦如之。并辭免，而乞休不已。帝命閣臣議去留，不能决。特遣中書齎手詔慰問，乃起視事。四年正月出關東巡，抵松山、錦州，還入關，復西巡，遍閲三協十二路而返。條上東西邊政八事，帝咸采納。五月以考滿，詔加太傅兼食尚書俸，廕尚寶司丞，賚蟒服、銀幣、羊酒，復辭太傅不受。

初，右屯、大凌河二城，承宗已設兵戍守。後高第來代，盡撤之，二城遂被毁。至是，禾嘉巡撫遼東，議復取廣寧、義州、右屯三城。承宗言廣寧道遠，當先據右屯，築城大凌河，以漸而進。兵部尚書梁廷棟主之，遂以七月興工。工甫竣，我大清兵大至，圍數周。承宗聞，馳赴錦州，遣吴襄、宋偉往救。禾嘉屢易師期，偉與襄又不相能，遂大敗於長山。至十月，城中糧盡援絶，守將祖大壽力屈出降，城復被毁。廷臣追咎築城非策也，交章論禾嘉及承宗。承宗復連疏引疾。十一月得請，賜銀幣乘傳歸。言者追論其喪師辱國，奪官閒住，并奪寧遠世廕。承宗復列上邊

商議已定，於是命令東西諸營一同進軍，親自到撫寧督戰。五月十日，祖大壽及張春、丘禾嘉諸軍先到灤城下，馬世龍以及尤世禄、吴自勉、楊麒、王承恩相繼到達，過兩天攻克了它。而副將王維城等也進入遷安。我大清防守永平的軍隊全部撤除而北還，孫承宗就進入永平。十六日，諸將謝尚政等也攻入遵化。四城都恢復。皇帝爲此祭告謝恩於郊廟，大行賞賜，加封孫承宗爲太傅，賜蟒服、白銀，廕子爲錦衣衛指揮僉事。孫承宗極力辭去太傅不接受，而多次上疏稱病請求告老還鄉，下詔優撫不應允。

朵顔東不的動亂，孫承宗命大將王威擊敗他，又賞給銀幣。先因册立太子，加官太保。等《神宗實録》完成，加官也如先前。一并推辭而免，而請求告老還鄉不止。皇帝命令内閣大臣評議退休或是留任，不能决斷。特意派中書送給親手寫的詔書慰問，於是起任處理政事。四年正月出關東巡，到達松山、錦州，返還入關，又西巡，普遍察看三協十二路而回。備文上疏陳説東西邊政八件事，皇帝都予以采納。五月因考績期滿，下詔加封太傅兼享受尚書俸禄，廕子爲尚寶司丞，賞給蟒服、銀幣、羊酒，又推辭太傅不接受。

當初，右屯、大凌河二城，孫承宗已設兵守衛。後來高第前來代替，全部撤除，二城於是被毁。到這時，丘禾嘉作遼東巡撫，商議奪取廣寧、義州、右屯三城。孫承宗説廣寧路遠，應當先占據右屯，在大凌河築城，以逐漸前進。兵部尚書梁廷棟主辦這事，於是在七月開始動工。剛剛完工，我大清軍大規模到達，圍困數周。孫承宗聽説，騎馬前往錦州，派遣吴襄、宋偉前往救援。丘禾嘉多次變動會師之期，宋偉與吴襄又不合作，於是大敗於長山。到十月，城中糧盡援絶，守將祖大壽力屈出城投降，城又被毁。廷臣追查歸罪於築城不是良策，一同上奏章彈劾丘禾嘉以及孫承宗。孫承宗又接連上疏稱病退休。十一月得其所請，賜給銀幣乘傳車而回。諫官窮追彈劾他喪師誤國，罷官閑住，并且奪去世襲寧遠。孫承宗又分條呈上邊防大計十六事，而極力

計十六事，而極言禾嘉軍謀抵牾之失。帝報聞而已。家居七年，中外屢請召用，不報。

十一年，我大清兵深入内地。以十一月九日攻高陽，承宗率家人拒守。大兵將引去，繞城納喊者三，守者亦應之三。曰"此城笑也，於法當破"，圍復合。明日城陷，被執。望闕叩頭，投繯而死，年七十有六。

子舉人鈐，尚寶丞鑰，官生鈰，生員鋡、鎬，從子煉，及孫之沆、之滂、之瀗、之洁、之瀗，從孫之澈、之渼、之泳、之澤、之渙、之瀚，皆戰死。督師中官高起潛以聞。帝嗟悼，命所司優恤。當國者楊嗣昌、薛國觀輩陰扼之，但復故官，予祭葬而已。福王時，始贈太師，謚文忠。

贊曰：承宗以宰相再視師，皆粗有成效矣，奄豎斗筲，後先齮扼，卒屏諸田野，至闔門膏斧鑕，而恤典不加。國是如此，求無危，安可得也？夫攻不足者守有餘。度彼之才，恢復固未易言，令專任之，猶足以慎固封守；而廷論紛呶，亟行翦除。蓋天眷有德，氣運將更，有莫之爲而爲者夫。

訴説丘禾嘉軍事謀略相互抵觸的過失。皇帝回報聽説罷了。居家七年，朝廷内外多次請求召用，不回報。

十一年，我大清軍深入内地。在十一月九日攻打高陽，孫承宗帶領家人抵抗。大兵將離去，繞城吶喊三遍，守衛的也回應三遍。説"此城笑了，按理該當攻破"，圍攻又合攏。第二天城池陷落，孫承宗被俘獲。望京城叩頭，上吊而死，當時是七十六歲。

兒子舉人孫鈐，尚寶丞孫鑰，官生孫鈰，生員孫鋡、孫鎬，侄兒孫煉，以及孫子孫之沆、之滂、之瀗、之洁、之瀗，侄孫孫之澈、之渼、之泳、之澤、之渙、之瀚，都戰死。督師宦官高起潛上報。皇帝嗟嘆哀悼，命令主管部門從優撫恤。當權者楊嗣昌、薛國觀等暗中阻止，祗恢復原官，給予祭葬罷了。福王時，纔追贈太師，謚號文忠。

贊曰：孫承宗以宰相兩次管領軍隊，都粗有成效，宦官才識短淺，氣量狹窄，先後侵害扼止，最終退隱田野，至於全家死於戰争，而撫恤恩典不賜予。國家大事如此，要求没有危險，怎能做到？攻不足而守有餘。衡量他的才幹，恢復本來不容易，令他專門擔當大任，還足以謹慎地固守封疆；可是朝廷議論紛亂，多次實行剪除。大概老天眷顧有德之人，國家氣運將變，有不能爲而爲的吧。

明史卷二百五十一

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李標 李國楷 周道登 劉鴻訓 錢龍錫 錢士升 士晋 成基命
何如寵 (兄)如申 錢象坤 徐光啓 鄭以偉 林釬 文震孟 周炳謨
蔣德璟 黃景昉 方岳貢 丘瑜 (瑜子)之陶

李標

李標，字汝立，高邑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泰昌時，累遷少詹事。天啓中，擢拜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標師同邑趙南星，黨人忌之，列名《東林同志録》中。標懼禍，引疾歸。

莊烈帝嗣位，即家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崇禎元年三月入朝。未幾，李國楷、來宗道、楊景辰相繼去，標遂爲首輔。帝鋭意圖治，恒召大臣面决庶政。宣府巡撫李養冲疏言旂尉往來如織，踪迹難憑，且慮費無所出。帝以示標等曰："邊情危急，遣旂尉偵探，奈何以爲僞？且祖宗朝設立廠衛，奚爲者？"標對曰："事固宜慎。養冲以爲不賂恐毁言日至，賂之則物力難勝耳。"帝默然。同官劉鴻訓以增敕事爲御史吴玉所糾，帝欲置鴻訓於法，標力辯其納賄之誣。温體仁訐錢謙益引己結浙闈事爲詞，給事中章允儒廷駁之。帝怒，并謙益將重譴，又欲罪給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壯等。標言："陛下處分謙益、允儒，本因體仁言，體仁乃不安求罷。乞陛下念謙益事經恩詔，姑令回籍；

李標，字汝立，高邑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改任庶吉士，被授予檢討官。泰昌時期，屢次升遷任少詹事。天啓年間，被提拔授官禮部右侍郎，協助管理詹事府。李標師從同縣的趙南星，黨人忌恨他，把他列在《東林同志録》中。李標害怕招致災禍，稱病回家。

莊烈帝即位，李標在家中被授予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崇禎元年三月入朝。不久，李國楷、來宗道、楊景辰相繼離去，李標於是爲首輔。皇帝一心要想把國家治理好，經常召集大臣當面决定各種政務。宣府巡撫李養冲上疏説旗尉往來頻繁，踪迹難以依憑，并且考慮費用無處支出。皇帝把它拿給李標等人看，説："邊情危急，派遣旗尉偵察，爲何認爲欺詐呢？并且祖宗朝設立廠衛，是爲了什麽呢？"李標回答説："事情本來應該謹慎。養冲認爲不贈送財物恐怕誹謗之言紛紛而至，賄賂他們則恐怕財力難以爲繼。"皇帝默然。同官劉鴻訓因增添敕令一事被御史吴玉糾劾，皇帝想把劉鴻訓繩之以法，李標極力爲他辯護，説接受賄賂是遭人誣陷。温體仁揭發錢謙益援引自己勾結浙闈一事，給事中章允儒當廷駁斥他。皇帝發怒，將錢謙益一并重重譴責，又想治給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壯等人的罪。李標説："陛下處分錢謙益、章允儒，本來是因爲温體仁説的話，體仁却不心安而請求罷官。乞求陛

於允儒仍許自新，而式耜等概從薄罰。諸臣安，體仁亦安。”帝不從，自是深疑朝臣有黨，標等遂不得行其志。是冬，韓爌還朝，標讓爲首輔，尋與爌等定逆案。

下顧念錢謙益事經恩詔，姑且讓他回家；對於章允儒仍允許他改過自新，而瞿式耜等人一概從輕處罰。諸大臣心安，温體仁也會心安。”皇帝不聽，從此深疑朝中大臣有朋黨，李標等人於是不能够施展志向。這年冬，韓爌回朝，李標讓他作首輔，不久與韓爌等判定逆案。

三年正月，爌罷，標復爲首輔，累加至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先是，與標并相者六人，宗道、景辰以附璫斥，鴻訓以增敕戍，周道登、錢龍錫被攻去，獨標在，遂五疏乞休。至三月得請。家居六年卒。贈少傅，謚文節。

三年正月，韓爌被罷免，李標又爲首輔，屢次加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在這以前，和李標共同爲宰相的有六人，宗道、景辰因依附宦官而被斥責，劉鴻訓因增敕而被謫戍，周道登、錢龍錫被人攻擊而離去，惟有李標在任，於是五次上疏請求退休。到三月得其所請。在家居住六年去世。追贈少傅，謚號文節。

李國橧

李國橧，字元治，高陽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詹事。天啓六年七月，超擢禮部尚書入閣。釋褐十四年即登宰輔，魏忠賢以同鄉故援之也。然國橧每持正論。劉志選劾張國紀以撼中宫，國橧言：“子不宜佐父難母，而况無間之父母乎!”國紀乃得免罪。御史方震孺及高陽令唐紹堯繫獄，皆力爲保全。崇禎初，以登極恩進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國子監生胡焕猷劾國橧等褫衣冠，國橧薦復之。時人稱爲長厚。元年五月，得請歸里，薦韓爌、孫承宗自代。卒，贈太保，謚文敏。宗道、景辰事見《黄立極傳》中。

李國橧，字元治，高陽人。萬曆四十一年考中進士。由庶吉士歷任詹事。天啓六年七月，破格提升爲禮部尚書進入内閣。任官十四年即爲宰相，魏忠賢以同鄉的緣故支持他。然而李國橧每每秉持正確的主張。劉志選彈劾張國紀以摇撼中宫，李國橧説：“兒子不應該幫助父親責難母親，何况親近的父母呢?”張國紀纔得以免罪。御史方震孺及高陽縣令唐紹堯被逮捕入獄，他都極力保全他們。崇禎初年，因皇帝即位降恩晋升爲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國子監生胡焕猷因彈劾李國橧等人被革除功名，李國橧推薦恢復他的功名。當時人們稱他爲厚道長者。元年五月，得以回歸鄉里，推薦韓爌、孫承宗代替自己。去世，追贈太保，謚號文敏。來宗道、楊景辰事迹見《黄立極傳》中。

周道登

周道登，吴江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歷遷少詹事。天啓時，爲禮部左侍郎，頗有所争執。以病歸。五年秋，廷推禮部尚書，魏忠賢削其籍。崇禎初，與李標等同入閣。道登無學術，奏對鄙淺，傳以爲笑。御史田時震、劉士禎、王道直、

周道登，是吴江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遷任少詹事。天啓時，任禮部左侍郎，多有所争執。因病回家。五年秋，朝廷大臣推舉他爲禮部尚書，魏忠賢削奪了他的官籍。崇禎初年，與李標等共同進入内閣。周道登没有學問，上奏應對鄙俗淺薄，被傳爲笑柄。御史田時震、劉士禎、王道直、吴之仁、任贊化，給事中

吴之仁、任贊化，給事中閻可陛交劾之，悉下廷議。吏部尚書王永光等言道登黨護樞臣王在晋及宗生朱統鉓、鄉人陳于鼎館選事，俱有實迹，乃罷歸。閲五年而卒。

閻可陛交相彈劾他，都下發朝廷討論。吏部尚書王永光等稱周道登袒護樞密大臣王在晋及出身皇族的考生朱統鉓、鄉人陳于鼎選爲館職一事，都有事實，就被罷免回家。經過五年而去世。

劉鴻訓

劉鴻訓，字默承，長山人。父一相，由進士歷南京吏科給事中。追論故相張居正事，執政忌之，出爲隴右僉事。終陝西副使。

劉鴻訓，字默承，長山人。父親劉一相，由進士任南京吏科給事中。追究以前的宰相張居正之事，執政的人忌恨他，離開京城爲隴右僉事。以陝西副使而終。

萬曆四十一年，鴻訓登第，由庶吉士授編修。神、光二宗相繼崩，頒詔朝鮮。甫入境，遼陽陷。朝鮮爲造二洋舶，從海道還。沿途收難民，舶重而壞。跳淺沙，入小舟，飄泊三日夜，僅得達登州報命。遭母喪，服闋，進右中允，轉左諭德。父喪歸。天啓六年冬，起少詹事，忤魏忠賢，斥爲民。

萬曆四十一年，劉鴻訓登第，由庶吉士授予編修。神、光二宗相繼去世，劉鴻訓到朝鮮頒布詔令。剛一入境，遼陽陷落。朝鮮爲他建造兩艘大船，從海路而回。沿途收留難民，船超重而毁壞。劉鴻訓跳入水不深的沙灘，坐小船，漂泊三天三夜，纔得以到達登州回覆命令。遭遇母親的喪事，服喪期滿，晋升右中允，轉任左諭德。父親去世而回。天啓六年冬，起任少詹事，違抗魏忠賢，被貶斥爲民。

莊烈帝即位，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遣行人召之。三辭，不允。崇禎元年四月還朝。當是時，忠賢雖敗，其黨猶盛，言路新進者群起抨擊之。諸執政嘗與忠賢共事，不敢顯爲別白。鴻訓至，毅然主持，斥楊維垣、李恒茂、楊所修、田景新、孫之獬、阮大鋮、徐紹吉、張訥、李蕃、賈繼春、霍維華等，人情大快。而御史袁弘勛、史堃、高捷本由維垣輩進，思合謀攻去鴻訓，則黨人可安也。弘勛乃言所修、繼春、維垣夾攻表裏之奸，有功無罪，而誅鋤自三臣始。又詆鴻訓使朝鮮，滿載貂參而歸。錦衣僉事張道濬亦訐攻鴻訓，鴻訓奏辯。給事中顔繼祖言："鴻訓先朝削奪。朝鮮一役，舟敗，僅以身免。乞諭鴻訓入直，共籌安攘之策。至弘勛之借題傾人，道濬之出位亂政，非重創未有已也。"帝是之。

莊烈帝即位，官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密事務，派使者去召他。劉鴻訓三次推辭，皇上不許。崇禎元年四月回朝。在那時，魏忠賢雖失敗，其黨羽仍興盛，剛晋升的諫官群起抨擊他。各執政者曾與魏忠賢共事，不敢明顯地爲他辯白。劉鴻訓到來，毅然主持公道，貶斥楊維垣、李恒茂、楊所修、田景新、孫之獬、阮大鋮、徐紹吉、張訥、李蕃、賈繼春、霍維華等人，人心大快。而御史袁弘勛、史堃、高捷本來是由楊維垣輩推舉，想合謀攻擊排斥劉鴻訓，黨人就可以安心了。袁弘勛就説楊所修、賈繼春、楊維垣夾攻朝廷内外的奸臣，有功無罪，而誅除從三臣開始。又詆毁劉鴻訓出使朝鮮，滿載貂皮、人參而歸。錦衣僉事張道濬也誣陷攻擊劉鴻訓，劉鴻訓上奏章辯白。給事中顔繼祖説："鴻訓在先朝時被削奪官職。朝鮮一役，船壞，僅以身免。請求詔令劉鴻訓入宫值班，共同謀劃興邦安國攘除禍亂之策。至於袁弘勛藉題害人，張道濬越位亂政，不重重懲罰他們不會有停止的時候。"皇帝認爲是。給事中鄧英就全部告發袁弘

給事中鄧英乃盡發弘勛贓私，且言弘勛以千金贄維垣得御史。帝怒，落弘勛職候勘。已而高捷上疏言鴻訓斥擊奸之維垣、所修、繼春、大鋮，而不納孫之獬流涕忠言；謬主焚毁《要典》，以便私黨孫慎行進用。帝責以妄言，停其俸。史𡎴復佐捷攻之。言路多不直兩人，兩人遂罷去。

七月，以四川賊平，加鴻訓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帝數召見廷臣。鴻訓應對獨敏，謂民困由吏失職，請帝久任責成。以尚書畢自嚴善治賦，王在晋善治兵，請帝加倚信。帝初甚向之。關門兵以缺餉鼓噪，帝意責户部。而鴻訓請發帑三十萬，示不測恩，由是失帝指。

至九月而有改敕書之事。舊例，督京營者，不轄巡捕軍。惠安伯張慶臻總督京營，敕有“兼轄捕營”語，提督鄭其心以侵職論之。命核中書賄改之故，下舍人田佳璧獄。給事中李覺斯言：“稿具兵部，送輔臣裁定，乃令中書繕寫。寫訖，復審視進呈。兵部及輔臣皆當問。”十月，帝御便殿，問閣臣，皆謝不知。帝怒，令廷臣劾奏。尚書自嚴等亦謝不知，帝益怒。給事中張鼎延、御史王道直咸言慶臻行賄有迹，不知誰主使。御史劉玉言：“主使者，鴻訓也。”慶臻曰：“改敕乃中書事，臣實不預知。且增轄捕卒，取利幾何，乃行重賄?”帝叱之。閲兵部揭有鴻訓批西司房語，佳璧亦供受鴻訓指，事遂不可解。而侍郎張鳳翔詆之尤力。閣臣李標、錢龍錫言鴻訓不宜有此，請更察訪。帝曰：“事已大著，何更訪爲?”促令擬旨。標等逡巡未上，禮部尚書何如寵爲鴻訓力辯，帝意卒不可回。乃擬旨，鴻訓、慶臻并革職候勘。無

勛接受贓物，并説袁弘勛送千金給楊維垣，得以做御史。皇帝發怒，免去袁弘勛官職等候審訊。不久高捷上疏説劉鴻訓斥責攻擊奸臣楊維垣、楊所修、賈繼春、阮大鋮，而不采納孫之獬流着眼淚説的肺腑之言；錯誤地主張焚毁《要典》，以方便其私黨孫慎行進用。皇帝以妄言責備他，停止他的俸禄。史𡎴又助高捷攻擊劉鴻訓。諫官都不認爲他兩人有理，兩人於是被罷免離去。

七月，因四川賊寇平定，加授劉鴻訓爲太子太保，進升文淵閣。皇帝屢次召見廷臣。惟獨劉鴻訓應對敏捷，説人民困苦是由於官吏失職，請求皇帝長久任用專人完成任務。以尚書畢自嚴善於治理賦税，王在晋善於治兵，請求皇帝倚重信任。皇帝起初很器重他。關門之兵因缺餉而起哄，皇帝心意責怪户部。而劉鴻訓請求調發錢帑三十萬，以示皇恩浩蕩，由此失去皇帝旨意。

到九月而有改敕書之事。依照舊例，督管京營的，不管轄巡捕軍。惠安伯張慶臻總督京營，敕書上有“兼轄捕營”的話，提督鄭其心以侵犯職權控告他。命令查核賄賂中書改敕書的緣故，把舍人田佳璧投入監獄。給事中李覺斯説：“草稿由兵部準備，送交輔臣裁定，纔令中書謄寫。寫畢，再審視進呈。兵部及輔臣都應問罪。”十月，皇帝駕臨便殿，問閣臣，都推辭説不知道。皇帝發怒，命令廷臣檢舉上奏。尚書畢自嚴等也推辭説不知，皇帝更加憤怒。給事中張鼎延、御史王道直都説張慶臻行賄有據，不知誰主使。御史劉玉説：“主使的人是劉鴻訓。”張慶臻説：“改敕書是中書做的，臣實在是不曾參預。并且增轄巡捕，獲利多少，而行重賄?”皇帝喝叱他。查閲兵部的揭帖，發現有劉鴻訓批覆西司房的話，田佳璧也供認受劉鴻訓指使，事情於是不好解决。而侍郎張鳳翔詆毁劉鴻訓尤其厲害。閣臣李標、錢龍錫説劉鴻訓不會做這樣的事，請求皇上另外察訪。皇帝説：“事情已經真相大白，爲何要另外訪察?”督促命令擬旨。李標等人遲遲没有呈上，禮部尚書何如寵爲劉鴻訓極力辯護，皇帝心意終不可挽回。就擬聖旨，劉鴻訓、張慶臻一并被革職等候定罪。没多久，御史田時震彈

何，御史田時震劾鴻訓用田仰巡撫四川，納賄二千金；給事中閻可陛劾副都御史賈毓祥由賂鴻訓擢用。鴻訓數被劾，連章力辯。因言"都中神奸狄姓者，詭誆慶臻千金，致臣無辜受禍"。帝不聽，下廷臣議罪。

明年正月，吏部尚書王永光等言："鴻訓、慶臻罪無可辭，而律有議貴條，請寬貸。兵部尚書王在晉、職方郎中苗思順贓證未確，難懸坐。"帝不許。鴻訓謫戍代州，在晉、思順并削籍，慶臻以世臣停禄三年。覺斯、鼎延、道直、玉、時震以直言增秩一級。

鴻訓居政府，鋭意任事。帝有所不可，退而曰："主上畢竟是冲主。"帝聞，深銜之，欲置之死。賴諸大臣力救，乃得稍寬。七年五月卒戍所。福王時，復官。

劾劉鴻訓任用田仰爲四川巡撫收受賄賂二千金；給事中閻可陛彈劾副都御史賈毓祥由於賄賂劉鴻訓而被提拔。劉鴻訓數次被彈劾，連續上奏章爲自己辯白。於是説"京城中姓狄的奸詐之徒，詐騙張慶臻千金，致使臣無辜受禍"。皇帝不聽，發到廷臣之中議罪。

第二年正月，吏部尚書王永光等人説："劉鴻訓、張慶臻的罪過無法推辭，而法律有議貴一條，請求皇上從輕發落。兵部尚書王在晉、職方郎中苗思順贓證不明確，難於憑空加罪。"皇帝不同意。劉鴻訓被謫官戍守代州，王在晉、苗思順一并被削奪官籍，張慶臻因是世代大臣而停薪三年。李覺斯、張鼎延、王道直、劉玉、田時震因爲直言而升官一級。

劉鴻訓身居官府，决心進取。皇帝有所不妥，退朝後説："皇上到底是年幼的君主。"皇帝聽説後，十分恨他，想置其於死地。依靠諸大臣極力援救，纔得以稍微從輕處罰。七年五月在戍所去世。福王時，恢復他的官職。

錢龍錫

錢龍錫，字稚文，松江華亭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屢遷少詹事。天啓四年，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明年，改南京吏部右侍郎。忤魏忠賢，削籍。

莊烈帝即位，以閣臣黄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棤皆忠賢所用，不足倚，詔廷臣推舉，列上十人。帝仿古枚卜典，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次探之，首得龍錫，次李標、來宗道、楊景辰。輔臣以天下多故，請益一二人。復得周道登、劉鴻訓，并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明年六月，龍錫入朝，立極等四人俱先罷，宗道、景辰亦以是月去。標爲首輔，龍錫、鴻訓協心輔理，朝政稍清。尋以蜀寇平，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

帝好察邊事，頻遣旂尉偵探。龍錫言："舊制止行於都城内外，若遠

錢龍錫，字稚文，松江華亭人。萬曆三十五年考中進士。由庶吉士授予編修官，屢次升官至少詹事。天啓四年，提升任禮部右侍郎，協助管理詹事府。第二年，改任南京吏部右侍郎。違忤魏忠賢，被削奪官籍。

莊烈帝即位，因閣臣黄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棤都爲魏忠賢所用，不足以依靠，下詔令廷臣推舉，列上十人。皇帝仿照古時枚卜選拔官員的典制，把他們的名字放入金甌之中，焚香肅穆禮拜，依次探取，首先抽到錢龍錫，其次是李標、來宗道、楊景辰。輔臣以天下多變故，請求增加一二人。又得到周道登、劉鴻訓，一并授予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第二年六月，錢龍錫入朝，黄立極等四人都在此之前被罷官，來宗道、楊景辰也在當月離去。李標爲首輔，錢龍錫、劉鴻訓齊心輔助管理，朝政稍稍清平。不久因蜀寇被平定，加升太子太保，改任文淵閣。

皇帝喜歡考察邊防軍事，頻頻派遣旗尉偵探。錢龍錫説："舊制衹在京城内外巡行，如果

遣恐難委信。”海寇犯中左所，總兵官俞咨皋棄城遁，罪當誅。帝欲并罪巡撫朱一馮。龍錫言：“一馮所駐遠，非棄城者比，罷職已足蔽辜。”瑞王出封漢中，請食川鹽。龍錫言：“漢中食晋鹽，而瑞藩獨用川鹽，恐奸徒借名私販，莫敢譏察。”故事，纂修實録，分遣國學生采事迹於四方。龍錫言：“實録所需在邸報及諸司奏牘，遣使無益，徒滋擾，宜停罷。”烏撒土官安效良死，其妻改適霑益土官安邊，欲兼有烏撒，部議將聽之。龍錫言：“效良有子其爵，立其爵以收烏撒，存亡繼絶，於理爲順。安邊淫亂，不可長也。”帝悉從之。明年，帝以漕船違禁越關，欲復設漕運總兵官。龍錫言：“久裁而復，宜集廷臣議得失。”事竟止。廷議汰冗官，帝謂學官尤冗。龍錫言：“學官舊用歲貢生，近因舉人乞恩選貢，纂修占缺者多，歲貢積至二千六百有奇，皓首以殁，良可憫。且祖宗設官，於此稍寬者，以師儒造士需老成故也。”帝亦納之。言官鄒毓祚、韓一良、章允儒、劉斯琜獲譴，并爲申救。

御史高捷、史𡎴既罷，王永光力引之，頗爲龍錫所扼，兩人大恨。逆案之定，半爲龍錫主持，奸黨銜之次骨。及袁崇焕殺毛文龍，報疏云：“輔臣龍錫爲此一事低徊過臣寓。”復上善後疏言：“閣臣樞臣，往復商確，臣以是得奉行無失。”時文龍擁兵自擅，有跋扈聲，崇焕一旦除之，即當宁不以爲罪也。其冬十二月，大清兵薄都城。帝怒崇焕戰不力，執下獄，而捷、𡎴已爲永光引用。捷遂上章，指通款殺將爲龍錫罪。且言祖大壽師潰而東，由龍錫所挑激。帝以龍錫忠

派遣到遠方，恐怕難以委任信賴。”海寇侵犯中左所，總兵官俞咨皋棄城逃跑，按法律應殺頭。皇帝打算一起怪罪巡撫朱一馮。錢龍錫説：“朱一馮駐地遠，不能類比棄城者，罷官已足以抵罪。”瑞王出京分封漢中，請食俸川鹽。錢龍錫説：“漢中食俸晋鹽，而瑞藩惟獨食川鹽，恐怕奸詐之徒藉機私自販賣，没人敢稽察盤問。”按照舊例，編纂實録，分派國學生在四方采集事迹。錢龍錫説：“實録所需材料在於朝廷官報及諸司奏章，派遣使者没有益處，衹是製造事端擾亂社會，應停止。”烏撒土官安效良死，他的妻子改嫁霑益土官安邊，打算兼并烏撒，部議將要聽任其事。錢龍錫説：“安效良有兒子安其爵，立安其爵來接收烏撒，使烏撒得以繼續存在，合乎事理。安邊淫亂，不可助長他。”皇帝悉數聽從。第二年，皇帝因漕運的船隻違令越關，想再設漕運總兵官。錢龍錫説：“久已裁除而復設，應召集廷臣議論得失。”此事終於廢止。廷議裁汰閑散官員，皇帝説學官尤爲冗雜。錢龍錫説：“學官以前用歲貢生，近來因舉人乞求施恩選貢生，編纂占據空缺的人多，歲貢積聚到二千六百有餘，頭白而終，確實可憐。并且祖宗設立官員，於此稍寬，是因學官造就學業有成的士子需要老成的緣故。”皇帝也采納了他的意見。諫官鄒毓祚、韓一良、章允儒、劉斯琜獲罪，錢龍錫一并爲他們伸冤救助。

御史高捷、史𡎴既已被罷官，王永光極力薦舉，頗爲錢龍錫所扼阻，兩人十分仇恨。逆案的判定，一半是錢龍錫作主，奸黨恨之入骨。等到袁崇焕殺毛文龍，回覆説：“輔臣錢龍錫爲此事徘徊經過臣的家門。”再條上善後疏説：“閣臣樞臣，往來商議確定，臣以此得以奉旨而行没有過失。”當時毛文龍掌握軍隊自重，有跋扈的名聲，袁崇焕一旦剪除他，就不應加罪於他。這年冬十二月，大清兵逼近京城。皇帝因袁崇焕作戰不力發怒，逮捕他入獄，而高捷、史𡎴已被王永光引薦任用。高捷就上奏章，以與敵國議和殺死大將作爲錢龍錫的罪證。并説祖大壽軍隊潰敗而向東，是由於錢龍錫挑起而激變。皇帝以錢龍錫忠

慎，戒無過求。龍錫奏辯，言："崇煥陛見時，臣見其貌寢，退謂同官'此人恐不勝任'。及崇煥以五年復遼自詭，往詢方略。崇煥云：'恢復當自東江始。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去之易易耳。'迨崇煥突誅文龍，疏有'臣低徊'一語。臣念文龍功罪，朝端共知，因置不理。奈何以崇煥誇詡之詞，坐臣朋謀罪?"又辯挑激大壽之誣，請賜罷黜。帝慰諭之，龍錫即起視事。捷再疏攻，帝意頗動。龍錫再辯，引疾，遂放歸。時兵事旁午，未暇竟崇煥獄。

至三年八月，堃復上疏言："龍錫主張崇煥斬帥致兵，倡爲款議，以信五年成功之説。賣國欺君，其罪莫逭。龍錫出都，以崇煥所畀重賄數萬，轉寄姻家，巧爲營幹，致國法不伸。"帝怒，敕刑官五日内具獄。於是錦衣劉僑上崇煥獄詞。帝召諸臣於平臺，置崇煥重辟。責龍錫私結邊臣，蒙隱不舉，令廷臣議罪。是日，群議於中府，謂："斬帥雖龍錫啓端，而兩書有'處置慎重'語，意不在擅殺，殺文龍乃崇煥過舉。至講款，倡自崇煥。龍錫始答以'酌量'，繼答以'天子神武，不宜講款'。然軍國大事，私自商度，不抗疏發奸，何所逃罪。"帝遂遣使逮之。十二月逮至，下獄。復疏辯，悉封上崇煥原書及所答書，帝不省。時群小麗名逆案者，聚謀指崇煥爲逆首，龍錫等爲逆黨，更立一逆案相抵。謀既定，欲自兵部發之。尚書梁廷棟憚帝英明，不敢任而止。乃議龍錫大辟，且用夏言故事，設廠西市以待。帝以龍錫無逆謀，令長繫。

心謹慎，告誡不要過分追究。錢龍錫上奏辯解，説："袁崇煥謁見皇上時，臣見他容貌醜陋，退朝後對同官説'這人恐怕不可委以重任'。等到袁崇煥詭稱五年時間收復遼，臣去詢問謀略。袁崇煥説：'收復故土應當從東江開始。毛文龍可用則用，不可用則除去，這是很容易的事。'等到袁崇煥突然誅殺毛文龍，奏疏中有'臣低徊'一語。臣想毛文龍功與罪，朝廷共知，因此置之不理。爲何以袁崇煥誇耀之詞，加給臣結黨同謀的罪名呢?"又辯解挑起激變祖大壽的誣陷，請求賜恩罷官。皇帝安慰勸告他，錢龍錫就出來辦事。高捷再次上疏攻擊錢龍錫，皇帝意志有所動摇。錢龍錫再爲自己辯護，稱病，於是放他回家。那時戰事紛繁，没有時間窮究袁崇煥案件。

到三年八月，史堃又上疏説："錢龍錫主張袁崇煥殺帥召兵，倡導和談，來證實五年成功之説。賣國欺君，其罪責不可寬恕。錢龍錫出京，把袁崇煥所給予的數萬重金，轉寄於他的親家，巧妙處理，致使國法不得伸張。"皇帝發怒，敕令刑部官員五日内備文定案。於是錦衣劉僑呈上袁崇煥在獄中寫的訴詞。皇帝在平臺召集諸臣，判袁崇煥死罪。責備錢龍錫私自結交邊臣，隱瞞不舉報，令廷臣討論定罪。這天，群臣在中府決議，説："殺帥雖是錢龍錫開其端，而兩書有'處置慎重'的話，本意不在於擅自殺戮，殺毛文龍是袁崇煥的過錯。至於講和，由袁崇煥倡導。錢龍錫開始以'酌量'答覆，繼而以'天子神明英武，不宜講和'來答覆。然而軍國大事，私自商討，不向皇上上疏揭發奸臣，不能逃脱罪責。"皇帝於是就派使者逮捕錢龍錫。十二月逮捕其入獄。錢龍錫又上疏爲自己辯護，全部封上袁崇煥原書及所答覆的書信，皇帝不省察。當時衆附名牽涉進逆案中的小人，聚在一起謀劃指認袁崇煥爲叛逆之首，錢龍錫等人爲逆黨，再立一逆案抵消自己的罪責。陰謀已確定，想從兵部發難。尚書梁廷棟忌憚皇帝英明，不敢擔當而廢止。就議定錢龍錫死罪，并用夏言的舊例，在西市設廠以待。皇帝以錢龍錫無叛逆的陰謀，命令將他長久關押。

四年正月，右中允黃道周疏言龍錫不宜坐死罪。忤旨，貶秩調外，而帝意寖解矣。夏五月大旱，刑部尚書胡應台等乞宥龍錫，給事中劉斯琜繼言之，詔所司再讞。乃釋獄，戍定海衛。在戍十二年，兩遇赦不原。其子請輸粟贖罪，會周延儒再當國，尼不行。福王時，復官歸里。未幾卒，年六十有八。

錢士升　錢士晋

錢士升，字抑之，嘉善人。萬曆四十四年殿試第一，授修撰。天啓初，以養母乞歸。久之，進左中允，不赴。高邑趙南星、同里魏大中受璫禍，及江西同年生萬燝杖死追贓，皆力爲營護，破産助之，以是爲東林所推。

崇禎元年，起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明年以詹事召。會座主錢龍錫被逮，送之河干，即謝病歸。四年，起南京禮部右侍郎，署尚書事。祭告鳳陽陵寢，疏陳户口流亡之狀甚悉。六年九月召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明年春入朝。請停事例，罷鼓鑄，嚴贓吏之誅，止遣官督催新舊餉，第責成於撫按。帝悉從之。

帝操切，温體仁以刻薄佐之，上下嚻然。士升因撰《四箴》以獻，大指謂寬以御衆，簡以臨下，虚以宅心，平以出政，其言深中時病。帝雖優旨報聞，意殊不懌也。

無何，武生李璡請括江南富户，報名輸官，行首實籍没之法。士升惡之，擬旨下刑部提問，帝不許，同官温體仁遂改輕擬。士升曰："此亂本也，當以去就争之。"乃疏言："自陳啓新言事，擢置省闥。比來借端倖進

四年正月，右中允黃道周上疏説錢龍錫不應判死罪。違忤聖旨，被貶官調往京外，而皇帝的本意逐漸解除。夏天五月大旱，刑部尚書胡應台等人乞求寬宥錢龍錫，給事中劉斯琜接着這樣説，皇上詔令主管官吏重新判定。於是被釋放，戍守定海衛。在戍所十二年，兩次遇赦不被寬恕。他的兒子請求送糧給國家以贖罪，恰巧周延儒再次執政，阻止不行。福王時，恢復官職回鄉。不久去世，終年六十八歲。

錢士升，字抑之，嘉善人。萬曆四十四年殿試第一名，授官修撰。天啓初年，以撫養母親爲由請求回家。很久以後，晋升爲左中允，不去赴任。高邑趙南星、同鄉魏大中受宦官之禍，以及江西同年進士萬燝因追贜杖擊打死人，他都極力爲之營救保護，破散家産幫助他們，以此被東林黨人所推許。

崇禎元年，起任少詹事，掌管南京翰林院。第二年，以詹事官被召。恰巧主試官錢龍錫被逮捕，錢士升送他到河邊，就稱病而回。四年，起用任南京禮部右侍郎，代理行使尚書職權。祭祀鳳陽皇陵後，上疏陳述户口流亡的情況非常詳備。六年九月召授錢士升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要事務。第二年春入朝。錢士升請求廢除成例，停止冶煉，嚴厲懲處貪官，停止派遣官員督收新舊軍糧，衹是責成撫按去做。皇帝都聽從他。

皇帝辦事過於急切。温體仁以刻薄輔佐皇上，上下紛嚷不安。錢士升因此撰寫《四箴》進獻，大意是寬厚以管理衆人，簡節以臨臣下，虚懷内心，公平行政，他的話深深切中當時的弊病。皇帝雖然以優厚的詔命回覆，心意却特別不高興。

没有多久，武生李璡請求搜括江南富户，上報姓名向官府交納，推行向官府交待犯罪實情没收財産的方法。錢士升厭惡他，擬旨下交刑部審問，皇帝不許，同官温體仁就改爲從輕擬罪。錢士升説："這是擾亂根本，應以甘願離職相争。"就上疏説："自從陳啓新言事以來，提升在於朝

者，實繁有徒，然未有誕肆如璡者也。其曰縉紳豪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以萬計者不能枚舉。臣不知其所指何地。就江南論之，富家數畝以對，百計者什六七，千計者什三四，萬計者千百中一二耳。江南如此，何况他省。且郡邑有富家，固貧民衣食之源也。地方水旱，有司令出錢粟，均糶濟饑，一遇寇警，令助城堡守禦，富家未嘗無益於國。《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以兵荒歸罪於富家朘削，議括其財而籍没之，此秦皇不行於巴清、漢武不行於卜式者，而欲行於聖明之世乎？今秦、晋、楚、豫已無寧宇，獨江南數郡稍安。此議一倡，無賴亡命相率而與富家爲難，不驅天下之民胥爲流寇不止。或疑此輩乃流寇心腹，倡横議以摇人心，豈直借端倖進已哉！”疏入，而璡已下法司提問。帝報曰：“即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毋庸汲汲。”前疏謂《四箴》也。士升惶懼，引罪乞休。帝即許之。

廷。近來藉機僥幸謀求升官的人，實在是紛繁有人，然而没有放縱恣肆如李璡的。他説官紳世族的家庭，大的有財産千百萬，中等的百十萬，以萬來計算的不能一一列舉。臣不知他所指在何處。就江南而論，富家以田畝來對照，以百計算占十分之六七，以千計算占十分之三四，以萬計算的千百户中衹有一二户而已。江南尚且如此，何况他省。并且鄉邑中有富裕人家，本來是貧民衣食的來源。地方有水災旱災，主管官吏命令他們出錢糧，均匀糴物救濟飢民，一遇敵寇侵犯的警報，命令他們幫助城堡守禦，富裕人家不曾無益於國家。《周禮》中十二條賑濟饑荒的措施，保護富户位居其一。如今把兵荒歸罪於富豪人家剥削，討論搜括他們的錢財而没收，這是秦始皇不施行於巴清、漢武帝不推行於卜式，而想推行於聖明之世嗎？如今秦、晋、楚、豫已没有安寧的地方，惟獨江南諸郡稍爲安定。這種決議一被提倡，無賴亡命之徒相繼向富家發難，不驅使天下的人民爲流寇不會停止。有人疑心這些人是流寇的心腹，倡導非議來動摇人心，豈衹藉機僥幸升官呢！”奏疏上達朝廷，而李璡已被下到司法官，等候審問。皇帝回報説：“即使想謀求功名，前面的奏疏已足以達到，心情不用很急切。”前面的奏疏説的是《四箴》。錢士升惶恐害怕，引罪乞求退休。皇帝就准許了他。

士升初入閣，體仁頗援之。體仁推轂謝陞、唐世濟，士升皆爲助。文震孟被擠，士升弗能救，論者咎之。至是乃以讜言去位。

錢士升最初進入内閣，温體仁頗支持他。温體仁推舉謝陞、唐世濟，錢士升都幫助他。文震孟被排擠，錢士升不能救助，評論者責備他。到此纔因直言辭職。

弟士晋，萬曆中由進士除刑部主事。恤刑畿輔，平反者千百人。崇禎時，以山東右布政擢雲南巡撫。築師宗、新化六城，浚金針、白沙等河，平土官岑、儂兩姓之亂，頗著勞績。已而經歷吴鯤化訐其營賄，體仁即擬嚴旨，且屬同官林釬弗泄，欲因弟以逐其兄。命下，而士晋已卒，事乃已。士升，國變後七年乃卒。

弟弟錢士晋，萬曆年間由進士授官刑部主事。在京都附近體恤刑罰，被平反的人成百上千。崇禎時，由山東右布政使提升爲雲南巡撫。修築師宗、新化六城，疏通金針、白沙等河道，平定土官岑、儂兩姓的叛亂，功績頗爲顯著。不久經歷吴鯤化揭發他謀求賄賂，温體仁立即草擬嚴厲的聖旨，并囑咐同官林釬不要泄露消息，想用弟弟之罪來驅逐他的哥哥。聖旨下，而錢士晋已經去世，事情纔罷除。錢士升，亡國後七年纔去世。

成基命

成基命，字靖之，大名人，後避宣宗諱，以字行。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歷司經局洗馬，署國子監司業事。天啓元年，疏請幸學不先白政府。執政者不悦，令以原官還局，遂請告歸。尋起少詹事。累官禮部右侍郎兼太子賓客，改掌南京翰林院事。六年，魏忠賢以基命爲楊漣同門生，落職閒住。

成基命，字靖之，大名人，後來避諱宣宗，以字行於世。萬曆三十五年考中進士。改庶吉士，歷任司經局洗馬，代理國子監司業事務。天啓元年，上疏請求皇上巡幸學校時不先告訴官府。掌管政權的人不高興，令他以原來的官職回到司經局，成基命於是請求辭官回家。不久起用任少詹事。屢次升官至禮部右侍郎兼任太子賓客，改掌南京翰林院事務。六年，魏忠賢以成基命是楊漣同門學生，被罷職閑住。

崇禎元年，起吏部左侍郎。明年十月，京師戒嚴，基命請召還舊輔孫承宗，省一切浮議，仿嘉靖朝故事，增設樞臣，帝并可之。逾月，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庶吉士金聲薦僧申甫爲將。帝令基命閲其所部兵，極言不可用，後果一戰而敗。袁崇焕、祖大壽入衛，帝召見平臺，執崇焕屬吏，大壽在旁股栗。基命獨叩頭請慎重者再，帝曰："慎重即因循，何益？"基命復叩頭曰："敵在城下，非他時比。"帝終不省。大壽至軍，即擁衆東潰，帝憂之甚。基命曰："令崇焕作手札招之，當歸命也。"時兵事孔棘，基命數建白，皆允行。及解嚴，召對文華殿。帝言法紀廢弛，宜力振刷。基命曰："治道去太甚，譬理亂絲，當覓其緒，驟紛更益擾亂。"帝曰："慢則糾之以猛，何謂紛更？"其後温體仁益導帝以操切，天下遂大亂。

崇禎元年，起用任吏部左侍郎。第二年十月，京城戒嚴，成基命請求召回以前的輔臣孫承宗，除去一切虚浮的議論，仿效嘉靖朝舊例，增設樞臣，皇帝一并同意。一個月以後，被授予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進内閣輔佐朝政。庶吉士金聲推薦僧侣申甫爲將。皇帝令成基命檢閲他所率的軍隊，成基命極力説申甫不可任用，後來果然一戰而敗。袁崇焕、祖大壽入京守衛，皇帝在平臺召見他們，拘捕袁崇焕交給執法官吏處置，祖大壽在旁邊嚇得發抖。惟獨成基命兩次叩頭請求慎重考慮，皇帝説："慎重就因循守舊，有什麽益處？"成基命又叩頭説："敵人正在城外，不能和其他時刻相比。"皇帝最終不省察。祖大壽回到軍中，就率軍向東潰逃，皇帝非常憂慮。成基命説："命令袁崇焕親手寫信招令他，應當回來覆命。"當時戰事緊急，成基命數次評論國事，都被允許實行。等到解除戒嚴，皇上召成基命應對於文華殿。皇帝説法紀廢弛，應極力整肅。成基命説："治國的大道被廢棄太嚴重了，譬如整理亂絲，應當找到它的端頭，驟然紛繁改易會更加擾亂。"皇帝説；"怠慢就用嚴猛來糾正，怎麽説紛然改易？"這之後温體仁越加引導皇帝急切行事，天下於是大亂。

三年二月，工部主事李逢申劾基命欲脱袁崇焕罪，故乞慎重。基命求罷，帝爲貶逢申一秩。韓爌、李標相繼去，基命遂爲首輔，與周延儒、何如寵、錢象坤共事。以恢復永平叙功，并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至六

三年二月，工部主事李逢申彈劾成基命打算爲袁崇焕開脱罪責，故意請求慎重行事。成基命請求罷官，皇帝爲此降李逢申官一級。韓爌、李標相繼離去，成基命於是就爲首輔，與周延儒、何如寵、錢象坤共事。因收復永平記功，并加官太子太保，進入文淵閣。到六月，温體仁、吴宗

月，温體仁、吴宗達入，延儒、體仁最爲帝所眷，比而傾基命，基命遂不安其位矣。方崇焕之議罪也，基命病足不入直。錦衣張道濬以委卸劾之，工部主事陸澄源疏繼上。基命奏辯曰："澄源謂臣當兩首廷推，皆韓爌等欲藉以救崇焕。當廷推時，崇焕方倚任，安知後日之敗，預謀救之。其説祖逢申、道濬，不逐臣不止，乞放歸。"帝慰留之。卒三疏自引去。

基命性寬厚，每事持大體。先是，四城未復，兵部尚書梁廷棟銜總理馬世龍，將更置之，以撼樞輔承宗。基命力調劑，世龍卒收遵、永功。尚書張鳳翔、喬允升、韓繼思相繼下吏，并爲申理。副都御史易應昌下詔獄，以基命言，改下法司。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齊芳坐私書事，將置重典。基命力救，不聽，長跪會極門，言："祖宗立法，真死罪猶三覆奏，豈有詔獄一訊遽置極刑。"自辰至酉未起。帝意解，得遣戍。逢申初劾基命，後以炮炸下獄擬戍，帝猶以爲輕，亦以基命言得如擬。爲首輔者數月，帝欲委政延儒，遂爲其黨所逐。八年，卒於家。贈少保，謚文穆。

達入閣，周延儒、温體仁最爲皇帝所恩寵，結黨排擠成基命，成基命就感到官位不安穩了。當袁崇焕被定罪之時，成基命脚有病没有入朝值班。錦衣張道濬以推卸責任彈劾他，工部主事陸澄源奏疏接着呈上。成基命上奏章辯解説："陸澄源説臣當兩邊廷舉，都是韓爌等人想藉機來營救袁崇焕。在廷舉時，袁崇焕正被信任，哪知以後的失敗而預謀營救。他的説法沿用李逢申、張道濬，不驅逐臣不會能休，乞求放臣回家。"皇帝用安慰的話挽留他。最終三次上疏辭官而去。

成基命性情寬厚，每件事都能顧全大體。在那以前，四座城池没有收復，兵部尚書梁廷棟痛恨總理馬世龍，將要變更他，以此來撼動樞輔大臣孫承宗。成基命極力調解，馬世龍最終收復遵化、永寧有功。尚書張鳳翔、喬允升、韓繼思相繼被送交司法官吏審訊，成基命一并爲之伸冤。副都御史易應昌被投入欽犯監獄，因爲成基命所言，改爲下交司法官。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齊芳因秘信一事，將要被處以重刑。成基命極力營救，皇上不聽，長時間跪在會極門，説："祖宗立法，真正的死罪還三次審問上奏，哪有在詔獄一次被審訊就立刻處以極刑的?"從辰時到酉時没有起來。皇帝意志緩解，得以被遣送戍邊。李逢申起初彈劾成基命，後來因大炮爆炸下獄被擬罪戍邊，皇帝還以爲處罰輕，也因成基命進言得以按原擬之罪處理。作首輔大臣數月，皇帝打算把朝政委任給周延儒，於是就被其黨羽所排斥。八年，在家中去世。追贈少保，謚號文穆。

何如寵　何如申

何如寵，字康侯，桐城人。父思鼇，知棲霞縣，有德於民。如寵登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累遷國子監祭酒。天啓時，官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五年正月，廷推左侍郎，魏廣微言如寵與左光斗同里友善，遂奪職閒住。

何如寵，字康侯，桐城人。父親何思鼇，爲棲霞縣知縣，有恩德於百姓。何如寵考中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屢次升遷至國子監祭酒。天啓時，官任禮部右侍郎，協助管理詹事府。五年正月，被廷舉爲左侍郎，魏廣微説何如寵與左光斗是同鄉而友好，於是被剥奪官職閑居。

崇禎元年，起爲吏部右侍郎。未至，拜禮部尚書。宗藩婚嫁命名，例請於朝。貧者爲部所稽，自萬曆末至

崇禎元年，起用任吏部右侍郎。還没有到任，又被授予禮部尚書。宗室親王婚嫁命名，按照舊例向朝廷請示。貧困的人被禮部所拖延，從

是，積疏累千，有白首不能完家室，骨朽而尚未名者。用如寵請，貧宗得嫁娶者六百餘人。大學士劉鴻訓以增敕事，帝怒不測，如寵力爲剖析，得免死戍邊。明年冬，京師戒嚴，都人桀黠者，請以私財聚衆助官軍，朝議壯之。如寵力言其叵測，不善用，必啓内釁。帝召問，對如初。帝出片紙示之，則得之偵事，與如寵言合，由是受知。十二月，命與周延儒、錢象坤俱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帝欲族袁崇煥，以如寵申救，免死者三百餘口。累加少保、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萬曆末年到這時，積壓的奏疏上千，有的頭髮發白不能成家，有的骨頭腐爛而尚未命名。采用何如寵的建議，得以嫁娶的貧困宗室六百多人。大學士劉鴻訓因增添敕命一事，皇帝對他的不守法度而憤怒，何如寵極力爲他剖析，得以免死謫戍邊防。第二年冬，京城戒嚴，都城中凶悍狡黠的人，請求用私財聚集衆人協助官軍，朝廷商議鼓勵這樣做。何如寵極力聲稱這些人心懷叵測，不妥善使用，必定導致内亂。皇帝召問他，何如寵回答如初。皇帝拿出一小張紙條給他看，原來是得到所偵察到的事與何如寵所説相合，由此被賞識。十二月，被命令與周延儒、錢象坤都以本官兼任東閣大學士，進入内閣輔佐朝政。皇帝打算誅滅袁崇煥九族，因何如寵相救，免於死罪的有三百多人。屢次加官爲少保、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四年春，副延儒總裁會試。事竣，即乞休，疏九上乃允。陛辭，陳惇大明作之道。抵家，復請時觀《通鑑》，察古今理亂忠佞，語甚切。六年，延儒罷政，體仁當爲首輔。而延儒憾體仁排己，謀起如寵以抑之。如寵畏體仁，六疏辭，體仁遂爲首輔。

四年春，協助周延儒裁決會試事務。事情結束，就乞求退休，上疏九次皇上纔允許。上殿辭別皇上，陳述敦厚寬大聖明之道。到家，又請求皇上時時觀看《通鑑》，洞察古今治亂忠奸，語氣十分懇切。六年，周延儒被免除宰相職務，温體仁應爲首輔。而周延儒痛恨温體仁排斥自己，打算起用何如寵來抑制他。何如寵畏懼温體仁，六次上疏推辭，温體仁於是爲首輔。

如寵性孝友。母年九十，色養不衰。操行恬雅，與物無競，難進易退，世尤高之。十四年卒。福王時，贈太保，謚文端。

何如寵本性孝順父母友愛兄弟。他的母親九十歲，和顔悦色供養不衰減。操行恬淡高雅，與物無争，國家有難就進取，國家安定就隱退，世人尤其敬重他。十四年去世。福王時，贈予太保，謚號文端。

兄如申，與如寵同舉進士。官户部郎中，督餉遼東。有清操，軍士請復留二載。終浙江右布政使。

兄長何如申，與何如寵同時考中進士。官任户部郎中，督管遼東軍餉。有清廉的節操，士兵請求再留任二年。終官浙江右布政使。

錢象坤

錢象坤，字弘載，會稽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進諭德，轉庶子。泰昌改元，官少詹事，直講筵。講畢，見中官王安與執政議事，即趨出。安使人延之，堅不入。天啓中，給事中論織造，語侵中

錢象坤，字弘載，會稽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官檢討，晋升爲諭德，轉任庶子。泰昌元年，官任少詹事，值班給皇上講經。講完，看見宦官王安與執政者議事，立刻快步而出。王安讓人延請他，錢象坤堅決不進去。天啓年間，給事中評論織造，言語侵犯宫中宦官，皇

貴，詔予杖，閣臣救不得。象坤語葉向高講筵面奏之，乃免。時行立枷法，慘甚。象坤白之帝，多所寬釋。再遷禮部右侍郎兼太子賓客。

上下詔予以杖打，内閣大臣相救而不能。錢象坤告訴葉向高在講經時當面上奏，纔赦免他。當時盛行立枷的刑法，十分慘烈。錢象坤稟白於皇帝，多所寬恕釋放。再晋升爲禮部右侍郎兼太子賓客。

四年七月，向高辭位。御史黃公輔慮象坤柄政，請留向高，詆象坤甚力。象坤遂辭去。六年，廷推南京禮部尚書。魏忠賢私人指爲繆昌期黨，落職閒住。

四年七月，葉向高辭官。御史黃公輔顧慮錢象坤執掌朝政，請求留任葉向高，詆毁錢象坤十分賣力。錢象坤於是辭官而去。六年，被廷舉爲南京禮部尚書。魏忠賢私黨指認他爲繆昌期的黨羽，被罷官閑居。

崇禎元年，召拜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明年冬，都城被兵，條禦敵三策。奉命登陴分守，祁寒不懈。帝覘知，遂與何如寵并相。明年，温體仁入，象坤其門生，讓而居其下。累加少保，進武英殿。象坤在翰林，與龍錫、謙益、士升并負物望，有“四錢”之目。及體仁相，無附和迹。

崇禎元年，召任禮部尚書，協助管理詹事府。第二年冬，京城遭受戰事，錢象坤條陳三條禦敵之策。奉命登城分段防守，天氣大寒而不鬆懈。皇帝探問得知，於是與何如寵一起爲宰相。第二年，温體仁進入内閣，錢象坤是他的學生，讓位給他而身居其下。屢次加官任少保，進入武英殿。錢象坤在翰林，與錢龍錫、錢謙益、錢士升并負衆望，有“四錢”之稱。等到温體仁爲宰相，没有附和的迹象。

四年，御史水佳胤連劾兵部尚書梁廷棟，廷棟不待旨即奏辯。廷棟故出象坤門，佳胤疑象坤泄之，語侵象坤。延儒以廷棟嘗發其私人贓罪，惡之，并惡象坤。象坤遂五疏引疾去，廷棟落職。給事中吴執御、傅朝佑稱象坤難進易退，不當以門生累，不聽。家居十年，無病而卒。贈太保，謚文貞，廕一子中書舍人。

四年，御史水佳胤連續彈劾兵部尚書梁廷棟，梁廷棟不等聖旨就上奏辯護。梁廷棟原是錢象坤的門生，水佳胤懷疑錢象坤泄露給他，言語侵犯錢象坤。周延儒因爲梁廷棟曾揭發他的家人犯貪污罪，厭惡他，并厭惡錢象坤。錢象坤於是就五次上疏稱病離去，梁廷棟被罷官。給事中吴執御、傅朝佑稱錢象坤在國家有難時進用而在國家平安時隱退，不應因爲門生而受牽累，皇上不聽。在家居住十年，無病而死。被贈予太保，謚號文貞，蔭封其一子爲中書舍人。

徐光啓

徐光啓，字子先，上海人。萬曆二十五年舉鄉試第一，又七年成進士。由庶吉士歷贊善。從西洋人利瑪竇學天文、曆算、火器，盡其術。遂徧習兵機、屯田、鹽策、水利諸書。

徐光啓，字子先，上海人。萬曆二十五年考中鄉試第一名，又過七年成爲進士。由庶吉士任贊善。跟從西洋人利瑪竇學習天文、曆算、火器，全部掌握了他的學術。於是遍讀兵法、屯田、鹽務、水利等書。

楊鎬四路喪師，京師大震。累疏請練兵自效。神宗壯之，超擢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練兵通州，列上十議。時遼事方急，不能如所請。光啓

楊鎬四路兵敗，京城大爲震驚。徐光啓屢次上疏請求練兵效力。神宗認爲他勇壯，破格提升爲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在通州練兵，分條列出十條建議。當時遼地戰事正緊急，不能如徐光啓

疏争，乃稍給以民兵戎械。

所請求的那樣。徐光啓上疏力争，纔多少給民兵以武器裝備。

未幾，熹宗即位。光啓志不得展，請裁去，不聽。既而以疾歸。遼陽破，召起之。還朝，力請多鑄西洋大炮，以資城守。帝善其言。方議用，而光啓與兵部尚書崔景榮議不合，御史丘兆麟劾之，復移疾歸。天啓三年起故官，旋擢禮部右侍郎。五年，魏忠賢黨智鋌劾之，落職閒住。

不久，熹宗即位。徐光啓志向得不到施展，請求辭官，皇上不聽。隨後因病回家。遼陽被攻破，皇上召令起用他。回到朝廷，極力請求多鑄造西洋大炮，來幫助守城。皇帝贊賞他的話。剛决定任用，而徐光啓與兵部尚書崔景榮意見不合，御史丘兆麟彈劾他，徐光啓又稱病回家。天啓三年以原官被起用，旋即擢升爲禮部右侍郎。五年，魏忠賢的黨羽智鋌彈劾他，被罷官閑居。

崇禎元年，召還，復申練兵之説。未幾，以左侍郎理部事。帝憂國用不足，敕廷臣獻屯鹽善策。光啓言屯政在乎墾荒，鹽政在嚴禁私販。帝褒納之，擢本部尚書。時帝以日食失驗，欲罪臺官。光啓言："臺官測候本郭守敬法。元時嘗當食不食，守敬且爾，無怪臺官之失占。臣聞曆久必差，宜及時修正。"帝從其言，詔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等推算曆法，光啓爲監督。

崇禎元年，被召回朝，又申述練兵之説。不久，以左侍郎官管理部事。皇帝憂慮國家儲備不足，敕令廷臣獻上關於屯田、鹽政的好計策。徐光啓説屯政在於開墾荒地，鹽政在於嚴禁私自販賣。皇帝褒獎采納，提升他爲本部尚書。當時皇帝因爲日食没有得到驗證，想加罪於臺官。徐光啓説："臺官觀測天文與氣象以郭守敬的曆法爲依據。元朝時曾經應當發生日食而没有發生，郭守敬尚且如此，也就不要怪罪臺官的失於占驗了。我聽説曆法久了必有誤差，應該及時修正。"皇帝聽從他的話，詔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等人推算曆法，徐光啓爲主管。

四年春正月，光啓進《日躔曆指》一卷、《測天約説》二卷、《大測》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圜八線表》六卷、《黄道升度》七卷、《黄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是冬十月辛丑朔，日食，復上測候四説。其辯時差里差之法，最爲詳密。

四年春正月，徐光啓進獻《日躔曆指》一卷、《測天約説》二卷、《大測》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圜八線表》六卷、《黄道升度》七卷、《黄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這年冬十月辛丑初一，日食，又呈上觀測天象的四條理論。他的辨别時差里差的方法，最爲詳細周密。

五年五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與鄭以偉并命。尋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光啓雅負經濟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温體仁專政，不能有所建白。明年十月卒。贈少保。

五年五月，以本官兼任東閣大學士，入内閣參預機務，與鄭以偉一同被任命。不久加授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徐光啓頗負經時濟世的才能和謀略，有志於被朝廷任用。等到執掌大權，年紀已老，正趕上周延儒、温體仁專政，不能對國家大事有所建議。第二年十月去世。被贈予少保。

鄭以偉

鄭以偉，字子器，上饒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累遷少詹事。泰昌元年，官禮部右侍

鄭以偉，字子器，上饒人。考中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予檢討官，屢次晋升任少詹事。泰昌元年，任禮部右侍郎。天啓元年，光

郎。天啓元年，光宗祔廟，當祧憲宗，太常少卿洪文衡以睿宗不當入廟，請祧奉玉芝宫，以偉不可而止，論者卒是文衡。尋以左侍郎協理詹事府。四年，以偉直講筵，與璫忤，上疏告歸。崇禎二年，召拜禮部尚書。久之，與光啓并相。再辭，不允。以偉修潔自好，書過目不忘。文章奥博，而票擬非其所長。嘗曰："吾富於萬卷，窘於數行，乃爲後進所藐。"章疏中有"何况"二字，誤以爲人名也，擬旨提問，帝駁改始悟。自是詞臣爲帝輕，遂有館員須歷推知之諭，而閣臣不專用翰林矣。以偉累乞休，不允。明年六月，卒官。贈太子太保。御史言光啓、以偉相繼没，蓋棺之日，囊無餘貲，請優恤以愧貪墨者。帝納之，乃謚光啓文定，以偉文恪。

宗的牌位送進廟堂，應把憲宗牌位送入祧廟，太常少卿洪文衡以睿宗不應入廟堂爲由，請求供奉在玉芝宫，鄭以偉認爲不可而停止，評論者最終以洪文衡爲是。不久以左侍郎協助管理詹事府。四年，鄭以偉作御前講經官，與宦官相違忤，上疏請求回家。崇禎二年，召授官禮部尚書。很久以後，與徐光啓共同爲相。再次辭官，皇上不允許。鄭以偉修身自好，讀書過目不忘。文章淵深廣博，而替皇上答覆奏章不是他的所長。曾經説："我讀書萬卷，受程式公文的困窘，竟然被後生所藐視。"章疏中有"何况"二字，誤以爲人名，擬聖旨時提問，皇帝批駁改正後纔醒悟。從此文學侍從之臣被皇帝輕視，於是就有館員必須經歷推知的訓諭，而閣臣不再專用翰林。鄭以偉屢次請求退休，皇上不答應。第二年六月，死於官任上。追贈爲太子太保。御史説徐光啓、鄭以偉相繼去世，蓋棺那天，口袋裏没有多餘的錢財，請求皇上下優詔撫恤以此來讓貪官污吏羞愧。皇帝采納其意見，就賜謚號徐光啓爲文定，鄭以偉爲文恪。

林釬

其後二年，同安林釬爲大學士，未半歲而卒。亦有言其清者，得謚文穆。釬，字實甫，萬曆四十四年殿試第三人，授編修。天啓時，任國子司業。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於太學旁，具簿醵金，强釬爲倡。釬援筆塗抹，即夕挂冠櫺星門徑歸。忠賢矯旨削其籍。崇禎改元，起少詹事。九年，由禮部侍郎入閣，有謹愿誠恪之稱。

此後二年，同安林釬爲大學士，不到半年而去世。也有説他清廉的，得以謚號文穆。林釬，字實甫，萬曆四十四年殿試第三名，被授編修官。天啓時，任國子司業。監生陸萬齡請求在太學旁邊建立魏忠賢祠堂，準備文書籌集資金，强迫林釬爲首倡導。林釬拿筆塗抹，在傍晚把帽子挂在櫺星門徑自回家。魏忠賢假傳聖旨革除他的官籍。崇禎改元，起用任少詹事。九年，由禮部侍郎進入内閣，有誠實恭敬的稱譽。

久之，帝念光啓博學强識，索其家遺書。子驥入謝，進《農政全書》六十卷。詔令有司刊布，加贈太保，録其孫爲中書舍人。

很久以後，皇帝念徐光啓博學强識，向他的家人索取遺留的著作。他的兒子徐驥入朝拜謝，進獻《農政全書》六十卷。詔令主管官吏刊印公布，加贈太保，録用他的孫子爲中書舍人。

文震孟

文震孟，字文起，吴縣人，待詔徵明曾孫也。祖國子博士彭，父衛輝同知元發，并有名行。震孟弱冠以

文震孟，字文起，吴縣人，是待詔文徵明的曾孫。祖父是國子博士文彭，父親是衛輝同知文元發，一并有名聲與品行。文震孟成年時以《春

《春秋》舉於鄉，十赴會試。至天啓二年，殿試第一，授修撰。

時魏忠賢漸用事，外廷應之，數斥逐大臣。震孟憤，於是冬十月上《勤政講學疏》，言："今四方多故，無歲不蹙地陷城，覆軍殺將，乃大小臣工卧薪嘗膽之日。而因循粉飾，將使祖宗天下日銷月削。非陛下大破常格，鼓舞豪傑心，天下事未知所終也。陛下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政非不勤。然鴻臚引奏，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場已耳。請按祖宗制，唱六部六科，則六部六科以次白事，糾彈敷奏，陛下與輔弼大臣面裁决焉。則聖智日益明習，而百執事各有奮心。若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安取此鴛行豸綉、横玉腰金者爲？經筵日講，臨御有期，學非不講。然侍臣進讀，鋪叙文辭，如蒙師誦説已耳。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咨訪軍國重事，閭閻隱微，情形畢照，奸詐無所藏，左右近習亦無緣蒙蔽。若僅尊嚴如神，上下拱手，經傳典謨徒循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爲。且陛下既與群臣不洽，朝夕侍御不越中涓之輩，豈知帝王宏遠規模。於是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莫挽偷安之習；慘如黔圍，而撫臣坐視，不聞嚴譴之施。近日舉動，尤可異者。鄒元標去位，馮從吾杜門，首揆冢宰亦相率求退。空人國以營私窟，幾似濁流之投。詈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僞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爲前鑒。"

疏入，忠賢屏不即奏。乘帝觀劇，摘疏中"傀儡登場"語，謂比帝於偶人，不殺無以示天下，帝頷之。一日，講筵畢，忠賢傳旨，廷杖震孟

秋》鄉試中舉，十次參加會試。到天啓二年，殿試第一，被授修撰官。

當時魏忠賢逐漸當權，朝臣響應他，屢屢斥逐大臣。文震孟很氣憤，於這年冬十月上《勤政講學疏》，説："如今天下多變故，没有哪一年不丢失國土陷落城池，覆没軍隊殺死大將，是大小群臣百官卧薪嘗膽之日。而因循守舊粉飾太平，將會使祖宗創立的基業日益削弱。如果陛下不大破常規，鼓舞豪傑士氣，天下大事不知其結果。陛下拂曉而臨朝，寒冬盛夏不停息，治政不是不勤奮。然而鴻臚引奏，大臣跪拜起立，像傀儡登場而已。請皇上按照祖宗制度，點到六部六科，那麽六部六科依次報告政事，告發彈劾陳説奏聞，陛下與輔弼大臣當面裁决。這樣聰明睿智日益明白熟習，而百官有振奮之心。假如僅是一紙公文，長跪答應一聲，朝北一揖，任用這些穿錦綉官服、披金戴玉的大臣幹什麽？御前講席天天講習經文，親臨聽講有固定的日期，學問不是不講求。然而侍臣在皇上面前朗讀，鋪叙文辭，如啓蒙的老師誦説而已。祖宗的時代，君臣相對，像家人父子一樣。咨詢軍國大事，民間隱密細微的變化，情形全部顯現，奸詐之徒没有地方藏身，左右寵幸的人也没有機會蒙蔽。如果祇是像神一樣威嚴，上下拱手，經傳典章僅僅遵循舊例，任用這些端正持笏垂挂紳帶、展書簪筆的大臣幹什麽？并且陛下既與群臣不協洽，朝夕相處的侍臣不外乎宦官之輩，哪知帝王的宏遠規劃。於是危險如山海關，而閣臣出任，没有人能挽救苟且偷安的習俗；慘烈如黔圍，而巡撫大臣坐視不救，没有聽説嚴厲譴責的施令。近來的舉動，尤爲怪異。鄒元標辭官，馮從吾閉門，首相、吏部尚書也相繼告退。使朝廷空虚來營造個人安身之地，差不多好像投入污濁的河流。詈駡道學來驅逐著名的賢人，比僞學的查禁更要厲害。唐、宋末年，可以作爲以前的教訓。"

奏疏上達朝廷，魏忠賢隱瞞不立即上奏。乘皇帝觀看戲劇，摘取奏疏中"傀儡登場"一語，説把皇帝比作木偶人，不殺他不能警示天下，皇帝點頭同意。一天，給皇上講經完畢，魏忠賢傳

八十。首輔葉向高在告，次輔韓爌力爭。會庶吉士鄭鄤疏復入，内批俱貶秩調外。言官交章論救，不納。震孟亦不赴調而歸。六年冬，太倉進士顧同寅、生員孫文豸坐以詩悼惜熊廷弼，爲兵馬司緝獲。御史門克新指爲妖言，波及震孟，與編修陳仁錫、庶吉士鄭鄤并斥爲民。

崇禎元年，以侍讀召。改左中允，充日講官。三年春，輔臣定逆案者相繼去國，忠賢遺黨王永光輩日乘機報復，震孟抗疏糾之。帝方眷永光，不報。震孟尋進左諭德，掌司經局，直講如故。五月，復上疏曰："群小合謀，欲借邊才翻逆案。天下有無才誤事之君子，必無懷忠報國之小人。今有平生無耻，慘殺名賢之吕純如，且藉奥援思辯雪。永光爲六卿長，假竊威福，倒置用舍，無事不專而濟以狠，發念必欺而飾以朴。以年例大典而變亂祖制，以考選盛舉而擯斥清才。舉朝震恐，莫敢訟言。臣下雷同，豈國之福?"帝令指實再奏。震孟言："殺名賢者，故吏部郎周順昌。年例則抑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考選則擯中書舍人陳士奇、潘有功是也。"永光窘甚，密結大奄王永祚謂士奇出姚希孟門。震孟，希孟舅也。帝心疑之。永光辯疏得温旨，而責震孟任情牽詆。然群小翻案之謀亦由是中沮。

震孟在講筵，最嚴正。時大臣數逮繫，震孟講《魯論》"君使臣以禮"一章，反覆規諷，帝即降旨出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於獄。帝嘗足加於膝，適講《五子之歌》，至"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視帝足。帝即

旨，在廷堂上杖打文震孟八十大板。首輔葉向高在休假期中，次輔韓爌極力辯争。恰巧庶吉士鄭鄤奏疏再次上達，皇帝下旨都貶官調往京外。諫官紛紛上奏章營救，皇帝不采納。文震孟也不去調任之地而回家。六年冬，太倉進士顧同寅、生員孫文豸因寫詩悼念熊廷弼而犯罪，被兵馬司捕獲。御史門克新指責爲妖言，波及文震孟，與編修陳仁錫、庶吉士鄭鄤一并被貶斥爲平民。

崇禎元年，以侍讀官被徵召。改任左中允，充任日講官。三年春，判定逆案的輔政大臣相繼離去，魏忠賢遺黨王永光之輩天天乘機報復，文震孟直接向皇帝上疏彈劾。皇帝正寵幸王永光，不回覆。文震孟不久晋升左諭德，掌管司經局，依舊作講官。五月又上疏説："衆小人合謀，想藉治理邊疆的人才推翻逆案。天下有無才而誤事的君子，必定没有懷忠報國的小人。如今有生平無耻，殘殺著名賢士的吕純如，而且藉内宫援助，打算辯白洗刷耻辱。王永光是六卿之首，假藉竊取的權力作威作福，顛倒取捨，無事不專并以狠毒相濟，萌生念頭必定欺騙而以純樸來掩飾。以每年照例的盛大典禮變亂祖宗的制度，以考核選拔官員的盛舉擯斥清譽之才。整個朝廷震驚恐慌，没有人敢於申訴。臣下完全是一個樣，豈是國家的福祚?"皇帝命令他指出實際的人和事再上奏。文震孟説："殺害著名賢才的，是以前的吏部郎周順昌。年例就抑制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考核選拔就擯斥中書舍人陳士奇、潘有功，事實就是這樣。"王永光非常窘迫，秘密勾結大太監王永祚説陳士奇出於姚希孟門下。文震孟，是姚希孟的舅舅。皇帝内心懷疑。王永光上疏辯解得到皇上温和的詔諭，反而責怪文震孟任意牽强詆毁。然而衆小人翻案的圖謀也由此被阻止。

文震孟在皇帝面前講經時，最莊嚴端正。當時大臣多被逮捕關押，文震孟講《魯論》"君使臣以禮"一章，反復規勸諷諭，皇帝就降旨釋放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出獄。皇帝曾經把脚放在膝蓋上，正好講《五子之歌》，到"作爲君主的，爲何不莊重"，用眼睛看皇帝的脚。皇帝立

袖掩之，徐爲引下。時稱“真講官”。既忤權臣，欲避去。出封益府，便道歸，遂不復出。

五年，即家擢右庶子。久之，進少詹事。初，天啓時，詔修《光宗實録》，禮部侍郎周炳謨載神宗時儲位䲭卼及“妖書”、“梃擊”諸事，直筆無所阿。其後忠賢盗柄，御史石三畏劾削炳謨職。忠賢使其黨重修，是非倒置。震孟摘尤謬者數條，疏請改正。帝特御平臺，召廷臣面議，卒爲温體仁、王應熊所沮。

八年正月，賊犯鳳陽皇陵。震孟歷陳致亂之源，因言：“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一統之朝，强分畛域，加膝墜淵，總由恩怨。數年來，振綱肅紀者何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内攘外者何道？富國强兵者何策？陛下宜奮然一怒，發哀痛之詔，按失律之誅，正誤國之罪，行撫綏之實政，寬閭閻之積逋。先收人心以遏寇盗，徐議浚財之源，毋徒竭澤而漁。盡斥患得患失之鄙夫，廣集群策群力以定亂，國事庶有瘳乎！”帝優旨報之，然亦不能盡行也。

故事，講筵不列《春秋》。帝以有裨治亂，令擇人進講。震孟，《春秋》名家，爲體仁所忌，隱不舉。次輔錢士升指及之，體仁佯驚曰：“幾失此人。”遂以其名上。及進講，果稱帝旨。

六月，帝將增置閣臣，召廷臣數十人，試以票擬。震孟引疾不入，體仁方在告。七月，帝特擢震孟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預政。兩疏固辭，不許。閣臣被命，即投刺司禮大奄，兼致儀狀，震孟獨否。掌司禮者曹化淳，故屬王安從奄，雅慕震

即用衣袖掩蓋，慢慢地把脚放下。當時人稱“真講官”。已經違忤權臣，打算逃避離去。出京封益府，從小道而回，於是不再復出。

五年，就在家中提升任右庶子。很久以後，晋升少詹事。當初，天啓時，下詔撰修《光宗實録》，禮部侍郎周炳謨記載神宗時立太子動摇不定以及“妖書”、“梃擊”等事，據史直寫不加避諱。後來魏忠賢專權，御史石三畏彈劾削奪周炳謨官職。魏忠賢讓他的黨羽重修，是非倒置。文震孟摘録特别謬誤的幾條，上疏請求改正。皇帝特意駕幸平臺，召廷臣面議，最終被温體仁、王應熊所阻止。

八年正月，賊寇進犯鳳陽皇陵。文震孟條陳導致變亂的根源，於是説：“當權的諸大臣，不能憂慮國事遵奉國法，統一的朝廷，强分界限，恩寵與墜入深淵，總是由於恩怨。數年來，振肅綱紀的有何事？推舉賢者任用有才能的有何人？安内攘外有何法？富國强兵有何策？陛下應奮然一怒，發布哀傷悲痛的詔令，查辦失職的處以死刑，端正誤國者的罪責，推行安撫的實政，寬待平民百姓積欠的賦税。先收買人心以遏制寇賊，再商議聚財的來源，不要衹是竭澤而漁。全部斥逐患得患失的庸俗淺陋的人，廣泛徵集衆人的計策和心力來平息禍亂，國事或許還可拯救！”皇帝下褒獎的聖旨答覆他，然而也不能全部實行。

先例，御前講經不設《春秋》。皇帝以其有利於治亂，命令挑選官員講解。文震孟是《春秋》名家，被温體仁所忌恨，隱瞞不舉薦。次輔錢士升點到他，温體仁假裝吃驚地説：“幾乎埋没這個人。”於是把他的名字報給皇上。等到進宫講解，果然和皇帝的旨意相稱。

六月，皇帝要增設閣臣，召集廷臣幾十人，用票擬的方式考核。文震孟稱病不入，温體仁正在假期中。七月，皇帝特别提升文震孟任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進入内閣參預朝政。兩次上疏力求辭官，皇上不許。閣臣被任命，就投遞名帖給司禮太監，并且致送禮單，文震孟獨不這樣做。掌管司禮的是曹化淳，以前是王安從黨，景

孟，令人輾轉道意，卒不往。震孟既入直，體仁每擬旨必商之，有所改必從，喜謂人曰："温公虚懷，何云奸也?"同官何吾騶曰："此人機深，詎可輕信?"越十餘日，體仁窺其疏，所擬不當，輒令改，不從，則徑抹去。震孟大愠，以諸疏擲體仁前，體仁亦不顧。

仰愛慕文震孟，令人輾轉表達情意，文震孟最終還是不去。文震孟既已入内閣，温體仁每次擬聖旨必定和他商議，有所修改必定聽從，高興地對人説："温公虚懷若谷，爲何説他奸詐呢?"同僚何吾騶説："這個人機謀很深，豈可輕信?"過了十多天，温體仁窺視他的奏摺，所擬不當之處，就令他修改，文震孟不聽，温體仁就徑自抹去。文震孟十分惱怒，把大量奏疏扔到温體仁面前，温體仁也不理。

都給事中許譽卿者，故劾忠賢有聲，震孟及吾騶欲用爲南京太常卿。體仁忌譽卿伉直，諷吏部尚書謝陞劾其與福建布政使申紹芳營求美官。體仁擬以貶謫，度帝欲重擬必發改，已而果然。遂擬斥譽卿爲民，紹芳提問。震孟争之不得，咈然曰："科道爲民，是天下極榮事，賴公玉成之。"體仁遽以聞。帝果怒，責吾騶、震孟徇私撓亂。吾騶罷，震孟落職閒住。

都給事中許譽卿，是以前彈劾魏忠賢有名的人，文震孟及何吾騶想任用他爲南京太常卿。温體仁忌憚許譽卿爲人正直，暗示吏部尚書謝陞彈劾他與福建布政使申紹芳謀求好官職。温體仁擬旨貶官，猜度皇帝想重擬必定提出修改，不久果然這樣。於是擬旨貶斥許譽卿爲民，申紹芳傳訊審問。文震孟力争不得，感慨地説："科道成爲平民，這是天下最榮耀的事情，依賴公成全了他。"温體仁立即上報給皇帝。皇帝果然發怒，譴責何吾騶、文震孟徇私謀亂。何吾騶被罷官，文震孟辭官閑居。

方震孟之拜命也，即有旨撤鎮守中官。及次輔王應熊之去，忌者謂震孟爲之。由是有譖其居功者，帝意遂移。震孟剛方貞介，有古大臣風。惜三月而斥，未竟其用。

在文震孟被任命的時候，就有聖旨撤除鎮守宦官。等到次輔王應熊離去，忌恨他的人説是文震孟所爲。由此有誣陷他以功自居的，皇帝心意於是改變。文震孟剛正耿直，有古代大臣的風範。可惜在任三月而被斥逐，没有全部使用他的才能。

歸半歲，會甥姚希孟卒，哭之慟，亦卒。廷臣請恤，不允。十二年，詔復故官。十五年，贈禮部尚書，賜祭葬，官一子。福王時，追謚文肅。二子秉、乘。乘遭國變，死於難。

回家半年，恰巧外甥姚希孟去世，慟哭，也去世。廷臣請求撫恤他，皇帝不同意。十二年，詔令恢復原官。十五年，被贈予禮部尚書，賜予祭葬禮，任用他的一個兒子爲官。福王時，追謚文肅。兩個兒子是文秉、文乘。文乘遭受亡國之變，死於國難。

周炳謨

周炳謨，字仲覲，無錫人。父子義，嘉靖中庶吉士，萬曆中仕至吏部侍郎，卒謚文恪。炳謨，萬曆三十二年進士。當重修《光宗實録》時，炳謨已先卒。崇禎初，贈禮部尚書，謚文簡。父子皆以學行稱於世。

周炳謨，字仲覲，無錫人。父親周子義，嘉靖年間爲庶吉士，萬曆年間官至吏部侍郎，死後謚號文恪。周炳謨，萬曆三十二年考中進士。當重修《光宗實録》之時，周炳謨已事先去世。崇禎時，贈予禮部尚書，謚號文簡。父子都以學問品行著稱於世。

蔣德璟

蔣德璟，字申葆，晋江人。父光彦，江西副使。德璟，天啓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蔣德璟，字申葆，晋江人。父親蔣光彦，是江西副使。蔣德璟，天啓二年考中進士。改庶吉士，授予編修官。

崇禎時，由侍讀歷遷少詹事，條奏救荒事宜。尋擢禮部右侍郎。時議限民田，德璟言："民田不可奪，而足食莫如貴粟。北平、山、陜、江北諸處，宜聽民開墾，及課種桑棗，修農田水利。府縣官考滿，以是爲殿最。至常平義倉，歲輸本色，依令甲行之足矣。"十四年春，楊嗣昌卒於軍，命九卿議罪。德璟議曰："嗣昌倡聚斂之議，加剿餉、練餉，致天下民窮財盡，胥爲盗。又匿失事，飾首功。宜按仇鸞事，追正其罪。"不從。

崇禎時，由侍讀歷升官爲少詹事，逐條上奏救濟災民事宜。不久提升爲禮部右侍郎。當時議論限制民田，蔣德璟説："人民的田地不可剥奪，而糧食豐足莫如重視農業。北平、山、陜、長江以北等地，應聽憑人民開墾荒地，以及督促人民種植桑樹棗樹，興修農田水利。府縣官員任滿，以此作爲評定政績的標準。至於常平義倉，每年交納的實物賦税，依照命令首先推行就足够了。"十四年春，楊嗣昌在軍中去世，皇上命令九卿討論决定罪刑。蔣德璟提議説："楊嗣昌倡導聚斂的主張，加收剿餉、練餉，致使天下百姓窮困，錢財耗盡，都成爲盗賊。又隱瞞戰事失利的實情，用首功掩飾。應按仇鸞之例，追判端正對他定的罪名。"皇帝不聽。

十五年二月，耕耤禮成，請召還原任侍郎陳子壯、祭酒倪元璐等，帝皆録用。六月，廷推閣臣，首德璟。入對，言邊臣須久任，薊督半載更五人，事將益廢弛。帝曰："不稱當更。"對曰："與其更於後，曷若慎於初。"帝問天變何由弭，對曰："莫如拯百姓。近加遼餉千萬，練餉七百萬，民何以堪！祖制，三協止一督、一撫、一總兵，今增二督、三撫、六總兵，又設副將數十人，權不統一，何由制勝！"帝頷之。首輔周延儒嘗薦德璟淵博，可備顧問；文體華贍，宜用之代言。遂擢德璟及黄景昉、吴甡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同入直。延儒、甡各樹門户，德璟無所比。性鯁直，黄道周召用，劉宗周免罪，德璟之力居多。開封久被圍，自請馳督諸將戰，優詔不允。

十五年二月，行耕藉禮以後，蔣德璟請求召回原任侍郎陳子壯、祭酒倪元璐等人，皇帝都録用。六月，廷推閣臣，首推蔣德璟。入宫應對，説邊防大臣應久任，薊總督半年更换五人，國事將更加廢弛。皇帝説："不稱職就應更换。"蔣德璟回答説："與其以後更换，不如起初謹慎行事。"皇帝問怎能消除天象的變異，蔣德璟回答説："不如拯救百姓。最近加收遼餉千萬，練餉七百萬，人民怎能忍受？祖宗制度，三協衹設一個總督、一個巡撫、一個總兵，如今增加爲兩個總督、三個巡撫、六個總兵，又設副將數十人，權力不統一，怎能取勝？"皇帝點頭同意。首輔周延儒曾推薦蔣德璟知識淵博，可作爲顧問官；文體華麗富贍，適宜任用他代擬聖言。於是提升蔣德璟及黄景昉、吴甡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共同進入内閣。周延儒、吴甡各立門户，蔣德璟無所依附。性情耿直，黄道周被召用，劉宗周被免罪，蔣德璟之力居多。開封被圍困很久，自己請求馳往軍營督率諸將作戰，皇帝下嘉奬之詔不同意。

明年，進《御覽備邊册》。凡九

第二年，進獻《御覽備邊册》。凡九邊十六

邊十六鎮新舊兵食之數，及屯、鹽、民運、漕糧、馬價悉志焉。已，進《諸邊撫賞册》及《御覽簡明册》。帝深嘉之。諸邊士馬報户部者，浮兵部過半，耗糧居多，而屯田、鹽引、民運，每鎮至數十百萬，一聽之邊臣。天津海道輸薊、遼歲米豆三百萬，惟倉場督臣及天津撫臣出入，部中皆不稽核。德璟語部臣，合部運津運、各邊民運、屯、鹽，通爲計畫，餉額可足，而加派之餉可裁。因復條十事以責部臣，然卒不能盡厘也。

一日召對，帝語及練兵。德璟曰："《會典》，高皇帝教練軍士，一以弓弩刀槍行賞罰，此練軍法。衛所總、小旂補役，以槍勝負爲升降。凡武弁比試，必騎射精嫺，方准襲替，此練將法。豈至今方設兵?"帝爲悚然。又言："祖制，各邊養軍止屯、鹽、民運三者，原無京運銀。自正統時始有數萬，迄萬曆末，亦止三百餘萬。今則遼餉、練餉并舊餉計二千餘萬，而兵反少於往時，耗蠹乃如此。"又言："文皇帝設京衛七十二，計軍四十萬。畿内八府，軍二十八萬。又有中都、大寧、山東、河南班軍十六萬。春秋入京操演，深得居重馭輕勢。今皆虚冒。且自來征討皆用衛所官軍，嘉靖末，始募兵，遂置軍不用。至加派日增，軍民兩困。願憲章二祖，修復舊制。"帝是之，而不果行。

十七年，户部主事蔣臣請行鈔法。言歲造三千萬貫，一貫價一兩，歲可得銀三千萬兩。侍郎王鼇永贊行之。帝特設内寶鈔局，晝夜督造。募商發賣，無一人應者。德璟言："百姓雖愚，誰肯以一金買一紙。"帝不聽。又因局官言，責取桑穰二百萬斤

鎮新老士兵吃糧的總數，以及屯田、鹽政、民運、漕糧、馬價全都有記載。不久，進獻《諸邊撫賞册》和《御覽簡明册》。皇帝十分嘉獎他。諸邊上報給户部的兵馬，虚浮超過兵部一半，耗費的糧食很多，而屯田、鹽引、民運，每鎮達數十百萬，都聽憑於邊臣。天津海路每年運輸薊、遼米豆三百萬，衹有督管倉庫的大臣及天津撫臣調出調入，部中官員都不核實。蔣德璟告訴部臣，合并部運津運、各邊民運、屯、鹽，一并計劃餉額可以供足，而加派的糧餉可以裁減。於是又條述十件事以譴責部臣，然而最終不能全部改正。

一天被召對策，皇帝談及練兵。蔣德璟説："《會典》記載，高皇帝訓練士兵，全部以弓箭刀槍施行賞罰，這是練軍法。衛所總、小旗補役，以比槍的勝負作爲升降的依據。凡武士比武，一定是騎射精熟，纔准世襲代替，這是練將法。哪是至今纔開始練兵?"皇帝爲之悚然。又説："祖宗制度，各邊鎮養兵衹有屯田、鹽引、民運三種，原先没有京城運銀的慣例。自從正統時開始有幾萬，到萬曆末年，也不過三百餘萬。如今遼餉、練餉及舊餉合計有二千多萬，而軍隊反而比以往減少，耗費貪污是如此嚴重。"又説："文皇帝設立京衛七十二個，共計軍隊四十萬。京郊以内設八府，軍隊二十八萬。又有中都、大寧、山東、河南班軍十六萬。春秋兩季入京操練演習，深得居重馭輕的方法。如今都虚數冒充。并且征討從來都用衛所的官軍，嘉靖末年，開始募兵，於是置官軍於不用。直到增派賦税日益加多，軍民都困頓。希望取法二祖，修復以前的制度。"皇帝贊同他，然而最終没有推行。

十七年，户部主事蔣臣請求推行鈔法。稱一年造三千萬貫，一貫值一兩，一年可得銀三千萬兩。侍郎王鼇永贊同推行。皇帝特設内寶鈔局，晝夜督造。招募商人發售，没有一個人響應。蔣德璟説："百姓雖然愚昧，誰肯用一塊黄金買一張白紙。"皇帝不聽。又因局官進言，責令在京城近郊、山東、河南、浙江收取二百萬斤桑穰。

於畿輔、山東、河南、浙江。德璟力争，帝留其揭不下，後竟獲免。先以軍儲不足，歲僉畿輔、山東、河南富户，給值令買米豆輸天津，多至百萬，民大擾。德璟因召對面陳其害，帝即令擬諭罷之。

二月，帝以賊勢漸逼，令群臣會議，以二十二日奏聞。都御史李邦華密疏云輔臣知而不敢言。翼日，帝手其疏問何事。陳演以少詹事項煜東宫南遷議對，帝取視默然。德璟從旁力贊，帝不答。

給事中光時亨追論練餉之害。德璟擬旨："向來聚斂小人倡爲練餉，致民窮禍結，誤國良深。"帝不悦，詰曰："聚斂小人誰也?"德璟不敢斥嗣昌，以故尚書李待問對。帝曰："朕非聚斂，但欲練兵耳。"德璟曰："陛下豈肯聚斂。然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臣部實難辭責。且所練兵馬安在？薊督練四萬五千，今止二萬五千。保督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練一萬，今止二百。若山、永兵七萬八千，薊、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山西及陝西三邊各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原額兵馬俱不問，并所抽亦未練，徒增餉七百餘萬，爲民累耳。"帝曰："今已并三餉爲一，何必多言。"德璟曰："户部雖并爲一，州縣追比，仍是三餉。"帝震怒，責以朋比。德璟力辩，諸輔臣爲申救。尚書倪元璐以鈔餉乃户部職，自引咎，帝意稍解。明日，德璟具疏引罪。帝雖旋罷練餉，而德璟竟以三月二日去位。給事中汪惟効、檢討傅鼎銓等交章乞留，不聽。德璟聞山西陷，未敢行。及知廷臣留己，即辭朝，移寓外城。賊至，得亡去。

蔣德璟極力勸告，皇帝扣留他的揭帖不下發，後來終於獲免。起先因軍需儲備不足，每年聚集京郊、山東、河南富户，給予價值令買大米豆子運往天津，多達一百萬，人民十分困擾。蔣德璟藉召對時當面陳説它的危害，皇帝就命令擬旨罷除。

二月，皇帝因賊寇形勢漸漸逼迫，令群臣聚會討論，在二十二日上奏給皇上。都御史李邦華秘密上疏説輔臣心知却不敢説。第二天，皇帝手拿他的奏疏問何事。陳演拿少詹事項煜對東宫南遷的議論來對答，皇帝目視而默然。蔣德璟在旁邊極力贊助，皇帝閉口不答。

給事中光時亨追論練餉的危害。蔣德璟擬旨："向來聚斂財物的小人倡導爲練餉，致使人民窮困禍患交結，誤國實在很深。"皇帝不高興，反問他："聚斂小人是誰?"蔣德璟不敢指斥楊嗣昌，拿前任尚書李待問來對答。皇帝説："朕不是聚斂財物，衹想練兵而已。"蔣德璟説："陛下怎肯聚斂。然而已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萬，又增練餉七百三十萬，臣部實在難以推辭責任。并且所練的兵馬在哪裏？薊督練四萬五千，如今衹有二萬五千。保督練兵三萬，如今衹有二千五百。保鎮練兵一萬，如今衹有二百。像山、永兵七萬八千人，薊、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山西及陝西三邊各二十餘萬，一經抽練，以前兵馬數目都不過問，并且抽調的士兵也没有訓練，衹是白白增餉七百多萬，成爲人民的負擔而已。"皇帝説："如今已合并三餉爲一，何必多説。"蔣德璟説："户部雖合并爲一，州縣追逼，仍是三餉。"皇帝震怒，用朋比爲奸譴責他。德璟竭力辯解，諸輔臣爲之申救。尚書倪元璐因鈔餉是户部職責，自己引咎，皇帝怒意稍稍緩解。第二天，德璟準備上奏疏認罪。皇帝雖旋即廢除練餉，而德璟終在三月二日離職。給事中汪惟効、檢討傅鼎銓等人紛紛上奏章請求皇上留他，皇上不聽。蔣德璟聽説山西失陷，不敢上路。等知道廷臣挽留自己，就辭别皇上，移居外城。賊寇到來，得以逃去。

福王立於南京，召入閣。自陳三罪，固辭。明年，唐王立於福州，與何吾騶、黄景昉并召。又明年以足疾辭歸。九月，王事敗，而德璟適病篤，遂以是月卒。

福王在南京即位，召蔣德璟進内閣。蔣德璟自陳三條罪狀，堅決不受。第二天，唐王在福州即位，與何吾騶、黄景昉一并被召用。又過一年因脚有病辭官回家。九月，王朝大事失敗，而德璟正好病情加重，就在這月去世。

黄景昉

黄景昉，字太穉，亦晋江人。天啓五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庶子，直日講。崇禎十一年，帝御經筵，問用人之道。景昉言"近日考選不公，推官成勇、朱天麟廉能素著，乃不得預清華選"。又言"刑部尚書鄭三俊四朝元老，至清無儔，不當久繫獄"。退復上章論之，三俊旋獲釋，勇等亦俱改官。

黄景昉，字太穉，也是晋江人。考中天啓五年進士。由庶吉士官任庶子，當班任日講官。崇禎十一年，皇帝駕臨御前講席，問用人的大道。景昉説"近日考核選拔不公正，推官成勇、朱天麟廉潔能幹素來有盛名，却不能參預清秀華美之選"。又説"刑部尚書鄭三俊是四朝元老，極爲清正没有人能比，不應長久關押在獄中。"退下後又上奏章評論這件事，鄭三俊旋即獲釋，成勇等人也都被改任官職。

景昉尋進少詹事。嘗召對，言："近撤還監視中官高起潛，關外輒聞警報，疑此中有隱情。臣家海濱，見沿海將吏每遇調發，即報海警，冀得復留。觸類而推，其情自見。"帝頷之。十四年，以詹事兼掌翰林院。時庶常停選已久，景昉具疏請復，又請召還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皆不報。

黄景昉不久晋升少詹事。曾被召對，説："近來撤回監視的宦官高起潛，關外便聽到有敵情報告，我懷疑這中間有隱情。臣家在海邊，發現沿海將吏每當遇到調令，就報告有海盜，希望得以再次留下。以此類推，它的實情自現。"皇帝點頭同意。十四年，以詹事兼管翰林院。當時庶吉士被停止選擇已很久，黄景昉準備奏疏請求重新開始，又請求召回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皇上都没有批覆。

十五年六月，召對稱旨，與蔣德璟、吴甡并相。明年，并加太子少保，改户部尚書、文淵閣。南京操江故設文武二員，帝欲裁去文臣，專任誠意伯劉孔昭。副都御史惠世揚遲久不至，帝命削其籍。景昉俱揭争，帝不悦，遂連疏引歸。唐王時，召入直，未幾，復告歸。國變後，家居十數年始卒。

十五年六月，召對時符合聖旨，與蔣德璟、吴甡共同爲宰相。第二年，一并加授太子少保，改任户部尚書、文淵閣。南京以防守長江的緣故設文武兩官員，皇帝想裁去文臣，專任誠意伯劉孔昭。副都御史惠世揚長久遲遲不到，皇帝命令削奪他的官籍。黄景昉都上揭帖力争，皇帝不高興，於是連續上疏辭官而歸。唐王時，被召入京任官，不久，再次告休歸家。國家滅亡以後，在家居住十幾年纔去世。

方岳貢

方岳貢，字四長，穀城人。天啓二年進士。授户部主事，進郎中。歷典倉庫，督永平糧儲，并以廉謹聞。

方岳貢，字四長，穀城人。考中天啓二年進士。授官户部主事，晋升郎中。歷任掌管倉庫，管理永平糧倉，都以廉潔謹慎聞名於世。

崇禎元年，出爲松江知府。海濱多盗，捕得輒杖殺之。郡東南臨大

崇禎元年，出任松江知府。海濱多盗賊，抓捕到就用木棍打死。郡東南面臨大海，颶風大浪

海，颶潮衝擊，時爲民患。築石堤二十里許，遂爲永利。郡漕京師數十萬石，而諸倉乃相距五里，爲築城垣護之，名曰"倉城"。他救荒助役、修學課士，咸有成績，舉卓異者數矣。薛國觀敗，其私人上海王陛彥下吏，素有郄，因言岳貢嘗饋國觀三千金，遂被逮。士民詣闕訟冤，巡撫黄希亦白其誣，下法司讞奏。一日，帝晏見輔臣，問："有一知府積俸十餘年，屢舉卓異者誰也?"蔣德璟以岳貢對。帝曰："今安在?"德璟復以陛彥株連對，帝頷之。法司讞上，言行賄無實迹，宜復官。帝獎其清執，報可。

冲擊，時常成爲人民的禍患。方岳貢修築石堤二十多里，於是成爲永久的福利。郡漕運糧食到京城數十萬石，而衆倉庫相距五里，爲此建城墻保護，稱爲"倉城"。其他如救濟災民輔助工役、修治學堂考核士子，都有成績，多次以特別卓越奇異被舉薦。薛國觀事敗露，他的同黨上海王陛彥被交付司法官審訊，和方岳貢向來有仇，就誣陷方岳貢曾經賄賂薛國觀三千金，於是岳貢被逮捕。士民到京城直接向皇上申訴冤情，巡撫黄希也爲他的被誣陷辯白，被送交司法官審訊上報。一天，皇帝晚上召見輔臣，問："有一個知府官任十幾年，屢有卓著政績的是誰?"蔣德璟用方岳貢來回答。皇帝說："如今在哪兒?"德璟又以王陛彥一事而被株連來回答，皇帝點頭。司法官將審問的結果上報，稱行賄之事没有確鑿的證據，應恢復方岳貢官職。皇帝褒獎他判罰公正，批覆同意。

無何，給事中方士亮薦岳貢及蘇州知府陳洪謐，乃擢山東副使兼右參議，總理江南糧儲。所督漕艘，如期抵通州。帝大喜。吏部尚書鄭三俊舉天下廉能監司五人，岳貢與焉。帝趣使入對，見於平臺，問爲政何先，對曰："欲天下治平，在擇守令。察守令賢否，在監司。察監司賢否，在巡方。察巡方賢否，在總憲。總憲得人，御史安敢以身試法?"帝善之，賜食，日晡乃出。越六日，即超擢左副都御史。嘗召對，帝適以事詰吏部尚書李遇知。遇知曰："臣正糾駁。"岳貢曰："何不即題參?"深合帝意。翼日命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時十六年十一月也。故事，閣臣無帶都御史銜者，自岳貢始。

不久，給事中方士亮薦舉方岳貢及蘇州知府陳洪謐，於是被提升爲山東副使兼右參議，總管江南糧倉。督率的漕船，如期抵達通州。皇帝大喜。吏部尚書鄭三俊推舉天下廉潔有才能的監司五人，方岳貢名列其中。皇帝立即派人召他來應對，在平臺召見，問治理朝政以什麽爲先，方岳貢回答說："想讓天下大治定安，在於選擇守令。察看守令是不是賢良，在於監司。察看監司是不是賢良，在於巡方。察看巡方是不是賢良，在於總憲。總憲人選適當，御史怎敢以身試法?"皇帝認爲好，賜給他食物，日落纔回。過了六天，就破格提升他爲左副都御史。曾被召應對，皇帝恰好因事詰問吏部尚書李遇知。遇知說："臣正在糾彈批駁他。"方岳貢說："何不立即上本參奏?"深合皇帝心意。第二天被任命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當時是十六年十一月。先例，閣臣没有帶都御史官銜的，從方岳貢開始纔有。

岳貢本吏材。及爲相，務勾檢簿書，請核赦前舊賦，意主搜括，聲名甚損。十七年二月，命以户、兵二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田、練兵諸務，駐濟寧。已而不行。

方岳貢本有治政才幹。等到做宰相，專心檢查文書簿册，請求核實免除那些以前的賦税，意在搜刮，名聲很是受損。十七年二月，被任命以户、兵兩部尚書兼任文淵閣大學士總管漕運、屯田、練兵等事，駐守濟寧。隨後没有出行。

李自成陷京師，岳貢及丘瑜被執，幽劉宗敏所。賊索銀，岳貢素廉，貧無以應，拷掠備至。搜其邸，無所有，松江賈人爲代輸千金。四月朔日，與瑜并釋。十二日，賊既殺陳演等，令監守者并殺二人。監守者奉以繯，二人并縊死。

李自成攻陷京城，方岳貢及丘瑜被抓獲，幽禁在劉宗敏家。賊寇索要銀兩，方岳貢向來廉潔，貧窮没有錢財進獻，備受拷打折磨。搜查他的家，没有錢財，松江商人代他交納千金。四月初一，與丘瑜一并獲釋。十二日，賊已殺陳演等人，命令監守的人一并殺戮二人。監守的人交給他們繩子，二人都自縊而死。

丘瑜

丘瑜，宜城人。天啓五年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崇禎中，屢遷少詹事。襄陽陷，瑜上恤難宗、擇才吏、旌死節、停催征、蘇郵困、禁勞役六事。帝采納焉。歷禮部左右侍郎。因召對，言："督師孫傳庭出關，安危所係，慎勿促之輕出。俾鎮定關中，猶可號召諸將，相機進剿。"帝不能從。十七年正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同范景文入閣。都城陷，受拷掠者再，搜獲止二千金，既而被害。

丘瑜，是宜城人。考中天啓五年進士。由庶吉士授官檢討。崇禎年間，屢次升官任少詹事。襄陽陷落，丘瑜條陳上撫恤死難宗室、選擇有才能的官吏、褒獎爲國死節的人、停止催徵賦税、拯救郵傳的困苦、禁止勞役等六件事。皇帝采納了。歷任禮部左右侍郎。因被召應對，説："督師孫傳庭出關，關係到國家安危，千萬不要催促他輕易出戰。讓他鎮守關中，仍可號召諸將，根據形勢進軍剿除。"皇帝不能聽從。十七年正月，以本官兼任東閣大學士，同范景文進入内閣。京城失陷，多次遭受拷打，衹搜獲二千金，不久被害。

丘之陶

瑜子之陶，年少有幹略。李自成陷宜城，瑜父民忠罵賊而死。之陶被獲，用爲兵政府從事，尋以本府侍郎守襄陽。襄陽尹牛佺，賊相金星子，其倚任不如也。之陶以蠟丸書貽傳庭曰："督師與之戰，吾詭言左鎮兵大至，摇其心，彼必返顧。督師擊其後，吾從中起，賊可滅也。"傳庭大喜，報書如其言，爲賊邏者所得。傳庭恃内應，連營前進，之陶果舉火，報左兵大至。自成驗得其詐，召而示以傳庭書，責其負己。之陶大駡曰："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賊怒，支解之。

丘瑜的兒子丘之陶，年紀小有才幹謀略。李自成攻陷宜城，丘瑜的父親丘民忠大駡賊寇而死。丘之陶被擒獲，被任用爲兵政府從事，不久以本府侍郎官守衛襄陽。襄陽尹牛佺，是賊寇宰相牛金星的兒子，他的被倚重信任不如他的父親。丘之陶用蠟丸藏信交給孫傳庭説："督師與他作戰，我假稱左鎮軍大舉而至，動摇他的軍心，他必定返回。督師攻擊他的後面，我從軍中起事，賊寇可被消滅。"孫傳庭十分高興，回信按他所説的辦，被賊寇的巡邏兵獲得。孫傳庭依恃有内應，拔營前進，丘之陶果然放火，報告左軍大舉而到。李自成驗證了他的詭詐，召見并把孫傳庭的回信給他看，譴責他背叛自己。丘之陶大駡道："我恨不得把你碎尸萬段，怎能跟你造反！"賊寇發怒，肢解了他。

贊曰：莊烈帝在位僅十七年，輔相至五十餘人。其克保令名者，數人

贊曰：莊烈帝在位僅十七年，輔臣宰相多達五十餘人。那些能够保全美名的，幾人而已，像

而已，若標等是也。基命能推轂舊輔以定危難，震孟以風節顯，德璟諳悉舊章。以陸喜之論薛瑩者觀之，所謂侃然體國，執正不懼，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乎。至於扶危定傾，殆非易言也。嗚呼，國步方艱，人材亦與俱盡，其所由來者漸矣。

李標等人就是。成基命能推舉以前的輔臣來平定危難，文震孟以高風亮節顯著於世，蔣德璟熟悉以前的典章制度。拿陸喜評論薛瑩來看，是所謂剛正爲國，秉公處世不畏懼，根據形勢變化，時常進獻細微好處的人吧。至於扶持危殆安定傾覆力挽狂瀾，大概不是輕易就能説的。唉，國事艱難，人才也都與之耗盡，其由來是逐漸形成的啊。

明史卷二百五十二

列傳第一百四十

楊嗣昌　吴甡

楊嗣昌

楊嗣昌，字文弱，武陵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改除杭州府教授。遷南京國子監博士，累進户部郎中。天啓初，引疾歸。

楊嗣昌，字文弱，武陵人。萬曆三十八年中進士。改授爲杭州府教授。升南京國子監博士，多次升官到户部郎中。天啓初年，稱病辭職歸家。

崇禎元年，起河南副使，加右參政，移霸州。四年，移山海關飭兵備。父鶴，總督陝西被逮。嗣昌三疏請代，得減死。五年夏，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永平、山海諸處。嗣昌父子不附奄，無嫌於東林。侍郎遷安郭鞏以逆案謫戍廣西，其鄉人爲訟冤。嗣昌以部民故，聞於朝，給事中姚思孝駁之，自是與東林郄。

崇禎元年，起用爲河南副使，加封右參政，調任霸州。四年，調任山海關整治軍事防備。父親楊鶴，總督陝西被逮捕。楊嗣昌三次上疏請求代父受罪，他的父親得以減去死刑。五年夏，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永平、山海等地方。楊嗣昌父子不依附閹黨，東林黨對他們没有疑忌。侍郎遷安郭鞏因逆案貶謫戍守廣西，他的鄉人替他訴訟冤情。楊嗣昌因他是統轄下的屬民的緣故，向朝廷報告，給事中姚思孝駁斥他，他自此與東林黨人結怨。

七年秋，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時中原饑，群盗蜂起。嗣昌請開金銀銅錫礦，以解散其黨。又六疏陳邊事，多所規畫。帝異其才。以父憂去，復遭繼母喪。

七年秋，任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當時中原發生饑荒，群盗紛紛興起。楊嗣昌請求開金銀銅錫礦，以解散賊寇團夥。又六次上疏陳説邊防事務，多有規劃。皇帝驚奇他的才能。因父喪辭職，又遭遇繼母喪事。

九年秋，兵部尚書張鳳翼卒，帝顧廷臣無可任者，即家起嗣昌。三疏辭，不許。明年三月抵京，召對。嗣昌通籍後，積歲林居，博涉文籍，多識先朝故事，工筆札，有口辨。帝與語，大信愛之。鳳翼故柔靡，兵事無所區畫。嗣昌鋭意振刷，帝益以爲

九年秋，兵部尚書張鳳翼去世，皇帝看到朝廷没有可任用的大臣，就從楊嗣昌家裏起用他。他上疏三次推辭，皇帝都不允許。第二年三月抵達京城，皇帝召見他對話。楊嗣昌自從在朝中有了名籍後，長年閑居，廣泛涉獵文化書籍，知道很多前朝舊例，工於寫作，有口才。皇帝與他交談，十分信任寵愛他。張鳳翼本性柔弱委靡，軍

能。每對必移時，所奏請無不聽，曰："恨用卿晚。"嗣昌乃議大舉平賊。請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爲四正，四巡撫分剿而專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爲六隅，六巡撫分防而協剿。是謂十面之網。而總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專征討。福建巡撫熊文燦者，討海賊有功，大言自詭足辦賊。嗣昌聞而善之。會總督洪承疇、王家禎分駐陝西、河南。家禎故庸材，不足任，嗣昌乃薦文燦代之。因議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其措餉之策有四：曰因糧，曰溢地，曰事例，曰驛遞。因糧者，因舊額之糧，量爲加派，畝輸糧六合，石折銀八錢，傷地不與，歲得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間土田溢原額者，核實輸賦，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輸資爲監生，一歲而止。驛遞者，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餉。議上，帝乃傳諭："流寇延蔓，生民塗炭，不集兵無以平寇，不增賦無以餉兵。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其改因糧爲均輸，布告天下，使知爲民去害之意。"尋議諸州縣練壯丁捍本土，詔撫按飭行。

賊攻淅川，左良玉不救，城陷。山西總兵王忠援河南，稱疾不進，兵噪而歸。嗣昌請逮戮失事諸帥，以肅軍令。遂逮忠及故總兵張全昌。良玉以六安功，落職戴罪自贖。

嗣昌既建"四正六隅"之説，欲專委重文燦。文燦顧主撫議，與前策牴牾。帝誚讓文燦，嗣昌亦心望。既已任之，則曲爲之解。乃上疏曰：

事上没有什麼謀略。楊嗣昌决心整肅，皇帝更以爲他有才能。每次對話必定經歷很長時間，他所上奏請求的無不聽從，并説："遺憾的是任用您太晚了。"楊嗣昌於是提議大舉平定賊寇。請求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爲四處重點地區，四地巡撫分别圍剿而專門防守；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爲六處邊地，六地巡撫分别防守而協助剿殺。這叫十面之網。而總督、總理二臣，跟隨賊寇所去方向，專門征討。福建巡撫熊文燦，討伐海上賊寇有功勞，誇口説自己聰明足以治理賊寇。楊嗣昌聽説後善待他。恰逢總督洪承疇、王家禎分别駐守陝西、河南。王家禎本是個庸材，不足以任職，楊嗣昌於是推薦熊文燦取代他。乘機提議增兵十二萬，增軍餉二百八十萬。他籌措軍餉的方法有四種：一是因糧，二是溢地，三是事例，四是驛遞。因糧，就是依照以前定額的糧食，增加徵收數量，每畝繳納六合糧食，每石糧食折合銀八錢，遭災的田地不交付，每年得到一百九十二萬九千多銀兩。溢地，就是民間田地超出原額的人家，核實交納賦税，每年得到四十萬六千多兩銀子。事例，就是富裕人民交納物資爲監生，一年就停止。驛遞，就是以前驛站節省的銀兩，用二十萬兩充作軍餉。建議上奏，皇帝於是下傳諭旨："流寇蔓延，生民塗炭，不集結兵力不能够平定敵寇，不增加賦税不能够供給士兵軍餉。勉强聽從朝廷議論，暫時勞累我的子民一年，除去這個心腹大患。改因糧爲均輸，公布告示天下，使天下知道爲民除去禍害的意思。"不久，楊嗣昌提議各州縣訓練壯丁捍衛本土，下詔巡撫、巡按整飭施行。

賊寇進攻淅川，左良玉不援救，城池陷落。山西總兵王忠救援河南，稱病不進軍，軍中士兵喧嘩而歸。楊嗣昌請求逮捕殺戮失事的衆帥，以整肅軍令。於是逮捕王忠以及原總兵張全昌。左良玉因爲六安的功勞，去掉職務戴罪立功自贖。

楊嗣昌既已創建"四正六隅"之説，想專門委任重用熊文燦。熊文燦衹是主張安撫建議，與以前的策略牴牾。皇帝譴責熊文燦，楊嗣昌也在心中怨恨熊文燦。既然已經任用了他，就替他婉

"網張十面，必以河南、陝西爲殺賊之地。然陝有李自成、惠登相等，大部未能剿絶，法當驅關東賊不使合，而使陝撫斷商、雒，鄖撫斷鄖、襄，安撫斷英、六，鳳撫斷亳、潁，而應撫之軍出靈、陜，保撫之軍渡延津。然後總理提邊兵，監臣提禁旅，豫撫提陳永福諸軍，并力合剿。若關中大賊逸出關東，則秦督提曹變蛟等出關協擊。期三月盡諸劇寇。巡撫不用命，立解其兵柄，簡一監司代之。總兵不用命，立奪其帥印，簡一副將代之。監司、副將以下，悉以尚方劍從事。則人人效力，何賊不平?"乃剋今年十二月至明年二月爲滅賊之期。帝可其奏。

是時，賊大入四川，朝士尤洪承疇縱賊。嗣昌因言於帝曰："熊文燦在事三月，承疇七年不效。論者繩文燦急，而承疇縱寇莫爲言。"帝知嗣昌有意左右之，變色曰："督、理二臣但責成及時平賊，奈何以久近藉之口!"嗣昌乃不敢言。文燦既主撫議，所加餉天子遣一侍郎督之，本藉以剿賊，文燦悉以資撫。帝既不復詰，廷臣亦莫言之。

至明年三月，嗣昌以滅賊逾期，疏引罪，薦人自代。帝不許，而命察行間功罪，乃上疏曰："洪承疇專辦秦賊，賊往來秦、蜀自如，剿撫俱無功，不免於罪。熊文燦兼辦江北、河南、湖廣賊，撫劉國能、張獻忠，戰舞陽、光山，剿撫俱有功，應免罪。諸巡撫則河南常道立、湖廣余應桂有功，陝西孫傳庭、山西宋賢、山東顔繼祖、保定張其平、江南張國維、江西解學龍、浙江喻思恂有勞，鄖陽戴東旻無功過，鳳陽朱大典、

曲地辯解。於是上疏説："張十面網，必定以河南、陝西作爲殺賊的地方。可是陝西有李自成、惠登相等人，大部分没能剿殺完，應當驅逐關東賊寇不使他們會合，而使陝西巡撫隔絶商、雒，鄖巡撫隔絶鄖、襄，安巡撫隔絶英、六，鳳巡撫隔絶亳、潁，而應巡撫的軍隊出靈、陜，保巡撫的軍隊渡過延津。然後總理率領邊防軍，監督大臣率領禁軍，豫巡撫率領陳永福各軍，一并合力圍剿。如果關中大賊逃出關東，那麽秦督率曹變蛟等人出關協助攻擊。限三月全部消滅各大盗賊。巡撫不聽從命令，立即解除他的兵權，選拔一個監司取代。總督不聽從命令，立即奪去他的帥印，選拔一個副將取代。監司、副將以下，全用尚方劍處置。那麽人人效力，什麽樣的賊人不會平定?"於是嚴格限定今年十二月至第二年二月爲消滅賊寇的日期。皇帝批准了他的上奏。

這時，賊寇大舉入四川，朝廷官員中指責洪承疇放縱賊寇。楊嗣昌就對皇帝説："熊文燦任職三個月，洪承疇七年不盡心盡力地效命。彈劾的人將熊文燦繩之以法十分迫切，而洪承疇縱容賊寇却没人言談。"皇帝知道楊嗣昌有意袒護熊文燦，變了臉色説："督、理二臣衹是責成及時平定賊寇，爲什麽要以時間的長短作爲藉口呢!"楊嗣昌於是不敢言語。熊文燦主張安撫建議之後，所加軍餉天子派遣一個侍郎監督他，本來供給剿滅賊寇用，熊文燦却全用作資助安撫。皇帝已經不再追問，朝廷大臣也無人敢談論此事。

到第二年三月，楊嗣昌因滅賊超過期限，上疏承認罪過，推薦人代替自己。皇帝不准許，而命令考察軍中功勞罪過，於是上疏説："洪承疇專門辦治秦賊，賊寇來往秦、蜀自如，圍剿、招撫都没有功勞，罪不能免。熊文燦兼職辦治江北、河南、湖廣賊寇，招撫劉國能、張獻忠，戰舞陽、光山，圍剿、招撫都有功勞，應該免罪。諸巡撫中河南常道立、湖廣余應桂有功勞，陝西孫傳庭、山西宋賢、山東顔繼祖、保定張其平、江南張國維、江西解學龍、浙江喻思恂有功勞，鄖陽戴東旻無功過，鳳陽朱大典、安慶史可法應督促勉勵圖謀建立功業。總兵中河南

安慶史可法宜策勵圖功。總兵則河南左良玉有功，陝西曹變蛟、左光先無功，山西虎大威、山東倪寵、江北牟文綬、保定錢中選有勞無功，河南張任學、寧夏祖大弼無功過。承疇宜遣逮，因軍民愛戴，請削宫保、尚書，以侍郎行事。變蛟、光先貶五秩，與大弼期五月平賊，逾期并承疇逮治。大典貶三秩，可法戴罪自贖。"議上，帝悉從之。

左良玉有功勞，陝西曹變蛟、左光先無功勞，山西虎大威、山東倪寵、江北牟文綬、保定錢中選有苦勞無戰功，河南張任學、寧夏祖大弼無功過。洪承疇應派人逮捕，因軍民愛戴，請削去他的宫保、尚書，以侍郎身份辦事。曹變蛟、左光先降五等俸禄，與祖大弼限期五個月平定賊寇，過期連同洪承疇逮捕治罪。朱大典降三級俸禄，史可法戴罪立功自我贖罪。"奏議呈上，皇帝全部聽從。

嗣昌既終右文燦，而文燦實不知兵。既降國能、獻忠，謂撫必可恃。嗣昌亦陰主之，所請無不曲徇，自是不復言"十面張網"之策矣。是月，帝御經筵畢，嗣昌奏對有"善戰服上刑"等語。帝怫然，詰之曰："今天下一統，非戰國兵争比。小醜跳梁，不能伸大司馬九伐之法，奈何爲是言?"嗣昌慚。

楊嗣昌既已始終袒護熊文燦，而熊文燦實際上不懂軍事。招降劉國能、張獻忠之後，自認爲招撫一定可以依恃。楊嗣昌也暗地裏指使他，他的請求楊嗣昌没有不曲意順從的，從這以後不再講"十面張網"的策略了。這一月，皇帝駕臨御前講席結束後，楊嗣昌當廷回答皇帝問題時有"善戰服上刑"等言語。皇帝憤怒，追問他："現今天下一統，非戰國時戰亂可比。小醜跋扈，不能體現大司馬九伐之法，爲何有此言論?"楊嗣昌慚愧。

當是時，流賊既大熾，朝廷又有東顧憂，嗣昌復陰主互市策。適太陰掩熒惑，帝減膳修省，嗣昌則歷引漢永平、唐元和、宋太平興國事，蓋爲互市地云。給事中何楷疏駁之，給事中錢增、御史林蘭友相繼論列，帝不問。

在這時，流賊已經十分强盛，朝廷又有東面的憂患，楊嗣昌又暗中主張互市策略。恰逢月亮掩蓋火星，皇帝减少膳食修身反省，楊嗣昌則多次引用漢永平、唐元和、宋太平興國事，爲互市找證據。給事中何楷上疏駁斥他，給事中錢增、御史林蘭友相繼上書彈劾，皇帝不過問。

六月，改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仍掌兵部事。嗣昌既以奪情入政府，又奪情起陳新甲總督，於是楷、蘭友及少詹事黄道周抗疏詆斥，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繼之。帝怒，并鐫三級，留翰林。刑部主事張若麒上疏醜詆道周，遂鐫道周六級，并同升、士春皆謫外。已而南京御史成勇、兵部尚書范景文等言之，亦獲譴。嗣昌自是益不理於人口。

六月，改任禮部尚書兼任東閣大學士，入内閣參與機要事務，仍舊執掌兵部事務。楊嗣昌既以未滿服喪期應詔除去喪服入政府任官，又起用了未滿喪期除喪服的陳新甲爲總督，於是何楷、林蘭友及少詹事黄道周直接向皇帝上疏譴責，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也繼後上疏。皇帝發怒，把他們一并降三級，留任翰林。刑部主事張若麒上疏詆毁黄道周，於是降黄道周六級官，連同劉同升、趙士春都貶謫外任。不久南京御史成勇、兵部尚書范景文等人上言論此，也被譴責。楊嗣昌自此以後更不理會他人的言論。

我大清兵入牆子嶺、青口山，薊

我大清兵進入牆子嶺、青口山，薊遼保定

遼保定總督吴阿衡方醉，不能軍，敗死。京城戒嚴，召盧象昇帥師入衛。象昇主戰，嗣昌與監督中官高起潜主款，議不合，交惡。編修楊廷麟劾嗣昌誤國。嗣昌怒，改廷麟職方主事監象昇軍，而戒諸將毋輕戰。諸將本恇怯，率藉口持重觀望，所在列城多破。嗣昌據軍中報，請旨授方略。比下軍前，則機宜已變，進止乖違，疆事益壞云。象昇既陣亡，嗣昌亦貶三秩，戴罪視事。

十二年正月，濟南告陷，德王被執，游騎直抵兖州。二月，大清兵北旋，給事中李希沆言："聖明御極以來，北兵三至。己巳之罪未正，致有丙子。丙子之罪未正，致有今日。"語侵嗣昌。御史王志舉亦劾嗣昌誤國四大罪，請用丁汝夔、袁崇焕故事。帝怒，希沆貶秩，志舉奪官。初，帝以嗣昌才而用之，非廷臣意。知其必有言，言者輒斥。嗣昌既有罪，帝又數逐言官，中外益不平。嗣昌亦不自安，屢疏引罪，乃落職冠帶視事。未幾，以叙功復之。

先是，京師被兵，樞臣皆坐罪。二年，王洽下獄死，復論大辟。九年，張鳳翼出督師，服毒死，猶削籍。及是，亡七十餘城，而帝眷嗣昌不衰。嗣昌乃薦四川巡撫傅宗龍自代。帝命嗣昌議文武諸臣失事罪，分五等：曰守邊失機，曰殘破城邑，曰失陷藩封，曰失亡主帥，曰縱敵出塞。於是中官則薊鎮總監鄧希詔、分監孫茂霖；巡撫則順天陳祖苞、保定張其平、山東顔繼祖；總兵則薊鎮吴國俊、陳國威，山東倪寵，援剿祖寬、李重鎮及他副將以下，至州縣有司，凡三十六人，同日棄市。而

總督吴阿衡正醉酒，不能指揮軍隊，戰敗而死。京城戒嚴，召盧象昇率領軍隊入京防衛。盧象昇主張出戰，楊嗣昌與監督宦官高起潜主張講和，意見不合，關係變壞。編修楊廷麟彈劾楊嗣昌誤國。楊嗣昌發怒，改任楊廷麟爲職方主事監督盧象昇的軍隊，而告誡諸將不要輕易作戰。諸將本來膽怯，都藉口謹慎觀望，所守各城多被攻破。楊嗣昌根據軍中報告，請求下旨授予策略。等下旨到軍中，而時機已變化，行動背離，邊疆戰事更壞了。盧象昇已經陣亡，楊嗣昌也降俸三級，戴罪立功治理事務。

十二年正月，濟南報告陷落，德王被拘捕，流動突襲的騎兵直抵兖州。二月，大清兵北歸，給事中李希沆説："天子即位以來，北方軍隊來了三次。己巳的罪没有懲罰，致使有丙子之罪。丙子的罪没有懲罰，致使有今日之罪。"言語多涉及楊嗣昌。御史王志舉也彈劾楊嗣昌誤國四大罪，請求用丁汝夔、袁崇焕舊例。皇帝發怒，李希沆降俸禄，王志舉被奪去官職。當初，皇帝因楊嗣昌有才能而任用他，不是朝廷大臣的意思。知道他們必定會上言，因此對有言者都加以斥責。楊嗣昌既已有了罪，皇帝又數次驅逐諫官，朝廷内外更憤憤不平。楊嗣昌自己也不心安，屢次上疏認罪，於是去掉官職服冠帶辦事。不久，以評議功勛大小而復官。

在此之前，京城蒙受兵火，宰輔重臣都獲罪。二年，王洽下獄而死，又論處死刑。九年，張鳳翼出外督軍，服毒而死，還革去官籍。到這時，丢失七十多座城池，而皇帝寵愛楊嗣昌不減。楊嗣昌就推薦四川巡撫傅宗龍取代自己。皇帝命令楊嗣昌議論文武諸大臣失事罪，分爲五等：一等是守衛邊疆失去戰機，二等是城邑殘破，三等是藩國封疆失陷，四等是主帥喪失，五等是放縱敵人出塞。於是宦官有薊鎮總監鄧希詔、分監孫茂霖；巡撫有順天陳祖苞、保定張其平、山東顔繼祖；總兵有薊鎮吴國俊、陳國威，山東倪寵，援剿祖寬、李重鎮及其副將以下，以及州縣有關官吏，共三十六人，同日處死。而楊嗣昌没有貶官削職，衆人更紛紛議論。

嗣昌貶削不及，物議益嘩。

當戒嚴時，廷臣多請練邊兵。嗣昌因定議：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兵十七萬八千八百有奇，三總兵各練萬，總督練三萬。以二萬駐懷來，一萬駐陽和，東西策應。餘授鎮監、巡撫以下分練。延綏、寧夏、甘肅、固原、臨洮五鎮兵十五萬五千七百有奇。五總兵各練萬，總督練三萬。以二萬駐固原，一萬駐延安，東西策應。餘授巡撫、副將以下分練。遼東、薊鎮兵二十四萬有奇。五總兵各練萬，總督練五萬。外自錦州，内抵居庸，東西策應。餘授鎮監、巡撫以下分練。汰通州、昌平督治二侍郎，設保定一總督，合畿輔、山東、河北兵，得十五萬七千有奇。四總兵各練二萬，總督練三萬。北自昌平，南抵河北，聞警策應。餘授巡撫以下分練。又以畿輔重地，議增監司四人。於是大名、廣平、順德增一人，真定、保定、河間各一人。薊遼總督下增監軍三人。議上，帝悉從之。嗣昌所議兵凡七十三萬有奇，然民流餉絀，未嘗有實也。

當戒嚴的時候，朝廷大臣多請求訓練邊防士兵。楊嗣昌乘機制定決議：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兵有十七萬八千八百多，三名總兵各自訓練一萬，總督訓練三萬。用二萬兵駐守懷來，一萬駐守陽和，東西互相策應。其餘的授給鎮監、巡撫以下分别訓練。延綏、寧夏、甘肅、固原、臨洮五鎮兵十五萬五千七百多。五總兵各訓練一萬，總督訓練三萬。以二萬駐守固原，一萬駐守延安，東西互相策應。其餘的授給巡撫、副將以下分别訓練。遼東、薊鎮兵有二十四萬多。五總兵各訓練一萬，總督訓練五萬。外從錦州，内到居庸，東西互相策應。其餘的授給鎮監、巡撫以下分别訓練。挑揀通州、昌平督率治理二侍郎，在保定設一總督，集合京郊、山東、河北士兵，得到十五萬七千多人。四名總兵各自訓練二萬人，總督訓練三萬人。北從昌平，南到河北，聽到警報互相策應。其餘的授給巡撫以下分别訓練。又因爲京郊重地，提議增加監司四人。於是大名、廣平、順德增加一人，真定、保定、河間各一人。薊遼總督下面增加監軍三人。奏議呈上，皇帝全部聽從。楊嗣昌建議訓練士兵共七十三萬多，然而人民流亡軍糧不足，實際并不曾達到。

帝又采副將楊德政議，府汰通判，設練備，秩次守備，州汰判官，縣汰主簿，設練總，秩次把總，并受轄於正官，專練民兵。府千，州七百，縣五百，捍鄉土，不他調。嗣昌以勢有緩急，請先行畿輔、山東、河南、山西，從之。於是有練餉之議。初，嗣昌增剿餉，期一年而止。後餉盡而賊未平，詔徵其半。至是，督餉侍郎張伯鯨請全徵。帝慮失信，嗣昌曰："無傷也，加賦出於土田，土田盡歸有力家，百畝增銀三四錢，稍抑兼并耳。"大學士薛國觀、程國祥皆贊之。於是剿餉外復增練餉七百三十

皇帝又采用副將楊德政的建議，府汰除通判，設練備官，俸禄等級次於守備，州汰除判官，縣汰除主簿，設練總，俸禄次於把總，一并受正官管轄，專門訓練民兵。府一千，州七百，縣五百，捍衛鄉土，不調往他處。楊嗣昌認爲形勢有緩有急，請求先在京郊、山東、河南、山西施行，皇帝聽從了。於是有練餉的提議。當初，楊嗣昌增加剿餉，限期一年而停止。後來糧餉用盡而賊寇没有平定，下詔徵收一半。到這時，督餉侍郎張伯鯨請求全部徵收。皇帝顧慮到這樣做會失信，楊嗣昌説："不要緊。增加的賦税出於田地，田地全部歸有財力的人家，一百畝增加三四錢銀，稍稍抑制兼并而已。"大學士薛國觀、程國祥都贊成此法。於是剿餉以外又增加練餉七

萬。論者謂："九邊自有額餉，概予新餉，則舊者安歸？邊兵多虛額，今指爲實數，餉盡虛糜，而練數仍不足。且兵以分防不能常聚，故有抽練之議，抽練而其餘遂不問。且抽練仍虛文，邊防愈益弱。至州縣民兵益無實，徒糜厚餉。"以嗣昌主之，事巨莫敢難也。神宗末增賦五百二十萬，崇禎初再增百四十萬，總名遼餉。至是，復增剿餉、練餉，額溢之。先後增賦千六百七十萬。民不聊生，益起爲盜矣。

百三十萬。議論的人說："九個邊防重鎮自己有規定軍餉，全都給予新的軍餉，那麼舊有的哪兒去了？邊防士兵多有虛假名額，今天指爲實際數目，糧餉全部白白地浪費，而訓練的士兵仍不足數。而且士兵因爲分別防守而不能常常聚集，所以有抽練的建議，抽取訓練而其餘的於是不過問。况且抽取訓練仍是空話，邊防更弱了。至於州縣民兵更無實效，祇是白白浪費如此多的軍餉。"因楊嗣昌主張這樣做，事情重大没人敢責難。神宗末年增加賦税五百二十萬，崇禎初年又增加賦税一百四十萬，總名遼餉。到這時，又增加剿餉、練餉，數額超過了它。先後增加賦税一千六百七十萬。民不聊生，更興起爲盜賊了。

五月，熊文燦所撫賊張獻忠反穀城，羅汝才等九營皆反。八月，傅宗龍抵京，嗣昌解部務，還内閣。未幾，羅猉山敗書聞。帝大驚，詔逮文燦。特旨命嗣昌督師，賜尚方劍，以便宜誅賞。九月朔，召見平臺。嗣昌曰："君言不宿於家，臣朝受命，夕啓行，軍資甲仗望敕所司遄發。"帝悦，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翊日，賜白金百、大紅紵絲四表裏、斗牛衣一、賞功銀四萬、銀牌千五百、幣帛千。嗣昌條七事以獻，悉報可。四日，召見賜宴，手觴三爵，御製贈行詩一章。嗣昌跪誦，拜且泣。越二日，陛辭，賜膳。二十九日，抵襄陽，入文燦軍。文燦就逮，嗣昌猶爲疏辯云。

五月，熊文燦所招撫的賊寇張獻忠在穀城造反，羅汝才等九營都造反。八月，傅宗龍抵達京城，楊嗣昌解除兵部政務，入内閣。不久，羅猉山失敗的書信上報。皇帝大驚，下詔逮捕熊文燦。特别下旨命令楊嗣昌督師，賜給尚方劍，以便自行决斷處理，進行賞罰。九月初一，在平臺召見楊嗣昌。楊嗣昌說："皇上說不在家裏過夜，臣早上受命，傍晚動身，軍用物資武器望敕令主管官吏立即調發。"皇帝高興，說："你能如此，朕又有何憂？"第二天，賞賜白金百兩、大紅紵絲四表裏、斗牛衣一件、賞功銀四萬兩、銀牌一千五百面、幣帛一千。楊嗣昌條陳七件事獻上，全都回覆同意。四日，召見賜宴，皇帝親手賜給楊嗣昌三爵酒，親自作了一章贈行詩。楊嗣昌跪着誦讀，邊拜邊哭。過了兩天，面見皇帝告别，皇帝賜給膳食。二十九日，抵達襄陽，進入熊文燦軍中。熊文燦被逮，楊嗣昌仍上疏替他辯解。

十月朔，嗣昌大誓三軍，督理中官劉元斌，湖廣巡撫方孔炤，總兵官左良玉、陳洪範等畢會。賊賀一龍等掠葉，圍沈丘，焚項城之郛，寇光山。副將張琮、刁明忠率京軍逾山行九十里，及其巢。先驅射賊，殪絳袍而馳者二人，追奔四十里，斬首千七百五十。嗣昌稱詔頒賜。十一月，興世王王國寧以衆千人來歸，受之於

十月初一，楊嗣昌大規模地與三軍將士宣誓，督理中官劉元斌，湖廣巡撫方孔炤，總兵官左良玉、陳洪範等人全部會集。賊寇賀一龍等人掠奪葉，圍攻沈丘，焚燒項城的外城，侵犯光山。副將張琮、刁明忠率京城軍隊越過山行程九十里，到達賊巢。先鋒射殺賊寇，射死穿絳色袍而奔跑的兩個人，追逐奔逃的敵寇四十里，斬首一千七百五十人。楊嗣昌依詔令行賞。十一月，興世王王國寧率領一千人來歸附，於襄陽接受

襄陽，處其妻子樊城。表良玉平賊將軍。諸將積驕玩，無鬥志。獻忠、羅汝才、惠登相等八營遁鄖陽、興安山間，掠南漳、穀城、房、竹山、竹谿。嗣昌鞭刁明忠，斬監軍僉事殷大白以徇。檄巡撫方孔炤遣楊世恩、羅安邦剿汝才、登相，全軍覆於香油坪。嗣昌劾逮孔炤，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爲軍前監紀，從之。

當是時，李自成潛伏陝右，賀一龍、左金王等四營跳梁漢東，嗣昌專剿獻忠。獻忠屢敗於興安，求撫，不許。其黨托天王常國安、金翅鵬劉希原來降，獻忠走入川，良玉追之。嗣昌牒令還，良玉不從。十三年二月七日，與陝西副將賀人龍、李國奇夾擊獻忠於瑪瑙山，大破之，斬馘三千六百二十，墜岩谷死者無算。其黨掃地王曹威等授首，十反王楊友賢率衆降。是月也，帝念嗣昌，發銀萬兩犒師，賜斗牛衣、良馬、金鞍各二。使者甫出國門，而瑪瑙山之捷至。大悅，再發銀五萬，幣帛千犒師。論功，加太子少保。而湖廣將張應元、汪之鳳敗賊水右壩，獲其軍師。四川將張令、方國安敗之千江河。李國奇、賀人龍等敗之寒溪寺、鹽井。川、陝、湖廣諸將畢集，復連敗之黄墩、木瓜溪，軍聲大振。汝才、登相求撫，獻忠持之，斂兵南漳、遠安間。殺安撫官姚宗中，走大寧、大昌，犯巫山，爲川中患。獻忠遁興安、平利山中，良玉圍而不攻，賊得收散亡，由興安、房縣走白羊山而西，與汝才等合。嗣昌以群賊合，其勢復張，乃由襄陽赴夷陵，扼其要害。帝念嗣昌行間勞苦，賜敕發賞功銀萬，賜鞍馬二。罷鄖陽撫治王鰲永，詔廢將猛如虎軍前立功。黄得

王國寧等人投降，安排他的妻子兒女於樊城。上表封左良玉爲平賊將軍。諸將長期驕傲輕慢，毫無鬥志。張獻忠、羅汝才、惠登相等八營逃到鄖陽、興安山之間，掠奪南漳、穀城、房、竹山、竹谿。楊嗣昌鞭打刁明忠，斬監軍僉事殷大白以示衆。檄告巡撫方孔炤派遣楊世恩、羅安邦圍剿羅汝才、惠登相，於香油坪全軍覆没。楊嗣昌彈劾逮捕方孔炤，上奏徵召永州推官萬元吉爲軍前監紀，皇帝聽從。

在這時候，李自成潛伏在陝右，賀一龍、左金王等四營跋扈於漢東，楊嗣昌專門圍剿張獻忠。張獻忠屢次於興安失敗，請求招撫，不答應。張獻忠的同黨托天王常國安、金翅鵬劉希原來投降，張獻忠敗走入川，左良玉追擊他。楊嗣昌用文書令左良玉回來，但左良玉不聽從。十三年二月七日，與陝西副將賀人龍、李國奇於瑪瑙山夾擊張獻忠，大破張獻忠，斬殺三千六百二十人，墜入山谷而死的人無數。他的同黨掃地王曹威等人被殺，十反王楊友賢率衆人投降。這個月，皇帝想念楊嗣昌，發放一萬兩銀子犒勞軍隊，賞賜斗牛衣、良馬、金鞍各二。使者剛出國都城門，而瑪瑙山捷報又到了。皇帝大喜，又發放五萬兩銀子，幣帛一千犒勞軍隊。論功行賞，加封太子少保。而湖廣將張應元、汪之鳳於水右壩擊敗賊寇，俘獲其軍師。四川將張令、方國安於千江河擊敗賊寇。李國奇、賀人龍等於寒溪寺、鹽井擊敗賊寇。川、陝、湖廣諸將都聚集起來，又於黄墩、木瓜溪接連擊敗賊寇，軍聲大振。羅汝才、惠登相請求招撫，張獻忠堅持對抗，於南漳、遠安間收斂軍隊。殺了安撫官姚宗中，經由大寧、大昌，進犯巫山，成爲川中禍患。張獻忠逃遁到興安、平利山中，左良玉圍而不攻，賊寇得以收集逃散士兵，由興安、房縣經白羊山向西，與羅汝才等人會合。楊嗣昌認爲群賊會合，勢力又囂張起來，於是由襄陽趕赴夷陵，扼守要害。皇帝念嗣昌軍中勞苦，賜敕發賞功銀一萬兩，賜鞍馬兩匹。罷免鄖陽撫治王鰲永，下詔令廢將猛如虎軍前立功。黄得功、宋紀於商城大破賊寇，賀一龍五大部投降了又反叛。

功、宋紀大破賊商城，賀一龍五大部降而復叛。鄭嘉棟、賀人龍大破汝才、登相開縣。汝才偕小秦王東奔，登相越開縣而西，自是二賊始分。

鄭嘉棟、賀人龍大破羅汝才、惠登相於開縣。羅汝才偕同小秦王奔往東方，惠登相越過開縣向西去，從此二賊纔分開。

當是時，諸部士馬居山谷，罹炎暑瘴毒，物故十二三。京兵之在荆門、雲南兵之在簡坪、湖廣兵之在馬蝗坡者，久屯思歸，夜亡多。關河大旱，人相食，土寇蜂起。陝西竇開遠、河南李際遇爲之魁。饑民從之，所在告警。嗣昌以聞。帝發帑金五萬，ày醫藥，責諸將進兵。而陝之長武，川之新寧、大竹，湖廣之羅田又相繼報陷。嗣昌乃下招撫令，爲諭帖萬紙，散之賊中。七月，監軍孔貞會等大破汝才豐邑坪。其黨混世王、小秦王率其下降，賊魁整十萬及登相、王光恩亦相繼降。於是群賊盡萃於蜀中。嗣昌遂入川，以八月泛舟上，謂川地厄塞，諸軍合而蹙之，可盡殄。而人龍以秦師自開縣噪而西歸，應元等敗績於夔之土地嶺，獻忠勢復張，汝才與之合。聞督師西，遂急趨大昌，犯觀音巖，守將邵仲光不能禦，遂突净壁，陷大昌。嗣昌斬仲光，劾逮四川巡撫邵捷春。賊遂渡河至通江，嗣昌至萬縣。賊攻巴州不下。嗣昌至梁山，檄諸將分擊。賊已陷劍州，趨保寧，將由間道入漢中。趙光遠、賀人龍拒之，賊乃轉掠，陷梓潼、昭化，抵綿州，將趨成都。十一月，嗣昌至重慶。賊攻羅江，不克，走綿竹。嗣昌至順慶，諸將不會師。賊轉掠至漢州，去中江百里，守將方國安避之去，賊遂縱掠什邡、綿竹、安縣、德陽、金堂閒。所至空城而遁，全蜀大震。賊遂由水道下簡州、資陽。嗣昌徵諸將合擊，皆退縮。屢徵良玉兵，又不至。賊遂陷榮

在這時，諸部軍馬居住山谷，遭受酷暑瘴毒，死亡十分之二三。在荆門的京城士兵、在簡坪的雲南兵、在馬蝗坡的湖廣兵，長久屯守思念回歸，夜晚逃走了很多。函谷關與黄河一帶大旱，人互相爲食，土匪紛紛出現。陝西竇開遠、河南李際遇是匪首。飢民跟從他們，處處報告緊急情況。楊嗣昌上報。皇帝下發錢幣五萬，置辦醫藥，責令諸將進兵，而陝西的長武，四川的新寧、大竹，湖廣的羅田又相繼報告陷落。楊嗣昌於是下招撫令，製諭帖一萬張，散發到賊寇中。七月，監軍孔貞會等人於豐邑坪大破羅汝才。其同黨混世王、小秦王率領他們的部下投降，賊頭領整十萬以及惠登相、王光恩也相繼投降。於是群賊全部集中於蜀中。楊嗣昌於是入川，在八月坐船上行，認爲川地險要，諸軍集合而逼迫他們，可全部消滅賊寇。而賀人龍率秦兵從開縣喧囂着向西返歸，應元等人在夔的土地嶺大敗，張獻忠勢力又强大起來，羅汝才與他會合。聽到督師西去，就急忙趕往大昌，進犯觀音巖，守將邵仲光不能抵抗，於是突入净壁，攻陷大昌。楊嗣昌斬殺邵仲光，彈劾逮捕四川巡撫邵捷春。賊寇於是渡河到通江，楊嗣昌到萬縣。賊寇攻巴州没有攻下。楊嗣昌到梁山，傳檄告示諸將分頭攻擊。賊寇已攻陷劍州，奔往保寧，將由小路進入漢中。趙光遠、賀人龍抵抗賊寇，賊寇於是轉而掠奪，攻陷梓潼、昭化，抵達綿州，將趨向成都。十一月，楊嗣昌到重慶。賊寇進攻羅江，没有攻克，逃至綿竹。楊嗣昌到順慶，諸將没有會師。賊寇轉而掠奪到漢州，離中江一百里，守將方國安躲避而離去，賊寇於是大肆掠奪什邡、綿竹、安縣、德陽、金堂之間。所到之處人們空城而逃，全蜀大爲震驚。賊寇就由水道攻下簡州、資陽。楊嗣昌徵調諸將合力攻擊，都退縮不前。屢次徵調左良玉兵，又不到。賊寇於是攻陷榮昌、永川。十二月，攻陷瀘州。

昌、永川。十二月，陷瀘州。

自賊再入川，諸將無一邀擊者。嗣昌雖屢檄，令不行。其在重慶也，下令赦汝才罪，降則授官，惟獻忠不赦，擒斬者賚萬金，爵侯。翌日，自堂皇至庖湢，遍題"有斬督師獻者，賚白金三錢"。嗣昌駭愕，疑左右皆賊，勒三日進兵。會雨雪道斷，復戒期。三檄人龍，不奉令。初，嗣昌表良玉平賊將軍，良玉寖驕，欲貴人龍以抗之。既以瑪瑙山功不果，人龍愠，反以情告良玉，良玉亦愠。語載《良玉》、《人龍傳》。

自從賊寇再次入川，諸將無一人攔擊。楊嗣昌雖然多次檄告，但命令無人執行。他在重慶時，下令赦免羅汝才的罪行，投降了則授予官職，祇有張獻忠不赦免，擒獲斬首的賞一萬金，封爵爲侯。第二天，從官吏治事廳堂到厨房浴室，遍題"有斬殺督師獻上的人，賞白金三錢"。楊嗣昌驚愕，懷疑左右都是賊寇，勒令三日進兵。恰逢下大雪，道路隔斷，再次規定日期。三次檄告賀人龍，而不奉命行事。最初，楊嗣昌表奏左良玉爲平賊將軍，左良玉日漸驕横，想重用賀人龍來對抗他。既因瑪瑙山功勞没有獎賞，賀人龍生氣，反而將情形告訴左良玉，左良玉也生氣了。話語載於《左良玉傳》、《賀人龍傳》。

嗣昌雖有才，然好自用。躬親簿書，過於繁碎。軍行必自裁進止，千里待報，坐失機會。王鰲永嘗諫之，不納。及鰲永罷官，上書於朝曰："嗣昌用師一年，蕩平未奏，此非謀慮之不長，正由操心之太苦也。天下事，總挈大綱則易，獨周萬目則難。況賊情瞬息更變，今舉數千里征伐機宜，盡出嗣昌一人，文牒往返，動逾旬月，坐失事機，無怪乎經年之不戰也。其間能自出奇者，惟瑪瑙山一役。若必遵督輔號令，良玉當退守興安，無此捷矣。臣以爲陛下之任嗣昌，不必令其與諸將同功罪，但責其提衡諸將之功罪。嗣昌之馭諸將，不必人人授以機宜，但核其機宜之當否。則嗣昌心有餘閒，自能决奇制勝，何至久延歲月，老師糜餉爲哉。"

楊嗣昌雖然有才能，然而好自行其事。他親自看書記簿册，過於瑣碎。行軍必定自己裁决進或停，千里之外也要等待報告，坐失機會。王鰲永曾勸諫他，不被采納。等王鰲永罷官，上書於朝廷説："楊嗣昌用兵一年，蕩平敵寇没有奏效，這并不是謀慮不長遠，正是由於操心太苦。天下的事，提綱挈領便容易，獨自周密料理萬事便難。況且賊情瞬息萬變，現今數千里的所有征伐事宜，全都出於楊嗣昌一個人，文書往返，動輒超過一個月，坐失機會，就不要奇怪長年不戰了。其間能够自己出奇兵，祇有瑪瑙山一役。如果必須遵守督輔的號令，左良玉應當退守興安，便無此勝利了。臣以爲陛下任用楊嗣昌，不必令他與諸將承擔同樣功勞罪過，祇是要求他簡選諸將功勞罪過。楊嗣昌控制諸將，不必人人授予對策，祇是檢查他的對策適當與否。那麼楊嗣昌心有空閑，自能够出奇策制勝，何至於長久拖延時間，使軍隊疲勞軍餉浪費呢?"

先是，嗣昌以諸將進止不一，納幕下評事元吉言，用猛如虎爲總統，張應元副之。比賊入瀘州，如虎及賀人龍、趙光遠軍至，賊復渡南溪，越成都，走漢州、德陽、綿州、劍州、昭化至廣元，又走巴州、達州。諸軍疲極，惟如虎軍躡其後。十四年正

在此之前，楊嗣昌因諸將進退不一，采納幕下評事元吉的建議，任用猛如虎爲總統，張應元輔佐他。等賊寇進入瀘州，猛如虎及賀人龍、趙光遠軍隊到達，賊寇又渡過南溪，越過成都，奔走漢州、德陽、綿州、劍州、昭化到廣元，又奔走巴州、達州。諸軍疲憊至極，惟有猛如虎軍隊追隨其後。十四年正月，楊嗣昌知道賊寇必出四

月，嗣昌知賊必出川，遂統舟師下雲陽，檄諸軍陸行追賊。人龍軍既噪而西，頓兵廣元不進，所恃惟如虎。比與賊戰開縣、黄陵城，大敗，將士死亡過半。如虎突圍免，馬騾關防盡爲賊有。

川，就統率水軍下雲陽，檄告諸軍陸路行軍追擊賊寇。賀人龍軍隊喧囂着西行，在廣元駐扎軍隊不前進，所依恃的惟有猛如虎。等到與賊寇戰於開縣、黄陵城，大敗，將士死亡過半。猛如虎突圍免死，馬騾關防全部被賊寇占有。

初，賊竄南溪，元吉欲從間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待賊。嗣昌檄諸軍躡賊疾追，不得拒賊遠，令他逸。諸將乃盡從瀘州逐後塵。賊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可復遏，嗣昌始悔不用元吉言。賊遂下夔門，抵興山，攻當陽，犯荆門。嗣昌至夷陵，檄良玉兵，使十九返。良玉撤興、房兵趨漢中，若相避然。賊所至，燒驛舍，殺塘卒，東西消息中斷。鄖陽撫治袁繼咸聞賊至當陽，急謀發兵。獻忠令汝才與相持，而自以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殺督師使者於道，取軍符。以二月十一日抵襄陽近郊，用二十八騎持軍符先馳呼城門督師調兵，守者合符而信，入之。夜半從中起，城遂陷。

開初，賊寇竄到南溪，元吉想從小路出梓潼，扼守歸路等待賊寇。楊嗣昌檄告諸軍追隨賊寇快速追擊，不能距離賊寇太遠，使賊寇逃逸。諸將於是全從瀘州在後面追逐賊寇。賊寇折回東返，歸路全空曠了，不可再遏制，楊嗣昌開始後悔不聽從元吉的話。賊寇於是攻下夔門，抵達興山，攻打當陽，進犯荆門。楊嗣昌到夷陵，傳檄命令左良玉的軍隊，使十分之九返回。左良玉撤退興、房的軍隊趕往漢中，好像互相躲避的樣子。賊寇所到之處，燒驛舍，殺驛站士兵，東西之間消息中斷。鄖陽撫治袁繼咸聽到賊寇到了當陽，急忙圖謀發兵。張獻忠命令羅汝才與他相持，而自己率輕騎一日一夜奔馳三百里，於路上殺死督師使者，奪取軍符。於二月十一日抵達襄陽近郊，用二十八騎拿着軍符先奔馳呼喊城門督師調兵，守城者合符而相信，入了城。半夜時從城中起事，城池於是陷落。

獻忠縛襄王置堂下，屬之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在遠。今借王頭，俾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努力盡此酒。"遂害之。未幾，渡漢水，走河南，與賀一龍、左金王諸賊合。嗣昌初以襄陽重鎮，仍深溝方洫而三環之，造飛梁，設横枑，陳利兵而譏呵，非符要合者不得渡。江、漢間列城數十，倚襄陽爲天險，賊乃出不意而破之。嗣昌在夷陵，驚悸，上疏請死。下至荆州之沙市，聞洛陽已於正月被陷，福王遇害，益憂懼，遂不食。以三月朔日卒，年五十四。

張獻忠捆縛襄王放置堂下，送給他酒，説："我想斷掉楊嗣昌的頭，可楊嗣昌在遠方。現在借王的頭，使楊嗣昌因陷没藩王而伏法。王盡力喝了這杯酒。"於是殺害了他。不久，渡過漢水，奔向河南，與賀一龍、左金王諸賊會合。楊嗣昌當初認爲襄陽是重鎮，深挖拓寬護城河三面繞城，製造飛架的橋梁，設置横枑，陳列精兵而稽查盤問，符信文書不相合不能渡過。江、漢間設了數十座城池，依恃襄陽爲天險，賊寇出其不意地攻破城池。楊嗣昌在夷陵，驚慌擔憂，上疏請求死罪。向下游趕到荆州的沙市，聽説洛陽已於正月被賊寇攻陷，福王遇害，更加憂懼，於是不吃飯。在三月初一死，時年五十四歲。

廷臣聞襄陽之變，交章論列，而嗣昌已死矣。繼咸及河南巡按高名衡以自裁聞，其子則以病卒報，莫能明

朝廷大臣聽到襄陽事變，紛紛上奏章彈劾，而楊嗣昌已經死了。袁繼咸及河南巡按高名衡以自殺上聞，他的兒子則以病死上報，不能明白原

也。帝甚傷悼之，命丁啓睿代督師。傳諭廷臣：“輔臣二載辛勞，一朝畢命，然功不掩過，其議罪以聞。”定國公徐允禎等請以失陷城寨律議斬。上傳制曰：“故輔嗣昌奉命督剿，無城守專責，乃詐城夜襲之檄，嚴飭再三，地方若罔聞知。及違制陷城，專罪督輔，非通論。且臨戎二載，屢著捷功，盡瘁殞身，勤勞難泯。”乃昭雪嗣昌罪，賜祭，歸其喪於武陵。嗣昌先以剿賊功進太子少傅，既死，論臨、藍平盜功，進太子太傅。廷臣猶追論不已，帝終念之。後獻忠陷武陵，心恨嗣昌，發其七世祖墓，焚嗣昌夫婦柩，斷其尸見血，其子孫獲半體改葬焉。

由。皇帝非常憂傷哀悼他，命丁啓睿代理督師。傳布諭令給朝廷大臣：“輔國重臣二年辛苦，一朝死去，可是功不掩過，還是議定他的罪行上報。”定國公徐允禎等人請求以失陷城寨的法律論處斬首。皇帝傳達旨令說：“已故的輔國大臣楊嗣昌奉命監督剿滅賊寇，沒有守城的專門責任，而防止賊寇詐城夜襲的文書，嚴厲責令再三，可是地方官吏置若罔聞。到違背命令城池陷落，却專門歸罪於督輔，不是正確的說法。而且親臨戰陣兩年，屢次有卓著戰功，鞠躬盡瘁，勤勞難以泯滅。”於是昭雪楊嗣昌的罪行，賜予祭祀，歸其喪於武陵。楊嗣昌先前因剿賊功勞升太子少傅，死後，評論臨、藍平定盜寇的功勞，進封太子太傅。朝廷大臣還追究不已，皇帝始終顧念他。後來，張獻忠攻陷武陵，心恨楊嗣昌，發掘了他的七代祖墳，燒了楊嗣昌夫婦的棺材，斬斷他的尸體見到血，他的子孫得到一半尸體而改葬。

吳甡

吳甡，字鹿友，揚州興化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歷知邵武、晋江、濰縣。天啓二年，徵授御史。初入臺，趙南星擬以年例出之。甡乃薦方震孺等，而追論崔文昇、李可灼罪，遂得留。後又諫內操宜罷，請召還鄒元標、馮從吾、文震孟，乃積與魏忠賢忤。七年二月，削其籍。

崇禎改元，起故官。温體仁訐錢謙益，周延儒助之。甡恐帝即用二人，言枚卜大典當就廷推中簡用，事乃止。時大治忠賢黨，又值京察，甡言此輩罪惡非考功法所能盡，宜先定其罪，毋混察典。御史任贊化以劾體仁謫，甡論救，而力詆王永光媚璫，請罷黜。皆不納。出按河南。妖人聚徒劫村落，甡遍捕賊魁誅之。奉命振延綏饑，因諭散賊黨。帝聞，即命按陝西。劾大將杜文煥冒功，置之法。數爲民請命，奏無不允。還大理寺

吳甡，字鹿友，揚州興化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歷任邵武、晋江、濰縣知縣。天啓二年，徵召授官御史。初入御史臺，趙南星打算根據歷年慣例放他外任。吳甡就推薦方震孺等人，而追究崔文昇、李可灼的罪，於是得以留任。後來又勸諫在京內操練軍隊應該罷除，請求召回鄒元標、馮從吾、文震孟，於是長期與魏忠賢對抗。七年二月，被削去官籍。

崇禎元年，起用以前的官員。温體仁攻擊錢謙益，周延儒相助。吳甡恐怕皇帝立即任用二人，就說——占卜大典應當在朝廷大臣推選的官員中選拔任用，事纔停止。當時嚴懲魏忠賢黨徒，又正值考核京官，吳甡說此等人罪惡不是考核官吏的方法所能全部揭露的，應先定他們的罪，不要混淆考核官吏的大典。御史任贊化因彈劾温體仁被貶謫，吳甡上書援救，而極力攻擊王永光取悦宦官，請求罷他的官。都不被采納。出外巡按河南。妖人聚徒搶劫村落，吳甡到處搜捕盜賊頭領并誅殺掉。奉命到延綏賑濟饑荒，於是訓諭解散賊黨。皇帝聽説後，便命令巡按陝西。

丞，進左通政。

彈劾大將杜文焕冒領功勞，將他按法律處置。數次爲民請命，所奏没有不允許的。升任大理寺丞，進升左通政。

七年九月，超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甡歷陳防禦、邊寇、練兵、恤民四難，及議兵、議將、議餉、議用人四事。每歲暮扼河防秦、豫賊，連三歲，無一賊潛渡，以閒修築邊墻。八年四月上疏言："晋民有三苦。一苦凶荒，無計糊口。一苦追呼，無力輸租。一苦殺掠，無策保全。由此悉爲盗。請蠲最殘破地十州縣租。"帝即敕議行。户部請税間架，甡力争，弗聽。其秋，我大清平察哈爾國，旋師略朔州，直抵忻、代，守將屢敗。總督楊嗣昌遣副將自代州往偵，亦敗走。甡鐫五級，嗣昌及大同巡撫葉廷桂鐫三級，俱戴罪視事。先是，定襄縣地震者再，甡曰："此必有東師也。"飭有司繕守具，已而果入。定襄以有備，獨不被兵。山西大盗賀宗漢、劉浩然、高加計皆前巡撫戴君恩所撫，擁衆自恣。甡陽爲撫慰，而密令參將虎大威、劉光祚等圖之，以次皆被殲。甡行軍樹二白旗，脅從及老弱婦女跪其下，即免死，全活甚衆。在晋四年，軍民戴若慈母。謝病歸。

七年九月，破格提拔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吴甡一一陳説防禦、邊寇、練兵、撫恤人民四難，以及議兵、議將、議餉、議用人四件事。每年末扼守黄河防備秦、豫賊寇，接連三年，無一賊寇能偷渡，在空閑時修築邊防城墻。八年四月上疏説："晋地人民有三苦。一苦荒災，無法養家糊口。二苦催租，無力交租税。三苦殺掠，没法保全性命。因此全都成爲强盗。請求減免最殘破地方的十州縣的租税。"皇帝便下敕令議論實行。户部請求徵收間架税，吴甡極力争執，不聽。當年秋天，我大清平定察哈爾國，回兵占領朔州，一直抵達忻、代，守衛將領屢次失敗。總督楊嗣昌派遣副將自代州前往暗中察看，也失敗而逃。吴甡降五級，楊嗣昌以及大同巡撫葉廷桂降三級，全都戴罪立功辦事。在此之前，定襄縣二次地震，吴甡説："這必定有東面軍隊。"命令有關部門修繕守衛戰具，不久果然有兵進入。定襄因有防備，獨自没有遭受兵火。山西大盗賀宗漢、劉浩然、高加計都受前巡撫戴君恩招撫，聚集兵衆自我放縱。吴甡假裝安撫慰問，而秘密命令參將虎大威、劉光祚等人對付他們，依次都被殲滅。吴甡行軍樹了二面白旗，脅從人員以及老弱婦女跪在旗下，立即免死，活命的人很多。在晋四年，軍民如慈母般愛戴他。因病辭職歸鄉。

十一年二月，起兵部左侍郎。其冬，尚書楊嗣昌言邊關戒嚴，甡及添注侍郎惠世揚久不至，請改推。帝怒，落職閒住。十三年冬，起故官。明年命協理戎政。帝嘗問京營軍何以使練者盡精，汰者不嘩，甡對曰："京營邊勇營萬二千專練騎射，壯丁二萬專練火器，廩給厚，而技與散兵無異。宜行分練法，技精者，散兵拔爲邊勇，否則邊勇降爲散兵，壯丁亦然。老弱者汰補，革弊當以漸，不可

十一年二月，起用爲兵部左侍郎。當年冬天，尚書楊嗣昌説邊關戒嚴，吴甡以及添注侍郎惠世揚長時間不到，請求改而推薦他人。皇帝生氣，吴甡落職閑住。十三年冬，起任原官。第二年命令協助處理軍政事務。皇帝曾問京營軍怎樣使訓練的全是精兵，淘汰的不喧嘩，吴甡答道："京營邊勇營一萬二千人專門練習騎馬射箭，壯丁二萬人專門練習火器，供給豐厚，而技術與散兵無異。應該實行分别訓練法，技術精的，散兵提拔爲邊勇，否則邊勇降爲散兵，壯丁也這樣。老弱者淘汰後補充，革除弊端應當緩慢進行，不

使知有汰兵意。"帝然之。又問別立戰營，能得堪戰者五萬否，甡對："京營兵合堪戰。承平日久，發兵剿賊，輒沿途雇充。將領利月餉，游民利剽敚，歸營則本軍復充伍。今練兵法要在選將，有戰將自有戰兵，五萬非難。但法忌紛更，不必別立戰營也。"帝顧兵部尚書陳新甲，令速選將，而諭甡具疏以聞。賜果餌，拜謝出。

可使他們知曉有裁兵意圖。"皇帝認爲正確。又問另設戰營，能否得到堪任作戰的五萬人，吴甡回答："京營兵應當能作戰。天下太平日子長久了，派兵剿賊，就沿途雇佣補充。將領貪圖月餉，游民貪圖搶掠，回歸營地便本軍又充實隊伍。現在練兵法關鍵在於選將領，有敢戰之將就有敢戰之兵，五萬不困難。但方法切忌經常變更，不必另外設戰營。"皇帝回頭看兵部尚書陳新甲，命令他迅速挑選將領，而訓諭吴甡寫成奏疏上報。賜給他糖果等食品，吴甡拜謝出宫。

十五年六月擢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周延儒再相，馮銓力爲多，延儒許復其冠帶。銓果以捐資振饑屬撫按題敘，延儒擬優旨下户部。公議大沸，延儒患之。馮元飆爲甡謀，説延儒引甡共爲銓地。延儒默援之，甡遂得柄用。及延儒語銓事，甡唯唯，退召户部尚書傅淑訓，告以逆案不可翻，寢其疏不覆。延儒始悟爲甡紿。延儒欲起張捷爲南京右都御史，甡力尼之。甡居江北，延儒居江南，各樹黨。延儒引用錦衣都督駱養性，甡持不可。後帝論諸司弊竇，甡言錦衣尤甚，延儒亦言緹騎之害，帝并納之。

十五年六月提拔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周延儒再次任相，馮銓起了很大作用，周延儒答應恢復他的官職。馮銓果然以捐資賑救饑荒名義囑托撫按按勛勞奏請給予獎勵，周延儒擬優待的詔令下發户部。人們議論紛紛，周延儒對此感到擔憂。馮元飆替吴甡出謀劃策，勸説周延儒薦舉吴甡共同爲馮銓着想。周延儒私下支持他，吴甡於是掌權。到周延儒告訴馮銓的事情，吴甡恭敬答應，退回召見户部尚書傅淑訓，告訴他逆案不可推翻，留下他的奏疏不回覆。周延儒纔領悟到被吴甡欺騙。周延儒想起用張捷任南京右都御史，吴甡極力阻止。吴甡居住長江以北，周延儒居住長江以南，各自樹立黨羽。周延儒推舉任用錦衣都督駱養性，吴甡堅持不同意。後來皇帝議論各部門弊端，吴甡説錦衣尤爲嚴重，周延儒也談了緹騎的危害，皇帝全采納了。

十六年三月，帝以襄陽、荆州、承天連陷，召對廷臣，隕涕謂甡曰："卿向歷岩疆，可往督湖廣師。"甡具疏請得精兵三萬，自金陵趨武昌，扼賊南下。帝方念湖北，覽疏不悦，留中。甡請面對，帝御文昭閣，諭以所需兵多，猝難集。南京隔遠，不必退守。甡奏："左良玉跋扈甚，督師嗣昌九檄徵兵，一旅不發。臣不如嗣昌，而良玉踞江、漢甚於曩時。臣節制不行，徒損威重。南京從襄陽順流下，窺伺甚易，宜兼顧，非退守。"大學士陳演言："督師出，則督、撫

十六年三月，皇帝因襄陽、荆州、承天接連失陷，召見朝廷大臣詢問，流着淚對吴甡説："你一向在山區任職，可前往督湖廣軍隊。"吴甡呈上奏疏請求得到精兵三萬，從金陵前往武昌，扼制賊寇南下。皇帝正挂念湖北，看到奏疏不高興，將奏疏留置宫禁中。吴甡請求當面對答，皇帝駕臨文昭閣，訓諭説因所需軍隊太多，短時間難以聚集。南京相隔遥遠，不必退回防守。吴甡奏報："左良玉非常跋扈，督師楊嗣昌九次檄告徵調兵力，却不發一旅軍隊。臣不如楊嗣昌，而左良玉盤據江、漢强於以前。臣不能够控制，白白地損害威嚴莊重。南京從襄陽順流而下，很容易窺伺，應該兼顧，不是退守。"大學士陳演説：

兵皆其兵。”甡言：“臣請兵，正爲督、撫無兵耳。使臣束手待賊，事機一失，有不忍言者。”帝乃令兵部速議發兵。尚書張國維請以總兵唐通、馬科及京營兵共一萬畀甡。又言此兵方北征，俟敵退始可調。帝命姑俟之。甡屢請，帝曰：“徐之，敵退兵自集，卿獨往何益？”

逾月，延儒出督師，朝受命，夕啓行。蔣德璟謂倪元璐曰：“上欲吴公速行，緩言相慰者，試之耳，觀首輔疾趨可見。”甡卒遲回不肯行。部所撥唐通兵，演又請留，云關門不可無備。甡不得已，以五月辭朝。先一日出勞從騎，帝猶命中官賜銀牌給賞。越宿忽下詔責其逗遛，命輟行入直。甡惶恐，兩疏引罪，遂許致仕。既行，演及駱養性交構之，帝益怒。至七月，親鞫吴昌時，作色曰：“兩輔臣負朕，朕待延儒厚，乃納賄行私，罔知國法。命甡督師，百方延緩，爲委卸地。延儒被糾，甡何獨無？”既而曰：“朕雖言，終必無糾者，錦衣衛可宣甡候旨。”甡入都，敕法司議罪。十一月，遣戍金齒。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馳疏救，不從。

明年，行次南康，聞都城變。未幾，福王立於南京，赦還，復故秩。吏部尚書張慎言議召用甡，爲勛臣劉孔昭等所阻。國變後，久之，卒於家。

贊曰：明季士大夫問錢穀不知，問甲兵不知，於是嗣昌得以才顯。然迄無成功者，得非功罪淆於愛憎，機宜失於遥制故耶？吴甡按山右有聲，

“督師出京，那麼督、撫的兵都是他的兵。”吴甡説：“臣請求兵力，正因爲督、撫無兵。要讓臣束手等待賊寇，行事的時機一旦失去，有不忍心説出的話。”皇帝於是命令兵部迅速議論發兵。尚書張國維請求將總兵唐通、馬科及京營兵共一萬人撥給吴甡。又説這些軍隊正北征，等敵人退了纔可調用。皇帝命令暫且等待。吴甡屢次請求，皇帝説：“慢慢來，敵人退了士兵自會聚集，你獨自前往又有何益？”

過了一個月，周延儒出京督師，早上接受命令，晚上出發。蔣德璟對倪元璐説：“皇上想讓吴公迅速出發，緩言相安慰，試試他罷了，觀察首輔急速前往便可以見到。”吴甡終究遲疑不肯出發。兵部調撥唐通的兵，陳演又請求留下，説關口大門不可以無防備。吴甡不得已，在五月辭别朝廷。先一日出外慰勞跟從的騎兵，皇帝仍命宦官賜銀牌給予賞賜。過了一宿忽然下詔責怪他逗留，命令停止出行入宫供職。吴甡惶恐不安，兩次上疏認罪，皇帝於是答應他退休。既已出行，陳演及駱養性紛紛詆毀他，皇帝更加憤怒。到了七月，親自審訊吴昌時，憤怒地説：“兩個輔臣都辜負了朕，朕對待周延儒優厚，他却收賄謀私利，不知國法。命令吴甡督師，他又千方百計地拖延，尋找原因推卸責任。周延儒被彈劾，吴甡爲何單單没有？”不久又説：“朕雖然説了，可是終究没有彈劾的人，錦衣衛可以傳吴甡聽候旨意。”吴甡入京城，敕令司法部門議定罪行。十一月，流放戍守金齒。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急馳上疏援救，不聽從。

第二年，出行駐扎南康，聽到京城失陷的變故。不久，福王在南京即位，吴甡遇赦還京，恢復原來俸禄。吏部尚書張慎言提議召用吴甡，被勛臣劉孔昭等人阻攔。國家滅亡後，過了一段時間，在家死去。

贊曰：明代末年的士大夫詢問錢穀不知道，詢問軍隊不知道，於是楊嗣昌得以顯露才華。可是最終没有成功，難道不是由於功罪被愛憎所混淆，有利時機被遥遠控制所失去的緣故嗎？吴甡

及爲相，遂不能有爲。進不以正，其能正邦乎？抑時勢實難，非命世材，固罔知攸濟也。

巡按山右有名聲，等任相後，便不能有所作爲。進用不由正路，怎能端正國家呢？或許時勢真的艱難，如果不是治國人才，本來就不知道如何治理國家。

明史卷二百五十三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

王應熊 何吾騶　張至發 孔貞運 黄士俊 劉宇亮
薛國觀 袁愷　程國祥 蔡國用 范復粹 方逢年 張四知(等)
陳演　魏藻德 李建泰

王應熊

王應熊，字非熊，巴縣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天啓中，歷官詹事，以憂歸。

王應熊，字非熊，巴縣人。萬曆四十一年考中進士。天啓年間，歷任詹事，因母喪歸家。

崇禎三年，召拜禮部右侍郎。明年冬，帝遣宦官出守邊鎮，應熊上言："陛下焦勞求治，何一不倚信群臣，乃群臣不肯任勞任怨，致陛下萬不獲已，權遣近侍監理。書之青史，謂有聖明不世出之主，而群工不克仰承，直當愧死。且自神宗以來，士習人心不知職掌何事，有舉《會典》律例告之者，反訝爲申、韓刑名。近日諸臣之病，非臨事不擔當之故，乃平時未講求之過也；亦非因循於夙習之故，實忿忘於舊章之過也。"語皆迎帝意，遂蒙眷注。嘗酗酒，詬尚書黄汝良，爲給事中馮元飆所劾。汝良爲之隱，乃解。五年，進左侍郎，元飆發其貪污狀，帝不省。

崇禎三年，召任禮部右侍郎。第二年冬天，皇帝派遣宦官出外守衛邊鎮，王應熊上書説："陛下焦慮煩勞，尋求太平，爲何一點不倚靠信賴群臣，是群臣不肯任勞任怨，致使陛下萬不得已，權且派遣親近侍衛監督管理。寫在青史上，認爲有聖明非凡的君主，而衆大臣不能承受，應當慚愧而死。而且自神宗以來，士大夫風氣人心不知職掌是何事。有人舉《會典》法律條例告訴他，他反而驚訝地認爲那是申不害、韓非的刑名之學。近日衆臣的過錯，并非是遇事不擔當的緣故，而是平時不講求的過錯；也非因循於積習的緣故，實在是忘記不遵守昔日典章的過錯。"言語都迎合皇帝的旨意，於是蒙受垂愛關注。王應熊曾經酗酒，辱駡尚書黄汝良，被給事中馮元飆所彈劾。黄汝良替他隱瞞，纔解脱。崇禎五年，升任左侍郎，馮元飆揭發他貪污的罪狀，皇帝不理會。

應熊博學多才，熟諳典故，而性谿刻强很，人多畏之。周延儒、温體仁援以自助，咸與親善。及延儒罷，體仁援益力。六年冬，廷推閣臣，應熊望輕不與，特旨擢禮部尚書兼東閣

王應熊博學多才，熟悉典故，而性格苛刻，剛强凶狠，人多畏懼他。周延儒、温體仁援引他來幫助自己，都與他親近友善。等周延儒罷官，温體仁更加用力援引他。六年冬，朝廷推舉内閣大臣，王應熊聲望輕不參與推舉，特别下旨提拔

大學士，與何吾騶并入參機務。命下，朝野胥駭。給事中章正宸劾之曰："應熊强愎自張，縱横爲習，小才足覆短，小辨足濟貪。今大用，必且芟除異己，報復恩仇，混淆毁譽。况狼籍封靡，淪於市行。願收還成命，别選忠良。且訛言謂左右先容，由他途以進，使天下薰心捷足之徒馳騁而起，爲聖德累不小。"帝大怒，下正宸詔獄，削籍歸。有勸應熊爲文彦博者，應熊咈然，佯具疏引退，語多憤激。屢爲給事中范淑泰、御史吴履中所攻，帝皆不問。

爲禮部尚書兼任東閣大學士，與何吾騶一并入内閣參與機務。命令下發，朝廷上下都驚駭。給事中章正宸彈劾他説道："王應熊剛愎自用，自我張揚，肆意横行成爲習慣。他的小才能足以覆蓋他的短處，小的辯才足以幫助他的貪婪。如今重用，必將排除異己，感恩報仇，混淆詆毁和贊譽。况且行爲不檢，嚴重損害名聲，沉淪於市井之行。希望收回成命，另外挑選忠良之人。而且有訛言稱他事先讓皇帝左右之人關説，經由别的途徑進用，使天下利欲熏心、捷足奔競的小人起而奔走鑽營，牽累聖上美德不小。"皇帝大怒，將章正宸關入欽犯牢獄，削除官籍歸家。有人勸王應熊作文彦博那樣的人，王應熊不悦，假裝備文上疏辭官，言語多有憤激之情。多次被給事中范淑泰、御史吴履中所攻擊，皇帝都不過問。

八年正月，流賊陷鳳陽，毁皇陵。巡撫楊一鵬，應熊座主；巡按吴振纓，體仁姻也。二人恐帝震怒，留一鵬、振纓疏未上，俟恢復報同奏之，遂擬旨令撫按戴罪。主事鄭爾説、胡江交章詆應熊、體仁朋比誤國，帝怒謫二人，而給事中何楷、許譽卿、范淑泰，御史張纘曾、吴履中、張肯堂言之不已。淑泰言："一鵬《恢復疏》以正月二十一日，《核察失事情形疏》以正月二十八日，天下有未失事先恢復者哉？應熊改填月日，欺誑之罪難辭。"且劾其他受賄事。帝顧應熊厚，皆不聽，而鐫楷、纘曾秩，慰諭應熊。應熊亦屢疏辩，謂"座主門生，誼不容薄，敢辭比之名。票擬實臣起草，敢辭誤之罪。"楷益憤，屢疏糾之，最後復疏言："故事，奏章非發抄，外人無由聞；非奉旨，邸報不許抄傳。臣疏六月初十日上，十四日始奉明旨，應熊乃於十三日奏辯。旨尚未下，應熊何由知？臣不解者一。且旨下必由六科抄發。臣疏十四日下，而百户趙光修先

八年正月，流賊攻陷鳳陽，毁壞皇陵。巡撫楊一鵬，是王應熊的主試官；巡按吴振纓，是温體仁的姻親。王應熊、温體仁二人恐怕皇帝震怒，留楊一鵬、吴振纓的奏疏不上報，等待恢復的報告一同上奏，於是擬旨下令巡撫巡按戴罪立功。主事鄭爾説、胡江紛紛上奏章譴責王應熊、温體仁朋比爲奸，貽誤國家，皇帝發怒，貶謫鄭爾説、胡江二人，而給事中何楷、許譽卿、范淑泰，御史張纘曾、吴履中、張肯堂不停地上言。范淑泰説："楊一鵬上《恢復疏》在正月二十一日，上《核察失事情形疏》在正月二十八日，天下存在没有失事而先恢復的情况嗎？王應熊改填月日，欺誑的罪行難以推辭。"而且彈劾王應熊其他受賄的事情。皇帝對王應熊十分顧念，全不聽從，而降何楷、張纘曾的俸禄，下諭安慰王應熊。王應熊也多次上疏分辯，説："主考官和門生，情義上不容淡薄，怎敢推辭朋比的罪名。代替皇上批答奏章，事先寫在票簽上確實是臣起的草，豈敢推辭失誤的罪過。"何楷更加憤怒，多次上疏彈劾他，最後又上疏説："按照舊例，奏章如果不是下發抄報，外人無從知曉；如果不是奉旨，邸報不許傳抄。臣的奏疏在六月初十上呈，十四日纔得到皇帝明確旨意，王應熊却於十三日上奏分辯。聖旨還没有下發，王應熊怎能知

送錦衣堂上官，則疏可不由科抄矣。臣不解者二。”應熊始懼，具疏引罪。帝下其家人及直日中書七人於獄。獄具，家人戍邊，中書貶二秩。應熊乃屢疏乞休去，乘傳賜道里費，行人護行。帝亦知應熊不協人望，特己所拔擢，不欲以人言去也。

曉？這是臣不理解的第一點。而且聖旨下達必從六科抄寫下發。臣的奏疏十四日下發，而百户趙光修先送給錦衣堂上官，那麽奏疏可以不由六科抄寫了。這是臣不理解的第二點。”王應熊纔害怕，備文上疏請罪。皇帝將他的家人及值班的中書七人下獄。罪案已定，家人戍守邊防，中書降兩級官階。王應熊於是多次上疏請求退休離職，乘坐驛車，賜給道路上的花費，行人官沿途保護。皇帝也知道王應熊不協和於衆人的期望，衹是因爲屬於自己提拔的，不想因他人彈劾而使他離職。

十二年，遣官存問。其弟應熙横於鄉，鄉人詣闕撃登聞鼓，列狀至四百八十餘條，贓一百七十餘萬，詞連應熊。詔下撫按勘究。會應熊復召，事得解。

十二年，皇帝派遣官員慰問王應熊。王應熊的弟弟王應熙横行鄉里，鄉人到朝廷擊登聞鼓，陳列多達四百八十餘條罪狀，贓款一百七十餘萬，言詞連累到王應熊。詔書下發巡撫巡按勘查追究。恰逢王應熊又被召回，事情纔得以解脱。

時延儒再相，患言者攻己，獨念應熊剛很，可藉以制之，力言於帝。十五年冬，遣行人召應熊。明年六月，應熊未至，延儒已罷歸。給事中龔鼎孳密疏言：“陛下召應熊，必因其秉國之日，衆口交攻，以爲孤立無黨；孰知其同年密契，肺腑深聯，恃延儒在也。臣去年入都，聞應熊賄延儒爲再召計。延儒對衆大言，至尊欲起巴縣。巴縣者，應熊也。未幾，召命果下。以政本重地，私相援引，是延儒雖去猶未去，天下事何堪再誤！”帝得疏心動，留未下。已而延儒被逮，不即赴，俟應熊至，始尾之行。一日，帝顧中官曰：“延儒何久不至？”對曰：“需王應熊先入耳。”帝益疑之。九月，應熊至，宿朝房。請入對，不許；請歸田，許之，乃慚沮而返。

當時周延儒再次任宰相，擔心諫官攻擊自己，獨獨想到王應熊剛强凶狠，可藉助他來控制諫官，在皇帝那兒極力推薦。十五年冬，皇上派遣行人召回王應熊。第二年六月，王應熊没有到，周延儒已經罷官歸家。給事中龔鼎孳秘密上疏説：“陛下召王應熊，必然因爲他執掌國政的時候，衆人都攻擊他，以爲他孤立没有朋黨，怎知他與同榜登科的密友，關係密切極了，都是依靠周延儒在位。臣去年進入京城，聽説王應熊賄賂周延儒，來爲再次召任謀劃。周延儒對衆人大肆揚言，皇上想起用巴縣。巴縣，即王應熊。不久，召任的命令果然下發。朝廷是政事的根本重地，私下互相攀援牽引，這是周延儒雖然離去仍如未曾離職，天下的政事怎能經受再次耽誤！”皇上得到奏疏心動，留下没有下發。不久周延儒被逮捕，不立即前往京城，等待王應熊到來，纔跟着上路。一天，皇帝看着宦官説：“周延儒爲何久久不到？”宦官對答道：“等待王應熊先入京罷了。”皇帝更加懷疑王應熊。九月，王應熊到京，在朝房住宿。請求入宫對策，皇帝不准許；請求回家種地，皇帝准許了，於是他羞慚沮喪地返回。

十七年三月，京師陷。五月，福

崇禎十七年三月，京城被攻陷。五月，福王

王立於南京。八月，張獻忠陷四川。乃改應熊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總督川、湖、雲、貴軍務，專辦川寇。時川中諸郡，惟遵義未下，應熊入守之。縞素誓師，開幕府，傳檄討賊。明年奏上方略，請敕川陝、湖貴兩總督，鄖陽、湖廣、貴州、雲南四巡撫出師合討。并劾四川巡撫馬乾縱兵淫掠，革職提問。命未達而南都亡，乾居職如故。已而獻忠死，諸將楊展等各據州縣自雄，應熊不能制。其部將曾英最有功，復重慶，屢破賊兵。王祥亦出師綦江相犄角。祥才武不及英，而應熊委任過之。又明年十月，獻忠餘黨孫可望、李定國等南走重慶，英戰歿。可望襲破遵義，應熊遁入永寧山中，旋卒於畢節衛。一子陽禧，死於兵，竟無後。

在南京即位。八月，張獻忠攻陷四川。於是改任王應熊爲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總督川、湖、雲、貴軍務，專門處理四川賊寇。當時四川各郡，衹有遵義没有被攻下，王應熊入城守衛。穿着白衣誓師，開設幕府，傳檄文討伐賊寇。第二年上奏策略，請求敕令川陝、湖貴兩總督，鄖陽、湖廣、貴州、雲南四巡撫出兵合力討伐。并彈劾四川巡撫馬乾放縱士兵奸淫搶掠，革職審問。命令還没有到達而南都滅亡，馬乾任職如故。隨後張獻忠死去，衆將楊展等人各自占據州縣自我稱雄，王應熊不能控制。他的部將曾英最有功勞，收復重慶，多次攻破賊兵。王祥也出兵綦江互相成犄角之勢。王祥才能武略不及曾英，而王應熊委任他，却超過了曾英。又第二年十月，張獻忠的餘黨孫可望、李定國等人向南進軍重慶，曾英戰死。孫可望襲擊攻破遵義，王應熊逃遁到永寧山中，不久在畢節衛死去。一個兒子王陽禧，死於兵亂，竟然無後代。

何吾騶

何吾騶，香山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少詹事。崇禎五年，擢禮部右侍郎。六年十一月加尚書，同王應熊入閣。温體仁久柄政，欲斥給事中許譽卿。已擬旨，文震孟爭之，吾騶亦助爲言。體仁訐奏，帝奪震孟官，兼罷吾騶。詳見《震孟傳》。

何吾騶，香山人。萬曆四十七年考中進士。由庶吉士歷任少詹事。崇禎五年，提拔爲禮部右侍郎。六年十一月加官尚書，同王應熊入閣。温體仁長久執掌國政，想排斥給事中許譽卿。已經草擬好聖旨，文震孟争執此事，何吾騶也幫助他上言。温體仁攻擊呈上的奏疏，皇帝奪去文震孟的官職，同時罷免了何吾騶。詳見《文震孟傳》。

居久之，唐王自立於福州，召爲首輔，與鄭芝龍議事輒相抵牾。閩疆既失，踉蹌回廣州。永明王以原官召之，爲給事中金堡、大理寺少卿趙昱等所攻。引疾辭去，卒於家。

過了很久，唐王在福州自立，召何吾騶任首輔，與鄭芝龍議論政事便互相抵觸。閩地既已失去，踉踉蹌蹌地回到廣州。永明王用原官職召任他，被給事中金堡、大理寺少卿趙昱等人所攻擊。稱病辭職而去，在家中去世。

張至發

張至發，淄川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歷知玉田、遵化。行取，授禮部主事，改御史。時齊、楚、浙三黨方熾。至發，齊黨也，上疏陳内降之弊。因言："陛下惡結黨，而秉揆者先不能超然門户外。頃讀科臣疏云：

張至發，淄川人。萬曆二十九年考中進士。先後任玉田、遵化知縣。經推薦保舉後升任京官，授禮部主事，改任御史。當時齊、楚、浙三黨争論正熾烈。張至發，是齊黨，上疏陳説不經中書省宫内直接發詔令的弊端。於是説："陛下厭惡結黨，而主掌政柄的人先不能超然於朋黨之

'日來慰諭輔臣温旨，輔臣與司禮自相參定，方聽御批。'果若人言，天下事尚可問耶？"語皆刺葉向高，帝不報。時言官争排東林，户部郎中李朴不平，抗疏争。至發遂劾朴背公死黨，誑語欺君，帝亦不報。

外。前不久讀科道官的奏疏説：'近來下諭安慰輔政大臣，温和懇切，輔政大臣與主管禮儀部門自己互相參酌商定，纔聽從皇上親批。'果真像這個人所説，天下的事情還值得過問嗎？"言語都譏刺葉向高，皇帝不答覆。當時諫官争相排擠東林黨人，户部郎中李朴抱不平，直接上疏抗争。張至發於是彈劾李朴背棄公論結成死黨，謊言欺騙君主，皇帝也不批覆。

尋出按河南。福王之藩洛陽，中使相望於道。至發以禮裁之，無敢横。宗禄不給，爲置義田，以贍貧者。四十三年，豫省饑，請留餉備振，又請改折漕糧，皆報聞。還朝，引病歸。

不久出外巡按河南。福王到洛陽藩府，宦官在道路上連綿不斷。張至發用禮法裁制，没有人敢專横。宗室俸禄不足，便爲他們設置義田，用來贍養貧困的人。四十三年，豫省發生荒災，請求留下糧餉以備賑災，又請求改收錢幣的折色漕糧，都回覆知道了。回朝後，稱病辭官歸家。

天啓元年，進大理寺丞。三年，請終養。魏忠賢黨薦之，矯旨令吏部擢用，至發方養親不出。

天啓元年，張至發升任大理寺丞。三年，請求辭官侍養父母。魏忠賢同黨推薦他，假傳聖旨命令吏部提拔任用，張至發正侍養親人，不出來做官。

崇禎五年，起順天府丞，進光禄卿。精核積弊，多所厘正，遂受帝知。八年春，遷刑部右侍郎。六月，帝將增置閣臣。以翰林不習世務，思用他官參之。召廷臣數十人，各授一疏，令擬旨。遂擢至發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文震孟同入直。自世宗朝許讚後，外僚入閣，自至發始。

崇禎五年，起用任順天府丞，升任光禄卿。精心查驗長期積下的弊端，多有改正，於是受皇帝賞識。八年春，改任刑部右侍郎。六月，皇帝將增加設置内閣大臣。以爲翰林不熟習世間事務，想任用其他官員參與。皇帝召見朝廷大臣數十人，各自授予一疏，命令擬寫聖旨。於是提拔張至發任禮部左侍郎兼任東閣大學士，與文震孟一同入宫值班供職。從明世宗朝許讚以後，在京城以外任職的官吏入閣，自張至發開始。

時温體仁爲首輔，錢士升、王應熊、何吾騶次之。越二年，體仁輩盡去，至發遂爲首輔。萬曆中，申時行、王錫爵先後柄政，大旨相紹述，謂之"傳衣鉢"。至發代體仁，一切守其所爲，而才智機變遜之，以位次居首，非帝之所注也。嘗簡東宫講官，擯黄道周，爲給事中馮元飆所刺。至發怒，兩疏詆道周，而極頌體仁孤執不欺，復爲編修吴偉業所劾。講官項煜論至發把持考選，庇兒女姻任濬而抑成勇。至發上章辯，帝遂逐

當時温體仁任首輔，錢士升、王應熊、何吾騶其次。過了二年，温體仁輩全都離職，張至發於是成爲首輔。萬曆年間，申時行、王錫爵先後執掌國政，大體上相互繼承，稱做"傳衣鉢"。張至發取代温體仁，一切遵守他的做法，而才能智力機謀應變不如温體仁，因位次居首位，并非皇帝對他專注。曾經選擇東宫講官，排斥黄道周，被給事中馮元飆所譏刺。張至發發怒，兩次上疏譴責黄道周，而極力贊頌温體仁耿介不欺騙，又被編修吴偉業所彈劾。講官項煜彈劾張至發把持考試選用官員，庇護兒女親家任濬而抑制成勇。張至發上奏章辯解，皇帝就驅逐項煜離

煜去。

内閣中書黄應恩悍戾，體仁、至發輩倚任之，恃勢恣横。及爲正字，不當復爲東宫侍書，恐帝與太子開講同日也。至發不諳故事，令兼之。應恩不能兼，講官撰講義送應恩繕録，拒不納。檢討楊士聰論之，至發揭寢其疏。士聰復上書閣中，極論其事，至發終庇之。會復故總督楊鶴官，許給誥命，應恩當撰文。因其子嗣昌得君，力爲洗雪。忤旨，將加罪，至發擬公揭救。同官孔貞運、傅冠曰："曩許士柔事，吾輩未嘗救，獨救應恩何也?"至發咈然曰："公等不救，我自救之。"連上三揭。帝不聽，特降諭削應恩籍。嗣昌疏救，亦不聽。無何，大理寺副曹荃發應恩賕請事，詞連至發。至發憤，連疏請勘。帝雖優旨褒答，卒下應恩獄。至發乃具疏，自謂當去者三，而未嘗引疾。忽得旨回籍調理，時人傳笑，以爲遵旨患病云。

職。

内閣中書黄應恩蠻横乖戾，温體仁、張至發等人倚靠信任他，依恃他的勢力恣意横行。等到任正字官，不應當又任東宫侍書，恐怕皇帝與太子同日開講。張至發不熟悉舊例，命令黄應恩兼職。黄應恩不能兼職，講官撰寫講義送給黄應恩謄寫，他拒不接納。檢討楊士聰彈劾他，張至發以揭帖留下他的奏疏。楊士聰又上書内閣，極力彈劾此事，張至發始終庇護黄應恩。恰逢恢復原總督楊鶴的官職，答應給予誥命，黄應恩應當撰寫文章。因爲楊鶴的兒子楊嗣昌受君主寵愛，極力爲楊鶴洗雪冤情。黄應恩觸怒旨意，將要施加罪罰，張至發擬寫公開用揭帖相救。同僚孔貞運、傅冠説："昔日許士柔事，我們不曾相救，爲何獨救黄應恩?"張至發憤怒地説："你們不救，我自己救他。"接連上了三道揭帖。皇帝不聽從，特别降諭旨削去黄應恩的官籍。楊嗣昌上疏相救，皇上也不聽。不久，大理寺副曹荃揭發黄應恩行賄求官的事，言詞連及到張至發。張至發憤怒，接連上疏請求勘查。皇帝雖然頒發優待詔命嘉賞回報，最終將黄應恩下獄。張至發於是備文上疏，自己講了應當離職的三件事，而不曾稱病辭職。忽然得到聖旨回家調養護理，當時人傳播爲笑談，認爲他是遵守旨意而患的病。

至發頗清强。起自外吏，諸翰林多不服。又始終惡異己，不能虚公延攬。帝亦惡其泄漏機密，聽之去。且不遣行人護行，但令乘傳，賜道里費六十金、彩幣二表裏，視首輔去國彝典，僅得半焉。既歸，捐貲改建淄城，賜敕優獎。俄以徽號禮成，遣官存問。十四年夏，帝思用舊臣，特敕召周延儒、賀逢聖及至發，獨至發四疏辭。明年七月病殁。先屢加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及卒，贈少保，祭葬，蔭子如制。

張至發很清廉强幹。開始任外地官吏，衆翰林多不服。又始終厭惡異己，不能虚懷公正地收攬人才。皇帝也厭惡他泄露機密，任憑他離職。而且不派遣行人護送回家，衹是命令乘坐驛車，賜給路途費用六十金、彩帛表裏兩套，比照首輔離開國都的經常典禮，僅僅得到一半。既已歸家，張至發捐獻資金改建淄城，賜給敕命優厚嘉獎。不久因成徽號禮，派遣官員慰問。十四年夏，皇帝想任用舊臣，特别下敕令召回周延儒、賀逢聖以及張至發，衹有張至發四次上疏推辭。第二年七月病死。以前屢次加封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等到去世，追贈少保，賜給祭祀葬禮儀制和禮物，按制度封蔭兒子。

孔貞運

代至發爲首輔者，孔貞運。代貞

取代張至發擔任首輔的人，是孔貞運。取代

運者，劉宇亮。貞運，句容人，至聖六十三代孫也。萬曆四十七年，以殿試第二人授編修。天啓中，充經筵展書官，纂修兩朝實録。莊烈帝嗣位，貞運進講《皇明寶訓》，稱述祖宗勤政講學事，帝嘉納之。

孔貞運的人，是劉宇亮。孔貞運，句容人，是孔子六十三代孫。萬曆四十七年，因殿試第二名，授官任編修。天啓年間，充任經筵展書官，編纂兩朝實録。莊烈帝繼位，孔貞運爲皇帝講解《皇明寶訓》，稱揚述説祖宗勤於政務講求學問的事，皇帝贊賞采納了。

崇禎元年，擢國子監祭酒，尋進少詹，仍管監事。二年正月，帝臨雍，貞運進講《書經》。唐貞觀時，祭酒孔穎達講《孝經》，有釋奠頌。孔氏子孫以國師進講，至貞運乃再見。帝以聖裔故，從優賜一品服。冬十月，畿輔被兵，條上禦敵城守應援數策。尋以艱歸。六年，服闋，起南京禮部侍郎。越二年，遷吏部左侍郎。

崇禎元年，提拔任國子監祭酒，不久進升少詹事，仍掌管國子監事務。二年正月，皇帝親臨太學，孔貞運爲他講解《書經》。唐貞觀時期，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寫有釋奠頌。孔氏子孫憑國師的身份爲帝王講解經書，到孔貞運纔再次出現。皇帝因他是聖人後裔的緣故，從優賜予一品官服。冬天十月，京城郊區遭受兵亂，孔貞運向皇上分條陳説了防禦敵人守城相互援助的數條計策。不久，因親喪回家。六年，守喪期滿除服，起用爲南京禮部侍郎。過了二年，升任吏部左侍郎。

九年六月，與賀逢聖、黄士俊并入内閣。時體仁當國，欲重治復社，值其在告，貞運從寬結之。體仁怒語人曰：“句容亦聽人提索矣。”自是不敢有所建白。及至發去位，貞運代之，乃揭救鄭三俊、錢謙益，俱從寬擬。帝親定考選諸臣，下輔臣再閲，貞運及薛國觀有所更。迨命下，閣擬悉不從，而帝以所擇十八卷下部議行。適新御史郭景昌等謁貞運於朝房，貞運言所下諸卷，説多難行。景昌與辯，退即上疏劾之。帝雖奪景昌俸，貞運卒引歸。十七年五月，莊烈帝哀詔至。貞運哭臨，慟絶不能起。舁歸，得疾遽卒。

九年六月，孔貞運與賀逢聖、黄士俊一并進入内閣。當時温體仁執掌國政，想重重地懲治復社，正值他在休假中，孔貞運從寬結案。温體仁生氣地對人説：“孔貞運也聽人擺布了。”從此他不敢有所建議。等張至發離職，孔貞運取代了他，於是上揭帖救鄭三俊、錢謙益，都從寬擬旨。皇帝親自定下考試選拔官員衆臣，下交輔政大臣再看，孔貞運以及薛國觀有所更改。等到命令下發，内閣擬用名單全不聽從，而皇帝拿所選擇的十八卷下交給部裏議論實行。適逢新御史郭景昌等人在朝房拜見孔貞運，孔貞運説所下發的各卷，提出的主張多難以實行。郭景昌與他争辯，退朝後立即上疏彈劾孔貞運。皇帝雖然奪去郭景昌的俸禄，孔貞運最終引咎辭職歸家。十七年五月，莊烈帝哀詔到來。孔貞運號哭哀悼，悲痛欲絶，不能站起來。抬着歸來後，得病突然去世。

黄士俊

黄士俊，順德人。萬曆三十五年殿試第一。授修撰，歷官禮部尚書。崇禎九年入閣，累加少傅，予告歸。父母俱在堂，錦衣侍養，人以爲榮。

黄士俊，順德人。萬曆三十五年殿試第一名。授官修撰，歷任禮部尚書。崇禎九年進入内閣，多次加官至少傅，准予告老回家。父母都健在，任顯貴官職而又能侍奉供養父母，人人都以

唐王以原官召，未赴。後相永明王，耄不能决事，數爲臺省論列。辭歸而卒。

此爲榮。唐王用原官職召他任官，没有赴任。後來任永明王的宰相，年老不能處理事務，數次被臺省檢舉彈劾。辭官歸家而去世。

劉宇亮

劉宇亮，綿竹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屢遷吏部右侍郎。崇禎十年八月，擢禮部尚書，與傅冠、薛國觀同入閣。宇亮短小精悍，善擊劍。居翰林，常與家僮角逐爲樂。性不嗜書，館中纂修、直講、典試諸事，皆不得與。座主錢士升爲之援，又力排同鄉王應熊，張己聲譽，竟獲大用。明年六月，貞運罷歸，遂代爲首輔。其冬，都城戒嚴，命閲視三大營及勇衛營軍士，兩日而畢。又閲視内城九門，外城七門，皆苟且卒事。

劉宇亮，綿竹人。萬曆四十七年考中進士。多次升遷任吏部右侍郎。崇禎十年八月，提拔任禮部尚書，與傅冠、薛國觀一同進入内閣。劉宇亮矮小精悍，善於擊劍。任翰林，常常與家僮角逐爲樂趣。性不喜讀書，館中纂修、直講、典試各事，都不能參與。主考官錢士升援助他，又極力排斥同鄉王應熊，張揚自己的聲譽，最終獲得重用。第二年六月，孔貞運罷職歸家，於是劉宇亮取代他作首輔。這年冬天，都城戒嚴，命令檢閲視察三大營以及勇衛營軍士，兩天就完成了。又檢閲視察内城九門，外城七門，都草草了事。

時大清兵深入，帝憂甚，宇亮自請督察軍情。帝喜，即革總督盧象昇任，命宇亮往代。宇亮請督察，而帝忽改爲總督，大懼，與國觀及楊嗣昌謀，且具疏自言。乃留象昇，而宇亮仍往督察，各鎮勤王兵皆屬焉。甫抵保定，聞象昇戰歿。過安平，偵者報大清兵將至，相顧無人色，急趨晋州避之。知州陳弘緒閉門不納，士民亦歃血誓不延一兵。宇亮大怒，傳令箭：亟納師，否則軍法從事。弘緒亦傳語曰："督師之來，以禦敵也，今敵且至，奈何避之？芻糧不繼，責有司。欲入城，不敢聞命。"宇亮乃馳疏劾之，有旨逮治。州民詣闕訟冤，願以身代者千計，弘緒得鐫級調用。帝自是疑宇亮不任事，徒擾民矣。

當時大清兵深入，皇帝十分憂慮，劉宇亮自己請求督察軍情。皇帝喜悦，立即罷免總督盧象昇的職務，命令劉宇亮前往取代。劉宇亮請求督察，而皇帝忽然改任總督，劉宇亮極爲恐懼，與薛國觀及楊嗣昌商議，而且備文分條上疏自述。於是留下盧象昇，而劉宇亮仍前往督察，各鎮救援王朝的軍隊都歸他統管。剛到保定，聽到盧象昇戰死。經過安平，偵察的人報告大清兵將到了，互相看着面無人色，急忙趕往晋州躲避大清兵。知州陳弘緒閉門不接納，士兵人民也歃血發誓不迎接一名士兵。劉宇亮大怒，傳下令箭：立即接納軍隊，否則按軍法處理。陳弘緒也傳話説："您來是抵禦敵人的，現在敵人將要來了，爲何躲避敵人？軍糧供應不上，向有關部門徵求。想進城，我不敢聽從命令。"劉宇亮急速上疏彈劾陳弘緒，下聖旨逮捕治罪。州裏百姓到朝廷上訴冤，願意以身代罪的人數以千計，陳弘緒得以降級調用。皇帝自此懷疑劉宇亮不稱職，祇是擾亂百姓。

明年正月，至天津。憤諸將退避，疏論之，因及總兵劉光祚逗遛狀。國觀方冀爲首輔，與嗣昌謀傾宇亮，遽擬旨軍前斬光祚。比旨下，光

第二年正月，劉宇亮到天津。憤恨衆將躲避，上疏彈劾他們，乘機涉及總兵劉光祚逗留的情狀。薛國觀正希望當首輔，與楊嗣昌商議着排斥劉宇亮，立即擬旨在軍前斬殺劉光祚。等到聖

祚適有武清之捷，宇亮乃繫光祚於獄，而具疏乞宥，繼上武清捷音。國觀乃擬嚴旨，責以前後矛盾，下九卿科道議。僉謂宇亮玩弄國憲，大不敬。宇亮疏辯，部議落職閒住。給事中陳啓新、沈迅復重劾之，改擬削籍。帝令戴罪圖功，事平再議。宇亮竟以此去位，而國觀代爲首輔矣。已而定失事者五案，宇亮終免議。久之，卒於家。

旨下，劉光祚恰有武清捷報，於是劉宇亮將劉光祚關進獄中，而備文上疏請求寬恕，接着上報武清捷報。薛國觀却擬寫嚴厲的聖旨，責備他前後矛盾，下交九卿科道議處。都認爲劉宇亮玩弄國家大法，大不敬。劉宇亮上疏辯解，部裏議論去職閑住。給事中陳啓新、沈迅又重新彈劾他，改擬爲削去官籍。皇帝命令他戴罪立功，事情平定後再議處。劉宇亮竟因此離職，而薛國觀取代他爲首輔。不久議定失事的五個案子，劉宇亮最終免於議罪。後來，死於家中。

薛國觀　袁愷

薛國觀，韓城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萊州推官。天啓四年，擢户部給事中，數有建白。魏忠賢擅權，朝士爭擊東林。國觀所劾御史游士任、操江都御史熊明遇、保定巡撫張鳳翔、兵部侍郎蕭近高、刑部尚書喬允升，皆東林也。尋遷兵科右給事中，於疆事亦多所論奏。忠賢遣内臣出鎮，偕同官疏爭。七年，再遷刑科都給事中。

薛國觀，韓城人。萬曆四十七年考中進士。授任萊州推官。天啓四年，提升爲户部給事中，多次對國事有所建議。魏忠賢專權，朝廷官吏爭着攻擊東林人。薛國觀所彈劾的御史游士任、操江都御史熊明遇、保定巡撫張鳳翔、兵部侍郎蕭近高、刑部尚書喬允升，都是東林人。不久升任兵科右給事中，對邊疆事務也多有論述奏報。魏忠賢派宦官出外鎮守，他偕同僚上疏爭執。七年，又升任刑科都給事中。

崇禎改元，忠賢遺黨有欲用王化貞，寬近高，出胡嘉棟者，國觀力持不可。奉命祭北鎮醫無閭，還言關内外營伍虚耗、將吏侵剋之弊，因薦大將滿桂才。帝褒以忠讜，令指將吏侵剋者名。列上副將王應暉等六人，詔俱屬之吏。陝西盜起，偕鄉人仕於朝者，請設防速剿，并追論故巡撫喬應甲納賄縱盜罪。削應甲籍，籍其贓。國觀先附忠賢，至是大治忠賢黨，爲南京御史袁燿然所劾。國觀懼，且虞挂察典，思所以撓之，乃劾吏科都給事中沈惟炳、兵科給事中許譽卿，言："兩人主盟東林，與瞿式耜掌握枚卜。文華召對，陛下惡章允儒妄言，嚴旨處分。譽卿乃持一疏授惟炳，使同官劉斯琜邀臣列名，臣拒不應，遂使燿然劾臣。臣自立有品，

崇禎元年，魏忠賢遺黨中有人想任用王化貞，寬恕蕭近高，調出胡嘉棟，薛國觀極力堅持不可以。奉命祭祀北鎮醫無閭，返還説關内外軍隊白白地浪費、將吏侵吞剋扣的弊端，於是推薦大將滿桂的才能。皇帝表揚他忠誠正直，命令指出將吏侵吞剋扣的人的名字。列上副將王應暉等六人，下詔全交托給司法官治罪。陝西盜賊興起，偕同在朝廷做官的同鄉人，請求設防迅速剿殺，并追究彈劾原巡撫喬應甲收賄縱容盜賊罪。削去喬應甲的官籍，没收他的贜物。薛國觀先是歸附魏忠賢，到這時大肆懲治魏忠賢的黨羽，被南京御史袁燿然所彈劾。薛國觀恐懼，而且憂慮觸犯考核官吏的大典，想辦法阻撓，於是彈劾吏科都給事中沈惟炳、兵科給事中許譽卿，説："兩人主持結盟東林，與瞿式耜掌握選拔官吏。文華殿召見臣下令其回答政事，陛下厭惡章允儒胡言亂語，下嚴厲聖旨處理。許譽卿就拿一疏交給沈惟炳，使同僚劉斯琜邀請臣列上名字，臣拒

不入東林，遂罹其害。今朝局惟論東林異同向背，借崔、魏爲題，報仇傾陷。今又把持京察，而式耜以被斥之人，久居郭外，遥制察典，舉朝無敢言。”末詆燿然賄劉鴻訓得御史。帝雖以撓察典責之，國觀卒免察。然清議不容，旋以終養去。

不答應，於是使袁燿然彈劾臣。臣自守自持有品格，不參加東林，於是遭受其害。現在朝廷祇論東林的異同向背，藉崔、魏來發難，報仇排擠陷害。現在又把持考察在京官員的權力，而瞿式耜作爲被排斥的人，長久居住城外，遥控考核官吏的大典，全朝没人敢言語。”最後詆毁袁燿然賄賂劉鴻訓得到御史官。皇帝雖然以阻撓考核官吏大典來責備他，薛國觀最後免於審察。然而社會輿論不容，不久因歸家奉養親人離職。

三年秋，用御史陳其猷薦，起兵科都給事中。遭母憂，服闋，起禮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少卿。九年，擢左僉都御史。明年八月，拜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國觀爲人陰鷙谿刻，不學少文。温體仁因其素仇東林，密薦於帝，遂超擢大用之。

三年秋，皇帝聽從御史陳其猷的推薦，起用薛國觀任兵科都給事中。遇到母喪辭官服喪，服喪期滿，起用任禮科都給事中，升任太常少卿。九年，提升爲左僉都御史。第二年八月，授官爲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參與機要事務。薛國觀爲人陰險凶狠刻薄，不學習，少文才。温體仁因他一向仇視東林，秘密推薦給皇帝，於是被破格提拔重用。

十一年六月，進禮部尚書。其冬，首輔劉宇亮出督師，國觀與楊嗣昌比，構罷宇亮。明年二月代其位。叙剿寇功，加太子太保、户部尚書，進文淵閣。叙城守功，加少保、吏部尚書，進武英殿。

十一年六月，薛國觀升任禮部尚書。這年冬天，首輔劉宇亮出外督師，薛國觀與楊嗣昌勾結，誣陷罷免劉宇亮。第二年二月取代劉宇亮的官位。按功賞賜剿殺敵寇的功勞，加封太子太保、户部尚書，進入文淵閣。按功賞賜守城功勞，加封少保、吏部尚書，進升武英殿大學士。

先爲首輔者，體仁最當帝意，居位久。及張至發、孔貞運、劉宇亮繼之，皆非帝意所屬，故旋罷去。國觀得志，一踵體仁所爲，導帝以深刻，而才智彌不及，操守亦弗如。帝初頗信嚮之，久而覺其奸，遂及於禍。

以前擔任首輔的人中，温體仁最稱合皇帝旨意，在位時間長久。到張至發、孔貞運、劉宇亮繼任，都不稱合帝意，所以不久罷官而去。薛國觀得志，一切沿襲温體仁的所作所爲，引導皇帝嚴峻苛刻，而才能智力遠不及温體仁，節操更不如。皇帝最初很信任偏向他，長久了便發覺他的奸詐，於是招致禍害。

始帝燕見國觀，語及朝士貪婪。國觀對曰：“使廠衛得人，安敢如是?”東廠太監王德化在側，汗流沾背，於是專察其陰事。國觀任中書王陛彦，而惡中書周國興、楊餘洪，以漏詔旨、招權利劾之，并下詔獄。兩人老矣，斃廷杖下。其家人密緝國觀通賄事，報東廠。而國觀前匿史䇭所寄銀，周、楊兩家又誘䇭蒼頭首告。

最初皇帝退朝後接見薛國觀，言語涉及朝廷官員的貪婪。薛國觀對答説：“假使廠衛得到恰當的人，怎敢像這樣?”東廠太監王德化在一旁，汗流浹背，於是專門調查他的隱秘中幹的壞事。薛國觀任用中書王陛彦，而厭惡中書周國興、楊餘洪，以泄露聖旨、弄權取利彈劾他們，一并關進欽犯牢獄。兩人老了，死於朝廷杖下。他們的家人秘密收集薛國觀收受賄賂的事情，報告東廠。而薛國觀以前藏匿史䇭所寄放的銀兩，周、

由是諸事悉上聞，帝意漸移。

楊兩家又誘使史堃的奴僕告發。因此所有的事皇上都知道了，皇帝的心意漸漸轉移。

史堃者，清苑人。爲御史無行，善結納中官，爲王永光死黨。巡按淮、揚，括庫中贓罰銀十餘萬入己橐。攝巡鹽，又掩取前官張錫命貯庫銀二十餘萬。及以少卿家居，檢討楊士聰劾吏部尚書田唯嘉納周汝弼金八千推延綏巡撫，堃居間，并發堃盜鹽課事。堃得旨自陳，遂訐士聰，而鹽課則請敕淮、揚監督中官楊顯名核奏。俄而錫命子沆訐堃，給事中張焜芳復劾堃侵盜有據。又嘗勒富人于承祖萬金，事發，則遣家人齎重貲謀於黠吏，圖改舊籍。帝乃怒，褫堃職。堃急携數萬金入都，主國觀邸。謀既定，出疏攻焜芳及其弟炳芳、煒芳。閣臣多徇堃，擬嚴旨。帝不聽，止奪焜芳官候訊。及顯名核疏上，力爲堃解，而不能諱者六萬金，堃下獄。會有兵事，獄久不結，瘐死。都人籍籍，謂堃所携貲盡爲國觀有。家人證之，事大著。國觀猶力辨堃贓爲黨人構陷，帝不聽。

史堃，是清苑人。作御史時品行不端，善於結交宦官，是王永光的死黨。巡撫淮、揚，搜刮庫中追贓罰款銀十餘萬兩放入自己的袋中。史堃代理巡鹽，又奪取前任官張錫命貯存的庫銀二十餘萬兩。到以少卿身份居家時，檢討楊士聰彈劾吏部尚書田唯嘉收受周汝弼金八千而推舉他爲延綏巡撫，史堃在中間撮合，就一并揭發史堃盜取鹽税的事。史堃得到聖旨自我陳述，於是攻擊楊士聰，而鹽税就請求敕令淮、揚監督宦官楊顯名核實奏報。不久張錫命的兒子張沆揭發史堃，給事中張焜芳又彈劾史堃侵占盜竊有根據。又曾勒索富人于承祖萬金，事情被揭發後，就派家人帶着貴重財物與奸猾官吏商議，妄圖改變舊有簿籍。皇帝於是發怒，削奪史堃的官職。史堃急忙携帶數萬金進入京都，投奔薛國觀的官邸。計謀既已制定，上疏攻擊張焜芳及他的弟弟張炳芳、張煒芳。内閣大臣多曲從史堃，擬寫嚴厲聖旨。皇帝不聽從，衹削奪了張焜芳的官職等候審訊。到楊顯名核實疏奏上，極力爲史堃解脱，却不能諱言六萬金，史堃下獄。恰有戰事，案件長久不能了結，病死獄中。京城人喧騰，説史堃所携帶財物全部被薛國觀占有。家人證明了此事，事情大白。薛國觀仍極力分辯説史堃的贓物是朋黨誣陷，皇帝不聽。

帝初憂國用不足，國觀請借助，言："在外群僚，臣等任之；在内戚畹，非獨斷不可。"因以武清侯李國瑞爲言。國瑞者，孝定太后兄孫，帝曾祖母家也。國瑞薄庶兄國臣，國臣憤，詭言"父貲四十萬，臣當得其半，今請助國爲軍貲"。帝初未允。因國觀言，欲盡借所言四十萬者，不應則勒期嚴追。或教國瑞匿貲勿獻，拆毁居第，陳什器通衢鬻之，示無所有。嘉定伯周奎與有連，代爲請。帝怒，奪國瑞爵，國瑞悸死。有司追不已，戚畹皆自危。因皇五子病，交

皇帝最初憂慮國家財用不足，薛國觀請求借錢幫助，説："在外衆多官僚，臣等負責管理；在宫内外戚，非皇上獨斷不可。"於是以武清侯李國瑞爲例。李國瑞，是孝定太后兄長的孫兒，是皇帝曾祖母家的人。李國瑞薄待庶兄李國臣，李國臣氣憤，詭稱"父親財産有四十萬，臣應當得到他的一半，現在請求幫助國家作爲軍費"。皇帝最初没有答應。根據薛國觀的建議，想全部借用所説的四十萬，不答應就勒令期限嚴厲追查。有人教李國瑞藏匿財物不要獻上，拆毁居住房屋，陳列家什器物於沿街出賣，表示一無所有。嘉定伯周奎與李國瑞有牽連，代他求情。皇帝發怒，奪去李國瑞的官爵，李國瑞驚嚇而

通宦官宮妾，倡言孝定太后已爲九蓮菩薩，空中責帝薄外家，諸皇子盡當夭，降神於皇五子。俄皇子卒，帝大恐，急封國瑞七歲兒存善爲侯，盡還所納金銀，而追恨國觀，待隙而發。

死。有關部門不停地追究，外戚都人人自危。乘着五皇子有病，結交宦官宮妾，揚言孝定太后已成爲九蓮菩薩，在空中責備皇帝輕視外戚，衆皇子全應當早死，降神於皇五子。不久皇子去世，皇帝大驚，急忙封李國瑞七歲的兒子李存善爲侯，全部歸還交納的金銀，而追恨薛國觀，等待過錯而發作。

國觀素惡行人吳昌時。及考選，昌時虞國觀抑己，因其門人以求見。國觀僞與交歡，擬第一，當得吏科。迨命下，乃得禮部主事。昌時大恨，以爲賣己，與所善東廠理刑吳道正謀，發丁憂侍郎蔡奕琛行賄國觀事。帝聞之，益疑。

薛國觀平常厭惡行人官吳昌時。等到考核選拔官員，吳昌時預料到薛國觀壓制自己，就通過他的門人來求見。薛國觀假裝與他交好，擬定爲第一，應當得到吏科。等到命令下發，纔得官任禮部主事。吳昌時非常怨恨，以爲薛國觀出賣自己，與所交好的東廠理刑吳道正商量，揭發正在服喪的侍郎蔡奕琛行賄薛國觀的事。皇帝聽説了，更加疑忌薛國觀。

十三年六月，楊嗣昌出督師，有所陳奏。帝令擬諭，國觀乃擬旨以進。帝遂發怒，下五府九卿科道議奏。掌都督府魏國公徐允禎、吏部尚書傅永淳等不測帝意，議頗輕，請令致仕或閒住。帝度科道必言之，獨給事中袁愷會議不署名，且疏論永淳徇私狀，而微詆國觀藐肆妒嫉。帝不懌，抵疏於地曰："成何糾疏！"遂奪國觀職，放之歸，怒猶未已。

十三年六月，楊嗣昌出京督師，有所陳奏。皇帝命令擬寫諭旨，薛國觀便擬旨進呈。皇帝於是發怒，下交五府九卿科道官議論上奏。掌管都督府魏國公徐允禎、吏部尚書傅永淳等没有猜到皇帝意思，彈劾很輕，請求命令退休或閑住。皇帝猜到科道官必然進言此事，衹有給事中袁愷聚會議論不署名字，而且上疏揭發傅永淳徇私情的狀況，而稍稍譴責薛國觀輕視放縱妒嫉。皇帝不高興，將疏扔到地上説："這成什麽彈劾疏！"於是削奪了薛國觀的職務，放他歸家，怒氣仍然没有停止。

國觀出都，重車累累，偵事者復以聞。而東廠所遣伺國觀邸者，值陛彥至，執之，得其招摇通賄狀。詞所連及，永淳、奕琛暨通政使李夢辰、刑部主事朱永佑等十一人。命下陛彥詔獄窮治。頃之，愷再疏，盡發國觀納賄諸事，永淳、奕琛與焉。國觀連疏力辨，詆愷受昌時指使，帝不納。

薛國觀出了京城，裝載家財的大車連續不斷，偵察事情的人又全上報皇帝。而東廠所派遣窺伺薛國觀府邸的人，正當王陛彥到來，逮捕了他，得到他到處大行賄賂的罪狀。言詞所連及的，有傅永淳、蔡奕琛與通政使李夢辰、刑部主事朱永佑等十一人。命令將王陛彥關入欽犯牢獄徹底清查。不久，袁愷再次上疏，全部揭發薛國觀收受賄賂的各種事情，傅永淳、蔡奕琛也參與其中。薛國觀接連上疏極力辯解，指責袁愷受吳昌時指使，皇帝不采納。

至十月，陛彥獄未成，帝以行賄有據，即命棄市，而遣使逮國觀。國觀遷延久不赴，明年七月入都。令待

到十月，王陛彥的案子還未結，皇帝以行賄有根據，命令立即處死，而派遣使者逮捕薛國觀。薛國觀拖延長久不到，第二年七月入京城。

命外邸，不以屬吏，國觀自謂必不死。八月初八日夕，監刑者至門，猶鼾睡。及聞詔使皆緋衣，蹶然曰："吾死矣！"倉皇覓小帽不得，取蒼頭帽覆之。宣詔畢，頓首不能出聲，但言"吳昌時殺我"，乃就縊。明日，使者還奏。又明日許收斂，懸梁者兩日矣。輔臣戮死，自世廟夏言後，此再見云。法司坐其贓九千，没入田六百畝，故宅一區。

皇帝命令他在諸王住宅等待命令，不交吏部，薛國觀自認爲必定不會死。八月初八晚，監督行刑的人到了門口，他仍在鼾睡。等到聽説下詔的使者都穿紅衣服，吃驚地説："我要死了！"倉促間找不到便帽，拿了奴僕的帽子戴上。宣詔完畢，叩頭不能出聲，衹是説"吳昌時殺我"，於是自縊而死。第二天，使者回去奏報。又第二天允許收殮尸體，懸挂梁上已兩天了。輔政大臣被處死，自世廟夏言之後，到此第二次出現。法律部門没收了他的贓款九千，没收六百畝田地，故宅一幢。

國觀險忮，然罪不至死。帝徒以私憤殺之，贓又懸坐，人頗有冤之者。

薛國觀陰險苛刻，然而罪不至於死。皇帝衹是因私憤殺了他，贓物又是憑空加罪，很多人認爲他冤枉。

袁愷，聊城人。既劾罷國觀，後爲給事中宋之普所傾，罷去。福王時，起故官，道卒。

袁愷，聊城人。既彈劾薛國觀，後來被給事中宋之普排斥，罷官而去。福王時，起用任原官，赴任途中去世。

程國祥

程國祥，字仲若，上元人。舉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知確山、光山二縣，有清名。遷南京吏部主事，乞養歸。服闋，起禮部主事。天啓四年，吏部尚書趙南星知其可任，調爲己屬，更歷四司。發御史楊玉珂請屬，玉珂被謫，國祥亦引疾歸。其冬，魏忠賢既逐南星，御史張訥劾國祥爲南星邪黨，遂除名。

程國祥，字仲若，上元人。萬曆三十二年考中進士。歷任確山、光山二縣知縣，有清正的名聲。升任南京吏部主事，請求歸家奉養父母。服喪期滿後，起用爲禮部主事。天啓四年，吏部尚書趙南星知道他可以任用，調爲自己的屬下，經歷了四個部門。揭發御史楊玉珂私通關節，楊玉珂被貶謫，程國祥也稱病辭職歸家。這年冬天，魏忠賢驅逐趙南星後，御史張訥彈劾程國祥爲趙南星的邪黨，於是將程國祥除名。

崇禎二年，起稽勳員外郎。遷考功郎中，主外計，時稱公慎。御史龔守忠詆國祥通賄，國祥疏辯。帝褒以清執，下都察院核奏，事得白，守忠坐褫官。尋遷大理右寺丞。歷太常卿、南京通政使，就遷工部侍郎，復調户部。

崇禎二年，起用程國祥爲稽勳員外郎。升任考功郎中，主管京城外官吏考核，時人稱他公正謹慎。御史龔守忠譴責程國祥收受賄賂，程國祥上疏辯解。皇帝表揚他清白正直，下交都察院核實奏報，事情得以明白，龔守忠坐罪被奪去官職。不久升任大理右寺丞。歷任太常卿、南京通政使，就地升任工部侍郎，又調任户部侍郎。

九年冬，召拜户部尚書。楊嗣昌議增餉，國祥不敢違。而是時度支益匱，四方奏報災傷者相繼。國祥多方區畫，亦時有所蠲減。最後建議，借都城賃舍一季租，可得五十萬，帝遂

九年冬天，召任户部尚書。楊嗣昌提議增加糧餉，程國祥不敢違抗。而這時的經費開支更加匱乏，各地奏報災害的呈文連續不斷。程國祥多方安排，也時常有所減免。最後建議，借京城租賃房舍一季的租税，可以得到五十萬，皇帝於是

行之。勛戚奄豎悉隱匿不奏，所得僅十三萬，而怨聲載途。然帝由是眷國祥。

十一年六月，帝將增置閣臣，出御中極殿，召廷臣七十餘人親試之。發策言："年來天災頻仍，今夏旱益甚，金星晝見五旬，四月山西大雪。朝廷腹心耳目臣，務避嫌怨。有司舉劾，情賄關其心。剋期平賊無功，而剿兵難撤。外敵生心，邊餉日絀。民貧既甚，正供猶艱。有司侵削百方，如火益熱。若何處置得宜，禁戢有法，卿等悉心以對。"會天大雨，諸臣面對後，漏已深，終考者止三十七人。顧帝意已前定，特假是爲名耳。居數日，改國祥禮部尚書，與楊嗣昌、方逢年、蔡國用、范復粹俱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時劉宇亮爲首輔，傅冠、薛國觀次之，又驟增國祥等五人。國觀、嗣昌最用事。國祥委蛇其間，自守而已。明年四月召對，無一言。帝傳諭責國祥緘默，大負委任。國祥遂乞休去。

國祥始受業於焦竑。歷任卿相，布衣蔬食，不改儒素。與其子上俱撰有詩集。國祥歿後，家貧，不能舉火。上營葬畢，感疾卒，無嗣。

蔡國用

蔡國用，金谿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由中書舍人擢御史。天啓五年，陳時政六事，詆葉向高、趙南星，而薦亓詩教、趙興邦、邵輔忠、姚宗文等七人。魏忠賢喜，矯旨褒納。尋忤璫意，勒令閒住。

崇禎元年，起故官，屢遷工部右侍郎。督修都城，需石甚急，不克辦。國用建議取牙石用之。牙石者，

實行了。勛臣國戚宦官全藏匿不上奏，所得到的衹有十三萬，而怨聲載道。然而皇帝由此垂愛程國祥。

十一年六月，皇帝將增設内閣大臣，駕臨中極殿，召集朝廷大臣七十餘人親自測試他們。發出策問："近年以來天災頻繁，今年夏天旱災更厲害，金星白天出現達五旬，四月山西大雪。朝廷心腹親信大臣，致力避開遭受怨恨。有關官員檢舉彈劾，情分財物關聯着他們的心。限期平定賊人没有功效，而圍剿的軍隊難以撤退。外部的敵人産生窺伺之心，邊防糧餉日益困難。百姓已很貧困，交納法定賦税仍很艱難。有關部門多方侵奪，如火上澆油。如何處理得當，約束有法，你們盡心來對答。"恰逢天下大雨，衆大臣當面對答後，時間已晚了，堅持結束考試的人衹有三十七人。考慮到皇帝旨意已早定，衹是把這作爲名義而已。過了數天，改任程國祥爲禮部尚書，與楊嗣昌、方逢年、蔡國用、范復粹都兼任東閣大學士，入閣參與機務。當時劉宇亮是首輔，傅冠、薛國觀次之，又突然增加程國祥等五個人。薛國觀、楊嗣昌權力最專。程國祥在中間順應他人，自我持守罷了。第二年四月皇帝召見臣下回答問題，他一言不發。皇帝傳諭責備程國祥緘默，大大辜負皇帝的信任。程國祥於是請求退休離職。

程國祥開始向焦竑學習。歷任卿相，穿布衣吃蔬食，不改儒雅質樸。他與兒子程上都撰有詩集。程國祥去世後，家境貧寒，不能生火做飯。程上辦完喪事，感染疾病而死，程上没有兒子。

蔡國用，金谿人。萬曆三十八年考中進士。由中書舍人提升爲御史。天啓五年，他陳述時政六件事，指責葉向高、趙南星，而推薦亓詩教、趙興邦、邵輔忠、姚宗文等七人。魏忠賢高興，假傳聖旨贊賞收納。不久觸犯宦官心意，勒令閑住。

崇禎元年，起用任原官，多次升遷任工部右侍郎。監督修整京都城墻，需要石頭很急，不能備辦。蔡國用建議取牙石來使用。牙石，是以前

舊列崇文、宣武兩街，備駕出除道者也。帝閲城，嘉其功，遂欲大用。十一年六月，廷推閣臣，國用望輕，不獲與，特旨擢禮部尚書，入閣辦事。累加少保，改吏部尚書、武英殿。十三年六月，卒於官，贈太保，謚文恪。國用居位清謹，與同列張四知皆庸才，碌碌無所見。

列在崇文、宣武兩街，以備皇帝出行修治道路時使用。皇帝視察城池，贊賞他的功勞，就想重用他。十一年六月，朝廷推舉內閣大臣，蔡國用聲望低，不能參與，皇帝特別下旨提拔爲禮部尚書，進入内閣辦理事務。積累功勞加封至少保，改任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十三年六月，蔡國用死於任上，追贈爲太保，謚號文恪。蔡國用在官位上清正謹慎，與同僚張四知都是庸才，碌碌無爲没有什麽政績。

范復粹

范復粹，黄縣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除開封府推官。崇禎元年爲御史。廷議移毛文龍内地，復粹言：“海外億萬生靈誰非赤子，倘栖身無所，必各據一島爲盜，後患方深。”又言：“袁崇焕功在全遼，而尚寶卿董懋中詆爲逆黨所庇，持論狂謬。”懋中遂落職，文龍亦不果移。

巡按江西，請禁有司害民六事。時大厘郵傳積弊，減削過甚，反累民，復粹極陳不便。丁艱歸。服闋，還朝，出按陜西。陳治標治本之策：以任將、設防、留餉爲治標；廣屯、蠲賦、招撫爲治本。帝褒納之。廷議有司督賦缺額，兼罪撫按，復粹力言不可。

范復粹，黄縣人。萬曆四十七年考中進士。授任開封府推官。崇禎元年任御史。朝廷提議將毛文龍調到内地，范復粹説：“天下億萬生靈誰不是皇上的百姓，倘若無處栖身，必然各自占據一島作盜賊，後患將深。”又説：“袁崇焕的功勞在於保全遼，而尚寶卿董懋中指責他被逆黨庇護，所持言論狂妄荒謬。”董懋中於是被罷職，毛文龍也果然没有調動。

范復粹巡按江西，請求禁止有關部門殘害百姓的六件事。當時大肆整頓郵傳長期積下的弊端，削減太多，反而連累百姓，范復粹極力陳説它的不利。因親喪歸家。服喪期滿除服，回朝，出京巡按陜西。陳述治標治本的策略：以任用將領、設置防務、屯留軍餉爲治標；擴大屯田、減少賦税、招撫人民爲治本。皇帝褒揚接納了他的建議。朝廷提議有關部門監督賦税缺少數額，兼治巡撫巡按的罪，范復粹極力陳説不可。

由大理右寺丞進左少卿。居無何，超拜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時同命者五人，翰林惟方逢年，餘皆外僚，而復粹由少卿，尤屬異數。蓋帝欲閣臣通知六部事，故每部簡一人：首輔劉宇亮由吏部，國祥以户，逢年以禮，嗣昌以兵，國用以工。刑部無人，復粹以大理代之。累加少保，進吏部尚書、武英殿。

范復粹由大理右寺丞升任左少卿。過了不久，破格提拔爲禮部左侍郎兼任東閣大學士。當時一同任命的有五個人，翰林祇有方逢年，其餘的都是地方官員，而范復粹由少卿提升，尤其屬於特殊禮遇。因爲皇帝想讓内閣大臣全部知曉六部事務，所以每部挑選一人：首輔劉宇亮由吏部，程國祥由户部，方逢年由禮部，楊嗣昌由兵部，蔡國用由工部。刑部没有人，范復粹由大理寺代任。積累功勞加封爲少保，升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十三年六月，國觀罷，復粹爲首輔。給事中黄雲師言“宰相須才識度

十三年六月，薛國觀被罷官，范復粹任首輔。給事中黄雲師説“宰相需要有才能、見識、

三者"，復粹恚，因自陳三者無一，請罷，温旨慰留。御史魏景琦劾復粹及張四知學淺才疏，伴食中書，遺譏海内。帝以妄詆下之吏。明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建極殿。賊陷洛陽，復粹等引罪乞罷，不允。帝御乾清宫左室，召對廷臣，語及福王被害，泣下。復粹曰："此乃天數。"帝曰："雖氣數，亦賴人事挽回。"復粹等不能對。帝疾初愈，大赦天下，命復粹録囚，自尚書傅宗龍以下，多所減免。是年五月致仕。國變後，卒於家。

度量三者俱備"，范復粹氣憤，於是自己陳説三者没有一件，請求罷免官職，皇帝下温和聖旨安慰挽留。御史魏景琦彈劾范復粹以及張四知學識粗疏才能淺薄，如同宋代的伴食中書，貽笑天下。皇帝以妄言詆毁下交司法官治罪。第二年加封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建極殿大學士。賊寇攻陷洛陽，范復粹等人引罪請求辭職，皇帝不允許。皇帝駕臨乾清宫左室，召見朝廷大臣對話，談及福王被害，淚水流下。范復粹説："這是天意。"皇帝説："即使是天意，也靠人力來挽回。"范復粹等人不能應對。皇帝的病剛好，大赦天下，命令范復粹審查甄别囚犯，從尚書傅宗龍以下多有減罪免罪的。這年五月退休。國家滅亡後，在家中去世。

方逢年

方逢年，遂安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天啓四年，以編修典湖廣試，發策有"巨璫大蠹"語，且云"宇内豈無人焉？有薄士大夫而覓皋、夔、稷、契於黄衣閹尹之流者"。魏忠賢見之，怒，貶三秩調外。御史徐復陽希指劾之，削籍爲民。

崇禎初，起原官，累遷禮部侍郎。十一年，詔廷臣舉邊才，逢年以汪喬年應。未幾，擢禮部尚書，入閣輔政。其冬，刑科奏摘參未完疏，逢年以犯贓私者，人亡産絶，親戚坐累，幾同瓜蔓，遂輕擬以上。而帝意欲罪刑部尚書劉之鳳，責逢年疏忽。逢年引罪，即罷歸。

福王時，復原官，不召。魯王三召之，用其議，定稱魯監國。紹興破，王航海，逢年追不及，與方國安等降於我大清。已而以蠟丸書通閩，事泄被誅。

方逢年，遂安人。萬曆四十四年考中進士。天啓四年，方逢年以編修主持湖廣考試，發出的策問中有"有權勢的宦官是大蠹"的言語，而且説"天下難道没有人了？有輕視士大夫而在太監宦官中間尋覓皋、夔、稷、契這樣的人"。魏忠賢見了，大怒，降三級調到外地任官。御史徐復陽迎合魏忠賢心意彈劾他，削除官籍爲平民。

崇禎初年，起用任原官，多次升遷任禮部侍郎。十一年，下詔朝廷大臣推舉治理邊疆的人才，方逢年推舉汪喬年來應對。不久，提升爲禮部尚書，進入内閣輔助國政。這年冬天，刑科上呈揭發參奏没有完結的奏疏，方逢年認爲犯貪贓罪的人，人滅亡財産斷絶，親戚受牽連，幾乎等同株連，於是擬輕罪上奏。而皇帝想罪罰刑部尚書劉之鳳，責備方逢年疏忽。方逢年認罪，便罷官歸家。

福王時期，恢復原官，但不召他入朝。魯王三次徵召他，采用他的建議，决定稱魯監國。紹興被攻破，魯王航海逃走，方逢年追不上，與方國安等人歸降我大清。不久用蠟丸密信勾結閩，事情泄露被殺。

張四知　姚明恭　魏照乘

張四知者，費縣人。天啓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崇禎中，歷官

張四知，費縣人。天啓二年考中進士。由庶吉士授官檢討。崇禎年間，歷任禮部右侍郎。容

禮部右侍郎。貌寢甚，嘗患惡瘍。十一年六月，廷推閣臣忽及之。給事中張淳劾其爲祭酒時貪污狀，四知憤，帝前力辨，言己孤立，爲廷臣所嫉。帝意頗動，薛國觀因力援之。明年五月，與姚明恭、魏照乘俱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貌很醜，曾經患惡瘡。十一年六月，朝廷推舉内閣大臣忽然提及他。給事中張淳彈劾他任祭酒時貪污的情形，張四知憤怒，在皇帝面前極力分辯，説自己孤立，被朝廷大臣嫉妒。皇帝心意大動，薛國觀乘機極力幫助他。第二年五月，與姚明恭、魏照乘都授官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明恭，蘄水人。出趙興邦門，公論素不予。崇禎十一年，由詹事遷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給事中耿始然劾其與副都御史袁鯨比而爲奸利，帝不聽。明年，遂柄用。

姚明恭，蘄水人。出於趙興邦門下，社會輿論素來不給他好評。崇禎十一年，由詹事升任禮部侍郎，教授庶吉士。給事中耿始然彈劾他與副都御史袁鯨勾結謀取利益，皇帝不聽。第二年，便被任用掌握大權。

照乘，滑人。天啓時，爲吏部都給事中。崇禎十一年，歷官兵部侍郎。明年，國觀引入閣。

魏照乘，滑人。天啓時期，任吏部都給事中。崇禎十一年，官任兵部侍郎。第二年，薛國觀引薦他進入内閣。

三人者，皆庸劣充位而已。四知加太子太保，進吏部尚書、武英殿。明恭加太子太保，進户部尚書、文淵閣。照乘加太子少傅，進户部尚書、文淵閣。帝自即位，務抑言官，不欲以其言斥免大臣。彈章愈多，位愈固。四知秉政四載，爲給事中馬嘉植，御史鄭崑貞、曹溶等所劾，帝皆不納。十五年六月始致仕。照乘亦四載。御史楊仁願、徐殿臣、劉之勃相繼論劾，引疾去。明恭甫一載，鄉人詣闕訟之，請告歸。後四知降於我大清。

三個人，都是庸劣之才，徒居官位而已。張四知加封太子太保，進升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姚明恭加封太子太保，進升户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魏照乘加封太子少傅，進升户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皇帝即位後，專門壓制諫官，不想因他們的言論而貶斥罷免大臣。彈劾的奏章越多，位子越牢固。張四知執政四年，被給事中馬嘉植，御史鄭崑貞、曹溶等人彈劾，皇帝都不采納。十五年六月纔退休。魏照乘也執政四年。御史楊仁願、徐殿臣、劉之勃相繼彈劾，稱病離職。姚明恭纔當了一年，鄉人便到宫廷直接訴訟他，請求告老歸鄉。後來張四知投降我大清。

陳演

陳演，井研人。祖效，萬曆間以御史監征倭軍，卒於朝鮮，贈光禄卿。演登天啓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崇禎時，歷官少詹事，掌翰林院，直講筵。十三年正月，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

陳演，井研人。祖父陳效，萬曆年間以御史身份任征倭軍監軍，在朝鮮去世，追贈爲光禄卿。陳演考中天啓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官編修。崇禎時，歷任少詹事，掌管翰林院，在講筵輪值。十三年正月，提拔任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

演庸才寡學，工結納。初入館，即與内侍通。莊烈帝簡用閣臣，每親發策，以所條對覘能否。其年四月，中官探得帝所欲問數事，密授演，條

陳演才能平庸學識淺薄，精於交結接納。初入館，便與宫内侍從交往。莊烈帝選用内閣大臣，每次都親自發出策問，以所逐條對答的内容來觀察其是否有能力。這年四月，宦官探聽到皇

對獨稱旨，即拜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謝陞同入閣。明年進禮部尚書，改文淵閣。十五年，以山東平盜功加太子少保，改户部尚書、武英殿。被劾乞罷，優旨慰留。明年五月，周延儒去位，遂爲首輔。尋以城守功，加太子太保。十七年正月，考滿，加少保，改吏部尚書、建極殿。逾月罷政。再逾月，都城陷，遂及於難。

帝想問的數件事，秘密告訴陳演，逐條對答時衹有他稱合旨意，立即拜授爲禮部左侍郎兼任東閣大學士，與謝陞同時入内閣。第二年進升禮部尚書，改文淵閣大學士。十五年，因平定山東盜賊的功勞加封太子少保，改任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被彈劾請求罷官，皇帝下優待聖旨安慰挽留。第二年五月，周延儒離職，陳演於是成爲首輔。不久因守城的功勞，加封太子太保。十七年正月任職期滿後，加封少保，改任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過了一月，免除宰相職務。再過了一個多月，京城陷落，於是死於國難。

演爲人既庸且刻。惡副都御史房可壯、河南道張煊不受屬，因會推閣臣譏於帝，可壯等六人俱下吏。王應熊召至，旋放還，演有力焉。

陳演爲人既平庸又苛刻。他厭惡副都御史房可壯、河南道張煊不聽從命令，陳演就乘會同推薦内閣大臣的時機向皇帝進讒言，房可壯等六人都下交司法官治罪。王應熊徵召來京，旋即放回去，陳演起很大作用。

自延儒罷後，帝最倚信演。臺省附延儒者，盡趨演門。當是時，國勢累卵，中外舉知其不支。演無所籌畫，顧以賄聞。及李自成陷陝西，逼山西，廷議撤寧遠吴三桂兵，入守山海關，策應京師。帝意亦然之，演持不可。後帝决計行之，三桂始用海船渡遼民入關。往返者再，而賊已陷宣、大矣。演懼不自安，引疾求罷。詔許之，賜道里費五十金，彩幣四表裏，乘傳行。

自從周延儒被罷官後，皇帝最倚重信任陳演。臺省歸附周延儒的官員，全部到了陳演門下。在這時，國家形勢危如累卵，朝廷上下都知道不能支撑。陳演没有什麽籌劃，衹是以收受賄賂聞名。到李自成攻陷陝西，逼近山西，朝廷議論撤回寧遠吴三桂的軍隊，入内守山海關，策應京城。皇帝的心意也認爲對，陳演堅持不同意。後來皇帝决意實行，吴三桂開始用海船渡遼民入關。往返幾次，而賊寇已攻陷宣、大了。陳演恐懼不安，稱病請求罷官。皇帝下詔同意，賞賜道路費五十金，彩帛表裏四套，乘驛車回鄉。

演既謝事，薊遼總督王永吉上疏力詆其罪，請置之典刑。給事中汪惟效、孫承澤亦極論之。演入辭，謂佐理無狀，罪當死。帝怒曰："汝一死不足蔽辜。"叱之去。演貲多，不能遽行。賊陷京師，與魏藻德等俱被執，繫賊將劉宗敏營中。其日獻銀四萬，賊喜，不加刑。四月八日，已得釋。十二日，自成將東禦三桂，慮諸大臣爲後患，盡殺之。演亦遇害。

陳演既已辭職，薊遼總督王永吉上疏極力指責他的罪行，請求以重刑處理。給事中汪惟效、孫承澤也極力彈劾他。陳演入宫辭别，説協助治理没有功績，按罪應當處死。皇帝發怒道："你一死不足以掩蓋罪過。"叱責他離去。陳演財物多，不能立即啓程。賊寇攻陷京城，與魏藻德等人都被逮捕，拘繫在賊寇將領劉宗敏營中。這一天他獻上四萬兩銀子，賊寇高興，不加刑。四月八日，已經得到釋放。十二日，李自成將向東進兵抵抗吴三桂，考慮到衆大臣是後患，全部殺死。陳演也遇害。

魏藻德

魏藻德，順天通州人。崇禎十三年舉進士。既殿試，帝思得異才，復召四十八人於文華殿，問“今日內外交訌，何以報仇雪耻”。藻德即以“知耻”對，又自敘十一年守通州功。帝善之，擢置第一，授修撰。

十五年，都城戒嚴，疏陳兵事。明年三月，召對稱旨。藻德有口才。帝以己所親擢，且意其有抱負，五月，驟擢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藻德力辭部銜，乃改少詹事。正統末年，兵事孔棘，彭時以殿試第一人，逾年即入閣，然仍故官修撰，未有超拜大學士者。陳演見帝遇之厚，曲相比附。八月，補行會試，引爲副總裁，越蔣德璟、黄景昉而用之。藻德居位，一無建白，但倡議令百官捐助而已。十七年二月，詔加兵部尚書兼工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河道、屯田、練兵諸事，駐天津，而命方岳貢駐濟寧，蓋欲出太子南京，俾先清道路也。有言百官不可令出，出即潛遁者，遂止不行。

及演罷，藻德遂爲首輔。同事者李建泰、方岳貢、范景文、丘瑜，皆新入政府，莫能補救。至三月，都城陷，景文死之，藻德、岳貢、瑜并被執，幽劉宗敏所。賊下令勒內閣十萬金，京卿、錦衣七萬，或五三萬，給事、御史、吏部、翰林五萬至一萬有差，部曹數千，勛戚無定數。藻德輸萬金，賊以爲少，酷刑五日夜，腦裂而死。復逮其子追徵，訴言：“家已罄盡。父在，猶可丐諸門生故舊。今已死，復何所貸?”賊揮刃斬之。

魏藻德，順天通州人。崇禎十三年考中進士。殿試後，皇帝想得到優秀人才，又於文華殿召見四十八人，問“現在內外交相作亂，怎麽能報仇雪耻”。魏藻德立即用“知耻”來對答，又自己陳述十一年守衛通州的功勞。皇帝善待他，提拔安置爲第一名，授官修撰。

十五年，京城戒嚴，上疏陳説軍事。第二年三月，當面回答皇帝問題稱合旨意。魏藻德有口才。皇帝因爲他是自己親自提拔的，而且認爲他有抱負，五月，突然提拔任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輔助政事。魏藻德極力辭去部裏官銜，於是改任少詹事。正統末年，軍事緊急，彭時因爲是殿試第一名，過了一年便進入內閣，然而仍任原官修撰，没有破格提升爲大學士的。陳演受皇帝寵愛深厚，曲意比照。八月，補行會試，提拔他爲副總裁，超過蔣德璟、黄景昉而任用。魏藻德任官，毫無建議，衹是提倡命令百官捐助罷了。十七年二月，皇帝下詔加封他爲兵部尚書兼任工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河道、屯田、練兵等政事，駐守天津，而命令方岳貢駐守濟寧，大約想讓太子出宫到南京，使他先清理道路。有人説百官不可命令出京，出京立即潛逃，於是廢止不實行。

等到陳演被罷官，魏藻德就成爲首輔。同事的人李建泰、方岳貢、范景文、丘瑜，都是剛入內閣的，没人能補救國家。到三月，京城陷落，范景文死難，魏藻德、方岳貢、丘瑜一并被逮捕，關在劉宗敏住所。賊寇下令勒索內閣大臣交十萬金，京卿、錦衣官七萬金或三五萬，給事、御史、吏部、翰林等官從五萬到一萬各有差等，部曹官數千，勛臣國戚没有固定數目。魏藻德交納一萬金，賊寇以爲少，五天五夜用酷刑，腦裂而死。又逮捕他的兒子追加徵收錢財，他兒子訴説：“家中已全部没有錢了。父親活着，還可以請求衆門生舊友。現在他已死了，我又到哪兒去借錢呢?”賊寇揮刀殺了他。

李建泰

李建泰，曲沃人。天啓五年進

李建泰，曲沃人。天啓五年中進士。歷任國

士。歷官國子祭酒，頗著聲望。崇禎十六年五月，擢吏部右侍郎。十一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與方岳貢并命。疏陳時政切要十事，帝皆允行。

明年正月，李自成逼山西。建泰慮鄉邦被禍，而家富於貲，可藉以佐軍，毅然有滅賊志，常與同官言之。會平陽陷，帝臨朝嘆曰："朕非亡國之君，事事皆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見於地下！朕願督師親决一戰，身死沙場無所恨，但死不瞑目耳！"語畢痛哭。陳演、蔣德璟諸輔臣請代，俱不許。建泰頓首曰："臣家曲沃，願出私財餉軍，不煩官帑，請提師以西。"帝大喜，慰勞再三，曰："卿若行，朕仿古推轂禮。"建泰退，即請復故御史衛楨固官；授進士淩駉職方主事，并監軍；參將郭中杰爲副總兵，領中軍事；薦進士石嶐聯絡延、寧、甘、固義士，討賊立功。帝俱從之。加建泰兵部尚書，賜尚方劍，便宜從事。

二十六日行遣將禮。駙馬都尉萬煒以特牲告太廟。日將午，帝御正陽門樓，衛士東西列，自午門抵城外，旌旗甲仗甚設。内閣五府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營文武大臣侍立，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建泰前致辭。帝奬勞有加，賜之宴。御席居中，諸臣陪侍。酒七行，帝手金卮親酌建泰者三，即以賜之。乃出手敕曰"代朕親征"。宴畢，内臣爲披紅簪花，用鼓樂導尚方劍而出。建泰頓首謝，且辭行。帝目送之。行數里，所乘肩輿忽折，衆以爲不祥。

建泰以宰輔督師，兵食并絀，所携止五百人。甫出都，聞曲沃已破，家貲盡没，驚怛而病。日行三十里，

子祭酒，很有聲望。崇禎十六年五月，提拔爲吏部右侍郎。十一月，李建泰以原官職兼任東閣大學士，與方岳貢一同被任命。他上疏陳述時政緊要的十件事，皇帝都允許實行。

第二年正月，李自成逼近山西。李建泰考慮到家鄉遭受禍患，而家裏財産豐厚，可以藉以幫助軍隊，毅然有滅賊志向，常與同僚提及此事。恰逢平陽陷落，皇帝上朝時嘆息説："朕不是亡國君主，事事却是亡國之徵象。祖宗奔波勞苦得到的天下，一時間喪失了，有何面目在地下見祖宗！朕願督率軍隊親自决一死戰，身死戰場没有遺憾，衹是死不瞑目罷了！"説完痛哭。陳演、蔣德璟等輔政大臣請求代替出征，都不允許。李建泰叩頭説："臣家在曲沃，願意拿出個人錢物做軍餉，不必煩費官家錢幣。請求率軍西去。"皇帝大喜，多次慰勞，説："你如果出行，朕要仿照古代的推轂禮，親自給你推車。"李建泰退出，立即請求恢復原御史衛楨固的官職；授進士淩駉官任職方主事，一起任監軍；參將郭中杰爲副總兵，統管中軍事務；推薦進士石嶐聯絡延、寧、甘、固的義士，討伐賊寇樹立戰功。皇帝都聽從了。加封李建泰任兵部尚書，賜給尚方劍，遇事可酌情專斷處理。

二十六日舉行遣將禮。駙馬都尉萬煒用特牲在太廟祭祀。天將中午，皇帝駕臨正陽門樓，衛士東西陳列，從午門抵達城外，戰旗武器很多。内閣五府六部都察院掌印官以及京營文武大臣在一旁侍從站立，鴻臚宣唱儀節，御史督察禮儀。李建泰上前致辭。皇帝多多嘉奬慰勞，賞賜宴會。皇帝宴席居中，衆臣陪同侍坐。酒過七巡，皇帝親手拿着金杯給李建泰斟酒三次，便賞賜給了他。皇帝拿出手敕説"代朕親自出征"。宴席結束，宦官給他披紅簪花，用鼓樂引導尚方劍而出。李建泰叩頭謝恩，并且辭别出征。皇帝目視着送行。行了數里，所乘坐的轎子忽然斷折，衆人以爲不祥。

李建泰以宰輔身份督率軍隊，士兵食物都短缺，所携帶的衹有五百人。剛出京城，聽到曲沃已被攻破，家産全被没收，驚懼成病。日行三十

士卒多道亡。至定興，城門閉不納。留三日，攻破之，笞其長吏。抵保定，賊鋒已逼，不敢前，入屯城中。已而城陷，知府何復、鄉官張羅彦等并死之。建泰自刎不殊，爲賊將劉方亮所執，送賊所。

賊既敗，大清召爲内院大學士。未幾，罷歸。姜瓖反大同，建泰遥應之。兵敗被擒，伏誅。

贊曰：天下治亂，係於宰輔。自温體仁導帝以刻深，治尚操切，由是接踵一迹。應熊剛很，至發險忮，國觀陰鷙，一效體仁之所爲，而國家之元氣已索然殆盡矣。至於演、藻德之徒，機智弗如，而庸庸益甚，禍中於國，旋及其身，悲夫！

里，士兵多在路上逃亡。到定興，城門關閉不接納。停留三天，攻破城門，鞭打長官。抵達保定，賊寇前鋒已逼近，他不敢前行，入城屯兵城中。不久城池陷落，知府何復、鄉官張羅彦等人一并死難。李建泰自刎没有死，被賊將劉方亮逮捕，送入賊寇住所。

賊寇敗後，大清召李建泰任内院大學士。不久，罷官歸家。姜瓖在大同造反，李建泰遥相呼應。兵敗被擒，被殺。

贊曰：天下治理或動亂，係於宰輔一身。自從温體仁引導皇帝苛刻嚴酷，治國崇尚過分的急躁，從此以後接續而下都是一個政策。王應熊剛强凶狠，張至發險惡苛刻，薛國觀陰險凶狠，全都仿效温體仁的所作所爲，而國家的元氣已空乏殆盡了。至於陳演、魏藻德等人，機智不如，而更加平庸，禍及國家，不久自身也遭禍，可悲啊！

明史卷二百五十四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

喬允升 易應昌(等)　曹于汴　孫居相 (弟)鼎相　曹珖
陳于廷　鄭三俊　李日宣　張瑋 金光辰

喬允升

喬允升，字吉甫，洛陽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太谷知縣。以治行高等，徵授御史。歷按宣、大、山西、畿輔，并著風采。

三十九年，大計京官。允升協理河南道，力鋤匪類。而主事秦聚奎、給事中朱一桂咸爲被察者訟冤。察疏猶未下，允升慮帝意動搖，三疏別白其故，且劾吏部侍郎蕭雲舉佐察行私，事乃獲竣，雲舉亦引去。尋遷順天府丞，進府尹。齊、楚、浙三黨用事，移疾歸。

天啓初，起歷刑部左、右侍郎。三年，進尚書。魏忠賢逐吏部尚書趙南星，廷推允升代。忠賢以允升爲南星黨，并逐主議者，允升復移疾歸。既而給事中薛國觀劾允升主謀邪黨，詔落職閒住。

崇禎初，召拜故官。時訟獄益繁，帝一切用重典。允升執法不撓，多所平反。先是，錢謙益典試浙江。有奸人金保元、徐時敏僞作關節，授舉子錢千秋。千秋故有文，獲薦，覺保元、時敏詐，與之鬨。事傳京師，爲部、科磨勘者所發。謙益大駭，詰

喬允升，字吉甫，洛陽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官太谷知縣。因政績優異，被徵召授官御史。先後巡按宣、大、山西、京郊地區，都以風采出名。

三十九年，考核京城官員。喬允升協助治理河南道，極力鏟除行爲不端的人。而主事秦聚奎、給事中朱一桂都爲被察辦的人訴訟冤情。察辦的奏疏還没有下發，喬允升擔心皇帝心意動搖，三次上疏分別表明原因，而且彈劾吏部侍郎蕭雲舉輔佐審察時以私心行事，事情纔得以結束，蕭雲舉也引咎辭職而去。不久升任順天府丞，升府尹。齊、楚、浙三黨專權，他上書稱病辭職回鄉。

天啓初年，起用他先後任刑部左、右侍郎。三年，升尚書。魏忠賢驅逐吏部尚書趙南星，朝廷推舉喬允升取代任職。魏忠賢認爲喬允升是趙南星同黨，一并驅逐提議的人，喬允升又上書稱病歸家。隨後給事中薛國觀彈劾喬允升主持謀劃邪黨，下詔落職閑住。

崇禎初年，召喬允升任原官。當時訴訟案件更繁多，皇帝一切采用重刑。喬允升執法不屈，平反很多案件。在這以前，錢謙益在浙江主持考試。有奸人金保元、徐時敏弄假暗中行賄打通關節，授舉子錢千秋。錢千秋本有文才，獲得推薦，覺察到金保元、徐時敏奸詐，與他們鬥争。事情傳到京城，被部、科查核的人檢舉。錢謙益

知二奸所爲，疏劾之，并千秋俱下吏。罪當戍，二奸瘐死，千秋更赦釋還，事已七年矣。溫體仁以枚卜不與，疑謙益主之，復發其事。詔逮千秋再訊。帝深疑廷臣結黨，蓄怒以待，而體仁又密伺於旁，廷臣相顧惕息。允升乃會都御史曹于汴、大理卿康新民等讞鞫者再。千秋受拷無異詞，允升等具以聞。帝不悅，命覆勘。體仁慮謙益事白，己且獲譴，再疏劾法官六欺，且言獄詞盡出謙益手。允升憤，求去。帝雖慰留，卒如體仁言，奪謙益官閑住。千秋荷校死。

大驚，責問得知二奸人所作所爲，上疏彈劾他們，連同錢千秋都下交司法官處理。按罪應判服戍役，二奸病死獄中，錢千秋重新赦免釋放歸家，事情已過去七年了。溫體仁因枚選閣臣不在選列，懷疑是錢謙益主使，又揭發此事。下詔逮捕錢千秋再次審訊。皇帝非常疑心朝廷大臣結黨營私，心中充滿怒氣待發，而溫體仁又秘密在一旁窺視，朝廷大臣互相看着十分驚懼。喬允升於是會同都御史曹于汴、大理卿康新民等人一再審訊。錢千秋遭受拷打没有變供，喬允升等人全都上報。皇帝不高興，命令重新審訊。溫體仁考慮到如果錢謙益的事弄明白，自己將受懲處，就再次上疏彈劾法官六種欺騙行爲，而且説案件供詞全出於錢謙益之手。喬允升憤怒，請求辭職。皇帝雖然安慰挽留，最終如溫體仁所説，奪去錢謙益的官職閑住。錢千秋頸上帶枷而死。

二年冬，我大清兵薄都城，獄囚劉仲金等百七十人破械出，欲逾城，被獲。帝震怒，下允升及左侍郎胡世賞、提牢主事敖繼榮獄，欲置之死。中書沈自植乘間摭劾允升他罪，章并下按問。副都御史掌院事易應昌以允升等無死罪，執奏再三。帝益怒，并下應昌獄，鐫僉都御史高弘圖、大理寺卿金世俊級，奪少卿周邦基以下俸，令再讞。弘圖等乃坐允升絞，而微言其年老可念。帝謂允升法當死，特高年篤疾减死，與繼榮俱戍邊，世賞贖杖爲民。尚書胡應台等上應昌罪，帝以爲輕。杖郎中徐元嘏於廷，鐫應台秩視事，應昌論死。四年四月，久旱求言，多請緩刑。乃免應昌及工部尚書張鳳翔、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齊芳、都督李如楨死，遣戍邊衛。允升赴戍所，未幾死。允升端方廉直，揚歷中外，具有聲績，以詿誤獲重譴，天下惜之。

二年冬，我大清兵逼近京城，獄囚劉仲金等一百七十人砸開刑具出獄，想翻過城墻，被捕獲。皇帝震怒，將喬允升及左侍郎胡世賞、提牢主事敖繼榮等關入牢獄，想置他們於死地。中書沈自植乘機搜集材料彈劾喬允升其他罪行，奏章一并下發查究審問。副都御史掌院事易應昌以爲喬允升等人無死罪，再三堅持上奏。皇上更加生氣，連易應昌一起下獄，降僉都御史高弘圖、大理寺卿金世俊的官階，奪去少卿周邦基以下的俸禄，命令再次審訊。高弘圖等人就將喬允升判罪絞刑，而隱微提及他年紀老了可以顧念。皇帝説喬允升按刑法應當處死，衹是年高多病减去死罪，與敖繼榮等人都戍守邊關，胡世賞贖罪杖責爲民。尚書胡應台等人上奏易應昌罪狀，皇帝以爲太輕。在朝廷上杖打郎中徐元嘏，降胡應台俸禄就職辦事，易應昌處以死刑。四年四月，長久大旱尋求直言，多次請求緩刑。纔免除易應昌以及工部尚書張鳳翔、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齊芳、都督李如楨死罪，流放邊地戍守。喬允升趕往戍守住所，不久死去。喬允升端莊清廉正直，在朝廷内外任官，都有聲譽政績，因失誤而遭重罪，天下人都憐惜他。

易應昌

易應昌，字瑞芝，臨川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熹宗時，由御史累遷大理少卿。逆黨劾爲東林，削籍。崇禎二年，起左僉都御史，進左副都御史，與曹于汴持史堃、高捷起官事，爲時所重，至是獲罪。福王時，召復故官，遷工部右侍郎。國變後卒。

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書十七人。薛貞，以奄黨抵死。蘇茂相，半歲而罷。王在晉，未任改兵部去。允升，遣戍。韓繼思，坐議獄除名。胡應台，獨得善去。馮英，被劾遣戍。鄭三俊，坐議獄逮繫。劉之鳳，坐議獄論絞，瘐死獄中。甄淑，坐納賄下詔獄，改繫刑部，瘐死。李覺斯，坐議獄削籍去。劉澤深，卒於位。鄭三俊，再爲尚書，改吏部。范景文，未任，改工部。徐石麒，坐議獄落職閒住。胡應台，再召不赴。繼其後者張忻，賊陷京師，與子庶吉士端并降。

易應昌，字瑞芝，臨川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熹宗年間，由御史多次升遷任大理少卿。逆黨彈劾他爲東林黨人，削去官籍。崇禎二年，起用他爲左僉都御史，升任左副都御史，與曹于汴堅持反對史堃、高捷起用任官的事，被當時人們所推重，到這時獲罪。福王時，召他恢復原官，改任工部右侍郎。國家變亂滅亡後去世。

皇帝在位十七年，刑部尚書改易十七人。薛貞，作爲宦官黨羽處死。蘇茂相，半年就被罷官。王在晉，還沒有上任就改兵部去職。喬允升，流放戍邊。韓繼思，因審議獄案獲罪除名。胡應台，獨自得以善終離職。馮英，被彈劾流放戍邊。鄭三俊，因審議獄案被逮捕關押。劉之鳳，因審議獄案被處絞刑，病死獄中。甄淑，因受賄獲罪關入欽犯牢獄，改爲關押刑部，病死在獄中。李覺斯，因審議獄案削除官籍而離去。劉澤深，死於任上。鄭三俊，第二次任尚書，改爲吏部。范景文，没有上任，改任工部。徐石麒，因審議獄案免職閑住。胡應台，第二次徵召不上任。繼他之後的是張忻，賊寇攻陷京城，他與兒子庶吉士張端一起投降。

曹于汴

曹于汴，字自梁，安邑人。萬曆十九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淮安推官。以治行高第，授吏科給事中。疏劾兩京兵部尚書田樂、邢玠及雲南巡撫陳用賓，樂、玠遂引去。吏部郎趙邦清被誣，于汴疏雪之。謁告歸，僦屋以居，不蔽風日。

起歷刑科左、右給事中。朝房災，請急補曠官，修廢政。遼左有警，朝議增兵。于汴言："國家三歲遣使者閱邊，盛獎邊臣功伐。蟒衣金幣之賜，官秩之增，未嘗或靳。今廢防至此，宜重加按問。邊道超擢，當於秩滿時閱實其績，毋徒循資俸，坐取建牙開府。"

曹于汴，字自梁，安邑人。萬曆十九年考中鄉試第一名。第二年中進士，授官淮安推官。因政績優異，授官吏科給事中。他上疏彈劾兩京兵部尚書田樂、邢玠以及雲南巡撫陳用賓，田樂、邢玠於是引咎離職。吏部郎趙邦清被誣陷，曹于汴上疏昭雪冤情。拜見皇帝告老還鄉，租賃房屋居住，不能遮蔽風吹日曬。

起用歷任刑科左、右給事中。朝房發生火災，請求趕緊補充空官位，整治廢棄的政事。遼左有緊急情況，朝廷商議增加兵力。曹于汴說："國家三年派遣使者視察邊防，重獎邊防大臣功勞。蟒衣金幣的賞賜，官職俸禄的增長，不曾有過吝惜。現在廢棄邊防至這個地步，應該重重地加以按察追究。邊地官員破格提拔，應當在考核期滿審查核實他的政績，不要衹是根據資格給予俸禄，輕易得到外鎮一方的大將之任。"

進吏科都給事中。給事中胡嘉棟發中官陳永壽兄弟奸，永壽反訐嘉棟。于汴極論永壽罪。故事，章疏入會極門，中官直達之御前，至是必啓視然後進御。于汴謂乖祖制，泄事機，力請禁之。三十八年，典外察，去留悉當。明年，典京察，屏湯賓尹、劉國縉等，而以年例出王紹徽、喬應甲於外。其黨群起力攻，于汴持之堅，卒不能奪。以久次擢太常少卿，疏寢不下，請告又不報，候命歲餘，移疾歸。

曹于汴升任吏科都給事中。給事中胡嘉棟檢舉宦官陳永壽兄弟奸詐，陳永壽反過來揭發胡嘉棟。曹于汴極力彈劾陳永壽的罪行。按照慣例，奏章入會極門，宦官直接送達皇帝面前，到這時必然啓開看然後呈給皇上。曹于汴說這樣做有違祖宗制度，泄露事情機密，極力請求禁止。三十八年，主持考核外地官員，去職留任全適當。第二年，主持考核在京官員。屏退湯賓尹、劉國縉等人，而根據年例放王紹徽、喬應甲於外地。他們的同黨群起極力攻擊，曹于汴强硬堅持，最終不能改變。因長久任官提拔爲太常少卿，疏擱置不下發，請求退休又不批覆，等候了一年多，稱病辭職歸家。

光宗立，始以太常少卿召。至則改大理少卿，遷左僉都御史，佐趙南星京察。事竣，進左副都御史。天啓三年秋，吏部缺右侍郎，廷推馮從吾，以于汴副。中旨特用于汴。于汴以從吾名位先已，義不可越，四辭不得，遂引疾歸。明年，起南京右都御史，辭不拜。時紹徽、應甲附魏忠賢得志，必欲害于汴，屬其黨石三畏以東林領袖劾之，遂削奪。

光宗即位，纔以太常少卿召見他。到了就改任大理少卿，升任左僉都御史，輔佐趙南星考核京城官員。事完後，進升左副都御史。天啓三年秋，吏部空缺右侍郎，朝廷推薦馮從吾，讓曹于汴輔助。皇帝下詔衹任用曹于汴。曹于汴認爲馮從吾的名聲與地位都在自己前面，按道義不可越過，四次推辭都没有得到批准，於是稱病辭職歸家。第二年，起用任南京右都御史，推辭不上任。當時王紹徽、喬應甲依附魏忠賢得志，一定想加害曹于汴，唆使他們的同黨石三畏彈劾曹于汴是東林領袖，於是削奪了官位。

崇禎元年，召拜左都御史。振舉憲規，約敕僚吏，臺中肅然。明年，京察，力汰匪類，忠賢餘黨幾盡，仕路爲清。温體仁訐錢謙益，下錢千秋法司，訊不得實。體仁以于汴，謙益座主也，并訐之。于汴亦發體仁欺罔狀。帝終信體仁，謙益竟獲罪。

崇禎元年，召曹于汴任左都御史。他整頓法規，約束戒敕屬吏，御史臺中安定有次序。第二年，考核京官，極力淘汰行爲不端的人，魏忠賢餘黨幾乎全部除盡，官路清正。温體仁攻擊錢謙益，將錢千秋交法律部門，審訊不得實情。温體仁以爲曹于汴是錢謙益的主考官，一并攻擊他。曹于汴也揭發温體仁欺騙皇上的情狀。皇帝最終相信温體仁，錢謙益終究獲罪。

先是，詔定逆案。于汴與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刑部尚書喬允升平心參决，不爲已甚，小人猶惡之。故御史高捷、史𡐓素憸邪，爲清議所擯，吏部尚書王永光力薦之。故事，御史起官，必都察院咨取。于汴惡其人，久弗咨。永光憤，再疏力

在這之前，皇帝下詔判定逆案。曹于汴與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刑部尚書喬允升公平地斟酌决策，適可而止，小人還是憎惡他。原御史高捷、史𡐓素來奸邪，被社會輿論所排斥，吏部尚書王永光極力推薦他們。按慣例，御史起用任官，必須經過都察院咨詢裁取。曹于汴厭惡此人，長久不咨詢。王永光憤怒，再次上疏極力争

爭。已得請，于汴猶以故事持之，兩人遂投牒自乞。于汴益惡之，卒持不予。兩人竟以部疏起官，遂日夜謀傾于汴。

論。已經得到允許，曹于汴仍以慣例堅持反對，兩人於是投文書自我乞求。曹于汴更厭惡他們，最終堅持不給予。兩人終究因部内上疏而被起用，於是日夜思索排斥曹于汴。

中書原抱奇者，賈人子也，嘗誣劾大學士爌。至是再劾爌及于汴并及尚書孫居相、侍郎程啓南、府丞魏光緒，目爲"西黨"，請皆放黜，以五人籍山西也。帝絀抱奇言不聽。而工部主事陸澄源復劾于汴朋奸六罪。帝雖謫澄源，于汴卒謝事去。及辭朝，以敦大進規。七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太保。

中書原抱奇，是商人的兒子，曾誣陷彈劾大學士韓爌。到這時再次彈劾韓爌連及曹于汴一并連同尚書孫居相、侍郎程啓南、府丞魏光緒，指爲"西黨"，請求全部流放罷黜，因五人籍貫是山西。皇帝斥去原抱奇的話不聽。而工部主事陸澄源又彈劾曹于汴朋比爲奸六種罪行。皇帝雖然貶謫陸澄源，曹于汴最終也辭職而去。等到在朝廷辭别，以敦厚寬大向皇帝進諫規勸。七年去世，時年七十七歲。追贈他爲太子太保。

于汴篤志正學，操履粹白。立朝，正色不阿，崇獎名教，有古大臣風。

曹于汴立志於合乎正道的學説，操守純潔。站於朝廷上，嚴正不阿附，推崇獎勵名理教化，有古代大臣的風度。

孫居相　孫鼎相

孫居相，字伯輔，沁水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恩縣知縣。徵授南京御史。負氣敢言。嘗疏陳時政，謂"今内自宰執，外至郡守縣令，無一人得盡其職。政事日廢，治道日乖，天變人怨，究且瓦解土崩。縱珠玉金寶亘地彌天，何救危亂！"帝不省。誠意伯劉世延屢犯重辟，廢爲庶人，錮原籍。不奉詔，久居南京，益不法，妄言星變，將勒兵赴闕。居相疏發其奸，并及南京勛臣子弟暴横狀。得旨下世延吏，安遠、東寧、忻城諸侯伯子弟悉按問，强暴爲戢。税使楊榮激變雲南，守太和山中官黄勳嗾道士毆辱知府，居相皆極論其罪。

孫居相，字伯輔，沁水人。萬曆二十二年進士。授官恩縣知縣。徵召授任南京御史。他憑恃意氣敢於直言。曾上疏陳述時政，説"現在京内自宰相，外地到郡守縣令，没有一人能盡心職守。政事日益荒廢，治國道理日益背離，天變人怨，終將土崩瓦解。縱使金玉珠寶遍天地，怎能救助危險動亂！"皇帝不省察。誠意伯劉世延多次違犯重法，廢爲平民，監禁於原籍。他不聽詔令，長久居住南京，更加不遵守法令，妄自談論星象變化，將率兵到京城。孫居相上疏揭發他的奸情，并涉及南京功臣子弟横行的情况。奉旨將劉世延交吏部處置，安遠、東寧、忻城等侯伯子弟全被審訊追究，强暴得以收斂。税使楊榮激發雲南變亂，守太和山的宦官黄勳唆使道士毆打侮辱知府，孫居相都極力揭發他們的罪行。

時中外多缺官，居相兼攝七差，署諸道印，事皆辦治。大學士沈一貫數被人言，居相力詆其奸貪植黨，一貫乃去，居相亦奪禄一年。連遭内外艱。服闋，起官，出巡漕運，還發湯賓尹、韓敬科場事。廷議當褫官，其黨爲營護，旨下法司覆勘。居相復發

當時中央與地方多空缺官員，孫居相兼代理七個差使，代理各道的印信，政事都得到辦理。大學士沈一貫數次遭受他人議論，孫居相極力詆毁他奸詐貪婪培植黨羽，沈一貫纔離職，孫居相也被奪去俸禄一年。接連遭受父母逝世。服喪期滿除服，起用任官，出外巡視漕運，返還京城揭發湯賓尹、韓敬科場考試作弊的事情，朝廷議罪

敬通賄狀，敬遂不振。故事，御史年例外轉，吏部、都察院協議。王時熙、魏雲中之去，都御史孫瑋不與聞。居相再疏劾尚書趙煥，煥引退。及鄭繼之代煥，復以私意出宋槃、潘之祥於外，居相亦據法力争。吏部侍郎方從哲由中旨起官，中書張光房等五人以持議不合時貴，擯不與科道選，居相并抗章論列。

應判奪去官職，他的同黨爲他庇護營救，聖旨命令下交法律部門重新審訊。孫居相又揭發韓敬勾通賄賂的事，韓敬於是不再起用。按慣例，御史按年例外轉，吏部、都察院協同討論。王時熙、魏雲中的離職，都御史孫瑋没有參與討論。孫居相兩次上疏彈劾尚書趙煥，趙煥引咎退職。到鄭繼之取代趙煥，又憑個人心意放宋槃、潘之祥到外地做官，孫居相也根據法律極力争執。吏部侍郎方從哲由内宫直接傳旨起用任官，中書張光房等五人因爲所持意見與當時權貴不合，被排斥不參與科道選拔，孫居相一并直接向皇帝上奏章評論其事。

當是時，朋黨勢成，言路不肖者率附吏部，以驅除異己，勢張甚。居相挺身與抗，氣不少沮。於是過庭訓、唐世濟、李徵儀、劉光復、趙興邦、周永春、姚宗文、吴亮嗣、汪有功、王萬祚輩群起爲難。居相連疏措拄，諸人迄不能害。至四十五年，亦以年例出居相江西參政，引疾不就。

在這時，朋黨的形勢已結成，諫官不正派的大都依附吏部，以驅除異己，勢力很熾烈。孫居相挺身而出與他們對抗，志氣一點也不沮喪。於是過庭訓、唐世濟、李徵儀、劉光復、趙興邦、周永春、姚宗文、吴亮嗣、汪有功、王萬祚等人群起發難。孫居相接連上疏抗拒，衆人終究不能加害。到四十五年，也按照年例放孫居相出任江西參政，他稱病辭職不上任。

天啓改元，起光禄少卿。改太僕，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四年春，召拜兵部右侍郎。其冬，魏忠賢盗柄，復引疾歸。無何，給事中陳序謂居相出趙南星門，與楊漣交好。序同官虞廷陛又劾居相力薦李三才，遥結史記事，遂削奪。

天啓元年，起用孫居相任光禄少卿。改任太僕，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四年春，徵召授官兵部右侍郎。這年冬天，魏忠賢竊取政權，他又稱病辭職歸家。不久，給事中陳序説孫居相出於趙南星的門下，與楊漣交好。陳序的同僚虞廷陛又彈劾孫居相極力推薦李三才，遠結史記事，於是削奪官籍。

崇禎元年，起户部右侍郎，專督鼓鑄。尋改吏部，進左侍郎，以户部尚書總督倉場。轉漕多雇民舟，民憊甚，以居相言獲蘇。高平知縣喬淳貪虐，爲給事中楊時化所劾，坐贓二萬有奇。淳家京師，有奥援，乞移法司覆訊，且訐時化請囑致隙。時化方憂居，通書居相，報書有“國事日非，邪氛益惡”語，爲偵事者所得，聞於朝。帝大怒，下居相獄，謫戍邊。七年，卒於戍所。

崇禎元年，起用任户部右侍郎，專門監督冶煉。不久改任吏部，升任左侍郎，以户部尚書的身份總督倉場。轉運漕糧多雇傭民船，人民都很疲憊，因孫居相的建議獲得復蘇。高平知縣喬淳貪婪暴虐，被給事中楊時化彈劾，因貪污二萬多贓物獲罪。喬淳家在京城，有宫内援助，乞求轉移到法律部門重新審訊，而且攻擊楊時化請托，兩人因此産生怨恨。楊時化正居家服喪，通信給孫居相，回信上有“國事一天不如一天，邪惡氣氛更盛”的話，被偵察事情的人得到，上報朝廷。皇帝大怒，將孫居相下獄，貶謫戍守邊防。七年，在戍守住所去世。

弟鼎相，歷吏部郎中、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亦有名東林中。

弟孫鼎相，先後任吏部郎中、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在東林人中也有名氣。

曹珖

曹珖，字用韋，益都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户部主事，督皇城四門。倉衛軍貸群璫子錢，償以月餉，軍不支餉者三年。及餉期，群璫抱券至，珖命減息，璫大嘩。珖曰："并私券奏聞，聽上處分耳。"群璫請如命，軍困稍蘇。以憂去。

曹珖，字用韋，益都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官户部主事，監督皇城四門。倉儲的衛軍借衆宦官的高利貸，用月餉償還，軍隊不能支餉三年。到了支餉期，衆宦官帶着債券到來，曹珖命令減少利息，宦官大聲喧嘩。曹珖説："所有個人債券一起上報，聽從皇上處分而已。"衆宦官請求聽命，軍隊的困難纔稍稍緩解。因親人死喪而離職。

起補兵部武選主事，歷職方郎中。大璫私人求大帥，珖不可。東廠太監盧受疏申職掌，珖亦請敕受約束部卒，毋陷良民。稍遷河南參政，引疾歸。久之，起南京太常少卿。光宗驟崩，馳疏言："先帝春秋鼎盛，奄棄群臣，道路咸知奸黨陰謀，醫藥雜進，以至於此。天下之弑逆，有毒而非鴆、戕而非刃者，此與先年梃擊，同一奸宄。乞明詔輔臣，直窮奸狀，以雪先帝之仇。"報聞。

起用補任兵部武選主事，歷任職方郎中。大宦官個人謀求大帥，曹珖不同意。東廠太監盧受上疏申述職掌，曹珖也請求皇帝敕令盧受約束部下士兵，不要陷害良民。後升任河南參政，稱病辭職而歸。很久後，起用任南京太常少卿。光宗突然駕崩，他馬上上疏説："先帝年紀鼎盛，忽然與群臣永别，到處都知曉奸黨的陰謀，亂上醫藥，以至於此。天下弑君，有毒殺而不用毒酒，殘害而不用刀刃，這與往年梃擊案，是同一違法作亂的事情。請求皇上公開詔令輔政大臣，徹底追究奸賊情狀，以雪先帝仇恨。"皇帝批覆已知。

天啓初，敘職方時邊功，加光禄卿，進太常大理卿。魏忠賢亂政，大獄紛起，珖請告歸。尋爲給事中潘士聞所劾，落職閒住。御史盧承欽歷攻東林，詆珖狎主邪盟，遂削奪。

天啓初年，評定任職方官時的邊防功勞，加封光禄卿，升任太常大理卿。魏忠賢淆亂國政，重大案件紛紛而起，曹珖請求告老還鄉。不久被給事中潘士聞彈劾，免職閑住。御史盧承欽多次攻擊東林，詆毁曹珖主持邪惡聯盟，於是削奪官籍。

崇禎元年，起户部右侍郎，督錢法，尋遷左侍郎。三年，拜工部尚書。珖初名珍，避仁宗諱，始改名。五年，陵工成，加太子少保。桂王重建府第，議加江西、河南、山東、山西田賦十二萬有奇。浙江逋織造銀十餘萬，巡撫陸完學請編入正額。珖皆持不可。

崇禎元年，起用任户部右侍郎，監督錢幣制度，不久升任左侍郎。三年，授官工部尚書。曹珖初名曹珍，避仁宗的諱，纔改名。五年，建造陵墓工程完成，加封太子少保。桂王重建府第，提議加收江西、河南、山東、山西的田賦十二萬多。浙江拖欠織造銀十餘萬，巡撫陸完學請求編入正常的税額。曹珖都堅持不同意。

中官張彝憲總理户、工兩部事，議設座於部堂，珖不可。右侍郎高弘圖履任，彝憲欲共設公座。珖與弘圖

宦官張彝憲總管户、工兩部事務，提議在部裏大堂設座位，曹珖堅持不同意。右侍郎高弘圖上任，張彝憲想共同設公堂座席。曹珖與高弘圖

約，比彝憲至，皆曰“事竣矣”，撤座去，彝憲怏怏。及主事金鉉、馮元飈交疏劾彝憲，彝憲疑出珖，日摭其隙。會山永巡撫劉宇烈請料價萬五千兩、鉛五萬斤，工部無給銀例，與鉛之半。宇烈怒，奏鉛皆濫惡。彝憲取粗鉛進曰“庫鉛盡然”，欲以罪珖。嚴旨盡熔庫鉛，司官中毒死者三人，内外官多獲罪。彝憲乃糾巡視科道許國榮等十一人，珖疏救，忤旨詰責。彝憲又指閘工冒破齮齕之，珖累疏乞骸骨歸，五月，得請。屢薦不起。家居十四年卒。

約定，等張彝憲到後，都說“事完工了”，撤去座位，張彝憲怏怏不樂。等到主事金鉉、馮元飈交相上疏彈劾張彝憲，張彝憲懷疑出自曹珖，每天搜羅曹珖的過失以打擊他。恰逢山永巡撫劉宇烈請求料價銀一萬五千兩、鉛五萬斤，工部没有供給銀的先例，衹給一半鉛。劉宇烈發怒，上奏説鉛都是低劣的。張彝憲拿粗鉛上呈説“庫裏的鉛全都這樣”，想來加罪於曹珖。皇帝下嚴厲聖旨全部熔煉庫中鉛，主管官員中毒而死的達三人，朝廷内外官員多獲罪。張彝憲就糾彈巡視科道官許國榮等十一人，曹珖上疏求救，觸犯聖旨遭斥責。張彝憲又指使閘工誣陷他冒領虚報從而擠兑他，曹珖多次上疏請求退休，五月，得到准許。多次被推薦不被起用。居住在家十四年去世。

陳于廷

陳于廷，字孟諤，宜興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歷知光山、唐山、秀水三縣，徵授御史。甫拜命，即論救給事中汪若霖，詆大學士朱賡甚力，坐奪俸一年。頃之，劾職方郎中申用懋、趙拱極、黄克謙爲宰相私人，不宜處要地，又劾賡及王錫爵當斥。已，言諭德顧天埈素干清議，不宜久玷詞林。語皆峻切。視鹺河東，劾税使張忠撓鹽政。正陽門災，極陳時政闕失。父喪歸。服除，起按江西。時税務已屬有司，而中官潘相欲親督湖口税，于廷劾其背旨虐民。淮府庶子常洪作奸，論置之法。改按山東。

光宗立，擢太僕少卿，徙太常。議“紅丸”事，極言崔文昇、李可灼當斬。尚書王紀被斥，特疏申救。再進大理卿、户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尚書趙南星既逐，于廷署事。大學士魏廣微傳魏忠賢意，欲用其私人代南星，且許擢于廷總憲。于廷不可，以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名上。忠賢大怒，謂所推仍南星遺

陳于廷，字孟諤，宜興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先後任光山、唐山、秀水三縣知縣，徵召授任御史。剛上任，立即議論救援給事中汪若霖，指責大學士朱賡很用力，因罪奪去俸禄一年。不久，彈劾職方郎中申用懋、趙拱極、黄克謙是宰相親信，不應處於要地。又彈劾朱賡以及王錫爵應當貶斥。過後，説諭德顧天埈素來違犯社會輿論，不應長久玷污翰林。言語都很嚴厲。視察河東鹽，彈劾税使張忠擾亂鹽政。正陽門發生火災，他極力陳説時政闕失。父喪歸家。喪期滿除去喪服，起用巡按江西。當時税務已歸屬主管部門，而宦官潘相想親自監督湖口税，陳于廷彈劾他違背聖旨虐待人民。淮府庶子常洪作壞事，按法律處置了他。改調巡按山東。

光宗即位，提升陳于廷任太僕少卿，改任太常。議論“紅丸”事，極力説崔文昇、李可灼應當斬首。尚書王紀被貶斥，特别上疏申辯救助。再升任大理卿、户部右侍郎，改任吏部，進升左侍郎。尚書趙南星既被放逐，陳于廷代理事務。大學士魏廣微傳達魏忠賢的意思，想用他的親信來代替趙南星，而且許諾提升陳于廷任總憲。陳于廷不同意，將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名字上奏。魏忠賢大怒，説所推薦的人仍是趙南星的遺

黨，矯旨切責，并楊漣、左光斗盡斥爲民。文選郎張光前、御史袁化中、房可壯亦坐貶黜。自是清流盡逐，小人日用事矣。

黨，假傳聖旨嚴厲斥責，連同楊漣、左光斗全部被貶爲平民。文選郎張光前、御史袁化中、房可壯也坐罪貶斥罷黜。自此德高望重的士大夫全被驅逐，小人天天專權。

崇禎初，起南京右都御史。與鄭三俊典京察，盡去諸不肖者。南御史差竣，例聽北考，于廷請先考於南，報可。召拜左都御史。以巡方責重，列上糾大吏、薦人才、修荒政、核屯鹽、禁耗羡、清獄囚、訪奸豪、弭寇盜八事，請於回道日核實課功。優詔褒納。給事中馬思理，御史高倬、余文縉坐事下吏，并抗疏救之。秩滿，加太子少保。三疏乞休，不允。

崇禎初年，起用爲南京右都御史。與鄭三俊主持考核在京官員，將不稱職的全部汰除。南御史差事完成，按例主持北御史考核，陳于廷請求先考核南御史，皇帝同意了。召任左都御史。因巡視四方責任重大，一一上奏糾察大官、推薦人才、修治救荒政務、檢查屯鹽、禁止耗費羡餘、清理囚犯、訪查惡霸、平定寇盜八件事，請在返回之日核實功績。皇帝下褒獎詔書并采納。給事中馬思理，御史高倬、余文縉因事獲罪下交司法官，一并直言上疏相救。任官期滿，加封太子少保。三次上疏請求退休，不被皇帝允許。

兩浙巡鹽御史祝徽、廣西巡按御史畢佐周并擅撻指揮，非故事。事聞，帝方念疆埸多故，欲倚武臣，旨下參核。于廷等言："軍官起世胄，率不循法度，概列彈章，將不勝擾，故小過薄責以懲。凡御史在外者盡然，不自二臣始。"帝以指揮秩崇，非御史得杖，令會兵部稽典制以聞。典制實無杖指揮事，乃引巡撫敕書提問四品武職語以對。帝以比擬不倫，責令再核。于廷等終右御史，所援引悉不當帝意。疏三上三却，竟削籍歸。家居二年卒。福王時，贈少保。

兩浙巡鹽御史祝徽、廣西巡按御史畢佐周都擅自鞭打指揮，不合舊例。事情上報，皇帝正考慮到邊疆多事變，想倚靠武臣，下旨考查審核。陳于廷等人説："軍官出身貴族世家，大都不遵循法律制度，一概列入彈劾奏章，將不勝擾亂，所以對待小過錯輕輕責備以示懲戒。凡是御史在外的都這樣，不從二臣開始。"皇帝以爲指揮官職高，不是御史能够杖責的，命令會合兵部考察典章制度上報。典章制度實在没有杖打指揮的事，就引用巡撫敕書傳訊審問四品武職的話語來對答。皇帝認爲比喻不恰當，責令再次審核。陳于廷等人最終庇護御史，所援引的全不合帝意。三次上疏三次退回，最後削奪官籍歸家。居家二年去世。福王時，追贈少保。

于廷端亮有守。周延儒當國，于廷其里人，無所附麗。與温體仁不合，故卒獲重譴去。

陳于廷端正貞亮有操守。周延儒執政，陳于廷是他的同鄉，他不去依附。陳于廷與温體仁不合，所以最後獲得重罰離職。

鄭三俊

鄭三俊，字用章，池州建德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元氏知縣。累遷南京禮部郎中、歸德知府、福建提學副使。家居七年，起故官，督浙江糧儲。

鄭三俊，字用章，池州建德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官元氏知縣。多次升官任南京禮部郎中、歸德知府、福建提學副使。居家七年，起用任原職，監督浙江糧食儲存。

天啓初，召爲光禄少卿，改太

天啓初年，召任光禄少卿，改任太常。未上

常。未上，陳中官侵冒六事。時魏忠賢、客氏離間后妃，希得見帝，而三俊疏有"篤厚三宫，妖冶不列於御"語。忠賢遣二豎至閣中，摘"妖冶"語，令重其罪。閣臣力争，而擬旨則以先朝故事爲辭。三俊復疏言："近日糜爛荼毒，無逾中璫，閣臣悉指爲故事。古人言奄豎聞名，非國之福。今聞名者已有人。内連外結，恃閣臣彈壓抑損之，而閣臣輒阿諛自溺其職，可爲寒心。"忠賢益怒，以語侵内閣，留中不下。擢左僉都御史，疏陳兵食大計，規切内外諸司。吏部郎中徐大相言事被謫，抗疏救之。

任，陳述宦官侵占貪冒的六件事。當時魏忠賢、客氏離間后妃，很少能見到皇帝，而鄭三俊的上疏有"厚待三宫，妖冶不陳列皇帝前"的言語。魏忠賢派二個小僕到内閣中，摘録"妖冶"語，命令治以重罪。内閣大臣極力反對，而擬旨又以先朝舊例爲托辭。鄭三俊又上疏説："近來糜爛荼毒，没有什麽能超過宦官，内閣大臣全指爲舊例。古人説宦官出名，不是國家的福氣。現在出名的已有人。内連外結，依恃内閣大臣鎮壓限制，而内閣大臣動輒阿諛奉承，自己失去其職責，可以説令人寒心。"魏忠賢更加憤怒，以言語侮辱内閣，將奏章留置宫禁不下發。提升爲左僉都御史，上疏陳述軍隊糧食的大計，勸誡諫正中央地方各部門。吏部郎中徐大相議論政事被貶謫，他直接給皇帝上疏相救。

四年正月，遷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楊漣劾忠賢，三俊亦上疏極論。尋署倉場事。太倉無一歲蓄，三俊奏行足儲數事。忠賢盡逐漣等，三俊遂引疾去。明年，忠賢黨張訥請毁天下書院，劾三俊與鄒元標、馮從吾、孫慎行、余懋衡合污同流，褫職閒住。

四年正月，升任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楊漣彈劾魏忠賢，鄭三俊也上疏極力檢舉。不久代理倉場事務。太倉没有一年的儲蓄，鄭三俊上奏請求施行充足儲糧的幾件事。魏忠賢將楊漣等人全部驅逐出朝中，鄭三俊就稱病辭職而去。第二年，魏忠賢同黨張訥請求毁掉天下書院，彈劾鄭三俊與鄒元標、馮從吾、孫慎行、余懋衡同流合污，被奪去官職閑住。

崇禎元年，起南京户部尚書兼掌吏部事。南京諸僚多忠賢遺黨，是年京察，三俊澄汰一空。京師被兵，大臣大獲譴。明年春，三俊以建儲入賀，力言："皇上憂勞少過，人情鬱結未宣。百職庶司，救過不贍，上下睽孤，足爲隱慮。願保聖躬以保天下，收人心以收封疆。"帝褒納之。南糧歲額八十二萬七千有奇，積逋至數百萬，而兵部又增兵不已。三俊初至，倉庫不足一月餉。三俊力袪宿弊，糾有司尤怠玩者數人，屢與兵部争虚冒，久之，士得宿飽。萬曆時，税使四出，蕪湖始設關，歲徵税六七萬，泰昌時已停。至是，度支益絀，科臣解學龍請增天下關税，南京宣課

崇禎元年，起用任南京户部尚書兼掌管吏部事務。南京衆官多是魏忠賢遺黨，這年考察京官，鄭三俊把他們全部淘汰。京城遭受兵亂，大臣遭到重罰。第二年春，鄭三俊因建立儲君入宫祝賀，極力説道："皇上憂勞過度，心情鬱結不能抒發。百官各部門糾正過失不及，上下分離，實在是隱憂。願保聖體以保天下，收拾人心以收復邊疆。"皇帝褒獎采納他的意見。南方糧食每年交納數額爲八十二萬七千多，積累欠税到數百萬，而兵部又增兵不止。鄭三俊剛到，倉庫僅有不到一個月的糧餉。鄭三俊極力除去長期弊端，糾察有關部門尤其玩忽職守的數人，多次與兵部争執士兵虚數冒領事。很久以後，士兵得以常飽。萬曆年間，税使四處出行，蕪湖開始設關口，每年徵收税六七萬，泰昌年間已停止。到這時，國家經濟更加困難，科道官解學龍請求增加

司亦增二萬。三俊以爲病民，請減其半，以其半征之蕪湖坐賈。户部遂派蕪湖三萬，復設關徵商。三俊請罷征，并於工部分司計舟輸課，不税貨物。皆不從，遂爲永制。蕪湖、淮安、杭州三關皆隸南户部，所遣司官李友蘭、霍化鵬、任僘皆貪，三俊悉劾罷之。

天下關税，南京宣課司也增加二萬。鄭三俊認爲危害人民，請求減去一半，而這其中一半向蕪湖固定營業的商人徵收。户部就攤派給蕪湖三萬，又設關口徵收商税。鄭三俊請求停止徵收，合并於工部分管部門按船計算徵税，不收貨物税。皇帝都不聽，就成爲永久法度。蕪湖、淮安、杭州三關都隸屬南户部，所派出的主管官員李友蘭、霍化鵬、任僘都貪婪，鄭三俊將他們全部彈劾罷免。

居七年，就移吏部。八年正月，復當京察，斥罷七十八人，時服其公。旋上議官評、杜請屬、慎差委三事，帝皆采納。流寇大擾江北，南都震動，三俊數陳防禦策。禮部侍郎陳子壯下獄，抗疏救之。

過了七年，就地改到吏部上任。八年正月，鄭三俊又值考核在京官員，罷免貶斥七十八人，時人佩服他的公正。不久上奏議定官員的評價、杜絶請求囑托、謹慎委任官員三件事，皇帝都予以采納。流寇大肆騷擾長江以北地區，南都震動，鄭三俊數次陳述防禦策略。禮部侍郎陳子壯下獄，他直接上疏相救。

考績入都，留爲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帝以陰陽愆和，命司禮中官録囚，流徒以下皆減等。三俊以文武諸臣詿誤久繫者衆，請令出外候讞。因論告訐株蔓之弊，乞敕“内外諸臣行惻隱實政。内而五城訊鞫，非重辟不必參送法司；外而撫按提追，非真犯不必盡解京師；刑曹决斷，以十日爲期”。帝皆從之。代州知州郭正中因天變，請舉寒審之典，帝命考故事。三俊稽歷朝寶訓，得祖宗冬月録囚數事，備列上奏，寢不行。前尚書馮英坐事遣戍，其母年九十有一，三俊乞釋還侍養，不許。

考核政績後進入京城，留任刑部尚書，加封爲太子少保。皇帝認爲陰陽失和，命令司禮中官登記囚犯，判處流放徒隸以下的都減輕刑罪等次。鄭三俊認爲因文武衆臣貽誤而長久囚禁的人很多，請求命令出外等候審訊。於是議論告發株連的弊端，乞求敕令“朝廷内外衆臣實行憐憫政治。在京内五城審訊，不是死罪不必報送法律部門，在京外巡撫巡按控制追拿，不是情真罪實的犯人，不必全部解送京城；分管刑部的官員斷案，以十天爲期限”。皇帝都聽從。代州知州郭正中因天變，請求舉行寒審的法典，皇帝命令參考舊例。鄭三俊考察歷代皇帝言論詔諭，得到祖宗冬月登記囚犯的數件事，全部列入上奏，廢置不施行。前尚書馮英因事獲罪流放戍邊，他的母親已九十一歲，鄭三俊乞求放還侍養親人，皇帝不允許。

初，户部尚書侯恂坐屯豆事下獄，帝欲重譴之。三俊屢讞上，不稱旨。讒者謂恂與三俊皆東林，曲法縱舍。工部錢局有盗穴其垣，命按主者罪，三俊亦擬輕典。帝大怒，褫其官下吏。應天府丞徐石麒適在京，上疏力救，忤旨切責。帝御經筵，講官黄

當初，户部尚書侯恂因屯豆事獲罪下獄，皇帝想重重治他的罪。鄭三俊多次審訊上報，都不稱合旨意。進讒言的人説侯恂與鄭三俊都是東林人，歪曲法律釋放罪人。工部錢局有盗賊在墻垣挖洞盗竊，命令審察爲首頭目的罪行，鄭三俊也擬定判處輕罪。皇帝大怒，奪了他的官職交司法官處理。應天府丞徐石麒恰好在京城，上疏極力

景昉稱三俊至清，又偕黄道周各疏救。帝不納，切責三俊欺罔。以無贓私，令出獄候訊。宣大總督盧象昇復救之，大學士孔貞運等復以爲言，乃許配贖。

相救，觸犯旨意遭到嚴厲斥責。皇帝駕臨御前講席，講官黄景昉稱贊鄭三俊很清正，又偕同黄道周各自上疏相救。皇上不采納，嚴厲斥責鄭三俊欺騙君主。因没有貪污營私，命令出獄等候審訊。宣大總督盧象昇又救援他，大學士孔貞運等人又爲他説話，纔允許發配贖罪。

十五年正月，召復故官。會吏部尚書李日宣得罪，即命三俊代之。時值考選，外吏多假繕城、墾荒名，減俸行取，都御史劉宗周疏論之。諸人乃夤緣周延儒，囑兵部尚書張國維以知兵薦，帝即欲召對親擢。三俊言："考選者部、院事，天子且不得專，况樞部乎？乞先考定，乃請聖裁。"帝不悦，召三俊責之，對不屈。宗周復言："三俊欲俟部、院考後，第其優劣純疵，恭請欽定。若但以奏對取人，安能得真品？"帝不從，由是倖進者衆。帝下詔求賢，三俊舉李邦華、劉宗周自代，且薦黄道周、史可法、馮元飈、陳士奇四人。姜埰、熊開元言事下獄，及宗周獲嚴譴，三俊皆懇救。先後奏罷不職司官數人，銓曹悉懍懍。大僚缺官，三俊數引薦，賢士之廢斥者多復用。刑部尚書徐石麒獲罪，率同官合疏乞留。

十五年正月，召令恢復原官。恰逢吏部尚書李日宣獲罪，立即命令鄭三俊取代他。當時正遇上考核選拔官員，地方官員多假藉修城、開荒的名義，減少俸禄經保舉調任官職。都御史劉宗周上疏議論此事。衆人就攀附周延儒，囑托兵部尚書張國維以懂得軍事推薦他，皇帝就想徵召對話親自提拔。鄭三俊説："考察選拔官員，是部、院的事務，天子尚且不能專任，何况是樞部呢？請求先考核審定，再請皇上裁决。"皇帝不高興，召鄭三俊責問此事，鄭三俊應對不屈服。劉宗周又説："鄭三俊想等部、院考核審定後，排列出優劣好壞，再請皇上决斷。如果衹是憑上的奏疏和對答就選取人，怎能得到真正人才呢？"皇帝不聽，所以僥幸被選上的人很多。皇帝下詔求賢人，鄭三俊推舉李邦華、劉宗周代替自己，而且推薦黄道周、史可法、馮元飈、陳士奇四人。姜埰、熊開元因議論政事下獄，以及劉宗周遭到重責，鄭三俊都懇言相救。先後上奏罷免不稱職的各部門官員數人，吏部曹官都驚慌。大的官位缺官員，鄭三俊多次推薦，賢士被廢棄排斥的多又被任用。刑部尚書徐石麒獲罪，他率領同僚共同上疏請求挽留。

三俊爲人端嚴清亮，正色立朝。惟引吴昌時爲屬，頗爲世詬病。時文選缺郎中，儀制郎中吴昌時欲得之。首輔周延儒力薦於帝，且以囑三俊。他輔臣及言官亦多稱其賢，三俊遂請調補。帝特召問，三俊復徇衆意以對。帝頷之，明日即命下。以他部調選郎，前此未有也。帝惡言官不職，欲多汰之，嘗以語三俊。三俊與昌時謀出給事四人、御史六人於外。給事、御史大嘩，謂昌時紊制弄權，連

鄭三俊爲人端莊嚴謹、純正清明，在朝廷上正氣凛然。衹是推薦吴昌時爲屬下，很被世人指責。當時文選缺郎中，儀制郎中吴昌時想得到此官。首輔周延儒在皇帝面前極力推薦，而且把他委托給鄭三俊。其他輔政大臣以及諫官也多稱贊他的賢能，鄭三俊就請求調補。皇帝特别召見鄭三俊來詢問，鄭三俊又依從衆人心意來對答。皇帝點頭同意，第二天便下達任命。從别的部調選郎，以前没有過。皇帝討厭諫官不稱職，想多加淘汰，曾告訴過鄭三俊。鄭三俊與吴昌時商議放出給事四人、御史六人出京外任。給事、御史大

章力攻，并詆三俊。三俊懇乞休致，詔許乘傳歸。國變後，家居十餘年乃卒。

聲喧嘩，説吴昌時紊亂制度玩弄權術，接連上奏章極力攻擊，一并詆毁鄭三俊。鄭三俊懇求退休，下詔允許乘坐驛車歸家。國家變亂滅亡後，在家居住十餘年纔去世。

李日宣

李日宣，字晦伯，吉水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御史。

李日宣，字晦伯，吉水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官中書舍人，提升爲御史。

天啓元年，遼陽破。請帝時召大僚，面决庶政。尋請宥侯震暘以開言路，厚中宫以肅名分。忤旨，切責。已又薦丁元薦、鄒維璉、麻僖等十餘人，乞召還朱欽相、劉廷宣等，帝以濫薦逐臣，停俸三月。旋出理河東鹽政。還朝，以族父邦華佐兵部，引嫌歸。五年七月，逆黨倪文焕劾邦華、日宣爲東林邪黨，遂削籍。

天啓元年，遼陽城破。李日宣請求皇帝時常召見大官吏，當面决定各種政務。不久請求寬恕侯震暘以廣開言路，厚待皇后以整肅名位身份。觸犯旨意，遭嚴厲斥責。不久又推薦丁元薦、鄒維璉、麻僖等十餘人，請求召回朱欽相、劉廷宣等人，皇帝以胡亂推薦放逐大臣罪，停止他的俸禄三個月。不久出外管理河東鹽政。回朝，以族父李邦華輔佐兵部，避嫌歸家。五年七月，逆黨倪文焕彈劾李邦華、李日宣爲東林邪黨，於是削去了他的官籍。

莊烈帝即位，復故官，以邦華在朝，久不出。崇禎三年，起故官，巡按河南。還朝，掌河南道事。中官王坤訐大學士周延儒，日宣率同官言："内臣監兵，不宜侵輔臣，且插款中疑，邊情多故，坤責亦不可逭。"報聞。遷大理丞，屢進太常卿。九年冬，擢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久之，進左侍郎，協理戎政。尋叙護陵功，加兵部尚書。十三年九月，擢吏部尚書。

莊烈帝即位，恢復原官，因李邦華在朝任官，他長久不出來做官。崇禎三年，起用爲原官，巡按河南。回朝，掌管河南道事務。宦官王坤攻擊大學士周延儒，李日宣率領同僚説："内廷之臣監管軍隊，不應侵犯輔政大臣，况且插漢部落的交好誠意值得懷疑，邊防情况多事故，王坤的責任也不可逃避。"皇帝回覆知道了。升遷大理丞，多次進升任太常卿。九年冬天，提升爲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過了一段時間，升左侍郎，協助處理軍政。不久評定保護皇陵的功勞，加官兵部尚書。十三年九月，提升爲吏部尚書。

十五年五月，會推閣臣，日宣等以蔣德璟、黄景昉、姜曰廣、王錫衮、倪元璐、楊汝成、楊觀光、李紹賢、鄭三俊、劉宗周、吴甡、惠世揚、王道直名上。帝令再推數人，而副都御史房可壯、工部右侍郎宋玫、大理寺卿張三謨與焉。大僚不獲推者，爲流言入内，且創二十四氣之説，帝深惑之。逾月，召日宣及與推諸臣入中左門，偕輔臣賜食。已，出

十五年五月，會同推薦選任内閣大臣，李日宣等人將蔣德璟、黄景昉、姜曰廣、王錫衮、倪元璐、楊汝成、楊觀光、李紹賢、鄭三俊、劉宗周、吴甡、惠世揚、王道直的名字列上。皇帝命令再推薦數人，而副都御史房可壯、工部右侍郎宋玫、大理寺卿張三謨也在其列。大官不被推舉的人，將流言傳入宫内，而且創製二十四氣的説法，皇帝非常疑惑。過了一個月，召見李日宣以及被推薦的衆大臣進入中左門，偕同輔政大臣賜予吃飯。過後，出來駕臨中極殿，命衆臣回答問

御中極殿，令諸臣奏對。玫陳九邊形勢甚辯。帝惡其干進，叱之，乃命德璟、景昉、甡入閣，而以徇情濫舉責日宣等回奏。奏上，帝怒不解，復御中左門，太子及定、永二王侍。帝召日宣，聲甚厲。次召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煊，及玫、可壯、三謨，詰其妄舉。日宣奏辯。帝曰："汝嘗言秉公執法，今何事不私？"正宸奏："日宣多游移，臣等常劾之，然推舉事，實無所徇。"日宣復爲玫等三人解。帝命錦衣官提下日宣等六人，并褫冠帶就執。時帝怒甚，侍臣皆股栗失色。德璟、景昉、甡叩頭辭新命，因言："臣等并在會推中。若諸臣有罪，臣等豈能安？"大學士周延儒等亦乞優容。帝皆不許，遂下刑部。廷臣交章申救，不納。帝疑其未就獄，責刑部臣剋期三日定讞。侍郎惠世揚、徐石麒擬予輕比，帝大怒，革世揚職，鐫石麒二秩，郎中以下罪有差。御史王漢言："枚卜一案，日宣等無私。陛下懷疑，重其罪，刑官莫知所執。"不聽。獄上，日宣、正宸、煊戍邊，玫、可壯、三謨削籍。久之，赦還，卒。

題。宋玫陳說九邊形勢過於巧辯。皇帝厭惡他謀求仕進，叱責他，於是命蔣德璟、黄景昉、吴甡進入内閣，而以曲從私情胡亂推薦罪責令李日宣等人回奏。奏章呈上，皇上的憤怒仍没有解除，又駕臨中左門，太子以及定、永二王侍從。皇帝召見李日宣，聲音很嚴厲。又召見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煊，以及宋玫、房可壯、張三謨，斥責他們的妄自輕舉。李日宣上奏分辯。皇帝説："你曾説秉公執法，現在什麽事不私心？"章正宸奏道："李日宣多遲疑不决，臣等常彈劾他，可是推舉的事，實在没有徇私情。"李日宣又替宋玫等三人分辯。皇帝命令錦衣官拘捕李日宣等六人，并奪了他們的冠帶關押起來。當時皇帝非常生氣，侍從大臣都兩腿顫抖面容失色。蔣德璟、黄景昉、吴甡叩頭辭去新任官職，就説："我等都在會同推薦中。如果衆臣有罪，我們怎能安心？"大學士周延儒等人也乞求寬待。皇帝都不允許，於是下交刑部處理。朝廷大臣都紛紛上奏章申辯援救，不被采納。皇帝懷疑他們没有下獄，責令刑部大臣限期三日定罪。侍郎惠世揚、徐石麒擬從輕治罪，皇帝大怒，革除惠世揚的官職，降徐石麒二級俸禄，郎中以下獲罪大小有差等。御史王漢説："推舉閣臣一案，李日宣等人無私心。陛下懷疑，重罪處理，刑官不知判罪的依據。"皇帝不聽。案件上奏，李日宣、章正宸、張煊戍守邊關，宋玫、房可壯、張三謨削去官籍。很久以後，赦罪還鄉，去世。

張瑋

張瑋，字席之，武進人。少孤貧，取糠秕自給，不輕受人一飯，爲同里薛敷教所知。講學東林書院，師孫慎行。其學以慎獨研幾爲宗。

張瑋，字席之，武進人。少年時成了孤兒，家境貧困，拿糠秕維持生活，不輕易接受他人一頓飯，被同里薛敷教所瞭解。在東林書院講學，師從孫慎行。他的學術以獨處謹慎不苟、窮盡精微道理爲宗旨。

萬曆四十年舉應天鄉試第一。越七年，成進士，授户部主事。調兵部職方，歷郎中，出爲廣東提學僉事。粤俗奢麗，督學至，宫室供張輿馬餼牽之奉甲他省，象犀文石，名花珠貝，磊砢璀璨，瑋悉屏去弗視也。大

萬曆四十年考中應天鄉試第一名。過了七年，成爲進士，授官户部主事。調兵部職方，歷任郎中，出外任廣東提學僉事。粤風俗奢侈華麗，督學到後，宫室用具宴會車馬食物的供應蓋過其他省，象犀瑪瑙，名花珠貝，衆多璀璨，張瑋全都撤去不看。大官吏建魏忠賢祠，向張瑋乞

吏建魏忠賢祠，乞上梁文於瑋，瑋即日引去。瑋廉，歸而布袍草履，授徒於家。

求上梁文，張瑋當日躲避而去。張瑋廉潔，歸家穿布袍草鞋，在家教授弟子。

莊烈帝即位，起江西參議，歷福建、山東副使。大學士吳宗達謂瑋難進而易退，言之吏部，召爲尚寶卿，進太僕少卿。坐事調南京大理丞，引疾去。久之，起應天府丞。是歲，四方大旱，瑋以軍食可虞，奏請："禁江西、湖廣遏糴，而令應天、常、鎮、淮、揚五郡折輸漕糧銀，赴彼易米，則小民免催科之苦，太倉無顆粒之虧；他十庫所收銅錫顏料皮布，非州縣土產者，悉解折色，且盡改民解爲官解，以救民湯火。"所司多議行。

莊烈帝即位，起用爲江西參議，先後任福建、山東副使。大學士吳宗達認爲張瑋難於進用而易於引退，向吏部進言，召爲尚寶卿，進升太僕少卿。因事獲罪調任南京大理丞，稱病辭職離去。很久之後，起用爲應天府丞。這年，四方大旱，張瑋以爲軍用糧料值得憂慮，上奏請求："禁止江西、湖廣遏制賣米，而命令應天、常、鎮、淮、揚五郡折合輸送漕糧銀兩，到别的地方换米，那麽平民可免受催收租税的痛苦，太倉没有顆粒糧食的欠缺；其他十庫所收銅錫顏料皮布，不是州縣土産的，全部解送折色，而且全部將百姓解送改爲官府解送，以救人民於災難中。"主管官吏多議論實行。

遷南京光禄卿，召入爲右僉都御史，遷左副都御史。時劉宗周、金光辰并總憲紀，瑋乃上《風勵臺班疏》曰："懲往正以監來。今極貪則原任巡按蘇松御史王志舉，極廉則原任南京試御史成勇。勇與臣曾不相知，家居聞勇被逮，士民泣送者萬輩，百里不休。後入南都，始知勇在臺不濫聽一辭，不輕贖一鍰，不受屬吏一蔬一果。杰紳悍吏爲民害者，不少假借。委曲開導民以孝弟。臣離南中，輒扳轅願借成御史，惠我南人。雖前奉嚴譴，宜召爲諸御史勸。"疏上，一時稱快。詔下志舉法司逮治，成勇叙用。

升任南京光禄卿，召入京城任右僉都御史，升任左副都御史。當時劉宗周、金光辰一起總管法紀，張瑋就上《風勵臺班疏》説："懲戒以前正好作後來的借鑒。現在非常貪婪的是原任巡按蘇松御史王志舉，非常廉潔的是原任南京試御史成勇。成勇與臣不曾相識。在家居住時聽到成勇被逮捕，士人平民哭着相送的有上萬人，百里不停息。後來進入南都，纔知道成勇在御史臺不濫聽一句話，不輕易贖一個錢，不接受屬下官吏一蔬一果。狡猾紳士强悍官吏中危害人民的，没有稍微寬容。以孝敬父母友愛兄弟來委婉開導人民。臣離開南中，就攀援車轅，願藉成御史，施惠於我南人。雖然以前他受到嚴厲處治，應召回來勸勉衆御史。"奏疏上呈，一時人人稱快。詔令下交王志舉給司法部門逮捕治罪，成勇叙職任用。

瑋旋以病謝歸，未幾卒。福王時，贈左都御史，謚清惠。

不久，張瑋因病辭職歸家，不久去世。福王時，追贈左都御史，謚號清惠。

金光辰

金光辰，字居垣，全椒人。崇禎元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巡視西城。内使周二殺人，牒司禮監捕之，其人方直御前，叩頭乞哀。帝曰：

金光辰，字居垣，全椒人。崇禎元年進士，授官行人。提升爲御史，巡視西城。内使周二殺人，傳文書讓司禮監拘捕他，此人正在皇帝面前值班，叩頭求饒。皇帝説："這是國家法律，朕

"此國家法，朕不得私。"卒抵罪。出按河南，條奏至三百餘章，彈劾不避權勢。九年，還朝。京師戒嚴，光辰分守東直門，劾兵部尚書張鳳翼三不可解，一大可憂。帝以鳳翼方在行間，寢其奏。

也不能有私心。"最終抵罪。出外巡按河南，具文上奏至三百多章，彈劾不迴避權勢。九年，回朝。京城戒嚴，金光辰分守東直門，彈劾兵部尚書張鳳翼三條不可解除，一大堪爲憂患。皇帝因張鳳翼正在軍中，廢置他的奏議。

時帝久罷内遣，然以邊警，諸臣類委腰不任，仍分遣中官盧維寧等總監通、津、臨、德等處兵馬糧餉，而意頗諱言之。光辰疏請罷遣，帝怒，召對平臺。風雨驟至，侍臣立雨中，至以袖障霤。久之，帝召光辰責之。光辰對曰："皇上以文武諸臣無實心任事，委任内臣。臣愚以任内臣，諸臣益弛卸不任。"帝大怒，聲色俱厲，將重譴光辰，而迅雷直震御座，風雨聲大作。光辰因言："臣往在河南，見皇上撤内臣而喜。"語未終，帝沉吟，即云"汝言毋復爾"，然意亦稍解。人謂光辰有天幸云。時張元佐以兵部右侍郎出守昌平，同時内臣提督天壽山者即日往。帝顧閣臣曰："内臣即日往，侍臣三日未出，朕之用内臣過耶?"翼日有詔，光辰鐫三級調外。

當時皇帝長久地停止了内官外遣，可是因邊防有緊急情況，衆臣大多軟弱不勝任，仍分别派遣宦官盧維寧等人總監通、津、臨、德等處兵馬糧餉，而内心十分諱言此事。金光辰上疏請求停止派遣，皇帝發怒，在平臺召見應答。風雨突然到來，侍臣站立雨中，以致用衣袖遮擋屋檐水。很久以後，皇帝召見金光辰責問他。金光辰對答説："皇上認爲文武衆臣没有真心做事，委任内臣。我認爲任用内臣，衆臣更會廢弛推卸責任不做事。"皇帝大怒，聲色俱厲，將要重重治金光辰的罪，而迅急的雷突然震動御座，風雨聲猛烈發作。金光辰於是説"臣以前在河南，見皇上撤除内臣而高興。"話没有説完，皇帝沉吟，隨即説"你的話不要重復了"，可是怒氣也稍稍緩解。人們説金光辰有上天寵幸。當時張元佐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出外守衛昌平，同時内臣提督天壽山當天前往。皇帝看着内閣大臣説："内臣當日前往，侍臣三日没有出去，難道朕使用内臣錯了嗎?"第二天有詔書，金光辰降三級調出京外任官。

久之，由浙江按察司照磨召爲大理寺正，進太僕丞。十三年五月，復偕諸大臣召對平臺，咨以禦邊、救荒、安民之策。光辰班最後，時已夜，光辰獨對燭影中，娓娓數百言，帝爲聳然聽。明日諭諸臣各繕疏以進。尋移尚寶丞。陳罷練總、换授、私派、僉報數事，報聞。歷光禄少卿、左通政。十五年五月，復偕諸臣召對德政殿，備陳賊形勢。帝悦，擢左僉都御史。無何，以救劉宗周，仍鐫三級調外。事具《宗周傳》。明年，丁父憂。福王時，起故官，未赴。國

很久之後，由浙江按察司照磨召任大理寺正，進升太僕丞。十三年五月，又偕同衆大臣在平臺應對皇帝提出的問題。皇帝以防禦邊境、救濟災荒、安定人民的策略來詢問大臣。金光辰班次在最後，當時天已夜晚，金光辰獨自在燭影中應對，娓娓而談數百言，皇帝爲此聳然而聽。第二天訓諭衆臣各自修疏上呈。不久，金光辰改任尚寶丞。他陳説停止練總、酌其才能調任官職、私派、僉報等數件事，皇上批覆知道了。先後任光禄少卿、左通政。十五年五月，又偕同衆臣在德政殿應對皇帝提出的問題，詳盡陳述賊寇形勢。皇帝高興，提升他爲左僉都御史。不久，因救劉宗周，仍降三級調外任職。事情詳見《劉宗

變，家居二十餘年卒。

周傳》。第二年，父喪歸家。福王時，起用任原官，没有上任。國家變亂滅亡，在家居住二十多年後去世。

贊曰：明自神宗而後，士大夫峻門户而重意氣。其賢者敦厲名檢，居官有所執争，即清議翕然歸之。雖其材識不遠，耳目所熟習，不能不囿於風會，抑亦一時之良也。遭時孔棘，至救過不暇，顧安得責以挽回幹濟之業哉。

贊曰：明代從神宗以後，士大夫結成朋黨而注重意氣。賢能的人勸勉名譽與禮法，做官有不妥協精神，於是社會輿論也一致歸到他們身上。雖然他們的才幹不强見識不遠，親自所體驗的，又不能不局限於時風世事，但還是算得上一時良才。遭遇時勢危急，以致來不及糾正過失，所以豈能以挽回有成就的大業來責求他們呢？

明史卷二百五十五

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劉宗周 祝淵 王毓蓍　黃道周 葉廷秀

劉宗周

劉宗周，字起東，山陰人。父坡，爲諸生。母章氏妊五月而坡亡。既生宗周，家酷貧，携之育外家。後以宗周大父老疾，歸事之，析薪汲水，持藥糜。然體孱甚，母嘗憂念之不置，遂成疾。又以貧故，忍而不治。萬曆二十九年，宗周成進士，母卒於家。宗周奔喪，爲堊室中門外，日哭泣其中。服闋，選行人，請養大父母。遭喪，居七年始赴補。母以節聞於朝。

劉宗周，字起東，山陰人。父親名坡，是秀才。母親章氏懷孕五個月時劉坡死去。等到生下宗周，家庭非常貧困，就把他帶到娘家撫育。後來因爲宗周的祖父年老有病，宗周便回來侍奉他，劈柴打水，端藥送粥。可是宗周的身體很單薄，母親經常爲他擔憂操心而不能釋懷，於是就得了病。又因貧窮的緣故，忍着不去醫治。萬曆二十九年，宗周中進士時，母親死在家中。宗周趕回料理喪事，在中門外蓋了簡陋的居室，每日在裏面哭泣。服喪期滿，被選拔任命爲行人，請求在家贍養祖父母。因遭喪事，在家住了七年纔前往吏部聽候選拔。母親以節操聞名於朝廷。

時有崑黨、宣黨與東林爲難。宗周上言："東林，顧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皆賢人。于玉立、丁元薦，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諸臣摘流品可也，争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崑、宣不可。"黨人大嘩，宗周乃請告歸。

當時有崑黨、宣黨與東林黨作對。宗周向朝廷陳述意見說："東林，是顧憲成講學的地方。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都是有德行才能的人。于玉立、丁元薦，光明磊落而不違背他們的志向，具有國家傑出人物的風度。諸位大臣指摘他們門第的高下是可以的，抱定自己的主張互相争執則不可；攻擊東林是可以的，與崑、宣結黨則不可。"黨人大爲不滿，宗周於是請假回家。

天啓元年起儀制主事。疏言："魏進忠導皇上馳射戲劇，奉聖夫人出入自由。一舉逐諫臣三人，罰一人，皆出中旨，勢將指鹿爲馬，生殺予奪，制國家大命。今東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閹豎乎。"進忠者，魏

天啓元年宗周起用爲儀制主事。上疏說："魏進忠引導皇上馳馬射獵游戲作樂，奉聖夫人自由出入宫禁。一次就放逐負責諫諍的官員三人，處罰一人，都直接由内廷傳出敕諭，這樣勢必會指鹿爲馬，掌握生死賞罰的大權，控制國家的命脉。現在東西方正用兵打仗，爲什麽要把天

忠賢也，大怒，停宗周俸半年。尋以國法未伸，請戮崔文昇以正弑君之罪，戮盧受以正交私之罪，戮楊鎬、李如楨、李維翰、鄭之范以正喪師失地之罪，戮高出、胡嘉棟、康應乾、牛維曜、劉國縉、傅國以正棄城逃潰之罪；急起李三才爲兵部尚書，録用清議名賢丁元薦、李朴等，諍臣楊漣、劉重慶等，以作仗節徇義之氣。帝切責之。累遷光禄丞、尚寶、太僕少卿，移疾歸。四年起右通政，至則忠賢逐東林且盡，宗周復固辭。忠賢責以矯情厭世，削其籍。

下委托給太監呢！”進忠，即魏忠賢，大爲惱怒，停發宗周的俸禄半年。不久宗周以國法未能伸張爲名，請求誅殺崔文昇以治他弑君的罪，誅殺盧受以治他結黨營私的罪，誅殺楊鎬、李如楨、李維翰、鄭之范以治他們喪師失地的罪，誅殺高出、胡嘉棟、康應乾、牛維曜、劉國縉、傅國以治他們棄城潰逃的罪；緊急起用李三才爲兵部尚書，録用代表公正輿論的著名賢達之士丁元薦、李朴等，以及敢於諍諫的大臣楊漣、劉重慶等人，以此振作堅守志節以身殉義的正氣。皇帝嚴厲地斥責了他。屢次遷任光禄丞、尚寶、太僕少卿，上書稱病回家。四年起用爲右通政，到任時魏忠賢已快把東林黨人驅逐净盡，宗周再次堅决辭職。忠賢斥責他故作姿態迎合世人，削奪了他的官籍。

崇禎元年冬，召爲順天府尹。辭，不許。明年九月入都，上疏曰：

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

夫今日所汲汲於近功者，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爲上策，簡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束甲者。而陛下方鋭意中興，刻期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饑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

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國計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痌瘝。而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掊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敲扑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掊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絶；上

崇禎元年冬季，宗周被召回任順天府尹。推辭未得准許。次年九月進入京師，上疏説：

陛下振奮精神想把國家治好，早晚不得安寧。然而考核成效太過急躁，不免祇看到小的利益而快速求得近期的功效，怎麽能達到唐、虞治國的境界呢？

今日所急切求得的近期功效，不就是軍事嗎？真正以屯兵防守爲上策，精簡士卒節約糧餉，整治刑法政令而使威望和信譽流傳，等待一段時間，没有不望風收起甲仗歸順的。陛下正决意復興，限期出兵塞外。正當這三空四盡的年頭，竭盡天下的財力來供養飢餓的軍隊而軍隊更加驕横，積聚天下的軍隊以决一戰而戰鬥却没有停止的一天，這就是計謀的不合適了。

今日所拘執的細小利益，不就是國家的經濟嗎？陛下留心人民的疾苦，同情他們的病痛。却因爲管理農業的官員禀告財政匱乏，一時所講求的都是搜括聚斂民財的政事。法定的賦税不足，再追加額外的攤派。規定賠償税銀的虧損還不够，再加上鑄煉銀兩時的損耗。水旱災難，一切都不聞不問。威逼責打日益嚴重，路人忍氣吞聲，平民甚至賣妻鬻子來應付。有關部

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

門以搜括貪狠之輩爲守法爲有治績的官吏，而安撫百姓的政令絶迹；上司以催討徵收賦税作爲考核的標準，而升降賞罰的法度消失了。想這樣求得國家有儲藏的財富，是不可能的。

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事糾之不勝糾，人人摘之不勝摘，於是名實紊而法令滋。頃者，特嚴贓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誠導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之於未然也。今一切詿誤及指稱賄賂者，即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詆，絶天下遷改之途，益習爲頑鈍無耻，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隳，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

貪圖功利的心思活動了，朝廷上就日見煩瑣苛刻。每件事都要糾察而不勝糾察，每個人互相指摘而不勝指摘，於是名分與實際紊亂而法令增加。近來，特别嚴厲地執行貪贓官吏的死刑，自宰輔以下，因此獲重罪的有十餘人，而貪贓的風氣没有全部止息，這是所用來引導官吏的辦法不完善。賈誼説："禮防止在事情發生之前，法施行在事情發生之後。"真正地用禮來引導，人人將會有正人君子的行爲，而没有猪狗的心腸，這就是所説的防止在事情發生之前。現在一切受到牽累以及被指責爲接受賄賂的人，即使已經昭雪，還是順從吏員的議處，援用苛細嚴峻的法律條文巧妙地羅織罪名，杜絶天下遷惡改過的途徑，更加習慣於喪失節操没有羞耻，僞裝面貌來欺騙陛下。讀書人的節操日益喪失，官吏的邪惡日益顯露，陛下如何能一一明察？

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於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給爲才諝，又安所得賢者而用之。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誤。

況且陛下之所以在上面苦心焦慮，是因爲没有得到有才有德的人來任用他們。而所嘉獎委任的，大都是奔走多事的人，以指摘揭發爲精明，以告發攻訐爲正直，以巧言圓滑爲才智，又如何能得到有才德的人而任用他們？得到那樣的人了，要求他們又太完備，有的因爲他們有短處而廢棄他們的長處；責備他們太苛刻，有的把他們的過失當作錯誤。

且陛下所擘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耳目有時壅；憑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

況且陛下所謀劃，動不動出乎諸臣的意料，不免有主觀武斷的想法。臣下補救過失還來不及，以説别人壞話奉承陛下的人因而能從中挑撥離間，互相猜忌的禍端從此而起。依恃一個人的聰明，而使臣下不能盡其忠心，於是耳目有時閉塞；憑着一個人的英明决斷，而使諸位大臣和百姓

則意見有時移。方且爲内降，爲留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數十年來，以門户殺天下幾許正人，猶蔓延不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

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默正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正萬民，自朝廷達於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旦躋於堯、舜矣。

帝以爲迂闊，然嘆其忠。

未幾，都城被兵，帝不視朝，章奏多留中不報。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宗周曰："是必有以遷幸動上者。"乃詣午門叩頭諫曰："國勢强弱，視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極門，延見百僚，明言宗廟山陵在此，固守外無他計。"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旨乃退。米價騰躍，請罷九門税，修賈區以處貧民，爲粥以養老疾，嚴行保甲之法，人心稍安。

時樞輔諸臣多下獄者，宗周言："國事至此，諸臣負任使，無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咎。禹、湯罪己，興也勃焉。曩皇上以情面疑群臣，群臣盡在疑中，日積月累，結爲陰痞，識者憂之。今日當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御便殿以延見士大夫，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

不能表示他們内心的想法，於是意見時常變易。剛要對某人内定降職，把某人的奏疏扣壓下來不批覆，又爲什麽對他死後的封贈如此盛大呢？幾十年來，因爲門户之見殺害了天下多少正直的人，這樣的事如今還在蔓延不止。陛下想要折辱君子來平息小人的意氣，任用小人來成就君子的公心，天下將重現以往的覆轍。

陛下求得治理天下的心思，操之太急。逐漸發展爲追求功利；追求功利不止，轉化爲刑法；刑法不止，流變爲猜忌；猜忌不止，積聚爲閉塞。正人君子心中所憂慮的，是悄悄滋生暗暗增長而自己没有覺察到的事情。真能建立目標確定準則，默默地端正這顆心，使心的發動都是符合仁義的良知，用仁化育天下，用義端正萬民，從朝廷到達四海，無不是仁義的化育，陛下就能一下子躋身於堯、舜之間了。

皇帝認爲迂闊，然而贊嘆他的忠心。

没有多久，京城遭受戰亂，皇帝不臨朝聽政，表章奏疏多留在皇帝處不批覆。傳旨準備八百布囊，宦官競相進獻馬騾，又下令百官進獻馬匹。宗周説："這一定是有人用遷都出行來説動皇上。"於是往午門叩頭進諫説："國家勢力的强弱，決定於人心的安危。請求陛下出臨皇極門，召見百官，明確宣稱宗廟祖墳在這兒，固守之外没有其他打算。"俯伏在地等待回答，從早晨到傍晚，宦官傳下旨意纔退下。米價急劇上漲，請罷免京城九門的税收，修復存放貨物的房屋來安頓貧民，煮粥來養活老人病人，嚴格執行保甲法，人心稍爲安定。

當時宰輔諸臣多有下獄的，宗周説："國事到這個地步，各大臣負有責任，没有理由逃脱罪名，陛下也應該分擔過失。禹、湯歸罪於自己，國家興旺蓬勃。往昔皇上懷疑群臣徇私關護，群臣都在懷疑之中，日積月累，都結爲暗疾，有識之士爲此擔憂。今日應當公開表示誠心，這是解救危難的根本，登臨便殿召見士大夫，把起草詔令交給内閣大臣，把政務交給部、院，把進言規

予言官。不效，從而更置之，無坐錮以成其罪。乃者朝廷縛文吏如孤雛，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漸使恩威錯置。文武皆不足信，乃專任一二内臣，閫以外次第委之。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誤國者。”又劾馬世龍、張鳳翼、吴阿衡等罪，忤帝意。

勸的權力交給諫官。没有效果，接着就撤換他們，不要坐等而促成他們的罪名。往昔朝廷捆綁文官像孤獨的小鳥，而對待武人壯士不亞於愛子，逐漸使恩德威嚴倒置。文武都不足以信任，就專門任用一兩個宦官，把軍事職務逐漸委任給他們。自古以來没有宦官帶兵不誤國的。”又彈劾馬世龍、張鳳翼、吴阿衡等人的罪行，違背了皇帝的心意。

三年以疾在告，進祈天永命之説，言：

> 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當宜平。陛下以重典繩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一切詿誤，重者杖死，輕者謫去，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副都御史易應昌以平反下吏，法司必以鍛鍊爲忠直，蒼鷹乳虎接踵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且寬應昌，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

崇禎三年因病請假在家，上奏祈求上天保祐長命的論説，説道：

> 效法上天的大事，莫過於重視人民的生命，那麽刑罰應該適當應該公平。陛下用重法約束臣下，結夥作惡的黨人要殺，邊疆出了意外事故要殺。一切貽誤，重的杖責而死，輕的貶謫流放，朝廷衙門中一半人因受刑鮮血染紅了衣服。而最傷害國家體面的，莫過於皇帝下詔拘禁犯人。副都御史易應昌因爲平反冤獄被下交司法官吏問罪，司法官吏必然會以羅織罪名爲忠心正直，這樣蒼鷹乳虎就將相繼出没於天下了。希望陛下體諒上天愛惜生命之心，首先廢除皇命下令拘禁犯人的做法，并且寬免易應昌，這是祈求天命保祐長命的一個方法。

> 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今者宿逋見征及來歲預征，節節追呼，閭閻困敝，貪吏益大爲民厲。貴州巡按蘇琰以行李被訐於監司。巡方黷貨，何問下吏。吸膏吮脂之輩，接迹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并嚴飭官方，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

> 效法上天的大事，莫過於充裕人民的生活。那麽賦税的徵收應當放寬應當减輕。現在馬上徵收過去拖欠的賦税以及預先徵收明年的賦税，層層追逼吆喝，里巷窮困凋敝，貪吏更加嚴重地成爲人民的禍患。貴州巡按蘇琰因爲行李太多被告到監察部門。巡按尚且貪污財貨，又何必説下屬官吏呢？這樣吸吮人民膏脂的這等人相繼出没於天下了。希望陛下體諒上天愛惜生命之心，首先免除新增糧餉，并且嚴加整肅官員應該遵守的禮法，這是祈求上天保祐長命的又一方法。

> 然大君者，天之宗子，輔臣者，宗子之家相。陛下置輔，率由特簡。亦願體一人好生之

> 然而君主，是上天的嫡子；内閣宰輔，是嫡子的管家。陛下設置宰輔，都經過特别的選拔任命。也希望宰輔體諒天子愛惜

心，毋驅除異己，構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毋寵利居成功，導人主以富强，釀天下土崩之勢。

生命之心，不要驅除異己，用大獄來羅織陷害朝中士大夫，形成公私都結黨傾軋的禍害；不要貪愛利益以功自居，用財富强力來引導君主，釀成天下土崩瓦解的情勢。

周延儒、温體仁見疏不懌。以時方禱雨，而宗周稱疾，指爲偃蹇，激帝怒，擬旨詰之，且令陳足兵、足餉之策。宗周條畫以對，延儒、體仁不能難。

周延儒、温體仁見奏疏不悦。因當時正在祈神求雨，而宗周稱有病，就指責他傲慢，激怒了皇帝，起草詔旨責問他，并且令他陳述使軍隊和糧餉充足的計策。宗周分條規劃相應對，延儒、體仁不能難倒他。

爲京尹，政令一新，挫豪家尤力。閹人言事輒不應，或相詬誶，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侯蒼頭毆諸生，宗周撻之，枷武清門外。嘗出，見優人籠篋，焚之通衢。賙恤單丁下户尤至。居一載，謝病歸，都人爲罷市。

宗周任京城的行政長官，政令全部更新，打擊豪門尤其出力。宦官來商量事情總不理睬，有時對他加以辱罵，宗周治理政事一如既往。武清侯的家奴毆打秀才，宗周鞭笞他，在武清門外上枷示衆。曾經出外，看到優伶的箱籠，就在大街上燒掉。救濟撫恤獨子平民尤其周到。居官一年，因病辭職回家，京城的人爲此罷市。

八年七月，内閣缺人，命吏部推在籍者，以孫愼行、林釬及宗周名上。詔所司敦趨，宗周固辭，不許。明年正月入都，愼行已卒，與釬入朝。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諸臣畏罪飾非，不肯盡職業，故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則還爲民。今急宜以收拾人心爲本，收拾人心在先寬有司。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困，盜賊由此日繁。"帝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内爲本。内治修，遠人自服，干羽舞而有苗格。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天下自平。"對畢趨出。帝顧體仁迂其言，命釬輔政，宗周他用。旋授工部左侍郎。逾月，上《痛憤時艱疏》，言：

八年七月，内閣缺人，命吏部推舉請假回家名在官籍的官員，吏部把孫愼行、林釬及宗周的名字上報。詔令有關部門敦促他們趕來，宗周堅决推辭，未得准許。次年正月入都，愼行已死，與林釬入朝。皇帝詢問人才、部隊糧餉及流寇猖獗的情况。宗周説："陛下求取治安太急，使用刑法太嚴厲，發布政令太煩瑣，升遷黜退天下人士太輕率。各位大臣害怕獲罪受罰而掩飾過失，不肯盡心於職責事務，所以雖有人却没有發揮人的作用，有餉而没有發揮餉的作用，有將不能帶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本是朝廷的子民，安撫他們得法，就會回來爲民。當務之急應該把收拾人心作爲根本，收拾人心首先在寬待官吏。參革處罰重，官吏的作風和治績就壞，吏治壞人民的生計就困頓，盜賊因此日益繁多。"皇帝又問軍事。宗周説："抵禦外敵以治理内部爲根本。内部治理好了，邊遠的人民自然降服，藉歌舞推廣教化，干楯羽尾舞動而苗族部落自來歸附。願陛下用堯、舜的心，推行堯、舜的政治，天下自然太平。"應對完畢疾走而出。帝回頭看着體仁説他的言論迂腐，任命林釬輔佐政務，宗周另外任用。不久授工部左侍郎。過了一個月，上《痛憤時艱疏》，説：

陛下鋭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爲次第猶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於邊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復之説進，是爲禍胎。己巳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尚刑名，政體歸叢脞，天下事日壞而不可救。廠衛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成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横，賦愈逋。敲扑繁而民生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日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遣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於督、撫。朝廷勒限平賊，而行間日殺良報功，生靈益塗炭。一旦天牖聖衷，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布維新之化，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而以過戇坐辜，使朝宁無吁咈之風。此關於國體人心非淺鮮者。

陛下意志堅決地求取治安，而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道理没有時間去講求，依次推行的措施還有許多未得要領。首先要留意邊境戰事的成效，而已定罪的總督袁崇煥就以五年恢復失地的説法得到重用，這是禍胎。己巳年的戰役，謀劃國事没有良策，朝廷開始有輕視士大夫的心理。從此消息驗證於親近侍從，大事寄托給守疆武夫，治國方針崇尚刑律，政治體制趨向瑣碎，天下的事情日益敗壞而不可補救。廠衛負責偵查，而告密揭發的風氣大盛；下詔定罪遍及於讀書人和地方紳士，而尊卑的等級被消除。人人補救過失也來不及，而欺騙蒙蔽的習氣變得更厲害；事事都仰仗依賴陛下的獨斷，而諂媚阿諛的風氣日益增長。法律不在司寇手中伸張，犯法的人日益衆多；詔令旨意都夾雜着定罪判刑，每年親自判決案件數千件，愛惜生命的好意泯滅了。辦理文書的小吏起草詔書而使帝王的言論遭到褻瀆，勒索搜求到瑣屑細微處而使政府體制受到傷害。以收取錢穀的多少作爲參革處罰的標準而使官更加貪婪，吏更加横暴，賦税更加拖欠。敲撲追逼頻繁而人民生計疲憊，嚴酷的刑法和重徵暴斂同時追逼因而盜賊天天産生。任命總理事務的大臣而下面衆臣子的功能弱，派遣監督視察的官員而掌管地方軍政大員的責任輕。總督、巡撫没有權力而將領日益懦怯，武士廢棄法令而士兵日益驕横，將領懦怯士兵驕横，因而朝廷威嚴的政令到總督、巡撫處就無法施行。朝廷規定期限平定賊寇，而軍隊每日殺戮良民報功，生靈更加塗炭。一旦上天打開聖上心靈的窗户，撤銷總理監視的任命，重視太守縣令的選拔，下令禮聘士大夫，收回酷吏的權威，推廣除舊倡新的教化，剛與二三臣子洗濯心中雜念，以聯結君臣互相交通，却没料到君臣遇合的困難。得到一個文震孟却因一句話而落職，使大臣失去同心共濟的情誼；得到一個陳子壯却因他過於戇直而受罪，使朝廷屏門之間没有發表

不同意見的風氣。這對於國家的體統人心的好壞并不是無關緊要的。

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風雷；必念祖宗鑒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輕改作。以簡要出政令，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脉。發政施仁，收天下泮涣之人心。而且還内廷掃除之役，正懦帥失律之誅，慎天潢改授之途。遣廷臣齎内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奚待於觀兵哉。

陛下一定要以體諒上天蕃生萬物的心意去敬仰上天，而不是徒然地依賴方士的呼風喚雷；一定要以記住祖宗借鑒古代經驗而建立的制度去順從祖宗，而不要輕易更改。用簡明扼要來頒發政令，用寬容大度來養育人才，用忠正温厚來培植國家的命脉。發布政令施行仁義，收聚天下涣散的人心。并且恢復内廷宦官打掃清潔的工作，嚴明懦怯將帥貽誤軍機的死罪，慎重對待宗室子弟改由科舉授職的出路。派遣朝中大臣携帶皇帝内庫的金銀，巡行各地作爲招撫使，赦免無罪而流亡的人。在險要關口駐扎部隊，堅壁清野，聽任他們窮途末路自己來歸附。除誅殺魁首之外，還可以不殺一人，就可以完成這件事，又何必等待炫耀武力呢。

疏入，帝怒甚，諭閣臣擬嚴旨再四。每擬上，帝輒手其疏覆閲，起行數周。已而意解，降旨詰問，謂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爲名高，且奬其清直焉。

奏疏上達，皇帝非常憤怒，指示内閣大臣起草嚴厲的詔諭反復了四次。每次草擬好上報，皇帝總要手持宗周的奏疏復看，然後站起走幾圈。不久怒意消解，降旨責問宗周，説大臣議論事情應該體諒國家審時度勢，不應當效法小臣以把過失推歸朝廷爲有名望，同時嘉奬他清廉正直。

時太僕缺馬價，有詔願捐者聽。體仁及成國公朱純臣以下皆有捐助。又議罷明年朝覲。宗周以輸貲、免覲爲大辱國。帝雖不悦，心善其忠，益欲大用。體仁患之，募山陰人許瑚疏論之，謂宗周道學有餘，才諝不足。帝以瑚同邑，知之宜真，遂已不用。

當時太僕寺缺少馬價銀，有詔令願捐銀的任憑他們。體仁及成國公朱純臣以下都有捐助。又議論停止明年諸侯秋天朝見天子的禮儀。宗周認爲捐輸銀兩，停止朝見禮大大地玷辱了國體。皇帝雖然不高興，心中却贊揚他忠正，更想要重用他。體仁對此感到憂慮，招來山陰人許瑚上疏議論宗周，説宗周道德學問有餘，才能機謀不足。皇帝以爲許瑚與宗周同鄉，對他的瞭解應該是真實的，就打消念頭不再重用他。

其秋，三疏請告去。至天津，聞都城被兵，遂留養疾。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

那年秋天，宗周上了三道奏疏請假離去。到天津，聽説京師遭兵禍，就留下養病。十月，戰事稍安定，就上疏説：

己巳之變，誤國者袁崇焕一人。小人競修門户之怨，異己者概坐以崇焕黨，日造蜚語，次第去之。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

己巳年的變亂，誤國的是袁崇焕一個人。小人争相報復門户之間的怨仇，與自己觀點不同或敵對的人一概以崇焕同黨定罪，每日製造流言蜚語，依次將他們排斥出去。

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政日隳，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己巳以來釀成之也。

從此小人進用而君子退縮，宦官當權而外臣逐漸疏遠。法令條文日益繁密，欺瞞蒙騙日益嚴重，朝廷的政令綱紀日益毀壞，邊疆防衛日益衰敗。今日的禍患，實在是己巳以來釀成的。

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責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逗遛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八縣之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之累累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爲異己驅除，今不難以同己相容隱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

且說以張鳳翼在中央政府機關玩忽職守，却讓他獨斷征伐之事，怎麽使王洽死得心服？以丁魁楚等人在邊境貽誤軍機，却僅處責他們戴罪立功，怎麽使劉策死得心服？各鎮援救君王的部隊，爭先進入保衛京城的有幾個人，没有聽説他們因爲停頓徘徊而受到查究，怎麽使耿如杞死得心服？且説如今用二州八縣的人民，換得一個敵寇肆意擄掠揚長而去的結局，那麽衆多的朝廷大臣可幸免無罪，又怎麽解釋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位大臣或戍守邊疆或罷職離去呢？難道往昔被政見不同的敵對者所驅逐排擠，現在就不難以政見相同而互相包庇隱瞞嗎？臣於是知道小人禍害别人和國家是没有停止的時候啊。

昔唐德宗謂群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群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臣每三覆斯言，爲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録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尚綜核，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禄。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即乏才，何至盡出中官下。而陛下每當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德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置總督何地？總督無

過去唐德宗對群臣説："别人説盧杞奸佞邪惡，朕竟没覺察。"群臣對答説："這就是盧杞之所以奸佞邪惡啊。"我時常再三思考這句話，認爲是萬世辨别奸邪的要領。所以説"大的奸惡像忠正，大的僞善像誠信"。連年以來，陛下憎惡私下交結，而臣下多以告密揭發進言，陛下留意清廉貞節，而臣下多以慎小謹微容忍，陛下提倡振奮精神，臣下奔走應承以爲恭敬；陛下重視綜合事物的名稱和實際加以考核，而臣下吹毛求疵以表示明察。大概像這些事情，正是類似忠正類似誠信的一類，推究他們的用心，無論到哪裏没有不是從身家性命功名利禄出發的。陛下不加辨别而任用他們，那麽聚集天下的小人站立在朝廷之上，也覺察不到了。天下即使缺少有才能的人，何至於全都在宦官之下。可是陛下每當遇到危急的事，必定把重大的使命委托給他們。三協邊疆有所派遣，通、津、臨、德有所派遣；又尊重他們的身

權，置撫、按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

且小人每比周小人，以相引重，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小人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决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争之，陛下即不用其言，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

至今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贓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鄤之獄，或以誣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即向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爲首揆温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

疏奏，帝大怒，體仁又上章力詆，遂斥爲民。

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廷推不稱旨。帝臨朝而嘆，謂大臣"劉宗周清正敢言，可用也"，遂以命之。再辭不得，乃趨朝。道中進三札：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三曰重聖學以需治化，凡數千言。帝優旨報之。明年八月未至，擢左都御史。力辭，有詔敦趨。逾月，入見文華殿。帝問都察院職掌安在，

份地位，相等與總督。宦官相當總督，把總督放在什麼地位？總督没有權力，把巡撫、巡按放在什麼地位？這是把地方的軍政大權給他們作試驗。

况且小人經常植黨營私，互相推重標榜，惟獨君子嚴峻高傲，把自己與別人區別開來。所以自古以來有任用小人的君子，終究没有與小人結黨合流的君子。陛下誠心要進用君子斥退小人，是决定國事治理紊亂相消長盛衰的關鍵，還要再次起用宦官參與决策，這是明白表示袒護一方。有明曉治理國家的人起來争論，陛下即使不采用他的言論，何至於摒除驅逐他這個人？可是御史金光辰竟因此遭驅逐，好像就害怕傷了中官的心似的，尤其不能把這樣的事明示天下啊。

至於今日刑法政令最錯亂的，成德，是傲慢的官吏，却以貪贓的罪名遭遣戍，怎麽嚴明懲處貪贓的法令？申紹芳，是十多年的監察官員，却以憑空揑造的鑽營罪遭遣戍，怎麽昭明抑制争逐的制度？鄭鄤一案，可能以誣告被判罪，怎麽表現敦厚人倫的教化？這幾件事，都是前輔臣文震孟援引同黨排斥異己所爲，就是向來驅除異己的老計謀，可是朝廷大臣没有敢講話的，陛下也就無從知道。嗚呼，八年之間，是誰操持國家的權柄，竟到了這樣的地步！臣不能爲首相温體仁解釋了。有句話説："誰開啓禍端，至今還成爲災難。"這就是説的體仁。

奏疏呈上，皇帝大怒，體仁又上奏章竭力詆毁，於是被斥逐爲民。

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朝廷推舉不符合皇帝的心意。皇帝當朝時嘆息，説大臣"劉宗周清廉正直敢説話，可以任用"，就任命他爲吏部左侍郎。兩次推辭不得准許，於是趕往朝廷。路途中進了三道上言札子：一是闡明聖學來端正治國的根本，二是實行聖學來建立治國的體要，三是推重聖學來等待國家治理和教化人民。總共有幾千字。皇帝頒發表示嘉獎的聖旨回答他。次年八月宗周尚未到京，提升爲左都御史。他竭力

對曰："在正己以正百僚。必存諸中者，上可對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振肅，職掌在是，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民生遂。"帝曰："卿力行以副朕望。"乃列建道揆、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六事以獻，帝褒納焉。俄劾御史喻上猷、嚴雲京而薦袁愷、成勇，帝并從之。其後上猷受李自成顯職，卒爲世大詬。

推辭，有詔書敦促他趕來。過了一個月，入都在文華殿見皇帝。皇帝問都察院的職權在什麽地方，對答説："在於端正自己用來端正百官。必須牢記在心中的是，上可以應對君父，下可以經受天下士大夫的評判，然後百官效法模擬他。大臣守法，小臣廉潔，法度整頓嚴肅，職權在此，而指令巡察地方的官員辦好事情是最重要的。巡察地方的官員得到合適的人，那麽官吏的治績清明，人民的生計如意。"皇帝説："你努力行事以求符合我的期望。"於是陳列建立義理度量事物、端正法度守職奉命，尊崇國家的典章制度，清除潛伏的奸臣，懲處官場的邪惡，整頓吏員的治績六件事情獻給皇帝，皇帝加以褒獎采納。不久彈劾御史喻上猷、嚴雲京并推薦袁愷、成勇，皇帝一并聽從。後來上猷接受李自成顯要的官職，最終大遭世人辱駡。

冬十月，京師被兵。請旌死事盧象昇，而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逮跋扈悍將左良玉；防關以備反攻，防潞以備透渡，防通、津、臨、德以備南下。帝不能盡行。

冬天十月，京師遭受戰亂。請求嘉獎表彰死於國事的盧象昇，同時追加誤國奸臣楊嗣昌的死刑，逮捕飛揚跋扈的强悍將領左良玉；守山海關防備敵人反攻，守潞州防備敵人滲透偷渡，守通、津、臨、德防備敵人南下。帝不能全部施行。

閏月晦日召見廷臣於中左門。時姜埰、熊開元以言事下詔獄，宗周約九卿共救。入朝，聞密旨置二人死。宗周愕然謂衆曰："今日當空署争，必改發刑部始已。"及入對，御史楊若橋薦西洋人湯若望善火器，請召試。宗周曰："邊臣不講戰守屯戍之法，專恃火器。近來陷城破邑，豈無火器而然？我用之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所破乎？國家大計，以法紀爲主。大帥跋扈，援師逗遛，奈何反姑息，爲此紛紛無益之舉耶？"因議督、撫去留，則請先去督師范志完。且曰："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不追禍始，更弦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也。"

閏月晦日皇帝在中左門召見朝廷大臣。當時姜埰、熊開元因爲議論國事被下詔獄。宗周約會九卿一起相救。入朝，聽説有密令置二人於死地。宗周驚愕地對衆人説："今日應當都離開官署到這兒相争，一定要將這案件轉交刑部纔罷手。"等到入廷應對，御史楊若橋推薦西洋人湯若望擅長於火器，請召來試驗。宗周説："邊疆大臣不講攻戰防守屯田戍兵的方法，專門依靠火器。近來城市陷落鄉鎮攻破，難道是没有火器纔這樣的嗎？我用它制服别人，别人得到它亦可以用來制服我，没有看到河間反而被火器所攻破嗎？國家的大計，以法令綱紀爲主。統帥囂張跋扈，救援的部隊停留徘徊，爲什麽反而無原則地寬容，却做這些亂哄哄的没有益處的事情呢？"因爲議論總督、巡撫的調離留任問題，就請求先調離督師范志完。并且説："十五年來，陛下的處罰决定不妥當，以致有今日失敗的局面。不追

帝變色曰："前不可追，善後安在？"宗周曰："在陛下開誠布公，公天下爲好惡，合國人爲用舍，進賢才，開言路，次第與天下更始。"帝曰："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宗周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針砭也。論者但論才望，不問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捷給，舉動恢張，稱曰才望，取爵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帝曰："濟變之日，先才後守。"宗周曰："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帝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以三軍解體。由此觀之，操守爲主。"帝色解曰："朕已知之。"敕宗周起。

求禍患的起源，改弦易轍，想用一切因循敷衍的政令來彌補目前的縫隙漏洞，不是長久地治理國家的方法。"皇帝改變了臉色說："以前的事不可追悔，妥善地處理遺留問題的辦法在什麽地方？"宗周說："在於陛下開誠布公，以天下共同的好惡作爲自己的好惡，以符合國家人民的意願作爲取用捨棄的依據。選拔賢良的人才，開闢發表言論的渠道，按步就班對天下事進行革新。"皇帝說："目前戰爭的烽火已逼近京城的郊區，而且國家破敗凋敝已到極點，應該怎麽辦呢？"宗周說："國防建設一定要先練兵，練兵一定要先選拔將領，選拔將領一定要先選擇賢明的總督、巡撫，選擇賢明的總督、巡撫一定要先使吏、兵二部得到合適的人。宋代的臣子說：'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就會太平。'這句話，是規誡今日的金石良言。議論的人衹知道談論才能名望，不問志行品德，没有志行品德不嚴謹，遇到事情却敢於上前，軍士畏懼他的威望的人。假若衹是因爲議論伶俐善辯，舉動誇張，被稱作有才能名望，這種人取得爵位有餘，負責完成具體的事務就不足，這種人對於事情的成敗有什麽益處。"皇帝說："在制止變亂的時期，先講才能後講操守。"宗周說："前人敗壞國家，都是由於貪贓枉法而引起的；所以拿制止變亂來說，更應該先講操守後講才能。"皇帝說："大將另有才能格局，不是衹講志行品德可以希望成功的。"宗周說："其他的不具體說，如范志完志行品德不嚴謹，大將和偏將裨將没有不是通過賄賂進身的，所以三軍瓦解。由此看來，以品行道德爲主。"皇帝臉色和緩下來說："朕已經知道。"令宗周起身。

於是宗周出奏曰："陛下方下詔求賢，姜埰、熊開元二臣遽以言得罪。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陛下度量卓越，妄如臣宗周，戇直如臣黄道周，尚蒙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不邀法外恩？"帝曰："道周有學有守，非二臣比。"宗周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

於是宗周出列啓奏說："陛下正下詔徵求賢才，姜埰、熊開元二臣突然因爲言論得罪。我朝没有諫官由皇帝下令入獄的，有這樣的事是從這兩個大臣開始的。陛下的器量胸襟與衆不同，狂妄如臣宗周，戇直如臣黄道周，尚且受到使用犯錯誤的人的恩典，姜、熊二臣爲何不幸，不能求得法外開恩。"皇帝說："道周有學問有節操，不是二臣可以相比的。"宗周說："二臣確實不及道

體，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即有應得之罪，亦當付法司。今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帝怒甚，曰：“法司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遽傷國體？有如貪贓壞法，欺君罔上，皆可不問乎？”宗周曰：“錦衣，膏粱子弟，何知禮義，聽寺人役使。即陛下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亦不可不付法司也。”帝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有間曰：“開元此疏，必有主使，疑即宗周。”金光辰爭之。帝叱光辰，并命議處。翼日，光辰貶三秩調用，宗周革職，刑部議罪。閣臣持不發，捧原旨御前懇救，乃免，斥爲民。

周，然而朝廷對待諫官有規矩，言論可以采用就用，不可用就放置在一旁。即使罪有應得，也應當交付司法部門。現在突然下詔令入獄，終究對國家的體制有傷害。”皇帝很憤怒，說：“司法部門和錦衣衛都是執掌刑法的官員，哪個是公哪個是私？况且判决一二個言官，哪裏會突然傷害國家的體制？如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的，都可以不問嗎？”宗周說：“錦衣衛是富家紈絝子弟，哪裏知道禮義，衹是聽從宦官的差使。即使陛下要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之罪，亦不可不交付給司法部門。”皇帝大怒說：“如此偏袒同黨，怎麽能擔任監察執法的職務。”有人挑撥說：“開元這道奏疏，一定有人主使，懷疑就是宗周。”金光辰力爭。帝大聲呵斥光辰，并下令議論處分。次日，光辰被降三級調任，宗周革職，交刑部議定罪名。內閣大臣拿着命令不發，捧着原先的聖旨在皇帝面前懇切求救，方得免罪，斥革爲民。

歸二年而京師陷。宗周徒步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鳴駿誡以鎮静，宗周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閫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勵同仇，顧藉口鎮静，作遜避計耶？”鳴駿唯唯。明日，復趣之。鳴駿曰：“發喪必待哀詔。”宗周曰：“嘻，此何時也，安所得哀詔哉！”鳴駿乃發喪。問師期，則曰：“甲仗未具。”宗周嘆曰：“嗟乎，是烏足與有爲哉！”乃與故侍郎朱大典，故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國於南京，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言：

宗周回家二年而京師陷落。宗周步行扛着矛戈，去往杭州，要求巡撫黃鳴駿舉辦國喪征討賊寇。鳴駿以鎮静相告誡，宗周勃然大怒說：“君父遇到非常的禍變，您專門負責軍事，不想像劉琨那樣枕戈待旦，像申包胥那樣泣血秦庭，立志復國，激勵部下同心協力對付仇人，反而藉口鎮静，作逃避的打算嗎？”鳴駿連連答應。第二天，又去催促他。鳴駿說：“發喪必須等待新君發布先皇去世的詔書。”宗周說：“哎，這是什麽時候，哪裏能得到新君發布的通告先皇去世的詔書。”鳴駿於是發喪。宗周問出師日期，則回答說：“武器没有齊全。”宗周嘆息說：“哎，哪裏值得與這樣的人一起有所作爲啊！”於是與原侍郎朱大典，原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招募義軍。即將出發，福王在南京代理國政，起用宗周爲原官。宗周因爲大仇未報，不敢接受職務。自稱伏身草野孤立無助的遠臣，上疏陳述當前的政治措施，說：

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

今日的重大計劃，除了討賊復仇，就不能表白陛下渡過長江的心意，不是毅然决定親自出征，不能振作天下忠義的正氣。

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

一是說據守地勢險要的地方來規劃進

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晋、燕、齊必有響應而起者。

攻。江東不是偏據一方以自安的地區，請進兵謀取江北。鳳陽號稱中都，向東扼守徐、淮，向北控制豫州，向西顧及荆、襄，而南離金陵不遠，請在此駐扎親征的部隊。推選除授大小官員，暫時稱皇帝出巡時的臨時首都，少許保存臣子擔負罪責自認錯誤的意思。從這兒逐漸推進，秦、晋、燕、齊必定有起來響應的。

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揚數百里，設兩節鉞，不能禦亂，争先南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賊。督漕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説。軍法臨陣脱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

一是説加强藩鎮屏障以用來彈壓。淮、揚幾百里，設立兩名總督，不能防禦禍亂，争先南下，致使江北一塊土地，拱手送給賊寇。漕運總督路振飛駐守淮城，早就把家屬寄居到遠處，這是提倡逃跑。於是守鎮大臣劉澤清、高傑就有家屬寄居在江南的説法。軍法規定臨陣脱逃的人處斬，臣認爲一個督撫兩個守鎮大臣都可以殺頭。

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别各帥封賞，孰當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亦封，又誰不當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臣既濫，中璫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

一是説慎重封官加賞來整肅軍隊的狀况。請分别各位統帥的封賞，哪一個封賞恰當哪一個封賞過度，罪過輕的反而没收侯爵的封號，罪過重的却剥奪伯爵的封號。拿左帥因恢復失地而受封，高、劉敗逃也受封來講，又有誰不應當受封的？武臣受封已經過濫，文臣又隨着如此，朝外臣子受封已經過濫，朝中宦官又隨着如此，恐怕天下知道後就土崩瓦解了。

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别定罪，爲戒將來。

一是説考核舊有官吏來建立臣僚的紀律。燕京被攻破後，有接受僞官職而叛變的，有接受僞官職後逃跑的，有在自己的領地守土逃跑的，有在執行使命時逃跑的，按照法律都不得赦免。應該立刻分别定罪，爲的是警戒將來。

至於僞命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説，以惑人心，尤宜誅絶。

至於僞命到達南方，徘徊在順應叛逆之間的，實是大有人在，而且必定提倡歪曲事實的言論來蠱惑人心的，尤其應當斬盡殺絶。

又言：

又説：

當賊入秦流晋，漸過畿南，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而

當賊寇進入陝西流竄山西，逐漸擴張到京師南郊，遠近紛擾不安，祇有長江南北平

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一。凶問已確，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自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卸兵權於閫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又一。新朝既立之後，謂宜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則亟馳一介，間道北進，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哭九廟，厝梓宫，訪諸王。更不然，則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下直沽，九邊督鎮合謀共奮，事或可爲。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及之，今乃概用新恩。誅閹定案，前後詔書鶻突，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臣謂今日問罪，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

靜安定。但二三個總督巡撫沒有聽説派過一人一馬去壯大聲勢救援京師的，賊寇於是得以長驅直入進犯朝廷。坐視君父遭受危險急難而不去救援，這是執掌地方軍政大權的封疆大臣理當受誅的一條。凶訊已經證實，各位臣子奮勇地舉起武器，决一死戰來補救以前的過失，自應當等不到吃早飯就趕快行動。可却在南方看着别人臉色行事，争着發表固守邊疆的計策，削奪朝外大臣的兵權，首先貪圖主持尊立天子的功勞，這是執掌地方軍政大權的封疆大臣理當受誅的又一條。新王朝已經建立後，應當等不到一天過去，就首先要派遣北伐的部隊。不然的話，就應緊急派一個人急速奔馳，從小道往北進發，傳布公文曉諭燕中父老，召集塞上的各部族的酋長，在祭祀祖先的九廟哭泣舉哀，安置皇帝的棺材，尋訪各位王爺。再不然，就召用福建統帥鄭芝龍，率領海軍到直沽，九邊總督鎮將一起謀劃共同努力，事情也許可以成功。但各臣的打算都不是從此出發的，這是整個朝廷裏謀劃國事不忠的臣子理當受誅的又一條。因罪廢棄的各個臣子，根據具體情况加以平反昭雪，自應當援用先帝遺留下的詔書來處分，如今一概使用新皇帝的恩典。誅殺閹黨的定案工作，前後詔書互相衝突，勢必會使虎彪之類的惡人，全部跟着平反纔算數，這是整個朝廷裏謀劃國事不忠的臣子理當受誅的又一條。臣説今日問罪，應當從朝廷内外諸位大臣中不稱職的人開始。

詔納其言，宣付史館，中外爲悚動。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恨甚，滋欲殺宗周矣。

皇帝下詔采納他的言論，交付史館，朝廷内外被他的言論所震動。馬士英、高傑、劉澤清對他恨得厲害，更加要殺宗周了。

宗周連疏請告不得命，遂抗疏劾士英，言：

宗周接連上疏請假得不到批准，於是上書直言彈劾士英，説：

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有扈蹕微勞，入内閣，進中樞，宫銜世蔭，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於是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昭以

陛下從淮河流域發迹登位，實在是上天賜予的。有了一些護駕的微小功勞，就入内閣，進中央政府機關，接受太子師傅之類的頭銜和世代承襲的蔭賞，心安理得而毫無疑懼，這不就是士英嗎？於是李沾

功賞不均，發憤冢臣，朝端嘩然聚訟，而群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黨可以然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疏，何以言匡攘之略。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浸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不難譴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士英卵翼也。劉、黃諸將，各有舊汛地，而置若弈棋，洶洶爲連鷄之勢，至分剖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啓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倡之也。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勛臣爲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内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

誇張不實地大講尊立天子的事，挑動激怒了朝廷的大臣。劉孔昭因爲功賞不平均，在吏部官員身上出氣，朝廷宮殿之上群情激奮争吵不休，而那些陰險小人就蠢蠢欲動了。藉着通曉軍事的名義，逆黨就可以死灰復燃，放寬追從逆賊者棄暗投明的道路，逃跑的臣子也可以引薦做官，内閣六部的各位大臣將要陸續離去了。朝中結黨的輿論剛興起，哪裏有空去計劃對付河北的賊寇，立國的根本大綱已經疏忽，又怎麽講匡復故土驅除外敵的策略。高傑是一個逃跑的將領，却像愛子一樣地去對待他，逐漸有尾大不掉難以指揮的憂患。淮、揚發生不幸的變故，輕易地以譴責巡撫和監察大臣來向他致謙，怎麽能不助長他桀驁不馴的氣焰，他也是依仗着士英的庇護。劉、黃諸將，各有原先防守的地盤，隨意棄置，就如下棋，氣勢洶洶地互相牽制就像縛在一起的鷄，以至於分割江北四鎮來安慰他們，怎麽能不開啓他們的雄心，這都是高傑一個人倡導的。首都的部隊自從祖宗以來，都是有勛爵的大臣主管，中央政府機關的副長官輔佐。陛下建國剛開始，就有宦官盧九德的任命，士英有不可推辭的責任。

總之，兵戈盗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宦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有奄宦用事，而將帥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出士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决用兵之策。史可法即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别開幕府，與士英相掎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册，爲弘光第一美政。

總之，戰亂盗賊，都是從小人氣味相投互相感召中產生的，而小人與宦官又往往内外呼應。自古未有宦官掌權，將帥能在地方邊境建立功業的。衹有陛下首先辨清陰陽互相消長的關鍵，將士英調出仍舊總督鳳陽，聯絡各鎮，决定用兵的方針。史可法即使不回到中央政府，也應當從淮河向北，到達黃河以南，另建衙門府署，與士英形成互相牽引的局勢。獨自决斷停發原先京師駐防部隊提督的任命。這些措施記載在史册上，是弘光朝第一美政。

王優詔答之，而促其速入。

福王頒發嘉獎的詔書回答他，并催促他快速入京。

士英大怒，即日具疏辭位，且揚

士英大怒，當日準備奏疏請求辭職，并且在

言於朝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統鑕遂劾宗周疏請移蹕鳳陽："鳳陽，高墻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而澤清、傑日夜謀所以殺宗周者不得，乃遣客十輩往刺宗周。宗周時在丹陽，終日危坐，未嘗有惰容。客前後至者，不敢加害而去。而黃鳴駿入覲，兵抵京口，與防江兵相擊鬥。士英以統鑕言爲信也，亦震恐。於是澤清疏劾"宗周陰撓恢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召生靈之禍"。劉良佐亦具疏言宗周力持"三案"，爲門户主盟，倡議親征，圖晁錯之自爲居守，司馬懿之閉城拒君。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言："宗周勸上親征，謀危君父，欲安置陛下於烽火凶危之地。蓋非宗周一人之謀，姜曰廣、吴甡合謀也。曰廣心雄膽大，翊戴非其本懷，故陰結死黨，翦除諸忠，然後迫劫乘輿遷之別郡。如甡、宗周入都，臣等即渡江赴闕，面訐諸奸，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朝大駭，傳諭和衷集事。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入朝。初，澤清疏出，遣人録示傑。傑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耶?"得功疏辨："臣不預聞。"士英寢不奏。可法不平，遣使遍詰諸鎮，咸云不知，遂據以入告，澤清輩由是氣沮。

朝中揚言說："劉公自稱草野間孤立無助的臣子，署名不寫新朝廷對他的任命，這是明確表示不臣服天子。"他的私黨朱統鑕跟着彈劾宗周疏請福王移駐鳳陽一事："鳳陽，是處置犯罪宗室的地方，宗周想用犯罪宗室的身份處置皇上，而與史可法一起擁戴潞王，他們的兵丁已在丹陽埋伏，應當趕緊防備。"澤清、高傑日夜思謀可以殺害宗周的辦法却得不到，於是派遣門客十人去行刺宗周。宗周當時在丹陽，整天端端正正地坐着，未曾有過倦怠鬆懈的容色。前後來到的門客，不敢加害他而離去。黃鳴駿入朝覲見，部隊抵達京口，與防守長江的部隊互相格鬥。士英認爲統鑕所說的話是可信的，亦震恐不安。於是澤清上疏彈劾"宗周暗中阻撓收復失地，想要殺害我們，激起士大夫的變亂之心，給人民帶來禍難"。劉良佐也上疏說宗周竭力堅持審定"三案"，是門户宗派的盟主，倡議皇帝親自出征，是要像晁錯自己留守京城，像司馬懿關閉城門拒絶君主。奏疏還未批下，澤清又起草一道奏疏，簽署高傑、良佐及黃得功的名字呈上，說："宗周勸皇上親自出征，計謀危害君父，想把陛下安置在戰爭激烈凶惡危險的地方。這不是宗周一個人的謀略，是姜曰廣、吴甡合謀的。曰廣心雄膽大，擁戴陛下不是出於他的本心，所以他暗地裏結納死黨，剪除各位忠良，然後劫持皇帝的車駕遷往別的郡縣。如吴甡、宗周進入都城，臣等立即渡江奔赴朝廷，當面揭發這些奸臣的陰謀，以闡揚《春秋》聲討賊臣的大義。"奏疏呈上，整個朝廷大爲恐慌，傳下諭旨令各方同心合力辦事。宗周不得已，在七月十八日入朝。起先，澤清奏疏發出，派人抄録送給高傑看，高傑說："我們這些人是武夫，難道要干預朝廷的事嗎?"得功上疏辯解："臣事先不知道。"士英壓住不奏報。可法心中不平，派使者跑遍各鎮詢問，都說不知道澤清上疏的事，於是根據他們所說入朝上告，澤清這些人由此氣勢衰落。

士英既嫉宗周，益欲去之，而薦阮大鋮知兵。有詔，冠帶陛見。未幾，中旨特授兵部添注右侍郎。宗周

士英既已嫉恨宗周，更加想把他排擠出去，因而推薦阮大鋮說他懂軍事。有詔書，讓阮大鋮穿戴衣冠袍帶入朝參見。不久，由皇帝直接頒發

曰："大鋮進退，係江左興亡，老臣不敢不一争之。不聽，則亦將歸爾。"疏入，不聽，宗周遂告歸，詔許乘傳。將行，疏陳五事：

一曰修聖政，毋以近娛忽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内豎充廷，金吾滿座，戚畹駢闐矣；讒夫昌，言路扼，官常亂矣。所謂狃近娛而忽遠圖也。

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自陛下即位，中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秉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勳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疆埸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即爲犯上無等之習。禮樂征伐，漸不出自天子，所謂褻主恩而傷臣紀也。

一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説，小人以加君子，釀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末造可鑒也。今更爲一二元惡稱冤，至諸君子後先死於黨、死於徇國者，若有餘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君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

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

詔旨特别任命他爲兵部添注右侍郎。宗周説："大鋮的進退，關係到江東的興亡，老臣不敢不争一下。不聽，我也將要回去了。"奏疏送入，不聽，宗周就告假回家，詔令允許乘坐驛站的車馬。將要動身，上疏陳列五件事：

一是推行聖人的政治，不要因爲近日的歡娱而忽視長遠計謀。國家不幸，遭到這樣的重大變故，現在紛紛興造修建，好像不再有恢復中原志向似的。土木建作雄偉，奇珍異寶聚集，優伶百戲雜陳；宦官充斥朝廷，近臣占滿座位，勛戚奔走道路；奸讒之徒興盛，勸諫的道路阻塞，官場的正常秩序混亂。這就是所説的貪圖近日的歡娱而忽略了久遠的計謀。

一是整頓先王的綱紀，不要因爲主上的恩惠傷害臣子的法紀。自從陛下登位，朝中内外的大臣不是自稱追隨帝王創業的從龍之臣，就是自稱輔助帝王立朝的佐命大臣。一推恩惠到近身侍從，左右因而得以操持權柄；再推恩惠到大臣，於是内閣六部可以兼理，第三推恩惠到勛戚舊臣，於是陳請乞封至今没個完，第四推恩到武士，於是把疆埸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動不動有藐視朝廷的心思；彼此稱雄争强，馬上就形成觸犯君上無視等級的習氣。國家的文治武功，逐漸不出於天子的决策，這就是所説的褻瀆君主的恩典而傷害臣子的法紀。

一是明確國家的大計，不要用邪惡的鋒焰危害正氣。結黨營私的説法，是小人用來加罪君子的，釀成國家人才空虛的禍患，先帝末期可作爲借鑒。如今更加爲一二個元凶稱冤，以致先後死於黨禍，殉於國難的諸位君子，好像還要再受一次殺戮。計量這些情况所産生的根由，衹是因爲一人受到信任重用，動不動引用三朝的典章法制，排擠壓抑舊人。私交看得重，君父看得輕，自身結黨，却用結黨加罪别人，這就是所説的助長邪惡的鋒焰而危害正氣。

一是端正治國的方法，不要把刑法放在

化。先帝頗尚刑名，而殺機先動於温體仁。殺運日開，怨毒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遽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贓罰。假令有禹好善之巡方，借成德以媚權相，又孰辨之？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嘖有煩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廠衛之設何爲？徒令人主虧至德，傷治體，所謂急刑名而忘教化也。

教化前面。先帝很注重刑法，而温體仁首先動了殺機。殺人的風氣日益厲害，仇恨充滿天下。近來如誅殺貪官污吏，不經過提訊審問，倉促定個罪名；還未定罪名，就先追贓處罰。假如有禹好善巡行地方，藉助成德來取媚有權的宰相，又有誰來分辨呢？又兵部職方司掌管軍政的弊病，路人議論紛紛，雖然廠衛的官員也有不敢過問的，那麽廠衛的設立是幹什麽的？衹是使君主虧損最高的德行，傷害治國的體制，這就是所謂急用刑法而忘記了教化。

一曰固邦本，毋以外釁釀内憂。前者淮、揚告變，未幾而高、黄二鎮治兵相攻。四鎮額兵各三萬，不以殺敵而自相屠毒，又日煩朝廷講和，何爲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必窮之術耳。不稍裁抑，惟加派横征。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徇之已矣，所謂積外釁而釀内憂也。

一是鞏固國家的根本，不要因爲外來的仇釁釀成内部的憂患。起先淮、揚報告發生變亂，不久高、黄二鎮帶兵互相攻擊。四鎮有名額的士兵各有三萬，不用來殺敵而自相屠殺，又天天麻煩朝廷爲他們講和，這是爲了什麽！以十二萬不殺敵的士兵，索取十二萬不殺敵的糧餉，是必然導致窮困的做法。不稍爲裁減，衹是加派糧餉强力徵收，蓄養一二個似蒼鷹乳虎一般凶惡的官員，讓天下曲從他們纔罷休，這就是所謂積聚外來的仇釁而釀成内部的憂患。

優詔報聞。

下了一道言辭寬容的詔書回答知道了。

明年五月，南都亡。六月，潞王降，杭州亦失守。宗周方食，推案慟哭，自是遂不食。移居郭外，有勸以文、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田里，尚有望於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此江萬里所以死也。"出辭祖墓，舟過西洋港，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舟人扶出之。絶食二十三日，始猶進茗飲，後勺水不下者十三日，與門人問答如平時。閏六月八日卒，年六十有八。其門人徇義者有祝淵、王

第二年五月，南都淪亡。六月，潞王投降，杭州也失守。宗周正在吃飯，推開桌案慟哭，從此就不進食。移居城外，有人用文天祥、謝翱的故事勸他。宗周説："北都的變故，可以死，可以不死，因爲身在田野，國家中興還存有希望。南都的變故，君主自己拋棄他的國家，還可以説可以死，可以不死，因爲等待着後繼有人。現在我的家鄉越又投降了，老臣不死，還等待什麽呢？假如説身不在官位，不應當與城市共存亡，難道不應當和國土共存亡嗎？這是江萬里所以去死的緣故。"出門辭别祖宗墳墓，乘船經過西洋港，跳入水中。水淺不得死，船上人扶他出水。絶食二十三天，開始送來茶還喝，後來一勺水也不喝有十三天，與門下弟子互相問答就像平時一樣。閏六月八日死，年六十有八。他的弟子殉義的有祝淵、王毓蓍。

毓蓍。

祝淵

淵，字開美，海寧人。崇禎六年舉於鄉。自以年少學未充，栖峰巔僧舍，讀書三年，山僧罕見其面。十五年冬，會試入都，適宗周廷諍姜埰、熊開元削籍。淵抗疏曰："宗周戇直性成，忠孝天授。受任以來，蔬食不飽，終宵不寢，圖報國恩。今四方多難，貪墨成風，求一清剛臣以司風紀，孰與宗周？宗周以迂戇斥，繼之者必澳涊；宗周以偏執斥，繼之者必便捷。澳涊便捷之夫進，必且營私納賄，顛倒貞邪。乞收還成命，復其故官，天下幸甚。"帝得疏不懌，停淵會試，下禮官議。淵故不識宗周，既得命往謁。宗周曰："子爲此舉，無所爲而爲之乎，抑動於名心而爲之也？"淵爽然避席曰："先生名滿天下，誠耻不得列門墻爾，願執贄爲弟子。"

祝淵，字開美，海寧人。崇禎六年考中鄉試。自己認爲年紀輕學問不充實，寄宿在山峰頂上的寺院，讀書三年，山中和尚很少見到他的面。十五年冬天，到京都會試，恰遇宗周在朝廷諍諫姜埰、熊開元案被削去官籍。祝淵上疏抗争説："宗周本性戇直，天生忠孝。接受任命以來，粗飯吃不飽，通宵不睡覺，企圖報答國家的恩典。現在四方多難，貪污枉法成風，求得一個清正剛介的大臣來監察作風和紀律，哪一個比得上宗周？宗周因爲迂闊戇直遭斥革，繼承他的人一定污濁；宗周因爲片面固執遭斥革，繼承他的人一定流滑。污濁流滑的人進用，必定會營私納賄，顛倒正邪。懇求收回已發布的命令，恢復他原來的官職，天下就太幸運了。"皇帝得到奏疏不悦，停止祝淵的會試，交付禮部官員議處。祝淵原來不認識宗周，得到處分的命令後前往拜見。宗周説："你做出這樣的舉動，是没有什麽目的而做出來的呢，還是被求名的心思所挑動而做出來的呢？"祝淵直爽地離席説："先生的名望滿天下，實在是因爲不能投身門下而羞慚，但願能捧着拜師的禮物做你的弟子。"

明年，從宗周山陰。禮官議上，逮下詔獄，詰主使姓名。淵曰："男兒死即死爾，何聽人指使爲！"移刑部，進士共疏出淵。未幾，都城陷，營死難太常少卿吴麟徵喪，歸其柩。詣南京刑部，竟前獄，尚書諭止之。上疏請誅奸輔，通政司抑不奏。給事中陳子龍疏薦淵及待詔涂仲吉義士，可爲臺諫。仲吉者，漳浦人。以諸生走萬里上書明黄道周冤，得罪杖譴者也。不許。

第二年，隨從宗周到山陰。禮部官員議處的奏章呈上，下詔令逮捕入獄，訊問主使人的姓名。祝淵説："男子漢死就死，何必要聽别人的指使！"移交刑部，進士共同上疏救出祝淵。不久，京城陷落，營辦殉難的太常少卿吴麟徵的喪事，把他的靈柩送歸家鄉。前往南京刑部，要服滿原先的刑期，尚書指示制止這件事。上疏請誅殺奸惡的輔臣，通政司壓下不奏。給事中陳子龍上疏推薦祝淵及待詔涂仲吉是維護正義的人士，可以任監察官吏。仲吉，漳浦人。就是以諸生的身份行走萬里上書申明黄道周的冤枉，因此獲罪遭受杖責的那個人。未得准許。

宗周罷官家居，淵數往問學。嘗有過，入曲室長跪流涕自撾。杭州失守，淵方葬母，趣竣工。既葬，還家設祭，即投繯而卒，年三十五也。逾

宗周罷官住在家中，祝淵數次前往求教學問。曾經有過失，進入深邃的密室長久跪在地上痛哭流涕鞭責自己。杭州失守，祝淵正在安葬母親，趕着完工。葬畢，回到家中設祭，接着上吊

二日，宗周餓死。

而死，年三十五歲。過了二天，宗周餓死。

王毓蓍

毓蓍，字元趾，會稽人。爲諸生，跌宕不羈。已，受業宗周之門，同門生咸非笑之。杭州不守，宗周絶粒未死，毓蓍上書曰："願先生早自裁，毋爲王炎午所吊。"俄一友來視，毓蓍曰："子若何？"曰："有陶淵明故事在。"毓蓍曰："不然，吾輩聲色中人，慮久則難持也。"一日，遍召故交歡飲，伶人奏樂。酒罷，攜燈出門，投柳橋下，先宗周一月死。鄉人私謚正義先生。

毓蓍，字元趾，會稽人。中秀才，放縱不拘。不久到宗周門下學習，同門弟子都非難譏笑他。杭州失守，宗周絶食没有死，毓蓍寄信説："但願先生早些自殺，不要受王炎午的吊唁。"不久一個朋友來看他，毓蓍説："你怎麼樣？"回答説："有陶淵明的舊例在。"毓蓍説："不是這樣，我們這輩人都是沉緬在聲色之中的人，擔心時間久了就難以把握自己了。"一天，廣泛召集老朋友痛飲，伶人彈奏樂曲。酒喝完了，帶着燈出門，從柳橋跳下，比宗周早一個月死去。同鄉人私謚正義先生。

宗周始受業於許孚遠。已，入東林書院，與高攀龍輩講習。馮從吾首善書院之會，宗周亦與焉。越中自王守仁後，一傳爲王畿，再傳爲周汝登、陶望齡，三傳爲陶奭齡，皆雜於禪。奭齡講學白馬山，爲因果説，去守仁益遠。宗周憂之，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且死，語門人曰："學之要，誠而已，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良知之説，鮮有不流於禪者。"宗周在官之日少，其事君，不以面從爲敬。入朝，雖處暗室，不敢南嚮。或訊大獄，會大議，對明旨，必却坐拱立移時。或謝病，徒步家居，布袍粗飯，樂道安貧。聞召就道，嘗不能具冠裳。學者稱念臺先生。子汋，字伯繩。

宗周開始在許孚遠處接受教育。不久進入東林書院，與高攀龍等人講習學問。馮從吾召集首善書院的聚會，宗周也參加了。越中自王守仁以後，一傳是王畿，再傳是周汝登、陶望齡，三傳是陶奭齡，他們的學問中都夾雜着禪宗。奭齡在白馬山講學，主張因果報應的學説，離開守仁更遠。宗周擔心這點，修築證人書院，聚集志同道合的人講解研究學問。將死時，對門人説："學問的關鍵，衹是誠心而已，注重恭敬是它的功夫。敬了就誠，誠了就與天合一。良知的學説，很少有不流入禪宗的。"宗周在官的日子少，他奉事君王，不以當面順從爲恭敬。到朝廷，雖然處在暗室之中，不敢面向南方。有時審訊大案，聚集議論大事，應對聖旨，必定要離開座位拱身站立很長時間。有時稱病請假，住在家中出門也是步行，布袍粗飯，樂於求道安於貧困。聽到召令上路，經常不能備全冠帶衣裳。學者稱爲念臺先生。兒子名汋，字伯繩。

黄道周

黄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啓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爲經筵展書官。故事，必膝行前，道周獨否，魏忠賢目攝之。未幾，内艱歸。

黄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啓二年進士。改爲庶吉士，授編修，任經筵展書官。舊例，必須用膝蓋跪行向前，惟獨道周不這樣，魏忠賢用眼睛盯着他。不久，因母親去世回家。

崇禎二年起故官，進右中允。三疏救故相錢龍錫，降調，龍錫得减死。五年正月方候補，遘疾求去。瀕

崇禎二年起用原官，提升右中允。三次上疏援救原宰相錢龍錫，降級調任，龍錫得以减去死罪。五年正月正在候補官職，遇到疾病請求離

行，上疏曰：

臣自幼學《易》，以天道爲準。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賢才不遽得，懲小人不易絶，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干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治朝宁者以督責爲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爲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爲迂昧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爲通達而知務。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一意不調，而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縉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斂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拘攣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謬巧之人；内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决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短於事前，言每多於事後。不救淩圍，而謂淩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衆必不可用。兵逃於久頓，而謂亂生於無兵；餉糜於漏邑，而謂功銷於無餉。亂視熒聽，浸淫相欺，馴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自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創頑，而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以崇惇大之時矣。

去。臨行，上疏説：

臣自小學習《易》，以天道爲準則。古今上下記載在書籍上的歷史二千四百年，用《易》考察它的治亂，百無一失。陛下登位的第一年，正當《師》卦處在第六位的陽爻，它的爻文説："天子有命，開創國運承繼家業，小人不要用。"陛下思念賢才不能馬上得到，懲辦小人不容易决斷，這是陛下有天子的實際，而小人懷着觸犯命令的心思。臣自到京城以來，所見到的各位大臣都没有長遠的謀略，動不動探求苛刻瑣碎的事情。治理朝廷的人把督察策勵當作重要的言論，治理邊疆的人把放縱寬容當作高明的計策。講述仁義道德，就被認爲是迂腐愚昧而不合常理；從事文書簿册，就被認爲是通情達理而知曉事務。所有對官員的考核驗察，一年到頭葛藤糾纏没完；一意不合，就到處株連加害别人。陛下想要整頓社會秩序和國家法紀，清除外患，諸臣藉此增益嚴明法令，打擊士大夫；陛下想要杜絶弊端防止奸惡，懲一警百，諸臣用來藉題發揮報復怨仇，賣弄權勢招致怨恨。况且朝廷外諸臣敢於欺騙陛下的，一定不是行動拘謹墨守成法的人，而是掌握權力荒謬巧辯的人；朝廷内諸臣敢於欺騙陛下的，一定不是錢財的細微小事，而是政權宗廟的大事。願陛下客觀公正地驗察歷史，再從旁查考書籍，自古至今，决没有計數米粒稱量柴薪的人，可以完成遠大的謀略，吹毛髮數眉睫的人，可以收到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成效。那些小人遇見事情，事前常常缺少智謀，事後往往閑話很多。不去解救大淩之圍，却説大淩城一定不可修築；不治理皮島的人民，却説島上的民衆一定不可用。兵士逃跑是因爲長久捨棄不用，反而説禍亂的産生是因爲没有軍隊；糧餉耗損於滲漏外溢，却説成功喪失於缺乏糧餉。先是混淆視聽，慢慢地互相欺騙，又逐漸發展到極壞而不可挽回的地步，臣私下爲此擔憂。自二年以來，以督察消除弊病，而

弊病越多；以威嚴懲戒貪婪，而威嚴更加掃地。這也就是棄去申、商而回歸周、孔，拋却苛刻繁瑣而推崇淳厚宏大的時候了。

帝不懌，摘“葛藤”、“株連”數語，令具陳。道周上言曰：

邇年諸臣所目營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前歲春月以後，盛談邊疆，實非爲陛下邊疆，乃爲逆璫而翻邊疆也；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科場，乃爲仇隙而翻科場也。此非所謂“葛藤”、“株連”乎？自古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遺君父，而大臣自處於催科比較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爲；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舛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户之禍，今又取縉紳稍有器識者，舉網投阱，即緩急安得一士之用乎！

皇帝不悦，摘録“葛藤”、“株連”幾句話，令黃道周加以具體説明。道周上言説：

近年諸臣目光所營求心中所計劃的，没有一件是實意爲朝廷的。他們用人辦事，不過是由此求得報恩復仇罷了。自前年春季以後，廣泛談論邊疆的事，實際上并非爲陛下的邊疆考慮，衹是爲叛逆太監而翻邊疆的案；去年春季以後，廣泛傳言科舉考試的事，實際上并非爲陛下的科舉考試考慮，衹是爲了仇恨而翻科場的案。這不是所説的“葛藤”“株連”嗎？自古以來外患未消除，那麽大臣一心擔憂外患；小人未斥退，那麽大臣一心擔憂小人。現在偏將這些事情留給君父，而大臣們自己從事於催收驗核賦税這些細微末節的工作。辦事情而事情失敗，就説這事不能去做；用人而人有過失，就説這人不值得用。這就是臣所説的錯誤。三十年來，釀成了門户之禍，現在又把士大夫中稍有器量見識的人，扔入羅網投進陷阱，那麽危急的時刻哪裏能得到一個讀書人供使用啊！

凡絶餌而去者，必非鮪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禄豢士，則所豢者必嗜利之臣；以棰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駑駘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其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爲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才，不在廊廟則在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蛟、毛羽健、任贊化，所聞習者有惠世揚、李邦華，在仕籍者有徐良彦、曾櫻、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举駿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

凡是拋棄釣餌而離去的，一定不是鮪魚；貪戀槽中食料而來的，一定不是駿馬。用利禄來豢養士大夫，所豢養的一定是特别好利的臣子；用木棍荆杖來驅使人，被驅使的一定是才能低劣資質平庸。現在諸臣的才能器具心術，陛下已知道了。知道他是小人而又用小人去匡正他，於是小人的氣焰更加囂張；知道他是君子而更用小人去彈劾他，於是君子的功勞就不能建立。天下總共有這些人才，不在廊廟朝廷，就在山林田野。臣所認識的有馬如蛟、毛羽健、任贊化，所經常聽到的有惠世揚、李邦華，在官籍的有徐良彦、曾櫻、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都超絶不凡雄駿偉岸，讓他們獨擋一面，一定會有可觀的成績。

語皆刺大學士周延儒、温體仁。帝益不懌，斥爲民。

九年用薦召，復故官。明年閏月，久旱修省，道周上言："近者中外齋宿，爲百姓請命，而五日内繫兩尚書，未聞有人申一疏者。安望其戡亂除凶，贊平明之治乎。陛下焦勞於上，小民展轉於下，而諸臣括囊其間，稍有人心，宜不至此。"又上疏曰："陛下寬仁弘宥，有身任重寄至七八載罔效、擁權自若者。積漸以來，國無是非，朝無枉直，中外臣工率苟且圖事，誠可痛憤。然其視聽一係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鍥核，則下樂巉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陷。當此南北交訌，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谿之談，修睚眦之隙乎。"時體仁方招奸人構東林、復社之獄，故道周及之。

旋進右諭德，掌司經局，疏辭。因言己有三罪、四恥、七不如。三罪、四恥，以自責。七不如者，謂"品行高峻，卓絶倫表，不如劉宗周；至性奇情，無愧純孝，不如倪元璐；湛深大慮，遠見深計，不如魏呈潤；犯言敢諫，清裁絶俗，不如詹爾選、吴執御；志尚高雅，博學多通，不如華亭布衣陳繼儒、龍溪舉人張燮；至圜土累係之臣，朴心純行，不如李汝璨、傅朝佑；文章意氣，坎坷磊落，不如錢謙益、鄭鄤。"鄤方被杖母大詬，帝得疏駭異，責以顛倒是非。道周疏辯，語復營護鄤。帝怒，嚴旨切責。

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嚴冷方剛，不諧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乃

這些話都是諷刺大學士周延儒、温體仁的。皇帝更加不悦，把道周斥革爲民。

九年因薦舉被召見，恢復原來的官職。第二年閏月，皇帝因天氣久旱修身反省，道周進言説："近來朝廷内外隔夜就齋戒以示虔敬，爲百姓請命，而五天内關押了兩個尚書，没有聽説有人遞呈一道奏疏争辯的。怎麽能期望他們平定禍亂消除凶難，輔佐皇上實行公平明察的治理呢？陛下在上面憂慮操勞，人民在下面輾轉不安，而諸臣在中間閉口不言，稍有人心，就不應該這樣。"又上疏説："陛下寬容仁愛，有身負重任已七八年毫無成效，依然若無其事地掌握着權力的。逐漸發展下來，國家没有是非，朝廷没有曲直，朝廷内外的臣子都是敷衍辦事，真正令人痛恨。然而他們的言行全部取决於上面。上面急着徵收賦税，下面就急着賄賂；上面樂於嚴格考核，下面就樂於執法嚴峻；上面喜歡揭發告密，下面就喜歡誣陷。在這南北互相争鬥時候，爲什麽要與市井小人争辯瑣碎的細事，爲微不足道的小事結下仇恨呢？"當時體仁正在招納奸人設計給東林和復社定罪，所以道周提到這些。

隨即進升右諭德，執掌司經局，上疏推辭。接着説自己有三罪、四恥、七不如。三罪、四恥，是用來自責的話。七不如，是説"品德行爲高尚正直，屹然獨立超出同輩，不如劉宗周；天性純厚情感特異，不愧爲純篤孝順，不如倪元璐；思慮精深博大，識見深遠計謀嚴密，不如魏呈潤；敢於冒犯尊長直言諍諫，剛正决斷超脱世俗，不如詹爾選、吴執御；志趣高雅，博學多才，不如華亭的布衣陳繼儒、龍溪的舉人張燮；至於作爲被關押監獄戴上刑具的罪臣，心地質樸行爲純篤，不如李汝璨、傅朝佑；文章中所表現的意志氣概，坎坷不平光明磊落，不如錢謙益、鄭鄤。"鄭鄤當時正因爲棒打母親而大受辱駡，皇帝得到奏疏感到驚駭奇怪，斥責他顛倒是非。道周上疏争辯，話語中還是庇護鄭鄤。皇帝怒，頒發言辭嚴厲的聖旨加以痛責。

道周以文辭和志節雄視天下，嚴肅冷峻方正剛强，與時尚世俗不相諧調，公卿多畏懼顧忌

藉不如鄤語爲口實。其冬，擇東宫講官。體仁已罷，張至發當國，擯道周不與。其同官項煜、楊廷麟不平，上疏推讓道周。至發言："鄤杖母，明旨煌煌，道周自謂不如，安可爲元良輔導。"道周遂移疾乞休，不許。

他，就把他所説不如鄭鄤的話作爲把柄。那年冬天，選擇東宫的講學官員。體仁已經罷免，張至發當政，排擠道周不給他東宫講官的職務。他的同僚項煜、楊廷麟心中不平，上疏推薦道周并要讓位給他。至發説："鄭鄤棒打母親，聖旨説得清清楚楚。道周自己説不如他，怎麽可以成爲太子的輔導老師。"道周於是稱病乞求退休，不許。

十一年二月，帝御經筵。刑部尚書鄭三俊方下吏，講官黄景昉救之，帝未許。而帝適追論舊講官姚希孟嘗請漕儲全折以爲非。道周聽未審，謂帝將寬三俊念希孟也，因言："故輔臣文震孟一生謇直，未蒙帷蓋恩。天下士，生如三俊，歿如震孟、希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帝以所對失實，責令回奏。再奏再詰，至三奏乃已。凡道周所建白，未嘗得一俞旨，道周顧言不已。

十一年二月，皇帝光臨講解經傳史鑒的講席。刑部尚書鄭三俊剛被交付法官審訊，講學官員黄景昉救他，皇帝没有准許。當時皇帝正在追論原講學官員姚希孟曾經請求把漕運儲糧全部折成銀兩是不對的。道周没有聽清楚，以爲皇帝將要寬恕三俊而追念希孟，因而説："原輔臣文震孟一生忠誠正直，没有受到主人的恩惠。天下的士人，活着的如三俊，死了的如震孟、希孟，要求得和他們影子相似的人，也不能多得。"皇帝因爲道周的應對不符合事實，責令他回奏。再次上奏再次受到責問，到第三次上奏纔算數。凡是道周有所倡議，未曾得到一道應允的聖旨，道周就反復講個不停。

六月，廷推閣臣。道周已充日講官，遷少詹事，得與名。帝不用，用楊嗣昌等五人。道周乃草三疏，一劾嗣昌，一劾陳新甲，一劾遼撫方一藻，同日上之。其劾嗣昌，謂：

> 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臣之子。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豭狗。李定不喪繼母，宋世共指爲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宣大督臣盧象昇以父殯在途，捶心飲血，請就近推補，乃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守制者可推，則聞喪者可不去；聞喪者可不去，則爲子者可不父，爲臣者可不子。即使人才甚乏，奈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苞引蘖，種其不祥以穢天下乎？嗣昌在事二年，張網溢地之談，款市樂天之説，才智

六月，朝廷推舉閣臣。道周已擔任日講官，遷升少詹事，得以列名候選。皇帝不用道周，用楊嗣昌等五人。道周就起草三道奏疏，一道彈劾嗣昌，一道彈劾陳新甲，一道彈劾遼東巡撫方一藻，在同一天進呈。他彈劾嗣昌説：

> 天下没有没父親的兒子，也没有不是臣民的兒子。衛國的開方不侍養他的親人，管仲以致把他比作豬狗。李定不爲繼母服喪，宋代共同指責是像吞食父母的梟獍那樣的惡人。如今就有不爲父母服喪守孝，坐在兵部尚書大堂上像楊嗣昌那樣的人。宣大總督盧象昇因爲父親的靈柩在途中，捶心吐血，請求就近提名補官，於是忽然有一并推舉在原籍服喪者的詔旨。服喪的人可以推舉，那麽聽説有喪事的人就可以不離任，聽到有喪事可以不離任，那麽做兒子的可以没有父親，爲臣民的可以不盡兒子的責任。即使人才非常缺乏，爲什麽使不忠不孝的人連結蔓延，擴散他們的不祥來污穢天下呢？嗣昌當

亦可睹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陛下孝治天下，縉紳家庭小小勃谿，猶以法治之，而冒喪斁倫，獨謂無禁，臣竊以爲不可也。

事二年，提出張綱滅賊審核多餘土地收稅的議論，主張與東鄰互通市集以告慰上天的言談，亦可見他的才智了。又起用一個不吉祥的人，與他表裏勾結。陛下以孝治天下，縉紳士大夫家庭中發生小小的爭鬥吵架，還用法律治罪，而不守喪事敗壞人倫，獨獨説無妨，臣私下以爲不可以。

其論新甲，言其

守制不終，走邪徑，托捷足。天下即甚無才，未宜假借及此。古有忠臣孝子無濟於艱難者，决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乎功名道德之門者也。臣二十躬耕，手足胼胝，以養二人。四十餘削籍，徒步荷擔二千里，不解扉屨。今雖逾五十，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天下即無人，臣願解清華，出管鎖鑰，何必使被棘負塗者，祓不祥以玷王化哉！

他議論新甲，説他

服喪不等期滿，走邪路，托身於捷足先登的人。天下即使太缺乏人才，也不宜寬容到這樣的人。古代有忠臣孝子在艱難時世不能發揮作用的，决沒有不忠不孝而可進入功名道德門庭的人。臣二十歲時親自耕作，手足都長了老繭，以此來養活二人。四十餘歲被削去官籍，徒步挑擔行走二千里，沒有脱過草鞋。現在雖然年過五十，沒有妻子兒女要奉養，以及婢僕的牽累。天下即便無人，臣願解除清高顯貴的官職，出來管理門鎖鑰匙，何必使那些披麻戴孝的人，議論戰爭來玷污王道的教化！

其論一藻，則力詆和議之非。帝疑道周以不用怨望，而"縉紳"、"勃谿"語，欲爲鄭鄤脱罪，下吏部行譴。嗣昌因上言："鄤杖母，禽獸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鄤，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飾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帝優旨慰之。

他議論一藻，則竭力攻擊和議的不對。皇帝懷疑道周因不受重用而心有怨恨不滿，而"縉紳"、"勃谿"的話，是想爲鄭鄤開脱罪責，交付吏部施行責罰。嗣昌藉此上言説："鄭鄤棒打母親，禽獸不如。現在道周又不如鄭鄤，而且他的目的僅是要庇護凶徒，掩飾前面説話的荒謬，用意可想而知。"因而自己乞求罷免，皇帝下言辭寬容的詔書勸慰他。

七月五日召内閣及諸大臣於平臺，并及道周。帝與諸臣語所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爲而爲者，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爲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爲。"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但不可傲物遂非。且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

七月五日在平臺召見内閣成員和諸位大臣，把道周也叫去了。皇帝與諸臣談論他們所負責的事情，過了很久，問道周説："凡是沒有目的而去做，稱爲天理；有了目的而去做，稱爲人欲。你的三道奏疏正在朝廷推舉閣臣你未被任命的時候，果真是不帶有什麼目的嗎？"道周説："臣下的三道奏疏都是爲了維護國家的綱常，自己相信沒有什麼目的。"皇帝説："起先爲什麼不説？"回答説："起初還可以不説，到任命閣臣後再不説，更沒有可以説話的時候了。"皇帝説："清固然是美德，但不可以自以爲是專唱反調。衹有伯

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合指，帝屢駁，道周復進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經綸天下，發育萬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既無，安有枝葉。”嗣昌出奏曰：“臣不生空桑，豈不知父母。顧念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固在父子前。况古爲列國之君臣，可去此適彼；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且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難以偏重。臣四疏力辭，意詞臣中有如劉定之、羅倫者，抗疏爲臣代請，得遂臣志。及抵都門，聞道周人品學術，爲人宗師，乃不如鄭鄤。”帝曰：“然，朕正擬問之。”乃問道周曰：“古人心無所爲，今則各有所主，故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説。古之邪説，另爲一教，今則直附於聖賢經傳中，係世道人心更大。且爾言不如鄭鄤，何也？”對曰：“匡章見棄通國，孟子不失禮貌，臣言文章不如鄤。”帝曰：“章子不得於父，豈鄤杖母者比。爾言不如，豈非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帝曰：“陳新甲何以走邪徑，托捷足？且爾言軟美容悦，叩首折枝者誰耶？”道周不能對，但曰：“人心邪則行徑皆邪。”帝曰：“喪固凶禮，豈遭凶者即凶人，盡不祥之人？”道周曰：“古三年喪，君命不過其門。自謂凶與不祥，故軍禮鑿凶門而出。奪情在疆外則可，朝中則不可。”帝曰：“人既可用，何分内外？”道周曰：“我朝自羅倫論奪情，前後五十餘人，多在邊疆。故嗣昌在邊疆則可，在中樞則不可；在中樞猶可，在政府則不可。止嗣昌一人猶可，又呼朋引類，竟成一奪情世界，益不可。”帝又詰問久之。帝曰：“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記醜而博，不免

夷是聖人的清，至於小處廉潔謹慎，是廉，而不是清。”當時道周的應對不符合意旨，皇帝屢次加以駁斥，道周又進言説：“祇有孝父母愛兄弟的人纔能經營管理天下，培育萬物。不孝父母不愛兄弟的人，既然没有根本，哪裏還有枝葉。”嗣昌出列啓奏説：“臣不是生在空心桑樹之中，怎麽能不知道父母。祇是顧念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一定在父子之前。况且古代作爲列國的君臣，可以離開此地到别處去，現在則是一統天下的君臣，在天地之間没有地方可以逃避。况且仁不能遺忘親人，義不能把君放在後面，兩者難以有所偏重。臣四次上疏堅決辭職，料想在文學侍從之臣中有像劉定之、羅倫那樣的人，會直言上疏代臣請求，得以滿足臣的意志。等到抵達京城，聽説道周的人品學問，可以作人的宗師，竟不如鄭鄤。”皇帝説：“是啊，朕正打算問他。”於是問道周説：“古人心中没有什麽打算，現在人心則各有主意，所以孟子要端正人心，息滅邪説。古代的邪説，另爲一教派，現在則直接附會在聖賢著述的經典作品之中，對於世道人心的影響更大。可你説不如鄭鄤，這是什麽道理？”回答説：“匡章被全國的人所唾棄，孟子對他不失禮貌，臣是説文章不如鄭鄤。”皇帝説：“章子得不到父親的歡心，難道是鄭鄤責打母親所能比的。你説不如他，難道不是結黨庇護？”道周説：“作惡多了一定會察覺。”皇帝説：“陳新甲爲什麽是走邪徑，托身於捷足先登的人？而且你説以軟美的容貌取悦於人，叩頭折腰的是誰？”道周不能對答，祇説：“人心邪就行爲都邪。”皇帝説：“喪事固然是凶禮，難道遇到凶事的就是凶人，都是不祥的人？”道周説：“古時三年喪期，君主的命令不經過他的門前，自認爲凶與不祥，所以軍禮有服喪的人要鑿門而出這一條。不在家服喪而任職的事在邊疆可以，在朝廷中就不可以。”皇帝説：“人既然可以起用，何必分朝内朝外？”道周説：“我朝自從羅倫議論不服喪而任職的事後，前後五十多人有這樣的事，多在邊疆。所以嗣昌在邊疆就可以，在中央内閣就不可以，在中央内閣還可以，在行政部門就不可以。祇有

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心術不正，臣心正無一毫私。”帝怒。有間，命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陛下負臣。”帝曰：“爾一生學問，止成佞耳。”叱之退，道周叩首起，復跪奏：“臣敢將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前讒諂面諛爲忠耶？忠佞不別，邪正淆矣，何以致治？”帝曰：“固也，非朕漫加爾以佞。但所問在此，所答在彼，非佞而何？”再叱之退。顧嗣昌曰：“甚矣，人心偷薄也。道周恣肆如此，其能無正乎？”乃召文武諸臣，咸聆戒諭而退。

嗣昌一個人還可以，他又召集朋黨汲引同類，竟成了一個不服喪而任職的世界，更加不可以。”皇帝說：“少正卯在當時亦稱爲有名望的人。心理反常而凶險，行爲邪僻而固執，言語虛僞而善辯，順應錯誤而加以推廣，記得怪異的事情而見聞廣博，難逃聖人的誅戮。現在的人很多像他這樣。”道周說：“少正卯心術不正，臣心正没有一絲私念。”皇帝怒。過了一會兒，命令他出去等候聖旨。道周說：“臣今日不把話都說出來，是臣對不起陛下；陛下今日殺臣，是陛下對不起臣。”皇帝說：“你一生的學問，祇是使你成爲一個佞人罷了。”叱令他退下。道周叩頭起身，又跪下奏道：“臣敢將忠佞兩字加以剖析說明。如果說人在君父面前，獨立敢說話是佞，難道在君父前花言巧語當面奉承的人是忠嗎？忠佞不分，邪正就混淆了，怎麽能導致治安呢？”帝說：“確是如此，不是朕隨便把佞加在你頭上。祇是說問你這個，你所回答的却是那個，不是佞又是什麽？”再叱令他退下。回顧嗣昌說：“嚴重啊，人心刻薄如此。道周如此放縱，能不加以糾正嗎？”於是召集文武諸臣，都來聆聽皇帝的教訓諭示後退出。

是時，帝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遜。帝怒甚，欲加以重罪，憚其名高，未敢決。會劉同升、趙士春亦劾嗣昌，將予重譴，而部擬道周譴顧輕。嗣昌懼道周輕，則論己者將無已時也，亟購人劾道周者。有刑部主事張若麒謀改兵部，遂阿嗣昌意上疏曰：“臣聞人主之尊，尊無二上；人臣無將，將而必誅。今黄道周及其徒黨造作語言，虧損聖德。舉古今未有之好語盡出道周，無不可歸過於君父。不頒示前日召對始末，背公死黨之徒，鼓煽以惑四方，私記以疑後世，揜聖天子正人心息邪說至意，大不便。”帝即傳諭廷臣，毋爲道周劫持相朋黨，凡數百言。貶

這時，皇帝擔憂戰事，說可以委任大事的人祇有嗣昌，破格用他。道周執守常道，不合皇帝心意。等到啓奏應對的時候，又不謙遜。皇帝很憤怒，要加以重罪，顧忌他的名聲高，未敢决斷。恰逢劉同升、趙士春亦彈劾嗣昌，將給予嚴重的責罰，而吏部擬定對道周的責罰太輕。嗣昌害怕對道周的處罰輕了，那麽議論自己的人將没有止歇的時候，於是急迫地尋找出面彈劾道周的人。有刑部主事張若麒圖謀調任兵部，就逢迎嗣昌的意思上疏說：“臣聽說人君的尊貴，獨尊没有二天；人臣不要强大，强大了必受誅戮。現在黄道周和他的黨徒製造謠言，損害敗壞聖上的德行。列舉古今從未有過的好話全加在道周身上，一切過失没有不能推歸給君父的。不頒發前日召對的經過，違背公益結成死黨的人，鼓噪煽動迷惑四方，私下記述使後世疑惑不明，掩蓋聖明天子正人心息邪說的本意，很不適宜。”皇帝當即

道周六秩，爲江西按察司照磨，而若麒果得兵部。

向朝廷大臣傳達諭示，不要被道周脅迫互結朋黨，共有數百言。降道周官秩六級，任江西按察司照磨，而若麒果然得到兵部的任命。

久之，江西巡撫解學龍薦所部官，推奬道周備至。故事，但下所司，帝亦不覆閲。而大學士魏照乘惡道周甚，則擬旨責學龍濫薦。帝遂發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并杖八十，究黨與。詞連編修黄文焕、吏部主事陳天定、工部司務董養河、中書舍人文震亨，并繫獄。户部主事葉廷秀、監生涂仲吉救之，亦繫獄。尚書李覺斯讞輕，嚴旨切責，再擬謫戍烟瘴，帝猶以爲失出，除覺斯名，移獄鎮撫司掠治，乃還刑部獄。逾年，尚書劉澤深等言："二人罪至永戍止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戮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聖主覆載之量也。陛下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抗疏，祇托空言，一二知交相從罷斥，烏睹所謂黨，而煩朝廷大法乎。且陛下豈有積恨道周，萬一聖意轉圜，而臣已論定，悔之何及。"仍以原擬請，乃永戍廣西。

時間久了，江西巡撫解學龍薦舉所屬官員，推許贊揚道周十分周到完備。舊例，薦舉祇交付有關部門處理，皇帝也不復查。但大學士魏照乘十分憎惡道周，就代擬詔書斥責學龍胡亂薦舉。皇帝於是發怒，立刻削除兩人的官籍，逮捕押入刑部監獄，責斥他們與邪人結黨擾亂朝政，一起杖責八十，追究黨羽。供詞牽連編修黄文焕、吏部主事陳天定、工部司務董養河、中書舍人文震亨，一并關押獄中。户部主事葉廷秀、監生涂仲吉拯救他們，亦被押入牢獄。尚書李覺斯定案太輕，降嚴旨痛責，再擬罪謫戍烟瘴荒蠻之地，皇帝還以爲罪重罰輕，除去覺斯的名籍，把案件移交給鎮撫司拷掠追究，然後回到刑部監獄。到第二年，尚書劉澤深等説："兩人的罪名定到永遠戍守邊疆就到頂了，超過這一條就祇有定死罪。定死罪的不是邊疆失事就是貪婪酷虐，没有因爲發表言論而被定死罪的。道周没有邊疆失事和貪婪酷虐的罪行，却有發表言論而遭殺戮之名聲，對於道周來説得到了他所要的，但不是我聖明君主天覆地載的氣量。陛下所懷疑的是結黨而已。結黨，要見諸於行動。道周上疏抗争，祇是假托空言，一兩個知交相隨被罷免遭斥責，哪裏能看到所謂的結黨，而要麻煩朝廷動用大法呢。况且陛下哪裏對道周有積恨，萬一皇帝的意見回轉，而臣下已經論定罪名，後悔就來不及了。"仍舊以原先擬定的罪名請批，於是永久戍守廣西。

十五年八月，道周戍已經年。一日，帝召五輔臣入文華後殿，手一編從容問曰："張溥、張采何如人也?"皆對曰："讀書好學人也。"帝曰："張溥已死，張采小臣，科道官何亟稱之?"對曰："其胸中自有書，科道官以其用未竟而惜之。"帝曰："亦不免偏。"時延儒自以嗣昌既已前死矣，而己方再入相，欲參用公議，爲道周地也，即對曰："張溥、黄道周皆未

十五年八月，道周戍邊已過一年。一日，皇帝召五位輔臣到文華後殿，手持一編書從容問道："張溥、張采是什麽樣的人?"都回答説："是讀書好學的人。"皇帝説："張溥已死，張采是個小臣，科道的監察官員爲什麽竭力稱贊他?"回答説："他們的胸中自有書在，科道官因爲他們未能受到充分的任用而可惜。"帝説："他們亦不免偏執。"當時延儒自認爲嗣昌既然已經先死去，而自己方纔再度入相，想要藉用大家的議論，爲道周打算，就應對説："張溥、黄道周都

免偏，徒以其善學，故人人惜之。”帝默然。德璟曰：“道周前日蒙戍，上恩寬大，獨其家貧子幼，其實可憫。”帝微笑。演曰：“其事親亦極孝。”甡曰：“道周學無不通，且極清苦。”帝不答，但微笑而已。明日傳旨復故官。道周在途疏謝，稱學龍、廷秀賢。既還，帝召見道周，道周見帝而泣：“臣不自意今復得見陛下，臣故有犬馬之疾。”請假，許之。

未免偏執，祇是因爲他們好學，所以人人可惜他們。”皇帝默不作聲。德璟說：“道周前日接受戍邊的處分，皇恩寬大，祇是他家中貧困子女幼小，實在令人同情。”皇帝微笑。演說：“他侍奉親人亦極孝順。”吴甡說：“道周的學問無所不通，而且極爲清苦。”帝不答，祇是微笑而已。明日傳旨恢復道周原先的官職。道周在途中上疏謝恩，稱道學龍、廷秀賢良。回到京城後，皇帝召見道周，道周看見皇帝就哭着說：“臣自己料想不到今天能又看到陛下，臣原來就有疾病。”請假，准許了。

居久之，福王監國，用道周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欲出，馬士英諷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耶?”乃不得已趨朝。陳進取九策，拜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而朝政日非，大臣相繼去國，識者知其將亡矣。明年三月遣祭告禹陵。瀕行，陳進取策，時不能用。甫竣事，南都亡，見唐王聿鍵於衢州，奉表勸進。王以道周爲武英殿大學士。道周學行高，王敬禮之特甚，賜宴。鄭芝龍爵通侯，位道周上，衆議抑芝龍，文武由是不和。一諸生上書詆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督學御史撻之。

在家住了很久，福王代理國政，用道周任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想出來，馬士英委婉地指責他說：“衆望所歸在公，公不出來，欲跟從史可法擁立潞王嗎?”於是不得已入朝。陳述進取的九條計策，被任命爲禮部尚書，協助辦理詹事府有關事務。可是朝中政事日益敗壞，大臣相繼離開都城，有見識的人知道它將要滅亡了。第二年三月被派去祭祀大禹的陵廟。臨行，陳述進取的計策，當時不能用。剛辦完祭祀的事，南明首都淪陷，在衢州見唐王聿鍵，上表勸他登帝位。唐王任道周爲武英殿大學士。道周學問品行高尚，唐王對他特别尊敬優待，請他參加君臣的宴集。鄭芝龍的官爵是通侯，地位在道周之上，衆人議論要壓低芝龍，文武因此不和。一個秀才上書詆毁道周迂腐，不可占據宰相的職位。唐王知道出於芝龍的主意，把秀才交給督學御史鞭打。

當是時，國勢衰，政歸鄭氏，大帥恃恩觀望，不肯一出關募兵。道周請自往江西圖恢復。以七月啓行，所至遠近響應，得義旅九千餘人，由廣信出衢州。十二月進至婺源，遇大清兵。戰敗，被執至江寧，幽別室中，囚服著書。臨刑，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幕下士中書賴雍、蔡紹謹，兵部主事趙士超等皆死。

在這個時候，國家的勢力衰弱，政權掌握在鄭氏手中，大帥依恃恩寵觀看等待，不肯出一次關去招募士兵。道周請求親自往江西策劃收復失地的事。在七月動身，所到之處遠近響應，得義軍九千餘人，從廣信出發往衢州。十二月進抵婺源，遇到大清的軍隊。戰敗，被押到江寧，幽禁在正室以外的房間中，穿着囚犯的衣服著書。將受死刑，經過東華門，坐下不起，說：“這兒與高皇帝的陵墓接近，可以死了。”監督行刑的人聽從了他。他的幕僚中書賴雍、蔡紹謹，兵部主事趙士超等人都死了。

道周學貫古今，所至學者雲集。

道周的學問貫通古今，所到之處跟他求學的

銅山在孤島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卧其中，故學者稱爲石齋先生。精天文曆數皇極諸書。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璣》及《太函經》，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説，而道周用以推驗治亂。殁後，家人得其小册，自謂終於丙戌，年六十二，始信其能知來也。

人聚集很多。銅山在孤島中，有石頭砌成的房間，道周從小就生活在裏面，所以學者稱他爲石齋先生。精通天文曆法政教等書。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璣》及《太函經》，學者終年探求不能理解他的學説，而道周用它來推算驗證世道治亂。死後，家人得到他的一本小册子，自稱死在丙戌，年六十二歲，纔相信他能知道未來。

葉廷秀

葉廷秀，濮州人。天啓五年進士。歷知南樂、衡水、獲鹿三縣，入爲順天府推官。英國公張惟賢與民争田，廷秀斷歸之民。惟賢屬御史袁弘勳駁勘，執如初。惟賢訴諸朝。帝卒用廷秀奏，還田於民。

葉廷秀，濮州人。天啓五年進士。歷任南樂、衡水、獲鹿三縣知縣，入朝爲順天府推官。英國公張惟賢與百姓争奪田地，廷秀判决把田歸於百姓。惟賢囑咐御史袁弘勳將此案駁回覆查，廷秀仍按當初判决執行。惟賢上訴朝廷，皇帝最終采用廷秀的奏章，把田還給百姓。

崇禎中，遷南京户部主事，遭内外艱。服闋，入都，未補官，疏陳吏治之弊，言："催科一事，正供外有雜派，新增外有暗加，額辦外有貼助。小民破産傾家，安得不爲盗賊。夫欲救州縣之弊，當自監司郡守始。不澄其源，流安能潔。乃保舉之令行已數年，而稱職者希觀，是連坐法不可不嚴也。"帝納之，授户部主事。帝以傅永淳爲吏部尚書。廷秀言永淳庸才，不當任統均。甫四月，永淳果敗。道周逮下獄，廷秀抗疏救之。帝怒，杖百，繫詔獄。明年冬，遣戍福建。

崇禎中，調任南京户部主事，遭逢父母親的喪事。守喪期滿，進京，未補授官職，上疏陳述官吏作風的弊端，説："徵收賦税一事，除了法定的賦税外有臨時的增派，新增的賦税外還有暗加的，除了定時定額徵收的賦税還有補貼附加的。平民百姓傾家蕩産，怎麽能不去做盗賊。要想糾正州縣的弊病，應當從監察官員和知府開始。不澄清源頭，支流怎麽能清潔。保舉官員的法令推行已有幾年，而稱職的人很少碰見，因此連坐的法律不能不嚴格。"皇帝采納了，任命他爲户部主事。皇帝用傅永淳爲吏部尚書。廷秀説永淳是庸才，不應當擔任統領百官均匀四海的冢宰。僅四個月，永淳果然敗事。道周被逮捕下獄，廷秀上疏抗争救援。帝怒，杖責一百，關押詔獄。明年冬，發配戍守福建。

廷秀受業劉宗周門，造詣淵邃。宗周門人以廷秀爲首。與道周未相識，冒死論救，獲重罪，處之恬然。及道周釋還，給事中左懋第、御史李悦心復相繼論薦，執政亦稱其賢，道周在途又爲請。帝令所司核議，已而執政復薦。十六年冬，特旨起故官。會都城陷，未赴。福王時，兵部侍郎解學龍薦道周，并及廷秀，命以僉都御史用。及還朝，馬士英惡之，抑授

廷秀在劉宗周門下從師學習，造詣淵博精深。宗周的門人以廷秀最爲突出。與道周未曾相識，冒死争論相救，獲得重罪，但能安然地對待這件事。等到道周被釋放歸來，給事中左懋第、御史李悦心又相繼推薦，主持政務的大臣也稱贊他賢良，道周在途中又爲他請求，皇帝命令有關部門審核議處，接着主持政務的大臣再次薦舉。十六年冬，特别下旨起用他擔任原職。遇到都城陷落，没有赴任。福王的時候，兵部侍郎解學龍推薦道周，并涉及廷秀，下令任用他爲僉都御

光禄少卿。南都覆，唐王召拜左僉都御史，進兵部右侍郎。事敗，爲僧以終。

贊曰：劉宗周、黄道周所指陳，深中時弊。其論才守，别忠佞，足爲萬世龜鑒。而聽者迂而遠之，則救時濟變之説惑之也。傳曰“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二臣有焉。殺身成仁，不違其素，所守豈不卓哉！

史。等到他回朝，馬士英厭惡他，降級授光禄少卿。南都覆滅，唐王召他來任左僉都御史，進升兵部右侍郎。事情失敗後，做和尚了却一生。

贊曰：劉宗周、黄道周所指劃陳述的事情，深中當前的弊端。他們議論才學操守，區别忠正奸佞，足以成爲萬世的借鑒。然而聽的人認爲迂闊而遠遠地離開他們，這是挽救時局制止變亂的議論迷惑了他們啊。傳説“雖然危及日常生活，始終信守他們的志節，還是不忘百姓的病痛”。二位大臣具有這樣的品德了。爲了仁義而願犧牲生命，不違背他們的本性，他們所堅持的豈不是很偉大的啊！

明史卷二百五十六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崔景榮　黃克纘　畢自嚴　李長庚 王志道　劉之鳳

崔景榮

崔景榮，字自強，長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平陽府推官。擢御史，劾東廠太監張鯨罪。巡按甘肅、湖廣、河南，最後按四川，積臺資十八年。

崔景榮，字自強，長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官平陽府推官。提升御史，彈劾東廠太監張鯨的罪行。巡按甘肅、湖廣、河南，最後巡按四川，在御史臺積累了十八年的資歷。

播州亂，景榮監大帥劉綎、吳廣輩軍。綎馳金帛至景榮家，爲其父壽，景榮上疏劾之。播州平，或請以播北畀安氏，景榮不可。會總督李化龍憂去，景榮爲請蠲蜀一歲租，恤上東五路，罷礦使。化龍疏敘監軍功，弗及景榮。已，晋太僕少卿。

播州叛亂，景榮監督大帥劉綎、吳廣等人的軍隊。劉綎馳送金銀綢緞到景榮家，爲他的父親祝壽，景榮上疏彈劾他。播州平定，有人請求把播州的北部送給安氏，景榮認爲不可以。適逢總督李化龍因遭喪事離去，景榮代他請求蠲免四川一年的租税，撫恤上東五路地區，罷免礦使。化龍上疏論監軍的功勞，没有提及景榮。不久，晋升太僕少卿。

三年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銀定素驕，歲入掠。景榮親督戰破之，因議革導賊諸部賞。諸部懼，請與銀定絶。銀定既失導，亦叩關求市。寧夏歲市費不貲，景榮議省之。在任三年，僅一市而已。其後延鎮吉能等挾款求補市，卒勿許，歲省金錢十餘萬。

三年期滿，提升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銀定向來驕横，每年入侵劫掠。景榮親自督戰擊敗他，因而議論要革除引導賊寇入侵的諸部落的賞賜。諸部落懼怕，請求與銀定絶交。銀定既已失去嚮導，亦入關請求互市通商。寧夏每年通市的費用難以計量，景榮建議省減。他在任三年，僅通市一次而已。此後延鎮、吉能等帶着錢款請求補充貿易，最終未准許，每年節省金錢十餘萬。

四十一年入爲兵部右侍郎，總京營戎政。改吏部。以疾辭去。逾年，起宣府大同總督。召還，晋兵部尚書。會遼、瀋失，熊廷弼、王化貞議不協，命廷臣議經、撫去留。景榮數爲言官所論。御史方震孺請罷景榮，

四十一年入朝任兵部右侍郎，總理京城衛戍部隊的軍事政務。改任吏部。因有疾病辭職離去。過了一年，起任宣府大同總督。召回，晋升兵部尚書。適逢遼、瀋失守，熊廷弼、王化貞意見不合，命朝廷大臣議論經略、巡撫的去留問題。景榮屢次被監察官員所彈劾。御史方震孺請

以孫承宗代之。遂引疾歸。

求罷免景榮，以孫承宗代替他。於是請病假回家。

天啓四年十一月特起爲吏部尚書。當是時，魏忠賢盗國柄，群小更相倚附，逐尚書趙南星。即家起景榮，欲倚爲助。比至，忠賢飾大宅以待，景榮不赴。錦衣帥田爾耕來謁，又辭不見。帝幸太學，忠賢欲先一日聽祭酒講，議裁諸聽講大臣賜坐賜茶禮，又議減考選員額，汰京堂添注官。景榮皆力持不行，浸忤忠賢指。又移書魏廣微，勸其申救楊漣、左光斗。廣微不得已，爲具揭。尋以景榮書爲徵，曰："景榮教我也。"於是御史倪文焕、門克新先後劾景榮陰護東林，媚奸邪而邀後福。得旨，削奪爲民。崇禎改元，復原職。四年卒。贈少保。

天啓四年十一月被特别起用爲吏部尚書。當時魏忠賢竊奪國家權力，一群小人競相依附，驅逐尚書趙南星。從家中起用景榮，想倚仗他的援助。等他到了，忠賢裝飾了大住宅來接待他，景榮不去。錦衣衛首領田爾耕來拜見，又推辭不見。皇上光臨太學，忠賢想在前一天聽祭酒講學，建議裁減諸位聽講大臣賜坐賜茶的禮儀，又建議減少應考選拔人員的名額，淘汰京城各衙門附加的官員。景榮都竭力堅持不讓實施，逐漸不合忠賢的心意。又寫信給魏廣微，勸他申訴營救楊漣、左光斗。廣微不得已，遞呈一道揭帖加以申述。不久拿着景榮的信爲證據，說："是景榮教我的。"於是御史倪文焕、門克新先後彈劾景榮暗地庇護東林黨，諂媚奸邪以求取後來的好處。得到聖旨，削職爲民。崇禎改立年號，恢復原職。四年去世。贈少保官銜。

黄克纘

黄克纘，字紹夫，晋江人。萬曆八年進士。除壽州知州，入爲刑部員外郎。累官山東左布政使，就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請停礦税，論劾税使陳增、馬堂，他惠政甚著。屢以平盗功，加至兵部尚書。四十年詔以故官參贊南京機務，爲御史李若星、魏雲中所劾，還家候命。居三年，始履任。四十四年冬，隆德殿災，上疏陳時政，語極痛切。不報。

黄克纘，字紹夫，晋江人。萬曆八年進士。任壽州知州，入朝任刑部員外郎。經多次遷升官至山東左布政使，就地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那個地方。請求停收礦税，議論彈劾税使陳增、馬堂，其他德政也很顯著。屢次平定盗寇有功，加官至兵部尚書。四十年下詔讓他以原來的官職參謀贊劃南京的機要事務，被御史李若星、魏雲中所彈劾，回到家中等候命令。在家中住了三年，纔赴任。四十四年冬季，隆德殿發生火災，上疏陳述當前的政局，語言極其痛切。皇帝没有回答。

召理京營戎政，改刑部尚書，預受兩朝顧命。李選侍將移宫，其内侍王永福、姚進忠等八人坐盗乾清宫珠寶下吏。克纘擬二人辟，餘俱末减。帝不從，命辟六人，餘遣戍。克纘言："姜昇、鄭穩山、劉尚理不持一物，劉遜拾地上珠，還之選侍，而與永福、進忠同戮，輕重失倫。况選侍篋中物，安知非先朝所賜。"當是時，

召進京管理京城衛戍部隊的軍事政務，改任刑部尚書，參預了執行兩朝天子遺詔的事務。李選侍將要從所居宫殿搬出，她的侍從太監王永福、姚進忠等八人因盗竊乾清宫的珠寶被交付司法官吏問罪。克纘擬定兩人死罪，其餘的人都從輕論罪。皇帝不答應，下令定六人死罪，其他的人發配邊疆。克纘說："姜昇、鄭穩山、劉尚理没有拿一件物品，劉遜拾到地上的珍珠，還給選侍，而與永福、進忠同受死刑，定刑的輕重失去

諸璫罪重，謀脱無自，惟請帝厚待選侍，則獄情自緩。於是流言四布，謂帝薄待先朝妃嬪，而克纘首入其言。帝不悦，責克纘偏聽，命如前旨。

標準。況且選侍箱中的物品，怎麽知道不是先朝皇帝所賞賜的。”當時，各太監罪重，謀求脱身没有門路，衹有請皇上優厚地對待選侍，那麽案情就自然而然地緩解。於是流言四起，説皇帝刻薄地對待先朝的妃嬪，而克纘首先把這些話入奏皇上。皇上不高興，斥責克纘偏聽，命令按照起先的聖旨執刑。

已，楊漣陳“移宫”始末。帝即宣諭廷臣，備述選侍凌虐聖母狀。且曰：“大小臣工，惟私李黨，責備朕躬。”克纘惶恐上言：“禮，父母并尊。事有出於念母之誠，迹或涉於彰父之過。必委曲周全，渾然無迹，斯爲大孝。若謂黨庇李氏，責備聖躬，臣萬死不敢出。”御史焦源溥力駁其持論之謬。末言：“群竪持貲百萬，借安選侍爲名，妄希脱罪，克纘墮其術而不覺。”克纘奏辨，因乞罷。略言：“源溥謂在神宗時爲元子者爲忠，爲福藩者非忠。臣敢廣之曰：神宗既保護先帝，授以大位，則爲神考而全其貴妃，富貴其愛子者，尤忠之大也。又謂在先帝時爲二后者爲忠，爲選侍者非忠。臣亦廣之曰：聖母既正名定位，則光昭刑于之令德，勿虚傳宫幃之忿争，尤忠之大也。若如源溥言，必先帝不得正其始，聖母不得正其終，方可議斯獄耳。”疏入，帝怒甚，責以輕肆無忌，不諳忠孝。克纘惶恐引罪，大學士劉一燝等亦代爲言，乃已。無何，給事中董承業、孫杰、毛士龍，御史潘雲翼、楊新期，南京御史王允成并劾克纘是非舛謬。克纘不服，言曩不舉李三才，故爲諸人所惡。源溥復劾克纘借三才以傾言官。克纘奏辨，再乞休，帝不問。

不久，楊漣上疏陳述“移宫”的經過。皇上就明白地告知朝廷大臣，詳盡叙述選侍虐待皇帝生母的情况。并且説：“大小臣子，衹知偏袒李選侍一夥，責備我皇帝。”克纘惶恐地上言説：“根據禮制，父母親同樣尊貴。事情有出於懷念母親的誠心，行爲却關聯到顯揚父親過失的，一定要顧全大局而忍讓，而且渾然不露痕迹，這纔是大孝。假若説偏袒庇護李氏，責備皇上，臣萬死不敢求生。”御史焦源溥極力駁斥他立論的謬誤，最後説：“這群太監握有百萬資財，藉着安慰李選侍的名義，妄圖開脱罪責，克纘中了他們的圈套還不知道。”克纘上奏辯解，因此乞求罷免自己的官職。大略説：“源溥説在神宗的時候爲太子效勞是忠，爲福王效勞是不忠。臣敢推論説：神宗既然保護先帝，授以皇位，那麽爲着父親神宗而保全他的貴妃，使他的愛子富貴，是忠的方面最爲重要的。又説在先帝時爲兩位皇后效力是忠，爲李選侍效力是不忠。臣也推論説：皇帝的生母既已正式了名分確定了地位，就應該宣揚光大以禮待人的良好德行，不要無中生有地傳布宫廷内部的争吵，是忠的方面最爲重要的。假若如源溥所説那樣，一定要先帝没有一個好的開始，皇上生母没有一個好的結局，纔能將這件事立案問罪。”奏疏呈入，皇上很憤怒，斥責他輕率放縱没有忌諱，不懂得忠孝。克纘惶恐地認罪，大學士劉一燝等人也爲他説話，纔算没事。不久，給事中董承業、孫杰、毛士龍，御史潘雲翼、楊新期，南京御史王允成一起彈劾克纘是非顛倒。克纘不服，説昔日没有推舉李三才，所以被諸人所厭惡。源溥又彈劾克纘藉李三才的事來陷害諫官。克纘上奏辯解，再次乞求退休，皇帝没有理睬。

天啓元年冬，加太子太保。尋復以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廷臣議“紅丸”，克纘述進藥始末，力爲方從哲辨。給事中薛文周詆其滅倫常，昵私交，昧大義。克纘憤，援《春秋》不書隱公、閔公之弑，力詆文周，且白選侍無毆聖母事。給事中沈惟炳助文周復劾克纘。先是，帝宣諭百官，明言選侍毆崩聖母。及惟炳疏上，得旨：“選侍向有觸忤。朕一時傳諭，不無過激。追念皇考，豈能恝然。”於是外議紛紜，咸言前此上諭，悉出王安矯托。而諸請安選侍者，益得藉爲詞。蓋是時王安已死，魏忠賢方竊柄，故前後諭旨抵牾如此。

天啓元年冬天，加太子太保的頭銜。不久又以兵部尚書的職務協助管理軍事。朝廷内的大臣議論“紅丸”案，克纘陳述送藥的經過，竭力爲方從哲辯護。給事中薛文周指責他棄絶倫理綱常，親近私下交結的朋友，不知道大義。克纘憤恨，援引《春秋》不記載隱公、閔公遭部下殺害的例子，竭力指責文周，而且辯白李選侍没有毆打皇上生母的事情。給事中沈惟炳幫助文周再次彈劾克纘。起先，皇帝明白告知百官，明確説李選侍毆打生母致死。等到惟炳奏疏上達，得聖旨説：“李選侍一向有抵觸忤逆生母的事。朕一時公開告示，不是没有過激的地方。回憶思念父親，怎麽能無動於衷。”於是外面議論紛紛，都説上一次的皇上諭示，都是出於王安的僞托。而請求善待李選侍的諸人，更是以此爲藉口。大概當時王安已死，魏忠賢剛竊取權柄，所以前後的諭旨如此矛盾。

克纘歷官中外，清强有執。持議與争“三案”者異，攻擊紛起。自是群小排東林，創《要典》，率推克纘爲首功。時東林方盛，克纘移疾。詔加太子太傅，乘傳歸。四年十二月，魏忠賢盡逐東林，召克纘爲工部尚書。視事數月，復移疾歸。三殿成，加太子太師。崇禎元年起南京吏部尚書。有劾之者，不就，卒於家。

克纘歷次擔任朝廷内外的官職，清廉剛强有主見，發表的議論與争執“三案”的人不同，對他的攻擊紛紜四起。從此那群小人排擠東林，編纂三朝《要典》，都推許克纘立了頭功。當時東林的勢力正興盛，克纘稱病請假。下詔加太子太傅的頭銜，乘驛站的車輛回家。四年十二月，魏忠賢驅逐盡東林黨人，宣召克纘進京任工部尚書。任職管事幾個月，再次稱病請假回家。三座宫殿落成，加太子太師的頭銜。崇禎元年起任南京吏部尚書。有人彈劾他，没有赴任，死在家中。

畢自嚴

畢自嚴，字景曾，淄川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松江推官。年少有才幹，徵授刑部主事。歷工部員外郎中，遷淮徐道參議。内艱闋，分守冀寧。改河東副使，引疾去。起洮岷兵備參政。以按察使徙治榆林西路，進右布政使。泰昌時，召爲太僕卿。

畢自嚴，字景曾，淄川人。萬曆二十年進士。任松江推官。年輕有辦事能力，徵召入京授官刑部主事，先後擔任工部員外郎中，升任淮徐道參議。服母喪完畢，任冀寧分守道，改任河東副使，托病辭官而離職。起任洮岷兵備參政，以按察使的身份調去治理榆林西路，進升右布政使。泰昌年間，徵召進京任太僕卿。

天啓元年四月，遼陽覆。廷議設天津巡撫，專飭海防，改自嚴右僉都御史以往。置水軍，繕戰艦，備戎

天啓元年四月，遼陽陷落。朝廷商議設立天津巡撫，專門整頓海防，改任自嚴爲右僉都御史前往。設置水軍，修理戰艦，準備武器。等到熊

器。及熊廷弼建三方布置策，天津居其一，增設鎮海諸營。用戚繼光遺法，水軍先習陸戰，軍由是可用。魏忠賢令錦衣千户劉僑逮天津廢將，自嚴以無駕帖疏論之，報聞。四方所募兵日逃亡，用自嚴言，攝其親屬補伍。兵部主事來斯行有武略，自嚴請爲監軍。山東白蓮妖賊起，令斯行率五千人往，功多。

廷弼提出三方布置的策略，天津是其中一方，增設沿海各兵營。用戚繼光留下來的辦法，水軍先操習陸戰，軍隊由此可以使用。魏忠賢命令錦衣衛千户劉僑逮捕在天津遭廢棄的將領，自嚴因爲没有朝廷的文告就上疏彈劾他，皇上回答知道。四方招募的士兵日益逃亡，采用自嚴的建議，拘拿他們的親屬來補充隊伍。兵部主事來斯行有軍事方面的才能，自嚴請求任他爲監軍。山東白連教妖賊起事，令斯行帶領五千人去征剿，功勞很多。

初，萬曆四十六年，遼左用兵，議行登、萊海運。明年二月特設户部侍郎一人，兼右僉都御史，出督遼餉，語詳《李長庚傳》。及是長庚遷，乃命自嚴代。叙前平賊功，進右都御史兼户部左侍郎。時議省天津巡撫，令督餉侍郎兼領其事，即以委自嚴。又議討朝鮮。自嚴言不可遽討，當俟請貢輸誠，東征效力，徐許其封耳。京師數地震，因言内批宜慎，恩澤宜節，人才宜惜，内操宜罷，語甚切直。自嚴在事數年，綜核撙節，公私賴之。

起初，萬曆四十六年，遼左地區發生戰争，商議開闢登、萊的海運。第二年二月特别設立户部侍郎一人，兼右僉都御史，出京督運遼餉，這些話詳見《李長庚傳》。等到長庚升職，就命自嚴代替。按照前日討平妖賊的功勞給予獎勵，進升右都御史兼户部左侍郎。當時議論減省天津巡撫，令督餉侍郎兼管天津巡撫的事，就把此事委任給自嚴。又商議討伐朝鮮。自嚴説不可匆忙討伐，應當等他們請求進貢投降，爲東征日本效力，再慢慢答應給予封號。京師數次發生地震，因而上言説皇上批覆奏摺應該慎重，施予恩惠應該有節制，人才應該愛惜，宫内操練宦官應該停止，語言很痛切直率。自嚴在任數年，總計核算節省開支，國家和人民都因此受益。

五年以右都御史掌南京都察院。明年正月就改户部尚書。忠賢議鬻南太僕牧馬草場，助殿工。自嚴持不可，遂引疾歸。

五年以右都御史的身份掌管南京都察院。第二年正月就地改任户部尚書。忠賢建議出賣南京太僕寺牧馬的草場，以資助修建宫殿的工程。自嚴堅决反對，就托病請假回家。

崇禎元年召拜户部尚書。自嚴以度支大絀，請核逋賦，督屯田，嚴考成，汰冗卒，停薊、密、昌、永四鎮新增鹽菜銀二十二萬，俱報可。二年三月疏言："諸邊年例，自遼餉外，爲銀三百二十七萬八千有奇。今薊、密諸鎮節省三十三萬，尚應二百九十四萬八千。統計京邊歲入之數，田賦百六十九萬二千，鹽課百一十萬三千，關税十六萬一千，雜税十萬三千，事例約二十萬，凡三百二十六萬

崇禎元年徵召進京拜官户部尚書。自嚴因爲財政收支嚴重虧空，請求核實拖欠的賦税，督察屯田，嚴格考核官吏的政績，淘汰多餘無用的士卒，停徵薊、密、昌、永四鎮新增加鹽菜税銀二十二萬兩，都回答可行。二年三月上疏説："各邊防每年規定的餉銀，除了遼餉外，是白銀三百二十七萬八千餘兩。現在薊、密諸鎮節省三十三萬兩，還應有二百九十四萬八千兩。統計京城邊地每年收入的數目，田賦一百六十九萬二千，鹽税一百一十萬三千，關税十六萬一千，雜税十萬三千，例行收入大約二十萬，一共三百二十六萬

五千有奇。而逋負相沿，所入不滿二百萬，即盡充邊餉，尚無贏餘。乃京支雜項八十四萬，遼東提塘三十餘萬，薊、遼撫賞十四萬，遼東舊餉改新餉二十萬，出浮於入，已一百十三萬六千。況內供召買，宣、大撫賞，及一切不時之需，又有出常額外者。乞敕下廷臣，各陳所見。"於是廷臣爭效計畫。自嚴擇其可者，先列上十二事，曰增鹽引，議鼓鑄，括雜稅，核隱田，稅寺產，核牙行，停修倉廒，止葺公署，南馬協濟，崇文鋪稅，京運撥兑，板木折價。已，復列上十二事，曰增關稅，捐公費，鬻生祠，酌市稅，汰冗役，核虛冒，加抵贖，班軍折銀，吏胥納班，河濱灘蕩，京東水田，殿工冠帶。帝悉允行。

五千多。而拖欠的賦税前後相承，所收到的不滿二百萬，即使全部用作邊防的餉銀，也没有赢餘。況且京城雜項開支八十四萬，遼東修築堤防三十餘萬，薊、遼撫恤賞賜十四萬，遼東舊餉改新餉二十萬，支出超出收入，已有一百一十三萬六千。況且宫廷内的供應采買，宣、大的撫恤賞賜，以及一切臨時的需要，又有超出於正常定額之外的支出。乞求下一道敕旨給朝廷大臣，讓他們各自陳述自己的意見。"於是朝廷大臣争着出謀劃策。自嚴選擇其中可行的，先上疏開列十二件事：增發商人販鹽的專利權證，建議鑄造錢幣，刷除雜税，查核隱瞞的田地，徵收寺院産業的税，審核貿易商行，停止修建倉庫，中止營造衙門，南方徵收馬價銀互相調濟，徵收崇文門外官店的税，運往京師的漕糧撥往其他地方兑换，板材木料折價。不久，再列舉十二件事上奏：增加關税，减省公家費用，出賣爲魏忠賢蓋的生祠，酌定買賣的税率，淘汰煩雜的徭役，核實虚報的開支，增加抵罪贖金的數額，衛所的軍隊到京師或邊地輪值改徵銀兩，書辦小吏捐錢取得職務，開墾河濱泥沙淤積而成的土地，興修京城東面的水田，授予修建大殿宫匠冠帶。皇上都批准推行。

詔輯《賦役全書》。自嚴言："《全書》之作，自行一條鞭始，距今已四十五年。有一事而此多彼少者，其弊爲混派。有司聽奸吏暗灑瓜分，其弊爲花派。當大爲申飭。"因條八式以獻。帝即命頒之天下。

詔令編輯《賦役全書》。自嚴説："《全書》的著作，自從推行一條鞭法開始，到現在已經四十五年。有同一樁賦税却這兒多那兒少，它的弊病是亂派。有關官員聽任奸吏暗地采取飛灑的辦法逃避賦税加以瓜分，它的弊病是虚派。應當大加整頓。"從而開列八項條款獻上，皇上當即命令頒發告示天下。

給事中汪始亨極論盜屯損餉之弊。自嚴言："相沿已久，難於核實。請無論軍種民種，一照民田起科。"帝是其議。先是，忠賢亂政，邊餉多缺，自嚴給發如期。又疏言："最耗財者無如客餉。諸鎮年例合三百二十七萬，而客餉居三之一，宜大裁省。其次則有撫賞、召買、修築諸費，皆不可不節。"帝褒納之。

給事中汪始亨極力論述偷開屯田損失軍餉的弊病。自嚴説："這件事沿襲已久，難以核實。請不管軍隊種的還是老百姓種的，一律按照民田徵税。"皇上同意他的建議。起先，忠賢擾亂朝政，邊防糧餉多欠缺，自嚴如期供給發放。又上疏説："最耗費錢財的要算客兵的糧餉。各鎮每年規定的餉銀共三百二十七萬，而客兵的糧餉占三分之一，應大加裁減節省。其次還有撫恤賞賜、采辦購買、修建等各項費用，都不可以不節

省。"皇上贊許采納了。

其冬，京師被兵，帝憂勞國事，旨中夜數發。自嚴奏答無滯，不敢安寢，頭目臃腫，事幸無乏。明年夏，以六罪自劾，乞罷，優旨慰留。先以考滿加太子少保。叙遵、永克復功，再進太子太保。

這年冬天，京師遭受戰亂，皇上憂心操勞國家的政事，半夜數次頒發詔旨。自嚴啓奏應答從不耽擱，不敢安心睡覺，面目臃腫，幸而事情沒有貽誤。第二年夏天，以六條罪狀彈劾自己，乞求罷免，皇上下詔書勸慰挽留。起先因考核期滿加太子少保，按照克復遵、永的功勞行賞，再進升太子太保。

兵部尚書梁廷棟請增天下田賦，自嚴不能止。於是舊增五百二十萬之外，更增百六十五萬有奇，天下益耗矣。已，陳時務十事，意主利民，帝悉采納。又以兵餉日增，屢請清核，而兵部及督撫率爲寢閣。復乞汰内地無用之兵，帝即令嚴飭，然不能盡行也。

兵部尚書梁廷棟請增加天下的田賦，自嚴不能阻止。於是在原先增加的五百二十萬之外，再增加一百六十五萬多，天下更加凋敝了。不久，陳述當今的事務十件事，意思是主張有利於人民，皇上全部采納。又因爲兵餉日益增加，屢次請求清理核實，可是兵部和總督巡撫都把這件事丢下擱在一邊。又請求淘汰内地沒有用的士兵，皇上當即下令嚴加整頓，然而不能全部推行。

御史余應桂劾自嚴殿試讀卷，首薦陳于泰，乃輔臣周延儒姻婭。自嚴引疾乞休，疏四上，不允。時有詔，縣令將行取者，户部先核其錢穀。華亭知縣鄭友元已入爲御史，先任青浦，逋金花銀二千九百。帝以詰户部，自嚴言友元已輸十之七貯太倉。帝令主庫者核實，無有，帝怒責自嚴。自嚴飾詞辨，帝益怒，遂下自嚴獄，遣使逮友元。御史李若讜疏救，不納。逾月，給事中吴甘來復抗疏論救，帝乃釋之。八年五月叙四川平賊功，復官，致仕。又三年卒，賜恤如制。

御史余應桂彈劾自嚴殿試閲卷，薦舉陳于泰爲第一名，乃是内閣輔臣周延儒的姻親。自嚴稱病乞求退休，上疏四次，不允許。當時有詔令，縣令内調任京職時，户部先要核查他繳納賦税錢糧的情况。華亭知縣鄭友元已經調入任御史，起先任青浦縣令，拖欠金花銀二千九百兩。皇上以此詰問户部，自嚴説友元已輸送所欠十分之七貯存在太倉。皇上令管理倉庫的人核實，結果沒有，皇上憤怒地斥責自嚴。自嚴花言巧語地辯解，皇上更加憤怒，於是把自嚴關入監獄，派遣使者逮捕友元。御史李若讜上疏援救，皇上不采納。過了一個月，給事中吴甘來再次上疏直言營救，皇上纔放了他。八年五月按照在四川平定賊寇的功勞行賞，恢復官職，退休。又過了三年死去，按照恤典規定賞賜舉辦喪事的禮儀。

李長庚　王志道

李長庚，字酉卿，麻城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户部主事。歷江西左、右布政使，所在勵清操。入爲順天府尹。改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盡心荒政，民賴以蘇。盗蔓武定諸州縣，討擒其渠魁。

李長庚，字酉卿，麻城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官户部主事，先後擔任江西左、右布政使，所到之處以清廉操守自勵。調入任順天府尹。改任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盡心賑災救荒，人民依靠他纔得以復活。盗寇在武定各州縣蔓延，通過征討抓獲了他們的首領。

四十六年，遼東用兵，議行登、

四十六年，遼東發生戰争，商議實行登、萊

萊海運。長庚初言不便，後言："自登州望鐵山西北口，至羊頭凹，歷中島、長行島抵北信口，又歷兔兒島至深井，達蓋州，剥運一百二十里，抵娘娘宫，陸行至廣寧一百八十里，至遼陽一百六十里，每石費一金。"部議以爲便，遂行之。

明年二月特設户部侍郎一人兼右僉都御史，出督遼餉，駐天津，即以長庚爲之。奏行造淮船、通津路、議牛車、酌海道、截漕運、議錢法、設按臣、開事例、嚴海防九事。時議歲運米百八十萬石，豆九十萬石，草二千一百六十萬束，銀三百二十四萬兩。長庚請留金花，行改折，借税課，言："臣考會計録，每歲本色、折色通計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入内府者六百餘萬，入太倉者，自本色外，折色四百餘萬。内府六百萬，自金花籽粒外，皆絲綿布帛蠟茶顔料之類，歲久皆朽敗。若改折一年，無損於上，有益於下。他若陝西羊絨，江、浙織造，亦當稍停一年，濟軍國急。"帝不悦，言："金花籽粒本祖宗舊制，内供正額及軍官月俸，所費不貲，安得借留？其以今年天津、通州、江西、四川、廣西上供税銀，盡充軍費。"

於是户科給事中官應震上言："考《會典》，於内庫則云，金花銀，國初解南京供武俸，諸邊或有急，亦取給其中。正統元年始自南京改解内庫。嗣後除武官俸外，皆爲御用。是金花銀國初常以濟邊，而正統後方供御用也。《會典》於太倉庫則云，嘉靖二十二年題准諸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籽粒，應解内府者悉解貯太倉庫，備各邊應用。是世宗朝金花盡充兵餉，不知陛下初年何故斂之於内

地區的海運。長庚起初説不方便，後來説："從登州朝鐵山西北口，到羊頭凹，經過中島、長行島抵達北信口，又通過兔兒島到深井，抵達蓋州，再用船分載駁運一百二十里，到達娘娘宫，走陸路到廣寧一百八十里，到遼陽一百六十里，每石糧食耗費銀一兩。"户部商議認爲便利，於是實行海運。

明年二月特别設立户部侍郎一人兼右僉都御史，出朝督運遼餉，駐扎在天津，就委派長庚擔任。上奏建議施行製造航行於淮河流域的小船、開通要路、建議用牛車運糧、勘探海道、截留漕運、討論鑄造錢幣的法令、設立監察官員、制定各項制度、加强海防等九件事。當時議定每年運米一百八十萬石，豆九十萬石，草二千一百六十萬束，銀三百二十四萬兩。長庚奏請停運輸入内庫的糧食，實行改折收銀，借用作税銀，説："臣考察會計簿録，每年本色、折色共計一千四百六十一萬多，輸入内府的六百餘萬，輸入太倉的，除本色外，折色四百多萬。内府六百萬，除了糧食外，都是絲綿布帛蠟茶染料之類的物品，年歲久了都已腐朽敗壞。假若改折銀兩一年，對朝廷没有損害，對下面却有好處。其他如陝西的羊絨，江、浙的紡織品，也應當暫停一年，接濟軍費和國家開支的急需。"皇上不高興，説："徵收金花糧本是祖宗的老規矩，用作正式規定數額的宫廷供奉和軍官的每月俸禄，所花費的不可計算，怎麽能停運借作他用？把今年天津、通州、江西、四川、廣西上繳的税銀，全部充作軍費。"

於是户科給事中官應震上疏説："查考《會典》，關於内庫記載説，金花銀，國初解送南京供應武官的俸禄，各邊境或有急需，亦從中支取供給。正統元年纔開始從解送南京改爲解送内庫。此後除武官的俸禄外，都爲皇家所用。因此金花銀在國初常用來接濟邊境所需，正統以後纔供應皇家所用。《會典》關於太倉庫的記載説，嘉靖二十二年簽署批准各處運往京城的錢糧，不管是否金花糧，應該解送内府的全部解送存放在太倉庫，以備各邊境的應用。世宗朝的金花全部充作兵餉，不知道陛下立朝之初爲什麽要聚斂集

也。今不考各邊取給應用之例，而反云正供舊額，何相左若是。至武官月俸，歲不過十餘萬，乃云所費不貲哉。且原數一百萬，陛下始增二十萬，年深日久，顛末都忘。以臣計之，毋論今年當借，即嗣後年年借用可也。毋論未來者當濟邊，即見在内帑者盡還太倉可也。若夫物料改折，隆慶元年曾行之以解部濟邊，六年又行於南京監局，亦以濟邊。此則祖宗舊制，陛下獨不聞耶?”帝卒不聽。

中到内府。現在不考察各邊境供給應用的常例，反而説金花銀是用作原先規定數額的宫内供奉，爲什麽出入這樣的大。至於武官每月的俸禄，一年不過十餘萬，就説開銷難以計數了。况且原來數額是一百萬，陛下纔開始增加二十萬，年深日久，本末都忘了。以臣計算，不要説今年應當借用金花銀，就是今後年年借用也是可以的。不要説將來的金花銀應當接濟邊境需用，就是現在存於内庫的全部發還太倉也是可以的。至於物料改折銀兩，隆慶元年曾經推行，用來解送户部接濟邊境，六年又在南京監局推行。亦用來接濟邊境。這原是祖宗的老規矩，陛下難道没有聽説嗎?”皇上終究還是不聽。

時諸事創始，百務坌集。長庚悉辦治。天啓二年遷南京刑部尚書，就移户部。明年召拜户部尚書，未任，以憂歸。

當時各種事情正在創建，許多事務聚集在一起。長庚全部辦理妥當。天啓二年提升南京刑部尚書，就地轉任户部。明年召入拜官户部尚書，未赴任，因爲遇到喪事回家。

崇禎元年起工部尚書，復以憂去。久之，代閔洪學爲吏部尚書。六年正月，修撰陳于泰疏陳時弊。宣府監視中官王坤力詆之，侵及首輔周延儒。長庚率同列上言：“陛下博覽古今，曾見有内臣參論輔臣者否？自今以後，廷臣拱手屏息，豈盛朝所宜有。臣等溺職，祈立賜譴黜，終不忍開内臣輕議朝政之端，流禍無窮，爲萬世口實。”帝不懌。次日召對平臺。時副都御史王志道劾坤語尤切，帝責令回奏。奏上，帝益怒。及面對，詰責者久之，竟削其籍。

崇禎元年起任工部尚書，又因爲喪事離去。過了很久，代替閔洪學爲吏部尚書。六年正月，修撰陳于泰上疏陳述時政的弊病。宣府監視軍務的宦官王坤竭力指責他，傷害到首輔周延儒。長庚率領同僚上言：“陛下博覽古今，曾經看到過有宦官彈劾輔臣的嗎？自今以後，朝廷大臣拱手屏息，難道是盛世所應該有的現象。臣等失職，懇求立刻給予譴責罷免，終究不忍心開宦官輕率議論朝政這個頭，遺留下無窮的禍害，成爲後代萬世的話柄。”皇上不高興。第二天在平臺召集群臣應對。當時副都御史王志道彈劾王坤的語言尤其激烈，皇上責令他啓奏回話。奏疏上達，皇上更加憤怒。等到當面應對時，詰問斥責他很久，最終削奪了他的官籍。

志道，漳浦人。天啓時爲給事中。議“三案”爲高攀龍所駁，謝病歸。其後附魏忠賢，歷擢左通政，論者薄之。及是，以忤中官罷。

志道，漳浦人。天啓時爲給事中。因議論“三案”被高攀龍所駁斥，稱病回家。以後依附魏忠賢，經多次提升成爲左通政，議論時政的人都鄙視他。到這時，因爲觸犯宦官遭罷免。

長庚不植黨援，與温體仁不甚合。推郎中王茂學爲真定知府，帝不允。復推爲順德知府，帝怒，責以欺蒙，并追咎冠帶監生授職事，責令回

長庚不培植朋黨勢力，與温體仁不大合拍。推舉郎中王茂學爲真定知府，皇上不允許。再推舉他爲順德知府，皇上發怒，責斥他欺騙蒙蔽，并追究授與冠帶監生官職一事的過失，責令啓奏

奏。奏上，斥爲民。家居十年，國變，久之卒。

回答。奏疏上達，斥革爲民。在家住了十年，國家發生變亂，隔了很久死去。

劉之鳳

劉之鳳，字雝鳴，中牟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歷南京御史。天啓三年六月上疏別白孫承宗、王象乾、閻鳴泰本末，請定去留，而撤毛文龍海外軍，令居關内。又請亟罷内操。忤魏忠賢。傳旨切責，復宣諭廷臣，再瀆奏者罪無赦。六年，之鳳方視江防，期滿奏報。忠賢奪其職。

崇禎二年起故官。帝召周延儒燕見，宵分始出。之鳳偕同官上疏曰："臣等待罪陪京，去延儒原籍三百里，其立身居鄉，不堪置齒頰。今乃特蒙眷注，必將曰舉朝盡欺，獨延儒一人捐軀爲國，使陛下真若廷臣無可信，而延儒乃得翦所忌，樹所私，曰爲馮銓、霍維華等報怨。此一召也，於國事無纖毫益，而於聖德有丘山之損。"忤旨，詰責。已復列上五事，曰舉謀勇，止援兵，練土著，密偵探，選守令，俱見采納。

劉之鳳，字雝鳴，中牟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曾任南京監察御史。天啓三年六月上疏分辯明白孫承宗、王象乾、閻鳴泰案件的經過，請決定他們的去留，撤回毛文龍在海外的軍隊，令他們駐扎關内。又請趕快停止宫内操練，觸犯了魏忠賢。傳下聖旨嚴厲責斥，又宣告朝廷大臣，再胡亂上奏者治罪不饒恕。六年，之鳳纔視察長江防務，期滿上奏報告。忠賢奪去他的官職。

崇禎二年起任原官。皇上趁閑暇時召見周延儒，半夜纔出宫。之鳳與同僚一起上疏道："臣等在陪都南京供職，離延儒原籍三百里，他在家鄉的立身行事，不值一提。現在居然特别受到皇上的眷念關注，必將要説整個朝廷的大臣都欺騙陛下，衹有延儒一個人能爲國捐軀，使陛下真的感到好像朝廷大臣没有可以信賴的，而延儒就得以剪除他所忌恨的人，培植他的私人親信，説是爲馮銓、霍維華等報仇。這一次召見，對於國家大事没有絲毫的好處，對於聖上的德行却好像大山受到損害。"觸犯了皇上的旨意，受到詰問指責。不久又開列五件事上奏，是推舉智謀勇敢的人，停止徵調援兵，訓練土著部隊，多派偵探人員，選擇地方行政長官，都被采納。

累遷刑部侍郎，遂代鄭三俊爲本部尚書。之鳳以天下囚徒皆五年一審録，高墻罪獨不與，上疏言之，報可。嘗與左侍郎王命璿召對平臺，論律例及獄情，帝申飭而退。時有火星之變，之鳳特請修刑，言："自今獄情大者，一月奏斷，小者半月。贓重人犯，結案在數年前者，大抵本犯無髓可敲，戚屬亦無脂可吸。祈悉宥免，全好生之仁。"從之。然之鳳雖爲此奏，其後每上獄詞，帝必嚴駁，之鳳懼甚。諸司呈稿，遲疑不敢遽發。屢疏謝病，帝不從。會尚書范景文劾南京給事中荆可棟貪墨，下部

逐步晋升到刑部侍郎，接着代替鄭三俊爲本部尚書。之鳳因爲天下的囚徒都是五年復審甄别一次，禁閉在高墻内的宗室犯罪却不在此列，上疏説他們也應同樣對待，回答説可以。曾與左侍郎王命璿在平臺被召見應對，論及法律條例和案情，受皇上告誡後退出。當時火星運行軌迹異常，之鳳特地請求整頓刑法，説："自今以後案情重大的，一個月内上奏了結，案情輕的半個月。貪贓嚴重的犯人，在幾年前已經結案的，大致犯人本身已榨不出油水，親戚家屬也刮不到錢財。懇求全部赦罪寬免，以成全珍惜生命的仁德。"皇上聽從了。然而之鳳雖然上了這道奏疏，但此後每次遞呈刑事的判决文書，皇上必定要嚴加駁斥，之鳳十分恐懼。各部門呈送來的文稿，

訊，之鳳予輕比。帝疑其受賄，下之吏，法司希旨坐絞。給事中李清言於律未合，同官葛樞復論救。帝怒，鐫樞級，調外。十三年四月，之鳳獄中上書自白無贓賄，情可矜原。亦置不省，竟瘐死。

遲疑不敢倉促發出。屢次上疏稱病辭官，皇上不聽。適逢尚書范景文彈劾南京給事中荆可棟貪贓枉法，解送刑部審訊，之鳳給予輕判。皇上懷疑他受賄，交付司法官員審理。司法部門迎合皇上旨意定絞罪。給事中李清説不符合法律，同僚葛樞又上疏相救。皇上發怒，削減葛樞的品級，調往外地任職。十三年四月，之鳳在獄中上書爲自己申辯没有貪贓受賄，從情理上説可以寬恕原諒。也置之不理，竟病死在獄中。

計崇禎朝刑部易尚書十七人。薛貞以奄黨抵死。蘇茂相半歲而罷。王在晋未任，改兵部。喬允升坐逸囚遣戍。韓繼思坐議獄除名。胡應台獨得善去。馮英被劾遣戍。鄭三俊坐議獄逮繫。之鳳論絞，瘐死獄中。甄淑坐納賄下詔獄，改繫刑部，瘐死。李覺斯坐議獄削籍。劉澤深卒於位。鄭三俊再爲尚書，改吏部。范景文未任，改工部。徐石麒坐議獄，落職閒住。胡應台再召不赴。繼其後者張忻，賊陷京師，與子庶吉士端并降。

共計崇禎朝刑部更换尚書十七人。薛貞因是閹黨被處死。蘇茂相半年就被罷免。王在晋没有上任就改爲兵部。喬允升因爲囚犯逃逸被發配戍邊。韓繼思因判案不當被除名革職。胡應台惟獨能好好地離去。馮英遭彈劾發配戍邊。鄭三俊因判案不當被捕下獄。之鳳判絞刑，病死獄中。甄淑因受賄被詔令下獄，改押刑部，病死獄中。李覺斯因爲判案不當被削去官籍。劉澤深死在任内。鄭三俊兩次爲尚書，改任吏部。范景文未就任，改爲工部。徐石麒因判案不當，罷職閑居家中。胡應台再次受召不赴任。在他後面的是張忻，賊寇攻陷京師，與兒子庶吉士張端一起投降。

贊曰：崔景榮、黄克纘皆不爲東林所與，然特不附東林耳。方東林勢盛，羅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異者，詬誶隨之矣。攻東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爲重。於是中立者類不免蒙小人之玷。核人品者，乃專以與東林厚薄爲輕重，豈篤論哉。畢自嚴、李長庚計臣中辦治才，而自嚴增賦之議，識者病焉。劉之鳳議獄不當，罪止謫罷，竟予重比。刑罰不中，欲求治得乎！

贊曰：崔景榮、黄克纘都不爲東林所親善，是因爲他們獨特地不附和東林。東林勢力正盛時，搜羅天下不與權貴合作有名望的士大夫。士大夫有落落寡合把自己與别人相區别的，辱罵就相隨而來了。攻擊東林的人，慶幸他們與自己相接近，就藉助他們來增强自己的勢力。於是中立者不免蒙受小人的玷污。考核人品的人，於是專門根據與東林關係的厚薄來决定輕重，哪裏是確當的評論啊。畢自嚴、李長庚是謀臣中有辦事才幹的，而自嚴提出增加賦税的建議，有識之士感到不滿。劉之鳳判案不妥當，罪名衹是貶謫罷官，竟給予重判。刑罰不適當，想要治理國家能成功嗎！

明史卷二百五十七

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張鶴鳴 (弟)鶴騰　董漢儒 汪泗論
趙彥　王洽 王在晋 高第　梁廷棟　熊明遇
張鳳翼　陳新甲　馮元飈 (兄)元飂

張鶴鳴　張鶴騰

張鶴鳴，字元平，潁州人。中萬曆十四年會試，父病，馳歸。越六年，始成進士。除歷城知縣，移南京兵部主事。累官陝西右參政，分巡臨、鞏，以才略聞。

再遷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自楊應龍平後，銷兵太多，苗仲所在爲寇。鶴鳴言："仲賊乃粵西瑶種，流入黔中。自貴陽抵滇，人以三萬計，寨以千四百七十計，分即爲民，合即爲盗。又有紅苗，環銅仁、石阡、思州、思南四郡，數幾十萬，而鎮遠、清平間，大江、小江、九股諸種，皆應龍遺孽，衆萬餘。臣部卒止萬三千，何以禦賊?" 因列上增兵增餉九議。合諸土兵剿洪邊十二馬頭，大破紅苗。追剿柔坪。賊首老蜡雞據峰巔仰天窩，窩有九井，地平衍，容數千人，下通三道，各列三關。老蜡雞僭王號。鶴鳴奪其關，老蜡雞授首，撫降餘衆而還。尋發兵擊平定廣、威平、安籠諸賊，威名甚著。遷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未上，轉左侍郎，佐理部事。時兵事亟，兵部增設二侍郎，而鶴鳴與祁伯裕、王在

張鶴鳴，字元平，潁州人。萬曆十四年會試已考中，父親生病，急馳而歸。過了六年，纔成爲進士。授職歷城知縣，轉任南京兵部主事。積功升官至陝西右參政，分管巡守臨、鞏，以有辦事的才能聞名。

再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自從楊應龍平定後，撤銷的部隊太多，苗仲就在當地作盗賊。鶴鳴説："仲賊是粵西的瑶族，流竄到貴州。從貴陽到雲南，人口算起來有三萬，山寨算起來有一千四百七十，分散開就是老百姓，集合起來就是盗寇。又有紅苗，遍布銅仁、石阡、思州、思南四郡，有好幾十萬，而鎮遠、清平之間，大江、小江、九股各部落，都是楊應龍留下的禍種，有一萬多人。臣部下的士兵衹有一萬三千，怎麽能抵禦賊寇?" 因而上奏開列增兵增餉的九條建議。會合各路土著部隊圍剿洪邊十二馬頭，大破紅苗。追擊圍剿柔坪。賊首老蜡雞占據山頂仰天窩，窩内有九個水井，地勢平坦，能容納幾千人，下面有三條道路相通，分别設立三道關口。老蜡雞竊據王號。鶴鳴奪下他的關口，老蜡雞被殺，安撫降服剩餘部衆後返回。旋即發兵討平定廣、威平、安籠各地賊寇，威望名聲很顯赫。提升爲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邊防軍務。還没有上報，就轉任左侍郎，協助處理本部的事務。當時戰事很緊張，兵部增設了兩名侍郎，鶴

晉并臥家園不赴。

至天啓元年，遼陽破，兵事益亟。右侍郎張經世督援師出關，部中遂無侍郎。言官請趣鶴鳴等，章數十上。帝乃剋期令兵部馬上督催，鶴鳴等始履任。至則論平苗功，進本部尚書，視侍郎事。尚書王象乾出督薊、遼軍務，鶴鳴遂代其位。給事中韋蕃請留象乾，出鶴鳴督師。忤旨，謫外。時熊廷弼經略遼東，性剛負氣，好謾罵，凌轢朝士。鶴鳴與相失，事多齟齬，獨喜巡撫王化貞。化貞本庸才，好大言。鶴鳴主之，所奏請無不從，令無受廷弼節度。中外皆知經、撫不和，必誤封疆。而鶴鳴信化貞愈篤，卒致疆事大壞。

二年正月，廷議經、撫去留。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議以鶴鳴代廷弼，其他多言經、撫宜并任，鶴鳴獨毅然主撤廷弼，專任化貞。議甫上，化貞已棄廣寧遁。鶴鳴内慚，且懼罪，乃自請行邊。詔加太子太保，賜蟒玉及尚方劍。鶴鳴憚行，逗遛十七日，始抵山海關。至則無所籌畫，日下令捕間諜，厚啖蒙古炒花、宰賽諸部而已。

初，廣寧敗書聞，廷臣集議兵事。鶴鳴盛氣詈廷弼自解。給事中劉弘化首論之，坐奪俸。御史江秉謙、何薦可繼劾，并貶官。廷臣益憤。御史謝文錦，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蕭良佐、侯震暘、熊德陽等交章極論，請用世宗戮丁汝夔、神宗逮石星故事，與化貞并按。鶴鳴抵言廷弼僨疆事，由故大學士劉一燝、尚書周嘉謨黨庇不令出關所致，因詆言者爲一燝鷹犬。且曰："祖宗故事，大司馬

鳴與祁伯裕、王在晉都居住在家園没有赴任。

到天啓元年，遼陽被攻破，戰事更加緊張。右侍郎張經世督率增援部隊出關，部中就没有了侍郎。監察官員請求催促鶴鳴等人赴任，奏章上了數十道。皇上就限期命令兵部立即督促，鶴鳴等人纔到任。到後就按照平苗的功勞行賞，晋升本部尚書，履行侍郎的職務。尚書王象乾外出總督薊、遼軍務，鶴鳴於是代理他的職位。給事中韋蕃請求留下象乾，調鶴鳴外出督率軍隊。觸犯了皇上旨意，遭貶謫調任外地。當時熊廷弼任遼東經略，性情剛愎意氣用事，喜歡謾駡别人，欺壓排擠朝廷派來的人士。鶴鳴與他不和，事情多相矛盾，惟獨喜歡巡撫王化貞。化貞本是庸才，好説大話。鶴鳴爲他作主，奏請的事情無不聽從，令他不要接受熊廷弼的調度指揮。朝廷内外都知道經略、巡撫不和，必定耽誤邊疆戰事。可是鶴鳴更加堅定地相信化貞，最終使邊疆的事務變得很糟。

二年正月，朝廷議論經略、巡撫的去留。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建議以鶴鳴代替廷弼，其他人多説經略、巡撫應一起留任，祇有鶴鳴毅然主張撤掉廷弼，專門委任化貞。這個建議剛上奏，化貞已放棄廣寧逃跑。鶴鳴心内慚愧，而且懼怕問罪，於是主動請求巡視邊防。詔令加太子太保，賜蟒袍玉帶和尚方寶劍。鶴鳴害怕出行，逗留了十七天，纔抵達山海關。到後也没有什麽籌劃，祇是每日下令捕捉間諜，用厚利來引誘蒙古炒花、宰賽各部落而已。

起初，廣寧兵敗的文書傳來，朝廷大臣聚集議論戰事。鶴鳴盛氣凌人地責駡廷弼來爲自己辯解。給事中劉弘化首先彈劾他，受到剥奪俸禄的處分。御史江秉謙、何薦可接着彈劾，都被貶官。朝廷大臣更加氣憤。御史謝文錦，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蕭良佐、侯震暘、熊德陽等接連上奏章極力彈劾，請求用世宗殺丁汝夔、神宗逮捕石星的舊例，與化貞一起論罪。鶴鳴争辯説廷弼敗壞邊疆戰事，是因爲原大學士劉一燝、尚書周嘉謨結黨庇護不令他出關而形成的，因而指責彈劾他的人是一燝的鷹犬爪牙。并且説："按祖

不以封疆蒙功罪。”於是朝瑞等復合疏劾之。御史周宗文亦列其八罪。帝不問。鶴鳴遷延數月，謝病歸。

宗舊例，大司馬不因爲邊疆的事情而受功或論罪。”於是朝瑞等人再聯合上疏彈劾他。御史周宗文也列舉他的八條罪狀。皇上不問。鶴鳴拖延了幾個月，稱病請假回家。

六年春，魏忠賢勢大熾，起鶴鳴南京工部尚書。尋以安邦彦未滅，鶴鳴先有平苗功，改兵部尚書，總督貴州、四川、雲南、湖廣、廣西軍務，賜尚方劍。功未就，莊烈帝嗣位。給事中瞿式耜、胡永順、萬鵬以鶴鳴由忠賢進，連章擊之。鶴鳴求去，詔加太子太師，乘傳歸。崇禎八年，流賊陷潁州，執鶴鳴，倒懸於樹，駡賊死，年八十五。

六年春，魏忠賢的勢力大盛，起任鶴鳴爲南京工部尚書。不久因爲安邦彦未曾平滅，鶴鳴先前有平苗的功勞，改任兵部尚書，總督貴州、四川、雲南、湖廣、廣西軍務，賜尚方寶劍。功業尚未成就，莊烈帝承繼了皇位。給事中瞿式耜、胡永順、萬鵬因爲鶴鳴是通過魏忠賢進身的，連續上奏章攻擊他。鶴鳴請求去職，詔令加太子太師，乘驛車回家。崇禎八年，流賊攻陷潁州，抓住鶴鳴，倒吊在樹上，駡賊而死，年八十五歲。

弟鶴騰，字元漢，舉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歷官雲南副使。行誼醇篤，譽過其兄。城陷被執，駡不絕口而死。

弟鶴騰，字元漢，考取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曾任雲南按察副使。品行忠厚誠實，聲譽超過他的哥哥。城陷被抓住，駡不絕口而死。

董漢儒

董漢儒，開州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河南府推官，入爲户部主事。疏陳減織造、裁冒濫諸事。且曰：“邇來九閽三殿間，惟聞縱酒、淫刑、黷貨。時事可憂，不止國計日絀已也。”不報。朝鮮再用兵，以郎中出理餉務。

董漢儒，開州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官河南府推官，入任户部主事。上疏陳請減少官府織造、裁減假冒濫行各事。并且説：“近來宫禁朝廷之間，衹聽到縱飲酗酒、濫施刑罰、貪污財貨。時事令人擔憂，不僅是國家財政收入日益短缺而已。”没有答覆。朝鮮再次發動戰争，以郎中的身份出朝管理糧餉事務。

尋遷山東僉事，進副使，歷湖廣左右布政使，所在有聲。四十年就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帝賜福王莊田，責湖廣四千四百餘頃。漢儒以無所得田，請歲輸萬金代租，不聽。楚宗五十餘人，訐假王事獲罪，囚十載，漢儒力言，王，假也，請釋繫者。又爲滿朝薦、卞孔時等乞宥。俱不報。憂歸。

不久提升山東按察司僉事，晋升按察副使，先後任湖廣左右布政使，所到之處都享有聲譽。四十年就地拜官右副都御史，巡撫那個地方。皇上賞賜福王莊田，索取湖廣四千四百餘頃田地。漢儒認爲没有地方能取得這些田地，請求每年輸送萬金代替莊田的租税，皇上没有答應他。楚王宗室五十餘人，因揭發假王的事獲罪，囚禁了十年，漢儒極力辯説楚王是假的，請釋放被關押的人。又爲滿朝薦、卞孔時等乞求寬恕。都没有回報。遇喪事回家。

光宗立，召拜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總督宣府、大同、山西軍務。天啓改元，遼陽失，簡精卒二千入

光宗登位，召入拜官工部右侍郎。隨即改任兵部，總督宣府、大同、山西軍務。天啓改立年號，遼陽失守，挑選精兵二千人入京護衛，下詔

衛，詔褒之。明年秋，以左侍郎協理戎政。未上，擢兵部尚書。時遼地盡亡，漢儒請逮治諸降將劉世勛等二十九人家屬，立誅逃將蔡汝賢等，報可。毛文龍居海外，屢以虛言誑中朝，登萊巡撫袁可立每代爲奏請。漢儒言文龍計畫疏，虛聲未可長恃。又請誅逃將管大藩、張思任、孟淑孔等，語甚切。帝命逮治思任等，而大藩卒置不問。諸鎮援遼軍多逃逸，有出塞投插部者。漢儒請捕獲立誅，同伍相擒捕者重賞；且給餉以時，則逃者自少。帝亦嘉納。

褒獎了他。第二年秋天，以左侍郎的身份協助處理軍務。任命的題本還未呈上，就提升爲兵部尚書。當時遼東地區全部丢失，漢儒請求逮捕處置衆降將劉世勛等二十九人的家屬，立刻誅殺逃跑將領蔡汝賢等人，回報可行。毛文龍駐在邊遠之地，屢次以假話欺騙中央朝廷，登、萊巡撫袁可立經常代他上奏言事。漢儒説文龍的計劃粗疏，虛張聲勢不足以長久倚賴。又請求誅殺逃跑將領管大藩、張思任、孟淑孔等人，語言很激切。皇上命令逮捕處分思任等人，而對大藩最終置之不問。各鎮援助遼東的部隊多有逃跑，有出塞投降插部的。漢儒請求捕獲并立即誅殺，若由同一部隊的人擒獲他們則給予重賞；假如按時供給糧餉，那麼逃跑的人自然減少。皇上亦加以嘉獎采納。

奄人王體乾、宋晋、魏忠賢等十二人有舊勞，命所蔭錦衣官皆予世襲。漢儒據祖制力爭，帝不從。給事中程註、御史汪泗論等合疏諫，給事中朱大典、周之綱，御史宋師襄、胡良機特疏繼之，卒不納。漢儒旋以母喪歸。後忠賢大横，漢儒服闋，遂不召。追叙甘肅功，即家進太子太保，蔭子錦衣百户。卒贈少保，謚肅敏。

宦官王體乾、宋晋、魏忠賢等十二人有舊功勞，下令他們家人所蔭襲的錦衣衛官職都給予世襲。漢儒根據祖宗體制力爭，皇上不從。給事中程註、御史汪泗論等聯合上疏諍諫，給事中朱大典、周之綱，御史宋師襄、胡良機專門上疏呼應，最終未采納。漢儒不久因母喪回家。後來忠賢横暴放縱，漢儒服喪期滿，也就不加召用。追叙在甘肅的功勞，在家晋升太子太保，兒子蔭襲爲錦衣衛百户。死後贈少保，謚肅敏。

汪泗論

汪泗論，字自魯，休寧人。祖珀，嘉靖中進士，歷官福建兵備僉事，分守福寧。倭犯同安，珀釋重囚七人爲軍鋒，擊倭却之。捷聞，賚金幣。

汪泗論，字自魯，休寧人。祖父汪珀，嘉靖年間的進士，曾任福建兵備僉事，分工巡守福寧。倭寇侵犯同安，汪珀釋放重犯七人爲軍隊前鋒，攻擊倭寇打退了他們。捷報上達，賞賜金銀錢幣。

泗論中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漳浦知縣，調福清，有惠政。清屯田，繕城堡。徵擢御史，首請杜内批以嚴履霜之漸，又請召還科臣楊漣等以作士氣。巡按江西，敦重持大體，奸宄肅然。宗人禄不給，疏以橋税贖鍰存留接濟。歷太僕寺少卿。嘗識黄道周於諸生中，人服其精鑒。

泗論考中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官漳浦知縣，調任福清，有好的政績。清理屯田，修繕城堡。召入提升爲御史，首先請求杜絶宦官批覆奏章以便嚴加戒慎防微杜漸，又請召回監察官員楊漣等以振作士氣。巡按江西，穩重能把握大局，奸惡不法之徒服服貼貼。宗室俸禄供應不上，上疏請求提留橋税和罰金接濟他們。官至太僕寺少卿。曾在諸生中賞識黄道周，人們佩服他善於識别人才。

趙彦

趙彦，膚施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行人，屢遷山西左布政使。光宗嗣位，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遼陽既失，彦請增兵戍諸島，特設大將登州。登、萊設鎮，自此始。天啓二年，廣寧復失。彦以山東南北咽喉，列上八事，詔多允行。

趙彦，膚施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官行人，經多次提升任山西左布政使。光宗繼位，以右僉都御史的官職巡撫山東。遼陽既已丟失，趙彦請求增兵守衛各島，特别在登州設置大將。登、萊設立軍鎮，從這時候開始。天啓二年，廣寧再次丟失。趙彦因爲山東處於南北交通要道，上奏開列八件事，其中大部分詔令允許施行。

先是，薊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頭及會主諸號，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森居灤州石佛莊，徒黨輸金錢稱朝貢，飛竹籌報機事，一日數百里。萬曆二十三年，有司捕繫森，論死，用賄得釋。乃入京師，結外戚中官，行教自如。後森徒李國用别立教，用符咒召鬼。兩教相仇，事盡露。四十二年，森復爲有司所攝。越五歲，斃於獄。其子好賢及鉅野徐鴻儒、武邑于弘志輩踵其教，徒黨益衆。至是，好賢見遼東盡失，四方奸民思逞，與鴻儒等約是年中秋并起兵。會謀泄，鴻儒遂先期反，自號中興福烈帝，稱大成興勝元年，用紅巾爲識。五月戊申陷鄆城，俄陷鄒、滕、嶧，衆至數萬。

起先，薊州人王森得到妖狐的奇異香氣，創立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他的教徒有大小傳頭及會主等稱號，勢力蔓延到京城近郊、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王森住在灤州石佛莊，徒黨交納金錢稱爲朝貢，飛速傳遞竹籌通報機密的事情，一日傳遞幾百里。萬曆二十三年，有關部門拘捕了王森，定爲死罪，經行賄得以釋放。於是進入京城，勾結外戚宦官，自由地推行教義。後來王森的徒弟李國用另立教派，用符咒召唤鬼神。兩個教派互相仇恨，事情全部暴露。四十二年，王森又被有關部門拘捕。過了五年，死在獄中。他的兒子好賢及鉅野徐鴻儒、武邑于弘志等人繼承他的教派，黨徒更多。到這時候，好賢見遼東的地方全部淪陷，四方奸民蠢蠢欲動，就與鴻儒等約定這年中秋共同起兵。恰遇計謀泄露，鴻儒就提前造反，自立名號中興福烈帝，稱大成興勝元年，用紅巾爲標志。五月戊申攻陷鄆城，不久攻陷鄒、滕、嶧，部衆達數萬人。

時承平久，郡縣無守備，山東故不置重兵。彦任都司楊國棟、廖棟，而檄所部練民兵，增諸要地守卒。請留京操班軍及廣東援遼軍，以備征調。薦起故大同總兵官楊肇基爲山東總兵官，討賊。賊乘肇基未至，襲兖州，爲滋陽知縣楊炳所却。棟等擊敗賊，復鄆城。其别部犯鉅野，知縣趙延慶固守不下。國棟兵至，敗之，又敗其犯兖州者。遂偕棟等合攻鄒縣。兵潰，游擊張榜戰死，賊遂圍曲阜、郯城。旋敗去，遂復嶧縣。

當時天下太平已久，郡縣没有防備，山東一直不設置重兵。趙彦委任都司楊國棟、廖棟破賊，頒發公文命令所屬地區訓練民兵，增加各重要地方的守兵。請求留下調往京師操練輪值的部隊以及廣東支援遼東的部隊，準備用於徵用調動。薦舉起用原大同總兵官楊肇基爲山東總兵官，征討賊寇。賊乘肇基未到，襲擊兖州，被滋陽知縣楊炳所擊退。廖棟等人擊敗賊寇，收復鄆城。賊寇另一支部隊進犯鉅野，知縣趙延慶固守不能攻克。國棟兵到，將賊寇擊敗，又擊敗他們侵犯兖州的部隊。於是與廖棟等人合攻鄒縣。部隊潰敗，游擊將軍張榜戰死。賊寇接着圍攻曲

皇、郯城，隨即兵敗離去，於是收復了嶧縣。

七月，彥視師兗州。甫出城，遇賊萬餘，彥縋入城。肇基急迎戰，而令國棟及棟夾擊，大敗之横河。時賊精鋭聚鄒、滕中道，彥欲攻鄒、滕。副使徐從治曰："攻鄒、滕難下，不如搗其中堅，兩城可圖也。"彥乃與肇基令游兵綴賊鄒城，而以大軍擊賊精鋭於黄陰、紀王城，大敗賊，蹙而殪之嶧山，遂圍鄒。大小數十戰，城未下，令天津僉事來斯行及國棟等乘間復滕縣。國棟又大破賊沙河，乃築長圍以攻鄒。鴻儒抗守三月，食盡，賊黨盡出降。鴻儒單騎走，被擒。撫其衆四萬七千餘人。彥乃紀績，告廟獻俘，磔鴻儒於市。鴻儒躪山東二十年，徒黨不下二百萬，至是始伏誅。

七月，趙彥在兗州視察部隊。剛出城，遇到萬餘名賊寇，趙彥用繩子垂吊進城。肇基急忙迎戰，令楊國棟及廖棟夾擊，在横河大敗賊寇。當時賊寇的精鋭部隊聚集在鄒、滕之間。趙彥想要攻打鄒、滕，按察副使徐從治説："鄒、滕難以攻下，不如搗毁他的中堅力量，兩座城池就可以攻取。"趙彥就與肇基命令零星部隊在鄒城牽制賊寇，而以大軍在黄陰、紀王城攻擊賊寇的精鋭，大敗賊寇，把他們圍逼殲滅在嶧山，接着包圍鄒城。大小數十戰，城未攻下，令天津僉事來斯行及國棟等人乘機收復滕縣。國棟又在沙河大破賊寇。於是部隊合圍攻打鄒城。鴻儒抵抗防守三個月，糧食吃完了，賊寇黨羽全部出城投降。鴻儒一人騎馬逃走，被擒獲。招撫他的部衆四萬七千餘人。趙彥於是記録諸人功績，祭告太廟進獻俘虜，在集市將鴻儒分尸。鴻儒蹂躪山東二十年，黨徒不下二百萬，到這時纔伏法處死。

于弘志亦於是年六月據武邑白家屯，將取景州應鴻儒。斯行方赴援山東，還軍討之。弘志突圍走，爲諸生葉廷珍所獲，凡舉事七日而滅。好賢亦捕得伏誅。

于弘志也在此年六月占據武邑白家屯，將攻取景州接應鴻儒。斯行剛奔赴支援山東，就回軍討伐他。弘志突圍逃走，被生員葉廷珍抓獲，共舉事七天就滅亡了。好賢也遭逮捕處死。

彥已加兵部侍郎，論功，進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再加太子太保，蔭子錦衣世僉事，賚銀幣加等。奏請振濟，且捐鄒、滕賦三年，鄆城、嶧、滋陽、曲阜一年，鉅野半之，皆報許。

趙彥原先已加官兵部侍郎，評定功勞，晋升爲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再加太子太保，因他的功勞封兒子錦衣衛世襲僉事，賞賜銀兩錢幣加倍。上奏請求賑濟，并免徵鄒、滕賦税三年，鄆城、嶧、滋陽、曲阜一年，鉅野半年，都回報同意。

三年八月召代董漢儒爲兵部尚書，極陳邊將剋餉、役軍、虚伍、占馬諸弊，因條列綜核事宜。帝稱善，立下諸邊舉行。參將王楹行邊，爲哈剌慎部襲殺，彥請核實論罪，并敕諸邊撫賞毋增故額。有傳我大清兵欲入喜峰口者，彥憂之，畫上八事，帝皆褒納。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罪，彥亦抗疏劾之，自是爲忠賢所惡。貴州征苗兵屢敗，彥列八策以獻，詔頒示軍

三年八月召入代替董漢儒爲兵部尚書，極力陳述邊防將領剋扣軍餉、役使士兵、虚報隊伍、占用官馬諸項弊病，因而分條陳列關於稽查考核的安排和處理意見。皇上稱好，立即下發到各邊境施行。參將王楹巡邏邊境，被哈剌慎部落襲擊殺死，趙彥請加以核實定罪，并下令各邊疆撫恤賞賜不得增加原有的定額。有我大清軍隊將要進入喜峰口的傳説，趙彥擔憂此事，策劃上奏八件事，皇上都給以褒獎采納。楊漣彈劾魏忠賢二十四罪，趙彥也上疏彈劾，自此被忠賢所憎惡。貴

中。

州征討苗兵屢屢失敗，趙彦開列八條計策獻上，詔令在軍中頒布。

彦有籌略，曉暢兵事。然征妖賊時，諸將多殺良民冒功，而其子官錦衣，頗招摇都市。給事御史交劾之。彦三疏乞罷，忠賢挾前憾，令乘傳歸，子削籍。初，妖賊興，遼東經略王在晋遣兵助討，彦叙功不及在晋，在晋憾之。至是爲南京吏部，數詆彦。給事中袁玉佩遂劾彦冒功濫蔭，且言京觀不當築。詔削其世蔭，并京觀毁之。尋追叙兵部時邊功，即家進太子太傅。未幾卒。

趙彦有計謀策略，通曉戰事。然而征伐妖賊的時候，諸將多殺良民假報功勞，他的兒子在錦衣衛做官，在都市中很是招摇。給事中御史紛紛彈劾他。趙彦上三道奏疏乞求罷官，忠賢懷着舊恨，令他乘驛車回家，兒子削去官籍。起初，妖賊興起，遼東經略王在晋派兵協助征討，趙彦論功時没有提到在晋，在晋怨恨他。到這時在晋爲南京吏部尚書，數次指責趙彦。給事中袁玉佩就彈劾趙彦假冒功勞濫得蔭襲，并且説不應當建築炫耀武功的京觀。詔令削去趙彦家世襲恩蔭，同時京觀也被毁掉。隨即追論他在兵部任職時在邊境所立的戰功，在家晋升爲太子太傅。没有多久就死去。

王洽

王洽，字和仲，臨邑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知東光、任丘。服闋，補長垣。洽儀表頎偉，危坐堂上，吏民望之若神明。其廉能爲一方最。

王洽，字和仲，臨邑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先後任東光、任丘知縣。服喪期滿，補官長垣知縣。王洽的儀表高大雄偉，端端正正地坐在堂上，吏民看他好像是神明一般。他的清廉才能在那一帶是最突出的。

擢吏部稽勳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天啓初，諸賢彙進，洽有力焉。遷太常少卿。三年冬，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洽本趙南星所引，及魏忠賢逐南星，洽乞罷，不許。五年四月，御史李應公希忠賢指劾洽，遂奪職閒住。

提升爲吏部稽勳主事，先後擔任考功文選郎中。天啓初年，各位賢才聚合進用，王洽是有作用的。升太常少卿。三年冬，以右僉都御史的官銜巡撫浙江。王洽本是趙南星所推舉，等到魏忠賢驅逐南星，王洽乞求罷官，未得應許。五年四月，御史李應公迎合忠賢的指意彈劾王洽，於是王洽被革職閑居在家。

崇禎元年召拜工部右侍郎，攝部事。兵部尚書王在晋罷，帝召見群臣，奇洽狀貌，即擢任之。上疏陳軍政十事，曰嚴債帥，修武備，核實兵，衡將材，核欺蔽，懲朘削，勤訓練，厘積蠹，舉異才，弭盗賊，帝并褒納。宣大總督王象乾與大同巡撫張宗衡争插漢款戰事，帝召諸大臣平臺，詰問良久。洽及諸執政并主象乾策，定款議。詳見《象乾》、《宗衡傳》。

崇禎元年召入拜工部右侍郎，代理主管本部事務。兵部尚書王在晋被罷免，皇上召見群臣，覺得王洽的外貌奇偉，當即提升他任兵部尚書。上疏陳述軍政十件事，即嚴格處理賄賂宦官的將帥，整頓武裝，核實兵員，評定將才，考察欺騙蒙蔽的現象，懲罰剋扣軍餉，加緊訓練，清理積弊，薦舉有特殊才能的人，消滅盗賊，皇帝都給予褒獎采納。宣、大總督王象乾與大同巡撫張宗衡争論對插漢是和還是戰的事情，皇上在平臺召見各位大臣，詢問了很久。王洽和諸位主持國政的大臣都主張采用象乾的策略，决定議和。詳情

見《象乾傳》、《宗衡傳》。

尋上言："祖宗養兵百萬，不費朝廷一錢，屯田是也。今遼東、永平、天津、登、萊沿海荒地，及寶坻、香河、豐潤、玉田、三河、順義諸縣閒田百萬頃。元虞集有京東水田之議。本朝萬曆初，總督張佳胤、巡撫張國彥行之薊鎮，爲豪右所阻。其後，巡撫汪應蛟復行之河間。今已墾者荒，未墾者置不問，遺天施地生之利，而日講生財之術，爲養軍資，不大失策乎！乞敕諸道監司，遵先朝七分防操、三分屯墾之制，實心力行，庶國計有裨，軍食無缺。"帝稱善，即命行之。嘗奏汰年深武弁無薦者四十八人，以邊才舉監司楊嗣昌、梁廷棟，後皆大用。

不久上言："祖宗養兵百萬，不耗費朝廷一文錢，是屯田的緣故。現在遼東、永平、天津、登、萊沿海荒地，以及寶坻、香河、豐潤、玉田、三河、順義諸縣閑田百萬頃。元代虞集有開墾京城東面水田的建議。本朝萬曆初年，總督張佳胤、巡撫張國彥在薊鎮推行，被豪門大族所阻撓。此後，巡撫汪應蛟再次在河間推行。現在已經開墾的田地荒蕪了，没有開墾的置之不問，丢棄上天賜予大地滋生的利益，却每日講論生財的方法，來用作供養軍隊的資金，這不是大大的失策嗎！乞求敕令各道監察官員，遵守先朝軍隊七分防守操練、三分屯田開墾的制度，真心努力推行，可望對國家的財政有所幫助，軍隊的糧餉也不會缺乏。"皇上稱好，即下令推行。曾奏請淘汰年高無人推薦的武士四十八人，以具有邊防軍事才能爲由，薦舉監察官員楊嗣昌、梁廷棟，後來都受到重用。

二年十月，我大清兵由大安口入，都城戒嚴。洽急徵四方兵入衛。督師袁崇焕，巡撫解經傳、郭之琮，總兵官祖大壽、趙率教、滿桂、侯世禄、尤世威、曹鳴雷等先後至，不能拒，大清兵遂深入。帝憂甚，十一月召對廷臣。侍郎周延儒言："本兵備禦疏忽，調度乖張。"檢討項煜繼之，且曰："世宗斬一丁汝夔，將士震悚，强敵宵遁。"帝頷之，遂下洽獄，以左侍郎申用懋代。明年四月，洽竟瘐死。尋論罪，復坐大辟。

二年十月，我大清軍隊從大安口進入，都城戒嚴。王洽急忙徵調四方軍隊入京保衛。督師袁崇焕，巡撫解經傳、郭之琮，總兵官祖大壽、趙率教、滿桂、侯世禄、尤世威、曹鳴雷等先後趕到，不能抵抗，大清兵於是深入内地。皇上很擔憂，十一月召見垂詢朝廷大臣。侍郎周延儒說："兵部尚書防備疏忽，調度不合理。"檢討項煜附和他，并說："世宗斬殺一個丁汝夔，將士震驚害怕，强大的敵人連夜逃跑了。"皇上點頭稱是，於是把王洽押入監獄，以左侍郎申用懋代替他的職務。明年四月，王洽竟病死在獄中。接着定罪，還是被判死刑。

洽清修伉直，雅負時望，而應變非所長。驟逢大故，以時艱見絀。遵化陷，再日始得報。帝怒其偵探不明，又以廷臣玩愒，擬用重典，故於洽不少貸。厥後都城復三被兵，樞臣咸獲免，人多爲洽惜之。

王洽操行潔美正直無邪，素來被當時人所推重，但應付突變事件不是他的長處。突然遭遇大的變故，因爲時世艱危而顯得無能。遵化陷落，隔日纔得到報告。皇上因他偵察情况不明而發怒，又因爲朝廷大臣玩忽職守，正打算用重法整治，所以對王洽一點也不寬饒。此後都城三度遭敵兵進逼，掌握重權的要臣都得以免罪，人們多爲王洽感到惋惜。

王在晋

在晋，字明初，太倉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中書舍人。自部曹歷監司，由江西布政使擢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進督河道。泰昌時，遷添設兵部左侍郎。天啓二年署部事。三月遷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略遼東、薊鎮、天津、登萊，代熊廷弼。八月改南京兵部尚書，尋請告歸。五年起南京吏部尚書，尋就改兵部。崇禎元年召爲刑部尚書，未幾，遷兵部。坐張慶臻改敕書事，削籍歸，卒。

在晋，字明初，太倉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官中書舍人。從部屬官員轉任監察官員，由江西布政使提升爲巡撫山東的右副都御史，晋升河道總督。泰昌時，提升爲增設的兵部左侍郎。天啓二年代理主管本部事務。三月提升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策劃處理遼東、薊鎮、天津、登萊的軍務，代替熊廷弼。八月改任南京兵部尚書，隨即請假回家。五年起任南京吏部尚書，隨即就地改任兵部。崇禎元年召入爲刑部尚書，沒有多久，調任兵部。因張慶臻改换敕書案獲罪，被削奪官籍回家，死在家中。

高第

高第，字登之，灤州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歷官兵部尚書，經略薊、遼。未數月，以恇怯劾罷去。崇禎二年冬，大清兵破灤州，第竄免。

高第，字登之，灤州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曾任兵部尚書，策劃處理薊、遼軍務。沒有幾個月，因恐懼畏縮被彈劾罷官而去。崇禎二年冬，大清兵攻破灤州，高第逃竄獲免。

梁廷棟

梁廷棟，鄢陵人。父克從，太常少卿。廷棟舉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召改禮部，歷儀制郎中。天啓五年遷撫治西寧參議。七年調永平兵備副使。督撫以下爲魏忠賢建祠，廷棟獨不往，乞終養歸。

梁廷棟，鄢陵人。父親克從，是太常少卿。廷棟考取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官南京兵部主事，召入改任禮部，曾任儀制郎中。天啓五年提升爲安撫治理西寧的布政司參議。七年調永平任兵備副使。總督巡撫以下的官爲魏忠賢建立祠堂，惟獨廷棟不去，乞求請假回家給尊親養老送終。

崇禎元年起故官，分巡口北道。明年加右參政。十一月，大清兵克遵化，巡撫王元雅自縊，即擢廷棟右僉都御史代之。廷棟請賜對，面陳方略，報可。未幾，督師袁崇煥下獄，復擢廷棟兵部右侍郎兼故官，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及四方援軍。廷棟有才知兵，奏對明爽，帝心異之。

崇禎元年起用擔任原來的官職，分工巡守口北道。次年加官右參政。十一月，大清兵攻克遵化，巡撫王元雅上吊自殺，即提升廷棟爲右僉都御史代替他。廷棟請求召見應對，當面陳述謀略，回答可以。不久，督師袁崇煥被關入監獄，又提升廷棟爲兵部右侍郎兼原官，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及四方面的援軍。廷棟有才能通曉兵事，奏對明白爽快，皇上認爲他不尋常。

三年正月，兵部尚書申用懋罷，特召廷棟掌部事。時京師雖解嚴，羽書旁午，廷棟剖决無滯。而廷臣見其驟用，心嫉之。給事中陳良訓首刺廷棟，同官陶崇道復言：“廷棟數月前一監司耳，倏而爲巡撫、總督、本

三年正月，兵部尚書申用懋罷官，特别召入廷棟掌管兵部事務。當時京師雖已解除非常的戒備措施，而緊急公文仍然交錯紛繁，廷棟分析决斷毫無積壓。朝廷大臣見他突然受到重用，心裏嫉妒他。給事中陳良訓首先指責廷棟，同僚陶崇道又說：“廷棟在數月前衹是一個監察官員，突

兵，國士之遇宜何如報。乃在通州時，言遵、永易復，良、固難破，自以爲神算。今何以難者易，易者難？且嘗請躬履行間，隨敵追擊，以爲此報主熱血。今偃然中樞，熱血何銷亡也？謂制敵不專在戰，似矣。而伐謀用間，其計安在？”帝不聽崇道言。廷棟疏辨，乞一岩疆自效，優詔慰留之。未幾，工部主事李逢申劾廷棟虛名。崇道又言廷棟輕於發言，致臨洮、固原入衛兵變。帝皆不納。五月，永平四城復，賞廷棟調度功，加太子少保，世蔭錦衣僉事。

其秋，廷棟以兵食不足，將加賦，因言：“今日閭左雖窮，然不窮於遼餉也。一歲中，陰爲加派者，不知其數。如朝覲、考滿、行取、推升，少者費五六千金。合海內計之，國家選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數百萬。巡按查盤、訪緝、饋遺、謝薦，多者至二三萬金，合天下計之，國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餘萬。而曰民窮於遼餉何也？臣考九邊額設兵餉，兵不過五十萬，餉不過千五百三十餘萬，何憂不足。故今日民窮之故，惟在官貪。使貪風不除，即不加派，民愁苦自若。使貪風一息，即再加派，民歡忻亦自若。”疏入，帝俞其言，下户部協議。户部尚書畢自嚴阿廷棟意，即言今日之策，無逾加賦，請畝加九厘之外，再增三厘。於是增賦百六十五萬有奇，海內并咨怨。已，陳厘弊五事：曰屯田，曰鹽法，曰錢法，曰茶馬，曰積粟。又極陳陝西致寇之由，請重懲將吏貪污者以紓軍民之憤，塞叛亂之源。帝皆褒納。

然爲巡撫、總督、兵部尚書，所受到的國家傑出人才的待遇應當如何報答？然而在通州時，説遵、永容易恢復，良、固難以攻破，自以爲是神機妙算。如今又爲什麽難的變容易，容易的變難了？况且曾請求親自加入戰鬥的行列，跟踪追擊敵人，認爲這是報答主上的熱血。如今安然身處中央政府機關，熱血怎麽又消失了？説制服敵人不專門在於打仗，好像是對的。可是使用謀略分化瓦解敵人，計策又在什麽地方？”皇上不聽崇道的話。廷棟上疏争辯，乞求到險要的邊疆去效力。下詔優厚地慰勞挽留他。没有多久，工部主事李逢申彈劾廷棟徒有虛名。崇道又説廷棟發言輕率，導致臨洮、固原入京護衛的士兵嘩變。皇上都不聽。五月，永平四城收復，獎賞廷棟指揮的功勞，加太子少保，世代蔭襲錦衣衛僉事。

那一年秋天，廷棟因爲軍餉不足，將要增加賦税，因而説：“今日百姓雖然貧窮，但不是因爲遼地軍餉而窮。一年中，暗地增派的税收，不知道有多少。如朝見皇上、任期滿進京考核、吏部調取進京或奉旨召見、推舉升職、少的也要耗費五六千兩。把海內加起來計算，國家推選一次府縣行政長官，天下就要增加攤派數百萬。監察御史到各地考核查訪，地方官的饋贈、答謝薦舉的禮金，多的達到二三萬兩，把天下加在一起計算，國家派遣一次御史巡視地方，天下就要增加攤派百餘萬。却説人民因徵收遼地軍餉而窮困是什麽道理呢？臣考察北方邊境規定的兵餉定額，兵不超過五十萬，餉銀不超過一千五百三十餘萬，哪裏要擔心不够。所以今日人民窮困的緣故，衹是官員貪污。假如貪污的風氣不清除，即使不增加攤派，人民的愁苦還是照樣。假如貪污的風氣一旦止息，即使再增加攤派，人民的歡欣也是一樣的。”奏疏入内，皇上同意他的話，交户部商議。户部尚書畢自嚴逢迎廷棟的意思，就説今日的計策，没有比增加田賦更好的，請在每畝增加九厘之外，再增加三厘。於是增加賦税一百六十五萬多，海内怨聲載道。不久，陳述清除弊端的五件事：屯田、鹽法、錢法、茶馬、積粟。又極力陳述陝西産生賊寇的原因，請求嚴厲

懲辦貪污不法的將吏以平息軍民的憤怒，堵塞叛亂的根源。皇上都給予褒獎采納。

廷棟居中樞歲餘，所陳兵事多中機宜，帝甚倚任。然頗挾數行私，不爲朝論所重。給事中葛應斗劾御史袁弘勳納參將胡宗明金，請屬兵部。廷棟亦劾弘勳及錦衣張道濬通賄狀。兩人遂下獄。兩人者，吏部尚書王永光私人也。廷棟謀并去永光，以己代之，得釋兵事，永光遂由此去。御史水佳胤者，弘勳郡人也，兩疏力攻廷棟，發其所與司官手書，且言其縱奸人沈敏交關薊撫劉可訓，納賄營私。廷棟疏辯求去，帝猶慰留。有安國棟者，初以通判主插漢撫賞事，廷棟薦其才，特擢職方主事，仍主撫賞，頗爲奸利。廷棟庇之。後佳胤坐他事左遷行人司副，復上疏發兩人交通狀，并列其賄鬻將領數事，事俱有迹。廷棟危甚，賴中人左右之，得閒住去，以熊明遇代。

廷棟任兵部尚書一年多，所陳述的關於戰爭的意見多切中要害，皇上很倚重信任他。然而經常靠着權謀追求私利，不被朝廷的公論所尊重。給事中葛應斗彈劾御史袁弘勛收取參將胡宗明的金錢，請將此事交兵部處理。廷棟也彈劾弘勛及錦衣衛張道濬互相賄賂的事，兩人於是被關進監獄。這兩個人，是吏部尚書王永光私下親近的人。廷棟謀劃將永光一并除去，由自己代替他，可以擺脱軍事，永光就因此離去。御史水佳胤，是弘勛的同鄉，兩次上疏極力攻擊廷棟，公布他給監察官員的手書，并且説他縱容奸人沈敏勾結薊鎮巡撫劉可訓，納賄營私。廷棟上疏辯解并請求離職，皇上還是安慰挽留他。有個安國棟，起初以通判的職務主持安撫賞賜插漢的事務，廷棟薦舉他有才能，特别提升爲職方主事，仍主持安撫賞賜的工作，從中獲取不少非法的利益。廷棟庇護他。後來佳胤因其他事情被降職爲行人司副，再次上疏揭發兩人勾結的情況，同時列舉他們賄賂收買將領的幾件事，事情都有實據。廷棟的處境很危險，幸虧有宦官周旋，得以回家閑住，用熊明遇代替他。

八年冬，召拜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代楊嗣昌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明年七月，我大清兵由間道逾天壽山，克昌平，逼京師。山後地，乃廷棟所轄也，命戴罪入援。兵部尚書張鳳翼懼罪，自請督師。兩人恇怯不敢戰，近畿地多殘破，言官交章論劾。兩人益懼，度解嚴後必罹重譴，日服大黄藥求死。八月十九日，大清兵出塞。至九月朔，鳳翼卒。逾旬日，廷棟亦卒。已，法司定罪，廷棟坐大辟，以既死不究云。

八年冬天，召入拜官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代替楊嗣昌總督宣、大、山西軍務。第二年七月，我大清軍隊由小路翻越天壽山，攻克昌平，逼近京師。山後的地方，是廷棟所管轄的地區，命令他戴罪到京師救援。兵部尚書張鳳翼害怕獲罪，自己請求督率部隊。兩人怯弱不敢戰鬥，京城近郊地方多遭戰火毁壞，監察官紛紛上奏章彈劾。兩人更加害怕，預料解除警戒後必定會遭到嚴重的處罰，每天吃大黄藥以求一死。八月十九日，大清兵出塞。到九月初一，鳳翼去世。過了十天，廷棟也去世。不久，司法部門定罪，廷棟被處死刑，因爲已死不加追究。

廷棟既殁，其父克從尚在。後賊破鄢陵，避開封。及開封被淹，死於水。

廷棟既死，他的父親克從還在。後來賊寇攻破鄢陵，逃到開封。到開封被水淹，死在水中。

熊明遇

熊明遇，字良孺，進賢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知長興縣。四十三年擢兵科給事中，旋掌科事。上疏極陳時弊，言：

今春以來，天鼓兩震於晉地，流星晝隕於清豐，地震二十八，天火九，石首雨菽，河內女妖，遼東兵端吐火，即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稠於今日者。且山東大祲，人相食，黃河水稽天，兼以太白經天，輔星湛没，熒惑襲月，金水愆行，或日光無芒，日月同暈，爲恒風，爲枯旱。天譴愈深，而陛下所行皆誣天拂經之事，此誠禽息碎首、賈生痛哭之時也。敢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説進。

今內庫太實，外庫太虛，可憂一。餉臣乏餉，邊臣開邊，可憂二。套部圖王，插部覬賞，可憂三。黃河泛濫，運河膠淤，可憂四。齊苦荒天，楚苦索地，可憂五。鼎鉉不備，棟梁常撓，可憂六。群嘩盈衢，訛言載道，可憂七。吳民喜亂，冠履倒置，可憂八。

八憂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柄，漸入中涓。魁壘之人，漸如隕籜。制科之法，漸成奸藪。武庫之器，漸見銷亡。商旅之途，漸至梗塞。

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

熊明遇，字良孺，進賢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任長興縣知縣。四十三年提升爲兵科給事中，隨即掌管科中事務。上疏極力陳述當時的弊病，說：

今年春天以來，雷聲兩次震動山西大地，流星白天隕落在清豐，地震二十八起，非人爲的火災九起，石首天降豆子，河內出現女妖，遼東武器頂端噴出火來，即使春秋時期二百四十年間，災異也没有比今天頻繁。況且山東大災，人吃人，黃河洪水滔天，加上太白星橫行天空，輔星淹没，火星侵入月球軌道，金星水星運行失常，又有時太陽没有光芒，日月同時出現光暈，颶風不斷，形成枯旱。上天的譴責越加深切，而陛下所做的都是欺騙上天違反常理的事。這真是禽息碰碎腦袋、賈生失聲痛哭的時候啊。冒昧地以八憂、五漸、三無的説法進獻。

當今內庫太充實，外庫太空虛，這是值得憂慮的第一點。督運糧餉的大臣手中没有糧餉，防守邊防的大臣却去開拓疆土，這是值得憂慮的第二點。河套部落妄圖稱王，插漢部落貪求封賞，這是值得憂慮的第三點。黃河泛濫，運河淤塞，這是值得憂慮的第四點。山東苦於天災，湖廣苦於朝廷索取賞賜福王的土地，這是值得憂慮的第五點。宰輔不全備，棟梁常遭摧折，這是值得憂慮的第六點。喧嘩響徹街市，謠言充滿道路，這是值得憂慮的第七點。蘇州地區的人民喜歡擾亂生事，上下顛倒，這是值得擔憂的第八點。

八憂尚未過去，五漸又接着來了。國家的政權，漸漸落入宦官手中。雄偉的人，漸漸如枯萎的笋殼喪失志氣。科舉取士的制度，漸漸成爲營私舞弊的淵藪。武庫的兵器，漸漸銹蝕毁壞。通商的道路，漸漸梗塞不通。

五漸尚未過去，三無又接着來了。平常

可熒惑天子，小校可濫邀絲綸，是朝廷無紀綱。滇、黔之守令皆途窮，揚、粵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治。讒構之口甚於戈戟，傾危之禍慘於蘇、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事可不寒心哉！

帝不省。亓詩教等以明遇與東林通，出爲福建僉事，遷寧夏參議。

天啓元年以尚寶少卿進太僕少卿，尋擢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建營伏虎山，選練蒼頭軍，以資守禦。永樂中，齊王榑以罪廢，其子孫居南京，號齊庶人。有睿爁者，自負異表，與奸人謀不軌，明遇捕獲之，置其黨十餘人於法。魏忠賢黨謀盡逐東林，以明遇嘗救御史游士任，五年三月給事中薛國觀遂劾其黨庇徇私，忠賢即矯旨革職。未幾，坐汪文言獄，追贓千二百金，謫戍貴州平溪衛。

莊烈帝即位，釋還。崇禎元年起兵部右侍郎。明年進左，遷南京刑部尚書。四年召拜兵部尚書，疏陳四司宿弊，悉見采納。楊鶴被逮，明遇言："秦中流寇，明旨許撫剿并行。臣謂渠魁乞降亦宜撫，脅從負固亦宜剿。今鶴以撫賊無功就逮，倘諸臣因鶴故欲盡戮無辜，被脅之人絶其生路。宜急敕新督臣洪承疇，諭賊黨殺賊自效。即神一魁、劉金輩，果立奇功，亦一體叙録。而諸將善撫馭如吴弘器等，仍與升擢，庶賊黨日孤。"帝亦納之。

五年正月，山東叛將李九成等陷登州，明遇過信巡撫余大成言，力主撫議，久愈猖獗，萊城被圍幾陷，乃調關外軍討定之。語詳《徐從治傳》。

的人可以迷惑天子，下層官吏可以假托聖言發號施令，這是朝廷無綱紀。滇、黔的地方行政長官都處於窮途末路，揚、粵地方的檢察官員多躲避權貴，這是遠處無吏治。造謠誣衊的語言比戈戟還鋒利，狡詐陰險所帶來的禍害比蘇秦、張儀更慘烈。這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的事情能不令人寒心嗎！

皇上不醒悟。亓詩教等人因爲明遇與東林交往，調往外地任福建僉事，轉任寧夏參議。

天啓元年從尚寶少卿晋升太僕少卿，不久提升爲南京右僉都御史，任提督操江。在伏虎山建立營區，選拔訓練壯丁組成的軍隊，用來防禦。永樂年間，齊王朱榑因獲罪遭廢黜，他的子孫居住在南京，稱爲齊庶人。有叫睿爁的，自以爲長相奇特而了不起，與奸人圖謀不軌，明遇逮捕了他，把他的黨羽十餘人判了刑。魏忠賢一夥謀劃全部驅逐東林黨人，因爲明遇曾搭救御史游士任，五年三月給事中薛國觀就彈劾他結黨營私徇情包庇，忠賢當即假傳聖旨將他革職。不久，因汪文言一案而獲罪，追罰贜款一千二百兩，被貶謫戍守貴州平溪衛。

莊烈帝登位，放回。崇禎元年起任兵部右侍郎。次年提升爲左侍郎，遷升南京刑部尚書。四年召入拜官兵部尚書，上疏陳述下屬四個部門的積弊，全被采納。楊鶴被逮捕，明遇説："陝西的流寇，聖旨明確允許安撫和征剿同時施行，臣認爲魁首投降也應該安撫，脅從者負隅頑抗也應該征剿。現在楊鶴因爲安撫賊寇没有成效而遭逮捕，倘若諸臣都因爲楊鶴受處分的緣故要殺盡無辜，被脅迫的人就斷絶了他們的生路。應該趕緊敕令新任命的督臣洪承疇，告知賊黨通過殺賊來自己效力。即使神一魁、劉金這些人，果真立了奇功，也應同樣記功論賞，諸將善於安撫駕馭賊寇像吴弘器那樣的，仍然給予提升，這樣可望賊黨日益孤立。"皇上也采納了。

五年正月，山東叛變的將領李九成等人攻陷登州，明遇太聽信巡撫余大成的話，極力主張安撫，時間越久叛軍越猖獗，萊城被包圍幾乎陷落，於是調動關外的部隊來討伐平定。這些事詳

當是時，我大清兵入宣府，巡撫沈棨與中官王坤等遣使議和，饋金帛牢醴，師乃旋。事聞，帝惡棨專擅，召對明遇等於平臺。明遇曲爲棨解，帝不悦，逮棨下吏。於是給事中孫三杰力詆明遇、棨交關誤國，同官陳贊化、吕黄鐘，御史趙繼鼎連劾之。明遇再疏乞罷，帝責以疏庸僨事，命解任候勘。尋以故官致仕。久之，用薦起南京兵部尚書，改工部，引疾歸。國變後卒。

細記載在《徐從治傳》。正當這個時候，我大清軍隊進入宣府，巡撫沈棨與宦官王坤等派遣使者議和，饋送金銀絹帛牲畜美酒，清軍就回去了。事情上報，皇上憎惡沈棨獨斷專行，在平臺召見明遇等人詢問。明遇婉轉地爲沈棨辯解，皇上不高興，逮捕沈棨交法官審訊。於是給事中孫三杰竭力指責明遇、沈棨勾結誤國，同僚陳贊化、吕黄鐘，御史趙繼鼎接連彈劾他們。明遇再次上疏乞求罷官，皇上責備他因爲疏漏平庸而壞事，下令解除他的職務聽候審訊。不久以原來的官職退休。過了一段時間，因薦舉起任南京兵部尚書，改任工部，稱病回家。國亡後去世。

張鳳翼

張鳳翼，代州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户部主事。歷廣寧兵備副使，憂歸。

張鳳翼，代州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官户部主事。曾任廣寧兵備副使，因有喪事回家。

天啓初，起右參政，飭遵化兵備。三年五月，遼東巡撫閻鳴泰罷，擢鳳翼右僉都御史代之。自王化貞棄廣寧後，關外八城盡空，樞輔孫承宗鋭意修復，而版築未興。鳳翼聞命，疑承宗欲還朝，以遼事委之己，甚懼，即疏請專守關門。其座主葉向高、鄉人韓爌柄政，抑使弗上。既抵關，以八月出閱前屯、寧遠諸城，上疏極頌承宗經理功。且曰："八城畚插，非一年可就之工；六載瘡痍，非一時可起之疾。今日議剿不能，言戰不得，計惟固守。當以山海爲根基，寧遠爲門户，廣寧爲哨探。"其意專主守關，與承宗異議。

天啓初年，起任右參政，整頓遵化的軍事防備。三年五月，遼東巡撫閻鳴泰罷免，提升鳳翼爲右僉都御史代替他。自從王化貞放棄廣寧後，關外八座城市全都空虚，内閣輔臣孫承宗決意修復，但修築城墻的工程還未開始。鳳翼接到任命，懷疑承宗想回到朝中，把遼東的事務委托給自己，很是害怕，就上疏請求專門負責防守關門。他會試時的主考官葉向高、同鄉韓爌執政，扣下他的奏疏未上報。既已抵達山海關，在八月出關檢閲前屯、寧遠等城市，上疏極力贊頌承宗經營管理的功勞。并且説："八個城市修築城墻，不是一年就可以完成的工程；六年的創傷，不是一時就可以治愈的疾病。今日談征剿不可能，講開戰也不可能，算來祇有固守。應當以山海關爲基地，寧遠爲門户，廣寧爲前哨。"他的意思是專門主張守關，與承宗的議論不同。

時趙率教駐前屯，墾田、練卒有成效。及袁崇焕、滿桂守寧遠，關外規模略定。忽有傳中左所被兵者，永平吏民洶洶思竄。鳳翼心動，亟遣妻子西歸。承宗曰："我不出關，人心不定。"遂於四年正月東行。鳳翼語人曰："樞輔欲以寧前荒塞居我，是

當時趙率教駐守前屯，開墾屯田、訓練士卒有成效。等到袁崇焕、滿桂駐守寧遠，關外的格局大致已定。忽然傳説中左所遭到敵人進攻，永平的官吏民衆人心惶惶打算逃竄。鳳翼心動，急忙遣散妻子兒女往西回到關内。承宗説："我不出關，人心不安定。"就在四年正月往東行去。鳳翼對人説："内閣輔臣想讓我居住在寧前這個

殺我也。國家即棄遼左，猶不失全盛，如大寧、河套，棄之何害？今舉世不欲復遼，彼一人獨欲復耶？”密令所知居言路者詆馬世龍貪淫及三大將建閫之非，以撼承宗。承宗不悦，舉其言入告。適鳳翼遭内艱，遂解去。承宗復上疏爲世龍等辨，因詆鳳翼才鄙而怯，識暗而狡，工於趨利，巧於避患。廷議以既去不復問。

荒凉的要塞，是要殺我啊。國家即使放棄遼左，還是不會喪失鼎盛的局勢，像大寧、河套，放棄又有什麽害處？現在全國之人都不想恢復遼東，他獨自一個人想恢復嗎？”秘密讓自己熟悉的在檢察機關任職的人攻擊馬世龍貪贜淫亂以及三個大將建立官衔的過錯，以此來動摇承宗的地位。承宗不高興，把他的話告到朝廷。正好鳳翼遭到母喪，就解職歸去。承宗再上疏爲世龍等人辯解，接着攻擊鳳翼才能低下又怯弱怕事，見識不明而狡猾險詐，精於追求利益，巧於躲避禍患。朝廷議論因爲鳳翼已離去而不再追問。

六年秋，起故官，巡撫保定。明年冬，薊遼總督劉詔罷，進鳳翼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代之。

六年秋天，起任原來的官職，巡撫保定。次年冬天，總督薊遼軍務的劉詔罷免，晋升鳳翼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代替他。

崇禎元年二月，御史甯光先劾鳳翼前撫保定，建魏忠賢生祠。鳳翼引罪乞罷，不許。未幾，謝病去。諸建祠者俱入逆案，鳳翼以邊臣故獲宥。

崇禎元年二月，御史甯光先彈劾鳳翼以前巡撫保定時，建造魏忠賢的生祠。鳳翼認罪乞求罷免，没有得到允許。没有多久，稱病請假回去。爲魏忠賢建祠的衆人都列入逆案，鳳翼因爲是防守邊疆的大臣而獲得寬宥。

三年起故官，代劉策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既復遵、永四城，叙功，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世蔭錦衣僉事。鳳翼以西協單弱，條奏增良將、宿重兵、備火器、預軍儲、遠哨探數事，從之。已復謝病去。久之，召爲兵部尚書。

三年起任原來的官職，代替劉策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恢復遵、永四城後，論功，晋升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世襲承蔭錦衣衛僉事。鳳翼認爲西協薄弱，分條上奏增加良將、駐扎重兵、準備火器、儲存軍需、遠派偵探幾件事，皇上聽從了。不久再次告病回去。過了很久，召入任爲兵部尚書。

明年二月召對平臺，與吏部尚書李長庚同奉“爲國任事，潔己率屬”之諭。尋以宣、大兵寡，上言：“國初額軍，宣府十五萬一千，今止六萬七千。大同十三萬五千，今止七萬五千。乞兩鎮各增募萬人，分營訓練。且月餉止給五錢，安能致赳桓之士，乞一人食二餉。”帝并從之。給事中周純修、御史葛徵奇等以兵事日棘，劾鳳翼溺職。鳳翼連疏乞休，皆不許。

第二年二月在平臺召對，與吏部尚書李長庚一同受“爲國家承擔職責，潔身自好率領部屬”的教誨。不久因爲宣、大兵少，上言説：“建國初期額定的軍隊，宣府十五萬一千，現在祇有六萬七千。大同十三萬五千，現在祇有七萬五千。請求在兩鎮各增加招募一萬人，分到營地訓練。但月餉祇給五錢，怎麽能網羅勇猛威武之士，請求一個人吃兩個人的糧餉。”皇上一并聽從。給事中周純修、御史葛徵奇等人因爲戰事日益棘手，彈劾鳳翼失職。鳳翼接連上疏請求退休，都不允許。

七年以恢復登州功，加太子太保。七月，我大清西征插漢，師旋，

七年因爲收復登州的功勞，加太子太保。七月，我大清西征插漢，部隊返回，進入山西、大

入山西、大同、宣府境。帝怒守臣失機，下兵部論罪。部議巡撫戴君恩、胡沾恩、焦源清革職贖杖，總督張宗衡閒住。帝以爲輕，責鳳翼對狀。於是總督、巡撫及三鎮總兵睦自强、曹文詔、張全昌俱遣戍，監視中官劉允中、劉文忠、王坤亦充淨軍。時討賊總督陳奇瑜以招撫僨事，給事中顧國寶劾鳳翼舉用非人，帝亦不問。奇瑜既罷，即命三邊總督洪承疇兼督河南、山西、湖廣軍務，剿中原群盗。言官以承疇勢難兼顧，請別遣一人爲總督。鳳翼不能决，既而承疇竟無功。及賊將南犯，請以江北巡撫楊一鵬鎮鳳陽，防護皇陵。温體仁不聽，鳳翼亦不能再請。八年正月，賊果毁鳳陽皇陵。言官交章劾鳳翼。鳳翼亦自危，引罪乞罷。帝不許，令戴罪視事。

初，賊之犯江北也，給事中桐城孫晋以鄉里爲憂。鳳翼曰："公南人，何憂賊？賊起西北，不食稻米，賊馬不飼江南草。"聞者笑之。事益急，始令朱大典鎮鳳陽。尋推盧象昇爲總理，與洪承疇分討南北賊，而賊已蔓延不可制矣。給事中劉昌劾鳳翼推總兵陳壯猷，納其重賄。鳳翼力辯，昌貶秩調外。

已而鳳翼言："剿賊之役，原議集兵七萬二千，隨賊所向，以殄滅爲期。督臣承疇以三萬人分布豫、楚數千里，力薄，又久戍生疾，故尤世威、徐來朝俱潰。以二萬人散布三秦千里内，勢分，又孤軍無援，故艾萬年、曹文詔俱敗。今既益以祖寬、李重鎮、倪寵、牟文綬兵萬二千，又募楚兵七千，合九萬有奇，兵力厚矣。請以賊在關内者屬承疇，在關外者屬象昇。倘賊盡出關，則承疇合剿於

同、宣府的境地。皇上爲守邊大臣貽誤軍機而發怒，交兵部論罪。兵部議定巡撫戴君恩、胡沾恩、焦源清革職并以財物折贖杖責的處分，總督張宗衡免職回家。皇上認爲太輕，責令鳳翼向皇帝陳述事狀。於是總督、巡撫及三鎮總兵睦自强、曹文詔、張全昌都被發配戍邊，監督視察軍隊的宦官劉允中、劉文忠、王坤也被押送到閹人組成的部隊中服役。當時征討賊寇的總督陳奇瑜因主張招撫而壞事，給事中顧國寶彈劾鳳翼薦舉使用不合適的人，皇上也不追究。奇瑜已被罷免，就任命三邊總督洪承疇兼總督河南、山西、湖廣軍務，征剿中原群盗。諫議官認爲承疇勢必難以兼顧，請求另派一人爲總督。鳳翼不能决定，結果承疇終究没有建功。等到賊將向南進犯，請用江北巡撫楊一鵬鎮守鳳陽，保護皇陵。温體仁不聽，鳳翼也不能再次提出請求。八年正月，賊寇果然燒毁了鳳陽的皇陵。諫議官紛紛上奏章彈劾鳳翼。鳳翼也自己感到危險，認罪乞求罷官。皇上不許，令他戴着罪名工作。

起初，賊寇進犯長江以北，給事中桐城孫晋爲家鄉而擔憂。鳳翼説："您是南方人，爲什麼要擔憂賊寇？賊寇興起於西北，不吃大米，賊寇的馬不吃江南的草。"聽説的人都嘲笑他。戰事更加緊急，方始命令朱大典鎮守鳳陽。不久推舉盧象昇爲總理，與洪承疇分别征討南北賊寇，而賊寇已蔓延不可控制了。給事中劉昌彈劾鳳翼推舉總兵陳壯猷，接受他大量的賄賂。鳳翼極力分辯，劉昌被降職調往外地。

旋即鳳翼説："圍剿賊寇的戰鬥，原先議定聚集士兵七萬二千名，追踪賊寇進發，以殲滅他們爲最終目標。督臣承疇把三萬人分布在豫、楚數千里的地區，力量單薄，又因爲長期駐扎而流傳疾病，所以尤世威、徐來朝的部隊全部潰散。把二萬人散布在三秦千里地區内，勢力分散，又是孤軍没有聲援，所以艾萬年、曹文詔都失敗。現在已經增加了祖寬、李重鎮、倪寵、牟文綬的部隊一萬二千，又招募楚兵七千，加起來有九萬多，兵力雄厚了。請把在關内的賊交給承疇，在關外的交給象昇。假若賊寇全部出關，那麼承疇

豫；盡入關，則象昇合剿於秦。臣更有慮者，賊號三四十萬，更迭出犯，勢衆而力合；我零星四應，勢寡而力分。賊所至因糧於我，人皆宿飽；我所至樵蘇後爨，動輒呼庚。賊馬多行疾，一二日而十舍可至；我步多行緩，三日而重繭難馳。衆寡、饑飽、勞逸之勢，相懸如此，賊何日平。乞嚴敕督、理二臣，選將統軍，軍各一二萬人，俾前茅、後勁、中權聯絡相貫，然後可制賊而不爲賊制。今賊大勢東行，北有黄河，南有長江，東有漕渠，彼無舟楫，豈能飛越？我兵從西北窮追，猶易爲力。此防河扼險，目前要策，所當申飭者也。”帝稱善，命速行之。鳳翼自請督師討賊，帝優詔不允。

在豫圍剿；假若賊寇全部入關，那麽象昇在秦圍剿。臣更有憂慮的，賊寇號稱三四十萬，輪流出來騷擾，聲勢大而兵力集中，我部零星四處應付，聲勢小而兵力分散。賊寇所到之處就地奪取我方的糧食，每個人都吃得很多直到第二天還不餓；我部所到之處先打柴割草而後做飯，動不動就到處乞討糧食。賊寇騎兵多行動迅速，一兩天可以到達三百里；我部步兵多行動遲緩，三天就脚上生老繭難以奔跑。衆寡、飢飽、勞逸的情勢，相差如此懸殊，賊寇哪一天纔能平定。請求嚴格地命令總督、總理兩大臣，選拔將領統率軍隊，每軍各一二萬人，使前鋒、後衛、中軍互相保持聯絡，然後可以制伏賊寇而不被賊寇所制伏。現在賊寇的大趨勢是向東進兵，北面有黄河，南面有長江，東面有輸送糧食的運河，他們没有渡船，難道能飛越過去？我們的部隊從西北窮追，還是容易成功的。這樣守衛黄河占據險要的地方，是目前重大的策略，應當加以告誡。”皇上説好，命令快速實行。鳳翼主動請求督率部隊征討賊寇，皇上下褒獎的詔書没有答應他的請求。

九年二月，給事中陳昌文上言：“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今既假督、理二臣以便宜，則行軍機要不當中制。若今日議不許斬級，明日又議必斬級，今日議徵兵援鳳，明日又議撤兵防河，必至無所適從。願樞臣自今凡可掣督、撫之肘者，俱寬之文法，俾得展布可也。兵法，守敵所不攻，攻敵所不守，奇正錯出，滅賊何難。今不惟不能滅，乃今日破軍殺將，明日又陷邑殘州，止罪守令而不及巡撫，豈法之平。願樞臣自今凡可責諸撫之成者，勿寬文法，俾加磨礪可也。”帝納其言。

九年二月，給事中陳昌文上言：“將帥在軍隊，君主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現在既然已委托總督、總理根據情況靈活辦事，那麽行軍打仗的機密大事不應當受中央政府的節制。假若今日議論不許斬殺賊寇，明日又議論一定要斬殺賊寇，今日議論徵兵支援鳳陽，明日又議論撤兵防守黄河，必然會無所適從。願内閣輔臣從今以後對凡是可能牽制總督、巡撫的，在法律上都加以寬緩，使他們得以施展就行了。用兵之法，防守敵人不會攻擊的地方，攻擊敵人不會設防的地方，奇正變化相生，消滅賊寇有什麽困難。如今不但不能消滅賊寇，反而今天軍隊被擊敗將領遭殺害，明天又城邑陷落州縣殘破，祇是加罪於知府縣令而不涉及到巡撫，難道是法律的公平。願内閣輔臣自今對凡是可以責令諸位巡撫取得成功的，不要在法律上加以寬緩，使他們增加磨煉是可以的。”皇上采納了他的話。

江北之賊，自滁州、歸德兩敗

長江以北的賊寇，自從在滁州、歸德兩次失

後，盡趨永寧、盧氏、内鄉、淅川大山中，關中賊亦由閿鄉、靈寶與之合。鳳翼請敕河南、鄖陽、陜西三巡撫各督將吏扼防，毋使軼出，四川、湖廣兩巡撫移師近界，聽援剿，而督、理二臣以大軍入山蹙之，且嚴遏米商通販，賊可盡殄。帝深然之，剋期五月蕩平，老師費財，督撫以下罪無赦。鳳翼雖建此策，象昇所部多騎軍，不善入山，賊竟不能滅。

敗後，全部奔赴永寧、盧氏、内鄉、淅川大山中，關中的賊寇也由閿鄉、靈寶與他們會合。鳳翼請求命令河南、鄖陽、陜西三地巡撫各自督率將士吏民據險防守，不讓他們逃逸突圍，四川、湖廣兩地巡撫調動部隊接近邊界，聽候支援征剿，而總督、總理兩臣用大軍入山圍困他們，并且嚴格阻止米商通行販運，賊寇可以全部殲滅。皇上深以爲然，限期五個月掃蕩平定賊寇，假若過期使部隊衰疲錢財耗費，總督巡撫以下都要加罪不予赦免。鳳翼雖然提出這個策略，但象昇所統率的部隊多騎兵，不善於進山作戰，最終未能殲滅盜賊。

至七月，我大清兵自天壽山後入昌平，都城戒嚴。給事中王家彦以陵寢震驚，劾鳳翼坐視不救。鳳翼懼，自請督師。賜尚方劍，盡督諸鎮勤王兵。以左侍郎王業浩署部事，命中官盧維寧監督通、津、臨、德軍務，而宣大總督梁廷棟亦統兵入援。三人相掎角，皆退怯不敢戰，於是寶坻、順義、文安、永清、雄、安肅、定興諸縣及安州、定州相繼失守。言官劾疏五六上，鳳翼憂甚。

到七月，我大清兵從天壽山後面進入昌平，都城戒嚴。給事中王家彦因爲帝王墓地的宫殿建築遭侵擾，彈劾鳳翼坐視不救。鳳翼懼怕，主動請求督率部隊。賜尚方寶劍，督率所有各鎮救援京城的部隊。以左侍郎王業浩代理兵部的事務，命令宦官盧維寧監督通、津、臨、德地區的軍隊事務，宣大總督梁廷棟也統領部隊趕赴京城救援。三人成爲互相牽制聲援之勢，都退却害怕不敢作戰，於是寶坻、順義、文安、永清、雄、安肅、定興各縣及安州、定州相繼失守。諫議官彈劾的奏疏上了五六道，鳳翼十分擔憂。

己巳之變，尚書王洽下獄死，復坐大辟。鳳翼知不免，日服大黄藥，病已殆，猶治軍書不休。至八月末，都城解嚴，鳳翼即以九月朔卒。已而議罪奪其官。十一年七月論前剿寇功，有詔叙復。

己巳年的政局變動，尚書王洽關入獄中死去，再被定爲死刑。鳳翼知道不能逃免，每日吃大黄藥，病已危急，還不停地處理軍事文書。到八月末，都城解除緊急警戒，鳳翼就在九月初一去世。不久論罪奪去他的官職。十一年七月評定以前征剿賊寇的功勞，有詔書按照相應的等級恢復他的官職。

帝在位十七年間，易中樞十四人，皆不久獲罪。鳳翼善温體仁，獨居位五載。其督師也，意圖逭責，乃竟以畏法死。

皇上在位十七年之間，調换兵部尚書十四人，都時間不長而獲罪。鳳翼與温體仁關係好，惟獨他在位五年。他督率部隊，意圖逃避罪責，最終因爲害怕法律制裁而死。

陳新甲

陳新甲，長壽人。萬曆時舉於鄉，爲定州知州。崇禎元年入爲刑部員外郎，進郎中。遷寧前兵備僉事。寧前，關外要地，新甲以才能著。四

陳新甲，長壽人。萬曆時鄉試中舉，任定州知州。崇禎元年調進京任刑部員外郎，晋升郎中。升遷爲寧前兵備僉事。寧前是關外的重要地方，新甲以才能而著名。四年，大凌的新城被圍

年，大凌新城被圍，援師雲集，征繕悉倚賴焉。及城破，坐削籍。巡撫方一藻惜其才，請留之，未報。監視中官馬雲程亦以爲言，乃報可。新甲言："臣蒙使過之恩，由監視疏下，此心未白，清議隨之，不敢受。"不許。尋進副使，仍莅寧遠。

困，增援的部隊雲集，徵税供應軍需都倚賴於他。等到城被攻破，獲罪而削去官籍。巡撫方一藻愛惜他的才能，請求留下他，没有回答。監督視察部隊的宦官馬雲程也這樣説，纔回答説可以。新甲上言説："臣蒙受使用有過失人才的恩典，因爲監督視察部隊的宦官上疏纔下達，這樣的心思未能辯白，士大夫的議論跟着來了，臣不敢接受。"不許。隨即晋升副使，仍在寧遠任職。

七年九月擢右僉都御史，代焦源清巡撫宣府。新甲以戎備久弛，親歷塞垣，經前人足迹所不到，具得士馬損耗、城堡傾頹、弓矢甲仗朽敝狀。屢疏請於朝，加整飭，邊防賴之。楊嗣昌爲總督，與新甲共事，以是知其才。九年五月，内艱歸。

七年九月提升爲右僉都御史，代替焦源清巡撫宣府。新甲因爲軍事防備廢弛很久，親自巡視要塞城墻，經過前人足迹所未到過的地方，詳細瞭解到士兵馬匹損耗，城堡傾倒，弓箭鎧甲兵器銹蝕的情况。屢次給朝廷上疏請求加以整頓，邊防都依賴他。楊嗣昌任總督，與新甲共事，因此知道他的才能。九年五月，因遭逢母喪回家。

十一年六月，宣大總督盧象昇丁外艱，嗣昌方任中樞，薦新甲堪代。詔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奪情任之。會大清兵深入内地，詔新甲受代，即督所部兵協禦。未幾，象昇戰殁，孫傳庭代統其軍。新甲與相倚仗，終不敢戰。明年春，畿輔解嚴。順天巡按劉呈瑞劾其前後逗撓。新甲歷陳功狀，且言呈瑞挾仇，帝不問。既赴鎮，列上編隊伍、嚴哨探、明訓練、飭馬政、練火器、禁侵漁諸事，報可。麾下卒夜嘩，新甲請罪，亦不問。給事中戴明説嘗劾之，帝以輕議重臣，停其俸。

十一年六月，宣大總督盧象昇遭逢父喪，嗣昌剛任内閣輔臣，推薦説新甲能够代替。詔令提升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令其削奪喪親的悲痛之情任職。適遇大清的部隊深入内地，詔令新甲接受代理總督，他立即督率所統領的部隊協助防禦。没有多久，象昇戰死，孫傳庭代爲統領他的軍隊。新甲與他互相依靠，始終不敢作戰。次年春，京城近郊解除警戒。順天巡按御史劉呈瑞彈劾他徘徊停頓。新甲歷歷陳述立功的情况，并且説呈瑞挾仇報復，皇上不加追問。到達防地後，列條上奏編排隊伍、嚴格放哨偵探，明確訓練制度、整頓牧馬徵馬的事務、整頓火器、禁止盜竊侵奪公物等事，皇上回答可以。帳下士卒深夜嘩變，新甲請罪，皇上也不追問。給事中戴明説曾經彈劾他，皇上以輕率議論擔任重要職務大臣的罪名，停發他的俸禄。

十三年正月召代傅宗龍爲兵部尚書。自弘治初賈俊後，乙榜無至尚書者。兵事方亟，諸大臣避中樞，故新甲得爲之。陛見畢，陳保邦十策，多廷臣所嘗言。惟言天壽山後宜設總兵，徐州亦宜設重鎮，通兩京咽喉，南護鳳陵，中防漕運，帝并采用之。復陳樞政四要及兵事四失，帝即命飭

十三年正月召回代替傅宗龍爲兵部尚書。自弘治初期賈俊之後，舉人没有做到尚書的。戰事正緊急，各大臣都逃避擔任兵部尚書，所以新甲能擔任這個職務。在朝廷參見皇上完畢，陳述保守疆土的十條計策，多是朝廷大臣曾經説過的。衹有説到天壽山後應該設置總兵，徐州也應該設置重要的防地，打通連結南北兩京的咽喉要道，往南保護鳳陽的皇陵，中間防守運糧的河道，皇

行。

上一并采納。又陳述兵部事務的四要點和軍隊事務的四點失誤，皇上當即下令整頓施行。

十四年三月，賊陷雒陽、襄陽，福、襄二王被難，鐫新甲三秩視事。舊制，府、州、縣城郭失守者，長吏論死。宛平知縣陳景建言村鎮焚掠三所者，長吏當戍邊。新甲主其議，言："有司能兼顧鄉城，即與優叙。若四郊被寇，與失機并論。"帝即從之。然是時中原皆盜，其法亦不能行也。楊嗣昌卒於軍中，新甲舉丁啓睿往代，議者尤其失人。然傅宗龍、孫傳庭并以微罪繫獄，新甲於召對時稱其才，退復上章力薦，兩人獲用，亦新甲力也。尋論秋防功，復所鐫秩。

十四年三月，賊寇攻陷雒陽、襄陽，福、襄二王遭難，新甲降三級官階戴罪辦公。原先的法制，府、州、縣城失守，負責官員判死罪。宛平知縣陳景建議村鎮有三處遭焚毁劫掠的，負責官員應當戍守邊疆。新甲支持他的建議，説："官員能兼顧鄉村和城市，就給他優先提拔。假若四面郊區遭賊寇劫掠，與貽誤軍機一樣論罪。"皇上當即聽從。然而這時候中原到處是盜賊，他的辦法也不能實行。楊嗣昌死在軍中，新甲薦舉丁啓睿去代替他，議論者責怪他看錯了人。然而傅宗龍、孫傳庭都因小罪被關入監獄，新甲在召對時稱贊他們的才能，退下後又上奏章極力推薦，兩人得到任用，也是新甲的力量。不久因爲評定秋天防禦外敵入侵的功勞，恢復所削奪的官階。

時錦州被圍久，聲援斷絶。有卒逸出，傳祖大壽語，請以車營逼，毋輕戰。總督洪承疇集兵數萬援之，亦未敢决戰。帝召新甲問策，新甲請與閣臣及侍郎吴甡計之，因陳十可憂、十可議，而遣職方郎張若麒面商於承疇。若麒未返，新甲請分四道夾攻。承疇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爲然，而新甲堅執前議。若麒素狂躁，見諸軍稍有斬獲，謂圍可立解，密奏上聞。新甲復貽書趣承疇。承疇激新甲言，又奉密敕，遂不敢主前議。若麒益趣諸將進兵。諸將以八月次松山，爲我大清兵所破，大潰，士卒死亡數萬人。若麒自海道遁還，言官請罪之。新甲力庇，復令出關監軍。錦州圍未解，承疇又被圍於松山，帝深以爲憂，新甲不能救。十五年二月，御史甘惟燦劾新甲寡謀誤國，請速令舉賢自代，不納。三月，松山、錦州相繼失，若麒復自寧遠遁還。言官劾若麒者，悉及新甲。新甲屢乞罷，皆不從。

當時錦州被圍困已久，外界聯絡和支援斷絶。有士兵逃出，傳達祖大壽的話，請用車輛組成隊形向前推進，不要輕率交戰。總督洪承疇聚集數萬士兵增援，也不敢决戰。皇上召見新甲詢問策略，新甲請求與内閣輔臣及侍郎吴甡商議，從而陳述十件應該擔憂、十件應該議定的事情，并派遣職方司郎中張若麒與承疇當面商量。若麒尚未返回，新甲就請求分四路夾攻。承疇認爲軍隊分散力量薄弱，主張慎重行事等待時機。皇上認爲是這樣，但新甲堅持前面的説法。若麒一向輕狂急躁，見各部隊稍有所殺傷和捕獲敵人，便説對錦州的包圍可以立即解除，用秘密奏摺上報。新甲再寫信催促承疇，承疇被新甲的話所激怒，又接到秘密命令，於是不敢堅持以前的主張。若麒更加催促諸將進兵。諸將在八月進駐松山，被我大清的部隊所擊破，大規模潰敗，士兵死亡數萬人。若麒從海路逃回，諫議官請求給他定罪。新甲竭力包庇，再令他出關任監軍。錦州的包圍没有解除，承疇又被圍困在松山，皇上爲此深感憂慮，新甲也不能挽救。十五年二月，御史甘惟燦彈劾新甲缺少謀略貽誤國事，請趕快令他推舉賢才代替自己，皇上不采納。三月，松山、錦州相繼失守，若麒又一次從寧遠逃回。諫

議官彈劾若麒的，都涉及新甲。新甲屢次乞求罷免，皇上都不聽從。

新甲雅有才，曉邊事，然不能持廉，所用多債帥。深結中貴爲援，與司禮王德化尤昵，故言路攻之不能入。當是時，闖賊蹂躪河南，開封屢被圍，他郡縣失亡相踵。總督傅宗龍、汪喬年出關討賊，先後陷歿，賊勢愈張。言官劾新甲者，章至數十。新甲請罪章亦十餘上，帝輒慰留。

新甲很有才能，通曉邊防的事務，但不能保持清廉，所用的人多是以錢財賄賂朝廷大臣的將帥。密切地結交有權勢的宦官作爲自己的後援，與司禮太監王德化尤其親密，所以諫議官彈劾他不能被接納。當時，闖賊蹂躪河南，開封屢次被圍困，其他的州縣相繼失陷。總督傅宗龍、汪喬年出關征討賊寇，先後身陷敵軍而戰死，賊寇的氣勢越加囂張。諫議官彈劾新甲，奏章達到數十件。新甲請罪的奏章也上了十幾次，皇上總是加以勸慰挽留。

初，新甲以南北交困，遣使與大清議和，私言於傅宗龍。宗龍出都日，以語大學士謝陞。陞後見疆事大壞，述宗龍之言於帝。帝召新甲詰責，新甲叩頭謝罪。陞進曰："倘肯議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尋諭新甲密圖之，而外廷不知也。已，言官謁陞。陞言："上意主和，諸君幸勿多言。"言官駴愕，交章劾陞，陞遂斥去。帝既以和議委新甲，手詔往返者數十，皆戒以勿泄。外廷漸知之，故屢疏爭，然不得左驗。一日，所遣職方郎馬紹愉以密語報，新甲視之置几上。其家僮誤以爲塘報也，付之抄傳。於是言路嘩然，給事中方士亮首論之。帝慍甚，留疏不下。已，降嚴旨，切責新甲，令自陳。新甲不引罪，反自詡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給事中馬嘉植復劾之，遂下獄。新甲從獄中上書乞宥，不許。新甲知不免，遍行金內外。給事中廖國遴、楊枝起等營救於刑部侍郎徐石麒，拒不聽。大學士周延儒、陳演亦於帝前力救，且曰："國法，敵兵不薄城，不殺大司馬。"帝曰："他且勿論，戮辱我親藩七，不甚於薄城耶？"遂棄新甲於市。

起初，新甲因爲南北交困，派遣使者與大清議和，私下對傅宗龍說了。宗龍離開京都的時候，把這件事告訴了大學士謝陞。謝陞後來見邊疆的事情大壞，就把宗龍的話告訴皇上。皇上召見新甲加以責問，新甲叩頭認罪。謝陞進前說："倘若對方肯議和，和也是可以依賴的。"皇上默不作聲，不久告訴新甲秘密謀劃議和，而外面朝廷大臣不知道。不久，諫議官拜見謝陞。謝陞說："皇上主張議和，諸位請不要多言。"諫議官驚駭，紛紛上奏章彈劾謝陞，謝陞於是被驅逐離去。皇上已把和議委托給新甲，親自起草詔書往返達數十次，都告誡他不要泄露。外面朝廷大臣逐漸知道這件事，所以屢次上疏爭辯，然而得不到證據。一天，新甲所派遣出去的職方郎中馬紹愉用密語報告，新甲看了放在几案上。他的家僮誤認爲是緊急的軍情報告，交人抄寫傳布。於是輿論嘩然，給事中方士亮首先議論此事。皇上很生氣，扣留奏疏不批發。不久，頒布嚴厲的詔旨，狠狠地責斥新甲，令他自己陳訴。新甲不認罪，反而誇耀自己的功勞，皇上更加憤怒。到七月，給事中馬嘉植再彈劾他，於是被關入監獄。新甲從獄中上書乞求寬恕，没有得到允許。新甲知道不能免罪，用金銀廣泛賄賂內外大臣。給事中廖國遴、楊枝起等爲營救他找刑部侍郎徐石麒，拒絕不聽。大學士周延儒、陳演也在皇上面前極力營救，并說："按照國法，敵兵不進逼城下，不殺大司馬。"皇上說："其他事情姑且不

說，殺戮侮辱我七個親王，不比敵兵進逼城下更嚴重嗎？”於是在鬧市執行對新甲的死刑。

新甲爲楊嗣昌引用，其才品心術相似。軍書旁午，裁答無滯。帝初甚倚之，晚特惡其泄機事，且彰主過，故殺之不疑。厥後給事中沈迅力詆其失，帝曰：“令爾作新甲，恐更不如。”迅慚而退。新甲初自陽和入都門，黃霧四塞，識者以爲不祥，及是果應。

新甲爲楊嗣昌推舉重用，他們的才能品德心術相似。軍事文書紛繁，裁決答覆沒有積壓。皇上起初很倚重他，後來特別厭惡他泄露機密大事，并且張揚君主的過失，所以毫無疑問地要殺他。此後給事中沈迅極力抨擊他的過失，皇上說：“讓你做新甲，恐怕更不如他。”沈迅慚愧而退下。新甲起初從陽和進入京都城門，黃色迷霧瀰漫四方，通曉事理的人認爲不吉利，到這時果然應驗。

馮元飈

馮元飈，字爾弢，慈谿人。父若愚，南京太僕少卿。天啓元年，元飈與兄元颺同舉於鄉。明年，元飈成進士，歷知澄海、揭陽。

馮元飈，字爾弢，慈谿人。父親若愚，是南京太僕少卿。天啓元年，元飈與兄元颺同時鄉試中舉。次年，元飈成爲進士，先後任澄海、揭陽知縣。

崇禎四年徵授户科給事中。帝遣中官出鎮，元飈力争。時元颺亦疏論中官，兄弟俱有直聲。無何，上疏力詆周延儒，被切責。尋論山東總督劉宇烈縱寇主撫罪。又言禮部侍郎王應熊無大臣體，宜罷。復薦詞臣姚希孟孤忠獨立，不當奪講官；科臣趙東曦正詞讜論，不當奪言路。皆不納。應熊謀改吏部，元飈復摭劾其貪穢數事。被旨譙責，遂乞假歸。

崇禎四年徵召入京授官户科給事中。皇上派遣宦官出朝鎮守地方，元飈極力争辯反對。當時元颺也上疏彈劾宦官，兄弟都有正直的名聲。没有多久，上疏極力抨擊周延儒，遭到嚴厲的斥責。旋即彈劾山東總督劉宇烈縱容賊寇主張安撫的罪名。又說禮部侍郎王應熊没有大臣的體統，應當罷免。又薦舉詞臣姚希孟耿介忠誠獨立不倚，不應當奪去他講學的職務；科臣趙東曦言論正直，不應當奪去他諫議的職務。都不采納。應熊謀求轉到吏部任職，元飈又列舉彈劾他貪贓淫亂的幾件事，被皇上下旨譴責。於是請假回家。

八年春還朝。時鳳陽皇陵毁，廷臣交論温體仁、王應熊朋比誤國。元飈上言：“政本大臣，居實避名，受功辭罪。平時養威自重，遇天下有事，輒曰：‘昭代本無相名，吾儕止供票擬。’上委之聖裁，下委之六部，持片語，叢百欺。夫中外之責，孰大於票擬。有漢、唐宰相之名而更代天言，有國初顧問之榮而兼隆位號。地親勢峻，言聽志行，柄用專且重者莫如今日，猶可謝天下責哉？”

八年春回到朝廷。當時鳳陽的皇陵遭焚毁，朝廷大臣紛紛彈劾温體仁、王應熊勾結誤國。元飈上言：“負責治國大計的大臣，握有宰相的實權而逃避宰相的名分，接受功勞推辭罪責。平時培養威信增强自己的地位，遇到天下有事。就說：‘本朝原來就没有宰相的名號，我們衹是起草擬定詔書。’往上推給君主裁定，往下推給六部執行，操持片言隻語，産生了許多互相欺騙的事情。朝廷内外的職責，哪一件事大於起草擬定詔書。有漢、唐宰相的名分而又代天子發言，有建國初期顧問的榮譽而兼有崇高的地位名望。所居地位親近皇上權力崇高，說話能被皇上采納，

主意能够推行，從没有像今日這樣權力集中而且重大，還可以逃避天下人的責備嗎?”

遷禮科右給事中，再遷刑科左給事中。數言部囚多輕罪，請帝寬宥，并采納之。詔簡東宮講官，左諭德黄道周爲首輔張至發所扼，且疏詆之。元飈言：“道周至清無徒，忠足以動人主，惟不能得執政歡。”至發恚，兩疏詆元飈，帝皆置不問。由户科都給事中擢太常少卿，改南京太僕卿，就遷通政使。

升任禮科右給事中，再轉任刑科左給事中。數次説刑部囚犯多是輕罪，請求皇帝寬免饒恕，皇帝一并采納。下詔選擇東宮講學官員，左諭德黄道周被首輔張至發所壓制，并且上疏指責他。元飈説：“道周太清廉没有黨徒，忠心足以感動君主，衹是不能取得執掌權柄大臣的歡心。”至發憤怒，兩次上疏攻擊元飈，皇上都擱置不追究。由户科都給事中提升爲太常少卿，改任南京太僕卿，就地遷升爲通政使。

十五年六月召拜兵部右侍郎，轉左。元飈多智數，尚權譎，與兄元飈并好結納，一時翕然稱“二馮”。然故與馮銓通譜誼。初在言路，詆周延儒。及爲侍郎，延儒方再相，元飈因與善。延儒欲以振饑爲銓功，復其冠帶，憚衆議，元飈令引吴甡入閣助之，既而甡背延儒議。熊開元欲盡發延儒罪，元飈沮止之，開元以是獲重譴。兵部尚書陳新甲棄市，元飈署部事。一日，帝召諸大臣游西苑，賜宴明德殿，因論兵事。良久，出御馬佳者百餘匹，及内製火箭，次第示元飈，元飈爲辨其良楛。帝曰：“大司馬缺久，無逾卿者。”元飈以多病辭，乃用張國維。

十五年六月召回拜官兵部右侍郎，調任左侍郎。元飈富於謀略心計，崇尚機巧詭詐，與兄元飈都好結交朋友，一時盛稱“二馮”。然而原來與馮銓以同族的情誼相來往。起初在諫議部門時，詆毁周延儒。等到任侍郎，延儒剛再次爲輔臣，元飈就與他交好。延儒想通過賑災救饑讓馮銓立功，恢復他的官職，但害怕衆人議論，元飈讓他薦舉吴甡進入内閣協助。時隔不久吴甡反對延儒的建議。熊開元要徹底揭發延儒的罪狀，元飈加以破壞阻止，開元因此受到從重責罰。兵部尚書陳新甲被處死刑，元飈代理兵部事務。一日，皇上召集各位大臣游西苑，在明德殿賜宴，順便談論行兵打仗的事。談了很久，出示御馬中佳品一百多匹，以及宫内製造的火箭，依次給元飈看，元飈辨别出它們的好壞。皇上説：“兵部尚書空缺很久了，擔任此職的人選没有比你更合適的了。”元飈以多病推辭，於是任用張國維。

十六年五月，國維下獄，遂以元飈爲尚書。帝倚之甚至，元飈顧不能有所爲。河南、湖廣地盡陷，關、寧又日告警。至八月，以病劇乞休。帝慰留之，賜瓜果食物，遣醫診視。請益堅，乃允其去。

十六年五月，國維入獄，就任元飈爲尚書。皇上非常倚重他，元飈却不能有所作爲。河南、湖廣地區全部陷落，關、寧又每日告急。到八月份，以病情加劇爲理由乞求退休。皇上勸慰挽留他，賞賜瓜果食物，派遣醫生爲他看病。請求更加堅決，於是允許他離職。

元飈頗能料事。孫傳庭治兵關中，元飈謂不可輕戰。廷臣多言不戰則賊益張，兵久易懦。元飈謂將士習懦，未經行陣，宜致賊而不宜致於賊。乃於帝前争之曰：“請先下臣獄，

元飈很能預料事情。孫傳庭在關中帶兵，元飈説不可輕率作戰。朝廷大臣多説不作戰則賊寇更加囂張，軍隊待戰太久容易變得怯懦。元飈説將士久已怯懦，没有經過行兵布陣的戰鬥，應該調動賊寇而不應該被賊寇調動。於是在皇上面前

俟一戰而勝，斬臣謝之。”又貽書傳庭，戒毋輕鬥，白、高兩將不可任，傳庭果敗。將歸，薦李邦華、史可法自代。帝不用，用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彦，都城遂不守。福王時，元飈卒，其家請恤。給事中吴适言：“元飈身膺特簡，莫展一籌，予以祭葬，是使誤國之臣生死皆得志也。”部議卒如所請。

争辯説：“請先把臣關進監獄，等到一戰取勝，殺臣謝罪。”又送信給傳庭，告誡他不要輕率戰鬥，白、高兩將不可任用，傳庭果然失敗。將回家，推薦李邦華、史可法代替自己。皇上不用，而用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彦，都城於是失守。福王時，元飈去世，他家請求朝廷給予規定的喪葬善後的禮儀。給事中吴适説：“元飈身受特別的任命，一點辦法也没有，給以祭葬的禮儀，是使誤國的臣子生死都能得志。”禮部商議最終答應了他家的請求。

馮元颺

元颺，字爾賡，舉崇禎元年進士，授都水主事。帝遣中官張彝憲總理户、工二部事。元颺抗疏謂：“内臣當别立公署，不當踞二部堂，二部司屬亦不得至彝憲門，犯交結禁。”帝責以沽名，彝憲亦愠，元颺請告歸。尋起禮部主事，進員外郎中，遷蘇松兵備參議。温體仁當國，唐世濟爲都御史，皆烏程人，其鄉人盗太湖，以兩家爲奥主。元颺捕得其渠魁，則世濟族子也，置之法。遷福建提學副使，巡撫張國維奏留之。太倉人陸文聲訐其鄉官張溥、張采倡復社，亂天下。巡按倪元珙以屬元颺，元颺盛稱溥等，元珙據以入告。體仁庇文聲，兩人并獲譴，元颺謫山東鹽運司判官。十一年，濟南被兵，攝濟寧兵備事。十四年遷天津兵備副使。十月擢右僉都御史，代李繼貞巡撫天津，兼督遼餉。明年叙軍功，蔭一子錦衣衛。時元飈已掌中樞。帝顧其兄弟厚，嘗賜官參療元颺疾。而元颺以衰老乞休。詔遣李希沆代，未至而京城陷，元颺乃由海道脱歸。是秋九月卒。

元颺，字爾賡，考中崇禎元年的進士，授官都水主事。皇上派遣宦官張彝憲總管户、工兩部的事務。元颺上疏反對説：“宦官應當另外設立辦公的衙門，不應當占據二部的大堂，二部的屬官也不能到彝憲門上去，違反交結宦官的禁例。”皇上指責他沽名釣譽，彝憲亦愠怒，元颺請假回家。不久起用爲禮部主事，晋升員外郎中，提升爲蘇松兵備參議。温體仁主持國政，唐世濟任都御史，都是烏程人，他們家鄉的人在太湖爲盗賊，以他們兩家爲後臺。元颺捕獲到他們的首領，就是世濟同族兄弟的兒子，依法處置了他。升爲福建提學副使，巡撫張國維啓奏留下他。太倉人陸文聲告發他家鄉的官員張溥、張采倡導復社，擾亂天下。巡按倪元珙把這件事交給元颺處理，元颺極力稱贊張溥等人，元珙根據元颺所説報告朝廷。體仁庇護文聲，兩人一起受到責罰，元颺被貶官爲山東鹽運司判官。十一年，濟南發生戰争，代理濟寧兵備的事務。十四年升天津兵備副使。十月提升爲右僉都御史，代替李繼貞巡撫天津，兼督運遼餉。次年評定軍功，蔭襲一子在錦衣衛任職。當時元飈已執掌兵部。皇上照顧他們兄弟很優厚，曾賞賜御用的人參治療元颺的疾病。元颺因爲衰老乞求退休。下詔派李希沆代替他，未到而京城陷落，元颺於是從海路逃脱回家。這一年秋天九月去世。

贊曰：明季疆場多故，則重本兵之權，而居是位者乃多庸暗闒冗之

贊曰：明末邊疆多事，於是加重兵部尚書的權力，但處在這個位置上的多是平庸糊塗品格卑

輩。若張鶴鳴之任王化貞，陳新甲之舉丁啓睿，皆暗於知人。至松山之役，其誤國可勝言哉！梁廷棟謂民窮之故在官貪，似矣。而因以售其加派之説，是所謂亡國之言也。

微的人。像張鶴鳴任用王化貞，陳新甲推舉丁啓睿，都是不明於知人。至於松山的戰役，他們的誤國能説得盡嗎！梁廷棟説人民窮困的原因在於官員貪婪，好像是對的。但因此用來宣揚他加派糧餉的主張，就是所謂亡國的言論啊。

明史卷二百五十八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

許譽卿　華允誠　魏呈潤 胡良機 李曰輔 趙東曦
毛羽健 黄宗昌 韓一良　吴執御 吴彦芳 王績燦
章正宸　黄紹杰 李世祺　傅朝佑 莊鼇獻 李汝璨
姜埰 (弟)垓　熊開元 方士亮　詹爾選
湯開遠　成勇　陳龍正

許譽卿

許譽卿，字公實，華亭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金華推官。

天啓三年徵拜吏科給事中。疏言錦衣世職，不當濫畀保姆奄尹。織造中官李實誣劾蘇州同知楊姜，侵撫按職。中旨謂姜賄譽卿出疏，停譽卿俸半年。楊漣劾魏忠賢，譽卿亦抗疏極論忠賢大逆不道："視漢之朋結趙嬈，唐之勢傾中外，宋之典兵矯詔謀間兩宫何異！"忠賢大怒。又言："内閣政本重地，而票擬大權拱手授之内廷。廠衛一奉打問之旨，五毒備施。邇復用立枷法，士民槁項斃者不知凡幾。又行數十年不行之廷杖，流毒縉紳，豈所以昭君德哉！祖制，宦官不典兵。今禁旅日繁，内操未罷，聚虎狼於蕭墻之内，逞金革於禁闥之中，不爲早除，必貽後患。"於是忠賢怒益甚。會趙南星、高攀龍被逐，譽卿偕同列論救，遂鐫秩歸。

許譽卿，字公實，華亭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官金華推官。

天啓三年徵召拜官吏科給事中。上疏説錦衣衛世襲的職務，不應濫給保姆宦官的家人。織造太監李實捏造事實彈劾蘇州同知楊姜，侵犯巡撫、巡按的職責。宫内直接發出聖旨説楊姜賄賂譽卿出面上疏，停發譽卿俸禄半年。楊漣彈劾魏忠賢，譽卿也上疏直言極力論説忠賢大逆不道："看他與漢代的宦官勾通交結趙嬈，唐代的宦官權勢壓制朝廷内外，宋代的宦官執掌兵權僞托詔旨謀劃離間兩宫有什麽兩樣！"忠賢大怒。又説："内閣是處理國政大計的重要地方，却把草擬詔書的大權拱手讓給内廷宦官。廠衛一領到拷打審問的旨意，五種毒刑一起施行。近來再用戴枷立籠的刑法，士大夫百姓頸項枯槁而死的不知有多少。又實行幾十年没有使用的廷杖，毒害殃及縉紳士大夫，這難道是用來光大君主恩德的做法嗎！祖宗的制度，宦官不許執掌兵權。如今侍衛宫中的部隊一日比一日多，内廷操練宦官没有停止，聚集虎狼在門庭之内，舞動兵器在帝王所居的宫中，不及早廢除，一定會留下後患。"於是忠賢更加憤怒。適遇趙南星、高攀龍被驅逐，譽卿與同僚一起上疏援救，於是被削奪官階回家。

莊烈帝即位，誅崔、魏，將大計天下吏。奄黨房壯麗、安伸、楊維垣之徒冀收餘燼，屢詔起廢，輒把持使不得進，引其同類。譽卿時已起兵科給事中，具疏爭。吏部尚書王永光素附璫，仇東林，尤陰鷙。詔定逆案，頌璫者即黨逆。永光嘗頌璫，治逆案，陰護持之。南京給事中陳堯言疏劾永光璫孽，不當正銓席。然帝方眷永光，責堯言。譽卿又抗疏爭，於是都給事中薛國觀以己亦璫孽也，遂訐譽卿及同官沈惟炳東林主盟，結黨亂政。譽卿上疏自白，即日引去。

莊烈帝登位，誅殺崔、魏，將大規模考核天下官吏。閹黨房壯麗、安伸、楊維垣之流企圖招集殘存的餘黨，皇上屢次下詔起用原先被廢革的官員，總是把持着使被廢革的官員不得進用，而是引用他們的同類。譽卿當時已起用任兵科給事中，上疏陳述争辯。吏部尚書王永光一直依附宦官，仇視東林，尤其陰險狠毒。下詔定逆案，歌頌宦官的就是逆黨。永光曾經歌頌宦官，處理逆案時，暗地裏庇護扶助逆黨。南京給事中陳堯言上疏彈劾永光是閹黨餘孽，不應當主持吏部。然而皇上正寵幸永光，斥責堯言。譽卿又上疏直言争論，這時都給事中薛國觀因爲自己也是閹黨的餘孽，就攻擊譽卿及同僚沈惟炳是東林的盟主，結黨擾亂政事。譽卿上疏爲自己表白，當天即自請退職。

七年起故官，歷工科都給事中。明年正月，流賊陷潁州，譽卿請急調五千人守鳳陽。疏入而鳳陽已陷，皇陵毀焉。譽卿痛憤，直發本兵張鳳翼固位失事，及大學士溫體仁、王應熊玩寇速禍罪，言："賊在秦、晉時，早設總督，遏其渡河，禍止西北一隅耳，乃侍郎彭汝楠避不肯行。及賊入楚、豫，人言交攻，然後不得已而議設之。侍郎汪慶百又避不行，乃推極邊之陳奇瑜。鞭長不及，釀成今日之禍，非樞臣之固位失事乎。流寇發難已久，樞臣因東南震鄰，始有淮撫操江移鎮之疏，識者已恨其晚。及奉旨，則曰不必移鎮。臣觀各地方稍有兵力，賊即不敢輕犯。鳳陽何地，使巡撫早移，豈有今日。今樞臣以曾請移鎮藉口，撫臣以不必移鎮爲詞，則輔臣欲諱玩寇速禍，其可得哉!"帝以苛求責之。

七年起用原官，歷任工科都給事中。第二年正月，流賊攻陷潁州，譽卿請求緊急抽調五千人防守鳳陽。奏疏送入而鳳陽已經失陷，皇陵被毁壞了。譽卿悲痛憤恨，直接揭發兵部尚書張鳳翼衹知鞏固自己的地位而誤了大事，以及大學士溫體仁、王應熊輕視賊寇加速禍害來臨的罪名，説："賊在秦、晉的時候，早設總督，阻止他們渡河，禍害衹在西北一角，可是侍郎彭汝楠迴避不肯去。等到賊寇進入楚、豫，人們的言論交相攻擊，然後不得已纔議定設立總督。侍郎汪慶百又避而不去，却推舉在極邊遠的陳奇瑜。鞭長莫及，釀成今日的禍害，這不是兵部尚書衹知鞏固自己的地位貽誤大事嗎？流寇發動叛亂已久，兵部尚書因東南震動，纔有遷移淮南巡撫操江總督鎮守之地的奏疏，有識之士已經恨晚了。等接到聖旨，却説不必遷移鎮守地方。臣看各地方稍爲有些兵力，賊寇就不敢輕易侵犯。鳳陽是什麽地方，假使巡撫早日遷移鎮守，哪裏會有今天。如今兵部尚書以曾經請求遷移鎮守的地方爲藉口，巡撫以不必遷移鎮守的地方爲托詞，那是輔臣想掩飾輕視賊寇加速禍害的過失，是可以辦得到的嗎！"皇上責備他太苛求。

而是時言官吳履中等復交章劾體仁、應熊交相贊美，"其擬旨慰留，

這時候諫議官員吳履中等人再次接連上奏章彈劾體仁、應熊互相贊美，"他們草擬詔旨勸慰

曰忠悃，曰藎畫，曰絶私奉公，曰弘濟時艱。不知時事至此，忠藎安在，而奉公濟艱者何事也?”譽卿再疏論，帝仍不問。譽卿曰:“皇上臨馭有年，法無假貸，獨於誤國輔臣不一問。今者巡撫楊一鵬、巡按吴振纓且相繼就逮矣。輔臣顧從容入直，退食委蛇，謂可超然事外乎?”帝終不聽。

挽留，説忠實誠懇，説盡力謀劃，説棄絶私心奉行公事，説對於解決局勢的危難有很大的作用。不知道目前局勢發展到這個樣子，忠誠勤懇在什麽地方，而奉行公事救濟危難的是什麽事情呢?”譽卿再次上疏議論，皇上仍然不追問。譽卿説:“皇上君臨天下有好幾年了，執法没有寬容，惟獨對於誤國的輔臣不問一聲。如今巡撫楊一鵬、巡按吴振纓尚且相繼遭逮捕了。輔臣却從容地到内閣值日，悠閑地退朝而食，以爲可以超然於事情之外嗎?”皇上最終還是没有聽從。

譽卿在天啓時，謝陞方爲文選郎。及是，陞長吏部，譽卿猶滯垣中。以資深當擢京卿，陞希體仁意，出之南京。大學士文震孟愠，語侵陞，陞亦愠。適山東布政使勞永嘉賄營登萊巡撫，主給事中宋之普家，陞等列之舉首，爲給事中張第元所發。帝以詰陞，言路因欲攻陞及都御史唐世濟。譽卿以世濟恃體仁，惡尤甚，當先去之。御史張纘曾乃獨劾陞，陞疑出譽卿及震孟意，之普又構之陞。先是，福建布政使申紹芳亦欲得登萊巡撫，譽卿曾言之陞。陞遂疏攻譽卿，謂其營求北缺，不欲南遷，爲把持朝政地，并及囑紹芳事。體仁從中主之，譽卿遂削籍，紹芳逮問遣戍。十五年，御史劉達及給事中楊枝起相繼論薦，竟不果用。福王立，起光禄卿，不赴。國變，剃髮爲僧，久之卒。

譽卿在天啓年間，謝陞剛任文選司郎中。到這時候，謝陞執掌吏部，譽卿還滯留在科道中。因爲資歷深應當提升爲中央政府機關的長官，謝陞迎合體仁的意思，把他外放南京。大學士文震孟發怒，説話侵犯到謝陞，謝陞亦怒。適逢山東布政使勞永嘉行賄營求登萊巡撫的職位，寓居在給事中宋之普家，謝陞等人把他列爲推舉人選的首位，被給事中張第元所揭發。皇上將這件事責問謝陞，諫議官員因此要攻擊謝陞及都御史唐世濟。譽卿認爲世濟依仗體仁，罪惡尤其嚴重，應當先驅逐他。御史張纘曾就單獨彈劾謝陞，謝陞懷疑出自譽卿及震孟的意思，之普又在謝陞面前進讒言。起先，福建布政使申紹芳也想得到登萊巡撫的職位，譽卿曾對謝陞説過。謝陞於是上疏攻擊譽卿，説他營求北京的空缺，不想調到南京，爲把持朝政作準備，并提及囑托紹芳的事。體仁從中策劃，譽卿就被削奪官籍，紹芳被逮捕問罪發配邊疆。十五年，御史劉逵及給事中楊枝起相繼上疏推薦，結果竟未被任用。福王登基，起任光禄卿，不赴任。國家發生變故，剃髮爲僧，很久後去世。

華允誠

華允誠，字汝立，無錫人。曾祖舜欽，瑞州知府。祖啓直，四川參政。允誠舉天啓二年進士。從同里高攀龍講學首善書院，先後旋里，遂受業爲弟子，傳其主静之學。四年春，從攀龍入都，授都水司主事。攀龍去官，允誠亦告歸。

華允誠，字汝立，無錫人。曾祖父舜欽，是瑞州知府。祖父啓直，是四川參政。允誠考中天啓二年的進士。隨從同鄉高攀龍在首善書院講學，兩人先後回到家鄉，就跟隨高攀龍學習作弟子，承傳了他的以静爲主的學説。四年春，隨攀龍到京城，授官都水司主事。攀龍離職，允誠也請假回家。

崇禎改元，起營繕主事，進員外郎。二年冬，京師戒嚴，分守德勝門，四十餘日不懈。帝微行察知之，賜白金，敘功，加俸一年，改職方員外郎。五年六月以溫體仁、閔洪學亂政，疏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略言：

當事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倚皇上綜核，而騁其訟逋握算之能。遂使和恒之世競尚刑名，清明之躬寖成叢脞。以聖主圖治之盛心，爲諸臣鬥智之捷徑。可惜一。

帥屬大僚，驚魂於回奏認罪；封駁重臣，奔命於接本守科。遂使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以多士靖共之精神，爲案牘鉤較之能事。可惜二。

廟堂不以人心爲憂，政府不以人才爲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户分門之念。意見互觭，議論滋擾。遂使剿撫等於築舍，用舍有若舉棋。以興邦啓聖之歲時，爲即聾從昧之舉動。可惜三。

人主所以總一天下者，法令也。喪師誤國之王化貞，與楊鎬異辟。潔己愛民之余大成，與孫元化并逮。甚至一言一事之偶誤，執訊隨之。遂使刑罰不中，鈇鉞無威。一可憂也。

國家所恃以爲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輒斥，指

崇禎改立年號，起用爲營繕主事，晋升員外郎。二年冬，京城戒嚴，分工防守德勝門，四十多天毫不懈怠。皇上改換平民服裝私自巡察瞭解到這情況，賞賜白銀，評定功勞，增加一年的俸禄，改任職方員外郎。五年六月因爲溫體仁、閔洪學擾亂朝政，上疏陳述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大略説：

主持國政的大臣藉着皇上剛正嚴明，而輔助以任意利用法律條文判刑斷獄的手段；倚仗着皇上重視綜理考察，而賣弄他們追逼欠賦操縱籌算的才能。於是使和平穩定的時代競相崇尚律令刑法，神志思慮清晰明朗的人逐漸變得細碎繁瑣。把聖明的君主求取治理的盛意，當作諸臣用智謀争勝的捷徑。這是可惜的第一點。

將帥這些大官，提心吊膽於回覆奏疏承認罪責；負責封還駁正詔敕的重要大臣，疲於奔命在接受本章奉行現成的法律條文。於是使監察御史觀民風正吏治的職責衹是徒有形式，地方長官的考核衹問徵收錢糧多少。把百官恭謹守職的精神，變爲擅長校對案牘文書的本領。這是可惜的第二點。

朝廷不擔憂人心，政府不重視人才。四海之内漸成土崩瓦解的形勢。各位大臣衹有争立門户的念頭。意見互相矛盾，議論日益紛亂。於是使征剿還是招撫賊寇就像築舍道旁議而不決，任用罷免官員猶如對弈舉棋猶豫不定。以振興國家開啓聖明的歲月，作出像聾子盲人那樣愚昧盲目的舉動，這是可惜的第三點。

君主所用來統治天下的，是法令。喪失軍隊貽誤國家的王化貞，與楊鎬所受的刑罰不同。潔身自好愛護人民的余大成，與孫元化一起被逮捕。甚至一句話一件事的偶然失誤，拘捕審訊就跟着來了。於是使刑罰不恰當，殺戮没有威懾作用。這是可憂的第一點。

國家所依仗作爲元氣的，是公衆的輿論。直言敢諫的人士一説話就遭斥責，上

佞薦賢之章目爲奸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暗默求容，是非共蔽。二可憂也。

指責奸佞薦舉賢才的奏章被認爲是奸黨，不但不采用他的言論，而且禁錮他這個人，又加以罪名。於是形成以沉默求寬容，是非都被遮蔽。這是可憂的第二點。

國家所賴以防維者，廉耻也。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大，群僚趨走，惟恐後時。皇上以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操縱惟吾，而不知屈辱士大夫已甚。遂使阿諛成風，羞惡盡喪。三可憂也。

國家所賴以保衛綱常的，是廉耻。近來宦官一派出去，妄自尊大，許多官僚亦步亦趨跟着跑，衹害怕落在時機的後面。皇上認爲親近的臣子可以倚賴，却不知道已開僥幸進取的端倪；以爲操縱一切的衹有我，却不知屈辱士大夫已經太過分了。於是形成阿諛成風，以惡爲醜之心全部喪失。這是可憂的第三點。

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我朝罷丞相，以用人之權歸之吏部，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體仁與冢臣洪學，同邑朋比，惟異己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爲常。黜陟大柄，衹供報復之私。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公然保舉，而白簡反爲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借題逼逐，而薦剡遂作爰書。欺莫大於此矣，擅莫專於此矣，黨莫固於此矣。遂使威福下移，舉措倒置。四可憂也。

國家所憑藉來進用賢才斥退不良分子的，是甄拔考核官員的吏部。我朝廢除丞相，把用人的權力歸於吏部，内閣大臣不得侵奪。現在次輔體仁與吏部尚書洪學，同鄉結黨勾結，專門驅逐清除異己。内閣大臣兼掌吏部的權力，吏部專門逢迎内閣大臣的心意，登門請命，夜晚去成爲常事。官吏進退升降的大權，衹用作報復的私人目的。甚至庇護同鄉，就是逆黨也公開保舉，而彈劾的奏章反成爲犯罪的案卷；排斥正人君子，就是講學官員也被藉題驅逐，而薦舉人才的公牘就當作斷罪的文書。欺騙没有比這樣更大的了，攬權没有比這樣更專横的了，結黨没有比這樣更堅固的了。於是形成操縱刑賞的權力下移，舉動措施顛倒。這是可憂的第四點。

疏入，帝詰其别有指使。允誠乃列上洪學徇私數事，且曰："體仁生平，紾臂塗顔，廉隅掃地。陛下排衆議而用之，以其悻直寡諧，豈知包藏禍心，陰肆其毒。又有如洪學者，爲之羽翼，遍植私人，戕盡善類，無一人敢犯其鋒者，臣復受何人指使?"帝以體仁純忠亮節，而摘疏中"握定機關"語，再令陳狀。允誠復上言："二人朋比，舉朝共知。温育仁不識一丁，以家貲而首拔。鄧英以論沈演

奏疏送入，皇上責問他另有指使的人。允誠就上奏開列洪學徇私的幾件事，并且説："體仁一生，搶奪兄長産業，還厚着臉皮上奏章爲自己辯解，品行節操完全喪失。陛下排除衆人的議論而任用他，認爲他倔强耿直同别人難以投合，哪裏知道他包藏禍心，暗地裏任意施展他的狠毒。又有像洪學的，作他的羽翼，到處培植自己親近的人，害盡正直的人們，没有一個人敢於觸犯他們的鋒芒，臣又受什麽人指使呢?"皇上認爲體仁忠心純正節操堅貞，并摘出奏疏中"握定機關"的話，再次令他講明情况。允誠又上疏説：

而謫，羅喻義以‘左右非人’一語而逐。此非事之章明較著者乎?”帝亦悟兩人同里有私，乃奪允誠俸半年，而洪學亦旋罷去。

“兩人勾結，整個朝廷都知道。温育仁不識一字，因爲有家産而首先得到選拔。鄧英因爲議論沈演而遭貶謫，羅喻義因爲‘左右非人’一句話而被驅逐。這不是很清楚明白的事情嗎?”皇上也領悟到兩人是同鄉有私情，於是停發允誠俸禄半年，而洪學亦隨即罷官離去。

其冬，以省親歸，孝養母。母年八十三而終。後爲福王驗封員外郎，十餘日即引疾歸。

那年冬天，因爲探親回家，孝順奉養母親。母親八十三歲去世。後來任福王的驗封員外郎，十幾天就稱病回家。

允誠踐履篤實，不慕榮達。延儒再召，遣人以京卿啖之，允誠拒不應。入南都，士英先造請，亦不報謝。國變後，屏居墓田，不肯剃髮，與從孫尚濂駢斬於南京。

允誠身體力行忠厚老實，不羡慕榮名顯貴。延儒再次被召入内閣，派人用中央政府機關長官的職務去拉攏他，允誠拒不答應。到南京，士英先去拜訪，也不回報答謝。國家發生變故後，隱居在墓旁的田園中，不肯剃髮，與從孫尚濂一起在南京被殺。

魏呈潤

魏呈潤，字中嚴，龍溪人。崇禎元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

魏呈潤，字中嚴，龍溪人。崇禎元年進士。由庶吉士改任兵科給事中。

三年冬，疏陳兵屯之策：“請敕順天、保定兩巡撫簡所部壯士，大邑五百人，小邑二三百人，分營訓練。而天津翟鳳翀、通州范景文、昌平侯恂并建節鉞，宜令練兵之外兼營屯田。”又陳閩海剿撫機宜六事。并議行。

三年冬，上疏陳述練兵屯田的策略：“請敕令順天、保定兩處巡撫選擇所統率的壯士，大縣五百人，小縣二三百人，分開營地訓練。而天津翟鳳翀、通州范景文、昌平侯恂都設符節鈇鉞以領兵，應令他們在練兵之外兼管理屯田。”又陳述對福建海盜征剿招撫的機密事宜六條。都經過商議施行。

明年夏，久旱求言。疏言：“驛站所裁，纔六十萬，未足充軍餉十一，而郵傳益疲，勢必再編里甲。是猶剜肉醫瘡，瘡未瘳而肉先潰。關外舊兵十八萬，額餉七百餘萬。今兵止十萬七千，合薊門援卒，非溢原數。加派五百九十萬外，新增又百四十餘萬，猶憂不足，可不爲稽核乎！邊報告急，非臣子言功之日，而小捷頻聞，躐加峻秩，門客厮養詭名戎籍，不階而升，悉糜俸料，臣懼其難繼也。江淮旱災，五湖之間，海岸爲谷，舊穀不登，新絲未熟，上供織造，宜且暫停。銓法壞於事例，正途

次年夏天，因很久不下雨徵求對時政的意見。呈潤上疏説：“驛站所裁減的費用，纔六十萬，不足充當軍餉的十分之一，而驛站更加疲敝短缺，勢必要重新組編里甲。猶如剜肉醫瘡，瘡未治好而肉先爛了。關外原有軍隊十八萬，正額的餉銀七百餘萬。現在軍隊衹有十萬七千，加上薊門的援兵，没有超過原來的數字。餉銀除加派五百九十萬外，又新增一百四十多萬，還擔心不够，能不進行查核嗎！邊疆的警報告急，不是臣子論功的時候，可是小的捷報頻傳，於是越級加封高官厚禄，門客家奴冒名軍籍，不按次序升職，都是浪費俸禄糧餉，臣害怕這種情況難以繼續下去。江、淮旱災，五湖之間，海岸變爲山谷，去年的莊稼没有收成，今年的蠶絲還未收，

日壅，不可不疏通。撫按諸臣捐貲助餉，大抵索之民間，顧奉急公之褒。上蒙而下削，不可不禁飭。”又條陳數策，請大修北方水政。帝皆納其言。

上繳朝廷的紡織品，應暫停徵收。考核選拔官吏的條例被舊例所破壞，正常授官的途徑日益壅塞，不可以不加疏通。巡撫巡按各大臣捐錢資助軍餉，大都從民間搜刮而來，衹是要得到熱心公益的嘉獎。對上欺騙而對下剥削，不可不加禁止整頓。”又分條陳述幾項策略，請求大力興修北方的水利，皇上都采納了他的建議。

熹宗時，司業朱之俊議建魏忠賢祠國學旁，下教有“功不在禹下”語，置籍，責諸生捐助。及帝即位，委過諸生陸萬齡、曹代何以自解，首輔韓爌以同鄉庇之，漏逆案。及是，之俊已遷侍講。呈潤發其奸，請與萬齡棄西市，之俊由是廢。

熹宗時，司業朱之俊建議在國子監旁邊修建魏忠賢的祠堂，對下講學有“功不在禹下”的話；回原籍安置，責令生員出錢捐助。等到皇上登位，把過錯推給生員陸萬齡、曹代何來解脱自己，首輔韓爌因爲是同鄉庇護他，在逆案中漏網。到這時候，之俊已升侍講。呈潤揭發他的奸惡，請將他與萬齡一同處斬。之俊由此被廢棄。

宣府監視中官王坤以册籍委頓，劾巡按御史胡良機。帝奪良機官，即令坤按核。呈潤上言：“我國家設御史巡九邊，秩卑而任巨。良機在先朝以糾逆璫削籍，今果有罪，則有回道考核之法在，而乃以付坤。且邊事日壞，病在十羊九牧。既有將帥，又有監司；既有督撫，有巡方，又有監視。一官出，增一官擾。中貴之威，又復十倍。御史偶獲戾，且莫自必其命，誰復以國事抗者。異日九邊聲息，監視善惡，奚從而聞之？乞召還良機，毋使仰鼻息於中貴。”帝以呈潤黨比，貶三級，出之外。

宣府監軍宦官王坤因爲簿册文書堆積而未及時處理，彈劾巡按御史胡良機。皇上奪去良機官職，就令王坤核實查對。呈潤上言説：“國家設御史巡察北方九處要鎮，官階低而責任大。良機在前朝因爲彈劾叛逆宦官被削去官籍，如今果真有罪，那麽有回都察院考核的條例在這兒，却把這件事交付給王坤。況且邊疆戰事日益敗壞，毛病在十頭羊有九個牧人。既有將帥，又有監察官員；既有總督巡撫，有巡按御史，又有監視。一個官員出朝，就多了一個官員的麻煩。顯貴宦官的威風，又更增加了十倍。御史偶爾獲罪，就不讓他完成自己的使命，誰再用國家大事來抗争。他日北方九鎮的消息，監視的善惡，從哪兒能聽到呢？乞求召回良機，不要使他看顯貴宦官的臉色辦事。”皇上認爲呈潤勾結小人，貶官三級，調出外任。

胡良機

良機者，南昌人也，字省之。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天啓間爲御史，嘗糾魏忠賢之惡不減汪直、劉瑾。忠賢憾之，以年例遷廣東參議。良機方按貴州，不候代而去，遂斥爲民。崇禎元年起故官，按宣、大二鎮。年滿當代，以其敏練，再巡一年。至是，遂爲坤劾罷。

良機，是南昌人，字省之。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天啓年間任御史，曾彈劾魏忠賢的罪惡不下汪直、劉瑾。忠賢恨他，按照每年官員調動的常例把他調任廣東參議。良機正在貴州巡視，不等到接替他的人來就離去，於是被斥革爲民。崇禎元年起任原官，巡按宣、大二鎮。年限滿了應當離任，因爲他勤勉幹練，再巡按一年。到這時候，就被王坤彈劾而罷官。

李曰輔

時又有御史李曰輔者，亦以論中官獲譴，廷臣交章論救，不聽。而御史趙東曦又疏劾坤，亦獲譴云。

曰輔，字元卿，亦南昌人也，與胡良機同里閈。萬曆中舉於鄉，爲成都推官。與巡撫朱燮元計兵事，偕諸將攻復重慶。崇禎四年擢南京御史。時中官四出，張彝憲總理户、工錢糧，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王坤監餉宣府，劉文忠監餉大同，劉允中監餉山西。又命王應朝監軍關、寧，張國元監軍東協，王之心監軍中協，鄧希詔監軍西協。又命吴直監餉登島，李奇茂監茶馬陝西。曰輔上疏諫曰："邇者一日遣内臣四，尋又遣用五，非兵機則要地也。廷臣方交章，而登島、陝西又有兩閹之遣。假專擅之權，駭中外之聽，啓水火之隙，開依附之門，灰任事之心，藉委卸之口。臣愚實爲寒心。陛下踐阼初，盡撤内臣，中外稱聖。昔何以撤，今何以遣？天下多故，擇將爲先。陛下不築黄金臺招頗、牧，乃汲汲内臣是遣，曾何補理亂之數哉！"帝怒，謫曰輔廣東布政司照磨。

當時又有御史李曰輔，也因爲議論宦官遭責罰，朝廷大臣紛紛上奏章争辯援救，不聽。同時御史趙東曦又上疏彈劾王坤，亦遭責罰。

曰輔，字元卿，也是南昌人，與胡良機同一鄉里。萬曆年間鄉試中舉，任成都推官。與巡撫朱燮元共同籌劃軍事，同諸將一起克復重慶。崇禎四年提升南京御史。當時宦官四出，張彝憲總理户、工兩部的錢糧，唐文征領導監督京城的軍事，王坤督察宣府的軍餉，劉文忠督察大同的軍餉，劉允中督察山西的軍餉。又命王應朝監督關、寧的軍隊，張國元監督東協的軍隊，王之心監督中協的軍隊，鄧希詔監督西協的軍隊。又命吴直督察登島的軍餉，李茂奇督察陝西的茶馬税收。曰輔上疏規勸説："近來一日派遣四名宦官，旋即又派遣任命五名宦官，不是掌握軍中機要之事就是駐守軍事要地。朝廷大臣剛紛紛上奏章勸阻，登島、陝西又派去了兩名宦官。給予獨斷專行的權力，使朝廷内外聽了非常吃驚，啓發水火之争的禍端，打開依附鑽營的門路，使敢於承擔責任的人灰心失望，給推卸責任的人以藉口。臣下實在爲此寒心。陛下登位之初，全部撤回宦官，朝廷内外都稱聖明。昔日爲什麽撤回，如今又爲什麽派遣？天下多事，選擇將領是首要的事。陛下不修築黄金臺招攬廉頗、李牧這樣的良將，却急切地派遣宦官，對於國家治理禍亂的命運又何曾有什麽補益呢！"皇上怒，貶謫曰輔爲廣東布政司照磨。

趙東曦

東曦，字馭初，上海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崇禎五年由知縣入爲刑科給事中，請興屯塞下，以充軍用，不報。適宣塞有私和事，王坤時監宣餉，且請代。東曦上言："宣塞失事，陛下赫然震怒，逮巡撫沈棨，罷本兵熊明遇。乃監視王坤方會飲城樓，商榷和議，邊臣倚庇，欺蔽日甚。坤不得辭扶同罪，反侈邊烽已熄爲己功，且請代。夫内臣之遣，陛下一用之，

東曦，字馭初，上海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崇禎五年由知縣入任刑科給事中，請求在塞下興建屯田，用來充當軍事費用，没有答覆。適逢宣府邊塞有私下議和的事，王坤當時督察宣府軍餉，將要請求離任。東曦上言説："宣府邊塞發生不幸事故，陛下非常震驚憤怒，逮捕巡撫沈棨，罷免兵部尚書熊明遇。可是監視王坤正在城樓上相聚飲酒，商量和議，邊防官員倚賴他的庇護，欺騙蒙蔽的行爲日益嚴重。王坤推辭不了支持參與的罪名，反而誇口邊疆戰火停熄是自己的

非不易之典。今即盡撤之，猶謂不早。坤顧請代，圖彌縫於去後。願陛下正坤罪，撤各使還京。”帝言：“宣鎮擅和，實坤奏發，何謂欺隱?”調東曦外任，謫福建布政司都事。

功勞，將要請求離任。派遣宦官，陛下偶爾采用一次，不是不能變動的規章制度。如今即使全部撤回宦官，還是晚了。衹是王坤請求離任，是企圖在去後掩蓋自己的過失。願陛下定王坤的罪，把出使在外的各宦官撤回京城。”皇上說：“宣鎮擅自議和，實際是王坤上奏揭發，怎麽說欺騙隱瞞?”調東曦出朝任職，貶爲福建布政司都事。

異時呈潤起官，以光禄署丞終。良機起光禄典簿，終南京吏部主事。東曦稍遷行人司正、禮部郎中，奉使還里。福王時，召東曦爲給事中，曰輔爲御史，而二人者皆已死矣。

以後呈潤起任官職，以光禄署丞去世。良機起任光禄典簿，去世時任南京吏部主事。東曦逐漸升到行人司正、禮部郎中，奉命出使後回鄉。福王時，召東曦任給事中，曰輔任御史，可是兩人都已死了。

毛羽健

毛羽健，字芝田，公安人。天啓二年進士。崇禎元年由知縣徵授御史。好言事，首劾楊維垣八大罪及阮大鋮反覆變幻狀，二人遂被斥。

毛羽健，字芝田，公安人。天啓二年進士。崇禎元年由知縣被徵召授官御史。喜歡議論事情，首先彈劾楊維垣八大罪狀及阮大鋮反覆變幻的情形，兩人於是遭驅逐。

王師討安邦彦久無功。羽健言：“賊巢在大方，黔其前門，蜀遵、永其後户。由黔進兵，必渡陸廣奇險，七晝夜抵大方，一夫當關，千人自廢，王三善、蔡復一所以屢敗也。遵義距大方三日程，而畢節止百餘里平衍，從此進兵，何患不克?”因畫上足兵措餉方略，并薦舊總督朱燮元、閔夢得等。帝即議行，後果平賊。已，陳驛遞之害：“兵部勘合有發出，無繳入。士紳遞相假，一紙洗補數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絲。”帝即飭所司嚴加厘革，積困爲蘇。

政府的軍隊征討安邦彦久而無功。羽健說：“賊寇的巢穴在大方，黔是他們的前門，蜀遵、永是他們的後門。從黔進兵，一定要越過非常險峻的陸廣，七晝夜抵達大方，一夫當關，一千個人無能爲力，王三善、蔡復一所以屢次失敗。遵義離大方三天的路程，而畢節衹是百餘里平原，從這兒進兵，有什麽可擔心不能攻克的呢?”因上奏謀劃充實兵力籌集糧餉的策略，并薦舉原總督朱燮元、閔夢得等人。皇上當即商議施行，後來果然平定了賊寇。不久，陳述驛站傳遞的禍害：“兵部調動部隊徵用驛車的文書有發出的，没有繳進的。士紳將乘坐驛車的文書互相借用，一張紙經過多次塗改修補。差役的威勢如虎，百姓的性命像絲。”皇上當即命令有關部門嚴加清理整頓，長期積聚的困頓得到了緩解。

當是之時，閹黨既敗，東林大盛。而朝端王永光陰陽閃爍，温體仁猾賊，周延儒回佞。言路新進標直之徒，尤競抨擊以爲名高。體仁之訐錢謙益也，以科場舊事，延儒助之惡，且目攻己者爲結黨欺君，帝怒而爲之罷會推矣。御史黃宗昌疏糾體仁熱中

在這個時候，閹黨已經垮臺，東林的聲勢大盛。而朝廷上位居首席的大臣王永光變幻不定，温體仁奸詐狡猾，周延儒機巧諂諛。諫議部門新上來以正直相標榜的一些人，尤其争着抨擊大臣來提高自己的名望。體仁攻訐錢謙益，是因爲科場舊事，延儒助他爲惡，并且把攻擊自己的人看作結黨營私欺騙君主，皇上發怒因而爲此取消會

枚卜，欲以"結黨"二字破前此公論之不予，且箝後來言路之多口。羽健亦憤朋黨之説，曰："彼附逆諸奸既不可用，勢不得不用諸奸擯斥之人。如以今之連袂登進者爲相黨而來，抑將以昔之鱗次削奪者爲相黨而去乎！陛下不識在朝諸臣與奸黨諸臣之孰正孰邪，不觀天啓七年前與崇禎元年後之天下乎，孰危孰安？今日語太平則不足，語剔弊則有餘，諸臣亦何負國家哉！一夫高張，輒疑舉朝皆黨，則株連蔓引，不且一網盡哉。"帝責羽健疑揣，而以前條陳驛遞原之。

合大臣推舉内閣的事情。御史黄宗昌上疏彈劾體仁急切盼望通過枚卜進入内閣，想用"結黨"兩字來擊破在此以前公衆輿論對自己的反對，并且堵住後來諫議部門的多嘴多舌。羽健也對朋黨的説法表示憤慨，説："那些依附叛逆的奸人既然不可任用，勢必不得不用那些奸人所排擠打擊的人。如今認爲相繼受提拔任用的人是爲結黨而來，那麽將認爲往日陸續被削奪官職的人是爲結黨而去的嗎！陛下分不清在朝諸臣與奸黨諸臣誰正誰邪，不看看天啓七年之前與崇禎元年之後的天下，哪個危險哪個安定？今天説太平還够不上，説剔除弊病則是足足有餘，諸臣有什麽對不起國家的！一個人招摇張揚，就懷疑整個朝廷都與他結黨，於是互相牽連，不是要一網打盡麽！"皇上指責羽健胡亂猜疑，因爲前次分條陳述驛站的事而原諒了他。

太常少卿謝陞求巡撫於永光，永光長吏部，陞當推薊鎮，畏而引病以避，後推太僕則不病。羽健劾陞、永光朋比，宜并罪。永光召對文華殿，力詆羽健，請究主使之者。大學士韓爌曰："究言官，非體也。"帝不從，已而宥之。一日，帝御文華殿，獨召延儒語良久，事秘，舉朝疑駭。羽健曰："召見不以盈廷而以獨侍；清問不以朝參而以燕閒。更漏已沉，閣門猶啓。漢臣有言'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疏入，切責。羽健既積忤權要，其黨思因事去之。及袁崇焕下獄，主事陸澄源以羽健嘗疏譽崇焕，劾之，落職歸，卒。

太常少卿謝陞向永光營求巡撫的職務，永光執掌吏部，謝陞應當被推舉爲薊鎮巡撫，因爲害怕戰争而托病逃避，後來被推舉爲太僕寺卿就不稱病了。羽健彈劾謝陞、永光勾結，應一起論罪。永光在文華殿受皇上召見回答詢問，極力指責羽健，請求追究指使他的人。大學士韓爌説："追究諫議官，不符合體制。"皇上不聽從，不久寬恕了他。一日，皇上臨幸文華殿，單獨召見延儒談了很久，事情秘密，整個朝廷驚疑害怕。羽健説："不在滿朝大臣前召見而單獨接待，垂詢不通過上朝參見而在退朝閑暇的時候。夜已深，内閣的門還開着。漢朝的臣子説過'所説的是公事，就公開説；所説的是私事，君主不接受私人的請求'。"奏疏遞入，受到嚴厲的責問。羽健已經多次觸犯占據高位掌握重權的大臣，他們的同黨想藉着某件事驅逐他。等到袁崇焕關進監獄，主事陸澄源因爲羽健曾經上疏稱贊崇焕，就彈劾他，免職回家而死。

黄宗昌

黄宗昌，字長倩，即墨人。天啓二年進士。崇禎初，爲御史，請斥矯旨僞官，言："先帝賓天在八月二十三日。三殿叙功止先一日，正當帝疾

黄宗昌，字長倩，即墨人。天啓二年進士。崇禎初，任御史，請求驅逐假傳聖旨任命的非法官員，説："先朝皇帝升天在八月二十三日。三殿完工論功衹在前一天，正當皇上病勢加劇的時

大漸之時，豈能安閒出詔？凡加銜進秩，皆魏氏官也。”得旨：“汰叙功冒濫者。”宗昌争曰：“臣所糾乃矯旨，非冒濫也。冒濫猶可容，矯僞不可貸。”遂列上黄克纘、范濟世、霍維華、邵輔忠、吕純如等六十一人，乞罷免。帝以列名多，不聽。尋劾罷逆黨尚書張我續、侍郎吕圖南、通政使岳駿聲、給事中潘士聞、御史王珙。又劾周延儒貪穢數事，帝怒，停俸半年。既而劾體仁，不納。

二年冬，巡按湖廣。岷王禋洪爲校尉侍聖及善化王長子企鉦等所弑。參政龔承薦等不以實聞，獄不决者久之。宗昌至，群奸始伏辜。帝責問前諸臣失出罪，宗昌糾承薦等。時體仁、延儒皆已入閣，而永光意忌，以爲不先劾承薦也。鐫宗昌四級，宗昌遂歸。

十五年，即墨被兵，宗昌率鄉人拒守，城全。仲子基中流矢死，其妻周氏及三妾郭氏、二劉氏殉之，謂之“一門五烈”。

候，難道能安閑地發布詔令？凡是加銜提職的，都是魏氏的官。”奉旨：“淘汰論功授官中虚報假冒的。”宗昌争辯説：“臣所糾察的乃是假傳聖旨，不是虚報假冒。虚報假冒還可容忍，假傳聖旨任命的非法官員不可饒恕。”於是開列黄克纘、范濟世、霍維華、邵輔忠、吕純如等六十一人，請求罷免這些人。皇上認爲開列的名單太多，不聽。隨即彈劾罷免逆黨的尚書張我續、侍郎吕圖南、通政使岳駿聲、給事中潘士聞、御史王珙。又彈劾周延儒貪贓淫亂的幾件事，皇上發怒，停發俸禄半年。不久彈劾體仁，不采納。

二年冬，巡按湖廣。岷王禋洪被校尉侍聖及善化王長子企鉦等人所殺。參政龔承薦等人不把實情上報，很長時間不能斷案。宗昌到後，群奸纔伏罪。皇上責問以前諸臣判案錯誤的罪名，宗昌於是彈劾承薦等人。當時體仁、延儒等人都已經入内閣，永光心中忌恨，認爲没有在皇上問罪之前彈劾承薦。將宗昌降官四級，宗昌於是回到家中。

十五年，即墨遭敵軍進攻，宗昌率領同鄉的人抵禦，縣城得以保全。第二個兒子黄基中流箭身亡，他的妻子周氏以及郭氏、兩劉氏三個小妾殉節，被稱爲“一門五烈”。

韓一良

莊烈帝初在位，鋭意圖治，數召見群臣論事。然語不合，輒呵譴。而王永光長吏部，尤樂沮之。澄城人韓一良者，元年授户科給事中，言：“陛下平臺召對，有‘文官不愛錢’語，而今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以官言之，則縣官爲行賄之首，給事爲納賄之尤。今言者俱咎守令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過客有書儀，考滿、朝覲之費，無慮數千金。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臣兩月來，辭却書帕五百金，臣寡交猶然，餘可推矣。伏乞陛下大爲懲創，逮治

莊烈帝剛登位，振奮精神要把國家治理好，數次召見衆位大臣商議事情。可是言語不合，就加以訓駡斥責。王永光執掌吏部，皇帝尤其喜歡駁斥他。澄城人韓一良，元年授官户科給事中，上疏説：“陛下在平臺召見垂詢，有‘文官不愛錢’的話，可是現在哪裏不是用錢的地方？哪一個做官的不是愛錢的人？往日靠錢進身做官，怎麼能不用錢來補償。拿諫議官員來説，縣官是行賄人中的首位，給事是納賄的人中突出的。現在諫議官都責備太守縣令不清廉，然而地方長官又怎麼能清廉？俸禄薪水有多少，上司硬討索取，過客要饋送禮金，任滿考核、進京朝見的費用，大略要幾千兩。這些金錢不是從天而降，不是由地而生，而想要太守縣令清廉，能行嗎？臣兩個月來，推辭掉地方官吏送的禮五百金，臣交往不

其尤者。”帝大喜，召見廷臣，即令一良宣讀。讀已，以疏遍視閣臣曰：“一良忠鯁，可僉都御史。”永光請令指實。一良唯唯，如不欲告訐人者，則令密奏。五日不奏，而舉周應秋、閻鳴泰一二舊事爲言，語頗侵永光。帝乃再召見一良、永光及廷臣，手前疏循環頌，音琅然，而曰“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則掩卷而嘆。問一良“五百金誰之饋也？”一良卒無所指。固問，則對如前。帝欲一良指實，將有所懲創，一良卒以風聞謝，大不懌。謂大學士劉鴻訓曰：“都御史可輕授耶！”叱一良前後矛盾，褫其官。

多尚且如此，其他的人可以推想了。懇請陛下嚴加懲辦，把其中突出的加以逮捕治罪。”皇上大喜，召見朝廷大臣，就令一良宣讀奏疏。讀畢，把奏疏給每一個內閣大臣看并說：“一良忠正鯁直，可以任僉都御史。”永光請求皇上令一良指證落實。一良恭順地應諾，好像不想告發別人的樣子，於是令他秘密上奏。他五天不上奏，却舉周應秋、閻鳴泰的一兩件舊事來說，話裏多侵犯到永光。皇上就再次召見一良、永光及朝廷大臣，拿着上次的奏疏反復朗誦，聲音響亮，而讀到“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就合上奏疏嘆息。問一良“推辭掉的五百金是誰的饋贈？”一良到底也指不出是誰。堅持問下去，回答和前面的一樣。皇上想讓一良指證落實，將要有所懲辦，一良最終以傳聞而推辭，皇上大不高興。對大學士劉鴻訓說：“都御史可以輕易授給人嗎！”呵斥一良前後矛盾，奪去他的官職。

吳執御

吳執御，字朗公，黄巖人。天啓二年進士。除濟南推官。德州建魏忠賢祠，不赴。

吳執御，字朗公，黄巖人。天啓二年進士。授官濟南推官。德州建造魏忠賢祠堂，他不去。

崇禎三年徵授刑科給事中。明年請除掣簽法，使人地相配，議格不行。請蠲畿輔加派，示四方停免之期，曉然知息肩有日，不至召亂。請罷捐助搜括，毋爲貪墨藏奸藪。帝以沽名市德責之。

崇禎三年徵召授官刑科給事中。次年請求去除抽簽授官的辦法，使被授官的人和任職的地方相配，建議受阻未能實行。請求免除京城近郊加派的賦税，公布四方停徵免收賦税的日期，讓人們都清楚地知道免除賦税有確切的日子，不至於招來禍亂。請求停止捐助搜括，不要成爲貪官污吏隱藏邪惡的口實。皇上責備他獵取名譽收買人心。

劾吏部尚書王永光比匪：“用王元雅而封疆誤，聽張道濬賄舉尹同皋而祖制紊。國家立法懲貪，而永光誨貪，官邪何日正，寵賂何日清。”帝以永光清慎，不納其言。請召黄克纘、劉宗周、鄭鄤，忤旨譙讓。又言：“往者邊警，袁崇煥、王元雅擁金錢數百萬，士馬數十萬，狼狽失守。而史應聘、王象雲、張星、左應選以一邑抗强敵。故曰籌邊不在增兵

彈劾吏部尚書王永光勾結奸邪之徒：“任用王元雅而邊疆失事，聽任張道濬收賄薦舉尹同皋而祖宗的法制紊亂。國家立法要懲辦貪污，永光却鼓勵貪污，官吏的邪惡哪一天纔能糾正，賄賂求寵哪一天纔能清除。”皇上認爲永光清廉謹慎，不采納他的言論。請求召見黄克纘、劉宗周、鄭鄤，違犯旨意而受譴責。又說：“往日邊疆報警，袁崇煥、王元雅擁有金錢數百萬，兵馬數十萬，却狼狽地丢城失地。而史應聘、王象雲、張星、左應選祇以一個縣城抵抗强敵。所以說籌劃邊疆

餉，而在擇人。請畿輔東北及秦、晋沿邊州縣，選授精敏甲科，賜璽書，畀本地租賦，撫練軍民自禦寇。邊關文武吏繕修戰守外，責以理財，如先臣王翱、葉盛輩所爲。客兵可撤，餉省可數百萬。”帝時未審執御所論畿輔、秦、晋也，而曰：“歲賦留本地，則國用何資？”不聽。

的事宜不在增加兵餉，而在選擇人才。請求在京城東北郊區及秦、晋接近邊防的州縣，選拔精明勤勉的進士出身的人去任職，賜給皇上簽署的命令，給以本地的租賦，用來招募訓練士兵百姓各自抵禦敵寇。邊關文武官吏除了修築邊防工事參戰守城之外，還責令他們管理財政，就像以前的臣子王翱、葉盛等人所做的。外地去駐防的部隊可以撤退，軍餉可以節省數百萬。”皇上當時未明白執御所説的是畿輔、秦、晋的事，就説：“每年的租税留在本地，那麼國家的開支依靠什麼？”不聽。

又劾首輔周延儒攬權，其姻親陳于泰及幕客李元功等交關爲奸利。初，執御行取入都，延儒遣元功招之，不赴，至是竟劾延儒。又陳内外陰陽之説：“九邊、中原、廟堂之上，無非陰氣；心膂大臣，不皆君子。”帝以所稱“陽剛君子”無主名，令指實。執御乃以前所薦劉宗周三人，及姜曰廣、文震孟、陳仁錫、黄道周、倪元璐、曹于汴、惠世揚、羅喻義、易應昌對。會御史吴彦芳言：“執御所舉固真君子，他若侍郎李瑾、李邦華、畢懋康、倪思輝、程紹皆忠良當用，通政使章光岳邪媚當斥。”帝怒其朋比，執政復從中構之，遂削二人籍，下法司訊。時御史王績燦方以薦李邦華、劉宗周等下獄，而執御、彦芳復繼之，舉朝震駭。言官爲申救，卒坐三人贖徒三年。

又彈劾首輔周延儒把持政權，他的姻親陳于泰和門客李元功等人互相勾結謀取非法的利益。起初，執御由外官調内任入京，延儒派元功招請他，不去，到這時竟彈劾延儒。又陳述内外陰陽的説法：“北方邊疆、中原、朝廷之上，都是陰氣；心腹股肱大臣，不全是君子。”皇上因爲所説的“陽剛君子”没有當事者的姓名，令他指證落實。執御就把以前所薦舉的劉宗周等三人，以及姜曰廣、文震孟、陳仁錫、黄道周、倪元璐、曹于汴、惠世揚、羅喻義、易應昌回覆。適逢御史吴彦芳説：“執御所列舉的固然是真正的君子，其他像侍郎李瑾、李邦華、畢懋康、倪思輝、程紹都是忠良應當任用，通政使章光岳邪惡諂媚應當驅逐。”皇上惱怒他們互相勾結，把持國政的大臣又從中挑撥，於是削去兩人的官籍，交付司法部門審訊。當時御史王績燦正因爲薦舉李邦華、劉宗周等人被關入監獄，執御、彦芳又接連而來，整個朝廷震驚恐慌。諫議官申辯援救，最後判三人以財物贖徒刑三年。

吴彦芳　王績燦

彦芳，字延祖，歙縣人。爲御史。大凌被圍，疏論孫承宗。又駁逆案吕純如辨冤之謬。登州用兵，請設監島中官。至是譴歸。

彦芳，字延祖，歙縣人。任御史。大凌被圍困，上疏彈劾孫承宗。又駁斥逆案中人吕純如辯白冤枉的謬誤。登州發生戰事，請求設置監島宦官。到這時遭責罰回家。

績燦，字偉奏，安福人。與給事中鄧英陳奸吏私派之弊，又進賜環、起廢、容諫三説。薦張鳳翔、李邦華、劉宗周、惠世揚，遂獲罪，卒。

績燦，字偉奏，安福人。與給事中鄧英一起陳述奸猾官吏私自加派賦税的弊害，又進言召回被放逐的臣子、起用被革退的官員、接受進諫規勸三條建議。薦舉張鳳翔、李邦華、劉宗周、惠

福王時，復官。

彦芳、績燦兩人者，皆以天啓五年舉進士。彦芳授莆田知縣，績燦授興化知縣，又皆以治行高等擢崇禎四年御史，并有聲。其免官也，又皆以薦才不中，與吴執御同論譴云。

世揚，於是獲罪，去世。福王時，恢復了他的官職。

彦芳、績燦兩個人，都在天啓五年考取進士。彦芳授官莆田知縣，績燦授官興化知縣，又都以治理政務的成績優異而在崇禎四年升爲御史，都有聲譽。他們被免官，又都因爲薦舉人才不恰當，與吴執御一同遭彈劾責罰。

章正宸

章正宸，字羽侯，會稽人。從學同里劉宗周，有學行。崇禎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改禮科給事中。勸帝法周、孔，黜管、商，崇仁義，賤富强。

章正宸，字羽侯，會稽人。跟隨同鄉劉宗周學習，有學問和操行。崇禎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改任禮科給事中。勸皇上效法周公、孔子，貶斥管仲、商鞅的學術，崇尚仁義，輕視財富暴力。

禮部侍郎王應熊者，温體仁私人也，廷推閣臣，望輕不得與。體仁引爲助，爲營入閣。正宸上言："應熊强愎自張，何緣特簡。事因多擾，變以刻成，綜核傷察，宜存渾厚。奈何使很傲之人，與贊平明之治哉。"帝大怒，下獄拷訊，竟削籍歸。

禮部侍郎王應熊，是温體仁私下親近的人，朝廷推舉内閣大臣，因聲望輕微得不到推舉。體仁要拉他作助手，爲他營求入閣。正宸上言："應熊剛愎自大，什麽原故要特别任命他。事情因爲多了而紛繁，變亂因爲刻薄而造成，考察官吏壞在太苛求，應該保存質樸厚重的風氣。爲什麽要讓凶狠傲慢的人，參與平和清明的政治呢。"皇上大怒，把他送入監獄拷打審訊，最後削去官籍回家。

九年冬，召爲户科給事中，遷吏科都給事中。周延儒再相，帝尊禮之特重。正宸出其門，與搘拄。歲旦朝會，帝隆師傅禮，進延儒等而揖之曰："朕以天下聽先生。"正宸曰："陛下隆禮閣臣，願閣臣積誠以格君心。毋緣中官，毋修恩怨，毋以寵利居成功，毋以爵禄私親暱。"語皆風刺延儒。延儒欲用宣府巡撫江禹緒爲宣大總督，正宸持不可。吏部希延儒指，用之。延儒欲起江陵知縣史調元，正宸止之。延儒以罪輔馮銓力得再召，欲假守涿功復銓冠帶，正宸争之，事遂寢。其不肯阿徇如此。未幾，會推閣臣，救李日宣，謫戍均州。語在《日宣傳》。

九年冬，召入任户科給事中，升任吏科都給事中。周延儒再次任宰輔，皇上對他特别尊重優待。正宸出於他的門下，却與他相對抗。元旦朝見群臣的大會，皇上尊崇對老師的禮節，引進延儒等人作揖行禮説："朕把天下交給先生。"正宸説："陛下尊重優待内閣大臣，願内閣大臣積累誠心以與皇上的心意相感通。不要依附宦官，不要報恩報怨，不要用寵幸利益對待有功勞的人，不要把官位俸禄私下給親近的人。"這些話都是諷刺延儒。延儒要任用宣府巡撫江禹緒爲宣大總督，正宸堅决反對。吏部迎合延儒的意指，任用了他。延儒要起用江陵知縣史調元，正宸加以阻止。延儒依靠已獲罪的輔臣馮銓的力量得以再次召用，想假藉守禦涿的功勞恢復馮銓的官籍，正宸争辯反對，事情就止息了。他就是如此地不肯依附曲從。没有多久，朝廷推舉内閣大臣，因援救李日宣，貶謫流放均州，這些事記載在《日

宣傳》中。

福王立，召復正宸故官。正宸痛舉朝無討賊心，上疏曰："比者河北、山左各結營寨，擒殺僞官，爲朝廷效死力。忠義所激，四方響應。宜亟檄江北四鎮，分渡河、淮，聯絡諸路，一心齊力，互爲聲援。兩京血脉通，而後塞井陘，絶孟津，據武關以攻隴右。陛下縞素，親率六師，駐蹕淮上，聲靈震動，人切同仇，勇氣將自倍。簡車徒，選將帥，繕城塹，進寸則寸，進尺則尺，據險處要，以規中原。天下大矣，渠無人應運而出哉？"

福王登位，召見正宸恢復原來的官職。正宸痛恨整個朝廷没有討伐賊寇的心思，上疏説："近來河北、山東各自建營扎寨，捕殺僞官，拼死爲朝廷效力。人們爲忠義所激發，四方響應。應該緊急發公文令江北四鎮，分别渡過黄河、淮河，聯絡各路義軍，同心齊力，互相聲援。使南北兩京血脉相通，然後堵住井陘，封鎖孟津，占據武關以攻打隴右。陛下身着喪服，親自統率六軍，駐扎在淮上，聲威震動四方，人人齊心同仇敵愾，勇氣自然會倍增。精簡兵車士卒，選擇將帥，修繕城墻濠溝，前進一寸就是一寸，前進一尺就是一尺，占據險要的地形，以此謀取中原。天下很大，難道就没有人順應時勢挺身而出嗎？"

魏國公徐弘基薦逆案張捷，部議并起用鄒之麟、張孫振、劉光斗，安遠侯柳祚昌等薦起阮大鋮，正宸并疏諫，不納。改大理丞，正宸請假歸。魯王監國，署舊官。事敗，棄家爲僧。

魏國公徐弘基薦舉逆案中人張捷，吏部議論同時起用鄒之麟、張孫振、劉光斗，安遠侯柳祚昌等人薦舉起用阮大鋮，正宸都上疏勸阻，不聽。改任大理丞，正宸請假回家。魯王代理國政，擔任原官。復國事業失敗，拋棄家庭做了和尚。

黄紹杰

黄紹杰，萬安人。天啓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

黄紹杰，萬安人。天啓五年進士。授官中書舍人。

崇禎元年考選給事中。需次，劾罷奄黨南京御史李時馨、徐復陽。補授兵科。五年，薊遼總督曹文衡與監視中官鄧希詔相訐。紹杰言："文衡烈士，受内臣指摘，何顔立三軍上。希詔内竪，訐邊臣辱國，大不便。宜亟更文衡而罷希詔。"帝不聽。久之，文衡以閒住去。紹杰遷刑科左給事中。

崇禎元年經考核授官給事中，按照資歷依次補缺，彈劾罷免閹黨南京御史李時馨、徐復陽。授官兵科。五年，薊遼總督曹文衡與監視宦官鄧希詔互相攻擊。紹杰説："文衡是剛烈的人，受到宦官的指摘，有什麽臉面統領三軍。希詔是太監，攻擊邊防大臣有辱國體，很不適宜。應該趕快更換文衡罷免希詔。"皇上不聽。過了一段時間，文衡被免職回家。紹杰升刑科左給事中。

七年五月因旱求言。紹杰疏論大學士温體仁曰："漢世災異，策免三公，宰執亦引罪以求罷。今者久旱，陛下修明政治，納讜言，可謂應天以實矣，而雨澤不降，何哉？天有所甚怒而不解也。次輔温體仁者，秉政數載，上干天和，無歲不旱暵，無日不

七年五月因天旱徵求言論。紹杰上疏彈劾大學士温體仁説："漢代發生災異，罷免三公，宰輔也認罪請求罷官。現在天旱很久，陛下推行清明的政治，采納正直的言論，可以説是以實際行動來順應上天了，可是雨露不降，爲什麽啊？"這是上天對有些事很生氣而未能緩解啊。次輔温體仁，執掌國政幾年，擾亂了上天的和順，没有

風霾，無處不盜賊，無人不愁怨。秉政既久，窺瞷益工，中外趨承益巧。一人當用，則曰‘體仁意未遽爾也’。一事當行，則曰‘體仁聞恐不樂也’。覆一疏，建一議，又曰‘慮體仁有他屬’。不然，則‘體仁忌諱，毋攖其凶鋒也’。凡此召變之尤。願陛下罷體仁以回天意。體仁罷而甘霖不降，殺臣以正欺君之罪。”

一年不乾旱，没有一天不颳風沙，没有一個地方不産生盜賊，没有一個人不憂愁怨恨。執掌國政已久，朝廷内外的大臣窺測他的心思更細緻，趨迎奉承他更巧妙。一個人應當任用，就説：‘體仁的意思不要太突然。’一件事應當施行，就説：‘體仁知道後恐怕不高興。’回覆一道奏疏，提一項建議，就説：‘恐怕體仁有另外的考慮。’不然，就説：‘體仁忌諱這件事，不要去冒犯他凶惡的鋒芒。’這一切都是導致禍變最主要的原因。願陛下罷免體仁使上天回心轉意。體仁罷免後甘露不降，就殺臣來治欺君之罪。”

帝方眷體仁，貶紹杰一秩。體仁辨，且訐其別有指授。紹杰言：“廷臣言事，指及乘輿，猶荷優容。一字涉體仁，必遭貶黜。誰不自愛，爲人指授耶?”因列其罪狀：東南不肯設立總督，庇兵部侍郎彭汝楠，致失機宜；用貪穢胡鍾麟爲職方郎，而黜李繼貞；囑尚書閔洪學起私人唐世濟爲南京總憲，錮正人瞿式耜等；庇姻婭沈棨爲宣撫，私款辱國；庇主考丁進，從寬磨勘。且曰：“臣所仰祝聖明，洞燭體仁奸欺者，其説則有兩端。下惟朋黨一語，可以箝言官之口，挑善類之禍；上惟票擬一語，可以激聖明之怒，蓋僨誤之愆。”體仁猶辨，且以朋黨爲言。紹杰遂言：“體仁受銅商王誠金，體仁長子受巡撫棨及兩淮巡鹽高欽順等金，皆萬計。體仁用門幹王治，東南之利皆其轉輸。體仁私邸兩被盜，失黄金寶玉無算，匿不敢言。”帝怒，調爲上林苑署丞，遷行人司副。八年，賊犯皇陵，紹杰再劾體仁誤國召寇，再謫應天府檢校。屢遷南京吏部郎中，卒。

皇上正寵幸體仁，就降紹杰一級官階。體仁争辯，并揭發他有别人指使。紹杰説：“朝廷大臣議論事情，涉及到皇上，尚且受到寬容。有一個字涉及到體仁，必定遭到貶謫。誰不愛惜自己，去指使别人呢！”接着開列他的罪狀：在東南地區不肯設立總督，庇護兵部侍郎彭汝楠，以致耽誤重要事情；任用貪贓受賄的胡鍾麟爲職方郎中，却罷免李繼貞；囑咐尚書閔洪學起用私交唐世濟爲南京都御史，禁錮正人君子瞿式耜等人；庇護有婚姻關係的親戚沈棨任宣府巡撫，私下議和給國家帶來耻辱；庇護主考官丁進，放寬復核試卷。并且説：“臣要祝願皇上明察體仁奸詐欺騙的，是他説話有兩頭。對下衹用朋黨一句話，可以封住諫議官的嘴，給好人帶來禍害；對上衹用票擬一句話，可以激發皇上的憤怒，掩蓋誤事的過失。”體仁還是争辯，并且以結黨爲理由。紹杰就説：“體仁接受銅商王誠的金錢，體仁長子接受巡撫沈棨及兩淮巡鹽高欽順等人的金錢，都是以萬計數。體仁任用看門的僕人王治，東南方面的收益都通過他轉交。體仁的私宅兩次被盜，損失的黄金寶玉算不清，隱瞞不敢説。”皇上發怒，調任上林苑署丞，遷行人司副。八年，賊寇侵犯皇陵，紹杰再次彈劾體仁耽誤國事招致賊寇，再次貶官應天府檢校。經歷次提升任南京吏部郎中，去世。

李世祺

先是，七年正月，給事中李世祺論温體仁及大學士吴宗達，并劾兵部

起先，七年正月，給事中李世祺議論温體仁及大學士吴宗達，并彈劾兵部尚書張鳳翼玩忽職

尚書張鳳翼溺職狀。帝怒，謫福建按察司檢校。世祺，字壽生，青浦人。天啓二年進士，授行人。

守的罪狀。皇上發怒，貶爲福建按察司檢校。世祺，字壽生，青浦人。天啓二年進士，授官行人。

崇禎三年擢刑科給事中，陳大計之當定者二，曰兵食之計，民生之計；大弊之當釐者三，曰六曹之弊在吏胥，邊吏之弊在欺隱，貪墨之弊在奢靡。夏旱，禱雨未應，乃進修政之説三，曰恤畿甸，議催科，預儲備。帝并納之。中官出鎮，世祺上言："祖宗立法，錢穀兵馬，軍民各分事權，防專擅。内閣入奉天顔，出司兵食，内廷意旨既得而陰伺之，外廷事權又得而顯操之。魏忠賢盜弄神器，則賴聖天子躬翦除之，而奈何復躬自蹈之。"不聽。

崇禎三年提升爲刑科給事中，陳述重大的計劃應當決定的有兩條：兵食之計，民生之計；重大的弊端應當革除的有三條：六部的弊端在辦理文書的小吏，邊防官吏的弊端在欺騙隱瞞，貪污受賄的弊端在奢侈。夏天乾旱，祭神求雨没有應驗，於是進獻改良政治的三條建議：撫恤京城郊區，批評催收賦税的流敝，預留儲備的錢糧。皇上一并采納了。宦官外出鎮守，世祺上言説："祖宗建立制度，錢穀兵馬，軍事和民務各自分開掌握管理，防止獨斷專行。内閣入内侍奉天子，外出掌管軍隊糧餉，既可以在暗中打聽宫内的意旨，又可以公開操縱朝廷外處理事情的權力。魏忠賢竊據國家的政權，全靠聖明的天子親自剪除他，又爲什麽要自己重蹈覆轍呢？"不聽。

五年八月，淫雨損山陵，昌平地動。世祺上言："日者輔理調燮無聞，精神爲固寵之用；統軍衡才無術，緩急無可恃之人。中樞决策，掩耳盜鈴；主計持籌，醫瘡剜肉。州縣迫功令，鞭策不前；六曹窘簿書，救過不贍。簪筆執簡之臣，接迹囹圄；考槃薖軸之士，抗聲鴻舉。一人議，疑及衆人；一事訾，疑及衆事。黄衣之使，頡頏卿貳之堂；貂蟬之座，雄踞節鉞之上。低眉則氣折，强項則釁開。各邊監視之遣，已將期月，初雖間有摘發，至竟同歸模棱，效不效可概見。伏願撤回各使，以明陰不干陽之分。然後采公論以進退大臣，酌事情以衡量小臣，釋疑忌之根，開功名之路，庶天變可回，時艱可濟。"帝以借端瀆奏，切責之。

五年八月，久雨損壞山陵，昌平地震。世祺上言："往日聽不到輔佐國政調理陰陽的事，精神都用在保持寵幸上；統率軍隊任用人才缺乏辦法，遇到緊急的事没有可以依賴的人。兵部尚書的决策，衹不過是掩耳盜鈴；户部尚書的籌算，也是剜肉醫瘡。州縣官員受法令的限制，雖加督促也不能前進；六部衙門忙於文書簿册，補救過失也來不及。朝見侍奉的近臣，相繼入獄；隱居窮處的人士，飛黄騰達。一個人遭到非議，懷疑到許多人；一件事受到指責，懷疑到許多事。身穿黄衣的使者，與政府各部的正副長官相抗衡；宦官的座位，雄踞在掌握軍權的大將之上。順從就折掉志氣，不服就挑起禍端。各邊防地區派遣監視宦官，已將近一個月，起初雖然偶爾有所指斥揭發，最終同歸於模棱兩可，有没有成效可以見到大概。懇求撤回各使者，以明確陰不犯陽的區分。然後采納公衆的輿論來進用或廢退大臣，根據事情的具體情况來衡量小臣，消除懷疑忌妒的根源，開闢求取功名的門路，也許自然災異可以挽回，艱難的時局可以度過。"皇上認爲是藉着事端輕率上奏，嚴厲地斥責他。

給事中陳贊化劾周延儒，謂"延

給事中陳贊化彈劾周延儒，説："延儒曾對

儒嘗語人曰：今上，羲皇上人也。此成何語？臣聞之世祺”。帝詰世祺，則言聞之贊化。帝詰責者再三，世祺執如初，乃已。至是論體仁絶世之奸，大貪之尤，遂貶官。久之，起行人司副，屢遷太僕寺卿。遣祭魯王，事竣旋里。國變，杜門不出，久之卒。

人説：當今皇上，是羲皇時代以前的人。這是什麼話？臣從世祺那兒聽來的”。皇上問世祺，却説從贊化處聽來的。皇上再三追求責問，世祺堅持不變，事情就算了。到這時彈劾體仁是當世最大的奸臣，最厲害的大貪官，於是被貶官。過了很久，起用爲行人司副，經多次提升任太僕寺卿。被派去祭祀魯王，事畢回到家中。國家發生變故，閉門不出，過了很久纔去世。

傅朝佑

傅朝佑，字右君，臨川人。有孝行。萬曆中舉鄉試第一，師事鄒元標。天啓二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

傅朝佑，字右君，臨川人。有孝順的品行。萬曆年間考中鄉試第一名，拜鄒元標爲師。天啓二年中進士，授官中書舍人。

崇禎三年考選給事中。永平初復，列上善後七事。帝采納之，補授兵科。明年八月疏劾首輔周延儒：“以機械變詐之心，運刑名督責之術。見佞則加之膝，結袁弘勛、張道濬爲腹心；遇賢則墜之淵，擯錢象坤、劉宗周於草莽。傾陷正士，加之極刑，曰‘上意不測也’。攘竊明旨，播諸朝右，曰‘吾意固然也’。皇上因旱求言，則恐其揚己過，故削言官以立威；皇上慎密兵機，則欲其箝人口，故挫直臣以怵衆。往時糾其罪惡者盡遭斥逐，而親知鄉曲遍列要津。大臣之道固如是乎？”忤旨切責。

崇禎三年經考核授官給事中。永平纔收復，上疏開列妥善料理遺留問題的七件事。皇上采納了，補缺授官兵科。第二年八月上疏彈劾首輔周延儒：“以機巧狡詐的心地，運用刑法督察的手段。見到奸佞就有意接近，結納袁弘勛、張道濬爲心腹，遇到賢人就推向深淵，把錢象坤、劉宗周驅逐到山林草野。傾軋陷害正直人士，加以極刑，推説‘皇上的心意難以猜測’。偷竊聖明的旨意，在朝廷大臣中散播，説‘我的意思本來就是這樣的’。皇上因天旱徵求言論，恐怕言官張揚自己的過錯，所以打擊諫議官來樹立威勢；皇上慎重保守軍事機密，就要以此封住衆人的嘴，所以要打擊正直的大臣來威嚇衆人。往日揭發他罪惡的人全遭驅逐，而親戚知友同鄉遍布重要的崗位。做大臣的原則本來是這樣的嗎？”觸犯了皇上旨意而遭到嚴厲的責備。

屢遷工科左給事中，陳當務十二事：一納諫，二恤民，三擇相，四勿以内批用輔臣，五勿使中官司彈劾，六勿令法外加濫刑，七止緹騎，八停内操，九抑武臣驕玩，十廣起廢，十一敕有司修城積粟，十二講聖諭六條。出封益藩，事竣還里。

經過多次提升任工科左給事中，陳述當前要做的十二件事：一采納臣下規勸的言論，二體恤民衆，三選擇宰相，四不要由皇上直接批覆任命輔臣，五不要讓宦官負責彈劾，六不要下令在法律之外濫施刑罰，七廢除抓人行刑的廠衛特務，八停止宫内的操練，九禁止武臣驕横藐視法律，十廣泛起用被廢置的官員，十一命令有關部門修繕城墻積儲糧食，十二宣講聖人的教諭六條。出使册封益藩，事畢還家。

九年即家進刑科都給事中。還朝愆期，爲給事中陳啓新所劾，貶秩調

九年在家晉升刑科都給事中。回到朝廷時超過了期限，被給事中陳啓新所彈劾，降職調轉外

外。未行，疏論溫體仁六大罪。略言：

陛下當邊警時，特簡體仁入閣。體仁乃不以道事君，而務刑名。窺陛下意在振作，彼則借以快恩仇；窺陛下治尚精明，彼則托以張威福。此謂得罪於天子。鳳陽、昌平鍾靈之地，體仁曾無未雨綢繆，兩地失守，陵寢震驚。此謂得罪於祖宗。燮理職在三公。體仁爲相，日月交蝕，星辰失行，風霾迭見，四方告災，歲比不登，地震河决，城陷井枯，曾莫之懲，則日尋恩怨，圖報睚眦。此謂得罪於天地。强敵内逼，大盜四起，高麗旦暮且陷。體仁冒賞冒廕，中外解體因之。此謂得罪於封疆。體仁子見屏於復社諸生，募人糾彈，株連不已。且七年又議裁減茂才，國家三百年取士之經，一旦壞於體仁之手。此謂得罪於聖賢。同生天地，誰無本心，體仁自有肺腸，偏欲殘害忠良。祇今文武臣僚，幾數百人，駢首囹圄，天良盡喪。此謂得罪於心性。

夫人主之辨奸在明，而人主之去奸在斷。伏願陛下大施明斷，速去體仁。毋以天變爲不足畏，毋以人言爲不足恤，毋以群小之逢迎爲必可任，毋以一己之精明爲必可恃。大赦天下，除苛政，庶倒懸可解，太平可致。

帝怒，除名，下吏按治。逾月，體仁亦罷。

任。還未成行，上疏彈劾溫體仁六大罪狀，大略說：

陛下在邊防吃緊的時候，特別選拔體仁入内閣。體仁不用道義來爲君主效勞，而專用刑法。窺探陛下的心思在於振奮精神治理國家，他就藉此機會隨心所欲地報恩復仇；窺探陛下治理國家注重於精明，他就托此妄自尊大，恃勢弄權。這是説得罪於天子。鳳陽、昌平彙聚了天地的靈氣，體仁没有預先籌謀，致使兩地失守，皇家陵墓寢殿受到震驚。這是説得罪了祖宗。調和陰陽的職責在於三公。體仁爲輔相，日食月食相繼出現，星辰失去正常運行軌道，風沙不斷颳起，四方發生災情，近年頻頻歉收，大地震動河流决口，城市下陷水井乾枯，從來没有懲戒自己，而是每日尋找仇家，以圖報復極小的怨恨。這是説得罪了天地。强敵逼近内地，大盜到處起事，高麗早晚要淪陷。體仁冒領功賞冒受蔭襲，朝廷内外因此而人心叛離。這是説得罪了封疆大臣。體仁的兒子遭復社的生員排斥，於是招募人出面揭發檢舉他們，互相株連没完没了。并且七年又建議裁減秀才的名額，國家三百年來選取人才的規矩，一下子壞在體仁的手裏。這是説得罪了聖賢。人們共同生存在天地之間，誰没有自然本心，體仁却另有一副肝腸，偏要殘害忠良。如今文武官員，好幾百人，頭挨着頭地擠在監獄中，天良喪盡。這是説得罪了天理。

人主辨别奸邪在於明察，而人主驅除奸邪在於决斷。懇請陛下大力施展明察决斷，急速驅逐體仁。不要認爲自然的災變不足以畏懼，不要認爲人們的言論不足以體察，不要認爲衆小人的逢迎就是一定可以任用，不要認爲自己的精明一定可以依恃。大赦天下，革除苛政，那麽人民的痛苦可以解除，太平時世可以實現。

皇上發怒，把他除名，交司法官審訊處理。過了一個月，體仁也被罷職。

中官杜勳雅重朝佑，令其上疏請罪，而己從中主之，可復故官，朝佑不應。十一年冬，國事益棘，獲罪者益衆，獄幾滿。朝佑乃從獄中上書，請寬恤，語過激。會有邊警，未報也。明年春，責以顛倒賢奸，恣意訕侮，廷杖六十，創重而卒。

宦官杜勳向來看重朝佑，讓他上疏請罪，而自己從中主持，可以恢復原職。朝佑不答應。十一年冬，國家的政事更加棘手，獲罪的人更加多，監獄幾乎滿了。朝佑就從獄中上書，請求用刑寬大體恤，語言過於激切。適逢有邊防上的警報，上書沒有答覆。次年春，責斥他顛倒賢人奸邪，恣意誹謗侮辱，在朝廷上杖責六十，傷重而死。

當時臺省競言事，言不中多獲譴。章正宸、莊鼇獻、李汝璨之徒好直諫，朝佑嘗疏稱之。

當時都察院和六科爭相議政進諫，話不恰當多遭責罰。章正宸、莊鼇獻、李汝璨一幫人喜好直言進諫，朝佑曾上疏稱贊他們。

莊鼇獻　李汝璨

鼇獻，字任公，晋江人。崇禎六年由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上《太平十二策》，極論東廠之害。忤旨，貶浙江布政司照磨。

鼇獻，字任公，晋江人。崇禎六年由庶吉士改任兵科給事中，上《太平十二策》，極力論述東廠的危害。觸犯了皇上意旨，貶爲浙江布政司照磨。

汝璨，字用章，南昌人。崇禎時爲刑科給事中。十年閏月因旱求言，陳回天四要，論財用政事之弊。又言："八九年來，干和召災，始於端揆，積於四海。水旱盜賊頻見叠出，勢將未已，何怪其然。"帝怒，削籍歸。國變，衰絰北面哀號，作《祈死文》祈死，竟死。

汝璨，字用章，南昌人。崇禎時任刑科給事中。十年閏月因天旱徵求言論，陳述扭轉天災的四個要點，論述財經政事的弊病，又說："八九年來，衝犯和順招致災禍，開始於宰相，累積遍及於四海。水旱災害和盜賊頻繁出現，勢必會没完没了，又何必奇怪會這個樣子。"皇上發怒，削去官籍回家。國家發生變故，穿着喪服向北哀痛號哭，作《祈死文》祈求一死，居然死去。

汝璨、朝佑既死，福王時，復官。鼇獻事福王，復官，久之卒。

汝璨、朝佑死後，福王的時候，恢復官職。鼇獻侍奉福王，恢復官職，過了很久纔去世。

姜埰

姜埰，字如農，萊陽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密雲知縣，調儀真，遷禮部主事。十五年擢禮科給事中。

姜埰，字如農，萊陽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官密雲知縣，調任儀真知縣，升禮部主事。十五年升禮科給事中。

山陽武舉陳啓新者，崇禎九年詣闕上書，言："天下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談孝悌仁義，及服官，恣行奸慝。此科目之病也。國初典史授都御史，貢士授布政，秀才授尚書，嘉靖時猶三途并用，今惟一途。舉貢不得至顯官，一舉進士，横行放誕。此資格之病也。舊制，給事、御史，教官得爲之，其後途稍隘，而舉人、推

山陽武舉人陳啓新，崇禎九年到朝廷上書，説："天下有三大弊病。讀書人做文章，高談孝悌仁義，到做了官，就恣意做奸惡的壞事。這是科舉考試的弊病。建國初期典史授官都御史，貢士授官布政使，秀才授官尚書，嘉靖時還三條途徑同時使用，如今祇有一條途徑。舉人貢生不能做到顯要的官，一中了進士，就横行放肆。這是講求資格的弊病。原先的制度，給事、御史，教官也可以擔任，後來用人的途徑稍爲狹窄，但舉

官、知縣猶與其列，今惟以進士選。彼受任時，先以給事、御史自待，監司、郡守承奉不暇，剥下虐民，恣其所爲。此行取考選之病也。請停科目以絀虚文，舉孝廉以崇實行，罷行取考選以除積横之習，蠲災傷田賦以蘇民困，專拜大將以節制有司便宜行事。”捧疏跪正陽門三日，中官取以進。帝大喜，立擢吏科給事中，歷兵科左給事中。劉宗周、詹爾選等先後論之。歙人楊光先訐其出身賤役，及徇私納賄狀。帝悉不究。然啓新在事所條奏，率無關大計。御史王聚奎劾其溺職，帝怒，謫聚奎。以僉都御史李先春議聚奎罰輕，并奪其職。久之，御史倫之楷劾其請托受賕，還鄉驕横，始詔行勘。未上而啓新遭母憂，埰因劾其不忠不孝，大奸大詐。遂削啓新籍，下撫按追贓擬罪。啓新竟逃去，不知所之。國變後，爲僧以卒。

時帝以寇氛未息，民罹鋒鏑，建齋南城。埰上疏諫，不報。已，陳蕩寇二策，曰明農業，收勇敢。帝善其言。

初，温體仁及薛國觀排異己及建言者。周延儒再相，盡反所爲，廣引清流，言路亦蜂起論事。忌者乃造二十四氣之説，以指朝士二十四人，直達御前。帝適下詔戒諭百官，責言路尤至。埰疑帝已入其説，乃上言：“陛下視言官重，故責之嚴。如聖諭云‘代人規卸，爲人出缺’者，臣敢謂無其事。然陛下何所見而云？倘如二十四氣蜚語，此必大奸巨憝，恐言者不利己，而思以中之，激至尊之

人、推官、知縣還能進入這個行列，如今祇有從進士中選拔。他們受任的時候，先以給事、御史自居，按察使、縣令來不及奉承，盤剥下屬虐待人民，爲所欲爲。這是外官内升考核選拔官員的弊病。請停止科舉以貶斥虚假的文章，推舉有道德的人以尊崇實際的行爲，停止外官内升考核選拔以清除長久形成的驕横風氣，蠲免受災害地區的田賦以緩解人民的困苦，專門拜大將以控制有關官吏的便宜行事的權力。”捧着奏疏在正陽門跪了三天。宦官拿了奏疏送進去，皇上大喜，立即提升爲吏科給事中，升任兵科左給事中。劉宗周、詹爾選等人先後彈劾他，歙人楊光先揭發他出身於低賤的差役，以及徇私納賄的情況。皇上都不加追究。然而啓新在任所上奏陳列的事情，都無關大計。御史王聚奎彈劾他玩忽職守，皇上發怒，貶謫聚奎。因爲僉都御史李先春議論聚奎的處罰輕了，把他的官職也一起奪去了。過了很久，御史倫之楷彈劾他接受請托收受賄賂，回到家鄉驕横不法，纔下令對他實行審訊。審訊結果未上報而啓新遭逢母喪，姜埰因此彈劾他不忠不孝，大奸大詐。於是削奪啓新的官籍，交巡撫、巡按追贜定罪。啓新竟然逃去，不知到了什麽地方。國家發生變故後，爲僧而去世。

當時皇上因爲賊寇的凶焰未止息，人民遭受戰爭的禍患，在南城設壇齋醮。姜埰上疏勸阻，不給答覆。不久，陳述掃蕩賊寇的兩條計策，爲重視農業，招收勇敢的人才。皇上贊同他的言論。

起初，温體仁及薛國觀排斥異己及陳述意見的人。周延儒再次任宰相，把他們的所作所爲全部翻轉過來，廣泛汲引負有時望孤高耿介的人物，諫議部門也蜂擁而起議論事情。忌恨的人就製造了二十四氣的説法，用來指朝廷上的人士二十四人，直接送達皇上面前。皇上剛下詔書告誡百官，責備諫議部門尤其嚴厲。姜埰懷疑皇上已聽進那種説法，就上言説：“陛下看重諫議官，所以要求得嚴，如聖諭所説‘代人設法推卸責任，爲人謀求遺缺待補的職位’的事，臣敢説没有那種事。然而陛下看到了什麽而這樣説？倘若

怒，箝言官之口，人皆喑默，誰與陛下言天下事者？”

是聽了二十四氣的流言蜚語，這一定是大奸巨惡的人，恐怕諫議官不利於自己，而想以此中傷他們，以激發君主的怒氣，封住諫議官的嘴，人人都沉默不語，則誰與陛下説天下的事情？”

先是，給事中方士亮論密雲巡撫王繼謨不勝任，保定參政錢天錫因夤緣給事中楊枝起、廖國遴，以屬延儒，及廷推，遂得俞旨。適帝有“爲人出缺”諭，蓋舉廷臣積習告戒之，非爲天錫發也。埰探之未審，謂帝實指其事，倉卒拜疏。而帝於是時方憂勞天下，默告上帝，戴罪省愆。所頒戒諭，詞旨哀痛，讀者感傷。埰顧反覆詰難，若深疑於帝者，帝遂大怒，曰：“埰敢詰問詔旨，藐玩特甚。”立下詔獄考訊。掌鎮撫梁清宏以獄詞上，帝曰：“埰情罪特重。且二十四氣之説，類匿名文書，見即當毁，何故累騰奏牘。其速按實以聞。”

起先，給事中方士亮議論密雲巡撫王繼謨不能勝任，保定參政錢天錫通過拉攏巴結給事中楊枝起、廖國遴，投靠延儒，等到朝廷推舉，就得到允諾的旨意。正好皇上有“爲人謀求遺缺待補的職位”的訓示，原是提出朝廷大臣的積習來告誡他們的，不是針對天錫而發的。姜埰打聽得不確實，以爲皇上是具體指那件事，倉促上疏。而皇上在這時正爲天下憂心操勞，默告天帝，頂着罪名反省過失，所頒布的戒令文告，詞意哀痛，讀者感動傷心。姜埰反而反復責問，好像對皇上有很深的懷疑，皇上於是大怒，説：“姜埰敢追問詔旨，藐視輕慢太過分了。”立即下令把他關入監獄拷問審訊。執掌錦衣衛鎮撫司的梁清宏把案情的審訊記録上報，皇上説：“姜埰的罪情特別嚴重。况且二十四氣的説法，類似於匿名文書，看到了就應該立即銷毁，爲什麽累次以奏牘上達。急速審理詳明報告。”

時行人熊開元亦以建言下錦衣衛。帝怒兩人甚，密旨下衛帥駱養性，令潛斃之獄。養性懼，以語同官。同官曰：“不見田爾耕、許顯純事乎？”養性乃不敢奉命，私以語同鄉給事中廖國遴，國遴以語同官曹良直。良直即疏劾養性“歸過於君，而自以爲功。陛下無此旨，不宜誣謗；即有之，不宜泄。”請并誅養性、開元。養性大懼，帝亦不欲殺諫臣，疏竟留中。會鎮撫再上埰獄，言掠訊者再，供無異詞。養性亦封還密旨。乃命移刑官定罪，尚書徐石麒等擬埰戍，開元贖徒。帝責以徇情骫法，令對狀。乃奪石麒及郎中劉沂春官，而逮埰、開元至午門，并杖一百。埰已死，埰弟垓口溺灌之，乃復蘇，仍繫刑部獄。明年秋，大疫，命諸囚出外

當時行人熊開元也因爲陳述意見關入錦衣衛。皇上十分憤恨兩人，頒發密令給錦衣衛首領駱養性，令將他們暗中殺死在監獄裏。養性害怕，把此事告訴同僚。同僚説：“没有看到田爾耕、許顯純的事嗎？”養性就不敢遵行命令，私下告訴同鄉給事中廖國遴，國遴告訴同僚曹良直。良直就上疏彈劾養性“把過失推給君主，而自己以此爲功勞。陛下没有這道命令，不應該誣陷誹謗；如果有，也不應該泄露。”請求一并誅殺養性、開元。養性非常害怕，皇上也不想殺諫官，奏疏最後留在宫中不予批覆。適逢錦衣衛鎮撫司再上奏姜埰的案情，説再三拷掠審訊，口供没有異詞。養性也將密令封好送還。於是命令把案件移交刑部的官員定罪，尚書徐石麒等擬定姜埰發配，開元以錢財贖徒刑。皇上斥責他們徇私枉法，令他們陳述案情。於是削奪石麒及郎中劉沂春官職，并把姜埰、開元抓到午門，一起杖責一百。姜埰已昏死過去，姜埰弟姜垓嘴裏含着尿

收保。埰、開元出，即謁謝賓客。帝以語刑部尚書張忻，忻懼，復禁之獄。十七年二月始釋埰，戍宣州衛。將赴戍所而都城陷。

灌給他，纔蘇醒，仍關押在刑部監獄。第二年秋，發生大瘟疫，命各囚犯出外取保。姜埰、開元出獄，就去拜見感謝賓客。皇上把此事告訴刑部尚書張忻，張忻懼怕，再把他們關禁在監獄中。十七年二月纔釋放姜埰，發配宣州衛。將要去戍守的地方時京城陷落。

福王立，遇赦，起故官。丁父艱，不赴。國變後，流寓蘇州以卒。且死，語其二子曰："吾奉先帝命戍宣州，死必葬我敬亭之麓。"二子如其言。

福王立，遇到赦免，起任原官。遭逢父喪，没有到任。國家發生變故後，寄居蘇州而死。將死時，告訴他兩個兒子説："我奉先帝的命令戍守宣州，死後一定要把我埋葬在敬亭山的山脚。"兩個兒子照他的話做了。

姜垓

垓，字如須，崇禎十三年進士。授行人。埰下獄，垓盡力營護。後聞鄉邑破，父殉難，一門死者二十餘人。垓請代兄繫獄，釋埰歸葬，不許。即日奔喪，奉母南走蘇州。初，垓爲行人，見署中題名碑，崔呈秀、阮大鋮與魏大中并列，立拜疏請去二人名。及大鋮得志，滋欲殺垓甚。垓乃變姓名，逃之寧波。國亡乃解。

姜垓，字如須，崇禎十三年進士。授官行人。姜埰被關入監獄，姜垓盡力營救保護。後來聽到家鄉縣城被攻破，父親殉難，一家死掉的有二十餘人。姜垓請求代替兄長入獄，放姜埰回家埋葬家人，不允許。當日奔赴親喪，侍奉母親南行到蘇州。起初，姜垓爲行人，看見官署中題名碑，崔呈秀、阮大鋮與魏大中的名字并列，立刻上疏請求去掉兩人的名字。等到大鋮得志，要想殺姜垓的念頭更加强烈。姜垓就改變姓名，逃往寧波。國家滅亡後纔解除禍難。

熊開元

熊開元，字魚山，嘉魚人。天啓五年進士。除崇明知縣，調繁吴江。

崇禎四年徵授吏科給事中。帝遣中官王應朝等監視關、寧軍馬，開元抗疏争，不納。王化貞久繫不决，奸人張應時等疏頌其功，請以身代死，俾戴罪立功。開元疏駁之，言："化貞家貲巨萬，每會朝審，輒買燕市少年，雜立道旁，投熊廷弼瓦礫，嗟嘆化貞不休，以此熒惑上聽。今應時復敢爲此請，宜立肆化貞市朝。"化貞卒正法。

時有令，有司徵賦不及額者不得考選。給事中周瑞豹考選而後完賦，帝怒貶謫之，命如瑞豹者悉以聞。於是開元及御史鄭友元等三人并貶二秩

熊開元，字魚山，嘉魚人。天啓五年進士。授職崇明知縣，調任事務繁重的吴江。

崇禎四年徵召授官吏科給事中。皇上派遣宦官王應朝等人監視關、寧軍馬，開元上疏抗争，不采納。王化貞久押監獄不能判决，奸人張應時等上疏稱頌他的功勞，請求自己代他去死，使他戴罪立功。開元上疏駁斥他們，説："化貞家産巨萬，每當朝廷會審，就收買燕市少年，零亂地立在道旁，向熊廷弼投擲瓦礫，不停地爲化貞嘆息，以此來混淆皇上的視聽。現在應時還敢作出這樣的請求，應該立即把化貞陳尸市朝。"化貞最終被正法。

當時有法令，官吏徵收賦税達不到定額的不得參加考核選拔。給事中周瑞豹考核選拔後纔完成徵收的賦税，皇上發怒將他貶謫，命令像瑞豹這樣的全都上報。於是開元及御史鄭友元等三人

調外，開元不赴官。久之，起山西按察司照磨，遷光禄寺監事。

都被貶兩級官階調往外地，開元没有赴任。過了很久，起任山西按察司照磨，升光禄寺監事。

十三年遷行人司副。左降官率驟遷，開元以淹久頗觖望。會光禄丞缺，開元詣首輔周延儒述己困頓狀。延儒適以他事輒命駕出，開元大慍。會帝以畿輔被兵求言，官民陳事者，報名會極門，即日召對。

十三年升行人司副。被降職的官員都驟然遷升，開元因爲滯留久了很不滿意。適逢光禄丞空缺，開元去找首輔周延儒陳述自己困苦勞累的情況。延儒恰巧因有别的事情立即令人駕車外出，開元大怒。適逢皇上因京城近郊遭敵軍進攻而徵求言論，陳述事情的官吏百姓，在會極門報名，當天召見應對。

開元欲論延儒，次日即請見。帝召入文昭閣，開元請密論軍事。帝屏左右，獨輔臣在，開元不敢言，但奏軍事而出。越十餘日，復請見。帝御德政殿，秉燭坐。開元從輔臣入，奏言："《易》稱'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請輔臣暫退。"延儒等引退者再，帝不許。開元遂言："陛下求治十五年，天下日以亂，必有其故。"帝曰："其故安在?"開元言："今所謀畫，惟兵食寇賊。不揣其本，而末是圖，雖終日夜不寢食，求天下治無益也。陛下臨御以來，輔臣至數十人，不過陛下曰賢，左右曰賢而已，未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也。天子心膂股肱，而任之易如此。庸人在高位，相繼爲奸，人禍天殃，迄無衰止。迨言官發其罪狀，誅之斥之，已敗壞不可復救矣。"帝與詰問久之，疑開元有所爲，曰："爾意有人欲用乎?"開元辨無有，且奏且頻目延儒。延儒謝，帝曰："天下不治皆朕過，於卿等何與?"開元言："陛下令大小臣工不時面奏，而輔臣在左右，誰敢爲異同之論以速禍。且昔日輔臣，繁刑厚斂，屏棄忠良，賢人君子攻之。今輔臣奉行德意，釋纍囚，蠲逋賦，起廢籍，賢人君子皆其所引用。偶有不平，私慨嘆而已。"帝責開元有私。開元辨，延儒等亦前爲解。

開元要彈劾延儒，次日就請求召見。皇上召入文昭閣，開元請求秘密談論軍事。皇上摒退左右，衹有輔臣在場，開元不敢講延儒的事，衹是奏説軍事就出來了。過了十餘天，再次請求召見。皇上登德政殿，殿内持燭照明而坐。開元跟從輔臣進入，奏説："《易》説：'君主不嚴密就失去臣子，臣子不嚴密就失去自身。'請輔臣暫時退出。"延儒等人再三主動請求退出，皇上不允許。開元於是説："陛下求取治安十五年，天下一天比一天亂，一定有它的原因。"皇上説："那個原因在什麽地方?"開元説："現在所謀劃的，衹是軍餉寇賊。不考慮根本，衹謀劃細節，雖然整日整夜廢寢忘食，對求取天下治安是没有益處的。陛下登位以來，輔臣達到數十人，不過是陛下説好，左右的人説好而已，未必各位官員和國人都説好。天子的心腹親近大臣，却如此輕易地委任。庸人在高位，相繼爲奸，人禍天災，迄今没有衰退止息。等到諫議官揭發他們的罪狀，再誅殺驅逐他們，國事已敗壞不可再挽救了。"皇上對他責問很久，懷疑開元有所企圖，説："你認爲有人想攬權嗎?"開元辯解説没有，一面奏説一面頻頻看着延儒。延儒謝罪，皇上説："天下不治都是朕的過失，與卿等有什麽關係?"開元説："陛下命大小臣子隨時面奏，可是輔臣在左右，誰敢發表不同的意見來招致禍害。况且昔日的輔臣，刑罰繁多徵斂沉重，驅逐忠良，攻擊賢人君子。如今輔臣奉行有益於國家和人民的旨意，釋放拘禁的囚犯，蠲免拖欠的賦税，起用被廢除官籍的人員，賢人君子都受他提拔任用。偶有不平，也衹是私下慨嘆而已。"皇

上斥責開元有私心。開元分辯，延儒等人也上前爲他解釋。

開元復請遍召廷臣，問以輔臣賢否。"輔臣心事明，諸臣流品亦別。陛下若不察，將吏狃情面賄賂，失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爲陛下捐軀報國者。"延儒等奏情面不盡無，賄賂則無有。開元復言："敵兵入口四十餘日，未聞逮治一督、撫。"帝曰："督、撫初推，人以爲賢，數月後即以爲不賢，必欲去之而後快。邊方與內地不同，使人何以展布。"開元言："四方督、撫，率自監司。明日廷推，今日傳單，其人姓名不列。至期，吏部出諸袖，諸臣唯唯而已。既推後，言官轉相采訪，而其人伎倆亦自露於數月間，故人得而指之，非初以爲賢，繼以爲不賢也。"帝命之退。延儒等請令補牘，從之。

開元又請求廣泛召集朝廷大臣，詢問輔臣是否賢良。"輔臣的心事明瞭，諸臣的品類亦可以區別。陛下若不辨察，將領官吏拘於情面賄賂，失地喪師，都可以無罪，誰再爲陛下捐軀報國。"延儒等人奏說情面不是完全沒有，賄賂則沒有。開元再說："敵兵進入關口四十餘天，沒有聽說逮捕處分一個總督、巡撫。"皇上說："起初推舉總督、巡撫，人人認爲賢，數月後就認爲不賢，一定要驅逐他們而後纔高興。邊境與內地不同，讓人怎麽能施展。"開元說："四方總督、巡撫的人選，都來自監察部門。明日朝廷推舉，今日有評定被推選者高下的訪單，那個人的姓名沒有列在上面。到了推舉的日期，吏部官員從袖中拿出名單，諸臣唯唯應諾而已。已經推舉後，諫議官輪流去調查，那個人的手段也在幾個月之間自己暴露出來，所以人人都可以指責他，不是起初以爲他賢，接着就以爲不賢了。"皇上命他退下。延儒等人請求讓他補一份書面報告，聽從了。

當是時，開元欲發延儒罪，以其在側不敢言。而延儒慮其補牘，謀沮之。大理卿孫晋、兵部侍郎馮元飈責開元，"首輔多引賢者。首輔退，賢者且盡逐。"開元意動。大理丞吴履中至，亦以開元言爲驟。禮部郎中吴昌時者，開元知吴江時所拔士也，復致書言之。開元乃止述奏辭，不更及延儒他事。帝方信延儒，大清兵又未退，焦勞甚。得奏，大怒，令錦衣衛逮治。衛帥駱養性，開元鄉人也，雅怨延儒，次日即以獄上。帝益怒，曰："開元讒譖輔弼，必使朕孤立於上，乃便彼行私，必有主使者。養性不加刑，溺職甚，其再嚴訊以聞。"十二月朔，嚴刑詰供主謀。開元堅不承，而盡發延儒之隱，養性具以聞。帝乃廷杖開元，繫獄。

當這個時候，開元要揭發延儒的罪狀，因爲他在旁邊不敢講。而延儒憂慮他補充的書面報告，計謀阻止他。大理卿孫晋、兵部侍郎馮元飈責備開元，"首輔多引用賢人。首輔退位，賢人將全部遭驅逐。"開元的意志動摇。大理丞吴履中到了，也認爲開元的話太冒失。禮部郎中吴昌時，是開元任吴江知縣時所選拔的人，又寫信説起這件事。開元就衹陳述上次面奏時說的話，不再提到延儒其他的事。皇上正信任延儒，大清兵又沒有撤退，十分操心勞苦。得到奏牘，大怒，命令錦衣衛將他逮捕處治。錦衣衛首領駱養性，是開元的同鄉人，向來不滿延儒，第二天就把案情上報。皇上更加憤怒，説："開元誹謗詆毁輔相，一定要把朕孤立在上面，就可以方便他實行個人的目的，必然有主使的人。養性不施加刑罰，嚴重失職，讓他再嚴加審訊後上報。"十二月初一，嚴刑逼供主謀。開元堅決不承認，却全盤揭發延儒的隱私，養性詳細地上報。皇上就在朝廷上杖責開元，押入監獄。

始，方士亮劾罷密雲巡撫王繼謨，參政錢天錫得巡撫。御史孫鳳毛發其事，劾給事中楊枝起、廖國遴爲天錫夤緣。因言開元面奏，實二人主之，欲令丘瑜秉政，陳演爲首輔。御史李陳玉亦言之。帝以開元已下吏，不問，而責令鳳毛陳奏。鳳毛死，其子訴冤，謂國遴、枝起鴆殺之。兩人及天錫并削職下獄。士亮又言恐代繼謨者未能勝繼謨，繼謨得留任。十六年六月，延儒罷，言官多救開元者，不報。刑部擬贖徒，不許。明年正月遣戍杭州。

起初，方士亮彈劾罷免密雲巡撫王繼謨，參政錢天錫得以巡撫此地。御史孫鳳毛揭發這件事，彈劾給事中楊枝起、廖國遴爲天錫鑽營。因而説開元面奏，實際上是這兩個人主使，想讓丘瑜執政，陳演爲首輔。御史李陳玉也這樣説。皇上因爲開元已交司法官審訊，不再追問，而責令鳳毛上奏陳述。鳳毛死，他的兒子訴冤，説是國遴、枝起毒死他。兩人及天錫同被削職押入監獄。士亮又説恐怕代替繼謨的人未能勝過繼謨，繼謨得以留任。十六年六月，延儒被罷免，諫議官多有救援開元的，没有答覆。刑部擬定以錢財贖徒刑的判決，不允許。次年正月發配戍守杭州。

未幾，京師陷。福王召起吏科給事中。丁母艱，不赴。唐王立，起工科左給事中。連擢太常卿、左僉都御史，隨征東閣大學士。乞假歸。汀州破，棄家爲僧，隱蘇州之靈巖以終。

没有多久，京師陷落。福王召入起用爲吏科給事中。遭逢母喪，未赴任。唐王登位，起用爲工科左給事中。接連提升爲太常卿、左僉都御史，隨師征伐的東閣大學士。請假回家。汀州被攻破，棄家爲僧，隱居蘇州的靈巖一直到死。

方士亮

士亮，歙縣人。崇禎四年進士。歷嘉興、福州推官，擢兵科給事中。與同官朱徽、倪仁禎等謁大學士謝陞於朝房，陞言："人主以不用聰明爲高。今上太用聰明，致天下盡壞。"又曰："款事諸君不必言，皇上祈籤奉先殿，意已決。"諸人退，謂陞誹謗君父，泄禁中語。仁禎、國遴等交章論之，斥陞大不道，無人臣禮。士亮及他言官繼之，疏數十上。帝大怒，削陞籍。已而士亮連劾諸督撫張福臻、徐世廕、朱大典、葉廷貴，及兵部侍郎吕大器、甘肅總兵馬爌，事多施行。又請召舊諫臣姚思孝、何楷、李化龍、張作楫、張焜芳、李模、詹爾選、李右讜、林蘭友、成勇、傅元初，而恤已死者吴執御、魏呈潤、傅朝佑、吴彦芳、王績燦、葛樞，帝頗采納。周延儒出督師，請士亮贊畫軍務。延儒獲譴，士亮亦削職

士亮，歙縣人。崇禎四年進士。先後任嘉興、福州推官，升兵科給事中。與同僚朱徽、倪仁禎等在上朝前休息的房間進見大學士謝陞，謝陞説："君主以不使用自己的聰明才智爲高明。當今皇上太用聰明才智，致使天下全都敗壞。"又説："和議的事諸君不必説，皇上在奉先殿求籤，心意已决。"諸人退出，説謝陞誹謗君父，泄露宫禁中的話。仁禎、國遴等紛紛上奏章彈劾他，指責謝陞大逆不道，没有做臣子的禮節。士亮及其他諫議官跟着他們，奏疏上了幾十道。皇上大怒，削去謝陞的官籍。不久士亮接連彈劾各總督巡撫張福臻、徐世廕、朱大典、葉廷貴，以及兵部侍郎吕大器、甘肅總兵馬爌，事情大多施行。又請求召回原先敢於諍諫的官員姚思孝、何楷、李化龍、張作楫、張焜芳、李模、詹爾選、李右讜、林蘭友、成勇、傅元初，并撫恤已死的吴執御、魏呈潤、傅朝佑、吴彦芳、王績燦、葛樞，皇上多有采納。周延儒出京督率軍隊，請士亮參贊謀劃軍務。延儒遭責罰，士亮也削職關入監獄，過了很久釋放回家。福王的時候，恢復官

下獄，久之釋歸。福王時，復官。國變後卒。

職。國家發生變故後去世。

詹爾選

詹爾選，字思吉，撫安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太常博士。八年擢御史。時詔廷臣舉守令，爾選言："縣令多而難擇，莫若精擇郡守。郡守賢，縣令無不賢。"因請起用侍郎陳子壯、推官湯開遠，報聞。

明年疏劾陳啓新："宜召九卿科道，覿面敷陳，罄其底蘊。果有他長，然後授官。遽爾授官，非所以重名器。吏部尚書謝陞、大學士溫體仁不加駁正，尸素可愧。"帝怒。未幾，大學士錢士升以争武生李璡搜括富户，忤旨，引罪乞休去。爾選上疏曰：

> 輔臣引咎求黜，遽奉回籍之諭。夫人臣所以不肯言者，其源在不肯去耳。輔臣肯言肯去，臣實榮之，獨不能不爲朝廷惜此一舉也。璡以非法導主上，其端一開，大亂將至。輔臣憂心如焚，忽奉改擬之命，遂爾執奏。皇上方嘉許不暇，顧以爲疑君要譽耶？人臣無故疑其君，非忠也，乃謂吾君萬舉萬當者，第容悦之借名，必非忠。人臣沽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尸位保寵，寡廉鮮耻，亦必非國家利。

> 況今天下疑皇上者不少矣。將驕卒惰，尚方不靈，億萬民命，徒供武夫貪冒，則或疑過於右武。穿札與操觚并課，非是者弗録。人見賣牛買馬，絀德齊力，徒使强寇混迹於道途，父兄莫必其子弟，則或疑緩於敷文。

詹爾選，字思吉，撫安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官太常博士。八年升御史。當時下詔令朝廷官員推舉知府縣令，爾選説："縣令多而難以選擇，不如精選知府。知府賢能，縣令没有不賢的。"接着請求起用侍郎陳子壯、推官湯開遠，回答知道。

次年上疏彈劾陳啓新："應當召集九卿、給事中、御史等官員，當面詳細陳述，徹底亮出他的底細。果然有其他的長處，然後再授以官職。倉促授官，不是用來尊重名號官爵的做法。吏部尚書謝陞、大學士溫體仁不加以駁斥糾正，尸位素餐可耻。"皇上怒。没有多久，大學士錢士升因爲争辯武學生員李璡搜括富户的主意，觸犯皇上旨意，認罪乞求退休離去。爾選上疏説：

> 輔臣自己承擔錯誤請求貶斥，突然得到遣回原籍的諭令。臣子所以不肯説話，它的根源在不肯離去罷了。輔臣肯説話肯離去，臣實以此爲榮，衹是不能不爲朝廷這一舉動可惜。李璡以不合法的主張引導皇上，這個頭一開，大亂將至。輔臣憂心如焚，忽然接到改擬敕旨的命令，於是就堅持上奏争辯。皇上正贊許還來不及，難道要用懷疑君主來邀取名譽嗎？人臣無故懷疑他的君主，是不忠，如果説我們皇上做一萬件事對一萬件，衹是逢迎取媚的人藉此獲取名譽，必定是不忠。臣子追求名譽，從義出發是不敢做的，如果君主不以名譽來鼓勵天下人，使他的臣子占據職位無所事事衹知保持寵禄，寡廉鮮耻，也一定對國家没有利益。

> 況且如今天下懷疑皇上的人不少了。將帥驕傲士卒懶惰，尚方寶劍不靈，億萬人民的生命，衹是供武夫貪功冒賞，有人會懷疑過分崇尚武功了。射箭與作文同時學習，不這樣科舉就不録取。人們看到賣牛買馬，貶斥道德整治武力，衹是使强寇把形迹混雜在大路上的行人中間，父親兄長也不能肯定他

免覲之説行，上意在蘇民困也，而或疑朝宗之大義，不敵數萬路用之金錢。駁問之事煩，上意在懲奸頑也，而或疑明啓之刑書，幾禁加等之紛亂。

們的兒子兄弟不是强寇，就有人會懷疑輕慢布行教化。免除朝覲的説法實施，皇上的心意是要讓人民從困苦中復蘇過來，而有人會懷疑朝見宗主的大原則，抵不上幾萬路途花費的金錢。反駁詰問的事情繁多，皇上的心意是要懲處奸惡貪婪的人，而有人會懷疑公開頒布的刑法，很少能禁止追加刑罰等級的混亂。

其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衆欷歔。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發憤耳，而竟鬱鬱以去，恐後之大臣無復有敢言者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難望其言矣。所日與皇上言者，惟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痴，售則挺身招摇，敗則潛形逋竄，駭心志而熗耳目，毁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尚忍言哉！祈皇上以遠大宅心，以簡静率憲，責大臣弼違之義，作言官敢諫之風。寧獻可替否，毋藉口聖明獨斷，掩聖主之謙冲。寧進禮退義，毋藉口君恩未酬，飾引身之濡滯。臣愚不勝惓惓。

那些君子憂慮差遣役使的不恰當，那些小人害怕陷入麻煩的多樣途徑。明知一切不循禮法的政事，或者拍着心口表示愧恨，或者對着衆人欷歔嘆息。輔臣不過偶爾因爲一件事，代表天下發泄憤恨罷了，却最終鬱鬱不得志地離去。恐怕以後的大臣不再有敢説話的了。大臣不敢説話，就越難希望小臣發言了。每日與皇上講話的人，衹是瑣碎刻薄，不識大體的人，他們好似忠良正直，就如發狂發痴，得志就挺身而出招摇過市，敗露就隱匿形迹逃竄躲避，震動心志擾亂耳目，敗壞久已通行的法規而醖釀着隱患，天下的事情還忍心説嗎！祈求皇上把遠大的志向存放心中，用簡潔的方法執行法令，以矯正過失的道義要求大臣，振作諫議官敢於進諫的風氣。寧可直言諍諫，不要藉口皇上英明獨斷專行，掩蓋君主的謙虚。寧可以禮進身，以義引退，不要藉口君恩未報，掩飾自己離去時的遲疑淹留。臣下我十分懇切。

疏入，帝震怒，召見武英殿，詰之曰："輔臣之去，前旨甚明，汝安得爲此言?"對曰："皇上大開言路，輔臣乃以言去國，恐後來大臣以言爲戒，非皇上求言意。"帝曰："建言乃諫官事，大臣何建言?"對曰："大臣雖在格心，然非言亦無由格。大臣止言其大者，决無不言之理。大臣不言，誰當言者?"帝曰："朕如此焦勞，天下尚疑朕乎? 即尚方劍何嘗不賜，彼不能用，何言不靈?"對曰："誠如聖諭。但臣見督理有參疏，未

奏疏送入，皇上震怒，在武英殿召見，責問他説："輔臣離去，前一道聖旨説得很明白，你怎麽能這樣説?"回答説："皇上廣開言路，輔臣却因爲進言離開京城，恐怕後來的大臣以進言爲禁忌，這不是皇上求取言論的意旨。"皇上説："發表言論是諫議官的事，大臣爲什麽要發表言論?"回答説："大臣的職責雖然是以德禮正人心，然而不發言論亦無從正人心。大臣衹説大的事情，决没有不説的道理。大臣不説，誰應該説?"皇上説："朕如此憂慮操勞，天下還要懷疑朕嗎? 就是尚方寶劍又何嘗没有賞賜下去，他們不能用，爲什麽説不靈?"回答説："確如皇上所

蒙皇上大處分，與未賜何異。”帝曰：“刑官擬罪不合，朕不當駁乎？”對曰：“刑官不職，但當易其人，不當侵其事。”帝曰：“汝言一切苟且之政，何者爲苟且？”對曰：“加派。”帝曰：“加派，因賊未平，賊平，何難停。汝尚有言乎？”對曰：“搜括抽扣亦是。”帝曰：“此供軍國之用，非輸之内帑。汝更何言？”對曰：“即捐助亦是。”帝曰：“本令願捐者聽，何嘗强人？”

說的那樣。但臣見到有彈劾總督總理的奏疏，未受到皇上重大的處分，與未賜寶劍有什麽兩樣？”皇上說：“執掌刑法的官員定罪不合適，朕不應當駁回嗎？”回答說：“執掌刑法的官員不稱職，衹應當撤换他這個人，不應當侵犯他的事權。”皇上說：“你說一切不循禮法的政事，哪一件是不循禮法的？”回答說：“增加攤派賦税。”皇上說：“增加攤派賦税，是因爲賊寇未平定。賊寇平定了，停止增加攤派有什麽難的。你還有話麽？”回答說：“搜括富户抽取剋扣商税也是。”皇上說：“這是供軍務國政所用，不是輸送到内庫。你還有什麽說？”回答說：“就是捐助也是。”皇上說：“本來就是讓願意捐助的人自願的，何嘗强迫人？”

時帝聲色俱厲，左右皆震慴，而爾選詞氣不撓。帝又詰發憤諸語，及帖黄簡略，斥爲欺罔，命錦衣提下。爾選叩頭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事尚可爲。即不聽，亦可留爲他日思。”帝愈怒，罪且不測。諸大臣力救，乃命繫於直廬。明日下都察院議罪，議止停俸。帝以語涉誇詡，并罪視草御史張三謨，令吏部同議。請鐫五級，以雜職用。復不許，乃削籍歸。自後言者屢薦，皆不聽。十五年，給事中沈迅、左懋第相繼薦。有詔召還，未及赴而都城陷。

當時皇上聲色俱厲，左右都震驚害怕，而爾選的語氣不屈不撓。皇上又追問他關於發憤等話，及奏章摘要太簡略的事，責斥他欺騙蒙蔽，命錦衣衛把他抓下。爾選叩頭說：“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而聽取臣的話，事情還可有所作爲。即使不聽，亦可以留作他日的思考。”皇上愈加憤怒，難以測度他要獲什麽罪名。諸位大臣極力救援，纔下令關押在值日的處所。明日交都察院論罪，議決僅僅停發俸禄。皇上因爲案詞近於誇耀爾選，將起草案詞的御史張三謨一同治罪，命令吏部會同議論。請求削降五級官階，以不入品級的雜職使用。又不准許，就削奪官籍回家。自此之後諫議官屢次薦舉，都不聽。十五年，給事中沈迅、左懋第相繼薦舉。有詔書召回，未來得及前往而都城陷落。

福王立，首起故官。未上，群小用事，憚爾選鯁直，令補外僚，遂不出。國變後，又十二年而終。

福王登位，首先起用任原職。還没有上京，一群小人掌權，害怕爾選鯁直，命令他擔任地方官，於是就不出來做官。國家發生變故後，又過了十二年纔去世。

湯開遠

湯開遠，字伯開，主事顯祖子也。早負器識，經濟自許。崇禎五年由舉人爲河南府推官。帝惡廷臣玩愒，持法過嚴。開遠疏諫曰：

陛下臨御以來，明罰敕法。

湯開遠，字伯開，主事湯顯祖的兒子。早年具有器量和見識，以經世濟民自許。崇禎五年由舉人任河南府推官。皇上厭惡朝廷大臣玩忽職守，執法過於嚴厲。開遠上疏規勸說：

陛下統治天下以來，嚴明刑罰整飭法

自小臣至大臣，蒙重譴下禁獄者相繼，幾於刑亂國用重典矣。見廷臣薦舉不當，疑爲黨徇；惡廷臣執奏不移，疑爲藐抗。以策勵望諸臣，於是戴罪者多，而不開以立功之路；以詳慎責諸臣，於是引罪者衆，而不諒其致誤之由。墨吏宜逮，然望稍寬出入，無絀能臣。至三時多害，五方交警，諸臣怵參罰，惟急催科，民窮則易爲亂。陛下寬一分在臣子，即寬一分在民生，此可不再計决者。尤望推諸臣以心，待諸臣以禮，諭中外法司以平允。至錦衣禁獄，非寇賊奸宄，不宜輕入。

律。從小臣到大臣，蒙受嚴重的責罰被關入監獄的接連不斷，幾乎是治理動亂的國家要用重法了。見朝廷官員薦舉不合適，就懷疑爲結黨營私；憎惡朝廷官員執意上奏堅定不移，就懷疑爲藐視對抗。以督促勉勵爲理由埋怨諸臣，於是得罪的多，却不開闢立功的門路；用詳盡縝密的方法指責諸臣，於是認罪的人多，却不體諒他們犯錯誤的原由。貪官該逮捕，然而希望定刑稍寬，不要貶退有才能的臣子。至於春夏秋三個農時多災害，東南西北中五方紛紛報警，諸臣害怕彈劾處罰，祇着急徵收賦稅，人民窮困就容易作亂。陛下對臣子寬容一分，就是對人民的生計寬容一分，這是可以不必再三考慮而决定的。尤其希望陛下真心對待諸臣，以禮來接待諸臣，告示中央和地方的司法部門要公平適當。至於錦衣衛的監獄，不是寇賊和犯法作亂的人，不宜輕易關進去。

帝怒，摘其疏中“桁楊慘毒，遍施勞臣”語，責令指實。乃上奏曰：

皇上發怒，摘録他奏疏中“刑罰慘毒，普遍施加於功臣”的話，責令他指證落實。於是上奏説：

時事孔棘，諸臣有過可議，亦有勞可準；有罪可程，亦有情可原。究之議過不足懲過，而後事轉因前事以灰心；聲罪不足服罪，而故者更藉誤者以實口。綜核太過則要領失措，懲創太深則本實多缺。往往上以爲宜詳宜新之事，而下以爲宜略宜仍之事。朝所爲縲辱擯棄不少愛之人，又野所爲推重愾嘆不可少之人。上與下異心，朝與野異議，欲天下治平，不可得也。

當前的局勢十分艱難，諸臣有過失可以論罪，也有功勞可以抵罪；有罪可以判决，也有情可以原諒。説到底給過失定罪不足以懲戒過失，而後來辦事的人反而因爲前面的事情而灰心；宣布一個人的罪行不足以使一個人承認罪行，而故意犯罪的却以偶爾犯過失爲藉口。綜理考核太過分那麽重要的事情就得不到妥當的處理，懲戒太深那麽根本就多闕失。皇上往往認爲是應該詳盡應該革新的事，可是臣下却認爲是應該簡略應該守成的事。朝廷所關押羞辱擯棄不加一點愛惜的人，祇是民間所推重嘆息不可缺少的人。上面與下面不同心，朝廷與民間意見不同，要想天下治理平安，是不可能實現的。

蘇州僉事左應選任昌黎縣令，率土著保孤城。事平之日，擢任監司。乃用小過，卒以贓

蘇州僉事左應選任昌黎縣縣令，率領當地居民保衛孤城。事情平定的時候，升任監察官員。却因爲小過失，最後以貪贜定罪。

擬。城池失守者既不少貸，捍禦著績者又不獲原，諸臣安所適從哉。事急則巨萬可捐，事平則錙銖必較，向使昌黎不守，同於遵、永，不知費朝廷幾許金錢，安所得涓滴而問之。臣所惜者此其一。

城池失守的人既然不稍加寬容，捍衛守禦功績卓著的人又不獲得原諒，諸臣就無所適從了。事情急了成千上萬可以犧牲，事情平定了，尺尺寸寸一定要計較，往昔假使昌黎失守，與遵、永一樣，不知道要耗費朝廷多少金錢，哪裏能一點一滴都去過問呢。臣所可惜的這是其中之一。

給事中馬思理、御史高倬，值草場火發，狂奔盡氣，無救燎原，此不過爲法受過耳，更欲以他罪論，則甚矣。今歲盛夏雪雹，地震京圻，草場不爇自焚。陛下不寬刑修省，反嚴鞫而長繫之，非所以召天和，稱善事也。臣所惜者此其一。

給事中馬思理、御史高倬，碰到草場着火，狂奔氣也喘不過來，無法撲滅燎原烈火，這不過爲着維護法律而承擔過失而已，還要以其他的罪名判罰他們，就太過分了。今年盛夏下雪和冰雹，京城千里之地發生地震，草場不點火自焚。陛下不放寬刑罰修身反省，反而嚴加審訊長久關押，不能以此召喚上天和順，宣揚善事。臣所可惜的這是其中之一。

宣大巡按胡良機，陛下知其諳練，兩任岩疆，尋因過誤褫革，輿論惜之，豈成命終難反汗哉！臣所惜者此其一。

宣大巡按胡良機，陛下知道他熟悉軍務，兩次派他到險要的地區任職，隨即因過失錯誤被革職，輿論爲此可惜，難道是已發布的命令難於反悔！臣所可惜的這是其中之一。

監兑主事吴澧，宵旦河干，經營漕事。運弁稽違，量行責戒，乃褫革之，又欲究治之。夫兵嘩則爲兵易將，將嘩則爲武抑文，勇於嘩而怯於門，安用此驕兵驕將爲也！臣所惜者此又其一。

監督兑換漕糧的主事吴澧，早晚在河邊，經營漕運的事。運糧的兵丁遷延違期，根據情況施行責罰懲戒就行了，可是將他革職，又要追究治罪。士兵嘩變就爲了士兵更換將領，將領嘩變就爲了武將抑制文臣，勇於嘩變而怯於戰鬥，怎麼能用這些驕兵驕將去幹事啊！臣所可惜的這是其中之一。

末復爲都御史陳于廷、易應昌申辨。帝怒，切責之。

末尾再爲都御史陳于廷、易應昌申辯。皇上發怒，嚴厲地斥責他。

河南流賊大熾，開遠監左良玉軍，躬擐甲胄，屢致克捷。帝以天下用兵，意頗重武，督、撫失事多逮繫，而大將率姑息。開遠以爲偏，八年十月上疏曰：

河南流賊聲勢大振，開遠監督左良玉的部隊，披鎧甲戴頭盔親自征戰，屢次取得勝利。皇上因爲天下用兵，心中很重視武將，總督、巡撫失職多被逮捕入獄，而大將都姑息遷就。開遠認爲不公平，八年十月上疏説：

比年寇賊縱横，撫、鎮爲要。乃陛下於撫臣則懲創之，於鎮臣則優遇之。試觀近日諸

連年寇賊猖獗，以巡撫、鎮將爲重要。可是陛下對巡撫就加以懲治，對於鎮將就加以優待。試看近日諸巡撫，有不被革職不遭

撫臣，有不褫奪不囚繫者乎？諸帥臣及偏裨，有一禮貌不崇、升蔭不遂者乎？即觀望敗衄罪狀顯著者，有不寬假優容者乎？夫懲創撫臣，欲其惕而戒也；優遇武臣，欲其感而奮也。然而封疆日破壞、寇賊日蔓延者，分别之法少也。撫臣中清操如沈棨，幹濟如練國事，捍禦兩河、身自爲將如玄默，拮据兵事、沮賊長驅如吴甡，或麗爰書，或登白簡，其他未可悉數。而武臣桀驁恣睢，無日不上條陳，争體統。一旦有警，輒逡巡退縮。即嚴旨屢頒，褎如充耳。如王樸、尤世勛、王世恩輩，其罪可勝誅哉！

秦撫甘學闊有《法紀全疏》一疏，請正縱賊諸弁以法，明旨顧切責之。然則自今以後，敗將當不問矣。文臣未必無才能，乃有寧甘斥黜必不肯任不敢任者，以任亦罪，不任亦罪，不任之罪猶輕，而任之罪更重也。誠欲使諸臣踴躍任事，在寬文法，原情實，分别去留，毋以一眚棄賢才。至韎韐之夫，不使怯且欺者倖乎其間，則賞罰以平，文武用命矣。

帝以撫臣不任者，無所指實，責令再陳。乃上言曰：

朝廷賞罰無章，於是諸臣之不肯任不敢任者罪，而肯任敢任者亦罪，且其罪反重。勸懲無當，欲勘定大亂，未之前聞。從來無詘督臣以伸庸帥者，至今而楊嗣昌不得闢其説。從來無抑言路以伸劣弁者，至今而王肇坤不得保其秩。王樸恇怯暴著，聽敵

囚禁的嗎？諸將帥及偏將裨將，有一個没有受到尊崇的禮遇，升官蔭子不稱心的嗎？即便觀望失敗罪行顯著，有不寬容饒恕的嗎？懲治巡撫，是要他警惕而戒備，優待武臣，是要他感激而奮發。然而邊疆日遭破壞，賊寇日益蔓延，是缺少區别對待的原則。巡撫中清廉有操守的如沈棨，幹練能辦事的如練國事，捍衛兩河，親自率領軍隊的如玄默，操勞軍事，阻止賊寇長驅直入的如吴甡，或遭審訊，或被彈劾，其他的不能一一列舉。可是武臣桀驁不訓放縱暴戾，没有一天不呈上分條陳述意見的文書，爲體制規矩而争吵。一旦有警報就徘徊退縮。即便嚴厲的詔旨屢屢頒發，却充耳不聞。如王樸、尤世勛、王世恩這一夥人，他們的罪行至殺了他們還不够！

秦巡撫甘學闊有《法紀全疏》一道奏疏，請將縱容賊寇的諸將正法，聖旨却嚴厲地斥責他。然而自今以後，敗將就應當不問罪了。文臣未必没有才能，却有心甘情願遭貶斥一定不肯負責不敢負責的，因爲負責任要獲罪，不負責任也要獲罪，不負責任的罪還輕，而負責任的罪更重。真的要使諸臣踴躍承擔事情的責任，在於放寬法制，推求事情的實際情况，分别情况决定去留，不要以一件過失拋棄賢才。至於身穿皮革軍裝的武夫，不讓怯弱又欺瞞的人在他們之間得寵，那麽就賞罰公平，文武官員能够效命了。

皇上認爲巡撫不願負責不敢負責的話，没有指證落實，責令他再次上書陳述。於是上言説：

朝廷賞罰没有章程，於是諸臣不肯負責不敢負責的獲罪，而肯負責敢負責的也獲罪，而且他們的罪反而重。獎勵懲罰不恰當，想要平定大亂，以前從未聽説過。從來没有貶斥督臣來爲平庸的將帥伸張的，可是至今楊嗣昌不能够陳述他的意見。從來没有貶斥諫議官來爲惡劣的士兵伸張的，可是至今王肇坤不能保住他的官位。王樸怯弱明白

飽去，猶得與吴甡并論，播之天下，不大爲口實哉！若撫臣之不肯任不敢任者，如陝西之胡廷晏，山西之仙克謹、宋統殷、許鼎臣，何以當日處分視後皆輕？練國事、玄默承大壞極敝之後，竭力撑持，何以當日處分較前更重？

且近日爲辦寇而誅督臣者一，逮督臣撫臣者二，褫撫臣者亦二。甚至巡方與撫臣并議，而并逮兩按臣；計典與失事牽合，而并褫南樞臣。若監司、守令之獲重譴者，不可勝紀。試問前後諸帥臣，有一誅且逮者乎？即降而偏裨，有一誅且逮者乎？甚至避寇、縱寇、養寇、助寇者，皆置弗問。即或處分，不過降級戴罪而已。然則諸將之不肯任不敢任者，直謂之無罪可乎？是陛下於文武二途，委任同，責成不同。明旨所謂一體者，終非一體矣。

不特此也。按臣曾週當舊撫艱去，力障寇鋒，初非失事，乃竟從逮配，將來無肯任敢任之按臣矣。道臣祝萬齡拮据兵食，寢餌俱廢，至疽發於背，而遽行削籍，將來無肯任敢任之監司矣。史洪謨作令宜陽，戰守素備，賊渡澠池，不敢薄城，及知六安，復有全城之績，而褫奪驟加，將來無肯任敢任之州縣矣。賊薄永寧，舊蜀撫張論與子給事鼎延傾貲募士，夙夜登陴，及論物故，鼎延請恤，并其子官奪之，將來無肯任敢任之鄉官矣。吏部惟雜職多弊，臣鄉吴羽文竭力釐剔，致刀筆賈豎哄然而起，羽文略不

顯著，聽任敵人搶掠够了離去，還得以與吴甡相提并論，傳播到天下，不是一個大大的話柄啊！像巡撫不肯負責不敢負責的，如陝西的胡廷晏，山西的仙克謹、宋統殷、許鼎臣，爲什麽當日的處分比後來都輕？練國事、玄默承接着大壞極爲凋敝之後的局面，竭力支撑，爲什麽當日的處分比以前更重？

况且近日爲治理盜寇誅殺總督一名，逮捕總督巡撫兩名。革除巡撫兩名。甚至把巡察地方的官員與巡撫一起議罪，同時逮捕了兩名巡按；把主持策劃與失職牽連到一起，同時褫革南京的兵部尚書。像監察官員、知府縣令受重罰的，難以一一記載。試問前後諸將帥，有一個遭誅殺或逮捕的嗎？就是降低到偏將裨將，有一個遭誅殺或逮捕的嗎？甚至逃避賊寇、縱容賊寇、供養賊寇、援助賊寇的，都置之不理。即使有處分，不過是降級戴罪任職罷了。然而諸將不肯負責不敢負責的，僅僅説無罪可以嗎？這是陛下對於文武二條仕途，托付給的任務相同，責求所取得的成效不同。聖旨所説視同一體，終究不是一體。

不僅僅如此。巡按曾週碰到原先巡撫遭遇喪事離去，竭力阻擋賊寇的鋒芒，起初没有失職，居然被逮捕發配，將來没有肯負責敢負責的巡按了。御史祝萬齡操勞軍餉，廢寢忘食，以至於背上長了痈疽，却突然被削去官籍，將來没有肯負責敢負責的監察官員了。史洪謨作宜陽縣令，作戰守衛一向有所準備，賊寇過了澠池，不敢迫近宜陽城，等到任六安知縣，又有保全城池的功績，可是革職的處分突然加到他身上，將來没有肯負責敢負責的知州知縣了。賊寇侵入永寧，原四川巡撫張論與兒子給事中鼎延拿出全部財産招募兵士，早晚登上城墻禦敵，等到張論去世，鼎延請求賞賜喪葬的禮儀，却連他兒子的官職一起奪去，將來没有肯負責敢負責的居鄉官員了。吏部祇有雜職多弊病，臣同

爲撓，乃以起廢一事，長繫深求，將來無肯任敢任之部曹矣。

鄉吴羽文竭力清理革除，致使負責案牘文書的刀筆小吏和商賈小人哄然而起，羽文毫不爲之屈服，却因爲起用遭廢革人員一事，被長久地關押嚴加追究，將來没有肯負責任敢負責任的各部司官了。

臣讀明旨，謂諸事皆經確核，以議處有銓部，議罪有法司，稽核糾舉有按臣也。不知詔旨一下，銓部即議降議革，有肯執奏曰“此不當處”者乎？一下法司，即擬配擬戍，有肯執奏曰“此不當罪”者乎？至查核失事，按臣不過據事上聞，有原功中之罪、罪中之功，乞貸於朝廷者乎？是非諸臣不肯分別也，知陛下一意重創，言之必不聽，或反以甚其罪也。所以行間失事，無日不議處議罪，而於蕩寇安民毫無少補。則今日所少者，豈非大公之賞罰哉！

臣讀聖旨，説各事都經過確切的核實，因爲議定處分有吏部，論議定罪有刑部，稽查檢舉有巡按御史。不知道詔旨一下到吏部，就議定降級革職，有肯堅持上奏説“這不應當處分”的人嗎？一下到刑部，就擬定發配戍邊，有肯堅持上奏説“這不應當定罪”的人嗎？至於查核失職，巡撫御史不過根據事實上報，有去追究功勞中的罪行，罪行中的功勞，乞求朝廷給以寬貸的人嗎？這不是諸臣不肯分别對待，知道陛下一心要重罰，説了必定不聽，甚至反而增加他的罪名。所以行軍打仗失職壞事，没有一天不在議論處分定罪，可是對於掃蕩賊寇安定人民没有一點益處。那麽今天所缺少的，難道不是極端公平的賞罰啊！

帝得奏大怒，命削籍，撫按解京訊治。河南人聞之，若失慈母。左良玉偕將士七十餘人合奏乞留，巡按金光辰亦備列其功狀以告。帝爲動容，命釋還戴罪辦賊。

皇上接到奏疏大怒，下令削去官籍，讓巡撫巡按解送到京城審訊處治。河南人聽到，好像失去了慈母。左良玉會同將士七十餘人聯合上奏乞求留下他，巡按金光辰也詳盡地陳列他的功勞上報。皇上爲之動容，命令放回去帶着罪名處理賊寇的事情。

十年正月討平舞陽大盜楊四。論功當進秩，總理王家禎復薦之。乃擢按察僉事，監安、廬二郡軍。其年冬，太子將出閣。奏言：“陛下言教不如身教。請謹幽獨，恤民窮，優大臣，容直諫，寬拙吏，薄貨財，疏滯獄，俾太子得習見習聞，爲他日出治臨民之本。”帝深納之。

十年正月討平舞陽大盜楊四。評定功勞應當晋升官階，總理王家禎又推薦他。於是升按察司僉事，監督安、廬兩州的軍隊。那一年冬天，太子將出内廷聽講，上奏説：“陛下言教不如身教。請在獨處無人時謹慎不苟，體恤人民的窮困，優禮大臣，容納直言進諫，寬容不善做官的人，輕視貨物財利，清理積壓的案情，使太子能習見習聞，爲他日出朝治理政事統治萬民的根本。”皇上深表同意加以采納。

是時，賊大擾江北，開遠數有功。巡撫史可法薦其治行卓異，進秩副使，監軍如故。十三年與總兵官黄

當時，賊寇大肆騷擾長江以北的地區，開遠數次立有戰功。巡撫史可法薦舉他政績卓著，升官副使，監軍和原來一樣。十三年與總兵官黄得

得功等大破革裏眼諸賊，賊遂乞降。朝議將用爲河南巡撫，竟以勞瘁卒官，軍民咸爲泣下。贈太僕少卿。

成勇

成勇，字仁有，安樂人。天啓五年進士。授饒州推官。謁鄒元標於吉水，師事之。中使至，知府以下郊迎，勇不往，且捕笞其從人。丁内外艱。歷開封、歸德二府推官。流賊攻歸德，擊走之。

崇禎十年行取入京。時變考選例，優者得爲翰林。公論首勇，而吏部尚書田唯嘉抑之，勇得南京吏部主事以去。明年二月，帝御經筵，問講官保舉考選得失，諭德黄景昉訟勇及朱天麟屈。帝親策諸臣，天麟得翰林，而勇以先赴南京不與。尋用御史涂必泓言，授南京御史。

楊嗣昌奪情入閣，言者咸獲譴。勇憤，其年九月上疏言："嗣昌秉樞兩年，一籌莫展，邊警屢驚，群寇滿野。清議不畏，名教不畏，萬世公議不畏，臣竊爲青史慮。"疏入，帝大怒，削籍提訊，詰主使姓名。勇獄中上書言："臣十二年外吏，數十日南臺，無權可招，無賄可納，不知有黨。"帝怒，竟戍寧波衛。中外薦者十餘疏，不召。後以御史張瑋言，執政合詞請擢用。帝以勇宥罪方新，不當復職，命以他官用。甫聞命，而京師陷。

福王時，起御史，不赴。披緇爲僧，越十五年而終。

陳龍正

陳龍正，字惕龍，嘉善人。父于王，福建按察使。龍正游高攀龍門。崇禎七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時政

功等人大破革裏眼諸賊，賊就乞求投降。朝廷議論將任用他爲河南巡撫，竟因爲積勞成疾死在任上，軍民都爲之哭泣落淚。贈太僕少卿。

成勇，字仁有，安樂人。天啓五年進士，授饒州推官。在吉水拜見鄒元標，以師禮相待。宫廷中派出的使者到了，知府以下的官員到郊外迎接，成勇不去，并且逮捕鞭笞他的隨從。遭逢父母之喪。先後任開封、歸德兩府推官。流賊攻打歸德，擊退了他們。

崇禎十年任滿内調到京城。當時改變考核選拔人才的條例，優秀者可以任翰林。公衆輿論首推成勇，而吏部尚書田唯嘉壓制他，成勇得到南京吏部主事的職務離去。次年二月，皇上臨幸講席，詢問講官保舉和考核選拔的得失，諭德黄景昉申訴成勇及朱天麟委屈。皇上親自策命諸臣，天麟得任翰林，而成勇因爲先赴南京不在其内。隨即聽取御史涂必泓的話，授官南京御史。

楊嗣昌減少居喪期間的哀痛之情留任進入内閣，上言反對的人都遭責罰。成勇憤怒，那一年九月上疏説："嗣昌執掌兵部兩年，一籌莫展，邊防的警報屢次驚動，群寇遍地。公正的評論不害怕，禮教不害怕，流傳萬世的公衆議論不害怕，臣私下爲歷史記載憂慮。"奏疏送入，皇上大怒，削奪官籍提訊，追問主使者的姓名。成勇在獄中上書説："臣擔任了十二年的地方官，幾十天的南京御史，没有權力可以招攬，没有賄賂可以收納，不知道有結黨的事。"皇上發怒，竟發配戍守寧波衛。朝廷内外推薦他的奏疏十餘道，没有召回。後來因爲御史張瑋上言，執政大臣聯合進言請求提升任用。皇上認爲成勇免罪纔不久，不應當恢復原職，下令以其他官職任用。纔接到命令，京師就陷落了。

福王的時候，起用御史，没有赴任。穿着黑色的衣服當了和尚，過了十五年纔去世。

陳龍正，字惕龍，嘉善人。父親于王，是福建按察使。龍正在高攀龍門下求學。崇禎七年成爲進士，授官中書舍人。當時政治注重考核，朝

尚綜核，中外争爲深文以避罪，東廠緝事尤冤濫。

廷内外争着制定援用苛細嚴峻的法律條文來避免罪責，東廠搜捕辦案尤其失實没有節制。

十一年五月，熒惑守心，下詔修省，有"哀懇上帝"語。龍正讀之泣，上《養和》、《好生》二疏。略曰："回天在好生，好生無過減死。皋陶贊舜曰'罪疑惟輕'，是聖人於折獄不能無失也。蓋獄情至隱，人命至重，故不貴專信，而取兼疑；不務必得，而甘或失。臣居家所見聞，四方罪犯，無甚窮凶奇謀者。及來京師，此等乃無虚月。且罪案一成，立就誅磔，亦宜有所懲戒，何犯者若此纍纍？臣願陛下懷帝舜之疑，寧使聖主有過仁之舉，臣下獲不經之愆。"蓋陰指東廠事也。越數日，果諭提督中官王之心不得輕視人命云。其冬，京師戒嚴，詔廷臣舉堪任督、撫者。御史葉紹顒舉龍正。久之，刑部主事趙奕昌請訪求天下真賢才。帝令奕昌自舉，亦以龍正對。帝皆不用。

十一年五月，火星出現在心宿區域，下詔書修身反省，有"哀懇上帝"的話。龍正讀到詔書哭了，上《養和》、《好生》兩道奏疏，大概説："挽回天意在於愛惜生命，愛惜生命没有超過減少死亡的了。皋陶贊頌舜説'對於定罪持懷疑態度衹要從輕'，這是説聖人在定案方面不能没有過失。因爲案情十分隱秘，人命十分重大，所以不貴在偏信，而要同時聽取表示懷疑的意見；不務求一定要合適，而甘心也許會有過失。臣住在家中所見所聞，四方的罪犯，没有什麽很凶惡懷有奇特計謀的。等來到京師，這樣的罪犯没有一個月没有。而且犯罪的案子一成立，立刻遭誅殺淩遲，也應該有所懲戒，但爲什麽犯罪的人還像這樣的多？臣願陛下懷有舜帝的疑心，寧可使聖明的君主有過分仁愛的行爲，臣下獲得不治理的罪過。"這是暗地指東廠的事。過了幾天，果然指示提督宦官王之心不得輕視人命。那一年冬天，京城戒嚴，下詔書命令朝廷的官員推舉能够擔任總督、巡撫的人。御史葉紹顒推舉龍正。過了很久，刑部主事趙奕昌請訪求天下真正的賢才。皇上命奕昌自己推舉，也以龍正回答。皇上都不采納。

龍正居冷曹，好言事。十二年十月，彗星見。是歲冬至，大雷電雨雹。十三年二月，京師大風，天黄日眚，浹旬不解。龍正皆應詔條奏，大指在聽言省刑。

龍正處在冷清的部門，喜歡議論事情。十二年十月，彗星出現。這一年冬至，有大雷電下冰雹。十三年二月，京城大風，天昏日食，十天没有緩解。龍正都響應詔令上奏分條陳述，大意是聽取進言減少刑罰。

十五年夏，帝復下詔求言，云"拯困蘇殘，不知何道"。龍正上言："拯困蘇殘，以生財爲本，但財非折色之謂。以折色爲財，則取於人而易盡。必知本色爲財，則生於地而不窮。今持籌之臣曰設處，曰搜括，曰加派，皆損下之事，聚斂之别名也。民日病，國奚由足？臣謂宜專意墾荒，申明累朝永不起科之制，招集南人巨賈，盡墾荒田，使畿輔、河南、

十五年夏天，皇上再次下詔書徵求言論，説"拯救危困復興殘局，不知有什麽辦法"。龍正上言説："拯救危困復興殘局，以增殖財富爲根本，但財富不是指田賦折成的銀兩。把徵收的銀兩當作財富，那麽取於人而容易窮盡。一定要知道實物是財富，生於土地而没有窮盡。現在拿着籌碼理財的官員説設處，説搜括，説加派，都是損害下面百姓的事，都是重税搜括的别名。人民日益困乏，國家從哪裏富足？臣認爲應該一心一意墾荒，申明接連幾個朝代永不徵税的制度，招集南

山東菽粟日多，則京倉之積，邊軍之餉，皆可隨宜取給。或平糴，或拜爵，或中鹽，國家命脉不専倚數千里外之轉運，則民間加派自可盡除。"然是時中原多殘破，有田不得耕，龍正執常理而已。翌日復進《用人探本疏》，帝皆優容焉。

方人巨商，都去開墾荒田，使京城近郊、河南、山東的菽粟日益增多，那麼京城倉庫的積儲，邊防軍隊的糧餉，都可以根據情況取來供給。或者平價買進，或者給捐糧餉的人封官，或者給運送糧食的商人發配販鹽的憑證，國家的命脉不專門倚賴幾千里外的轉運，那麼民間的加派自然可以全部革除。"然而當時中原多殘破，有田不能耕，龍正是堅持常理罷了。第二日又進《用人探本疏》，皇上都加以寬容接受了。

給事中黃雲師劾其學非而博，言僞而辯，又以進墾荒議爲陵競。帝不問。時議欲用龍正爲吏部，御史黃澍以僞學詆之。十七年正月左遷南京國子監丞。甫抵家而京師陷。

給事中黃雲師彈劾他學識不正而繁雜，言論虛假而詭辯，又認爲進獻墾荒的建議是逾越。皇上不追問。當時議論要用龍正爲吏部官員，御史黃澍指責他是僞學。十七年正月遷降南京國子監丞。纔到家京師就陷落了。

福王立於南京，用爲祠祭員外郎，不就。南京不守，龍正已得疾，遂卒。

福王在南京登位，任爲祠祭員外郎，没有赴任。南京失守，龍正已得病，於是去世。

贊曰：崇禎時，僉壬相繼枋政，天下多故，事之可言者衆矣。許譽卿諸人，抨擊時宰，有直臣之風。然傅朝佑死杖下，姜埰、熊開元得重譴，而詹爾選抗雷霆之威，顧獲放免。言天子易，言大臣難，信哉。湯開遠以踈遠外僚，侃侃論事，憤惋溢於辭表。就其所列國勢，亦重可慨矣夫！

贊曰：崇禎時，奸佞邪惡的人相繼掌握權柄，天下多變故，事情可以議論的很多。許譽卿諸人，抨擊當時的宰輔，有直言敢諫大臣的風度。然而傅朝佑死於杖下，姜埰、熊開元遭到嚴厲的責罰，而詹爾選與皇上雷霆一般的威勢相對抗，却獲得赦免。議論天子容易，議論大臣困難，真是這樣啊。湯開遠作爲一個疏遠朝廷的地方官員，理直氣壯地議論國事，憤怒惋惜的心情在言辭中充分地流露出來。就他所列舉的國家形勢而言，亦是大可感慨的啊！

明史卷二百五十九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

楊鎬 李維翰 周永春　袁應泰 薛國用　熊廷弼 王化貞
袁崇煥 毛文龍　趙光抃 范志完

楊鎬

楊鎬，商丘人。萬曆八年進士。歷知南昌、蠡二縣。入爲御史，坐事調大理評事。再遷山東參議，分守遼海道。嘗偕大帥董一元雪夜度墨山，襲蒙古炒花帳，大獲。進副使。墾荒田百三十餘頃，歲積粟萬八千餘石。進參政。

楊鎬，商丘人。萬曆八年進士，歷任南昌、蠡二縣知縣。調入任御史，因事受處分調任大理評事。再升爲山東參議，分工守備遼海道。曾偕同大帥董一元雪夜越過墨山，襲擊蒙古炒花的營帳，大有俘獲。晋升副使。開墾荒田一百三十餘頃，每年積儲糧食一萬八千餘石。晋升參政。

二十五年春，偕副將李如梅出塞，失部將十人，士卒百六十餘人。會朝鮮再用兵，命免鎬罪，擢右僉都御史，經略朝鮮軍務。鎬未至，先奏陳十事，請令朝鮮官民輸粟得增秩、授官、贖罪，及鄉吏奴丁免役，大氐皆苟且之事。又以朝鮮君臣隱藏儲蓄不餉軍，劾奏其罪。由是朝鮮多怨。

二十五年春，偕同副將李如梅出塞，喪失部將十人，士卒一百六十餘人。適逢朝鮮再次用兵，下令免去楊鎬的罪過，提升爲右僉都御史，策劃處理朝鮮的軍務。楊鎬還未到，先上奏陳述十件事，請求命令朝鮮的官員百姓輸送粟米得以增加官階、授予官職、贖免罪行，以及鄉村吏員奴僕免除徭役，大都是不循禮法的事情。又因爲朝鮮君臣隱藏儲蓄的糧食不供應軍隊，上奏彈劾他們的罪行。因此朝鮮多怨恨。

當是時，倭將行長、清正等已入據南原、全州，引兵犯全羅、慶尚，逼王京，鋭甚。賴沈惟敬就擒，鄉導乃絶。而朝鮮兵燹之餘，千里蕭條，賊掠無所得，故但積粟全羅，爲久留計，而中國兵亦漸集。九月朔，鎬始抵王京。會副將解生等屢挫賊，朝鮮軍亦數有功，倭乃退屯蔚山。十二月，鎬會總督邢玠、提督麻貴議進兵方略，分四萬人爲三協，副將高策將

正當這個時候，倭將行長、清正等已攻占南原、全州，領兵侵犯全羅、慶尚，進逼王京，氣勢很鋭利。幸虧沈惟敬被抓獲，倭寇的嚮導就斷絶了。而朝鮮在戰火之後，千里蕭條，賊寇搶掠什麽也得不到，所以衹是在全羅積儲粟米，作久留的打算，同時中國的軍隊也逐漸集結。九月初一，楊鎬纔抵達王京。適逢副將解生等屢次挫敗賊寇，朝鮮的軍隊亦數次立功，倭寇就退到蔚山駐扎。十二月，楊鎬會同總督邢玠、提督麻貴商議進兵的計劃，分四萬人爲三部，副將高策統率

中軍，李如梅將左，李芳春、解生將右，合攻蔚山。先以少兵嘗賊。賊出戰，大敗，悉奔據島山，結三柵城外以自固。鎬官遼東時，與如梅深相得。及是游擊陳寅連破賊二柵，第三柵垂拔矣，鎬以如梅未至，不欲寅功出其上，遽鳴金收軍。賊乃閉城不出，堅守以待援。官兵四面圍之，地泥淖，且時際窮冬，風雪裂膚，士無固志。賊日夜發炮，用藥煮彈，遇者輒死，官兵攻圍十日不能下。賊知官兵懈，詭乞降以緩之。明年正月二日，行長救兵驟至。鎬大懼，狼狽先奔，諸軍繼之。賊前襲擊，死者無算。副將吴惟忠、游擊茅國器斷後，賊乃還，輜重多喪失。

中軍，李如梅統率左軍，李芳春、解生統率右軍，合攻蔚山。先以少數士兵試賊。賊出戰，大敗，全逃奔盤踞島山，在城外築三道栅欄來鞏固自己。楊鎬在遼東做官時，與如梅深相投合。到這時候游擊將軍陳寅連破賊寇二道栅欄，第三道栅欄也將近拔掉了，楊鎬因爲如梅未到，不想讓陳寅的功勞超出他，突然鳴金收兵。賊寇就關閉城門不出，堅守等待援軍。官兵四面包圍，土地泥濘，而且時臨季冬，風雪凍裂肌膚，士兵没有堅强的鬥志。賊寇日夜發炮，用藥煮炮彈，碰到就死，官兵攻打圍城十天不能攻下。賊知官兵懈怠，假裝乞求投降來緩和進攻。次年正月二日，行長的救兵突然來到。楊鎬大爲害怕，首先狼狽奔逃，諸軍跟隨着他逃跑。賊寇向前襲擊，死掉的人無法計算。副將吴惟忠、游擊將軍茅國器在後面掩護，賊就返回，輜重多喪失。

是役也，謀之經年，傾海内全力，合朝鮮通國之衆，委棄於一旦，舉朝嗟恨。鎬既奔，挈貴奔趨慶州，懼賊乘襲，盡撤兵還王京，與總督玠詭以捷聞。諸營上軍籍，士卒死亡殆二萬。鎬大怒，屏不奏，止稱百餘人。鎬遭父喪，詔奪情視事。御史汪先岸嘗劾其他罪，閣臣庇之，擬旨褒美，旨久不下。贊畫主事丁應泰聞鎬敗，詣鎬咨後計。鎬示以張位、沈一貫手書，并所擬未下旨，揚揚詡功伐。應泰憤，抗疏盡列敗狀，言鎬當罪者二十八，可羞者十，并劾位、一貫扶同作奸。帝震怒，欲行法。首輔趙志皋營救，乃罷鎬，令聽勘，以天津巡撫萬世德代之。已，東征事竣，給事中楊應文叙鎬功，詔許復用。

這一次戰役，經過長年的謀劃，竭盡國内全部力量，會合朝鮮全國的人力，一下就丢棄了，整個朝廷都嗟嘆憤恨。楊鎬既已奔逃，携帶麻貴奔赴慶州，害怕賊寇乘機襲擊，全部撤兵回王京，與總督邢玠虛報勝利上奏。諸營上報軍籍，士卒死亡近二萬。楊鎬大怒，摒棄不奏，衹説百餘人。楊鎬遭父喪，詔令減少居喪期的哀痛辦公。御史汪先岸曾彈劾他其他的罪行，内閣大臣包庇他，起草詔旨加以褒獎贊美，詔旨久久未頒發。贊畫主事丁應泰聽説楊鎬失敗，去見楊鎬詢問善後的計策。楊鎬出示張位、沈一貫的親筆信，以及所起草而未頒發的詔旨，得意洋洋地誇耀自己征伐的功勞。應泰憤怒，直言上疏詳盡地羅列楊鎬失敗的情形，説楊鎬應當定罪的有二十八條，令人羞辱的有十條，一并彈劾張位、一貫共同做壞事。皇上震怒，要施行刑罰。首輔趙志皋營救，於是罷免楊鎬，令他聽候審訊，用天津巡撫萬世德代替他。不久，東征的事情完畢，給事中楊應文評定楊鎬的功勞，下詔允許再次任用。

三十八年起撫遼東。襲炒花於鎮安，破之，御史田生金劾其開釁。時遼左多事，鎬力薦李如梅，請復用爲

三十八年起任遼東巡撫。在鎮安襲擊炒花，攻破了它，御史田生金彈劾他挑起禍端。當時遼東多事，楊鎬極力推薦李如梅，請求再次用他爲

大將，爲給事中麻僖、御史楊州鶴所劾。鎬疏辨乞休，帝不問，鎬竟引去。

四十六年四月，我大清兵起，破撫順，守將王命印死之。遼東巡撫李維翰趣總兵官張承廕往援，與副總兵頗廷相等俱戰歿，遠近大震。廷議鎬熟諳遼事，起兵部右侍郎往經略。既至，申明紀律，徵四方兵，圖大舉。至七月，大清兵由鴉鶻關克清河，副將鄒儲賢戰死。詔賜鎬尚方劍，得斬總兵以下官。乃斬清河逃將陳大道、高炫徇軍中。其冬，四方援兵大集，遂議進師。時蚩尤旗長竟天，彗見東方，星隕地震，識者以爲敗徵。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尚書黄嘉善、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皆以師久餉匱，發紅旗，日趣鎬進兵。

明年正月，鎬乃會總督汪可受、巡撫周永春、巡按陳王庭等定議，以二月十有一日誓師，二十一日出塞。兵分四道：總兵官馬林出開原攻北；杜松出撫順攻西；李如柏從鴉鶻關出趨清河攻南；東南則以劉綎出寬奠，由凉馬佃搗後，而以朝鮮兵助之。號大兵四十七萬，期三月二日會二道關并進。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泄。松欲立首功，先期渡渾河，進至二道關，伏發，軍盡覆。林統開原兵從三岔口出，聞松敗，結營自固。大清兵乘高奮擊，林不支，遂大敗，遁去。鎬聞，急檄止如柏、綎兩軍，如柏遂不進。綎已深入三百里，至深河，大清兵擊之而不動。已，乃張松旗幟，被其衣甲紿綎。既入營，營中大亂，綎力戰死。惟如柏軍獲全。文武將吏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人，軍士四萬五千八百餘人，亡失馬駝甲仗無算。敗書聞，京師大震。御史楊鶴疏劾之，

大將，爲給事中麻僖、御史楊州鶴所彈劾。楊鎬上疏爭辯乞求退休，皇上不過問，楊鎬最終主動要求離去。

四十六年四月，我大清軍隊發動進攻，攻破撫順，守將王命印死去。遼東巡撫李維翰催促總兵官張承廕前往支援，與副總兵頗廷相等都戰死，遠近大爲震動。朝廷商議楊鎬熟悉遼東的事務，起用爲兵部右侍郎前往策劃管理。到後，申明紀律，招募四方士兵，圖謀大舉進攻。到七月，大清軍隊由鴉鶻關攻克清河，副將鄒儲賢戰死。下詔賜楊鎬尚方寶劍，可以斬殺總兵以下的官員。於是斬清河逃將陳大道、高炫號令軍中。那一年冬天，四方援軍大批集結，於是商議進兵。當時蚩尤旗星長久掠過天空，彗星出現在東方，星落地震，有見識的人認爲是失敗的徵兆。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尚書黄嘉善、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都認爲出師已久軍餉匱乏，發下紅旗，每日催促楊鎬進兵。

次年正月，楊鎬就會合總督汪可受、巡撫周永春、巡按陳王庭等議定，在二月十一日誓師，二十一日出塞。兵分四路：總兵官馬林出開原進攻北路；杜松出撫順進攻西路；李如柏從鴉鶻關出兵奔清河進攻南路；東南則以劉綎出寬奠，從凉馬佃攻擊後面，而用朝鮮兵援助他。號稱大軍四十七萬，定期三月二日在二道關會合齊進。天下大雪，士兵不前進，會師的日期泄露。杜松要立頭功，在預定日期之前渡過渾河，前進到二道關，清軍伏兵發動，全軍覆没。馬林帶領開原的部隊從三岔口出發，聽説杜松失敗，結營自保。大清兵登高奮勇攻擊，馬林不能支撑，於是大敗，逃去。楊鎬聽説，緊急發文阻止如柏、劉綎兩支部隊行動，如柏於是不前進。劉綎已深入三百里，到深河，大清兵攻他不動。不久，就打着杜松的旗幟，穿着他們的衣甲騙劉綎。既已入營，營中大亂，劉綎力戰而死。衹有如柏的軍隊得到保全。文武將吏前後死的三百一十餘人，軍士四萬五千八百餘人，丢失馬匹駱駝衣甲兵器無數。戰敗的文書送到，京師大爲震動。御史楊鶴上疏彈劾他，没有答覆。没有多久，開原、鐵嶺

不報。無何，開原、鐵嶺又相繼失。言官交章劾鎬，逮下詔獄，論死。崇禎二年伏法。

又相繼丟失。諫議官紛紛上奏章彈劾楊鎬，逮捕押入錦衣衛獄，定死罪。崇禎二年伏法。

李維翰

李維翰，睢州人。萬曆四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三面受敵，無歲不用兵。自稅使高淮朘削十餘年，軍民益困。而先後撫臣皆庸才，玩愒苟歲月。天子又置萬幾不理，邊臣呼籲，漠然不聞，致遼事大壞。及張承廕覆没，維翰猶獲善歸。至天啓初，始下吏論死。

李維翰，睢州人。萬曆四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的官銜巡撫遼東。遼三面受敵，没有一年不用兵。自從徵稅使者高淮剥削了十幾年，軍民更加疲困。可是先後的巡撫都是庸才，玩忽荒怠歲月。天子又把紛繁的事務置於一旁不處理，邊境官員的呼籲，冷淡地不加注意，致使遼事大壞。等到張承廕覆没，維翰還得以好好地返回。到天啓初年，纔交司法官員論定死罪。

周永春

周永春，金鄉人。官禮科都給事中。齊黨方熾，永春與亓詩教爲之魁。尋由太常少卿擢右僉都御史，代維翰爲巡撫。值喪敗之後，佐經略調度軍食，拮据勞瘁。越二年，罷歸。天啓初，言官追論開原失陷罪，遣戍。

周永春，金鄉人。任官禮科都給事中。齊黨氣勢正盛，永春與亓詩教爲首領。隨即由太常少卿升右僉都御史，代替維翰爲巡撫。正在喪師敗亡之後，幫助經略指揮調遣軍糧，操心疲病。過了二年，罷免回家。天啓初年，諫議官追究開原失陷的罪行，被發配戍守。

袁應泰　薛國用

袁應泰，字大來，鳳翔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臨漳知縣。築長堤四十餘里，捍禦漳水。調繁河内，穿太行山，引沁水，成二十五堰，溉田數萬頃，鄰邑皆享其利。河决朱旺，役夫多死者。應泰設席爲廬，飲食作止有度，民歡然趨事，治行冠兩河。

袁應泰，字大來，鳳翔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官臨漳知縣。築長堤四十餘里，捍衛漳水。調任事務繁重的河内，鑿穿太行山，引沁水，築成二十五道堰，灌溉田地數萬頃，鄰近的縣都享受到它的益處。黄河在朱旺决口，服勞役的人多有死的。應泰鋪設席子爲小屋讓服役的人休息，飲食作息適度，人民高興地幹活，政績在兩河爲第一。

遷工部主事，歷兵部武選郎中。汰遣假冒世職數百人。遷淮徐兵備參議。山東大饑，設粥廠哺流民，繕城浚濠，修先聖廟，饑者盡得食。更搜額外税及漕折馬價數萬金，先後發振。户部劾其擅移官廩，時已遷副使，遂移疾歸。

升工部主事，歷任兵部武選郎中。淘汰遣散假冒承襲世職的數百人。升淮徐兵備參議。山東發生大饑荒，設立粥廠養活流民，修繕城墻疏通護城濠溝，修前代聖人的廟，飢餓的人都得到食物。又搜集額外的税收及漕糧折銀馬價數萬兩，先後發放賑災。户部彈劾他擅自挪用官倉，這時已升副使，於是稱病回家。

久之，起河南右參政，以按察使治兵永平。遼事方棘，應泰練兵繕甲，修亭障，飭樓櫓，關外所需芻

過了很久，起任河南右參政，以按察使的頭銜在永平治理部隊。遼事正棘手，應泰訓練士兵整頓軍備，修建亭障，整修守城瞭望的高臺，關

茭、火藥之屬呼吸立應。經略熊廷弼深賴焉。

泰昌元年九月擢右僉都御史，代周永春巡撫遼東。逾月，擢兵部右侍郎兼前職，代廷弼爲經略，而以薛國用爲巡撫。應泰受事，即刑白馬祀神，誓以身委遼。疏言："臣願與遼相終始，更願文武諸臣無懷二心，與臣相終始。有托故謝事者，罪無赦。"熹宗優詔褒答，賜尚方劍。乃戮貪將何光先，汰大將李光榮以下十餘人，遂謀進取撫順。議用兵十八萬，大將十人，上奏陳方略。

應泰歷官精敏强毅，用兵非所長，規畫頗疏。廷弼在邊，持法嚴，部伍整肅。應泰以寬矯之，多所更易。而是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言："我不急救，則彼必歸敵，是益之兵也。"乃下令招降。於是歸者日衆，處之遼、瀋二城，優其月廩，與民雜居，潛行淫掠，居民苦之。議者言收降過多，或陰爲敵用，或敵雜間諜其中爲内應，禍且叵測。應泰方自詡得計，將藉以抗大清兵。會三岔兒之戰，降人爲前鋒，陣死者二十餘人，應泰遂用以釋群議。

明年，天啓改元，三月十有二日，我大清兵來攻瀋陽。總兵官賀世賢、尤世功出城力戰，敗還。明日，降人果内應，城遂破，二將戰死。總兵官陳策、童仲揆等赴援，亦戰死。應泰乃撤奉集、威寧諸軍，并力守遼陽，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兵環四面守。十有九日，大清兵臨城。應泰身督總兵官侯世禄、李秉誠、梁仲善、姜弼、朱萬良出城五里迎戰，軍敗多死。其夕，應泰宿營中，不入城。明日大清兵掘城西閘以泄濠水，

外所需要的喂養牲口的草料、火藥一類物資頃刻之間便可供應。經略熊廷弼深深地依賴他。

泰昌元年九月升右僉都御史，代替周永春巡撫遼東。過了一個月，升兵部右侍郎兼前面的職務，代替熊廷弼爲經略，而以薛國用爲巡撫。應泰接受任務，就殺白馬祭神，發誓把自己交給遼。上疏説："臣願與遼共存亡，更願文武諸臣不要懷有二心，與臣同存亡。有尋找藉口推卸責任的，定罪不饒。"熹宗下詔優厚地予以褒獎作爲答覆，賜尚方寶劍。就誅殺貪贓將領何光先，淘汰大將李光榮以下十餘人，於是計劃進攻奪取撫順。商議用兵十八萬，大將十人，上奏陳述計劃謀略。

應泰歷任官職精明聰敏剛强果斷，用兵不是他的長處，計劃謀略很粗疏。廷弼在邊疆，執法嚴格，部隊嚴肅。應泰以寬容來糾正他，更改的地方不少。當時蒙古各部發生大饑荒，多入塞討飯。應泰説："我不急救，那麼他們一定歸順敵人，是增加他們的士兵。"於是下令招降。於是歸附的人日益增多，把他們安置在遼、瀋兩城，優厚地供應他們每個月的糧食，與百姓雜居，他們暗中奸淫擄掠，居民深受其苦。議論的人説收降過多，或暗中爲敵人所利用，或敵人夾雜間諜在其中爲内應，禍將不測。應泰正自誇得計，將藉此抵抗大清軍隊。適逢三岔兒的戰鬥，降附的人爲前鋒，陣亡的二十餘人，應泰就用這件事來消除衆人的議論。

次年，天啓改立年號，三月十二日，我大清兵來攻打瀋陽。總兵官賀世賢、尤世功出城竭力作戰，失敗而回。次日，降附的人果然在内呼應，城就被攻破，兩將戰死。總兵官陳策、童仲揆等趕往增援，也戰死。應泰就撤回奉集、威寧各路軍隊，合力守衛遼陽，引水灌入濠溝，沿濠溝排列火器，士兵環繞四周防守。十九日，大清兵逼近城下。應泰親自督率總兵官侯世禄、李秉誠、梁仲善、姜弼、朱萬良出城五里迎戰，軍隊失敗死亡很多。那天傍晚，應泰住在軍營中，不進城。次日大清兵掘開城西的水閘來排泄濠溝中的水，分兵堵塞城東的水口，擊敗諸將的部隊，

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將兵，遂渡濠，大呼而進。鏖戰良久，騎來者益衆，諸將兵俱敗，望城奔，殺溺死者無算。應泰乃入城，與巡按御史張銓等分陴固守。諸監司高出、牛維曜、胡嘉棟及督餉郎中傅國并逾城遁，人心離沮。又明日，攻城急，應泰督諸軍列楯大戰，又敗。薄暮，譙樓火，大清兵從小西門入，城中大亂，民家多啓扉張炬以待，婦女亦盛飾迎門，或言降人導之也。應泰居城樓，知事不濟，太息謂銓曰："公無守城責，宜急去，吾死於此。"遂佩劍印自縊死。婦弟姚居秀從之。僕唐世明憑尸大慟，縱火焚樓死。事聞，贈兵部尚書，予祭葬，官其一子。

國用，洛南人。歷官山東右參政，分守遼海道，以右僉都御史代應泰巡撫遼東。應泰死，廷議將起廷弼。道遠未至，乃進國用兵部右侍郎，代應泰爲經略。歷官醇謹，久於遼，日夜憂戰守備。會大清兵不至，得安其位。無何請告，竟卒於官。

熊廷弼 王化貞

熊廷弼，字飛百，江夏人。萬曆二十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

三十六年巡按遼東。巡撫趙楫與總兵官李成梁棄寬奠新疆八百里，徙編民六萬家於内地。已，論功受賞，給事中宋一韓論之。下廷弼覆勘，具得棄地驅民狀，劾兩人罪，及先任按臣何爾健、康丕揚黨庇。疏竟不下。時有詔興屯，廷弼言遼多曠土，歲於額軍八萬中以三分屯種，可得粟百三十萬石。帝優詔褒美，命推行於諸邊。邊將好搗巢，輒生釁端。廷弼言防邊以守爲上，繕垣建堡，有十五利，奏行之。歲大旱，廷弼行部金

於是渡越濠溝，大呼前進。鏖戰很久，騎兵來的越多，諸將部隊全都失敗，向城奔跑，被殺死淹死的無法計算。應泰於是入城，與巡按御史張銓等人分别在城墻上固守。司法官員高出、牛維曜、胡嘉棟及監督糧餉的郎中傅國都越城逃遁，人心離散沮喪。又次日，攻城緊急，應泰督率諸軍排列盾牌大戰，又失敗。臨近黄昏，譙樓失火，大清兵從小西門進入，城中大亂，居民家中多開門點燈相等待，婦女亦裝飾華麗迎候在門前，有人説是降附的人引導他們這樣的。應泰住在城樓，知道事情不能挽救，長聲嘆息對張銓説："您没有守城的職責，應該趕緊離去，我死在這兒。"就佩帶寶劍印信上吊自殺。妻弟姚居秀也跟着他自殺。僕人唐世明對着尸體大聲慟哭，放火焚毁城樓而死。事情上報，贈官兵部尚書，賜予祭葬的禮儀，任命他的一個兒子爲官。

國用，洛南人。歷任山東右參政，分工守備遼海道，以右僉都御史的官銜代替應泰巡撫遼東。應泰死，朝廷商議將起用廷弼。路遠没有到，就晋升國用爲兵部右侍郎，代替應泰爲經略。歷任官職淳厚謹慎，久在遼，日夜操心戰争從事守備。適逢大清兵不來，得以安穩地處在他的職位上。没有多久請求告退，最後死在任上。

熊廷弼，字飛百，江夏人。萬曆二十五年考中鄉試第一名。次年成爲進士，授官保定推官，升御史。

三十六年巡按遼東。巡撫趙楫與總兵官李成梁放棄寬奠新開拓的疆域八百里，搬遷編入户籍的平民六萬家到内地。不久，論功受賞，給事中宋一韓彈劾他們。交付廷弼覆查，詳盡地得悉放棄疆土驅逐人民的情况，彈劾兩人的罪行，以及原任巡按何爾健、康丕揚結黨庇護。奏疏居然没有批覆。當時有詔書令興辦屯田，廷弼説遼多荒地，每年在編内軍隊八萬人中用三分之一的人墾荒種田，可以得到糧食一百三十萬石。皇上頒發表示優待的詔書加以褒獎稱贊，命令在各邊境推行。邊防將領喜好攻擊敵方巢穴，總是挑起禍端。廷弼説防衛邊疆以守爲上策，修繕城墻建築

州，禱城隍神，約七日雨，不雨毁其廟。及至廣寧，逾三日，大書白牌，封劍，使使往斬之。未至，風雷大作，雨如注，遼人以爲神。在遼數年，杜饋遺，核軍實，按劾將吏，不事姑息，風紀大振。

堡壘，有十五件好處，上奏推行。這一年大旱，廷弼巡察金州，在城隍神前禱告，約定七天後下雨，不下雨就毁它的廟。等到了廣寧，過期三天，在白牌上鄭重書寫文告，封好寶劍，派使者前去斬城隍。未到，風雷大作，大雨如注，遼人把他當作神。在遼數年，杜絶饋送禮物，核實軍用物資，考察彈劾將吏，不作無原則的寬容，法度和綱紀大爲振作。

督學南畿，嚴明有聲。以杖死諸生事，與巡按御史荆養喬相訐奏。養喬投劾去，廷弼亦聽勘歸。

在南畿督察學政，嚴明有聲譽。因爲杖責打死生員的事情，與巡按御史荆養喬互相上奏攻擊。養喬呈遞引罪自責的辭呈而離去，廷弼也聽候審訊而回家。

四十七年，楊鎬既喪師，廷議以廷弼熟邊事，起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遼東。旋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鎬經略。未出京，開原失，廷弼上言：“遼左，京師肩背，河東，遼鎮腹心，開原又河東根本。欲保遼東則開原必不可棄。敵未破開原時，北關、朝鮮猶足爲腹背患，今已破開原，北關不敢不服，遣一介使，朝鮮不敢不從。既無腹背憂，必合東西之勢以交攻，然則遼、瀋何可守也？乞速遣將士，備芻糧，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獨遺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疏入，悉報允，且賜尚方劍重其權。甫出關，鐵嶺復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汹汹。廷弼兼程進，遇逃者，諭令歸。斬逃將劉遇節、王捷、王文鼎，以祭死節士。誅貪將陳倫，劾罷總兵官李如楨，以李懷信代。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浚濠繕城，爲守禦計。令嚴法行，數月守備大固。乃上方略，請集兵十八萬，分布靉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兒、鎮江諸要口，首尾相應，小警自爲堵禦，大敵互爲應援。更挑精

四十七年，楊鎬既已喪師，朝廷議論因爲廷弼熟悉邊防事務，起用爲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安撫遼東。旋即升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楊鎬任經略。未出京，開原喪失，廷弼上言：“遼東，是京師的肩膀和背部；河東，是遼鎮的心腹；開原又是河東的根本。要保全遼東則開原必不可丢棄。敵人未攻破開原時，北關、朝鮮還足以爲腹背的禍患，如今已經攻破開原，北關不敢不服，派遣一個使者，朝鮮不敢不從。既然没有腹背的憂患，必定會合東西兩方的勢力交錯進攻，然而遼、瀋如何可以守住呢？懇請速派將士，準備草料糧食，修理器械，不要讓臣的用度窘迫，不要延誤臣的期限，不要從中阻礙挫折臣的志氣，不要從旁干擾來牽制臣，不要把艱難危險單獨留給臣，以至於耽誤臣，耽誤遼，兼誤國家。”奏疏上達，都答覆允許，并且賞賜尚方寶劍來增重他的權威。剛出關，鐵嶺再次丢失，瀋陽及諸城堡的軍民一時全部逃竄，遼陽驚恐不安。廷弼兼程前進，遇到逃亡的人，命令他們回家。斬逃將劉遇節、王捷、王文鼎，以吊祭爲節義而死的人士。誅殺貪贜將官陳倫，彈劾罷免總兵官李如楨，用李懷信代替。監督軍士造戰車，整治火器，疏通濠溝修繕城墻，作防守抵禦的打算。命令嚴厲條例施行，幾個月後防守設施大爲堅固。於是上奏計劃策略，請集合兵士十八萬，分布靉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兒、鎮江各要道口，首尾相應，遇到小的敵情自爲堵截防

悍者爲游徼，乘間掠零騎，擾耕牧，更番迭出，使敵疲於奔命，然後相機進剿。疏入，帝從之。

禦，遇到大敵互爲呼應聲援。再挑選精悍的士兵流動巡察，乘機會擄掠零散坐騎，干擾耕種放牧，更替反復出動，使敵人疲於奔命，然後相機進剿。奏疏上達，皇上聽從他。

廷弼之初抵遼也，令僉事韓原善往撫瀋陽，憚不肯行。繼命僉事閻鳴泰，至虎皮驛慟哭而返。廷弼乃躬自巡歷，自虎皮驛抵瀋陽，復乘雪夜赴撫順。總兵賀世賢以近敵沮之，廷弼曰："冰雪滿地，敵不料我來。"鼓吹入。時兵燹後，數百里無人迹，廷弼祭諸死事者而哭之。遂耀兵奉集，相度形勢而還。所至招流移，繕守具，分置士馬，由是人心復固。

廷弼初到遼，令僉事韓原善去安撫瀋陽，韓原善害怕不肯去。接着命令僉事閻鳴泰去，到虎皮驛慟哭而返。廷弼就親自周行視察，從虎皮驛抵達瀋陽，再乘雪連夜趕赴撫順。總兵賀世賢以接近敵人勸阻他，廷弼說："冰雪滿地，敵人不會料到我來。"演奏軍樂而入。當時在戰火之後，數百里没有人迹，廷弼吊祭諸位死於戰事的人并爲他們哭泣。於是在奉集炫耀兵威，測量地形地勢而回。所到之處招集流亡移民，修理防守器具，安排布置人馬，由此人心重又穩固。

廷弼身長七尺，有膽知兵，善左右射。自按遼即持守邊議，至是主守禦益堅。然性剛負氣，好謾駡，不爲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

廷弼身高七尺，有膽量知曉軍事，善於左右開弓射箭。自從巡按遼就提出防守邊境的意見，到這時主張防禦更加堅定。然而性情剛强意氣用事，喜好謾駡，不屈服於人，輿論因爲這個緣故不太支持他。

明年五月，我大清兵略地花嶺。六月略王大人屯。八月略蒲河。將士失亡七百餘人，諸將世賢等亦有斬獲功。而給事中姚宗文騰謗於朝，廷弼遂不安其位。宗文者，故户科給事中，丁憂歸。還朝，欲補官。而吏部題請諸疏率數年不下，宗文患之。假招徠西部名，屬當事薦己。疏屢上，不得命。宗文計窮，致書廷弼，令代請。廷弼不從，宗文由是怨。後夤緣復吏科，閱視遼東士馬，與廷弼議多不合。遼東人劉國縉先爲御史，坐大計謫官。遼事起，廷議用遼人，遂以兵部主事贊畫軍務。國縉主募遼人爲兵，所募萬七千餘人，逃亡過半。廷弼聞於朝，國縉亦怨。廷弼爲御史時，與國縉、宗文同在言路，意氣相得，并以排東林、攻道學爲事。國縉輩以故意望廷弼，廷弼不能如前，益相失。宗文故出國縉門下，兩人益相

次年五月，我大清兵攻略地花嶺。六月攻略王大人屯。八月攻略蒲河。將士逃失陣亡七百餘人，諸將世賢等也有殺敵俘獲的功勞。而給事中姚宗文在朝廷發起指責，廷弼於是不得安穩地處在他的職位上。宗文，原户科給事中，遭逢親喪回家。回到朝廷，要補授官職。可是吏部用印的公文諸道奏疏往往幾年不批覆，宗文爲此擔心。假藉招徠西部民族的名義，吩咐管事的人推薦自己。奏疏屢次送上，得不到任命。宗文計窮，寫信給廷弼，讓他代爲請求。廷弼不聽，宗文因此怨恨。後來通過鑽營恢復吏科的職務，檢閱巡視遼東的兵馬，與廷弼的意見多不符合。遼東人劉國縉原先任御史，在考核官員時被貶官。遼事興起，朝廷議論要任用遼人，於是以兵部主事的官銜參謀策劃軍務。國縉主張招募遼人爲兵，所招募的一萬七千餘人，逃亡超過半數。廷弼報告朝廷，國縉也怨恨。廷弼任御史時，與國縉、宗文一起在監察機關，意氣相投，都把排斥東林黨人、攻擊道學作爲自己的事情。國縉等人用原先的意趣要求廷弼，廷弼不能像以前一樣，就愈加

比，而傾廷弼。及宗文歸，疏陳遼土日蹙，詆廷弼廢群策而雄獨智，且曰："軍馬不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親附，刑威有時窮，工作無時止。"復鼓其同類攻擊，欲必去之。御史顧慥首劾廷弼出關逾年，漫無定畫；蒲河失守，匿不上聞；荷戈之士徒供挑浚，尚方之劍逞志作威。

互相指責。宗文原出於國縉門下，兩人更加互相勾結，而排擠廷弼。等到宗文回來，上疏陳述遼的疆土日益縮小，指責廷弼廢棄衆人的策略而認爲祇有自己一個人的智謀是傑出的，并且說："軍馬不訓練，將領不安排，人心不依附，刑法的威力有時不起作用，土木營造没有停止的時候。"又鼓動同黨攻擊他，一定要把他排擠出去。御史顧慥首先彈劾廷弼出關過了一年，隨意行動没有一定的規劃；蒲河失守，隱匿不向上報告；扛着武器的士兵祇用來挑土開河，尚方寶劍祇用來耀武揚威。

當是時，光宗崩，熹宗初立，朝端方多事，而封疆議起。御史馮三元劾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謂不罷，遼必不保。詔下廷議。廷弼憤，抗疏極辨，且求罷。而御史張修德復劾其破壞遼陽。廷弼益憤，再疏自明，云"遼已轉危爲安，臣且之生致死"。遂繳還尚方劍，力求罷斥。給事中魏應嘉復劾之。朝議允廷弼去，以袁應泰代。廷弼乃上疏求勘，言："遼師覆没，臣始驅羸卒數千，踉蹌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又失。廷臣咸謂遼必亡，而今且地方安堵，舉朝帖席，此非不操練，不部署者所能致也。若謂擁兵十萬，不能斬將擒王，誠臣之罪。然求此於今日，亦豈易言。令箭催而張帥殞命，馬上催而三路喪師，臣何敢復蹈前軌。"

當時，光宗崩，熹宗剛登位，朝廷上正多事，而對邊疆的議論興起。御史馮三元彈劾廷弼没有謀略的事八件，欺君的事三件，說不罷免他，遼必然保不住。詔令交朝廷議論。廷弼憤怒，上疏抗争極力争辯，并且請求罷職。御史張修德再彈劾他破壞遼陽。廷弼更加憤怒，再次上疏自己表白，說"遼已轉危爲安，臣却由生到死"。於是繳還尚方寶劍，極力請求罷免離去。給事中魏應嘉又彈劾他。朝廷議論允許廷弼離去，以袁應泰代替。廷弼就上疏請求勘查，說："遼師覆没，臣正帶領數千疲弱的士兵行進，匆忙出關，到杏山，而鐵嶺又丢失。朝廷官員都說遼必定淪亡，如今地方安定，整個朝廷太平，這不是不操練，不部署所能達到的。假若說擁兵十萬，不能斬將擒王，確實是臣的罪。然而在今日要求做到這樣，也不是說起來很容易的。發令箭催促而張帥喪命，在馬上催促而三路喪失軍隊，臣怎麼敢重蹈覆轍。"

三元、應嘉、修德等復連章極論，廷弼即請三人往勘。帝從之。御史吴應奇、給事中楊漣等力言不可，乃改命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往。廷弼復上疏曰："臣蒙恩回籍聽勘，行矣。但臺省責臣以破壞之遼遺他人，臣不得不一一陳之於上。今朝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敵以冰雪稍緩，哄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始愀然不敢復言。比臣收拾甫

三元、應嘉、修德等人再接連上奏章極力論劾，廷弼就請求派這三人前去勘查。皇上聽從了。御史吴應奇、給事中楊漣等人極力說不行，於是改任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前往。廷弼又上疏說："臣蒙受聖恩回原籍聽候勘查，就要動身了。但是御史臺和六科指責臣把遭破壞的遼留給他人，臣不得不向皇上一一陳述。如今朝廷議論，完全不懂軍事。冬春之際，敵人因爲冰雪行動稍爲遲緩，紛紛說敵人軍隊疲憊財物匱乏，馬上催促戰鬥。等到軍隊失敗，纔頹喪地不敢再說話。

定，而愀然者又復哄然責戰矣。自有遼難以來，用武將，用文吏，何非臺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埸事，當聽疆埸吏自爲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輒怫然怒哉！”及童蒙還奏，備陳廷弼功狀，末言：“臣入遼時，士民垂泣而道，謂數十萬生靈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輕議？獨是廷弼受知最深，蒲河之役，敵攻瀋陽，策馬趨救，何其壯也；及見官兵駑弱，遽爾乞骸以歸，將置君恩何地。廷弼功在存遼，微勞雖有可紀；罪在負君，大義實無所逃。此則罪浮於功者矣。”帝以廷弼力保危城，仍議起用。

等到臣收拾剛定，而頹喪的人又再次紛紛要求開戰了。自從有遼地的禍難以來，用武將，用文官，哪一個不是御史臺六科的建議，何曾有一點效果。邊疆的事，應當聽任邊疆的官員自己處理，何必拾取科舉文章中的話，祇是擾亂人的心意，一旦不遵從，就怫然大怒呢！”等到童蒙回來上奏，詳細陳述廷弼立功的情況，最後說：“臣進入遼時，士人和老百姓哭泣着訴說，講數十萬人民都是廷弼一個人所保全的，他的罪名怎麼可以輕率論定？祇是廷弼受皇上知遇最深，蒲河的戰鬥，敵人進攻瀋陽，策馬奔救，多麽壯烈；等到看見官兵疲弱，匆忙請求退職回家，將把皇上的恩典置放在什麽地位。廷弼的功績在保存遼，微小的辛勞雖然有可以記述的；罪在背負皇上，從大義上講實在不能逃脱罪責。這樣就是罪大於功了。”皇上認爲廷弼竭力保全處於危險的城市，仍議定起用。

天啓元年，瀋陽破，應泰死，廷臣復思廷弼。給事中郭鞏力詆之，并及閣臣劉一燝。及遼陽破，河西軍民盡奔，自塔山至閭陽二百餘里，烟火斷絶，京師大震。一燝曰：“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御史江秉謙追言廷弼保守危遼功，兼以排擠勞臣爲鞏罪。帝乃治前劾廷弼者，貶三元、修德、應嘉、鞏三秩，除宗文名。御史劉廷宣救之，亦被斥。乃復詔起廷弼於家，而擢王化貞爲巡撫。

天啓元年，瀋陽被攻破，應泰死，朝廷官員又想到廷弼。給事中郭鞏竭力指責他，并涉及内閣大臣劉一燝。等到遼陽被攻破，河西的軍民全部逃奔，自塔山到閭陽二百餘里，烟火斷絶，京城大爲震動。一燝説：“假如廷弼在遼，當不至於如此。”御史江秉謙追叙廷弼保守處於危險遼地的功勞，兼以排擠功臣作爲郭鞏的罪名。皇上就治以前彈劾廷弼的人的罪，貶三元、修德、應嘉、郭鞏三級官階，革除宗文的功名。御史劉廷宣援救他們，也被革斥。於是再次下詔從家中起用廷弼，而提升王化貞爲巡撫。

化貞，諸城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由户部主事歷右參議，分守廣寧。蒙古炒花諸部長乘機窺塞下。化貞撫之，皆不敢動。朱童蒙勘事還，極言化貞得西人心，勿輕調，隳撫事。化貞亦言遼事將壞，惟發帑金百萬，亟款西人，則敵顧忌不敢深入。會遼、瀋相繼亡，廷議將起廷弼，御史方震孺請加化貞秩，便宜從事，令與薛國用同守河西。乃進化貞右僉都御史，巡撫廣寧。廣寧城在山隈，登

化貞，諸城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由户部主事歷經升遷任爲右參議，分工守備廣寧。蒙古炒花諸部酋長乘機窺伺塞下。化貞安撫他們，都不敢動。朱童蒙勘察事情歸還，極力説化貞得西方人的心，不要輕易調動，毁壞安撫的事情。化貞也説遼的事情將會變壞，祇有發放庫藏金錢百萬，儘量款待西方人，那麽敵人有所顧忌而不敢深入。適逢遼、瀋相繼丢失，朝廷議論將起用廷弼，御史方震孺請求增加化貞的官階，根據情況靈活辦事，令與薛國用一同防守河西。於是晋升化貞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廣寧。廣寧城在山凹，

山可俯瞰城内，恃三岔河爲阻，而三岔之黄泥窪又水淺可涉。廣寧止孱卒千，化貞招集散亡，復得萬餘人。激厲士民，聯絡西部，人心稍定。遼陽初失，遠近震驚，謂河西必不能保。化貞提弱卒，守孤城，氣不懾，時望赫然。中朝亦謂其才足倚，悉以河西事付之。而化貞又以登萊、天津兵可不設，諸鎮入衛兵可止。當事益信其有才，所奏請輒報可。時金、復諸衛軍民及東山礦徒，多結寨自固，以待官軍。其逃入朝鮮者，亦不下二萬。化貞請鼓舞諸人，優以爵禄，俾自奮於功名；詔諭朝鮮，褒以忠義，勉之同仇。帝亦從之。

登山可以俯瞰城内，依恃三岔河爲險阻，而三岔的黄泥窪又是水淺可以徒步渡過。廣寧祇有弱兵一千，化貞招集流散逃亡的人，又得萬餘人。激勵士人和百姓，聯絡西方部落，人心稍爲安定。遼陽剛丢失，遠近震驚，説河西必不能保。化貞帶領弱兵，守衛孤城，志氣不屈，當時聲望顯赫。朝中亦説他的才能足以倚賴，把河西的事務全部交付給他。而化貞又認爲登、萊、天津的部隊可以不設，諸鎮入衛京師的部隊可以停止調遣。執掌政事的大臣愈相信他有才能，所上奏請求的事總是答覆可以。當時金、復諸衛軍民及東山礦工，多結寨自己固守，等待官軍。逃入朝鮮的，也不下二萬。化貞請求鼓舞各方人士，用官爵俸禄優待他們，使他們自己奮力求取功名；下詔書諭示朝鮮，用忠義來褒奬他們，勉勵他們同仇敵愾。皇上也聽從了。

至六月，廷弼入朝，首請免言官貶謫，帝不可。乃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用馬步列壘河上，以形勢格之，綴敵全力；天津、登、萊各置舟師，乘虚入南衛，動揺其人心，敵必内顧，而遼陽可復。於是登、萊議設巡撫如天津，以陶朗先爲之；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一事權。遂進廷弼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駐山海關，經略遼東軍務。廷弼因請尚方劍，請調兵二十餘萬，以兵馬、芻糗、器械之屬責成户、兵、工三部。白監軍道臣高出、胡嘉棟，督餉郎中傅國無罪，請復官任事。議用遼人故贊畫主事劉國縉爲登萊招練副使，夔州同知佟卜年爲登萊監軍僉事，故臨洮推官洪敷教爲職方主事，軍前贊畫，用收拾遼人心，并報允。七月，廷弼將啓行，帝特賜麒麟服一，彩幣四，宴之郊外，命文武大臣陪餞，異數也。又以京營選鋒五千護廷弼行。

到六月，廷弼入朝，首先請求免除貶謫諫議官員，皇上不准許，於是提出三方布置的策略：廣寧用馬步兵在河上排列營壘，利用地理形勢阻擋敵人，牽制敵人的全部兵力；天津、登、萊各設置水師，乘虚進入南衛，動揺他們的人心，敵人必定要顧及内部，遼陽可以恢復。於是議定登、萊像天津一樣設立巡撫，用陶朗先擔任；山海特别設置經略，指揮調度三方，統一行事的權力。於是晋升廷弼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駐守山海關，管理策劃遼東的軍務。廷弼因而請求尚方寶劍，請求調兵二十餘萬，把兵馬、草料、器械之類的事責令户、兵、工三部辦妥。辯白監軍的科道官員高出、胡嘉棟，監督糧餉的郎中傅國無罪，請求恢復官職委任事務。建議任用遼人原贊畫主事劉國縉爲登萊招練副使，夔州同知佟卜年爲登萊監軍僉事，原臨洮推官洪敷教爲職方主事，在軍前參贊謀劃，用來收攬遼人的心，一并答覆准允。七月，廷弼將動身，皇上特地賞賜麒麟服一件，彩色絲織物四端，在郊外設宴，命文武大臣作陪餞行，這是特殊的優遇。又用從駐京部隊中選拔組成的突擊隊五千人護送廷弼上路。

先是，袁應泰死，薛國用代爲經

起先，袁應泰死，薛國用代替爲經略，有病

略，病不任事。化貞乃部署諸將，沿河設六營，營置參將一人，守備二人，畫地分守。西平、鎮武、柳河、盤山諸要害，各置戍設防。議既上，廷弼不謂然，疏言："河窄難恃，堡小難容，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則諸營俱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游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爲敵所乘。自河抵廣寧，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諸處止宜稍置戍兵，爲傳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廣寧，相度城外形勢，掎角立營，深壘高柵以俟。蓋遼陽去廣寧三百六十里，非敵騎一日能到。有聲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防河，先爲自弱之計也。"疏上，優旨褒答。會御史方震孺亦言防河六不足恃，議乃寢。而化貞以計不行，愠甚，盡委軍事於廷弼。廷弼乃請申諭化貞，不得藉口節制，坐失事機。先是，四方援遼之師，化貞悉改爲"平遼"，遼人多不悅。廷弼言："遼人未叛，乞改爲'平東'或'征東'，以慰其心。"自是化貞與廷弼有隙，而經、撫不和之議起矣。

不能任職。化貞就部署諸將，沿河設置六個營地，每一營配置參將一人，守備二人，劃分地區分別防守。西平、鎮武、柳河、盤山諸要害，各建置營壘城堡設立防衛。建議已經上達，廷弼認爲不妥當，上疏說："河窄難以依靠，城堡小難以容納部隊，今日衹宜固守廣寧。假若駐兵河上，部隊分散就兵力薄弱。敵人輕騎偷渡，專攻一處營地，兵力必定不能支撑。一營潰敗，那麼諸營都潰敗，西平諸營壘城堡也不能守。河上衹應設游動巡察的部隊，輪流出入，使敵人難測虚實。不宜屯守集結在一處，被敵人所追逐。自河到廣寧，衹宜多設立烽火臺瞭望哨；西平諸處衹宜稍爲設置一些防衛的士兵，起點燃烽火傳遞消息和偵探敵情的作用。大部隊全部集結廣寧，度量城外的地形，按照互相聲援的陣勢設立營帳，加深濠溝增高栅欄來等候敵人。遼陽離廣寧三百六十里，敵騎不是一日就能到達的。有響動，我方必定預先知道。絶不應分兵守河，先作削弱自己的打算。"奏疏呈上，皇上發優遇的聖旨給予褒獎答覆。適逢御史方震孺也説守河有六方面靠不住，議論纔止息。而化貞因爲計劃未能實行，很生氣，把軍事全都推給廷弼。廷弼於是請求朝廷向化貞申明，不得藉口受人節制，坐失辦事的機會。起先，四方援遼的部隊，化貞全改爲"平遼"，遼人多不高興。廷弼説："遼人未叛變，請求改爲'平東'或'征東'，以此來安慰他們的心。"自此化貞與廷弼有隔閡，而經略、巡撫不和的議論興起了。

八月朔，廷弼言："三方建置，須聯絡朝鮮。請亟發敕使往勞彼國君臣，俾盡發八道之師，連營江上，助我聲勢。又發詔書憫恤遼人之避難彼國者，招集團練，别爲一軍，與朝鮮軍合勢。而我使臣即權駐義州，控制聯絡，俾與登、萊聲息相通，於事有濟。更宜發銀六萬兩，分犒朝鮮及遼人，而臣給與空名札付百道，俾承制拜除。其東山礦徒能結聚千人者，即署都司；五百人者，署守備。將一呼

八月初一，廷弼説："三方面的布置，必須聯絡朝鮮。請趕緊派朝廷的使者去慰勞他們國家的君臣，使他們全部發動八個道的軍隊，在江上連續結營，助長我方的聲勢。又頒發詔書撫恤在他們國家避難的遼人，招集地方武裝，另外編成一支部隊，與朝鮮的軍隊在聲勢上連成一氣。我朝使臣就暫且留駐義州，控制聯絡，使朝鮮與登、萊聲息相通，對於事情有益。更應該發銀六萬兩，分别犒勞朝鮮及遼人，而給臣没有題寫名字的公文百道，能根據制度授予官職。那些東山礦工能集結聚合千人的，就代理都司；能集結聚

立應，而一二萬勁兵可立致也。”因薦監軍副使梁之垣生長海濱，習朝鮮事，可充命使。帝立從之，且命如行人奉使故事，賜一品服以寵其行。之垣乃列上重事權、定職掌八事，帝亦報可。

合五百人的，代理守備。這樣將會一聲呼喚立刻響應，一二萬强勁的士兵可以立刻招來。”因而推薦監軍副使梁之垣因生長在海濱，熟悉朝鮮的事務，可以充任使者。皇上立刻聽從，并且下令如行人奉命出使的舊例，賞賜一品官服來表示他出行的榮耀。之垣就分條上奏增强處理事務的權力、確定職權範圍等八件事，皇上也回答可以。

之垣方與所司議兵餉，而化貞所遣都司毛文龍已襲取鎮江，奏捷。舉朝大喜，亟命登、萊、天津發水師二萬應文龍，化貞督廣寧兵四萬進據河上，合蒙古軍乘機進取，而廷弼居中節制。命既下，經、撫、各鎮互觀望，兵不果進。頃之，化貞備陳東西情形，言：“敵棄遼陽不守，河東失陷將士日夜望官軍至，即執敵將以降。而西部虎墩兔、炒花咸願助兵。敵兵守海州不過二千，河上止遼卒三千。若潛師夜襲，勢在必克。敵南防者聞而北歸，我據險以擊其惰，可盡也。”兵部尚書張鶴鳴以爲然，奏言時不可失。御史徐卿伯復趣之，請令廷弼進駐廣寧，薊遼總督王象乾移鎮山海。會化貞復馳奏：“敵因官軍收復鎮江，遂驅掠四衛屯民。屯民據鐵山死守，傷敵三四千人，敵圍之益急。急宜赴救。”於是兵部愈促進師。化貞即以是月渡河。廷弼不得已出關，次右屯，而馳奏海州取易守難，不宜輕舉。化貞卒無功而還。

之垣正與有關部門議論兵餉的事，而化貞所派遣的都司毛文龍已攻取鎮江，上奏報捷。整個朝廷大喜，趕緊命令登、萊、天津調動水師二萬接應文龍，化貞督率廣寧兵四萬前進占據河上，會合蒙古軍隊乘機進取，廷弼居中指揮管轄。命令既已下達，經略、巡撫、各鎮將互相觀望，軍隊結果没有前進。不久，化貞詳細陳述東西情形，説：“敵人放棄遼陽不守，河東失陷地區的將士日夜盼望官軍到來，就拿住敵將來降歸。而西部虎墩兔、炒花都願意出兵相助。防守海州的敵兵不過二千，河上祇有遼兵三千。假若秘密派部隊夜間襲擊，勢在必克。在南面防守的敵人聽到消息就會回到北方，我方占據險要的地方攻擊他們懈怠的軍隊，可以全部將他們殲滅。”兵部尚書張鶴鳴認爲是這樣，上奏説時機不可丢失。御史徐卿伯再次催促，請下令廷弼進駐廣寧，薊遼總督王象乾遷移鎮守山海。適逢化貞緊急上奏：“敵人因爲官軍收復鎮江，就驅逐掠奪四衛屯墾的居民。屯墾的居民占據鐵山死守，傷敵三四千人，敵人圍攻更急，應緊急趕往救援。”於是兵部愈催促進兵。化貞即在這月渡河。廷弼不得已出關，駐扎右屯，緊急上奏説海州攻取容易防守難，不宜輕舉妄動。化貞最終無功而回。

化貞爲人呆而愎，素不習兵，輕視大敵，好謾語。文武將吏進諫悉不入，與廷弼尤牴牾。妄意降敵者李永芳爲内應，信西部言，謂虎墩兔助兵四十萬，遂欲以不戰取全勝。一切士馬、甲仗、糗糧、營壘俱置不問，務爲大言罔中朝。尚書鶴鳴深信之，所請無不允，以故廷弼不得行其志。廣寧有兵十四萬，而廷弼關上無一卒，

化貞爲人遲鈍而剛愎自用，向來不熟悉軍事，輕視强大的敵人，好説空話。文武將吏進言規勸都聽不進，與廷弼尤其格格不入。妄想用投降敵人的李永芳爲内應，聽信西部人的話，説虎墩兔出援兵四十萬，就想不戰而取得全勝。一切兵馬、甲仗、軍糧、營壘都置之不問，衹是説大話欺騙朝廷。尚書鶴鳴深深地相信他，所請求的事無不應允，因爲這個原因廷弼不能根據他的意志行事。廣寧有兵十四萬，而廷弼在關上没有一

徒擁經略虛號而已。廷綏入衛兵不堪用，廷弼請罪其帥杜文焕，鶴鳴議寬之。廷弼請用卜年，鶴鳴上駁議。廷弼奏遣之垣，鶴鳴故稽其餉。兩人遂相怨，事事齟齬。而廷弼亦褊淺剛愎，有觸必發，盛氣相加，朝士多厭惡之。

毛文龍鎮江之捷，化貞自謂發蹤奇功。廷弼言："三方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致敵恨遼人，屠戮四衛軍民殆盡，灰東山之心，寒朝鮮之膽，奪河西之氣，亂三方并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目爲奇功，乃奇禍耳。"貽書京師，力詆化貞。朝士方以鎮江爲奇捷，聞其言，亦多不服。廷弼又顯詆鶴鳴，謂："臣既任經略，四方援軍宜聽臣調遣，乃鶴鳴徑自發戍，不令臣知。七月中，臣咨部問調軍之數，經今兩月，置不答。臣有經略名，無其實，遼左事惟樞臣與撫臣共爲之。"鶴鳴益恨。至九月，化貞猶言虎墩兔兵四十萬且至，請速濟師。廷弼言："撫臣恃西部，欲以不戰爲戰計。西部與我，進不同進。彼入北道，我入南道，相距二百餘里。敵分兵來應，亦須我自撑拒。臣未敢輕視敵人，謂可不戰勝也。臣初議三方布置，必使兵馬、器械、舟車、芻茭無一不備，而後剋期齊舉，進足戰，退亦足以守。今臨事中亂，雖樞臣主謀於中，撫臣决策於外，卜一舉成功，而臣猶有萬一不必然之慮也。"既而西部竟不至，化貞兵亦不敢進。

廷弼既與化貞隙，中朝右化貞者多詆廷弼。給事中楊道寅謂出、嘉棟不宜用。御史徐景濂極譽化貞，刺廷弼，詆之垣逍遥故鄉，不稱任使。御史蘇琰則言廷弼宜駐廣寧，不當遠駐

卒，衹是白白地擁有經略的虛名而已。廷綏調入京師守衛的士兵不堪使用，廷弼請定他們統帥杜文焕的罪，鶴鳴提議寬容他。廷弼請求任用卜年，鶴鳴上奏提出反駁的言論。廷弼上奏請派遣之垣出使，鶴鳴故意延遲他的糧餉。兩人於是互相怨恨，事事發生矛盾。而廷弼也氣量狹小剛愎自用，有所觸犯必定要發作，盛氣凌人，朝中人士多厭惡他。

毛文龍在鎮江的勝利，化貞自説有發起的奇功。廷弼説："三方面的兵力未聚集，文龍發動得太早，致使敵人恨遼人，屠殺四衛軍民將盡，使東山灰心，朝鮮寒膽，河西喪氣，打亂三方并進的計劃，耽誤聯絡附屬國的謀算，看來是奇功，實際是奇禍罷了。"寫信給京師，極力攻擊化貞。朝中人士正認爲鎮江之戰是重大的勝利，聽到他的話，也多不服。廷弼又公開攻擊鶴鳴，説："臣既然擔任經略，四方援軍應該聽臣的調遣，可是鶴鳴徑自調發戍守的士兵，不讓臣知道。七月中，臣向兵部發文問調動軍隊的數目，到如今兩個月，放在一邊不答覆。臣有經略的名，没有它的實，遼東的事衹有兵部尚書和巡撫共同處理。"鶴鳴更加恨他。到九月，化貞還説虎墩兔四十萬兵將到，請速派部隊接應。廷弼説："巡撫依賴西部，想要以不戰作爲戰鬥的計謀。西部與我方，進軍時不一同前進。他們進入北路，我們進入南路，相距二百多里。敵人分兵來應戰，也必須我方自己抵擋。臣不敢輕視敵人，説可以不戰而勝。臣起初提議三方面布置，一定要使兵馬、器械、舟車、草料没有一樣不全備，然後定下日期一起行動，進足以戰鬥，退也足以防守。如今面臨事情朝中混亂，雖然兵部尚書在朝中主謀，巡撫在朝廷外决策，推算能一舉成功，但臣還有事有萬一不必定如此的顧慮。"不久西部兵到底不來，化貞的兵也不敢進發。

廷弼既然與化貞有隔閡，朝中支持化貞的人多指責廷弼。給事中楊道寅説高出、嘉棟不宜任用。御史徐景濂極力贊譽化貞，譏刺廷弼，指責之垣在故鄉逍遥，不合適擔任使臣。御史蘇琰則説廷弼應駐扎廣寧，不當遠遠地駐守山海關，接

山海，因言登萊水師無所用。廷弼怒，抗疏力詆三人。帝皆無所問。而帝於講筵忽問："卜年係叛族，何擢僉事？國縉數經論列，何起用？嘉棟立功贖罪，何在天津？"廷弼知左右譖之，抗疏辨，語頗憤激。

着說登、萊水師没有用處。廷弼怒，上疏抗争極力攻擊這三個人。皇上都不加追問。可是皇上在講解經書的講席上忽然問："卜年是叛逆的家族，爲什麽升爲僉事？國縉數次被議論，爲什麽起用？嘉棟立功贖罪，爲什麽在天津？"廷弼知道是皇上左右的人說壞話，上疏抗辯，語言很激憤。

是時，廷弼主守，謂遼人不可用，西部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廣寧多間諜可虞。化貞一切反之，絶口不言守，謂我一渡河，河東人必内應。且騰書中朝，言仲秋之月，可高枕而聽捷音。識者知其必僨事，以疆埸事重，無敢言其短者。

當時，廷弼主張防守，說遼人不可使用，西部不可依賴，永芳不可相信，廣寧多間諜可憂慮。化貞一切都相反，絶口不說防守，說我方一渡河，河東人必然在内部響應。并且通過驛站遞送文書給朝廷，說在中秋的月夜，可以高枕無憂地聽取捷報。有識之士知道他一定會壞事，因爲邊疆的事重大，没有人敢說他的缺點。

至十月，冰合，廣寧人謂大清兵必渡河，紛然思竄。化貞乃與震孺計，分兵守鎮武、西平、閭陽、鎮寧諸城堡，而以大軍守廣寧。鶴鳴亦以廣寧可慮，請敕廷弼出關。廷弼上言："樞臣第知經略一出，足鎮人心；不知徒手之經略一出，其動摇人心更甚。且臣駐廣寧，化貞駐何地？鶴鳴責經、撫協心同力，而樞臣與經臣獨不當協心同力乎？爲今日計，惟樞部俯同於臣，臣始得爲陛下任東方事也。"其言甚切至，鶴鳴益不悦。廷弼乃復出關，至右屯，議以重兵内護廣寧，外扼鎮武、閭陽。乃令劉渠以二萬人守鎮武，祁秉忠以萬人守閭陽。又令羅一貫以三千人守西平。復申令曰："敵來，越鎮武一步者，文武將吏誅無赦。敵至廣寧而鎮武、閭陽不夾攻，掠右屯餉道而三路不救援者，亦如之。"

到十月，河水冰封，廣寧人說大清兵必然渡河，慌亂準備逃竄。化貞就與震孺計議，分兵守衛鎮武、西平、閭陽、鎮寧各城堡，而以大軍守廣寧。鶴鳴亦認爲廣寧令人擔心，請求令廷弼出關。廷弼上言："兵部尚書衹知經略一出關，就足以鎮定人心；不知道空手的經略一出關，動摇人心更加厲害。況且臣駐守廣寧，化貞駐守什麽地方？鶴鳴要求經略、巡撫同心協力，可是兵部尚書與經略就不應當同心協力嗎？爲今日打算，衹有兵部尚書遷就於臣，臣纔能爲陛下負責東方的事務。"他的話極其切直盡理，鶴鳴更加不高興。廷弼於是再次出關，到右屯，商議用重兵對内保護廣寧，對外扼守鎮武、閭陽。就令劉渠以二萬人守衛鎮武，祁秉忠以萬人守衛閭陽。又令羅一貫以三千人守衛西平。再次發布命令說："敵人來，越過鎮武一步，文武將吏誅殺不饒。敵人到達廣寧而鎮武、閭陽不夾攻，騷擾右屯運餉通道而三路不來救援，也同樣處理。"

部署甫定，化貞又信諜者言，遽發兵襲海州，旋亦引退。廷弼乃上言："撫臣之進，及今而五矣。八、九月間屢進屢止，猶未有疏請也。若十月二十五日之役，則拜疏輒行者

部署剛定，化貞又相信諜報人員的話，突然發兵襲擊海州，隨即領兵退回。廷弼就上言："巡撫進兵，到如今已有五次了。八、九月間屢次進兵又屢次停止，尚且没有上疏請示。如十月二十五日的戰役，則是纔進章奏就行動的。臣急

也。臣疾趨出關，而撫臣歸矣。西平之會，相與協心議守，掎角設營，而進兵之書又以晦日至矣。撫臣以十一月二日赴鎮武，臣即以次日赴杜家屯，比至中途，而軍馬又遣還矣。初五日，撫臣又欲以輕兵襲牛莊，奪馬圈守之，爲明年進兵門户。時馬圈無一敵兵，即得牛莊，我不能守，敵何損，我何益？會將吏力持不可，撫臣亦怏怏回矣。兵屢進屢退，敵已窺盡伎倆，而臣之虚名亦以輕出而損。願陛下明諭撫臣，慎重舉止，毋爲敵人所笑。”化貞見疏不悦，馳奏辨。且曰：“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臣不敢貪天功，但厚賚從征將士，遼民賜復十年，海内得免加派，臣願足矣。即有不稱，亦必殺傷相當，敵不復振，保不爲河西憂。”因請便宜行事。

速奔走出關，可是巡撫已經回來了。西平的會見，互相同心商議防守，按互相聲援的陣勢設立營帳，可是進兵的文書又在月末到了。巡撫在十一月二日赴鎮武，臣即在次日赴杜家屯，等到了中途，兵馬又被調遣回轉了。初五日，巡撫又要以精鋭的小部隊襲擊牛莊，奪取馬圈加以守衛，作爲明年進兵的門户。當時馬圈没有一個敵兵，即使得到牛莊，我方不能防守，敵人有什麽損失，我方有什麽益處？適逢將吏極力堅持不可如此，撫臣也鬱鬱不樂地回來了。部隊屢進屢退，敵人已看透他的伎倆，而臣的虚名亦因爲輕易出兵而受到損害。願陛下明確指示巡撫，行爲要慎重，不要被敵人所耻笑。”化貞看到奏疏不高興，急忙進奏争辯。并且説：“願請求領兵六萬，一舉蕩平敵人。臣不敢貪圖他人的功勞，衹要厚賞從征的將士，遼民賞賜免繳十年租賦，國内得以免除額外攤派的賦税，臣的願望就滿足了。即使不能稱心，也必定與敵人死傷相當，使敵人不再振作，保證不給河西帶來憂患。”因而請求根據情况靈活處理事務。

時葉向高復當國，化貞座主也，頗右之。廷臣惟太僕少卿何喬遠言宜專守廣寧，御史夏之令言蒙古不可信，款賞無益，給事中趙時用言永芳必不可信，與廷弼合。餘多右化貞，令毋受廷弼節制。而給事中李精白欲授化貞尚方劍，得便宜操縱。孫杰劾一燝以用出、嘉棟、卜年爲罪，而言廷弼不宜駐關内。廷弼憤，上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而適遘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爲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爲門户容則去之，何必内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鬥，恃有閣臣。臣今無望矣。”帝以兩臣争言，遣兵部堂官及給事中各一人往諭，抗違不遵者治罪。命既下，廷臣言遣官不便，乃下廷臣集議。

當時葉向高再次執掌國政，是化貞會試的主考，很偏袒他。朝廷官員衹有太僕少卿何喬遠説應該專門守衛廣寧，御史夏之令説蒙古不可相信，招撫賞賜没有益處，給事中趙時用説永芳一定不可信任，與廷弼的意見相合。其餘的人多偏袒化貞，讓他不要受廷弼節制。而給事中李精白想請皇上授給化貞尚方寶劍，可以根據情况靈活指揮掌握。孫杰以任用高出、嘉棟、卜年的罪名彈劾一燝，而説廷弼不宜駐扎在關内。廷弼憤恨，上言：“臣作爲一個東西南北都要殺的人，而適逢成就事功的機會難以把握的時候。諸臣能爲邊疆容忍就容忍他，不能爲門户容忍就驅逐他，何必内裏藉助内閣大臣，外面藉助巡撫科道官員來相困迫。”又説：“經略、巡撫不和，依仗着有諫議官。諫議官交相攻擊，依仗着有兵部尚書。兵部尚書幫助争鬥，依仗着有内閣大臣。臣如今没有希望了。”皇上因爲兩個大臣互相争辯，派遣兵部衙門的負責官員及給事中各一人前往勸諭，違抗不順從者治罪。命令已下，朝廷官員説

派遣官員不方便，於是交朝廷官員會集議事。

初，廷弼之出關也，化貞慮奪己兵權，佯以兵事委廷弼。廷弼上言："臣奉命控扼山海，非廣寧所得私。撫臣不宜卸責於臣。"會震孺奏經、撫不和，中有化貞心慵意懶語，廷弼據以刺化貞，化貞益不悅。及化貞請一舉蕩平，廷弼乃言："宜如撫臣約，亟罷臣以鼓士氣。"

起初，廷弼出關，化貞害怕奪去自己的兵權，假裝把軍事委托給廷弼。廷弼上言："臣奉命控制扼守山海關，不能私下接受廣寧。巡撫不應把責任推卸給臣。"適逢震孺上奏經略、巡撫不和，其中有化貞心灰意懶的話，廷弼聽了這話去譏刺化貞，化貞更加不高興。等到化貞請求一舉蕩平敵人，廷弼就說："應該依照巡撫的約定，趕緊罷免臣下以鼓舞士氣。"

當是時，中外舉知經、撫不和，必誤疆事，章日上。而鶴鳴篤信化貞，遂欲去廷弼。二年正月，員外郎徐大化希指劾廷弼大言罩世，嫉能妒功，不去必壞遼事。疏并下部，鶴鳴乃集廷臣大議。議撤廷弼者數人，餘多請分任責成。鶴鳴獨言化貞一去，毛文龍必不用命，遼人爲兵者必潰，西部必解體，宜賜化貞尚方劍，專委以廣寧，而撤廷弼他用。議上，帝不從，責吏、兵二部再奏。會大清兵逼西平，遂罷議，仍兼任二臣，責以功罪一體。

當時，朝内外都知道經略、巡撫不和，必然會耽誤邊疆的事情，每天都有奏章呈上。而鶴鳴深信化貞，就要驅逐廷弼。二年正月，員外郎徐大化迎合鶴鳴旨意彈劾廷弼說大話欺壓世人，嫉妒有才能和有功勞的人，不離開必定要壞遼的事情。奏疏同時下到兵部，鶴鳴就召集朝廷官員大討論。建議撤掉廷弼的有幾個人，其餘的人多請求分清責任要求他們做出成績。鶴鳴一個人說化貞一離開，毛文龍必定不聽命令，遼人當兵的必定潰散，西部必定解體，應賞賜化貞尚方寶劍，把廣寧專門委托給他，而撤換廷弼另外任用。議論上報，皇上不聽從，責令吏、兵二部再上奏。適逢大清兵逼近西平，就停止議論，仍然同時任命兩臣，論功定罪都把他們視作一體來對待。

無何，西平圍急。化貞信中軍孫得功計，盡發廣寧兵，畀得功及祖大壽往會秉忠進戰。廷弼亦馳檄渠撤營赴援。二十二日遇大清兵平陽橋。鋒始交，得功及參將鮑承先等先奔，鎮武、閭陽兵遂大潰，渠、秉忠戰没沙嶺，大壽走覺華島。西平守將一貫待援不至，與參將黑雲鶴亦戰殁。廷弼已離右屯，次閭陽。參議邢慎言勸急救廣寧，爲僉事韓初命所沮，遂退還。時大清兵頓沙嶺不進。化貞素任得功爲腹心，而得功潛降於大清，欲生縛化貞以爲功，訛言敵已薄城。城中大亂奔走，參政高邦佐禁之，不能止。化貞方闔署理軍書，不知也。參將江朝棟排闥入，化貞怒呵之。朝棟

没有多久，西平被圍困很緊急。化貞聽信中軍孫得功的計策，全部發動廣寧的部隊，交給得功及祖大壽去會合秉忠進兵迎戰。廷弼亦發緊急公文命令渠撤營帳趕去支援。二十二日在平陽橋遭遇大清兵。前鋒剛交戰，得功及參將鮑承先等人首先逃奔，鎮武、閭陽的部隊於是大敗，渠、秉忠戰死沙嶺，大壽逃奔覺華島。西平守將一貫等待援兵不到，與參將黑雲鶴也戰死。廷弼已離開右屯，駐在閭陽。參議邢慎言勸他急速救援廣寧，爲僉事韓初命所阻止，於是退回。當時大清兵停留沙嶺不進。化貞向來把得功當作心腹任用，而得功暗中投降大清，想生擒化貞作爲功勞，造謠説敵人已逼近城下。城中的人大亂奔走，參政高邦佐禁止他們，不能制止。化貞正關着衙門整理軍事文書，不知道。參將江朝棟推門進入，化貞怒斥他。朝棟大呼説："事情緊急了，

大呼曰："事急矣，請公速走。"化貞莫知所爲。朝棟掖之出上馬，二僕人徒步從，遂棄廣寧，踉蹌走。與廷弼遇大凌河。化貞哭，廷弼微笑曰："六萬衆一舉蕩平，竟何如？"化貞慚，議守寧遠及前屯。廷弼曰："嘻，已晚，惟護潰民入關可耳。"乃以己所將五千人授化貞爲殿，盡焚積聚。二十六日偕初命護潰民入關。化貞、出、嘉棟先後入，獨邦佐自經死。得功率廣寧叛將迎大清兵入廣寧，化貞逃已兩日矣。大清兵追逐化貞等二百里，不得食，乃還。報至，京師大震。鶴鳴恐，自請視師。

二月逮化貞，罷廷弼聽勘。四月，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奏上獄詞，廷弼、化貞并論死。後當行刑，廷弼令汪文言賄內廷四萬金祈緩，既而背之。魏忠賢大恨，誓速斬廷弼。及楊漣等下獄，誣以受廷弼賄，甚其罪。已，邏者獲市人蔣應暘，謂與廷弼子出入禁獄，陰謀叵測。忠賢愈欲速殺廷弼，其黨門克新、郭興治、石三畏、卓邁等遂希指趣之。會馮銓亦憾廷弼，與顧秉謙等侍講筵，出市刊《遼東傳》譖於帝曰："此廷弼所作，希脫罪耳。"帝怒，遂以五年八月棄市，傳首九邊。已，御史梁夢環謂廷弼侵盜軍資十七萬。御史劉徽謂廷弼家資百萬，宜籍以佐軍。忠賢即矯旨嚴追，罄貲不足，姻族家俱破。江夏知縣王爾玉責廷弼子貂裘珍玩，不獲，將撻之。其長子兆珪自剄死，兆珪母稱冤。爾玉去其兩婢衣，撻之四十。遠近莫不嗟憤。

請您快走。"化貞不知怎麼辦，朝棟夾着他出衙門上馬，兩個僕人徒步跟從，於是放棄廣寧，跌跌撞撞地奔跑。與廷弼在大凌河相遇。化貞哭，廷弼微笑說："以六萬部衆一舉蕩平敵人，究竟如何？"化貞慚愧，商議守衛寧遠及前屯。廷弼說："嘻，已經晚了，衹有護送潰散的民衆入關纔行。"就把自己所統領的五千人交給化貞作斷後，全部焚毁積聚的財物。二十六日偕同初命保護潰散的民衆入關。化貞、高出、嘉棟先後入關，衹有邦佐自殺而死。得功率領廣寧叛將迎接大清兵進入廣寧，化貞逃走已經兩天了。大清兵追趕化貞等人二百里，不能得到食物，纔回去。戰報到，京師大爲震動。鶴鳴驚恐，自己請求督率軍隊。

二月逮捕化貞，罷免廷弼聽候勘查。四月，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把案情上奏，廷弼、化貞一起定爲死罪。後來當要行刑的時候，廷弼讓汪文言賄賂宮內四萬金祈求緩刑，不久違背了原先的許諾。魏忠賢大恨，發誓要趕緊斬殺廷弼。等到楊漣等人入獄，誣陷他們受廷弼的賄賂，加重他的罪名。不久，巡邏的人抓獲市民蔣應暘，說與廷弼的兒子出入宮禁監獄，陰謀難測。忠賢愈加要快點殺死廷弼，他的黨羽門克新、郭興治、石三畏、卓邁等人就迎承他的意旨催促行刑。適逢馮銓也恨廷弼，與顧秉謙等人侍從講解經書的講席，拿出市上刊行的《遼東傳》向皇上進讒言說："這是廷弼所作，企圖開脫罪責。"皇上怒，就在五年八月在鬧市執行死刑，傳送首級到北方邊境示衆。不久，御史梁夢環說廷弼侵占盜用軍物款十七萬。御史劉徽說廷弼家産百萬，應該抄没用以資助軍隊。忠賢就假傳聖旨嚴加追贓，蕩盡家産還不够，有婚姻親屬關係的人家也都破産。江夏知縣王爾玉向廷弼之子逼取貂皮裘衣和珍寶古玩，得不到，將鞭打他們。廷弼的長子兆珪自己抹脖子而死，兆珪的母親呼叫冤枉。爾玉剥去她兩名婢女的衣服，鞭打四十。遠近的人無不嘆息憤怒。

崇禎元年詔免追贓。其秋，工部

崇禎元年下詔免除追贓。那一年秋天，工部

主事徐爾一訟廷弼冤，曰：

廷弼以失陷封疆，至傳首陳尸，籍產追贓。而臣考當年，第覺其罪無足據，而勞有足矜也。廣寧兵十三萬，糧數百萬，盡屬化貞。廷弼止援遼兵五千人，駐右屯，距廣寧四十里耳。化貞忽同三四百萬遼民一時盡潰，廷弼五千人，不同潰足矣，尚望其屹然堅壁哉！廷弼罪安在？化貞仗西部，廷弼云"必不足仗"。化貞信李永芳內附，廷弼云"必不足信"。無一事不力爭，無一言不奇中，廷弼罪安在？且屢疏爭各鎮節制不行，屢疏爭原派兵馬不與。徒擁虛器，抱空名，廷弼罪安在？唐郭子儀、李光弼與九節度師同潰，自應收潰兵扼河陽橋，無再往河陽坐待思明縛去之理。今計廣寧西，止關上一門限，不趣扼關門何待？史稱慕容垂一軍三萬獨全，亦無再駐淝水與晉人决戰之理。廷弼能令五千人不散，至大凌河付與化貞，事政相類，寧得與化貞同日道乎！

所謂勞有足矜者：當三路同時陷沒，開、鐵、北關相繼奔潰，廷弼經理不及一年，俄進築奉集、瀋陽，俄進屯虎皮驛，俄迎扼敵兵於橫河上，於遼陽城下鑿河列柵埋炮，屹然樹金湯。令得竟所施，何至舉榆口關外拱手授人！而今俱抹摋不論，乃其所由必死則有故矣。其才既籠蓋一時，其氣又陵厲一世，揭辯紛紛，致攖衆怒，共起殺機，是則所由必殺其軀之道耳。當廷弼被勘被逮之時，天日輒爲無光，足

主事徐爾一申訴廷弼冤枉，說：

廷弼因爲邊疆失陷，以致傳首號令陳尸街頭，抄没家產追索贜款。可是臣研考當年的情况，衹覺得他的罪没有充足的根據，而功勞有足以誇耀的。廣寧士兵十三萬，糧食數百萬，全部歸屬化貞。廷弼衹有援遼的士兵五千人，駐守右屯，距離廣寧僅四十里。化貞忽然同三四百萬遼民一時全部潰散，廷弼五千人，不一同潰散就足够了，還要希望他屹然挺立像堅固的壁壘嗎！廷弼罪在哪裏？化貞依仗西部，廷弼說"必定不足以依仗"。化貞相信李永芳歸附內地，廷弼說"必定不足以信賴"。没有一事不力争，没有一句話不是十分切合，廷弼的罪在哪裏？况且屢次上疏争辯各鎮指揮調度不能推行，屢次上疏争辯原先同意派遣的兵馬不給。白白地擁有虚位，抱着空名，廷弼的罪在哪裏？唐朝郭子儀、李光弼與九個節度使的部隊一同潰敗，自然應該收集潰散的士兵扼守河陽橋，没有再到河陽去坐等思明來將他們抓住的道理。如今算計廣寧的西面，衹有關上一個門户，不趕緊去扼守關門還等待什麽？史書稱慕容垂一軍三萬人惟獨獲得保全，亦没有再駐守淝水與晉人决戰的道理。廷弼能使五千人不潰散，到大凌河交付給化貞，事情正相類似，難道可以與化貞相提并論嗎！

所謂功勞有足以誇耀的：當三路軍隊同時陷没，開、鐵、北關相繼奔逃潰散時，廷弼經營料理不到一年，時而進兵建築奉集、瀋陽城，時而進兵屯墾虎皮驛，時而在橫河上迎擊敵軍，在遼陽城下鑿河排栅欄埋炮，使城市固若金湯像山峰一樣屹然挺立。如讓他最終實行那些措施，何至於把榆口關外的地區拱手送給别人！如今都抹殺不論，於是他所以一定要死就有緣故了。他的才能既然籠蓋一時，他的意氣又壓倒一世，疾言争辯繁忙不斷，以致觸犯衆怒，共同起了殺機，這就是他所以必定要招殺身之禍的道理了。當廷弼被審查被逮捕的時候，天空太陽就爲

明其冤。乞賜昭雪，爲勞臣勸。

此没有光明，足以表明他的冤枉。懇求賜恩昭雪，作爲對功臣的勸勉。

不從。明年五月，大學士韓爌等言：

皇上没有聽從。次年五月，大學士韓爌等説：

廷弼遺骸至今不得歸葬，從來國法所未有。今其子疏請歸葬，臣等擬票許之。蓋國典皇仁，并行不悖，理合如此。若廷弼罪狀始末，亦有可言。皇祖朝，戊申己酉間，廷弼以御史按遼東，早以遼患爲慮，請核地界，飭營伍，聯絡南北關。大聲疾呼，人莫爲應。十年而驗若左券，其可言者一。戊午己未，楊鎬三路喪師，撫順、清河陷没。皇祖用楊鶴言，召起廷弼代鎬。一年餘，修飭守具，邊患稍寧。會皇祖賓天，廷議以廷弼無戰功，攻使去，使袁應泰代，四閱月而遼亡。使廷弼在，未必至此，其可言者二。遼陽既失，先帝思廷弼言，再起之田間，復任經略。化貞主戰，廷弼主守，群議皆是化貞。廷弼屢言玩師必敗，奸細當防，莫有聽者。徘徊躑躅，以五千人駐右屯，化貞兵十三萬駐廣寧。廣寧潰，右屯乃與俱潰，其可言者三。

廷弼的遺骸至今不能歸葬，是歷來的國法所没有的。現在他的兒子上疏請求歸葬，臣等草擬批覆准許。國家的規章和皇上的仁慈，并行不悖，理應如此。至於廷弼犯罪的詳情，亦有可以説的。皇祖朝代，戊申己酉年之間，廷弼以御史的官銜巡按遼東，早就爲遼的禍患而憂慮，請求核量地界，整頓軍隊，聯絡南北關。大聲疾呼，没有人響應。十年來他的話得到應驗就像契約的左右兩券相合一般絲毫不差，這是可以説的第一點。戊午己未，楊鎬的三路軍隊戰敗，撫順、清河失陷。皇祖采用楊鶴的建議，徵召起用廷弼代替楊鎬。一年多，修理整頓防守器具，邊境的禍患稍爲安寧。適逢皇祖賓天，朝廷議論因爲廷弼没有戰功，加以攻擊使他離去，讓袁應泰代替，經過四個月而遼丢失。假使廷弼在，未必到這個地步，這是可説的第二點。遼陽既已丢失，先帝想起廷弼的話，再起用於田野之間，再次擔任經略。化貞主張攻戰，廷弼主張防守，衆人議論都肯定化貞。廷弼屢次説輕慢的軍隊必定失敗，奸細應當提防，没有聽的。徘徊躑躅，以五千人駐守右屯，化貞兵十三萬駐扎廣寧。廣寧潰敗，右屯就隨着一起潰敗，這是可説的第三點。

假令廷弼於此時死守右屯，捐軀殉封疆，豈非節烈奇男子。不然，支撑寧、前、錦、義間，扶傷救敗，收拾殘黎，猶可圖桑榆之效。乃倉皇風鶴，偕化貞并馬入關。其意以我固嘗言之，言而不聽，罪當末減。此則私心短見，殺身以此，殺身而無辭公論，亦以此。傳首邊庭，頭足異處，亦足爲臨難鮮忠者之戒矣。

假如廷弼在這時死守右屯，爲了邊疆而犧牲性命，難道不是具有節操的傑出男兒。不這樣，支撑在寧、前、錦、義之間，照顧受傷的救援敗亡的，收拾殘存的黎民，還可圖得補救的成效。可是驚慌失措風聲鶴唳，同化貞并馬入關。他的意思是在我固然已經説過，説了不聽，論罪應當減輕。這是懷私心見識短，遭殺身之禍是因爲這個，被殺而無法逃脱公論，也因爲這個。首級被傳送邊疆，頭足分處異地，亦足以爲面臨危難而缺

然使誅廷弼者，按封疆失陷之條，偕同事諸臣，一體伏法，廷弼九原目瞑。乃先以賄贓拷坐楊漣、魏大中等，作清流陷阱；既而刊書惑衆，借題曲殺。身死尚懸坐贓十七萬，辱及妻孥，長子兆珪迫極自刎。斯則廷弼死未心服，海内忠臣義士亦多憤惋竊嘆者。特以"封疆"二字，噤不敢訟陳皇上之前。

乏忠誠的人的警戒了。然而假如誅殺廷弼，按照邊疆失陷的律條，與同事的諸臣一起伏法，廷弼在地下也閉眼睛了。却先用受賄貪贓拷問牽連楊漣、魏大中等人，作陷害有時望、不肯與權貴同流合污的士大夫的陷阱；接着刊刻書籍迷惑衆人，藉着這個題目枉殺廷弼。人死了還留下受贓十七萬的罪名，恥辱涉及妻子兒女，長子兆珪被迫至極自己抹脖子。這樣廷弼就是死了心還不服，海内的忠臣義士亦多憤恨惋惜私下嘆息。祇是因爲"封疆"兩字，閉口不敢在皇上之前申訴。

臣等平心論之，自有遼事以來，誆官營私者何算。廷弼不取一金錢，不通一饋問，焦唇敝舌，争言大計。魏忠賢盗竊威福，士大夫靡然從風。廷弼以長繫待决之人，屈曲則生，抗違則死，乃終不改其强直自遂之性，致獨膺顯戮，慷慨赴市，耿耿剛腸猶未盡泯。今縱不敢深言，而傳首已逾三年，收葬原無禁例，聖明必當垂仁。臣所以娓娓及此者，以兹事雖屬封疆，而實陰繫朝中邪正本末。皇上天縱英哲，或不以臣等爲大謬也。

臣等平心而論，自有遼的戰事以來，誆騙公家謀求私利的人難以計算。廷弼不取一文金錢，不接納一次饋贈，唇焦舌燥地争論重大的計劃。魏忠賢盗竊刑賞的權力，士大夫隨風而倒。廷弼作爲長久關押等待處决的人，屈服就生，違抗就死，却始終不改他剛强正直獨立自恃的性格，以致單獨受到處决示衆的刑罰，慷慨奔赴刑場，耿直剛强的性格還没有完全消失。如今縱然不敢多説，但傳首已經過了三年，原本没有禁止收葬的條例，聖明一定會憐憫。臣所以娓娓不斷地説到這件事，因爲這件事雖然屬於邊疆的事務，但實際上暗裏關係到朝中的奸邪和忠正鬥争的根源和結局。皇上天賦傑出的才智，也許不認爲臣等太荒謬。

詔許其子持首歸葬。五年，化貞始伏誅。

下詔允許廷弼的兒子拿了首級回家落葬。五年，化貞纔被處死。

袁崇煥　毛文龍

袁崇煥，字元素，東莞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邵武知縣。爲人慷慨負膽略，好談兵。遇老校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厄塞情形，以邊才自許。

袁崇煥，字元素，東莞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官邵武知縣。爲人正氣凛然有膽略，喜歡談論軍事。遇到老兵和退伍的士卒，就與他們談論邊塞上的事，通曉那裏要塞的情形，以有處理邊防事務的才能自許。

天啓二年正月朝覲在都，御史侯恂請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職方主事。無何，廣寧師潰，廷議扼山海關，崇煥即單騎出閱關内外。部中失袁主事，訝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還

天啓二年正月在京城朝見，御史侯恂請求破格任用他，於是提升爲兵部職方主事。没有多久，廣寧的軍隊潰敗，朝廷商議扼守山海關，崇煥就單騎出朝巡視關内外。部中失去袁主事，很驚訝，家中人也不知他到什麽地方去了。不久，

朝，具言關上形勢。曰：“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稱其才，遂超擢僉事，監關外軍，發帑金二十萬，俾招募。時關外地悉爲哈剌慎諸部所據，崇煥乃駐守關內。未幾，諸部受款，經略王在晋令崇煥移駐中前所，監參將周守廉、游擊左輔軍，經理前屯衛事。尋令赴前屯安置遼人之失業者。崇煥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將士莫不壯其膽。在晋深倚重之，題爲寧前兵備僉事。然崇煥薄在晋無遠略，不盡遵其令。及在晋議築重城八里鋪，崇煥以爲非策。爭不得，奏記首輔葉向高。

回到朝廷，詳細陳説關上的形勢。説：“給我軍馬錢糧，我一個人就足以守住這個地方。”朝廷官員更加稱贊他的才能，就越級提升爲僉事，監督關内外的軍隊，調發官庫金錢二十萬，讓他招募士兵。當時關外地區全被哈剌慎諸部落所占據，崇煥就駐守在關内。没有多久，諸部落接受招撫，經略王在晋命令崇煥遷移駐守中前所，監督參將周守廉、游擊將軍左輔的軍隊，經營管理前屯衛的事務。旋即受令趕赴前屯安置遼人中的失業者。崇煥當即夜間行進在荆棘虎豹之中，在四更天入城，將士没有人不認爲他的膽氣雄壯。在晋深深地倚重他，上本題奏任爲寧前兵備僉事。然而崇煥鄙薄在晋没有遠大的謀略，不全遵守他的命令。等到在晋建議在八里鋪修築城墻，崇煥認爲不是策略。爭辯無用，上書給首輔葉向高。

十三山難民十餘萬，久困不能出。大學士孫承宗行邊，崇煥請：“將五千人駐寧遠，以壯十三山勢，別遣驍將救之。寧遠去山二百里，便則進據錦州，否則退守寧遠，奈何委十萬人置度外。”承宗謀於總督王象乾。象乾以關上軍方喪氣，議發插部護關者三千人往。承宗以爲然，告在晋。在晋竟不能救，衆遂没，脱歸者僅六千人而已。及承宗駁重城議，集將吏謀所守。閻鳴泰主覺華，崇煥主寧遠，在晋及張應吾、邢慎言持不可，承宗竟主崇煥議。已，承宗鎮關門，益倚崇煥。崇煥内拊軍民，外飭邊備，勞績大著。崇煥嘗核虚伍，立斬一校。承宗怒曰：“監軍可專殺耶?”崇煥頓首謝，其果於用法類此。

十三山有難民十餘萬，長久遭圍困不能出來。大學士孫承宗巡視邊防，崇煥請求：“帶領五千人駐扎寧遠，以此壯大十三山的聲勢，另外派驍勇的將領去援救。寧遠離山二百里，方便就進兵占據錦州，否則就退守寧遠，爲什麽把十萬人置之度外。”承宗與總督王象乾商議。象乾認爲關上的軍隊正喪失士氣，建議調動插漢部保護關口的三千人前往。承宗認爲是對的，告訴在晋。在晋竟然不能援救，衆人於是被消滅，逃脱歸來的僅六千人而已。等到承宗駁回修築城墻的建議，召集將吏商量駐守的地方。閻鳴泰主張守覺華，崇煥主張守寧遠，在晋及張應吾、邢慎言持反對的意見，承宗最終主張采用崇煥的建議。不久，承宗鎮守關門，更加倚重崇煥。崇煥對内安撫軍民，對外整頓邊防守備，功績卓著。崇煥曾查核到虚報名額的隊伍，立刻斬殺一個校官。承宗發怒説：“監軍可以擅自殺人嗎?”崇煥叩頭認罪，他敢於執法就像這樣。

三年九月，承宗决守寧遠。僉事萬有孚、劉詔力阻，不聽，命滿桂偕崇煥往。初，承宗令祖大壽築寧遠城，大壽度中朝不能遠守，築僅十一，且疏薄不中程。崇煥乃定規制：

三年九月，承宗决定駐守寧遠。僉事萬有孚、劉詔極力勸阻，不聽，命令滿桂偕同崇煥前往。起初，承宗命令祖大壽修築寧遠城，大壽猜想朝廷因路遠不能守衛，僅修築了十分之一，并且粗疏單薄不合規格。崇煥於是定下規格：城高

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廣三丈，上二丈四尺。大壽與參將高見、賀謙分督之。明年迄工，遂爲關外重鎮。桂，良將，而崇煥勤職，誓與城存亡；又善撫，將士樂爲盡力。由是商旅輻輳，流移駢集，遠近望爲樂土。遭父憂，奪情視事。四年九月偕大將馬世龍、王世欽率水陸馬步軍萬二千，東巡廣寧，謁北鎮祠，歷十三山，抵右屯，遂由水道泛三岔河而還。尋以五防叙勞，進兵備副使，再進右參政。

崇煥之東巡也，請即復錦州、右屯諸城，承宗以爲時未可，乃止。至五年夏，承宗與崇煥計，遣將分據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繕城郭居之。自是寧遠且爲内地，開疆復二百里。十月，承宗罷，高第來代，謂關外必不可守，令盡撤錦、右諸城守具，移其將士於關内。督屯通判金啓倧上書崇煥曰："錦、右、大凌三城皆前鋒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復播遷，已得之封疆再淪没，關内外堪幾次退守耶!"崇煥亦力争不可，言："兵法有進無退。三城已復，安可輕撤。錦、右動摇，則寧、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今但擇良將守之，必無他慮。"第意堅，且欲并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無以難，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屯兵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而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崇煥遂乞終制，不許。十二月進按察使，視事如故。

我大清知經略易與，六年正月舉大軍西渡遼河。二十三日抵寧遠。崇煥聞，即偕大將桂，副將左輔、朱

三丈二尺，城上女墻高六尺，城基寬三丈，城上寬二丈四尺。大壽與參將高見、賀謙分别監工。次年完工，就成爲關外重鎮。滿桂是良將，而崇煥勤於職守，誓與城同存亡；又善於安撫，將士樂於爲他們盡力。由此商旅會聚，流亡移民集結，遠近的人望爲樂土。遭逢父喪，要他减少守喪期間的哀痛留任辦公。四年九月偕同大將馬世龍、王世欽率領水陸馬步軍一萬二千，往東巡視廣寧，拜謁北鎮祠，經過十三山，抵達右屯，就由水路在三岔河乘船而回。不久因五防論功，晋升兵備副使，再進升右參政。

崇煥往東巡視，請求就便恢復錦州、右屯諸城，承宗認爲時機不許可，於是停止。到五年夏，承宗與崇煥計劃，派遣將領分别占據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修繕城郭居住其中。從此寧遠暫且成爲内地，開闢疆土又有二百里。十月，承宗罷免，高第來代替，説關外必不可守，命令全部撤除錦、右諸城防守器具，把那裏的將士移往關内。監督屯田通判金啓倧上書崇煥説："錦、右、大凌三城都是前鋒要地。倘若收兵撤退，已經安定的人民就要再次遷徙流亡，已得到的疆土再次淪没，關内外能經得起幾次退守啊!"崇煥亦極力争辯不可，説："兵法上有進無退。三座城已經恢復，怎麽能輕易撤退。錦、右動摇，那麽寧、前就會震驚，關門也失去保障。如今衹要選擇良將把守，必定没有其他的憂慮。"高第意志堅决，并且要一同撤除寧、前二城。崇煥説："我是寧前道，在這兒做官，應當死在此地，我决不離去。"高第無法爲難他，就撤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的守備器具，盡數驅逐屯守的士兵入關，丢棄米粟十餘萬。死亡遍地，哭聲震野，人民怨憤而軍隊更加不振。崇煥於是乞求回家守滿喪期，不允許。十二月晋升按察使，辦理公事和原先一樣。

我大清知道經略容易對付，六年正月發動大軍西渡遼河。二十三日抵達寧遠。崇煥聽説，就偕同大將滿桂，副將左輔、朱梅，參將大壽，守

梅，參將大壽，守備何可剛等集將士誓死守。崇煥更刺血爲書，激以忠義，爲之下拜，將士咸請效死。乃盡焚城外民居，携守具入城，清野以待。令同知程維楧詰奸，通判啓倧具守卒食，辟道上行人。檄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守將楊麒，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定。明日，大軍進攻，戴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煥令閩卒羅立，發西洋巨炮，傷城外軍。明日，再攻，復被却，圍遂解，而啓倧亦以然炮死。

啓倧起小吏，官經歷，主賞功事，勤敏有志介。承宗重之，用爲通判，核兵馬錢糧，督城工，理軍民詞訟，大得衆心。死，贈光禄少卿，世廕錦衣試百户。

初，中朝聞警，兵部尚書王永光大集廷臣議戰守，無善策。經略第、總兵麒并擁兵關上，不救。中外謂寧遠必不守。及崇煥以書聞，舉朝大喜，立擢崇煥右僉都御史，璽書獎勵，桂等進秩有差。

我大清初解圍，分兵數萬略覺華島，殺參將金冠等及軍民數萬。崇煥方完城，力竭不能救也。高第鎮關門，大反承宗政務，折辱諸將，諸將咸解體。遇麒若偏裨，麒至，見侮其卒。至是坐失援，第、麒并褫官去，而以王之臣代第，趙率教代麒。

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三月復設遼東巡撫，以崇煥爲之。魏忠賢遣其黨劉應坤、紀用等出鎮。崇煥抗疏諫，不納。叙功，加兵部右侍郎，賚銀幣，世廕錦衣千户。

崇煥既解圍，志漸驕，與桂不協，請移之他鎮，乃召桂還。崇煥以

備何可剛等聚集將士誓死守衛。崇煥更刺破皮膚用血寫成文書，用忠義激勵大家，爲他們下拜，將士都請求以死效力。於是全部焚毁城外民居，携帶防守器具入城，清除田野來等待敵人。命令同知程維楧追查奸細，通判啓倧整備守衛士兵的食糧，清除道上的行人。發文命令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守將楊麒，將士逃到這裏全部斬殺，人心方始穩定。次日，大軍進攻，頂着盾牌挖城，弓箭石塊不能擊退。崇煥令閩卒羅立發西洋巨炮，擊傷城外軍隊。次日，再攻，再次被擊退，包圍於是解除，而啓倧也因爲點燃大炮而死。

啓倧出身於小吏，任官經歷，主持獎賞功勞的事務，勤勉有志節。承宗器重他，任用爲通判，查核兵馬錢糧，監督修城工程，處理軍民訴訟，大得人心。死後，贈光禄少卿，世代廕襲錦衣衛試百户。

起初，朝中接到警報，兵部尚書王永光廣泛召集朝廷大臣商議攻戰和守衛，没有好的計策。經略高第、總兵楊麒都帶着部隊在關上，不去救援。朝廷内外説寧遠必定不能守住。等到崇煥用文書上報，整個朝廷大喜，立刻提升崇煥任右僉都御史，發詔書獎勵，滿桂等人增加官階不等。

我大清剛解除包圍，分兵數萬奪取覺華島，殺參將金冠等人及軍民數萬。崇煥剛保全城池，力盡不能救援。高第鎮守關門，大反承宗的政務，打擊污辱諸將，諸將都人心叛離。對待楊麒就像偏將裨將，楊麒來到，被他的士卒所侮辱。到這時候因不去援助獲罪，高第、楊麒并被剥奪官職離去，而以王之臣代替高第，趙率教代替楊麒。

我大清興兵，所到之處無不摧毁擊破，諸將不敢議論攻戰防守。議論攻戰防守，自崇煥開始。三月再次設置遼東巡撫，用崇煥擔任此職。魏忠賢派遣他的黨羽劉應坤、紀用等人出朝鎮守。崇煥上疏抗争勸阻，不采納。論功，加兵部右侍郎，賞賜銀幣，世代廕襲錦衣衛千户。

崇煥既已解圍，意志漸漸驕横，與滿桂不和，請求將他調到别處鎮守，於是召滿桂回朝。

之臣奏留桂，又與不協。中朝慮僨事，命之臣專督關内，以關外屬崇焕畫關守。崇焕虞廷臣忌己，上言："陛下以關内外分責二臣，用遼人守遼土，且守且戰，且築且屯。屯種所入，可漸减海運。大要堅壁清野以爲體，乘間擊瑕以爲用。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顧勇猛圖敵，敵必仇；奮迅立功，衆必忌。任勞則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謗書盈篋，毁言日至，從古已然，惟聖明與廷臣始終之。"帝優旨褒答。

崇焕因爲之臣上奏挽留滿桂，又與他不和。朝中顧慮壞事，命之臣專門督率關内，把關外交給崇焕，以關爲界劃地而守。崇焕憂慮朝廷大臣猜忌自己，上言："陛下把關内外分别交給二臣負責，用遼人守遼地，一邊守衛一邊攻戰，一邊築城一邊屯墾。屯墾的收入，可以逐漸减少海運。大致以堅壁清野爲根本，以趁機攻擊敵人空隙爲具體的效用。攻戰雖然不足，守衛則有餘；守衛既有餘，攻戰没有不足的。但是勇猛攻敵，敵人必定仇恨；奮勇立功，衆人必定忌恨。任勞就必定招怨，獲罪纔可以有功。怨不深就功勞不卓著，罪不大就功勞不能成就。誹謗的奏章文書裝滿了箱子，壞話每日都聽得到，自古就已經如此，祇有聖明的皇上與朝廷大臣相始終。"皇上降優旨褒獎答覆。

其冬，崇焕偕應坤、用、率教巡歷錦州、大小凌河，議大興屯田，漸復第所棄舊土。忠賢與應坤等并因是蔭錦衣，崇焕進所蔭爲指揮僉事。崇焕遂言："遼左之壞，雖人心不固，亦緣失有形之險，無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戰，祇有憑堅城用大炮一策。今山海四城既新，當更修松山諸城，班軍四萬人，缺一不可。"帝報從之。

那一年冬天，崇焕偕同應坤、紀用、率教巡視錦州、大小凌河，計議大興屯田，逐漸恢復高第所丢棄的原有疆土。忠賢與應坤等都因此使其子孫或後人蔭襲錦衣，崇焕所承蔭的官職提升爲指揮僉事。崇焕就説："遼東的敗壞，雖然是人心不穩固，也因爲失去了有形的險要，没有東西可用來堅固人心。部隊不利於野戰，祇有依憑堅固的城墻使用大炮一種方法。如今山海關的四座城池已經修復一新，應當再修松山諸城，輪值的軍隊四萬人，缺一不可。"皇上回答表示聽從。

先是，八月中，我太祖高皇帝晏駕，崇焕遣使吊，且以覘虚實。我太宗文皇帝遣使報之，崇焕欲議和，以書附使者還報。我大清兵將討朝鮮，欲因此阻其兵，得一意南下。七年正月再遣使答之，遂大興兵渡鴨緑江南討。朝議以崇焕、之臣不相能，召之臣還，罷經略不設，以關内外盡屬崇焕，與鎮守中官應坤、用并便宜從事。崇焕鋭意恢復，乃乘大軍之出，遣將繕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再使使持書議和。會朝鮮及毛文龍同告急，朝命崇焕發兵援。崇焕以水師援文龍，又遣左輔、趙率教、朱梅等九

原先，八月中旬，我太祖高皇帝去世，崇焕派遣使者吊唁，并且以此窺探對方的虚實。我太宗文皇帝派遣使者報答，崇焕想議和，把書信交使者帶去回報。我大清兵將征討朝鮮，想藉此阻止他的部隊行動，可以一心南下。七年正月再派遣使者答覆他，於是大舉興兵渡過鴨緑江向南征討。朝廷議論因爲崇焕、之臣互相不服，召之臣回朝，廢除經略不再設立，把關内外全都交給崇焕，與鎮守的宦官應坤、紀用一起根據情况靈活辦事。崇焕决意恢復疆土，就乘着大軍出動之際，派遣將領修繕錦州、中左、大凌三城，同時再派遣使者帶着書信議和。適逢朝鮮和毛文龍同時告急，朝廷命令崇焕發兵救援。崇焕用水師支援文龍，又派左輔、趙率教、朱梅等九員將領帶

將將精卒九千先後逼三岔河，爲牽制之勢，而朝鮮已爲大清所服，諸將乃還。

崇焕初議和，中朝不知。及奏報，優旨許之，後以爲非計，頻旨戒諭。崇焕欲藉是修故疆，持愈力。而朝鮮及文龍被兵，言官因謂和議所致。四月，崇焕上言：“關外四城雖延袤二百里，北負山，南阻海，廣四十里爾。今屯兵六萬，商民數十萬，地隘人稠，安所得食？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築必不可已。業移商民，廣開屯種。倘城不完而敵至，勢必撤還，是棄垂成功也。故乘敵有事江東，姑以和之説緩之。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帝優旨報聞。

時率教駐錦州，護版築。朝命尤世禄來代，又以輔爲前鋒總兵官，駐大凌河。世禄未至，輔未入大凌，五月十一日大清兵直抵錦州，四面合圍。率教偕中官用嬰城守，而遣使議和，欲緩師以待救。使三返不决，圍益急。崇焕以寧遠兵不可動，選精騎四千，令世禄、大壽將，繞出大軍後决戰。别遣水師東出，相牽制。且請發薊鎮、宣、大兵，東護關門。朝廷已命山海滿桂移前屯，三屯孫祖壽移山海，宣府黑雲龍移一片石，薊遼總督閻鳴泰移關城；又發昌平、天津、保定兵馳赴上關；檄山西、河南、山東守臣整兵聽調。世禄等將行，大清已於二十八日分兵趨寧遠。崇焕與中官應坤、副使畢自肅督將士登陴守，列營濠内，用炮距擊。而桂、世禄、大壽大戰城外，士多死，桂身被數矢。大軍亦旋引去，益兵攻錦州。以溽暑不能克，士卒多損傷，六月五日

着精兵九千先後逼近三岔河，作牽制敵軍的態勢，可是朝鮮已被大清所征服，諸將就撤回。

崇焕起初議和，朝中不知道，等到上奏報告，皇上下優旨表示准許，後來認爲不是辦法，頻頻降旨勸阻禁止。崇焕想藉議和興復原來的疆域，堅持更爲有力。而朝鮮及文龍遭大清兵進攻，諫議官因此説是和議所招致的。四月，崇焕上言：“關外四城雖縱深連綿二百里，北面靠山，南面臨海，寬廣僅四十里。如今屯兵六萬，商人平民數十萬，地域狹隘人口稠密，哪裏去得到食糧？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築一定不可停止。已經遷移商人平民，廣泛屯墾耕種。倘若城不完備而敵人來臨，勢必要撤退，是放棄就要到手的成功。所以乘着敵人在江東有事，姑且以議和的説法去穩住他。等敵人知道，三城已築完，攻戰守衛又在關門四百里外，更加固若金湯了。”皇上降優旨回答知道。

當時率教駐扎錦州，保護土木建築工程。朝廷命尤世禄來代替，又以左輔爲前鋒總兵官，駐在大凌河。世禄未到，左輔未進入大凌河，五月十一日大清兵直接抵達錦州，四面合攏包圍。率教偕同宦官紀用閉城防守，又派遣使者議和，想緩和敵軍的攻勢以等待救援。使者往返三次不能决定，圍攻更加緊急。崇焕因爲寧遠的部隊不可調動，選擇精騎四千，命令世禄、大壽率領，繞到大軍的後面展開决戰。另外派遣水師往東出發，進行牽制。并且請求調動薊鎮、宣、大的部隊，往東來保護關門。朝廷已命令山海滿桂移駐前屯，三屯孫祖壽移駐山海，宣府黑雲龍移駐一片石，薊遼總督閻鳴泰移駐關城；又調動昌平、天津、保定的部隊奔赴上關；發文命令山西、河南、山東掌握地方軍政的封疆大吏整頓部隊聽候調遣。世禄等人將出發，大清已於二十八日分兵奔赴寧遠。崇焕與宦官應坤、副使畢自肅督率將士登上城樓防守，在濠溝内排列陣營，用炮遠距離轟擊。而滿桂、世禄、大壽在城外大戰，士兵多死亡，滿桂身中數箭。大軍亦隨即主動撤離，增添兵力攻打錦州。因爲天氣濕熱不能

亦引還，因毁大小凌河二城。時稱寧、錦大捷，桂、率教功爲多。忠賢因使其黨論崇焕不救錦州爲暮氣，崇焕遂乞休。中外方争頌忠賢，崇焕不得已，亦請建祠，終不爲所喜。七月遂允其歸，而以王之臣代爲督師兼遼東巡撫，駐寧遠。及叙功，文武增秩賜蔭者數百人，忠賢孫亦封伯，而崇焕止增一秩。尚書霍維華不平，疏乞讓蔭，忠賢亦不許。

攻克，士卒多損失傷亡，六月五日也主動撤回，順便毁壞大小凌河二城。當時稱爲寧、錦大捷，滿桂、率教的功勞居多。忠賢因而使他的黨羽論劾崇焕不救錦州是精神頹靡，崇焕就乞求退休。朝廷内外正争相歌頌忠賢，崇焕不得已，也請求建忠賢生祠，但始終不爲忠賢所喜歡。七月就允許他回家，而以王之臣代他爲督師兼遼東巡撫，駐守寧遠。等到論功，文武增加官階賜蔭襲子孫的有數百人，忠賢的孫子也封爲伯爵，而崇焕衹增加一級官階。尚書霍維華不平，上疏乞求辭去蔭襲子孫的賞賜，忠賢也不許。

未幾，熹宗崩。莊烈帝即位，忠賢伏誅，削諸冒功者。廷臣争請召崇焕，其年十一月擢右都御史，視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禎元年四月命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所司敦促上道。七月，崇焕入都，先奏陳兵事。帝召見平臺，慰勞甚至，咨以方略。對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帝曰："復遼，朕不吝封侯賞。卿努力解天下倒懸，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焕頓首謝。帝退少憩，給事中許譽卿叩以五年之略。崇焕言："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譽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效，奈何?"崇焕憮然自失。頃之，帝出，即奏言："東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内，户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帝爲飭四部臣，如其言。

没有多久，熹宗崩。莊烈帝即位，忠賢被處死，削奪諸冒功者的官職。朝廷大臣争着請求召回崇焕，那一年十一月提升爲右都御史，管理兵部因需缺而預補的左侍郎的事務。崇禎元年四月任命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率薊遼的部隊、兼督察登、萊、天津的軍務，有關部門催促他上路。七月，崇焕進入京城，先上奏陳述軍事。皇上在平臺召見他，慰勞十分周到，詢問計劃謀略。對答説："計劃謀略已詳細寫在奏疏中。臣受到陛下特别的眷念，願給以根據實際情况靈活辦事的權力，共計五年，全部遼地可以恢復。"皇上説："恢復遼，朕不吝嗇封侯的賞賜。你努力解救天下倒懸之苦，你的子孫也會受到它的好處。"崇焕叩頭謝恩。皇上退下稍爲休息，給事中許譽卿問五年收復遼地的策略。崇焕説："皇上心裏焦急憂慮，不過是用這句話來安慰他罷了。"譽卿説："皇上英明，怎麽可以隨便應對。他日按照期限追求成效，怎麽辦?"崇焕懊惱的樣子好像失去了什麽。過了一會兒，皇上出來，就上奏説："東邊的事情本就不容易結束。陛下既然委托給臣，臣怎麽敢推辭這艱難的任務。但是五年内，户部轉運軍餉，工部供應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必須朝廷内外事事配合，纔能有所成功。"皇上爲此命令四部的大臣，按照他的話辦。

崇焕又言："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妒功，夫豈無人。即不以

崇焕又説："以臣的能力，控制整個遼地有餘，但要使所有的人滿意則不足。一離開京城，就成爲相隔萬里。忌恨才能妒嫉功勞，難道就没

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帝起立傾聽，諭之曰：“卿無疑慮，朕自有主持。”大學士劉鴻訓等請收還之臣、桂尚方劍，以賜崇煥，假之便宜。帝悉從之，賜崇煥酒饌而出。崇煥以前此熊廷弼、孫承宗皆爲人排構，不得竟其志，上言：“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爲正著，戰爲奇著，和爲旁著之説。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邊臣所能爲。至用人之人，與爲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爲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爲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帝優詔答之，賜蟒玉、銀幣，疏辭蟒玉不受。

有這樣的人。即使不依憑權力來牽制臣，也能通過發表意見來擾亂臣的計謀。”皇上起立傾聽，告訴他說：“你不要疑慮，朕自有主意。”大學士劉鴻訓等請收回之臣、滿桂的尚方寶劍，把它賜給崇煥，給以根據實際情况靈活辦事的權力。皇上都聽從了，賞賜酒食後崇煥退出。崇煥因爲在此以前熊廷弼、孫承宗都被人排擠陷害，不得完成他們的志願，上言：“恢復遼地的計策，不外乎臣往年所提出的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防守是正規的策略，攻戰是變通的策略，和議是輔助策略的説法。執法在循序漸進而不在突變猛進，在追求實效而不在貪圖虛名。這是臣與諸邊防官員所能做到的。至於選擇用人的人，與被人用的人，都是皇上掌握其中的關鍵。怎麽纔能用人而不三心二意，相信而不懷疑？大致駕馭邊防大臣與朝廷大臣不同，軍中可驚可疑的事特别多，衹應當談論成敗的大局，不必摘取一言一行的細小過失。事情的責任既然重大，招致怨恨實在多。各種有利於邊疆的事情，都是不利於自身的。況且謀取敵人急，敵人亦從而離間，因此作邊疆的大臣很難。陛下愛護臣瞭解臣，臣何必過於疑慮懼怕，但心中有所危懼，不敢不告訴。”皇上發優詔答覆，賞賜蟒袍玉帶、銀幣，上疏推辭蟒袍玉帶不接受。

是月，川、湖兵戍寧遠者，以缺餉四月大噪，餘十三營起應之，縛繫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通判張世榮、推官蘇涵淳於譙樓上。自肅傷重，兵備副使郭廣初至，躬翼自肅，括撫賞及朋樁二萬金以散，不厭，貸商民足五萬，乃解。自肅疏引罪，走中左所，自經死。崇煥以八月初抵關，聞變馳與廣密謀，宥首惡楊正朝、張思順，令捕十五人戮之市；斬知謀中軍吳國琦，責參將彭簪古，黜都司左良玉等四人。發正朝、思順前鋒立功，世榮、涵淳以貪虐致變，亦斥之。獨都司程大樂一營不從變，特爲獎勵。一方乃靖。

這一月，川、湖戍守寧遠的士兵，因爲四個月短缺軍餉大爲騷動，其餘十三營起而響應，把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通判張世榮、推官蘇涵淳綁在譙樓上。自肅傷重，兵備副使郭廣剛到，用身體保護自肅，搜集了撫恤賞賜和錢庫的二萬金來散發，不能滿足，借貸商人市民湊足五萬，事情纔解决。自肅上疏認罪，奔中左所，上吊自殺。崇煥在八月初到關，聽到事變急速趕來與郭廣密謀，寬宥首惡楊正朝、張思順，下令逮捕十五人在鬧市處死，斬殺知道陰謀的中軍吳國琦，責罰參將彭簪古，貶謫都司左良玉等四人。調正朝、思順到前鋒部隊立功，世榮、涵淳因爲貪贓酷虐招致變亂，亦加以驅逐。衹有都司程大樂一營不參加變亂，特爲獎勵。一方纔安寧。

關外大將四五人，事多掣肘。後定設二人，以梅鎮寧遠，大壽仍駐錦州。至是梅將解任，崇煥請合寧、錦爲一鎮，大壽仍駐錦州，加中軍副將何可剛都督僉事，代梅駐寧遠，而移薊鎮率教於關門，關内外止設二大將。因極稱三人之才，謂“臣自期五年，專藉此三人，當與臣相終始。屆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歸死於司敗”。帝可之，崇煥遂留鎮寧遠。自肅既死，崇煥請停巡撫。及登萊巡撫孫國楨免，崇煥又請罷不設。帝亦報可。哈剌慎三十六家向受撫賞，後爲插漢所迫，且歲饑，有叛志。崇煥召至於邊，親撫慰，皆聽命。二年閏四月叙春秋兩防功，加太子太保，賜蟒衣、銀幣，蔭錦衣千户。

崇煥始受事，即欲誅毛文龍。文龍者，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鮮，逗留遼東。遼東失，自海道遁回，乘虛襲殺大清鎮江守將，報巡撫王化貞，而不及經略熊廷弼，兩人隙始開。用事者方主化貞，遂授文龍總兵，累加至左都督，挂將軍印，賜尚方劍，設軍鎮皮島如内地。皮島亦謂之東江，在登、萊大海中，綿亘八十里，不生草木，遠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其東北海則朝鮮也。島上兵本河東民，自天啓元年河東失，民多逃島中。文龍籠絡其民爲兵，分布哨船，聯接登州，以爲掎角計。中朝是之，島事由此起。

四年五月，文龍遣將沿鴨緑江越長白山，侵大清國東偏，爲守將擊敗，衆盡殲。八月遣兵從義州城西渡江，入島中屯田。大清守將覺，潛師襲擊，斬五百餘級，島中糧悉被焚。五年六月遣兵襲耀州之官屯寨，敗歸。六年五月遣兵襲鞍山驛，喪其卒

關外大將有四五人，事情多受牽制。後規定設二人，以朱梅鎮守寧遠，大壽仍駐守錦州。到這時朱梅將離任，崇煥請將寧、錦合爲一鎮，大壽仍駐守錦州，提升中軍副將何可剛爲都督僉事，代替朱梅駐守寧遠，而調薊鎮的率教到關門，關内外祇設兩員大將。因而極力稱贊三人的才能，説：“臣自定五年的期限，專靠這三人，必當與臣始終在一起。到期没有成效，臣親手殺死三人，而自己到刑部就死。”皇上許可，崇煥就留守寧遠。自肅已死，崇煥請求停設巡撫。等到登萊巡撫孫國楨罷免，崇煥又請求免去不設。皇上亦回答可以。哈剌慎三十六家向來接受安撫賞賜，後來被插漢所逼迫，并且年成不好發生饑荒，有叛變的志向。崇煥召他們到邊塞，親自安撫慰勞，都聽從命令。二年閏四月論春秋兩季防守的功勞，加官太子太保，賞賜蟒衣、銀幣，子孫蔭襲錦衣衛千户。

崇煥一開始接受任命，就要誅殺毛文龍。文龍，仁和人。以都司的官銜支援朝鮮，在遼東逗留。遼東丢失，從海道逃回，乘虛襲擊殺死大清鎮江的守將，上報巡撫王化貞，而不報經略熊廷弼，兩人開始有隔閡。掌握國家大事的人支持化貞，於是授文龍總兵的官職，經累次提升做到左都督，挂將軍的印信，賞賜尚方寶劍，在皮島設立軍鎮就像内地一樣。皮島也稱爲東江，在登、萊的大海之中，綿延八十里，不生草木，遠離南岸，靠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就抵達大清的邊界，它東北的海面就是朝鮮。島上的士兵本是河東的居民，自從天啓元年河東失陷，居民多逃到島中。文龍招納島上的居民爲士兵，分布放哨的船隻，聯結登州，作互相聲援的打算。朝中加以肯定，皮島的事端由此興起。

四年五月，文龍派遣將領沿鴨緑江翻越長白山，侵入大清國東面一角，被守將擊敗，部衆全被殲滅。八月派兵從義州城西渡江，進入島中屯田。大清守將發覺，暗地發兵襲擊，斬首五百餘級，島中糧食全被焚毁。五年六月派兵襲擊耀州的官屯寨，失敗而回。六年五月派兵襲擊鞍山驛，喪失士兵一千多。過數日又派兵襲擊撤爾

千餘。越數日又遣兵襲撤爾河，攻城南，爲大清守將所却。七年正月，大清兵征朝鮮，并規剿文龍。三月，大清兵克義州，分兵夜搗文龍於鐵山。文龍敗，遁歸島中。時大清惡文龍躡後，故致討朝鮮，以其助文龍爲兵端。

河，進攻城南，被大清守將所擊退。七年正月，大清兵征伐朝鮮，一并打算剿滅文龍。三月，大清兵攻克義州，分兵夜間在鐵山攻擊文龍。文龍失敗，逃歸島中。當時大清厭惡文龍在後面追踪，所以導致征討朝鮮，以它援助文龍作爲用兵的理由。

顧文龍所居東江，形勢雖足牽制，其人本無大略，往輒敗衄，而歲糜餉無算；且惟務廣招商賈，販易禁物，名濟朝鮮，實闌出塞，無事則鬻參販布爲業，有事亦罕得其用。工科給事中潘士聞劾文龍糜餉殺降，尚寶卿董茂忠請撤文龍，治兵關、寧。兵部議不可，而崇煥心弗善也，嘗疏請遣部臣理餉。文龍惡文臣監制，抗疏駁之，崇煥不悦。及文龍來謁，接以賓禮，文龍又不讓，崇煥謀益决。

看文龍居住東江，形勢雖然足以牽制對方，但他本人原來就没有遠大的謀略，每到一處總是失敗，而每年耗費的軍餉没法計算；并且專門從事廣泛招徠商賈，販運貿易違禁物品，名義上支援朝鮮，實際上是阻攔出塞，没有事就以販賣人參布匹爲業，有事亦很少派得到他的用處。工科給事中潘士聞彈劾文龍耗費軍餉濫殺投降的人，尚寶卿董茂忠請求撤换文龍，讓他到關、寧帶兵。兵部議定不可，而崇煥心裏討厭他，常上疏請派遣兵部官員去督理軍餉。文龍厭惡文官監視控制，上疏抗争辯駁，崇煥不高興。到文龍來拜謁，以賓客的禮節來接待他，文龍又不謙讓，崇煥殺他的打算更堅决。

至是，遂以閲兵爲名，泛海抵雙島，文龍來會。崇煥與相燕飲，每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崇煥議更營制，設監司，文龍怫然。崇煥以歸鄉動之，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事畢，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崇煥益不悦。以六月五日邀文龍觀將士射，先設幄山上，令參將謝尚政等伏甲士幄外。文龍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煥曰："予詰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受予一拜。"交拜畢，登山。崇煥問從官姓名，多毛姓。文龍曰："此皆予孫。"崇煥笑，因曰："爾等積勞海外，月米止一斛，言之痛心，亦受予一拜，爲國家盡力。"衆皆頓首謝。

到這時，就以閲兵爲名，浮行海上抵達雙島，文龍前來相會。崇煥與他設宴聚飲，常常到半夜，文龍没有覺察崇煥的來意。崇煥提議更改軍營制度，設置監察官員，文龍露出不高興的神色。崇煥用回鄉來打動他，文龍説："向來有這個意思，但衹有我知曉東面的事務，東面的事情了結，朝鮮衰弱，可以襲擊而占有。"崇煥愈加不高興。在六月五日邀請文龍觀看將士射箭，先在山上設置帳篷，命令參將謝尚政等埋伏士兵在帳篷之外。文龍到，他部下的士卒不得入内。崇煥説："我早晨走，公擔當海外的重托，受我一拜。"互相拜畢，登山。崇煥問隨從官員姓名，多姓毛。文龍説："這些都是我的孫子。"崇煥笑，因而説："你們在海外長久勞累，每月禄米衹有一斛，説來痛心，也受我一拜，請爲國家盡力。"衆人都叩頭道謝。

崇煥因詰文龍違令數事，文龍抗辯。崇煥厲色叱之，命去冠帶縶縛，文龍猶倔强。崇煥曰："爾有十二斬

崇煥接着責問文龍違反命令的幾件事，文龍争辯。崇煥臉色嚴厲地斥責他，下令奪去冠帽玉帶捆綁起來，文龍還倔强不服。崇煥説："你有

罪，知之乎？祖制，大將在外，必命文臣監。爾專制一方，軍馬錢糧不受核，一當斬。人臣之罪莫大欺君，爾奏報盡欺罔，殺降人難民冒功，二當斬。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爾奏有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語，大逆不道，三當斬。每歲餉銀數十萬，不以給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盜軍糧，四當斬。擅開馬市於皮島，私通外番，五當斬。部將數千人悉冒己姓，副將以下濫給札付千，走卒、輿夫盡金緋，六當斬。自寧遠還，剽掠商船，自爲盜賊，七當斬。强取民間子女，不知紀極，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當斬。驅難民遠竊人參，不從則餓死，島上白骨如莽，九當斬。輦金京師，拜魏忠賢爲父，塑冕旒像於島中，十當斬。鐵山之敗，喪軍無算，掩敗爲功，十一當斬。開鎮八年，不能復寸土，觀望養敵，十二當斬。”數畢，文龍喪魂魄不能言，但叩頭乞免。崇煥召諭其部將曰：“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稱文龍數年勞苦者，崇煥叱之曰：“文龍一布衣爾，官極品，滿門封蔭，足酬勞，何悖逆如是！”乃頓首請旨曰：“臣今誅文龍以肅軍。諸將中有若文龍者，悉誅。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遂取尚方劍斬之帳前。乃出諭其將士曰：“誅止文龍，餘無罪。”

十二條該斬首的罪狀，知道嗎？祖宗體制，大將在外面，一定要命令文臣監督。你獨斷控制一方，軍馬錢糧不接受查核，一當斬首。臣子的罪沒有大於欺君的，你的奏報全是欺騙，殺降附的人和逃難的百姓冒領功勞，二當斬首。臣子不能叛逆作亂，叛逆作亂必當誅殺。你上奏有在登州牧馬取南京易如反掌的話，大逆不道，三當斬首。每年餉銀數十萬，不拿來發給士兵，每月祇散發三斗半米，侵占盜竊軍糧，四當斬首。在皮島擅自開放以貨物交換馬匹的市場，私通外國番邦，五當斬首。部將數千人都假冒自己的姓氏，副將以下濫發任命的文書上千名，差役、轎夫都佩帶金印紫綬，六當斬首。自寧遠返回，搶劫商船，自己作盜賊，七當斬首。强取民間子女，不知道有限度，部下仿效，人們在家不安寧，八當斬首。驅使難民遠去盜竊人參，不服從就餓死，島上白骨如密生的草，九當斬首。裝運金銀到京城，拜魏忠賢爲父，在島中塑他戴着垂挂玉珠的皇冠的雕像，十當斬首。鐵山的失敗，喪失軍隊無數，掩蓋失敗反以爲功勞，十一當斬首。建鎮八年，不能收復寸土，徘徊觀望養敵爲患，十二當斬首。”列數完畢，文龍喪魂落魄不能說話，祇是叩頭乞求饒恕。崇煥召集告訴他的部將說：“文龍的罪狀應當斬首嗎？”衆人都惶恐害怕唯唯應諾。其中有稱贊文龍幾年勞苦的，崇煥斥責他說：“文龍一個平民罷了，官至極品，全家封官蔭襲，酬勞足够了，爲什麼狂悖忤逆像這個樣子！”於是叩頭請聖旨說：“臣現在誅殺文龍以整肅軍隊。諸將中有像文龍的，全部誅殺。臣不能成功，皇上也像誅殺文龍那樣誅殺臣。”就取尚方寶劍在帳篷斬殺文龍。於是出來告諭他的將士說：“祇殺文龍，其餘的人無罪。”

當是時，文龍麾下健校悍卒數萬，憚崇煥威，無一敢動者，於是命棺斂文龍。明日，具牲醴拜奠曰：“昨斬爾，朝廷大法；今祭爾，僚友私情。”爲下淚。乃分其卒二萬八千爲四協，以文龍子承祚、副將陳繼盛、參將徐敷奏、游擊劉興祚主之。

當時，文龍部下勇健强悍的將校士卒數萬人，畏懼崇煥的威勢，沒有一個敢動的，於是下令用棺材裝殮文龍。次日，準備了祭祀用的家畜美酒叩拜奠祭說：“昨天斬你，是朝廷的重要法規；如今祭你，是同僚的私情。”爲此下淚。於是把他的士卒二萬八千人分爲四部，以文龍的兒子承祚、副將陳繼盛、參將徐敷奏、游擊劉興祚

收文龍敕印、尚方劍，令繼盛代掌。犒軍士，檄撫諸島，盡除文龍虐政。還鎮，以其狀上聞，末言："文龍大將，非臣得擅誅，謹席稾待罪。"時崇禎二年五月也。帝驟聞，意殊駭，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優旨褒答。俄傳諭暴文龍罪，以安崇焕心；其爪牙伏京師者，令所司捕。崇焕上言："文龍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爲亂也。其衆合老稚四萬七千，妄稱十萬，且民多，兵不能二萬，妄設將領千。今不宜更置帥，即以繼盛攝之，於計便。"帝報可。

掌管。收回文龍皇帝發的印信、尚方寶劍，令繼盛代爲掌管。犒勞軍士，發文安撫各島，全部革除文龍的虐政。回鎮，把那些情況上報，最後説："文龍是大將，不是臣能擅自誅殺的，謹坐在草席上請罪。"當時是崇禎二年五月。皇上突然聽説，心上很驚駭，想到文龍既已死去，又正倚重崇焕，就頒優旨給以褒獎答覆。不久傳令暴露文龍的罪狀，用來安崇焕的心；文龍爪牙潛伏在京師的，下令有關部門搜捕。崇焕上言："文龍衹是一個尋常的人，不法到這等地步，因爲海外容易作亂。他的部衆加上老幼共四萬七千，妄稱十萬，而且平民多，士兵不到二萬，胡亂設置將領上千名。如今不宜另置統帥，就以繼盛代理，方便於謀劃。"皇上回答可以。

崇焕雖誅文龍，慮其部下爲變，增餉銀至十八萬。然島弁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崇焕言："東江一鎮，牽制所必資。今定兩協，馬軍十營，步軍五，歲餉銀四十二萬，米十三萬六千。"帝頗以兵減餉增爲疑，以崇焕故，特如其請。

崇焕雖然誅殺了文龍，顧慮他的部下作亂，增加餉銀到十八萬。然而島上的軍人失去主帥，人心逐漸背離，更加不可使用，此後導致有叛變離去的。崇焕説："東江一鎮，是牽制敵人所必須依托的。現確定兩協的編制，馬軍十營，步軍五營，每年餉銀四十二萬，米十三萬六千。"皇上對於兵員減少軍餉增加很懷疑，因爲崇焕的緣故，特別同意他的請求。

崇焕在遼，與率教、大壽、可剛定兵制，漸及登、萊、天津，及定東江兵制，合四鎮兵十五萬三千有奇，馬八萬一千有奇，歲費度支四百八十餘萬，減舊一百二十餘萬。帝嘉獎之。

崇焕在遼，與率教、大壽、可剛確定軍隊的編制，逐漸推廣到登、萊、天津，到確定東江的軍隊編制，四鎮兵加起來有十五萬三千多，馬八萬一千多，每年開支計劃内費用四百八十餘萬，比原先減少一百二十餘萬。皇上嘉獎他。

文龍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數十萬分道入龍井關、大安口。崇焕聞，即督大壽、可剛等入衛。以十一月十日抵薊州，所歷撫寧、永平、遷安、豐潤、玉田諸城，皆留兵守。帝聞其至，甚喜，温旨褒勉，發帑金犒將士，令盡統諸道援軍。俄聞率教戰歿，遵化、三屯營皆破，巡撫王元雅、總兵朱國彦自盡，大清兵越薊州而西。崇焕懼，急引兵入護京師，營廣渠門外。帝立召見，深加慰勞，咨

文龍既已死去，纔過了三個月，我大清兵數十萬人分路進入龍井關、大安口。崇焕聽説，立即督率大壽、可剛等入關守衛。在十一月十日到薊州，所經過的撫寧、永平、遷安、豐潤、玉田各城，都留下士兵防守。皇上聽説他到了，很高興，頒發慰勞的詔旨加以褒獎勉勵，調撥官庫金錢犒勞將士，命令他全部統率各路援軍。不久聽説率教戰死，遵化、三屯營都被攻破，巡撫王元雅、總兵朱國彦自殺，大清兵越過薊州向西。崇焕懼怕，急忙領兵開入護衛京師，在廣渠門外設營。皇上立刻召見，深加慰勞，咨詢攻戰防守的

以戰守策，賜御饌及貂裘。崇煥以士馬疲敝，請入休城中，不許。出與大軍鏖戰，互有殺傷。

計策，賞賜皇上專用的酒菜和貂皮裘衣。崇煥因爲兵馬疲敝，請求進入城中休息，不許。出兵與清大軍鏖戰，互有殺傷。

時所入隘口乃薊遼總理劉策所轄，而崇煥甫聞變即千里赴救，自謂有功無罪。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擁兵。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引敵脅和，將爲城下之盟。帝頗聞之，不能無惑。會我大清設間，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於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對，遂縛下詔獄。大壽在旁，戰栗失措，出即擁兵叛歸。大壽嘗有罪，孫承宗欲殺之，愛其才，密令崇煥救解。大壽以故德崇煥，懼并誅，遂叛。帝取崇煥獄中手書，往召大壽，乃歸命。

當時所進入的關口是薊遼總理劉策所管轄，而崇煥剛聽到變故就奔赴千里救援，自認爲有功無罪。然而京城的人突然遭到敵人進攻，埋怨誹謗紛紜而起，說崇煥縱容敵人擁兵自重。朝中人士因爲以前崇煥提過通和的建議，誣衊他勾引敵人脅迫議和，將在敵軍臨城時簽訂盟約。皇上聽到很多，不能没有疑惑。適逢我大清設離間計，說與崇煥秘密訂有條約，讓被抓獲的宦官知道，暗地放他逃走。那個人奔回告訴皇上，皇上毫不懷疑地相信了。十二月初一再次召對，於是捆綁起來關入大牢。大壽在旁邊，渾身發抖驚慌失措，出了京城就帶着軍隊叛變投順。大壽曾經有罪，孫承宗要殺他，愛惜他的才能，秘密命令崇煥解救。大壽因這個緣故感激崇煥，害怕一起被殺，於是就叛變。皇上拿崇煥在獄中寫的親筆信，去召回大壽，於是就歸順天命投降大清。

方崇煥在朝，嘗與大學士錢龍錫語，微及欲殺毛文龍狀。及崇煥欲成和議，龍錫嘗移書止之。龍錫故主定逆案，魏忠賢遺黨王永光、高捷、袁弘勳、史䇮輩謀興大獄，爲逆黨報仇，見崇煥下吏，遂以擅主和議、專戮大帥二事爲兩人罪。捷首疏力攻，䇮、弘勳繼之，必欲并誅龍錫。法司坐崇煥謀叛，龍錫亦論死。三年八月遂磔崇煥於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貲，天下冤之。

崇煥正在朝中時，曾與大學士錢龍錫談話，稍爲提到想殺毛文龍的情况。到崇煥想簽訂和議，龍錫曾送信制止他。龍錫原先主張定魏黨叛逆案，魏忠賢遺黨王永光、高捷、袁弘勳、史䇮一流人計謀製造大案，爲逆黨報仇，看到崇煥交司法官審訊，就以擅自主張議和、獨斷殺戮大帥二件事爲兩個人的罪行。高捷首先上疏極力攻擊，史䇮、弘勳跟着，一定要同時殺掉龍錫。司法部門判崇煥圖謀叛逆，龍錫亦定死罪。三年八月就在鬧市把崇煥凌遲處死。兄弟妻兒流放三千里，抄没他的家産。崇煥没有兒子，家裏也没有多餘的財産，天下人都爲他感到冤枉。

崇煥既縛，大壽潰而去。武經略滿桂以趣戰急，與大清兵戰，竟死，去縛崇煥時甫半月。初，崇煥妄殺文龍，至是帝誤殺崇煥。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决矣。

崇煥已被捆縛，大壽潰逃而去。武經略滿桂因爲催促作戰很緊急，與大清兵交戰，最終死去，離捆縛崇煥的時間纔半個月。起初，崇煥擅殺文龍，到這時皇上誤殺崇煥。自從崇煥死，主持邊防事務更加没有人，明朝滅亡的徵兆已經很明顯了。

趙光抃　范志完

趙光抃，字彦清，九江德化人。

趙光抃，字彦清，九江德化人。父贊化，任

父贊化，工部郎中。光抃舉天啓五年進士。鄉人曹欽程父事魏忠賢，驟得太僕少卿。光抃語之曰："富貴一時，名節千古，君不可不審。"欽程惡之，即日出贊化爲南寧知府。南寧惡地，贊化侘傺而死，光抃奔喪歸。

崇禎初，服闋，除工部都水主事，歷兵部職方郎中。十年秋，遣閱薊、遼戎務，盡得邊塞形勢，戰守機宜，列十二事以獻。明年冬，大清兵入密雲，總督吴阿衡敗歿，廷議增設巡撫一人，駐密雲，遂擢光抃右僉都御史任之。至即發監視中官鄧希詔奸謀。帝召希詔還，而令分守中官孫茂霖核實。茂霖爲希詔解，光抃反得罪，遣戍廣東。

十五年，兵事益棘，廷臣薦光抃復官。光抃家素饒，聞命，持數萬金入都爲軍資。既至，召見德政殿。奏對稱旨，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諸鎮軍務。而大清已克薊州，分兵四出，命光抃兼督諸路援軍。諸援軍觀望，河間迤南皆失守。光抃不敢救，尾而南。已，聞塞上警，又驅而北。廷臣交章劾光抃，謂列城被攻不救，退回高陽，坐視淪覆。明年復論光抃及范志完。四月，大清兵北旋，光抃、唐通、白廣恩等八鎮兵邀於螺山，皆敗走。帝聞，大怒。既解嚴，與志完并獲譴。帝召見雷縯祚，縯祚詆志完，而稱光抃。帝曰："志完、光抃逗遛河間，獨罪志完，渠服其心乎?"遂并逮光抃。光抃嘗薦廣恩，廣恩抗不赴召，帝以是益惡光抃，卒與志完同日斬西市。

光抃才氣豪邁，而於大慮亦疏。在職方，深爲尚書楊嗣昌所倚，曰："吾不及光抃。"先是，毛文龍據東

工部郎中。光抃考取天啓五年進士。同鄉人曹欽程像對待父親一樣侍奉魏忠賢，很快就得到太僕少卿的官職。光抃對他説："富貴是一時的，名譽節操流傳千古，你不可以不明辨。"欽程厭惡他，當日把贊化調出任南寧知府。南寧是險惡的地方，贊化鬱鬱不得意而死。光抃奔喪回家。

崇禎初，服喪期滿，授官工部都水主事，升爲兵部職方郎中。十年秋，被派去檢閱薊、遼的軍務，全部掌握邊塞的形勢，攻戰守衛的機密，開列十二件事情進獻。次年冬，大清兵進入密雲，總督吴阿衡戰死，朝廷議論增設巡撫一人，駐守密雲，就提升光抃爲右僉都御史擔任此職，到後就揭發監視軍務的宦官鄧希詔的奸謀。皇上把希詔召回，而命令分工守備的宦官孫茂霖核實。茂霖爲希詔解脱，光抃反而獲罪，被發配戍守廣東。

十五年，軍事更加棘手，朝廷大臣薦舉光抃恢復官職。光抃家中向來富饒，聽到命令，帶着數萬金進入首都作爲軍費。到後，在德政殿召見，上奏應對符合皇上心意，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各鎮的軍務。而大清已攻克薊州，分兵四出，命光抃兼任督領各路援軍。各路援軍徘徊觀望，河間以南都失守。光抃不敢救援，祇是跟在後面向南去。不久，聽到塞上報警，又急奔到北面。朝廷官員紛紛上奏章彈劾光抃，説各城遭攻擊不去救，退回到高陽，坐看這些城市淪陷覆滅。次年又彈劾光抃及范志完。四月，大清兵北歸，光抃、唐通、白廣恩等八鎮的部隊在螺山攔擊，都敗走。皇上聽説，大怒。解除緊急警戒後，與志完并遭責罰。皇上召見雷縯祚，縯祚攻擊志完，而稱贊光抃。皇上説："志完、光抃在河間逗留，惟獨加罪志完，他心服嗎?"於是一并逮捕光抃。光抃曾薦舉廣恩，廣恩抗命不回，皇上因此更加厭惡光抃，最後與志完同一天在西市被斬首。

光抃才氣豪邁，但在考慮重大事情上也疏忽。在職方郎中任，深爲尚書楊嗣昌所倚重，説："我不及光抃。"起先，毛文龍占據東江，海

江，海疆賴之。文龍死，陳繼盛、黄龍、沈世魁代其部，往往爲亂，中朝又素以糜餉爲憂。及世魁死，島中無帥，光抃慫臾嗣昌撤之。二十年積患一朝而除，而於邊計亦左焉。光抃雖文士，有膽决。嘗遇敵，諸將欲奔，光抃坐地不起，久之，乃引歸。其起戍中也，將士不相習，猝遇大敵，先膽落，故所當輒敗。然受事破軍之餘，身先被創，顧與志完同誅，人咸以爲冤。福王時，太僕萬元吉奏復其官。

疆依賴他守衛。文龍死，陳繼盛、黄龍、沈世魁代替統領他的部衆，往往作亂，朝中又向來憂慮他們糜費軍餉。等到世魁死，島中没有統帥，光抃慫恿嗣昌撤掉他們。二十年的積患一朝革除，但從邊防考慮也不妥當。光抃雖是文人，有膽量决斷。曾遇到敵人，諸將要逃奔，光抃坐在地上不起來，過了很久，纔領兵回去。他在戍守之中被起用，將士互不熟悉，突然遇到大敵，首先嚇破了膽，所以迎戰總敗。然而受任在軍隊殘破之後，戰鬥中自己首先受傷，却與志完一同被殺，人們都認爲冤枉。福王的時候，太僕萬元吉上奏恢復他的官職。

范志完，虞城人。崇禎四年進士。授永平推官，專理插漢撫賞，意不欲行。上疏言權輕，請得特疏奏軍事。當事者惡之，謫湖廣布政司檢校。擢寧國推官，歷官分巡關内僉事。十四年冬，超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其座主周延儒當國，遂拜志完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諸鎮軍務，代楊繩武。

范志完，虞城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官永平推官，專門管理對插漢的安撫賞賜，心中不想去。上疏説權輕，請求能特别上疏談論軍事。主事的人厭惡他，貶爲湖廣布政司檢校。提升爲寧國推官，曾任分巡關内僉事。十四年冬，破格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他會試時的主考官周延儒執掌國政，就任命志完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各鎮軍務，代替楊繩武。

繩武者，雲南彌勒人也。由庶吉士改授御史。十一年冬，用楊嗣昌薦召見，吐言如流，畫地成圖。帝偉之，遂超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洪承疇困松山，遂擢繩武總督，尋以志完代之，而令繩武總督遼東寧遠諸軍，出關救松、錦，加銜督師。

繩武，雲南彌勒人，由庶吉士改任御史。十一年冬，由楊嗣昌推薦被皇上召見，説話如流水一般順暢，在地上畫成地圖。皇上認爲他很傑出，就破格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洪承疇在松山被圍困，就提升繩武爲總督，隨即以志完代替他，而令繩武總督遼東、寧遠諸軍，出關救援松、錦，加督師的頭銜。

明年正月，繩武卒官，贈兵部尚書，蔭錦衣世襲百户。遂進志完左侍郎，督師出關如繩武，而以張福臻督薊鎮，駐關内。自王樸諸軍敗，兵力益單，松、錦相繼失，志完乃築五城寧遠城南，護轉輸，募土著實之。又議修覺華島城，爲掎角勢，帝甚倚之。六月易銜欽命督師，總督薊、遼、昌、通等處軍務，節制登、津撫鎮。遼事急則移駐中後、前屯，關内

次年正月，繩武死在任上，贈兵部尚書，蔭襲錦衣衛世襲百户。於是晋升志完爲左侍郎，督率部隊出關就像繩武一樣，而以張福臻總督薊鎮軍務，駐守關内。自從王樸諸軍失敗，兵力更加單薄，松、錦相繼丢失，志完就在寧遠城南修築五座城，保護運輸，招募當地居民住在裏邊。又建議修築覺華島的城墻，作爲互相牽制呼應的態勢。皇上很倚重他。六月改换官銜受皇命督率軍隊，總督薊、遼、昌、通等處軍務，指揮調動登、萊的巡撫鎮將。遼地的事情緊急就移駐中

急則星馳入援，三協有警則會同薊、昌二督并力策應。時關內外并建二督，而關外加督師銜，地望尤尊，又於昌平、保定設二督，於是千里之內有四督臣。又有寧遠、永平、順天、密雲、天津、保定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總兵。星羅棋置，無地不防，而事權反不一。

十五年，給事中方士亮劾福臻昏庸，因言移督師關內，則薊督可裁，福臻可罷。於是召還福臻，令志完兼制關內，移駐關門。志完辭，不許。求去，不許。上疏言不能兼薊，請仍設薊督。逾月，始以趙光抃任之。而大清兵已入自牆子嶺，克薊州而南下矣。兵部劾志完疏防，廷臣亦言志完貪懦。帝以敵兵未退，責令戴罪立功。然志完無謀略，恇怯甚，不敢一戰，所在州縣覆没，惟尾而呵噪，兵所到剽虜。至德州，僉事雷縯祚劾之，自是論列者益衆。帝猶責志完後效，志完終不敢戰。

明年，大清兵攻下海州、贛榆、沭陽、豐縣，已而北旋。志完、光抃卒觀望，皆不進。事定，議罪，召縯祚廷質，問志完逗遛淫掠狀，志完辨。問御史吳履中，對如縯祚言。時座主延儒督師亦無功，遂命下志完獄，以十一月斬志完。

先是，十二年封疆之案，伏罪者三十有六人。至是，失事甚於前，誅止志完、光抃及巡撫馬成名、潘永圖，總兵薛敏忠，副將柏永鎮，其他悉置不問。而保定巡撫楊進得善去，山東巡撫王永吉反獲遷擢。帝之用刑至是窮矣。

贊曰：三路喪師，收降取敗，鎬

後、前屯，關內緊急就星夜奔馳入關援救，三協有警報就會同薊、昌兩總督合力策應。當時關內外同時設置兩名總督，而關外的加督師的頭銜，地位和名望尤其尊崇，又在昌平、保定設置兩名總督，於是千里之內有四個總督。又有寧遠、永平、順天、密雲、天津、保定六名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名總兵。星羅棋布，無地不設防，辦事的權力反而不統一。

十五年，給事中方士亮彈劾福臻昏庸，因而說督師移駐關內，那麽薊鎮的總督可以裁減，福臻可以罷免。於是召回福臻，令志完兼管關內，移駐關門。志完推辭，不許。請求離職，不許。上疏說不能兼顧薊鎮，請求仍設薊鎮總督。過了一個月，纔用趙光抃擔任這個職務。而大清兵已從牆子嶺進入，攻克薊州而南下了。兵部彈劾志完放鬆防備，朝廷官員亦説志完貪贓怯懦。皇上因爲敵兵未退，責令他戴罪立功，然而志完没有謀略，十分恐懼畏縮，不敢一戰，所在的州縣覆没，衹是尾隨鼓噪，士兵所到之處搶劫擄掠。到德州，僉事雷縯祚彈劾他，自此議論的人更多。皇上還責求志完以後有所成效，志完始終不敢戰。

次年，大清兵攻下海州、贛榆、沭陽、豐縣，不久北歸。志完、光抃始終觀望，都不前進。事情平定，論罪，召縯祚到朝廷對質，問志完逗留奸淫擄掠的情況，志完争辯。問御史吳履中，回答就像縯祚説的那樣。當時志完的主考官延儒督率軍隊亦無功，於是下令將志完關入監獄，在十一月斬殺志完。

在此之前，十二年封疆的案件，伏罪的有三十六人。到這時候，比以前失事更厲害，衹誅殺志完、光抃及巡撫馬成名、潘永圖，總兵薛敏忠，副將柏永鎮，其他人都置之不問。而保定巡撫楊進得以善終而去，山東巡撫王永吉反而得到升遷。皇帝用刑到這時已到末路了。

贊曰：三路軍隊喪失人馬，招收降附的人而

與應泰同辜。然君子重繩鎬而寬論應泰，豈不以士所重在節哉！惜乎廷弼以蓋世之材，褊性取忌。功名顯於遼，亦隳於遼。假使廷弼效死邊城，義不反顧，豈不毅然節烈丈夫哉！廣寧之失，罪由化貞，乃以門户曲殺廷弼，化貞稽誅者且數年。崇焕智雖疏，差有膽略，莊烈帝又以讒間誅之。國步將移，刑章顛覆，豈非天哉！

招致失敗，楊鎬與應泰同罪。然而君子嚴厲地譴責楊鎬而寬容地批評應泰，難道不是士所看重的是名節嗎！可惜廷弼以壓倒一世的才能，性格褊急而招致忌恨。功業名望在遼顯赫，亦在遼毁壞。假使廷弼在邊城效死盡力，義無反顧，豈不是一個堅强的氣節剛烈的大丈夫啊！廣寧的失陷，罪在化貞，却因爲門户之見枉殺廷弼，化貞尚且拖了幾年纔被處死。崇焕的謀略雖然粗疏，尚有膽略，莊烈帝又因爲讒言離間而殺他。國家的命運將要改變，刑法顛覆，難道不是天意啊！

明史卷二百六十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

楊鶴 (從弟)鶚 陳奇瑜 玄默 熊文燦 洪雲蒸
練國事 丁啓睿 (從父)魁楚 鄭崇儉 方孔炤 楊一鵬
邵捷春 余應桂 高斗樞 張任學

楊鶴 楊鶚

楊鶴，字修齡，武陵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雒南知縣，調長安。

四十年擢御史，上疏請東宫講學。且言："頃者，愛女被躪於宫奴，館甥受撻於朝市，叩閽不聞，上書不達，壅蔽極矣。"時壽寧主婿冉興讓爲掌家宫人梁盈女、内官彭進朝等毆辱，公主三奏不達，興讓挂冠長安門去，故鶴言及之。

尋出督兩淮鹽法，巡按貴州。貴州接壤烏撒，去川南叙州千里，節制難。土官安雲龍死，其族人與霑益安效良争印，構兵三十年，後竟爲效良所據，其父紹慶又據霑益州，皆川、雲、貴咽喉地。鶴請割烏撒隸貴州，地近節制便，可弭後患，朝議不决。未幾，效良爲亂，如其言。貴州土官以百數，水西安氏最大，而土地、户口、貢賦之屬，無籍可稽。鶴乃檄宣慰安位盡著之籍，并首領目把主名、承襲源委，悉列上有司。自是簿牒始明，奸弊易核。事竣，不候命徑歸。久之，還朝。

楊鎬四路師敗，鶴薦熊廷弼、張

楊鶴，字修齡，武陵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官雒南知縣，調任長安。

四十年提升御史，上疏請求給太子講學。并且説："近來，愛女被宫奴蹂躪，女婿在市集上遭毆打，敲宫門伸冤聽不見，上書又送不到，内外隔絶到了極點。"當時壽寧公主的夫婿冉興讓被當家宫人梁盈女、宦官彭進朝等人毆打折辱，公主三次上奏都送不到，興讓把官帽挂在長安門上離去，所以楊鶴説這些話。

不久出朝監察兩淮鹽政，巡按貴州。貴州與烏撒接壤，離川南叙州千里，難以控制調度。土官安雲龍死，他的族人與霑益的安效良争奪土官的印信，交兵三十年，最後被效良所占有，他的父親紹慶又占據霑益州，都是川、雲、貴的咽喉要地。楊鶴請求割烏撒隸屬貴州，地理接近便於控制調度，可以消除後患，朝廷議而不决。不久，效良作亂，就像他説的那様。貴州的土官以百計數，水西安氏最大，而土地、户口、進貢賦税之類，没有册籍可以查核。楊鶴就發公文給宣慰安位把那些全部登記在册，并把首領目把的主要名字、世代承襲的本末源流，全部開列呈報有關部門。自此簿書文件纔清楚，奸惡弊病容易查核。事畢，没有接到命令就徑自回家。過了很久，回到朝廷。

楊鎬四路人馬失敗，楊鶴薦舉熊廷弼、張鶴

鶴鳴、李長庚、薛國用、袁應泰，言："遼事之失，不料彼己，喪師辱國，誤在經略；不諳機宜，馬上催戰，誤在輔臣；調度不聞，束手無策，誤在樞部。至尊優柔不斷，又至尊自誤。"當事惡其直，將假他事逐之，乃引疾去。丁外艱。天啓初，起太僕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未任，丁内艱，而廣寧又敗。魏忠賢以鶴黨護廷弼，除名。

崇禎元年召拜左僉都御史，進左副都御史。鶴上言："圖治之要，在培元氣。自大兵大役，加派頻仍，公私交罄，小民之元氣傷。自遼左、黔、蜀喪師失律，暴骨成丘，封疆之元氣傷。自搢紳構黨，彼此相傾，逆奄乘之，誅鋤善類，士大夫之元氣傷。譬如重病初起，百脉未調，風邪易入，道在培養。"時以爲名言。

先是，遼左用兵，逃軍憚不敢歸伍，相聚剽虜。至是，關中頻歲祲，有司不恤下。白水王二者，鳩衆，墨其面，闖入澄城，殺知縣張耀采。由是府谷王嘉胤、漢南王大梁、階州周大旺群賊蜂起，三邊饑軍應之，流氛之始也。當是時，承平久，卒被兵，人無固志。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氓，徐自定耳。"

明年，總督武之望死。久之，廷臣莫肯往者，群推鶴。帝召見鶴，問方略。對曰："清慎自持，撫恤將卒而已。"遂拜鶴兵部右侍郎，代之望總督陝西三邊軍務。至則大梁、大旺、王二已前誅滅，而繼起者益衆。鶴素有清望，然不知兵。其冬，京師戒嚴，延綏、寧夏、甘肅、固原、臨洮五鎮總兵官悉以勤王行。延綏兵中

鳴、李長庚、薛國用、袁應泰，說："遼戰事失利，不能知己知彼，喪師辱國，錯誤在經略；不熟悉事理和時宜，在馬上催促戰鬥，錯誤在輔臣；得不到指揮調動，束手無策，錯誤在兵部。皇上猶豫遲疑没有决斷，又是皇上自己的錯誤。"執掌國事的大臣討厭他的正直，將要藉别的事驅逐他，於是稱病離去。遭逢父喪。天啓初，起任太僕少卿，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未任職，遭逢母喪，而廣寧又失敗。魏忠賢因爲楊鶴與廷弼是同黨而庇護他，就將楊鶴除名。

崇禎元年召回拜左僉都御史，晋升左副都御史。楊鶴上言："謀求治安的要點，在培植元氣。自爆發大規模的戰爭以來，增加攤派賦税頻繁，公私都罄盡無餘，小民的元氣損傷。自從遼東、黔、蜀軍隊喪失戰事失利，暴露在田野的尸骨堆積成小山，邊疆的元氣損傷。自從士大夫結黨，彼此互相傾軋，叛逆的太監乘此機會，誅殺鏟鋤善良的人，士大夫的元氣損傷。譬如大病初起，百脉尚未調息，風寒容易侵入，根本在於培養。"當時把這些話作爲名言。

起先，遼東用兵，逃跑的士兵害怕不敢歸隊，相聚在一起打劫擄掠。到這時，關中連年陰陽失調，有關部門不體恤下情。白水王二，聚集民衆，塗黑他們的面孔，闖入澄城，殺知縣張耀采。由此府谷王嘉胤、漢南王大梁、階州周大旺群賊蜂起，榆林、寧夏、甘肅三邊鎮的飢民響應，流寇的凶氣從此開始。當時，天下太平已久，突然遭受戰爭，人們没有堅定的鬥志。大官討厭聽説賊，説："這是飢餓的民衆，慢慢地自己會安定的。"

次年，總督武之望死。過了很久，朝廷大臣没有肯去繼任總督的，大家推舉楊鶴。皇上召見楊鶴，詢問謀略。回答説："以清廉謹慎自重，撫恤將士而已。"於是拜楊鶴兵部右侍郎，代替之望總督陝西的三邊鎮的軍務。到時大梁、大旺、王二已在此之前被誅滅，但接着而起的更多。楊鶴向來有清白的名望，但是不懂軍事。那年冬季，京城戒嚴，延綏、寧夏、甘肅、固原、臨洮五鎮總兵官都因爲救援王朝而起兵。延綏的

道逃歸，甘肅兵亦嘩，懼誅，并合於賊，賊益張。

三年正月，王左掛等攻宜川，爲知縣成材所却，轉攻韓城。軍中無帥，鶴命參政洪承疇禦之。俘斬三百餘人，圍解，賊走清澗。鶴連疏請諸將還鎮，不果，起故將杜文煥任之。二月，延安知府張輦、都司艾穆蹙賊延川，降其魁王子順、張述聖、姬三兒。别賊王嘉胤掠延安、慶陽，鶴匿不奏，而給降賊王虎、小紅狼、一丈青、掠地虎、混江龍等免死牒，安置延綏、河曲間。賊淫掠如故，有司不敢問。寇患成於此矣。

七月，嘉胤陷黄甫、清水、木瓜，遂陷府谷，文煥擊走之，賊流入山西。已撫王左掛以白汝學攻綏德州，謀内應。事覺，巡按李應期與承疇計誅左掛等綏德，五十七人皆死。十二月，賊神一元攻陷新安、寧塞、柳樹澗等堡。寧塞，文煥所居，宗人多死。

明年正月，賊棄寧塞，陷保安。一元死，弟一魁圍慶陽，陷合水。鶴聞，移駐寧州。一魁求撫，送還合水知縣蔣應昌。别賊拓先齡、金翅鵬、過天星、田近菴、獨頭虎、上天龍等亦先後降。鶴設御座於城樓，賊跪拜呼萬歲。鶴宣聖諭，令設誓，或歸伍，或歸農。賊佯應之，則立赦其罪，群盗自是視總督如兒戲矣。鶴又以一魁最强，致其婿帳中，同卧起，而一魁果至。數以十罪，則稽首謝。即宣詔赦之，畀以官，處其衆四千餘人於寧塞，使守備吴弘器護焉。文煥聞之，嘆曰："寧塞之役，賊畏我而逃。今者賊僞降，楊公信之，借名城爲盗資。我宗人，可與賊逼處此土乎！"遂以其族行。

兵半路逃回，甘肅的兵亦嘩變，害怕被誅殺，一起與賊會合，賊寇的氣焰更加囂張。

三年正月，王左掛等進攻宜川，被知縣成材所擊退，轉而攻韓城。軍中没有統帥，楊鶴命參政洪承疇抵禦他們。俘獲殺死三百餘人，包圍解除，賊逃往清澗。楊鶴接連上疏請令諸將回鎮，没有結果，起用原先的將領杜文煥負責。二月，延安知府張輦、都司艾穆在延川緊逼賊寇，收降他們的首領王子順、張述聖、姬三兒。另一部賊寇王嘉胤擄掠延安、慶陽，楊鶴隱匿不奏，而給投降的賊寇王虎、小紅狼、一丈青、掠地虎、混江龍等免死的文書，安置在延綏、河曲之間。賊寇奸淫擄掠像以前一樣，有關部門不敢過問。流寇的禍患就從此形成了。

七月，嘉胤攻陷黄甫、清水、木瓜，接着攻陷府谷，文煥擊退他們，賊寇流竄入山西。已收撫的王左掛因爲白汝學進攻綏德州，計劃内應。事情被發覺，巡按李應期與承疇設計在綏德誅殺左掛，五十七人全死。十二月，賊寇神一元攻陷新安、寧塞、柳樹澗等堡。寧塞，是文煥所居住的地方，家族的人多死。

次年正月，賊寇放棄寧塞，攻陷保安。一元死，弟一魁圍困慶陽，攻陷合水。楊鶴聽説，移駐寧州。一魁求招撫，送回合水知縣蔣應昌。其他賊寇拓先齡、金翅鵬、過天星、田近菴、獨頭虎、上天龍等亦先後投降。楊鶴在城樓上設立御座，賊寇跪拜呼萬歲。楊鶴宣讀聖諭，令衆賊發誓，或者歸入隊伍，或者回去務農。賊寇假裝答應，就立刻赦免了他們的罪行，群盗自此把總督視如兒戲了。楊鶴又因爲一魁最强大，把他的女婿召到帳中，同卧同起，一魁果然來到。列舉他的十大罪狀，於是叩頭謝罪。當即宣讀詔書赦免了他，給他官職，安置他的部衆四千餘人在寧塞，讓守備吴弘器守衛。文煥聽到，嘆息説："寧塞的戰鬥，賊寇畏懼我而逃。如今賊寇僞降，楊公相信他們，借給大城作盗賊的資本。我家族的人，可與賊寇擠在這一塊土地上嗎！"於是帶着他的家族走了。

五月，鶴移駐耀州。賊攻破金鎖關，殺都司王廉。七月，别賊李老柴、獨行狼攻陷中部，田近菴以六百人守馬欄山應之。而降渠一魁之黨茹成名者，尤桀驁，鶴令一魁誘殺之於耀州。其黨猜懼，挾一魁以叛。御史謝三賓言："鶴謂慶陽撫局既畢，賊散遣俱盡。中部之賊，寧自天降?"疏下巡按御史吴甡核奏，甡奏鶴主撫誤國。帝怒，逮鶴下獄，戍袁州。

五月，楊鶴移駐耀州。賊寇攻破金鎖關，殺都司王廉。七月，另一部賊寇李老柴、獨行狼攻陷中部，田近菴以六百人守住馬欄山響應他們。而投降的首領一魁的同黨茹成名，尤其桀驁不馴，楊鶴令一魁用誘騙的辦法在耀州把他殺死，他的黨羽猜疑害怕，挾制着一魁叛變。御史謝三賓説："楊鶴説慶陽的安撫局勢已全實現，賊寇都全部遣散。中部的賊寇，難道是從天上降下來的?"奏疏交給巡按御史吴甡核實回奏，吴甡奏説楊鶴主張安撫誤國。皇上發怒，逮捕楊鶴關入監獄，發配到袁州戍守。

七年秋，子嗣昌擢宣大山西總督，疏辭。言："臣父鶴以總督蒙譴已三年，臣何心復居此職。"帝優詔答之，而不赦鶴罪。八年冬，鶴卒於戍所，嗣昌請恤。帝復鶴官，而不予恤。鶴初以尤世禄寧夏大捷功，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世廕錦衣千户。十年叙賀虎臣寧夏破賊功，追加太子少傅。十三年又以甘肅叙功，任一子官。

七年的秋季，子嗣昌提升爲宣、大、山西總督，上疏推辭。説："臣的父親楊鶴因爲做總督遭受責罰已三年，臣有什麽心思再擔任此職。"皇上頒發優詔回答，却不赦免楊鶴的罪。八年冬，楊鶴死在戍守的地方，嗣昌請求葬祭的禮儀。皇上恢復楊鶴的官職，却不給葬祭的禮儀。楊鶴起初因爲尤世禄在寧夏大捷的功勞，晋升兵部尚書、太子少保，世代廕襲錦衣衛千户。十年論賀虎臣在寧夏破賊的功勞，追加太子少傅。十三年又因爲甘肅論功，任命一個兒子做官。

從弟鶚，崇禎四年進士。官御史，有才名，擢順天巡撫。京師陷，南歸，福王以爲兵部右侍郎，總督川、湖軍務。

堂弟楊鶚，崇禎四年進士。任御史，因有才能而出名，提升順天巡撫。京城陷落，回到南方，福王任爲兵部右侍郎，總督川、湖軍務。

陳奇瑜

陳奇瑜，字玉鉉，保德州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除洛陽知縣。天啓二年擢禮科給事中。楊漣劾魏忠賢，奇瑜亦抗疏力詆。六年春，由户科左給事中出爲陝西副使，遷右參政，分守南陽。

陳奇瑜，字玉鉉，保德州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官洛陽知縣。天啓二年提升爲禮科給事中。楊漣彈劾魏忠賢，奇瑜也上疏抗争極力攻擊。六年春，由户科左給事中出朝任陝西副使，升爲右參政，分工守備南陽。

崇禎改元，加按察使職，尋歷陝西左右布政使。五年擢右僉都御史，代張福臻巡撫延綏。時大盗神一魁、不沾泥等已殲，而餘黨猶衆。歲大凶，民多從賊。明年五月，奇瑜上疏，極言鄜、延達鎮城千餘里饑荒盗賊狀，詔免延安、慶陽田租。奇瑜乃

崇禎改立年號，加按察使的職務，旋即歷任陝西左右布政使。五年提升爲右僉都御史，代替張福臻巡撫延綏。當時大盗神一魁、不沾泥等已被殲滅，而餘黨還很多。年成大壞，民衆多隨從賊寇。次年五月，奇瑜上疏，極力陳説自鄜、延到駐軍城鎮千餘里饑荒盗賊的情形，下詔免去延安、慶陽的田租。奇瑜就派遣副將盧文善討伐斬

遣副將盧文善討斬截山虎、柳盜跖、金翅鵬等。尋遣游擊常懷德斬薛仁貴，參政戴君恩斬一條龍、金剛鑽、開山鷂、黑煞神、人中虎、五閻王、馬上飛，都司賀思賢斬王登槐，巡檢羅聖楚斬馬紅狼、滿天飛，參政張伯鯨斬滿鵝，擒黃參耀、隔溝飛，守備閻士衡斬張聰、樊登科、樊計榮、一塊鐵、青背狼、穿山甲、老將軍、二將軍、滿天星、上山虎，把總白士祥斬埽地虎，守備郭金城斬扒地虎、括天飛，守備郭太斬跳山虎、新來將、就地滚、小黄鶯、房日兔，游擊羅世勛斬賈總管、逼上天、小紅旗，他將斬草上飛、一隻虎、一翅飛、雲裏手、四天王、薛紅旗、獨尾狼，諸渠魁略盡。奇瑜乃上疏曰："流寇作難，始於歲饑，而成於元凶之煽誘，致兩郡三路皆盗藪。今未頓一兵，未絶一弦，擒斬頭目百七十七人，及其黨千有奇。頭目既除，餘黨自散。向之斬木揭竿者，今且荷鋤負耒矣。"帝嘉之，令録有功將士以聞。

殺截山虎、柳盜跖、金翅鵬等。隨即派遣游擊將軍常懷德斬殺薛仁貴，參政戴君恩斬殺一條龍、金剛鑽、開山鷂、黑煞神、人中虎、五閻王、馬上飛，都司賀思賢斬殺王登槐，巡檢羅聖楚斬殺馬紅狼、滿天飛，參政張伯鯨斬殺滿鵝，擒獲黃參耀、隔溝飛，守備閻士衡斬殺張聰、樊登科、樊計榮、一塊鐵、青背狼、穿山甲、老將軍、二將軍、滿天星、上山虎，把總白士祥斬殺埽地虎，守備郭金城斬殺扒地虎、括天飛，守備郭太斬跳山虎、新來將、就地滚、小黄鶯、房日兔，游擊將軍羅世勛斬殺賈總管、逼上天、小紅旗，其他將領斬殺草上飛、一隻虎、一翅飛、雲裏手、四天王、薛紅旗、獨尾狼，各路賊首大致都已消滅。奇瑜於是上疏說："流寇發難，開始於年成饑荒，而完成於元凶的煽動誘惑，致使兩州三路都成爲盜賊的淵藪。如今没有損失一兵，没有拉斷一根弦，擒獲斬殺頭目一百七十七人，及他們的黨羽一千多。頭目既已除去，餘黨自然散去。往日砍下樹木舉起竹竿當兵器作亂的人，今日將扛起鋤頭背負耒耜從事農業生産了。"皇上嘉獎他，下令記録有功的將士上報。

延綏群賊多解，獨鑽天哨、開山斧據永寧關。永寧在鎮城東，前阻山，下臨黄河，數年不下。奇瑜謂是不可以力取，乃陰簡鋭士，陽言總制檄發兵，令賀人龍將之而西，身爲後勁，直抵延川。俄策馬東，曰："視吾馬首所向。"潛師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驚潰。焚其巢，斬首千六百有奇，二賊俱馘。分兵擊斬金翅鵬、一座城，獲首五百五十。延水群盗盡平，奇瑜威名著關陝。於是群盗盡萃於山西，流突河北、畿南。冬冰堅，從澠池渡，躪河南、湖廣，窺四川。

延綏的群賊大多解散，祇有鑽天哨、開山斧占據永寧關。永寧在鎮城的東面，前面被山所阻，下面對着黄河，幾年攻不下。奇瑜説不可使用强力攻取，於是暗中選拔精鋭的士兵，表面上説總制來文命令發兵，令賀人龍帶兵向西，自己爲後援，一直到達延川。立刻策馬向東，説："看我的馬頭朝着的方向前進。"隱蔽部隊快速奔跑進入山中。賊寇未料到大部隊抵達，驚恐潰逃。燒毁他們的巢穴，斬首一千六百多級，兩賊都被斬首割下耳朵。分兵攻擊斬殺金翅鵬、一座城，獲得首級五百五十。延水的群盗全部平定，奇瑜的威名在關陝很顯赫。於是群盗全都聚集在山西，流竄於黄河北面、京城近郊。冬天冰堅硬，從澠池渡河，蹂躪河南、湖廣，窺視四川。

明年，廷議諸鎮撫事權不一，宜設大臣統之，多推薦洪承疇。以承疇

次年，朝廷議論各鎮將巡撫的辦事權力不統一，應該設置大臣加以統一，多推薦洪承疇。因

方督三邊，不可易，乃擢奇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專辦流賊。奇瑜檄諸將會兵陝州。先是，老回回、過天星、滿天星、闖塌天、混世王五大營自楚入蜀，陷夔州。阻險，復走還楚，分爲三：一犯均州，往河南；一犯鄖陽，往淅川；一犯金漆坪，渡河犯商南。奇瑜乃馳至均州，檄四巡撫會討。陝西練國事駐商南，遏其西北。鄖陽盧象昇駐房、竹，遏其西。河南玄默駐盧氏，遏其東北。湖廣唐暉駐南漳，遏其東南。奇瑜乃偕象昇督將士由竹谿至平利之烏林關，十餘戰，斬賊千七百餘級。越七日，大破之乜家溝，斬千八十餘級，總兵鄧玘功爲多。已，設伏蚋谿，連戰，斬三百餘級。至獅子山，斬七百二十餘級。別將楊化麟、楊世恩、周任鳳、楊正芳等分道擊殺賊，擒其魁闖王、翻山虎等。

奇瑜上言："楚中屢捷，一時大盜幾盡，其竄伏深山者，臣督鄉兵爲嚮道，無穴不搜，楚中漸有寧宇。"帝嘉勞之。乃督副將劉遷等搜竹谿、平利賊，追至五狼河，擒其魁十二人。遣參將賀人龍等追八晝夜至紫陽，賊死者萬餘人。

先是，賊入蜀，復自蜀入秦，由陽平關奔鞏昌，承疇禦之秦州。賊遂越兩當，襲破鳳縣，分爲二：一向漢中，取間道犯城固、洋縣；一由鳳縣奔寶雞、汧陽。於是賊在平利、洵陽間者數萬，自四川入西鄉者二三萬。犯城固、洋縣者，又東下石泉、漢陰，會漢、興，窺商、雒。當是時，奇瑜以湖廣賊盡，鼓行而西，謂賊不足平也。乃遣游擊唐通防漢中，以護

爲洪承疇正在總督陝西三個邊鎮的軍務，不能變更，就提升奇瑜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的軍務，專門處理流賊的事。奇瑜發文令諸將在陝州會師。起先，老回回、過天星、滿天星、闖塌天、混世王五大營自楚入蜀，攻陷夔州。被險要的地勢所阻，又跑回到楚，分爲三路：一路進犯均州，去往河南；一路進犯鄖陽，去往淅川；一路進犯金漆坪，渡過黄河進犯商南。奇瑜於是急馳到均州，發文命令四地巡撫會同討伐。陝西練國事駐扎商南，阻攔他們往西北去。鄖陽盧象昇駐扎房、竹，阻攔他們往西去。河南玄默駐扎盧氏，阻攔他們往東北去。湖廣唐暉駐扎南漳，阻攔他們往東南去。奇瑜就偕同象昇督率將士從竹谿到達平利的烏林關，打了十幾仗，斬殺賊寇一千七百餘人。過了七天，在乜家溝大破賊寇，斬殺一千八百餘人，總兵鄧玘的功勞多。不久，在蚋谿設下埋伏，連續作戰，斬殺三百餘人。到獅子山，斬殺七百二十餘人。其他將領楊化麟、楊世恩、周任鳳、楊正芳等分道攻擊殺賊，擒獲他們的首領闖王、翻山虎等。

奇瑜上言："楚中屢次大捷，一時大盜幾乎消滅乾净，他們中逃竄埋伏在深山的，臣督率地方上的兵丁作嚮導，没有一個洞穴不搜到，楚中逐漸有太平的地方。"皇上加以嘉獎慰勞。於是督率副將劉遷等搜索竹谿、平利的賊寇，追擊到五狼河，擒獲他們的首領十二人。派遣參將賀人龍等追擊八晝夜到達紫陽，賊寇死去的有萬餘人。

起先，賊寇入蜀，再從蜀入秦，由陽平關逃奔鞏昌，承疇在秦州抵禦。賊寇就越過兩當，襲擊攻破鳳縣，分爲兩路：一路向漢中，走小路進犯城固、洋縣；一路由鳳縣奔向寶雞、汧陽。於是賊在平利、洵陽之間的有數萬，從四川進入西鄉的二三萬。進犯城固、洋縣的賊寇，又東下石泉、漢陰，在漢、興會合，窺探商、雒。當時，奇瑜認爲湖廣的賊已完了，打着鼓向西而去，説賊寇不足以平定。於是派遣游擊將軍唐通防守漢中，以保護藩王的封地；派遣參將賀人龍、劉

藩封；遣參將賀人龍、劉遷、夏鎬扼略陽、沔縣，防賊西遁；遣副將楊正芳、余世任扼褒城，防賊北遁；自督副將楊化麟、柳國鎮等駐洋縣，防賊東遁。又檄練國事、盧象昇、玄默各守要害，截賊奔逸。

賊見官軍四集，大懼，悉遁入興安之車廂峽，諸渠魁李自成、張獻忠等咸在焉。峽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易入難出。賊誤入其中，山上居民下石擊，或投以炬火，山口纍石塞，路絶，無所得食，困甚。又大雨二旬，弓矢盡脱，馬乏芻，死者過半。當是時，官軍蹙之，可盡殲。自成等見勢絀，用其黨顧君恩謀，以重寶賄奇瑜左右及諸將帥，僞請降。奇瑜無大計，遽許之，先後籍三萬六千餘人，悉勞遣歸農。每百人以安撫官一護之，檄所過州縣具糗糧傳送，諸將無邀撓撫事。諸賊未大創，降非實也。既出棧道，遂不受約束，盡殺安撫官五十餘人，攻掠諸州縣，關中大震。

奇瑜悔失計，乃委罪他人以自解。賊初叛，猝至鳳翔，誘開城。守城知其詐，給以縋城上，殺其先登者三十六人，餘噪而去。其犯寶雞，亦爲知縣李嘉彦所挫。奇瑜遂劾嘉彦及鳳翔鄉官孫鵬等撓撫局，撫按官亦異心。帝怒，切責撫按，逮嘉彦、鵬及士民五十餘人。奇瑜又請敕陝西、鄖陽、湖廣、河南、山西五巡撫各守要害，有失則治諸臣罪，冀以分己過。又委罪巡撫練國事，國事亦被逮。給事中顧國寶劾奇瑜誤封疆，詔解任候勘。御史傅永淳復劾奇瑜解隴州圍報首功不實，詔除名，錦衣官逮訊。九年六月謫戍邊。

遷、夏鎬扼守略陽、沔縣，防止賊寇西逃；派遣副將楊正芳、余世任扼守褒城，防止賊寇北逃；自己督率副將楊化麟、柳國鎮等駐守洋縣，防止賊寇東逃。又發文令練國事、盧象昇、玄默各自守住要害，攔截賊寇不讓他們逃跑。

賊寇見官軍從四面八方會集，大爲懼怕，全都逃入興安的車廂峽，諸賊寇首領李自成、張獻忠等都在。山峽四面高山陡立，中間連綿四十里，容易進去難以出來。賊寇誤入其中，山上居民投下石塊擊賊，或者扔火炬，壘起石頭堵塞山口，道路斷絶，没有地方得到食物，十分困窘。又下大雨二十天，弓箭上的膠都脱落，馬缺乏草料，死掉的超過一半。當時，官軍緊逼，可全部殲滅賊寇。自成等見形勢緊迫，采用他的黨羽顧君恩的計謀，用大量寶物賄賂奇瑜的左右以及諸將帥，假意請求投降。奇瑜没有遠大的謀略，倉促允許，先後登記了三萬六千餘人，全部給以慰勞後遣散回去務農。每一百個人派一名安撫官員護送，發文令經過的州縣準備乾糧迎送，諸將不得阻撓安撫的事情。諸賊未受到重大的創傷，投降不是真心。出了棧道後，就不受約束，殺盡安撫官五十餘人，攻打擄掠各州縣，關中大爲震驚。

奇瑜後悔策略的錯誤，就把罪責推給别人來解脱自己。賊寇剛叛亂，突然到鳳翔，想騙開城門。守城的人知道他們的詭計，騙他們繫着繩索登城，殺死他們中先登城的三十六人，其餘的人鼓噪而去。他們侵犯寶雞，也被知縣李嘉彦所挫敗。奇瑜就彈劾嘉彦及鳳翔住在家鄉的官員孫鵬等人阻撓安撫的事宜，巡撫巡按亦有異心。皇上發怒，嚴厲斥責巡撫巡按，逮捕嘉彦、孫鵬及讀書人和平民五十餘人。奇瑜又請敕令陝西、鄖陽、湖廣、河南、山西五個巡撫各自守住要害的地方，有失誤就治諸臣的罪，希望以此來分攤自己的過失。又把罪名推給巡撫練國事，國事亦被捕。給事中顧國寶彈劾奇瑜失守疆土，下詔解除他的職務聽候勘問。御史傅永淳再彈劾奇瑜在解除隴州之圍中報首功不符合實際，下詔除去官

籍，交錦衣衛的官員逮捕審訊。九年六月被貶謫戍守邊疆。

初，奇瑜官南陽，唐王殺其世子，欲并廢世子子聿鍵。賴奇瑜力，聿鍵得爲世孫。後聿鍵自立於閩，召奇瑜爲東閣大學士。道遠，未聞命，卒於家。

起初，奇瑜在南陽做官，唐王殺死他的嫡長子，想同時廢除嫡長子的兒子聿鍵。靠着奇瑜的力量，聿鍵纔得以成爲嫡長孫。後來聿鍵自己在閩登位，徵召奇瑜爲東閣大學士，因爲路遠，沒有接到任命，死在家中。

玄默

玄默，字中象，静海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除懷慶推官，擢吏科給事中。魏忠賢焰方熾，以鄉里欲招致之，默謝不可。言路承忠賢意，劾罷歸。

玄默，字中象，静海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官懷慶推官，提升爲吏科給事中。魏忠賢氣焰正盛，因爲是同鄉要拉攏他，玄默推辭不答應。諫議官員奉迎忠賢的意旨，彈劾他罷官回家。

崇禎初，復官，歷遷太常卿。六年春，以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流賊由均州犯河内，默率左良玉、湯九州、李卑、鄧玘兵待境上；復率九州乘雪夜薄吴城賊營，大破之。嵩、雒以北名城數十，賊避勿敢攻。奇瑜既失李自成於車箱峽，默自汝州移駐盧氏，檄良玉、九州各陳兵守要害，得稍寧者數月。當是時，賊勢張，良玉等承督師檄，守備尚固。默率諸將斬獲多，賊多趨秦、楚境。已，分爲三，自潁州犯鳳陽皇陵，中州所在告急。八年夏，默被逮去。久之，得釋，歸八年卒。

崇禎初年，恢復官職，經多次升遷任太常卿。六年春，以僉都御史的官銜巡撫河南。流賊從均州侵犯河内，玄默率領左良玉、湯九州、李卑、鄧玘的部隊在邊境上等待；又率領九州乘着雪夜逼近吴城的賊營，大破流賊。嵩、雒以北大城數十，流賊迴避不敢攻打。奇瑜已在車箱峽失去李自成，玄默自汝州移駐盧氏，發文令良玉、九州各派兵守住要害，能够稍爲太平幾個月。當時，賊寇氣勢囂張，良玉等奉督師的公文，守備還算堅固。玄默率領諸將斬殺俘獲的賊寇多，賊多奔向秦、楚境内。不久，分爲三路，從潁州進犯鳳陽皇陵，中州所在地區告急。八年夏，玄默被捕離去。過了很久，得到釋放，回家八年去世。

熊文燦 洪雲蒸

熊文燦，貴州永寧衛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黄州推官，遷禮部主事，歷郎中。出封琉球還，擢山東左參政，山西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憂歸，自是徙家蘄水。

熊文燦，貴州永寧衛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官黄州推官，升禮部主事，歷任郎中。出使册封琉球回來，提升山東左參政，山西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遭逢親喪回家，從此移居蘄水。

崇禎元年起福建左布政使。三月就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海上故多劇盜，袁進、李忠既降，楊六、楊七及鄭芝龍繼起。總兵官俞咨皋招六、七降，芝龍猖獗如故。然芝龍常敗都司洪先春，釋不追；獲一游擊，

崇禎元年起任福建左布政使。三月就地拜官右僉都御史，巡撫那個地方。海上原來多大盜，袁進、李忠已投降，楊六、楊七及鄭芝龍相繼而起。總兵官俞咨皋招降楊六、楊七，芝龍還像原來那樣猖獗。然而芝龍經常打敗都司洪先春，放掉不追；抓獲一個游擊將軍，不殺；咨皋戰敗，

不殺；咨皋戰敗，縱之走。當事知其可撫，遣使諭降之。文燦至，善遇芝龍，使爲己用。其黨李魁奇再降，再叛去，芝龍擊擒之。海警漸息，而鍾斌又起。斌初亦就撫，後復叛，寇福州。文燦誘斌往泉州，令芝龍擊敗之。既而蹙之大洋，斌投海死。閩中屢平巨寇，皆芝龍力，文燦亦叙功增秩焉。

五年二月擢文燦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先是，海寇鍾凌秀既降復叛，爲芝龍所擒，其黨潰入長汀，轉掠江西屬邑，文燦檄芝龍屢敗賊。而福建有紅夷之患，海盗劉香乘之，連犯閩、廣沿海邑，帝以責文燦。文燦不能討，乃議招撫，賊佯許之。參政洪雲蒸，長沙人，初官廣西參政，嘗搜凌秀餘黨，斬三十餘級，盡毁其巢。文燦乃令雲蒸與副使康承祖，參將夏之本、張一傑入賊舟宣諭，俱被執。文燦懼罪，奏諸臣信賊自陷。給事中朱國棟劾之，詔貶秩，戴罪自效。八年，芝龍合廣東兵擊香於田尾遠洋。香脅雲蒸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急擊勿失。”遂遇害。香勢蹙，自焚溺死，承祖等脱還。賊黨千餘人詣浙江歸款，海盗盡平。

文燦官閩、廣久，積貲無算，厚以珍寶結中外權要，謀久鎮嶺南。會帝疑劉香未死，且不識文燦爲人，遣中使假廣西采辦名，往覘之。既至，文燦盛有所贈遺，留飲十日。中使喜，語及中原寇亂。文燦方中酒，擊案罵曰：“諸臣誤國耳。若文燦往，詎令鼠輩至是哉！”中使起立曰：“吾非往廣西采辦也，銜上命覘公。公信有當世才，非公不足辦此賊。”文燦

放他逃跑。主管國事的人知道他可以安撫，派遣使者去勸諭他投降。文燦到後，很好地對待芝龍，使他爲自己所用。芝龍的黨徒李魁奇再次投降，又再次叛變離去，芝龍攻擊擒獲了他。海上的警報漸漸止息，而鍾斌又起來了。鍾斌起初亦受招撫，後來又叛變，騷擾福州。文燦引誘鍾斌到泉州去，令芝龍將他擊敗。不久將他逼到大洋上，鍾斌投海而死。閩中屢次平定大盗，都是芝龍的力量，文燦也論功增加了官階。

五年二月提升文燦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的軍務，兼巡撫廣東。起先，海寇種凌秀已經投降了又叛變，被芝龍所擒獲，他的黨徒潰散逃入長汀，轉而擄掠江西所屬的縣城，文燦發文令芝龍屢次擊敗賊寇。而福建有紅夷的禍患，海盗劉香乘此機會，連續進犯閩、廣沿海的縣城，皇上爲此斥責文燦。文燦不能討平，就商議招撫，海盗假裝答應。參政洪雲蒸，長沙人，起初任廣西參政，曾搜捕凌秀的餘黨，斬殺三十餘人，徹底焚毁他的巢穴。文燦就令雲蒸與副使康承祖，參將夏之本、張一傑到賊寇船上宣布解説招撫的事，都被抓了起來。文燦害怕獲罪，上奏説諸臣輕信賊寇自己陷入敵手。給事中朱國棟彈劾他，下詔削減官階，戴罪自己出力效勞。八年，芝龍會合廣東的部隊在田尾遠洋攻擊劉香。劉香脅迫雲蒸阻止進攻的部隊，雲蒸大呼説：“我誓死報國，快快攻擊不要失去時機。”於是遇害。劉香的形勢緊迫，自焚後被水淹死，承祖等人逃脱生還。賊黨千餘人前往浙江投降，海盗全部蕩平。

文燦在閩、廣做官久了，積累的資産無數，用豐厚的珍寶交結朝廷内外的權貴要人，圖謀長久地鎮守嶺南。適逢皇上懷疑劉香没有死，而且不瞭解文燦的爲人，就派遣宦官擔任使者藉着去廣西采購辦貨的名義，前去探看。到後，文燦饋送豐盛，留他飲酒十天。宫中派出的使者高興，談到中原賊寇作亂。文燦正有了酒意，拍着桌子罵道：“諸臣誤國啊。假若文燦前往，怎麽能讓這些鼠輩到這種地步啊！”宫中派出的使者站起來説：“我不是來廣西采買辦貨的，是奉了皇上

出不意，悔失言，隨言有五難四不可。中使曰：“吾見上自請之，若上無所吝，即公不得辭矣。”文燦辭窮，應曰“諾”。中使還朝，果言之帝。初，文燦徙蘄水，與邑人姚明恭爲姻婭，明恭官詹事，又與楊嗣昌善。嗣昌握兵柄，承帝眷，以帝急平賊，冀得一人自助。明恭因薦文燦，且曰：“此有内援可引也。”嗣昌喜，遂薦之。

的命令來觀察你的。公確實有爲國君擔當重任的才能，不是你就不足以懲辦這些賊寇。”文燦的話出於無意，後悔失言，隨即説去中原有五樁難辦的事四條不能去的理由。宫中派出的使者説：“我見到皇上自然會向他請求，假若皇上没有什麽捨不得的，那麽你就不能推辭了。”文燦無話可説，答應説：“是。”宫中派出的使者回朝，果然向皇上説了。起先，文燦移居蘄水，與同鄉人姚明恭是有婚姻關係的親戚，明恭任詹事，又與楊嗣昌關係很好。嗣昌掌握兵權，受到皇上的眷顧，因爲皇上急於蕩平賊寇，希望能得到一個人協助自己。明恭因而推薦文燦，并且説：“此人有宫内的支援可以薦舉。”嗣昌高興，就薦舉文燦。

十年四月拜文燦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代王家禎總理南畿、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軍務。文燦拜命，即請左良玉所將六千人爲己軍，而大募粤人及烏蠻精火器者一二千人以自護，弓刀甲胄甚整。次廬山，謁所善僧空隱。僧迎謂曰：“公誤矣。”文燦屏人問故，僧曰：“公自度所將兵足制賊死命乎?”曰：“不能。”曰：“諸將有可屬大事、當一面、不煩指揮而定者乎?”曰：“未知何如也。”曰：“二者既不能當賊，上特以名使公，厚責望，一不效，誅矣。”文燦却立良久，曰：“撫之何如?”僧曰：“吾料公必撫。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文燦去，抵安慶。帝所遣中官劉元斌、盧九德監勇衛營軍者亦至。良玉宿將桀驁，不受文吏節制，會其下與粤軍不和，大詬。文燦不得已，遣還南兵，然良玉軍實不爲用。嗣昌言於帝，乃以邊將馮舉、苗有才兵五千人隸焉。有才敗於真陽。而京營將黄得功連破賊兵，威甚振。

十年四月拜文燦任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代替王家禎總理南畿、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的軍務。文燦拜受任命，就請求把左良玉所統率的六千人作爲自己的部隊，并大規模招募粤人及精通火器的烏蠻一二千人來保護自己，弓刀甲胄十分整齊。駐扎在廬山，拜謁與他關係友善的和尚空隱。和尚迎接他説：“公錯了。”文燦屏退旁人詢問究竟，和尚説：“公自己度量所帶的兵足以制賊於死命嗎?”説：“不能。”和尚説：“諸將中有可以把大事委托給他、獨擋一面、不需要指揮而能决定事情的嗎?”文燦説：“還不知道怎麽樣。”和尚説：“這兩樣既然不能與賊寇相當，皇上衹是用空頭名義來使唤公，寄托着深厚的希望，一没有成效，就要殺你了。”文燦退立很久，説：“招撫他們怎麽樣?”和尚説：“我料到公一定會招撫。然而流寇不是海寇所能比的，公要慎重。”文燦離去，到達安慶。皇上所派遣的監督勇衛營軍隊的宦官劉元斌、盧九德也到了。良玉是經驗豐富的老將桀驁不馴，不受文官的約束指揮，適逢他的部下與粤軍不和，大駡。文燦不得已，把南兵遣送回去，但是良玉的部隊實際上不爲文燦所用。嗣昌告訴皇上，於是把邊防將領馮舉、苗有才的部隊五千人隸屬於他。有才在真陽失敗。而京城駐軍的將領黄得功連破賊兵，威風大振。

當是時，嗣昌建“四正六隅”之策，增兵餉大半，期滅賊，賊頗懼。及文燦至，京軍屢捷，益懼。文燦顧决計招降。初抵安慶，即遣人招張獻忠、劉國能，二人聽命。乃益刊招降檄，布通都。又請盡遷民與粟閉城中，賊無所掠，當自退。帝怒，譙讓文燦。嗣昌亦心非之，既已任之，則曲爲文燦解。因其請，畀以畿輔、山西兵各三千。明年，國能果降，而獻忠襲據穀城。會得功又大破賊舞陽，馬士秀、杜應金夜半降，信陽城下。獻忠爲左良玉所創，幾被擒，其下饑困多散去。獻忠窮蹙，亦因陳洪範以降。於是嗣昌議功罪，絀洪承疇、曹變蛟等，而稱文燦功焉。

當時，嗣昌提出“四正六隅”的策略，增加軍餉一大半，限定日期消滅賊寇，賊寇很是害怕。等文燦來到，京城的部隊屢次打勝仗，賊寇更加害怕。文燦却打定主意要招降。纔到安慶，就派人招降張獻忠、劉國能，二人聽從命令。於是增加刊印招降的布告，在大都市公布張貼。又請求把人民和糧食全部遷往關閉的城中，賊寇什麽也搶掠不到，必當自己退去。皇上發怒，譴責文燦。嗣昌心中也不同意，既然已經委任了他，就委曲地爲文燦辯解。因他的請求，給以京城郊區、山西的士兵各三千。次年，國能果然投降，而獻忠襲擊占據了穀城。適逢得功又在舞陽大破賊寇，馬士秀、杜應金在半夜投降，信陽城被攻下。獻忠被左良玉打敗，幾乎被擒，他的部下因爲飢餓困疲多散失離去。獻忠窘迫，也通過陳洪範投降。於是嗣昌評定功勞罪過，貶斥洪承疇、曹變蛟等，而稱贊文燦的功勞。

已而京軍解遂平圍，斬獲三千有奇。時文燦在裕州，馬進忠、羅汝才十三家賊聚南陽。文燦下令，殺賊者償死。賊不肯從，則齎金帛酒牢犒之，名曰“求賊”。帝詗得狀，曰：“文燦大言無實。”文燦恐。孫傳庭出關擊賊，文燦不救，而嗣昌已入政府掌中樞矣。九月，文燦次襄陽，賊分踞鄖、襄諸險。諸將請戰，文燦議分兵。盧九德曰：“兵分則力弱，一失利，全軍摇矣。莫若厚集其力而合擊之。”衆曰：“善。”乃以僉事張大經監大將左良玉、陳洪範軍，以通判孔貞會監副將龍在田軍，戰於雙溝，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羅汝才、惠登相率九營走均州，李萬慶率三營走光、固。

不久京城的軍隊解除賊寇對遂平的圍困，斬殺俘獲三千多人。當時文燦在裕州，馬進忠、羅汝才十三家賊寇會集南陽。文燦下令，殺死賊寇的要抵命。賊寇不肯順從，就送去金帛酒肉犒勞他們，稱之爲“求賊”。皇上偵知到情況，説：“文燦説大話没有實際的才能。”文燦驚恐。孫傳庭出關攻擊賊寇，文燦不去救援，而嗣昌已進入政府執掌兵部了。九月，文燦駐扎襄陽，賊寇分别盤踞鄖、襄各險要地帶。諸將請戰，文燦建議部隊分散行動。盧九德説：“部隊分散就兵力薄弱，一旦失利，全軍就動摇了。不如密集兵力合力攻打。”衆人説好。就以僉事張大經監督大將左良玉、陳洪範的軍隊，以通判孔貞會監督副將龍在田的軍隊，在雙溝交戰，大破賊寇，斬殺二千餘人。羅汝才、惠登相率領九營逃往均州，李萬慶率三營逃往光、固。

十一月，京師戒嚴，召洪承疇、孫傳庭入衛。汝才等以爲討己也，懼而叩太和山提督中官，求撫於文燦，許之。處汝才及一丈青、小秦王、一條龍四營於鄖縣，處登相及王國寧、

十一月，京城戒嚴，召洪承疇、孫傳庭入京護衛。汝才等人以爲是討伐自己，恐懼而去拜見太和山的提督宦官，向文燦求取招撫，允許了。把汝才及一丈青、小秦王、一條龍四營安置在鄖縣，登相及王國寧、常德安、楊友賢、王光恩五

常德安、楊友賢、王光恩五營於均州。上言："臣於李萬慶、賀一龍、馬光玉及順天王主剿，他皆主撫。請赦汝才等罪，授之官。"可之。時京軍、良玉軍皆以入衛行，馬士秀、杜應金遂叛於許州。初，士秀等降，良玉以其衆處許之郊外。許，大州也，良玉諸將寄孥與賄焉。良玉久征不歸，士秀、應金在文燦軍中，僞請急，假良玉軍號入城。夜半，兵從府第出，燒城南樓，劫庫，殺官吏，挈其貲投萬慶。萬慶者，賊魁射塌天也。

十二年三月，良玉還，破降馬進忠，使劉國能擊降萬慶，士秀、應金亦再降。順天王已前死，其黨順義王爲其下所殺。文燦遂上言："臣兵威震懾，降者接踵。十三家之賊，惟革、左及馬光玉三部尚稽天誅，可歲月平也。"帝優詔報之。

初，張獻忠之降也，擁兵萬人踞穀城，索十萬人餉。文燦及中外要人曰與之。爲請官，請地，請關防矣，獻忠列軍狀曰請備遣。既而三檄其兵不應，朝野知獻忠必叛也。其後，汝才降，不肯釋甲。及進忠、萬慶等并降，文燦以爲得策，謂天下且無賊也。五月，獻忠遂反於穀城，劫汝才於房縣，於是九營俱反。初，均州五營懼見討，自疑，相與歃血拒獻忠，無何亦叛去。帝聞變，大驚，削文燦官，戴罪視事。七月，良玉擊獻忠羅猴山，敗績。帝大怒，命嗣昌來代。嗣昌已至軍，即遣使逮文燦下獄，坐大辟，所親姚明恭柄國而不能救也。十三年十月，文燦竟棄市。

營安置在均州。上言說："臣對於李萬慶、賀一龍、馬光玉及順天王主張征剿，對其他人主張招撫。請赦免汝才等人的罪，授以官職。"回答可以。當時京城的部隊、良玉的部隊都因爲入京護衛而開拔，馬士秀、杜應金就在許州叛變。起初，士秀等投降，良玉把他的部衆安置在許州的郊外。許州是個大州，良玉諸將把妻兒和收受的賄賂都寄放在這裏。良玉長久征戰不回，士秀、應金在文燦的軍中，裝作請假，藉用良玉部隊的名號入城。半夜，兵從官員的住宅中出來，燒毀南面的城樓，劫掠倉庫，殺官吏，帶着他們的財產投奔萬慶。萬慶，就是賊寇首領射塌天。

十二年三月，良玉回來，攻破降伏馬進忠，派劉國能攻擊降伏萬慶，士秀、應金又再次投降。順天王已早死，他的黨羽順義王被他的部下所殺。文燦於是上言："臣的軍威使賊寇震驚懾服，投降的人接踵而來。十三家賊寇，祇有革、左及馬光玉三部還等待上天的懲罰，短時間内可以討平。"皇上下優詔回答他。

起初，張獻忠投降，擁有士兵萬人盤踞穀城，索要十萬人的軍餉。文燦及朝廷内外的要人説給他。已爲他請求官職，請求駐地，請求印信了，獻忠立下軍令狀説準備聽從調遣。不久三次發文調動他的部隊不予理睬，朝廷和民間知道獻忠必然會叛變。此後，汝才投降，不肯脱去盔甲。等到進忠、萬慶等一起投降，文燦以爲計劃得逞，説天下將没有賊寇了。五月，獻忠就在穀城造反，在房縣劫持了汝才，於是九營都造反。起初，均州五營懼怕被官軍征討，自己疑懼，相互歃血訂盟共同抗拒獻忠，不久也叛變離去。皇上聽説變亂，大驚，削去文燦官職，戴罪辦事。七月，良玉在羅猴山攻打獻忠，遭到失敗。皇上大怒，命嗣昌來代替文燦。嗣昌已到軍中，就派遣使者逮捕文燦關入監獄，判爲死罪，所親近的姚明恭執掌國政却不能救他。十三年十月，文燦竟在集市被處死。

練國事

練國事，字君豫，永城人。萬曆

練國事，字君豫，永城人。萬曆四十四年進

四十四年進士。授沛縣知縣，調山陽。

士，授官沛縣知縣，調任山陽。

天啓二年徵授御史。廣寧失守，國事請薊州、宣府、大同及山東、山西、河南撫臣各練兵萬，以壯山海聲援。又請捕誅殺大同妖人。又疏論魏忠賢使群閹辱尚書鍾羽正，索冬衣，傷國體。國事在諫垣，匡救多。給事中趙興邦，忠賢私人也，以國事爲趙南星黨，劾之，削籍。

天啓二年徵召授官御史。廣寧失守，國事請求令薊州、宣府、大同及山東、山西、河南的巡撫各訓練士兵一萬名，以壯大對山海的聲援。又請求逮捕誅殺大同的妖人。又上疏彈劾魏忠賢指使一群太監折辱尚書鍾羽正，索取冬天的衣服，有傷國家的體面。國事在諫議部門，多有所匡正補救。給事中趙興邦，是忠賢私下親近的人，把國事説成是趙南星的同黨，彈劾國事，被削去官籍。

崇禎元年復官，擢太僕少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關中頻歲饑，盗賊蜂起。四年正月，神一元陷保安。國事遣賀虎臣援延安，而身率副將張全昌連破點燈子於中部、郃陽、韓城，又破别部於宜君、雒川，降其魁李應鰲。諸將張全昌、趙大胤、王承恩、杜文焕、賀虎臣等分剿賊澄城、宜川、耀州、白水、郃陽，斬首千九百有奇。總督楊鶴既受群賊降，已，復相繼叛，田近菴、李老柴陷中部。國事偕承恩攻圍五月，克之。而所部亦頻失事，楊鶴被徵，國事亦戴罪自贖。

崇禎元年恢復官職，提升爲太僕少卿，晋升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關中連年饑荒，盗賊蜂起。四年正月，神一元攻陷保安。國事派遣賀虎臣支援延安，而自己率領副將張全昌在中部、郃陽、韓城接連打敗點燈子，又在宜君、雒川打敗其他部的賊寇，降伏他們的首領李應鰲。諸將張全昌、趙大胤、王承恩、杜文焕、賀虎臣等分别在澄城、宜川、耀州、白水、郃陽征剿賊寇，斬首一千九百多。總督楊鶴已接受群賊的投降，不久，又相繼叛變，田近菴、李老柴攻陷中部。國事偕同承恩圍攻了五個月，攻克了它。而所統領的部屬亦頻頻誤事，楊鶴被審訊，國事亦戴罪辦事自己贖罪。

五年，紅軍友、李都司等將犯平凉。國事自涇趨固原，檄大帥楊嘉謨殺賊塘馬，斷其偵探。賊乃走慶陽西壕，嘉謨、曹文詔邀擊，大敗之。自三月至五月，大小數十戰，賊迄破滅。國事免戴罪。

五年，紅軍友、李都司等將要侵犯平凉。國事從涇奔往固原，發文令大帥楊嘉謨殺掉賊寇傳送緊急情報的馬匹，斷絶他們的偵探。賊寇就奔向慶陽西壕，嘉謨、曹文詔攔擊，大敗賊寇。自三月到五月，大小數十次戰鬥，賊寇終究被消滅。國事免予戴罪辦事。

當是時，關中五鎮，大帥曹文詔、楊嘉謨、王承恩、楊麟、賀虎臣各督邊軍協討，總督洪承疇尤善調度。賊魁多殲，餘盡走山西，關中稍靖。

當時，關中五鎮，大帥曹文詔、楊嘉謨、王承恩、楊麟、賀虎臣各自督率邊防軍協助征討，總督洪承疇尤其善於指揮調動。賊寇首領多被殲滅，其餘的人全部逃到山西，關中稍爲平定。

六年冬，賊既從澠池渡，入盧氏。明年，賊遂由河南、湖廣入漢南。總督陳奇瑜檄國事駐商州，協剿

六年冬，賊寇已從澠池渡河，進入盧氏。次年，賊寇就從河南、湖廣進入漢南。總督陳奇瑜發文令國事駐扎商州，協助征剿商南、盧氏的賊

商南、盧氏賊。漢南賊遂由寧羌至兩當，掠鳳縣，出棧道，陷寶雞，關中賊復熾。既而奇瑜受賊降，檄諸軍勿擊。賊出險，遂大掠鳳翔、麟游、寶雞、扶風、汧陽、乾州、涇陽、醴泉。奇瑜委罪國事以自解，國事上言："漢南賊盡入棧道，奇瑜檄止兵。臣未知所撫實數。及見奇瑜疏，八大王部萬三千餘人，蠍子塊部萬五百餘人，張妙手部九千一百餘人，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餘人，臣不覺仰天長嘆。夫一月内，撫强寇四萬餘，盡從棧道入内地，食飲何自出，安得無剽掠。且一大帥將三千人，而一賊魁反擁萬餘衆，安能受紀律。即藉口回籍，延安州縣驟增四萬餘人，安集何所。合諸征剿兵不滿二萬，而降賊逾四萬，豈内地兵力所能支，宜其連陷名城而不可救也。若咎臣不堵剿，則先有止兵檄矣。若云賊已受撫，因誤殺使人致然，則未誤殺之先，何爲破麟游、永壽。今事已至此，惟急調大軍致討。若仍以願回原籍，禁兵勿剿，三秦之禍安所終極哉！"疏入，事已不可爲，遂逮下獄。九年正月遣戍廣西。久之，叙前功，赦還，復冠帶。

寇。漢南的賊寇就由寧羌到兩當，擄掠鳳縣，從棧道出來，攻陷寶雞，關中的賊寇又興盛起來。不久奇瑜接受賊寇的投降，發文令諸軍不要攻擊。賊寇脱離危險，就大規模擄掠鳳翔、麟游、寶雞、扶風、汧陽、乾州、涇陽、醴泉。奇瑜把罪名推給國事來解脱自己，國事上言："漢南賊寇全部進入棧道，奇瑜發文停止部隊的行動。臣不知道所招撫賊寇的實際數字。等到看到奇瑜的奏疏，八大王的部隊一萬三千餘人，蠍子塊的部隊一萬零五百餘人，張妙手的部隊九千一百餘人，八大王的又一支部隊八千三百餘人，臣不覺仰天長嘆。一個月内，招撫强大的賊寇四萬餘人，全都從棧道進入内地，飲食從哪兒出，怎麽能没有剽竊擄掠。况且一個大帥帶兵三千人，而一個賊寇的首領反而擁有萬餘部衆，怎麽能接受紀律的約束。即便藉口説回原籍，延安的州縣突然增加四萬餘人，安置在什麽地方？各路征剿賊寇的士兵加起來不滿二萬，而投降的賊寇超過了四萬，哪裏是内地的兵力所能抵擋，也該他們接連攻陷大城而不能救。若歸罪於臣不堵攔征剿，那麽先有制止部隊行動的公文了。若説賊寇已接受招撫，因爲誤殺了使者而導致這樣，那麽在没有誤殺之前，賊寇爲什麽要攻破麟游、永壽。如今事情已到這個地步，衹有緊急調動大軍去征討。假若仍然因爲賊寇願回原籍，禁止士兵不要征剿，三秦的禍患哪裏有終極啊！"奏疏送入，事情已經不可收拾，於是被逮捕關入監獄。九年正月發配戍守廣西。過了很久，論以前的功勞，赦免回來，恢復官籍。

福王時，召爲户部左侍郎，尋改兵部。十二月加尚書，仍莅侍郎事。明年二月致仕，未幾卒。

福王時，召入朝廷任户部左侍郎，隨即改任兵部。十二月加官尚書，仍擔任侍郎的職務。次年二月退休，没過多久去世。

丁啓睿　丁魁楚

丁啓睿，永城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崇禎初，歷山東右參政，坐事謫陝西副使。九年，寧夏兵變，啓睿捕斬殺巡撫王楫者首惡六人，軍中大定。再遷右布政使，分守關南，從巡撫孫傳庭討賊。

丁啓睿，永城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崇禎初，曾任山東右參政，因事獲罪貶爲陝西按察副使。九年，寧夏兵變，啓睿將殺死巡撫王楫的首惡六人逮捕斬首，軍中大爲穩定。再升右布政使，分工守備關南，跟從巡撫孫傳庭征討賊寇。

十一年冬，就拜右僉都御史，代傳庭巡撫陝西。歲頻旱，民益爲盜，長武、環、白水、長安、臨潼、咸陽賊起如猬毛。十三年用督師楊嗣昌薦，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鄭崇儉總督陝西三邊軍務討賊。明年，嗣昌死，加啓睿兵部尚書，改稱督師，代嗣昌盡督陝西、湖廣、河南、四川、山西及江南、北諸軍，仍兼總督陝西三邊軍務，賜劍、敕、印如嗣昌。

啓睿自謫河西副使，數遷皆在陝西，然實庸才。爲督、撫，奉督師期會，謹慎無功過；及督師任重專制，即莫知爲計。啓睿已受命出潼關，將由承天赴嗣昌軍於荆州。湖廣巡按汪承詔言大寇在河南，荆、襄幸息警，無煩大軍，盡匿漢津船。啓睿至，五日不得渡，折而向鄧州，州人閉門詬；過内鄉，長吏閉之糴。軍行荒山間，割馬騾，燎以野草，士啖不得飽。是時李自成已陷洛陽，圍開封，有衆七十萬。啓睿憚不敢援。聞張獻忠在光山、固始間，少弱，乃謀於諸將曰："上命我剿豫賊，此亦豫賊也。"遂檄左良玉破之於麻城，斬首千二百。開封日告急，則曰："我方有事於獻忠，不赴矣。"聞傅宗龍將入關督秦師，啓睿曰"三邊已置總督矣"，乞帝更敕書，乃更敕書宗龍辦自成。九月，宗龍敗歿於項城，啓睿不能救。賊乘勝陷南陽，殺唐王，開、汝二郡望風下。十二月，自成再圍開封。河南巡撫高名衡飛檄至，啓睿督兵赴之，避賊入城，部下大淫掠。總兵陳永福射自成，中其左目。明年正月，賊解圍去。

啓睿之在許州也，畏賊逼，始赴開封。離城三十里，而城即破。其抵

十一年冬天，就地拜官右僉都御史，代替傳庭巡撫陝西。一年中頻頻發生旱災，百姓做盜賊的更多，長武、環、白水、長安、臨潼、咸陽賊寇紛紛而起就像刺猬毛一齊竪立。十三年因督師楊嗣昌的薦舉，提升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替鄭崇儉總督陝西三邊的軍務征討賊寇。次年，嗣昌死，加官啓睿兵部尚書，改稱督師，代替嗣昌督率全部陝西、湖廣、河南、四川、山西及江南、江北各路軍隊，仍然兼任總督陝西三邊軍務，賞賜尚方寶劍、敕令、印信和嗣昌一樣。

啓睿自從貶爲河西副使後，數次遷升都在陝西，然而實在是個庸才。任總督、巡撫，奉行督師的政令，謹慎小心没有功也没有過；等到任督師責任重大獨自決斷，就不知道怎麽辦。啓睿已接受命令出潼關，將由承天前往荆州的嗣昌部隊。湖廣巡按汪承詔説大盗在河南，荆、襄幸而已經没有敵情警報，用不着煩勞大部隊，把漢水渡口的船隻全部藏起來。啓睿到，等了五天不能渡河，轉向鄧州，州裏的人關上城門大駡；經過内鄉，地方長官不賣給糧食。部隊在荒山之間行軍，殺馬騾，燒野草來烤，士兵吃不飽。這時李自成已攻陷洛陽，包圍開封，有部衆七十萬。啓睿畏懼不敢支援。聽説張獻忠在光山、固始之間，兵力稍弱，就與諸將商議説："皇上命我征剿河南的賊寇，這也是河南的賊寇。"就發文命左良玉在麻城打敗張獻忠，斬首一千二百。開封日益告急，就説："我正在對付獻忠，不去了。"聽説傅宗龍將入關督率秦的部隊，啓睿説"三邊已經設置了總督"，乞求皇上更换敕書，於是更换敕書令宗龍處理自成的事。九月，宗龍在項城戰敗身亡，啓睿不能去救。賊寇乘勝攻陷南陽，殺死唐王，開、汝二府望風而下。十二月，自成再次包圍開封。河南巡撫高名衡的緊急公文到來，啓睿督率部隊趕去，爲躲避賊寇進入城内，部下大肆奸淫擄掠。總兵陳永福放箭射自成，射中他的左眼。次年正月，賊寇解除包圍離去。

啓睿在許州，畏懼賊寇逼迫，纔開赴開封。離城三十里，城就要被攻破。他到達開封，開城

開封，啓門入，賊乘之，幾陷。四月，自成合群賊復攻開封。六月，帝釋侯恂於獄，命督援剿諸軍救開封。未至，開封圍益急。帝數詔切責啓睿。啓睿不得已，乃大集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之軍，偕保定總督楊文岳，以七月會於朱仙鎮，與賊壘相望。賊衆百萬。啓睿欲戰，良玉曰："賊鋒鋭，未可擊也。"啓睿曰："圍已急，必擊之。"諸將皆懼。良玉歸營，即先走，諸營俱走。啓睿、文岳聯騎奔汝寧。賊渡河逐之，追奔四百里。喪馬騾七千，將士數萬，啓睿敕書、印、劍俱失。事聞，詔褫職候代。九月，賊決馬家口河灌開封，開封遂陷。乃徵下吏，久之釋歸。自嗣昌死二年而啓睿敗，啓睿敗又二年而明亡矣。

門而入，賊寇乘此機會攻擊，開封幾乎陷落。四月，自成會合群賊又攻打開封。六月，皇上把侯恂從監獄中放出來，命令他督率增援剿賊的各路軍隊救援開封。還未到，開封被圍攻更加緊急。皇上數次下詔嚴厲斥責啓睿。啓睿不得已，就大規模集結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的軍隊，偕同保定總督楊文岳，七月在朱仙鎮會合，與賊寇的營壘相望。賊寇部衆百萬。啓睿要交戰，良玉說："賊寇鋒芒鋭利，不可以攻擊。"啓睿說："賊寇圍城已緊急，一定要攻擊。"諸將都懼怕。良玉回到軍營，就先退走，各營的軍隊也都退走。啓睿、文岳并馬逃奔汝寧。賊寇渡河追逐，追逐奔跑四百里。喪失馬騾七千，將士數萬，啓睿的敕書、印信、尚方寶劍全都丟失。事情上報，下詔革職等候别人接替。九月，賊寇打開馬家口黄河的堤岸淹没開封，開封就被攻陷。於是召回交司法官審訊，過了很久放回家。自從嗣昌死後兩年而啓睿敗績，啓睿敗績後又二年而明朝滅亡了。

福王時，啓睿夤緣馬士英充爲事官，督河南勸農、剿寇諸務。尋以擒斬歸德僞官，拜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官其一子。事敗，脱身旋里，久之卒。

福王時，啓睿巴結馬士英當上了工部的官員，督察河南發展農業、征剿賊寇各項事務。隨即因爲擒獲斬殺歸德的僞官，拜官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委任他一個兒子做官。福王事情失敗，脱身回到家鄉，過了很久纔去世。

從父魁楚，崇禎四年春，以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七年擢兵部右侍郎，代傅宗龍總督薊、遼、保定軍務。九年七月，畿輔被兵，魁楚坐下吏，久之放還。福王時，起故官，總督河南、湖廣，兼巡撫承天、德安、襄陽。未赴，會兩廣總督沈猶龍入爲侍郎，魁楚竟代其任。尋加兵部尚書。唐王自立於福州，命以故官協理戎政。靖江王亨嘉反桂林，下梧州，執巡撫瞿式耜。魁楚檄思恩參將陳邦傳等襲走之，獲於桂林。封魁楚平粤伯，仍留鎮兩廣。閩中事敗，與式耜擁立桂王於肇慶，進東閣大學士，兼理戎政。大清兵下廣州，漸迫肇慶。

伯父魁楚，崇禎四年春季，以右僉都御史的官銜巡撫保定。七年提升爲兵部右侍郎，代替傅宗龍總督薊、遼、保定的軍務。九年七月，京城郊區遭敵軍進攻，魁楚獲罪交司法官審訊，過了很久放回。福王時，起任原來的官職，總督河南、湖廣，兼巡撫承天、德安、襄陽。没有赴任，適逢兩廣總督沈猶龍入朝任侍郎，魁楚最終代替他的職務。隨即加官兵部尚書。唐王在福州自己登位，命令他以原來的官職協助處理軍務。靖江王亨嘉在桂林造反，攻下梧州，抓住巡撫瞿式耜。魁楚發文命令思恩參將陳邦傳等人攻擊驅逐亨嘉，在桂林擒獲了他。封魁楚爲平粤伯，仍然留守兩廣。閩中的事情失敗，與式耜在肇慶擁護推戴桂王登位，進升東閣大學士，兼管軍務。大清兵攻下廣州，逐漸迫近肇慶。魁楚侍奉

魁楚奉王走梧州，復棄之，走岑溪。輜重多，舳艫相屬，爲大將李成棟追獲，魁楚遂降。成棟與有隙，録其家數百人殺之。魁楚乞一子，成棟笑曰："汝身且莫保，尚求活人耶？"并殺之。

桂王逃往梧州，又放棄梧州，逃往岑溪。隨行的行李箱籠多，船隻前後相接，被大將李成棟追上俘獲，魁楚就投降。成棟與他有仇，逮捕他家中幾百人殺掉。魁楚乞求留下一個兒子，成棟笑着説："你自身尚且保不住，還要求讓别人活嗎？"把他們一起殺死。

鄭崇儉

鄭崇儉，字大章，鄉寧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河南府推官，歷濟南兵備副使。崇禎初，遷陝西右參政。屢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數敗套寇，賚銀幣，世廕錦衣副千户。

十二年正月擢兵部右侍郎，代洪承疇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五月，張獻忠反穀城，羅汝才等九營皆反，興安告警。總理熊文燦請敕楚撫方孔炤防荆門、當陽，鄖撫王鰲永防江陵、遠安，陝撫丁啓睿、蜀撫邵捷春各嚴兵於其境，而崇儉主提兵合擊。時固原、臨洮、寧夏三總兵左光先、曹變蛟、馬科隨承疇入衛，柴時華中道還甘肅，徵之不應。崇儉乃檄副將賀人龍、李國奇等軍發西安。國奇至略陽，卒大噪，剽瑞王租。國奇已擢陝西總兵官，坐停新命，崇儉亦貶一秩。

獻忠既叛，大敗左良玉軍於房縣之羅猴山，謀入陝。崇儉率人龍、國奇軍扼之興安。賊還走興山、太平，處楚、蜀交。是時，楊嗣昌已出師，入文燦軍而代之矣。先是，尚書傅宗龍議令崇儉兼督蜀軍，而嗣昌亦檄秦軍入蜀。崇儉乃以十三年二月率人龍、國奇會良玉大敗賊於瑪瑙山，獲首功千三百三十有三，降賊將二十有五人，獲馬騾、甲仗無算。是役也，崇儉身在行，而嗣昌遠處襄陽。及論功，所賜半嗣昌，但增一秩，復先所降一秩而已。

鄭崇儉，字大章，鄉寧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官河南府推官，曾任濟南兵備副使。崇禎初年，升陝西右參政。經屢次提升任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數次擊敗河套地區的賊寇，賞賜銀幣，世襲承廕錦衣副千户。

十二年正月提升爲兵部右侍郎，代替洪承疇總督陝西三邊的軍務。五月，張獻忠在穀城造反，羅汝才等九營都反，興安告急。總理熊文燦請敕令楚巡撫方孔炤防守荆門、當陽，鄖巡撫王鰲永防守江陵、遠安，陝巡撫丁啓睿、蜀巡撫邵捷春在各自的境内整肅部隊加强防衛，而崇儉主張發兵聯合出擊。當時固原、臨洮、寧夏三鎮總兵左光先、曹變蛟、馬科跟隨承疇入京護衛，柴時華中路回到甘肅，不聽徵召。崇儉就發文令副將賀人龍、李國奇等部隊從西安出發。國奇到略陽，士兵大肆鼓噪，劫掠瑞王的田租。國奇已提升爲陝西總兵官，因此獲罪取消新的任命，崇儉也被貶去一級官階。

獻忠既已反叛，在房縣的羅猴山大敗左良玉的部隊，計劃進入陝西。崇儉率領人龍、國奇的部隊在興安扼守。賊寇返回奔向興山、太平，地處楚、蜀交界。這時，楊嗣昌已經出朝督師，到文燦的軍中代替他的職務。在此之前，尚書傅宗龍建議命令崇儉兼督率蜀軍，而嗣昌亦發文令秦軍入蜀。崇儉就在十三年二月率領人龍、國奇會合良玉在瑪瑙山大敗賊寇，斬獲首級一千三百三十三，收降賊將二十五人，俘獲馬騾、武器裝備無數。這一仗，崇儉親自在軍隊中，而嗣昌遠遠地駐在襄陽。等到論功，得到的賞賜是嗣昌的一半，祇增加一級官階，僅僅恢復原先所降的一級官階罷了。

獻忠既敗，竄柯家坪，蜀將張令追之，被圍。崇儉遣兵擊走賊，人龍、國奇等復追敗之寒溪寺、鹽井，先後斬首千五百級。其黨順天王、一條龍、一隻龍皆降。崇儉軍五日三捷，威名甚振。以年衰乞骸骨，不許，令率總兵鄭家棟還關中，留人龍、國奇討賊。

當是時，獻忠竄伏興、歸山中。秦、楚師俱集於夔，諸將協心窮搜深箐，千餘殘寇可盡殲。崇儉既去，未幾，人龍軍亦自開縣噪而西歸，楚師遂敗績於土地嶺，蜀中由是大亂。嗣昌因言崇儉撤兵太早，致賊猖獗。帝初以崇儉不能馭軍，不悅，及是命削籍，以啓睿赴軍前代理，而疑崇儉托疾，令按臣核實。明年春，獻忠陷襄陽，嗣昌死，帝益恨崇儉不掎角平賊也，逮下獄，責以縱兵擅還，失誤軍律。不俟秋後，以五月棄市。

帝自即位以來，誅總督七人，崇儉及袁崇焕、劉策、楊一鵬、熊文燦、范志完、趙光抃也。帝憤寇日熾，用法益峻，功罪不假貸，而疆事寖壞，卒至於亡。福王時，給事中李清言："崇儉未失一城，喪一旅，因他人巧卸，遂服上刑。群臣微知其冤，無敢訟言者，臣甚痛之。"崇儉冤始白。

方孔炤

方孔炤，字潛夫，桐城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天啓初，爲職方員外郎。忤崔呈秀，削籍。

崇禎元年，起故官。憂歸。定桐城民變，還朝。十一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擊賊李萬慶、馬光玉、羅汝才於承天，八戰八捷。時文燦納獻忠降，處之穀城。孔炤條上八議，言

獻忠已敗，逃竄柯家坪，蜀將張令追趕，被圍困。崇儉派兵擊退賊寇，人龍、國奇等又在寒溪寺、鹽井追擊打敗賊寇，先後斬首一千五百級。獻忠的黨羽順天王、一條龍、一隻龍都投降。崇儉的軍隊五天打了三次勝仗，威名大振。因年老乞求離職，不許，命令他率領總兵鄭家棟回到關中，留下人龍、國奇征討賊寇。

當時，獻忠逃竄潛伏興、歸地區山中。秦、楚的軍隊都聚集在夔，諸將齊心在深竹林中嚴加搜索，一千餘名殘存的賊寇可以全部殲滅。崇儉既已離去，不久，人龍的軍隊亦從開縣鼓噪而回到西面，楚師於是就在土地嶺打了敗仗，蜀中因此大亂。嗣昌因而説崇儉撤兵太早，致使賊寇猖獗。皇上起初認爲崇儉不能治軍，對此不高興，到這時下令削去他的官籍，以啓睿奔赴軍前代理，并懷疑崇儉藉口有病，命令巡按核實。次年春，獻忠攻陷襄陽，嗣昌死，皇上更恨崇儉不聲援平定賊寇，逮捕關入監獄，譴責他放縱士兵擅自撤回部隊，貽誤軍機。不等到秋天之後，在五月份處死。

皇上自從登位以來，誅殺總督七人，是崇儉及袁崇焕、劉策、楊一鵬、熊文燦、范志完、趙光抃。皇上憤恨賊寇日益囂張，用法更加嚴峻，治罪毫不寬容，可是邊境防務逐漸敗壞，最後至於滅亡。福王時，給事中李清説："崇儉未丢失一座城市，喪失一支隊伍，因爲别人巧於推卸過失，就被判處極刑。群臣稍爲知道他冤枉，没有敢申訴的人，臣爲此很痛心。"崇儉的冤案纔洗刷。

方孔炤，字潛夫，桐城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天啓初年，爲職方員外郎。觸犯了崔呈秀，被削去官籍。

崇禎元年，起任原官。遭逢親喪回家。平定了桐城的民衆變亂，回到朝廷。十一年以右僉都御史的官銜巡撫湖廣，在承天攻擊賊寇李萬慶、馬光玉、羅汝才，八戰八捷。當時文燦接受獻忠的投降，把他安置在穀城。孔炤分條上奏八條建

主撫之誤，不聽，而陰厲士馬備戰守。已而賊果叛，如孔炤言。賊故畏孔炤，不敢東，文燦乃檄孔炤防荆門、當陽，鰲永防江陵、遠安，秦、蜀各嚴兵。崇儉主合擊，孔炤乃請專斷德、黄，守承天，護獻陵；而江、漢以南責鰲永。會嗣昌代文燦，令孔炤仍駐當陽。惠王常潤言："孔炤遏獻忠，有來家河、神通堡之捷，射中賊魁馬光玉，陵寢得無虞。請增秩久任。"章下部，未奏，而部將楊世恩、羅安邦奉調，會川、沅兵剿竹山寇。兩將深入，至香油坪而敗。嗣昌既以孔炤撫議異己也，又忮其言中，遂因事獨劾孔炤，逮下詔獄。子檢討以智，國變後棄家爲僧，號無可者也，伏闕訟父冤，膝行沙堰者兩年。帝爲心動，下議，孔炤護陵寢功多，減死戍紹興。久之，用薦復官，以右僉都御史屯田山東、河北。馳至濟南，復命兼理軍務，督大名、廣平二監司禦賊。命甫下而京師陷，孔炤南奔。馬、阮亂政，歸隱十餘年而終。

議，説明主張招撫的錯誤，皇上不聽，就暗中厲兵秣馬作好戰鬥的準備。不久賊寇果然叛變，就如孔炤所説的那樣。賊寇向來畏懼孔炤，不敢往東，文燦就發文命令孔炤防守荆門、當陽，鰲永防守江陵、遠安，秦、蜀各自整肅部隊加强防衛。崇儉主張合力攻擊，孔炤就請求獨自負責德、黄兩地，守衛承天，保護獻陵；而江、漢以南讓鰲永負責。適逢嗣昌代替文燦，令孔炤仍舊駐守當陽。惠王常潤説："孔炤遏止獻忠，有來家河、神通堡的勝利，射中賊寇首領馬光玉，祖先的陵墓寢宫纔得以不受損失。請增加他的官階長久地擔任這個職務。"奏章交到部裏，没有上奏，而部將楊世恩、羅安邦奉命調動，會合川、沅的部隊征剿竹山的賊寇。兩將深入陣地，到香油坪戰敗。嗣昌已經因爲孔炤對招撫的議論而把他視爲異己，又忌恨他的話説中了，就藉着這件事單獨彈劾孔炤，抓進錦衣衛監獄。兒子翰林院檢討以智，就是國家發生變故後抛棄家庭做了和尚，號無可的那個人，拜伏在宫闕之下申訴父親的冤屈，在沙堆上用膝蓋爬行了兩年。皇上爲此心動，交朝廷議論，孔炤保護皇家陵墓寢宫多有功勞，減去死刑戍守紹興。過了很久，因爲薦舉恢復官職，以右僉都御史的官銜到山東、河北屯田。奔馳到濟南，又命令他兼管軍務，督率大名、廣平兩地的司法官抵禦賊寇。任命剛下而京城失陷，孔炤奔到南方。馬、阮擾亂國政，回家隱居十餘年而去世。

楊一鵬

先是，有以陵寢失守獲重譴者，爲楊一鵬。一鵬，臨湘人。歷官大理寺丞，削籍。崇禎六年以兵部左侍郎拜户部尚書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四府。鳳陽軍民素疾守陵太監楊澤貪虐，引賊來寇。八年正月，賊遂攻陷鳳陽，焚皇陵，燒龍興寺，燔公私邸舍二萬二千六百五十，戮中都留守朱國相、指揮使程永寧等四十有一員，殺軍民數萬人。

先是，賊漸逼江北，兵部尚書張

在此之前，有因爲陵墓寢宫失守而遭到嚴重處罰的，是楊一鵬。一鵬，臨湘人。曾任大理寺丞，被削去官籍。崇禎六年以兵部左侍郎拜官户部尚書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政府所徵收糧食的運輸事務，巡撫江北四個府。鳳陽的軍民向來痛恨守皇陵的太監楊澤貪婪酷虐，招引賊寇前來劫掠。八年正月，賊寇就攻陷鳳陽，焚毁皇陵，火燒龍興寺，燒掉公私房舍二萬二千六百五十，殺戮中都留守朱國相、指揮使程永寧等四十一名官員，屠殺軍民數萬人。

在此之前，賊寇漸漸逼近江北，兵部尚書張

鳳翼請敕一鵬移鎮鳳陽，温體仁格其議。賊驟至，一鵬在淮安，遠不及救。帝聞變大驚，素服避殿，親祭告太廟，遂逮一鵬及巡按御史吴振纓、守陵官澤。澤先自殺，一鵬棄市，振纓戍邊。

邵捷春

邵捷春，字肇復，侯官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累官稽勳郎中。

崇禎二年出爲四川右參政，分守川南，撫定天全六番高、楊二氏。遷浙江按察使。大計，坐貶。久之，起四川副使，以十年秋抵成都。時秦賊已入蜀，巡撫王維章、總兵侯良柱悉衆北拒，城中惟屯田軍及蜀府護衛軍，人情恇懼。捷春啓門納鄉民避賊者。中尉奉鐕勾賊抵城下，捷春與御史陳廷謨擒繫奉鐕，而募市人、起廢將固守。賊去，蜀王疏其功。會維章罷，傅宗龍代，命捷春監軍，偕總兵羅尚文擊賊。明年，尚文及安綿副使吴麟徵大破賊過天星等。捷春進右參政，仍監軍。

十二年五月，宗龍入掌中樞，即擢捷春右僉都御史代之。時張獻忠、羅汝才已叛，謀入秦。秦兵扼之興安，乃犯興山及蜀太平，遂窺大寧。捷春遣副將王之綸、方國安分道扼之。國安連破賊，賊遂還入秦、楚。十月朔，楊嗣昌誓師襄陽，檄蜀軍受節度。嗣昌以楚地廣衍，賊難制，驅使入蜀，蜀險阻，賊不得逞，蹙之可全勝。又慮蜀重兵扼險，賊將還毒楚，調蜀精鋭萬餘爲己用，蜀中卒自是益罷弱不足支矣。捷春憤曰："令甲失一城，巡撫坐。今以蜀委賊，是督師殺我也。"争之，不能得。於是汝才、惠登相遂自興山、遠安犯大寧、大昌，獻忠亦西至太平。明年二

鳳翼請敕令一鵬遷移鎮守鳳陽，温體仁壓制了他的建議。賊寇突然到來，一鵬在淮安，路遠來不及救援。皇上聽説變故大驚，穿着白色的凶服離開正殿，親自到祖廟祭祀禱告，於是逮捕一鵬及巡按御史吴振纓、守陵官楊澤。楊澤先自殺，一鵬處死，振纓戍邊。

邵捷春，字肇復，侯官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逐步遷升爲稽勳郎中。

崇禎二年出朝任四川右參政，分工守備川南，招撫安定天全六番高、楊二氏。升浙江按察使。考核外任官員，因事被貶。過了很久，起任四川按察副使，在十年秋天抵達成都。當時陝西的賊寇已進入四川，巡撫王維章、總兵侯良柱帶領所有的部隊往北抵抗，城中衹有屯田軍及蜀王府的護衛軍，人心驚恐害怕。捷春開啓城門接納躲避賊寇的鄉民。中尉奉鐕勾引賊寇抵達城下，捷春與御史陳廷謨把奉鐕抓住關起來，招募市民、起用被廢革的將士固守城市。賊寇離去，蜀王上疏表彰他的功勞。適逢維章被罷免，傅宗龍代替他，命令捷春監督軍隊，偕同總兵羅尚文攻擊賊寇。次年，尚文及安綿副使吴麟徵大破賊寇過天星等。捷春晋升右參政，仍舊監督軍隊。

十二年五月，宗龍入朝執掌兵部，就提升捷春爲右僉都御史代替他的職務。當時張獻忠、羅汝才已叛變，圖謀進入陝西。秦兵把守興安，於是進犯興山及蜀太平，接着窺探大寧。捷春派遣副將王之綸、方國安分道把守。國安接連打敗賊寇，賊寇於是返回進入秦、楚。十月初一日，楊嗣昌在襄陽誓師，發文令蜀軍接受指揮調度。嗣昌認爲楚地廣闊平衍，賊寇難以制服，將他們驅趕入蜀，蜀地險阻，賊寇不能逞强，緊逼他們可以獲得全勝。又考慮蜀用重兵把守險要的地方，賊寇將回來毒害楚，於是調動蜀的精鋭部隊萬餘人作爲自己使用，蜀中的士兵從此更加疲弱不足以支撑局面了。捷春氣憤地説："法令規定，丢失一城，巡撫獲罪。如今把蜀送給賊，是督師殺我。"爲此事争辯，不能如願。於是汝才、惠登相就從興山、遠安進犯大寧、大昌，獻忠亦往

月，左良玉大破獻忠瑪瑙山，他將張應元、張令等復數敗之。獻忠乃逃興、歸山中。久之復振，由汝寧入寧昌故道走而西。

初，汝才在寧昌阻江，爲諸將劉貴、秦良玉、秦翼明、楊茂選等所拒，不得渡。會獻忠西，遂與合。貴等戰皆却，賊乃渡江，營萬頃山、苦桃灣，其别部營紅茨崖、青平寨，歸、巫間大震。嗣昌乃上夷陵，而檄捷春扼夔門。蜀大寧、大昌界楚竹溪、房縣，有三十二隘口，嗣昌欲厚集兵力專守夔，棄寧、昌啖賊，官軍環攻之。捷春曰："棄隘口不守，是延賊入户也。"乃遣茂選及覃思岱等出關分守。二將不相得，思岱譖殺茂選，捷春令兼統其衆，其衆相率去。賊入隘，守者潰。賊夜斬夔關，將士大驚潰，新寧、大竹皆陷。而汝才、登相越巴霧河，陷開縣，爲鄭嘉棟、賀人龍所破。汝才乃與小秦王、混世王東奔。而登相獨過開縣西。人龍及李國奇又西追之。汝才等遁還興山，屢挫。會嗣昌下招降令，小秦王、混世王皆降，惟汝才逸去。嗣昌見楚地無賊，以八月終率師入蜀，於是群賊盡萃蜀中。

西到太平。次年二月，左良玉在瑪瑙山大敗獻忠，其他將領張應元、張令等又幾次打敗了他。獻忠就逃到興、歸山中。過了很久重新振作，由汝寧進入寧昌的老路奔走向西。

起初，汝才在寧昌被江所阻隔，遭到諸將劉貴、秦良玉、秦翼明、楊茂選等的抗拒，不能渡江。適逢獻忠向西，就與他會合。劉貴等交戰都敗退，賊寇就渡江，在萬頃山、苦桃灣扎營，他們另一部分在紅茨崖、青平寨扎營，歸、巫之間大爲震驚。嗣昌就向上到夷陵，而發文令捷春把守夔門。蜀大寧、大昌與楚竹溪、房縣交界，有三十二道險要的關口，嗣昌想要密集兵力專門守夔，放棄寧、昌引誘賊寇，官軍包圍攻擊。捷春説："放棄險要的關口不守，是把賊引到家裏來。"於是派遣茂選及覃思岱等出關分别防守。二將不相投合，思岱進譖言殺了茂選，捷春令思岱兼統領他的部衆，他的部衆相繼離去。賊寇進入險要的關口，防守的部隊潰散。賊寇夜間攻破夔關，將士大驚潰散，新寧、大竹都陷落。汝才、登相渡過巴霧河，攻陷開縣，被鄭嘉棟、賀人龍所擊敗。汝才就與小秦王、混世王向東逃奔。登相單獨越過開縣西面。人龍及李國奇又往西追去。汝才等逃回興山，屢遭挫敗。適逢嗣昌下達招降的命令，小秦王、混世王都投降，衹有汝才逃去。嗣昌見楚地没有賊寇，在八月底率領部隊進入四川，這時群賊都聚集在蜀中。

當是時，捷春提弱卒二萬守重慶，所倚惟秦良玉、張令軍。無何，秦師噪而西歸，楚將張應元等敗績於夔州之土地嶺。於是捷春以大昌上、中、下馬渡水淺地平，難與持久，乃扼水寨觀音巖爲第一隘，以部將邵仲光守之，而夜叉巖、三黄嶺、磨子巖、魚河洞、下涌諸處，各分兵三四百人以守。萬元吉以兵分力弱爲憂，捷春不聽。九月，獻忠突敗仲光軍，破上馬渡。元吉急檄諸將分邀之，復令張奏凱屯净壁。捷春遣二將羅洪

當時，捷春帶領二萬名衰弱的士兵守衛重慶，所倚賴的衹有秦良玉、張令的軍隊。没有多久，陝西的部隊鼓噪着回到西方，楚將張應元等在夔州的土地嶺戰敗。於是捷春認爲大昌上、中、下馬渡水淺地平，難以與賊寇長久相持，就把守水寨觀音巖爲第一道關卡，以部將邵仲光防守，而夜叉巖、三黄嶺、磨子巖、魚河洞、下涌各處，各分兵三四百人來防守。萬元吉擔憂部隊分散兵力薄弱，捷春不聽。九月，獻忠突襲擊敗仲光的部隊，攻破上馬渡。元吉急忙發文命令諸將分别攔截，又令張奏凱屯兵净壁。捷春派遣羅洪政、沈應龍兩將作增援。十月，獻忠突破净

政、沈應龍爲助。十月，獻忠突凈壁，遂陷大昌，屯開縣。良玉、令兩軍皆覆。賊行則哨探，止則息馬抄糧。關隘偵候不明，防軍或遠離戍所，賊乘隙而過無人之境。嗣昌遂收斬仲光，上疏劾捷春失事。捷春收兵扼梁山。時登相已歸正，而汝才復與獻忠合，以梁山河深不能渡，乃自開縣西走達州。捷春退保綿州，扼涪江。賊疾走，陷劍州，遂趨廣元。將由間道入漢中，爲秦兵所扼，乃復走巴西。應元諸軍邀之梓潼，戰小利，既而衄，蜀將曹志耀等力戰却之。降將張一川、張載福陷陣死，涪江師遂潰，賊屠綿州。捷春歸成都，賊逼成都。十一月逮捷春使者至，遂以軍事付代者廖大亨而去。

捷春爲人清謹，治蜀有惠政。士民哭送者載道，舟不得行，競逐散官旗。蜀王爲疏救，不聽。敕巡按御史遣官送京師，下獄論死。捷春知不可脱，明年八月仰藥死獄中。福王時，復官，贈兵部右侍郎。

余應桂

余應桂，字二磯，都昌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歷知武康、龍巖、海澄三縣。

崇禎四年徵授御史。劾户部尚書畢自嚴朋比。殿試讀卷，取陳于泰第一。于泰者，首輔周延儒姻也。劾延儒納孫元化參、貂，受楊鶴重賂。帝方眷延儒，責應桂。未幾，賊陷登州，元化被執，應桂再疏劾延儒。帝怒，貶三秩視事，應桂引疾歸。

七年還朝，出按湖廣，居守承天。捐贖鍰十餘萬募壯士，繕城治器，賊不敢逼獻陵。帝聞而嘉之。期滿，命再巡一年。貽贖鍰萬五千助盧

壁，接着攻陷大昌，駐扎在開縣。良玉、張令兩軍全部覆没。賊寇行動時先偵探情况，停下來就放馬搶糧。關卡上偵察不明，防守的軍隊有時遠離戍守的地方，賊寇就乘着空隙從没有人的地方通過。嗣昌於是收捕斬殺仲光，上疏彈劾捷春誤事。捷春收兵把守梁山。當時登相已改邪歸正，而汝才又與獻忠會合，因爲梁山河深不能渡過，就從開縣往西奔向達州。捷春退守綿州，把守涪江。賊寇快速奔跑，攻陷劍州，於是奔赴廣元。將由小路進入漢中，被秦兵所阻攔，就再次奔向巴西。應元的各路軍隊在梓潼截擊，戰鬥取得小勝，不久又失敗，蜀將曹志耀等人奮力作戰打退了賊寇。投降過來的將領張一川、張載福攻入敵陣戰死，涪江的部隊就潰散，賊寇在綿州大規模地殘殺。捷春回成都，賊寇逼近成都。十一月逮捕捷春的使者到來，於是把軍事交付給代替他的廖大亨隨後離去。

捷春爲人清廉謹慎，治理四川有好的政績。士民哭着送行擠滿了道路，船不能開行，争着驅逐押送的旗牌官。蜀王爲此上疏救援，皇上不聽。敕令巡按御史派遣官員押送到京城，關入監獄判爲死罪。捷春知道不能逃脱，次年八月服毒藥死在獄中。福王的時候，恢復官職，追贈兵部右侍郎。

余應桂，字二磯，都昌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先後擔任武康、龍巖、海澄三縣的知縣。

崇禎四年徵召授官御史。彈劾户部尚書畢自嚴結黨營私。殿試閲讀考卷，取陳于泰爲第一名。于泰，是首輔周延儒的姻親。彈劾延儒收納孫元化的人參、貂皮，接受楊鶴大量的賄賂。皇上正眷顧延儒，斥責了應桂。没有多久，賊寇攻陷登州，元化被抓住，應桂再次上疏彈劾延儒。皇上發怒，貶三級官階辦事，應桂稱病回家。

七年回到朝廷，出朝巡按湖廣，駐守承天。捐出贖罪的罰金十餘萬招募壯士，修繕城墻置備器械，賊寇不敢逼近獻陵。皇上聽説就嘉獎了他。任期滿，命令他再巡按一年。送贖罪的罰金

象昇軍需，而奏報屬城失事，具以實聞。帝以是知巡撫王夢尹詐，而益信應桂。期滿，命再巡一年。十年即擢應桂右僉都御史，代夢尹。

一萬五千資助盧象昇的軍需給養，而上奏報告所屬城市發生意外的變故，都以實情上達。皇上由此知道巡撫王夢尹狡詐，而更加相信應桂。任期滿，命令再巡按一年。十年就地提升應桂爲右僉都御史，代替夢尹。

當是時，諸監司袁繼咸、包鳳起、高斗樞輩已削平湖南群賊，而江北賊勢日熾，諸將雖奏捷，不能大創也。帝命熊文燦爲總理，文燦主撫。明年降其渠劉國能、張獻忠。馬進忠西走潼關，馬光玉、賀一龍、李萬慶、順義王、九條龍衆十餘萬萃麻城、黃安。應桂諭降光玉、一龍，未至，而遣將擊順天王等於黃福店，賊遂走黃安。會文燦至麻城，應桂請協擊，不從。賊復東走江北，爲左良玉所遏，折而走廣濟、蘄水。文燦檄諸道兵合擊賊於茶山，賊逸於應桂所分地，文燦遂劾其後期誤軍。兵部尚書楊嗣昌以應桂曾劾其父鶴也，奏逮之。應桂乃陳撫剿始末，白己無罪，而詆文燦，言：

正月初，議撫劉國能，其黨李萬慶等諸大賊盡走泌陽、棗陽。時文燦、良玉并在德安。臣以爲兵勢方盛，宜乘此追剿，而文燦調良玉諸軍盡赴信陽剿馬進忠。臣謂進忠小寇，勝之不武，文燦不聽。自此機一失，賊走西，而文燦東，致張獻忠攻陷穀城以要撫。李萬慶五部收餘燼，勢復振。而豫、楚之患，遂自文燦之愎諫貽之矣。迨賊西潰之後，遮飾上聞，妄報斬級。其自恃所長惟火炮火攻，經過州縣用夫至八百，死亡載道，未見其一試也。

且文燦辦賊之策曰"先撫後剿"。乃茶山不效，麻城又不效，

當時，各監察官員袁繼咸、包鳳起、高斗樞等已經削平湖南的群賊，而江北賊寇的勢力日益興盛，諸將雖然上奏報捷，但不能給賊寇以沉重的打擊。皇上命熊文燦爲總理，文燦主張招撫。次年收降賊寇首領劉國能、張獻忠。馬進忠往西逃向潼關，馬光玉、賀一龍、李萬慶、順義王、九條龍部衆十餘萬聚集麻城、黃安。應桂曉諭招降光玉、一龍，没有來到，就派遣將領在黃福店攻擊順天王等人，賊寇於是逃向黃安。適逢文燦到麻城，應桂請求他協助攻打賊寇，没有聽從。賊寇再向東逃往江北，被左良玉所阻攔，轉而逃往廣濟、蘄水。文燦發文令各路部隊在茶山圍攻賊寇，賊寇從應桂所分工負責的防地逃走，文燦就彈劾他没有按期到達貽誤軍機。兵部尚書楊嗣昌因爲應桂曾彈劾他的父親楊鶴，上奏請下令逮捕他。應桂於是陳述招撫征剿賊寇的經過，辯白自己無罪，而指責文燦，説：

正月初，議論招撫劉國能，他的黨羽李萬慶等各大賊全部逃往泌陽、棗陽。當時文燦、良玉都在德安。臣認爲部隊的氣勢正盛，應該乘此機會追剿，而文燦調動良玉各部隊全部開赴信陽征剿馬進忠。臣説進忠是小股賊寇，勝了他也不威武，文燦不聽。自從這次機會丢失，賊寇逃往西方，而文燦却在東面，以致張獻忠攻陷穀城以此要挾求得招撫。李萬慶等五路賊寇收拾殘餘，勢力重新振作。而豫、楚的禍患，就自從文燦一意孤行不聽規勸而留下了。等到賊寇在西面潰散之後，上奏遮蓋掩飾實情，虚報斬獲賊寇首級的數字。他自負所擅長的祇有火炮火攻，經過州縣徵用民伕達八百人，死亡的人堆滿道路，没有見到他試用過一次。

况且文燦處理賊寇的策略是"先撫後剿"。可是在茶山没有成效，在麻城又没有

第見招撫之旗絡繹於道。一遣使招賀一龍，而使者被殺，一遣使招李萬慶，而饋鹽椒運魚肉與通市，賊反因之焚掠，未見一賊歸順也。天下有如是撫法乎！其一切軍需，悉取於所歷之有司，名曰“借辦”，致城市空虛，孑遺盡絶。三月至麻城，民不堪淫掠，欲焚其署，始踉蹌而走。麻城，文燦婿家也，戚里如是，餘可知矣。三月在蘄水，其兵殺鄉民報捷。民家環哭，竟不敢治一兵。蘄水，文燦家園也，鄉里如是，餘可知矣。是以捷報日張，寇勢愈熾。十三家之賊蹂躪南陽、汝寧，如履無人之境。文燦駐宛、汝已久，調度不聞，天下有如是剿法乎！

成效，衹見招撫的旗幟在道路上絡繹不絶。一次派遣使者招撫賀一龍，而使者被殺；一次派遣使者招撫李萬慶，而贈送鹽椒運魚肉與他們互通買賣，賊寇反而藉此機會燒殺搶掠，没有見到一個賊寇歸順。天下有像這樣的招撫法嗎！他的一切軍需給養，全都從部隊所經過地方的有關部門取得，稱爲“借辦”，致使城市空虛，没有剩餘。三月份到麻城，人民不堪忍受奸淫擄掠，要燒毁他的官署，才趺趺撞撞地離去。麻城，是文燦女婿的家鄉，對親戚鄰居如此，其餘的可想而知了。三月份在蘄水，他的士兵殺鄉民報捷。鄉民家中圍聚而哭，竟不敢懲罰一個士兵。蘄水，是文燦的家園，對家鄉如此，其餘的可想而知了。因此捷報每日傳揚，賊寇的勢力更加旺盛。十三家賊寇蹂躪南陽、汝寧，如入無人之境。文燦駐扎宛、汝已久，聽不到有什麽指揮調度，天下有像這樣的征剿法嗎？

獻忠在穀城招納亡命，買馬置器，人人知其叵測。文燦顧欲借之爲前茅，遣官調之。非惟不應，復留解餉之官，求總兵湖廣。今已造浮橋跨漢水矣。文燦前既誇張而叙功，後復掩匿而不報，可不謂之欺君乎！以總理之大柄畀之顛蹶之耄夫，臣不知其可也。

獻忠在穀城招納亡命之徒，買馬置備兵器，人人知道他存心險惡，難以猜測。文燦却想藉用他的力量作爲前鋒，派遣官員去調動。不但不接受命令，又扣留押解糧餉的官員，要求湖廣總兵的官職。如今已建造浮橋跨越漢水了。文燦以前既已誇張戰績而論功，後來又掩蓋隱匿實情而不上報，能不説是欺君嗎！把總理的大權交給顛狂的老頭子，臣不知道那樣是否可以。

帝不納。逮至，下獄。

皇上不接受。逮捕到京城，關入監獄。

初，應桂貽書文燦，言獻忠必反，可先未發圖之。其書爲獻忠邏者所得，獻忠騰牒鄖陽巡撫戴東旻，言“撫軍欲殺我”。東旻聞之文燦，文燦再糾應桂。應桂再疏辨，帝亦不納。應桂竟遣戍。無何，獻忠果反，廷臣交章薦應桂。

起初，應桂寫信給文燦，説獻忠必反，可在他没有發難時對付他。他的信被獻忠手下巡邏的士兵得到，獻忠發文給鄖陽巡撫戴東旻，説“巡撫要殺我”。東旻告訴文燦，文燦再次彈劾應桂。應桂再次上疏辯白，皇上亦不聽取。應桂最終被發配戍邊。没有多久，獻忠果然反叛，朝廷官員紛紛上奏章薦舉應桂。

十六年起應桂兵部右侍郎。十月，潼關陷，帝召問大臣。陳演言：“賊入關中，必戀子女玉帛，猶虎入

十六年起用應桂爲兵部右侍郎。十月，潼關陷落，皇上召見詢問大臣。陳演説：“賊寇進入關中，必然貪戀女人和玉帛，就像老虎落入陷

陷阱。”應桂叱之曰：“壯士健馬咸出關西。賊得之，必長驅橫行，大臣安得面謾！”演股栗失色。十一月，督師孫傳庭戰歿，命應桂兼右僉都御史往代之。應桂以無兵無餉，入見帝而泣。帝但遣京軍千人護行，給御用銀萬兩、銀花四百、銀牌二百、蟒幣二百、雜幣倍之，爲軍前賞功之用而已。應桂既受命，日夜悲疑，將至山西，則僞官充斥，逡巡不得前。帝責以逗遛，奪職，命新擢陝西巡撫李化熙代之，化熙亦不能進也。未幾，京師陷，應桂家居不出。久之，死於難。

阱。”應桂斥責他說：“勇猛的士兵和健壯的馬匹都出在關西。賊寇得到它，必定長驅横行，大臣怎麼能當面胡說！”陳演雙腿發抖面孔變色。十一月，督師孫傳庭戰死，命應桂兼右僉都御史去代替他。應桂因爲没有軍隊没有糧餉，入朝見了皇上哭泣。皇上衹派京城駐軍一千人護行，給内庫銀一萬兩、銀花四百、銀牌二百、綉蟒的絲織品二百、雜色絲織品加一倍，作爲軍前賞賜功勞所用罷了。應桂既已接受命令，日日夜夜悲傷疑懼，將到山西，賊寇非法任命的官員到處都是，有所顧慮而徘徊不前。皇上責備他停留觀望，奪去職務，命令新提升的陝西巡撫李化熙代替他，化熙也不能前進。没有多久，京師陷落，應桂住在家中不出來。過了很久，死於禍亂。

高斗樞

高斗樞，字象先，鄞人。崇禎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坐議巡撫耿如杞獄，與同列四人下詔獄。尋復官，進員外郎。

五年遷荆州知府。久之，擢長沙兵備副使。楚郡之在湖北者，盡罹賊禍，勢且及湖南，臨、藍、湖、湘間土寇蜂起。長沙止老弱衛卒五百，又遣二百戍攸縣，城庫雉堞盡圮。斗樞至，建飛樓四十，大修守具。臨、藍賊艘二百餘，由衡、湘抵城下。相拒十餘日乃却去，轉攻袁州。遣都司陳上才躡其後，賊亦解去。尋擊殺亂賊劉高峰等，撫定餘衆。詔録其功。巡撫陳睿謨大征臨、藍寇，斗樞當南面，大小十餘戰，賊盡平。詔賚銀幣。

十四年六月進按察使，移守鄖陽。鄖被寇且十載，屬邑有六，居民不四千，數百里荆榛。撫治王永祚以襄陽急，移師鎮之。斗樞至甫六日，張獻忠自陝引而東。斗樞與知府徐啓元遣游擊王光恩及弟光興分扼之，戰

高斗樞，字象先，鄞人。崇禎元年進士，授官刑部主事。因議論巡撫耿如杞的案情而獲罪，與同僚四人被關入廠衛監獄。隨即恢復官職，晋升員外郎。

五年升荆州知府。過了很久，提升爲長沙兵備副使。楚地州縣在湖北的，全都遭受到賊寇的禍害，勢力將遍及湖南，臨、藍、湖、湘間當地的賊寇蜂擁而起。長沙衹有老弱的衛兵五百人，又派遣二百人戍守攸縣，城中貯放兵器的庫房和城墻上的防禦工事全都坍塌了。斗樞到了，建造攻守城池的戰具飛樓四十架，大力興修守城的器具。臨、藍賊寇的船隻二百餘艘，從衡、湘抵達城下。互相對抗了十餘天就退去，轉而攻打袁州。派遣都司陳上才緊隨在他們的後面，賊寇亦解圍而去。隨即攻擊殺死亂賊劉高峰等，招撫平定剩下的部衆。下詔令記録他的功勞。巡撫陳睿謨大規模征討臨、藍賊寇，斗樞負責南面，經過大小十幾仗，賊寇全被平定。詔令賞賜銀幣。

十四年六月晋升按察使，遷移駐守鄖陽。鄖陽遭賊寇騷擾近十年，所屬縣城有六個，居民不滿四千，數百里土地荆榛叢生。巡撫王永祚因爲襄陽緊急，調動部隊去鎮守。斗樞纔到了六天，張獻忠從陝西領兵向東。斗樞與知府徐啓元派遣游擊將軍王光恩及兄弟光興分别把守，戰鬥連連

頻捷，賊不敢犯。光恩者，均州降渠小秦王也。初與張獻忠、羅汝才輩爲賊。獻忠、汝才降而復叛，均州五營懼見討自疑。又以獻忠强，慮爲所并，光恩斂衆，據要害以拒獻忠。居久之，乃有稍稍颺去者，光恩亦去，已而復降。光恩善用其下，下亦樂爲之用。斗樞察其誠，招入郡守。當是時，斗樞、啓元善謀，光恩善戰，鄖城危而復全。

十五年冬，李自成陷襄陽、均州，攻鄖陽四日而去。明年春，復來攻。十餘日不克，乃退屯楊溪。五月，斗樞召游擊劉調元入城，旬日間殺賊三千餘。自成將來攻，卒不克而去。乃令光恩復均州，調元下光化，躬率將士復穀城。將襲襄陽，聞孫傳庭敗，旋師，均州復爲賊有。

十七年正月，自成遣將路應標等以三萬人攻鄖。斗樞遣人入均州，燒其蓄積，賊乏食而退。當是時，湖南、北十四郡皆陷，獨鄖在。自十五年冬，撫治王永祚被逮，連命李乾德、郭景昌代之，路絶不能至，中朝謂鄖已陷，不復設撫治。十六年夏，斗樞上請兵疏，始知鄖存，衆議即任斗樞。而陳演與之有隙，乃擢啓元右僉都御史任之，加斗樞太僕少卿，路阻亦不能達。是年二月，朝議設漢中巡撫，兼督川北軍務，擢斗樞右副都御史以往，朝命亦不達。至三月始聞太僕之命，即以軍事付啓元。七月而北都變聞，并聞漢中之命。地已失，不可往。

福王立，移斗樞巡撫湖廣，代何騰蛟。復以道路不通，改用王驥，斗樞皆不聞也。國變後數年卒。啓元、光恩亦皆以功名終。

獲勝，賊寇不敢侵犯。光恩，就是在均州投降的賊寇首領小秦王。起初與張獻忠、羅汝才這些人爲賊寇。獻忠、汝才投降了又叛變，均州五營害怕被征討而自生疑慮。又因爲獻忠勢力强大，顧慮被他所并吞，光恩聚集部衆，占據要害抗拒獻忠。時間久了，就有逐漸離去的，光恩也離去，不久再次投降。光恩善於使用他的下屬，下屬亦樂於爲他所用。斗樞覺察到他的誠信，招進府城守衛。當時，斗樞、啓元善於謀劃，光恩善於作戰，鄖城經歷了危險而又一次得到保全。

十五年冬天，李自成攻陷襄陽、均州，攻打鄖陽四天然後離去。次年春，又來攻打。十餘天不能攻克，就撤退駐扎在楊溪。五月，斗樞召游擊將軍劉調元入城，十天内殺賊三千多。自成帶兵來攻，最終未能攻克而離去。於是令光恩克復均州，調元攻占光化，親自率領將士收復穀城。將要襲擊襄陽，聽説孫傳庭吃了敗仗，就回師，均州又被賊寇占有。

十七年正月，自成派遣部將路應標等以三萬人攻打鄖陽。斗樞派人進入均州，燒毁他們的貯藏，賊寇因缺乏糧食而退兵。當時，湖南、湖北的十四個府全陷落，祇有鄖陽還保存。自從十五年冬天，巡撫王永祚被逮捕，接連命令李乾德、郭景昌代替，因道路斷絶不能下達，朝廷認爲鄖陽已陷落，不再設巡撫。十六年夏天，斗樞上請求派兵的奏疏，纔知道鄖陽還在，衆人議論就任命斗樞爲巡撫。可是陳演與他有仇，就提升啓元爲右僉都御史擔任巡撫，加官斗樞太僕少卿，道路阻隔任命亦不能下達。這一年二月，朝廷議論設立漢中巡撫，兼監督川北的軍務，提升斗樞爲右副都御史前往，朝廷的命令也不能下達。到三月纔聽到太僕少卿的任命，就把軍中事務交付給啓元。七月聽到北都的變故，同時接到了漢中的任命。地方已丢失，不能前往。

福王登位，調斗樞巡撫湖廣，代替何騰蛟。又因爲道路不通，改用王驥，斗樞都不知道。國家發生變故後幾年死去。啓元、光恩亦都帶着官爵終世。

張任學

張任學，安岳人。天啓五年進士。授太原知縣，以才調榆次。

張任學，安岳人。天啓五年進士，授官太原知縣，因爲有才能調任榆次。

崇禎四年舉治行卓異，入爲御史。陳蜀中私稅、催科、訟獄三大苦，帝爲飭行。出視兩浙鹽法，數條奏利弊。八年，流賊陷鳳陽，詔逮巡按吴振纓，命任學往代。還朝，復按河南，監軍討賊。時群盗縱横，而諸將縮朒不敢擊。任學慨然曰："事不辭難，臣職也。賊勢如此，我輩可雍容坐鎮耶!"

崇禎四年被推舉爲政績優異突出，入朝任御史。陳述蜀中私自收税、催徵田賦、訴訟案件三大苦處，皇上爲此敕令實行整頓。出朝審察兩浙的鹽政，數次上奏分條陳述利弊。八年，流賊攻陷鳳陽，下詔逮捕巡撫吴振纓，命任學去代替。回到朝廷，又巡按河南，監督軍隊討伐賊寇。當時群盗强横，而諸將畏縮不敢進擊。任學感慨地説："遇到事情不因爲困難而推辭，這是做臣子的職分。賊寇的勢力如此，我們這些人可以從容不迫地坐着鎮守嗎?"

十一年二月遂上疏極詆諸將。請易武階，親執干戈，爲國平賊。帝壯之，下吏、兵二部及都察院議。諸臣以文吏無改武職者，請仍以監軍御史兼總兵事。帝不從，命授署都督僉事，爲河南總兵官。河南舊無總兵，左良玉、陳永福并以客兵備援剿，至是大將特設。而麾下無一官，兵部乃以署鎮許定國兵授之，使參將羅岱爲中軍。岱，健將，屢著戰功，任學倚以自强。時熊文燦專主撫，劉國能、張獻忠俱降，羅汝才、馬進忠、李萬慶等躪中原如故。河南人據塢壁自保者數十，賊悉摧破之，踞息縣、光州，磔人投汝水，水爲赤。任學不能大創也。進忠勢衰，佯求撫。文燦及巡撫常道立許之，乘間逸去。事聞，任學與文燦、道立并鐫秩。

十一年二月就上疏極力指責諸將。請求改爲武官，親自拿着武器，爲國家討平賊寇。皇上認爲他言論壯烈，交吏、兵二部及都察院議論。諸臣認爲文官没有改任武職的，請求仍然以監軍御史的身份兼任總兵的職務。皇上没有聽從，下令授官代理都督僉事，爲河南總兵官。河南原來没有總兵，左良玉、陳永福都是帶着其他地方的部隊以備增援剿賊，到這時纔特别設立大將。而帳下没有一個官員，兵部就把代理鎮守許定國的部隊給他，任命參軍羅岱爲中軍。羅岱，是勇猛的將領，屢立戰功，任學依賴他使自己强大。當時熊文燦專門主張招撫，劉國能、張獻忠都投降，羅汝才、馬進忠、李萬慶等蹂躪中原依舊。河南人占據城塢土障自衛的有數十處，賊寇將這些地方全部摧毁，盤踞息縣、光州，把人碎尸後投入汝水，河水爲此成紅色。任學不能給賊寇沉重的打擊。進忠勢力衰弱，假作求取招撫，文燦及巡撫常道立准許了他，進忠乘此機會逃走。事情上報，任學與文燦、道立一同被削降官階。

七月，任學督岱等赴羅山，合左良玉軍擊汝才、萬慶及紫微星、順義王，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一千四百有奇，獲黑虎狼、滿天星，賊奔遂平。九月，進忠寇開封，至瓦子坡。岱奮擊，賊盡棄輜重遁入大隗山，獲其妻子。

七月，任學督率羅岱等開赴羅山，會合左良玉的部隊攻打汝才、萬慶及紫微星、順義王，大敗他們，追趕奔跑五十里，斬獲首級一千四百多，俘虜黑虎狼、滿天星，賊寇逃奔遂平。九月，進忠劫掠開封，到瓦子坡。羅岱奮勇攻擊，賊寇丢棄全部軍需給養逃入大隗山，抓住了他的妻子兒女。

其冬，京師戒嚴，任學入衛，道謁文燦，言："獻忠狼子野心，終爲國患，我以勤王爲名，出其不意，可立縛也。"文燦不能用。抵畿南，有詔却還。巡撫道立調良玉兵於陜州。賊乘盧氏虛，遁入内鄉、淅川，爲文燦所劾。明年除道立名，任學亦鐫一秩。游擊宋懷智、都司孔道興再破賊陳州，部將王應龍、尤之龍等破賊襄城，五戰皆勝。副將岱與應龍、懷智等復破賊葉縣，十日奏八捷。帝詔所司核實。已，又挫賊裕州。而是時總兵孫應元、黄得功統京軍討賊，屢奏大捷，凱旋録功，任學亦叙復二秩。

那年冬天，京城戒嚴，任學入京護衛，途中進見文燦，説："獻忠狼子野心，終究要成爲國家的禍患，我以入京保護朝廷爲名，出其不意發起攻擊，可以馬上抓住他。"文燦不肯采納。抵達京城南郊，有詔書令他退回。巡撫道立把良玉的部隊調到陜州，賊寇乘盧氏空虚，逃入内鄉、淅川，被文燦彈劾。次年除去道立的官籍，任學亦降一級官階。游擊將軍宋懷智、都司孔道興在陳州兩次打敗賊寇；部將王應龍、尤之龍等在襄陽打敗賊寇，五戰全勝。副將羅岱與應龍、懷智等又在葉縣打敗賊寇，十天裏取得八次勝利。皇上詔令有關部門核實。不久，又在裕州挫敗賊寇。而這時總兵孫應元、黄得功統領京城的軍隊討伐賊寇，屢次獲得大勝，凱旋回師記録功勞，任學亦論功恢復二級官階。

尋與左良玉、陳洪範蹙李萬慶於内鄉。萬慶方降，獻忠已叛，文燦盡調河南軍援剿，獨任學留汝南。川貴總督李若星論文燦主撫之謬，請復任學原官，攝行大將，督察軍事。不從。七月，獻忠合汝才自房縣西走，岱偕良玉追之。良玉令岱爲前鋒，已隨其後。至羅猴山，軍乏食。賊伏兵要害，岱與副將劉元捷鼓勇直上，伏四起。岱馬足絓於藤，抽刀斷之，蹶而復進，乃棄馬步鬥。久之矢盡，陷於賊，良玉軍亦大敗。事聞，任學坐褫職。十五年，言官請起廢，任學與焉，未及用而卒。

隨即與左良玉、陳洪範在内鄉圍困李萬慶。萬慶纔投降，獻忠已叛變，文燦調動全部的河南軍隊增援剿賊，衹有任學留在汝南。川貴總督李若星彈劾文燦主張招撫的謬誤，請恢復任學原來的官職，代理行使大將的職權，督察軍事。没有聽從。七月，獻忠會合汝才從房縣往西逃跑，羅岱偕同良玉追趕。良玉命令羅岱作前鋒，自己跟隨在他的後面。到羅猴山，軍隊缺乏糧食。賊寇在要害處埋伏部隊，羅岱與副將劉元捷鼓足勇氣一直往上前進，伏兵四起。羅岱的馬脚被藤挂住，拔刀斬斷藤，跌倒了爬起來再前進，於是放棄馬匹步戰。時間久了箭用完，陷入敵軍而死，良玉的部隊也大敗。事情上報，任學受到革職的處分。十五年，諫議官請求起用遭廢棄的官員，任學也在其中，未等到被任用而去世。

贊曰：流賊之肆毒也，禍始於楊鶴，成於陳奇瑜，而熾於熊文燦、丁啓睿。然練國事、鄭崇儉先罹其罰，而邵捷春、俞應桂亦或死或戍。疆埸則剿撫乖方，廟堂則賞罰不當，僨師玩寇，賊勢日張，謂非人謀不臧實使之然乎！

贊曰：流賊任意爲害，禍從楊鶴開始，在陳奇瑜手上形成，而到熊文燦、丁啓睿更盛。然而練國事、鄭崇儉先受到處罰，而邵捷春、俞應桂也或者丢命或者戍邊。守衛疆土的大臣征剿招撫的方法不對頭，朝廷的賞罰不恰當，敗壞軍隊輕視賊寇，賊寇的勢力日益囂張，這不是説人們謀劃的不善纔造成這樣的情形嗎！

明史卷二百六十一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

盧象昇 (弟)象晋 象觀 (從弟)象同　劉之綸　丘民仰 丘禾嘉

盧象昇　盧象晋　盧象觀　盧象同

盧象昇，字建斗，宜興人。祖立志，儀封知縣。象昇白皙而臞，膊獨骨，負殊力。舉天啓二年進士，授户部主事。歷員外郎，稍遷大名知府。

崇禎二年，京師戒嚴，募萬人入衛。明年進右參政兼副使，整飭大名、廣平、順德三府兵備，號“天雄軍”。又明年舉治行卓異，進按察使，治兵如故。象昇雖文士，善射，嫻將略，能治軍。

六年，山西賊流入畿輔，據臨城之西山。象昇擊却之，與總兵梁甫、參議寇從化連敗賊。賊走還西山，圍游擊董維坤冷水村。象昇設伏石城南，大破之。又破之青龍岡，又破之武安。連斬賊魁十一人，殲其黨，收還男女二萬。三郡之民，安堵者數歲。象昇每臨陣，身先士卒，與賊格鬥，刃及鞍勿顧，失馬即步戰。逐賊危崖，一賊自巔射中象昇額，又一矢僕夫斃馬下，象昇提刀戰益疾。賊駭走，相戒曰：“盧廉使遇即死，不可犯。”象昇以是有能兵名。賊懼，南渡河。

明年，賊入楚，陷鄖陽六縣。命象昇以右僉都御史，代蔣允儀撫治鄖陽。時蜀寇返楚者駐鄖之黄龍灘。象

盧象昇，字建斗，宜興人。祖父立志，是儀封知縣。象昇白净而瘦削，臂膊特別堅硬，具有很大的力量。考中天啓二年的進士，授官户部主事。歷官員外郎，逐漸提升到大名知府。

崇禎二年，京城戒嚴，招募萬人入京護衛。次年晋升右參政兼副使，整頓大名、廣平、順德三府的軍事編制和裝備，號稱“天雄軍”。第三年被推舉爲政績優秀突出，晋升按察使，帶領軍隊依舊。象昇雖然是個讀書人，善於射箭，熟悉用兵的謀略，能够帶領軍隊。

六年，山西的賊寇流竄到京城郊區，占據臨城的西山。象昇擊退了他們，與總兵梁甫、參議寇從化接連打敗賊寇。賊寇逃回西山，在冷水村圍攻游擊將軍董維坤。象昇在石城南面設下埋伏，大敗賊寇。又在青龍岡打敗賊寇，又在武安打敗賊寇。接連斬殺賊寇首領十一人，殲滅他們的黨徒，收回男女二萬人。三個府的人民，安穩了幾年。象昇每次到戰場，身先士卒，與賊寇格鬥，敵人的刀鋒觸及馬鞍也不顧，丟失馬匹就步戰。追趕賊寇到懸崖，一個賊寇從山頂射中象昇的額頭，又一箭把僕人射死在馬下，象昇提刀戰鬥更加迅猛。賊寇驚駭逃走，互相告誡說：“遇到盧廉使就會死，不可侵犯他。”象昇由此有善於作戰的名聲。賊寇懼怕，南渡黄河。

次年，賊寇進入楚，攻陷鄖陽的六個縣。命令象昇以右僉都御史的官銜，代替蔣允儀任巡撫治理鄖陽。當時返回楚地的蜀寇駐扎在鄖陽的黄

昇與總督陳奇瑜分道夾擊，自烏林關、乜家溝、石泉壩、康寧坪、獅子山、太平河、竹木砭、箐口諸處，連戰皆捷，斬馘五千六百有奇，漢南寇幾盡。因請益鄖主兵，減税賦，繕城郭，貸鄰郡倉穀，募商采銅鑄錢，鄖得完輯。

八年五月擢象昇右副都御史，代唐暉巡撫湖廣。八月命總理江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兼湖廣巡撫。總督洪承疇辦西北，象昇辦東南。尋解巡撫任，進兵部侍郎，加督山西、陝西軍務，賜尚方劍，便宜行事。汝、洛告警，象昇倍道馳入汝。賊部衆三十餘萬，連營百里，勢甚盛。象昇督副將李重鎮、雷時聲等擊高迎祥於城西，用强弩射殺賊千餘人。迎祥、李自成走，陷光州，象昇復大破之確山。先是，大帥曹文詔、艾萬年陣亡，尤世威敗衄，諸將率畏賊不敢前。象昇每慷慨灑泣，激以忠義。軍中嘗絶三日餉，象昇亦水漿不入口。以是得將士心，戰輒有功。

九年正月大會諸將於鳳陽。象昇乃上言曰："賊横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是爲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是爲危形。况請餉未敷，兵將從賊而爲寇，是八年來所請之兵皆賊黨，所用之餉皆盗糧也。"又言"總督、總理宜有專兵專餉。請調咸寧、甘、固之兵屬總督，薊、遼、關、寧之兵屬總理"。又言"各直省撫臣，俱有封疆重任。毋得一有賊警即求援求調。不應則吴、越也，分應則何以支"。又言臺諫諸臣，不問難易，不顧死生，專以求全責備。雖有長材，從何展布。"臣與督臣，有剿法無堵法，有戰法無守法"。言皆切中機宜。

龍灘。象昇與總督陳奇瑜分路夾擊，從烏林關、乜家溝、石泉壩、康寧坪、獅子山、太平河、竹木砭、箐口各地，連續作戰都獲勝，斬首五千六百多，漢南的賊寇幾乎全部消滅。因而請求增加鄖的當地部隊，減少賦税，修繕城郭，借貸鄰近府縣官倉的糧穀，招募商人采銅鑄錢，鄖陽得以保全恢復。

八年五月提升象昇爲右副都御史，代替唐暉巡撫湖廣。八月任命他總理江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的軍務，兼湖廣巡撫。總督洪承疇經管西北，象昇經管東南。隨即解除巡撫的職務，晋升兵部侍郎，增加總督山西、陝西的軍務，賞賜尚方寶劍，根據情况靈活處理事務。汝、洛告急，象昇兼程奔馳進入汝。賊寇部衆三十餘萬，營帳前後相接延續上百里，氣勢很盛。象昇督率副將李重鎮、雷時聲等在城西攻打高迎祥，用强弩射殺賊寇千餘人。迎祥、李自成逃走，攻陷光州，象昇又在確山大敗賊寇。在此之前，大帥曹文詔、艾萬年陣亡，尤世威打了敗仗，諸將都畏懼賊寇不敢前進。象昇時常情緒激昂哭泣流淚，用忠義來激勵將士。軍中曾斷絶三天的糧餉，象昇亦湯水不進口。由此得到將士的好感和擁護，一打仗就有功勞。

九年正月在鳳陽大規模會合諸將。象昇就上言説："賊寇横行了以後調動部隊，賊寇多了以後增加部隊，是後手被動的局面。部隊到了以後議論糧餉，部隊集結以後請求糧餉，是危亡的形勢。况且請求的糧餉不够，士兵將隨從賊寇去作强盗，這樣八年來所請求的部隊都是賊寇的黨羽，所用的糧餉都是供應强盗的糧食。"又説"總督、總理應有專用的部隊和糧餉。請求調撥咸寧、甘、固的部隊歸屬總督，薊、遼、關、寧的部隊歸屬總理"。又説"各位在省内任職的巡撫，都負有掌管地方軍政的重任，不得一有賊寇的警報就請求增援請求調兵。不答應他們的請求各地就像春秋時互相敵對的吴、越兩國一樣互不聲援，分别答應他們的請求那麽又拿什麽來給他們"。又説御史臺、六科的諫議官員，不問事情的難易，不管人們的生死，專門求全責備，雖然

有突出的才能，到什麼地方去施展。"臣與總督，有征剿的辦法没有堵截的辦法，有攻戰的辦法没有守衛的辦法"。言論都切合事物的情理。

於是迎祥圍廬州，不克，分道陷含山、和州，進圍滁州。象昇率總兵祖寬、游擊羅岱救滁州，大戰於城東五里橋，斬賊首摇天動，奪其駿馬。賊連營俱潰，逐北五十里。朱龍橋至關山，積尸填溝委塹，滁水爲不流。賊乃北趨鳳陽，圍壽州，突潁、霍、蕭、碭、靈璧、虹，窺曹、單。總兵劉澤清拒河，乃掠考城、儀封而西。其犯亳者，折入歸德。永寧總兵官祖大樂邀擊之，賊乃北向開封。陳永福敗之朱仙鎮，賊遂走登封，與他賊合，分趨裕州、南陽。象昇合寬、大樂、岱兵大破之七頂山，殲自成精騎殆盡。已，次南陽，令大樂備汝寧，寬備鄧州，而躬率諸軍蹙賊。遣使告湖廣巡撫王夢尹、鄖陽撫治宋祖舜曰："賊疲矣，東西邀擊，前阻漢江，可一戰殲也。"兩人竟不能禦，賊遂自光化潛渡漢入鄖。象昇遣總兵秦翼明、副將雷時聲由南漳、穀城入山擊賊。寬等騎軍，不利阻隘，副將王進忠軍嘩，羅岱、劉肇基兵多逃，追之則彎弓内嚮。象昇乃調四川及筸子土兵，搜捕均州賊。是時，楚、豫賊及迎祥等俱在秦、楚、蜀之交萬山中，象昇自南陽趨襄陽進兵。賊多兵少，而河南大饑，餉乏，邊兵益洶洶。承疇、象昇議，關中平曠，利騎兵，以寬、重鎮軍入陝。而襄陽、均、宜、穀、上津、南漳，環山皆賊。七月，象昇渡淅河而南。九月追賊至鄖西。

在這時迎祥圍困廬州，不能攻克，分道攻陷含山、和州，進而圍攻滁州。象昇率領總兵祖寬、游擊將軍羅岱救援滁州，在城東五里橋大戰，斬殺賊寇首領摇天動，奪取他的駿馬。賊寇前後相接的軍營全部崩潰，追逐敗退的賊寇五十里。從朱龍橋到關山，堆積的尸體填滿濠溝，滁水爲此不流。賊寇於是往北奔向鳳陽，圍攻壽州，突破潁、霍、蕭、碭、靈璧、虹，窺伺曹、單。總兵劉澤清在黄河邊拒敵，就劫掠考城、儀封而向西。他們中侵犯亳的，轉入歸德。永寧總兵官祖大樂攔擊他們，賊寇就往北向開封去。陳永福在朱仙鎮打敗他們，賊寇就逃向登封，與其他賊寇會合，分别奔向裕州、南陽。象昇聚集祖寬、大樂、羅岱的部隊在七頂山大敗賊寇，幾乎全部殲滅自成的精鋭騎兵。不久，駐扎南陽，令大樂守備汝寧，祖寬守備鄧州，而親自率領諸軍緊逼賊寇。派遣使者告訴湖廣巡撫王夢尹、鄖陽撫治宋祖舜説："賊寇疲憊了，從東西兩面攔擊，前面被漢江阻擋，可以一戰殲滅。"兩人竟不能抵禦賊寇，賊寇就從光化偷渡漢水進入鄖。象昇派遣總兵秦翼明、副將雷時聲由南漳、穀城進山攻擊賊寇。祖寬等是騎兵，不利於在險隘的地方行動，副將王進忠的部隊騷亂，羅岱、劉肇基的士兵多逃跑，一追趕，他們就彎弓搭箭射向自己人。象昇就調動四川的軍隊及筸子的土著部隊，搜捕均州的賊寇。這時，楚、豫的賊寇及迎祥等都在秦、楚、蜀交界的萬山之中，象昇從南陽向襄陽進兵。賊多兵少，而河南發生大饑荒，糧餉缺乏，邊防來的部隊更加喧擾騷動。承疇、象昇建議，關中地勢平坦曠闊，利於騎兵行動，由祖寬、重鎮的軍隊開入陝。而襄陽、均、宜、穀、上津、南漳四面環山到處是賊。七月，象昇渡淅河向南。九月追逐賊寇到達鄖的西面。

京師戒嚴，有詔入衛，再賜尚方劍。既行，賊遂大逞，駸駸乎不可復制矣。既解嚴，詔遷兵部左侍郎，總

京城戒嚴，有詔書令入京護衛，再次賞賜尚方寶劍。既已離開，賊寇就大爲放肆，很快不能再加以制服了。已解嚴，詔令升兵部左侍郎，總

督宣、大、山西軍務。大興屯政，穀熟，畝一鍾，積粟二十餘萬。天子諭九邊皆式宣、大。

明年春，聞宣警，即夜馳至天城。矢檄旁午，言二百里外乞炭馬蹄闊踏四十里。象昇曰："此大舉也。"問："入口乎?"曰："未。"象昇曰："殆欲右窺雲、晋，令我兵集宣，則彼乘虛入耳。"因檄雲、晋兵勿動，自率師次右衛，戒邊吏毋輕言戰。持一月，象昇曰："懈矣，可擊。"哨知三十六營離墻六十里，潛召雲師西來，宣師東來，自督兵直子午，出羊房堡，計日鏖戰。乞炭聞之遂遁。象昇在陽和，乞炭不敢近邊。五月丁外艱，疏十上，乞奔喪。時楊嗣昌奪情任中樞，亦起陳新甲制中，而令象昇席喪候代。進兵部尚書。新甲在遠，未即至。

九月，大清兵入牆子嶺、青口山，殺總督吴阿衡，毁正關，至營城石匣，駐於牛蘭。召宣、大、山西三總兵楊國柱、王樸、虎大威入衛。三賜象昇尚方劍，督天下援兵。象昇麻衣草履，誓師及郊。馳疏報曰："臣非軍旅才。愚心任事，誼不避難。但自臣父奄逝，長途慘傷，潰亂五官，非復昔時；兼以草土之身踞三軍上，豈惟觀瞻不聳，尤虞金鼓不靈。"已聞總監中官高起潛亦衰絰臨戎，象昇謂所親曰："吾三人皆不祥之身也。人臣無親，安有君。樞輔奪情，亦欲予變禮以分怨耶？處心若此，安可與事君。他日必面責之。"

當是時，嗣昌、起潛主和議。象昇聞之，頓足嘆曰："予受國恩，恨

督宣、大、山西軍務。大力興辦屯田的政務，穀熟，每畝徵收一鍾，積儲粟米二十餘萬。天子諭令邊防九鎮都仿效宣、大。

次年春，聽到宣府報警，當天夜裏奔馳到天城。緊急公文紛雜，說二百里外乞炭部落馬蹄的踏痕闊四十里。象昇說："這是大規模的行動。"問道："入關嗎?"回答説："不。"象昇說："大概想往右窺伺雲、晋，使我們部隊集中在宣，他們就乘虛而入了。"因此發文命令雲、晋的部隊不要動，自己率領部隊駐扎右衛，告誡邊防將吏不要輕率提出與敵交戰。相持一個月，象昇説："敵人懈怠了，可以攻擊。"探聽得知三十六營離邊墻六十里，暗地召集雲的部隊從西來，宣的部隊從東來，自己督率軍隊直奔子午，出羊房堡，約定日期鏖戰。乞炭部落聽到後逃走。象昇在陽和，乞炭部落不敢靠近邊界。五月遭逢父喪，奏疏上了十道，乞求奔喪。當時楊嗣昌削奪喪親期間的悲痛留任執掌兵部，也起用陳新甲掌管兵部，而令象昇一邊守喪一邊等人接替。晋升兵部尚書。新甲在遠處，没有立即到來。

九月，大清兵進入牆子嶺、青口山，殺總督吴阿衡，毁壞主要的關口，到營城石匣，駐扎在牛蘭。徵召宣、大、山西三個總兵官楊國柱、王樸、虎大威入京護衛。第三次賜給象昇尚方寶劍，督率天下的援兵。象昇穿着麻衣草鞋，到郊外誓師。迅速上疏報告說："臣不是領兵打仗的材料。憑着自己的忠心辦事，從道義上講不能躲避困難。但自從臣的父親去世，遠離家鄉悲切傷心，内心昏亂，再也不像過去那樣了；加上以一個身居草野服喪的人統領三軍，哪裏僅是看起來没有威嚴，尤其擔心指揮不靈。"不久聽説總監宦官高起潛也是穿着喪服來到軍中，象昇對所親近的人說："我們三個人都是不吉祥的人物。臣下没有父母，怎麽能有君主。輔臣削奪喪親的悲痛留任，也要我改變禮制來分擔他的過失嗎？存着這樣的心思，怎麽可以與他一起服事君王。將來有一天必定要當面指責他。"

當時，嗣昌、起潛主張議和。象昇知道了，頓脚嘆息說："我受國家的恩惠，祇恨不能死得

不得死所，有如萬分一不幸，寧捐軀斷脰耳。”及都，帝召對，問方略。對曰：“臣主戰。”帝色變，良久曰：“撫乃外廷議耳，其出與嗣昌、起潛議。”出與議，不合。明日，帝發萬金犒軍，嗣昌送之，屏左右，戒毋浪戰，遂別去。師次昌平，帝復遣中官齎帑金三萬犒軍。明日又賜御馬百，太僕馬千，銀鐵鞭五百。象昇曰：“果然外廷議也，帝意鋭甚矣。”决策議戰，然事多爲嗣昌、起潛撓。疏請分兵，則議宣、大、山西三帥屬象昇，關、寧諸路屬起潛。象昇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次順義。

其所，假如萬一發生不幸，寧可捐軀斷頸。”到京城，皇上召見應對，詢問謀略。回答説：“臣主張交戰。”皇上臉色變了，過了很久説：“招撫是朝廷外面的議論，出去與嗣昌、起潛商量。”出來與他們商量，意見不合。次日，皇上發放萬金犒勞軍隊，嗣昌送他，屏退左右的人，告誡他不要隨意交戰，於是告別離去。部隊駐扎昌平，皇上又派宦官送來内庫的金錢三萬犒勞軍隊。次日又賜御厩的馬百匹，太僕寺的馬千匹，銀鐵鞭五百。象昇説：“招撫果然是朝廷外面的議論，皇上的心意很堅决了。”决定策略進行戰争，然而事情多爲嗣昌、起潛所破壞。上疏請求分派部隊，就議定宣、大、山西三大帥歸屬象昇，關、寧各路歸屬起潛。象昇名義上總督天下的軍隊，實際上不到二萬人馬。駐扎在順義。

先是，有瞽而賣卜者周元忠，善遼人，時遣之爲媾。會嗣昌至軍，象昇責數之曰：“文弱，子不聞城下盟《春秋》耻之，而日爲媾。長安口舌如鋒，袁崇煥之禍其能免乎?”嗣昌頰赤，曰：“公直以尚方劍加我矣。”象昇曰：“既不奔喪，又不能戰，齒劍者我也，安能加人。”嗣昌辭遁。象昇即言：“元忠講款，往來非一日，事始於薊門督監，受成於本兵，通國聞之，誰可諱也。”嗣昌語塞而去。又數日會起潛安定門，兩人各持一議。新甲亦至昌平，象昇分兵與之。當是時，象昇自將馬步軍列營都城之外，衝鋒陷陣，軍律甚整。

在此之前，有一個瞎眼賣卜的人叫周元忠，與遼人友善，時常派遣他去講和。適逢嗣昌來到軍中，象昇列舉罪狀斥責他説：“文弱，你不知道訂立城下之盟是《春秋》所認爲可耻的事，却每日去講和。長安人的口舌像刀鋒，袁崇煥的禍能免除嗎?”嗣昌臉頰發紅，説：“公簡直是要用尚方寶劍來對付我了。”象昇説：“既不奔喪，又不能交戰，被尚方寶劍所殺的是我，怎麽能施加於人。”嗣昌用言辭來支吾搪塞。象昇就説：“元忠講和，往來并非一天，事情開始於薊門督監，按照兵部尚書的指示辦理，全國都知道了，誰能够隱瞞。”嗣昌理屈詞窮而去。又過幾天在安定門會見起潛，兩人各自堅持一種意見。新甲亦到昌平，象昇把部隊分給他。當時，象昇親自帶領馬步兵在京城外排列軍營，衝鋒陷陣，軍隊紀律很嚴。

大清兵南下，三路出師：一由淶水攻易，一由新城攻雄，一由定興攻安肅。象昇遂由涿進據保定，命諸將分道出擊，大戰於慶都。編修楊廷麟上疏言：“南仲在内，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殞恨。國有若人，非封疆福。”嗣昌大怒，改廷麟兵部主事，贊畫行營，奪象昇尚書，侍郎視事。

大清兵南下，分三路出兵：一路從淶水進攻易，一路從新城進攻雄，一路由定興進攻安肅。象昇於是從涿進駐保定，命令諸將分道出擊，在慶都大戰。編修楊廷麟上疏説：“南仲在朝内，李綱没有功勞；潛善主持議和，宗澤飲恨而死。國家有這種人，不是守衛疆土的大臣的福分。”嗣昌大怒，改任廷麟兵部主事，到軍營參贊謀劃，奪去象昇尚書的官銜，以侍郎職位辦事。命

命大學士劉宇亮輔臣督師，巡撫張其平閉闉絶餉。俄又以雲、晋警，趣出關，王樸徑引兵去。

象昇提殘卒，次宿三宫野外。畿南三郡父老聞之，咸叩軍門請曰："天下洶洶且十年，明公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先。乃奸臣在内，孤忠見嫉。三軍捧出關之檄，將士懷西歸之心。栖遲絶野，一飽無時。脱巾狂噪，雲帥其見告矣。明公誠從愚計，移軍廣順，召集義師。三郡子弟喜公之來，皆以昔非公死賊，今非公死兵，同心戮力，一呼而裹糧從者可十萬，孰與隻臂無援，立而就死哉！"象昇泫然流涕而謂父老曰："感父老義。雖然，自予與賊角，經數十百戰未嘗衄。今者，分疲卒五千，大敵西衝，援師東隔，事由中制，食盡力窮，旦夕死矣，無徒累爾父老爲也。"衆號泣雷動，各携床頭斗粟餉軍，或貽棗一升，曰："公煮爲糧。"

十二月十一日進師至鉅鹿賈莊。起潛擁關、寧兵在雞澤，距賈莊五十里而近，象昇遣廷麟往乞援，不應。師至蒿水橋，遇大清兵。象昇將中軍，大威帥左，國柱帥右，遂戰。夜半，觱篥聲四起。旦日，騎數萬環之三匝。象昇麾兵疾戰，呼聲動天，自辰迄未，炮盡矢窮。奮身鬥，後騎皆進，手擊殺數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掌牧楊陸凱懼衆之殘其尸而伏其上，背負二十四矢以死。僕顧顯者殉，一軍盡覆。大威、國柱潰圍乃得脱。

起潛聞敗，倉皇遁，不言象昇死狀。嗣昌疑之，有詔驗視。廷麟得其

令大學士劉宇亮以輔臣的身份督師，巡撫張其平關閉城門斷絶糧餉。不久又因爲雲、晋報警，催促出關，王樸徑自領兵離去。

象昇帶領殘剩的士兵，駐宿在三宫野外。畿南三府的父老得知，都到軍營門前叩請説："天下騷擾不安將近十年，您出於寧可經歷死一萬次的極大危險，而不願僥幸獲得一絲生機的想法作爲天下人的先導。可是奸臣在朝内，孤立無助的忠臣遭到嫉恨。三軍捧着出關的命令，將士却懷着回到西面去的心思。栖宿在荒野，没有吃飽一頓飯的時候。脱掉頭巾狂亂鼓噪，雲帥他已經告訴我們了。您如果聽從我們的計劃，移師到廣順，召集義軍。三府的子弟爲您的到來而欣喜，都是因爲往昔不是公就死於賊，如今不是您就死於敵兵，同心合力，一聲呼唤而携帶着糧食跟從的人可以達到十萬，比起孤立無援，站着等死怎麽樣！"象昇傷心流淚對父老説："感激父老的情誼。雖然，自我與賊交戰，經過幾十上百次戰鬥未曾敗。如今，分給我疲憊的士兵五千名，大敵往西衝來，援師阻隔在東面，事情由朝中控制，糧食吃光力氣用完，早晚就要死了，不要做白白地連累你們父老的事。"衆人號哭聲如雷動，各自携帶家中不多的粟米送給部隊，或送來一升棗子，説："公煮了當糧食。"

十二月十一日進軍到鉅鹿賈莊。起潛帶領關、寧的部隊駐在雞澤，距離賈莊不到五十里，象昇派廷麟前往求援，不答應。部隊到蒿水橋，遇到大清兵。象昇率領中軍，大威統率左軍，國柱統率右軍，於是交戰。半夜，觱篥聲從四面響起。明日清晨，騎兵數萬包圍了三圈。象昇指揮士兵激戰，呼喊聲震動天空，自辰時到未時，炮箭窮盡。親自奮勇格鬥，後面的騎兵都跟隨前進，親手擊殺數十人，身上中了四箭三刀，於是倒下。掌牧楊陸凱害怕敵衆傷殘他的尸體而伏在上面，背上帶着二十四箭死去。僕人顧顯，陪着一起死，全軍覆没。大威、國柱突破包圍纔得以脱身。

起潛聽説戰敗，倉皇逃跑，不説象昇死的情况。嗣昌懷疑，有詔令檢驗察看。廷麟在戰場上

尸戰場，麻衣白網巾。一卒遥見，即號泣曰："此吾盧公也。"三郡之民聞之，哭失聲。順德知府于穎上狀，嗣昌故靳之，八十日而後殮。明年，象昇妻王請恤。又明年，其弟象晋、象觀又請，不許。久之，嗣昌敗，廷臣多爲言者，乃贈太子少師、兵部尚書，賜祭葬，世廕錦衣千户。福王時，追謚忠烈，建祠奉祀。

得到他的尸體，穿着麻衣戴着白色的網巾。一個士卒遠遠地望見，就號哭着説："這是我們的盧公。"三府的人民知道，痛哭失聲。順德知府于穎上報情况，嗣昌原來就討厭他，八十天之後纔殮葬。次年，象昇妻王氏請求葬祭的禮儀。後年，他的弟弟象晋、象觀又請求，不准許。過了很久，嗣昌敗績，朝廷官員多爲象昇説話，於是贈太子少師、兵部尚書，賜祭葬的禮儀，世代廕襲錦衣衛千户。福王時，追謚忠烈，建立祠堂祭祀。

象昇少有大志，爲學不事章句。居官勤勞倍下吏，夜刻燭，鷄鳴盥櫛，得一機要，披衣起，立行之。暇即角射，箭啣花，五十步外，發必中。愛才惜下如不及，三賜劍，未嘗戮一偏裨。

象昇年輕時有大志，作學問不從事章節字句意義的解釋。任職勤勞超過下屬吏員一倍，夜間辦事要到蠟燭燃盡，鷄鳴就起身梳洗，得到一件機要的事情，馬上披衣起床立即辦理。空餘時間就比賽射箭，用箭釘住花，五十步外，發箭必中。愛護有才能的人體恤下屬心情急迫好像辦事要來不及一樣，三次賜給尚方寶劍，没有殺過一名偏將裨將。

高平知縣侯弘文者，奇士也，僑寓襄陽，散家財，募滇軍隨象昇討賊。象昇移宣、大，弘文率募兵至楚，巡撫王夢尹以擾驛聞。象昇上疏救，不得，弘文卒遣戍。天下由是惜弘文而多象昇。

高平知縣侯弘文，是有特殊才能的人，僑居襄陽，散發家中的財産，招募滇軍跟隨象昇討伐賊寇。象昇調往宣、大，弘文率領招募的士兵到楚，巡撫王夢尹以騷擾驛站上報。象昇上疏救援，没有成功，弘文最終發配戍守。天下的人因此可惜弘文而推重象昇。

象昇好畜駿馬，皆有名字。嘗逐賊南漳，敗。追兵至沙河，水闊數丈，一躍而過，即所號五明驥也。

象昇喜歡養駿馬，每匹馬都有名字。曾經在南漳追逐賊寇，被打敗。追兵跟到沙河，水面闊數丈，一躍而過，就是被稱爲五明驥的那匹馬。

方象昇之戰殁也，嗣昌遣三邏卒察其死狀。其一人俞振龍者，歸言象昇實死。嗣昌怒，鞭之三日夜，且死，張目曰："天道神明，無枉忠臣。"於是天下聞之，莫不欷歔，益恚嗣昌矣。

象昇剛戰死，嗣昌派遣三個巡邏的士兵去察看他死的形狀。其中有一人叫俞振龍的，回來説象昇真的死了。嗣昌怒，鞭打他三天三夜，將死，睁開眼睛説："天道神明，不要冤枉了忠臣。"於是天下都知道，莫不抽泣嘆息，更加厭恨嗣昌了。

其後南都亡，象觀赴水死，象晋爲僧，一門先後赴難者百餘人。從弟象同及其部將陳安死尤烈。

後來南都失陷，象觀投水而死，象晋做了和尚，一家先後赴難的有百餘人。堂弟象同及他的部將陳安死得尤其壯烈。

象觀，崇禎十五年，鄉薦第一，成進士。官中書。象晋、象同皆諸生。

象觀，崇禎十五年鄉試第一，成了進士。任中書。象晋、象同都是生員。

象昇死時，年三十九。

象昇死時，年齡爲三十九歲。

劉之綸

劉之綸，字元誠，宜賓人。家世務農。之綸少從父兄力田，間艾薪樵，賣之市中。歸而學書，銘其座曰“必爲聖人”。里中由是號之綸劉聖人。天啓初，舉鄉試。奢崇明反，以策干監司扼賊歸路，監司不能用。

崇禎元年第進士，改庶吉士。與同館金聲及所客申甫三人者相與爲友，造單輪火車、偏厢車、獸車，刳木爲西洋大小炮，不費司農錢。

明年冬，京師戒嚴。聲上書得召見，薦之綸及甫。帝立召之綸、甫。之綸言兵，了了口辨。帝大悦，授甫京營副總兵，資之金十七萬召募；改聲御史，監其軍；授之綸兵部右侍郎，副尚書閔夢得協理京營戎政。於是之綸賓賓以新進驟躋卿貳矣。

初，正月元日有黑氣起東北亘西方。甫見之大驚，趨語之綸、聲曰：“天變如此，汝知之乎？今年當喋血京城下，可畏也。”聞者皆笑。及冬十一月三日，大清兵破遵化。十五日至薊上。二十日薄都城，自北而西。都人從城上望之，如雲萬許片馳風，須臾已過。遂克良鄉，還至盧溝，夜殺甫一軍七千餘人，黎明掩殺大帥滿桂、孫祖壽，生擒黑雲龍、麻登雲以去。之綸曰：“元日之言驗矣。”請行，無兵，則請京營兵，不許，則請關外川兵，不許，則議召募，召募得萬人，遂行。抵通州，時永平已陷，天大雨雪。之綸奏軍機，七上，不報。

明年正月，師次薊。當是時，大清兵蒙古諸部號十餘萬，駐永平；諸勤王軍數萬在薊。之綸乃與總兵馬世龍、吳自勉約，由薊趨永平，牽之無

劉之綸，字元誠，宜賓人。家中世代務農。之綸少年時跟着父兄致力耕種，有時砍柴在集市上出賣。回來學習讀書，在座位上銘刻“必爲聖人”四字。里中由此稱之綸爲劉聖人。天啓初，考中鄉試。奢崇明造反，帶着計策進見地方監察官員提出扼守賊寇的歸路，監察官員不能采用。

崇禎元年考中進士，改任庶吉士。與同在史館讀書的金聲以及接納爲客人的申甫三人相互爲朋友，製造單輪火車、偏厢車、獸車，挖空木頭做成西洋的大炮小炮，都不用户部的錢。

次年冬，京城戒嚴。金聲上書得以被皇上召見，推薦之綸及申甫。皇上立刻召見之綸、申甫。之綸談論軍事，條理清楚口齒伶俐。皇上大爲高興，授予申甫京營副總兵的官職，資助他金十七萬招募士兵；改任金聲爲御史，監察他的軍隊；授予之綸兵部右侍郎的官職，作爲尚書閔夢得的副手協助處理駐京部隊的軍務。於是之綸以新近入仕的身份突然躋身於少卿之列而更恭勤。

起初，正月元日有黑氣起自東北方横貫到西面。申甫看到大爲吃驚，趕去告訴之綸、金聲説：“天象的變異像這個樣子，你們知道嗎？今年京城下必定會血流遍地，可怕啊。”聽到的人都笑。到冬天十一月三日，大清兵攻破遵化。十五日到達薊上。二十日逼近京城，從北向西而來。京城的人從城上望見他們，好像萬多片雲在風中奔馳，頃刻之間已經過去。於是攻克良鄉，回到盧溝，夜間殺死申甫的部隊七千餘人，黎明時偷襲殺死大帥滿桂、孫祖壽，生擒黑雲龍、麻登雲而去。之綸説：“元日的話應驗了。”請求出征没有部隊，請求派遣駐守京城的部隊，不許，就請求調動關外的川兵，不許，又提議招募士兵，招募到上萬人，於是出發。抵達通州，這時永平已經陷落，天下大雨大雪。之綸奏言軍事機宜，上了七道奏疏，没有答覆。

次年正月，部隊駐扎薊。當時，大清軍中蒙古各部號稱十餘萬，駐守永平；各路入京護衛朝廷的軍隊數萬人在薊。之綸就與總兵馬世龍、吳自勉約定，他們由薊奔赴永平，牽制敵軍不讓他

動，而自率兵八路進攻遵化。既由石門至白草頂，距遵化八里娘娘山而營，世龍、自勉不赴約。二十二日，大清兵自永平趨三屯營，驍騎三萬，望見山上軍，縱擊之。之綸發炮，炮炸，軍營自亂。左右請結陣徐退，以爲後圖。之綸叱曰："毋多言！吾受國恩，吾死耳！"嚴鼓再戰，流矢四集。之綸解所佩印付家人，"持此歸報天子"，遂死。一軍皆哭，拔營野戰，皆死之。尸還，矢飲於顱，不可拔。聲以齒嚙之出，以授其家人。

初，講官文震孟入都，之綸、聲往見之。震孟教以持重。之綸既受命視師，驟貴，廷臣抑之。震孟使人諷之，謂宜辭侍郎而易科銜以行，不聽。既行，通州守者不納，雨雪宿古廟中，御史董羽宸劾其行留。之綸曰："小人意忌，有事則委卸，無事則議論，止從一侍郎起見耳。乞削臣今官，賜骸骨。"不許。及戰死，天子嘉其忠，從優恤，贈兵部尚書。震孟止之曰："死綏，分也，侍郎非不尊。"遂不予贈，賜一祭半葬，任一子。之綸母老，二子幼，貧不能返柩，請於朝，給驛還。久之，贈尚書。後十五年，聲死難。

們行動，而自己率領部隊分八路進攻遵化。已由石門到達白草頂，在距離遵化八里的娘娘山扎營，世龍、自勉没有赴約。二十二日，大清兵自永平奔赴三屯營，驍勇的騎兵三萬，望見山上的軍隊，放馬攻擊。之綸發炮，炮爆炸，軍營自相混亂。左右的人請求排成隊形慢慢撤退，以此作爲將來的打算，之綸呵斥説："不要多話！我受國家的恩典，我死而已！"敲響緊密的鼓聲再次交戰，流箭從四面集結而來。之綸解下佩戴的印信交給家人，説"拿着這個回去報告天子"，就此死去。全軍都哭，拔起營帳在野外作戰，全部死於戰鬥。之綸的尸體送回，箭没入頭顱，拔不出來。金聲用牙齒把它咬出來，交給之綸的家人。

起初，講官文震孟來到京城，之綸、金聲去看他。震孟用持重來教導他們。之綸既已接受命令督察軍隊，突然顯貴，朝廷大臣壓制他。震孟派人勸告他，説應該辭去侍郎改爲以六科給事中的頭銜出行，不聽。既已出行，守衛通州的人不接納他們，衹能在雨雪天住宿古廟之中，御史董羽宸彈劾他行動逗留。之綸説："小人心意忌妒，有事就推卸，没有事就發議論，衹是爲一個侍郎的官職産生意見罷了。乞求削去臣現在的官職，讓我退休。"不許。等到戰死，天子贊許他的忠心，從優給予葬祭的禮儀，贈官兵部尚書。震孟阻止説："之綸死於不肯退兵，這是分内的事，侍郎的官職并非不尊崇。"於是不給予贈官，賞賜全部祭祀和一半殯葬的禮儀，任命一個兒子爲官。之綸的母親年老，兩個兒子年幼，家裏貧困不能把靈柩送回去，向朝廷請求，給驛車送回去。過了很久，贈官尚書。此後十五年，金聲死於國難。

丘民仰

丘民仰，字長白，渭南人。萬曆中舉於鄉。以教諭遷順天東安知縣，釐宿弊十二事。河嚙，歲旱蝗，爲文祭禱。河他徙，蝗亦盡。調繁保定之新城。

崇禎二年，縣被兵，晨夕登陴守。四方勤王軍畢出其地，民仰調度

丘民仰，字長白，渭南人。萬曆期間鄉試中舉。從教諭升爲順天東安知縣，革除舊時的弊端十二件事。河水侵蝕，年成遭旱災蝗災，作文祭禱。河流改道到别的地方，蝗蟲也没有了。調往事務繁重的保定的新城。

崇禎二年，縣城遭到敵兵進攻，早晚登上城樓防守。四方入京護衛朝廷的軍隊都從他這個地

有方，民不知擾。擢御史，號敢言。時四方多盜，鎮撫率怯懦不敢戰，釀成大亂。吴橋兵變，列城多陷，巡撫余大成、孫元化皆主撫。流賊擾山西，巡撫宋統殷下令，殺賊者抵死。民仰先後疏論其非，後皆如民仰言。遭妻喪，告歸。出爲河間知府，遷天津副使，調大同，監軍汝寧，遷永平右參政，移督寧前兵備。民仰善理劇，以故所移皆要地。

方出發，民仰調度有方，人民感覺不到騷擾。提升爲御史，被稱爲敢於講話。當時四方多盜賊，鎮將巡撫都怯懦不敢出戰，釀成大亂。吴橋發生兵變，各城多陷落，巡撫余大成、孫元化都主張招撫。流賊騷擾山西，巡撫宋統殷下令，殺死賊寇的抵死。民仰先後上疏議論他們的錯誤，後來事情都像民仰説的那樣。遭逢妻喪，請假回家。出任河間知府，升天津副使，調往大同，在汝寧監察軍隊，升永平右參政，調去督察寧前的軍事防備。民仰善於處理繁重的事務，所以調任的都是重要的地方。

十三年三月擢右僉都御史，代方一藻巡撫遼東，按行關外八城，駐寧遠。十四年春，錦州被圍，填壕毁塹，聲援斷絶。有傳其帥祖大壽語者："逼以車營，毋輕戰。"總督洪承疇集兵，民仰轉餉，未發。帝憂之。朝議兩端。命郎中張若麒就行營計議，若麒至，則趣進師。七月，師次乳峰，去錦州五六里而營。旦日，楊國柱之軍潰。逾月，王樸軍亦潰。未幾，馬科等五將皆潰。大清兵掘松山，斷我歸路，遂大敗，蹂躪殺溺無算，退保松山。圍急，外援不至，芻糧竭。至明年二月，且半年矣。城破，承疇降，民仰死，若麒跳從海上蕩漁舟而還，寧遠、關門勁旅盡喪。事聞，帝驚悼甚，設壇都城，承疇十六，民仰六，賜祭盡哀。贈民仰右副都御史，官爲營葬，録其一子。尋命建祠都城外，與承疇并列，帝將親臨祭焉。將祭，聞承疇降，乃止。

十三年三月提升爲右僉都御史，代替方一藻巡撫遼東，考察巡視關外的八座城，駐守在寧遠。十四年春天，錦州被圍困，填塞壕溝毁壞工事，聲援斷絶。有人傳達錦州部隊統帥祖大壽的話："以車輛組成陣營逼近敵人，不要輕率交戰。"總督洪承疇集結部隊，民仰轉運糧餉，没有出發。皇上爲此感到擔憂。朝廷議論瞻前顧後遲疑不决。命令郎中張若麒到軍營計議。若麒到了，就催促進兵。七月，部隊在乳峰停留，離錦州五六里扎營。次日，楊國柱的軍隊潰退。過了一個月，王樸的軍隊也潰散。没有多久，馬科等五個將領的軍隊全部潰散。大清兵掘斷松山，斷絶我軍的歸路，於是大敗，被蹂躪遭殺害淹死的士兵無數，退守松山。圍困緊急，外面的援軍不到，飼草糧食窮盡。到次年二月，將半年了。城被攻破，承疇投降，民仰死，若麒逃跑，從海上乘漁船回來，寧遠、關門的精鋭部隊全部喪失。事情上報，皇上十分震驚悲痛，在京城設祭壇，承疇十六壇，民仰六壇，賞賜祭祀的禮儀表示哀悼。贈民仰官右副都御史，官府爲他料理殯葬，録用他的一個兒子。隨即下令在京城外建立祠堂，與承疇并列，皇上將親自前去祭奠。將要祭奠，聽説承疇投降，就停止了。

丘禾嘉

丘禾嘉，貴州新添衛人。舉萬曆四十一年鄉試，好談兵。天啓時，安邦彦反，捐資製器，協擒其黨何中蔚。選祁門教諭，以貴州巡撫蔡復一

丘禾嘉，貴州新添衛人。萬曆四十一年鄉試中舉，喜歡談論軍事。天啓時候，安邦彦造反，捐款製造兵器，協助擒獲他的黨羽何中蔚。授官祁門教諭，由於貴州巡撫蔡復一的請求，升翰林

請，遷翰林待詔，參復一軍。

崇禎元年有薦其知兵者，命條上方略。帝稱善，即授兵部職方主事。三年正月，薊遼總督梁廷棟入主中樞，銜總理馬世龍違節制，命禾嘉監紀其軍。時永平四城失守，樞輔孫承宗在關門，聲息阻絕。薊遼總督張鳳翼未至，而順天巡撫方大任老病不能軍，惟禾嘉議通關門聲援，率軍入開平。二月，大清兵來攻，禾嘉力拒守，乃引去。已，分略古治鄉，禾嘉令副將何可綱、張洪謨、金國奇、劉光祚等迎戰，抵灤州。甫還，而大清兵復攻牛門、水門，又督參將曹文詔等轉戰，抵遵化而返。無何，四城皆復。

寧遠自畢自肅遇害，遂廢巡撫官，以經略兼之，至是議復設。廷棟力推禾嘉才，超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兼轄山海關諸處。禾嘉初莅鎮，大清兵以二萬騎圍錦州。禾嘉督諸將赴救，城獲全。登萊巡撫孫元化議徹島上兵於關外，規復廣寧及金、海、蓋三衛。禾嘉議用島兵復廣寧、義州、右屯。廷棟慮其難，以咨承宗。承宗上奏曰："廣寧去海百八十里，去河百六十里，陸運難。義州地偏，去廣寧遠，必先據右屯，聚兵積粟，乃可漸逼廣寧。"又言："右屯城已隳，修築而後可守。築之，敵必至，必復大小凌河，以接松、杏、錦州。錦州繞海而居敵，難陸運。而右屯之後即海，據此則糧可給，兵可聚，始得爲發軔地。"奏入，廷棟力主之，於是有大凌築城之議。

會禾嘉訐祖大壽，大壽亦發其贓私。承宗不欲以武將去文臣，抑使弗奏，密聞於朝，請改禾嘉他職。四年

院待詔，在復一的軍隊中參謀。

崇禎元年有人推薦他通曉軍事，命令他分條上奏全盤的計劃和策略。皇上稱好，立即授官兵部職方主事。三年正月，薊遼總督梁廷棟入朝主持兵部，銜恨總理馬世龍違反紀律，命禾嘉督察治理他的軍隊。當時永平等四座城市失守，掌管兵部的輔臣孫承宗在關門，消息阻隔斷絕。薊遼總督張鳳翼未到，而順天巡撫方大任衰老有病不能帶兵，祇有禾嘉提議打通與關門的聯係互相聲援，率領軍隊進入開平。二月，大清兵來攻打，禾嘉極力抵抗防守，於是領兵離去。不久，分兵劫掠古治鄉，禾嘉命令副將何可綱、張洪謨、金國奇、劉光祚等迎戰，抵達灤州。剛回來，大清兵再次攻打牛門、水門，又督率參將曹文詔等轉戰，抵達遵化而後返回。没有多久，四城全都收復。

寧遠自從畢自肅遇害，就廢除巡撫的官職，以經略兼任，到這時議論重新設立。廷棟極力推許禾嘉的才能，越級拜官右僉都御史，巡撫那個地方，兼管轄山海關各處。禾嘉初到鎮，大清兵以二萬騎兵圍攻錦州。禾嘉督率諸將趕去救援，城市獲得保全。登萊巡撫孫元化提議把島上的軍隊撤到關外，規劃恢復廣寧及金、海、蓋三衛。禾嘉提議用島上的軍隊恢復廣寧、義州、右屯。廷棟顧慮那樣做困難，拿這件事詢問承宗。承宗上奏說："廣寧離海一百八十里，離河一百六十里，陸地運輸困難。義州地方偏僻，離廣寧遠，一定要先占據右屯，聚集部隊積蓄粟米，纔可以逐步逼近廣寧。"又說："右屯城已毁壞，修築以後纔可以守衛。修築城墻，敵人必定會來，必定要修復大小凌河，用以連接松、杏、錦州。錦州雖然環海但駐有敵人，陸地運輸又困難。而右屯的後面就是海，占據這個地方那麽糧食可以供應，軍隊可以集結，纔能够成爲向前發展的基地。"奏疏送入，廷棟極力支持這個主張，於是有在大凌河築城的建議。

適逢禾嘉攻擊祖大壽，大壽亦揭發他貪贓的陰私。承宗不想爲了武將而驅逐文臣，壓下來讓大壽不要上奏，秘密報告朝廷，請求改任禾嘉其他

五月命調南京太僕卿，以孫穀代。穀未至，部檄促城甚急。大壽以兵四千據其地，發班軍萬四千人築之，護以石砫土兵萬人。禾嘉往視之，條九議以上。工垂成，廷棟罷去。廷議大凌荒遠不當城，撤班軍赴薊，責撫鎮矯舉，令回奏。禾嘉懼，盡撤防兵，留班軍萬人，輸糧萬石濟之。

的職務。四年五月下令調任南京太僕寺卿，用孫穀代替他。孫穀未到，兵部發文催促築城很是緊急。大壽用四千名士兵據守那個地方，調發輪流進京值勤的軍隊一萬四千人築城，用石砫的土兵上萬人作保護。禾嘉前往視察，分條上奏九項建議。工程即將完成，廷棟遭罷免而離去。朝廷議論大凌荒遠不應當築城，撤下輪流進京值勤的軍隊開往薊，責備巡撫鎮將假托君命擅自行動，令他們上奏回答。禾嘉懼怕，全部撤掉守軍，留下輪流值勤的部隊上萬人，輸送糧食上萬石接濟他們。

八月，大清兵抵城下，掘濠築墻，四面合圍，別遣一軍截錦州大道。城外堠臺皆下，城中兵出，悉敗還。禾嘉聞之，馳入錦州，與總兵官吳襄、宋偉合兵赴救。離松山三十餘里，與大清兵遇，大戰長山、小凌河間，互有傷損。九月望，大清兵薄錦州，分五隊直抵城下。襄、偉出戰不勝，乃入城。二十四日，監軍張春會襄、偉兵，過小凌河東五里，築壘列車營，爲大凌聲援。大清兵扼長山，不得進。禾嘉遣副將張洪謨、祖大壽、靳國臣、孟道等出戰五里莊，亦不勝。夜趨小凌河，至長山接戰，大敗。春及副將洪謨、楊華徵、薛大湖等三十三人俱被執，副將張吉甫、滿庫、王之敬等戰歿。大壽不敢出，凌城援自此絶。敗書聞，舉朝震駭。孫穀代禾嘉，未至而罷，改命謝璉。璉畏懼，久不至。後兵事亟，召璉駐關外，禾嘉留治中。及是聞敗，移駐松山，圖再舉，言官以推委詆之。帝以禾嘉獨守松山，非卸責，戒飭而已。

八月，大清兵抵達城下，掘濠溝築墻，四面合圍，另派一支部隊攔截通往錦州的大路。城外瞭望敵情的高臺全被攻占，城中的部隊出來，全都戰敗而回。禾嘉聽説，奔馳進入錦州，與總兵官吳襄、宋偉集合部隊前往救援。離開松山三十多里，與大清兵相遇，在長山、小凌河之間大戰，互有損傷。九月十五日，大清兵逼近錦州，分成五隊直達城下。吳襄、宋偉出戰不能取勝，就進城。二十四日，監軍張春會合吳襄、宋偉的部隊，越過小凌河東面五里，修築戰壘排列由車輛組成的陣營，作爲大凌的聲援。因大清兵把守長山，不能前進。禾嘉派遣副將張洪謨、祖大壽、靳國臣、孟道等在五里莊出戰，也不能獲勝。夜間前往小凌河，到長山交戰，大敗。張春及副將洪謨、楊華徵、薛大湖等三十三人都被抓住，副將張吉甫、滿庫、王之敬等戰死。大壽不敢出來，凌城的聲援自此斷絶。失敗的戰報上達，整個朝廷震驚駭怕。孫穀代替禾嘉，没有到就被罷免，改爲任命謝璉。謝璉畏懼，很久不到任。後來戰事緊急，徵召謝璉駐扎關外，禾嘉留下來治理中部。到這時聽説戰敗，遷移駐地到松山，計劃再次行動，諫議官攻擊他推卸責任。皇上認爲禾嘉單獨守衛松山，不是推卸責任，對他衹是告誡訓示而已。

大凌糧盡食人馬。大清屢移書招之，大壽許諾，獨副將可綱不從。十月二十七日，大壽殺可綱，與副將張存仁等三十九人投誓書約降。是夕出見，以妻子在錦州，請設計誘降錦州

大凌河糧食用盡就吃人和馬。大清屢次移送文書招降，大壽答應，衹有副將可綱不服從。十月二十七日，大壽殺可綱，與副將張存仁等三十九人送交盟約約定投降。這一天傍晚出城相見，因爲妻子兒女在錦州，請求設計誘降錦州的守

守將，而留諸子於大清。禾嘉聞大凌城炮聲，謂大壽得脫，與襄及中官李明臣、高起潛發兵往迎。適大壽僞逃還，遂俱入錦州。大凌城人民商旅三萬有奇，僅存三之一，悉爲大清所有，城亦被毁。十一月六日，大清復攻杏山。明日攻中左所。城上用炮擊，乃退。大壽入錦州，未得間，而禾嘉知其納款狀，具疏聞於朝。因初奏大壽突圍出，前後不讎，引罪請死。於是言官交劾，嚴旨飭禾嘉。而帝於大壽欲羈縻之，弗罪也。

新撫璉已至，禾嘉猶在錦州。會廷議山海别設巡撫，詔罷璉，令方一藻撫寧遠，禾嘉仍以僉都御史巡撫山海、永平。尋論築城召釁罪，貶二秩，巡撫如故。禾嘉請爲監視中官設標兵。御史宋賢詆其諂附中人，帝怒，貶賢三秩。禾嘉持論每與承宗異，不爲所喜，時有詆諆。既遭喪敗，廷論益不容，遂堅以疾請。五年四月詔許還京，以楊嗣昌代。令其妻代陳病狀，乃命歸田，未出都卒。

明世舉於鄉而仕至巡撫者，隆慶朝止海瑞，萬曆朝張守中、艾穆。莊烈帝破格求才，得十人：丘民仰、宋一鶴、何騰蛟、張亮以忠義著，劉可訓以武功聞，劉應遇、孫元化、徐起元皆以勤勞致位，而陳新甲官最顯。

贊曰：危亂之世，未嘗乏才，顧往往不盡其用。用矣，或掣其肘而驅之必死。若是者，人實爲之，要之亦天意也。盧象昇在莊烈帝時，豈非不世之才，乃困抑之以至死，何耶！至忠義激發，危不顧身，若劉之綸、丘民仰之徒，又相與俱盡，則天意可知矣。

將，而把幾個姬妾留在大清。禾嘉聽到大凌城的炮聲，説大壽得以逃脱，與吴襄及宦官李明臣、高起潛發兵前去相迎。適遇大壽假裝逃回，於是一起進入錦州。大凌城百姓商人三萬多，祇存下三分之一，都被大清所占有，城亦被毁。十一月六日，大清又攻杏山。次日攻中左所。城上用炮轟擊，於是撤退。大壽到錦州，未得到機會，而禾嘉知道他投降的情況，上疏詳細報告朝廷。因爲起初上奏説大壽突圍而出，前後不相符合，認罪請求一死。於是諫官紛紛彈劾，下嚴旨訓斥禾嘉。而皇上對於大壽想籠絡他，没有加罪。

新任巡撫謝璉已到，禾嘉還在錦州。適逢朝廷議論在山海另外設置巡撫，詔令罷免謝璉，命令方一藻巡撫寧遠，禾嘉仍然以僉都御史的頭銜巡撫山海、永平。隨即論築城招來禍端的罪名，降二級官階，巡撫依舊。禾嘉請求爲監視軍隊的宦官設置親兵。御史宋賢攻擊他諂媚依附宦官，皇上怒，降宋賢三級官階。禾嘉提出的主張常與承宗不同，不爲他所歡喜，時常遭到毁謗污衊。既已遭到失敗，朝廷的公論更加不相容，於是堅持以有病爲理由請假。五年四月詔令允許回到京城，以楊嗣昌代替他。命令他的妻子代他陳述病情，於是命令他辭官回鄉，未出京城就去世。

明代鄉試中舉而官做到巡撫的，隆慶朝祇有海瑞，萬曆朝有張守中、艾穆。莊烈帝破格求取人才，得到十個人：丘民仰、宋一鶴、何騰蛟、張亮以忠義著稱，劉可訓以軍功聞名，劉應遇、孫元化、徐起元都以勤勞得到巡撫的職位，而陳新甲的官最顯赫。

贊曰：危亡混亂的時代，并不是缺乏人才，祇是往往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用了，或限制他而把他趕到必死的境地。像這樣的情況，實在是人爲的，總的説來也是天意。盧象昇在莊烈帝的時候，難道不是傑出的人才，竟逼迫壓制他以致置他於死地，爲什麽啊！至於爲忠義所激發，在危難中不顧自己的生命，像劉之綸、丘民仰這些人，又都一起死去，那麽可以知道天意了。

明史卷二百六十二

列傳第一百五十

傅宗龍　汪喬年 張國欽(等)　楊文岳 傅汝爲(等)　孫傳庭

傅宗龍

傅宗龍，字仲綸，昆明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除銅梁知縣，調巴縣，行取，入爲户部主事。久之，授御史。

天啓元年，遼陽破，帝下募兵之令，宗龍請行。一月餘，得精卒五千。明年，安邦彦反，圍貴陽，土寇蜂起。請發帑金濟滇將士，開建昌，通由蜀入滇之路，别設偏沅巡撫，罷湖廣退怯總兵薛來胤。帝多采納之。又上疏自請討賊，言："爲武定、尋甸患者，東川土酋禄千鍾。爲霑益、羅平患者，賊婦設科及其黨李賢輩。攻圍普安，爲滇、黔門户患者，龍文治妻及其黨尹二。困安南，據關索嶺者，沙國珍及羅應魁輩。困烏撒者，安效良。臣皆悉其生平，非臣敵。臣願以四川巡按兼貴州監軍，滅此群醜。"帝大喜，下所司議。會宗龍以疾歸，不果行。

四年正月，貴州巡撫王三善爲降賊陳其愚所紿，敗殁。其夏即家起宗龍巡按其地，兼監軍。初，部檄滇撫閔洪學援黔，以不能過盤江而止。宗龍既被命，洪學令參政謝存仁、參將袁善及土官普名聲、沙如玉等以兵五

傅宗龍，字仲綸，昆明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官銅梁知縣，調任巴縣，經地方長官保舉調到京城任職，入朝任户部主事。過了很久，授官御史。

天啓元年，遼陽被攻破，皇上頒發招募士兵的命令，宗龍請求去。一個多月，得到精兵五千。次年，安邦彦造反，包圍貴陽，當地的盜賊蜂起。宗龍請求發放國庫的金銀接濟雲南的將士；開發建昌，打通由蜀入滇的道路；另外設置偏、沅巡撫；罷免湖廣退縮怯懦的總兵薛來胤。皇上多加采納。又上疏自己請求征討賊寇，説："成爲武定、尋甸禍患的，是東川土酋禄千鍾。成爲霑益、羅平禍患的，是女賊設科及她的黨徒李賢一幫人。圍攻普安，成爲滇、黔門户禍患的，是龍文治的妻子及他的黨徒尹二。困擾安南，占據關索嶺的，是沙國珍及羅應魁一幫人。困擾烏撒的，是安效良。臣都熟悉他們的生平情况，不是臣的敵手。臣願意以四川巡按的頭銜兼任貴州監軍，消滅這一群醜類。"皇上大喜，交有關部門商議。適逢宗龍因有病回家，最終没有去。

四年正月，貴州巡撫王三善被投降的賊寇陳其愚所騙，戰敗而死。那一年夏天就在家中起任宗龍巡按那個地方，兼任監軍。起初，兵部發公文命令雲南巡撫閔洪學支援貴州，因爲不能渡過盤江而中止。宗龍既已接受命令，洪學令參政謝存仁、參將袁善以及當地部落的官員普名聲、沙

千送之。宗龍直渡盤江，戰且行，寇悉破。乃謝遣存仁、善，以名聲等土兵七百人入貴陽，擒斬其愚。軍民大快。宗龍盡知黔中要害及土酋逆順，將士勇怯。巡撫蔡復一倚信之，請敕宗龍專理軍務，設中軍旗鼓，裨將以下聽賞罰，可之。宗龍乃條上方略，又備陳黔中艱苦，請大發餉金，亦報可。初，三善令監軍道臣節制諸將，文武不和，進退牽制。宗龍反其所爲，令監軍給芻糧，核功罪，不得專進止。由是諸將用命，連破賊汪家冲、蔣義寨，直抵織金。

如玉等人用五千士兵護送他。宗龍直接渡過盤江，一邊打仗一邊行路，賊寇全被打敗。於是辭謝遣回存仁、袁善，帶着名聲等當地部落的士兵七百人進入貴陽，擒獲斬殺其愚。軍民大爲痛快。宗龍全部瞭解黔中形勢險要的地方以及當地部落酋長違抗還是順從、將士勇猛還是怯懦的情況。巡撫蔡復一倚重信賴他，請求敕令宗龍專門管理軍務，設立中軍的旗鼓儀仗，裨將以下的官員聽任他賞罰，朝廷許可了。宗龍於是分條上奏基本的方針和策略，又詳細陳述黔中的艱苦，請求大量分發薪金，朝廷也回答可以。起初，三善命令監軍的御史指揮管轄諸將，文武不和，進退受到牽制。宗龍改變他的作爲，命令監軍供應糧草，核實功罪，不得擅自決定部隊的行動。由此諸將聽命，接連在汪家冲、蔣義寨打敗賊寇，直達織金。

五年正月，總理魯欽敗績於陸廣河。宗龍上言："不合滇、蜀，則黔不能平賊；不專總督任，則不能合滇、蜀兵。請召還朱燮元，以復一兼督四川，開府遵義，而移蜀撫駐永寧，滇撫駐霑益，黔撫駐陸廣，沅撫駐偏橋，四面并進，發餉二百萬金給之。更設黔、蜀巡撫。"帝以復一新敗，令解官，即以燮元代，而命尹同皋撫蜀，王瑊撫黔，沅撫閔夢得移鎮，一如宗龍議。

五年正月，總理魯欽在陸廣河戰敗。宗龍上言："不聯合滇、蜀的軍隊，那麽黔就不能平定賊寇；不讓總督獨自承擔責任，就不能聯合滇、蜀的軍隊。請召回朱燮元，以復一兼任四川總督，在遵義設立官署，而遷移四川巡撫駐守永寧，雲南巡撫駐守霑益，貴州巡撫駐守陸廣，沅巡撫駐守偏橋，四面并進，發軍餉二百萬金供應他們。重新設立貴州、四川巡撫。"皇上因爲復一新近失敗，下令解除他的官職，就以燮元代替他，而命尹同皋巡撫四川，王瑊巡撫貴州，沅巡撫閔夢得遷移鎮守的地方，全都像宗龍建議的那樣。

陸廣敗後，諸苗復蠢動。復一、宗龍謀，討破烏粟、螺螄、長田諸叛苗，大破平越賊，毀其寨百七十，賊黨漸孤。宗龍乃條上屯守策，言：

> 蜀以屯爲守，黔則當以守爲屯。蓋安酋土地半在水外，仡佬、龍仲、蔡苗諸雜種，緩急與相助。賊有外藩，我無邊蔽，黔兵所以分力愈詘。臣謂以守爲屯者，先發兵據河，奪賊所恃。然

在陸廣失敗之後，各苗族部落又蠢蠢欲動。復一、宗龍計謀，討平烏粟、螺螄、長田各叛逆的苗族部落，大敗平越的賊寇，毀壞他們的山寨一百七十座，賊黨的勢力逐漸孤單。宗龍就分條上奏屯守的策略，説：

> 蜀以屯田作爲守禦，黔則應當以守禦作爲屯田。因爲安酋的土地一半在水外，仡佬、龍仲、蔡苗各雜居的部落，有急事互相援助。賊寇有外部的屏障，我部没有邊防的遮蔽，貴州的部隊因此分散兵力更短缺。臣説以守禦作爲屯田，先發兵占據河道，奪去

後撫剿諸種，隨渡口大小，置大小寨，深溝高壘，置烽墩炮臺。小渡則塞以木石，使一粟不入水內，一賊不出水外，賊無如我何。又令沿河兵習水戰，當賊耕耨時，頻出奇兵，渡河擾之。賊不敢附河而居，而後我可以議屯也。

屯之策有二：一曰清衛所原田，一曰割逆賊故壤，而以衛所之法行之。蓋黔不患無田，患無人。客兵聚散無常，不能久駐。莫若仿祖制，盡舉屯田以授有功。因功大小，爲官高下，自指揮至總、小旗，畀以應得田爲世業，而禁其私賣買。不待招徠，户口自實。臣所謂以守爲屯者如此。然兵當用四萬八千人，餉當歲八十餘萬，時當閱三年，如此而後賊可盡滅也。

部議從之。

復一卒，王瑊代，事悉倚辦。宗龍乃漸剪水外逆黨，將大興屯田。邦彦懼，謀沮之。六年三月大舉渡河入寇。宗龍擊破邦彦趙官屯，斬老蟲添，威名大著。當是時，大帥新亡，全黔震動，燮元遠在蜀，瑊擁虛位，非宗龍，黔幾殆。詔加太僕少卿。憂歸。

崇禎三年起故官。用孫承宗薦，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未幾，拜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

用小故奪官矣，居久之，十年十月流寇大入蜀，陷蜀三十餘州縣，帝拊髀而思宗龍曰："使宗龍撫蜀，賊安至是哉！"趣即家起宗龍。宗龍至蜀，代王維章與總兵羅尚文禦却賊。

賊寇的依靠。然後招撫征剿各部落，隨着渡口的大小，設置大小寨子，開掘深溝修建高壘，設置烽火臺炮臺。小渡口就用木頭石塊塞住，使一粒粟米不能進入水內，一個賊寇出不了水外，賊就不能把我們怎麼樣。又命令沿河的士兵學習水戰，在賊寇耕作的時候，頻頻派出奇兵，渡河去擾亂他們。賊寇不敢靠河居住，而後我部可以談論屯田了。

屯田的方法有兩個：一是清理衛所原有的土地，一是割取叛逆賊寇原來的疆土，而以在衛所實施的方法加以推行。黔不怕没有田地，衹怕没有人。外地來的部隊聚散没有一定的時間，不能長久駐守。不如模仿祖宗的體制，把所有的屯田授給有功的將士，根據功勞的大小，官職的高低，自指揮到把總、小旗，給以應得的田作爲世代的産業，而禁止他們私下買賣。用不着招攬，户口自然充實。臣所謂以守禦作爲屯田就是這樣。然而士兵應當用四萬八千人，軍餉應當每年八十多萬，時間應當經歷三年，這樣以後賊寇可以完全消滅。

兵部議定同意他的意見。

復一去世，王瑊代替他，事務都依賴宗龍辦理。宗龍於是逐漸剪除水外的叛黨，將大力興辦屯田。邦彦懼怕，圖謀加以阻止。六年三月大規模渡河進犯。宗龍在趙官屯擊敗邦彦，斬老蟲添，威名大震。當時，大帥新近亡故，整個貴州震動，燮元遠在四川，王瑊占據着空位，不是宗龍，貴州恐怕就危險了。下詔加官太僕少卿。遭逢親喪回家。

崇禎三年起任原官。由孫承宗推薦，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不久，拜任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的軍務。

因爲細小的緣故被奪去官職，在家住了很久。十年十月流寇大規模進入四川，攻陷四川三十多個州縣。皇上激動地拍着大腿想起了宗龍説："讓宗龍巡撫四川，賊寇哪裏會到這種地步啊！"催促就在家中起用宗龍。宗龍到四川，代

十二年五月以楊嗣昌薦，召爲兵部尚書，去蜀。宗龍自定黔亂後，凡十有四年，輒起用，用不久輒遷去。八月至京，入見帝。宗龍爲人伉直任氣，不能從諛承意。帝憤中樞失職，嗣昌以權詭得主知。宗龍樸忠，初入見，即言民窮財盡。帝頗然之，顧絮言不已，遂怫然曰："卿當整理兵事爾。"既退，語嗣昌曰："何哉？宗龍善策黔，而所言卑卑，皆他人唾餘，何也？"自是所奏請，多中格。

替王維章與總兵羅尚文抵禦擊退賊寇。十二年五月因爲楊嗣昌薦舉，召入朝廷任爲兵部尚書，離開四川。宗龍自從平定貴州的叛亂後，共十四年，總是被起用，用了不久總是升遷離去。八月到京城，入朝見皇上。宗龍爲人剛直任性，不肯阿諛奉承。皇上恨兵部尚書失職，嗣昌以權謀狡詐獲得皇上的賞識。宗龍樸直忠正，剛入朝覲見，就説人民貧困，財物窮盡。皇上很以爲有道理，但見他衹是懇切地説個不停，就不高興地説："卿應當去整頓料理軍隊的事務。"宗龍既已退出，皇上對嗣昌説："爲什麽啊？宗龍善於策劃黔的事務，但所説的話卑下，都是别人説過的無足輕重的意見，爲什麽呢？"自此上奏所請求的事，多在皇上那兒受到阻礙。

熊文燦既罷，宗龍乃言："向者賊流突東西，嗣昌故建分剿之策。今則流突者各止其所，臣請收勢險節短之效。總理止轄楚、豫，秦督兼轄四川，鳳督兼轄安慶，各率所轄撫鎮，期十二月成功。"因薦湖廣巡撫方孔炤堪代文燦。帝不用，用嗣昌督師。

熊文燦既已罷免，宗龍就説："過去賊寇流竄東西，嗣昌因此提出分别征剿的策略。如今流竄的賊寇各自停留在他們的地方，臣請收取作戰形勢危險時近距離指揮的效益。總理衹管轄楚、豫，秦總督兼管轄四川，鳳陽總督兼管轄安慶，各自率領所管轄的巡撫鎮將，限期在十二月取得成功。"因而薦舉湖廣巡撫方孔炤能够代理文燦。皇上不用，用嗣昌督師。

嗣昌既督師，上章請兵食，不悉應，劾中樞不任。宗龍亦劾嗣昌徒耗敝國家，不能報效，以氣凌廷臣。會薊遼總督洪承疇請用劉肇基爲團練總兵官，中官高起潛又揭肇基恇怯，宗龍不即覆。帝遂發怒，責以抗旨，令對狀。奏上，復以戲視封疆下吏。法司擬戍邊，不許，欲置之死。在獄二年矣，十四年春，嗣昌死，尚書陳新甲薦其才，帝未有以應也，良久曰："樸忠，吾以夙負用之，宜盡死力。"遂釋之出獄，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丁啓睿，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嗣昌既已督師，上奏章請求軍隊和食糧，因没有全部答應，便彈劾兵部不稱職。宗龍也彈劾嗣昌白白地損耗敗壞國家，不能報效皇上，使氣欺凌朝廷大臣。適逢薊遼總督洪承疇請用劉肇基爲團練總兵官，宦官高起潛又揭發肇基怯弱，宗龍没有立即答覆。皇上於是發怒，斥責他違抗聖旨，命令他回稟情况。奏疏上達，又以把疆域視作兒戲的罪名交付司法官員審訊。司法部門擬定戍守邊疆的處分，没有准許，想要置他於死地。在獄二年了，十四年春，嗣昌死，尚書陳新甲推薦他的才能，皇上没有回答，過了很久説："宗龍樸實忠正，我因爲他原先就有這樣的品質而用他，應當盡他最大的力量。"於是把他放出監獄，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的頭銜代替丁啓睿，總督陝西三個邊鎮的軍務。

當是之時，李自成有衆五十萬，自陷河、洛，犯開封，羅汝才復自南

當時，李自成有部衆五十萬，親自攻陷河、洛，進犯開封，羅汝才再次從南陽奔向鄧、淅，

陽趨鄧、淅，與合兵。帝命宗龍專辦自成。議盡括關中兵餉以出，然屬郡旱蝗，已不能應。

九月四日以川、陝兵二萬出關，次新蔡，與保督楊文岳兵會。賀人龍、李國奇將秦兵，虎大威將保兵，共結浮橋，東渡汝，合兵趨項城。五日，兩軍畢渡，走龍口。自成、汝才亦結浮橋於上流，將趨汝寧。覘兩督兵至，盡伏精鋭於林中，陽驅諸賊自浮橋西渡。人龍使後騎覘賊，還報曰："賊向汝矣，結浮橋將渡矣。"宗龍、文岳夜會諸將於龍口，詰朝將戰。

六日，兩軍并進，中道一騎馳而告曰："賊畢渡矣。"復進，一騎馳而告曰："賊半渡矣，三分渡其二矣。"宗龍、文岳曰："驅之。"走三十里，至於孟家莊，日卓午。人龍、大威曰："馬力乏矣，詰朝而戰，止兵爲營。"諸軍弛馬甲，植戈鋅，散行墟落求芻牧。賊覘之，塵起於林中，伏甲并出搏我兵。人龍有馬千騎不戰，國奇以麾下兵迎擊之，不勝。秦兵、保兵俱潰，人龍、大威奔沈丘，國奇從之，三帥師潰。宗龍、文岳合兵屯火燒店，賊以步兵攻其營。諸軍鳴大炮，震死賊百餘。日暮，賊引去。宗龍軍西北，文岳軍東南，畫塹而守。保兵宵潰，保督副將挾文岳騎而馳，夜奔於項城。宗龍復分秦兵立營於東南，諸將分壁當賊壘。

九日，檄人龍、國奇還兵救，二帥不應。宗龍曰："彼避死，宜不來，吾豈避死哉！"語其麾下曰："宗龍老矣，今日陷賊中，當與諸軍決一死戰，不能效他人捲甲走也。"召裨校

與自成會師。皇上命令宗龍專門征伐自成。商議搜括盡關中的上兵軍餉而出關，然而所屬州縣遭遇旱災蝗蟲，已經不能響應。

九月四日帶着川、陝的部隊二萬人出關，停駐在新蔡，與保總督楊文岳的軍隊會合。賀人龍、李國奇統領秦兵，虎大威統領保兵，共同結成浮橋，往東渡過汝水，會師奔向項城。五日，兩支軍隊全部渡過，走向龍口。自成、汝才也在上流結浮橋，將奔往汝寧。看見兩個總督的部隊到來，把精鋭部隊全部埋伏在樹林中，表面上驅趕諸賊從浮橋西面渡河。人龍派斷後的騎兵偵伺賊寇，回來報告説："賊寇向汝去了，結成浮橋將渡河了。"宗龍、文岳夜間在龍口會合諸將，明朝將交戰。

六日，兩支軍隊并頭前進，半路上一騎兵奔馳而來報告説："賊寇必定會渡河。"繼續前進，一騎兵奔馳而來報告説："賊寇已一半渡過河了，三分之二渡過河了。"宗龍、文岳説："快走。"奔走三十里，到孟家莊，太陽已是正中午。人龍、大威説："馬力疲乏了，明朝交戰，停下部隊宿營。"諸軍解下馬的護身甲，把矛戟插在地上，分散行進在村落間尋找飼料牧草。賊寇見到，塵土從林中衝起，伏兵一起衝出搏擊我部士兵。人龍有馬千匹不能作戰，國奇以帳下的士兵迎戰他們，不能取勝。秦兵、保兵全都潰散，人龍、大威奔向沈丘，國奇跟着他們，三個大帥的部隊潰散。宗龍、文岳把部隊合在一起屯駐火燒店，賊寇用步兵攻打他們的軍營。各部隊放大炮，震死賊寇一百多人。傍晚，賊寇領兵離去。宗龍駐扎在西北，文岳駐扎在東南，以濠溝爲界綫而防守。保的軍隊在深夜潰散，保的總督副將挾着文岳騎馬奔馳，連夜逃到項城。宗龍又分出秦兵在東南建立軍營，諸將分守營壘與賊寇的營壘相對抗。

九日，發文令人龍、國奇回師相救，兩個大帥不答應。宗龍説："他們躲避死亡，理應不來，我難道躲避死亡嗎！"對他的部下説："宗龍老了，今日陷在賊寇之中，應當與各路軍隊在一起同賊寇决一死戰，不能仿效别人捲起甲杖逃走。"

李本實，即文岳壁穿塹築壘以拒賊。賊亦穿壕二重以圍之。

召來裨校李本實，就在文岳營地開濠溝築堡壘來抵抗賊寇。賊寇亦開挖二層濠溝來圍困他。

十一日，秦師食盡，宗龍殺馬騾以享軍。明日，營中馬騾盡，殺賊取其尸分啖之。十八日，營中火藥、鉛子、矢并盡。宗龍簡士卒，夷傷死喪之餘，有衆六千。夜半，潛勒諸軍突賊營，殺千餘人，潰圍出。諸軍星散，宗龍徒步率諸軍且戰且走。十九日，日卓午，未至項城八里，賊追及之，執宗龍，呼於門曰："秦督圍隨官丁也，請啓門納秦督。"宗龍大呼曰："我秦督也，不幸墮賊手，左右皆賊耳。"賊唾宗龍。宗龍駡賊曰："我大臣也，殺則殺耳，豈能爲賊賺城以緩死哉！"賊抽刀擊宗龍，中其腦而仆，斫其耳鼻死城下。事聞，帝曰："若此，可謂樸忠矣。"復官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謚忠壯，廕子錦衣世百户，予祭葬。

十一日，秦軍糧食窮盡，宗龍殺馬騾來供應軍隊。次日，營中馬騾窮盡，殺賊寇拿他們的尸體分來吃。十八日，營中火藥、鉛彈、箭全都用完。宗龍精簡士兵，傷亡之餘，有部衆六千。半夜，暗地統率各部隊突破賊寇的營地，殺死一千多人，突破包圍衝出。各部隊零落分散，宗龍徒步率領各部隊一邊戰鬥一邊撤退。十九日，太陽正當午，不到項城八里，賊寇追上，抓住宗龍，叫城門説："我們是秦總督的隨從官兵，請開門放秦督進去。"宗龍大叫説："我是秦總督，不幸落入賊手，左右的人都是賊。"賊寇用口水吐宗龍。宗龍駡賊説："我是大臣，要殺就殺，怎麽能爲了拖延死亡就去幫賊寇騙城啊！"賊寇抽刀砍宗龍，砍中他的腦袋而跌倒，割下他的耳朵鼻子，於是死在城下。事情上報，皇上説："像這樣，可以説是樸實忠正了。"恢復兵部尚書的官職，加官太子少保，謚忠壯，恩廕兒子錦衣衛世襲百户，給予祭葬的禮儀。

人龍、國奇兵潰歸陝，賊遂屠項城。分兵屠商水、扶溝，遂攻葉縣。

人龍、國奇部隊潰散回到陝西，賊寇於是在項城大肆屠殺，分兵在商水、扶溝屠殺，接着攻打葉縣。

汪喬年　張國欽(等)

汪喬年，字歲星，遂安人。天啓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母憂歸。

汪喬年，字歲星，遂安人。天啓二年進士，授官刑部主事，歷任郎中。遭逢母喪回家。

崇禎二年起工部，遷青州知府。以治行卓異，遷登萊兵備副使，乞終養歸。父喪除，起官平陽，遷陝西右參政，提督學校。再以卓異，就遷按察使。喬年清苦自勵，惡衣菲食，之官，携二僕，不以家自隨。爲青州，行廊置土銼十餘，訟者自炊候鞫，吏無敢索一錢。自負才武，休沐輒馳騎，習弓刀擊刺，寢處風露中。

崇禎二年起任工部郎中，升青州知府。因爲政績卓越優異升登萊兵備副使，乞求侍養父親直至壽終而回家。服父喪期滿，起任平陽知府，升陝西右參政，領導監督當地生員考試和核查的事務。再次因爲政績卓越優異，就地升爲按察使。喬年以清苦要求自己，穿粗布製的衣服吃簡陋的食物，赴任帶兩個僕人，不携帶家眷跟隨自己。在青州做官，走廊上設置土製的小鍋十幾個，訴訟人自己做飯等候審訊，差役没有人敢向他們索討一文錢。以有武學的才能而自負，休息例假時總是跑馬，學習刀箭劍術，住宿在風露之中。

十四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陝

十四年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當時

西。時李自成已破河南，聲言入關。喬年疾驅至商、洛，不見賊。賊圍開封，而三邊總督傅宗龍亦至陝，議抽兵括餉，則關中兵食已盡，無以應。宗龍、喬年握手欷歔而別。未幾，宗龍敗歿於項城，喬年流涕嘆曰："傅公死，討賊無人矣。"已，又聞詔擢喬年兵部右侍郎，總督三邊軍務，代宗龍。部檄踵至，趣出關。是時，關中精鋭盡没於項城。喬年曰："兵疲餉乏，當方張之寇。我出，如以肉喂虎耳。然不可不一出，以持中原心。"乃收散亡，調邊卒，得馬步三萬人。

李自成已攻破河南，聲言要入關。喬年迅速奔馳到商、洛，不見賊寇。賊寇包圍開封，而三邊總督傅宗龍也到達陝西，商議抽調士兵收集糧餉，可是關中士兵糧食已窮盡，没有地方應承。宗龍、喬年握手流淚嘆息而分別。没有多久，宗龍戰敗死在項城，喬年流淚嘆息說："傅公死了，没有人征討賊寇了。"不久，又接到詔書提升喬年爲兵部右侍郎，總督三個邊鎮的軍務，代替宗龍的職位。兵部的公文接連而至，催促出關。這時，關中的精鋭部隊全部在項城覆没。喬年說："士兵疲勞糧餉缺乏，抵擋氣勢正盛的賊寇。我出關，就如用肉喂虎。然而不能不出關，以此穩定中原的人心。"於是召集散失的部隊，調動邊防的士兵，得到騎兵和步兵三萬人。

十五年正月率總兵賀人龍、鄭嘉棟、牛成虎出潼關。先是，臨潁爲賊守，左良玉破而屠之，盡獲賊所擄。自成聞之怒，舍開封而攻良玉。良玉退保郾城，賊圍之急。喬年諸將議曰："郾城危在旦夕。吾趨郾，賊方鋭，難與争鋒。吾聞襄城距郾四舍，賊老寨咸在。吾舍郾而以精鋭攻其必應，賊必還兵救，則郾城解矣。郾城解，我擊其前，良玉乘其背，賊可大破也。"諸將皆曰："善。"乃留步兵火器於洛陽，簡精騎萬人兼程進。次郟縣，襄城人張永祺等迎喬年。

十五年正月率領總兵賀人龍、鄭嘉棟、牛成虎出潼關。在此之前，臨潁爲賊寇所據守，左良玉攻破臨潁大肆殺戮，全部繳獲賊寇所擄掠的財物。自成得知發怒，放棄開封而攻打良玉。良玉退兵保守郾城，賊寇圍攻得很急。喬年與諸將商議說："郾城危在旦夕。我們奔向郾，賊寇鋒芒正鋭利，難以與他們争勝。我聽說襄城離郾一百二十里，賊寇的老營都在那裏。我們放棄郾而用精鋭部隊攻擊他必定要救應的地方，賊寇一定回兵來救，郾城的包圍就解除了。郾城解圍，我攻擊賊寇的正面，良玉乘機攻擊他們的背面，可以大敗賊寇。"諸將都說："好。"於是把步兵和火器留在洛陽，選擇精鋭的騎兵上萬人兼程前進。駐扎郟縣，襄城人張永祺等迎接喬年。

二月二日，喬年入襄城，分人龍、嘉棟、成虎軍三路，駐城東四十里，逼郾城而軍，而自勒兵駐城外。賊果解郾城而救襄城。賊至，三帥奔，良玉救不至，軍大潰。喬年嘆曰："此吾死所也。"率步卒千餘入城守。賊穴地實火藥攻城，喬年亦穿阱，視所鑿，長矛刺之。賊炮擊喬年坐纛，雉堞盡碎。左右環泣請避之，喬年怒，以足蹴其首曰："汝畏死，我不畏死也。"十七日，城陷，巷戰，

二月二日，喬年進入襄城，把人龍、嘉棟、成虎的軍隊分爲三路，駐在城東四十里，迫近郾城扎營，而自己督率部隊駐在城外，賊寇果然解除對郾城的包圍而救襄城。賊寇到來，三個大帥逃跑，良玉的增援不來，軍隊大規模潰敗。喬年嘆息說："這就是我死的地方。"率領步兵一千多人入城防守。賊寇在地上打洞灌上火藥攻城，喬年也挖井，對着賊寇鑿地的方位，用長矛刺他們。賊寇的炮擊中喬年的帥旗，雉堞全被擊碎。左右的人圍住他哭泣着請他躲避，喬年怒，用脚踢他們的頭說："你們怕死，我不怕死。"十七

殺三賊，自剄不殊，爲賊所執，大罵。賊割其舌，磔殺之。襄城人建祠而祀之。

時張國欽、張一貫、黨威、李萬慶及監紀西安同知孫兆禄、材官李可從、襄城知縣曹思正從喬年，皆死之。萬慶者，降將射塌天也。又有馬帥某者，逸其名。兆禄，盬山人。可從，盩厔人，黨威，神木人。餘莫考。黨威則嘗擊賊於西雒峪，擒賊首賨阿婆者也。

自成購永祺不得，屠其族，劓刖諸生劉漢臣等百九十人。自成數月之間再敗秦師，獲馬二萬，降秦兵又數萬，威震河雒。

初，喬年之撫陝西也，奉詔發自成先冢。米脂令邊大受，河間静海舉人，健令也，詗得其族人爲縣吏者，掠之。言："去縣二百里曰李氏村，亂山中，十六冢環而葬，中其始祖也。相傳，穴，仙人所定，壙中鐵燈檠，鐵燈不滅，李氏興。"如其言發之，螻蟻數石，火光熒熒然。斫棺，骨青黑，被體黄毛。腦後穴大如錢，赤蛇盤，三四寸，角而飛，高丈許，咋咋吞日光者六七，反而伏。喬年函其顱骨、腊蛇以聞。焚其餘，雜以穢，棄之。自成聞之，嚙齒大恨曰："吾必致死於喬年。"既殺喬年，由西華攻陳州。

日，城失陷，進行巷戰，喬年殺三賊，斷頸自殺不死，被賊抓住，大罵。賊寇割掉他的舌頭，把他割成一塊塊處死。襄城人建立祠堂祭祀他。

當時張國欽、張一貫、黨威、李萬慶及監察軍紀的西安同知孫兆禄、下級武官李可從、襄城知縣曹思正追隨喬年，全都死去。萬慶，就是投降的將領射塌天。又有姓馬的將官某人，已失去他的名字。兆禄，盬山人。可從，盩厔人，黨威，神木人。其他的人無可查考。黨威就是在西雒峪攻擊賊寇，擒獲賊寇首領賨阿婆的那個人。

自成懸賞捉拿永祺没有得到，就屠殺他的族人，將生員劉漢臣等一百九十人割鼻斷足。自成在幾個月内再次打敗秦軍，俘獲馬二萬匹，收降秦兵又有數萬人，威勢震動黄河雒水之間。

起初，喬年巡撫陝西，接受詔令開挖自成祖先的墳墓。米脂縣令邊大受，是河間静海的舉人，是個幹練的縣令，探聽到自成的族人是縣裏的胥吏，就將他拷問。那人説："離縣城二百里叫李氏村，亂山之中，有十六座墳墓圍繞而葬，中間是他的始祖。相傳墓穴是仙人所指定，墓壙中有鐵製的燈架，鐵燈不滅，李氏興旺。"按照他的話挖開墳墓，有螻蟻好幾石，火光閃爍。劈開棺材，尸骨青黑，遍體黄毛。腦後一個洞像銅錢般大，有一條赤蛇盤踞在裏面，長三四寸，有角會飛，飛起高一丈多，張着嘴吞日光有六七次，返回又伏下。喬年把他的頭顱骨裝在匣子裏，把蛇風乾後送上去，把其餘的東西燒掉，和污穢的東西混在一起扔掉。自成知道，切齒痛恨説："我一定要把喬年置於死地。"既已殺喬年，由西華攻打陳州。

楊文岳

楊文岳，字斗望，南充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行人。天啓五年擢兵科給事中，屢遷禮科都給事中。

崇禎二年出爲江西右參政，歷湖廣、廣西按察使，雲南、山西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登、萊。十二年擢兵部右侍郎，總督保定、山

楊文岳，字斗望，南充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官行人。天啓五年提升爲兵科給事中，經屢次提升任禮科都給事中。

崇禎二年出朝任江西右參政，歷任湖廣、廣西按察使，雲南、山西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的頭銜巡撫登、萊。十二年提升爲兵部右侍郎，總督保定、山東、河北的軍務，代替孫傳

東、河北軍務，代孫傳庭。

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陷洛陽，犯開封。文岳率總兵虎大威以衆二萬赴救。渡河，賊先遁，追擊於鳴皋。還，駐兵開封。疫作，乃頓兵於汝寧，出屯西平、新蔡間。七月，自成走内鄉、淅川，與羅汝才合。文岳趨鄧州，自成還攻之。文岳戰三捷，斬其魁一條龍、一隻龍，賊遁去。

九月會陝西總督傅宗龍於新蔡，與賊遇，大潰於孟家莊，再潰於火燒店。部將挾文岳夜入於項城。明日奔陳州，宗龍遂覆没。事聞，文岳革職，充爲事官，戴罪自贖。乃收集散亡，率所部就巡撫高名衡防杞。賊遂破葉縣，拔泌陽，乘勝陷南陽，殺唐王，下鄧州等十四城，再圍開封。

明年正月，文岳馳救開封，論功復官。臨潁爲賊守，左良玉破而屠之，退保郾城。自成圍郾城。二月，督師丁啓睿及文岳、大威救郾城。賊潰，距官軍數里而營。文岳、啓睿相掎角，持十一晝夜。總督汪喬年出關，賊引去，再攻開封。六月詔起侯恂兵部右侍郎，總督保定、山東、河南、湖北軍務，代文岳。命所司察文岳罪狀。七月朔，文岳、啓睿合良玉、大威及楊德政、方國安四總兵之師，次朱仙鎮。諸軍盡潰，啓睿、文岳奔汝寧。賊渡河，追奔四百里，官軍失亡數萬。詔褫官候勘。

九月，文岳在汝寧，夜襲賊營有功。賊既灌開封，旋敗孫傳庭兵，以閏十一月悉衆薄汝寧，老回回、革裏眼、左金王等畢會。文岳遣都司康世德以輕騎偵賊。世德走還汝，將其步騎五百，夜縱火噪而奔。十三日，群賊并至，壓汝寧五里而軍。監軍僉事

庭。

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陷洛陽，進犯開封。文岳率總兵虎大威帶部衆二萬人趕去救援。渡過黄河，賊寇先已逃去，在鳴皋追擊賊寇。返回，部隊駐扎在開封。發生疫病，就把部隊集結在汝寧，外出屯駐在西平、新蔡之間。七月，自成逃往内鄉、淅川，與羅汝才會合。文岳奔向鄧州，自成回過頭來攻打他。文岳交戰三次獲勝，斬殺賊寇首領一條龍、一隻龍，賊寇逃走。

九月在新蔡會合陝西總督傅宗龍，與賊相遇，在孟家莊大敗，在火燒店再次大敗。部將挾着文岳在夜間進入項城。次日逃往陳州，宗龍軍於是覆没。事情上報，文岳革職，充作辦事官員，戴罪立功爲自己贖罪。於是收集散失的部隊，率領所屬的部衆到巡撫高名衡那兒去守衛杞。賊寇接着攻破葉縣，打下泌陽，乘勝攻陷南陽，殺唐王，攻下鄧州等十四城，再次包圍開封。

次年正月，文岳奔馳救援開封，論功恢復官職。臨潁爲賊所據守，左良玉攻破後大肆殺戮，退兵保守郾城。自成圍攻郾城。二月，督師丁啓睿及文岳、大威救郾城。賊寇潰敗，距離官軍數里而結營。文岳、啓睿互爲聲援，相持十一晝夜。總督汪喬年出關，賊寇領兵離去，再次攻打開封。六月下詔起用侯恂爲兵部右侍郎，總督保定、山東、河南、湖北的軍務，代替文岳。命令有關部門調查文岳的罪狀。七月初一，文岳、啓睿會合良玉、大威及楊德政、方國安四總兵的部隊，駐在朱仙鎮。諸軍全部潰散，啓睿、文岳逃奔汝寧。賊寇渡河，追趕四百里，官軍逃散死亡數萬人。詔令奪去官職聽候審查。

九月，文岳在汝寧，夜間襲擊賊營有功。賊既已水淹開封，隨即打敗孫傳庭的部隊，在閏十一月出動所有的部衆進逼汝寧，老回回、革裏眼、左金王等全來會合。文岳派遣都司康世德以輕裝的騎兵偵察敵情。世德逃回汝寧，統率他的步騎兵五百，在夜間放火鼓噪而奔走。十三日，群賊一起到來，在迫近汝寧五里的地方駐扎。監

孔貞會以川兵屯城東，文岳以保兵屯城西。賊兵進攻，相持一晝夜。川兵潰，殺傷數百。賊奪其馬騾，悉衆攻保兵，漸不支。僉事王世琮、知府傅汝爲、通判朱國寶，縋將士入城。副將賈悌、參將馮名聖亦掖文岳、貞會登城。

軍僉事孔貞會帶川兵屯駐城東，文岳帶保兵屯駐城西。賊兵進攻，相持一晝夜。川兵潰敗，殺傷幾百人。賊寇奪取他們的馬騾，出動所有的部衆攻打保兵，逐漸不能支持。僉事王世琮、知府傅汝爲、通判朱國寶，用繩索把將士吊入城中。副將賈悌、參將馮名聖也扶持文岳、貞會登城。

明日，賊四面環攻，戴扉以陣，矢石雲梯堵墻而立。城頭矢炮擂石雨集，賊死傷山積，而攻不休。一鼓百道并登，執文岳及世琮、國寶、悌、名聖於城頭，殺汝陽知縣文師頤於城上。汝爲聞變，赴水死。賊擁文岳等見自成，大罵。賊怒，縛之城南三里鋪，以大炮擊之，洞胸糜骨而死。士民屠戮數萬，焚公私廨舍殆盡。貞會執去，不知所終。自成以文岳死忠，備禮斂之。遂拔營走確山、信陽、泌陽，嚮襄陽，虜崇王由櫍、崇世子、諸王妃及河南懷安諸王以行。

次日，賊四面環繞進攻，頂着門板結成陣勢，箭石雲梯緊靠城墻竪立。城頭弓箭大炮擂石如雨點般密集，賊寇死傷堆積成山，但進攻仍不停止。一聲鼓響百路人馬一起登城，在城頭抓住文岳及世琮、國寶、賈悌、名聖，在城上殺汝陽知縣文師頤。汝爲聽到突然發生的非常事件，投水而死。賊寇簇擁着文岳等人見自成，大罵。賊寇怒，綁到城南三里鋪，用大炮轟擊他們，洞穿胸口打爛骨頭而死。士衆和平民遭屠殺的有數萬人，把公家和私人的房舍幾乎全部燒光。貞會被抓去，不知道最後結局。自成因爲文岳死得忠烈，以完善的禮數把他埋葬。於是收拾營地奔往確山、信陽、泌陽，向襄陽進發，俘虜崇王由櫍、崇王的嫡長子、諸王妃以及河南懷安諸王而去。

傅汝爲(等)

汝爲，字于宣，江陵人。崇禎七年進士。世琮，字仲發，達州人。國寶，成都人。師頤，全州人。皆舉人。世琮嘗爲汝寧推官，討土寇，流矢貫耳不爲動，時號王鐵耳者也。師頤莅任甫三日。

汝爲，字于宣，江陵人。崇禎七年進士。世琮，字仲發，達州人。國寶，成都人。師頤，全州人。都是舉人。世琮曾擔任汝寧推官，征討當地的賊寇，流箭射穿耳朵毫不在意，是當時稱爲王鐵耳的那個人。師頤到任纔三日。

孫傳庭

孫傳庭，字百雅，代州振武衛人。自父以上，四世舉於鄉。傳庭儀表頎碩，沈毅多籌略。萬曆四十七年成進士，授永城知縣，以才調商丘。天啓初，擢吏部驗封主事，屢遷稽勛郎中，請告歸。家居久不出。

孫傳庭，字百雅，代州振武衛人。自父親以上，四代鄉試中舉。傳庭儀表壯美，沉着果敢多謀略。萬曆四十七年成爲進士，授官永城知縣，因爲有才幹調到商丘。天啓初年，提升爲吏部驗封主事，經屢次遷升爲稽勛郎中，請假回家，住在家中很久没有出仕。

崇禎八年秋，始還驗封郎中，超遷順天府丞。陝西巡撫甘學濶不能討賊，秦之士大夫嘩於朝，乃推邊才用

崇禎八年秋天，纔調任驗封郎中，越級提升爲順天府丞。陝西巡撫甘學濶不能征討賊寇，秦的士大夫吵吵鬧鬧告到朝廷，於是推舉有處理邊

傳庭，以九年三月受代。傳庭莅秦，嚴徵發期會，一從軍興法。秦人愛之不如總督洪承疇，然其才自足辦賊。賊首整齊王據商、雒，諸將不敢攻，檄副將羅尚文擊斬之。

防事務才能的人，任用傳庭，在九年三月接受代職。傳庭到秦，嚴格徵調人力或物資的期限，統一軍隊的法令。秦人喜愛他不如喜愛總督洪承疇，然而他的才能足以處理剿賊的事務。賊寇首領整齊王占據商、雒，諸將不敢進攻，發文令副將羅尚文攻擊斬殺他。

當是時，賊亂關中，有名字者以十數，高迎祥最强，拓養坤黨最衆，所謂闖王、蝎子塊者也。傳庭設方略，親擊迎祥於盩厔之黑水峪，擒之，及其僞領哨黄龍、總管劉哲，獻俘闕下。録功，增秩一等。而賊黨自是乃共推李自成爲闖王矣。明年，養坤及其黨張耀文來降。已而養坤叛去，諭其下追斬之。擊賊惠登相於涇陽、三原，登相西走。河南賊馬進忠、劉國能等十七部入渭南，追之出關，復合河南兵夾擊之，先後斬首千餘級。進忠等復擾商、雒、藍田，叛卒與之合，將犯西安。遣左光先、曹變蛟追走之渭南，降其渠一條龍，招還脅從。募健兒擊餘賊，斬聖世王、瓦背王、一翅飛，降鎮天王、上山虎。又殲白杆賊渠魁數人。關南稍靖。遣副將盛略等敗賊大天王於寶雞。賊走入山谷，傳庭追之鳳翔。他賊出棧道，謀越關犯河南，還軍擊。賊走伏斜谷，復大敗之，降其餘衆。西安四衛，舊有屯軍二萬四千，田二萬餘頃，其後田歸豪右，軍盡虚籍。傳庭厘得軍萬一千有奇，歲收屯課銀十四萬五千餘兩，米麥萬三千五百餘石。帝大喜，增秩，賚銀幣。

當時，賊寇騷亂關中，有名字的有數十個，高迎祥最强大，拓養坤的黨徒最多，就是所謂的闖王、蝎子塊這些人。傳庭籌劃基本的方針和策略，親自在盩厔的黑水峪攻擊迎祥，擒獲了他，以及他非法設置的領哨黄龍、總管劉哲，把俘虜獻往朝廷，記録功績，增加官階一等。而賊黨從此就共同推舉李自成爲闖王。次年，養坤及他的黨羽張耀文來投降。不久養坤叛變離去，傳庭命令他的部下追殺了他。在涇陽、三原攻擊賊寇惠登相，登相往西逃走。河南賊寇馬進忠、劉國能等十七支部隊進入渭南，追擊他們出關，再會合河南的部隊夾擊，先後斬首一千多人。進忠等人再次騷擾商、雒、藍田，反叛的士兵與他們會合，將要進犯西安。派遣左光先、曹變蛟追趕到渭南，收降他們的首領一條龍，招回脅從的人衆。招募勇猛的士兵攻打剩餘的賊寇，斬殺聖世王、瓦背王、一翅飛，收降鎮天王、上山虎。又殲滅白杆的賊寇首領數人。關南稍爲安寧。派遣副將盛略等在寶雞擊敗賊寇大天王，賊寇逃入山谷，傳庭追到鳳翔。其他賊寇出棧道，計謀越過潼關進犯河南，回軍攻擊賊寇。賊寇逃走隱匿在斜谷，又大敗他們，收降他們剩餘的部衆。西安四個衛所，原有屯軍二萬四千，田地兩萬餘頃，後來田地歸屬豪門大族，屯軍都是些空額。傳庭經清理得到屯兵一萬一千多，每年收屯田的賦税銀十四萬五千多兩，米麥一萬三千五百餘石。皇上大喜，增加傳庭的官階，賞賜銀幣。

會楊嗣昌入爲本兵，條上方略。洪承疇以秦督兼剿務，而用廣撫熊文燦爲總理，分四正六隅，馬三步七，計兵十二萬，加派至二百八十萬，期百日平賊。傳庭移書争之，曰：“無益。且非特此也，部卒屢經潰蹶，民

適逢楊嗣昌入朝任兵部尚書，分條上陳基本的方針和策略。洪承疇以秦總督的身份兼管征剿賊寇的事務，同時任用廣巡撫熊文燦爲總理，把部隊分布爲四正六隅的形勢，三成騎兵七成步兵，共計士兵十二萬，增加攤派餉銀達到二百八十萬，限期一百天討平賊寇。傳庭移送文書争

力竭矣，恐不堪命。必欲行之，賊不必盡，而害中於國家。”累數千言。嗣昌大忤。部議，秦撫當一正面，募土著萬人，給餉銀二十三萬，以商、雒等處爲汛守。傳庭知其不可用也，乃核帑藏，蠲贖鍰，得銀四萬八千，市馬募兵，自辦滅賊具，不用部議。會諸撫報募兵及額，傳庭疏獨不至。嗣昌言軍法不行於秦，自請白衣領職，以激帝怒。傳庭奏曰：“使臣如他撫，籍郡縣民兵上之，遂謂及額，則臣先所報屯兵已及額矣。况更有募練馬步軍，數且逾萬，何嘗不遵部議。至百日之期，商、雒之汛守，臣皆不敢委。然使賊入商、雒，而臣不能禦，則治臣罪。若臣扼商、雒，而逾期不能滅賊，誤剿事者必非臣。”嗣昌無以難，然銜之彌甚。傳庭兩奉詔進秩，當加部銜，嗣昌抑弗奏。十一年春，賊破漢陰、石泉，則坐傳庭失援，削其所加秩。

辯，說：“這樣没有好處。况且并非僅僅没有好處而已，部隊屢遭失敗，百姓的人力財力都已窮盡，恐怕不能承受使命。一定要推行，賊寇不一定能消滅盡，但禍害要加於國家。”累計幾千個字。嗣昌大爲不悦。兵部議定，秦巡撫擔當一個正面，招募當地居民上萬人，供應餉銀二十三萬，以商、雒等處作爲駐防的地區。傳庭知道兵部議定的事情不可實行，就核實庫藏，捐納贖罪的罰金，得到銀子四萬八千兩，買馬招兵，自己置辦消滅賊寇的器具，不采用兵部的决議。適逢各巡撫上報招募士兵達到定額，傳庭的奏疏惟獨不到。嗣昌説軍法不能在陝西施行，自己請求以平民的身份署理職務，以此來激起皇上發怒。傳庭上奏説：“假使臣和其他巡撫一樣，登記州縣的地方武裝上報，就説達到了定額，那麼臣以前所上報的屯田兵已達到定額了。况且還有招募訓練的騎兵步兵，數字將超過一萬，哪裏是不遵守兵部的决議。至於一百日的期限，以商、雒爲防地，臣都不敢推委。然而假如賊寇進入商、雒地區，而臣不能守禦，就治臣的罪。假如臣把守商、雒，而過期不能消滅賊寇，耽誤剿賊事務的一定不是臣。”嗣昌不能反駁他，然而恨他更加厲害。傳庭兩次接受增加官階的詔令，應當加以部級長官的頭銜，嗣昌壓着不上奏。十一年春，賊寇攻破漢陰、石泉，就歸罪傳庭没有增援，削奪他所增加的官階。

傳庭出扼商、雒。大天王等犯慶陽、寶雞，還軍戰合水，破走之，獲其二子，追擊之延安。過天星、混天星等從徽、秦趨鳳翔，逼澄城。傳庭分兵五道擊之楊家嶺、黄龍山，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大天王知二子不殺，遂降。賊引而北，犯延安。傳庭策鄜州西、合水東三四百里，荒山邃谷，賊入當自斃。乃率標兵中部遏其東，檄變蛟慶陽拒其西，伏兵三水、淳化間。賊饑，出掠食，則大張旗幟，鳴鼓角以邀之，一日夜馳二百五十里。賊大驚，西奔，至職田莊，遇

傳庭外出把守商、雒。大天王等進犯慶陽、寶雞，回兵在合水交戰，傳庭打敗擊退了他，俘獲他兩個兒子，追擊到延安。過天星、混天星等從徽、秦奔向鳳翔，逼近澄城。傳庭分兵五路在楊家嶺、黄龍山攻擊他們，大敗他們，斬首二千多級。大天王知道兩個兒子未被殺，就投降。賊寇領兵向北，進犯延安。傳庭謀算鄜州西面、合水東面三四百里，荒山深谷，賊寇進入必然自取滅亡。於是率領直屬部隊在中部遏止賊寇向東，發文令變蛟在慶陽阻止賊寇向西，在三水、淳化間設下伏兵。賊寇飢餓，出來搶劫糧食，就大張旗幟，敲響戰鼓吹起號角攔擊他們，一天一夜奔馳二百五十里。賊寇大驚，往西逃跑，到職田

伏而敗。復走寶雞，取棧道，再中伏大敗。折而走隴州關山道，又爲伏兵所挫。三敗，賊死者無算，過天星、混天星并降。又逐賊邠、寧間，陷陣，獲其渠。河南賊馬進忠、馬光玉驅宛、洛之衆，箕張而西。傳庭擊之，賊還走。又設伏於潼關原，變蛟逐賊入伏。而闖王李自成者，爲洪承疇所逐，盡亡其卒，以十八騎潰圍遁。關中群盗悉平，是爲崇禎之十一年春也。捷聞，大喜，先叙澄城之捷，命加傳庭部銜。嗣昌仍格不奏。

莊，遇到埋伏而敗。再逃往寶雞，走棧道，又一次中埋伏而大敗。轉變方向走隴州關山這條道路，又被伏兵打敗。三次戰敗，賊寇死掉的無數，過天星、混天星一起投降。又在邠、寧之間驅逐賊寇，衝入賊寇陣地，擒獲他們的首領。河南的賊寇馬進忠、馬光玉驅趕宛、洛的民衆，以簸箕張口的陣勢向西。傳庭攻擊他們，賊寇向回逃。又在潼關原野設下埋伏，變蛟驅趕賊寇進入埋伏地帶。而闖王李自成，被洪承疇所驅逐，全部丢失他的士兵，带着十八個騎兵突圍逃走。關中群盗全部平定，這是崇禎十一年的春天。捷報上達，皇上大喜，先論澄城獲勝的功勞，下令加傳庭部級長官的頭銜。嗣昌仍然阻止不上奏。

當是時，總理熊文燦主撫。湖廣賊張獻忠已降，惟河南賊如故。羅汝才、馬進忠、賀一龍、左金王等十三部西窺潼關，聯營數十里。傳庭計曰："天下大寇盡在此矣。我出擊其西，總理擊其東，賊不降則滅。此賊平，天下無賊矣。獻忠即狙伏，無能爲也。"乃遂引兵東，大敗賊閿鄉、靈寶山間，貫其營而東，復自東以西。賊窘甚，以文燦招降手諭上，言旦夕且降。傳庭曰："爾曹日就熊公言撫，而日攻堡屠寨不已，是僞也。降即解甲來，有説即非真降，吾明日進兵矣。"明日擐甲而出，得文燦檄於途中曰："毋妒吾撫功。"又進，得本兵嗣昌手書，亦云。傳庭怏怏撤兵還。然賊迄不就撫，移瞰商、雒。文燦悔，期傳庭夾擊。屬吏王文清等三戰三敗之，賊奔内鄉、淅川而去。傳庭既屢建大功，其將校數奉旨優叙，嗣昌務抑之不爲奏。傳庭懇請上其籍於部，嗣昌曰："需之。"

當時，總理熊文燦主張招撫。湖廣的賊寇張獻忠已投降，衹有河南的賊寇仍像原來那樣。羅汝才、馬進忠、賀一龍、左金王等十三支部隊往西窺伺潼關，營地前後相連數十里。傳庭謀算説："天下大股的賊寇全都在這兒了。我出擊他的西面，總理攻擊他的東面，賊寇不是投降就是被消滅。這些賊寇平定了，天下就没有賊寇了。獻忠即使隱伏窺伺，也不能有什麼作爲了。"於是領兵向東，在閿鄉、靈寶山裹大敗賊寇，穿過他們的營地向東，再從東往西。賊寇十分窘迫，把文燦招降的手諭呈上，説早晚將投降。傳庭説："你們天天到熊公那兒説接受招撫，可是天天攻打城堡屠殺村寨不停，這是假投降，要投降就脱下軍裝來，有所辯説就不是真投降，我明天就要進兵了。"次日穿着盔甲而出，在途中得到文燦的公文説："不要妒忌我招撫的功勞。"繼續前進，得到兵部尚書嗣昌的手書，也是這樣説。傳庭悶悶不樂地撤兵回來。然而賊寇終究不接受招撫，轉而窺伺商、雒。文燦後悔，令傳庭定期夾擊。下屬官吏王文清等人三次戰鬥三次打敗賊寇，賊寇逃往内鄉、淅川而去。傳庭既已屢次建立大功，他的將校官員幾次接到聖旨給予優厚的獎勵，嗣昌一定要壓制他們不奏報。傳庭懇請把他們的名籍上報兵部，嗣昌説："等着。"

十月，京師戒嚴，召傳庭及承疇入衛，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十月，京城戒嚴，徵召傳庭及承疇入朝護衛，提升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替總督

代總督盧象昇督諸鎮援軍，賜劍。當是時，傳庭提兵抵近郊，與嗣昌不協，又與中官高起潛忤，降旨切責，不得朝京師。承疇至，郊勞，且命陛見，傳庭不能無觖望。無何，嗣昌用承疇以爲薊督，欲盡留秦兵之入援者守薊、遼。傳庭曰："秦軍不可留也。留則賊勢張，無益於邊，是代賊撤兵也。秦軍妻子俱在秦，兵日殺賊以爲利，久留於邊，非嘩則逃，不復爲吾用，必爲賊用，是驅民使從賊也。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嗣昌不聽。傳庭爭之不能得，不勝鬱鬱，耳遂聾。

傳庭初受命，疏言："年來疆事決裂，由計畫差謬。事竣，當面請決大計。"明年，帝移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南軍務。既解嚴，疏請陛見。嗣昌大驚，謂傳庭將傾之，斥來役賫疏還之傳庭。傳庭愠，引疾乞休。嗣昌又劾其托疾，非真聾。帝遂發怒，斥爲民，下巡撫楊一儁核真僞。一儁奏言："真聾，非托疾。"并下一儁獄。傳庭長繫待决，舉朝知其冤，莫爲言。在獄三年，文燦、嗣昌相繼敗。而是時，闖王李自成者，已攻破河南矣，犯開封，執宗龍，殺唐王，兵散而賊益横。帝思傳庭言，朝士薦者益衆。

十五年正月起傳庭兵部右侍郎，親御文華殿問剿賊安民之策，傳庭侃侃言。帝嗟嘆久之，燕勞賞賚甚渥，命將禁旅援開封。開封圍已解，賊殺陝督汪喬年，帝即命傳庭往代。大集諸將於關中，縛援剿總兵賀人龍，坐之麾下，數而斬之。謂其開縣噪歸，猛帥以孤軍失利而獻、曹出柙也；又謂其遇敵先潰，新蔡、襄城連喪二督也。諸將莫不洒然動色者。

盧象昇督察各鎮的援軍，賞賜尚方寶劍。當時傳庭領兵抵達近郊，與嗣昌不和，又與宦官高起潛相抵觸，皇上降旨嚴加指責，不得進京城朝見。承疇到來，派人到郊外迎接慰勞，而且命令朝見，傳庭不能没有牢騷。不久，嗣昌任用承疇爲薊總督，要全部留下入京增援的秦兵防守薊、遼。傳庭說："秦軍不可留下，留下那麽賊寇的氣勢就囂張，對於邊防没有好處，是爲了賊寇而撤兵。秦軍的妻子兒女都在秦，士兵把每天殺賊視作有利於己的事，長久留在邊防，不是嘩變就是逃亡，不再爲我所用，一定爲賊所用，是驅使民衆隨從賊寇。安危的形勢，不可不察覺。"嗣昌不聽。傳庭争辯不能如意，十分苦悶，耳朵因此聾了。

傳庭剛接受使命，上疏說："近年來邊疆的事情破裂，是由於計劃的謬誤。事情完畢，應該當面請求决定基本的方針。"次年，皇上調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南的軍務。既已解嚴，上疏請求朝見。嗣昌大驚，以爲傳庭將要排擠他，斥責來使把奏疏帶還給傳庭。傳庭愠怒，稱病乞求退休。嗣昌又彈劾他假托有病，不是真聾。皇上於是發怒，將傳庭貶斥爲民，交巡撫楊一儁核實真僞。一儁上奏說："是真聾，不是假托有病。"把一儁一起關入監獄。傳庭被長期關押等待判决，整個朝廷都知道他冤枉，没有人爲他説話。在獄中三年，文燦、嗣昌相繼失敗。而這時候，闖王李自成已攻破河南了，進犯開封，抓住宗龍，殺死唐王，部隊潰散而賊寇更加横行。皇上想起傳庭的話，在朝的人士推薦他的更多了。

十五年正月起任傳庭爲兵部右侍郎，親自臨幸文華殿詢問剿賊安民的計策，傳庭侃侃而談。皇上嘆息很久，設酒宴慰問賞賜財物很優厚，命令他統率禁衛軍增援開封。開封的包圍已解除，賊寇殺陝總督汪喬年，皇上就命令傳庭前往代替。在關中大規模集合諸位將領，縛住增援剿賊的總兵賀人龍，把他放在軍旗之下，列數罪狀後殺掉。說他在開縣鼓噪而回，猛帥因爲孤軍戰鬥失利使獻、曹衝出牢籠；又說他遭遇敵人首先潰散，新蔡、襄城接連損失兩名總督。諸將無不肅

傳庭既已誅殺人龍，威讋三邊，日夜治軍爲平賊計，而賊遂已再圍開封。詔御史蘇京監延、寧、甘、固軍，趣傳庭出關。傳庭上言："兵新募，不堪用。"帝不聽。傳庭不得已出師，以九月抵潼關。大雨連旬，自成决馬家口河灌開封。開封已陷，傳庭趨南陽。自成西行逆秦師。傳庭設三覆以待賊：牛成虎將前軍，左勷將左，鄭嘉棟將右，高傑將中軍。成虎陽北以誘賊，賊奔入伏中，成虎還兵而鬥，高傑、董學禮突起翼之，左勷、鄭嘉棟左右横擊之。賊潰東走，斬首千餘。追三十里，及之郟縣之塚頭。賊棄甲仗軍資於道，秦兵趨利。賊覘我軍嚻，反兵乘之，左勷、蕭慎鼎之師潰，諸軍皆潰。副將孫枝秀躍馬以追賊，擊殺數十騎。賊兵圍之，馳突不得出，馬蹶被執，植立不撓。以刃臨之，瞠目不答。一人曰："此孫副將也。"遂殺之。參將黑尚仁亦被執不屈而見殺，覆軍數千。材官小將之歿者，張暵奎、李棲鳳、任光裕、戴友仁以下七十有八人。賊倍獲其所喪馬。傳庭走鞏，由孟入關，執斬慎鼎；罰勷馬以二千，以勷父光先故，貸勷。是役也，天大雨，糧不至，士卒采青柿以食，凍且餒，故大敗。豫人所謂"柿園之役"也。

傳庭既已敗歸陝西，計守潼關，扼京師上游。且我軍新集，不利速戰，乃益募勇士，開屯田，繕器，積粟，三家出壯丁一。火車載火炮甲仗者三萬輛，戰則驅之拒馬，止則環以自衛。督工苛急，夜以繼日，秦民不能堪。而關中頻歲饑，駐大軍餉乏，士大夫厭苦傳庭所爲，用法嚴，不樂其在秦。相與嘩於朝曰："秦督玩寇

然起敬改變了神色。

傳庭既已誅殺人龍，聲威折服三邊，日夜治理軍務作討平賊寇的打算，而賊寇接着已再次包圍開封。下詔令御史蘇京監督延、寧、甘、固的軍隊，催促傳庭出關。傳庭上言説："士兵新近招募，不能使用。"皇上不聽。傳庭不得已出師，在九月抵達潼關。大雨接連下了十天，自成掘開馬家口的河岸淹灌開封。開封已陷落，傳庭奔向南陽。自成往西去迎擊秦兵。傳庭設下三道伏兵來等待賊寇：牛成虎統領前軍，左勷統領左軍，鄭嘉棟統領右軍，高傑統領中軍。成虎佯作失敗引誘賊寇，賊寇奔入埋伏之中，成虎回兵交戰，高傑、董學禮突然起兵協助他，左勷、鄭嘉棟從左右横向攻擊。賊寇崩潰往東逃走，斬首一千多。追趕三十里，到郟縣的塚頭。賊寇把兵器軍用物資丢棄在道路上，秦兵争着撈好處。賊寇窺探到我軍混亂，回兵乘機攻擊，左勷、蕭慎鼎的部隊潰散，各軍全都潰散。副將孫枝秀馳馬追賊，擊殺幾十個騎兵。賊兵包圍他，奔馳衝突不能出圍，馬仆倒被抓住，直立不屈。用刀架在他身上，瞪着眼睛不答話。一個人説："這是孫副將。"就殺了他。參將黑尚仁亦被抓住不屈服而被殺，覆亡的軍隊有數千人。材官小將死去的，有張暵奎、李棲鳳、任光裕、戴友仁以下七十八人。賊寇加倍獲得他們所喪失的馬匹。傳庭逃到鞏，由孟入關，抓住斬殺慎鼎；罰左勷二千匹馬，因爲左勷的父親光先的緣故，寬免了左勷。這一仗，天下大雨，糧食没有運到，士卒采青柿子來吃，又凍又餓，所以大敗。這就是河南人所説的"柿園之役"。

傳庭既已失敗回到陝西，打算守住潼關，控制京城的上游。况且我軍新近召集，不利於速戰，就更廣泛地招募勇士，開墾屯田，修繕器械，積儲粟米，三家出一個壯丁。裝載火炮兵器用於火攻的戰車三萬輛，交戰時駕着它們抵抗馬匹，停下來就圍成一圈用來自衛。監督工程苛刻急迫，夜以繼日，秦民不能忍受。關中連年饑荒，駐扎大部隊糧餉緊缺，士大夫厭惡傳庭的行爲，用法嚴厲，不喜歡他在秦。共同在朝廷起哄

矣。”又相與危語恫脅之曰：“秦督不出關，收者至矣。”

明年五月命兼督河南、四川軍務，尋進兵部尚書，改稱督師，加督山西、湖廣、貴州及江南北軍務，賜劍。趣戰益急。傳庭頓足嘆曰：“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豈能再對獄吏乎！”頃之，不得已遂再議出師。總兵牛成虎將前鋒，高傑將中軍，王定、官撫民將延、寧兵爲後勁，白廣恩統火車營，檄左良玉赴汝寧夾擊。當是時，自成已據有河南、湖北十餘郡，自號新順王，設官置戍，營襄陽而居之。將由內、淅窺商、雒，盡發荆、襄兵會於汜水、滎澤，伐竹結筏，人佩三葫蘆，將謀渡河。傳庭分兵防禦。八月十日，傳庭出師潼關，次於閿鄉。二十一日，師次陝州，檄河南諸軍渡河進剿。九月八日，師次汝州，僞都尉四天王李養純降。養純言賊虛實：諸賊老營在唐縣，僞將吏屯寶豐，自成精鋭盡聚於襄城。遂破賊寶豐，斬僞州牧陳可新等。遂搗唐縣，破之，殺家口殆盡，賊滿營哭。轉戰至郟縣，遂擒僞果毅將軍謝君友，斫賊坐纛，尾自成幾獲。賊奔襄城，大軍遂進逼襄城。賊懼謀降，自成曰：“無畏！我殺王焚陵，罪大矣，姑決一死戰。不勝，則殺我而降未晚也。”而大軍時皆露宿與賊持，久雨道濘，糧車不能前。士饑，攻郟破之，獲馬贏啖之立盡。雨七日夜不止，後軍嘩於汝州。賊大至，流言四起，不得已還軍迎糧，留陳永福爲後拒。前軍既移，後軍亂，永福斬之不能止。賊追及之南陽，官軍還戰。賊陣五重，饑民處外，次步卒，次馬軍，又次驍騎，老營家口處內。戰，破其三重。賊驍騎殊死鬥，

說：“秦總督戲耍賊寇。”又共同危言聳聽地恫嚇威脅說：“秦總督不出關，拘捕他的人就到了。”

次年五月命令他兼總督河南、四川的軍務，改稱督師，增加總督山西、湖廣、貴州及江南、江北的軍務，不久晋升兵部尚書，賞賜尚方寶劍。催促交戰更加急迫。傳庭跺脚嘆息說：“怎麽辦啊！我固然知道去了就不能回來，然而大丈夫難道能再次受獄吏的審訊嗎！”不久，不得已就再次商議出師。總兵牛成虎統率前鋒，高傑統率中軍，王定、官撫民統率延、寧的部隊爲後援，白廣恩統率火車營，發文令左良玉奔赴汝寧夾擊。當時，自成已占有河南、湖北十多個府，自己號稱新順王，設立官員建置防守的區域，在襄陽營建宫室居住。將由內、淅窺伺商、雒，調動所有的荆、襄部隊會集在汜水、滎澤，砍伐竹子編結成筏，每個人佩帶三個葫蘆，將打算渡河。傳庭分兵防禦。八月十日，傳庭在潼關出師，停駐在閿鄉。二十一日，部隊停駐在陝州，發文令河南各軍渡河進剿。九月八日，部隊停駐汝州，僞都尉四天王李養純投降。養純談賊寇的虛實：諸賊的老營在唐縣，僞將吏屯駐寶豐，自成的精鋭全部聚集在襄城。於是在寶豐打敗賊寇，斬僞知州陳可新等人。接着直搗唐縣，攻破縣城，殺家屬幾乎净盡，賊寇全營都哭。轉戰到郟縣，就擒獲僞果毅將軍謝君友，砍掉賊寇的中軍主將旗幟，追隨自成幾乎將他擒獲。賊寇逃奔襄城，大軍於是進逼襄城。賊寇懼怕打算投降，自成說：“不要害怕！我殺王爺焚毁皇陵，罪大了，姑且決一死戰。不勝，那麽殺我再投降也不晚。”而大軍當時都是露宿與賊寇相持，久雨道路泥濘，運糧的車輛不能前進。士兵飢餓，攻破郟縣，抓到馬騾立刻吃光。雨七天七夜不停，後軍在汝州嘩變。賊寇大量到來，流言四起，不得已回師迎接糧食，留下陳永福爲後衛。前軍既已轉移，後軍動亂，永福斬殺亂兵而不能制止。賊寇追到南陽，官軍回頭交戰。賊寇的陣勢有五層，飢民在外面，其次是步兵，其次是騎兵，再其次是近衛騎兵，老營家屬在裏面。交戰，攻破三層。賊寇近衛騎兵殊死戰鬥，我軍陣勢稍有摇

我師陣稍動。廣恩軍將火車者呼曰："師敗矣！"脱輓輅而奔，車傾塞道，馬絓於衡不得前，賊之鐵騎淩而騰之，步賊手白棓遮擊，中者首兜鍪俱碎。自成空壁躡我。一日夜，官兵狂奔四百里，至於孟津，死者四萬餘，失亡兵器輜重數十萬。傳庭單騎渡垣曲，由閿鄉濟。賊獲督師坐纛，乘勝破潼關，大敗官軍。傳庭與監軍副使喬遷高躍馬大呼而歿於陣，廣恩降賊。傳庭尸竟不可得。傳庭死，關以內無堅城矣。

動。廣恩部隊駕馭火攻戰車的人呼叫説："軍隊敗了！"解開車轅奔逃，車輛傾倒塞滿道路，馬挂在衡木上不能前進，賊寇的鐵騎凌空越過，賊寇步兵手持白杵棍棒攔擊，被打中的人腦袋和頭盔一起碎裂。自成傾巢出動追踪我軍。一天一夜，官兵狂奔四百里，到孟津，死亡四萬多人，丢失的兵器輜重數十萬。傳庭一人一馬渡河到垣曲，再從閿鄉過河。賊寇獲得督師的將旗，乘勝攻破潼關，大敗官軍。傳庭與監軍副使喬遷高躍馬大呼戰死在陣前，廣恩投降賊寇。傳庭的尸體最終找不到。傳庭死，關内没有堅固的城防了。

初，傳庭之出師也，自分必死，顧語繼妻張夫人曰："爾若何？"夫人曰："丈夫報國耳，毋憂我。"及西安破，張率二女三妾沉於井，揮其八歲兒世寧亟避賊去之。兒逾墻墮民舍中，一老翁收養之。長子世瑞聞之，重趼入秦，得夫人尸井中，面如生。翁歸其弟世寧，相扶携還。道路見者，知與不知皆泣下。傳庭死時，年五十有一矣。傳庭再出師皆以雨敗也。或言傳庭未死者，帝疑之，故不予贈蔭。傳庭死而明亡矣。

起初，傳庭出師，自料一定會死，回頭對繼妻張夫人説："你怎麽樣？"夫人説："大丈夫報效國家而已，不要擔心我。"等到西安被攻破，張氏領着兩個女兒三個姬妾投井，揮手讓她八歲的兒子世寧趕緊躲避賊寇離去。兒子翻墻跌入居民家中，一個老翁收養了他。長子世瑞聽説，長途跋涉脚上長滿老繭趕到陝西，在井中找到夫人的尸體，面目和活着的時候一樣。老翁送回他的弟弟世寧，兩人互相攙扶着回去。路上看到的人，認識的和不認識他們的都落淚。傳庭死的時候，年齡已是五十一歲了。傳庭兩次出師都因爲下雨而失敗。有人説傳庭没有死，皇上懷疑，所以不賜予贈官和承蔭。傳庭一死明朝就滅亡了。

贊曰：流賊蔓延中原，所恃以禦賊者獨秦兵耳。傅宗龍、孫傳庭遠近相望，倚以辦賊。汪喬年、楊文岳奮力以當賊鋒，而終於潰僨。此殆有天焉，非其才之不任也。傳庭敗死，賊遂入關，勢以愈熾。存亡之際，所係豈不重哉！

贊曰：流賊在中原蔓延，所依仗用來抵禦賊寇的衹有秦兵。傅宗龍、孫傳庭遠近相望，倚仗秦兵來懲辦賊寇。汪喬年、楊文岳奮力抵擋賊寇的鋒芒，而終於潰敗。這大概是有天意，不是他們的才智不能勝任。傳庭失敗而死，賊寇於是入關，勢力因此更加興盛。這些人生死存亡之間，所關係到的難道不重大嗎！

明史卷二百六十三

列傳第一百五十一

宋一鶴 沈壽崇 蕭漢　馮師孔 黄炯(等)　林日瑞 郭天吉(等)
蔡懋德 趙建極(等)　衛景瑗 朱家仕(等)　朱之馮 朱敏泰(等)
陳士奇 陳纁(等)　龍文光 劉佳引　劉之勃 劉鎮藩

宋一鶴

宋一鶴，宛平人。爲諸生，見天下大亂，即究心兵事。崇禎三年舉於鄉。授教諭，以薦遷丘縣知縣，復以薦加東昌同知，仍知縣事。

巡按御史禹好善以一鶴知兵，薦之，授兵部員外郎，尋擢天津兵備僉事，改飭汝南兵備，駐信陽。

時熊文燦總理南畿、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軍務，主撫議。一鶴降其盗魁黄三耀，又降其死賊順天王之黨劉喜才。一鶴先後剿劇賊，斬首七百有奇。從副將龍在田破賊固始，一鶴毒殺其賊千人。左良玉降其賊李萬慶，一鶴撫而定之數萬。文燦屢上其功，薦之，進副使，調鄖陽。

文燦誅，楊嗣昌代，以一鶴能，薦之，擢右僉都御史，代方孔炤巡撫湖廣。時湖廣賊爲諸將所逼，多竄入四川。一鶴以雲南軍移鎮當陽，中官劉元斌以京軍移鎮荆門，相犄角。左良玉等大破賊於瑪瑙山，一鶴叙功增俸。遣副將王允成、孫應元等大破賊汝才五大營於豐邑坪，斬首三千餘級。嗣昌署一鶴荆楚第一功。獻忠

宋一鶴，宛平人。作生員時，見天下大亂，就盡心研究軍事。崇禎三年鄉試中舉，授官教諭，由薦舉升丘縣知縣，又由薦舉加官東昌同知，仍舊主持縣裏的事務。

巡按御史禹好善因爲一鶴懂得軍事，便薦舉他，授官兵部員外郎，隨即升天津兵備僉事，改任命爲汝南兵備，駐守信陽。

當時熊文燦總理南畿、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軍務，主張招撫。一鶴收降賊寇的首領黄三耀，又收降頑固不化的賊寇順天王的黨羽劉喜才。一鶴先後征剿勢力强大的賊寇，斬首七百多。隨從副將龍在田在固始打敗賊寇，一鶴毒殺那兒的賊寇上千人。左良玉收降賊寇李萬慶，一鶴招撫安定的有數萬人。文燦屢次上奏他的功勞，薦舉他，晋升副使，調到鄖陽。

文燦被殺，楊嗣昌代替，因爲一鶴有能力，薦舉他，提升爲右僉都御史，代方孔炤巡撫湖廣。當時湖廣的賊寇被諸將所逼迫，大多竄入四川。一鶴帶雲南的軍隊調防鎮守當陽，宦官劉元斌帶京軍調防鎮守荆門，互相支援策應。左良玉等人在瑪瑙山大破賊寇，一鶴論功增加俸禄。派遣副將王允成、孫應元等在豐邑坪大破賊寇汝才的五個大營，斬首三千多級。嗣昌記一鶴荆楚間第一等功勞。獻忠攻陷襄陽，與革裏眼、左金

陷襄陽，與革裏眼、左金王等東萃黄州、汝寧間。一鶴移駐蘄州，焚舟，遏賊渡。賊移而北，一鶴又斷横江，賊不敢渡。

嗣昌卒，丁啓睿代。啓睿破獻忠於麻城，會一鶴及鳳陽總督朱大典、安慶巡撫鄭二陽蹙賊左金王、老回回等於潜山、懷寧山中。一鶴又督參將王嘉謨等追破左金王、争世王、治世王於燈草坪，斬首千八百級。十五年遣部將陳治等合江北兵，破賊於桐城、舒城。

一鶴起鄉舉，不十年秉節鉞，廷臣不能無忮。御史衛周胤上疏醜詆一鶴。一鶴屢建功，然亦往往蒙時詬。嗣昌父名鶴，一鶴投揭，自署其名曰"一鳥"，楚人傳笑之。一鶴亦連疏引疾，帝疑其僞，下所司嚴核。先以襄陽陷，奪職戴罪，至是許解官候代。

趨救汝寧，汝寧城已陷。十二月，襄陽、德安、荆州連告陷，一鶴趨承天護獻陵。陵軍栅木爲城。賊積薪燒之，烟罯純德山。城穿，一鼓而登。犯獻陵，毁禋殿。守陵巡按御史李振聲、總兵官錢中選皆降，遂攻承天。歲除，明年正月二日，有以城下賊者。城陷，一鶴自經，故留守沈壽崇、鍾祥知縣蕭漢俱死，分巡副使張鳳翥走入山中。先是左良玉軍擾襄、樊，一鶴疏糾之。既，良玉自襄走承天，軍饑而掠，乞餉於一鶴，不許。良玉銜之。至是，一鶴謀留良玉兵，良玉走武昌，故及於難。

沈壽崇

壽崇，宣城人，都督有容子。崇禎初武進士。忤巡按，被劾罷，未行而賊至，遂及於難。贈都督僉事，廕子錦衣百户。

王等往東聚集在黄州、汝寧之間。一鶴移駐蘄州，焚毁舟船，阻止賊寇渡河，賊寇向北轉移，一鶴又截斷横江，賊寇不敢渡江。

嗣昌去世，丁啓睿代替。啓睿在麻城打敗獻忠，會合一鶴及鳳陽總督朱大典、安慶巡撫鄭二陽把賊寇左金王、老回回等圍困在潜山、懷寧山中。一鶴又督率參將王嘉謨等在燈草坪追擊打敗左金王、争世王、治世王，斬首一千八百級。十五年派遣部將陳治等會合江北的部隊，在桐城、舒城打敗賊寇。

一鶴出身於鄉試舉人，不到十年就掌握軍權，朝廷大臣不能没有忌恨。御史衛周胤上疏誹謗詆毁一鶴。一鶴屢建功勛，但也往往受到當時人的謾駡。嗣昌的父親名鶴，一鶴投揭帖，自己題名爲'一鳥'，楚人流傳譏笑這件事。一鶴亦接連上疏稱病，皇上懷疑他作假，交付有關部門嚴加核實。起先因爲襄陽陷落，奪去職務戴罪辦事，到這時准許他解除官職等候别人接替。

奔救汝寧，汝寧城已陷落。十二月，襄陽、德安、荆州接連宣告失陷，一鶴奔承天守護獻陵。守陵軍隊竪木栅欄爲城墻。賊寇堆積柴薪焚燒，烟霧覆蓋純德山，城墻燒穿，賊寇一鼓作氣登上城墻。侵犯獻陵，毁壞祭祀的大殿。守陵的巡按御史李振聲、總兵官錢中選都投降，於是進攻承天。年終，次年正月二日，有人獻城投降賊寇。城失陷，一鶴上吊自殺，原留守沈壽崇、鍾祥知縣蕭漢都死，分巡副使張鳳翥逃入山中。在此之前左良玉的軍隊騷擾襄、樊，一鶴上疏彈劾他。不久，良玉從襄跑到承天，軍隊飢餓而搶掠，向一鶴乞求糧餉，没有准許，良玉記恨他。到這時候，一鶴打算留下良玉的部隊，良玉跑到武昌，所以受難。

壽崇，宣城人，是都督有容的兒子。崇禎初考中武進士。因觸犯了巡按，被彈劾罷官，尚未動身而賊寇到了，於是受難。贈官都督僉事，推恩封他的兒子爲錦衣百户。

蕭漢

漢，字雲濤，南豐人。崇禎十年進士。秩滿將行，賊薄城，即辭家廟，授帨於妾媵曰："男忠女烈，努力自盡。"遂出登陴，拒守五晝夜。元旦，突圍出，趨獻陵。賊騎環之，漢大呼"鍾祥令在，誰敢驚陵寢者"！賊挾之去，不殺，說降，不聽。明日，城陷，送漢吉祥寺，謹視之，求死不得。越三日，從僧榻得剃刀藏之，取敝紙書楊繼盛絕命詞，紙盡，投筆起，復拾土塊畫"鍾祥縣令蕭漢願死此寺"十字於壁。即對壁自剄，血正濺字上，死矣。賊嘉其義，用錦衣斂而瘞之。賊退，其門人改斂之以時服，曰："嗚呼，大白其無黷乎！吾師肯服賊服乎！"悉易之。詔贈漢大理寺丞。

蕭漢，字雲濤，南豐人。崇禎十年進士，任期已滿將動身，賊寇迫近縣城，就辭別祭祀祖先的家廟，把佩巾交給姬妾說："男忠君女貞烈，要努力盡自己的才能。"於是出門登上城墻，抵禦守衛五個晝夜。元旦，突圍而出，奔赴獻陵。賊寇的騎兵圍住他，蕭漢大呼"鍾祥令在，有誰敢驚動皇陵寢宮"！賊寇挾着他離去，不殺他，勸說他投降，没有聽從。次日，縣城陷落，把蕭漢送到吉祥寺，很小心地看守他，蕭漢求死不得。過了三天，從僧人的床上得到剃刀藏了起來，取來破紙書寫楊繼盛的絶命詞，紙用完了，扔下筆站起，又拾了土塊在墻壁上寫了"鍾祥縣令蕭漢願死此寺"十個字。接着對着墻壁割頸自殺，血正好濺在字上，就這樣死了。賊寇稱贊他的義氣，給他的尸體穿上華麗的衣服埋葬了。賊寇退去，他的門人給他改穿普通的衣服，說："唉，純潔的白色不要沾污黑了啊！我們的老師肯穿賊寇的衣服嗎！"把衣服全都更换了。下詔贈蕭漢大理寺丞。

李振聲

振聲，米脂人。與自成同縣而同姓。自成呼之爲兄，後復殺之。將發獻陵，大聲起山谷，若雷震虎嗥，懼，乃止。

振聲，米脂人，與自成同縣并且同姓。自成稱他爲兄，後來又殺了他。將要發掘獻陵，山谷發出巨大的聲響，像雷震虎哮，害怕了，就停止掘陵。

馮師孔

馮師孔，字景魯，原武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恤刑陝西，釋疑獄百八十人。天啓初，出爲真定知府，遷井陘兵備副使，憂歸。

崇禎二年起臨鞏兵備，改固原，再以憂歸。服闋，起懷來兵備副使，移密雲。忤鎮守中官鄧希詔。希詔摭他事劾之，下吏，削籍歸。

十五年詔舉邊才，用薦起故官，監通州軍。勤王兵集都下，剽劫公行，割婦人首報功。師孔大怒，以其

馮師孔，字景魯，原武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官刑部主事，歷任員外郎、郎中。到陝西清理刑獄，釋放案情有疑問的在押犯一百八十人。天啓初年，調出任真定知府，提升井陘兵備副使，遭親喪而回家。

崇禎二年起用爲臨鞏兵備，改任固原，再次因遭親喪回家。服喪期滿，起用爲懷來兵備副使，移駐密雲。觸犯了鎮守中官鄧希詔，希詔拾取其他事情彈劾他，交法官審訊，被削奪官籍回家。

十五年詔令推舉守備邊境的人才，因而受薦舉起任原來的官職，監督通州的軍隊。外地救援王朝的部隊集結京城，公開搶劫掠奪，割取婦女

卒抵死。明年舉天下賢能方面官，鄭三俊薦師孔。六月擢右僉都御史，代蔡官治巡撫陝西，調兵食，趣總督孫傳庭出關。

的首級報功。師孔大怒，把他們的士兵拿來抵死。翌年推舉天下賢能的地方官，鄭三俊推薦師孔。六月提升爲右僉都御史，代替蔡官治巡撫陝西，調撥軍糧，催促總督孫傳庭出關。

當是之時，賊十三家七十二營降，師殆盡，惟李自成、張獻忠存。自成尤强，據襄陽。以河洛、荆襄四戰之地，關中其故鄉，士馬甲天下，據之可以霸，决策西向。憚潼關天險，將自淅川龍車寨間道入陝西。傳庭聞之，令師孔率四川、甘肅兵駐商、雒爲掎角，而師孔趣戰。無何，我師敗績於南陽，賊遂乘勝破潼關，大隊長驅，勢如破竹。師孔整衆守西安，人或咎師孔趣師致敗也。賊至，守將王根子開門入之。十月十一日，城陷，師孔投井死。同死者，按察使黄炯，長安知縣吴從義，秦府長史章尚絅，指揮崔爾達。

當這個時候，賊寇十三家七十二營投降，部隊差不多完了，祇有李自成、張獻忠的部隊還在。自成尤其强大，占據了襄陽。因爲河洛、荆襄是四面攻戰的要地，關中是他的故鄉，兵馬雄踞天下之首，占據此地可以稱霸，於是决策向西。因畏懼潼關天險，將從淅川龍車寨的小路進入陝西。傳庭聽説，命令師孔率領四川、甘肅的部隊駐扎商、雒成夾擊之勢，而師孔催促交戰。没有多久，我軍在南陽吃了敗仗，賊寇就乘勝攻破潼關，大隊人馬長驅直入，勢如破竹。師孔整頓部衆防守西安，有人指責是師孔催促出兵招致失敗的。賊寇到來，守將王根子開門放他們入城。十月十一日，城失陷，師孔投井死。同死的有按察使黄炯，長安知縣吴從義，秦府長史章尚絅，指揮崔爾達。

黄炯

炯，字季侯，光州人。天啓二年進士。崇禎中，以淮海兵備副使憂歸。流賊陷州城，炯方廬墓山中，子彝如死於賊，其妹亦被難。服除，起臨鞏兵備副使，調番兵，大破李自成潼關原。尋以右參政分守洮岷，擢陝西按察使。自成勸之降，叱曰："潼關之役，汝，我戮餘也，今日肯降汝耶?"妻王赴井，炯得間亦赴井，皆死。贈太常卿，謚忠烈。

黄炯，字季侯，光州人。天啓二年進士。崇禎年間，在任淮海兵備副使時遭親喪回家。流寇攻陷州城，黄炯正住在山中墓旁小屋裏守喪，兒子彝如死於賊手，他的妹妹也遭難。服喪期滿，起任臨鞏兵備副使，調動土著軍隊，在潼關郊野大敗李自成。隨即以右參政的職務分工守備洮岷，提升爲陝西按察使。自成勸他投降，他呵斥説："潼關一仗，你，是我殺剩下來的，今天肯投降你嗎?"妻王氏投井，黄炯得到機會也投井，都死去。贈官太常卿，謚忠烈。

章尚絅

尚絅，會稽人。聞城陷，投印井中，冠服趨王府端禮門雉經。贈按察司副使。

尚絅，會稽人。聽説城市陷落，把印信投入井中，穿着官服奔到王府端禮門上吊自殺。贈官按察司副使。

吴從義

從義，山陰人。兒時夢一人拊其背曰："歲寒松柏，其在斯乎。"崇禎十三年成進士，之官。兵荒，從義練丁壯三百人殺賊。賊破秦，從義曰：

從義，山陰人。在幼兒時夢見一人撫摸他的背説："寒冬的松柏，是在這兒啊。"崇禎十三年成爲進士，赴任。士兵短缺，從義訓練壯年的男子三百人殺賊。賊寇攻破秦，從義説："哎呀，

"嗟乎，豈非天哉！吾唯昔夢是踐矣。"遂投井死。贈按察司僉事。

難道不是天意嗎！我衹有實踐往昔的夢境了。"於是投井而死。贈官按察司僉事。

崔爾達

爾達，不知何許人，亦投井死之。自是長安多義井。

爾達，不知何地人，也投井死於難。從此長安多義井。

賊遂執秦王存樞，處其官署，置百官，稱王西安。坐王府中，日執士大夫拷掠，索金錢，分兵四出攻抄。有小吏丘從周者，長不及三尺，乘醉駡自成曰："若一小民無賴，妄踞王府，將僭僞號，而所爲暴虐若此，何能久！"賊怒，斫殺之。而布政使平湖陸之祺及里居吏部郎乾州宋企郊、提學僉事真寧鞏焴皆降賊，得寵用。

賊寇於是抓住秦王存樞，住在他的王宫衙門中，設置百官，在西安稱王。他們坐在王府中，每天抓來士大夫拷打，索取金錢，分兵四面出動攻打掠奪。有個小吏叫丘從周的，身長不到三尺，乘着酒醉駡自成説："你一個小老百姓耍無賴，狂妄地占據王府，將超越本分冒用帝王的尊號，而所作所爲如此暴虐，怎麽能長久！"賊寇怒，砍殺了他。可是布政使平湖陸之祺以及住在家的吏部郎乾州宋企郊、提學僉事真寧鞏焴都投降賊寇，得到寵幸重用。

先是，户部尚書倪元璐奏曰："天下諸藩，孰與秦、晋。秦、晋山險，用武國也。請諭二王，以剿賊保秦責秦王，以遏賊不入責晋王。王能殺賊，假王以大將軍權；不能殺賊，悉輸王所有餉軍，與其賫盗。賊平，益封王各一子如亲王，亦足以明报矣。二王獨不鑒十一宗之禍乎？賢王忠而熟於計，必知所處矣。"書上，不報。至是賊果破秦，悉爲賊有焉。

在此之前，户部尚書倪元璐上奏説："天下諸多藩國，哪一個能與秦、晋相比，秦、晋山勢險要，是用武的國度。請諭令二王，責成秦王征剿賊寇保護秦地，責成晋王阻攔賊寇不讓進入。王能殺賊，給王以大將軍的權力；不能殺賊，把王所有的財産全部送去慰勞軍隊，與其送給盗賊，還不如這樣。賊寇平定了，加封王各一個兒子如同親王一樣待遇，也足以明確回報了。二王難道不以十一個宗室的禍患爲借鑒嗎？賢明的王爺忠誠而且慣於計謀，必定知道如何處理了。"奏書呈上，没有回答。到這時賊寇果然攻破秦地，全部爲賊所有了。

林日瑞　郭天吉(等)

林日瑞，字浴元，詔安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崇禎初，以江西右參政憂歸。服闋，起故官，分守湖東。屬縣鉛山界閩，妖人聚山中謀不軌，圍鉛山。日瑞擊敗之，搗其巢。屢遷陝西左、右布政使。

林日瑞，字浴元，詔安人。萬曆四十四年的進士。崇禎初，任江西右參政時遭親喪回家。服喪期滿，起任原來的官職，分工守備湖東。下屬鉛山縣與閩接界，妖人聚集在山中圖謀不軌，包圍鉛山。日瑞打敗他們，搗毁他們的巢穴。屢次提升爲陝西左、右布政使。

十五年夏，遷右僉都御史，代吕大器巡撫甘肅。明年十一月，李自成屠慶陽。其别將賀錦犯蘭州，蘭州人開城迎賊。賊遂渡河。凉州、莊浪二衛降，即進逼甘州。日瑞聞賊急，結

十五年夏，升爲右僉都御史，代替吕大器巡撫甘肅。次年十一月，李自成毁慶陽城屠殺百姓。他的部將賀錦侵犯蘭州，蘭州人打開城門迎接賊寇。賊寇於是渡過黄河。凉州、莊浪二衛投降，隨即進逼甘州。日瑞聽得賊情緊急，就聯結

西羌，嚴兵以待，而自率副將郭天吉等扼諸河干。十二月，賊踏冰過，直抵甘州城下。日瑞入城，戰且守。大雪深丈許，樹盡介，角幹折，手足皸瘃，守者咸怨。賊乘夜坎雪而登，城陷，執日瑞。誘以官，不從，磔於市。

初，日瑞撫甘肅，廷議以其不任也，遣楊汝經代之。未至，日瑞遂及於難。

天吉及總兵官馬爌，撫標中軍哈維新、姚世儒，監紀同知藍臺，里居總兵官羅俊傑、趙宦，并死之。賊殺居民四萬七千餘人。三邊既陷，列城望風降，惟西寧衛固守不下。賊無後顧，乃長驅而東。福王時，贈日瑞兵部尚書，臺太僕寺少卿，皆賜祭葬。

西羌，擺好嚴整的陣勢等待賊寇進犯，而自己率領副將郭天吉等扼守黄河各口岸。十二月，賊寇踏冰過河，直達甘州城下。日瑞退入城内，一邊戰鬥一邊防守。大雪深一丈多，樹全都挂上了冰甲，弓幹折斷，手脚皴裂生凍瘡，守城的人都怨恨。賊寇乘夜間鏟雪登城，城陷落，抓住日瑞。用封官來誘降，不從，在市集分尸。

起初，日瑞巡撫甘肅，朝廷議論他不能勝任，派遣楊汝經去代替他。還未到，日瑞就遭難了。

天吉及總兵官馬爌，撫標中軍哈維新、姚世儒，監紀同知藍臺，離任住在家鄉的總兵官羅俊傑、趙宦，都死於此難。賊寇殺死居民四萬七千餘人。陝北邊防三重鎮既已陷落，各城望風投降，衹有西寧衛頑强防守未被攻下。賊寇没有後顧之憂，就迅速地向東方進發。福王的時候，贈日瑞兵部尚書的頭銜，藍臺太僕寺少卿，都賜予祭葬的禮儀。

蔡懋德

蔡懋德，字維立，崑山人。少慕王守仁爲人，著《管見》，宗良知之説。舉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杭州推官。天啓間，行取入都。同鄉顧秉謙柄國，懋德不與通。秉謙怒，以故不得顯擢。授禮部儀制主事，進祠祭員外郎。尚書率諸司往謁魏忠賢祠，懋德托疾不赴。

崇禎初，出爲江西提學副使，好以守仁《拔本塞源論》教諸生，大抵釋氏之緒論。遷浙江右參政，分守嘉興、湖州。劇盗屠阿丑有衆千餘，出没太湖。懋德曰："此可計擒也。"悉召瀕湖豪家，把其罪，簡壯士與同發，遂擒阿丑。皆曰："懋德知兵。"内艱，服除，起井陘兵備。旱，懋德禱，即雨。他鄉争迎以禱，又輒雨。調寧遠，以守松山及修臺堡功，數叙賚。會災異求言，懋德上《省過》、《治平》二疏，規切君相，時人咸笑

蔡懋德，字維立，崑山人。年少時仰慕王守仁的爲人，著《管見》，尊崇"良知"的學説。考中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官杭州推官。天啓年間，經薦舉調往京師任職。同鄉顧秉謙主持國政，懋德不與他來往。秉謙怒，因爲這個原因不能提升顯要的官職。授官禮部儀制主事，晋升祠祭員外郎。尚書率領各司官員去拜見魏忠賢生祠，懋德藉口有病不去。

崇禎初，調出任江西提學副使，喜歡以守仁《拔本塞源論》教導生員，大抵是佛教説過的話。升浙江右參政，分工守備嘉興、湖州。大盗屠阿丑有部衆千餘人，出没在太湖之中。懋德説："這些人可以用計擒獲。"把臨近太湖的有錢有勢的人家全部召來，掌握了他們的罪行，挑選壯士與他們一起出發，就抓住了阿丑。都説："懋德知道用兵。"遭逢母親的喪事，守喪期滿，起任井陘兵備。天旱，懋德禱告，立即下雨。其他各鄉争着迎接他去禱告，又是一禱告就下雨。調任寧遠，因爲守衛松山及修築炮臺城堡的功勞，數次記功受賞。適逢因自然災變徵求言論，懋德上

爲迂。

懋德好釋氏，律身如苦行頭陀。楊嗣昌謂其清修弱質，不宜處邊地，改濟南道。濟南新殘破，大吏多缺人，懋德攝兩司及三道印。遷山東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田荒穀貴，民苦催科，賊復以先服不輸租相煽誘。懋德亟檄州縣停徵，上疏自劾，詔鐫七級視事。十四年冬，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召對，賜酒饌、銀幣。明年春，抵任，討平大盜王冕。十月統兵入衛京師，詔扼守龍泉、固關二關。李自成已陷河南，懋德禦之河上。

十六年冬，自成破潼關，據西安，盡有三秦。十二月，懋德師次平陽，遣副將陳尚智扼守河津。山西，京師右背，蒲州北抵保德，悉鄰賊，依黃河爲險。然窮冬冰合，賊騎得長驅。懋德連章告急，請禁旅及保定、宣府、大同兵疾赴河干合拒。中朝益積憂山西，言防河者甚衆，然無兵可援。懋德以疲卒三千，當百萬狂寇。時太原洶洶，晋王手教趣懋德還省。十八日，懋德去平陽。二十日，賊抵河津，自船窩東渡，尚智走還平陽。二十二日，賊攻平陽，拔之。尚智奔入泥源山中。二十八日，懋德還太原。

明年正月，自成稱王於西安。賊既渡河，轉掠河東，列城皆陷。於是山西巡按御史汪宗友上言曰："晋河二千里，平陽居其半。撫臣懋德不待春融冰泮，遽爾平陽返旆，賊即於明日報渡矣。隨行馬步千人，即時倍道西向，召集陳尚智叛卒，移檄各路防兵援剿，乃不發一兵。歲終至省，臣言宜提一旅，星馳而前，張疑聲討，

奏《省過》、《治平》二疏，規勸責備君主和宰相，時人都笑他迂腐。

懋德愛好佛教，約束自身如苦行僧。楊嗣昌説他長得清秀體質羸弱，不宜居住在邊遠地區，改任濟南道。濟南新近殘缺破損，重要官吏多缺人，懋德代管兩司及三道的印信。升山東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田地荒蕪穀米價貴，人民苦於催逼徵税，賊寇又以先降服不交租來煽動誘惑。懋德趕緊發文州縣停止徵税，上疏彈劾自己，詔令削減七級官階依舊辦事。十四年冬，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召回朝廷應對，賞賜酒食、銀幣。次年春，抵達任所，征討平定大盗王冕。十月，帶領部隊進來保衛京城，下詔命令扼守龍泉、固關二關。李自成已攻陷河南，懋德在黃河上防禦他們。

十六年冬，自成攻破潼關，盤據西安，全部占有三秦地區。十二月，懋德的部隊駐扎平陽，派遣副將陳尚智扼守河津。山西，在京城右後方，蒲州往北到保德，都與賊寇接鄰，依靠黃河爲天險。然而隆冬河面冰凍，賊寇的騎兵得以長驅直入。懋德接連上奏章告急，請求禁衛京城的部隊以及保定、宣府、大同的部隊急速開赴黃河岸邊合力抗拒賊寇。朝廷中更增加對山西的擔憂，議論守衛黃河的人很多，然而没有兵可以增援。懋德用三千名疲憊的士卒，抵擋百萬瘋狂的賊寇。當時太原驚恐不安，晋王親手書寫諭示催促懋德返回省城。十八日，懋德離開平陽。二十日，賊寇抵達河津，從船窩渡河往東，尚智奔還平陽。二十二日，賊寇進攻平陽，攻克了它。尚智逃奔到泥源山中。二十八日，懋德回到太原。

第二年正月，自成在西安稱王。賊寇既已渡河，轉而擄掠河東，各城全部陷落。這時山西巡按御史汪宗友上言説："山西的黃河二千里，平陽處在中間。巡撫懋德不等到春天冰凌融化，匆忙從平陽回師，賊寇就在次日急速渡河了。隨行的騎兵步兵千人，當時兼程向西，召集陳尚智叛離的士兵，發公文給各路防守部隊增援征剿，却没有派出一個士卒。年底到省城，臣説應該率領一支部隊，急速奔馳前進，放出聲討賊寇的空氣

尚冀桑榆之收，無如不聽何。賊日遣僞官，匝月，餘郡皆失，是誰之過歟！”有詔奪官候勘，以郭景昌代之。

迷惑對方，尚可以期望收到補救的效果，無奈不聽又有什麼辦法？賊寇每日派遣僞官，剛滿一個月，其餘的郡城全部丢失，是誰的過失啊！”有詔令奪去懋德的官職聽候勘問，用郭景昌代替他。

二十三日，尚智叛降於賊。於是懋德誓師於太原，布政使趙建極，監司毛文炳、藺剛中、畢拱辰，太原知府孫康周，署陽曲縣事長史范志泰等官吏軍民咸在。懋德哭，衆皆哭。罷官命適至，或請出城候代。懋德不可，曰：“吾已辦一死矣，景昌即至，吾亦與俱死。”調陽和兵三千協守東門。剛中慮其内應，移之南關之外。遣部將張雄分守新南門，召中軍副總兵應時盛入參謀議。懋德等登城。

二十三日，尚智叛變投降賊寇。於是懋德在太原誓師，布政使趙建極，監司毛文炳、藺剛中、畢拱辰，太原知府孫康周，代理陽曲縣事務的長史范志泰等官吏和士兵百姓都在場。懋德哭了，衆人也都哭了。這時罷免懋德官職的命令正好到達，有人請他出城等候人來接替，懋德不同意，説：“我已準備一死了，景昌立即到來，我也要與他一起死。”調動陽和的三千士兵協助防守東門。剛中擔心他們會爲賊寇作内應，把他們移駐到南關之外。派遣部將張雄分兵守衛新南門，召中軍副總兵應時盛入城參謀。懋德等人登上城墻。

二月五日，賊至城下。遣部將牛勇、朱孔訓、王永魁出戰，死之。明日，自成具鹵簿，督衆攻城，陽和兵叛降賊。又明日，晝晦，懋德草遺表。須臾大風起，拔木揚砂。調張雄守大南門，雄已縋城出降，語其黨曰：“城東南角樓，火器火藥皆在，我下即焚樓。”夜中火起，風轉烈，守者皆散。賊登城，懋德北面再拜，出遺表付友人賈士璋間道達京師，語人曰：“吾學道有年，已勘了死生，今日吾致命時也。”即自剄，麾下持之。時盛請下城巷戰，顧懋德曰“上馬”。懋德上馬，時盛持矛突殺賊數十人。至炭市口，賊騎充斥，時盛呼曰“出西門”。懋德遽下馬曰：“我當死封疆，諸君自去。”衆復擁懋德上馬，至水西門。懋德叱曰：“諸君欲陷我不忠耶！”復下馬，據地坐。時盛已出城，殺妻子，還顧不見，復斫門入，語懋德曰：“請與公俱死。”遂偕至三立祠。懋德就縊未絶，時盛釋

二月五日，賊寇來到城下。懋德派遣部將牛勇、朱孔訓、王永魁出戰，都戰死了。次日，自成擺開儀仗隊，督率部衆攻城，陽和的士兵叛變投降賊寇。又次日，白天昏暗，懋德起草臨死前的表章。不一會兒颳起大風，拔起樹木揚起塵沙。調張雄守大南門，張雄已經從城墻吊下出去投降，他對黨羽説：“城東南的角樓，火器火藥都在那兒，我下去後就把樓燒掉。”半夜火起，風變得更猛，守城的人全都逃散。賊寇登城，懋德向北面拜了兩次，拿出遺表交給朋友賈士璋并讓他從小路送達京城，對人説：“我學道多年，已看透死生，今天是我結束生命的時候。”就要自殺，部下拉住他。時盛請求下城展開巷戰，回頭看着懋德説“上馬”。懋德上馬，時盛手執長矛衝出殺賊幾十人。到炭市口，賊寇的騎兵擠滿道路，時盛呼喊説“出西門”。懋德突然下馬説：“我應當爲失去交給我的疆土而死，各位自己去吧。”衆人又把懋德擁上馬，到水西門。懋德呵斥説：“諸君要害我成爲不忠的人嗎！”再次下馬，坐在地上。時盛已經出城，殺了妻和子，回頭看不到懋德，又劈開城門而入，對懋德説：“請讓我與您一起死。”於是一同到三立祠。懋德

甲加其肩，乃絶。時盛取弓弦自經。建極危坐公堂，賊擁之見自成。不屈，將斬之。下階呼萬歲者再，曰："臣失守封疆，死有餘罪。"自成以爲呼己也，曳還。建極瞋目曰："我呼大明皇帝，寧呼賊耶?"立射殺之。時自成執晋王，據王宫云。

上吊還未斷氣，時盛脱下鐵甲壓在他的肩上，就斷了氣。時盛取出弓弦上吊自殺。建極端端正正坐在公堂上，賊寇擁着他去見自成。建極不屈服，將要殺他。他下臺階高聲呼叫萬歲兩遍，説："我没有守住托付給我的疆土，就是死也抵償不了罪過。"自成以爲他喊萬歲是呼叫自己，就把他拉回來。建極瞪着眼睛説："我是呼叫大明皇帝，難道是呼叫賊寇嗎?"立刻射殺了他。當時自成抓住了晋王，占據了王宫。

文炳被殺，妻趙、妾李亦投井死；子兆夢甫數歲，賊掠去。士民以其忠臣子也，贖而歸之。欲降剛中，不從，殺之。首既墮，復躍起丈餘，賊皆辟易。賊適得新刀，拱辰睨之。問："何睨?"曰："欲得此斫頭耳。"遂取斬之。康周巷戰死，志泰不食死。自懋德而下，太原死事凡四十有六人，賊皆尸之城上。自成恨懋德之不降也，驗其尸，以刃斷頸而去。福王時，以懋德不守河爲失策，乃謚忠襄，賜祭葬而不予贈蔭，餘賜恤有差。間考四十六人，行事多缺，姓名不傳，莫得而次云。

文炳被殺，妻趙氏、妾李氏也投井而死；子兆夢纔幾歲，被賊寇擄掠去。百姓因爲他是忠臣的兒子，就把他贖了回來。賊寇想勸剛中投降，不肯，就殺了他。首級既已掉下，又跳起一丈多高，賊寇都嚇得倒退躲避。賊寇正好得到一把新刀，拱辰斜着眼睛看它，賊寇問："你看什麽?"回答説："想得到這把刀砍頭。"賊寇就拿這把刀殺了他。康周巷戰而死，志泰不食而死。自懋德以下，太原爲效忠國事而死的共有四十六人，賊寇把他們的尸體陳列在城上。自成恨懋德不投降，驗明他的尸體，用刀斬斷他的頭頸而去。福王的時候，認爲懋德不守黄河是失策，就贈謚號忠襄，賜給祭葬的禮儀而不給贈官蔭子，其餘的人賞賜撫恤各有不同。近來考究這四十六個人，他們的行爲事迹大多闕失，姓名也没有傳下來，不能一一羅列。

趙建極

建極，河南永寧人。賊掠永寧時，建極五子皆死，後生三子又夭，至是趙氏一門竟絶。

建極，河南永寧人。賊寇劫掠永寧時，建極的五個兒子全都死去，後來生了三個兒子又都夭折，到這時趙氏一門最終滅絶。

毛文炳

文炳，字夢石，鄭州人。以吏科給事中出爲山西兵備副使。爲給事時，楊嗣昌督師，議調民兵討賊。文炳言："民兵可守不可調，不若官軍乘馬便殺賊。"又言："當大計，主計者喜奔競，抑廉静，宜令官得互糾不公者。"帝皆納其言。

文炳，字夢石，鄭州人。以吏科給事中調出爲山西兵備副使。當給事的時候，楊嗣昌督率軍隊，商議調動民兵討伐賊寇。文炳説："民兵可以防守地方不可調動，不像官軍那樣乘馬便於殺賊。"又説："當考核官吏的時候，主持考核者喜歡奔走競爭的人，壓制清廉安分的人，應當命令官員得以互相檢舉不公正的人。"皇上都采納了他的話。

蔺剛中

剛中，字坦生，陵縣人。爲南京給事中，奏保護留都六事，又陳漕事救弊之要。山東饑，疏言：“民死而丁存，田荒而賦在，安得不爲盜！宜清户口并里甲。”皆切時病。遷山西副使。

剛中，字坦生，陵縣人。任南京給事中，上奏保護留都的六件事，又陳述在漕運事業中糾正弊病的要點。山東饑荒，上疏說：“人死了而壯丁的名額還保存着，田地荒蕪了而賦税還在，怎麼能不做强盗！應該清理户口合并里甲。”都切中時弊。升山西副使。

畢拱辰

拱辰，字星伯，掖縣人。知朝邑、鹽城二縣，數遷數貶。歷淮徐兵備僉事，督漕侍郎史可法謂其不任，移之冀寧。

拱辰，字星伯，掖縣人。任朝邑、鹽城兩縣知縣，數次遷升又數次貶斥。曾任淮徐兵備僉事，督漕侍郎史可法說他不能勝任，調到冀寧。

建極、文炳、剛中、拱辰由進士。康周，字晋侯，安丘人，由鄉舉。時盛，遼陽諸生。爲懋德所知，拔隸幕下，至都督僉事。志泰，虞城人。餘莫考。

建極、文炳、剛中、拱辰由進士出身。康周，字晋侯，安丘人，由舉人出身。時盛，是遼陽的生員，被懋德所賞識，提拔隸屬於幕下，升到都督僉事。志泰，虞城人。其餘的人都無法考究。

房之屏　楊家龍　王孕懋

太原既破，賊移檄遠近，所至郡縣望風結寨以拒官兵。而其仗義死難，陷胸斷脰而甘心者，則有若安邑知縣房之屏，宛平人，起家鄉舉。城陷，北向拜天子，入署拜其母，命妻子各自盡，遂投井，賊曳出斬之。忻州知州楊家龍，字惕若，曲陽人。爲寧鄉知縣，凡七年，流亡復其業。遷忻，賊即至，曰：“此城必不守，我出，爾民可全也。”出城罵賊而死。州人祠祀之。代州參將閻夢夔，鹿邑人，汾州知州侯君昭，皆城亡與亡。汾陽知縣劉必達袖出罵賊文，賊誦而殺之。其義勇范奇芳，刺殺一僞都尉而自剄。寧武兵備副使王孕懋，字有懷，由太原知府遷。自成既陷太原，遣使説降，孕懋斬之，與總兵官周遇吉共守，城陷自殺。妻楊投井殉之。孕懋，霸州人，進士。遇吉自有傳。寧武失，賊破三關，犯大同。

太原既已攻破，賊寇向遠近地區移送公文，所到的郡縣都看風頭固結山寨抗拒官兵。而仗義死難，穿胸斷頸而甘心的，則有像安邑知縣房之屏那樣的人。房之屏是宛平人，由舉人起家。城被攻陷，向北面拜天子，入官衙拜他的母親，命令妻子和子女各自自殺，於是投井，賊寇把他拉出來殺掉。忻州知州楊家龍，字惕若，曲陽人。任寧鄉知縣，共有七年，流亡在外的人都回來恢復他們的舊業。調到忻州，賊寇即刻就到，說：“這城必定守不住，我出去，你們可以保全了。”出城罵賊而死。州裏的人民建祠祭祀他。代州參將閻夢夔，鹿邑人，汾州知州侯君昭，都是城失陷後與城同亡。汾陽知縣劉必達從袖中拿出罵賊的文章，賊寇讀後把他殺死。那個地方的義勇之士范奇芳，刺殺一個僞都尉後自殺。寧武兵備副使王孕懋，字有懷，由太原知府調任。自成既已攻陷太原，派遣使者勸降，孕懋殺了使者，與總兵官周遇吉共同守城，城陷落後自殺。妻楊氏投井殉夫。孕懋，霸州人，是進士。遇吉另自有傳。寧武喪失，賊寇攻破三關，侵犯大同。

衛景瑗 朱家仕(等)

衛景瑗，字仲玉，韓城人。天啓五年進士。授河南推官。

崇禎四年徵授御史，劾首輔周延儒納賄行私數事，復劾吏部侍郎曾楚卿憸邪。帝不納。出按真定諸府。父喪，不俟命竟歸。服闋，起故官。疏救給事中傅朝佑、李汝璨以論溫體仁下吏，故帝不懌，左遷行人司正。歷尚寶、大理丞，進少卿。十五年春，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歲饑疫，疏乞振濟。蒐軍實，練火器，戢豪宗，聲績甚著。

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將犯山西，宣大總督王繼謨檄大同總兵官姜瓖扼之河上，瓖潛使納款而還。景瑗不知其變也，及山西陷，景瑗邀瓖歃血守。瓖出告人曰："衛巡撫，秦人也，將應賊矣。"代王疑之，不見景瑗，永慶王射殺景瑗僕。會景瑗有足疾，不時出。兵事，瓖主之。瓖兄瑄，故昌平總兵也，勸瓖降賊。瓖慮其下不從，人犒之銀，言勵守城將士，代王信之。諸郡王分門守，瓖每門遣卒二百人助守。

至三月朔，賊抵城下。瓖即射殺永慶王，開門迎賊入。給景瑗計事，景瑗乘馬出，始知其變也，自墜馬下。賊執之見自成，自成欲官之。景瑗據地坐，大呼皇帝而哭。賊義之，曰"忠臣也"，不殺。景瑗猝起，以頭觸階石，血淋漓。賊引出，顧見瓖，罵曰："反賊，與我盟而叛，神其赦汝耶!"賊使景瑗母勸之降。景瑗曰："母年八十餘矣，當自爲計。兒，國大臣，不可以不死。"母出，景瑗謂人曰："我不罵賊者，以全母

衛景瑗，字仲玉，韓城人。天啓五年進士，授官河南推官。

崇禎四年徵召授官御史，彈劾首輔周延儒納賄營求私利等幾件事，又彈劾吏部侍郎曾楚卿奸邪。皇上不采納。出朝巡按真定各府。父親去世，不等到命令下來就回家了。服喪期滿，起任原官。上疏救援給事中傅朝佑、李汝璨，説他們因爲議論溫體仁而被交法官審訊，因此皇上不高興，降爲行人司正。歷官尚寶、大理丞，晋升少卿。十五年春，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年成饑荒疫病流行，上疏乞求賑災救濟，搜集軍用物資，裝備火器，抑制豪門宗族，聲望政績很突出。

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將進犯山西，宣大總督王繼謨發文命令大同總兵官姜瓖在黄河上扼守，姜瓖暗地派人求和而還。景瑗不知道他叛變，等到山西陷落，景瑗邀請姜瓖歃血發誓固守。姜瓖出來後告訴旁人説："衛巡撫，是陝西人，將要接應賊寇。"代王於是懷疑景瑗，没有看到景瑗，永慶王就射殺景瑗的僕人。適逢景瑗有脚病，不經常出來。軍隊的事，由姜瓖主持。姜瓖的哥哥姜瑄，原是昌平總兵，勸姜瓖投降賊寇。姜瓖擔心他的部下不從，每人犒賞他們銀兩，説是鼓勵守城的將士，代王相信了。諸郡王分門防守，姜瓖在每門派遣二百名士卒協助防守。

到三月初一，賊寇抵達城下。姜瓖就射殺永慶王，打開城門迎賊進入。騙景瑗説商量事情，景瑗乘馬出來，纔知道他已叛變，自己跌落馬下。賊寇抓住他去見自成，自成想封他做官。景瑗坐在地上，大呼皇帝而哭。賊寇認爲他有義氣，説"忠臣啊"，不殺他。景瑗突然起身，用腦袋撞臺階上的石頭，鮮血淋漓。賊寇拖他出去，回頭看到姜瓖，罵道："反賊，與我盟誓而叛變，神會饒你嗎!"賊寇讓景瑗的母親勸他投降，景瑗説："母親年紀已八十多了，應當爲自己打算。兒子是國家的大臣，不可以不死。"母親出去後，景瑗對人説："我不罵賊，是爲了保

也。”初六日自縊於僧寺。賊嘆曰：“忠臣。”移其妻子空舍，戒毋犯。殺代王傳𤊨及其宗室殆盡。

全母親。”初六日在寺院上吊自殺。賊寇嘆息說：“忠臣。”把他的妻子兒女搬移到空房子，告誡別人不要侵犯他們。殺死代王傳𤊨以及宗室幾乎所有的成員。

分巡副使朱家仕，盡驅妻妾子女入井，而己從之，死者十有六人。督儲郎中徐有聲、山陰知縣李倬亦死之。諸生李若蔡自題其壁曰“一門完節”，一家九人自經。家仕，河州人。

分巡副使朱家仕，把妻妾子女全部趕入井中，而後自己跟着投井，死去的有十六人。督儲郎中徐有聲、山陰知縣李倬也死難。生員李若蔡自己在墻壁上題寫“一門完節”，一家九個人上吊自殺。家仕，河州人。

福王時，贈景瑗兵部尚書，謚忠毅。

福王時，贈景瑗兵部尚書，謚忠毅。

賊既陷大同，以兵徇陽和，長驅向宣府。

賊寇既已攻陷大同，派部隊攻略陽和，長驅直入奔向宣府。

朱之馮 朱敏泰(等)

朱之馮，字樂三，大興人。天啓五年進士。授户部主事，榷稅河西務。課羸，貯公帑無所私。以外艱去。

朱之馮，字樂三，大興人。天啓五年進士，授官户部主事，在河西務掌管稅收。徵稅有羸餘，存放在公家的庫房而不占爲私有。因遭逢父喪而離職。

崇禎二年起故官，進員外郎。坐罣誤，謫浙江布政司理問，稍遷行人司副，歷刑部郎中，浙江驛傳僉事，青州參議。盜劫沂水民，株連甚衆。之馮捕得真盜，大獄盡解。擒治樂安土豪李中行。權貴爲請，不聽。進副使，齎表入都，寄家屬濟南。濟南破，妻馮匿姑及子於他所，而自沉於井。姑李聞之，爲絶粒而死。柩還，之馮廬墓側三年。起河東副使。河東大猾朱全宇潛通秦賊，之馮至則執殺之，部内以寧。之馮自妻死不再娶，亦不置妾媵，一室蕭然。

崇禎二年起任原官，晋升員外郎。因貽誤公事獲罪，貶爲浙江布政司理問，漸漸爲行人司副，歷官刑部郎中，浙江驛傳僉事，青州參議。强盜劫掠沂水的百姓，株連的人很多。之馮抓到了真正的强盜，一件大案全部解決。把樂安土豪李中行抓來治罪，權貴爲他求情，不聽。晋升副使，帶着表章入京，把家屬寄放在濟南。濟南被賊寇攻破，妻馮氏把婆婆和兒子藏在其他地方，而自己投井。婆婆李氏聽說，爲她絶食而死。靈柩回到家鄉，之馮在墓旁搭起小屋守喪三年。起任河東副使。河東奸猾之徒朱全宇暗通秦賊，之馮到後就把他抓起來殺了，負責的地區内得以安寧。之馮自從妻子死後不再娶，也不設置姬妾，家中很蕭條凄清。

十六年正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司餉主事張碩抱以剋餉激變，群縛碩抱。之馮出撫諭，貸商民貲給散，而密捕誅首惡七人，劾碩抱下吏。軍情帖然。

十六年正月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管理軍餉的主事張碩抱因爲剋扣軍餉而激起變亂，衆人把碩抱捆綁起來。之馮頒發安撫的公告，借商民的錢來發軍餉，同時秘密逮捕誅殺爲首作惡的七個人，彈劾碩抱交法官審訊。軍隊的情緒穩定了。

明年三月，李自成陷大同。之馮

次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大同。之馮在城樓上

集將吏於城樓，設高皇帝位，歃血誓死守，懸賞格勵將士。而人心已散，監視中官杜勳且與總兵王承胤争先納款矣，見之馮叩頭，請以城下賊。之馮大罵曰："勳，爾帝所倚信，特遣爾，以封疆屬爾，爾至即通賊，何面目見帝！"勳不答，笑而去。俄賊且至，勳蟒袍鳴騶，郊迎三十里之外，將士皆散。之馮登城太息，見大炮，語左右："爲我發之！"默無應者。自起爇火，則炮孔丁塞，或從後掣其肘。之馮撫膺嘆曰："不意人心至此！"仰天大哭。賊至城下，承胤開門入之，訛言賊不殺人，且免徭賦，則舉城嘩然皆喜，結綵焚香以迎。左右欲擁之馮出走，之馮叱之，乃南向叩頭，草遺表，勸帝收人心，厲士節，自縊而死。賊棄尸濠中，濠旁犬日食人尸，獨之馮無損也。

集合將吏，設立高皇帝的牌位，歃血盟誓死守城市，提出獎賞的辦法來激勵將士。然而人心已經渙散，監視宦官杜勳已與總兵王承胤搶在頭裏向賊寇求和了，他看到之馮便叩頭，請求把城交給賊寇。之馮大罵說："杜勳，你是皇上所倚賴信任的，特地派你來，把疆土交給你，你到了就與賊勾結，有什麽臉去見皇上！"杜勳不回答，笑着離去。不久賊寇將到，杜勳身穿蟒袍，由騎兵護衛開道，跑出三十里外到郊野迎接賊寇，將士全都逃散。之馮登城嘆息，看到大炮，對左右的人說："替我放炮！"衆人沉默没有響應的。之馮親自去點火，可是炮膛已被堵塞，有人從後面拉住他的胳膊。之馮拍着胸膛嘆息說："想不到人心變成這樣！"仰天大哭。賊寇到城下，承胤開門放賊寇進城，傳謠言說賊寇不殺人，并且將免除徭役賦税，於是全城吵吵嚷嚷都很高興，結綵焚香來迎接。左右要擁着之馮出走，之馮呵斥他們，於是向南方叩頭，起草臨死前的表章，勸皇上籠絡人心，磨礪士人的節操，然後自己上吊而死。賊寇把他的尸體扔在濠溝中，濠溝旁有狗每天吃人的尸體，衹有之馮的完好無損。

同日死者，督糧通判朱敏泰、諸生姚時中、副將甯龍及繫獄總兵官董用文、副將劉九卿及里居知縣申以孝。其他婦女死義者又十餘人。福王時，贈之馮兵部尚書，謚忠壯。

勳既降賊，從攻京師，射書於城中。城中初聞勳死宣府，帝爲予贈蔭立祠，至是以爲鬼。守城監王承恩倚女墻而與語，縋勳入見帝，盛稱自成，"上可自爲計"。復縋之出，笑語諸守監曰："吾輩富貴自在也。"

同一天死的，有督糧通判朱敏泰、生員姚時中、副將甯龍及關在獄中的總兵官董用文、副將劉九卿以及住在家中的知縣申以孝。其他婦女爲守節義而死的又有十幾人。福王時，贈之馮官兵部尚書，謚忠壯。

杜勳既已投降賊寇，跟隨賊寇攻打京師，用箭把信射到城中。城中起初聽說杜勳死在宣府，皇上爲他贈官蔭封建立祠堂，到這時以爲是鬼。守城太監王承恩靠着女墻與他說話，把杜勳吊入城内去見皇上，極力稱贊自成，說："皇上可以自作打算。"又把他吊出城，他笑着對守城的太監們說："我們這些人富貴悠閑啊。"

陳士奇

陳士奇，字平人，漳浦人也。好學，有文名，不知兵。舉天啓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崇禎四年考選，授禮部主事，擢廣西提學僉事。父憂歸。服闋，起重慶兵備，尋改貴州，

陳士奇，字平人，是漳浦人。喜好學習，有文名，不懂軍事。考中天啓五年進士，授官中書舍人。崇禎四年考察選拔官員，授官禮部主事，提升廣西提學僉事。遭逢父喪回家。服喪期滿，起任重慶兵備，隨即改任貴州，又改任提督學

復督學政。母憂閡，起贛州兵備參議，進副使，督四川學政。廷臣交章薦士奇知兵。

政。服母喪期滿，起任贛州兵備參議，晋升副使，提督四川學政。朝廷中大臣交相上奏章推薦士奇懂得軍事。

十五年秋，擢右僉都御史，代廖大奇巡撫四川。松潘兵變，衆數萬，士奇諭以禍福，咸就撫。搖、黄賊十三家，縱横川東北十餘年，殺掠軍民無算；執少壯，文其面爲軍，至數十萬。士奇檄副使陳其赤、葛徵奇，參將趙榮貴等進討，屢告捷。而賊狡，迄不能制。士奇本文人，再督學政，好與諸生談兵，朝士以士奇知兵。及秉節鉞，反以文墨爲事，軍政廢弛。石砫女將秦良玉嘗圖全蜀形勢，請益兵分守十三隘，扼賊奔突。置不問，蜀以是擾。

十五年秋，提升爲右僉都御史，代替廖大奇巡撫四川。松潘發生兵變，人衆數萬，士奇告訴他們利害關係，於是全都接受安撫。搖、黄的賊寇有十三家，縱横四川東北部十幾年，殺戮擄掠軍民無數；抓住年輕人，在他們的臉部刺上字充作士兵，達數十萬人。士奇發文命令副使陳其赤、葛徵奇，參將趙榮貴等人進兵討伐，屢屢告捷。可是賊寇狡猾，終究不能制服他們。士奇本來是文人，兩次提督學政，喜歡與生員談論軍事，朝中的人士因此認爲士奇懂得軍事。等到他受命帶兵，反而把舞文弄墨作爲正事，軍隊的事務却荒廢不顧。石砫女將秦良玉曾繪製全四川的山川地形圖，請求增加兵力分别防守十三道關卡，扼止賊寇横衝直撞。士奇置之不理，四川因此騷擾不寧。

明年十二月，朝議以其不任，命龍文光代之。士奇方候代，而陽平將趙光遠擁兵二萬，護瑞王常浩自漢中來奔，士民避難者又數萬，至保寧，蜀人震駭。士奇馳責光遠曰："若退守陽平關，爲吾捍衛，不惜二萬金犒軍。如頓此，需厚餉，吾頭可斷，餉不可得也。"光遠退屯陽平，王以三千騎奔重慶。明年四月，文光受代，士奇將行，京師告變。士奇自以知兵也，曰："必報國仇。"遂留駐重慶，遣水師參將曾英擊賊於忠州，焚其舟；遣趙榮貴禦賊於梁山。獻忠由葫蘆壩左步右騎，翼舟而上，二將敗奔，遂奪佛圖關，陷涪州。士奇徵石砫援兵不至。或勸："公已謝事，宜去。"士奇不可。賊抵城下，擊以滚炮，賊死無數。二十日夜，黑雲四布，賊穴地轟城。城陷，王、士奇及副使陳纁、知府王行儉、知縣王錫俱被執。士奇大駡，賊縛於教場，將殺

次年十二月，朝廷議論因爲士奇不能勝任，命令龍文光代替他。士奇正等候來人接任，而陽平守將趙光遠擁兵二萬，保護瑞王常浩從漢中來投奔，士子和庶民避難來的又有數萬，到保寧，四川人震驚恐駭。士奇急馳去責備光遠説："你若是退守陽平關，爲我守衛，我不惜用二萬銀子犒賞軍隊。如果停留在這兒，需要很多軍餉，我頭可斷，餉不可得。"光遠退守陽平，瑞王帶三千騎兵奔往重慶。次年四月，文光接任，士奇將要動身，京師發生變故。士奇自以爲懂得軍事，説："一定要爲國家報仇。"於是留駐在重慶，派遣水師參將曾英在忠州攻擊賊寇，焚毁他們的舟船；派遣趙榮貴在梁山抵禦賊寇。獻忠從葫蘆壩出發，左邊步兵右邊騎兵，掩護船隻逆流而上，二將戰敗逃奔，於是奪取佛圖關，攻陷涪州。士奇徵召石砫的援兵不來。有人勸説："您已辭去職務，應當離去。"士奇不同意。賊寇抵達城下，用滚炮擊賊，賊寇死亡無數。二十日夜，烏雲四布，賊寇挖地洞炸城，城市陷落，瑞王、士奇及副使陳纁、知府王行儉、知縣王錫都被抓住。士奇大駡，賊寇把他綁在教場，將要殺

之。忽雷雨晦冥，咫尺不見。獻忠仰而詬曰："我殺人，何與天事?"用大炮向天叢擊。俄晴霽，遂肆僇。士奇罵不絶口而死，王亦遇害。賊集軍民三萬七千餘人，斫其臂。遂犯成都。

他。忽然打雷下雨天色昏暗，咫尺之間看不到東西。獻忠仰天罵道："我殺人，與天有什麽相干?"用大炮向天密集轟擊。頃刻天晴雨停，於是大肆殺戮。士奇罵不絶口而死，瑞王也遇害。賊寇拘集軍民三萬七千多人，砍掉他們的臂膀。接着進犯成都。

陳纁　王行儉　王錫

纁，本關南兵備副使，護瑞王入蜀，及於難。行儉，字質行，宜興人。崇禎十年進士，守重慶，善撫馭，爲賊臠死。錫，新建人。崇禎十三年進士。除巴縣知縣。嘗從士奇殲土寇彭長庚之黨，又斬摇、黄賊魁馬超。至是，賊蒙巨板穴城，錫灌以熱油，多死。及被執，大罵。抉其齒，罵不已。捶膝使跪，益仡立。舁至教場，縛樹上射之，又臠而烙之。既死，復毀其骨。

陳纁，本來是關南兵備副使，護衛瑞王入蜀，遇難而死。王行儉，字質行，宜興人，崇禎十年進士，任重慶知府，善於安撫駕馭下屬，被賊寇碎割而死。王錫，新建人，崇禎十三年進士，任巴縣知縣。曾隨從士奇殲滅土寇彭長庚一黨，又斬殺摇、黄的賊寇首領馬超。到這個時候，賊寇蒙着巨大的木板在城墻下挖地洞，王錫把熱油灌入洞内，賊寇大多死去。到被抓住的時候，大罵賊寇。賊寇拔掉他的牙齒，還是罵個不停。敲打他的膝蓋讓他跪下，他更加挺立不屈。賊寇把他抬到教場，綁在樹上用箭射，又把他的肉一片片割下來，再用火烙。死了之後，再焚毁他的尸骨。

指揮顧景聞城陷，入瑞王府，以己所乘馬乘王，鞭而走，遇賊呼曰："賊寧殺我，無犯帝子。"賊刺殺王，景遂死之。

指揮顧景聽到城市陷落，跑進瑞王府，把自己所乘的馬給瑞王騎，鞭打着馬跑，遇到賊寇大喊道："賊寧可殺我，不要侵犯皇上的兒子。"賊寇刺殺瑞王，顧景於是死難。

龍文光　劉佳引

龍文光，馬平人。天啓二年進士。崇禎十七年以川北參政擢右僉都御史，代陳士奇巡撫四川。聞命，與總兵官劉佳引率兵三千，由順慶馳赴之。部署未定，數日而城陷。賊盡驅文武將吏及軍民男婦於東門之外，將戮之，忽有龍尾下垂。賊以爲瑞，遂停刑。文光、佳引卒不屈，賊殺文光於濯錦橋，佳引自投於浣花溪。

龍文光，馬平人。天啓二年的進士。崇禎十七年以川北參政提升爲右僉都御史，代替陳士奇巡撫四川。接到命令，就與總兵官劉佳引率領三千士兵，從順慶奔馳赴任。部署還未停當，過了幾天城就陷落。賊寇把文武將吏以及軍民男女全部驅趕到東門外，就要屠殺他們，忽然有龍的尾巴垂了下來。賊寇認爲是祥瑞的徵兆，就停止行刑。文光、佳引最終不屈服，賊寇把文光殺死在濯錦橋，佳引自己跳入浣花溪。

劉之勃　劉鎮藩

劉之勃，字安侯，鳳翔人。崇禎七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上節財六議，言："先朝馬萬計，草場止五六所。今馬漸少，場反增二倍，可節

劉之勃，字安侯，鳳翔人。崇禎七年進士，授官行人，提升爲御史。獻上節約財政開支的六條建議，說："先朝的馬匹以萬計，草場衹有五六所。現在馬匹逐漸減少，草場反而增加了兩

省者一。水衡工役費，歲幾百萬。近奉明旨，朝廷不事興作，而節慎庫額數襲爲常，可節省者二。諸鎮兵馬時敗潰而餉額不減，虛伍必多，可節省者三。光禄宴享賜賚，大抵從簡，而監局厨役多冗濫，可節省者四。三吴織造，澤、潞機杼，以及香蠟、藥材、陶器，無歲不貢，積之内爲廢物，輸之下皆金錢，可節省者五。軍前監紀、監軍、贊畫之官，不可勝紀。平時則以一人而糜千百人之餉，臨敵又以千百人而衛一人之身，耗食兼耗兵，可節省者六。"又疏陳東廠三弊，言："東廠司緝訪，而内五城，外巡按，以及刑部、大理皆不能舉其職，此不便於官守。奸民千里首告，假捏姓名，一紙株連，萬金立罄，此不便於民生。子弟訐父兄，奴僕訐家主，部民訐官長，東廠皆樂聞，此不便於國體。"帝皆納其言。

倍，這是可以節省的第一條。修建池苑宫室的工程費用，每年幾百萬。近來接到聖旨，朝廷不從事土木工程的建築，可是節慎庫所規定的徵收數額還是和原先的一樣，這是可節省的第二條。各鎮的兵馬時常潰敗而軍餉數額不減，虛報的軍籍一定很多，這是可節省的第三條。光禄寺的宴飲賞賜，大都從簡，可是光禄寺所屬監司衙門及厨子役夫閑散超額却很大，這是可節省的第四條。三吴地區織造的衣料絲綢，澤、潞的棉布，以及香蠟、藥材、陶器，没有一年不進貢，堆積在京師府庫是廢物，輸送到下面就都是金錢，這是可節省的第五條。軍隊中監紀、監軍、贊畫的官員，數不勝數。平時一個人要糜費千百人的餉銀，臨敵又要用千百人保護一個人，既耗費軍糧又耗費兵力，這是可節省的第六條。"又上疏陳述東廠的三條弊病，說："東廠掌管偵查緝捕，而京内的五城兵馬司，京外的巡按，以及刑部、大理寺都不能行使他們的職責，這不便於居官守職。奸民跋涉千里告發，假造姓名，受到一張狀紙的株連，萬兩黄金立刻窮盡，這不便於人民的生計。子弟告發父兄，奴僕告發家主，部下百姓告發上級長官，東廠都樂意聽，這不便於國家的體面。"皇上全采納了他的話。

十五年出按四川。十六年秋，類報災異，請緩賦省刑，亦弭災一術，時不能用。明年正月，張獻忠大破川中郡邑。四月聞都城失守，人心益恟懼。舉人楊鏘、劉道貞等謀擁蜀王至澍監國，之勃不可，躍入池中，議乃寢。八月，賊逼成都，之勃與巡撫龍文光、建昌兵備副使劉士斗等分陴拒守。總兵官劉鎮藩出戰而敗。賊穴城，實以火藥；又刳大木長數丈者合之，纏以帛，貯藥，向城樓。之勃厲衆奮擊，賊却二三里，皆喜，以爲將去也。初九日黎明，火發，北樓陷，木石飛蔽天，守陴者皆散，賊遂入城。蜀王率妃妾自沉於菊井。鎮藩突圍出，赴浣花溪死之。之勃等被執，

十五年出朝巡按四川。十六年秋，分類上報災害變異，請求緩徵賦税減省刑罰，也是消除災害的一種方法，當時不能采用。次年正月，張獻忠大規模攻破川中郡縣。四月聽説都城失守，人心更加驚慌恐懼。舉人楊鏘、劉道貞等人計劃擁立蜀王至澍代理國政，之勃不同意，跳入池中要自盡，這一議論纔止息。八月，賊寇進逼成都，之勃與巡撫龍文光、建昌兵備副使劉士斗等人劃分城墻抵抗守禦。總兵官劉鎮藩出戰敗績。賊寇在城下挖洞，裝上火藥；又把幾丈長的大樹剖開挖空後再合起來，用布纏上，中間放了炸藥，向着城樓放置。之勃激勵部衆奮勇殺敵，賊寇退却二三里，城中都很高興，以爲賊寇將要離去。初九日黎明，大火燃起，北面城樓陷落，木石横飛遮蔽了天空，守城的人全部逃散，賊寇於是入城。蜀王率領妃子姬妾自己投入菊井。鎮藩

賊以之勃同鄉，欲用之。之勃勸以不殺百姓，輔立蜀世子。不從，遂大駡，賊攢箭射殺之。時福王立於南京，擢之勃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已不及聞矣。

突圍而出，跳入浣花溪而死。之勃等人被抓住，賊寇因爲之勃是同鄉，想任用他。之勃勸他們不要殺害百姓，扶助蜀王的長子。賊寇不從，之勃就大駡，賊寇用亂箭射殺他。當時福王在南京登位，提升之勃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已來不及接到任命了。

贊曰：潼關既破，李自成乘勝遂有三秦。渡河而東，勢若燎原。宣、大繼覆，明亡遂决。一時封疆諸臣後先争死，可不謂烈哉！然平陽之旆甫東，船窩之警旋告。死非難，所以處死爲難，君子不能無憾於懋德焉已。若夫一鶴之死顯陵，士奇之死夔州，劉之勃、龍文光之死成都，不亦得死所者歟！

贊曰：潼關既已攻破，李自成就乘勝占有三秦。渡過黄河向東，勢若燎原。宣、大相繼傾覆，明朝的滅亡於是成爲定局。一時負有地方重任的諸臣先後争着死難，能不説壯烈嗎！然而平陽的戰旗剛剛向東，船窩的警報就隨即傳來。死并不難，死得適宜纔是難，君子不能不爲懋德感到遺憾。至於一鶴死於顯陵，士奇死於夔州，劉之勃、龍文光死於成都，不也是死得其所嗎！

明史卷二百六十四

列傳第一百五十二

賀逢聖 傅冠 尹如翁 南居益 (族父)企仲 (族弟)居業 周士樸
呂維祺 (弟)維祜 王家禎 焦源溥 (兄)源清 李夢辰
宋師襄 麻僖 王道純 田時震 朱崇德 (崇德子)國棟

賀逢聖 尹如翁

賀逢聖，字克繇，江夏人。與熊廷弼少同里閈，而不相能。爲諸生，同受知於督學熊尚文。尚文并奇二生，曰："熊生，干將、莫邪也；賀生，夏瑚、商璉也。"舉於鄉。家貧，就應城教諭。萬曆四十四年，殿試第二人，授翰林編修。

天啓間，爲洗馬。當是時，廷弼已再起經略遼東矣。廣寧之敗，同鄉官將揭白廷弼之冤，意逢聖且沮之。逢聖作色曰："此乃國家大事，吾安敢小嫌介介，不以明！"即具草上之。湖廣建魏忠賢生祠，忠賢聞上梁文出逢聖手，大喜，即日詣逢聖。逢聖曰："誤，借銜陋習耳。"忠賢咈然去，翌日削逢聖籍。

莊烈帝即位，復官，連進秩。九年六月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十一年致政。十四年再入閣。明年再致政。

逢聖爲人廉静，束修砥行。帝頗事操切，逢聖終無所匡言。其再與周延儒同召，帝待之不如延儒。及予

賀逢聖，字克繇，江夏人。從小與熊廷弼住在同一里巷，但是不相親善。作生員的時候，一同被督學熊尚文賞識。尚文認爲這兩個生員都有突出的才能，說："熊生，是干將、莫邪；賀生，是夏瑚、商璉。"鄉試中舉。家境貧困，就任應城教諭。萬曆四十四年，殿試考中第二名，授官翰林院編修。

天啓年間，任洗馬。當時，廷弼已再次起用任遼東經略了。廣寧戰役的失敗，同鄉的官員將辯白廷弼的冤枉，認爲逢聖將會阻撓。逢聖憤然作色說："這是國家大事，我怎麼敢對小的怨仇耿耿於懷，不把廷弼的冤枉辯明！"立即起草奏疏呈上。湖廣建造魏忠賢的生祠，忠賢聽說上梁文出於逢聖之手，大喜，當日就去拜訪逢聖。逢聖說："錯了，這不過是利用别人的名譽、地位的陋習罷了。"忠賢很生氣地離去了，次日就削奪了逢聖的官籍。

莊烈帝登位，恢復了官職，接連進升官階。九年六月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進入内閣輔佐國政，加太子太保的官銜，改任文淵閣大學士。十一年辭官。十四年再次入閣。次年再次辭官。

逢聖爲人清廉寧静，約束自己磨煉德行。皇上辦事過於急躁嚴厲，逢聖始終没有發表什麽匡正的言論。他再次與周延儒同時被徵召，皇上待

告，宴餞便殿，賜金，賜坐蟒。感激大哭，伏地不能起，帝亦汍瀾動容焉。

是時，湖廣賊大擾。明年春，張獻忠連陷蘄、黄，逼江夏。有大冶人尹如翁，逢聖門生，走三百里，持一僧帽、一袈裟來貽逢聖。逢聖反其衣曰："子第去，毋憂我。"如翁去。五月壬戌晦，賊陷武昌，執逢聖。叱曰："我朝廷大臣，若曹敢無禮！"賊麾使去，遂投墩子湖死也。賊來自夏，去以秋云。大吏望衍而祭，有神夢於湖之人，"我守賀相殊苦，汝受而視之，有黑子在其左手，其徵是"。覺而異之，俟於湖，赫然而尸出，驗之果是，蓋沉之百有七十日，面如生。以冬十一月壬子殮，大吏揮淚而葬之。

初，城之陷也，逢聖載家人以其舸艫，出墩子，鑿其舨艙，皆溺。賀氏死者，妻危氏，子觀明，子婦曾氏、陳氏，孫三人，次子光明自他所來，凡二十餘人。福王時，贈少傅，謚文忠，祭葬蔭子如制。

如翁去，歸大冶。大冶城破，其慷慨而死者，如翁也。

傅冠

其後有傅冠。冠，字元甫，進賢人。祖炯，南京刑部尚書。天啓二年，冠舉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崇禎十年秋，由禮部右侍郎拜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性簡易，有章奏發自御前，冠以爲揭帖，援筆判其上。既知誤，惶恐引罪，帝即放歸。唐王時，命以原官督師江西。嗜酒，或劾之，乃致仕。大清下江西，冠走匿門人泰寧汪亨龍家。亨龍執而獻之有司，殺之汀州，血漬地，久而猶鮮。

他不如延儒。等到他休假回家，皇上在便殿設宴餞行，賞賜金銀、綉着蟒的椅墊。逢聖感動得大哭，伏在地上不能起身，皇上也爲此流淚動容。

這時，湖廣賊寇大肆騷擾。次年春，張獻忠接連陷落蘄、黄，逼近江夏。有大冶人尹如翁，是逢聖的門生，行走三百里，拿了一頂僧帽、一襲袈裟來送給逢聖。逢聖把衣服還給他說："年輕人去吧，不要來煩我。"如翁離去。五月壬戌日爲月末，賊寇攻陷武昌，抓住逢聖。逢聖呵斥説："我是朝廷大臣，你們這些人膽敢無禮！"賊寇驅使他離開，於是投墩子湖而死。賊寇從夏天來，到秋天去。地方長官向着湖水祭祀逢聖，有神托夢給湖邊的人，"我守着賀宰相很苦，你把他接過去守護，他的左手有黑痣，他的特徵就是這個"。醒來覺得很奇怪，就守候在湖邊，尸體令人驚悚地出現了，經檢驗果然是逢聖，沉入水底一百七十天，面目和活着的時候一樣。在冬天十一月壬子裝殮，地方長官灑淚把他埋葬了。

起初，城陷落，逢聖用稱爲舸艫的大船載着家人，駛出墩子，鑿穿船隻，全都溺水而死。賀氏死去的，有妻危氏，子觀明，子媳曾氏、陳氏，孫子三人，次子光明是從别的地方來的，總共二十多個人。福王的時候，贈官少傅，謚文忠，祭葬蔭子都按禮法制度進行。

如翁離開逢聖，回到大冶。大冶城被攻破，慷慨而死的，是如翁。

在那以後有傅冠。傅冠，字元甫，進賢人。祖父傅炯，是南京刑部尚書。天啓二年，傅冠考中進士第二名，授官翰林院編修。崇禎十年秋，由禮部右侍郎拜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性情坦率隨和，有奏章從皇上手中發下來，傅冠以爲是由内閣上送的公文，拿起筆在上面批了按語。既已知道失誤，惶恐認罪，皇上隨即放他回家。唐王的時候，命令他以原官到江西督率軍隊。傅冠嗜酒，有人彈劾他，於是辭官。大清的軍隊攻克江西，傅冠逃走藏到門人泰寧汪亨龍的家中。亨龍把他抓起來獻給清朝官員，在汀州殺了他，血浸透土地，時間久了還很鮮明。

南居益　南企仲　南居業

南居益，字思受，渭南人，尚書企仲族子、師仲從子也。曾祖從吉與曾伯祖大吉皆進士。兩人子姓，科第相繼。

南居益，字思受，渭南人，是尚書企仲的族子、師仲的侄子。曾祖從吉與曾伯祖大吉都是進士。兩人的子孫，相繼科舉登第。

企仲，大吉孫，萬曆八年進士。以祖母年高，請終養。祖母既歿，授刑部主事。客寓貲其家，夫婦并歿，企仲呼其子還之。吏部尚書孫丕揚以爲賢，調爲己屬，歷文選郎，擢太僕少卿，進太僕卿。三十年，帝以疾詔免礦稅，釋繫囚，録建言貶斥諸臣。既而悔之，命礦稅如故，餘所司議行。吏、刑二部尚書李戴、蕭大亨遲數日未奏，企仲請亟罷二人，而敕二部亟如詔奉行。帝大恚，傳諭亟停二事，落企仲一官。給事中蕭近高，御史李培、余懋衡亦請信明詔。帝益怒，并奪其俸，且命益重前貶謫官鄒元標等罰，欲以鉗言者。諸閣臣力争，乃止。而給事中張鳳翔迎帝意，劾企仲他事，遂削籍。天啓初，起太常卿，累遷南京吏部尚書，以老致仕。師仲父軒，吏部郎中，嘗著《通鑑綱目前編》。師仲至南京禮部尚書。

企仲，是大吉的孫子，萬曆八年的進士。因爲祖母年事已高，請求奉養祖母直到壽終。祖母死後，授官刑部主事。有客人把錢財寄放在他家，夫婦都死了，企仲叫來他們的兒子把錢財還給他。吏部尚書孫丕揚認爲他賢良，調他做自己的部屬，歷官文選郎，提升爲太僕少卿，晋升太僕卿。三十年，皇上因爲生病下詔免除礦税使，釋放在押的囚犯，録用因發表言論而遭貶斥的諸臣。既而後悔了，還像以往一樣任命礦税使，其餘的令有關部門商議實行。吏、刑二部尚書李戴、蕭大亨遲了幾天未上奏，企仲請求趕快罷免二人，敕令二部趕快遵照詔旨實行。皇上大爲憤怒，傳諭旨趕快停止實行免除礦税使、釋放囚犯兩件事，革去企仲的官職。給事中蕭近高，御史李培、余懋衡也請求信守開明的聖旨。皇上更怒，一并奪去他們的俸禄，并且下令加重對以前已遭貶謫的官員鄒元標等人的處罰，想以此威脅説話的人。諸閣臣力争，纔停止。可是給事中張鳳翔迎合皇上的心意，彈劾企仲別的事情，於是被削去官籍。天啓初年，起任太常卿，經多次升遷官至南京吏部尚書，因爲年老辭官。師仲的父親南軒，是吏部郎中，曾著《通鑑綱目前編》。師仲官至南京禮部尚書。

居益少厲操行，舉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三遷廣平知府，擢山西提學副使，雁門參政，歷按察使、左右布政使，并在山西。

居益年輕時激勵節操，考中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官刑部主事。經過三次遷升任廣平知府，提升爲山西提學副使，雁門參政，歷任按察使、左右布政使，都在山西。

天啓二年入爲太僕卿。明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紅毛夷者，海外雜種，紺眼，赤鬚髮，所謂和蘭國也，自昔不通中土，由大泥、咬𠺕吧二國通閩商。萬曆中，奸民潘秀引其人據彭湖求市，巡撫徐學聚令轉販之二國。二國險遠，商舍而之吕宋。夷

天啓二年入朝爲太僕卿。次年提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經毛夷，是海外的雜種，碧眼，紅色的鬚髮，就是所謂的和蘭國，自來不與中國交通，通過大泥、咬𠺕吧二國與福建通商。萬曆年間，奸民潘秀勾引他們的人占據彭湖要求通商互市，巡撫徐學聚命令轉運販賣到大泥、咬𠺕吧兩國。兩國路途艱險遥遠，商人捨棄這兩個

人疑呂宋邀商舶，攻之，又寇廣東香山澳，皆敗，不敢歸國，復入彭湖求市，且築城焉。巡撫商周祚拒之，不能靖。會居益代周祚，賊方犯漳、泉，招日本、大泥、咬𠺕吧及海寇李旦等爲助。居益使人招旦，説携大泥、咬𠺕吧。賊帥高文律懼，遣使求款，斬之。築城鎮海港，逼賊風櫃。賊窮蹙，泛舟去，遂擒文律，海患乃息。五年遷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魏忠賢銜居益叙功不及己，格其賞。給事中黄承昊復論居益倚傍門户，躐躋通顯，遂削籍去。閩人詣闕訟之，不聽。乃立祠以祀，勒碑於彭湖及平遠臺。

地方而去呂宋。夷人懷疑呂宋攔截商船，攻打他們，又騷擾廣東香山澳，都遭失敗，不敢回國，又入彭湖要求通商互市，將要築城。巡撫商周祚拒絶了他們，不能安寧。適逢居益代替周祚，賊寇正侵犯漳、泉，招集日本、大泥、咬𠺕吧以及海寇李旦等爲幫手。居益派人招降李旦，説動大泥、咬𠺕吧叛離賊寇。賊寇首領高文律懼怕，派遣使者求和，居益殺了來使。在鎮海港築城，把賊寇圍困在風櫃。賊寇窘迫，乘船而去，於是擒獲文律，海疆的禍患纔平息。五年升工部右侍郎，任河道總督。魏忠賢銜恨居益論功没有提到自己，阻撓給他的封賞。給事中黄承昊又論劾居益倚靠門户，逾越等級躋身於通要顯貴之間，於是被削奪官籍而離去。閩人跑到京城爲他辯冤，没有聽從。就建立祠堂來祭祀他，在彭湖和平遠臺刻碑記念他。

崇禎元年起户部右侍郎，總督倉場。陝西鎮缺餉至三十餘月，居益請以陝賦當輸關門者，留三十萬，紓其急，報可。畿輔戒嚴，居益在通州，爲城守計甚備。會工部尚書張鳳翔坐軍械不具下吏，四司郎中瘐死者三，遂詔居益代鳳翔。未幾，試炮而炸，兵部尚書梁廷棟劾郎中王守履失職。守履懼，詆兵部郎中王建侯誣己。廷議不如守履言，遂下獄。居益疏救，帝以爲徇私，削籍歸。廷杖守履六十，斥爲民。尋叙城守功，復居益冠帶。

崇禎元年起用爲户部右侍郎，任倉場總督。陝西鎮欠發軍餉已有三十多個月，居益請求把陝西應當輸送到關門的賦税留下三十萬，用來救急，回答可以。京郊戒嚴，居益在通州，爲守城籌劃得很周到。適逢工部尚書張鳳翔因爲軍械没有準備好而被交法官審訊，四個司的郎中在獄中病死三個，於是下詔令居益代替鳳翔。没有多久，試炮的時候大炮爆炸，兵部尚書梁廷棟彈劾郎中王守履失職。守履害怕，指責兵部郎中王建侯誣陷自己。朝廷議論没有聽從守履的話，於是把他關入監獄。居益上疏援救，皇上認爲他徇私，削奪官籍回家。在朝廷上杖責守履六十，斥革爲民。旋即論守城的功勞，恢復居益的官籍。

十六年，李自成陷渭南，責南氏餉百六十萬。企仲年八十三矣，遇害。誘降居益及企仲子禮部主事居業，皆不從。明年正月，賊遣兵擁之去，加炮烙。二人終不屈，絶食七日而死。

十六年，李自成攻陷渭南，向南氏逼討餉銀一百六十萬。企仲的年紀已八十三了，還遭到殺害。誘降居益及企仲的兒子禮部主事居業，都不順從。次年正月，賊寇派兵把他們劫持而去，加以炮烙的酷刑。二人始終不屈，絶食七天而死。

周士樸

周士樸，字丹其，商丘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曲沃知縣。泰昌元年徵授禮科給事中。中官王添爵選凈

周士樸，字丹其，商丘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任曲沃知縣。泰昌元年徵召入朝授官禮科給事中。宦官王添爵選擇閹割的男子，因索取賄賂

身男子，索賄激變。守陵劉尚忠鼓陵軍挾賞。劉朝等假齎送軍器名，出行山海外，勢汹汹。織造李實訐周起元。群璫索冬衣，辱尚書鍾羽正。士樸皆疏争。士樸性剛果，不能委蛇隨俗，尤好與中官相搘柱，深爲魏忠賢所惡。會當擢京卿，忠賢持不下，士樸遂謝病歸。

崇禎元年起太常少卿，歷户部左、右侍郎，拜工部尚書。帝命中官張彝憲監户、工二部出納，士樸耻之，數與齟齬。彝憲訐於帝，士樸疏對辭直，帝無以難。未幾，駙馬都尉齊贊元以遂平長公主塋價，士樸不引瑞安大長公主例，而壽寧大長公主薨，則引瑞安例，上疏醜詆之，遂削其籍。

十五年，廷臣交薦，不召。其年八月，李自成陷商丘，與妻曹、妾張、子舉人業熙、子婦沈同日縊死。

吕維祺　吕維祜

吕維祺，字介孺，新安人。祖母牛氏以守節被旌。父孔學，事母孝，捐粟千二百石振饑，兩旌孝義。維祺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兗州推官，擢吏部主事，更歷四司。光宗崩，皇長子未踐阼，内侍導幸小南城。維祺謁見慈慶宫，言梓宫在殯，乘輿不得輕動，乃止。天啓初，歷考功、文選員外郎，進驗封郎中，告歸。開封建魏忠賢生祠，遺書士大夫戒勿預。忠賢毁天下書院，維祺立芝泉講會，祀伊、洛七賢。

崇禎元年起尚寶卿，遷太常少卿，督四夷館。明年四月，廷議軍餉，維祺陳奏十五事。其冬，奏防微八事，言："陛下初勤批答，今或留中，留中多則疑慮起，當防一。初虚

激起事變。守護皇陵的劉尚忠鼓動守陵的軍隊逼討賞賜。劉朝等人藉着運送軍器的名義，出行到山海關外，氣勢洶洶。織造太監李實告發周起元。一群宦官索討冬天的衣服，欺辱尚書鍾羽正。士樸都曾上疏争辯。士樸性格剛强果敢，不善於順應隨俗，尤其喜歡與内官相頂撞，深爲魏忠賢所厭惡。正當士樸被提升爲某一部門的長官，忠賢把持着不下達任命，士樸就稱病回家。

崇禎元年起任太常少卿，歷任户部左、右侍郎，拜官工部尚書。皇上任命宦官張彝憲監督户、工兩部的財政收支，士樸爲此感到羞耻，多次與他意見不合。彝憲告到皇上那兒，士樸上疏應對理直氣壯，皇上也不能爲難他。不久，駙馬都尉齊贊元因爲遂平長公主墳塋的價錢，士樸没有按照瑞安大長公主的先例發給，而壽寧大長公主薨，就按瑞安的先例辦理，就上疏惡毒地詆毁他，於是削奪了士樸的官籍。

十五年，廷臣交相薦舉士樸，没有徵召。那一年的八月，李自成攻陷商丘，與妻子曹氏、妾張氏、兒子舉人業熙、子媳沈氏在同一天上吊而死。

吕維祺，字介孺，新安人。祖母牛氏因爲守節而受表彰。父親孔學，服事母親很孝順，捐獻粟米一千二百石賑救饑荒，兩次被表彰爲孝義。維祺考中萬曆四十一年的進士，授官兗州推官，提升吏部主事，先後在四個司任職。光宗去世，皇長子還没有登位，宦官引導他駕臨小南城。維祺到慈慶宫拜見皇長子，説皇上的棺材還没有下葬，車駕不得輕動，皇長子就停止了行動。天啓初年，歷任考功、文選員外郎，晋升驗封郎中，請假回家。開封建造魏忠賢的生祠，維祺寫信給士大夫告誡他們不要參預。忠賢毁天下的書院，維祺建立芝泉講會，祭祀伊、洛七個賢人。

崇禎元年起任尚寶卿，升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次年四月，朝廷商議軍餉的事，維祺上奏陳述十五件事。那年冬天，上奏防微杜漸八件事，説："陛下起初勤於批示答覆公文，如今有時留在宫中不批答，留在宫中的多了就要引起疑

懷商榷，及擬旨一不當，改擬徑行，豈無當執奏，當防二。初無疑厭，疑厭諸臣自取，今且共、夔并進，當防三。初日御講筵，今始傳免，當防四。初寡嗜欲，慎宴游，今或偶涉，當防五。初慎刑獄，今有下詔獄者。且登聞頻擊，恐長嚚訟風，當防六。初重廷推，今間用陪，非常典，當防七。初樂讜言，今或譴訶時及，當防八。”帝優旨報之。

慮，這是應當防備的第一點。起初虚心同臣下商榷，待到臣下擬旨一不恰當，就直接改擬詔旨任性而行，難道臣下就没有應當堅持上奏的，這是應當防備的第二點。起初對臣下没有猜疑厭惡，猜疑厭惡都是諸臣自取的，如今是共工、夔一起進用，這是應當防備的第三點。當初每日臨幸講席，如今開始傳旨罷免，這是應當防備的第四點。起初節制嗜欲，警戒宴飲游樂，如今有時偶爾涉及，這是應當防備的第五點。起初謹慎使用刑罰，如今有直接下詔把大臣關入監獄的。而且伸冤的登聞鼓頻頻敲響，恐怕會助長謀求進身争着告狀的風氣，這是應當防備的第六點。起初注重朝廷推舉大臣，如今悄悄地進用重臣，不是正常的制度，這是應當防備的第七點。起初樂於聽取忠正的言論，如今譴責呵斥時常降臨到臣下頭上，這是應當防備的第八點。”皇上降優遇的詔旨回答他。

三年，擢南京户部右侍郎，總督糧儲。設會計簿，鉤考隱没侵欺，及積逋不輸，各數十百萬；大者彈奏，小者捕治。立法嚴督屯課，倉庾漸充。條上六議，曰稽出入以杜侵漁，增比較以完積案，設本科以重題覆，時會計以核支收，定差序以杜營私，禁差假以修職業。帝稱善，即行之。

三年，提升爲南京户部右侍郎，總督糧食儲備。設置會計簿册，考核查出隱没侵吞，以及連年拖欠不交的，各幾十上百萬；嚴重的上奏彈劾，輕微的就逮捕治罪。建立法制嚴格督促屯田交税，倉庫逐漸充實。分條上奏六條建議，是稽查財政收支來杜絶侵奪盜竊，加强催逼來交清積年拖欠的錢糧，在户部設立本科來加强品題審察，經常清賬來核實支出收入，制定派遣户部到各地任職官員的秩序來杜絶營求私利，禁止駐外官員請假來盡心職務。皇上稱好，立即加以實行。

六年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清冒伍八千餘名。請申飭江防，鳳陵單外爲憂，弗省。八年正月，賊犯江北，遣參將薛邦臣防全椒，趙世臣戍浦口。世臣潰走，南京震動，鳳陽亦旋告陷。大計拾遺，言官復劾他事，遂除名。時維祺父孔學避賊洛陽，維祺乃歸留洛，立伊洛會，及門二百餘人。著《孝經本義》成，上之。

六年拜官南京兵部尚書，參謀贊劃機要事務。清理冒充軍籍八千多名。請求整頓長江防務，鳳陽的皇陵孤單單地暴露在外面令人憂慮，皇上不理會。八年正月，賊寇侵犯長江北部，派遣參將薛邦臣防守全椒，趙世臣屯駐浦口。世臣潰敗逃走，南京震動，鳳陽也隨即宣告陷落。三年考績官員時别人指陳他的過失，諫議官又彈劾他别的事情，於是被除名。當時維祺的父親孔學爲躲避賊寇到洛陽，維祺就回家留在洛陽，建立伊洛會，投到門下的有二百多人。撰成《孝經本義》，獻給皇上。

十二年，洛陽大饑。維祺勸福王常洵散財餉士，以振人心，王不省。乃盡出私廩，設局振濟。事聞，復官。然饑民多從賊者，河南賊復大熾。無何，李自成大舉來攻，維祺分守洛陽北城。夜半，總兵王紹禹之軍有騎而馳者，周呼於城上，城外亦呼而應之，於是城陷。賊有識維祺者曰："子非振饑呂尚書乎？我能活爾，爾可以間去。"維祺弗應，賊擁維祺去。時福王常洵匿民舍中，賊迹而執之，遇維祺於道。維祺反接，望見王，呼曰："王，綱常至重。等死耳，毋屈膝於賊！"王瞠不語。見賊渠於周公廟，按其項使跪，不屈，延頸就刃而死。時十四年之正月某日也。維祺年五十有五，贈太子少保，祭葬，蔭子如制。而維祺之家在新安者，十六年城陷，家亦破。

十二年，洛陽發生大饑荒。維祺勸福王常洵散發錢財送給士民，以此來振奮人心，福王不理會。於是把個人倉庫的糧食都拿出來，設立機構救濟災民。事情上報，恢復了官職。然而飢民多有追隨賊寇的，河南的賊寇再次大盛。没有多久，李自成大舉進攻，維祺分工守衛洛陽的北城。半夜，總兵王紹禹的部隊中有人騎馬奔馳，在城上到處呼喊，城外也呼喊響應，於是城池陷落。賊寇中有認識維祺的人說："你不是救濟災民的呂尚書嗎？我能救你，你可以私下逃走。"維祺不答應，賊寇擁着維祺去了。當時福王常洵藏在百姓家中，賊寇追踪并抓住了他，在路上遇見維祺，維祺被反綁着雙手，望見福王，高喊說："王爺，綱常最重要，等着死吧，不要向賊寇屈膝！"福王瞪着眼睛不說話。維祺在周公廟見到賊寇的首領，賊寇按着他的頭頸讓他跪下，維祺不屈服，伸長脖子迎着賊寇的刀刃而死去。當時是崇禎十四年正月的某一天。維祺年齡爲五十五歲，贈官太子少保，祭祀埋葬，蔭子爲官，都按照制度舉行。維祺在新安的家，在十六年城陷落時，亦遭破亡。

弟維祜，字泰孺，由選貢生爲樂平知縣者也。至是解職歸，亦抗節死。贈按察僉事。福王立南京，加贈維祺太傅，謚忠節。

弟維祜，字泰孺，是由選拔貢生擔任樂平知縣的。到這時解職回家，也堅持高尚的志節而死。贈官按察僉事。福王在南京立國，加贈維祺爲太傅，謚忠節。

王家禎

王家禎，長垣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天啓間，歷官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松山部長銀定、歹成擾西鄙二十餘年。家禎至，三犯三却之，先後斬首五百四十。擢户部右侍郎，轉左。崇禎元年攝部事，邊餉不以時發。秋，遼東兵鼓噪，巡撫畢自肅自縊死。帝大怒，削家禎籍。已，叙甘肅功，復其冠帶。

王家禎，長垣人。萬曆三十五年的進士。天啓年間，曾擔任左僉都御史的官職，巡撫甘肅。松山堡的蒙古族部落酋長銀定、歹成騷擾西部邊境二十多年。家禎到後，多次侵犯多次打退了他們，先後斬首五百四十。提升爲户部右侍郎，調任左侍郎。崇禎元年代理掌管户部事務，邊防的軍餉不能按時發給。秋天，遼東的士兵騷亂，巡撫畢自肅上吊自殺。皇上大怒，削奪家禎的官籍。不久，論在甘肅的功勞，恢復他的官籍。

九年七月，京師被兵，起兵部左侍郎，尋以本官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南、湖廣、山西、陝西、四川、江北軍務，代盧象昇討賊。會河南巡撫

九年七月，京師發生戰事，起任兵部左侍郎，隨即以本來的官銜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南、湖廣、山西、陝西、四川、江北的軍務，替代盧象昇征討賊寇。適逢河南巡撫陳必謙被罷

陳必謙罷，即命兼之。督將士會剿賊馬進忠等於南陽，復遣兵救襄陽，大戰牌樓閣。其冬，家丁鼓噪，燒開封西門。家禎夜自外歸，慰諭犒賞，詰旦，發往南陽討土寇楊四以去。楊四者，舞陽劇盜也。初，四與其黨郭三海、侯馭民等降於必謙，至是復叛，故家禎有是遣。其後南陽同知萬年策與監紀推官湯開遠，諸將左良玉、牟文綬等連破四。四焚死，其黨亦爲諸將所擒誅云。

免，就命令他兼這個職務。督率將士在南陽會合征剿賊寇馬進忠等，又派遣部隊救援襄陽，在牌樓閣展開大戰。那一年冬天，家丁騷亂，火燒開封西門。家禎在晚上從外面回來，加以慰問犒賞，到早晨，把他們派到南陽征討土寇楊四而離去。楊四，是舞陽的大盜。起初，楊四與他的黨羽郭三海、侯馭民等投降必謙，到這時又叛亂，所以家禎纔有這次調遣。此後南陽同知萬年策與監督軍紀的推官湯開遠，將領們左良玉、牟文綬等接連打敗楊四。楊四燒死，他的黨羽也被將領們所擒獲誅殺。

當是時，流賊盡趨江北，留都震驚。言者謂家禎奉命討安慶賊，未嘗一出中州。帝亦以家丁之變心輕之。明年四月乃以總理授熊文燦，令家禎專撫河南。文燦未至，詔遣左良玉援安慶，家禎不遣。秋，劉國能犯開封，裨將李春貴等戰歿。議罪，家禎落職閒住。久之，李自成陷京師，遣兵據長垣，設僞官。家禎與其子元炌并自經死。

當時，流寇全部奔往江北，留都南京震驚。諫議官説家禎遵照命令討伐安慶的賊寇，没有一次離開過中州。皇上也因爲發生家丁的變亂而心中輕視他。次年四月就把總理的職責交給熊文燦，命令家禎專門巡撫河南。文燦還没有到，詔令派遣左良玉支援安慶，家禎不派遣。秋天，劉國能侵犯開封，裨將李春貴等戰死。論罪，家禎被革職回到家中閑居。過了很久，李自成攻陷京城，派兵占據長垣，設立僞官。家禎與他的兒子元炌一起上吊自殺。

焦源溥

焦源溥，字涵一，三原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歷知沙河、濬二縣，考最，召爲御史。

焦源溥，字涵一，三原人。萬曆四十一年的進士。先後擔任沙河、濬二縣的知縣，考核列爲優等，徵召爲御史。

熹宗嗣位，移宫議起，刑部尚書黄克纘請寬盗寶諸奄。源溥折之曰："光宗，神宗元子也，爲元子者爲忠，則爲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神宗后也，爲二后者爲忠，則爲鄭貴妃者非忠。孝元、孝和，光宗后也，爲二后者爲忠，則爲李選侍者非忠。貴妃三十年心事，人誰不知。張差持梃，危在呼吸，尚忍言哉！況當先帝御極之初，忽傳皇祖封后之命。請封不得，冶容進矣。張差之梃不中，則投以女優之惑；崔文昇之藥不速，則促以李可灼之丸。痛哉！先帝欲諱言進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冤。今即厚待

熹宗繼承了皇位，移宫的議論興起，刑部尚書黄克纘請求寬免盗竊珍寶的太監們。源溥指責他説："光宗，是神宗的太子，爲太子效力是忠，那麽爲福王效力就不是忠。孝端、孝靖，是神宗的皇后，爲兩位皇后效力是忠，那麽爲鄭貴妃效力就不是忠。孝元、孝和，是光宗的皇后，爲兩位皇后效力是忠，那麽爲李選侍效力就不是忠。貴妃三十年的心事，哪一個人不知道。張差手執木棍，皇太子的危亡就在頃刻之間，還忍心提起這件事嗎！況且先帝剛登位的時候，忽然傳出皇祖册封皇后的命令。請求册封皇后没有進行，妖艷的美女就進獻上來了。張差棍擊太子没有打中，就投贈歌妓舞女的媚惑；崔文昇的藥起效不快，就用李可灼的丸藥來催發。令人痛心啊！先

貴妃，始終恩禮，而鄭養性之都督不可不奪也，崔文昇不可不磔也。若竟置弗問，不幾於忘父乎！李選侍一宫人，更非貴妃比，如聖諭阻陛下於暖閣，挾陛下以垂簾，及凌虐聖母狀，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今即爲選侍乞憐，第可求曲宥前辜，量從優典，而移宫始末不可得而抹摋也，盗寶諸奄不可得而寬宥也。若竟置諸奄弗問，不幾於忘母乎！”疏上，舉朝寒懼。

帝想隱瞞進奉女官的事情，於是甘願蒙受不白之冤。如今即使優待貴妃，始終加以恩惠禮遇，但是鄭養性的都督不可不革去，崔文昇不可不施以分尸的刑罰。假若居然置若罔聞，不就幾乎是忘掉父親麽！李選侍是一個宫女，更不能與貴妃相比，如聖上諭旨所説把陛下阻隔在暖閣之中，挾持陛下企圖垂簾聽政，以及凌辱虐待聖上母親的情狀，這些事是臣子所不忍心説的。如今即使爲選侍求情，也衹可以請求根據特殊情况而赦免她以前的罪過，適當地按照優惠的條例加以對待，而移宫的始末經過是不能够抹殺的，偷盗珍寶的各太監是不能够寬恕的。假如居然把這些太監放過一旁不加追問，不就幾乎是忘掉母親嗎！”奏疏呈上，整個朝廷的大臣都憂懼戰栗。

天啓二年憂歸。服闋還朝，出按真定諸府，例轉鳳陽兵備副使。時崔文昇出鎮兩淮，欲甘心源溥，遂移疾歸。

天啓二年因遭逢親喪而回家。服喪期滿回到朝廷，外出巡按真定各府，按常例調任鳳陽兵備副使。當時崔文昇出鎮兩淮地區，想驅除源溥而使自己稱心，源溥於是請病假回家。

崇禎二年起故官，分巡河東道，遷寧武參政，有平寇功，就遷山西按察使。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時邊事日棘，兵缺伍，餉又久乏。歲洊饑，民淘馬糞以食。源溥請蠲振增餉，當事不能應。逾年，自劾求去，遂罷歸。十六年冬，李自成陷關中，與從兄源清同被執，勒令輸金。源溥瞋目大駡，賊拔其舌，支解之。

崇禎二年起任原官，分工巡守河東道，升寧武參政，有平定賊寇的功勞，就在當地升爲山西按察使。七年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當時邊防事務日益棘手，部隊缺員，軍餉又長期短缺。連年饑荒，人們淘洗馬糞中未消化的糧食顆粒來吃。源溥請求免賦賑災增加軍餉，執政大臣不能答應。過了一年，自己彈劾自己請求離職，於是罷官回家。十六年冬，李自成攻陷關中，與堂兄源清一起被抓住，勒令他們交納金錢。源溥瞪着眼睛大駡，賊寇拔掉他的舌頭，把他肢解了。

焦源清

源清，字湛一，由進士歷官宣府巡撫。七年秋坐萬全左衛失守，奪官謫戍。久之釋還，年七十。至是抗節，不食七日死。

源清，字湛一，由進士出身官至宣府巡撫。七年秋因爲萬全左衛失守而獲罪，被革去官職發配戍守。過了很久纔釋放回來，年齡爲七十歲。到這時候堅持高尚的志節，絶食七天而死。

李夢辰

李夢辰，字元居，睢州人。崇禎元年進士。授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時盗起陝西，山東曹、濮間之盗，道梗三百餘里，河北有回賊。夢

李夢辰，字元居，睢州人。崇禎元年進士。授官庶吉士，改任兵科給事中。當時盗賊在陝西興起，山東曹、濮之間也有盗賊，道路阻塞三百多里，河北有回民的賊寇。夢辰屢次上奏陳述

辰歷陳其狀，請敕將吏急防。五年上疏言："中外交訌，秦、晋、齊、魯多亂，兩河居中尤要地。鉛硝久市直未償，漕米歲輸累無已，宗禄并徵，南陽加派，河决歲歉，郵傳催科之患百出，民室如懸罄，生計日不支，急難誰肯用命。兩河標兵、磁兵，新舊不滿七千，一有警，防禦何資。今日之務急防河，繕城，備器，練鄉兵，治甲冑，尤以收拾人心爲本。"帝命所司嚴飭。六年冬，巨盜盡萃河北。夢辰慮其南犯，請敕河南諸道監司急防渡口。而巡撫移駐衛輝，與山西、保定二撫臣掎角急擊。帝方下兵部議，賊已從澠池潛渡。自是中州郡縣無日不告警矣。

他們的情况，請求命令將吏趕緊防備。五年上疏説："内外不斷發生變故，秦、晋、齊、魯多動亂，兩河處在中間尤其是要害地區。鉛和硝買了很久没有付錢，每年運輸漕米麻煩不斷，宗室的俸禄也一并徵收，南陽加派糧餉，黄河决口年成歉收，驛站和催收田賦的弊端很多，人民家中一無所有，生計日益難以維持，遇到急難誰肯拼命效力。兩河地區的標兵、磁兵，新兵老兵加起來不滿七千，一旦有警報，靠什麽來防禦。今日急切要辦的事情是防守黄河，修繕城墻，準備器械，訓練鄉兵，製造盔甲，尤其要以安定人心爲根本。"皇上命有關部門嚴加整頓。六年冬，大盜全部聚集在黄河以北。夢辰擔心他們向南侵犯，請求命令河南諸道的按察使加緊防守黄河渡口。同時巡撫移駐衛輝，與山西、保定兩位巡撫遥相策應急切進擊。皇上剛把這個建議交給兵部商量，賊寇已從澠池偷渡。從此中州地區的郡縣没有一天不告急了。

累遷本科左給事中。復言："將驕軍悍，鄧玘、張外嘉之兵弑主而叛，曹文詔、艾萬年之兵望賊而奔，尤世威、徐來朝之兵離汛而遁，今者，張全昌、趙光遠之兵且倒戈爲亂矣。滎澤劫庫殺人，偃師列營對壘。且全昌等會剿豫賊，隨處逗遛，及中途兵變，全昌竟東行，光遠始西向。驕抗如此，安可不重治。"帝頗采其言。進吏科都給事中。都御史唐世濟薦霍維華，福建巡按應喜臣薦周維京，冀并翻逆案。夢辰疏駁之，世濟、喜臣皆下吏謫戍。

經過多次升遷做到兵科左給事中。再次上言説："將領驕横士兵凶悍，鄧玘、張外嘉的士兵殺死主將而叛亂，曹文詔、艾萬年的士兵望見賊寇就奔竄，尤世威、徐來朝的士兵離開防地而逃跑，如今，張全昌、趙光遠的士兵將要倒戈作亂了。滎澤搶劫倉庫殺人，偃師擺開陣營相持。而且全昌等人會剿河南的賊寇，到處逗留，等到中途發生兵變，全昌最後向東去，光遠就向西。像這樣驕横抗命，怎麽可以不重加處治。"皇上很采納他的言論。晋升爲吏科都給事中。都御史唐世濟薦舉霍維華，福建巡按應喜臣薦舉周維京，希望一并把逆案翻轉過來。夢辰上疏駁斥他們，世濟、喜臣都被交法官論罪遣邊戍守。

尋擢太常少卿，累遷至通政使。坐代人削章奏，貶秩調任。未幾，有持金囑中書舍人某賄大學士，求爲副都御史者。邏卒廉得之，詞連夢辰。帝令夢辰自奏，事得白。然夢辰竟坐是削籍。

旋即提升爲太常少卿，經多次升遷官至通政使。因代人删改章奏而獲罪，被貶降官階調任。没有多久，有人拿着金銀囑托中書舍人某賄賂大學士，求得擔任副都御史。巡邏的士卒查獲了他，供詞牽連到夢辰。皇上命令夢辰自己上奏陳述，事情纔得以搞明白。然而夢辰竟因此獲罪被削去官籍。

十五年春，賊攻開封，不克，遂

十五年春天，賊寇攻打開封，没有打下，就

去，陷西華，屠陳州，逼睢州。時州缺正官，夢辰歸，即乘城主守。無何，賊從他門入，擁夢辰見羅汝才。汝才問所欲，曰："我大臣，但欲死爾。"汝才去，遣其客説降，且進之酒。夢辰覆杯於地，太息起，扼吭而卒。妻王氏，方病，聞之，不食死。

離去了，攻陷西華，在陳州毀城屠殺，進逼睢州。當時州裏缺少正職長官，夢辰回來，就登上城墻主持防守。没有多久，賊從其他門攻入，擁着夢辰去見羅汝才。汝才問他有什麽要求，他説："我是朝廷大臣，衹要求一死。"汝才離去，派遣他的門客來勸降，并且送酒給他。夢辰把杯子扔在地上，長嘆而起，自己掐咽喉而死。妻子王氏，正在生病，聽説這件事，絶食而死。

宋師襄

宋師襄，耀州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歷官御史。

宋師襄，耀州人。萬曆四十四年的進士。曾擔任御史。

天啓三年五月請罷内操，言："自劉朝營脱死，與沈漼謀爲固寵計。漼以募兵爲朝外護，朝以内操爲漼内援。宫府内外，知有朝而不知天子。天牖聖聰，一旦發露，屏之南京。然朝雖去，而三千虎旅安歸？世未有蓄怨藏怒之人，潛布左右而不爲患者，今惟有散之而已。夫平日卵翼朝者，黄克纘也，亡何以戎政内宣。抄參朝者，毛士龍也，未幾以構陷削籍。豈非握兵據要，轉相恐喝，以至是乎。"帝以内操祖宗故事，不納。又陳足財之策，請減上供，汰冗官，核營造，省賚賞。皆宦官所不便，格不行。奉聖夫人客氏子及中官王體乾、宋晉、魏進忠等十二人俱世襲錦衣。進忠者，魏忠賢也。師襄力諫。又言左都御史熊尚文、工部侍郎周應秋、登萊巡撫袁可立當去不去，光禄卿須之彦、太常卿吕純如不當來而來。帝皆不聽。

天啓三年五月請求停止宫内的操練，説："自從劉朝爲求得免死，與沈漼謀劃保持寵幸的計策。沈漼通過招募士兵作爲劉朝在外邊的保護，劉朝通過宫内的操練作爲沈漼在内部的援助。宫中官署内外，衹知有劉朝而不知有天子。上天開啓聖上的聰明，使這件事一旦暴露，把他驅逐到南京。可是劉朝雖然離去，三千勇猛的士兵往什麽地方安置？世上没有積蓄着怨恨埋藏着憤怒的人，暗地裏分布在左右而不成爲禍害的，如今衹有把他們分散罷了。平日庇護劉朝的，是黄克纘，没有多久就因爲軍中政務的需要把他召回。揭發彈劾劉朝的，是毛士龍，没有多久就因爲遭誣陷被削奪官籍。難道不是有人掌握兵權占據要職，不斷地加以恐嚇威脅，以至於這樣的嗎!"皇上因爲宫内操練士兵是祖宗的舊例，不加采納。又上陳充實財富的計策，請求減少進貢的物品，淘汰多餘的官員，核實營造的工程，減少賞賜。這些都是宦官所感到不方便的，受到阻礙未能實行。奉聖夫人客氏的兒子以及宦官王體乾、宋晉、魏進忠等十二人都世襲錦衣衛的官職。進忠，就是魏忠賢。師襄極力勸諫。又説左都御史熊尚文、工部侍郎周應秋、登萊巡撫袁可立應當離去而不離去，光禄卿須之彦、太常卿吕純如不應當來而來。皇上都不聽。

四年巡按河南。陛辭，言："今之言者，皆曰治平要務，乃終日籌邊事，商國計，飭吏治，計民生，弭盗賊，而漫無實效。所以然者，臺諫以

四年巡按河南。在朝廷辭别皇上，説："如今的議論，都説是治國平天下的重要事務，於是終日籌劃邊防事務，商議國家大計，整頓吏治，計劃民生，消除盗賊，可是漫無邊際没有實效。

進言爲責，條奏一入，即云盡職，言之行否，置弗問矣。六曹以題覆爲責，題覆一上，即云畢事，事之行否，置弗問矣。内閣以票擬爲責，票擬一定，即爲明綸，旨之行否，置弗問矣。上謾下欺，釀成大患。今人怨已極，天怒已甚，災害并至，民不聊生。相聚思亂，十而八九。臣恐今日之患，不在遼左、黔、蜀，而在數百年休養之赤子也。”明年復命薦部内人才，首及尚書盛以弘。魏忠賢責以徇私，貶一秩調任，師襄遂歸。

之所以這樣，是因爲諫議官以提建議爲職責，條陳奏疏一送進去，就説盡到職任了，建議是否實行，就置之不理了。六部的官員以處理公文爲職責，公文一送上去，就説完事了，事情是否實行，就置之不理了。内閣以起草詔旨爲職責，起草的詔旨一確定，就成爲聖旨，聖旨是否實行，就置之不理了。上面怠慢下面欺瞞，就釀成大的禍患。如今人的怨恨已到極點，天的憤怒已很厲害，災害一起來臨，民不聊生。人們聚集在一起想作亂，十個人裏面有八九個是這樣的。臣恐怕今日的禍患，不在遼東、黔、蜀，而在經過幾百年休養生息的百姓。”次年又下令薦舉部内的人才，師襄首先提及尚書盛以弘。魏忠賢責斥他徇私，降一級官階調任他職，師襄於是回家。

崇禎元年召復官，擢太僕少卿，累遷至太常卿，致仕。奸人宋夢郊假師襄手書訾兵部。事覺，師襄被逮，繫獄者二年。至徐石麒爲刑部，始得雪。十六年冬，賊陷耀州，師襄死之。

崇禎元年召回恢復官職，提升太僕少卿，經多次升遷做到太常卿，辭官回家。奸人宋夢郊僞造師襄親筆信去營求兵部的職務，事情被發覺，師襄遭逮捕，關押在獄中兩年。到徐石麒作刑部尚書，纔得以昭雪。十六年冬，賊寇攻陷耀州，師襄死難。

麻僖

麻僖，慶陽人。父永吉，由庶吉士爲御史，終湖廣按察使，以清操聞。僖舉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代王長子鼎渭訐父廢長立幼，僖劾代王無君，鼎渭無父。

麻僖，慶陽人。父親永吉，由庶吉士任御史，最後做到湖廣按察使，以清廉的操守而聞名。麻僖考中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官庶吉士，改任兵科給事中。代王的長子鼎渭告發父親廢長子立幼子，麻僖彈劾代王眼裏没有君主，鼎渭眼裏没有父親。

四十年疏陳納諫諍、舉枚卜、補大僚、登遺佚、速考選數事，不報。已，復請重武科，復比試，清納級，汰家丁，恤班操，急邊餉，時亦不能用。遼東巡撫楊鎬請用舊將李如梅，以僖言，改用張承廕。承廕未至而鎮遠堡、曹莊相繼失事，鎬皆不以實聞。僖兩疏劾之，鎬旋引去。已，與同官孫振基等劾熊廷弼殺人媚人。又言湯賓尹取韓敬，關節顯然，語具《振基傳》。尋乞假歸。四十五年京察，賓尹黨用事，以僖倚附東林，謫

四十年上疏陳述接納諍諫、舉行枚卜選舉内閣大臣、補充大官，進用散失的人才、加速考核選拔官吏幾件事，没有回答。不久，又請求注重武生的科舉，恢復考試，清理捐錢納官，淘汰家丁，體恤輪番進京操練的地方軍隊，緊急籌集邊防軍餉，當時也不能采用。遼東巡撫楊鎬請求任用舊將李如梅，因爲麻僖的建議，改用張承廕。承廕未到而鎮遠堡、曹莊相繼發生變故，楊鎬都不把實情上報。麻僖兩次上疏彈劾他，楊鎬隨即辭官而去。不久，與同僚孫振基等彈劾熊廷弼殺人和取媚於人。又説湯賓尹録取韓敬，私通關節很明顯，這些事詳細記載在《孫振基傳》中。隨

山西按察知事。

即請假回家。四十五年考察京官，賓尹一黨掌權，因爲麻僖依附東林，貶爲山西按察知事。

天啓二年起兵部主事，歷尚寶丞、少卿，改太常。五年六月，魏忠賢黨御史陳世埈劾之，遂落職。崇禎初，復官，致仕家居。十六年冬，李自成陷慶陽，僖死之。

天啓二年起任兵部主事，先後擔任尚寶丞、少卿，改任太常。五年六月，魏忠賢的黨羽御史陳世埈彈劾他，於是被革職。崇禎初年，恢復官職，辭官在家閑居。十六年冬天，李自成攻陷慶陽，麻僖死難。

王道純

王道純，字懷鞠，蒲城人。天啓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崇禎三年擢御史。疏陳破資格之説，言銓除、舉劾、考選，甲乙科太低昂，宜變通，則賢才日廣。帝命所司即行，而甲科勢重，卒不能返。流賊躪關中，道純請急振饑民，毋使從賊，報可。已，劾罷光禄卿蘇晋、參政張爾基。四年劾吏部尚書王永光當去者三，不可留者四，不納。

王道純，字懷鞠，蒲城人。天啓五年進士。授官中書舍人。崇禎三年提升爲御史。上疏陳述要破除講究資格的觀念，説授職任命、檢舉彈劾、考核選拔，進士和舉人之間高下差别太大，應當加以變通，那麼賢才就會越來越多。皇上命令有關部門立即實行，可是重視進士的傾向根深蒂固，最終還是不能糾正。流賊蹂躪關中，道純請求趕緊賑濟災民，不要使他們隨從賊寇，回答可以。不久，彈劾罷免了光禄卿蘇晋、參政張爾基。四年彈劾吏部尚書王永光應當離職的原因三條，不可留他的原因四條，没有采納。

巡按山東。其時李九成、孔有德叛於吴橋，南下。道純移書巡撫余大成，令討捕，大成不信。再促之，遂托疾請告，與登萊巡撫孫元化遣使招撫。道純以爲非，請敕二撫速剿。及賊陷登州，元化被縶，大成猶主招撫。道純憤，抗疏力争。帝即命道純監軍。及徐從治代大成，謝璉代元化，并入萊州，爲賊困。在外調度，止道純一人。賊遣人僞乞撫，道純焚書斬使，馳疏言："賊日以撫愚我，一撫而六城陷，再撫而登州亡，三撫而黄縣失，今四撫而萊州被圍。我軍屢挫，安能復戰？乞速發大軍，拯此危土。"

巡按山東。那時李九成、孔有德在吴橋叛變，南下。道純寫信給巡撫余大成，讓他征討追捕，大成不相信。再次催促他，就托病請假，與登萊巡撫孫元化派遣使者招撫。道純認爲不妥，請求敕令兩位巡撫迅速征剿。等到賊寇攻陷登州，元化被囚禁，大成還主張招撫。道純憤怒，上疏力争。皇上就命令道純監督軍隊。等到徐從治代替大成，謝璉代替元化，一同進入萊州，被賊寇圍困。在外面指揮調遣的，衹有道純一個人。賊寇派人僞裝乞求招撫，道純焚毁來信斬殺使者，急馳上疏説："賊寇每日以乞求招撫來愚弄我們，第一次招撫而六座城市陷落，第二次招撫而登州亡失，第三次招撫而黄縣丢掉，如今第四次招撫而萊州被圍困。我軍屢次受挫，怎麽能再戰？乞求急速調發大軍，拯救這危急的疆土。"

時周延儒、熊明遇主撫議，道純反被責讓。明遇遣職方主事張國臣贊畫軍事，國臣入賊中招諭。賊佯許之，攻圍如故。及總督劉宇烈至，進兵沙河，道純與之俱。宇烈中情怯，

當時周延儒、熊明遇主張安撫，道純反而受到責備。明遇派遣職方主事張國臣參謀策劃軍事，國臣到賊寇中間招撫諭示。賊寇佯裝答應他，照舊攻打圍城。等到總督劉宇烈來到，進兵沙河，道純與他同往。宇烈心中害怕，屯駐部隊

頓兵不進，日議撫，尋棄軍奔。道純復請速討，不納。迨巡撫謝璉被執，帝震怒，逮宇烈，召道純還京，而明遇亦罷去。宇烈下吏，引道純分過。道純疏駁其所奏十餘事，命所司并按。又劾明遇、國臣交通誤國十罪，語侵延儒。疏未下，延儒泄之國臣，國臣亦劾道純十罪，道純遂并劾延儒。帝皆不問。已而賊平，道純竟坐監軍溺職，斥爲民。

不前進，每日議論招撫，隨即丢棄部隊逃跑。道純再次請求急速征討，不聽。等到巡撫謝璉被賊寇抓住，皇上震驚憤怒，逮捕宇烈，召道純回京，而明遇亦罷官而去。宇烈被交法官審訊，牽扯道純來分擔過失。道純上疏駁斥他所啓奏的十幾件事，詔令有關部門一并調查審察。又彈劾明遇、國臣勾結誤國十條罪狀，話裏侵犯到延儒。奏疏還未批下，延儒就泄露給國臣，國臣亦彈劾道純十條罪狀，道純於是一并彈劾延儒。皇上都不追問。不久賊寇平定，道純竟然被處以監軍失職的罪名，革職爲民。

十五年以廷臣薦，將起用，未果。及李自成陷蒲城，道純抗節死。福王時，贈恤如制。

十五年因爲朝廷大臣的薦舉，將起用，没有成爲事實。等到李自成攻陷蒲城，道純堅持高尚的志節而死。福王時，按照制度贈官撫恤。

田時震

田時震，富平人。天啓二年進士。歷知光山、靈寶。崇禎二年入爲御史，疏劾南京户部尚書范濟世、順天巡撫單明詡、御史卓邁黨逆罪，而請免故御史夏之令誣坐贓，并從之。劾劉鴻訓納田仰金，囑吏部尚書王永光用爲四川巡撫，田仰迄罷去。時震以發鴻訓私，進秩一等。未幾，又劾永光及温體仁，忤旨切責。御史袁弘勛者，永光心腹也，被劾罷職，永光力援之。時震言："弘勛因閣臣劉鴻訓賄敗，輒肆瀆辯。不知鴻訓之差快人意者，正以能别白徐大化、霍維華諸人之奸而斥去之，安得借此爲翻案之端耶？弘勛計行，大化、維華輩將乘間抵隙，害不可勝言。"因薦故光禄少卿史記事，蕭然四壁，講學著書，亟宜召用，帝不納。

田時震，富平人。天啓二年進士。先後擔任光山、靈寶知縣。崇禎二年召入爲御史，上疏彈劾南京户部尚書范濟世、順天巡撫單明詡、御史卓邁與逆犯結黨的罪狀，同時請求免除原御史夏之令被誣陷的貪贓罪，一并聽從了。彈劾劉鴻訓收受田仰的錢財，囑托吏部尚書王永光任用他爲四川巡撫，田仰最終罷官而去。時震因爲揭發鴻訓的隱私，加官階一等。不久，又彈劾永光及温體仁，觸犯旨意遭到嚴厲的指責。御史袁弘勛，是永光的心腹，被彈劾罷職，永光極力救援他。時震説："弘勛因爲閣臣劉鴻訓收賄敗露，就放肆地隨意爲自己辯護。不知鴻訓稍爲能使人滿意的，正是因爲能辨清徐大化、霍維華諸人的奸邪而驅逐他們，怎麽能藉此作爲翻案的理由呢？弘勛的計劃能實行，大化、維華這些人將會乘機鑽空子，害處是説不盡的。"接着薦舉原光禄少卿史記事，説他家裏一無所有，專心講學著書，應該立即召回任用。皇上不采納。

時震既屢忤永光，遂以年例出爲江西右參議，調山西，就遷左參政，罷歸。十六年冬，流賊陷富平，授以僞職，不屈死。

時震既然屢次觸犯永光，於是以每年的正常調動出任江西右參議，調到山西，在原地升爲左參政，罷官回家。十六年冬，流賊攻陷富平，授以僞官職，不屈而死。

朱崇德 朱國棟

同邑朱崇德，字淳菴，侍郎國棟

同鄉朱崇德，字淳菴，是侍郎國棟的父親。

父也。國棟中天啓二年進士，歷户科給事中。吏部侍郎張捷薦逆案吕純如，國棟上疏力詆。已，又劾兩廣總督熊文燦，招撫海盗劉香，奏詞掩飾欺罔五罪，帝切責文燦。而國棟累遷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督治昌平。十五年卒。

國棟卒之明年，富平陷於賊。賊驅崇德往長安，中道稱病。賊見其老，以爲果病也，聽之歸。崇德曰："始吾所以隱忍者，爲九族計也，今得死所矣。"乃北面再拜，自縊死。是時關中諸死節者甫議恤，而國變至。福王立，始贈崇德右副都御史。

贊曰：流賊荼毒中原，所至糜爛。士大夫遘難者，不死則辱。然當其時，徘徊隱忍蒙垢而終以自戕者，亦不少矣。賀逢聖諸人從容就義，臨患難而不易其節，一死顧不重哉！逢聖與南居益、周士樸公方清正，吕維祺邃學純修，固中朝賢士大夫。宋師襄所謂"上謾下欺，釀成大患"，末季之習，痛哉其言之也。

國棟考中天啓二年的進士，曾任户科給事中。吏部侍郎張捷推薦逆案中人吕純如，國棟上疏極力攻擊他。不久，又彈劾兩廣總督熊文燦招撫海盜劉香，上奏的言詞掩飾真相欺騙朝廷等五條罪狀，皇上嚴厲斥責文燦。而國棟經多次升遷官至巡撫山東的右僉都御史，督察治理昌平。十五年去世。

國棟去世的次年，富平被賊寇攻陷。賊寇驅趕崇德往長安去，中途稱有病。賊寇見他年老，以爲果真病了，放他回家。崇德說："開始我所以勉强忍耐，是爲九族考慮，如今死得其所了。"就向北面拜了兩拜，自己上吊而死。這時正在議論給關中堅守節操而死的人撫恤，而國家的變故到來了。福王登位，纔贈官右副都御史。

贊曰：流賊毒害中原，所到之處破敗不堪，士大夫遇難的，不死就受到凌辱。然而在那個時候，徘徊忍耐蒙受耻辱而終於自殺的，也不少了。賀逢聖等人從容就義，面臨患難而不改變他們的志節，這一死難道不是很有價值嗎！逢聖與南居益、周士樸公正清廉，吕維祺學問深邃修養純正，固然是朝廷中賢良的士大夫。宋師襄所謂"上面怠慢下面欺瞞，釀成大的禍患"，正是末世的風尚，他說出這樣的話真令人痛心。

明史卷二百六十五

列傳第一百五十三

范景文　倪元璐　李邦華　王家彥
孟兆祥（子）章明　施邦曜　凌義渠

崇禎十有七年三月，流賊李自成犯京師。十九日丁未，莊烈帝殉社稷。文臣死國者，東閣大學士范景文而下，凡二十有一人。福王立南京，并予贈謚。皇清順治九年，世祖章皇帝表章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王家彥、孟兆祥、子章明、施邦曜、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吳甘來、王章、陳良謨、申佳胤、許直、成德、金鉉二十人名上。命所在有司各給地七十畝，建祠致祭，且予美謚焉。

崇禎十七年三月，流賊李自成進犯京師。十九日丁未，莊烈帝殉國。文臣爲國家而死的，自東閣大學士范景文以下，共有二十一人。福王在南京立國，一并給予贈官和謚號。皇清順治九年，世祖章皇帝表彰前代的忠臣，有關部門以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王家彥、孟兆祥、兆祥的兒子章明、施邦曜、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吳甘來、王章、陳良謨、申佳胤、許直、成德、金鉉二十個人的名單上報。命令這些人所在各地的官員各撥給七十畝土地，建立祠堂給以祭祀，并且給予贊揚的謚號。

范景文

范景文，字夢章，吳橋人。父永年，南寧知府。景文幼負器識，登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東昌推官。以名節自勵，苞苴無敢及其門。歲大饑，盡心振救，闔郡賴之。用治行高等，擢吏部稽勛主事，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泰昌時，群賢登進，景文力爲多，尋乞假去。

范景文，字夢章，吳橋人。父親永年，是南寧知府。景文從小就有器量和見識，考取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官東昌推官，以名譽和節操來勉勵自己，賄賂不敢找到他的門上。年歲發生嚴重饑荒，盡心賑救，整個府都依靠他。因爲政績優異，提升吏部稽勛主事，曾任文選員外郎，代理選拔官員的事務。泰昌的時候，許多賢才進用，景文出力多，不久請假離去。

天啓五年二月起文選郎中。魏忠賢暨魏廣微中外用事，景文同鄉，不一詣其門，亦不附東林，孤立行意而已。嘗言："天地人才，當爲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當爲朝廷守之。天下

天啓五年二月起任文選郎中。魏忠賢和魏廣微掌握了朝廷内外的大權，景文與他們是同鄉，從不登他們的門，也不依附東林，獨立按照自己的意思行動罷了。曾經說："天地之間的人才，應當爲天地而愛惜。朝廷的等級與車服儀制名

萬世是非公論，當與天下萬世共之。”時以爲名言。視事未彌月，謝病去。

崇禎初，用薦召爲太常少卿。二年七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京師戒嚴，率所部八千人勤王，餉皆自齎。抵涿州，四方援兵多剽掠，獨河南軍無所犯。移駐都門，再移昌平，遠近恃以無恐。明年三月擢兵部添注左侍郎，練兵通州。通鎮初設，兵皆召募，景文綜理有法，軍特精。嘗請有司實行一條鞭法，徭役歸之官，民稍助其費，供應平買，不立官價名。帝令永著爲例。居二年，以父喪去官。

七年冬，起南京右都御史。未幾，就拜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屢遣兵戍池河、浦口，援盧州，扼滁陽，有警輒發，節制精明。嘗與南京户部尚書錢春以軍食相訐奏，坐鐫秩視事。已，敘援剿功，復故秩。十一年冬，京師戒嚴，遣兵入衛。楊嗣昌奪情輔政，廷臣力争多被謫，景文倡同列合詞論救。帝不悦，詰首謀，則自引罪，且以衆論僉同爲言。帝益怒，削籍爲民。

十五年秋，用薦召拜刑部尚書，未上，改工部。入對，帝迎勞曰：“不見卿久，何癯也？”景文謝。十七年二月命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未幾，李自成破宣府，烽火逼京師。有請帝南幸者，命集議閣中。景文曰：“固結人心，堅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及都城陷，趨至宫門。宫人曰：“駕出矣。”復趨朝房，賊已塞道。從者請易服還邸，景文曰：“駕出安歸？”就道旁廟草遺疏，復大書曰：“身爲大臣，不能滅賊雪

號，應當爲朝廷而守護。天下萬世流傳的是非公論，應當與天下萬世共同遵守。”當時認爲是名言。管事不滿一個月，稱有病而離去。

崇禎初年，因薦舉被召回任太常少卿。二年七月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京城戒嚴，率領部下八千人進京護衛朝廷，糧餉都是自帶。抵達涿州，四方的增援部隊多剽掠，衹有河南的軍隊秋毫無犯。移駐京都的門户，再移駐昌平，遠近都依賴他而無所恐懼。次年三月提升爲兵部增添補缺的左侍郎，在通州操練部隊。通鎮剛設立，士兵都是招募來的，景文總管有法，部隊特别精鋭。曾經請求有關部門實行一條鞭法，徭役都歸官府負責，人民稍爲資助一些徭役的費用，供應采取平價買賣，不立官價的名目。皇上下令將此作爲常例。居官二年，因遭逢父喪而離職。

七年冬，起任南京右都御史。没有多久，就地授予兵部尚書，參謀贊劃機要事務。屢次派兵戍守池河、浦口，增援盧州，扼守滁陽，有警報就發兵，指揮調度精細明察。曾與南京户部尚書錢春因爲軍糧的事情互相攻擊參奏，因此被削減官階留任辦事。不久，論援助剿賊的功勞，恢復原來的官階。十一年冬，京師戒嚴，派遣軍隊入京護衛。楊嗣昌受命減少喪親守喪期輔佐政事，朝廷大臣極力諍諫多遭貶謫，景文發動同僚聯合上言論理救援。皇上不高興，追問首謀，景文就自己承擔罪責，并且説衆人的言論都相同。皇上更怒，削奪官籍革斥爲民。

十五年秋，因薦舉召回授官刑部尚書，任命還未上報，改爲工部。入宫應對，皇上迎接慰勞説：“不見卿很久了，怎麽瘦了？”景文謝恩。十七年二月任命他以本來官職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參預機要事務。没有多久，李自成攻破宣府，烽火逼近京師。有人請求皇上巡行南方，下令在閣中集會討論。景文説：“安定人心，堅決防守等待增援罷了，此外就不是我所知道的。”等到都城陷落，急奔到宫門。宫人説：“皇上車駕已出宫了。”又奔向官員上朝前歇息的地方，賊寇已經堵塞道路。隨從的人請他换掉服裝返回官邸，景文説：“皇上車駕已出還回到哪兒？”就在道旁

耻，死有餘恨。”遂至演象所拜辭闕墓，赴雙塔寺旁古井死。景文死時，猶謂帝南幸也。贈太傅，謚文貞。本朝賜謚文忠。

倪元璐

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父涷，歷知撫州、淮安、荆州、瓊州四府，有當官稱。

天啓二年，元璐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册封德府，移疾歸。還朝，出典江西鄉試。暨復命，則莊烈帝踐阼，魏忠賢已伏誅矣。楊維垣者，逆奄遺孽也，至是上疏并詆東林、崔、魏。元璐不能平，崇禎元年正月上疏曰：

臣頃閱章奏，見攻崔、魏者必與東林并稱邪黨。夫以東林爲邪黨，將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既邪黨矣，擊忠賢、呈秀者又邪黨乎哉！東林，天下才藪也，而或樹高明之幟，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且天下議論，寧假借，必不可失名義；士人行己，寧矯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矯激爲大咎，於是彪虎之徒公然背畔名義，决裂廉隅。頌德不已，必將勸進；建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此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乃議者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所謂舛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屢奉明綸，俾之酌用，而當事者猶以道學封疆，持爲鐵案，毋亦深防其報復乎？然臣以爲過

廟中起草臨死前的奏疏，又寫了幾個大字：“身爲大臣，不能消滅賊寇洗刷耻辱，就是死也不能消除仇恨。”於是到演象所拜别陵墓，投身雙塔寺旁的古井而死。景文死的時候，還以爲皇上巡行到南方去了。贈太傅，謚文貞。本朝賜謚號文忠。

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父親倪涷，先後任撫州、淮安、荆州、瓊州四府的知府，有稱職的名聲。

天啓二年，元璐成爲進士，改爲庶吉士，授官編修。受命到德府册封藩王，請病假回家。回到朝廷，外出主持江西鄉試。等到執行使命後回報，莊烈帝登基，魏忠賢已經伏法處死。楊維垣，是叛逆閹黨的遺孽，到這時候上疏同時指責東林、崔、魏。元璐不服氣，崇禎元年正月上疏説：

臣最近閱讀奏章，看到攻擊崔呈秀、魏忠賢的人一定要把他們與東林相并列稱爲邪黨。假如把東林稱爲邪黨，將用什麼來稱呼崔呈秀、魏忠賢？崔呈秀、魏忠賢既然已是邪黨，攻擊忠賢、呈秀的又是邪黨嗎！東林，是天下人才的淵藪，但有時樹起精明高妙的旗幟，衡量人過於刻薄，堅持自己的觀點太固執，説他們不符合中庸之道是可以的，認爲他們不是剛烈高潔就不可以。况且天下的議論，寧可牽强，必不可失去名義；士人支配自己的行爲，寧可偏激，必不可忘掉清廉公正。自認爲牽强偏激是大錯誤，於是猛虎般凶惡的人公然背叛名義，抛棄清廉公正。稱頌功德不止，必將會勸即帝位；建立祠堂不止，必將會高呼萬歲。可是有人還寬恕他們是“無可奈何，不得不這樣”。到處是這種無可奈何、不得不這樣的想法，又將什麼事情做不出來！可是發議論的人以忠厚之心曲意原諒這些人，却惟獨堅持過分的議論苛刻地責備我們這種人，這就錯了。如今在大興牢獄之後，經過熱水和烈火煎熬的幸存者，屢次接到聖明的旨意，讓他們酌情

矣。年來借東林媚崔、魏者，其人自敗，何待東林報復？若不附崔、魏，又能攻去之，其人已喬岳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

任用，可是掌權的人還是用道學來劃分界綫，把它當作不可更改的定案，不也是嚴防他們報復嗎？然而臣以爲太過分了。近年來藉攻擊東林來奉承崔呈秀、魏忠賢的，那些人已自己敗露，爲什麽還要等待東林來報復？假若不依附崔呈秀、魏忠賢，又能攻擊驅逐他們的，那個人已够偉岸崇高了，雖然有一百個東林又怎麽能報復啊。

臣又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諭。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爲大怪。爌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即如紅丸議起，舉國沸然，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况他人乎！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横加，則徒以其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廷弼固當誅，爌不爲無説，封疆失事，纍纍有徒，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所以閣筆也。然廷弼究不死於封疆而死於局面，不死於法吏而死於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勁骨，有古大臣之品，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以方之羅倫、舒芬。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譚不已，將毋門户二字不可重提耶？用更端以相遮抑耶？書院、生祠，相勝負者也，生祠毁，書院豈不當修復！

臣又謹敬地恭讀聖旨，有“韓爌清廉忠正有操守，朕所明知”的諭示。可是近來聽到朝廷大臣的議論，很有不同，可算作很大的怪事。韓爌的宰相業績光輝盛大，其他的不細説，就如紅丸案的議論發生，全國沸騰，韓爌獨自分條上奏侃侃陳述，説明那件事不是這樣。孫慎行，是個君子，韓爌尚且不依附他，何况其他人！如今推舉人才輪不上他，誣衊之詞硬加在他頭上，那衹是因爲草擬批覆處理熊廷弼的詔書一件事。廷弼固然應當誅殺，韓爌不是没有道理，守衛疆土失敗，這樣的人很多，可是要單獨殺一個廷弼，難道是公平的判决嗎。這是韓爌所以擱筆的原因。然而廷弼終究不死於疆土失守而死於政局的變化，不死於司法官員而死於奸惡的太監，那麽又不可以説後來的人能殺廷弼，而韓爌惟獨不能殺他。又如文學侍從之臣文震孟學術醇正風骨强勁，有古代大臣的品格，居官三個月，因爲直言獲罪，人們把他比作羅倫、舒芬。可是如今起用的聖旨再次頒發，荒謬無際的言談不斷，或者不是門户二字不可重提呢？還是用另外一件事來加以遮蓋呢？書院、生祠，是互相消長的，生祠毁掉了，書院難道不應當修復！

時柄國者悉忠賢遺黨，疏入，以論奏不當責之。於是維垣復疏駁元璐。元璐再疏曰：

當時執掌國政的人全是忠賢的遺黨，奏疏送入，以上奏議論不妥當而指責他。於是維垣又上疏駁斥元璐。元璐再次上疏説：

臣前疏原爲維垣發也。陛下明旨曰“分别門户，已非治徵”，曰“化異爲同”，曰“天下爲公”。而維垣則倡爲孫黨、趙黨、

臣前面的奏疏原是爲維垣而發的。陛下聖旨説“分别門户，已不是太平的徵兆”，説“化異爲同”，説“天下爲公”。而維垣却創造出孫黨、趙黨、熊黨、鄒黨的説法。這

熊黨、鄒黨之説。是陛下於方隅無不化，而維垣實未化；陛下於正氣無不伸，而維垣不肯伸。

是陛下對於邊境四隘無不加以教化，而維垣實在沒有改變；陛下對於正氣無不伸張，而維垣不肯伸張。

維垣怪臣盛稱東林，以東林嘗推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抑知東林有力擊魏忠賢之楊漣，首劾崔呈秀之高攀龍乎！忠賢窮凶極惡，維垣猶尊稱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知爲國爲民"，而何責乎三才。五彪五虎之罪，刑官僅擬削奪，維垣不駁正，又何誅乎廷弼。維垣又怪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然忤璫之大節，而加以罔利莫須有之事，已爲失平。至廷弼行賄之説，乃忠賢借以誣陷清流，爲楊、左諸人追贓地耳，天下誰不知，維垣猶守是説乎？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忤璫削奪，其破帽策蹇傲蟒玉馳驛語，何可非。維垣試觀數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超階躐級之儔，孰爲榮辱。自此義不明，畏破帽策蹇者，相率而頌德建祠，希蟒玉馳驛者呼父、呼九千歲而不怍，可勝嘆哉！維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夫謂都門聚講爲非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腸則不可。當日忠賢驅逐諸人，毀廢書院者，正欲箝學士大夫之口，恣行不義耳。自元標以僞學見驅，而逆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宫之内，儼然揖先聖爲平交。使元標諸人在，豈遂至此。

維垣責怪臣大力稱贊東林，是因爲東林曾推舉三才而維護熊廷弼。然而要知道東林有竭力排擊魏忠賢的楊漣，首先彈劾崔呈秀的高攀龍啊！忠賢窮凶極惡，維垣還尊稱他爲"廠臣公"，説什麽"廠臣不愛錢"，"廠臣知道爲國爲民"，而爲什麽要責備三才啊！五彪五虎的罪惡，掌刑官衹擬了削奪官籍的處分，維垣不加批駁糾正，又爲什麽要誅殺廷弼。維垣又責怪臣大力稱贊韓爌。捨棄韓爌明顯的觸犯閹黨的大節，而加以網羅利益的誣陷不實的事情，已是失去公平。至於廷弼行賄的説法，乃是忠賢藉以誣陷享有清譽的人士，爲向楊、左等人追贓作打算，天下誰不知道，維垣還堅持這樣的説法嗎？維垣又責怪臣大力稱贊文震孟。文震孟觸犯閹黨被削奪官職，他所説戴着破帽騎着瘦驢傲視穿戴蟒衣玉帶馳過驛站的話，有什麽可以非難的。維垣請看幾年來戴破帽騎瘦驢的這些人，比起那些超升官階越級提拔的一類人，哪一個光榮哪一個耻辱。自從這個道理不明白，害怕戴破帽騎瘦驢的人，一個接一個地爲忠賢歌功頌德建造生祠，貪圖蟒衣玉帶駕馳過驛站的人喊父親、喊九千歲而不感到羞愧，令人不勝感嘆啊！維垣又責怪臣大力稱贊鄒元標。説在首都聚衆講學是錯的那可以，説元標講學有别的心腸就不可以。當日忠賢驅逐諸人，毀壞廢除書院，正是要封住讀書人和士大夫的口，可以使他没有拘束地做不義的事。自從元標因爲提倡僞學而被驅逐，謀逆的太監就以真正的儒家自命。在學宫裏面，一本正經地向先聖作揖成爲平輩間的交往。要是元標諸人在，哪裏就會到這種地步。

維垣又駁臣假借矯激。夫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頌德建祠。使有一人假借矯激，而

維垣又駁斥臣牽强偏激的説法。在崔呈秀、魏忠賢的時代，人們都放任本心順應性情，歌功頌德建造生祠。假使有一人牽强偏

不頌不建，豈不猶賴是人哉！維垣以爲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去之，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其貫滿，其敗壞天下事已不可勝言，雖攻去之，不已晚乎！即如崔、魏，貫滿久矣，不遇聖明，誰攻去之。維垣終以無可奈何爲頌德建祠者解，臣以爲非訓也。假令呈秀一人舞蹈稱臣於逆璫，諸臣亦以爲無可奈何而從之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亦靡然從之，以爲無可奈何而然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爲對案也。夫人品試之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遠或逐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猶以明鏡別妍媸。維垣不取證於此，而安取證哉！

激，而不頌功德不建生祠，難道還不是依賴這個人嗎！維垣以爲真正的小人，等他惡貫滿盈後可以攻擊驅逐，臣認爲這是錯誤的策略。一定要等到他惡貫滿盈，他敗壞天下的事情已難以用言語形容了，雖然攻擊驅逐他，不已經晚了嗎！即使如崔呈秀、魏忠賢，惡貫滿盈已很久了，不遇到聖明的君主，誰去攻擊驅逐他。維垣最終以無可奈何爲歌功頌德建造生祠的人辯解，臣以爲這是錯誤的解釋。假如讓呈秀一個人在謀逆的太監前行禮稱臣，諸臣也認爲是無可奈何而追隨他嗎？又讓謀逆的太監用武力劫持諸臣使他們跟着叛逆，諸臣亦紛紛追隨他，認爲是無可奈何而這樣的嗎？維垣又說"今日的忠良正直，不應當把反對崔呈秀、魏忠賢作爲依據"，臣說正應當把反對崔呈秀、魏忠賢作爲依據。人品用崔呈秀、魏忠賢來檢驗就可以確定了，所以有東林的人，被崔呈秀、魏忠賢痛恨他們的抵觸，畏懼他們的才望而一定要殺害他們驅逐他們，這就是正人。有攻擊東林的人，雖然被崔呈秀、魏忠賢所利用，但是志節剛勁不逢迎附和，或被疏遠或遭放逐，也是正人。以崔呈秀、魏忠賢來定邪正，就好像用明鏡來區別美醜。維垣不從這方面取得證明，還到哪兒去取得證明呢！

總之東林之取憎於逆璫獨深，其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被抑之苦，不當毛舉其尺寸之瑕。乃歸逆璫以首功，代逆璫而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

總之東林受謀逆閹黨的憎恨最深，他們受到的禍害最酷烈。在今日應當體諒他們被壓抑的苦處，不應當細舉他們微小的缺點。可是維垣把首功歸於謀逆的閹黨，代替謀逆的閹黨分擔別人的指責，這也是不善於立論了。

疏入，柄國者以互相詆訾兩解之。當是時，元凶雖殛，其徒黨猶盛，無敢頌言東林者。自元璐疏出，清議漸明，而善類亦稍登進矣。

奏疏送入，執政的人認爲這是互相攻擊而兩面調解。當時，元凶雖然被殺死，他的黨徒還很多，沒有人敢稱頌東林。自從元璐的奏疏出來，公正的評論逐漸明朗，而好人也稍爲進用了。

元璐尋進侍講。其年四月請毀《三朝要典》，言："梃擊、紅丸、移宮三議，哄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可兼行，其書

元璐不久晋升侍講。那一年四月請求銷毀《三朝要典》，說："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的議論，是有名望志節的人吵吵嚷嚷提出的。而《三朝要典》一書，是謀逆的閹黨炮製成的。那些議

必當速毁。蓋當事起議興，盈廷互訟。主梃擊者力護東宫，争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争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宫者弭變於幾先，争移宫者持平於事後。數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塤篪，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户之説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群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已重而或憂其翻局。崔、魏諸奸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也。今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臣謂翻即紛囂，改亦多事，惟有毁之而已。”帝命禮部會詞臣詳議。議上，遂焚其板。侍講孫之獬，忠賢黨也，聞之，詣閣大哭。天下笑之。

論可以并存，那書一定要迅速銷毁。當事情發生、議論興起，整個朝廷互相攻擊。堅持追究梃擊案是極力維護太子，爲梃擊案辯解是設法安神宗的心。堅持追究紅丸案是堅持正義的言論，爲紅丸案辯解是推求人情的言論。堅持追求移宫案是在危機發生之前消除禍亂，爲移宫辯解是在事情發生之後保持局面的平和。這幾件事雙方各有他們對的一面，不可片面地加以否定。總之在逆黨未曾擅權之前，雙方雖然很對立，但不損害親睦，這是一個局面。不久楊漣揭露魏忠賢二十四條罪狀的奏疏發出，魏廣微這些人的門户之説興起，於是謀逆閹黨殺人就藉着争三案的名義，一群小人求取富貴就藉着争三案的名義。經過這兩種假藉，三案就完全不一樣了。所以凡是把慈愛孝順推歸給先皇的，正是他們向義父歌功頌德，這又是一個局面。網已經密了還懷疑有漏網的魚，權勢已經重了還有時擔心他們翻回局勢。崔呈秀、魏忠賢等奸人開始重新編寫代表自己觀點的著作，標題爲《要典》，今日用它來排斥異己，就是衆位正人的黨人碑；他年用來免去一死，就是公爵的鐵券。這又是一個局面。由此看來，三案是天下公開的議論，《要典》是魏氏個人的書。三案自是三案，《要典》自是《要典》。如今把《要典》當作刻在鐘鼎碑碣之上而不能删改的論斷，真是没有深思。臣説要翻《要典》的案就很麻煩，改動也是多事，衹有燒毁它罷了。”皇上命令禮部召集文學侍從之臣詳細商議。議論的結果上報，就焚毁《要典》的書版。侍郎孫之獬，是忠賢一黨的，聽説這件事，前往内閣大哭，天下人都笑他。

元璐歷遷南京司業，右中允。四年進右諭德，充日講官，進右庶子。上制實八策：曰間插部，曰繕京邑，曰優守兵，曰靖降人，曰益寇餉，曰儲邊才，曰奠輦轂，曰嚴教育。又上制虚八策：曰端政本，曰伸公議，曰宣義問，曰一條教，曰慮久遠，曰昭激勸，曰勵名節，曰假體貌。其端政本，悉規切温體仁。其伸公議，則詆

元璐先後升南京司業，右中允。四年晋升右諭德，擔任日講官，晋升右庶子。上務實的八條計策：離間插部落，修繕京城，優遇守城士兵，安撫投降的人，增加剿賊的軍餉，儲備處理邊防事務的人才，安定京城，嚴格教育。又上務虚的八條計策：端正政務的根本，伸張公正的議論，傳播禮義不耻下問，統一條令政教，考慮久遠之計，用表彰來激發勉勵人們，鼓勵堅守名譽節操，給大臣以禮遇。所説端正政務的根本，都是

張捷薦吕純如謀翻逆案事。捷大怒，上疏力攻，元璐疏辨，帝俱不問。八年遷國子祭酒。

規勸批評溫體仁的。所説伸張公正的議論，則是攻擊張捷薦舉吕純如圖謀爲謀逆閹黨翻案。張捷大怒，上疏極力攻擊，元璐上疏争辯，皇上都不追問。八年升國子祭酒。

元璐雅負時望，位漸通顯。帝意嚮之，深爲體仁所忌。一日，帝手書其名下閣，令以履歷進，體仁益恐。會誠意伯劉孔昭謀掌戎政，體仁餌孔昭使攻元璐，言其妻陳尚存，而妾王冒繼配復封，敗禮亂法。詔下吏部核奏，其同里尚書姜逢元，侍郎王業浩、劉宗周及其從兄御史元珙，咸言陳氏以過被出，繼娶王非妾，體仁意沮。會部議行撫按勘奏，即擬旨云："登科録二氏并列，罪迹顯然，何待行勘。"遂落職閒住。孔昭京營不可得，遂以南京操江償之。

元璐向來有好的聲譽，地位逐漸通達顯要。皇上的心意向着他，深受體仁的忌恨。一天，皇上親手書寫他的名字交給内閣，命令把他的履歷送上來，體仁更加害怕。適逢誠意伯劉孔昭圖謀執掌軍政，體仁就引誘孔昭讓他攻擊元璐，説他的妻子陳氏還在，而妾王氏冒充繼配再一次得到封號，敗壞禮義擾亂法制。詔令交吏部核實回奏，他的同鄉尚書姜逢元，侍郎王業浩、劉宗周以及他的堂兄御史元珙，都説陳氏因有過失被休棄，續娶王氏不是妾。體仁感到喪氣。適逢吏部議定發文給巡撫巡按勘查上奏，體仁就起草詔旨説："登科録上二氏并列，罪行顯然，何必要等待發文勘查。"於是革職閑居。孔昭未能得到京營總督的職位，就用南京操江總督來補償他。

十五年九月詔起兵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明年春抵都，陳制敵機宜，帝喜。五月超拜户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仍充日講官。祖制，浙人不得官户部。元璐辭，不許。帝眷元璐甚，五日三賜對。因奏："陛下誠用臣，臣請得參兵部謀。"帝曰："已諭樞臣，令與卿協計。"當是時，馮元飆爲兵部，與元璐同志，鉤考兵食，中外想望治平。惟帝亦以用兩人晚，而時事益不可爲，左支右詘，既已無可奈何。故事，諸邊餉司悉中差，元璐請改爲大差，兼兵部銜，令清核軍伍，不稱職者即遣人代之。先是，屢遣科臣出督四方租賦，元璐以爲擾民無益，罷之，而專責撫按。户部侍郎莊祖誨督剿寇餉，憂爲盗劫，遠避之長沙、衡州。元璐請令督撫自催，毋煩朝使。自軍興以來，正供之外，有邊餉，有新餉，有練餉，款目多，黠吏易爲奸。元璐請合爲一。帝皆報

十五年九月詔令起任兵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次年春天抵達都城，陳述制伏敵人的機宜，皇上欣喜。五月越級授予户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仍擔任日講官。祖宗的制度，浙江人不能做户部的官。元璐推辭，不允許。皇上很眷愛元璐，五天内三次賞賜應對。元璐藉機上奏："陛下真的要用臣，臣請求能參與兵部的謀劃。"皇上説："已經諭示兵部尚書，令他與卿共同商議。"當時，馮元飆爲兵部尚書，與元璐志向相同，考核軍糧，朝廷内外期待由此治安太平。祇是皇上也認爲用這兩人太晚了，而當時的事情更加難辦，應付了這一面那一面又有了問題，已經是無可奈何了。舊例，負責各邊防餉銀的户部司官都是一年輪换的中差，元璐請求改爲三年輪换的大差，兼領兵部的官銜，命令清理核實軍隊名額，不稱職的立即派人去代替。在此之前，屢次派遣六科的官員外出督收四方的租賦，元璐認爲騷擾百姓没有好處，就加以廢除，而把這件事交巡撫巡按專門負責。户部侍郎莊祖誨督理征剿賊寇的軍餉，擔心被盗賊劫掠，遠遠地躲避到長沙、衡州。元璐請求命令總督巡撫自己催收，不

可。時國用益詘，而災傷蠲免又多。元璐計無所出，請開贖罪例，且令到官滿歲者，得輸貲給封誥。帝亦從之。

要麻煩朝廷的使者。自從戰事興起以來，法定的賦税以外，有爲支付邊防軍餉而追加的税收，有新增軍餉而追加的税收，有爲練兵而增加的税收，款項名目繁多，狡詐的吏員容易幹非法的事情。元璐請求把追加的徵收合并爲一種。皇上都回答可以。當時國家的費用日益短缺，而因發生災害蠲免的賦税又多。元璐想不出辦法，請開放出錢贖罪的條例，并且命令任官滿年份的，可以交錢給予封贈誥命。皇上也聽從了他。

先是，有崇明人沈廷揚者，獻海運策，元璐奏聞。命試行，乃以廟灣船六艘聽運進。月餘，廷揚見元璐。元璐驚曰："我已奏聞上，謂公去矣，何在此？"廷揚曰："已去復來矣，運已至。"元璐又驚喜聞上。上亦喜，命酌議。乃議歲糧艘，漕與海各相半行焉。十月命兼攝吏部事。陳演忌元璐，風魏藻德言於帝曰："元璐書生，不習錢穀。"元璐亦數請解職。

在此之前，有崇明人叫沈廷揚的，進獻海運的策略，元璐上奏報告。命令試行，就用廟灣的六艘船讓他運貨進京。過了一個多月，廷揚去見元璐。元璐驚訝地説："我已啓奏報告皇上，説你去了，怎麽還在這兒？"廷揚説："已經去過又回來了，運送的東西已到。"元璐又驚喜地報告皇上。皇上也高興，命令斟酌商量。於是議定每年運糧的船，從運河與海上各走一半。十月命元璐兼管吏部的事務。陳演忌妒元璐，勸魏藻德對皇上説："元璐是個書生，不熟悉錢糧的事。"元璐也數次請求解除職務。

十七年二月命以原官專直日講。逾月，李自成陷京師，元璐整衣冠拜闕，大書几上曰："南都尚可爲。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斂。暴我尸，聊志吾痛。"遂南向坐，取帛自縊而死。贈少保，吏部尚書，謚文正。本朝賜謚文正。

十七年二月命他以原來的官職專門值日講書。過一個月，李自成攻陷京師，元璐整頓衣冠朝皇宫跪拜，在桌上寫了幾個大字説："南面的首都還可以有所作爲。死是我的本分，不要用衣被裝殮。暴露我的尸體，姑且以此表示我的悲痛。"於是向南坐，取絲帶上吊自殺。贈官少保，吏部尚書，謚文正。本朝賜謚號文正。

李邦華

李邦華，字孟闇，吉水人。受業同里鄒元標，與父廷諫同舉萬曆三十一年鄉試。父子自相鏃礪，布衣徒步赴公車。明年，邦華成進士，授涇縣知縣，有異政。行取，擬授御史。值黨論初起，朝士多詆顧憲成。邦華與相拄，遂指目邦華東林。以是，越二年而後拜命。陳法祖用人十事：曰內閣不當專用詞臣，曰詞臣不當專守館局，曰詞臣不當教習內書堂，曰六科都給事中不當內外間阻，曰御史升

李邦華，字孟闇，吉水人。拜同鄉鄒元標爲師，與父親廷諫一起在萬曆三十一年鄉試中舉。父子自相磨煉，穿着布衣步行赴京會試。次年，邦華成爲進士，授官涇縣知縣，有突出的政績。被薦舉召入朝廷任職，擬定授官御史。正碰到黨爭剛發生，朝中人士多指責顧憲成。邦華與他們相爭，於是把邦華指稱爲東林黨。因爲這個緣故，過了二年之後纔接受任命。陳述效法祖先任用人才的十件事：內閣不應當專門任用文學侍從之臣，文學侍從之臣不應當專門在翰林院、詹事府任職，文學侍從之臣不應當在宫內的學堂教

遷不當概論考滿，曰吏部乞假不當積至正郎，曰關倉諸差不當專用舉貢任子，曰調簡推知不當驟遷京秩，曰進士改教不當概從內轉，曰邊方州縣不當盡用鄉貢。疏上，不報。

書，六科都給事中不應當內外阻隔，御史的晉升調動不能完全看考核的成績，吏部的官員請假就不應當積官到正職郎中，稅關倉庫等差事不應當專門任用舉人貢生和因父兄功績而被保舉的人，直接任命的推官知縣不應當驟然遷升京職，進士改教官不應當都從朝內官員轉任，邊遠地區的州縣官不應當全用貢士。奏疏送上，沒有回答。

四十一年，福王之藩已有期，忽傳旨莊田務足四萬頃。廷臣相顧愕眙，計田數必不足，則期將復更，然無敢抗言爭之者。邦華首疏諫，廷臣乃相繼爭，期得毋易。巡視銀庫，上祛弊十事。中貴不便，格不行。巡按浙江，織造中官劉成死，命歸其事於有司，別遣中官呂貴錄成遺貲。貴嗾奸民紀光詭稱機户，詣闕保留貴代成督造。邦華極論二人交關作奸罪。光疏不由通政，不下內閣，以中旨行之。邦華三疏爭，皆不報。是時神宗好貨，中官有所進奉，名爲孝順。疏中刺及之，并劾左右大奄之黨貴者，於是期滿，久不得代。

四十一年，福王去封地已有日期，忽傳聖旨一定要備足四萬頃莊田。朝廷大臣相顧驚駭，算計田數一定不足，那麽日期將再次變更，然而沒有敢上言爭論的。邦華首先上疏諫諍，朝廷大臣就相繼爭論，日期得以沒有變更。巡視銀庫，上奏革除弊端的十件事。有權勢的太監覺得不便，受阻礙未實行。巡按浙江，織造太監劉成死，下令把他的職事交給有關部門，另外派遣宦官呂貴記錄劉成遺留的財產。呂貴唆使奸民紀光假稱機户，到朝廷保舉留呂貴代劉成監督紡織。邦華極力論述二人勾結犯法的罪行。紀光的奏疏不經過通政司，不發給內閣，由宮中直接發旨執行。邦華三次上疏爭辯，都不回答。這時神宗喜愛財物，宦官有所進獻，就說是孝順。邦華奏疏中譏刺到這一點，并且彈劾皇上左右與呂貴結黨的大宦官，於是任期滿了，很久沒有人替代。

四十四年引疾歸。時群小力排東林，指鄒元標爲黨魁。邦華與元標同里，相師友，又性好别黑白。或勸其委蛇，邦華曰："寧爲偏枯之學問，不作反覆之小人。"聞者益嫉之。明年以年例出爲山東參議。其父廷諫時爲南京刑部郎中，亦罷歸。邦華乃辭疾不赴。

四十四年稱病回家。當時一群小人極力排擠東林，指鄒元標是黨魁。邦華與元標同鄉，互相是師友，又性格喜好辨别黑白。有人勸他隨順，邦華說："寧可做片面的學問，不做反覆的小人。"聽到的人更加嫉恨他。次年以每年的常例出任山東參議。他的父親廷諫當時爲南京刑部郎中，也罷官回家。邦華就藉口有病不赴任。

天啓元年起故官，飭易州兵備。明年遷光禄少卿，即還家省父。四月擢右僉都御史，代畢自嚴巡撫天津。軍府新立，庶務草創，邦華至，極力振飭，津門軍遂爲諸鎮冠。進兵部右侍郎，復還家省父。四年夏抵京，奄黨大嘩，謂樞輔孫承宗以萬壽節入覲，將清君側之惡，邦華實召之。乃

天啓元年起任原官，整頓易州的軍事防備。次年升光禄少卿，就回家探望父親。四月提升右僉都御史，代替畢自嚴巡撫天津。將帥的幕府新設立，各種事務剛開始創辦，邦華到後，極力興辦整頓，津門的軍隊於是成爲各鎮之首。晉升兵部右侍郎，再次回家探望父親。四年夏抵達京城，閹黨吵吵嚷嚷，說內閣輔臣孫承宗在皇上生日入朝觀見，將清除君主身旁的惡人，實際上是

立勒承宗還鎮，邦華引疾去。明年秋，奄黨劾削其官。

崇禎元年四月起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尋改兵部，協理戎政。還朝，召見，旋知武會試，事竣入營。故事，冬至郊，列隊扈蹕，用軍八萬五千人，至是增至十萬有奇。時方郊，總督勛臣缺，邦華兼攝其事。所設雲輦、龍旌、寶纛、金鼓、旗幟、甲冑、劍戟，煥然一新，帝悅。明年春幸學，亦如之。命加兵部尚書。時戎政大壞，邦華先陳更操法、慎揀選、改戰車、精火藥、專器械、責典守、節金錢、酌兑馬、練大炮九事。

邦華召他來的。於是立即逼迫承宗回鎮，邦華稱病離去。次年秋，閹黨彈劾削奪了他的官職。

崇禎元年四月起任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工程。隨即調到兵部，協助處理軍事政務。回朝，皇上召見，旋即主持武舉會試，事情完成後進入兵營。舊例，冬天到郊外祭祀，列隊護衛皇上的車駕，動用部隊八萬五千人，到這時增加到十萬多。當時正在郊外祭祀，總督勛臣缺席，邦華兼代他們的事。所設置的雲輦、龍旌、寶纛、金鼓、旗幟、甲冑、劍戟，煥然一新，皇上高興。次年春臨幸太學，也像上次。下令加兵部尚書的官銜。當時軍政大壞，邦華先上陳更變操練方法、慎重挑選士兵、改造戰車、精製火藥、專人負責器械、責令固守、節省金錢、酌量兑換馬匹、操練大炮九件事。

京營故有占役、虚冒之弊。占役者，其人爲諸將所役，一小營至四五百人，且有賣閑、包操諸弊。虚冒者，無其人，諸將及勛戚、奄寺、豪强以蒼頭冒選鋒壯丁，月支厚餉。邦華核還占役萬，清虚冒千。三大營軍十餘萬，半老弱。故事，軍缺聽告補，率由賄得。邦華必親校，非年壯力强者不録，自是軍鮮冒濫。三營選鋒萬，壯丁七千，餉倍他軍，而疲弱不異。邦華下令，每把總兵五百，月自簡五人，年必二十五以下，力必二百五十斤以上，技必兼弓矢火炮，月一解送，補選鋒壯丁之缺，自是人人思奮。三大營領六副將，又分三十六營，官以三百六十七人計，所用掾史皆積猾。邦華按罪十餘人，又行一歲二考察之令，自是諸奸爲戢。

京營原有占役、虚冒的弊病。占役，就是那些人被諸將所役使，一小營達到四五百人，而且有出賣勞力、包辦操練等弊病。虚冒，就是没有那些人，諸將及勛臣貴戚、太監、豪强用家丁冒充經選拔的精鋭和壯丁，每月支取豐厚的軍餉。邦華核實退還占役的萬人，清理虚冒的千人。三大營的軍隊十餘萬，一半是老弱。舊例，部隊缺員允許請示補充，大都是由賄賂而得以補充。邦華必定親自考核，不是年輕力壯的不取，從此軍隊很少有虚冒充數的。三大營有選拔的精鋭一萬，壯丁七千，軍餉超過其他部隊一倍，可是士兵困疲軟弱與其他部隊没有兩樣。邦華下令，每個把總有士兵五百人，每月自己挑選五個人，年紀一定要在二十五歲以下，力氣一定要在二百五十斤以上，技能一定要兼會弓矢火炮，每月解送一次，補充所選拔精鋭和壯丁的缺額，從此人人想着奮發。三大營管領六員副將，又分爲三十六營，官員以三百六十七人計算，所用胥吏都是老奸巨猾。邦華治了十幾個人的罪，又實行一年兩次考察的法令，自此諸奸吏收斂了。

營馬額二萬六千，至是止萬五千。他官公事得借騎，總督、協理及巡視科道，例有坐班馬，不肖且折槖入錢，營馬大耗。邦華首減己班馬三

京營馬匹定額二萬六千匹，到這時衹有一萬五千匹。其他官員有公事可以借騎，總督、協理及巡視的六科官員和御史，照例有按等級供應的專騎，不良之徒就把馬折成價收錢納入私囊，京

之一，他官借馬，非公事不得騎，自是濫借爲希。

營的馬匹大大損耗。邦華首先減去自己的三分之一專騎，其他官員借馬，不是公事不能騎，自此濫借馬匹成爲稀有的事情。

京營歲領太僕銀萬六千兩，屯田籽粒銀千六十兩，犒軍製器胥徒工食取給焉。各官取之無度，歲用不敷。邦華建議，先協理歲取千四百，總督巡視遞節減，自是營帑遂裕。

京營每年支領太僕寺銀一萬六千兩，屯田上繳的籽粒銀一千零六十兩，犒勞軍隊製造器具差役的工錢口糧都從這些銀兩中支取供給。各官取銀沒有尺度，每年的費用不够。邦華建議，首先協理每年支取一千四百兩，總督巡視順次削減，從此京營的庫藏變得充裕。

營將三百六十，聽用者稱是。一官缺，請托紛至。邦華悉杜絶，行計日省成法。每小營各置簿，月上事狀於協理，以定殿最。舊制，三大營外復設三備兵營，營三千人，餉視正軍，而不習技擊，益爲豪家隱冒。邦華核去四千餘人，又汰老弱千，疏請歸并三大營不另設，由是戎政大厘。

京營將官三百六十，聽命任用的人與這個數字相等。一個官空缺，走門路通關節的紛紛到來。邦華全部堵塞斷絶，實行每日考核成績的辦法。每個小營各設置簿册，每月把情况向協理彙報，以此决定上下等。原先的體制，三大營之外再設立三個備兵營，每營三千人，軍餉與正規軍相等，却不練習技擊，更被豪家所虚冒。邦華經考核削減四千多人，又淘汰老弱一千，上疏請求歸并於三大營不另設備兵營，由此軍政大爲整頓。

倉場總督南居益言："京營歲支米百六十六萬四千餘石，視萬曆四十六年增五萬七千餘石，宜減省。"邦華因上議軍以十二萬爲額，餉以百四十四萬石爲額，歲省二十二萬有奇。帝亦報可，著爲令。帝知邦華忠，奏無不從，邦華亦感帝知，不顧後患。諸失利者銜次骨，而怨謗紛然矣。

倉場總督南居益説："京營每年支領米一百六十六萬四千多石，比萬曆四十六年增加五萬七千多石，應當減少。"邦華因此上言建議京營軍隊以十二萬人爲定額，糧餉以一百四十四萬石爲定額，每年節省二十二萬多。皇上也回答可以，制定爲法令。皇上知道邦華忠心，奏事没有不聽從的，邦華也感激皇上的知遇之恩，不顧及後患。各個失去利益的人恨之入骨，從而怨言誹謗紛紛而來。

其年十月，畿輔被兵，簡精卒三千守通州，二千援薊州，自督諸軍營城外，軍容甚壯。俄有命邦華軍撤還守陴，於是偵者不敢遠出，聲息遂斷，則請防寇賊，緝間諜，散奸宄，禁訛言。邦華自聞警，衣不解帶，捐貲造炮車及諸火器。又以外城單薄，自請出守。而諸不逞之徒，乃構蜚語入大内。襄城伯李守錡督京營，亦銜邦華扼己，乘間詆諆。邦華自危，上疏陳情，歸命於帝。會滿桂兵拒大

那年十月，京郊遭受戰争，選拔精兵三千守衛通州，二千增援薊州，親自在城外督率各軍營，軍容很雄壯。不久有命令讓邦華的軍隊撤還守城，於是偵探不敢遠出，消息斷絶，就請求防備賊寇，搜捕間諜，驅散犯法作亂的人，禁止謡言。邦華自從聽到警報，没有脱過衣服睡覺，捐款製造炮車及各種火器。又因爲外城單薄，自動請求出外防守。而那些不得志的人，就捏造流言蜚語傳入宫内。襄城伯李守錡督率京營，也記恨邦華限制自己，乘機毁謗誣衊。邦華自覺危險，上疏訴説自己的衷情，把任命還給皇上。適

清兵德勝門外，城上發大炮助桂，誤傷桂兵多。都察院都事張道澤遂劾邦華，言官交章論列，遂罷邦華閒住。自是代者以爲戒，率因循姑息，戎政不可問矣。邦華前後罷免家居二十年。父廷諫無恙。

逢滿桂的部隊在德勝門外抵抗大清軍隊，城上發大炮助滿桂，誤傷滿桂的士兵很多。都察院都事張道澤就彈劾邦華，諫議官交相上奏章批評，於是罷免邦華讓他閑居。從此代替他職務的人引以爲戒，大多因循姑息，軍政敗壞得不能提了。邦華前後被罷免在家居住了二十年。父親廷諫安然無恙。

十二年四月起南京兵部尚書，定營制，汰不急之將，并分設之營。謂守江南不若守江北，防下流不若防上流。乃由浦口歷滁、全椒、和，相形勢，繪圖以獻。於浦口置沿江敵臺，於滁設戍卒，於池河建城垣，於滁、椒咽喉則築堡於藕塘。和遭屠戮，請以隸之太平。又請開府采石之山，置哨太平之港，大墾當涂閒田數萬頃資軍儲。徐州，南北要害，水陸交會，請宿重兵，設總督，片檄徵調，奠陵京萬全之勢。皆下所司，未及行，以父憂去。

十二年四月起任南京兵部尚書，規定軍營的制度，淘汰不急需的將領，合并分開設立的軍營。説防守江南不如防守江北，防守下游不若防守上游。就從浦口經歷滁、全椒、和，觀察地理形勢，繪圖進獻。在浦口沿江設置防敵的高臺，在滁設置戍守的士卒，在池河建造城墻，在滁、椒的咽喉地帶，就在藕塘建築堡壘。和縣遭屠殺，請求把它歸屬於太平。又請在采石的山上設置將帥的幕府，在太平的港口設置哨卡，大力開墾當涂之間的閑地數萬頃資助軍備。徐州，是南北的要害，水陸兩路互相匯合，請求駐扎重兵，設立總督，一紙公文徵發調動，就可以奠定皇陵南京萬無一失的形勢。這些建議都交給有關部門處理，没有來得及實行，因遭父喪而離去。

十五年冬，起故官，掌南京都察院事，俄代劉宗周爲左都御史。都城被兵，即日請督東南援兵入衛，力疾上道。明年三月抵九江。左良玉潰兵數十萬，聲言餉乏，欲寄帑於南京，艨艟蔽江東下。留都士民一夕數徙，文武大吏相顧愕眙。邦華嘆曰：“中原安静土，東南一角耳。身爲大臣，忍坐視决裂，袖手局外而去乎！”乃停舟草檄告良玉，責以大義。良玉氣沮，答書語頗恭。邦華用便宜發九江庫銀十五萬餉之，而身入其軍，開誠慰勞。良玉及其下皆感激，誓殺賊報國，一軍遂安。帝聞之，大喜，陛見嘉勞。邦華跪奏移時，數詔起立，温語如家人，中官屏息遠伏。其後召對百官，帝輒目注邦華云。舊例，御史出巡，回道考核。邦華謂回道而後

十五年冬天，起任原官，執掌南京都察院的事情，不久代替劉宗周爲左都御史。都城遭受戰争，當日請求督率東南的援兵入京護衛，支撑着病體迅速果敢地上路，次年三月抵達九江。左良玉潰散的士兵數十萬，聲言缺乏軍餉，要把妻兒寄養在南京，戰船鋪滿長江東下。留都的士人百姓一個晚上搬家幾次，文武大臣相顧驚駭。邦華嘆息説：“中原要成爲安静的地區，東南是重要的一角。身爲大臣，怎麽忍心坐看局勢破裂，在局外袖手旁觀而離去！”就停船起草檄文告誡良玉，用大義來責備他。良玉的氣勢受到挫折，回信語氣很恭敬。邦華根據情况臨時决定發放九江的庫銀十五萬作爲軍餉，并親自到他的部隊去，誠懇地慰勞他們。良玉及他的部下都感激，發誓要殺賊報國，整個部隊就安定了。皇上聽説這件事，大喜，在朝廷接見時給以嘉獎慰勞。邦華跪着啓奏多時，皇上幾次令他起立，和顔悦色地談話就像一家人，宦官屏聲息氣遠遠地躲開。以後

黜，害政已多。論罷巡按、巡鹽御史各一人。奉命考試御史，黜冒濫者一人，追黜御史無顯過而先任推官著貪聲者一人。臺中始畏法。

召見百官應對，皇上總是注視着邦華。舊例，御史外出巡行，回到都察院後再考核。邦華説回到都察院後再貶斥有過失的御史，危害政事已多。彈劾罷免巡按、巡鹽御史各一人。奉命考試御史，貶斥虛冒的一人，追加貶斥任御史時没有大錯而原先任推官時有貪贓名聲的一人。御史臺中纔開始畏懼法律。

十七年二月，李自成陷山西。邦華密疏請帝固守京師，仿永樂朝故事，太子監國南都。居數日未得命，又請定、永二王分封太平、寧國二府，拱護兩京。帝得疏意動，繞殿行，且讀且嘆，將行其言。會帝召對群臣，中允李明睿疏言南遷便，給事中光時亨以倡言泄密糾之。帝曰："國君死社稷，正也，朕志定矣。"遂罷邦華策不議。未幾，賊逼都城，亟詣内閣言事。魏藻德漫應曰："姑待之。"邦華太息而出。已，率諸御史登城，群奄拒之不得上。十八日，外城陷，走宿文信國祠。明日，内城亦陷，乃三揖信國曰："邦華死國難，請從先生於九京矣。"爲詩曰："堂堂丈夫兮聖賢爲徒，忠孝大節兮誓死靡渝，臨危授命兮吾無愧吾。"遂投繯而絶。贈太保、吏部尚書，謚忠文。本朝賜謚忠肅。

十七年二月，李自成攻陷山西。邦華秘密上疏請求皇上固守京師，仿照永樂朝的舊例，太子在南都代理國事。等了幾天没有得到旨令，又請求把定、永二王分别封在太平、寧國二府，環繞在周圍保護南京。皇上得到奏疏心動，圍繞着大殿行走，一邊讀奏疏一邊嘆息，將要按照他的話去做。適逢皇上召見群臣應對，中允李明睿上疏説首都南遷方便，給事中光時亨彈劾他提建議泄露了機密。皇上説："國君爲社稷而死，是正道，朕的志向定了。"於是擱置邦華的計策不再議論。没有多久，賊寇進逼都城，邦華急忙到内閣議事。魏藻德漫不經心地説："姑且等一等。"邦華長嘆而出。不久，率領各御史登城，一群太監擋住不能上。十八日，外城陷落，跑到文信國祠堂住下。次日，内城也陷落，於是向信國作了三個揖説："邦華死於國難，請允許我在地下追隨您。"作詩説："堂堂丈夫啊與聖賢結伴，忠孝大節啊誓死不改，臨危受命啊問心無愧。"於是上吊而死。贈官太保、吏部尚書，謚忠文。本朝賜謚號忠肅。

王家彥

王家彥，字開美，莆田人。天啓二年進士。授開化知縣，調蘭谿。擢刑科給事中，彈擊權貴無所避。

王家彥，字開美，莆田人。天啓二年進士，授官開化知縣，調任蘭谿。提升刑科給事中，彈劾抨擊權貴無所迴避。

崇禎四年請釋大學士錢龍錫於獄，龍錫得減死。請推行按月奏報例於四方，獄囚得無久淹。閩海盗劉香擾郡邑，撫鎮追剿多失利，朝議召募，將大舉。家彥言："舊制，衛所軍餉於官，無别兵亦無别將，統於各衛之指揮。寨設號船，聯絡呼應，又添設游擊等官，雖支洋窮港，戈船相

崇禎四年請求把大學士錢龍錫從獄中釋放，龍錫得以減刑免死。請求把按月奏報案情的條例推行到四方，獄中的囚犯不得長期滯留。閩海盗劉香騷擾州縣，巡撫鎮將追剿多失利，朝廷議論招募士兵，將大規模進行。家彥説："原先的制度，衛所的軍隊由當地的官府供應糧草，没有另外的軍隊也没有另外的將領，統一於各衛的指揮。每一村寨設立信號船，聯絡呼應，又添設游

望。臣愚以今日策防海，莫若復舊制，勤訓練。練則衛所軍皆勁卒，不練雖添設召募兵，猶驅市人而戰之，糜餉擾民無益，賊終不能盡。”時以爲名言。奉命巡青，所條奏多議行。

擊等官，即使是細小的河流偏僻的港口，兵船相望。臣自認爲今日策劃海防，不如恢復原先的體制，勤加訓練。練了衛所的軍隊就都是精兵，不練雖然增添招募的士兵，就像驅趕着市民去打仗，糜費軍餉騷擾人民而没有好處，賊寇終究不能消滅盡。”當時以爲是名言。奉命巡視青州，分條上奏的事情多經商議後實行。

先是，隆慶間太僕種馬額存十二萬五千，邊馬至二十六萬。言者以民間最苦養馬，所納馬又不足用，議馬徵銀十兩，加草料銀二兩，歲可得銀百四十四萬兩。中樞楊博持不可，詔折其半，而馬政始變。萬曆九年議盡行改折，南寺歲徵銀二十二萬，北寺五十一萬，銀入冏寺而馬政日弛。家彦極陳其弊，請改國初種馬及西番茶馬之制。又班軍舊額十六萬，後減至七萬，至是止二萬有奇，更有建議盡徵行糧、月糧，免其番上者。家彦時巡京營，力陳不可，且請免其工役，盡歸行伍。帝皆褒納其言。遵化鐵冶久廢，奸民請開之，家彦言有害無利。復有請開開化雲霧山以興屯者，亦以家彦言而止。

在此之前，隆慶年間太僕寺種馬數額存有十二萬五千匹，邊防用馬達二十六萬匹。進言的人認爲民間最苦於養馬，所交納的馬匹又不够用，建議每匹馬徵收銀十兩，加上草料的銀二兩，每年可以得到銀一百四十四萬兩。兵部尚書楊博堅决反對，詔令折銀一半，養馬的事務開始改變。萬曆九年商議全部改折銀兩，南寺每年徵銀二十二萬，北寺五十一萬，銀兩進入太僕寺而養馬的事務日益廢弛。家彦極力陳述折銀的弊端，請改爲建國初期民間飼養種馬及用茶與西北少數民族换馬的制度。又輪流入京操練值班的地方軍隊原先的名額是十六萬，後來减少到七萬，到這時衹有二萬多，更有人建議把支付給這些軍隊行軍的糧餉、每個月的糧餉全部折銀徵收，免去他們輪番進京。家彦當時巡視京營，極力陳述不可，并且請求免除他們的做工徭役，全部回到軍隊。皇上對他的言論都加以贊許采納。遵化的煉鐵久已荒廢，奸民請求開發，家彦説有害無利。又有請求開闢開化雲霧山來興辦屯田的，也因爲家彦的言論而停止。

屢遷户科都給事中。軍興餉詘，總督盧象昇有因糧加餉之議，户部尚書侯恂請於未被寇之地，士大夫家賦銀兩者，加二錢；民間五兩以上者，兩加一錢。家彦言：“民賦五兩上者，率百十家成一户，非富民，不可以朘削。”軍食不足，畿輔、山東、河南、江北召買米豆輸天津，至九十餘萬石，吏胥侵耗率數十萬。家彦請嚴治，帝并采納焉。憂歸。

經屢次升遷任户科都給事中。軍事繁重糧餉短缺，總督盧象昇有根據糧賦加派餉銀的建議，户部尚書侯恂請求在没有遭受賊寇劫掠的地區，士大夫家交納賦銀一兩的，增加二錢；民間交納賦銀五兩以上的，每兩增加一錢。家彦説：“民間交納賦銀五兩以上的，大都是百十家合成一户，不是富民，不可以剥削他們。”軍糧不足，京郊、山東、河南、江北收買米豆運到天津，達九十餘萬石，小吏侵吞耗費大概有數十萬。家彦請求嚴厲處治，皇上一并采納了。因遭逢親喪回家。

十二年起吏科都給事中。流寇日

十二年起任吏科都給事中。流寇日益興旺，

熾，緣墨吏朘民，民益走爲盜。盜日多，民生日蹙。家彥上疏曰："臣見秦、晋之間，饑民相煽，千百爲群。其始率自一鄉一邑，守令早爲之所，取《周官》荒政十二而行之，民何至接踵爲盜，盜何至潰裂以極。論者謂功令使然，催科急者書上考，督責嚴者號循良，不肖而墨者以束濕濟其饕餮，一二賢明吏束於文法，展布莫由。惟稍寬文網，壹令撫綏，盜之聚者可散，散者可不復聚。又舊制捕蝗令，吏部歲九月頒勘合於有司，請實意舉行。"帝皆納之。擢大理丞，進本寺少卿。

因爲污吏剥削人民，人民更加逃亡做强盜。盜賊日益增多，人民的生計日益困窘。家彥上疏説："臣看到秦、晋之間，飢餓的人民互相煽動，千百人合爲一群。大都從一鄉一邑開始，太守縣令早作安置，把《周官》中關於荒政的十二條拿來推行，人民又何至於接連不斷地去作盜賊，盜賊何至於使局勢潰爛到極點。議論的人説是法令造成的，催收賦税急迫的記録爲上等考績，督促嚴厲的稱爲守法賢良，不賢又貪污的用苛刻嚴急來滿足他們的貪婪，一兩個有才能見識的又被法律條文所拘束，無從施展。祇有稍爲放寬法網，統一法令加以安撫，這樣盜賊聚集的可以分散，分散的可以不再聚集。又原先制度有捕殺蝗蟲的命令，吏部每年九月頒發公文給有關部門，請他們真心實意地施行。"皇上都采納。提升爲大理寺丞，又晋升爲大理寺少卿。

十五年遷太僕卿。家彥向言馬政，帝下兵部檄陝西督撫，未能行。至是四疏言馬耗之故，請行官牧及金牌差發遺制。且言："課馬改折，舊增至二十四萬兩，已重困。楊嗣昌不恤民，復增三十七萬，致舊額反逋，不可不厘正。"帝手其疏，語執政曰："家彥奏皆善。"敕議行。然軍興方亟，不能盡舉也。

十五年提升爲太僕卿。家彥昔日議論養馬事務，皇上交給兵部發文給陝西總督巡撫，未能實行。到這時上了四道奏疏説馬匹耗損的緣故，請求推行官家放牧及用金牌調發的舊制。并且説："徵收馬匹折换爲銀兩，原先增加到二十四萬兩，已經十分困疲。楊嗣昌不體恤人民，又增加到三十七萬，以致原先的數額反而拖欠下來，不可不加以清理整頓。"皇上手持他的奏疏，對掌權的人説："家彥的奏疏都很好。"下令商議實行。然而軍事正繁忙，不能全部實施。

頃之，擢户部右侍郎。都城被兵，命協理戎政。即日登陴，閲視内外城十六門。雪夜，携一燈，步巡城堞，人無知者。翊日校勤惰，將士皆服，争自勵。初，分守阜成門，後移安定門，寢處城樓者半歲。解嚴，賜宴午門，增秩一等。

不久，提升爲户部右侍郎。都城遭受戰事，命令他協助處理軍政。當天登上城墻，檢閲巡視内外城十六座城門。雪夜，携帶一盞燈，步行巡視城樓，没有知道的人。次日考核勤勞懶惰，將士都心服，争着激勵自己。起初，分工守衛阜成門，後來調到安定門，睡在城樓上有半年。解除警戒後，在午門賜宴，增加一級官階。

十七年二月，廷推户部尚書。帝曰："戎政非家彥不可。"特留任。賊逼京師，襄城伯李國楨督京營，又命中官王德化盡督内外軍。國楨發三大營軍城外，守陴益少。諸軍既出城，見賊輒降。降卒反攻城，城上人

十七年二月，朝廷推舉户部尚書。皇上説："軍政非得家彥不可。"特地讓他留任。賊寇進逼京師，襄城伯李國楨督率京營，又命令宦官王德化總督内外的軍隊。國楨調發三大營軍隊駐扎城外，守城的部隊更少。各軍既已出城，看到賊寇就投降，投降的士兵反過來攻城，城上的人都

皆其儕，益無固志。廷臣分門守，家彥守安定門。號令進止由中官，沮諸臣毋得登城，又縋叛監杜勳上，與密約而去。帝手敕兵部尚書張縉彥登城察視，家彥從。中官猶固拒，示之手敕，問勳安在，曰："去矣。"秦、晋二王欲上城，家彥曰："二王降賊，即賊也，賊安得上!"頓足哭。偕縉彥詣宫門請見，不得入。黎明，城陷，家彥投城下，不死，自縊於民舍。遭賊焚，殘其一臂，僕收其餘體焉。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端。本朝賜謚忠毅。

是他們的同伴，更加没有堅固的鬥志。朝廷大臣分門防守，家彥守安定門。命令進退出自宦官，阻止諸臣不得登城，又把叛變的太監杜勳吊到城上，互相秘密約定而離去。皇上手書令兵部尚書張縉彥登城視察，家彥隨從。宦官還嚴加阻止，把皇上親手書寫的命令向他們出示，問杜勳在什麽地方，説："已經去了。"秦、晋二王想上城，家彥説："二王投降賊寇，就是賊，賊怎麽能上城!"跺脚哭。偕同縉彥往宫門請求接見，不能進入。黎明，城陷落，家彥從城墻跳下，没有死，在民房中上吊自殺。民房被賊寇焚毁，傷害他一條臂膀，僕人把他剩餘的尸體收拾起來。贈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端。本朝賜謚號忠毅。

孟兆祥　孟章明

孟兆祥，字允吉，山西澤州人也。世籍交河，舉於鄉，九赴會試。天啓二年始擢第，除大理左評事。

崇禎初，還吏部稽勛主事，歷文選員外郎。門生謁選請善地，兆祥正色拒之，其人悚然退。進稽勛郎中，歷考功。忤權要，貶行人司副，稍遷光禄丞，進少卿，歷左通政、太僕卿，旋進通政使，拜刑部右侍郎。

賊薄都城，兆祥分守正陽門。襄城伯李國楨統京營軍，稽月餉不予，士無固志。城陷，兆祥曰："社稷已覆，吾將安之!"自經於門下。

長子章明，字綱宜，甫成進士，兆祥揮之曰："我死，汝可去。"對曰："君父大節也，君亡父死，我何生爲!"乃投繯於父之側。兆祥妻吕，章明妻王相向哭，既而曰："彼父子死忠矣，我二人獨不能死乎!"皆自縊。兆祥贈刑部尚書，謚忠貞，章明河南道御史，謚節愍。本朝賜兆祥謚忠靖，章明貞孝。

孟兆祥，字允吉，山西澤州人。祖籍交河，鄉試中舉，九次參加會試。天啓二年纔登第，授官大理左評事。

崇禎初年，升吏部稽勛主事，曾任文選員外郎。門生到吏部等候選派，請求分到好的地方，兆祥嚴肅地拒絶他，那個人很害怕地退出。晋升稽勛郎中，調考功郎中。觸犯了權貴，貶爲行人司副，逐步提升爲光禄丞，晋升少卿，先後任左通政使、太僕卿，隨即晋升通政使，授命爲刑部右侍郎。

賊寇進逼都城，兆祥分工防守正陽門。襄城伯李國楨統領京營的部隊，扣留月餉不發，兵士没有堅固的鬥志。城市陷落，兆祥説："社稷已經傾覆，我將到什麽地方去!"在城門下上吊自殺。

長子章明，字綱宜，剛成爲進士，兆祥對他揮手説："我要死，你可以離去。"回答説："君父之道是大節，君亡父死，我爲什麽還要活着!"就在他父親的旁邊上吊。兆祥的妻子吕氏，章明的妻子王氏相對而哭，過了一會兒説："他們父子盡忠而死了，我們兩人難道不能死嗎!"都上吊自殺。兆祥贈官刑部尚書，謚忠貞；章明贈官河南道御史，謚節愍。本朝賜兆祥謚號忠靖，章明謚號貞孝。

施邦曜

施邦曜，字爾韜，餘姚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不樂爲吏，改順天武學教授，歷國子博士、工部營繕主事，進員外郎。魏忠賢興三殿工，諸曹郎奔走其門，邦曜不往。忠賢欲困之，使拆北堂，期五日。適大風拔屋，免譙責。又使作獸吻，仿嘉靖間製，莫考。夢神告之，發地得吻，嘉靖舊物也，忠賢不能難。

施邦曜，字爾韜，餘姚人。萬曆四十一年的進士。不願意做官吏，改任順天武學教授，歷任國子監博士、工部營繕主事，晋升員外郎。魏忠賢興辦修建三殿的工程，各衙門官員奔走他的門下，邦曜不去。忠賢要爲難他，派他拆北堂，限期五日。適逢大風吹倒房屋，纔免受責備。又派他製作獸形的門環裝飾，要仿照嘉靖年間的式様製作，那種様式無法考究。夢見神人告訴他，掘地得到獸形的門環裝飾，是嘉靖時的古物，忠賢不能爲難他。

遷屯田郎中，稍遷漳州知府，盡知屬縣奸盗主名，每發輒得，闔郡驚爲神。盗劉香、李魁奇横海上，邦曜縶香母誘之，香就擒。魁奇援鄭芝龍事，請撫，邦曜言於巡撫鄒維璉討平之。遷福建副使、左參政、四川按察使、福建左布政使，并有聲。

升爲屯田郎中，逐步升爲漳州知府，全部掌握所屬各縣奸人盗賊的主犯，每次行動總能得手，全州驚奇以爲是神。盗賊劉香、李魁奇横行海上，邦曜拘禁劉香的母親引誘他，劉香被擒獲。魁奇援引鄭芝龍的事情，請求安撫，邦曜告訴巡撫鄒維璉討伐平定他。升福建副使、左參政、四川按察使、福建左布政使，都有聲譽。

或饋之朱墨竹者，姊子在旁請受之。曰："不可。我受之，即彼得以乘閒而嘗我，我則示之以可欲之門矣。"性好山水。或勸之游峨眉，曰："上官游覽，動煩屬吏支應，傷小民幾許物力矣。"其潔己愛民如此。

有人贈送朱墨竹畫，他姐姐的兒子在一旁請他接受。他説："不可以。我接受它，就使他得以乘機來試我，我就是向他顯示可以達到他欲望的門道了。"天性喜歡游山玩水。有人勸他游峨眉山，他説："上級官員游覽，動不動就麻煩下屬官吏供應，損傷平民百姓多少物資財力。"他潔身自好愛護人民就像這様。

歷兩京光禄寺卿，改通政使。黄道周既謫官，復逮下詔獄。國子生涂仲吉上書訟之，邦曜不爲封進，而大署其副封曰："書不必上，論不可不存。"仲吉劾邦曜，邦曜以副封上，帝見其署語，怒，下仲吉獄，而奪邦曜官。逾年起南京通政使。入都陛見，陳學術、吏治、用兵、財賦四事，帝改容納焉。出都三日，命中使召還，曰："南京無事，留此爲朕效力。"吏部推刑部右侍郎。帝曰："邦曜清執，可左副都御史。"時崇禎十六年十二月也。

先後任兩京光禄寺卿，改任通政使。黄道周已被貶官，又被逮捕關進錦衣衛監獄。國子監學生涂仲吉上書辯冤，邦曜不爲他密封奏疏送進，而在它外面的封套題寫大字説："書不必送上去，這些言論不可以不保存。"仲吉彈劾邦曜，邦曜把外面的封套送上，皇上看見他題的話，發怒，把仲吉關入監獄，而削奪邦曜的官職。過一年起任南京通政使。入京進見皇上，陳述有關學術、吏治、用兵、財賦四件事，皇上動容采納了。出京三天，命令宦官把他召回，説："南京没有事，留在此地爲朕效力。"吏部推舉他爲刑部右侍郎。皇上説："邦曜清廉正直，可任左副都御史。"當時是崇禎十六年十二月。

明年，賊薄近郊。邦曜語兵部尚

次年，賊寇進逼近郊。邦曜告訴兵部尚書張

書張縉彦檄天下兵勤王，縉彦慢弗省，邦曜太息而去。城陷，趨長安門，聞帝崩，慟哭曰："君殉社稷矣，臣子可偷生哉!"即解帶自經。僕救之蘇，恨曰："是兒誤我!"賊滿衢巷，不得還邸舍，望門求縊，輒爲居民所麾。乃命家人市信石雜燒酒，即途中服之，血迸裂而卒。

縉彦應發文調動天下軍隊進京護衛朝廷，縉彦漫不經心没有省悟，邦曜嘆息而去。城市陷落，奔往長安門，聽説皇上駕崩，慟哭説："君主殉國了，臣子可以偷生嗎!"就解下衣帶上吊自殺。僕人把他救醒，他憤恨地説："這個小孩耽誤我!"賊寇滿街滿巷，不能回到寓舍，看到人家就要求進去上吊，總是被居民趕走。於是命令家人買砒霜摻在燒酒中，就在途中服下，血管迸裂而死。

邦曜少好王守仁之學，以理學、文章、經濟三分其書而讀之，慕義無窮。魯時生者，里同年生也，官庶吉士，歿京師。邦曜手治含斂，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命灑掃，至東隅，捧篲凝視而泣。怪問之，曰："此先人御史宅也。時墮環兹地，不覺凄愴耳。"邦曜即分嫁女資，擇士人歸之。其篤於内行如此。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謚忠介。本朝賜謚忠愍。

邦曜從小愛好王守仁的學問，把他的書分爲理學、文章、經濟三部分閲讀，極爲向慕正義。魯時生，是同鄉同年的進士，任庶吉士，死在京師。邦曜親手爲他裝殮，把女兒嫁給他的兒子。曾經買了一個婢女，命她灑水掃地，到東面角上，捧着掃帚凝視而哭。邦曜感到奇怪就問她，她説："這是我死去的父親任御史時的住宅。那時把環掉落在這個地方，不覺感到凄愴。"邦曜當即分出嫁女兒的資財，選擇讀書人把她嫁出去。他在家庭内的言行就像這樣忠厚。贈官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謚忠介。本朝賜謚號忠愍。

凌義渠

凌義渠，字駿甫，烏程人。天啓五年進士。除行人。崇禎三年授禮科給事中，知無不言。三河知縣劉夢煒失餉銀三千，責償急，自縊死，有司責其家。義渠言："以金錢殞命吏，恐天下議朝廷重金，意不在盗也。"帝特原之。宜興、溧陽及遂安、壽昌民亂，焚掠巨室。義渠言："魏羽林軍焚領軍張彝第，高歡以爲天下事可知。日者告密漸啓，藩國悍宗入京越奏，里閭小故叫閽聲冤，僕竪侮家長，下吏箝上官，市儈持縉紳，此《春秋》所謂六逆也。天下所以治，恃上下之分。防維决裂，即九重安所藉以提挈萬靈哉!"

凌義渠，字駿甫，烏程人。天啓五年進士，授官行人。崇禎三年授官禮科給事中，知無不言。三河知縣劉夢煒丢失餉銀三千，責令賠償很急迫，上吊自殺，官員責令他家人賠償。義渠説："因爲金錢逼死國家任命的官吏，恐怕天下人要批評朝廷看重金錢，心思不在捉拿强盗上。"皇上特地加以赦免。宜興、溧陽以及遂安、壽昌的百姓暴亂，焚燒劫掠世家大族。義渠説："魏羽林軍焚毁管領軍隊張彝的宅第，高歡認爲由此可以知道世道如何。近日告密的門路逐漸開放，王室强悍的宗族到京城越級上奏，民間小事也在宫門前大聲叫冤，奴僕欺侮主人，下屬胥吏控制上級官員，市民威脅官吏，這是《春秋》所説的六項以下犯上的事。天下之所以能得到治理，依賴上下的等級區别。分别上下等級的綱常敗壞了，那麽皇上在深宫之中憑藉什麽來提挈萬物生靈!"

義渠與温體仁同里，無所附麗。

義渠與温體仁同鄉，但是不依附他。給事中

給事中劉含輝劾體仁擬旨失當，被貶二秩。義渠言："諫官不得規執政失，而委申飭權於部院，反得制言路。大臣以攬權爲奉旨，小臣以結舌爲盡職，將貽國家無窮憂。"兵部尚書張鳳翼敘廢將陳狀猷功，爲給事中劉昌所駁，昌反被斥。義渠言："今上下盡相蒙，疆埸欺蔽爲甚。官方盡濫徇，武弁倖功爲甚。中樞不職，捨其大，摘其細，已足爲言者羞。辨疏一入，調用隨之。自今奸弊叢生，功罪倒置，言者將杜口。"不納。

劉含輝彈劾體仁草擬詔旨不適當，被貶降二級官階。義渠說："諫議官不能規勸當權者的過失，而把告誡諍諫的權力委托給部院大臣，反而得以控制進言的道路。大臣把攬權當作奉行聖旨，小臣把不說話當作盡職，這將給國家帶來無窮的憂患。"兵部尚書張鳳翼論被廢棄的將軍陳狀猷的功勞，被給事中劉昌所駁斥，劉昌反而遭到指責。義渠說："如今上上下下全都相互蒙騙，地方上欺蔽尤其厲害。做官的都貪得無厭徇私舞弊，武官以非分邀功尤爲厲害。兵部尚書不盡職，捨棄他們的大過失僅摘取他們的小事，已足以被諫議官所羞辱。他們爭辯的奏疏一送入，調動任用都隨着他們。如今犯法作弊的事很多，功罪顛倒，諫議官將閉口不言。"不采納。

三遷兵科都給事中。東江自毛文龍後，叛者接踵。義渠言："東島孤懸海外，轉餉艱，向仰給朝鮮。今路阻絕不得食，內潰可慮。"居無何，衆果潰，挾帥求撫。義渠言："請陽撫陰剿，同惡必相戕。"及命新帥出海，義渠言："殲渠散黨宜速，速則可圖功，遲則更生他釁。"後其語皆驗。

經過三次升遷任兵科都給事中。東江自從毛文龍以後，叛變的人接連不斷。義渠說："東島孤立無援地在海外，轉運糧餉艱難，一向依靠朝鮮供給。如今道路阻絕得不到糧食，令人擔憂會內部潰亂。"隔了不多久，部衆果然潰亂，挾制統帥要求安撫。義渠說："請表面上安撫暗地裏征剿，一同作惡的人必定會互相殘殺。"等到命令新的統帥出海，義渠說："應迅速殲滅首領分散黨徒，迅速就可以取得成功，遲緩就要再生其他的禍患。"後來他的話都應驗了。

義渠居諫垣九年，建白多。吏科給事中劉安行惡之，以年例出義渠福建參政。尋遷按察使，轉山東右布政使，所至有清操。召拜南京光祿寺卿，署應天尹事。

義渠在諫議官署待了九年，提的建議很多。吏科給事中劉安行厭惡他，根據常規把義渠調出任福建參政。不久升按察使，調山東右布政使，所到之處有清正的操守。召回授官南京光祿寺卿，代理應天府尹的職務。

十六年入爲大理卿。明年三月，賊犯都城，有旨召對。趨赴長安門，旦不啓扉。俄傳城陷，還。已，得帝崩問，負墻哀號，首觸柱，血被面。門生勸無死，義渠厲聲曰："爾當以道義相勖，何姑息爲！"揮使去。據几端坐，取生平所好書籍盡焚之，曰："無使賊手污也。"旦日具緋衣拜闕，作書辭父。已，自繫，奮身絕吭而死，年五十二。贈刑部尚書，謚忠

十六年入京任大理卿。次年三月，賊寇進犯都城，有聖旨召見應對，奔赴長安門，到早晨不開門。頃刻傳說城市陷落，就回來。不久，得到皇上駕崩的消息，背靠着墻哀聲號哭，用頭撞柱子，血流滿面。門生勸他不要死，義渠口氣嚴厲地說："你們應當用道義互相勉勵，爲什麽這樣沒有原則？"揮手讓他離去。靠着桌子端端正正地坐着，把生平所愛好的書籍拿來全部燒掉，說："不要讓賊寇的手去玷污它們。"次日穿着紫色的官服朝宮門跪拜，寫信辭別父親。隨後，自

清。本朝賜謚忠介。

己上吊，擺動身體勒斷喉管而死，年齡爲五十二歲。贈官刑部尚書，謚忠清。本朝賜謚號忠介。

贊曰：范景文、倪元璐等皆莊烈帝腹心大臣，所共圖社稷者，國亡與亡，正也。當時靦顔屈節，僥倖以偷生者，多被刑掠以死，身名俱裂，貽詬無窮。而景文等樹義烈於千秋，荷褒揚於興代，名與日月争光。以彼絜此，其相去得失何如也。

贊曰：范景文、倪元璐等人都是莊烈帝的心腹大臣，是與他一起治理國家的，國家滅亡他們跟着一起死，這是正義。當時厚顔無耻屈膝投降，心存僥幸苟且活着的人，大多受刑拷掠而死，生命與名譽一起敗裂，留下無窮的羞辱。而景文等人在千秋萬代樹立起義烈的榜樣，在興起的朝代受到褒獎頌揚，聲名與日月争光。用那些人來衡量這些人，他們的得失相差多麽大。

明史卷二百六十六

列傳第一百五十四

馬世奇　吴麟徵　周鳳翔　劉理順　汪偉　吴甘來
王章　陳良謨　陳純德　申佳胤　成德　許直　金鉉

馬世奇

馬世奇，字君常，無錫人。祖濂，進士，桂林知府。世奇幼穎異，嗜學，有文名。登崇禎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十一年，帝遣詞臣分諭諸藩。世奇使山東、湖廣、江西諸王府，所至却饋遺。還，進左諭德。父憂歸。

馬世奇，字君常，無錫人。祖父馬濂，是進士，桂林知府。世奇小時候聰敏異常，酷愛學習，有文名。考中崇禎四年進士，改授庶吉士，授官編修。十一年，皇上派遣文學侍從之臣分别曉諭諸位藩王。世奇出使到山東、湖廣、江西諸王府，所到之處拒絶饋贈。還京，晉升左諭德。因遭逢父喪回家。

久之還朝，進左庶子。帝數召廷臣問禦寇策。世奇言："闖、獻二賊，除獻易，除闖難。人心畏獻而附闖，非附闖也，苦兵也。今欲收人心，惟敕督撫鎮將嚴束部伍，使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則亂可弭。"帝善其言，爲下詔申飭。時寇警日亟，每召對，諸大臣無能畫一策。世奇歸邸，輒太息泣下，曰："事不可爲矣。"

很久纔回到朝廷，晉升左庶子。皇上數次召集朝廷大臣詢問抵禦賊寇的策略。世奇説："闖、獻二賊，消滅獻容易，消滅闖難。人心畏懼獻而依附闖，不是真心依附闖，是被士兵所困苦。如今想要收拾人心，衹有命令總督巡撫鎮將嚴格約束隊伍，使士兵不虐待人民，人民不被士兵所困苦，那麽叛亂就可以消除。"皇上贊同他的話，爲此下詔告誡。當時賊寇的警報日益緊急，每次召見應對，諸大臣不能謀劃出一條計策。世奇回到住所，總是嘆息淚下，説："事情不能有什麽作爲了。"

十七年三月，城陷。世奇方早食，投箸起，問帝安在，東宫二王安在。或言帝已出城，或言崩，或又言東宫二王被執。世奇曰："嗟乎，吾不死安之！"其僕曰："如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將自經，二妾朱、李盛飾前。世奇訝曰："若以我死，將辭我去耶？"對曰：

十七年三月，城池陷落。世奇正在吃早飯，扔下筷子站起，問皇上在什麽地方，太子和兩位王爺在什麽地方。有人説皇上已經出城，有人説已經駕崩，又有人説太子和兩位王爺已被囚禁。世奇説："唉，我不死還到哪兒去！"他的僕人説："太夫人怎麽辦？"世奇説："正恐怕辱没太夫人啊！"將要上吊自殺，二妾朱氏、李氏盛裝來到面前。世奇驚訝地説："你們因爲我要死，

"聞主人盡節，我二人來從死耳。"世奇曰："有是哉！"二妾并自經。世奇端坐，引帛自力縊乃死。先是，兵部主事成德將死，貽書世奇，以慷慨從容二義質焉。世奇曰："勉哉元升。吾人見危授命，吾不爲其難，誰爲其難者！與君携手黄泉，預訂斯盟，無忘息壤矣。"

將要辭别我離去嗎？"回答説："聽説主人要盡節，我們二人來跟着一起死。"世奇説："是這樣啊！"二妾同時上吊自殺。世奇端端正正地坐着，拿着絲繩自己用力勒脖子而死。在此之前，兵部主事成德將死，寫信給世奇，以慷慨從容兩條大義相約。世奇説："努力啊元升。我們這些人臨危授命，我們不做那樣的難事，誰去做那樣的難事！與君携手同赴黄泉，預先訂立這個盟約，不要忘記信誓。"

世奇修頤廣顙，揚眉大耳，砥名行，居館閣有聲，好推奬後進。爲人廉，父死，蘇州推官倪長圩以贖鍰三千助喪。世奇辭曰："蘇饑，留此可用振。"座主周延儒再相，世奇同郡遠嫌，除服不赴都。及還朝，延儒已賜死，親暱者率避去，世奇經紀其喪。其好義如此。贈禮部右侍郎，謚文忠。本朝賜謚文肅。

世奇長臉寬額，揚起的眉毛大耳朵，以名譽操守勉勵自己，在翰林任職時有名聲，喜歡推舉奬掖後輩。爲人清廉，父親去世，蘇州推官倪長圩用罰金三千幫助他辦喪事。世奇推辭説："蘇州饑荒，留下這些可以用來賑災。"會試主考官周延儒再次拜相，世奇因是同鄉避嫌，服喪期滿不赴京都。等到回朝，延儒已被賜死，親密的人大多避開離去，世奇料理他的喪事。他就是這樣好義。贈官禮部右侍郎，謚文忠。本朝賜謚號文肅。

吴麟徵

吴麟徵，字聖生，海鹽人。天啓二年進士。除建昌府推官，擒豪猾，捕劇盗，治聲日聞。父憂歸。補興化府，廉公有威，僚屬莫敢以私進。

吴麟徵，字聖生，海鹽人。天啓二年進士。授建昌府推官，擒獲强横狡猾而不守法紀的人，捕捉大盗，善於治理的名聲日益顯著。遭逢父喪回家。補官興化知府，清廉公正有威望，下屬官吏不敢通過私情求取進身。

崇禎五年擢吏科給事中，請罷内遣，言："古用内臣以致亂，今用内臣以求治。君之於臣，猶父之於子，未有信僕從，舍其子，求家之理者。"又言："安民之本在守令。郡守廉，縣令不敢貪。郡守慈，縣令不敢虐。郡守精明，縣令不敢叢脞。宜仿宣宗用况鍾故事，精擇而禮遣之，重以璽書，假便宜久任。民生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達天子。"時不能行。麟徵在諫垣，直聲甚著。尋上疏乞假葬父。既去，貽言路公揭，謂："自言官積輕，廟堂之上往往反其言而用之。奸人窺見此旨，明告君父，目爲

崇禎五年提升爲吏科給事中，請求停止派遣宦官，説："古代用宦官而招致禍亂，如今用宦官來求取治安。君主與臣下，就像父親與兒子，没有相信僕人隨從，丢開兒子不用，而求取家庭治理的。"又説："安定人民的根本在於知府縣令。知府清廉，縣令不敢貪污。知府仁慈，縣令不敢酷虐。知府精明，縣令不敢繁瑣。應該仿效宣宗任用况鍾的舊例，仔細選擇知府縣令而優禮地派遣他們，用蓋有皇上信印的任命書來尊崇他們的地位，給以根據實際情况靈活處理事務的權力并讓他們長久地擔任一個職務。民生疾苦，吏治好壞，讓他們能自己直接通報給天子。"當時不能實行。麟徵在諫議官署，正直的名聲很顯著。不久上疏請假埋葬父親。已經離去，寫給諫

朋黨，自稱孤立，下背公論，上竊主權。諸君子宜盡化沾沾之意，毋落其彀中，使清流之禍再見明時。”

議官一封公開信，說：“長久以來諫議官受到輕視，朝廷之上往往從反面采納他們的言論。奸人窺測到這個奥妙，把那些明白告誡君父的人視作朋黨，自稱孤立，對下違背公論，對上竊取君主的權力。諸君子應該全部化解自以爲是的見解，不要落入他們的圈套，使清廉正直有名望的人遭受禍害的事在盛明的時代再次出現。”

居久之，還朝。劾吏部尚書田唯嘉贓污，唯嘉罷去。再遷刑科給事中，丁繼母憂。服闋，起吏科都給事中。時貨賂公行，銓曹資格盡廢。麟徵上言：“限年平配，固銓政之弊，然舍此無以待中才。今遷轉如流，不循資格，巧者速化，拙者積薪，開奔競之門，無益軍國之計。”帝深然之。

在家住了很久，纔回到朝廷。彈劾吏部尚書田唯嘉貪贓愛財，唯嘉罷官而去。再提升爲刑科給事中，遭逢繼母的喪事。服喪期滿，起任吏科都給事中。當時賄賂公開進行，按照資格選任官吏的做法全被廢除。麟徵上言說：“確定年限平均分配，固然是選任官員事務中的弊病，然而除了這個辦法没有别的辦法來對待中等才能的官員。如今遷升調動像流水一樣快，不依照資格，機巧的人迅速調動升遷，笨拙的人像堆積柴薪被壓在下面，打開奔走鑽營的門路，對於軍務國政的計劃没有益處。”皇上很同意他。

十七年春，推太常少卿。未幾，賊薄京師。麟徵奉命守西直門。門當賊衝，賊詐爲勤王兵求入。中官欲納之，麟徵不可。以土石堅塞其門，募死士縋城襲擊之，多所斬獲。賊攻益急，麟徵趨入朝，欲見帝白事。至午門，魏藻德引麟徵手曰：“國家如天之福，必無他虞。旦夕兵餉集，公何匆遽爲?”引之出，遂還西直門。明日城陷。欲還邸，已爲賊所據。乃入道旁祠，作書訣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餘年宗社，一旦至此，雖上有亢龍之悔，下有魚爛之殃，而身居諫垣，無所匡救，法當褫服。殮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以志吾哀。”解帶自經。家人救之蘇，環泣請曰：“待祝孝廉至，一訣可乎?”許之。祝孝廉名淵，嘗救劉宗周下獄，與麟徵善者也。明日，淵至。麟徵慷慨曰：“憶登第時夢隱士劉宗周吟文信國《零丁洋詩》，今山河碎矣，不死何

十七年春，推舉爲太常少卿。没有多久，賊寇緊逼京師。麟徵奉命防守西直門，城門正是賊寇發動攻擊的地方，賊寇假扮成聲援朝廷的軍隊請求入城。宦官要接納他們，麟徵反對。用泥土石塊牢牢堵塞城門，招募敢死的武士吊下城墻襲擊賊寇，斬殺俘獲很多。賊寇攻打更急，麟徵急奔入朝，想見皇上報告事情。到午門，魏藻德拉住麟徵的手說：“國家的福氣像天一樣大，一定不會有别的憂慮。早晚之間軍隊糧餉聚集，你急匆匆地幹什麽?”拉他出來，於是回到西直門。次日城市陷落。想要回到住宅，已經被賊寇占據。就進入路邊的祠堂，寫信與家裏人訣别說：“祖宗創立的二百七十多年的國家，一旦到這種地步，雖說是上面驕傲自滿招致敗亡，下面因内亂而形成糜爛的災禍，但我身居諫議官署，不能有所匡正補救，按照法律應當剥去官服。裝殮時用隱士戴的折角頭巾和青布衣衫，蓋上單被，用這樣的方式來表示我的哀痛。”解下衣帶上吊自殺。家人把他救醒，圍着他哭泣請求說：“等祝孝廉到來，作一訣别可以嗎?”答應了。祝孝廉名淵，劉宗周被關進監獄曾經救援過，與麟徵相

爲!”酌酒與淵别，遂自經，淵爲視含殮而去。贈兵部右侍郎，謚忠節。本朝賜謚貞肅。

友好。次日，祝淵到來。麟徵慷慨地説：“回憶登第的時候夢見隱士劉宗周吟咏文信國的《零丁洋詩》，如今山河破碎，不死還幹什麽!”酌酒與祝淵告别，於是上吊自殺，祝淵爲他裝殮後離去。贈官兵部右侍郎，謚忠節，本朝賜謚號貞肅。

方賊之陷山西也，薊遼總督王永吉請撤寧遠吴三桂兵守關門，選士卒西行遏寇，即京師警，旦夕可援。天子下其議，麟徵深然之。輔臣陳演、魏藻德不可，謂：“無故棄地二百里，臣不敢任其咎。”引漢棄凉州爲證。麟徵復爲議數百言，六科不署名，獨疏昌言，弗省。及烽烟徹大内，帝始悔不用麟徵言，旨下永吉。永吉馳出關，徙寧遠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而京師已陷矣。城破，八門齊啓，惟西直門堅塞不能通。至五月七日，集民夫發掘乃開。

正當賊寇攻陷山西，薊遼總督王永吉請求撤回寧遠吴三桂的部隊防守關門，選拔士兵西去阻止賊寇，即使京師告急，早晚可以增援。天子把他的建議交臣下討論，麟徵很同意。輔臣陳演、魏藻德反對，説：“無故放棄二百里土地，臣不敢承擔這個責任。”并引用漢代放棄凉州爲證據。麟徵又發表了幾百字的議論，六科的官員不簽名，獨自上疏直言，皇上不醒悟。等到烽烟燃遍京城皇宫，皇上纔後悔不聽麟徵的話，下旨給永吉。永吉奔馳出關，搬取寧遠五十萬部衆，每日行軍幾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達豐潤，而京師已經陷落了。城破後，八道城門一齊開啓，祗有西直門堵得結結實實不能打通。到五月七日，召集民夫發掘後纔打開。

周鳳翔

周鳳翔，字儀伯，浙江山陰人。崇禎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遷南京國子司業。靈璧侯奴辱諸生，鳳翔執付法司。歷中允、諭德，爲東宫講官。嘗召對平臺，陳滅寇策。言論慷慨，帝爲悚聽。軍需急，議税間架錢。鳳翔曰：“事至此，急宜收人心，尚可括民財摇國勢耶!”

周鳳翔，字儀伯，浙江山陰人。崇禎元年進士，改爲庶吉士，授官編修。升爲南京國子監司業。靈璧侯的家奴凌辱生員，鳳翔把他們抓住交給司法部門。先後任中允、諭德，擔任太子的講學官。曾經在平臺接受召見應對，陳述消滅賊寇的策略。言論慷慨，皇上很恭敬地聽着。軍需緊缺，議論徵收房屋税。鳳翔説：“事情到這種地步，急着要做的事應當是收拾人心，還可以搜括民財使國家的局勢更加動蕩嗎!”

亡何，京師陷，莊烈帝殉社稷。有訛傳駕南幸者。鳳翔不知帝所在，趨入朝。見魏藻德、陳演、侯恂、宋企郊等群入，而賊李自成據御坐受朝賀。鳳翔至殿前大哭，急從左掖門趨出，賊亦不問。歸至邸，作書辭二親，題詩壁間自經。詩曰：“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天下悲之，去帝崩纔兩日也。後贈禮部右

没有多久，京師陷落，莊烈帝殉國。有謡傳車駕巡幸南方的。鳳翔不知道皇上在什麽地方，急奔入朝。看見魏藻德、陳演、侯恂、宋企郊等人成群進入宫内，而賊寇李自成占據皇上的座位接受朝拜祝賀。鳳翔到殿前大哭，急忙從左掖門奔出，賊寇也不過問。回到住宅，寫信辭别雙親，在墻上題詩後上吊自殺。詩説：“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天下人爲此悲傷，離開皇上駕崩纔兩天。後來贈官禮部右侍郎，謚

侍郎，謚文節。本朝賜謚文忠。

文節。本朝賜謚號文忠。

劉理順

劉理順，字復禮，杞縣人。萬曆中舉於鄉。十赴會試，至崇禎七年始中式。及廷對，帝親擢第一，還宫喜曰："朕今日得一耆碩矣。"拜修撰。益勤學，非其人不與交。

劉理順，字復禮，杞縣人。萬曆年間鄉試中舉。參加會試十次，到崇禎七年纔考中。到廷試對策，皇上親自提拔他爲第一名，回到宫中高興地説："朕今日得到一個年高而又有道德學問的人。"授官修撰。更加勤奮學習，不是與他同類的人不相交往。

十二年春，畿輔告警，疏陳作士氣、矜窮民、簡良吏、定師期、信賞罰、招脅從六事。歷南京司業、左中允、右諭德，入侍經筵兼東宫講官。楊嗣昌奪情入閣，理順昌言於朝，嗣昌奪其講官。開封垂陷，理順建議河北設重臣，練敢死士爲後圖，疏格不行。嗣昌、薛國觀、周延儒迭用事，理順一無所附麗。出温體仁門，言論不少徇。

十二年春，京郊告急，上疏陳述振作士氣、體恤窮民、選擇賢良的官吏、確定出師的日期、明確賞罰、招降被賊寇脅迫而隨從的人六件事情。先後任南京司業、左中允、右諭德，入朝侍奉皇上的講席兼任太子的講學官。楊嗣昌奉命減少居喪期間的哀痛進入内閣辦事，理順在朝廷上直言反對，嗣昌削奪他講學官的職務。開封即將陷落，理順建議在黄河以北派遣有重要職位的大臣負責，訓練敢死的武士作以後的打算，奏疏受阻礙没有實施。嗣昌、薛國觀、周延儒輪流執政，理順一個也不依附。雖出自温體仁門下，但言論毫不曲從。

賊犯京師急，守卒缺餉，陰雨饑凍。理順詣朝房語諸執政，急請帑，衆唯唯。理順太息歸，捐家貲犒守城卒。僚友問進止，正色曰："存亡視國，尚須商酌耶!"城破，妻萬、妾李請先死。既絶，理順大書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書畢投繯，年六十三。僕四人皆從死。群盗多中州人，入唁曰："此吾鄉杞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何遽死。"羅拜號泣而去。後贈詹事，謚文正。本朝賜謚文烈。

賊寇進犯京師緊急，守兵缺乏糧餉，天陰下雨挨餓受凍。理順到上朝前休息的房間告訴諸位執政大臣，急着請求調撥國庫的金銀，衆人唯唯諾諾。理順嘆息回家，捐出家産犒賞守城的士兵。同僚朋友問進退去留的事，他正色説："存亡看國家如何，還需要商量嗎!"城被攻破，妻萬氏、妾李氏請求先死。既已氣絶，理順鄭重寫道："成就仁德選擇道義，是孔、孟傳下來的教導。文信實踐了，我爲什麽不這樣!"寫畢上吊，年齡爲六十三歲。僕從四人都跟着死。群盗多中州人，入府吊唁説："這是我們家鄉杞縣的劉狀元，住在家鄉德行深厚，爲什麽突然死去。"羅列跪拜號哭而去。後來贈官詹事，謚文正。本朝賜謚號文烈。

汪偉

汪偉，字叔度，休寧人，寄籍上元。崇禎元年進士。十一年，由慈谿知縣行取。帝以國家多故，朝臣詞苑起家，儒緩不習吏事，無以理紛禦

汪偉，字叔度，休寧人，臨時落籍上元。崇禎元年的進士。十一年，由慈谿知縣調入京城任職。皇上因爲國家多事，朝廷大臣從翰林起家，迂腐遲鈍不熟悉官吏事務，不能治理紛繁政事防

變，改舊例，擇知推治行卓絶者入翰林。偉擢檢討。給假歸。還朝，充東宮講官。

十六年，賊陷承天、荆、襄。偉以留都根本之地，上《江防綢繆疏》，言："金陵城周圍百二十里，雖十萬衆不能守。議者謂無守城法，有防江法。賊自北來，淮安爲要；自上游來，九江爲要。禦淮所以禦江，守九江所以守金陵也。淮有史可法，屹然保障。九江一郡，宜設重臣鎮之。自是而上之至於武昌，下之至於太平、采石、浦口，命南京兵部大臣建牙分閫，以接聲援，而金陵之門户固矣。南京兵部有重兵而無用，操江欲用兵而無人，宜使緩急相應。而府尹、府丞之官，重其權，久其任，聯百萬士民心，以分兵部操江之責。"帝嘉納之，乃設九江總督。又言："兵額既虧，宜以衛所官舍餘丁補伍操練，修治兵船，以資防禦。額餉不足，暫借鹽課、漕米給之。"所條奏皆切時務。

明年三月，賊兵東犯。偉語閣臣："事急矣，亟遣大僚守畿郡。都中城守，文自内閣，武自公侯伯以下，各率子弟畫地守。庶民統以紳士，家自爲守。而京軍分番巡徼，以待勤王之師。"魏藻德笑曰："大僚守畿輔，誰肯者？"偉曰："此何等時，猶較尊卑、計安危耶？請以一劇郡見委。"藻德哂其早計。未幾，真定游擊謝加福殺巡撫徐標迎賊。偉泣曰："事至此乎！"作書寄友人曰："賊據真定，奸人滿都城，外郡上供絲粟不至，諸臣無一可支危亡者，如聖主何！平時誤國之人，終日言門户而不顧朝廷，今當何處伸狂喙耶！"

禦變亂，改革舊例，選擇知府推官中政績卓絶的進入翰林院。汪偉提升爲檢討。給假期回家。回到朝廷，擔任太子的講學官。

十六年，賊寇攻陷承天、荆、襄。汪偉認爲留都是關鍵地區，上《江防綢繆疏》，説："金陵城周圍一百二十里，即使有十萬部衆也不能守。議論的人説没有守城的辦法，有防禦長江的辦法。賊寇從北面來，淮安是要衝；從長江上游來，九江是要衝。防禦淮安是爲了防禦長江，守衛九江是爲了守衛金陵。淮安有史可法，是不可動摇的保障。九江一府，應該派遣職權高的大臣鎮守。從此往上到武昌，往下到太平、采石、浦口，命令南京兵部的大臣建立軍營分設負責軍事的官員，用來接應聲援，那麽金陵的門户就鞏固了。南京兵部擁有重兵却没有用處，操江總督要動用部隊却没有人，應該讓他們遇到急事互相呼應。而府尹、府丞這些官員，要加重他們的權力，延長他們的任期，聯結百萬士民的心，以此分擔兵部、操江的責任。"皇上稱贊并采納了。於是設立九江總督。又説："軍隊的名額既已虧空，應當把衛所衙門剩餘的壯丁補充進隊伍操練，修理整治戰船，用以增加防禦。額定的糧餉不足，暫時借鹽課、漕米發給。"分條上奏的都切合時務。

次年三月，賊寇的部隊向東侵犯。汪偉對内閣大臣説："事情很緊急了，趕快派遣大臣守衛京郊的州府。首都的城防，文官自内閣以下，武將自公侯伯以下，各自率領子弟劃分地區防守。百姓們由紳士統領，各家自爲防守。而京軍分批輪流巡邏，等待入京護衛朝廷的軍隊到來。"魏藻德笑着説："讓大臣守衛京郊，誰肯呢？"汪偉説："這是什麽時候，還較量地位的尊卑、考慮個人的安危嗎？請把一個事務繁重的府交給我。"藻德嘲笑他算計得太早了。没有多久，真定的游擊將軍謝加福殺死巡撫徐標迎接賊寇。汪偉哭着説："事情到這樣了嗎！"寫信寄給朋友説："賊寇占據真定，奸人布滿都城，外邊府縣供應朝廷的絲粟不到，諸臣没有一個可以支持危亡局面的，讓聖明的君主怎麽辦！平時誤國的人，終日

發表宗派言論而不顧及朝廷，如今又當到什麼地方去發表狂妄的議論啊！”

賊薄都城，守兵乏餉，不得食，偉市餅餌以饋。已而城陷，偉歸寓，語繼室耿善撫幼子。耿泣曰：“我獨不能從公死乎！”因以幼子屬其弟，衣新衣，上下縫，引刀自剄不殊，復投繯遂絶，時年二十三。偉欣然曰：“是成吾志。”移其尸於堂，貽子觀書，勉以忠孝，乃自經。贈少詹事，謚文烈。本朝賜謚文毅。

賊寇逼近都城，防守的士兵缺乏糧餉，没有飯吃，汪偉買了糕餅送給他們。不久城市陷落，汪偉回到寓所，告訴繼配耿氏要好好撫養幼子。耿氏哭泣着説：“我難道不能跟隨您去死嗎！”因而把幼子托付給她的弟弟，穿上新衣，上下都縫住，取刀自殺不死，再上吊於是氣絶，當時年齡爲二十三歲。汪偉高興地説：“這是成全我的志向。”把她的尸體移到堂上，留下給兒子汪觀的信，用忠孝來勉勵他，於是上吊自殺。贈官少詹事，謚文烈。本朝賜謚號文毅。

吴甘來

吴甘來，字和受，江西新昌人。父之才，西安府同知。甘來與兄泰來同舉鄉試。崇禎改元，甘來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後三年，泰來亦成進士，授南京太常博士。

吴甘來，字和受，江西新昌人。父親之才，是西安府同知。甘來與哥哥泰來一同考中鄉試。崇禎改立年號那年，甘來成爲進士，授官中書舍人。後三年，泰來也成爲進士，授官南京太常博士。

五年，甘來擢刑科給事中。七年，西北大旱，秦、晋人相食，疏請發粟以振，而言：“山西總兵張應昌等半殺難民以冒功，中州諸郡畏曹變蛟兵甚於賊。陛下生之而不能，武臣殺之而不顧，臣實痛之。”又言：“賞罰者，將將大機權也。陛下加意邊陲，賞無延格。乃紅夷獻俘，黔、蜀争功，昌黎死守，功猶待勘，急則用其死綏，緩則束以文法。且封疆之罰，武與文二，内與外二，士卒與將帥二。受命建牙，或逮或逐，以封疆罪罪之。而跋扈將帥，罪狀已暴，止於戴罪。偏裨不能令士卒，將帥不能令偏裨，督撫不能令將帥，將聽賊自來自去，誰爲陛下翦凶逆者？”憂歸。服闋，起吏科，進兵科右給事中，乞假歸。

五年，甘來提升爲刑科給事中。七年，西北大旱，秦、晋人吃人，上疏請求發放粟米賑災，并説：“山西總兵張應昌等一半是殺難民來假冒功勞，中州各府畏懼曹變蛟的士兵超過賊寇。陛下想讓百姓活着而不能，武臣殺百姓而没有顧忌，臣實在爲此痛惜。”又説：“賞罰，是駕馭將領的重大關鍵權力。陛下重視邊境，賞賜没有遲緩阻礙的。可是俘獲紅夷進獻，黔、蜀争功，昌黎死守，功勞還等待審核，事情緊急時，用軍敗而退將領當死的軍法，事情緩和時用法令條規加以約束。而且疆土失事的處罰，武將與文臣兩樣，朝内與朝外兩樣，士兵與將帥兩樣。文臣受命出鎮，或被逮捕或遭驅逐，用疆土失事的罪來處罰他們。可是飛揚跋扈的將帥，罪狀已經顯露，衹是帶着罪名辦事。偏將裨將不能命令士兵，將帥不能命令偏將裨將，總督巡撫不能命令將帥，將會任憑賊寇自來自去，有誰能爲陛下剪除凶惡的逆賊呢？”遭逢親喪回家。服喪期滿，起任吏科給事中，晋升兵科右給事中，請假回家。

十五年起歷户科都給事中。中外

十五年起任户科都給事中。朝廷内外多變

多故，荆、襄數郡，賊未至而撫道諸臣率稱護藩以去。甘來曰："若爾，則是棄地方而逃也。城社人民，誰與守者？"乃上疏曰："天子衆建親親，將使屏藩帝室，故曰'宗子維城'。乃烽火纔傳，一朝委去以爲民望，而諸臣猶嘵嘵以擁衛自功，掩其失地之罪。是維城爲可留可去之人，名都爲可守可棄之土，撫道爲可有可無之官。功罪不明，賞罰不著，莫此爲甚！"疏入，帝大嘉嘆。一日，帝詰户部尚書倪元璐餉額，甘來曰："臣科與户曹表裏，餉可按籍稽。臣所慮者，兵聞賊而逃，民見賊而喜，恐非無餉之患，而無民之患。宜急輕賦税，收人心。"帝頷之。

故，荆、襄幾個府，賊寇未到而巡撫、按察使諸臣大都藉口保護藩王而離去。甘來説："像這樣，那就是放棄領土而逃跑。城池和人民，誰來守衛？"於是上疏説："天子廣立親戚爲藩王，將使他們保衛朝廷，所以説'宗子依靠連成一片的城池作屏障'。可是烽火剛傳來，一旦棄去被人民所怨恨，而諸臣還喋喋不休地以擁護保衛藩王爲自己的功勞，掩蓋他丢失土地的罪過。這是藩王爲可留可去的人，大都市爲可以防守可以放棄的領土，巡撫、按察使爲可有可無的官。功罪不分明，賞罰不顯著，没有比這個更厲害的！"奏疏送入，皇上大爲贊嘆。一天，皇上追問户部尚書倪元璐糧餉的數額，甘來説："臣這一科與户部關係密切，糧餉可以按照簿册核查。臣所顧慮的，是士兵聽到賊就逃，人民見到賊就高興，恐怕不是没有糧餉的憂患，而是没有人民的憂患。應當趕緊減輕賦税，收拾人心。"皇上點頭表示同意。

甘來遘疾，連請告。會帝命編修陳名夏掌户科，甘來喜得代。不數日，賊薄都城。時泰來官禮部員外郎矣，甘來屬兄歸事母，而自誓必死。明日，城陷，有言駕南幸者，甘來曰："主上明决，必不輕出。"乃疾走皇城，不得入。返檢几上疏草曰："當賊寇縱横，徒持議論，無益豪末。"盡取焚之，毋釣後世名，遂投繯死。贈太常卿，謚忠節。本朝賜謚莊介。

甘來生病，接連請求告假。適逢皇上命令編修陳名夏執掌户科，甘來高興有人代替他。没有幾天，賊寇進逼都城。當時泰來已擔任禮部員外郎了，甘來囑托兄長回家侍奉母親，而自己發誓一定要死。次日，城市陷落，有説車駕南幸的，甘來説："皇上英明决斷，一定不會輕率出去。"就急奔皇城，不能進入。返回整理桌上的奏疏草稿説："在賊寇縱横的時候，衹知發表議論，没有一點兒好處。"全部拿來燒掉，不願獵取後世的聲名，接着上吊而死。贈官太常卿，謚忠節。本朝賜謚號莊介。

王章

王章，字漢臣，武進人。崇禎元年進士。授諸暨知縣。少孤，母訓之嚴。及爲令，祖帳歸少暮，母呵跪予杖，曰："朝廷以百里授酒人乎！"章伏地不敢仰視。親友爲力解，乃已。治諸暨有聲。甫半歲，以才調鄞縣。諸暨民與鄞民争挽章，至相嘩。治鄞益有聲，數注上考。

王章，字漢臣，武進人。崇禎元年進士，授官諸暨知縣。從小失去父親，母親教育他很嚴。等做了縣令，與人餞别回來得稍爲晚了一些，母親喝斥他跪下并給予杖責，説："朝廷把百里之地交給一個酒徒嗎！"王章伏在地上不敢仰視。親友竭力爲他勸解，纔罷了。治理諸暨有名聲。剛半年，就因爲有才能調到鄞縣。諸暨的人民同鄞縣的人民搶着挽留王章，以至於互相争吵起來。治理鄞更加有名望，幾次考察都記載爲上

等。

十一年行取入都。時有考選翰林之命，行取者争奔競，給事中陳啓新論之。帝怒，命吏部上訪册，罪廷臣濫徇者。尚書姜逢元、王業浩，給事中傅元初，御史禹好善等六人閒住；給事中孫晋、御史李右讜等三人降調；給事中劉含輝、御史劉興秀等十一人貶二秩視事。吏部尚書田維嘉等乃請先推部曹，凡推二十二人，章與焉，授工部主事。章及任濬、涂必泓、李嗣京欲疏辨，憚爲首獲罪。李士淳者耄矣，四人不告而首其名。士淳知之，懼且怒，與章等大詬。而帝知維嘉有私，詔許與考。又以爲首者必良士也，擢士淳編修，章等皆御史。章上疏請罷内操，寬江南逋賦。

十一年召入京城任職。當時有經過考試選拔翰林的命令，從地方上召入京城任職的人争着奔走鑽營，給事中陳啓新彈劾他們。皇上發怒，命令吏部送上考察後記載官員政績的簿册，把朝廷大臣貪贓徇私的治罪。尚書姜逢元、王業浩，給事中傅元初，御史禹好善等六人革職回家閑住；給事中孫晋、御史李右讜等三人降職調任；給事中劉含輝、御史劉興秀等十一人貶二級官階在原任辦事。吏部尚書田維嘉等就請求先推舉六部官員，共推舉二十二人，王章在其中，授官工部主事。王章及任濬、涂必泓、李嗣京想要上疏辯論，害怕領頭獲罪。李士淳這個人年紀老了，四個人没有告訴他就把他的名字放在首位。士淳知道了，既害怕又憤怒，與王章等人大吵。皇上知道維嘉有私心，下詔允許參加考試。又認爲領頭的一定是賢良的人士，提升士淳爲編修，王章等都是御史。王章上疏請求罷免宫内操練，寬免江南拖欠的賦税。

明年出按甘肅，持風紀，飭邊防。西部寇莊浪，巡撫急徵兵。章曰："貧寇索食耳。"策馬入其帳，衆羅拜乞降，乃稍給之食。兩河旱，章檄城隍神："御史受錢或戕害人，神殛御史，毋虐民。神血食兹土，不能請上帝蘇一方，當奏天子易爾位。"檄焚，雨大注。邊卒貸武弁金，償以賊首，武弁以冒功，坐是數召邊釁。章著令，非大舉毋得以零級冒功。劾罷巡撫劉鎬貪惰。又所部十道監司，劾罷其四。母憂歸。服闋，還朝，巡視京營，按籍額軍十一萬有奇。喜曰："兵至十萬，猶可爲也。"及閲視，半死者。餘冒伍，憊甚，矢折刀缺，聞炮聲掩耳，馬未馳輒墮。而司農缺餉，半歲不發。章屢疏請帑，不報。

次年外出巡按甘肅，主持綱紀，整頓邊防。西部賊寇騷擾莊浪，巡撫急忙徵兵。王章説："窮賊討飯罷了。"策馬進入他們的營帳，衆人羅列跪拜求降，就稍爲給他們食糧。兩河地區乾旱，王章發文給城隍神説："御史收受錢財或戕害别人，神殺死御史，不要虐待人民。神在這塊土地上受祭祀，不能請求上帝使這一方的人民休養生息，一定要奏請天子撤换你的位置。"檄文焚毁後，大雨如注。邊防的士兵借武官的錢，用賊寇的首級來償還，武官來假報功勞，因此屢次招來邊防的禍端。王章制定法令，不是大規模薦舉人才的時候，不得用零星的首級假冒功勞。彈劾巡撫劉鎬貪污懶散罷免了他。又將所屬十道監察官員，彈劾罷免其中四個。遭逢母喪回家。服喪期滿，回到朝廷，巡視京營，核查在編的軍隊有十一萬多，高興地説："士兵到十萬還可以有所作爲。"等到查看，發現名册中一半是死人。其餘冒名入伍的，十分疲憊，箭折斷、刀缺口，聽到炮聲就掩上耳朵，馬還没有奔跑就跌了下來。而且户部缺乏糧餉，半年發不出軍餉。王章

屢次上疏請求調撥庫藏的金銀，没有回答。

逾月，賊陷真定，京師大震。襄城伯李國楨發營卒五萬營城外。章與給事中光時亨守阜成門。城内外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三堞一卒。三月初登陴，閱十日始一還邸，櫛沐易新衣冠。家人大駭，章不應。賊傅城下，章手發二炮，賊少却。頃之，各門炮聲絶。時亨攝章走，章厲聲曰："事至此，猶惜死耶！"時亨曰："死此與士卒何别？入朝訪上所在，不獲則死，死未晚也。"章從之，與時亨并馬行。俄賊突至，呼下馬。時亨倉皇下馬跪。章持鞭不顧，叱曰："吾視軍御史也，誰敢犯！"賊刺章股，墮。章駡曰："逆賊！勤王兵且至。我死，爾滅不旋踵矣。"賊怒，攢槊刺殺章而去。抵暮，家人覓尸，猶一手據地坐，張口怒目，勃勃如叱賊狀。妻姜在籍，聞之，一慟而絶。贈大理寺卿，謚忠烈。本朝賜謚節愍。次子之栻仕閩爲職方主事，亦死難。

過了一個月，賊寇攻陷真定，京師大爲震動。襄城伯李國楨調動京營士兵五萬在城外扎營。王章與給事中光時亨守阜成門。城上内外女墻共十五萬四千多，三個女墻一個士兵。王章三月初登上城樓，過十天纔回一次家，梳髮沐浴换上新衣帽。家人大爲驚駭，王章不答理。賊寇逼近城下，王章親手發兩炮，賊寇稍爲退却。不久，各門炮聲停止。光時亨拉王章走，王章厲聲説："事情到這種地步，還顧惜死啊！"時亨説："死在此地與士兵有什麽分别？入朝探訪皇上在什麽地方，找不到就死，那時死也不晚。"王章聽從了他，與光時亨并馬而行。不久賊寇突然到來，喊他們下馬。光時亨驚慌失措地下馬跪倒。王章拿着馬鞭不理，呵斥説："我是巡視軍隊的御史，誰敢侵犯！"賊寇刺王章的大腿，王章跌下馬。王章駡道："逆賊！護衛朝廷的軍隊就要到了。我死，你們的滅亡也快了。"賊寇怒，舉槊刺殺王章而去。到傍晚，家人找到尸體，還是一手撑地而坐，張着嘴瞪着眼睛，生氣勃勃好像呵斥賊寇的樣子。妻姜氏在原籍，聽到這個消息，一下子悲慟氣絶。贈官大理寺卿，謚忠烈。本朝賜謚號節愍。次子之栻在閩任職方主事，亦死於國難。

陳良謨

陳良謨，字士亮，鄞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大理推官。初名天工。莊烈帝虔事上帝，詔群臣名"天"者悉改之，乃改良謨。在職六年，兩注上考。行取陛見，擢御史。

陳良謨，字士亮，鄞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官大理推官。起初名天工。莊烈帝侍奉上帝很虔誠，詔令群臣用"天"爲名字的全部改掉，就改爲良謨。在職六年，兩次考察記載爲上等。召入京城朝見皇上，提升爲御史。

十二年出按四川。期滿當代，再留任。時流寇大入蜀，詔良謨專護蜀王，巡撫邵捷春專辦賊。良謨飭守具，堅壁清野。賊犯成都，遣將據要害爲犄角。一再戰，賊潰奔。帝聞賊擾蜀，下詔責良謨，已聞其善守禦，乃優旨賜銀幣。及還朝，賊勢益迫，所規畫率不行，而京師陷矣。

十二年出朝巡按四川。任期滿了應當離職，再次留任。當時流寇大舉入蜀，詔令良謨專門保護蜀王，巡撫邵捷春專門征剿賊寇。良謨整頓防守器具，堅壁清野。賊寇侵犯成都，派遣將領占據要害作爲聲援。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戰鬥，賊寇潰敗逃走。皇上聽説賊寇騷擾蜀，下詔責備良謨，不久聽説他善加防禦，就下優遇的詔旨賞賜銀幣。等到回到朝廷，賊寇的形勢更加急迫，所規劃的事情大都没有實行，而京師陷落了。

良謨嘗夢拜文文山於堂下。文山揖之上："公與予先後一揆，何下拜爲?"覺而異之。及是城陷，良謨方移疾卧邸中，一慟幾絶，自是水漿不入口。或勸良謨無死，不答。謂邑子李天葆曰："吾爲國死，義不顧家。惟是母老，先君莫葬，繼嗣未定，須一言耳。"因賦詩付天葆。未幾，聞帝崩煤山，大慟曰："主上不冕服，臣子敢具冠帶乎！吾巾褻，安所得明巾。"天葆以巾進。良謨著巾，藍便服，起入户。妾時氏隨之，遂與妾俱自縊死。時氏，京師人，年十八。良謨逾五十無子，以禮納之，侍良謨百三日耳。良謨既卒，其族人以其兄之子久樞爲之後。未幾，久樞亦卒，良謨竟無後。贈太僕卿，謚恭愍。本朝賜謚恭潔。

良謨曾夢見在堂下拜見文文山。文山向他作揖施禮請他上堂，説："公與我先後同登相位，爲什麽要下拜?"醒來感到驚異。到這時城市陷落，良謨正請病假睡在家中，一下子悲慟得幾乎氣絶，自此湯水不進口。有人勸良謨不要死，不回答。對同鄉子弟李天葆説："我爲國而死，從道義講不能顧惜家庭。衹是母親年老，先父没有安葬，繼子未確定，還須説一句話。"因而賦詩交給天葆。没有多久，聽説皇上在煤山駕崩，大爲悲慟説："皇上不戴冠穿袍，臣子敢具備衣冠袍帶嗎！我的頭巾髒了，哪裏能得到乾净的頭巾。"天葆送上頭巾。良謨戴上頭巾，穿藍色的便服，起身進入房内。妾時氏跟隨着他，於是與妾一起上吊自殺而死。時氏，京師人，年齡爲十八歲。良謨年過五十没有兒子，按照禮儀娶她，服侍良謨纔一百零三天。良謨已死，他的族人把他哥哥的兒子久樞作爲他的後代。没有多久，久樞也死，良謨最終没有後代。贈官太僕卿，謚恭愍。本朝賜謚號恭潔。

陳純德

陳純德，字静生，零陵人。爲諸生，以學行稱。嘗夜泊洞庭，爲盗窘，躍出墮水，再躍入洲渚。比曉，坐蘆葦中，去泊舟數十丈。

陳純德，字静生，零陵人。是生員，以學問品行爲人稱道。曾夜間停舟洞庭湖，被盗賊逼迫，跳出船落在水中，再跳入水中的小塊陸地。到天亮，發現坐在蘆葦之中，離開停船的地方有幾十丈。

崇禎十三年成進士，年已六十矣。莊烈帝召諸進士，咨以時事。純德奏稱旨，立擢御史，巡按山西。七月，部内嚴霜，民凍餒。純德上疏請恤，因陳抽練之弊。言："兵抽則人失故居，無父母妻子之依，田園丘壠之戀，思歸則逃，逢敵則潰。抽餘者既以餉薄而安於無用，抽去者又以遠調而不樂爲用。伍虚而餉仍在，不歸主帥，則歸偏裨，樂其逃而利其餉，凡藉以營求遷秩，皆是物也。精神不以束伍，而以侵餉；厚餉不以養士，而以求官。伍虚則無人，安望其練；餉糜則愈缺，安望其充。此今日行間

崇禎十三年成進士，年齡已六十歲了。莊烈帝召見諸位進士，詢問時事。純德上奏符合皇上的旨意，立即提升爲御史，巡按山西。七月，管轄地區内嚴重霜降，人民受凍挨餓。純德上疏請求救濟，藉此陳述抽兵訓練的弊病，説："士兵抽調出去就失去了故居，没有父母妻兒的挂念、田園墳墓的留戀，想回家就逃，遇到敵人就潰散。抽兵剩下的人既因爲糧餉少而安心於無所事事，抽兵離去的又因爲調往遠方而不願意有所作爲。隊伍空虚而糧餉仍然在，不是歸於主帥，就是歸於偏將裨將，他們樂意士兵逃亡而從這些人的糧餉中獲利，凡是憑藉侵吞的餉銀去營求升官的，都是這號人物。他們的精神不用來約束部隊，而是用來侵吞餉銀；豐厚的餉銀不是用來養

大弊也。"帝不能用。

士兵，而是用來求官。隊伍空虛就沒有人，怎麼能希望練兵；餉銀糜費就更加短缺，怎麼能希望充實。這是今天行伍中的大弊病。"皇上不能采用。

還朝，督畿輔學政。將出按部，都城陷。賊下令百官以某日入見，衆攝純德入，還邸慟哭，遂自經。京山人秦嘉系買地葬之永定門外，立石表墓焉。贈太僕卿，謚恭節。

回到朝廷，督察京郊的學政。將出朝巡按地方，都城陷落。賊寇下令百官在某日入宫拜見，衆人拉着純德進去，回到住宅慟哭，於是上吊自殺。京山人秦嘉系買了地把他葬在永定門外，樹立石塊作爲墓表。贈官太僕卿，謚恭節。

申佳胤

申佳胤，字孔嘉，永年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儀封知縣。縣故多盗，佳胤嚴保甲法，盗無所容。霪雨河决，艤舟怒濤中，塞其口。捕大猾置之法。以才調杞縣。八年，賊掃地王率萬人來攻，城土垣多圮。佳胤募死士擊走賊，因甓其城。唐王聿鍵勤王，將抵開封。諸大吏惴恐，集議曰："留之，不聽。行，守土者且得罪。"佳胤曰："惟周王可留之。"衆稱善，用其計。

申佳胤，字孔嘉，永年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官儀封知縣。縣裏原先多盗賊，佳胤嚴格執行保甲法，盗賊没有藏身之地。連綿不斷的大雨使黄河决口，在怒濤中把船靠在岸邊，堵塞缺口。緝捕大惡人用法律懲處他們。因爲有才能調到杞縣。八年，賊寇掃地王率領萬人前來攻打，城是土墻，很多地方已倒塌。佳胤招募敢死的武士打退賊寇，接着用磚砌墻。唐王聿鍵起兵護衛朝廷，將要抵達開封。各負責官吏懼怕，集合商議説："要留下他，他不會聽。他走了，守衛這一方土地的人將會有罪。"佳胤説："祇有周王可以留下他。"衆人稱好，用他的計謀。

治行卓異，擢吏部文選主事，上備邊五策。進考功員外郎，佐京察。大學士薛國觀傾少詹事文安之。安之，佳胤座主也，事連佳胤，左遷南京國子博士。

政績卓越優異，提升爲吏部文選主事，獻上防備邊境的五條計策。晋升考功員外郎，協助考察京城官員。大學士薛國觀陷害少詹事文安之。安之，是佳胤科舉考試時的主考官，事情牽連到佳胤，降爲南京國子博士。

久之，遷大理評事，進太僕丞。閱馬近畿。聞李自成破居庸，嘆曰："京師不守矣！君父有難，焉逃死？"馳入都，遍謁大臣爲畫戰守策，皆不省。貽子涵光書曰："行己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也，命不可違也。天下事莫不壞於貪生而畏死。死於疾，死於利，死於刑戮，於房幃，於鬥戰，均死也。死數者不死君父，蓋亦不善用死矣。今日之事，君父之事，死義也，猶命也，我則行之。"

過了很久，升爲大理評事，又晋升爲太僕寺丞。在近郊檢閱馬匹。聽到李自成攻破居庸，嘆息説："京師守不住了！君父有難，我怎麼能逃死？"奔赴京都，到處拜見大臣，謀劃攻戰防守的策略，都不理會。寫信給兒子涵光説："按照自己的本心行事是義，順應氣數是命。義不可以背離，命不可違反。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壞於貪生怕死的。死於疾病，死於求利，死於刑殺，死於卧室，死於戰鬥，都是死。死於這幾種情況而不爲君父死，這也是不善於死了。今天的事情，是君父的事情，爲義而死，就是命，我要按照這個道理去行動。"

京師陷，冠帶辭母，策馬至王恭廠，從者請易服以避賊。佳胤曰："吾起微賤，食禄十三年。國事至此，敢愛死乎！"兩僕環守不去，紿之曰："吾不死也，我將擇善地焉。"下馬，旁見灌畦巨井，急躍入。僕號呼，欲出之。佳胤亦呼曰："告太安人，有子作忠臣，勿過傷也。"遂死，年四十二。贈太僕少卿，謚節愍。本朝賜謚端愍。

京師陷落，穿好衣冠袍帶辭别母親，騎馬到王恭廠，隨從請他改換衣服躲避賊寇。佳胤説："我出身微賤，吃俸禄十三年，國家的事情到這種地步，還敢捨不得死嗎！"兩個僕人圍着守住他不離開，佳胤騙他們説："我不死，我將找一個好地方去死。"下馬，看到旁邊有灌溉農田的大井，急忙跳進去。僕人呼號，要把他救出來。佳胤也呼喊説："告訴太安人，有兒子作忠臣，不要過分悲傷。"於是死去，年齡爲四十二歲。贈官太僕少卿，謚節愍。本朝賜謚號端愍。

成德

成德，字元升，霍州人，依舅氏占籍懷柔。崇禎四年進士。除滋陽知縣。性剛介，清操絶俗，疾惡若仇。文震孟入都，德郊迎，執弟子禮，語刺温體仁，體仁聞而恨之。兖州知府增餉額，德固争，又嘗捕治其牙爪吏。知府怒，讒於御史禹好善。好善，體仁客也，誣德貪虐，逮入京。滋陽民詣闕訟冤。震孟在閣，亦爲之稱枉。德道中具疏極論體仁罪，而震孟已被體仁擠而去之。好善再劾德，言其疏出震孟手，帝不之究。德母張伺體仁長安街，繞輿大駡，拾瓦礫擲之。體仁恚，疏聞於朝。詔五城御史驅逐，移德鎮撫獄掠治，杖六十午門外，戍邊，坐贓六千有奇。而給體仁校尉五十人護出入。

成德，字元升，霍州人，投靠舅父家在懷柔落了户籍。崇禎四年進士，授滋陽知縣。性情剛强正直，操行清廉超出世俗之上，疾惡如仇。文震孟入京，成德到郊外相迎，行弟子的禮節，話語譏刺温體仁，體仁聽到了就恨他。兖州知府增加徵收糧餉的數額，成德堅持反對，又曾把他的心腹胥吏逮捕治罪。知府怒，向御史禹好善進讒言。好善，是體仁的門客，誣陷成德貪污暴虐，逮捕進京。滋陽的人民到朝廷申訴冤枉。震孟在内閣，也爲他鳴冤。成德在路途中上疏詳盡地開列論述體仁的罪狀，可是震孟已被體仁排擠而離開内閣。好善再次彈劾成德，説他的奏疏出自震孟之手，皇上不追究這件事。成德的母親張氏在長安街守候體仁，圍繞着轎子大駡，拾起瓦塊碎石擲他。體仁憤恨，上疏報告朝廷。下詔令巡視五城的御史驅逐張氏，把成德交給鎮撫司監獄拷問治罪，在午門外杖責六十，發配邊地，定罪貪贓六千多。而給體仁校尉五十人護衛他進出。

德居戍所七年，用御史詹兆恒薦，起如皋知縣。尋擢武庫主事。以母老辭，不允，乃就道。至則上言："年來中外多故，居官者爵禄迷心，廉耻道喪。陛下御極十七年，何仗節死義之寥寥也！宋臣張栻有言：'仗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顔諫諍中求之。'夫犯顔諫諍何難，在朝廷養之而已。表厥宅里，所以伸忠臣孝子於生前；殊厥井疆，所以誅亂臣賊子於未死。

成德在戍守的地方住了七年，因爲御史詹兆恒薦舉，起任如皋知縣。不久提升爲武庫主事。因爲母親年老推辭，不允許，於是上路。到了就上言："近年來朝廷内外多變故，做官的被官爵俸禄迷住心竅，廉耻由此喪失。陛下登基十七年，爲什麽堅持節操死於道義的人寥寥無幾！宋代的臣子張栻有這樣的話：'堅持節操死於道義的臣子，應當在敢於觸犯皇上尊嚴直言規勸的人中求取。'敢於觸犯皇上尊嚴直言規勸有什麽難，在於朝廷培養他們罷了。表彰他們的家庭，是要

苟死敵者無功，則媚敵者且無罪；死賊者褒揚不亟，則從賊者恬而不知畏也。”

在忠臣孝子生前宣揚他們；區别他們鄉下的井居田界，是要在亂臣賊子没有死的時候譴責他們。假若抗敵而死的人没有功勞，那麽討好敵人的人就將無罪；不極力褒獎贊揚抗敵而死的人，那麽投敵的人就滿不在意而不知道畏懼。”

未幾，城破，不知帝所在，旁皇廳事。已，趨至午門，見兵部尚書張縉彦自賊所出。德以頭觸縉彦胸，且詈之。俄聞帝崩，痛哭。持鷄酒奔東華門，奠梓宫於茶棚之下，觸地流血。賊露刃脅之，不爲動。奠畢歸家，有妹年二十餘未嫁，德顧之曰：“我死，汝何依？”妹曰：“兄死，妹請前。”德稱善，哭而視其縊。入别其母，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皆死，亦投繯死。先是，懷柔城破，德父文桂遇害，家屬盡没。妻劉在京，以徵德贓急，憂悸死。至是，又闔門死難，惟幼子先寄友人家獲存。贈德光禄卿，謚忠毅。本朝賜謚介愍。

没有多久，京城陷落，不知皇上在什麽地方，在廳堂上猶疑不決地走來走去。隨即奔到午門，看見兵部尚書張縉彦從賊寇那兒出來。成德用頭撞擊縉彦的胸口，并且駡他。不久聽到皇上駕崩，痛哭。拿着鷄和酒奔到東華門，在茶棚下面奠祭皇帝的棺材，頭碰地流血。賊寇亮出刀刃威脅他，成德不理睬。奠祭完畢回家，有個妹妹二十多歲還没有嫁人，成德顧惜地對她説：“我死了，你依靠誰？”妹妹説：“兄長要死，妹妹請求先死。”成德稱贊説好，哭着看她上吊。入内室與他的母親告别，極度悲哀地痛哭，出來上吊自殺。母親看到子女都死了，也上吊而死。在此之前，懷柔城被攻破，成德的父親文桂遇害，家屬全都死去。妻子劉氏在京城，因爲追討成德的贓款急迫，擔憂害怕而死。到這時，又全家死於國難，衹有幼子先寄放在友人家而得以生存。贈成德官光禄卿，謚忠毅。本朝賜謚號介愍。

許直

許直，字若魯，如皋人。崇禎七年成進士。出文震孟之門，以名節自砥，除義烏知縣。母憂歸，哀毁骨立，終喪蔬食，寢柩旁。補廣東惠來縣。用清望，徵授吏部文選主事，進考功員外郎。

許直，字若魯，如皋人。崇禎七年成爲進士。出於文震孟的門下，以名譽節操磨礪自己，授義烏知縣。遭逢母喪回家，因悲哀毁傷身體瘦得皮包骨頭。在整個服喪期間衹吃蔬菜，睡在靈柩旁邊。後被分配到廣東惠來縣任職。因爲有清正的名望，徵召入朝授官吏部文選主事，晋升考功員外郎。

賊薄都城，約同官出貲饗士，爲死守計。城陷，賊令百官報名。直曰：“身可殺，志不可奪。”有傳帝南狩者，直將往從。見賊騎塞道，出門輒返，曰：“四方兵戈，駕焉往？國亂不匡，君危無濟，我何生爲！”已，知帝崩，一慟幾絶。客以七十老父爲解，直曰：“不死，辱及所生。”賦絶命詩六章，闔户自經。越旦視之，神

賊寇逼迫都城，約同事捐出財産犒勞士兵，作死守城市的打算。城市陷落，賊寇命令百官報名登記。許直説：“身可殺，志不可奪。”有人傳説皇上巡行南方了，許直將要前去追隨。看到賊寇堵塞了道路，出門就返回，説：“四面都是軍隊，皇上的車駕能到哪兒去？國家動亂不能匡正，君主危難不能救援，我爲什麽還要活着！”隨即知道皇上駕崩，一下子悲慟得幾乎氣絶。門客用還有七十歲的老父親來勸解，許直説：“不

氣如生。贈太僕卿，謚忠節。本朝賜謚忠愍。

死，給生我的父親帶來耻辱。”賦絶命詩六章，關門上吊自殺。過了一天去看他，神氣像活着的時候一樣。贈官太僕卿，謚忠節。本朝賜謚號忠愍。

許德溥

直有族子德溥者，在南。聞莊烈帝崩，大哭數日。揚州陷，又哭數日。每獨坐輒慟哭，食必以崇禎錢一枚置几上，祭而後食，食已復哭。又刺其兩臂曰：“生爲明臣，死爲明鬼。”事發，死西市。

許直有侄子叫德溥，在南方。聽説莊烈帝駕崩，大哭幾天。揚州陷落，又哭了幾天。經常獨坐就慟哭，吃飯時一定要把崇禎鑄錢一枚置放在桌上，祭了之後再吃飯，吃飯後再哭。又在他兩臂上刺字：“生爲明臣，死爲明鬼。”事情暴露，在西市被處死。

金鉉

金鉉，字伯玉，武進人，占籍順天之大興。祖汝升，南京户部郎中。父顯名，汀州知府。鉉少有大志，以聖賢自期許。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崇禎改元，成進士。不習爲吏，改揚州府教授，日訓諸生闡濂、洛正學。燕居言動，俱有規格，諸生嚴憚之。歷國子博士、工部主事。

金鉉，字伯玉，武進人，户籍落在順天的大興。祖父汝升，是南京户部郎中。父親顯名，是汀州知府。金鉉從小就有遠大的志向，用聖賢來要求自己。十八歲時考中鄉試第一，次年，改年號爲崇禎，成爲進士。不習慣於做官吏，改任揚州府教授，每日訓導生員闡發濂、洛的正統學問。閑居時言論行動，都有一定的規矩，生員很害怕他。先後任國子博士、工部主事。

帝方鋭意綜核，疑廷臣朋黨營私。度支告匱，四方亟用兵，餉不敷，遣中官張彝憲總理户、工二部，建專署，檄諸曹謁見，禮視堂官。鉉耻之，再疏争，不納。乃約兩部諸僚，私謁者衆唾其面，彝憲愠甚。鉉當榷税杭州，辭疾請假。彝憲摭火器不中程，劾鉉落職。鉉杜門謝客，躬爨以養父母。

皇上正決心加强考察稽核，懷疑朝廷大臣結黨營私。財政緊缺，四方正在用兵，糧餉不够，派遣宦官張彝憲總管户、工兩部，建立專門的官衙，發文令諸部屬官員謁見，禮節按照拜見部級的長官。金鉉爲此感到耻辱，再次上疏反對，不采納。於是約同兩部諸屬官，對於私下去謁見的人，衆人往他的臉上吐唾沫，彝憲非常惱怒。金鉉本當到杭州收税，藉口有病請假。彝憲挑出火器不合規格的毛病，彈劾金鉉使他免職。金鉉關門謝絶客人，親自做飯奉養父母。

十七年春，始起兵部主事，巡視皇城。聞大同陷，疏曰：“宣、大，京師北門。大同陷則宣府危。宣府危，大事去矣。請急撤回監宣中官杜勛，專任巡撫朱之馮。勛二心僨事，之馮忠懇，可屬大事。”不報。未幾，勛以宣府下賊，賊殺之馮，烽火逼京師。鉉奔告母：“母可且逃匿。兒受國恩，義當死。”鉉母章時年八十餘

十七年春，纔起任兵部主事，巡視京城。聽説大同陷落，上疏説：“宣、大，是京城的北門。大同陷落宣府就危急。宣府危急，大事已去。請緊急撤回監視宣府的宦官杜勛，專門任用巡撫朱之馮。杜勛有二心壞事，之馮忠誠勤懇，可以委托大事。”没有回答。不多久，杜勛以宣府投降賊寇，賊寇殺之馮，烽火逼近京城。金鉉奔走告訴母親：“母親可以暫且逃避。兒受國家的恩惠，從道義上講應當死。”金鉉的母親章氏當時年紀

矣，呵曰："爾受國恩，我不受國恩乎！廡下井，是我死所也。"鉉哭而去。

城破，趨入朝，宫人紛紛出。知帝已崩，解牙牌拜授家人，即投金水河。家人争前挽之，鉉怒，口嚙其臂，得脱，遂躍入水。水淺，濡首泥中乃絶。母聞即投井，妾王隨之，皆死。賊踞大内，逾月始去。金水河冠袍泛泛見水上，内官群指之曰："此金兵部也。"弟錝辨其尸，驗網巾環，得鉉首歸，合以木身，如禮而殮。事竣，錝自經。後贈鉉太僕少卿，謚忠節。本朝賜謚忠潔。

右范景文至鉉二十有一人，皆自引决。其他率委蛇見賊。賊以大僚多誤國，概囚縶之。庶官則或用或否，用者下吏政府銓除，不用者諸僞將搒掠取其貲，大氐降者十七，刑者十三。福王時，以六等罪治諸從逆者。而文武臣殉難并予贈蔭祭葬，且建旌忠祠於都城焉。曰正祀文臣，祀景文以下二十人，及大同巡撫衛景瑗、宣府巡撫朱之馮、布衣湯文瓊、諸生許琰四人。曰正祀武臣，祀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襄城伯李國楨、駙馬都尉鞏永固、左都督劉文耀、山西總兵官周遇吉、遼東總兵官吴襄七人。曰正祀内臣，祀太監王承恩一人。曰正祀婦人，祀烈婦成德母張氏，金鉉母章氏，汪偉妻耿氏，劉理順妻萬氏、妾李氏，馬世奇妾朱氏、李氏，陳良謨妾時氏，吴襄妻祖氏九人。曰附祀文臣，祀進士孟章明及郎中徐有聲，給事中顧鋐、彭琯，御史俞志虞，總督徐標，副使朱廷焕七人。曰附祀武臣，祀成國公朱純臣、鎮遠侯顧肇迹、定遠侯鄧文明、

八十多了，呵斥説："你受國家的恩惠，我不受國家的恩惠嗎！廊屋下的井，就是我死的地方。"金鉉哭着離去。

城被攻破，急奔入朝，宫人紛紛出來。知道皇上已駕崩，解下表示官員身份的象牙腰牌交給家人，就投金水河。家人搶着上前拉他，金鉉怒，用嘴咬他的手臂，得以脱身，於是跳入水中。水淺，把頭浸没在泥中纔斷氣。母親聽説後當即投井，妾王氏跟着，都死去。賊寇盤據皇宫，過一個月纔離去。金水河裏冠帽衣袍漂浮露出水面，衆宦官都指着説："這是金兵部。"弟金錝辨别他的尸體，驗看網巾的環，得到金鉉的首級回家，用木頭把身體合起來，按照禮儀裝殮。事情完畢，金錝上吊自殺。後來贈金鉉官太僕少卿，謚忠節。本朝賜謚號忠潔。

以上范景文到金鉉二十一人，都是自殺。其他的人大多委順拜見賊寇。賊寇因爲大臣多誤國，一并把他們拘禁起來。一般官員或者任用或者不用，用的交吏部選授，不用的諸僞將加以拷掠奪取他們的家産，大抵投降的十分之七，受刑的十分之三。福王的時候，以六等罪名懲處各順從叛逆的人。而文武大臣殉難的一并給予贈官蔭子祭葬的禮儀，并且在都城建造旌獎忠臣的祠堂。正祀的文臣，祭祀景文以下二十人，以及大同巡撫衛景瑗、宣府巡撫朱之馮、布衣湯文瓊、生員許琰四人。正祀的武臣，祭祀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襄城伯李國楨、駙馬都尉鞏永固、左都督劉文耀、山西總兵官周遇吉、遼東總兵官吴襄七人。正祀的宦官，祭祀太監王承恩一人。正祀的婦人，祭祀烈婦成德母張氏，金鉉母章氏，汪偉妻耿氏，劉理順妻萬氏、妾李氏，馬世奇妾朱氏、李氏，陳良謨妾時氏，吴襄妻祖氏九人。附祀的文臣，祭祀進士孟章明及郎中徐有聲，給事中顧鋐、彭琯，御史俞志虞，總督徐標，副使朱廷焕七人。附祀的武臣，祭祀成國公朱純臣、鎮遠侯顧肇迹、定遠侯鄧文明、武定侯郭培民，陽武侯薛濂、永康侯徐錫登、西寧侯宋裕德、懷寧侯孫維藩、彰武伯楊崇猷、宣城伯衛時春、清平伯吴遵周、新建伯王先通、

武定侯郭培民、陽武侯薛濂、永康侯徐錫登、西寧侯宋裕德、懷寧侯孫維藩、彰武伯楊崇猷、宣城伯衛時春、清平伯吴遵周、新建伯王先通、安鄉伯張光燦、右都督方履泰、錦衣衛千户李國禄十五人。曰附祀内臣，祀太監李鳳翔、王之心、高時明、褚憲章、方正化、張國元六人。有司春秋致祭。然顧鋐、彭瑄、俞志虞輩，特爲賊拷死，諸侯伯亦大半以兵死。而郎中周之茂、員外郎甯承烈、中書宋天顯、署丞于騰雲、兵馬指揮姚成、知州馬象乾皆以不屈死，顧未邀贈恤也。

安鄉伯張光燦、右都督方履泰、錦衣衛千户李國禄十五人。附祀的宦官，祭祀太監李鳳翔、王之心、高時明、褚憲章、方正化、張國元六人。有關部門春秋兩季祭祀。然而顧鋐、彭瑄、俞志虞這些人，衹是被賊寇拷掠而死，各位侯伯也是大半因爲戰事而死。而郎中周之茂、員外郎甯承烈、中書宋天顯、署丞于騰雲、兵馬指揮姚成、知州馬象乾都因爲不屈服而死，但没有得到贈官和葬祭的禮儀。

徐有聲

徐有聲，字聞復，金壇人。登鄉薦，崇禎十三年特擢户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督餉大同。城陷，被執不屈死。福王時，贈太僕少卿。

徐有聲，字聞復，金壇人。考中鄉試，崇禎十三年特别提升爲户部主事，先後任員外郎、郎中。在大同督察糧餉。城陷落，被抓住不屈而死。福王時，贈官太僕少卿。

徐標

徐標，字準明，濟寧人。天啓五年進士。崇禎時，歷官淮徐道參議。十六年二月超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陛見，請重邊防，擇守令，用車戰禦敵，招流民墾荒。帝深嘉之。李自成陷山西，警日逼，加標兵部侍郎，總督畿南、山東、河北軍務，仍兼巡撫，移駐真定以遏賊。無何，賊遣使諭降，標毁檄戮其使。賊别將掠畿輔，真定知府丘茂華移妻孥出城，標執茂華下之獄。中軍謝加福伺標登城畫守禦策，鼓衆殺之，出茂華於獄。數日而賊至，以城降。福王時，贈標兵部尚書。

徐標，字準明，濟寧人。天啓五年的進士。崇禎時，曾任淮徐道參議。十六年二月破格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朝見皇上，請求加强邊防，選擇知府縣令，用戰車打仗抵禦敵人，招集流民開墾荒地。皇上大爲贊許。李自成攻陷山西，戰鬥的警報日益逼近，加徐標兵部侍郎的官銜，總督畿南、山東、河北的軍務，仍兼巡撫，移駐到真定阻攔賊寇。没有多久，賊寇派遣使者勸降，徐標毁掉來文斬殺使者。賊寇其他將領劫掠京郊，真定知府丘茂華遷妻子兒女出城，徐標把茂華抓起來關進監獄。中軍謝加福等到徐標登城布置防守策略之機，鼓動衆人殺了他，放茂華出獄。過了幾天賊寇到了，獻城投降。福王的時候，贈徐標官兵部尚書。

朱廷焕

朱廷焕，單縣人。崇禎七年進士。除工部主事，歷知廬州、大名二府，即以兵備副使分巡大名。十七年，賊逼畿輔，廷焕嚴守備。賊傳檄

朱廷焕，單縣人。崇禎七年進士，授官工部主事，先後任廬州、大名二府知府，隨即以兵備副使的官銜分工巡守大名。十七年，賊寇逼近京郊，廷焕嚴加防備。賊寇傳送公文入城，憤怒地

入城，怒而碎之。三月四日，賊來攻，軍民皆走，城遂陷。被執不屈死。福王時，贈右副都御史。

撕碎了它。三月四日，賊寇來攻打，軍民都逃走，城池於是陷落。廷煥被抓住不屈而死。福王時，贈官右副都御史。

周之茂

周之茂，字松如，黄麻人。崇禎七年進士。歷官工部郎中。服闋，需次都下。賊搜得之，迫使跪。不屈，折其臂而死。

周之茂，字松如，黄麻人。崇禎七年進士，曾任工部郎中。服喪期滿，在京城等候補官。賊寇搜到他，强迫讓他跪下。不屈服，折斷他的臂膀而死。

甯承烈

甯承烈，字養純，大興人。舉於鄉，歷魏縣教諭，户部司務，進本部員外郎，管太倉銀庫。城陷，自經於官廨。

甯承烈，字養純，大興人。鄉試中舉，曾任魏縣教諭，户部司務，晋升本部的員外郎，管理京城的糧倉和銀庫。城市陷落，在官舍上吊自殺。

宋天顯

宋天顯，松江華亭人。由國子生官内閣中書舍人。爲賊所獲，自經。

宋天顯，松江華亭人。以國子監生員任内閣中書舍人。被賊抓獲，上吊自殺。

于騰雲

于騰雲，順天人。爲光禄署丞。賊至，語其妻曰："我朝臣，汝亦命婦，可污賊耶！"夫婦并服命服，從容投繯死。

于騰雲，順天人。任光禄署丞。賊寇到來時，他對妻子説："我是朝廷的臣子，你也是受過封號的婦人，可以被賊寇污辱嗎！"夫婦一起穿上朝廷所規定的制服，從容上吊而死。

姚成

姚成，字孝威，餘姚人。由禮部儒士爲北城兵馬司副指揮。城陷，自縊死。

姚成，字孝威，餘姚人。由禮部文職人員任北城兵馬司副指揮。城市陷落，自己吊死。

馬象乾

馬象乾，京師人。舉於鄉，官濮州知州。方里居，賊入，率妻及子女五人并自縊。

馬象乾，京師人。鄉試中舉，任濮州知州。正住在家裏，賊寇進來，率領妻子及子女五人一起上吊自殺。

至若御史馮垣登、兵部員外郎鄭逢蘭、行人謝于宣皆拷死，郎中李逢申，拷掠久之，逼令縊死。與鋐、瑄、志虞皆獲贈太僕少卿，而垣登、于宣至謚忠節。行取知縣鄒逢吉拷死，贈太僕寺丞。時南北阻絶，皆未能核實也。湯文瓊、許琰事載《忠義傳》。

至於像御史馮垣登、兵部員外郎鄭逢蘭、行人謝于宣都遭拷打而死，郎中李逢申，被拷打了很長時間，逼着讓他上吊而死。與顧鋐、彭瑄、志虞都獲得贈官太僕少卿，而垣登、于宣得到謚號忠節。被召入京的知縣鄒逢吉遭拷打致死，贈官太僕寺丞。當時南北隔絶，這些人的情況都未能核實。湯文瓊、許琰的事記載在《忠義傳》。

贊曰：傳云“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夫忠貞之士，臨危授命，豈矯厲一時，邀名身後哉！分誼所在，確然有以自持而不亂也。馬世奇等皆負貞亮之操，勵志植節，不欺其素，故能從容蹈義，如出一轍，可謂得其所安者矣。

贊曰：傳説“君子處在他的位置上，就想死於他的職責”。忠貞的人士，在危急時刻獻出生命，哪裏是一時的做作，希望求得身後的名聲啊！義的本分在這兒，的確有用義來約束自己而不亂的。馬世奇等人都是有堅貞高潔的操守，磨煉意志培養氣節，平時的行爲從不欺心，所以能够從容地爲遵循仁義之道而犧牲，同以前的仁人志士走的是同一條路，可以説是得到他們所喜歡愛好的東西啊。

明史卷二百六十七

列傳第一百五十五

馬從聘 耿蔭樓　張伯鯨　宋玫（族叔）應亨 陳顯際 趙士驥（等）
范淑泰　高名衡 王漢　徐汧 楊廷樞　鹿善繼 薛一鶚

馬從聘

馬從聘，字起莘，靈壽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青州推官，擢御史。勛衛李宗城册封平秀吉逃歸，從聘言其父言恭不當復督戎政，不從。出理兩淮鹽課，言近日泰山崩離，圻者里餘，由開礦斷地脉所致，當速罷。不報。奸人田應璧請掣賣没官餘鹽助大工，帝遣中官魯保督之。從聘極陳欺罔狀，不從。還朝，改按浙江，又按蘇、松，請免增蘇、松、常鎮税課，亦不報。以久次擢太僕少卿，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失事奪俸。既而有搗巢功，未叙，引疾歸，加兵部右侍郎。家居凡二十餘年，終熹宗世不出。

馬從聘，字起莘，靈壽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官青州推官，提升爲御史。恩蔭錦衣衛的官員李宗城册封平秀吉逃了回來，從聘説他的父親言恭不應當再督理軍政，不聽。出朝管理兩淮的鹽政，説近幾天泰山崩塌，斷裂的地方有一里多，是因爲開礦挖斷地脉所造成的，應該迅速停止。没有回答。奸人田應璧請求抽驗鹽商販鹽的定額，將超額的没收官府出賣，資助大的工程，皇上派遣宦官魯保督理這件事。從聘極力陳述欺騙蒙蔽的情况，不聽。回到朝廷，改巡按浙江，又巡按蘇、松，請求免除增加的蘇、松、常三鎮的税收，也没有回答。因爲候補時間久了提升爲太僕少卿，授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因失職被削奪俸禄。隨即有搗毁賊巢的功勞，没有論功，稱病回家，加官兵部右侍郎。在家住了共二十多年，到熹宗一朝結束没有出來。

崇禎十一年冬，大清破靈壽。從聘年八十有二矣，謂其三子曰："吾得死所矣。"又曰："吾大臣，義不可生，汝曹生無害也。"三子不從。從聘縊，三子皆縊。贈兵部尚書，謚介敏，官其一子。

崇禎十一年冬天，大清攻破靈壽。從聘年齡已八十二歲了，對他的三個兒子説："我得到死的處所了。"又説："我是朝廷大臣，從義上講不能活着，你們活着没有妨害。"三個兒子不聽。從聘上吊，三個兒子也都上吊。贈官兵部尚書，謚介敏，任命他的一個兒子爲官。

耿蔭樓

耿蔭樓，從聘同邑人也，字旋極。天啓中，任臨淄知縣。久旱，囚服暴烈日中，哭於壇，雨立澍。攝壽

耿蔭樓，是與從聘同一個縣的人，字旋極。天啓年間，擔任臨淄知縣。天久旱，穿着囚犯的衣服在烈日中暴曬，在祭壇上哭，雨立刻降下。

光，禱雨如臨淄。崇禎中，入爲兵部主事，調吏部，歷員外郎，乞假歸。城破，偕子參并死之。贈光禄少卿。

代理壽光知縣，像在臨淄那樣禱雨。崇禎年間，入朝任兵部主事，調到吏部，升員外郎，請假回家。城被攻破，偕同兒子耿參一起死難。贈官光禄少卿。

張伯鯨

張伯鯨，字繩海，江都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歷知會稽、歸安、鄞三縣。天啓中，大計，調補盧氏。

張伯鯨，字繩海，江都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先後任會稽、歸安、鄞三縣知縣。天啓年間，考核官員，調任盧氏。

崇禎二年稍遷户部主事，出督延、寧二鎮軍儲。自黄甫川西抵寧夏千二百里，不産五穀，芻粟資内地。賀蘭山沿黄河漢、唐二渠，東抵花馬池，素沃野，亦荒蕪甚。伯鯨疏陳其狀，爲通商惠工，轉菽麥。又仿邊商中鹽意，立官市法以招之，軍民稱便。大盗起延綏，擢伯鯨兵備僉事，轄榆林中路。擊破賀思賢，斬一座城、金翅鵬，敗套寇於長樂堡。巡撫陳奇瑜上其功，詔進三階，爲右參政，仍視兵備事。

崇禎二年稍稍提升爲户部主事，出朝督察延、寧兩鎮的軍用儲備物資。從黄甫川往西到寧夏一千二百里，不出産五穀，草料糧食靠内地供應。賀蘭山沿着黄河的漢、唐二渠，往東到花馬池，向來是肥沃的原野，也十分荒蕪。伯鯨上疏陳述那些情況，爲此開放貿易優惠工業，轉運糧食。又仿效邊區商人運糧换取鹽引的主意，建立官市買賣的法令來招徠商人，軍民都稱方便。大盗在延綏起事，提升伯鯨爲兵備僉事，管轄榆林中間一路。攻破賀思賢，斬殺一座城、金翅鵬，在長樂堡打敗河套的蒙古部落賊寇。巡撫陳奇瑜上報他的功勞，詔令晋升三級官階，任右參政，仍然負責兵備的事務。

七年春，奇瑜遷總督，遂擢伯鯨右僉都御史代之。督總兵王承恩等分道擊破插漢部長及套寇於雙山、魚河二堡，斬首三百。明年，以拾遺論罷。尋論延綏功，詔起用，蔭子錦衣千户。

七年春，奇瑜升總督，就提升伯鯨爲右僉都御史來代替他。督率總兵王承恩等分路在雙山魚河二堡攻破插漢蒙古部落首領以及河套的賊寇，斬首三百級。次年，因考察官員時遭人彈劾而罷官。隨即論在延綏時的功勞，下詔起用，恩蔭兒子爲錦衣千户。

十年秋，楊嗣昌議大舉討賊，遣户部一侍郎駐池州，專理兵食。帝命傅淑訓。明年，淑訓憂去，即家起伯鯨代之，如淑訓官。又明年，熊文燦撫事敗，嗣昌自出督師，移伯鯨襄陽。文燦之被逮也，言剿餉不至者六十餘萬，伯鯨坐貶秩。

十年秋，楊嗣昌建議大舉征討賊寇，派遣户部的一個侍郎駐在池州，專門管理軍糧。皇上任命傅淑訓。次年，淑訓因遭逢親喪回家，就在家起用伯鯨代替他，官職和淑訓一樣。又次年，熊文燦招撫失敗，嗣昌親自出朝督率軍隊，把伯鯨調到襄陽。文燦被逮捕，説剿賊的餉銀有六十多萬没有送到，伯鯨獲罪被降級。

十五年召爲兵部左侍郎。明年，尚書馮元飆在告，伯鯨攝部事。召對萬歲山，疾作，中官扶出，遂乞休。又明年，京城陷，微服遁還。福王立於南京，伯鯨家居不出。久之，揚州

十五年召入朝廷任兵部左侍郎。次年，尚書馮元飆請假，伯鯨代管部裏的事務。在萬歲山召對，病發，宦官扶他出去，於是請假。又次年，京城陷落，穿着便服逃回。福王在南京登基，伯鯨住在家裏不出來。過了很久，揚州被圍困，與

被圍，與當事分城守。城破，自經死。

負責者分工守城。城被攻破，上吊自殺。

宋玫　宋應亨　陳顯際　趙士驥

宋玫，字文玉，萊陽人。父繼登，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官陝西右參議。天啓五年大計謫官。玫即以是年偕族叔應亨同舉進士。玫授虞城知縣，應亨得清豐。

崇禎元年，玫兄琮亦舉進士，知祥符，而玫以才調繁杞縣。三人壤地相接，并有治聲。應亨遷禮部主事，玫亦擢吏科給事中。嘗疏論用人，謂："陛下求治之心愈急，則浮薄喜事之人皆飾詭而釣奇。陛下破格之意愈殷，則巧言孔壬之徒皆乘機而鬥捷。"衆韙其言。時應亨已改吏部，累遷稽勛郎中，落職歸。玫方除母喪，起故官，歷刑科都給事中。請熱審概行於天下。又言獄囚稽滯瘐死，與刑死幾相半，宜有矜釋。帝采納之。遷太常少卿，歷大理卿、工部右侍郎。玫父繼登已久廢，至是爲浙江右參政。大學士周延儒客盛順者，爲浙江巡撫熊奮渭營内召，果擢南京户部侍郎，繼登父子信之。

宋玫，字文玉，萊陽人。父親繼登，是萬曆三十二年的進士，曾任陝西右參議。天啓五年考察官員遭貶謫。宋玫就在這一年與他的族叔應亨一起考中了進士。宋玫被授官虞城知縣，應亨得到的是清豐縣。

崇禎元年，宋玫的哥哥宋琮也考中進士，任祥符知縣，而宋玫因爲有才能調到事務繁雜的杞縣。三人所在的地方互相接壤，同時有善於治理的名聲。應亨升禮部主事，宋玫也提升爲吏科給事中。曾經上疏議論用人的事，說："陛下求得天下治理的心意愈急迫，那麽浮薄喜歡多事的人都掩飾作僞并刻意尋求新奇。陛下破格用人的心意愈殷切，那麽花言巧語陰險狡詐的人都乘機賣弄機巧。"衆人都同意他的話。當時應亨已改任吏部，經多次升遷做到稽勛郎中，被革職回家。宋玫剛服母喪期滿，起任原官，升刑科都給事中。請求在全國普遍實行在熱天從輕發落囚犯。又説關押在獄中的囚犯滯留病死的，與受刑而死的幾乎相等，應當有所憐憫加以釋放。皇上采納了。升太常少卿，先後任大理卿、工部右侍郎。宋玫的父親繼登遭廢棄已久，到這時任浙江右參政。大學士周延儒的門客盛順，爲浙江巡撫熊奮渭鑽營召入朝廷任職，果然提升爲南京户部侍郎，繼登父子都信賴他。

十五年夏，廷推閣臣，順爲玫營推甚力。會詔令再推，玫與焉。帝已中流言，疑諸臣有私。比入對，玫冀得帝意，侃侃敷奏。帝發怒，叱退之，與吏部尚書李日宣等并下獄。日宣等遣戍，玫除名，順乃驚竄。

十五年夏，朝廷會推閣臣，盛順爲宋玫營求會推很賣力。適逢詔令再次推舉，宋玫在其内。皇上已聽信流言，懷疑諸臣有私心。等到入朝應對，宋玫希望迎合皇上的心意，從容不迫地詳細陳述。皇上發怒，呵斥他退下，與吏部尚書李日宣等人一同下獄。日宣等被發配戍守，宋玫被革除官籍，盛順則驚慌逃竄。

閏十一月，臨清破，應亨與知縣陳顯際謀城守。應亨以城北庳薄，出千金建瓮城，浹旬而畢。玫及邑人趙士驥亦出貲治守具。無何，大清兵薄城，城上火炮矢石并發，圍乃解。明

閏十一月，臨清被攻破，應亨與知縣陳顯際商量守城。應亨認爲北面的城墻低矮單薄，捐出千金來建造大城門外的月城，十天完工。宋玫及同縣人趙士驥也捐出錢財治理守城的器具。不久，大清兵逼近城墻，城上火炮弓箭石塊齊發，

年二月復至，城遂破，玫、應亨、顯際、士驥并死之。顯際，真定人，士驥官中書舍人，并起家進士。玫、應亨有文名。

包圍於是解除。次年二月又來，城就被攻破，宋玫、應亨、顯際、士驥一起死難。顯際，真定人，士驥任中書舍人，都是進士出身。宋玫、應亨有文名。

沈迅

沈迅，亦萊陽人也。崇禎四年舉進士，歷知新城、蠡二縣，與膠州張若麒同年友善。十一年行取入都。帝以吏部考選行私，親策諸臣。迅、若麒并得刑部主事。兩人大恚恨，結楊嗣昌，得改兵部。其年冬，畿輔被兵。迅請於廣平、河間、定州、蠡縣各設兵備一人。又請以天下僧人配尼姑，編入里甲，三丁抽一，可得兵數十萬。他條奏甚多。章下兵部，嗣昌盛稱迅言可用，乃命爲兵科給事中。

沈迅，也是萊陽人。崇禎四年中進士，先後任新城、蠡二縣知縣，與膠州張若麒是同一年的進士，互相關係很好。十一年召入京城任職。皇上因爲吏部考核選拔官員徇私情，親自策試諸臣。沈迅、若麒都得到刑部主事的職位。兩人大爲憤恨，交結楊嗣昌，得以改任兵部。那一年冬天，京郊遭受戰爭，沈迅請求在廣平、河間、定州，蠡縣各設兵備一人。又請求把天下的和尚與尼姑相配，編入户籍，三個壯丁抽一個人，可以得到士兵數十萬。其他分條上奏的很多。奏章交給兵部，嗣昌極力稱贊沈迅的言論可以采用，就任命他爲兵科給事中。

迅欲自結於帝，數言事，皆中旨。當是時，軍興方棘，廷臣言兵者即以爲知兵，大者推督撫，小者兵備。一當事任，罪累立至。於是上下諱言兵，章奏無敢及者。迅極言其弊，乞敕廷臣五日内陳方略。帝即從其言。迅考選時爲掌河南道御史王萬象所抑，因事劾罷萬象，勢益張，與若麒盡把持山東事。會順天府丞戴澳誣劾平遠知縣王凝命、嘉興推官文德翼貪。迅上疏頌二人廉能，澳下吏削籍。迅累遷禮科都給事中。陳新甲主款，迅面斥其非，廷辨良久。又言："楊嗣昌死有餘戮，借久案以邀功，陳新甲負罪不遑，移邊勞而録蔭，非論功議罪法。"帝是其言。迅本由嗣昌進，隨衆詆毁，時論訾薄之。

沈迅想巴結皇上，屢次上言論事，都能符合皇上的旨意。當時，戰事興起正難於應付，朝廷大臣談論軍事的就認爲通曉軍事，職務大的推舉爲總督巡撫，小的推舉爲兵備。一旦承擔了責任，罪罰危害立刻就來了。於是朝廷上下忌諱談論軍事，章奏沒有敢涉及的。沈迅極力論述那種情況的弊端，乞求皇上命令朝廷大臣在五天内陳述方針大計。皇上就聽從了他的話。沈迅在考核選拔官員時被負責河南道的御史王萬象所壓制，藉着事由彈劾罷免了萬象，勢力更盛，與若麒全部掌握了山東的事務。適逢順天府丞戴澳誣陷彈劾平遠知縣王凝命、嘉興推官文德翼貪污。沈迅上疏稱頌兩人清廉有才能，戴澳被交司法官審訊削去官籍。沈迅經多次遷升做到禮科都給事中。陳新甲主張議和，沈迅當面指責他不對，在朝廷上辯論了很久。又說："楊嗣昌死了也應當戮尸，却藉着過了很久的陳案來邀取功勞，陳新甲負罪還來不及，却搬取防守邊境的功勞來求得恩蔭，這不是論功議罪的辦法。"皇上同意他的話。沈迅本來通過嗣昌進身，隨着衆人詆毁嗣昌，當時的輿論非議鄙薄他。

尋以保舉高斗光爲鳳陽總督不

不久因爲保舉高斗光爲鳳陽總督不合適，貶

當，謫國子博士，乞假歸。及新甲誅，命追論兵科不糾發罪，吏部上迅名。帝曰："迅御前駁議，朕猶識之，可復故官。"未赴而京師陷。迅家居，與弟迓設寨自衛。迓短小精悍，馬上舞百斤鐵椎。兄弟率里中壯士，捕剿土寇略盡。大清兵至，破寨，迅闔門死之。

降爲國子博士，請假回家。等到新甲被誅殺，命令追論兵科不檢舉揭發的罪名，吏部把沈迅的名字上報。皇上說："沈迅在朝中批駁議論陳新甲，朕還記得，可以恢復原官。"没有赴任而京城陷落。沈迅住在家裹，與弟沈迓設立寨子自衛。沈迓短小精悍，能在馬上揮舞百斤的鐵椎。兄弟率領家鄉的壯士，土寇大體上全部捉拿剿滅乾净。大清兵到，攻破寨子，沈迅全家死難。

若麒劾黄道周以媚嗣昌。歷職方郎中，新甲遣赴寧、錦督戰，覆洪承疇等十餘萬軍，獨渡海逃還，論死繫獄。李自成陷都城，出降。

若麒以彈劾黄道周來討好嗣昌。曾任職方郎中，新甲派他到寧、錦督戰，傾覆了洪承疇等人的十餘萬軍隊，獨自一人渡海逃回，被判死罪關在監獄。李自成攻陷都城，出來投降。

范淑泰

范淑泰，字通也，滋陽人。崇禎元年進士。授行人。五年冬，擢工科給事中。上疏陳刑獄繁多，乞敕刑官疏理，帝褒納之。流賊犯河南，追論先任巡撫樊尚璟罪，劾總兵鄧玘淫掠狀。時中官張彝憲言天下逋賦至一千七百餘萬，請遣科道官督徵。帝大怒，責撫按回奏。淑泰言民貧盗起，逋賦難以督追，不從。給事中莊鰲獻、章正宸建言下吏，抗疏救之。

范淑泰，字通也，滋陽人。崇禎元年進士。授官行人。五年冬，提升爲工科給事中。上疏陳述刑罰繁多，請求命令負責刑法的官員加以清理整頓，皇上褒獎采納了。流賊侵犯河南，追論前任巡撫樊尚璟的罪名，彈劾總兵鄧玘奸淫擄掠的罪狀。當時宦官張彝憲說天下拖欠的賦税達到一千七百多萬，請派遣六科給事和十三道御史監督徵收。皇上大怒，責令巡撫巡按上奏答覆。淑泰説人民貧困盗賊起事，拖欠的賦税難以督責催促，不聽。給事中莊鰲獻、章正宸因發表議論被交司法官審訊，上疏争辯救援。

吏部張捷薦逆黨吕純如，淑泰極論其謬，并論大學士王應熊朋比行私，劾捷徇應熊意，用其私人王維章撫蜀。言："維章官西寧，坐加徵激變，落職閒住。捷朦朧啓事，明肆奸欺。"帝責捷自陳。捷詆淑泰黨同伐異，帝不問。時皇陵被毁，巡撫楊一鵬得罪。應熊以座主故，力庇之。淑泰發其停匿章奏狀，帝亦不究。淑泰乃摭應熊納賄數事上之，應熊損貲助陵工，淑泰又劾其召寇庇奸。帝責以挾私求勝，終不納。

吏部張捷推薦逆黨吕純如，淑泰極力批評他的荒謬，同時批評大學士王應熊結黨營私，彈劾張捷順從應熊的意思，用他私下親近的人王維章巡撫四川。説："維章在西寧做官，因追加徵收賦税激起變亂而獲罪，丢掉官職在家閑住。張捷含混論事，明白地暴露出欺詐。"皇上責令張捷自己説明。張捷攻擊淑泰黨同伐異，皇上不追問。當時皇陵被焚毁，巡撫楊一鵬有罪。應熊因爲他是自己會試的主考官，所以極力庇護他。淑泰揭發他扣壓藏匿章奏的情形，皇上也不追究。淑泰就收集應熊納賄幾件事上奏，應熊捐獻錢財資助修建陵墓的工程，淑泰又彈劾他召來賊寇庇護奸人。皇上斥責他懷有私心逞强好勝，終於没有采納。

十一年冬，上疏言："今以措餉

十一年冬，上疏説："如今因爲籌措糧餉的

故，至搜括借助。即行之而得，再有兵事，能復行乎！治不規其可久，徒倉皇於補救之術，非所以爲忠也。陛下方以清節風天下，而乃條叙百官金錢於多寡之間，是教之貪也。至借貸之説，尤不可行。京師根本重地，邇者物力困竭，富商大賈大半旋歸。内不安，何以攘外！乞立寢其説。”又言：“强兵莫如行法。今之兵，索餉則强，赴敵則弱；殺良冒功則强，除暴救民則弱。請明示法令，諸將能用命殺賊者，立擢爲大將，否則死無赦。毋以降級戴罪，徒爲不切身之痛癢。”帝是其言。

緣故，以至於搜括藉助。即使推行了而能得到糧餉，再有戰事，能再次推行嗎！治理天下不計劃能否長久，衹是倉促地實行補救的辦法，這不是忠的作爲。陛下正在用清廉節操教化天下，却把百官徵收金錢的多寡作爲考核選拔的標準，這是教他們貪婪。至於借貸的説法，尤其不可施行。京師是最重要的地方，近來物力貧困枯竭，富商大賈大半回去。内部不安定，怎麼能抵禦外患，請求立即停止那樣的議論。”又説：“要使軍隊强大没有比執行法令更重要的。如今的軍隊，索取軍餉就强，奔赴戰場與敵作戰就弱；殺戮良民假冒功勞就强，剪除暴虐救助人民就弱。請公布法令，諸將能拼命殺賊的，立刻提拔爲大將，否則處死不饒恕。不要用降級戴罪辦事的方法，空做那些不關切身痛癢的事。”皇上同意他的話。

十五年還吏科，典浙江鄉試，事竣還家。十二月，大清兵圍兖州，淑泰竭力固守。城破，死之。詔贈太僕少卿，官一子。

十五年調吏科，主持浙江鄉試，事畢回家。十二月，大清的軍隊圍攻兖州，淑泰竭力固守。城被攻破，死難。詔令贈官太僕少卿，任命一個兒子爲官。

高名衡

高名衡，字仲平，沂州人。崇禎四年進士。除如皋知縣，以才調興化，徵授御史。十二年出按河南。明年期滿，留再巡一年。

高名衡，字仲平，沂州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官如皋知縣，因爲有才能調到興化，徵召授官御史。十二年出朝巡按河南。次年任期滿，留下再巡按一年。

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陷洛陽，乘勝遂圍開封。巡撫李仙風時在河北，名衡集衆守。周王恭枵發庫金百萬兩，募死士殺賊。烝米屑麥，執爨以餉軍，凡七晝夜。仙風馳還開封。副將陳永福背城而戰，斬首二千。游擊高謙夾擊，斬首七百。賊解去。仙風既還，與名衡互訐奏。帝以陷福藩罪詔逮仙風，以襄陽兵備副使張克儉代。克儉已前死難，即擢名衡右僉都御史代之。以永福充總兵官都督僉事，鎮守河南。

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陷洛陽，於是乘勝圍攻開封。巡撫李仙風當時在黄河北面，名衡召集衆人守城。周王恭枵調撥庫藏銀百萬兩，招募敢死勇士殺賊。蒸米碾麥，燒飯犒勞士兵，共七個晝夜。仙風奔馳回開封。副將陳永福依靠城墻而戰，斬首兩千。游擊高謙夾擊，斬首七百。賊寇解圍而去。仙風既已回來，與名衡互相上奏攻擊。皇上以陷失福藩的罪名下詔逮捕仙風，用襄陽兵備副使張克儉代替。克儉在此之前已死難，就提升名衡爲右僉都御史代替。用永福任總兵官都督僉事，鎮守黄河以南。

當是時，賊連陷南陽、鄧、汝十餘州縣，唐、徽二王遇害，名衡不能救。開封周邸圖書文物之盛甲他藩，

當這個時候，賊寇接連攻陷南陽、鄧、汝十幾個州縣，唐、徽兩王遇害，名衡不能救援。開封周王府第的圖書文物的豐富超過其他藩王，

士大夫堙富，蓄積充物。自成攻之不能克，然欲得而甘心焉。十二月杪，賊再圍開封。永福射自成，中其左目，炮殪上天龍等。自成大怒，急攻之。開封故宋汴都，金帝南遷所重築也，厚數丈，内堅緻而疏外。賊用火藥放迸，火發即外擊，甋瓴飛鳴，賊騎皆糜爛，自成大驚。會楊文岳援兵亦至，乃解圍去。西華、郾、襄、睢、陳、太康、商丘、寧陵、考城俱陷。

十五年四月復至開封，圍而不攻，欲坐困之。六月，帝詔釋故尚書侯恂於獄，命督保定、山東、河北、湖北諸軍務，并轄平賊等鎮援剿官兵。拔知縣蘇京、王漢、王燮爲御史。詔蘇京監延、寧、甘、固軍，趣孫傳庭出關；王漢監平賊鎮標楚、蜀軍，同侯恂等急擊；王燮監陽、懷東晋軍，刻期渡河。總兵許定國以晋軍次沁水，一夕潰去，寧武兵亦潰於懷慶，詔逮定國。七月，河上之兵潰。督師丁啓睿、保督楊文岳合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諸軍，次於朱仙鎮。良玉走還襄陽，諸軍皆潰，啓睿、文岳奔汝寧。詔山東總兵官劉澤清援開封。城中食盡，名衡、永福偕監司梁炳、蘇壯、吴士講，同知蘇茂灼，通判彭士奇，推官黄澍等守益堅。澤清以兵來援，諸軍并集河北朱家寨不敢進。澤清曰："朱家寨去開封八里。我以兵五千南渡，依河而營，引水環之。以次結八營，直達大堤。築甬道輸河北之粟，以餉城中。賊兵已老，可一戰走也。"諸軍皆曰："善。"乃以兵三千人先渡立營。賊攻之，戰三晝夜，諸軍無繼者，甬道不就，澤清拔營歸。日夜望傳庭出關，不至。

士大夫聚斂財富，積蓄充足。自成攻打開封不能得手，然而非要占領此城纔甘心。十二月末，賊寇再次圍困開封。永福放箭射自成，射中了他的左眼，放炮打死上天龍等人。自成大怒，加緊攻打。開封是原先宋代的汴京，金朝皇帝南遷後所重新建築城墻，厚數丈，裏面堅密而外面疏鬆。賊寇用火藥爆炸，火點燃後就向外擊發，大磚塊飛鳴，賊寇的騎兵都被打得糜爛，自成大驚。適逢楊文岳的援兵也到了，於是賊寇解除包圍離去。西華、郾、襄、睢、陳、太康、商丘、寧陵、考城全部淪陷。

十五年四月賊寇再次到開封，圍城而不攻打，想不費力地困住此城。六月，皇上下詔從獄中釋放原尚書侯恂，命令他負責保定、山東、河北、湖北各地的軍務，并且管轄已經平定賊寇諸鎮前來增援剿賊的官兵。提拔知縣蘇京、王漢、王燮爲御史。下詔命令蘇京監督延、寧、甘、固的軍隊，催促孫傳庭出關；王漢監督已平定賊寇的鎮標派來的楚、蜀軍隊，會同侯恂等人加緊攻擊；王燮監督陽、懷以東的晋軍，限定日期渡過黄河。總兵許定國把晋軍駐扎在沁水，一個晚上潰散離去，寧武的部隊也在懷慶潰散，下詔逮捕定國。七月，黄河上的部隊潰散。督師丁啓睿、保定總督楊文岳會合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各軍，駐扎在朱仙鎮。良玉跑回襄陽，各路軍隊都潰散，啓睿、文岳逃奔到汝寧。下詔命令山東總兵官劉澤清增援開封。城中糧食吃光，名衡、永福偕同監察官員梁炳、蘇壯、吴士講，同知蘇茂灼，通判彭士奇，推官黄澍等人防守得更加堅固。澤清領兵來增援，諸軍全集結在黄河以北的朱家寨不敢前進。澤清説："朱家寨離開封八里。我領五千名士兵渡河向南，靠着黄河結營，引河水圍住。按次序結八座營寨，一直通到大堤。修築甬道運輸黄河以北的粟米，用來供應城中。賊寇的士兵已疲憊，可以一仗趕走他們。"各軍都説："好。"於是用三千人先渡河立營。賊寇攻擊營地，戰鬥了三晝夜，各軍没有跟上來的，甬道没有築成，澤清拔營回去。日夜盼望傳庭出關，没有到來。

賊圍開封者三，士馬損傷多，積憤，誓必拔之。圍半年，師老糧匱，欲決黄河灌之。以城中子女貨寶，猶豫不决。聞秦師已東，恐諸鎮兵夾擊，欲變計。會有獻計於巡按御史嚴雲京者，請決河以灌賊。雲京語名衡、澍，名衡、澍以爲然。周王恭枵募民築羊馬墻，堅厚如高岸。賊營直傅大堤，河決賊可盡，城中無虞。我方鑿朱家寨口，賊知，移營高阜，艨艟巨筏以待，而驅掠民夫數萬反決馬家口以灌城。九月癸未望，夜半，二口并決。天大雨連旬，黄流驟漲，聲聞百里。丁夫荷鍤者，隨堤漂没十數萬，賊亦沉萬人。河入自北門，貫東南門以出，流入於渦水。名衡、永福乘小舟至城頭，周王率其宫眷及寧鄉諸郡王避水栖城樓，坐雨絶食者七日。王燮以舟迎王，王從城上泛舟出，名衡等皆出。茂灼、士奇久餓不能起，并溺死。賊浮艦入城，遺民俱盡，拔營而西。城初圍時百萬户，後饑疫死者十二三。汴梁佳麗甲中州，群盜心艷之，至是盡没於水。帝聞，痛悼。猶念諸臣拒守勞，命叙功。加名衡兵部右侍郎，名衡辭以疾。即擢王漢右僉都御史，代名衡巡撫河南。名衡歸未幾，大清兵破沂州，名衡夫婦殉難。

賊寇謀取開封有三次，人馬損傷很多，積蓄着憤恨，發誓一定要攻克它。圍困了半年，部隊疲憊糧食匱乏，想要扒開黄河堤岸引水灌城，因爲考慮到城中男女財寶，猶豫不決。聽説陝西的軍隊正向東來，害怕各鎮的部隊夾擊，想要改變計劃。適逢有人向巡按御史嚴雲京獻計，請開挖黄河堤岸引水灌賊。雲京告訴名衡、澍，名衡、澍認爲這意見是對的。周王恭枵招募民工修築羊馬墻，堅固厚實如高大的堤岸。賊寇的營地直接依附大堤，黄河決口賊寇就全完，城中没有憂慮。我部正在鑿朱家寨的河口，賊寇知道了，把營地移到高丘，準備了戰船大木筏來應付，同時擄掠驅趕民夫數萬人反過來在馬家口開口子灌城。九月癸未望日，半夜時分，二個口子一起決開。天上連着十天下大雨，黄河的水流猛地上漲，水聲在百里外也能聽見。扛着鋤頭的壯丁民夫，順着河堤被淹没漂走十幾萬，賊寇也沉没了一萬人。黄河從北門流入，貫穿東南門而出，流入渦水。名衡、永福乘小船到城頭，周王率領宫中的眷屬以及寧鄉各郡王栖息城樓避水，坐在雨中絶食七天。王燮用船接周王，王從城上駕船出城，名衡等人也都出城。茂灼、士奇餓久了不能起身，一同溺死。賊寇駕戰艦入城，留下的百姓全完了，於是拔營向西去。城剛被圍困時有百萬户居民，後來餓死病死的有十分之二、三。汴梁的繁華居中州之首，群盗心裏羡慕，到這時全部淹没水中。皇上聽説，十分悲痛。還念着諸臣守衛的辛勞，命令給他們記功。給名衡加官兵部右侍郎，名衡以有病推辭。隨即提升王漢爲右僉都御史，代替名衡巡撫河南。名衡回家不久，大清兵攻破沂州，名衡夫婦殉難。

王漢

王漢，字子房，掖縣人。崇禎十年進士。除高平知縣。調河内，擒巨寇天壇山劉二。又乘雪夜破妖僧智善。夜半渡河，破賊楊六郎。李自成圍開封，漢然火金龍口柳林爲疑兵，遣死士入賊中，聲言“諸鎮兵來援，各數十萬至矣”。賊聞則驚走。

王漢，字子房，掖縣人。崇禎十年進士。授官高平知縣。調往河内，擒獲大盗天壇山劉二。又乘着雪夜打敗妖僧智善。半夜渡河，打敗賊寇楊六郎。李自成圍困開封，王漢在金龍口柳林點火作疑兵，派遣敢死的勇士到賊寇中間，聲言“各鎮的軍隊來增援，各有數十萬人到了”。賊寇聽到就驚慌逃走。

漢爲人負氣愛士。人有一長，嗟嘆之不容口。僚屬紳士陳民疾苦，或言己過，則瞿然下拜。用兵士卒同甘苦，人樂爲之死。好用間，賊中虛實莫不知。攻天壇山賊，山陡絶，登者挽以布。漢持刀直上，人服其勇。時賊氛日熾，帝每臨朝而嘆漢前後破賊功，降旨優敘。

王漢爲人憑恃意氣不肯屈居人下，愛惜人才。別人有一點長處，便贊嘆不絶口。下屬官吏紳士陳述民間疾苦，或説自己的過錯，就驚視下拜。打仗時與士卒同甘共苦，人都樂意爲他拼命。喜歡使用間諜，賊中的虛實没有不知道的。攻打天壇山賊寇，山勢陡峭險峻，登山的人用布條互相牽拉。王漢提刀直上，人們都佩服他的勇敢。當時賊寇的氣焰日益囂張，皇上每當臨朝就贊嘆王漢前後破賊的功勞，降旨優先補官。

十五年春，以減俸行取入都，與蘇京、王燮同召對，稱旨。命三臣皆以試御史監軍。漢監平賊鎮標楚、蜀軍，與督臣侯恂南援汴。

十五年春，因爲削減俸禄被召入京城，與蘇京、王燮一同召見應對，符合皇上的旨意。命令三臣都以試任御史的身份監軍。王漢監督已經平定賊寇鎮標的楚、蜀部隊，與督臣侯恂往南支援開封。

時兵部奏援剿兵十萬，十之四以屬京、燮，屬漢以其六。漢所監凡五萬九千，然大半已潰散，兵部空名使之。漢乃請自立標營兵千人，騎二百，報可。乃簡保營兵百餘人，募邯鄲、鉅鹿壯士三百人，又取故治河内所練義兵及修武、濟源素從征剿者五百人，及親故子弟，合千人。八月朔夜半，襲賊范家灘，斬一紅甲賊目。檄諸將合剿。自走襄陽，督左良玉兵救汴。至潼關，有詔漢巡按河南。時賊灌開封，漢聞，趣諸將自柳園夜半渡河，伏兵西岸，檄卜從善等夾攻之，斬首九十餘級，遂入汴。大張旗鼓爲疑兵，追賊至朱仙鎮，連戰皆捷。巡撫高名衡謝病，即擢漢右僉都御史代之。漢乃廣間諜，收土豪，議屯田，謀所以圖賊。

當時兵部奏請增援剿賊的軍隊十萬，十分之四屬於蘇京、王燮，以十分之六屬於王漢。王漢所監督的軍隊共五萬九千，然而大半已經潰散，兵部使用空名額。王漢就請求自己建立標下的營兵千人，騎兵二百，回答可以。於是選拔保護營地的士兵一百多人，招募邯鄲、鉅鹿的壯士三百人，又收取原先任河内知縣時訓練的義兵以及修武、濟源一向跟隨征剿賊寇的士兵五百人，以及親戚故友的子弟，加起來共一千人。八月朔日半夜，在范家灘襲擊賊寇，斬殺一個穿着紅甲的賊寇頭目。發文令諸將會合征剿。親自走到襄陽，督促左良玉的部隊救援開封。到潼關，有詔書命令王漢巡按河南。當時賊寇水灌開封，王漢聽説，催促諸將在半夜從柳園渡過黄河，在西岸埋伏士兵，發文命令卜從善等人夾攻賊寇，斬首九十多級，於是進入開封。大張旗鼓作疑兵，追趕賊寇到朱仙鎮，接連戰鬥都獲勝利。巡撫高名衡稱有病，就提升王漢爲右僉都御史代替他。王漢就廣派間諜，收捕土豪，商議屯田，計謀剿賊的辦法。

無何，劉超反永城。超，永城人，跛而狡，爲貴州總兵，坐罪免。上疏言兵計，陳新甲用爲河南總兵。以私怨殺其鄉官御史魏景琦一家三十餘人，懼罪，遂據城反。漢上疏請

没有多久，劉超在永城造反。劉超，永城人，脚跛而狡猾，任貴州總兵，因獲罪被罷免。上疏議論軍事計策，陳新甲任用他爲河南總兵。因爲私仇殺死在家鄉閑居的官員御史魏景琦一家三十多人，懼怕得罪，就占據城市造反。王漢上

討，語泄，超得爲備。明年正月，漢入永城，聲言招撫，爲賊所殺。參將陳治邦、游擊連光耀父子皆戰死。游擊馬魁負漢尸以出，面如生。詔贈兵部尚書，蔭錦衣世百户，建祠致祭。既而超伏誅，傳首九邊。

疏請求征討，這話泄露出去，劉超得以作好準備。次年正月，王漢進入永城，聲言招撫他們，被賊寇所殺。參將陳治邦、游擊將軍連光耀父子都戰死。游擊將軍馬魁背負王漢的尸體出城，王漢的面目和活着的時候一樣。詔令贈官兵部尚書，恩蔭錦衣衛世襲百户，建造祠堂祭祀。不久劉超被殺，把他的首級傳送到邊境號令示衆。

徐汧　楊廷樞

徐汧，字九一，長洲人。生未期而孤。稍長砥行，有時名，與同里楊廷樞相友善。廷樞，復社諸生所稱維斗先生者也。天啓五年，魏大中被逮過蘇州，汧貸金資其行。周順昌被逮，緹騎橫索錢，汧與廷樞斂財經理之。當是時，汧、廷樞名聞天下。

徐汧，字九一，長洲人。生下未滿一歲就成了孤兒。稍爲長大後磨煉德行，在當時有名聲，與同鄉楊廷樞相親近。廷樞，就是復社的生員所稱爲維斗先生的那個人。天啓五年，魏大中被逮捕路過蘇州，徐汧借錢資助他上路。周順昌被逮捕，錦衣衛追捕犯人的官員蠻横地索討錢財，徐汧與廷樞籌集錢財經營這件事。當時，徐汧、廷樞的名聲傳遍天下。

崇禎元年，汧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三年，廷樞舉應天鄉試第一。中允黄道周以救錢龍錫貶官。倪元璐，道周同年生，請以己代謫，帝不允。汧上疏頌道周、元璐賢，且自請罷黜，帝詰責汧。汧曰："推賢讓能，藎臣所務；難進易退，儒者之風。間者陛下委任之意希注外廷，防察之權輒逮閹寺，默窺聖意，疑貳漸萌。萬一士風日賤，宸嚮日移，明盛之時爲憂方大。"帝不聽。汧尋乞假歸。還朝，遷右庶子，充日講官。

崇禎元年，徐汧成爲進士，改爲庶吉士，授官檢討。三年，廷樞考中應天府鄉試第一。中允黄道周因爲救援錢龍錫遭貶職。倪元璐，是道周的同榜進士，請求讓自己代替道周受貶謫的處分，皇上不允許。徐汧上疏稱頌道周、元璐賢良，并且自己請求免退，皇上責問徐汧。徐汧説："推舉賢才讓位給能人，這是忠臣所做的事；進身慎重退位容易，這是儒者的風度。近來陛下很少對外面的朝廷大臣寄予信任，防範監察的權力總是交給宦官，他們默默地窺測聖上的心思，已逐漸萌生對朝廷大臣的猜疑。萬一士大夫的風氣日益低下，皇上心意所向日益改變，盛明時代帶來的憂患更大。"皇上不聽。徐汧隨即請假回家。回到朝廷，升右庶子，擔任日講官。

十四年奉使益王府，便道還家。當是時，復社諸生氣甚盛，汧與廷樞、顧杲、華允誠等往復尤契。居久之，京師陷。福王召汧爲少詹事。汧以國破君亡，臣子不當叨位。且痛宗社之喪亡，由朋黨相傾，移書當事，勸以力破異同之見。既就職，陳時政七事，惓惓以化恩仇、去偏黨爲言。而安遠侯柳祚昌疏攻汧，謂："朝服

十四年奉命出使益王府，順路回家。當時，復社生員的氣勢很盛，徐汧與廷樞、顧杲、華允誠等人來往尤其密切。在家住了很久，京師陷落。福王徵召徐汧爲少詹事。徐汧認爲國破君亡，臣子不應當貪圖職位。又痛惜國家淪亡，是由於朋黨互相傾軋，寫信給當權的人，勸他們努力破除黨同伐異的成見。既已就職，陳述當前的政務七件事，懇切地把化解恩仇、破除私黨作爲直言。可是安遠侯柳祚昌上疏攻擊徐汧，説：

謁潞王於京口，自恃東林巨魁，與復社楊廷樞、顧杲諸奸狼狽相倚。陛下定鼎金陵，彼爲《討金陵檄》，所云'中原逐鹿，南國指馬'是何語？乞置汧於理，除廷樞、杲名，其餘徒黨，容臣次第糾彈。"時國事方棘，事亦竟寢。汧移疾歸。

"穿着朝服在京口拜見潞王，自己仗着是東林的重要首領，與復社的楊廷樞、顧杲等奸人狼狽爲奸互相依賴。陛下在金陵立國，他們作《討金陵檄》，所説'中原逐鹿，南國指馬'是什麽話？請求把徐汧關入監獄，革除廷樞、顧杲的名籍，其餘的黨徒，容許臣依次糾察彈劾。"當時國家的事務正艱難，這件事最後擱下了。徐汧稱病請假回家。

明年，南京失守，蘇、常相繼下。汧慨然太息，作書戒二子，投虎丘新塘橋下死。郡人赴哭者數千人。時又有一人儒冠藍衫而來，躍虎丘劍池中，土人憐而葬之，卒不知何人也。

次年，南京失守，蘇、常相繼被攻下。徐汧感慨地嘆息，寫信告誡兩個兒子，投身虎丘新塘橋下而死。同府的人趕來哭吊的有幾千人。當時又有一個人戴着儒冠穿着藍衫而來，跳入虎丘劍池中，當地人可憐他并把他埋葬了，最終不知道是什麽人。

於是廷樞聞變，走避之鄧尉山中。久之，四方弄兵者群起，廷樞負重名，咸指目廷樞。當事者執廷樞，好言慰之。廷樞嫚罵不已，殺之蘆墟泗洲寺。首已墮，聲從項中出，益厲。門人迮紹原購其尸葬焉。

這時廷樞聽説事變，逃走躲避到鄧尉山中。過了很久，四方輕率動兵的人紛紛起事，廷樞身負重名，衆人都矚目廷樞。當政的人抓住廷樞，好言安慰他。廷樞謾罵不停，在蘆墟泗洲寺殺了他。頭已掉下，聲音從頭頸中發出，更加嚴厲。他的門人迮紹原買來尸體埋葬了。

汧子枋，字昭法，舉十五年鄉試。枋依隱，有高行云。

徐汧的兒子徐枋，字昭法，考中十五年鄉試。徐枋依違於政事與隱居之間，游樂於人間，有高潔的行爲。

鹿善繼

鹿善繼，字伯順，定興人。祖久徵，萬曆中進士，授息縣知縣。時詔天下度田，各署上中下壤，息獨以下田報，曰："度田以紓民，乃病民乎！"調襄垣，擢御史，以言事謫澤州判官，遷榮澤知縣，未任而卒。父正，苦節自礪。縣令某欲見之，方糞田，投鍤而往。急人之難，傾其家不惜，遠近稱鹿太公。

鹿善繼，字伯順，定興人。祖父久徵，萬曆時考中進士，授官息縣知縣。當時詔令天下度量土地，各自題署上中下三等田地，息縣衹把下等田地上報，説："度量土地是要解除人民的危難，難道要損害人民嗎！"調任襄垣，提升御史，因爲議事貶謫澤州判官，調榮澤知縣，没有到任而死。父親鹿正，苦修志節自我磨煉。縣令某人想要見他，正在田裏澆糞，扔下鐵鍬就去。熱心地幫助别人擺脱危難，蕩盡家産不顧惜，遠近稱他爲鹿太公。

善繼端方謹愨。由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户部主事。内艱除，起故官。遼左餉中絶，廷臣數請發帑，不報。會廣東進金花銀，善繼稽舊制，金花貯庫，備各邊應用。乃奏記尚書

善繼端正誠篤。由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官户部主事。服母喪期滿，起任原官。遼左糧餉中斷，朝廷大臣數次請求發放内庫金銀，没有回答。適逢廣東上繳金花銀，善繼查核原先的制度，金花銀貯存府庫，備作各邊防的應用。就寫

李汝華曰："與其請不發之帑，何如留未進之金。"汝華然之。帝怒，奪善繼俸一年，趣補進。善繼持不可，以死爭。乃奪汝華俸二月，降善繼一級，調外。汝華懼，卒補銀進。泰昌改元，復原官，典新餉。連疏請帑百萬，不報。

簡帖給尚書李汝華說："與其請求不肯發放的内庫金銀，不如留下没有進獻的金銀。"汝華同意了。皇上發怒，削奪善繼一年的俸禄，催促補繳。善繼堅持反對，以死相爭。於是削奪汝華兩個月的俸禄，降善繼一級官階，調往外地。汝華懼怕，最後補足銀兩上繳。泰昌更改年號，恢復原官，主持徵收新增的糧餉。接連上疏請求發放百萬内庫金銀，不回答。

天啓元年，遼陽陷，以才改兵部職方主事。大學士孫承宗理兵部事，推心任之。及閲視關門，以善繼從。出督師，復表爲贊畫。布衣羸馬，出入亭障間，延見將卒相勞苦，拓地四百里，收復城堡數十，承宗倚之若左右手。在關四年，累進員外郎、郎中。承宗謝事，善繼亦告歸。

天啓元年，遼陽陷落，因爲有才能改任兵部職方主事。大學士孫承宗管理兵部的事務，真心信任他。等到檢閲關門，讓善繼隨從。外出督察部隊，又上表讓他做贊畫。穿着布衣騎着瘦馬，出入在堡壘之間，接見將領士兵進行慰勞，開拓土地四百里，收復城堡幾十座，承宗倚靠他像左右手。在關上四年，逐步晋升到員外郎、郎中。承宗辭去官職，善繼亦請假回家。

先是，楊、左之獄起，魏大中子學洢、左光斗弟光明，先後投鹿太公家。太公客之，與所善義士容城舉人孫奇逢謀，持書走關門，告其難於承宗。承宗、善繼謀借巡視薊門，請入覲。奄黨大嘩，謂閣部將提兵清君側，嚴旨阻之。獄益急，五日一追贓，搒掠甚酷。太公急募得數百金輸之，而兩人者則皆已斃矣。至是善繼歸，而周順昌之獄又起。順昌，善繼同年生，善繼又爲募得數百金，金入而順昌又斃。奄黨居近善繼家，難家子弟僕從相望於道。太公曰："吾不懼也。"崇禎元年，逆璫既誅，善繼起尚寶卿，遷太常少卿，管光禄丞事，再請歸。

起先，楊、左的案子發生，魏大中的兒子學洢、左光斗的弟弟光明，先後投靠鹿太公家中。太公把他們當客人接待，與所交好的義士容城舉人孫奇逢計謀，帶着書信走到關門，把他們的危難告訴承宗。承宗、善繼商量藉巡視薊門的機會，請求入朝見皇上。閹黨大爲喧嘩，説内閣大臣將領兵清除皇上身邊的人，下旨嚴厲地阻止。案情更加緊急，五日追贓一次，拷打十分殘酷。太公急切籌集到數百兩銀子送去，可是兩人都已經斃命了。到這時善繼回家，而周順昌的案子又發生。順昌，與善繼是同榜進士，善繼又爲他籌集到數百兩銀子，錢送進去順昌却又斃命了。閹黨住在善繼家附近，受難人家的子弟僕人來往不斷。太公説："我不怕。"崇禎元年，謀逆的太監已被誅殺，善繼起任尚寶卿，升太常少卿，管理光禄丞的事情，再次請假回家。

九年七月，大清兵攻定興。善繼家在江村，白太公請入捍城，太公許之，與里居知州薛一鶚等共守。守六日而城破，善繼死。家人奔告太公，太公曰："嗟乎，吾兒素以身許國，今果死，吾復何憾！"事聞，贈善繼大理卿，謚忠節，敕有司建祠。子化

九年七月，大清兵攻打定興。善繼家在江村，告訴太公請求入城守衛，太公同意了，與住在家的知州薛一鶚等人共同防守。守衛了六日而城被攻破，善繼死。家人奔走告訴太公，太公説："哎喲，我的兒子早已把自己交給了國家，現在果然死了，我還有什麽遺憾！"事情上報，贈善繼官大理卿，謚忠節，敕令有關部門建造祠

麟，舉天啓元年鄉試第一，伏闕訟父忠。逾年亦卒。

堂。兒子化麟，考中天啓元年鄉試的第一名，拜伏在宫殿之下申訴父親的忠義。過了一年亦死去。

薛一鶚

薛一鶚，字百當，由貢生爲黄州通判。荆王姬誣他姬鴆世子，一鶚白其誣。奄人傳太妃命，欲竟其獄，卒直之。遷蘭州知州。州北有田没於番，吏派其賦於他户，後田復歸，爲衛卒所據，而民出賦三十年，一鶚核除其害。至是佐善繼城守，遂同死。

薛一鶚，字百當，由貢生爲黄州通判。荆王的姬妾誣陷别的姬妾毒死世子，一鶚辯明她是受誣陷的。太監傳太妃的命令，要就此結案，一鶚最後爲她伸了冤。升蘭州知州。州的北邊有些田地被少數民族占領，胥吏把這些田地的賦税分派到其他人家頭上，後來田地又歸還了，被衛所的士兵所占據，但百姓出了三十年的田賦，一鶚核實後革除了這個弊害。到這時協助善繼守城，就一同死去。

贊曰：士大夫致政里居，無封疆民社之責，可遯迹自全，非以必死爲勇也。然而伉慨捐軀，冒白刃而不悔，湛宗覆族，君子哀之。豈非名義所在，有重於生者乎！氣節凛然，要於自遂其志。其英風義烈，固不可泯没於宇宙間矣。

贊曰：士大夫歸還政務在家閑居，没有守衛疆土人民的職責，可以隱藏行迹保全自己，不是以非要去死爲勇敢。然而慷慨捐軀，冒着鋭利的刀鋒而不後悔，使宗廟沉淪家族傾覆，君子爲他們感到悲哀。難道不是名分大義在此，有比活命更重要的啊！要做到氣節凛然，關鍵在於順着自己的志向去行事。他們傑出的氣概義烈的行爲，必定不會在宇宙間消失。

明史卷二百六十八

列傳第一百五十六

曹文詔 (弟)文耀 周遇吉 黄得功

曹文詔 曹文耀

曹文詔，大同人。勇毅有智略。從軍遼左，歷事熊廷弼、孫承宗，積功至游擊。

崇禎二年冬，從袁崇焕入衛京師。明年二月，總理馬世龍畀所賜尚方劍，令率參將王承胤、張叔嘉，都司左良玉等伏玉田枯樹、洪橋，鏖戰有功，遷參將。自大塹山轉戰逼遵化，又從世龍等克大安城及鮎魚諸關。以與復四城功，加都督僉事。七月，陝西賊熾，擢延綏東路副總兵。

賊渠王嘉胤久據河曲。四年四月，文詔克其城。嘉胤脱走，轉掠至陽城南山。文詔追及之，其下斬以降。以功擢臨洮總兵官。

點燈子自陝入山西。文詔追之，及於稷山，諭降七百人。點燈子遁，尋被獲，伏誅。

李老柴、獨行狼陷中部，巡撫練國事、延綏總兵王承恩圍之。五月，慶陽賊郝臨菴、劉道江援之。會文詔西旋，與榆林參政張福臻合剿，馘老柴及其黨一條龍，餘黨奔摩雲谷。副將張弘業、游擊李明輔戰死。文詔乃與游擊左光先、崔宗廕、李國奇分剿綏德、宜君、清澗、米脂賊，戰懷寧川、黑泉峪、封家溝、綿湖峪，皆大

曹文詔，大同人。勇敢果斷有智謀。跟隨軍隊到遼左，先後在熊廷弼、孫承宗手下辦事，積累功勞升到游擊將軍。

崇禎二年冬，跟隨袁崇焕入朝保衛京城。次年二月，總理馬世龍給予皇上所賜的尚方寶劍，命令他率領參將王承胤、張叔嘉，都司左良玉等人埋伏在玉田的枯樹、洪橋，鏖戰有功，升爲參將。從大塹山轉戰逼近遵化，又跟隨世龍等人攻克大安城及鮎魚諸關。因爲參加恢復四座城市有功勞，加官都督僉事。七月，陝西賊寇猖獗，提升爲延綏東路副總兵。

賊寇首領王嘉胤長久占據河曲。四年四月，文詔攻克了河曲。嘉胤逃走，轉輾劫掠到達陽城的南山。文詔追上了他，他的部下殺了他來投降。因爲有功提升臨洮總兵官。

點燈子自陝西進入山西。文詔追擊，到達稷山，曉諭招降七百人。點燈子逃遁，不久被抓獲，處死。

李老柴、獨行狼攻陷中部，巡撫練國事、延綏總兵王承恩包圍了他們。五月，慶陽賊寇郝臨菴、劉道江增援他們。適逢文詔回到西邊，與榆林參政張福臻會合征剿，斬老柴及他的黨徒一條龍，剩餘的黨徒逃奔摩雲谷。副將張弘業、游擊將軍李明輔戰死。文詔就與游擊將軍左光先、崔宗廕、李國奇分别征剿綏德、宜君、清澗、米脂的賊寇，在懷寧川、黑泉峪、封家溝、綿湖峪作戰，都獲大勝，掃地王被殺。

捷，掃地王授首。

紅軍友、李都司、杜三、楊老柴者，神一魁餘黨也，屯鎮原，將犯平涼。國事檄甘肅總兵楊嘉謨、副將王性善扼之，賊走慶陽。文詔從鄜州間道與嘉謨、性善合。五年三月，大戰西濠，斬千級，生擒杜三、楊老柴。餘黨糾他賊掠武安監，陷華亭，攻莊浪。文詔、嘉謨至，賊屯張麻村。官軍掩擊，賊走高山。游擊曹變蛟、馮舉、劉成功、平安等噪而上，賊潰走。變蛟者，文詔從子也。會性善及甘肅副將李鴻嗣、參將莫與京等至，共擊斬五百二十餘級。追敗之咸寧關，又敗之關上嶺。追至隴安，嘉謨、變蛟夾擊，復敗之。賊餘衆數千欲走漢南，爲游擊趙光遠所遏，乃由長寧驛走張家川。其逸出清水者，副將蔣一陽遇之敗，都司李宫用被執。文詔乃縱反間，給其黨，殺紅軍友，遂殲敗之水落城。追至静寧州，賊奔據唐毛山，變蛟先登，殄其衆。

可天飛、郝臨庵、劉道江爲王承恩所敗，退保鐵角城。獨行狼、李都司走與合，可天飛、劉道江遂圍合水。文詔往救。賊匿精鋭，以千騎逆戰，誘抵南原，伏大起。城上人言曹將軍已歿。文詔持矛左右突，匹馬縈萬衆中。諸軍望見，夾擊，賊大敗，僵尸蔽野，餘走銅川橋。文詔率變蛟、舉、嘉謨及參將方茂功等追及之，大戰陷陣，賊復大敗。尋與寧夏總兵賀虎臣、固原總兵楊麒破賊甘泉之虎兕凹。麒復追賊安口河、崇信窑、白茅山，皆大獲。總督洪承疇斬可天飛、李都司於平涼，降其將白廣恩，餘賊分竄。文詔追擊之隴州、平、鳳間。十月三戰三敗之，遂殲賊耀州錐子山，其黨殺獨行狼、郝臨

紅軍友、李都司、林三、楊老柴，是神一魁的餘黨，屯駐在鎮原，將要侵犯平涼。國事發文令甘肅總兵楊嘉謨、副將王性善扼守，賊寇逃往慶陽。文詔從鄜州小道與嘉謨、性善會合。五年三月，在西濠大戰，斬首千級，活捉杜三、楊老柴。餘黨糾集其他賊寇劫掠武安監，陷落華亭，攻打莊浪。文詔、嘉謨來到，賊寇屯駐張麻村。官軍襲擊，賊寇逃上於高山。游擊將軍曹變蛟、馮舉、劉成功、平安等鼓噪而上，賊寇潰敗逃走。變蛟，是文詔的侄子。適逢性善及甘肅副將李鴻嗣、參將莫與京等人到來，共擊殺斬首五百二十多級。在咸寧關追上擊敗賊寇，又在關上嶺打敗了他們。追到隴安，嘉謨、變蛟夾擊，又打敗了他們。賊寇剩下來的幾千人想逃到漢南，被游擊將軍趙光遠所遏止，於是從長寧驛逃到張家川。那些逃離清水的賊寇，副將蔣一陽與他們遭遇戰敗，都司李宫用被抓住。文詔就施展反間計，欺騙他們的同黨，殺紅軍友，於是在水落城圍困擊敗了他們。追趕到静寧州，賊寇逃奔占據唐毛山，變蛟已先登山，殲滅那一部分賊衆。

可天飛、郝臨庵、劉道江被王承恩打敗，退回保守鐵角城。獨行狼、李都司逃往會合，可天飛、劉道江就包圍合水。文詔前往救援。賊寇把精鋭部隊隱蔽起來，用一千騎兵迎戰，誘敵到南原，伏兵大規模出動。城上的人說曹將軍已死。文詔拿着矛左右衝突，單人匹馬回繞在萬人之中。各軍望見，夾擊，賊寇大敗，僵尸遮蔽了原野，剩下的人逃往銅川橋。文詔率領變蛟、馮舉、嘉謨以及參將方茂功等人追上他們，大戰衝賊入敵陣，賊寇又大敗。隨即與寧夏總兵賀虎臣、固原總兵楊麒在甘泉的虎兕凹打敗賊寇。楊麒又追賊到安口河、崇信窑、白茅山，都大有俘獲。總督洪承疇在平涼斬殺可天飛、李都司，招降他們的將領白廣恩，其餘的賊寇分別逃竄。文詔在隴州、平、鳳之間追擊他們。十月份三次戰鬥三次打敗了他們，就在耀州錐子山圍困賊寇，他們的黨徒殺死獨行狼、郝臨庵來投降。承疇殺

菴以降。承疇戮四百人，餘散遣。關中巨寇略平。

巡撫御史范復粹彙奏首功凡三萬六千六百有奇，文詔功第一，嘉謨次之，承恩、麒又次之。文詔在陝西，大小數十戰，功最多，承疇不爲叙。巡按御史吴甡推獎甚至，復粹疏復上。兵部抑其功，卒不叙。

當是時，賊見陝兵盛，多流入山西，其魁紫金梁、混世王、姬關鎖、八大王、曹操、闖塌天、興加哈利七大部，多者萬人，少亦半之，蹂躪汾州、太原、平陽。御史張宸極言："賊自秦中來。秦將曹文詔威名宿著，士民爲之謡曰'軍中有一曹，西賊聞之心膽摇'。且嘗立功晋中，而秦賊滅且盡。宜敕令入晋協剿。"於是命陝西、山西諸將并受文詔節制。

六年正月抵霍州，敗賊汾河、盂縣，追及於壽陽。巡撫許鼎臣遣謀士張宰先大軍嘗賊，賊驚潰。二月，文詔追擊之，斬混世王於碧霞村。餘黨爲猛如虎逐走，遇文詔兵方山，復敗。五臺、盂、定襄、壽陽賊盡平。鼎臣命文詔軍平定，備太原東；張應昌軍汾州，備太原西。文詔連敗賊太谷、范村、榆社，太原賊幾盡。

帝以文詔功多，敕所過地多積糗糧以犒，并敕文詔速平賊。山西監視中官劉中允言文詔剿賊徐溝、盂、定襄，所司不給米，反以炮石傷士卒。帝即下御史按問。三月，賊從河内上太行，文詔大敗之澤州。賊走潞安，文詔至陽城遇賊不擊，自沁水潛師，還擊之芹地、劉村寨，斬首千餘。四月，賊屯潤城，其他部陷平順，殺知縣徐明揚。文詔至，賊走，乃夜半襲潤城，斬賊千五百。紫金梁、老回回

戮四百人，其餘的遣散。關中的巨寇大抵平定。

巡撫御史范復粹彙總上奏斬敵首級的功勞共有三萬六千六百多，文詔的功勞第一，嘉謨其次，承恩、楊麒又其次。文詔在陝西，大小數十仗，功勞最多，承疇不爲他記功。巡按御史吴甡極爲贊揚他，復粹的奏疏又呈上。兵部壓抑他的功勞，最終没有記功。

當時，賊寇見陝西的官兵多，大多流竄到山西，其中爲首的紫金梁、混世王、姬關鎖、八大王、曹操、闖塌天、興加哈利七大部，多的萬人，少的也有五千，蹂躪汾州、太原、平陽。御史張宸極説："賊寇從秦中來。秦將曹文詔的威名一直很響亮，士民有歌謡説他'軍中有一曹，西賊聞之心膽摇'。并且曾在晋中立功，而秦賊將被全部消滅。應該敕令他進入晋協助征剿。"於是命令陝西、山西諸將都受文詔的指揮調動。

六年正月抵達霍州，在汾河、盂縣打敗賊寇，追趕到壽陽。巡撫許鼎臣派遣謀士張宰在大軍之前用小部隊試探賊寇的强弱，賊寇驚慌潰逃。二月，文詔追擊他們，在碧霞村斬殺混世王。餘黨被猛如虎趕走，在方山遇到文詔的部隊，又被打敗。五臺、盂、定襄、壽陽的賊寇全被平定。鼎臣命令文詔在平定駐軍，守備太原的東面；張應昌在汾州駐軍，守備太原的西面。文詔在太谷、范村、榆社接連打敗賊寇，太原的賊寇幾乎全部消滅了。

皇上因爲文詔的功勞多，敕令在他所經過的地方多積儲乾糧用來犒賞部隊，同時敕令文詔迅速平定賊寇。山西監視宦官劉中允説文詔在徐溝、盂、定襄征剿賊寇，當地官員不給米，反而用大炮石塊打傷士兵。皇上立即交御史查問。三月，賊從河内上太行山，文詔在澤州大敗他們。賊寇逃往潞安，文詔到陽城遇見賊寇不加攻擊，從沁水暗地運動部隊，回頭在芹地、劉村寨攻擊他們，斬首一千多。四月，賊寇屯駐潤城，其他部隊攻陷平順，殺知縣徐明揚。文詔來到，賊寇逃走，就在半夜襲擊潤城，斬殺賊寇一千五百。

自榆社走武鄉，過天星走高澤山，文詔皆擊敗。他賊圍涉縣，聞文詔破賊黎城，解去。

五月，帝遣中官孫茂霖爲文詔内中軍。賊犯沁水，文詔大敗之，擒其魁大虎，又敗之遼城毛嶺山西。賊既屢敗，乃避文詔鋒，多流入河北。帝乃命文詔移師往討。而賊已敗鄧玘兵於林縣，文詔率五營軍夜襲破之。七月大敗懷慶賊柴陵村，馘其魁滚地龍，又追斬老回回於濟源。

文詔在洪洞時，與里居御史劉令譽忤。及是，令譽按河南，而四川石砫土官馬鳳儀軍敗没於侯家庄，賴文詔馳退賊。甫解甲，與令譽相見，語復相失。文詔拂衣起，面叱之。令譽怒，遂以鳳儀之敗爲文詔罪。部議文詔怙勝而驕，乃調之大同。

七年七月，大清兵西征插漢，還師入大同境，攻拔得勝堡，參將李全自經，遂攻圍懷仁縣及井坪堡、應州。文詔偕總督張宗衡先駐懷仁固守。八月，圍解，即移駐鎮城，挑戰敗還。已而靈丘及他屯堡多失陷，大清兵亦旋。十一月論罪，文詔、宗衡及巡撫胡沾恩并充軍邊衛。令甫下，山西巡撫吴甡薦文詔知兵善戰，請用之晋中。乃命爲援剿總兵官，立功自贖。當是時，河南禍尤劇，帝已允兵部議，敕文詔馳剿河南賊。甡復抗疏力争，請令先平晋賊，後入豫，帝不許。而文詔以甡有恩，竟取道太原，爲甡所留。

會賊高加計已殲，而鳳陽告陷，遂整兵南，以八年三月會總督洪承疇於信陽。承疇大喜，即令擊賊隨州，文詔追斬賊三百八十有奇。四月，承

紫金梁、老回回從榆社逃往武鄉，過天星逃往高澤山，文詔都擊敗了他們。其他賊寇圍攻涉縣，聽到文詔在黎城打敗賊寇，解除包圍離去。

五月，皇上派遣宦官孫茂霖擔任文詔的内中軍。賊寇侵犯沁水，文詔大敗他們，擒獲他們的首領大虎，又在遼城毛嶺山西邊打敗他們。賊寇既已屢次戰敗，就避開文詔的鋒芒，大多流竄到河北。皇上就命令文詔調動部隊前往征討。而賊寇已在林縣打敗鄧玘的部隊，文詔率領五個營的軍隊夜襲打敗了賊寇。七月在柴陵村大敗懷慶的賊寇，斬殺他們的首領滚地龍，又在濟源追殺老回回。

文詔在洪洞的時候，與居住在家的御史劉令譽有矛盾。到這個時候，令譽巡按河南，四川石砫土司馬鳳儀的軍隊在侯家庄敗没，幸虧文詔趕來纔打退賊寇。纔脱下盔甲，與令譽相見，説話又不合。文詔把衣袖一甩起立，當面叱責他。令譽發怒，就把鳳儀的失敗作爲文詔的罪名。部裏議處文詔依恃着打勝仗而驕横，就把他調到大同。

七年七月，大清兵西征插漢部落，回師進入大同境内，攻克得勝堡，參將李全自殺，接着攻打圍困懷仁縣及井坪堡、應州。文詔偕同總督張宗衡起先駐在懷仁固守。八月，包圍解除，就移駐到鎮城，挑戰失敗而回。不久靈丘及其他屯堡大多失陷，大清兵也回去了。十一月論罪，文詔、宗衡及巡撫胡沾恩一并充軍到邊區的衛所。命令剛下達，山西巡撫吴甡薦舉文詔知曉軍事善於打仗，請求把他留在晋中使用。於是任命他爲援剿總兵官，立功爲自己贖罪。當時，河南的禍患尤其嚴重，皇上已准允兵部的提議，敕令文詔趕去征剿河南的賊寇。吴甡再次上疏力争，請求命令他先平定晋的賊寇，然後入豫，皇上不許。但文詔因爲吴甡對他有恩，竟取道太原，被吴甡留下。

適逢賊寇高加計已被殲滅，而鳳陽宣告陷落，於是整頓部隊向南，在八年三月與總督洪承疇相會於信陽。承疇大喜，當即命令在隨州攻擊賊寇，文詔追殺賊寇三百八十多。四月，承疇停

疇次汝州。以賊盡入關中，議還顧根本。分命諸將扼要害，檄文詔入關，文詔乃馳至靈寶謁承疇。承疇以賊在商、雒，聞官兵至，必先走漢中，而大軍由潼關入，反在其後，乃令文詔由閿鄉取山路至雒南、商州，直搗賊巢，復從山陽、鎮安、洵陽馳入漢中，遏其奔軼。曰："此行也，道路回遠，將軍甚勞苦，吾集關中兵以待將軍。"拊其背而遣之，文詔躍馬去。五月五日抵商州。賊去城三十里，營火滿山。文詔夜半率從子參將變蛟、守備鼎蛟、都司白廣恩等敗賊深林中，追至金嶺川。賊據險以千騎逆戰，變蛟大呼陷陣，諸軍并進，賊敗走。變蛟勇冠三軍，賊中聞大小曹將軍名，皆怖懾。

已而闖王、八大王諸賊犯鳳翔，趨汧陽、隴州，文詔自漢中馳赴。賊盡向靜寧、泰安、清水、秦州間，衆且二十萬。承疇以文詔所部合張全昌、張外嘉軍止六千，衆寡不敵，告急於朝，未得命。六月，官軍遇賊亂馬川。前鋒中軍劉弘烈被執，俄副將艾萬年、柳國鎮復戰死。文詔聞之，瞋目大罵，亟詣承疇請行。承疇喜曰："非將軍不能滅此賊。顧吾兵已分，無可策應者。將軍行，吾將由涇陽趨淳化爲後勁。"文詔乃以三千人自寧州進，遇賊真寧之湫頭鎮。變蛟先登，斬首五百，追三十里，文詔率步兵繼之。賊伏數萬騎合圍，矢猬集。賊不知爲文詔也，有小卒縛急，大呼曰："將軍救我！"賊中叛卒識之，惎賊曰："此曹總兵也。"賊喜，圍益急。文詔左右跳蕩，手擊殺數十人，轉鬥數里。力不支，拔刀自刎死。游擊平安以下死者二十餘人。承疇聞，拊膺大哭，帝亦痛悼，贈太子

駐汝州。因爲賊寇全部進入關中，商議回師守衛重要的地區。分別命令諸將扼守要害，發文令文詔入關，文詔就奔馳到靈寶謁見承疇。承疇認爲賊寇在商、雒，聽説官兵到來，必定先逃往漢中，而大軍從潼關開入，反而在他們的後面，就令文詔從閿鄉走山路到雒南、商州，直搗賊巢，再從山陽、鎮安、洵陽奔入漢中，阻止他們逃逸。説："這一次行動，道路迂迴遥遠，將軍很勞苦，我聚集關中的部隊來等待將軍。"拍着他的背送他走，文詔躍馬而去。五月五日抵達商州。賊寇離城三十里，露營時燃起的火堆遍布山崗。文詔半夜率領侄子參將變蛟、守備鼎蛟、都司白廣恩等人在深林中打敗賊寇，追到金嶺川。賊寇占據險要的地勢用一千騎兵迎戰，變蛟大呼衝入敵陣，諸軍并進，賊寇敗走。變蛟的勇猛壓過三軍，賊寇中聽到大小曹將軍的名字，都恐懼懾服。

不久闖王、八大王諸賊侵犯鳳翔，開赴汧陽、隴州，文詔從漢中奔赴。賊寇全部向静寧、泰安、清水、秦州間進發，部衆將達二十萬。承疇因爲文詔所統率的部隊加上張全昌、張外嘉的軍隊衹有六千人，寡不敵衆，向朝廷告急，未得到命令。六月，官軍在亂馬川遇到賊寇。前鋒中軍劉弘烈被抓住，不久副將艾萬年、柳國鎮又戰死。文詔聽説，瞪眼大罵，趕緊到承疇那兒請求行動。承疇高興地説："不是將軍不能消滅這些賊寇，衹是我的軍隊已分散，没有可以策應的。將軍先行，我將從涇陽奔赴淳化作後援。"文詔就帶三千人從寧州進發，在真寧的湫頭鎮遇到賊寇。變蛟先到，斬首五百，追趕三十里，文詔率領步兵跟着他。賊寇埋伏的數萬名騎兵合圍，箭很密集。賊寇不知道是文詔，有個小卒被賊縛住發急，大叫説："將軍救我！"賊寇中從官軍反叛過去的士卒認識他，指點給賊寇説："這是曹總兵。"賊寇喜，圍攻得更加緊急。文詔左右衝突，親手擊殺數十人，轉輾戰鬥幾里。力氣不支，拔刀自殺而死。游擊將軍平安以下死的有二十多人。承疇聽説，拍胸大哭，皇上也悲痛哀悼，贈官太子太保、左都督，賜祭葬的禮儀，世代蔭襲

太保、左都督，賜祭葬，世蔭指揮僉事，有司建祠，春秋致祭。文詔忠勇冠時，稱明季良將第一。其死也，賊中爲相慶。

指揮僉事，有關部門建造祠堂，春秋祭祀。文詔忠勇冠絶當時，稱爲明末第一良將。他死後，賊寇中爲此互相慶祝。

弟文耀，從兄征討，數有功。河曲之戰，斬獲多。後擊賊忻州，戰死城下。詔予贈恤。從子變蛟，自有傳。

弟文耀，跟隨兄長征討，數次立功。河曲的戰鬥，斬殺俘獲很多。後來在忻州攻打賊寇，戰死在城下。下詔贈給祭葬的儀禮。侄子變蛟，自己有傳。

周遇吉

周遇吉，錦州衛人。少有勇力，好射生。後入行伍，戰輒先登，積功至京營游擊。京營將多勛戚中官子弟，見遇吉質魯，意輕之。遇吉曰："公等皆紈袴子，豈足當大敵。何不於無事時練膽勇，爲異日用，而徒糜廪禄爲！"同輩咸目笑之。

周遇吉，錦州衛人。年輕時有勇氣力量，喜歡射獵。後來加入部隊，打仗總是衝在前面，積累功勞升到京營游擊將軍。京營的將領多是功臣外戚宦官的子弟，看到遇吉質樸粗魯，心裏輕視他。遇吉說："你們都是紈絝子弟，哪裏足以抵擋大敵。爲什麽不在太平無事的時候鍛煉膽量勇氣，爲他日所用，却這樣白白地浪費糧食俸禄！"同輩都看着他發出輕蔑的嘲笑。

崇禎九年，都城被兵。從尚書張鳳翼數血戰有功，連進二秩，爲前鋒營副將。明年冬，從孫應元等討賊河南，戰光山、固始，皆大捷。十一年班師，進秩受賚。明年秋，復出討賊，破胡可受於淅川，降其全部。楊嗣昌出師襄陽，遇吉從中官劉元斌往會。會張獻忠將至房縣，嗣昌策其必窺渡鄖灘，遣遇吉扼守槐樹關，張一龍屯光化，賊遂不敢犯。十二月，獻忠敗於興安，將走竹山、竹溪，遇吉復以嗣昌令至石花街、草店扼其要害，賊自是盡入蜀。遇吉乃從元斌駐荆門，專護獻陵。明年與孫應元等大破羅汝才於豐邑坪。又明年與黄得功追破賊鳳陽。已而旋師，敗他賊李青山於壽張，追至東平，殲滅幾盡，青山遂降。屢加太子少保、左都督。

崇禎九年，京城遭受戰争。跟隨尚書張鳳翼屢次血戰有功，連升兩級官階，任前鋒營副將。次年冬，跟隨孫應元等在河南征討賊寇，在光山、固始交戰，都獲大勝。十一年軍隊勝利歸來，增加官階受到賞賜。次年秋，又出朝征討賊寇，在淅川打敗胡可受，招降他的全部軍隊。楊嗣昌出師襄陽，遇吉跟隨宦官劉元斌前往會合。適逢張獻忠將到房縣，嗣昌算到他必然會偷渡鄖灘，派遣遇吉扼守槐樹關，張一龍屯駐光化，賊寇就不敢侵犯。十二月，獻忠在興安失敗，將逃到竹山、竹溪，遇吉又奉嗣昌的命令到石花街、草店扼守那兒的要害，賊寇從此全部入蜀。遇吉就跟從元斌駐扎荆門，專門保護獻陵。次年與孫應元等在豐邑坪大敗羅汝才。又次年與黄得功在鳳陽追擊打敗賊寇。不久回師，在壽張擊敗另一個賊寇李青山，追到東平，幾乎把賊寇全部殲滅，青山於是投降。經屢次晋升加官太子少保、左都督。

十五年冬，山西總兵官許定國有罪論死，以遇吉代之。至則汰老弱，繕甲仗，練勇敢，一軍特精。明年十二月，李自成陷全陝，將犯山西。遇

十五年冬，山西總兵官許定國有罪處死，以遇吉代替他。到任後就淘汰老弱，修繕甲胄武器，訓練勇敢的士兵，這一支軍隊特別精鋭。次年十二月，李自成攻陷全部陝西，將侵犯山西。

吉以沿河千餘里，賊處處可渡，分兵扼其上流，以下流蒲坂屬之巡撫蔡懋德，而請濟師於朝。朝廷遣副將熊通以二千人來赴。十七年正月，遇吉令通防河。會平陽守將陳尚智已遣使迎賊，諷通還鎮説降。遇吉叱之曰："吾受國厚恩，寧從爾叛逆！且爾統兵二千，不能殺賊，反作説客邪！"立斬之，傳首京師。至二月七日，太原陷，懋德死之。賊遂陷忻州，圍代州。

遇吉因爲沿河一千多里，賊寇處處可以渡河，分兵扼守它的上游，把下游蒲坂交給巡撫蔡懋德，同時向朝廷請求增援部隊。朝廷派遣副將熊通帶領二千人趕來。十七年正月，遇吉命令熊通防守黄河。適逢平陽守將陳尚智已派遣使者迎接賊寇，勸熊通回鎮説降。遇吉叱責他説："我受國家的厚恩，怎麽能跟着你叛逆！而且你統領士兵二千，不能殺賊，反而作説客嗎！"立刻斬了他，把首級傳送京師。到二月七日，太原陷落，懋德死難。賊寇接着陷落忻州，包圍代州。

遇吉先在代遏其北犯，乃憑城固守，而潛出兵奮擊。連數日，殺賊無算。會食盡援絶，退保寧武。賊亦踵至，大呼五日不降者屠其城。遇吉四面發大炮，殺賊萬人，火藥且盡，外圍轉急。或請甘言紿之，遇吉怒曰："若輩何怯邪！今能勝，一軍皆忠義。即不支，縛我予賊。"於是設伏城内，出弱卒誘賊入城，亟下閘殺數千人。賊用炮攻城，圮復完者再，傷其四驍將。自成懼，欲退。其將曰："我衆百倍於彼，但用十攻一，番進，蔑不勝矣。"自成從之。前隊死，後復繼。官軍力盡，城遂陷。遇吉巷戰，馬蹶，徒步跳蕩，手格殺數十人。身被矢如猬，竟爲賊執，大罵不屈。賊懸之高竿，叢射殺之，復臠其肉。城中士民感遇吉忠義，巷戰殺賊，不可勝計。其舍中兒，先從遇吉出鬥，死亡略盡。夫人劉氏素勇健，率婦女數十人據山巔公廨，登屋而射，每一矢斃一賊，賊不敢逼。縱火焚之，闔家盡死。

遇吉起先在代阻止賊寇往北侵犯，就依憑城市固守，暗地出兵奮勇攻擊。接連幾日，殺賊無數。適逢糧食吃光增援斷絶，退縮保守寧武。賊寇也跟着到來，大叫五日不投降就要毁城屠殺百姓。遇吉四面放大炮，殺賊萬人，火藥將盡，外面圍攻更急。有人請用好話去哄騙他們，遇吉怒道："你們這些人多麽怯懦啊！如今能勝，全軍都是忠義。假如不能支撑，把我綁起來交給賊寇。"於是在城内設下伏兵，派出弱兵引誘賊寇入城，趕緊落下閘門殺死幾千人。賊寇用炮攻城，傾毁又修復有兩次，打傷他們四員驍將。自成懼怕，想要撤退。他的將領説："我們的部衆比他們多百倍，衹要用十個打一個，輪番進攻，没有不勝的。"自成聽從了。前隊戰死，後面又跟了上來。官軍力量用盡，城就陷落。遇吉巷戰，馬匹跌倒，徒步衝突，親手格殺幾十人。身上中箭像刺猬一樣，最終被賊抓住，大駡不屈服。賊寇把他吊上高竿，亂箭射殺他，再割碎他的肉。城中的士大夫和百姓爲遇吉的忠義所激勵，巷戰殺賊，殺死的賊寇多得難以計算。他家中的子弟，首先隨從遇吉出來戰鬥，大略全部死亡。夫人劉氏向來勇健，率領幾十名婦女據守山頂的官署，登上屋子放箭，每一箭殺死一個賊寇，賊寇不敢逼近。放火燒屋，全家都死了。

自成集衆計曰："寧武雖破，吾將士死傷多。自此達京師，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寧武，吾部下寧有孑遺哉！不如還

自成召集衆人計議説："寧武雖然攻破，我將士死傷很多。從這裏到京師，經過大同、陽和、宣府、居庸，都有重兵。倘若全像寧武這樣，我的部下哪裏還有剩餘！不如還秦休息，計

秦休息，圖後舉。"刻期將遁，而大同總兵姜瓖降表至，自成大喜。方宴其使者，宣府總兵王承廕表亦至，自成益喜。遂决策長驅，歷大同、宣府抵居庸。太監杜之秩、總兵唐通復開門延之，京師遂不守矣。賊每語人曰："他鎮復有一周總兵，吾安得至此。"福王時，贈太保，謚忠武，列祀旌忠祠。

劃以後的行動。"確定日期即將逃遁，而大同總兵姜瓖的投降文書到了。自成大喜，止在宴請姜瓖的使者，宣府總兵王承廕的投降文書也到了，自成更加高興。於是作出長驅直入的決策，經過大同、宣府到達居庸。太監杜之秩、總兵唐通又開門迎接，京師於是失守了。賊首經常對人説："其他鎮再有一個周總兵，我怎麽能到這兒。"福王的時候，贈官太保，謚忠武，在旌忠祠列位受祭祀。

黄得功

黄得功，號虎山，開原衛人，其先自合肥徙。早孤，與母徐居。少負奇氣，膽略過人。年十二，母釀酒熟，竊飲至盡。母責之，笑曰："償易耳。"時遼事急，得功持刀雜行伍中，出斬首二級，中賞率得白金五十兩，歸奉母，曰："兒以償酒也。"由是隸經略爲親軍，累功至游擊。

黄得功，號虎山，開原衛人，他的祖先是從合肥遷徙來的。很早就成爲孤兒，與母親徐氏一起生活。從小就有奇特的氣度，膽量謀略超出别人。十二歲時，母親釀酒成熟，他偷着全部喝光。母親責備他，他笑着説："補償這些酒很容易。"當時遼東戰事緊急，得功提着刀混雜在部隊中，出去斬首二級，受賞按標準得到銀子五十兩，回來交給母親，説："兒用這個來償還酒。"由此隸屬經略爲親軍，積累功勞升到游擊將軍。

崇禎九年遷副總兵，分管京衛營。十一年以禁軍從總督熊文燦擊賊於舞陽，鏖光、固間，最。八月又從擊賊馬光玉於淅川之吴村、王家寨，大破之。詔加太子太師，署總兵銜。十三年從太監盧九德破賊於板石畈，賊革裏眼等五營降。十四年以總兵與王憲分護鳳陽、泗州陵，得功駐定遠。張獻忠攻桐城，挾營將廖應登至城下誘降。得功與劉良佐合兵擊之於鮑家嶺，賊敗遁，追至潛山，擒斬賊將闖世王馬武、三鷂子王興國。三鷂子，獻忠養子，最號驍勇者也。得功箭傷面，愈自奮，與賊轉戰十餘日，所殺傷獨多。明年移鎮廬州。

崇禎九年升副總兵，分管京衛營。十一年帶領禁軍跟隨總督熊文燦在舞陽攻擊賊寇，鏖戰光、固之間，功勞第一。八月又跟隨熊文燦在淅川的吴村、王家寨攻擊賊寇馬光玉，大敗了他。詔令加官太子太師，挂總兵的官銜。十三年跟隨太監盧九德在板石畈打敗賊寇，賊寇革裏眼等五個營投降。十四年以總兵的官職與王憲分别保護鳳陽、泗州的皇陵，得功駐扎在定遠。張獻忠攻打桐城，挾持京營的將領廖應登到城下誘降。得功與劉良佐會合部隊在鮑家嶺攻擊，賊寇失敗逃遁，追到潛山，抓獲斬殺賊寇將領闖世王馬武、三鷂子王興國。三鷂子，是獻忠的養子，被稱爲最驍勇的。得功中箭傷了面部，更加奮發，與賊寇轉戰十幾天，所殺傷的賊寇最多。次年把鎮所遷移到廬州。

十七年封靖南伯。福王立江南，進封侯。旋命與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爲四鎮。

十七年封靖南伯。福王在江南立國，進封侯。隨即任命他與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爲四鎮總兵。

初，督輔史可法慮傑跋扈難制，故置得功儀真，陰相牽制。適登萊

起初，督師的内閣輔臣史可法顧慮高傑桀驁不馴難以控制，所以把得功安置在儀真，暗地裏

總兵黄蜚將之任，蜚與得功同姓，稱兄弟，移書請兵備非常。得功率騎三百由揚州往高郵迎之，傑副將胡茂楨馳報傑。傑素忌得功，又疑圖己，乃伏精卒道中邀擊之。得功行至土橋，方作食。伏起出不意，上馬舉鐵鞭，飛矢雨集。馬踣，騰他騎馳。有驍騎舞槊直前，得功大呼反鬥，挾其槊而扶之，人馬皆糜。復殺數十人，跳入頹垣中，哮聲如雷，追者不敢進，遂疾馳至大軍得免。方鬥時，傑潛師搗儀真，得功兵頗傷，而所俱行三百騎皆歿。遂訴於朝，願與傑决一死戰。可法命監軍萬元吉和解之，不可。會得功有母喪，可法來吊，語之曰："土橋之役，無智愚皆知傑不義。今將軍以國故捐盛怒，而歸曲於高，是將軍收大名於天下也。"得功色稍和，終以所殺亡多爲恨。可法令傑償其馬，復出千金爲母賵。得功不得已，聽之。

牽制他。適逢登萊總兵黄蜚將赴任，黄蜚與得功同姓，以兄弟相稱，寫信請得功派兵以防不測。得功率領三百騎兵從揚州前往高郵迎接，高傑副將胡茂楨急馳報告高傑。高傑一向忌妒得功，又懷疑他謀取自己，就埋伏精兵在半路上攔擊他們。得功走到土橋，正在做飯，伏兵出其不意地發動進攻，得功上馬舉起鐵鞭，飛箭雨集。馬跌倒，跳到另一馬背上奔馳。有一個驍勇的騎兵揮舞槊直衝向前，得功大喊返身迎戰，挾住他的槊用鞭打他，人和馬都被打爛。又殺幾十人，跳入倒塌的墻裏，咆哮聲像雷那樣響，追趕的人不敢前進，於是疾馳到大營纔得以免難。正當戰鬥時，高傑暗地發動部隊攻擊儀真，得功的士兵損傷很多，而與他一起行動的三百騎兵全部戰死。就向朝廷申訴，願與高傑决一死戰，可法命令監軍萬元吉爲他們和解，不答應。適逢得功遭到母喪，可法來吊唁，告訴他説："土橋的戰鬥，無論聰明還是愚笨的人都知道高傑不義。如今將軍因爲國家的緣故平息盛怒，而把理屈歸於高傑，這樣使將軍在天下收取大大的名聲。"得功的臉色稍爲緩和，終究因爲被殺死的人多而記恨。可法命令高傑賠償他的馬匹，又出千金爲他的母親送葬。得功不得已，聽從了。

明年，傑欲趨河南，規取中原。詔得功與劉良佐守邳、徐。傑死，得功還儀真。傑家并將士妻子尚留揚州，得功謀襲之。朝廷急遣盧九德諭止，得功遂移鎮廬州。四月，左良玉東下，以清君側爲名，至九江病死，軍中立其子夢庚。命得功趨上江禦之，駐師荻港。得功破夢庚於銅陵，解其圍。命移家鎮太平，一意辦賊，論功加左柱國。

次年，高傑要開赴河南，謀取中原。下詔命令得功與劉良佐守衛邳、徐。高傑死，得功回到儀真。高傑的家屬和將士的妻子兒女還留在揚州，得功計劃襲擊他們。朝廷急忙派遣盧九德勸諭阻止，得功就把鎮所搬移到廬州。四月，左良玉東下，以清除君主身邊的奸人爲名，到九江病死，軍中擁立他的兒子夢庚。命令得功開赴上江防禦他們，部隊駐扎在荻港。得功在銅陵打敗夢庚，解除了他們的包圍。命令遷移住地鎮守太平，專心征討賊寇，論功加封左柱國。

時大清兵已渡江，知福王奔，分兵襲太平。得功方收兵屯蕪湖，福王潛入其營。得功驚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奈何聽奸人言，倉卒至此！且臣方對敵，安能扈駕？"王曰："非卿無可仗者。"得功

當時大清軍隊已經渡江，知道福王逃奔，分兵襲擊太平。得功剛收兵屯守蕪湖，福王秘密地進入他的軍營。得功吃驚地哭着説："陛下死守京城，臣等還可以盡力，爲什麼聽奸人的話，倉促地到這兒來！况且臣正在對付敵人，怎麼能保護皇上？"王説："除了你没有可以依賴的人。"

泣曰："願效死。"得功戰荻港時，傷臂幾墮。衣葛衣，以帛絡臂，佩刀坐小舟，督麾下八總兵結束前迎敵。而劉良佐已先歸命，大呼岸上招降。得功怒叱曰："汝乃降乎！"忽飛矢至，中其喉偏左。得功知不可爲，擲刀拾所拔箭刺吭死。其妻聞之，亦自經。總兵翁之琪投江死，中軍田雄遂挾福王降。

得功哭着説："願以死效勞。"得功在荻港作戰時，臂膀受傷幾乎跌倒。穿着舊布衣服，用絲帶綁住臂膀，帶刀坐在小船上，督促手下的八個總兵裝束好前去迎敵。而劉良佐已先歸順天命，在岸上大聲呼喊招降。得功憤怒地叱責説："你就這樣投降了嗎！"忽然飛箭到來，射中他喉嚨偏左的地方。得功知道没有辦法，扔下刀拾起從身上拔出的箭刺喉而死。他的妻子聽説了，也上吊自殺。總兵翁之琪投江而死，中軍田雄就挾持福王投降。

得功粗猛不識文義。江南初立，王詔書指揮，多出群小。得功得詔紙或對使罵裂之。然忠義出天性，聞以國事相規誡者，輒屈己改不旋踵。北來太子之獄，得功抗疏争曰："東宫未必假冒，先帝子即上子，未有了無證明，混然雷同者。臣恐在廷諸臣，諂徇者多，抗顔者少，即明白識認，亦不敢抗詞取禍矣。"時太子真僞莫敢决，而得功忠憤不阿如此。得功每戰，飲酒數斗，酒酣氣益厲。喜持鐵鞭戰，鞭漬血沾手腕，以水濡之，久乃得脱，軍中呼爲黄闖子。始爲偏裨，隨大帥立功名，未嘗一當大敵。及專鎮封侯，不及一年餘而南北轉徙，主逃將潰，無所一用其力，束手就殪，與國俱亡而已。其軍行紀律嚴，下無敢犯，所至人感其德。廬州、桐城、定遠皆爲立生祠。葬儀真方山母墓側。

得功粗魯勇猛不懂得文字的涵義，江南剛立國，王發詔書指揮，多出自一群小人之手。得功得到詔書有時對着使者駡着撕掉。然而忠義出自天性，聽到有用國家大事來規勸告誡他的，總是克制自己立即改正。從北方來的太子的案子，得功上疏抗争説："太子未必是假冒，先帝的兒子就是皇上的兒子，没有毫無證明，就亂哄哄地異口同聲的。臣恐怕在朝的諸臣，諂媚徇私的多，敢於觸犯皇上直言的人少，即使明白認識的，也不敢以言詞抗争而取禍。"當時太子的真假没有人敢决定，而得功忠正激憤不依附就像這樣。得功每次戰鬥，都要飲幾斗酒，酒興足了意氣更昂揚。喜歡拿着鐵鞭打仗，鞭沾上血迹粘住手腕，用水浸潤，好長時間纔能鬆脱，軍中稱他爲黄闖子。開始作偏將裨將，跟隨大帥建立功名，未曾獨自抵擋大敵。到專管一鎮受封侯爵，不到一年多就南北轉輾，君主逃亡將領潰敗，没有地方使用他的力量，衹能束手就死，與國家一起滅亡罷了。他的軍隊紀律嚴明，部下没有敢觸犯的，所到之處人們都感激他的恩德。他在世時廬州、桐城、定遠都爲他建立了祠廟。葬在儀真方山他母親的墓旁。

贊曰：曹文詔等秉驍猛之資，所向摧敗，皆所稱萬人敵也。大命既傾，良將顛蹶。三人者忠勇最著，死事亦最烈，故别著於篇。

贊曰：曹文詔等人禀受驍勇威猛的資質，所到之處一切敵人全被摧毁打敗，都是所謂的力敵萬人。國家的命脉既已傾覆，良將也衹能跌倒失敗。這三個人忠勇最突出，死於國事也最壯烈，所以在篇章中另外著録。

明史卷二百六十九

列傳第一百五十七

艾萬年　李卑　湯九州 楊正芳 楊世恩　陳于王 程龍(等)
侯良柱 (子)天錫　張令 汪之鳳　猛如虎 劉光祚(等)
虎大威　孫應元　姜名武 王來聘(等) 鄧祖禹
尤世威 王世欽(等)　侯世禄 (子)拱極　劉國能 李萬慶

艾萬年

艾萬年，米脂人。由武學生從軍，積功至神木參將。

崇禎四年從曹文詔復河曲。點燈子入山西，萬年從文詔連敗之桑落鎮、花地窊、霧露山，都司王世虎、守備姚進忠戰死。賊退屯石樓之康家山，西距河三十里，綏德知州周士奇、守備孫守法伏兵含峪，渡河襲殺之。五年從參政樊一蘅討平不沾泥。山西告警，隸文詔東討，與李卑一月奏五捷，又與賀人龍敗八大王、掃地王兵。明年，賊將東遁，連破之延家山、亢義村、賈寨村，擢副總兵。

初，山西既中賊，其土寇亦乘間起，三關王剛、孝義通天柱、臨縣王之臣皆殘破城邑。後見賊衰，相繼歸順，然陰結黨不散。巡撫戴君恩新視事，謀誅之。七年正月迎春，召王剛宴，殺之，并殺通天柱於他所，而萬年亦捕殺王豹五與其黨領兵王，生擒翻山動、姬關鎖、掌世王，獻俘京師，晋中巨盜略靖。豹五即之臣也。有議君恩殺降者，給事中張第元力言諸賊蹂躪之慘，請録萬年功。萬年適

艾萬年，米脂人。由武學生加入軍隊，積累功勞官至神木參將。

崇禎四年跟隨曹文詔收復河曲。點燈子進入山西，萬年隨從文詔在桑落鎮、花地窊、霧露山接連打敗了他，都司王世虎、守備姚進忠戰死。賊寇退駐石樓的康家山，往西離黄河三十里，綏德知州周士奇、守備孫守法在含峪埋伏部隊，渡過黄河襲擊殺了他。五年跟隨參政樊一蘅討平不沾泥。山西報警，隸屬文詔往東征討，與李卑一個月獲得五次勝利，又與賀人龍打敗八大王、掃地王的軍隊。次年，賊寇將往東逃遁，接連在延家山、亢義村、賈寨村打敗賊寇，提升爲副總兵。

起初，山西既已受賊騷擾，那裏的土寇也乘機而起，三關王剛、孝義通天柱、臨縣王之臣都破壞城市鄉鎮。後來看到賊寇衰敗，相繼歸順，然而暗地裏結黨不散。巡撫戴君恩新管事，計劃殺掉他們。七年正月迎春的時候，召王剛宴飲，殺了他，并在其他地方殺掉通天柱，而萬年亦捕殺王豹五與他的黨徒領兵王，生擒翻山動、姬關鎖、掌世王，在京師把俘虜獻給朝廷，晋中的巨盜大略平定。豹五就是之臣。有人議論君恩殺投降的人，給事中張第元極力叙説諸賊蹂躪地方的慘狀，請求給萬年記功。萬年正好患病請假

遘疾告歸，尋加署都督僉事。

八年二月，上疏言：

臣仗劍從戎七載，復府谷，解孤山圍，救清水、黄甫、木瓜十一營堡。轉戰高山，設伏河曲，有馬鎮、虎頭巖、石臺山、西川之捷。戰平陽、汾州、太原，復臨縣及蹏亭驛。大小數十戰，精力盡耗。與臣共事者李卑，溘先朝露。臣病勢奄奄，猶力戰冀北。又撫剿王剛、豹五、領兵王、通天柱，解散賊一萬三千有奇。蒙恩許臣養病，而督臣洪承疇檄又至，臣不敢不力疾上道。但念滅賊之法，不外剿撫，今剿撫俱未合機宜，臣不得不極言。

夫剿賊不患賊多，患賊走。蓋叠嶂重巒，皆其淵藪，兵未至而賊先逃，所以難滅，其故則兵寡也。當事非不知兵寡，因糗糧不足，爲苟且計，日引月長，以至於今，雖多措餉，多設兵，而已不可救矣。宜合計賊衆多寡，用兵若干，餉若干，度其足用，然後審察地利，用正用奇，用伏用間，或擊首尾，或衝左右，有不即時殄滅者，臣不信也。

次則行堅壁清野之法，困賊於死地，然後可言撫。蓋群賊携妻挈子，無城柵，無輜重，暮楚朝秦，傳食中土，以剽掠爲生。誠令附近村屯移入城郭，儲精兵火器以待之，賊衣食易盡，生理一絶，鳥驚鼠竄。然後選精鋭，據要害以擊之；或體陛下好生之心，誅厥渠魁，宥其脅從，不傷仁，不損威，

回家，隨即加代都督僉事的官銜。

八年二月上疏說：

臣拿着劍從軍七年，收復府谷，解除孤山的包圍，保全清水、黄甫、木瓜十一個營堡。轉戰高山，在河曲設下埋伏，有馬鎮、虎頭巖、石臺山、西川的勝利。戰鬥在平陽、汾州、太原，收復臨縣以及蹏亭驛。大小幾十次戰鬥，精力耗盡。與臣共事的李卑，忽然消逝比朝露還快。臣的病勢奄奄一息，還在冀北努力作戰。又招撫征剿王剛、豹五、領兵王、通天柱，解散賊寇一萬三千多。蒙受恩典允許臣養病，可是督臣洪承疇的公文又到了，臣不敢不勉强支撑病體上路。然而想到消滅賊寇的方法，不外乎征剿招撫，如今征剿招撫都不合機宜，臣不得不極力陳說。

剿賊不怕賊多，就怕賊逃走。因爲叠嶂重巒，都是他們的藏身之地，兵未到而賊先逃，所以難以消滅，其原因就是兵少。當權的不是不知道兵少，因爲軍糧不足，做敷衍的打算，日增月長，以至於到現在，雖然多籌措糧餉，多設置部隊，却已經不可挽救了。應該合計賊寇部衆的多少，要用兵多少，軍餉多少，計算多少足够使用。然後仔細觀察有利的地形，或用正陣或用奇兵，或用埋伏或用間諜，或攻擊首尾，或衝擊左右，有不立即消滅的，臣不相信。

其次實行堅壁清野的辦法，把賊寇困逼在死地，然後纔可以説招撫。群賊携妻帶子，没有城市欄柵，没有後勤物資，傍晚在楚早晨在秦，在中原地區取得給養，以剽劫掠奪爲生。如果命令附近村屯的人民搬往城中，儲備精兵火器來等待賊寇，賊寇的衣服糧食容易用光，生路一斷絶，就會像鳥驚飛老鼠逃竄。然後選擇精鋭部隊，占據要害加以攻擊；或者體諒陛下愛惜生靈的心意，誅殺他們的首領，寬恕他

乃撫剿良策。

們的脅從，不損傷仁愛，不損傷威嚴，乃是招撫征剿的良策。

帝深嘉之，下所司議行，然卒不能用其策也。

皇上深爲贊賞，交有關部門商議實行，然而最終不能采用他的策略。

尋授孤山副總兵，戍平涼。當是時，總督洪承疇迫六月滅賊之期，急進戰。諸將見賊衆兵寡，咸自揣不敵，而勢不可止。萬年及副將劉成功、柳國鎮，游擊王錫命合兵三千，以六月十四日至寧州之襄樂，遇賊大戰，斬首數百。伏兵驟起，圍之數重。萬年、國鎮力戰不支，皆戰歿。成功、錫命負重傷歸。士卒死者千餘人。事聞，贈恤如制。

不久授官孤山副總兵，戍守平涼。當時，總督洪承疇迫於六個月消滅賊寇的期限，急於進兵交戰。諸將見賊多兵少，都自料不能抵敵，可是形勢不許可停下來。萬年及副將劉成功、柳國鎮，游擊將軍王錫命集合士兵三千，在六月十四日到達寧州的襄樂，遇到賊寇大戰，斬首幾百。賊寇伏兵突然發動，包圍了幾層。萬年、國鎮極力戰鬥不能支撑，全部戰死。成功、錫命身負重傷回來。士卒死掉一千多人。事情上報，按照制度賞賜祭葬的禮儀。

李卑

李卑，字侍平，榆林人。由千總擢守備。天啓初，總督王象乾設薊鎮車營五，以卑爲都司僉書，統西協後車營。遷山海關游擊，坐事罷歸。

李卑，字侍平，榆林人。從千總提升爲守備。天啓初年，總督王象乾在薊鎮設立五個戰車營，任用李卑爲都司僉書，統領西協的後車營。升山海關游擊，因爲在某件事上獲罪而被罷免回家。

崇禎二年，陝西巡撫劉廣生議討延慶回賊，三道進兵，命卑與游擊伍維藩等由西路入。卑簡精騎二百，追擊兩晝夜，行四百里抵保安寧塞，連破之，共獲首功一千有奇。旋起延安參將。時群盜蜂起，延安尤甚，卑連敗之富家灣、松樹屯。四年，神一元陷保安，卑與寧夏總兵賀虎臣守延安，賊不敢犯。

崇禎二年，陝西巡撫劉廣生商議征討延慶的回族賊寇，三路進兵，命令李卑與游擊將軍伍維藩等從西路進入。李卑選拔精鋭的騎兵二百，追擊兩晝夜，行軍四百里抵達保安寧塞，接連打敗賊寇，共斬獲首級一千多。隨即起任延安參將。當時群盜蜂起，延安尤其嚴重，李卑在富家灣、松樹屯接連打敗他們。四年，神一元攻陷保安，李卑與寧夏總兵賀虎臣守衛延安，賊寇不敢侵犯。

尋擢孤山副總兵。譚雄陷安塞，據其城，卑與王承恩擊降雄，戮之，斬首五百三十餘級。五年春，混天猴陷宜君、鄜州，其夏攻合水。卑及參將馬科追至甘泉山。七月破之延水關，斬首六百二十餘級。其地東限黄河，賊溺死者無算，科部卒斬混天猴以獻。初，卑及游擊吴國俊等斬賊魁三人於甘泉橋子溝，尋剿賊固原，斬其魁薛仁貴等三人。

隨即提升爲孤山副總兵。譚雄攻陷安塞，占據安塞城，李卑與王承恩攻擊迫降譚雄，殺了他，斬首五百三十多級。五年春，混天猴攻陷宜君、鄜州，那一年夏天攻打合水。李卑及參將馬科追到甘泉山。七月在延水關打敗他，斬首六百二十多級。那個地方東面被黄河擋住，賊寇淹死的無數，馬科手下的士兵斬殺混天猴進獻。起初，李卑及游擊吴國俊等在甘泉橋子溝斬殺賊寇首領三人，隨即在固原剿賊，斬殺他們的首領薛仁貴等三人。

時陝西賊多流入山西。詔卑及賀人龍各率部卒千，隸總督張宗衡麾下。會王自用陷遼州，聞官兵至，棄城走。六年春，諸軍入城，多殺良民冒功，卑獨嚴戢其下無所擾。已，敗賊陽城之郎家山，又與艾萬年連敗之南獨泉、土河村，復敗之苽堰村。賊入濟源山中，巡撫許鼎臣檄卑、萬年合剿，卑破之天井關。七月，臨洮總兵曹文詔改大同，命卑代署其事，協討河北賊，加都督僉事，數有功。其冬，賊盡走河南，命卑援剿。七年春，敗賊內鄉，馳至光化，與楚兵敗賊蓮花坪、白溝坪，實授臨洮總兵官。討賊湖廣，賊多聚鄖、襄，總理盧象昇方倚卑辦賊，六月卒於官。

當時陝西的賊寇大多流竄進入山西。下詔令李卑及賀人龍各自率領部下士兵千人，隸屬總督張宗衡的帳下。適逢王自用攻陷遼州，聽說官兵到了，放棄城市逃走。六年春，諸軍入城，多殺良民假冒功勞，衹有李卑嚴格地管理他的部下無所騷擾。不久，在陽城的郎家山打敗賊寇，又與艾萬年在南獨泉、土河村接連打敗他們，又在苽堰村打敗他們。賊寇進入濟源山中，巡撫許鼎臣發文命令李卑、萬年會合征剿，李卑在天井關打敗他們。七月，臨洮總兵曹文詔改任大同，命令李卑代理他的職務，協助征討黃河北面的賊寇，加官都督僉事，屢立戰功。那年冬天，賊寇全部逃往河南，命令李卑援助剿賊。七年春，在內鄉打敗賊寇，奔走到光化，與楚兵在蓮花坪、白溝坪打敗賊寇，正式授予臨洮總兵官。在湖廣討賊，賊寇多聚集在鄖、襄，總理盧象昇正倚賴李卑討賊，六月死在任上。

卑善持紀律，所至軍民安堵。爲人有器度，當倉猝，鎮静如常。贈右都督，賜祭葬。

李卑善於執行紀律，所到之處軍民安定。爲人有器量，面臨突發事件，鎮静如常。贈官右都督，賜祭葬的禮儀。

湯九州

湯九州，石埭人。崇禎時，爲昌平副總兵。六年夏，流賊大擾河北、畿南。命九州協剿，與左良玉等屢破賊兵，賊悉渡河而南。其冬，大敗過天星於吴城鎮，斬首四百二十級。追賊闖天王等五華集，又敗之，斬首六百四十餘級。七年擊賊嵩縣之潭頭，斬首三百二十級。賊駐商、雒，謀再入山西。左良玉迎擊於商南，九州遣部將趙柱、周爾敬逆之雒南。賊至商州返。已，復侵閿鄉。九州病，遣部將淩元機、胡良翰等搜山，悉敗歿。九州尋赴援山西。未幾，以河南剿賊功，加署都督僉事。

湯九州，石埭人。崇禎時，任昌平副總兵。六年夏，流賊大肆騷擾河北、京城南部。命令九州協助征剿，與左良玉等屢次打敗賊兵，賊寇全部渡過黃河向南。那一年冬天，在吴城鎮大敗過天星，斬首四百二十級。追趕賊寇闖天王等人到五華集，又打敗了他，斬首六百四十多級。七年在嵩縣的潭頭攻擊賊寇，斬首三百二十級。賊寇駐扎在商、雒，謀劃再次進入山西。左良玉在商南迎擊，九州派遣部將趙柱、周爾敬在雒南迎擊。賊寇到商州返回。不久，又侵犯閿鄉。九州生病，派遣部將淩元機、胡良翰等搜山，全部失敗戰死。九州隨即開赴增援山西。没有多久，因爲在河南剿賊有功，加挂都督僉事的官銜。

八年春，被劾褫官，從軍自效。洪承疇入關，以吴村、瓦屋爲商南賊走內鄉、淅川要地，令九州偕良玉扼之。尋移駐洛陽。九年二月，賊走登

八年春天，遭彈劾被削奪官職，在軍中效力爲自己贖罪。洪承疇入關，認爲吴村、瓦屋是商南賊寇走往內鄉、淅川的險地區，命令九州偕同良玉扼守。隨即移駐洛陽。九年二月，賊寇走向

封石陽關，與伊、嵩賊合。九州期良玉夾擊，良玉半道歸。九州以孤軍千二百人由嵩縣深入。賊屢敗，窮追四十餘里，誤入深崖。遇賊數萬，據險攻圍。九州勢不敵，夜移營，爲賊所乘，遂戰歿。從孫文瓊伏闕三上書請恤，不報。文瓊後亦殉難。

登封的石陽關，與伊、嵩的賊寇會合。九州約定與良玉夾擊，良玉半路上回去了。九州帶領孤軍一千二百人從嵩縣深入。賊寇屢次失敗，窮追四十多里，誤入深山懸崖。遇到數萬賊寇，占據險要地圍住攻打。九州的力量不能抵敵，在夜晚轉移營地，被賊寇乘機襲擊，於是戰死。侄孫文瓊三次拜伏在宮門之下上書請求賞賜祭葬的禮儀，没有回答。文瓊後來也殉難。

楊正芳

時有楊正芳者，天啓間，以小校從軍，屢剿貴州賊，積功至副總兵。叙桃紅壩功，加署都督同知。崇禎三年擊破定番叛苗。七年，賊陷當陽，正芳以鎮筸兵敗賊班鳩灘，復其城。湖廣巡撫唐暉以獻陵、惠藩爲重，令正芳及總兵許成名專護荆州、承天。正芳連奏金沙鋪、蓮花坪、白溝坪、官田、石門山之捷。陳奇瑜出師鄖陽，正芳偕成名、鄧玘從竹山、竹溪、白河分道進，皆大獲。至十月，正芳督筸兵千餘援雒南，戰敗，及部將張上選皆死焉，一軍盡歿。贈太子少師、左都督，世蔭指揮同知，再蔭一子守備，賜祭葬，有司建祠。

當時有個楊正芳，在天啓年間，以小校的身份加入軍隊，屢次征剿貴州的賊寇，累積功勞升到副總兵。論桃紅壩的功勞，加領都督同知的官銜。崇禎三年打敗定番叛亂的苗民。七年，賊寇攻陷當陽，正芳帶領鎮筸的部隊在班鳩灘打敗賊寇，收復了當陽城。湖廣巡撫唐暉認爲獻陵、惠藩重要，命令正芳及總兵許成名專門保護荆州、承天。正芳接連在金沙鋪、蓮花坪、白溝坪、官田、石門山獲勝。陳奇瑜從鄖陽出師，正芳偕同成名、鄧玘從竹山、竹溪、白河分路進兵，都大有俘獲。到十月，正芳督率筸兵千餘人增援雒南，打了敗仗，和部將張上選都死於此役，全軍覆没。贈官太子少師、左都督，世襲恩蔭指揮同知，再恩蔭一個兒子任守備，賜祭葬的禮儀，有關部門建造祠廟。

楊世恩

又有楊世恩者，崇禎時，歷官湖廣副總兵。七年春，敗賊竹溪。大雨，山水驟發，賊多漂溺死，餘潰走。世恩疾擊，斬鎮山虎等四十餘人。已，追賊石河口，連戰康家坪、蚋溪，功最。八年冬，敗賊孝感。九年春，祖寬大破賊滁州。世恩從盧象昇馳至，復大破之。十年春，與秦翼明破劉國能於細石嶺，獲其魁新來虎。賊陷隨州，責戴罪自贖。

又有個楊世恩，崇禎時，官做到湖廣副總兵。七年春在竹溪打敗賊寇。天下大雨，山洪暴發，賊寇多被漂走淹死，其餘的潰散逃走。世恩迅速攻擊，斬殺鎮山虎等四十多人。不久，追趕賊寇到石河口，接連在康家坪、蚋溪交戰，功勞最大。八年冬，在孝感打敗賊寇。九年春，祖寬在滁州大破賊寇。世恩隨從盧象昇急馳而來，又大敗賊寇。十年春，與秦翼明在細石嶺打敗劉國能，俘獲他的首領新來虎。賊寇攻陷隨州，朝廷責令他戴罪立功爲自己贖罪。

十二年冬，督師楊嗣昌令守宜城。會賊羅汝才、惠登相分屯興山、遠安，夷陵告急。嗣昌檄世恩及荆門守將羅安邦赴救，至洋坪猴兒洞，

十二年冬，督師楊嗣昌命令他守宜城。適逢賊寇羅汝才、惠登相分别屯駐在興山、遠安，夷陵告急。嗣昌發文命令世恩及荆門守將羅安邦開赴救援，到洋坪的猴兒洞，道路十分險惡，嗣昌

道險甚，嗣昌再檄召還，而安邦由祚峪，世恩由重陽坪已兩道深入，期至馬良坪合兵。汝才、登相圍之香油坪，嗣昌連發數道兵往援，皆以道遠不能進。世恩等被困久，突圍走黃連坪，絶地無水，士饑渴甚。賊至，兩軍盡覆，世恩、安邦并死。

又發文把他們召回，可是安邦從祚峪，世恩從重陽坪已分兩路深入，約定到馬良坪會師。汝才、登相在香油坪包圍了他們，嗣昌接連派出幾路部隊前往支援，都因爲路途遥遠不能前進。世恩等人被圍困久了，突圍逃到黃連坪，地勢險惡没有水，兵士十分飢渴。賊寇到來，兩支軍隊全部覆没，世恩、安邦一起死去。

陳于王 程龍(等)

陳于王，字丹衷，吴縣人。世爲蘇州衛千户。既襲職，兩舉武鄉試，授奇兵營守備。以捕獲海盗功，遷都司僉書，守崇明蛇山。盗王一爵等亂海濱，于王率戰艦數十擊之羊山，持刀躍入其舟，生擒一爵，殲其黨殆盡。上官交薦，遂知名。天啓初，經略熊廷弼用爲標下參將。代者至，飲于王酒暴卒。其子訴于王毒殺之，逮繫久不釋。

陳于王，字丹衷，吴縣人。世代是蘇州衛的千户。已經承襲了這個職務，兩次考中武生鄉試，授官奇兵營的守備。因爲捕獲海盗的功勞，升都司僉書，守衛崇明的蛇山。盗賊王一爵等人擾亂海濱，于王率領幾十艘戰艦在羊山攻擊他們，提着刀跳入他們的船，活捉一爵，把他的黨羽大體殲滅乾净。上司官員紛紛薦舉，於是出了名。天啓初年，經略熊廷弼任用他爲帳下的參將。接替他職務的人到了，喝了于王的酒突然死亡。他的兒子申訴于王毒死了父親，被抓進監獄很久没有釋放。

崇禎二年，京師有警。巡撫曹文衡貰其罪，署前鋒游擊，將兵勤王。既至，兵事已解，遂南還。久之，巡撫張國維用爲中軍守備。九年，賊入江北，圍廬州，陷和州。國維遣于王守六合，守備蔣若來守江浦。賊方圍江浦，若來急入與知縣李維樾固守。賊登城，若來拒却之。縋下角賊，矢著其頰，左臂傷，裹血還戰，賊乃退。六合無城，若來與于王犄角捍賊，二邑賴以全。賊犯宿松，于王弟國計偕指揮包文達等以二千人往救。文達敗歿，于王驟馬入，拔其弟而出。

崇禎二年，京師有警報，巡撫曹文衡赦免他的罪，讓他代理前鋒的游擊將軍，帶領士兵入京護衛朝廷。等到了京師，戰事已緩解，於是回到南方。過了很久，巡撫張國維任用他爲中軍守備。九年，賊寇進入長江北面，包圍廬州，攻陷和州。國維派遣于王守衛六合，守備蔣若來守衛江浦。賊寇剛圍攻江浦，若來急忙入城與知縣李維樾一起固守。賊寇登城，若來打退了他們。吊下城與賊角鬥，箭射中他的面頰，左臂受傷，裹好流血的傷口繼續戰鬥，賊寇就退却了。六合没有城墻，若來與于王互成聲援的形勢抵抗賊寇，兩座城邑依仗着他們得以保全。賊寇侵犯宿松，于王的弟弟國計偕同指揮包文達等人領着二千人前往救援。文達戰敗而死，于王催馬衝入，把他的弟弟救出。

十年正月，賊分犯江浦、六合及安慶。國維遣部將張載賡等援安慶，而以新募兵二千令副將程龍及于王、若來分戍二邑。已而賊不至，國維議赴安慶，城太湖，乃提龍等三將兵西

十年正月，賊寇分兵侵犯江浦、六合以及安慶。國維派遣部將張載賡等人救援安慶，而命令副將程龍以及于王、若來率領新招募的二千士兵分别戍守兩座城邑。後來賊寇不來，國維提議開赴安慶，在太湖築城，於是調撥程龍等三個將領

上。三月，賊犯太湖，副將潘可大將安慶兵九百，龍等三將將吴中兵三千六百，禦之酆家店。賊先犯可大營，龍等至，夾擊之，賊多死。夜復至，中伏，亦敗去。監軍史可法欲退扼要害，諸將不從，掘塹守二十四日。羅汝才、劉國能等七營數萬衆齊至，圍數重。諸將突擊，頗有殺傷。可法偕副將許自强馳救，扼於賊，鳴大炮遥爲聲援，諸將亦呼譟突圍。會天雨，甲重不得出。明日日中，賊四面入，將士短兵接戰。可大戰死，龍引火自焚死。于王手執大刀，左右殺賊，傷重力竭，北面叩頭自刎死，閲十日面色如生。若來服圉人衣以免。

同死者，武舉詹兆鵬首觸石死。陸王猷殺賊過當，賊臠分其肉死。莫是驊、唐世龍及千户王定遠皆力戰死。百户王弘猷爲賊所執，鋸齒斷足，駡不絶聲死。士卒脱者僅千餘人。事聞，贈于王昭勇將軍、指揮使，世蔭副千户。餘贈蔭有差。

侯良柱　侯天錫

侯良柱，字朝石，永寧衛人。天啓初，累官四川副總兵。討奢崇明父子，復遵義城。又與參議趙邦清招降奢寅黨安鑾。六年五月代李維新爲四川總兵官，鎮永寧。時崇明敗奔水西，與安邦彦合，貴州兵數討不克。

崇禎二年，總督朱燮元遣貴州總兵許成名復赤水衛，崇明、邦彦以十餘萬衆來争。成名還永寧，賊追之鋭甚。良柱偕監軍副使劉可訓出戰小却，成名等來援，賊乃據五峰山桃紅壩。越數日，良柱乘賊不備，與副將鄧玘等侵早霧迫之，賊大潰，成名聞山上呼譟聲亦出。賊奔鵝項嶺，徑長而狹，人馬不能容。良柱、玘軍至，賊復大敗，死者數萬人。崇明、

的部隊西上。三月，賊寇侵犯太湖，副將潘可大統帥安慶兵九百，程龍等三將統率吴中兵三千六百，在酆家店抵禦賊寇。賊寇先進犯可大的軍營，程龍等到來，夾擊他們，賊寇死的很多。夜晚又來，中埋伏，也敗走。監軍史可法要退守要害，諸將不聽從，挖掘濠溝防守二十四日。羅汝才、劉國能等七個營數萬人一齊到來，包圍了幾層。諸將突擊，殺傷很多。可法偕同副將許自强急馳救援，被賊寇阻攔，鳴大炮遠遠地作聲援，諸將也呼喊鼓噪突圍。碰到天下雨，甲胄沉重不能衝出。次日中午，賊寇從四面衝入，將士用短兵器接戰。可大戰死，程龍點火自焚而死。于王手執大刀，左右殺賊，傷勢沉重氣力衰竭，向北面叩頭自殺而死，過了十天臉色還像活的一樣。若來穿着養馬人的衣服纔得以逃免。

一同死去的，武舉詹兆鵬用頭撞石頭而死。陸王猷殺賊過多，賊寇分割他的肉而死。莫是驊、唐世龍及千户王定遠都力戰而死。百户王弘猷被賊抓住，被鋸掉牙齒斬斷脚，駡聲不絶而死。士卒逃脱的僅一千多人。事情上報，贈于王官昭勇將軍、指揮使，世襲恩蔭副千户。其餘人贈官恩蔭不等。

侯良柱，字朝石，永寧衛人。天啓初年，經屢次升遷任四川副總兵。征討奢崇明父子，收復遵義城。又與參議趙邦清一起招降奢寅的黨羽安鑾。六年五月，代替李維新爲四川總兵官，鎮守永寧。當時崇明失敗逃奔水西，與安邦彦會合，貴州的軍隊數次征討他們，都不能攻克。

崇禎二年，總督朱燮元派遣貴州總兵許成名收復赤水衛，崇明、邦彦帶了十多萬人來相争。成名回永寧，賊寇追趕得很凶。良柱偕同監軍副使劉可訓出戰稍爲退却，成名等來增援，賊寇就占據了五峰山桃紅壩。過了幾天，良柱乘賊寇不防備，與副將鄧玘等人冒着晨霧進逼，賊寇大敗，成名聽到山上呼喊鼓噪聲也出兵。賊寇逃奔鵝項嶺，道路長而窄，容不下人馬。良柱、鄧玘的軍隊趕到，賊寇又大敗，死去的有幾萬人。崇明、邦彦與邦彦的黨羽僞都督莫德全被殺死，俘

邦彦與邦彦黨僞都督莫德并授首，俘其黨楊作等數千人。積年巨寇平，時稱西南奇捷。

四川巡撫張論上其功不及黔將。成名等怒，言邦彦、德乃己部將趙國璽所斬，且崇明猶未死。燮元信之，奏於朝。兵部不能决，賞久不行。御史孫徵蘭言："訊俘囚阿癡、楊作等，咸云邦彦即時授首，灼然非黔兵力。"帝即命獻俘告廟，傳首九邊。川中撫按及御史毛羽健皆訟良柱、可訓功，詆燮元。燮元疏辯且求去，賞遂格不行。良柱怨燮元，不爲用，至與相訐奏，解職候勘。久之，御史劉宗祥列上功狀。七年八月，始録前功，進良柱左都督，世廕錦衣指揮僉事；成名等亦優叙。未幾，復爲四川總兵官。

八年夏，總督洪承疇大舉討賊，令良柱扼賊入川路。戰鳳縣三江口，斬首三百七十有奇。明年冬，賊犯漢中，瑞王遣使乞師。良柱督兵援，與他將同却賊。十年四月，川中地震者七，地鳴者一，占主兵。賊果入犯，陷南江、通江。帝切責良柱及巡撫王維章。時良柱駐廣元，盡召諸地兵九千有奇，分防扼險，止餘二千人。賊知其勢弱，五月復寇川北。維章告急於朝。會賊轉掠他所，良柱乃撤還守隘兵，專守廣元。維章以爲非計，上章言之。十月，李自成、過天星、混天星等陷寧羌，分三道入寇。良柱急拒戰於綿州，衆寡不敵，陣亡。賊直逼成都，維章方守保寧，反在外，連失三十餘州縣。帝大怒，命逮二人下詔獄，猶未知良柱死。獄成，維章遣戍，追奪良柱官。

獲他們的黨徒楊作等幾千人。多年的巨寇被平定，當時稱爲西南特大的勝利。

四川巡撫張論上報他們的功勞沒有提到貴州的將領。成名等人發怒，説邦彦、莫德是自己部將趙國璽所殺，而且崇明還沒有死。燮元相信了，上奏朝廷。兵部不能決定，賞賜很久沒有頒發。御史孫徵蘭説："審訊俘虜的囚犯阿癡、楊作等人，都説邦彦當時被殺死，顯然不是貴州軍隊出的力。"皇上就命令進獻俘虜祭告太廟，把賊寇的首級傳送到各邊境示衆。川中的巡撫、巡按以及御史毛羽健都申訴良柱、可訓的功勞，攻擊燮元。燮元上疏争辯并且請求離職，賞賜於是受到阻礙沒有頒發。良柱怨恨燮元，不爲他所用，以致與他互相上奏攻擊，被解除職務聽候審問。時間久了，御史劉宗祥上疏列條陳述良柱立功的情況。七年八月，纔論以前的功勞，晋升良柱爲左都督，世代蔭襲錦衣衛指揮僉事；成名等人也優先授官。沒有多久，再次任四川總兵官。

八年夏，總督洪承疇大舉討賊，命令良柱扼守賊寇進入四川的道路。在鳳縣的三江口交戰，斬首三百七十多。次年冬，賊寇侵犯漢中，瑞王派遣使者乞求部隊支援。良柱督率士兵增援，與其他的將領一起打退賊寇。十年四月，川中地震七次，大地轟鳴一次，占卜預測要用兵。賊寇果然來犯，攻陷南江、通江。皇上嚴厲斥責良柱及巡撫王維章。當時良柱駐守廣元，全數招集各地的士兵九千多，因爲分兵防守險要的地方，衹剩下二千人。賊寇知道他的勢力薄弱，五月又騷擾川北。維章向朝廷告急。適逢賊寇轉而劫掠其他的地方，良柱就撤回防守險要關口的士兵，專門守衛廣元。維章認爲這是不正確的計劃，上奏章説了這事。十月，李自成、過天星、混天星等攻陷寧羌，分三路入侵。良柱急忙在綿州拒戰，寡不敵衆，陣亡。賊寇直逼成都，維章正在守衛保寧，反而在賊寇的外面，接連丢失三十多個州縣。皇上大怒，下令逮捕兩人關入錦衣衛監獄，還不知道良柱已死。案情了結，維章發配戍守，追奪良柱的官職。

十三年，良柱子指揮天錫伏闕言："臣與賊不共戴天。願捐貲繕甲，選募勁旅及臣父舊將，自當一隊，與賊血戰，下雪父耻，上報國恩。"帝深嘉之，命授游擊，赴嗣昌軍立功。已，嗣昌言天錫所將親丁二百六十人及召募精卒五六百人皆剽悍敢戰。帝益嘉之，再增一秩。

十三年，良柱的兒子指揮使天錫伏在宮門下說："臣與賊寇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願捐助錢財修繕甲胄，招募選拔精鋭的部隊以及臣父的舊將，自成一支軍隊，與賊寇血戰，對下洗雪父親的耻辱，對上報答國家的恩典。"皇上很是稱贊，下令授官游擊將軍，奔赴嗣昌的軍中立功。不久，嗣昌説天錫所統領的親兵二百六十人以及招募的精兵五六百人都剽悍敢於作戰。皇上更加贊賞他，再增加一級官階。

張令　汪之鳳

張令，永寧宣撫司人。天啓元年，奢崇明反，令爲僞總兵，從攻成都。令雖爲賊用，非其志。崇明敗歸永寧，令結宋武等乘間擒其僞丞相何若海，率衆以降。崇明怒，殺令一家，夷其先墓。巡撫朱燮元言令等爲國忘家，請優擢示勸，命與武并授參將。後屢從大軍征討，頻有功，加副總兵，仍視參將事，後實授建武游擊。

張令，永寧宣撫司人。天啓元年，奢崇明造反，張令是僞總兵，跟着攻打成都。張令雖然被賊寇所任用，但不是他的本意。崇明失敗回到永寧，張令聯合宋武等乘機抓住他的僞丞相何若海，率領衆人來投降。崇明發怒，殺了張令的全家，蕩平他祖先的墳墓。巡撫朱燮元説張令等爲國忘家，請求優先提拔以表示鼓勵，下令與宋武一起授官參將。後來屢次跟隨大軍征討，連續多次立功，加副總兵的官銜，仍然擔任參將的職務，後來正式授官建武游擊。

崇禎中，屢遷副總兵，鎮川北。七年，流賊入犯，總兵張爾奇以令爲先鋒，副將陳一龍、武聲華爲左右翼，拒之員山。令追至龍潭，一龍等不至，面中三矢，斬賊百餘級而還。賊犯略陽，令又擊敗之，扼保寧、漢中諸要害，秦賊不敢犯。十年冬，李自成等陷四川三十餘州縣，總兵侯良柱陣亡，令獲免。楊嗣昌之督師也，張獻忠等悉奔興安，爲令所扼，不得入漢中，乃轉寇夔州。十三年二月大敗瑪瑙山，走岔溪、千江河，令復與副將方國安大破之。令時年七十餘，馬上用五石弩，中必洞胸，軍中號"神弩將"。

崇禎年間，經多次升遷任副總兵，鎮守川北。七年，流賊來犯，總兵張爾奇用張令爲先鋒，副將陳一龍、武聲華爲左右翼，在員山抵抗賊寇。張令追趕到龍潭，一龍等人没有到，臉上中了三箭，斬殺賊寇一百多人而還。賊寇侵犯略陽，張令又擊敗了他們，扼守保寧、漢中各要害地區，陝西的賊寇不敢進犯。十年冬，李自成等攻陷四川三十多個州縣，總兵侯良柱陣亡，張令得以免難。楊嗣昌督率軍隊，張獻忠等全都逃奔興安，被張令所阻攔，不能進入漢中，就轉而騷擾夔州。十三年二月在瑪瑙山大敗，逃往岔溪、千江河，張令又與副將方國安大敗他們。張令當時年齡七十多，在馬上用五石的弩，射中了就一定穿胸而過，軍中稱爲"神弩將"。

獻忠轉入柯家坪，其地亂峰錯峙，篁深道險。令率衆追及之，分其下爲五，鼓勇争利。賊衆官軍寡，國安爲後拒，他道逸去。令獨深入，被

獻忠轉入柯家坪，那個地方亂峰錯立，竹林深密道路險峻。張令率領衆人追上他們，把部下分爲五路，鼓舞勇氣争取勝利。賊多官軍少，國安爲後衛，從另外一條道路逃走。張令獨自深

圍，居絶阪中，屢射賊營，應弦斃者甚衆。水遠士渴，賴天雨以濟，圍終不解。襄陽監軍僉事張克儉言於總督鄭崇儉曰："張令健將，奈何棄之!"急令參將張應元、汪之鳳從八台山進，總兵賀人龍從滿月嶆進。三月八日，應元等先至。令方與賊鬥，呼聲動山谷。應元等應之，内外夾擊，賊乃敗去。令與賊萬餘相持十三日，所殺傷過當，其卒僅五千耳。

時巡撫邵捷春駐重慶，遣守黃泥窪，倚令及秦良玉爲左右手。後捷春移大昌，以令守竹箘坪，防賊逸。九月，獻忠兵大至。令力戰，中矢死，軍遂敗。

之鳳既解柯家坪圍，後與應元同守夔州之土地嶺，部卒多新募。獻忠盡鋭來攻，之鳳、應元力戰。賊分兵從後山下，突入其營。應元突圍出。之鳳走他道免，山行道渴，飲斗水卧，血凝臆而死。逾月，令亦戰死。軍中失二將，爲奪氣。

猛如虎

猛如虎，本塞外降人，家榆林，積功至游擊。

崇禎五年擊邢紅狼於高平，解其圍。明年敗賊壽陽黑山，覆姬關鎖軍。已，從曹文詔追賊西偃、碧霞村，斬混世王。與頗希牧逐賊壽陽東，又與陳國威、馬杰破來遠寨。從文詔大破賊范村。國威以步卒三百夜劫賊紅山嶺，如虎、杰及虎大威、和應詔擊殺九條龍。尋以巡撫許鼎臣命，由文水入山剿賊。又與大威、應詔、杰由皋落山剿東犯之賊。并有功。賊流入畿南，山西警漸息，如虎仍隸鼎臣。七年剿賊沁源，馘五條

入，被圍困，處在險峻的山坡上，多次向賊寇的營地放箭，隨着弦響而死的賊寇很多。離水很遠士兵口渴，靠着天上下的雨來解决喝水問題，包圍始終不能打破。襄陽監軍僉事張克儉對總督鄭崇儉說："張令是一員猛將，爲什麽把他丢棄不管!"急忙命令參將張應元、汪之鳳從八台山進兵，總兵賀人龍從滿月嶆進兵。三月八日，應元等先到。張令正與賊寇戰鬥，呼喊聲震動山谷。應元等人響應他，内外夾擊，賊寇於是敗走。張令與賊寇萬餘人相持了十三天，所殺傷的敵人超過了己方的傷亡，他的士兵衹有五千。

當時巡撫邵捷春駐扎重慶，派張令守衛黃泥窪，依靠張令及秦良玉爲左右手。後來捷春移駐大昌，用張令守衛竹箘坪，防止賊寇逃走。九月，獻忠的部隊大量到來。張令奮力作戰，中箭而死，軍隊於是潰敗。

之鳳既已解除柯家坪的包圍，後來與應元一同防守夔州的土地嶺，部下的士兵多是新近招募的。獻忠出動全部精鋭部隊來進攻，之鳳、應元奮力作戰。賊寇分兵從後山下來，衝入他們的軍營。應元突圍而出。之鳳從别的道路逃走脱身，行走在山路上口渴，喝了一斗水躺下，血凝結在胸口而死。過了一個月，張令亦戰死。軍中失去了二將，因此而喪失士氣。

猛如虎，本是塞外投降過來的人，家住在榆林，累積功勞升到游擊將軍。

崇禎五年在高平攻擊邢紅狼，解除了對高平的圍困。次年在壽陽的黑山打敗賊寇，消滅姬關鎖的部隊。不久，隨從曹文詔在西偃、碧霞村追擊賊寇，斬混世王。與頗希牧在壽陽的東面驅逐賊寇，又與陳國威、馬杰攻破了來遠寨。隨從文詔在范村大敗賊寇。國威帶領三百名步兵在夜晚到紅山嶺襲擊賊寇，如虎、馬杰及虎大威、和應詔打死九條龍。隨即奉巡撫許鼎臣的命令，從文水入山剿賊。又與大威、應詔、馬杰從皋落山征剿向東侵犯的賊寇。都有功勞。賊寇流竄到京郊南面，山西的警報逐漸停息，如虎仍然隸屬於鼎臣。七年在沁源征剿賊寇，斬五條龍。

龍。

如虎驍果善戰，與虎大威齊名。戴君恩、吴甡相繼爲巡撫，并委任之。以功進參將。其年冬，賊在河南，欲乘冰北渡，如虎、大威扼之河濱。八年二月與大威、國威斬劇賊高加計。山西賊盡平，用甡薦加副總兵。其冬以防河功，加署都督僉事。連歲防河及援剿河南賊，勞績甚著。十一年冬，京師有警，如虎督兵勤王。明年四月擢薊鎮中協總兵官。

十三年坐事落職，發邊方立功。督師楊嗣昌請於朝，令從入蜀。十一月，監軍萬元吉大饗將士於保寧。以諸軍進止不一，擢如虎爲正總統，張應元副之，率軍趨綿州。分遣諸將屯要害。而元吉自間道走射洪，扼蓬溪以待賊。賊方屯安岳界，偵官軍且至，宵遁，抵内江。如虎簡驍騎追之。元吉、應元營安岳城下，以扼其歸路。十二月，張獻忠陷瀘州，其地三面阻江，惟立石站可北走。元吉以賊居絶地，將遣大兵南搗其老巢，而伏兵旁塞玉蟾寺，蹙賊北竄永川，逆而擊之，可盡殄。永川知縣已先遁，城中止丞簿一二人。如虎覓嚮導不可得，夜宿西關空舍。及抵立石，賊已先渡南溪返走。關中將賀人龍軍隔水不擊，賊遂越成都，走漢川、德陽，渡綿河入巴州。

明年正月，嗣昌親統舟師下雲陽，檄諸將陸追賊，諸軍乃盡躡賊後。賊折而東返，歸路悉空，不可復遏。如虎所將止六百騎，餘皆左良玉部兵，驕悍不可制，所過肆焚掠，惟參將劉士杰勇敢思立功。諸軍從良玉，多優閑不戰。改隸如虎，馳逐山谷風雪中，咸怨望。謡曰："想殺我

如虎驍勇果敢能打仗，與虎大威齊名。戴君恩、吴甡相繼任巡撫，都很信任他。因有功晋升參將。那年冬，賊寇在黄河南面，想要踩着冰渡河北上，如虎、大威守在河濱。八年二月與大威、國威斬殺巨賊高加計。山西的賊寇全部平定，因爲吴甡的薦舉加官副總兵。那年冬天因爲防守黄河有功，加領都督僉事的頭銜。連年防守黄河以及幫助征剿河南的賊寇，功勞戰績很突出。十一年冬，京師有警報，如虎督率部隊入京保衛朝廷。次年四月提升爲薊鎮中軍的總兵官。

十三年因事獲罪丢了官，被發配邊疆立功贖罪。督師楊嗣昌向朝廷請求，令他跟隨入蜀。十一月，監軍萬元吉在保寧大規模宴請將士。因爲各軍的行動不一致，提升如虎爲正總統，張應元作他的副手，率領軍隊奔向綿州。分别派遣各將屯守要害的地方。元吉從小路走到射洪，扼守蓬溪等待賊寇。賊寇正屯守在安岳的地界，偵察到官軍將要到來，深夜逃遁，抵達内江。如虎選拔驍勇的騎兵追趕。元吉、應元在安岳城下扎營，以此阻斷賊寇的歸路。十二月，張獻忠攻陷瀘州，那個地方三面被江擋住，衹有立石站可以通到北邊。元吉因爲賊寇處在絶地，將派遣大部隊往南搗毁他們的老巢，而埋伏士兵在一旁堵住玉蟾寺，逼迫賊寇往北逃竄到永川，迎面攻擊，可以全殲。永川知縣已事先逃跑，城中衹有縣丞主簿一二人。如虎尋找嚮導找不到，夜晚歇宿在西關的空房裏。等到達立石，賊寇已先渡南溪往回逃走。關中將領賀人龍的部隊隔着河不攻擊，賊寇就越過成都，走向漢川、德陽，渡過綿河進入巴州。

次年正月，嗣昌親自統領船隊下雲陽，發文令諸將從陸地追趕賊寇，諸軍就全部出動緊追在賊寇後面。賊寇轉折回到東方，歸來的路上都空蕩蕩没有軍隊，不能再加以阻止。如虎所統領的衹有六百騎兵，其餘都是左良玉部隊的士兵，驕横强悍不可控制，所過之處肆意焚燒擄掠，衹有參將劉士杰勇敢想立功。各軍跟着良玉，多優閑不參加戰鬥。改而從屬如虎，驅馳在山谷風雪之

左鎮，跑殺我猛鎮。"時賀人龍兵已大噪西歸，所恃止如虎，元吉深憂之。賊自巴州至開縣，官軍追之，遇諸黃陵城。日晡雨作，諸將疲乏，請詰朝戰。士杰奮曰："四旬逐賊，今始及之。舍弗擊，我不能也。"執戈先，如虎激諸軍繼之。士杰所當，輒摧陷。獻忠登高望官軍，見無後繼，密抽壯騎潛行箐谷中，乘高大呼馳下。良玉兵先潰，士杰及游擊郭開、如虎子先捷并戰死。如虎率親兵力戰，部將挾上馬，潰圍出，旗纛軍符盡失。乃收殘卒從嗣昌下荆州。及嗣昌死，率所部扼德安、黃州。會疽發背，不能戰，退屯承天，尋移駐南陽。

中，都怨恨。民謠説："想殺我左總兵，跑殺我猛總兵。"當時賀人龍的部隊已大肆鼓噪回到西方，所依賴的衹有如虎，元吉深爲擔憂。賊寇從巴州到開縣，官軍追趕他們，在黃陵城相遇。黃昏時下起雨，諸將疲乏，請求次日早晨交戰。士杰奮勇地説："追逐賊寇四十天，如今纔追到。放下不攻打，我不能够。"手執長戈衝在前面，如虎激勵諸軍跟上他。凡是士杰所攻擊的地方，總是將敵人摧毁。獻忠登上高處瞭望官軍，看到没有後續部隊，就秘密抽調精壯的騎兵悄悄地行進在長着竹林的山谷中，順着高處大聲呼喊奔馳而下。良玉的部隊先潰散，士杰及游擊郭開、如虎的兒子先捷一起戰死。如虎率領親兵奮力作戰，部將把他挾上馬，突圍而出，旗幟軍符全都丢失。於是收集殘存的士兵跟隨嗣昌下荆州。等到嗣昌死去，率領所帶的部隊扼守德安、黃州。這時背上長了毒瘡，不能打仗，退守承天，隨即移駐南陽。

十一月，李自成覆傅宗龍兵，乘勢來攻。如虎與劉光祚憑城固守，用計殺賊精卒數千。已而城破，如虎持短兵巷戰，大呼衝擊，血盈袍袖。過唐府門，北面叩頭謝上恩，自稱力竭，爲賊椹死。光祚及分守參議艾毓初、南陽知縣姚運熙并死之，唐王亦遇害。

十一月，李自成消滅了傅宗龍的部隊，乘勢前來進攻。如虎與劉光祚依靠城墻固守，用計殺死賊寇的幾千精兵。隨即城被攻破，如虎拿着短兵器巷戰，大喊着衝擊，鮮血沾濕了袍袖。經過唐王府的門，向北面叩頭感謝皇上的恩典，自稱力氣已衰竭，被賊寇刺死。光祚以及分工守備的參議艾毓初、南陽知縣姚運熙一起死難，唐王也遇害。

劉光祚

光祚，字鴻基，榆林衛人。初爲諸生，棄去。承祖蔭，歷官延綏游擊。崇禎三年奉詔勤王，與何可綱等戰灤州有功，遷汾州參將。五年與游擊王尚義敗賊張有義於臨縣。賊還兵犯之，軍盡覆，光祚僅以身免。被徵，未行，偕諸將復臨縣，詔除其罪。六年，賊犯石樓，光祚分三道擊，大敗之，斬隔溝飛、撲天虎等六人，獲首功三百七十。又數敗賊於臨縣、永寧。撲天飛等詐降，光祚設伏斬之。已，擊敗賊魏家灣、黑茶山。

光祚，字鴻基，榆林衛人。起初是生員，後來放棄了。承襲祖先的恩蔭，曾任延綏游擊將軍。崇禎三年奉詔命護衛朝廷，與何可綱等人在灤州作戰有功，升汾州參將。五年與游擊將軍王尚義在臨縣打敗賊寇張有義。賊寇回師進犯，全軍覆没，光祚僅一個人逃脱。被徵召治罪，没有起行，偕同諸將收復了臨縣，下詔免除他的罪名。六年，賊寇進犯石樓，光祚分三路攻擊，大敗賊寇，斬隔溝飛、撲天虎等六人，獲得首級三百七十。又在臨縣、永寧幾次打敗賊寇。撲天飛等人詐降，光祚設下埋伏殺了他們。不久，在魏家灣、黑茶山擊敗賊寇。七年征勦打敗王剛的餘

七年剿敗王剛餘黨，斬四百餘級，加署都督僉事，爲山西副總兵。敗賊崞縣，復其城。八年，賊渠賀宗漢號活地草者，見其黨劉浩然、高加計破滅，僞乞降。光祚伏兵斬之。晉中群盗皆盡，乃移光祚於宣府。久之，命率兵援剿河南。

黨，斬首四百多級，加領都督僉事的官銜，任山西副總兵。在崞縣打敗賊寇，收復了那座城。八年，賊寇首領綽號活地草的賀宗漢，看到他的同黨劉浩然、高加計被殲滅，僞裝求降。光祚設伏兵殺了他。晉中群盜都消滅光了，就把光祚調到宣府。過了很久，命令他帶領部隊到河南援助剿賊。

十一年連敗賊白果園、襄城。已，擢保定總兵官，仍協討河南賊。其冬，畿輔有警，馳還鎮。大清兵薄保定，以光祚堅守，不攻而去。光祚尋從總督孫傳庭南下。明年二月，大清兵還至渾河，值水漲，輜重難渡，諸將王樸、曹變蛟等相顧不敢擊，光祚恇怯尤甚。視師大學士劉宇亮劾之，詔即軍前正法。光祚適報武清捷，宇亮乃繫之武清獄，而拜疏請寬。帝怒罷宇亮，論光祚死。十四年，大學士范復粹録囚，力言光祚才武，命充爲事官，戴罪辦賊。光祚舉廢將尤翟文等，帝亦從之。

十一年在白果園、襄城接連打敗賊寇。不久，提升爲保定總兵官，仍舊協助征討河南的賊寇。那年冬天，京郊有警報，急馳回到鎮所。大清兵進逼保定，因爲光祚堅守，没有攻打就離去。光祚隨即跟從總督孫傳庭南下。次年二月，大清兵回到渾河，正碰到漲大水，輜重難以渡河，諸將王樸、曹變蛟等人互相看着不敢攻擊，光祚尤其怯懦。視察軍隊的大學士劉宇亮彈劾他，下詔命令就在軍前正法。恰好光祚上報在武清打了勝仗，宇亮就把他關入武清的監獄，然後上疏懇請寬免他。皇上憤怒地罷免宇亮，判光祚死罪。十四年，大學士范復粹復審囚犯，極力陳説光祚的才能武功，命令他充當辦事官員，帶着罪名征討賊寇。光祚薦舉遭到廢棄的將領尤翟文等，皇上也聽從了。

當是時，賊已陷河南、襄陽，中原郡縣大抵殘破。光祚士馬無幾，督師丁啓睿尤怯。光祚雖少有克捷，而賊勢轉盛。及傅宗龍敗歿於項城，南陽震恐。光祚適經其地，唐王邀與共守，城陷遂死。

當時，賊寇已攻陷河南、襄陽，中原的府縣大都殘缺破損。光祚的人馬没有多少，督師丁啓睿尤其怯懦。光祚雖然略有攻克獲勝，可是賊寇的勢力變得更盛大。等到傅宗龍在項城戰敗而死，南陽震驚恐慌。光祚恰好經過那個地方，唐王邀請他參加一起守城，城陷落就死了。

虎大威

虎大威，榆林人。本塞外降卒，勇敢嫻將略，從軍有功，累官山西參將。崇禎三年冬，從總兵尤世禄擊王嘉胤於河曲，力戰被傷。五年從總督張宗衡剿賊臨川、潞安、陽城、沁水，連勝之。明年從巡撫許鼎臣擊賊介休，殲其魁九條龍。時賊去山西，遁據輝林、武陟山中，約二萬餘。鼎臣令曹文詔自黎城入，大威、猛如虎諸將自臯落山入，賊屢敗。尋移大威

虎大威，榆林人。本是塞外投降的士兵，勇敢通曉用兵的謀略，在軍中有功，逐步升遷做到山西參將。崇禎三年冬，隨從總兵尤世禄在河曲攻擊王嘉胤，奮力作戰而受傷。五年隨從總督張宗衡在臨川、潞安、陽城、沁水剿賊，接連戰勝了他們。次年隨從巡撫許鼎臣在介休攻擊賊寇，殲滅他們的首領九條龍。當時賊寇離開山西，逃往占據輝林、武陟山中，大約有二萬多人。鼎臣命令曹文詔從黎城開入，大威、猛如虎諸將從臯落山開入，賊寇屢次戰敗。隨即調大威防守平

守平陽。七年，巡撫吴甡至，察諸將中惟大威、如虎沈毅可屬兵事，委任之。其冬與如虎扼賊渡河。高加計據岢嵐，四出剽掠。明年三月，二將追至忻、代山中。加計馬上舞三十斤長梃突陣，大威射殺之，追斬其衆五百人，餘黨悉平。甡薦二人忠勇，進大威副總兵。其冬以扼賊功，加署都督僉事。

九年八月，畿輔被兵，率師入援。明年春，命援剿陝西賊，遂代王忠爲山西總兵官。上疏言諸將討賊，零級不可取，生口不可貪，封域不可限。帝采納之。十一年詔兵部甄别諸大將，大威以稱職增秩。其年冬，京師戒嚴。命總督盧象昇統大威及宣府總兵楊國柱、大同總兵王樸入衛。尋從象昇轉戰至鉅鹿賈莊，被圍數匝，象昇死焉，大威等潰圍出。督師劉宇亮、總督孫傳庭皆言大威、國柱敢勇，身入重圍，視他將異，乞令立功自贖。大威亦上章請罪。帝不從，卒解其任。尋令從軍辦賊。

十四年正月，李自成圍開封。總督楊文岳遣大威及副將張德昌先率五千人渡河。會賊已解圍去，乃會河南巡撫李仙風於偃師，以兵少未敢擊賊。待文岳軍至，與賊戰鳴皋，大破之，又與監軍道任棟挫賊平峪。七月，自成及張獻忠、羅汝才攻鄧州，大威從文岳擊破之，斬首千餘級。陝西總督傅宗龍出關討賊，文岳、大威會之。九月次新蔡，抵孟家莊。將戰，秦帥賀人龍軍先潰，大威軍亦潰，遂奔沈丘。賊連陷河南鄧、許，再圍開封。大威從文岳援之，賊引去。明年二月，師次郾城。督師丁啓睿、總兵左良玉方與賊鏖戰，文岳督大威及馮大棟、張鵬翼等合擊，賊大

陽。七年，巡撫吴甡到，考察諸將中祇有大威、如虎深沉剛毅可以托付軍事，於是信任他們。那一年冬天與如虎阻止賊寇渡過黄河。高加計占據岢嵐，四出剽劫掠奪。次年三月，二將追到忻、代山中。加計在馬上揮舞三十斤重的長棒衝鋒陷陣，大威射死了他，追殺他的部衆五百人，餘黨全被平定。吴甡薦舉二人忠勇，晉升大威爲副總兵。那年冬天因爲遏止賊寇的功勞，加領都督僉事的官銜。

九年八月，京郊發生戰事，率領部隊入京增援。次年春，命令他支援征剿陝西的賊寇，就代替王忠爲山西總兵官。上疏説諸將討賊，零星的首級不可拾取，俘虜不可貪得，領地不可限制。皇上采納了。十一年下詔命令兵部考核鑒定各員大將，大威因爲稱職增加官階。那年冬天，京師戒嚴。命令總督盧象昇統領大威及宣府總兵楊國柱、大同總兵王樸入京護衛。隨即跟從象昇轉戰到鉅鹿的賈莊，被包圍了幾圈，象昇死了，大威等衝破包圍而出。督師劉宇亮、總督孫傳庭都説大威、國柱勇敢，身入重圍，與其他將領不同，請求命令他們立功爲自己贖罪。大威也上奏章請罪。皇上不同意，最後還是解除了他們的官職。隨即命令在軍中剿賊。

十四年正月，李自成包圍開封。總督楊文岳派遣大威及副將張德昌先率領五千人渡過黄河。適逢賊寇已解除包圍離去，就在偃師與河南巡撫李仙風會合，因爲兵少没有敢攻擊賊寇。等到文岳的軍隊到了，與賊寇在鳴皋交戰，大敗他們，又與監軍道任棟在平峪挫敗了賊寇。七月，自成及張獻忠、羅汝才攻打鄧州，大威隨從文岳打敗了他們，斬首一千多級。陝西總督傅宗龍出關討賊，文岳、大威與他們會合。九月駐扎新蔡，抵達孟家莊。將要交戰，陝西將領賀人龍的部隊先潰敗，大威的部隊也潰敗，於是逃奔沈丘。賊寇接連攻陷河南的鄧、許，再次圍攻開封。大威隨着文岳去援助，賊寇引兵離去。次年二月，部隊駐扎在郾城。督師丁啓睿、總兵左良玉正與賊寇鏖戰，文岳督率大威及馮大棟、張鵬翼等聯合攻擊，賊寇大敗。相持了十一個晝夜，俘獲斬首幾

敗。相持十一晝夜，俘斬數千。賊遂東陷陳州、歸德，已，復圍開封。七月朔，啓睿、文岳、大威及良玉、楊德政、方國安之師畢會。啓睿欲急擊，良玉不從，先走，大威諸軍亦走。帝大怒，立誅德政，黜譴啓睿諸人。大威時奔汝寧，出攻賊寨，中炮死，乃免其罪。

千人。賊寇就往東攻陷陳州、歸德，不久，又包圍了開封。七月初一，啓睿、文岳、大威及良玉、楊德政、方國安的部隊全部會師。啓睿要趕緊攻擊，良玉不聽，先撤走，大威各軍也走了。皇上大怒，立即誅殺德政，貶謫處分了啓睿等人。大威當時奔向汝寧，出兵進攻賊寇的營寨，中炮而死，就免除了他的罪罰。

大威爲偏裨，最有聲。及爲大帥，值賊勢益張，所將止數千人，不能大有所挫。然身經數十戰，卒死王事，論者賢之。

大威任偏將裨將，最有名聲。等到任大帥，正碰到賊寇的勢力更加囂張，所統領的士兵衹有幾千人，不能給賊寇重大的打擊。然而身經幾十戰，最後死於國事，議論的人説他賢良。

孫應元

孫應元，不知何許人。歷官京營參將，督勇衛營。勇衛營即騰驤、武驤四衛也，其先隸御馬監，專牧馬。莊烈帝鋭意修武備，簡應元及黄得功、周遇吉等訓練，遂成勁旅。

孫應元，不知道是哪裏人。曾任京營參將，督率勇衛營。勇衛營就是騰驤、武驤四衛，他們起先隸屬御馬監，專門牧馬。莊烈帝决意整頓軍備，選擇應元及黄得功、周遇吉等訓練勇衛營，於是成爲精鋭的隊伍。

崇禎九年秋，從張鳳翼軍畿輔，有功，進副總兵。再以功增秩一等。明年，河南賊熾，應元、得功慷慨請行。帝壯之。發卒萬人，監以中官劉元斌、盧九德，戒毋擾民。諸將奉命，軍行肅然。十二月大破賊鄭州，再破之密縣，先後斬首千七百。明年正月大破之舞陽、光山、固始。四日三捷，斬首二千九百有奇，賊乃謀犯江北。元斌、九德南趨潁州，護鳳陵，密遣應元、得功督騎兵扼賊前。自南而北，破之方家集。賊遂由固始走商城。録功，加都督僉事。已，復破之新野，又大破之遂平。熊文燦方主撫不戰。而賊憚應元等，多降，降者亦不遽叛，文燦以此擅撫賊功。已而京師有警，召應元等還，賊遂無所忌。帝初聞禁軍屢破賊，大喜，累加應元都督同知，賜銀幣蟒服，至是論功，遂進左都督，加銜總兵官，世廕錦衣副千户。

崇禎九年秋，隨從張鳳翼駐扎在京郊，有功勞，晋升爲副總兵。再因爲有功增加一級官階。次年，河南的賊寇大盛，應元、得功慷慨請求出征。皇上贊賞他們的壯烈。調發士兵萬人，用宦官劉元斌、盧九德監軍，告誡不要騷擾百姓。諸將接受命令，軍隊行列整肅。十二月在鄭州大敗賊寇，又在密縣打敗了他們，先後斬首一千七百。次年正月在舞陽、光山、固始大敗賊寇。四天三次獲勝，斬首二千九百多，賊寇就謀劃侵犯長江北面。元斌、九德往南奔向潁州，保護鳳陵，秘密派遣應元、得功督率騎兵扼守在賊寇的前方。從南向北，在方家集打敗賊寇。賊寇就從固始逃往商城。論功加官都督僉事。隨即，又在新野打敗了他們，又在遂平大敗了他們。熊文燦正主張招撫不要戰鬥。而賊寇害怕應元等人，多投降，投降的人也不很快反叛，文燦因此獨攬招撫賊寇的功勞。隨即京師有警報，召應元等人回來，賊寇就無所顧忌。皇上起初聽説禁衛軍屢次打敗賊寇，大喜，多次加應元官升任都督同知，賞賜銀幣和綉蟒的袍服，到這時論功，就進升爲左都督，加總兵官的銜，世代蔭襲錦衣衛副千

户。

十二年五月，張獻忠、羅汝才復叛，仍命元斌、九德監應元、得功軍南征。應元等馳至南陽。會馬光玉屯淅川之吴村，僞乞撫，規渡漢江應獻忠。淅川知縣郭守邦説降其黨許可變、胡可受。可變即賊改世王，可受則安世王也。可變夜至，處之東關。可受爲光玉所持，約未定。應元、得功趨内鄉掩其背，令副將周遇吉等分道别擊之。文燦所遣陳洪範亦至。八月至小黄河口，參將馬文豸等力戰，可受敗，呼曰："始與許王約降者我也，今歸命。"遇吉駐馬受之。應元、得功遂進兵王家寨。賊分屯南北兩山，用木石塞道。應元率文豸戰其南，得功率副將林報國戰其北，河南兵又扼華陽關，賊遂大敗，光玉遁免。元斌至軍，檄除可變、可受罪，授以官，報先後首功三千人。

十二年五月，張獻忠、羅汝才再次叛變，仍然命令元斌、九德監督應元、得功的軍隊南征。應元等奔馳到南陽。適逢馬光玉屯駐淅川的吴村，假意乞求招撫，計劃渡過漢江策應獻忠。淅川知縣郭守邦説服他的同黨許可變、胡可受投降。可變就是賊寇改世王，可受則是安世王。可變夜間來到，把他安置在東關。可受被光玉所挾持，没有約定。應元、得功奔内鄉襲擊賊寇的後方，命令副將周遇吉等人分路各自攻擊。文燦所派遣的陳洪範也到了。八月到小黄河口，參將馬文豸等人奮力作戰，可受失敗，大叫説："起初與許王相約投降的是我，如今歸順。"遇吉停馬接受了。應元、得功就進兵王家寨。賊寇分别屯駐在南北兩山，用木頭石塊堵塞道路。應元率領文豸在山南作戰，得功率領副將林報國在山北作戰，河南的部隊又扼守華陽關，賊寇就大敗了，光玉逃脱。元斌到軍中，發文免除可變、可受的罪，授予官職，上報先後斬獲首級三千的功勞。

及楊嗣昌督師襄陽，令元斌、應元戍荆門，護獻陵。十三年七月與副將王允成、王之綸，監軍僉事孔貞會等大破羅汝才於豐邑坪，斬首二千三百，生擒五百有奇。混世王、小秦王皆降。時稱荆楚第一功。十五年春，擊賊羅山，力戰。孤軍無援，遂陣殁。贈恤如制。

等到楊嗣昌在襄陽督察軍隊，命令元斌、應元戍守荆門，保護獻陵。十三年七月與副將王允成、王之綸，監軍僉事孔貞會等在豐邑坪大敗羅汝才，斬首二千三百，活捉五百多人。混世王、小秦王都投降。當時稱爲荆楚的第一件功勞。十五年春，在羅山攻擊賊寇，奮力作戰。孤軍無援，就死在戰陣上。按照制度贈官賞賜祭葬禮儀。

應元善戰，在行間多與黄得功偕。應元死，得功勛益顯，故其名尤震於世。

應元善於作戰，在軍中經常與黄得功在一起。應元死，得功的功勛更加顯赫，所以他的名聲更加震動當世。

姜名武

姜名武，字我揚，保德州人。舉天啓二年武會試，授大同威遠守備。

姜名武，字我揚，保德州人。考中天啓二年的武舉會試，授官大同威遠守備。

崇禎初，遷大水峪游擊。築杏山城有功，遷宣府西城參將，擊斬大盗王科。移守宣府右衛，擢通州副總兵。護諸陵有功，以故官典保定總督楊文岳中軍，兼忠勇營團練事。

崇禎初年，升大水峪游擊將軍。修築杏山城有功，升宣府西城參將，擊殺大盗王科。移防宣府右衛，提升爲通州副總兵。保護各皇陵有功，以原來的官銜掌管保定總督楊文岳的中軍，兼管忠勇營組織訓練的事務。

十五年，李自成圍開封急，名武從文岳往援。時諸軍壁朱仙鎮者十餘萬，左良玉最强。一夕，其軍大噪，突諸營，諸營驚潰。其軍遂乘亂掠諸營馬贏以去，於是諸營悉奔，獨名武一軍堅壁不動。侵晨，賊大至，督麾下血戰。殺數百人，力竭被執，大駡，爲賊磔死。贈特進榮禄大夫、右都督，蔭外衛世襲總旗。其子援王來聘、甄奇傑例，乃議贈特進光禄大夫、左都督，世襲錦衣百户。疏上，逾月而都城陷，不果行。

十五年，李自成圍攻開封緊急，名武隨從文岳前往救援。當時諸軍扎營在朱仙鎮的有十多萬，左良玉最爲强大。一天傍晚，他的軍隊大肆鼓噪，衝入各營，各營驚恐潰散。他的軍隊就乘亂劫掠了各營的馬騾而離去，於是各營全部奔逃，祇有名武一軍堅守營壘不動摇。天快亮的時候，賊寇大量到來，名武督率部下血戰，殺死幾百人，力氣衰竭被抓住，大駡，被賊寇肢解而死。贈官銜特進榮禄大夫、右都督，恩蔭外地衛所的世襲總旗。他的兒子援引王來聘、甄奇傑的例子，於是議定贈官銜特進光禄大夫、左都督，世襲錦衣衛百户。奏疏上報，過一個月京城陷落，終於没有實行。

王來聘

來聘，京師人。崇禎四年，中武會試。時帝鋭意重武，舉子運百斤大刀者止來聘及徐彦琦二人，而彦琦不與選。帝下考官及監試御史獄，悉貶兵部郎二十二人。遣詞臣倪元璐等覆閲，取百人，視文榜例，分三甲傳臚錫宴，以前三十卷進呈，欽定一甲三人，來聘居首，即授副總兵。武榜有狀元，自來聘始也。來聘既拜命，泫然流涕曰："上重武若此，欲吾儕效命疆埸爾，不捐軀殺賊，何以報上恩！"明年，孔有德據登州叛，官軍攻之久不下。又明年二月以火藥轟城，城壞。將士踴入，輒爲賊擊退。來聘復先登，中傷而死。天子惜之，贈蔭有加。奇傑亦官副總兵，隸楊文岳麾下，從擊賊河南，戰死。

王來聘，京師人。崇禎四年，考中武舉會試。當時皇上決心重視武事，舉人能揮舞百斤大刀的祇有來聘及徐彦琦兩人，而彦琦没有選上。皇上把考官及監考的御史關入監獄，把兵部的郎中二十二人全數貶黜。派遣文學侍從之臣倪元璐等覆核審閲，録取一百人，按照文進士發榜的通例，分爲三甲唱名賜宴，把前三十名的考卷進呈，皇上選定一甲的三人，來聘居首，當即授官副總兵。武進士公布的名單有狀元，從來聘開始。來聘已受君命，流下眼淚説："皇上如此重視武事，是要我們這些人在疆埸上拼命效力，不捐獻生命殺賊，怎麽能報答皇上的恩典！"次年，孔有德占據登州叛變，官軍進攻久久不能打下。又次年二月用火藥轟擊城墻，城墻毁壞。將士踴躍衝入，則被賊寇擊退。來聘再次首先登城，受傷而死。天子痛惜他，贈官恩蔭加等。奇傑也任副總兵，隸屬楊文岳的部下，跟着在河南攻擊賊寇，戰死。

鄧祖禹

先是，又有鄧祖禹者，蕲水人，舉萬曆四十七年武會試，授瀋陽守備。嘗出戰，中矢死，夜半復蘇，創甚告歸。崇禎初，起宣府游擊，入衛京師。副將申甫軍殁，祖禹力戰盧溝橋，擢涿州參將。疏請召對，不許。

在此之前，又有鄧祖禹，蕲水人，考中萬曆四十七年武舉會試，授官瀋陽守備。曾經出戰，中箭而死，半夜又醒過來，傷重請假回家。崇禎初年，起任宣府游擊將軍，召入保衛京師。副將申甫的部隊覆没，祖禹在盧溝橋奮力作戰，提升爲涿州參將。上疏請求召見應對，不准許。入朝

入朝上書，聲甚厲，爲御史所糾下獄，然帝頗采其言。久之赦出，爲辰沅參將，擒苗酋飛天王、張五保，斬首千五百級，夷其巢。擢副總兵，轄德安、黄州。攻賊土壁山，盡掩所獲爲己有。當事將劾之，請剿寇自贖。乃令援應城，將七百人入城。賊大至，圍數重。祖禹突圍保西城外，賊復圍之，軍敗被執。賊説降，怒駡不屈。賊言之再三，復駡曰："若此，須换却心肝。"賊笑曰："换不難。"遂剖心剜肝而死。

上書，聲音很嚴厲，被御史彈劾關入監獄，然而皇上很是采納他的話。過了很久赦免出獄，任辰沅參將，擒獲苗族酋長飛天王、張五保，斬首一千五百級，掃平了他們的巢穴。提升爲副總兵，管轄德安、黄州。在土壁山攻打賊寇，把所俘獲的全部占爲己有。當權的將要彈劾他，請求征剿賊寇爲自己贖罪。就命令他增援應城，帶領七百人入城。賊寇大量到來，包圍了幾層。祖禹突圍退守西城外，賊寇又包圍了他，軍隊戰敗被抓住。賊寇勸説他投降，怒駡不屈服。賊寇再三勸説，又駡道："若要我投降，必須要换掉我的心肝。"賊寇笑着説："换掉不難。"就被剖開心挖出肝而死。

尤世威

尤世威，榆林衛人。與兄世功、弟世禄并勇敢知名。天啓中，世威積官建昌營參將，調守牆子路。七年遷山海中部副總兵。寧遠告警，從大帥滿桂赴援，力戰城東有功，增秩受賜。

崇禎二年擢總兵官，鎮守居庸、昌平。其冬，京師戒嚴，命提兵五千防順義。俄命還鎮，防護諸陵。四年代宋偉爲山海總兵官，積資至左都督。七年命偕寧遠總兵官吴襄馳援宣府。坐擁兵不進，褫職論戍。未行，會流賊躪河南，詔世威充爲事官，與副將張外嘉統關門鐵騎五千往剿。

明年正月，賊陷鳳陽。世威以二千五百騎赴之，抵亳州。會總督洪承疇出關討賊，次信陽，命世威趨汝州。甫二日，承疇亦至。時賊見河南兵盛，悉奔入關中。承疇將入關征討，乃大會諸將，令分防汝、雒諸要害。以世威部下皆勁旅，令與參將徐來朝分駐永寧、盧氏山中，以扼雒南蘭草川、朱陽關之險。戒之曰："靈、陜，賊所出入，汝勿懈！"及承疇既

尤世威，榆林衛人。與哥哥世功、弟弟世禄一起因爲勇敢而有名氣。天啓年間，世威逐步升遷做到建昌營參將，調去守牆子路。七年升山海關中部的副總兵。寧遠告急，跟隨大帥滿桂趕去支援，在城東奮力作戰有功，增加官階接受賞賜。

崇禎二年提升爲總兵官，鎮守居庸、昌平。那年冬天京師戒嚴，命令他領兵五千防守順義。不久命令他回到鎮所，守護各皇陵。四年代替宋偉爲山海總兵官，累積資歷升到左都督。七年命令偕同寧遠總兵官吴襄奔馳援助宣府。因爲領着部隊不前進而獲罪，被革職論罪處以發配戍守。還没有動身，適逢流賊蹂躪河南，下詔令世威擔任辦事官員，與副將張外嘉統領駐守關門的五千精鋭騎兵前往征剿。

次年正月，賊寇攻陷鳳陽。世威帶領二千五百騎兵趕來，抵達亳州。適逢總督洪承疇出關討賊，駐扎在信陽，命令世威趕往汝州。纔二天，承疇也到了。當時賊寇見河南的官兵聲勢盛大，全部逃入關中。承疇將入關征討，就大規模集合諸將，命令他們分别防守汝、雒各要害。因爲世威的部下都是精鋭部隊，命令他與參將徐來朝分别駐扎在永寧、盧氏山中，用來扼守雒南蘭草川、朱陽關的險要之處。告誡他們説："靈、陜，是賊寇出入經過的地方，你們不要懈怠！"等到

入關，賊避之而南，復由藍田走盧氏。扼於世威，仍入商、雒山中。來朝所部三千人不肯入山，大譟。賊至，來朝逃，一軍盡歿。世威軍暴露久，大疫，與賊戰失利。世威及游擊劉肇基、羅岱俱負重傷，軍大潰。賊遂越盧氏，走永寧。事聞，命解任候勘。十年，宣大總督盧象昇言："世威善撫士卒，曉軍機，徒以數千客旅久戍荒山，疾作失利。今當用兵時，棄之可惜。"乃命赴象昇軍自效。及象昇戰歿，自免歸。

承疇入關後，賊寇爲躲避他而向南，再從藍田走向盧氏。被世威所攔阻，仍然進入商、雒山中。來朝的部下三千人不肯進山，大肆鼓噪。賊寇到來，來朝逃走，全軍覆没。世威的部隊露宿久了，流行疫病，與賊寇交戰失利。世威及游擊將軍劉肇基、羅岱都身負重傷，部隊大規模潰敗。賊寇於是越過盧氏，走向永寧。事情上報，命令解除職務聽候審問。十年，宣大總督盧象昇説："世威善於安撫士兵，通曉軍中機要事務，衹是因爲幾千個外地士兵長久戍守在荒山，疾病流行作戰失利。如今正在用兵打仗的時候，廢棄他可惜。"就命令他到象昇軍中效力。等到象昇戰死，自行免職回家。

十五年以廷臣薦，命與弟世禄赴京候調。召對中左門，復告歸。明年十月，李自成陷西安，傳檄榆林招降。總兵官王定懼，率所部精兵棄城走。時巡撫張鳳翼未至，城中士馬單弱，人心洶洶。布政使都任亟集副將惠顯、參將劉廷傑等與里居將帥世威及王世欽、王世國、侯世禄、侯拱極、王學書、故延綏總兵李昌齡議城守。衆推世威爲主帥。無何，賊十萬衆陷延安，下綏德，復遣使説降。廷傑大呼曰："長安雖破，三邊如故。賊皆中州子弟，殺其父兄而驅之戰，必非所願。榆林天下勁兵，一戰奪其氣，然後約寧夏、固原爲三師迭進，賊可平也。"衆然其言，乃歃血誓師，簡卒乘，繕甲仗，各出私財佐軍。守具未備，賊已抵城下。

十五年因爲朝廷大臣的薦舉，命令他與弟弟世禄到京城聽候調遣。在中左門召見應對，再次請假回家。次年十月，李自成攻陷西安，發文到榆林招降。總兵官王定害怕，率領所屬精兵棄城逃走。當時巡撫張鳳翼没有到，城中兵馬薄弱，人心動摇。布政使都任趕緊集合副將惠顯、參將劉廷傑等人與住在家中的將帥世威及王世欽、王世國、侯世禄、侯拱極、王學書、原延綏總兵李昌齡商議守城。衆人推舉世威爲主帥。没有多久，賊寇十萬人攻陷延安，攻下綏德，又派遣使者來勸降。廷傑大喊説："長安雖然被攻破，邊疆仍和原先一樣。賊寇都是中州的子弟，殺掉他們的父兄而驅趕他們作戰，一定不是他們所願意的。榆林擁有天下的精鋭部隊，一戰使他們喪失膽氣，然後約定寧夏、固原分爲三路部隊輪番進攻，賊寇可以平定。"大家都同意他的話，就盟誓動員部隊，選擇士兵車騎，修繕甲冑兵器，各自捐出私人財産資助軍隊。防守的戰具還未完備，賊寇已抵達城下。

廷傑募死士，乞師套部。師將至，賊分兵却之，攻城甚力。官軍力戰，殺賊無算。賊益衆來攻，起飛樓逼城中，矢石交至，世威等戰益厲。守七晝夜，賊乃穴城，置大炮轟之，城遂破。世威等猶督衆巷戰，婦人豎子亦發屋瓦擊賊，賊尸相枕藉。既而

廷傑招募敢死的勇士，向河套的蒙古部落乞求援兵。部隊即將到來，賊寇分兵打退了他們，盡力攻城。官軍奮力作戰，殺賊無數。賊寇增加部衆來攻，樹起飛樓逼近城中，箭石交加，世威等人戰鬥更加勇猛。防守了七晝夜，賊寇就在城下挖洞，安放大炮加以轟擊，城就被打破。世威等人依然督率衆人巷戰，婦女小孩也揭起屋上瓦

力不支，任死之，侯世禄父子及學書俱不屈死。賊怒廷傑勾套部，磔之，至死駡不絶口。世威、世欽、世國、昌齡并被執，縛至西安。自成坐秦王府欲降之，四人不屈膝。自成曰："諸公皆名將，助我平天下，取封侯，可乎?"衆駡曰："汝驛卒，敢大言侮我!"自成笑，前解其縛，世欽唾曰："驛卒毋近前，污將軍衣!"自成怒，皆殺之。時顯亦被執，大駡賊。賊惜其勇，繫至神木，服毒死。

片擊賊，賊寇的尸體互相堆積在一起。不久力量不能支持，都任死難，侯世禄父子及學書都不屈而死。賊寇恨廷傑勾結河套的蒙古部落，把他肢解，到死駡不絶口。世威、世欽、世國、昌齡都被抓住，綁送到西安。自成坐在秦王府要招降他們，四個人不屈膝下跪。自成説："諸位都是名將，幫助我平定天下，取得封侯，可以嗎?"衆人駡道："你是個驛站的小卒，竟敢説大話來凌辱我們!"自成笑了，上前爲他們鬆綁，世欽吐着唾沫説："驛站的小卒不要靠近，弄髒了將軍的衣服!"自成發怒，把他們都殺了。當時劉惠顯也被抓住，大駡賊寇。賊寇愛惜他的勇敢，捆送到神木，服毒藥而死。

王世欽　王世國

王世欽，大將威子，歷山海左部總兵官，謝病去。崇禎八年，洪承疇起之家，擊李自成有功，即謝歸。十六年召對中左門，未及用而歸，遂死於賊。世國，威弟，保定總兵官繼子，由柳溝總兵官罷歸。甫數日，竟拒賊以死。

王世欽，大將王威的兒子，曾任山海關左路總兵官，請病假離去。崇禎八年，洪承疇把他從家中起用，攻擊李自成有功，隨即請假回家。十六年在中左門召見應對，未及任用就回家，於是死於賊手。世國，王威的弟弟，保定總兵官王繼的兒子，從柳溝總兵官任上罷免回家。纔幾天，就抵抗賊寇而死。

尤世禄　尤翟文

世威弟世禄，爲寧夏總兵官，累著戰功，至是與世威同死。世威從弟翟文爲靖邊營副將。嘗從洪承疇敗闖賊於鳳翔之官亭，斬首七百餘級。至是，率敢死士出南門奮擊，殺傷甚衆，中矢死。

世威弟世禄，任寧夏總兵官，累次立下戰功，到這時與世威一同死去。世威的堂弟翟文任靖邊營副將。曾跟隨洪承疇在鳳翔的官亭打敗闖賊，斬首七百多級。到這時，率領敢死的武士出南門奮力攻擊，殺傷很多，中箭而死。

尤岱

又有尤岱者，由步卒起家，至山海鐵騎營參將，數有功。忤上官，棄職歸，守水西門，城陷自殺。

廷傑既死，其父副使彝鼎聞之不哭，曰："吾有子矣。"其弟廷夔收兄尸，亦自投閣死。

又有尤岱，從步兵起家，做到山海關鐵騎營參將，數次立功。觸犯了上級官員，放棄職務回家，防守水西門，城被攻陷後自殺。

廷傑既已死去，他的父親副使彝鼎聽到了不哭，説："我有兒子了。"他的弟弟廷夔收殮了哥哥的尸體，也自己跳樓而死。

李昌齡

昌齡，字玉川，鎮番衛人。爲延綏總兵官，數有功，以剛直罷，徙居榆林。賊至，或勸之去，昌齡曰：

昌齡，字玉川，鎮番衛人。任延綏總兵官，幾次立功，因爲剛强正直被罷免，搬遷到榆林居住。賊寇到來，有人勸他離去，昌齡説："賊來

"賊至而遁，非勇也。見難而避，非義也。"起偕世威等同守城，卒同死。

侯世禄　侯拱極

侯世禄，榆林人。由世職累官凉州副總兵。遼事亟，詔擢總兵官，提兵赴援。世禄勇敢精悍，爲經略熊廷弼所知。及袁應泰代廷弼，亦倚任之。

天啓元年，應泰議復撫順、清河。以世禄及姜弼、梁仲善各將兵一萬駐清河。未行，遼陽破，仲善陣亡，世禄、弼俱負重傷，潰圍出。世禄以傷重，命立功自效。尋用爲固原總兵官。六年以軍政拾遺罷。明年，寧、錦告警，命率家丁赴關聽調。旋命出守前屯，甫至，令以故官鎮山海。

崇禎元年移鎮宣府。明年冬，京師戒嚴，率師入衛。兵再潰，世禄被創。部卒剽民間，奔還鎮。事聞，當重坐，以勤王先至，減死戍邊。九年八月，京師被兵。率子弟從軍，叙功免戍，還籍。廷臣多推薦，卒不復用。十六年，李自成圍榆林，世禄與子拱極固守新添門。城陷，父子被執，俱不屈死。

拱極歷官參將，常從總兵尤世禄破賊河曲有功。九年冬，任山海總兵官，尋謝病歸。後以廷臣薦，應詔入都，與王洪、王世欽、尤世威召對中左門，未用遣歸。卒與父同死。

劉國能

劉國能，延安人。始與李自成、張獻忠輩同爲盜，自號闖塌天。

崇禎三年大亂陝西。已，渡河而東，寇山西，轉掠畿南、河北。六年冬，入河南，遂由內鄉、淅川犯湖廣鄖、襄，破數縣。明年正月入四川，

了就逃，是不勇。見危難就躲避，是不義。"出來與世威等一同守城，最後一同死去。

侯世禄，榆林人。從世襲的職務逐步升遷到凉州副總兵。遼東事務緊急，詔令提升爲總兵官，領兵開赴增援。世禄勇敢精明，爲經略熊廷弼所賞識。等到袁應泰代替廷弼，也倚重信任他。

天啓元年，應泰建議收復撫順、清河。用世禄及姜弼、梁仲善各統領一萬士兵駐守清河。沒有起行，遼陽被攻破，仲善陣亡，世禄、姜弼都身負重傷，突圍而出。世禄因爲傷重，命令他立功爲自己贖罪。隨即任用爲固原總兵官。六年因爲軍中事務遭彈劾而被罷免。次年，寧、錦告急，命令率領家丁趕到關上聽候調遣。隨即命令出關守前屯，纔到，命令以原官鎮守山海。

崇禎元年調往鎮守宣府。次年冬，京師戒嚴，率領部隊開入護衛。部隊再次潰散，世禄受傷。部下士兵在民間劫掠，逃奔回鎮所。事情上報，本當重加處罰，因爲起兵救援王朝先到，減免死罪戍守邊防。九年八月，京師遭受戰争。率領子弟參軍，論功免除戍守邊防，回到原籍。朝廷大臣多推薦他，最後没有再被任用。十六年，李自成圍攻榆林，世禄與兒子拱極固守新添門。城陷落，父子被抓住，都不屈而死。

拱極曾任官參將，曾經跟從總兵尤世禄在河曲打敗賊寇有功。九年冬，任山海關總兵官，隨即請病假回家。後來因爲朝廷大臣的薦舉，奉詔入京，與王洪、王世欽、尤世威在中左門受召見應對，未受任用被打發回去。最後與父親一同死去。

劉國能，延安人。起初與李自成、張獻忠之流一同作强盜，自號闖塌天。

崇禎三年陝西大亂。不久，渡過黄河向東，騷擾山西，轉輾掠奪京郊、黄河北岸。六年冬，進入河南，就從內鄉、淅川進犯湖廣的鄖、襄，攻破幾個縣。次年正月進入四川，攻陷夔州。轉

陷夔州。折而東，入鄖陽境，爲總督陳奇瑜所蹙。走漢南，同困車箱峽。已得出，復大亂陝西，再入河南，躪江北。官軍逼之，與整齊王屯商、雒山間。九年復偕闖王、蝎子塊等由鄖、襄趨興安、漢中，總督洪承疇奔命不暇。尋南走荆、襄，與總兵秦翼明數戰。其冬，與蝎子塊等十七營窺潼關，巡撫孫傳庭扼之，引而南。明年聞馬光玉等將犯蘄、黄，率衆會之，直趨江北。官軍數道邀擊，乃不敢東。還走黄陂，入木蘭山，轉寇河南，敗參將李春貴兵，將迫開封。詔諸將發兵援，乃南走黄、麻。

折向東，進入鄖陽境内，被總督陳奇瑜所困逼。逃走漢南，被一同圍困在車箱峽。終於逃脱，又大肆騷亂陝西，再次進入河南，蹂躪長江以北地區。官軍追逼他，與整齊王屯扎在商、雒的山間。九年又偕同闖王、蝎子塊等人從鄖、襄奔向興安、漢中，總督洪承疇各處應急出戰也來不及。隨即往南走到荆、襄，與總兵秦翼明打了幾仗。那一年冬天，與蝎子塊等十七個營窺視潼關，巡撫孫傳庭阻截他們，他就領兵向南。次年聽説馬光玉等將要侵犯蘄、黄，便率領部衆與他們會合，直接奔向長江以北。官軍分幾路攔擊，於是不敢向東。回頭走向黄陂，進入木蘭山，轉過來騷擾河南，打敗參將李春貴的部隊，將進逼開封。朝廷下詔令諸將發兵增援，於是向南走向黄、麻。

當是時，總理熊文燦新至，賊憚之。見其下招降令，頗有欲歸正者。國能先與張獻忠有隙，慮爲所并，後又與左良玉戰敗，乃以十一年正月四日率先就撫於隨州，頓首文燦前曰："愚民陷不義且十載，賴公湔洗更生。願悉衆入軍籍，身隸麾下盡死力。"文燦大喜，慰撫之，署爲守備，令隸良玉軍。國能受約束，無異志。已而張獻忠、羅汝才亦降，皆據邑自固。獨國能從軍征剿，數有功。明年二月從良玉勤王。有詔，還討賊，獎勵之。命兵部授官，録其部下將士，曰："獻忠能立功，視此。"遂授國能副總兵。四月，良玉會師南陽，擊李萬慶。國能分擊，賊潰奔，遂招萬慶降。其秋，獻忠、汝才并反。文燦遣國能率萬慶兵會討，遂并守鄖陽。既而李自成擾河南，復移守葉縣。

當時，總理熊文燦新到，賊寇害怕他。看到他下招降的命令，很有一些人想歸順正道。國能原先與張獻忠有矛盾，擔心被他所并吞，後來又與左良玉交戰又打了敗仗，就在十一年正月四日帶頭於隨州接受招撫，在文燦面前叩頭説："愚民陷於不義將有十年了，依靠您纔洗刷過去得到新生。願將所有部衆加入軍籍，自己歸屬在您的帳下拼死效力。"文燦大喜，慰問安撫他，任命他爲守備，命令他隸屬於良玉的部隊。國能受到約束，没有别的想法。不久張獻忠、羅汝才也投降，都占據城邑自守，衹有國能隨着軍隊征剿，屢立功勞。次年二月跟隨良玉入京護衛朝廷。有詔書，令他回去征討賊寇，并獎勵了他。命令兵部授予官職，録用他部下的將士，説："獻忠能够立功，也照此辦理。"於是任命國能爲副總兵。四月，良玉在南陽會合部隊，攻擊李萬慶。國能分兵攻擊，賊寇奔潰，就將萬慶招降。那年秋天，獻忠、汝才一起反叛。文燦派遣國能率領萬慶的部隊會同征討，就一起防守鄖陽。不久李自成騷擾河南，又調去守衛葉縣。

初，國能爲盜時，與自成、汝才輩結爲兄弟。及國能歸正，自成輩深恨之。十四年九月圍其城，四面力攻，國能不能支，城遂陷，被執。賊

起初，國能作盗賊時，與自成、汝才這些人結爲兄弟。到國能歸順正道，自成這些人十分恨他。十四年九月圍攻他所守的城，從四面奮力攻打，國能不能支持，城於是陷落，被抓住。賊寇

猶好謂之曰："若，我故人也，何不降?"國能瞋目罵曰："我初與若同爲賊，今則王臣也，何故降賊!"遂殺之。事聞，贈左都督，特進榮祿大夫，建祠。

還好好地對他說："你是我的老朋友，爲什麼不投降呢。"國能瞪着眼罵道："我起初與你一同爲賊，現在則是朝廷的臣子，爲什麼要投降賊寇!"於是把他殺了。事情上報，贈官左都督，特進榮祿大夫，建立祠廟。

李萬慶

李萬慶，延安人。崇禎初，與張獻忠、羅汝才等并反，賊中所稱射塌天者是也。起陝西，蔓山西、畿南、河北，渡河殘河南，出没湖廣、四川，還趨鄖陽，入興安，困於車箱峽。出險，益大肆。八年春，賊七十二營會滎陽，議分兵隨所向，令萬慶及許可變助馬進忠、横天王西當陝兵。已而諸路之賊盡萃於陝，總督洪承疇彌歲不能定，益恣，出没於河南、湖廣，凡十五家。

李萬慶，延安人。崇禎初年，與張獻忠、羅汝才等一起造反，賊寇中稱爲射塌天的就是他。在陝西起事，蔓延到山西、京郊南面、黄河以北地區，渡過黄河殘害河南，出没於湖廣、四川，回過來奔向鄖陽，進入興安，在車箱峽被圍困。脱險後，更加任意妄爲。八年春，賊寇七十二個營會師滎陽，商議根據進兵的方向分派部隊，命令萬慶及許可變協助馬進忠、横天王往西抵擋陝西的官兵。不久各路的賊寇全部集中在陝西，總督洪承疇滿了一年還不能平定，更加囂張，出没於河南、湖廣，共有十五家。

迨十一年春，國能、獻忠降，萬慶等大噪而去，改稱十三家，勢頗衰。而文燦擁兵德安，不敢擊，萬慶等復大振。李自成向關中，萬慶及馬光玉、馬進忠、羅汝才、惠登相、賀一龍、藺養成、順天王、順義王九家最著。八月，進忠、光玉大挫於潼關。九月，鄖、襄賊又大敗於雙溝，汝才率九營走均州，萬慶率三營走光、固。十一月，汝才亦降，自成又大敗關内，勢益衰，惟萬慶、光玉、一龍、順天王最勁。而萬慶得馬士秀、杜應金所劫左良玉賄，富且强，營麻城，徙信陽。

到十一年春，國能、獻忠投降，萬慶等大肆鼓噪而離去，改稱爲十三家，勢力大爲衰落。可是文燦帶了部隊停留在德安，不敢攻擊，萬慶等又大大振作起來。李自成開向關中，萬慶及馬光玉、馬進忠、羅汝才、惠登相、賀一龍、藺養成、順天王、順義王九家最爲著名。八月，進忠、光玉在潼關大遭挫敗。九月，鄖、襄的賊寇在雙溝又遭大敗，汝才率領九個營逃往均州，萬慶率領三個營逃往光、固。十一月，汝才也投降，自成又在關内大敗，勢力更加衰落，祇有萬慶、光玉、一龍、順天王最强大。而萬慶得到馬士秀、杜應金所搶劫的左良玉的財物，既富有又强大，在麻城扎營，後遷到信陽。

十二年正月戰敗，徙應山、德安。會光玉、進忠等皆大敗，進忠懼而降，而順天王已死。一龍、養成伏深山，登相遠掠秦、蜀，萬慶勢益孤。文燦檄良玉擊之唐縣姚梁，分三營肄賊，逐入三山，裨將王修政趨利戰死。文燦收二營卒，令良玉蹙之内鄉。萬慶等在赤眉城四平岡，依

十二年正月戰敗，遷移到應山、德安。適逢光玉、進忠等都遭到大敗，進忠害怕而投降，而順天王已經死去。一龍、養成埋伏在深山裏，登相到秦、蜀遠處劫掠，萬慶的勢力更加孤單。文燦發文令良玉在唐縣的姚梁攻擊他，分三個營困擾賊寇，把他們趕進三山，裨將王修政貪功戰死。文燦收回兩個營的士兵，命令良玉把賊寇困逼在内鄉。萬慶等在赤眉城的四平岡，靠着山結

山結壘請降。良玉慮其詐，謀之文燦，益調諸將陳永福、羅岱、金聲桓之兵會於賈宋，大剿萬慶及光玉、可變。副將國能亦至，由張家林、七里河分擊，賊大奔。良玉遣國能以二十騎往偵，且諭萬慶降。萬慶馳見，輸情國能，遂執許州叛黨于汝虎以降，處內鄉城下者四千人。士秀、應金見進忠、萬慶降而懼，復來歸。有劉喜才者，夜取順義王首以獻，餘黨推可變爲主，與胡可受皆降。自是群盜大衰。至五月，獻忠復叛，汝才率其黨九營應之，復大熾。而萬慶、進忠以徒衆既散，無二心。萬慶願從征自效，比國能給餉。遂授爲副總兵，與國能守鄖陽。獻忠等方大亂蜀中，鄖境得無事。

十四年，獻忠突陷襄陽，鄖守如故。明年正月，總督汪喬年討賊，以萬慶從。至襄城，軍潰，入城。賊攻圍之，固守五日，城陷，喬年死，萬慶亦不屈死。事聞，贈都督同知、榮祿大夫，立祠襄城。

贊曰：明至末季，流寇蔓延，國勢坐困，雖有奮威禦敵之臣，而兵孱餉絀，徒使賊乘其敝，潰陷相屬，無救亂亡。如艾萬年等之捐軀盡節，其可悲者矣。此非其勇不具，略不嫻也。兵力耗頓，加以統馭失宜，應援不及，求無敗衄，得乎！

下營壘，請求投降。良玉顧慮他們有詐，與文燦商量，增加調派陳永福、羅岱、金聲桓各將的部隊在賈宋會合，大力征剿萬慶及光玉、可變。副將國能也到來，從張家林、七里河分路攻擊，賊寇拼命逃奔。良玉派遣國能帶二十名騎兵前往偵察，并且勸説萬慶投降。萬慶奔馳相見，向國能表達真情，於是抓住許州的叛黨于汝虎來投降，安置內鄉城下的四千人。士秀、應金看到進忠、萬慶投降而懼怕，再次來歸順。有個劉喜才，夜晚取了順義王的首級來進獻，餘黨推舉可變爲首領，與胡可受都投降了。從此群盜大爲衰敗。到五月，獻忠再次反叛，汝才率領他的黨徒九個營響應他，賊寇又大爲興盛。而萬慶、進忠因爲徒衆已經分散，所以没有二心。萬慶願意跟隨部隊效力，按照國能的待遇發給糧餉。就任命爲副總兵，與國能一起守衛鄖陽。獻忠等人正在蜀中大肆擾亂，鄖陽境內得以太平無事。

十四年，獻忠突然攻陷襄陽，鄖陽的守衛和原來一樣。次年正月，總督汪喬年討賊，用萬慶相隨從。到襄城，軍隊潰散，於是就進城。賊寇圍攻襄城，固守了五天，城陷落，喬年死，萬慶也不屈而死。事情上報，贈官都督同知、榮禄大夫，在襄城建立祠廟。

贊曰：明朝到了末年，流寇蔓延，國家的局勢没有出路，雖然有奮勇抗敵的臣子，但是士兵孱弱糧餉缺乏，祇是白白地讓賊寇利用他們的弊病，部隊潰散城市陷落接連不斷，無法挽救混亂敗亡的局面。像艾萬年等人堅持氣節爲國捐軀，這真可悲啊。這不是他們不具備勇敢，不熟悉戰略。兵力消耗困頓，加上指揮不合適，接應救援不及時，要求不失敗，辦得到嗎！

明史卷二百七十

列傳第一百五十八

馬世龍 楊肇基 賀虎臣 (子)讚 誠 沈有容
張可大 (弟)可仕 魯欽 (子)宗文 秦良玉 龍在田

馬世龍

馬世龍，字蒼元，寧夏人。由世職舉武會試，歷宣府游擊。

馬世龍，字蒼元，寧夏人。從世襲職務考中武舉會試，曾任宣府游擊將軍。

天啓二年擢永平副總兵。署兵部孫承宗奇其才，薦授署都督僉事，充三屯營總兵官。承宗出鎮，薦爲山海總兵，俾領中部，調總兵王世欽、尤世祿分領南北二部。明年正月賜尚方劍，實授府銜。承宗爲築壇拜大將，代行授鉞禮，軍馬錢穀盡屬之。尋定分地，世龍居中，駐衛城，世欽南海，世祿北山，并受世龍節制，兵各萬五千人。世龍感承宗知己，頗盡力，與承宗定計出守關外諸城。四年，偕巡撫喻安性及袁崇煥東巡廣寧，又與崇煥、世欽航海抵蓋套，相度形勢而還。敘勞，加右都督。

天啓二年提升爲永平副總兵。代理兵部事務的孫承宗認爲他是奇才，經薦舉授官代理都督僉事，擔任三屯營的總兵官。承宗出朝鎮守，推薦他爲山海關總兵，讓他統領中軍，調遣總兵王世欽、尤世祿分別統領南北兩軍。次年正月賞賜尚方劍，正式授以都督府僉事的官銜。承宗爲此築起高壇拜大將，代表皇上舉行授鉞的儀式，軍馬錢糧全部歸屬於他。隨即確定劃分的防地，世龍在中間，駐守衛所的城池，世欽在南海，世祿在北山，同受世龍的指揮調度，士兵各一萬五千人。世龍感激承宗瞭解自己，很是盡力，與承宗一起制定計劃外出防守關外的各城。四年，偕同巡撫喻安性及袁崇煥往東巡察廣寧，又與崇煥、世欽航海抵達蓋套，觀測形勢後回來。論功勞，加官右都督。

當是時，承宗統士馬十餘萬，用將校數百人，歲費軍儲數百萬。諸有求於承宗者，率因世龍，不得則大恚。而世龍貌偉，中實怯，忌承宗者多擊世龍以撼之。承宗抗辯於朝曰："人謂其貪淫朘削，臣敢以百口保其必無。"帝以承宗故，不問。

當時，承宗統率兵馬十多萬，任用將校幾百人，每年耗費軍需儲備數百萬。各有求於承宗的人，都通過世龍，得不到就大爲怨恨。可是世龍外貌雖然雄偉，内心其實怯懦，忌恨承宗的人多攻擊世龍來動搖承宗的地位。承宗上書朝廷抗辯說："人們説他貪財放蕩剋扣剥削，臣敢用全家百口人擔保他一定没有這些事。"皇上因爲承宗的緣故，不加追問。

五年九月，世龍誤信降人劉伯漒

五年九月，世龍錯誤地聽信投降過來的人劉

言，遣前鋒副將魯之甲、參將李承先率師襲取耀州，敗没。言官交章劾奏，嚴旨切責，令戴罪圖功。時魏忠賢方以清君側疑承宗，其黨攻世龍者并及承宗。承宗不安其位去，以兵部尚書高第來代。職方主事徐日久者，先佐第撓遼事，及從第贊畫，力攻世龍。世龍陰結忠賢，反削日久籍。其冬，世龍亦謝病去。

崇禎元年，王在晋爲尚書。世龍上疏極論其罪，有詔逮世龍，久不至。在晋罷，始詣獄。二年冬，都城戒嚴。刑部尚書喬允升薦世龍才，詔圖功自贖。會祖大壽師潰，京師大震。承宗再起督師，以便宜遣世龍馳諭大壽聽命。及滿桂戰死，遂令世龍代爲總理，賜尚方劍，盡統諸鎮援師。

三年三月進左都督。時遵化、永平、遷安、灤州四城失守已三月。承宗、大壽隔關門，與世龍諸軍聲息斷絶。帝急詔四方兵勤王，昌平尤世威、薊鎮楊肇基、保定曹鳴雷、山海宋偉、山西王國樑、固原楊麒、延綏吴自勉、臨洮王承恩、寧夏尤世禄、甘肅楊嘉謨，所將皆諸邊鋭卒；内地則山東、河南、南都、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四川諸軍，亦先後至。并壁薊門，觀望不進。給事中張第元上言："世龍在關數載，績效無聞，非若衛、霍之儔，功名足以服人也。諸帥宿將，非世龍偏裨，欲驅策節制，誰能甘之。師老財匱，鋭氣日消，延及夏秋，將有不可言者。"帝以世龍方規進取，不納其言。時大壽於五月十日薄灤州。明日，世龍等以師會。又明日復其城。十三日，游擊靳國臣復遷安。明日，副將

伯溍的話，派遣前鋒副將魯之甲、參將李承先率領部隊攻打耀州，失敗覆没。諫議官紛紛上奏章彈劾，降下嚴厲的詔旨痛加指責，命令戴罪立功。當時魏忠賢正懷疑承宗要清除皇上身邊的人，他的黨羽攻擊世龍一并涉及承宗。承宗不能在他的職位上安身而離去，以兵部尚書高第來代替他。職方主事徐日久，先協助高第阻撓遼東的事務，等到跟着高第參謀策劃，極力攻擊世龍。世龍暗地結交忠賢，反而削奪日久的官籍。那一年冬天，世龍也稱病離去。

崇禎元年，王在晋任尚書。世龍上疏極力論述他的罪行，有詔令逮捕世龍，很久没有到案。在晋被罷免了，纔投入監獄。二年冬，都城戒嚴。刑部尚書喬允升薦舉世龍有才能，詔令立功爲自己贖罪。適逢祖大壽的部隊潰敗，京師大爲震動。承宗再次起任督師，用斟酌情勢自行處理事務的權力派遣世龍趕去告訴大壽聽候命令。等到滿桂戰死，就命令世龍代替他爲總理，賞賜尚方寶劍，統率所有各鎮來增援的部隊。

三年三月晋升左都督。當時遵化、永平、遷安、灤州四城失守已經三個月。承宗、大壽隔着關門，與世龍各軍之間斷絶了消息。皇上急忙下詔命令四方的部隊入京護衛朝廷，昌平尤世威、薊鎮楊肇基、保定曹鳴雷、山海宋偉、山西王國樑、固原楊麒、延綏吴自勉、臨洮王承恩、寧夏尤世禄、甘肅楊嘉謨，所統率的都是各邊防上的精鋭部隊；内地則有山東、河南、南都、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各軍，也先後到來。都在薊門扎下營壘，觀望不前。給事中張第元進言："世龍在關上幾年，没有聽説有什麽功績成效，不像衛青、霍去病之流，功績名望足以使人佩服。諸位統帥都是久經戰陣的老將，不是世龍的偏將裨將，要指揮調動他們，誰能甘心，部隊疲憊財物短缺，鋭氣日益消磨，拖到夏秋時節，很難説將會發生什麽事。"皇上因爲世龍正在規劃積極進攻，不采納他的話。當時大壽在五月十日進逼灤州。次日，世龍等人帶部隊會合。又次日收復了那座城。十三日，游擊將軍靳國臣收復遷安。次日，副將何可綱收復永平。又過了

何可綱復永平。又二日，別將復遵化。閲五月，四城始復。論功，大壽最，世禄次之。世龍加太子少保，蔭本衛世千户。八月復謝病歸。

六年五月，插漢虎墩兔合套寇犯寧夏，總兵賀虎臣戰殁，詔起世龍代之。世龍生長寧夏，習其形勢，大修戰備。明年正月，二部入犯，遣參將卜應第大破之，斬首二百有奇。逾月，套寇犯賀蘭山。世龍遣降丁潛入其營，馘其長撒兒甲，斬級如前。未幾，插部大舉入寇。世龍遣副將婁光先等分五道伏要害，而己中道待之，夾擊，斬首八百有奇。巡撫王振奇亦斬三百餘級。寇復犯河西玉泉宫，世龍復邀斬五百餘。其年七月犯棗園堡，世龍又大敗之，俘斬一千有奇。世龍半歲中屢奏大捷，威名震西塞。無何，卒於官，年四十餘。後論功，贈太子太傅，世錦衣僉事，賜恤如制。

兩天，别的將領收復了遵化。經過五個月，四座城纔全收復。論功勞，大壽最大，世禄其次。世龍加官太子少保，恩蔭本地衛所世襲千户。八月再次稱病回家。

六年五月，插漢部落的虎墩兔會合河套的蒙古族賊寇侵犯寧夏，總兵賀虎臣戰死，詔令起用世龍代替他。世龍生長在寧夏，熟悉那兒的地形，大力整頓戰備。次年正月，兩個部落來犯，派遣參將卜應第大敗他們，斬首二百多級。過了一個月，河套的賊寇侵犯賀蘭山。世龍派遣投降的兵丁偷偷進入他們的營地，殺掉他們的酋長撒兒甲，斬首級和前一次同樣多。没有多久，插漢部落大舉來犯。世龍派遣副將婁光先等人分爲五路埋伏在要害地方，而自己在中路等候他們，實行夾擊，斬首八百多級。巡撫王振奇也斬首三百多級。賊寇又侵犯河西的玉泉宫，世龍又攔擊斬首五百多級。那一年七月侵犯棗園堡，世龍又大敗他們，俘獲斬殺一千多。世龍在半年中屢次取得大勝，威名震動西方邊塞。不久，死在任上，年齡爲四十多歲。後來論功，贈官太子太傅，世襲錦衣衛僉事，按照制度賞賜祭葬的禮儀。

楊肇基

楊肇基，沂州衛人。起家世職，積官至大同總兵。天啓二年，妖賊徐鴻儒反山東，連陷鄆、鉅野、鄒、滕、嶧，衆至數萬。巡撫趙彦任都司楊國棟、廖棟檄所部練民兵，增諸要地守卒。時肇基方家居，彦因即家薦起之，爲山東總兵官討賊。未至，棟及國棟等攻鄒，兵潰，游擊張榜戰死。彦方視師兖州，遇賊。肇基至，急迎戰，而令國棟及棟夾擊，大敗之横河。時賊精鋭聚鄒、滕中道，肇基令游兵綴賊鄒城，而以大軍擊賊黄陰、紀王城，大敗賊，蹙而殪之嶧山，遂圍鄒。國棟等亦先後收復鄆、鉅野、嶧、滕諸縣，又大破之於沙河。乃築長圍攻鄒。圍三月，賊食盡，其黨出降，遂擒鴻儒。獻俘，磔

楊肇基，沂州衛人。從世襲職務起家，逐步做到大同總兵。天啓二年，妖賊徐鴻儒在山東造反，接連陷落鄆、鉅野、鄒、滕、嶧，部衆達到幾萬。巡撫趙彦讓都司楊國棟、廖棟發文給部下訓練民兵，增加各軍事要地的防守士兵。當時肇基正住在家中，趙彦薦舉就從家中直接起用他，任山東總兵官征討賊寇。還没到，廖棟及國棟等攻打鄒縣，部隊潰散，游擊張榜戰死。趙彦正在兖州視察部隊，遇到賊寇。肇基到來，急忙迎戰，同時命令國棟和廖棟夾擊，在横河大敗賊寇。當時賊寇的精鋭部隊聚集在鄒、滕之間的通道，肇基命令游擊部隊在鄒城牽制賊寇，而以大部隊在黄陰、紀王城攻擊賊寇，大敗賊寇，在嶧山追逼而殲滅了他們，接着包圍鄒。國棟等人也先後收復鄆、鉅野、嶧、滕各縣，又在沙河大敗賊寇。於是修築長長的圍墻攻打鄒縣。圍攻了三個月，賊寇糧食吃光，他們的同黨出來投降，就

於市，賊平。肇基由署都督僉事進右都督，蔭本衛世千户。尋代沈有容鎮登、萊。改延綏，以擊套寇功，進左都督，蔭錦衣千户，屢加太子太保。

擒獲了鴻儒。把俘虜獻到朝廷，在鬧市分尸，賊寇平定。肇基從代理都督僉事晋升右都督，恩蔭本地衛所的世襲千户。隨即代替沈有容鎮守登、萊。調到延綏，因爲攻擊河套賊寇的功勞，晋升左都督，恩蔭錦衣衛千户，經屢次加官爲太子太保。

崇禎元年移薊鎮西協。二年冬，大清兵克三屯營。肇基乘間收復，困守數月，卒全孤城。蔭錦衣世千户。已，録恢復四城功，加太子太師，改蔭錦衣僉事。明年卒官。子御蕃，見《徐從治傳》。

崇禎元年調到薊鎮的西路軍。二年冬，大清兵攻克三屯營。肇基乘機會加以收復，困守幾個月，最後保全了孤城。恩蔭錦衣衛世襲千户。不久，論恢復四城的功勞，加官太子太師，改恩蔭錦衣衛僉事。次年死在任上。兒子御蕃，見《徐從治傳》。

賀虎臣

賀虎臣，保定人。天啓初，歷天津海防游擊，登萊參將，移兖州。六年遷延綏副總兵。河套寇大舉入犯，從帥楊肇基協擊，大破之。加署都督僉事。

賀虎臣，保定人。天啓初年，先後任天津海防游擊將軍，登萊參將，調到兖州。六年升延綏副總兵。河套的賊寇大舉進犯，隨着大帥楊肇基協助攻擊，大敗他們。加官代理都督僉事。

崇禎二年捕誅階州叛卒周大旺等。擢總兵官，鎮守寧夏。關中賊大起，王嘉胤陷清水營，殺游擊李顯宗，遂陷府谷。其黨李老柴應之，嘯聚三千餘人，攻合水。總督楊鶴檄虎臣往討，擊之盤谷，俘馘六百有奇。已，擊斬慶陽賊渠劉六。四年，神一元陷保安。延安告急，延綏撫鎮皆東援陝西。巡撫練國事檄虎臣及副將李卑援剿。虎臣等遂進圍保安，賊引河套數千騎挫虎臣軍。會張應昌擊敗之，賊衆棄城去。虎臣等前後獲首功一千九百。明年，可天飛、郝臨菴、劉道江、李都司再圍合水。虎臣偕臨洮曹文詔、甘肅楊嘉謨、固原楊麒合擊，大破賊甘泉之虎兕凹，斬首七百有奇，賊大困。

崇禎二年捕獲誅殺階州反叛的士兵周大旺等人。提升爲總兵官，鎮守寧夏。關中賊寇大舉起事，王嘉胤攻陷清水營，殺游擊將軍李顯宗，於是攻陷府谷。他的同黨李老柴響應他，互相招呼集合了三千多人，攻打合水。總督楊鶴發文命令虎臣前往征討，在盤谷攻擊他們，俘獲斬首六百多。不久，擊殺慶陽的賊寇首領劉六。四年，神一元攻陷保安。延安告急，延綏的巡撫鎮將都往東支援陝西。巡撫練國事發文命令虎臣及副將李卑增援剿賊。虎臣等人就進兵圍攻保安，賊寇引來河套幾千騎兵打敗虎臣的軍隊。適逢張應昌打敗了他們，賊衆棄城而離去。虎臣等前後獲取斬首一千九百的功勞。次年，可天飛、郝臨菴、劉道江、李都司再次圍攻合水。虎臣偕同臨洮曹文詔、甘肅楊嘉謨、固原楊麒合力攻擊，在甘泉的虎兕凹大敗賊寇，斬首七百多，賊寇的處境非常艱難窘迫。

六年五月，插漢虎墩兔合套寇五萬騎自清水、横城分道入。守備姚之夔等不能禦，沙井驛副將史開先、臨河堡參將張問政、岳家樓守備趙訪皆潰逃。寇遂進薄靈州，虎臣急領千

六年五月，插漢部落的虎墩兔加上河套的賊寇共五萬騎兵從清水、横城分路進入。守備姚之夔等人不能抵禦，沙井驛的副將史開先、臨河堡的參將張問政、岳家樓的守備趙訪都被打垮而逃跑。賊寇就進逼靈州，虎臣急忙帶領一千騎兵入

騎入守。旋盡勒城中兵出擊，次大沙井。寇從漢伯堡突至，虎臣軍未及布陣，且衆寡不敵，遂戰死。子讚挾五十騎突重圍出。事聞，贈虎臣都督僉事，賜祭葬，世廕指揮僉事。尋録先後剿寇功，再贈都督同知，世廕錦衣副千户。

城守衛。隨即强迫城中所有的士兵出擊，駐扎在大沙井。賊寇從漢伯堡突然到來，虎臣的軍隊還來不及布陣，而且寡不敵衆，於是戰死。兒子賀讚帶領五十名騎兵衝出重圍。事情上報，贈虎臣都督僉事的官職，賞賜祭葬的禮儀，世代恩廕指揮僉事。隨即論先後征剿賊寇的功勞，再贈官都督同知，世代恩廕錦衣衛副千户。

賀讚　賀誠

讚，勇敢有父風。既承廕，尋舉武進士。積官至京營副將。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薄京師，京軍六大營分列城外，皆不敢戰，或棄甲降。讚獨率部卒迎擊，中矢死。

賀讚，勇敢有父親的風度。既已承襲恩廕，隨即考中武進士。逐步升官做到京營副將。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進逼京師，京城駐軍六大營分别布置在城外，都不敢戰鬥，有的丢棄甲胄投降。賀讚獨自率領部下士兵迎擊，中箭而死。

弟誠，身長七尺，美鬚髯，爲諸生，以忠義自許。兄諴襲副千户，早卒，無子，誠當襲，以讓其弟詮。及賊陷保定，家人勸易衣遁。叱曰："吾忠臣子，偷生而逃，何以見先將軍地下！"遂偕妻女投井死。

弟賀誠，身高七尺，長着漂亮的鬚髯，是生員，以忠義自誇。兄長賀諴承襲副千户的職務，死得早，没有兒子，賀誠應當承襲職務，但他把這個職務讓給了他的弟弟賀詮。等到賊寇攻陷保定，家人勸他换了衣服逃跑。他大聲責駡説："我是忠臣的兒子，爲偷生而逃跑，怎麽到地下去見先將軍！"於是和妻子女兒一起跳井而死。

沈有容

沈有容，字士弘，宣城人。僉事寵之孫也。幼走馬擊劍，好兵略。舉萬曆七年武鄉試。薊遼總督梁夢龍見而異之，用爲昌平千總。復受知總督張佳胤，調薊鎮東路，轄南兵後營。

沈有容，字士弘，宣城人。是僉事沈寵的孫子。小時候騎馬擊劍，愛好用兵的謀略。考中萬曆七年的武生鄉試。薊遼總督梁夢龍看見他感到不平凡，任用他爲昌平的千總。又受到總督張佳胤的賞識，調到薊鎮的東路軍，管轄南方士兵的後營。

十二年秋，朵顔長昂以三千騎犯劉家口。有容夜半率健卒二十九人迎擊，身中二矢，斬首六級，寇退乃還，由是知名。遼東巡撫顧養謙召隸麾下，俾練火器。十四年從李成梁出塞，抵可可毋林，斬馘多。明年再出，亦有功。成梁攻北關，有容陷陣，馬再易再斃，卒拔其城。録功，世廕千户。遷都司僉書，守浮屠谷。

十二年秋天，朵顔長昂帶領三千騎兵侵犯劉家口。有容半夜率領二十九名勇猛的士兵迎擊，身中兩箭，斬首六級，賊寇退走了纔回來，由此知名。遼東巡撫顧養謙把他召來隸屬於自己部下，讓他訓練火器。十四年跟隨李成梁出塞，抵達可可毋林，斬首很多。次年再次出塞，也有功勞。成梁攻打北關，有容衝入敵陣，坐騎一再更换一再死去，最後攻下了那座城。論功，世襲恩廕千户。升都司僉書，防守浮屠谷。

從宋應昌援朝鮮，乞歸。日本封事壞，福建巡撫金學曾欲用奇搗其穴，起有容守浯嶼、銅山。二十九

隨從宋應昌支援朝鮮，要求回來。分封日本的事情失敗，福建巡撫金學曾想用奇兵攻打他們的巢穴，起用有容防守浯嶼、銅山。二十九年，

年，倭掠諸寨，有容擊敗之。逾月，與銅山把總張萬紀敗倭彭山洋。倭據東番。有容守石湖，謀盡殲之，以二十一舟出海，遇風，存十四舟。過彭湖，與倭遇，格殺數人，縱火沈其六舟，斬首十五級，奪還男婦三百七十餘人。倭遂去東番，海上息肩者十年。捷聞，文武將吏悉敘功，有容賚白金而已。

三十二年七月，西洋紅毛番長韋麻郎駕三大艘至彭湖，求互市，稅使高寀召之也。有容白當事，自請往諭。見麻郎，指陳利害。麻郎悟，呼寀使者，索還所賂寀金，揚帆去。改僉書浙江都司。由浙江游擊調天津，遷温、處參將，罷歸。四十四年，倭犯福建。巡撫黄承元請特設水師，起有容統之，擒倭東沙。尋招降巨寇袁進、李忠，散遣其衆。

泰昌元年，遼事棘，始設山東副總兵，駐登州，以命有容。天啓改元，遼、瀋相繼覆。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議，以陶朗先巡撫登、萊，而擢有容都督僉事，充總兵官，登、萊遂爲重鎮。八月，毛文龍有鎮江之捷。詔有容統水師萬，偕天津水師直抵鎮江策應。有容嘆曰："率一旅之師，當方張之敵，吾知其不克濟也。"無何，鎮江果失，水師遂不進。明年，廣寧覆，遼民走避諸島，日望登師救援。朗先下令，敢渡一人者斬。有容爭之，立命數十艘往，獲濟者數萬人。時金、復、蓋三衛俱空無人，有欲據守金州者。有容言金州孤懸海外，登州、皮島俱遠隔大洋，聲援不及，不可守。迨文龍取金州，未幾復失。四年，有容以年老乞骸骨，歸，卒。贈都督同知，賜祭葬。

倭寇劫掠各村寨，有容打敗了他們。過了一個月，與銅山把總張萬紀在彭山洋打敗倭寇。倭寇占據東番。有容防守石湖，計劃全部殲滅他們，帶了二十一條船出海，遇到風，存下十四條船。經過彭湖，與倭寇相遇，打死數人，放火燒沉他們六條船，斬首十五級，奪回男女三百七十多人。倭寇於是離開東番，海上平息了十年。捷報上達，文武將吏都論功受賞，有容衹是受賞賜白銀罷了。

三十二年七月，西洋的紅毛番酋長韋麻郎駕駛三艘大船到彭湖，要求互通貿易，是徵收商税的使臣高寀把他們召來的。有容告訴當權的人，自己請求前往勸説他們。見到麻郎，指明陳述利害關係。麻郎醒悟，叫來高寀的使者，討回賄賂高寀的金錢，揚帆而去。改任浙江都司的僉書。從浙江游擊將軍任上調到天津，又調任温、處參將，被罷免回家。四十四年，倭寇侵犯福建。巡撫黄承元請求特别設立水師，起用有容統領，在東沙擒獲倭寇。隨即招降大盜袁進、李忠，遣散他們的部衆。

泰昌元年，遼東事務棘手，開始設立山東副總兵，駐守登州，就把這個職務任命有容。天啓改建年號，遼、瀋相繼傾覆。熊廷弼提出在三方面布兵置官的建議，用陶朗先巡撫登、萊，同時提升有容爲都督僉事，擔任總兵官，登、萊就成爲重要的防地。八月，毛文龍在鎮江打了勝仗。詔令有容統率水師萬人，偕同天津的水師直達鎮江策應。有容嘆息説："率領一支部隊，去抵抗正囂張的敵人，我知道那是不能成功的。"没有多久，鎮江果然丢失，水師就不再前進。次年，廣寧傾覆，遼東的人民逃往各島避難，每日盼望登州的部隊救援。朗先下令，敢擺渡一個人過來的斬首。有容反對，立即命令幾十艘船開往各島，得到救援的有幾萬人。當時金、復、蓋三衛都空虚没有人，有人要據守金州。有容説金州孤立地遠處海外，登州、皮島都與它遠隔大海，聲援不到，不可據守。等到文龍取得金州，没有多久又丢失了。四年，有容因爲年老請求退休，回到家中，去世。贈官都督同知，賞賜祭葬的禮

儀。

張可大　張可仕

張可大，字觀甫，應天人。世襲南京羽林左衛千户，舉萬曆二十九年武會試，授建昌守備。遷浙江都司僉書，分守瓜洲、儀真，江洋大盗斂迹。税監魯保死，淮撫李三才令可大録其貲。保家餽重賄，却不受。葉向高赴召過儀，見而異之，曰："此不特良將，且良吏也。"遷劉河游擊，改廣東高肇參將。調浙江舟山。奉命征黎，與總兵王鳴鶴用黑番爲導，搗其巢，黎乃滅。

舟山，宋昌國城也，居海中，有七十二墺，爲浙東要害。可大條上八議，皆碩畫。倭犯五罩湖、白沙港、茶山、潭頭，連敗之。加副總兵。城久圮，可大與副使蔡獻臣築之，兩月工竣。城内外田數千畝，海潮害稼。可大築碶蓄淡水，遂爲膏腴。民稱曰"張公碶"。天啓元年以都指揮使掌南京錦衣衛。六年擢都督僉事，僉書南京右府。

崇禎元年出爲登萊總兵官。會議裁登萊撫鎮，乃命以總兵官視登州副總兵事，而巡撫遂罷不設。可大盡心海防，親歷巡視，圖沿海地形、兵力强弱，爲《海防圖説》上之。二年冬，白蓮賊餘黨圍萊陽，可大擊破之，焚其六寨，斬僞國公二人，圍遂解。京師被兵，可大入衛，守西直、廣寧諸門。明年，以勤王功，升都督同知。

劉興治反東江，遂奉詔還鎮。已而四城并復，朝議復設登萊巡撫，以孫元化爲之。元化率關外八千人至，强半皆遼人。可大慮有變，屢言於元化，不聽。

張可大，字觀甫，應天人。世襲南京羽林左衛千户，考中萬曆二十九年武舉會試，授官建昌守備。升浙江都司僉書，分工守衛瓜洲、儀真，江洋大盜銷聲匿迹。徵收商税的太監魯保死，淮陽巡撫李三才命令可大登記他的財産。魯保的家人送以重金，推却不收。葉向高赴朝廷徵召路過儀真，看到他感到驚異，説："這人不僅是良將，而且是賢良的官吏。"升劉河游擊，改任廣東高肇參將。調到浙江舟山。奉命征討黎，與總兵王鳴鶴用黑番爲嚮導，攻打其盤踞的地方，黎就此滅亡。

舟山，就是宋朝的昌國城，地處大海中間，有七十二個可以住人的島嶼，是浙東的要害。可大分條上奏八項建議，都是遠大的計劃。倭寇進犯五罩湖、白沙港、茶山、潭頭，接連打敗了他們。加官副總兵。城墻久已傾塌，可大與副使蔡獻臣加以修築，兩個月工程完成。城内外有田地幾千畝，海潮損害莊稼。可大修築石堰蓄淡水，這些土地就成了肥沃的良田。人民稱爲"張公碶"。天啓元年以都指揮使的官銜掌管南京錦衣衛。六年提升爲都督僉事，總管南京右都督府的文牘。

崇禎元年出任登萊總兵官。適逢商議裁減登萊的巡撫、鎮將，就命令他以總兵官的頭銜負責登州副總兵的事務，而巡撫就罷免不設。可大對海疆的防務費盡心思，親自到各地巡視，把沿海的地形、兵力的强弱製成圖表，作《海防圖説》上呈。二年冬，白蓮教賊寇的餘黨圍攻萊陽，可大打敗了他們，焚毁他們的六座營寨，斬殺僞國公二人，包圍於是解除。京師遭受戰争，可大入京護衛，防守西直、廣寧各門。次年，因爲護衛朝廷有功，晋升都督同知。

劉興治在東江造反，就奉詔令回到鎮所。不久四城一起收復，朝廷議論重新設立登萊巡撫，以孫元化擔任此職。元化率領關外的八千人到來，大半都是遼人。可大顧慮會有變故，屢次對元化説，元化不聽。

四年七月，録前守城功，進右都督。十月，僉書南京左府，兼督池河、浦口二軍，登人泣留之。未行而孔有德反吴橋，東陷六城。可大急往剿，元化檄止之，不聽。次萊州，遇元化，復爲所阻，乃還鎮。

四年七月，論以前守城的功勞，晋升右都督。十月，總管南京左都督府的文牘，兼督察池河、浦口的兩支部隊，登州的百姓哭泣着挽留他。還未動身而孔有德在吴橋反叛，往東攻陷六城。可大急忙前往征剿，元化發公文阻止他，不聽。駐扎在萊州，遇到元化，又受他阻止，就回到鎮所。

歲將晏，有德暮薄城。可大請擊之，元化持撫議，不許。可大陳利害甚切，元化期明歲元日發兵合擊。至期，元化兵不發。明日，合兵戰城東，可大兵屢勝。元化部卒皆遼人，親黨多，無鬥志。其將張燾先走，可大兵亦敗。中軍管維城，游擊陳良謨，守備盛洛、姚士良皆戰死。燾兵半降有德，遣歸爲内應。元化開門納之，可大諫，不聽。夜半賊至，城遂陷。可大時守水城，撫膺大慟。解所佩印付旗鼓，間道走濟南上之。還家辭母，令弟可度、子鹿徵奉母航海趨天津。而以佩劍付部將，盡斬諸婢妾，遂投繯死。事聞，贈特進榮禄大夫、太子少傅，謚莊節，賜祭葬，予世廕，建祠曰“旌忠”。

快到年底，有德在傍晚進逼城市。可大請求攻擊他，元化堅持招撫，不許出擊。可大陳述利害關係很懇切，元化約定次年元旦發兵合力攻擊。到了日期，元化不發兵。次日，合兵在城東交戰，可大的士兵不斷獲勝。元化部下的士兵都是遼東人，多爲親戚朋黨，没有鬥志，他們的將領張燾先逃走，可大的部隊也失敗。中軍管維城，游擊將軍陳良謨，守備盛洛、姚士良都戰死。張燾的士兵一半投降了有德，有德派他們回來作内應。元化開城門接納了他們，可大勸阻，不聽。半夜賊寇到來，城就陷落。可大當時在防守臨水的城墻，拍胸大聲慟哭。解下佩帶的印信交給管理旗和鼓的士兵，從小路走到濟南上繳。回到家中辭别母親，命令弟可度、兒子鹿徵侍奉母親航海趕往天津。而把佩劍交給部將，將女婢姬妾全都殺死，於是上吊而死。事情上報，贈官銜特進榮禄大夫、太子少傅，謚莊節，賞賜祭葬的禮儀，給予世襲恩蔭的職務，建立祠廟稱爲“旌忠”。

可大好學能詩，敦節行，有儒將風。爲南京錦衣時，歐陽暉由刑部主事謫本衛知事，嘗賦詩有“陰霾國事非”句，揚州知府劉鐸書之扇，贈一僧。惡鐸者譖之魏忠賢，暉、鐸俱被逮。可大約束旗尉，捐奉助之，卜室處其妻子。其尚義類如此。

可大愛好學習善於寫詩，注重氣節舉止，有儒將的風度。任南京錦衣衛時，歐陽暉從刑部主事降爲錦衣衛的知事，曾寫詩有“陰霾國事非”一句，揚州知府劉鐸書寫在扇子上，送給一個和尚。厭惡劉鐸的人在魏忠賢那兒中傷他，歐陽暉、劉鐸都被逮捕。可大約集錦衣衛的校尉，捐出俸禄資助他們，選擇房舍安置他們的妻兒。他崇尚義氣都是如此。

弟可仕，字文峙，以字行。隱居博學，嘗輯明布衣詩一百卷。

弟可仕，字文峙，以字行於世。隱居不仕學識淵博，曾經編輯明代平民的詩一百卷。

魯欽 魯宗文

魯欽，長清人。萬曆中，歷山西副總兵。天啓元年遷神機營左副將。

魯欽，長清人。萬曆年間，曾任山西副總兵。天啓元年調任神機營左副將。隨即提升爲代

尋擢署都督僉事，充保定總兵官。奢崇明、安邦彥并反，貴州總兵張彥方在圍中，而總理杜文焕稱病。明年十月用欽代文焕，命總川、貴、湖廣漢土軍刻期解圍。未至，圍已解，欽馳赴貴陽。三年正月，巡撫王三善大敗於陸廣，群苗宋萬化、何中尉等蜂起。欽佐三善防剿，率諸將擒中尉、萬化，遂進營紅崖。紅崖者，崇明敗走處也。三善謀大舉深入，欽及總兵官馬炯、張彥方，諸道監司尹伸、岳具仰、向日升、楊世賞各以兵從，五戰，斬首萬八千，直抵大方。四年正月，三善敗歿於內莊，欽等以殘卒還。命戴罪辦賊。

都勻凱里土司者，運道咽喉也，邦彥結諸蠻困其城，長官楊世蔚不能守。總督蔡復一遣欽及總兵官劉超救之，拔賊巖頭寨，遂移師克平茶。已而邦彥盡驅羅鬼，結四十營於斑鳩灣後寨，亘二十餘里，分犯普定。復一令欽與總兵官黄鉞分道禦之。欽率部將張雲鵬、劉志敏、鄧玘等大敗賊汪家冲。鉞及參政陸夢龍、副使楊世賞亦大敗賊蔣義寨。合追至河，斬首千五百餘級。搜山，復斬六百餘級。尹伸守普定，亦敗賊兵，與大軍會，共剪水外逆苗。邦彥勢窘，渡河西奔。欽、鉞督諸將窮追，夢龍等分駐三岔河岸爲後勁。前鋒雲鵬、玘等深入織金，先後斬首千餘級。

復一上其功，言："欽廉勇。雖名總理，權力不當一偏裨。舊撫臣三善及諸監軍，人人爲大帥，內莊失律，欽不當獨任大帥罪。臣至黔，以諸道監軍兵盡屬欽，每戰身先士卒。欽敗可原，勝足録。當免其戴罪，仍以功論。"從之。明年正月，欽等渡河還，中伏，敗死者數千人。充爲事

理都督僉事，任保定總兵官。奢崇明、安邦彥一起造反，貴州總兵張彥方在包圍之中，而總理杜文焕稱病。次年十月用魯欽代替文焕，命令他總領川、貴、湖廣的漢族軍隊和當地少數民族的部隊限期解圍。還没有到，包圍已經解除，魯欽急速趕到貴陽。三年正月，巡撫王三善在陸廣遭到大敗，衆多苗族部落中宋萬化、何中尉等人蜂擁而起。魯欽輔佐三善防守征剿，率領諸將擒獲中尉、萬化，接着開進到紅崖扎營。紅崖，是崇明敗走的地方。三善謀劃大舉深入，魯欽及總兵官馬炯、張彥方，各道監察官員尹伸、岳具仰、向日升、楊世賞各領着部隊相隨，五次戰鬥，斬首一萬八千，直接抵達大方。四年正月，三善在內莊戰敗而死，魯欽等人帶領殘兵回來。命令他戴罪征討賊寇。

都勻府的凱里安撫司，是運輸通道的咽喉，邦彥勾結各少數民族圍困凱里城，長官楊世蔚不能守衛。總督蔡復一派遣魯欽及總兵官劉超去救他，攻下了賊寇的巖頭寨，接着移師攻克平茶。不久邦彥驅使所有的彝族鬼兵，在斑鳩灣後寨結扎四十處軍營，連綿二十多里，分兵侵犯普定。復一命令魯欽與總兵官黄鉞分路抵禦。魯欽率領部將張雲鵬、劉志敏、鄧玘等在汪家冲大敗賊寇。黄鉞及參政陸夢龍、副使楊世賞也在蔣義寨大敗賊寇。合兵追趕到河邊，斬首一千五百多級。搜山，又斬首六百多級。尹伸防守普定，也打敗賊兵，與大軍會合，共同剪除水外的反叛苗民。邦彥形勢窘迫，渡過河往西逃奔。魯欽、黄鉞督率諸將窮追，夢龍等分兵駐守三岔河河岸作爲後援。前鋒雲鵬、鄧玘等深入織金，先後斬首一千多級。

復一上奏魯欽的功勞，説："魯欽清廉勇敢。雖然名爲總理，權力抵不上一個偏將裨將。原先的巡撫三善及諸位監軍，人人都是統帥，內莊戰鬥失利，魯欽不應當獨自承擔統帥的罪名。臣到黔，把各道監軍的部隊全部交給魯欽，每次作戰都是身先士卒。魯欽失敗可以原諒，獲勝足可以記功，應當免除他戴罪辦事的處分，仍然以功論賞。"皇上聽從了。次年正月，魯欽等渡河撤回，

官，立功自贖。

自平越至興隆、清平二衛，苗二百餘寨盤踞其間，以長田之天保、阿秧爲魁。邦彦初反，授二酋都督，使通下六衛聲息。是年春，寇石阡、餘慶。監軍按察使來斯行啖阿秧，使圖天保，阿秧反以情告。斯行乃誘斬阿秧，議討天保，會以疾去。復一令貴陽同知周鴻圖代爲監軍。阿秧弟阿買與天保請兵邦彦，復兄仇。復一以兵事屬鴻圖及欽，而遣參將胡從儀、楊明楷等佐之。欽等三道進，大戰米墩山，生擒天保及阿買，先後斬賊魁五十四人，獲首功二千三百五十，破焚百七十四寨。盛夏興師，將士冒暑雨，衝嵐瘴，劇寇盡除，土人謂二百年所未有。復一既奏功，未報而卒。監軍御史傅宗龍復以爲言，乃命欽總理如故，鴻圖授平越知府。

六年三月，邦彦復大舉入寇。欽禦之河上，連戰數日，殺傷相當。夜半，賊直逼欽壘。將士逃竄，欽遂自刎。諸營盡潰，賊勢復張。

欽勇敢善戰，爲西南大將之冠。莊烈帝嗣位，贈少保、左都督，世蔭指揮僉事，賜祭葬，建祠曰“旌忠”。

子宗文承蔭。崇禎中，以薊鎮副總兵爲總督吳阿衡中軍。十一年冬，牆子嶺失事，與阿衡并力戰死。

秦良玉

秦良玉，忠州人，嫁石砫宣撫使馬千乘。萬曆二十七年，千乘以三千人從征播州，良玉別統精卒五百裹糧自隨，與副將周國柱扼賊鄧坎。明年正月二日，賊乘官軍宴，夜襲。良玉夫婦首擊敗之，追入賊境，連破金筑

中了埋伏，戰敗而死的有數千人。魯欽充任辦事官，立功爲自己贖罪。

從平越到興隆、清平二個衛所，苗家二百多個村寨盤踞其間，以長田的天保、阿秧爲首。邦彦剛反叛時，任命兩個酋長爲都督，讓他們與下面六個衛所溝通信息。這一年春天，騷擾石阡、餘慶。監軍按察使來斯行以利引誘阿秧，讓他謀取天保，阿秧反而把實情告訴了天保。斯行就用誆騙的辦法斬殺阿秧，商議討伐天保，恰巧因爲生病而離去。復一命令貴陽同知周鴻圖代爲監軍。阿秧弟阿買與天保向邦彦請求援兵，爲兄長報仇。復一把軍事交給鴻圖及魯欽，同時派遣參將胡從儀、楊明楷等輔佐他們。魯欽等人分三路進發，在米墩山大戰，生擒天保及阿買，先後斬殺賊寇首領五十四人，獲得斬首二千三百五十的功勞，攻破焚毀一百七十四座村寨。盛夏興兵，將士們冒着暑熱大雨，冒着山間的瘴氣，全部消滅强大的賊寇，當地人説是二百年來所没有的。復一已經上奏功勞，未得到答覆就死了。監軍御史傅宗龍又重申復一的話，就命令魯欽照舊爲總理，鴻圖授官平越知府。

六年三月，邦彦再次大舉入侵。魯欽在河上抵禦，接連戰鬥了幾天，雙方傷亡相當。半夜，賊寇直逼魯欽的營壘，將士逃竄，魯欽就自殺。各營全都潰散，賊寇的勢力重新擴張。

魯欽勇敢善戰，是西南大將之首。莊烈帝繼承皇位，贈官少保、左都督，世代恩蔭指揮僉事，賞賜祭葬的禮儀，建立祠廟稱爲“旌忠”。

兒子宗文承襲恩蔭。崇禎年間，以薊鎮副總兵的職銜作總督吳阿衡的中軍。十一年冬天，牆子嶺發生意外的變故，與阿衡一起奮力作戰而死。

秦良玉，忠州人，嫁給石砫宣撫使馬千乘。萬曆二十七年，千乘帶領三千人跟着征討播州，良玉另外統領五百精兵帶上糧食自願隨軍，與副將周國柱在鄧坎阻擋賊寇。次年正月二日，賊寇乘着官軍宴飲的時候，在夜晚襲擊。良玉夫婦首先打敗他們，追入賊寇的地盤，接連攻破金筑等

等七寨。已，偕酉陽諸軍直取桑木關，大敗賊衆，爲南川路戰功第一。賊平，良玉不言功。其後，千乘爲部民所訟，瘐死雲陽獄，良玉代領其職。

良玉爲人饒膽智，善騎射，兼通詞翰，儀度嫻雅。而馭下嚴峻，每行軍發令，戎伍肅然。所部號白杆兵，爲遠近所憚。

泰昌時，徵其兵援遼。良玉遣兄邦屏、弟民屏先以數千人往。朝命賜良玉三品服，授邦屏都司僉書，民屏守備。

天啓元年，邦屏渡渾河戰死，民屏突圍出。良玉自統精卒三千赴之，所過秋毫無犯。詔加二品服，即予封誥。子祥麟授指揮使。良玉陳邦屏死狀，請優恤。因言："臣自征播以來，所建之功，不滿讒妒口，貝錦高張，忠誠孰表。"帝優詔報之。兵部尚書張鶴鳴言："渾河血戰，首功數千，實石砫、酉陽二土司功。邦屏既殁，良玉即遣使入都，製冬衣一千五百，分給殘卒，而身督精兵三千抵榆關。上急公家難，下復私門仇，氣甚壯。宜録邦屏子，進民屏官。"乃贈邦屏都督僉事，錫世廕，與陳策等合祠；民屏進都司僉書。

部議再徵兵二千。良玉與民屏馳還，抵家甫一日，而奢崇明黨樊龍反重慶，齎金帛結援。良玉斬其使，即發兵率民屏及邦屏子翼明、拱明溯流西上，度渝城，奄至重慶南坪關，扼賊歸路。伏兵襲兩河，焚其舟。分兵守忠州，馳檄夔州，令急防瞿塘上下。賊出戰，即敗歸。良玉上其狀，擢民屏參將，翼明、拱明守備。

七座山寨。不久，偕同酉陽各軍直接攻打桑木關，大敗賊衆，在南川這一路部隊中戰功第一。賊寇平定，良玉不提自己的功勞。此後，千乘被部下百姓所訴訟，病死在雲陽的監獄之中，良玉接替擔任他的職務。

良玉爲人富有膽略智謀，善於騎馬射箭，兼通詩文，儀表風度優美文雅。而治理部下却很嚴峻，每當行軍發布命令，軍隊肅敬。所統領的部隊稱爲白杆兵，爲遠近的人所害怕。

泰昌的時候，徵召她的部隊支援遼東。良玉派遣兄邦屏、弟民屏先帶幾千人前去。朝廷下令賜給良玉三品官的服飾，授邦屏官都司僉書，民屏官守備。

天啓元年，邦屏渡渾河時戰死，民屏突圍而出。良玉親自統領三千精兵開赴遼東，所過之處秋毫無犯。詔令加賜二品官的服飾，當即授予誥命。兒子祥麟授官指揮使。良玉陳述邦屏戰死的情形，請求給以優厚的撫恤。接着說："臣自從征討播州以來，所建立的功勛，堵不住心懷妒忌説壞話的人的嘴巴，讒言囂張，忠誠向誰來表白。"皇上下優禮的詔書回答她。兵部尚書張鶴鳴說："渾河血戰，有斬首數千的成就，實際上是石砫、酉陽兩位土司的功勞。邦屏已死，良玉立即派遣使者入京，製造冬天的衣服一千五百件，分給殘存的士兵，而親自督率精兵三千抵達榆關。對上來講是爲解救公家的危難，對下來講是要報私家的仇恨，意氣很是雄壯。應該録用邦屏的兒子，加民屏的官。"於是贈邦屏官都督僉事，賞賜世代的恩廕，與陳策等人合在一個祠廟受祭祀；民屏加官都司僉書。

兵部商議再徵兵二千。良玉與民屏奔馳回來，到家纔一天，而奢崇明的黨羽樊龍在重慶造反，送來金錢絲織品要結盟求援。良玉斬殺他的使者，當即發兵率領民屏及邦屏的兒子翼明、拱明逆流西上，越過渝城，突然來到重慶的南坪關，守住賊寇的歸路。用伏兵襲擊兩河，燒毁他們的船隻。分兵防守忠州，快速發文到夔州，命令他們趕緊防備瞿塘上下的地方。賊寇出戰，立即敗退。良玉上報戰鬥的情況，提升民屏爲參

已而奢崇明圍成都急，巡撫朱燮元檄良玉討。時諸土司皆貪賊賂，逗遛不進。獨良玉鼓行而西，收新都，長驅抵成都，賊遂解圍去。良玉乃還軍攻二郎關，民屏先登，已，克佛圖關，復重慶。良玉初舉兵，即以疏聞。命封夫人，錫誥命，至是復授都督僉事，充總兵官。命祥麟爲宣慰使，民屏進副總兵，翼明、拱明進參將。良玉益感奮，先後攻克紅崖墩、觀音寺、青山墩諸大巢，蜀賊底定。復以援貴州功，數賚金幣。

三年六月，良玉上言："臣率翼明、拱明提兵裹糧，累奏紅崖墩諸捷。乃行間諸將，未睹賊面，攘臂誇張，及乎對壘，聞風先遁。敗於賊者，唯恐人之勝；怯於賊者，唯恐人之强。如總兵李維新，渡河一戰，敗衄歸營，反閉門拒臣，不容一見。以六尺軀鬚眉男子，忌一巾幗婦人，静夜思之，亦當愧死。"帝優詔報之，命文武大吏皆以禮待，不得疑忌。

是年，民屏從巡撫王三善抵陸廣，兵敗先遁。其冬，從戰大方，屢捷。明年正月，退師。賊來襲，戰死。二子佐明、祚明得脱，皆重傷。良玉請恤，贈都督同知，立祠賜祭，官二子。而是時翼明、拱明皆進官至副總兵。

崇禎三年，永平四城失守。良玉與翼明奉詔勤王，出家財濟餉。莊烈帝優詔褒美，召見平臺，賜良玉綵幣羊酒，賦四詩旌其功。會四城復，乃命良玉歸，而翼明駐近畿。明年築大凌河城。翼明以萬人護築，城成，命撤兵還鎮。七年，流賊陷河南，加翼明總兵官，督軍赴討。明年，鄧玘

將，翼明、拱明爲守備。

不久奢崇明圍攻成都緊急，巡撫朱燮元發文令良玉征討。當時衆土司都貪圖賊寇的錢財，逗留不前進。衹有良玉擊鼓行軍向西而去，收復新都，以不可抵擋之勢直達成都，賊寇於是解圍離去。良玉就回師攻打二郎關，民屏先到，不久，攻克佛圖關，收復重慶。良玉剛發兵的時候，就上疏報告。詔令封爲夫人，賞賜誥命，到這時又授官都督僉事，擔任總兵官。任命祥麟爲宣慰使，民屏晋升副總兵，翼明、拱明晋升參將。良玉更加感激奮發，先後攻克紅崖墩、觀音寺、青山墩各敵兵盤踞的地方，四川的賊寇被平定。又以援助貴州的功勞，多次賞賜金幣。

三年六月，良玉上言："臣率領翼明、拱明領着士兵帶着糧食，屢屢取得紅崖墩等地的勝利。可是行伍間諸位將領，没有看到賊寇時，揮舞手臂説大話，等到對陣打仗，聽到一點風聲就先逃跑。敗給賊寇的，就怕别人獲勝；害怕賊寇的，就怕别人强大。像總兵李維新，渡河一仗，失敗回營，反而關門拒絶臣，不容許見一面。以六尺身軀的鬚眉男子，忌妒一個巾幗婦女，在静静的夜晚想起來，也應當羞愧而死。"皇上下優禮的詔書答覆她，命令文武大臣都以禮相待，不得猜疑忌妒。

這一年，民屏跟隨巡撫王三善抵達陸廣，部隊失敗首先逃跑。那年冬天，跟着在大方作戰，屢次獲勝。次年正月，退兵。賊寇來襲擊，戰死。兩個兒子佐明、祚明得以逃脱，都受了重傷。良玉請求撫恤，贈官都督同知，建立祠廟賞賜祭禮，任命兩個兒子爲官。而這時翼明、拱明都升官到副總兵。

崇禎三年，永平的四座城失守。良玉與翼明奉詔命入京護衛朝廷，拿出家中的財産接濟軍餉。莊烈帝頒發優禮的詔書加以嘉獎，在平臺召見，賜良玉彩綢金幣羊酒，寫了四首詩表彰她的功勞。適逢四城收復，就命令良玉回去，而令翼明駐扎在京城近郊。次年修築大凌河城。翼明用萬人保護築城，城築成，命令他撤兵回到鎮所。七年，流賊攻陷河南，加封翼明總兵官，督率軍

死，以所部皆蜀人，命翼明將之，連破賊於青崖河、吴家堰、袁家坪，扼賊走鄖西路。翼明性恇怯，部將連敗，不以實聞，革都督銜，貶二秩辦賊。已，從盧象昇逐賊穀城。賊走均州，翼明敗之青石鋪。賊入山自保，翼明攻破之。連破賊界山、三道河、花園溝，擒黑煞神、飛山虎。賊出没鄖、襄間，撫治鄖陽苗胙土遣使招降，翼明贊其事，爲賊所紿，卒不降。翼明、胙土皆被劾。已而賊犯襄陽，翼明連戰得利，屯兵廟灘，以扼漢江之淺。而羅汝才、劉國能自深水以渡，遂大擾蕲、黄間。帝以鄖、襄屬邑盡殘，罷胙土，切責翼明，尋亦被劾解官。而良玉自京師還，不復援剿，專辦蜀賊。

隊去征討。次年，鄧玘死，因爲他的部下都是四川人，命令翼明統領他們，在青崖河、吴家堰、袁家坪接連打敗賊寇，扼守賊寇逃往鄖西的道路。翼明性情怯懦，部將接連打敗仗，不把實情上報，革去都督的官銜，降二級官階討賊。不久，跟着盧象昇在穀城驅逐賊寇。賊寇逃往均州，翼明在青石鋪打敗他們。賊寇入山自保，翼明攻破了他們。在界山、三道河、花園溝接連打敗賊寇，擒獲黑煞神、飛山虎。賊寇出没在鄖、襄之間，巡撫鄖陽的苗胙土派遣使者招降，翼明支持這件事，被賊寇所哄騙，賊寇最終没有投降。翼明、胙土都被彈劾。不久賊寇侵犯襄陽，翼明連續戰鬥獲勝，在廟灘駐扎軍隊，以此扼守漢江水淺的地方。可是羅汝才、劉國能從深水渡過河，於是在蕲、黄之間大肆騷擾。皇上因爲鄖、襄下屬的縣城全部殘破，罷免胙土，嚴厲斥責翼明，隨即也遭彈劾解除官職。而良玉從京師返回，不再增援剿賊，專門討伐四川的賊寇。

七年二月，賊陷夔州，圍太平，良玉至乃走。十三年扼羅汝才於巫山。汝才犯夔州，良玉師至乃去。已，邀之馬家寨，斬首六百，追敗之留馬埡，斬其魁東山虎。復合他將大敗之譚家坪北山，又破之仙寺嶺。良玉奪汝才大纛，擒其渠副塌天，賊勢漸衰。

七年二月，賊寇攻陷夔州，包圍太平，良玉到了賊寇就逃走。十三年在巫山攔截羅汝才。汝才侵犯夔州，良玉的部隊到了就離去。不久，在馬家寨攔擊，斬首六百，在留馬埡追擊打敗他們，斬殺他們的首領東山虎。又會合其他將領在譚家坪北山大敗他們，又在仙寺嶺打敗他們。良玉奪得汝才的大旗，擒獲他們的首領副塌天，賊寇的勢力逐漸衰竭。

當是時，督師楊嗣昌盡驅賊入川。川撫邵捷春提弱卒二萬守重慶，所倚惟良玉及張令二軍。綿州知州陸遜之罷官歸，捷春使按營壘。見良玉軍整，心異之。良玉爲置酒，語遜之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誼應死，獨恨與邵公同死耳。"遜之問故，良玉曰："邵公移我自近，去所駐重慶僅三四十里，而遣張令守黄泥窪，殊失地利。賊據歸、巫萬山巔，俯瞰吾營。鐵騎建瓴下，張令必破。令破及我，我敗尚能救重慶急乎？且督師以蜀爲壑，無愚智知之。

當時，督師楊嗣昌把賊寇全部驅趕到四川。四川巡撫邵捷春帶領二萬弱兵守重慶，所依靠的祇有良玉及張令兩支軍隊。綿州知州陸遜之罷官回家，捷春讓他巡察營壘。看到良玉的軍隊齊整，心中對此感到驚異。良玉爲他備酒，告訴遜之説："邵公不懂軍事。我一個婦人，受到國家的恩典，道義上應該爲國而死，衹是恨與邵公一同死。"遜之問什麽緣故，良玉説："邵公調動我靠近他自己，離他所駐守的重慶僅三四十里，却派遣張令守黄泥窪，大大失去有利的地形。賊寇占據歸、巫的萬山之巔，俯瞰我們的營地。鐵騎居高臨下，張令必被攻破。張令被攻破一定要牽累到我，我敗了還能救重慶的危急嗎？況且督師

邵公不以此時爭山奪險，令賊無敢即我，而坐以設防，此敗道也。”逕之深然之。已而捷春移營大昌，監軍萬元吉亦進屯巫山，與相應援。其年十月，張獻忠連破官軍於觀音巖、三黃嶺，遂從上馬渡過軍。良玉偕張令急扼之竹箘坪，挫其鋒。會令爲賊所殪，良玉趨救不克，轉鬥復敗，所部三萬人略盡。乃單騎見捷春請曰：“事急矣，盡發吾溪峒卒，可得二萬。我自廩其半，半餼之官，猶足辦賊。”捷春見嗣昌與己左，而倉無見糧，謝其計不用。良玉乃嘆息歸。時搖、黃十三家賊橫蜀中。有秦纘勳者，良玉族人也，爲賊耳目，被擒，殺獄卒遁去。良玉捕執以獻，無脫者。

把四川當作溝壑，不論愚笨聰明的人都知道。邵公不在此時爭搶山頭奪取險地，使賊不敢靠近我，却消極地設防，這是導致失敗的辦法。”逕之深深地表示同意。不久捷春把軍營移到大昌，監軍萬元吉亦進兵屯駐巫山，互相呼應聲援。那一年十月，張獻忠接連在觀音巖、三黃嶺打敗官軍，於是從上馬渡運送軍隊過河。良玉偕同張令急忙在竹箘坪阻截，挫敗他的前鋒。適逢張令被賊寇所殺，良玉趕去救援不及，輾轉戰鬥又遭失敗，部下三萬人幾乎全部損失，於是單騎見捷春請求說：“事情緊急了，全部徵發我手下山寨的士兵，可以得到二萬。我自己提供一半糧餉，一半由官方供給，還足以討賊。”捷春見嗣昌與自己意見不合，而且倉庫中没有現成的糧食，拒絕了她的計策未采用。良玉就嘆息而歸。當時搖、黃十三家賊寇橫行蜀中，有個叫秦纘勳的，是良玉的同族人，做賊的耳目，被擒獲後，殺死監獄的看守逃走。良玉抓住他送交上司，賊寇没有逃脱的。

張獻忠盡陷楚地，將復入蜀。良玉圖全蜀形勢上之巡撫陳士奇，請益兵守十三隘，士奇不能用。復上之巡按劉之勃，之勃許之，而無兵可發。十七年春，獻忠遂長驅犯夔州。良玉馳援，衆寡不敵，潰。及全蜀盡陷，良玉慷慨語其衆曰：“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孱婦蒙國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餘年事逆賊哉！”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族無赦！”乃分兵守四境。賊遍招土司，獨無敢至石砫者。後獻忠死，良玉竟以壽終。

張獻忠攻陷了所有的楚地，將再次入蜀。良玉把整個四川的山川地形繪成圖獻給巡撫陳士奇，請求增加士兵防守十三道險要的關口，士奇未能采用。又將圖獻給巡按劉之勃，之勃答應了，却没有士兵可以調撥。十七年春，獻忠就長驅直入侵犯夔州。良玉奔馳救援，寡不敵衆，潰敗。等到整個四川全部陷落，良玉慷慨地對她的部衆說：“我的兄弟二人都死於王朝的事業，我以一個孱弱的婦女蒙受國家的恩典二十年，如今不幸到這等地步，怎麽敢把剩下的歲月去爲逆賊辦事啊！”把部下全部召來相約說：“有跟從賊寇的，滅他一族不寬恕！”於是分兵守衛四面邊境。賊寇廣泛招集土司，惟獨没有人敢到石砫這兒來。後來獻忠死去，良玉最終因年老而死。

翼明既罷，崇禎十六年冬，起四川總兵官。道梗，命不達。而拱明值普名聲之亂，與賊鬥死，贈恤如制。

翼明既已罷官，崇禎十六年冬，起任四川總兵官。因爲道路阻塞，任命没有送到。拱明碰到普名聲叛亂，與賊交戰而死，按照制度賞賜祭葬的禮儀。

龍在田

龍在田，石屏州土官舍人也。天

龍在田，是石屏州土司的子弟。天啓二年，

啓二年，雲南賊安效良、張世臣等爲亂。在田與阿迷普名聲、武定吾必奎等征討，數有功，得爲土守備。新平賊剽石屏，安效良攻霑益，在田俱破走之。巡撫閔洪學上其功，擢坐營都司。

崇禎二年與必奎收復烏撒。八年，流賊犯鳳陽，詔徵雲南土兵。在田率所部應詔，擊賊湖廣、河南，頻有功，擢副總兵。總理盧象昇檄討襄陽賊，至則象昇已奉詔勤王，命屬熊文燦。十年三月擊擒大盜郭三海。十一年九月大破賀一龍、李萬慶於雙溝，進都督同知。明年三月大破賊固始，斬首三千五百有奇。張獻忠之叛也，文燦命在田駐穀城，遏賊東突。諸將多忌在田，讒言日興。及文燦被逮，在田亦罷歸，還至貴州，擊平叛賊安隴壁。

十五年夏，中原盗益熾。在田上疏曰："臣以石屏世弁，因流氛震陵，奮激國難，捐貲募精卒九千五百，戰象四，戰馬二千，入楚、豫破賊。賊不敢窺江北陵寢，滇兵有力焉。五載捷二十有八，忌口中阻，逼臣病歸。自臣罷，親藩辱，名城屢陷。臣妄謂討寇必須南兵。蓋諸將所統多烏合，遇寇即逃，乏餉即噪。滇兵萬里長驅，家人父子同志，非若他軍易潰也。且一歲中，秋冬氣凉，賊得馳騁。春夏即入山避暑，養鋭而出，故其氣益盛。夫平原戰既不勝，山蹊又莫敢攖，師老財殫，蕩平何日。滇兵輕走遠跳，善搜山。臣願整萬衆，力掃秦、楚、豫、皖諸寇，不滅不止。望速給行糧，沿途接濟。臣誓捐軀報國，言而不效，甘伏斧鑕。"帝壯之，下兵部議，寢不行。

雲南的賊寇安效良、張世臣等人作亂。在田與阿迷普名聲、武定的吾必奎等人去征討，多次立功，因此被任爲土守備。新平的賊寇劫掠石屏，安效良進攻霑益，在田都打敗擊退了他們。巡撫閔洪學上報他的功勞，提升爲坐營都司。

崇禎二年與必奎一起收復了烏撒。八年，流賊進犯鳳陽，下詔徵召雲南的少數民族部隊。在田率領所統領的部隊響應詔令，在湖廣、河南進擊賊寇，多次立功，提升爲副總兵。總理盧象昇發文命令他討伐襄陽的賊寇，到達時象昇已奉詔令入京護衛朝廷，命令他歸屬於熊文燦。十年三月攻打擒獲了大盜郭三海。十一年九月在雙溝大敗賀一龍、李萬慶，晋升都督同知。次年三月在固始大敗賊寇，斬首三千五百多。張獻忠反叛，文燦命令在田駐扎穀城，遏止賊寇往東突圍。諸將多嫉忌在田，誹謗他的話一天比一天多。等到文燦被逮捕，在田也遭罷免回家，回到貴州，在安隴壁擊敗平定了叛賊。

十五年夏，中原的盗賊更加興盛。在田上疏説："臣作爲石屏世襲的武官，因爲流寇的氣勢震驚皇陵，激勵振作奔赴國難，捐獻財産招募精兵九千五百，戰象四頭，戰馬二千，進入楚、豫打敗賊寇。賊寇不敢窺探長江北面的皇陵寢宫，雲南的部隊是出了力的。五年裏獲勝二十八次，嫉忌的人開口從中阻撓，逼臣告病回家。自從臣被罷免，親王受辱，大城屢屢陷落。臣冒昧妄説討伐賊寇必須南方的部隊。因爲諸將所統領的部隊多是烏合之衆，遇到賊寇就逃，缺乏糧餉就鼓噪。滇兵萬里長驅直入，部隊中都是家人父子同心協力，不像其他軍隊容易潰散。而且一年之中，秋冬天氣凉快，賊寇得以馳騁。春夏就進山避暑，養足精神再出來，所以他們的氣勢更加旺盛。平原作戰既然不能取勝，山路又不敢進兵，部隊疲憊財力枯竭，哪一天能够蕩平賊寇。滇兵走路輕快跳得遠，善於搜山。臣願意整頓一萬部衆，奮力掃除秦、楚、豫、皖衆賊寇，賊寇不滅戰鬥不止。希望迅速發給行軍的糧食，沿途給予接濟。臣發誓捐軀報國，如果説了没有成效，甘

願受死。”皇上認爲他説得很壯烈，交給兵部議論，被擱置而没有實行。

逾二載，乙酉八月，吾必奎叛。黔國公沐天波檄在田及寧州土知州禄永命協討，擊擒之。未幾，沙定洲作亂，據雲南府，在田不敢擊。明年，定洲攻在田不下，移攻寧州，尋陷嶍峨，在田走大理。又明年，孫可望等至貴州，在田説令攻定洲，定洲迄破滅。在田歸，卒於家。

過了兩年，乙酉八月，吾必奎反叛。黔國公沐天波發文命令在田及寧州土知州禄永命協助征討，攻打擒獲了他。没有多久，沙定洲作亂，占據雲南府，在田不敢攻擊。次年，定洲攻打在田不能攻克，改爲攻打寧州，隨即攻陷嶍峨，在田逃往大理。第二年，孫可望等到貴州，在田勸説他攻打定洲，定洲至此被消滅。在田回來，死在家中。

贊曰：馬世龍等值邊陲多事，奮其勇略，著績戎行，或捐軀力戰，身膏原野，可謂無忝爪牙之任矣。夫摧鋒陷敵，宿將猶難，而秦良玉一土舍婦人，提兵裹糧，崎嶇轉鬥，其急公赴義有足多者。彼仗鉞臨戎，縮朒觀望者，視此能無愧乎！

贊曰：馬世龍等人正在邊疆多事的時候，發揚他們的勇敢謀略，在軍隊中功績顯著，有的犧牲生命奮力作戰，捐軀原野，可以説無愧於武將的責任了。攻入并摧毀敵軍堅强的陣地，富有經驗的老將尚且難以做到，但是秦良玉一個土著婦人，領兵帶糧，在困難的處境中輾轉戰鬥，她熱心公益履行道義值得贊美。那些拿着斧鉞面臨戰争畏縮觀望的人，與這些人相比能不羞愧麽！

明史卷二百七十一

列傳第一百五十九

賀世賢 尤世功　童仲揆 陳策 周敦吉(等) 張神武(等)
羅一貫 劉渠 祁秉忠　滿桂 孫祖壽　趙率教 朱國彦
官惟賢 張奇化　何可綱　黄龍 李惟鸞
金日觀 楚繼功(等)

賀世賢 尤世功

賀世賢，榆林衛人。少爲厮養，後從軍，積功至瀋陽游擊，遷義州參將。

賀世賢，榆林衛人。小時候做僕人，後來從軍，累積功勞官至瀋陽游擊將軍，升義州參將。

萬曆四十六年七月，清河被圍，副將鄒儲賢固守。城破，率親丁鏖戰城南，與參將張旆俱死。部將二十人、兵民萬餘殲焉。世賢駐靉陽，聞變，疾馳出塞，得首功百五十有四級，進副總兵。

萬曆四十六年七月，清河被包圍，副將鄒儲賢固守。城被攻破，率領親兵家丁在城南鏖戰，與參將張旆都死去。部將二十人、士兵百姓一萬多人被殲滅。世賢駐守靉陽，聽到事變，疾馳出塞，獲得斬首一百五十四級的功勞，晋升副總兵。

明年，楊鎬四路出師。世賢副李如柏出清河。劉綎深入中伏，勸如柏往救，不從，綎遂覆歿。尋擢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駐虎皮驛。鐵嶺被圍，世賢馳援，城已破，邀獲首功百餘級。泰昌元年九月連戰灰山、撫安堡，獲首功二百有奇。

次年，楊鎬四路出兵。世賢輔佐李如柏從清河出兵。劉綎深入中埋伏，勸如柏前往救援，不聽，劉綎因此覆没。隨即提升爲都督僉事，充任總兵官，駐守虎皮驛。鐵嶺被包圍，世賢奔馳救援，城已被攻破，獲得斬首百餘級的功勞。泰昌元年九月接連在灰山、撫安堡作戰，獲得斬首二百多的功勞。

當是時，四方宿將鱗集遼左，率縮朒不敢戰，獨世賢數角鬥有功，同列多忌之。移鎮瀋陽。經略袁應泰下納降令。廣寧總兵李光榮疑世賢所納多，以狀聞。巡撫薛國用亦奏三可慮，兵部尚書崔景榮請拒勿納，而置已納於他所。然世賢所納卒不可散，同列遂謗其有異志。

當時，四方久經沙場的老將聚集遼東，都畏縮不敢作戰，祇有世賢多次搏鬥有功，同行多忌妒他。調去鎮守瀋陽。經略袁應泰下令接納來降的人。廣寧總兵李光榮懷疑世賢接納投降的人多，把情況上報。巡撫薛國用也上奏有三件可顧慮的事，兵部尚書崔景榮請求拒絶不要納降，却把自己所接納的人安置在其他地方。然而世賢所接納的人最終不能遣散，同行就誹謗他有叛逆的

意圖。

天啓元年三月，我大清以重兵薄瀋陽。世賢及總兵尤世功掘塹浚壕，樹大木爲柵，列楯車火器木石，環城設兵，守城法甚具。大清先以數十騎來偵，世功兵躡之，殺四人。世賢勇而輕，嗜酒。旦日飲酒，率親丁千，出城逆擊，期盡敵而反。大清兵佯敗，世賢乘鋭進。倐精騎四合，世賢戰且却，抵西門，身被十四矢。城中聞世賢敗，各鳥獸竄，而降丁復叛，斷城外吊橋。或勸世賢走遼陽，曰："吾爲大將，不能存城，何面目見袁經略乎！"揮鐵鞭馳突圍中，擊殺數人，中矢墜馬而死。世功引兵援，亦戰死。

天啓元年三月，我大清用重兵緊逼瀋陽。世賢及總兵尤世功挖掘疏浚濠溝，樹起大木頭作栅欄，排列有遮擋的戰車火器檑木石塊，圍繞城墻設置士兵，守城的辦法很周備。大清先派幾十名騎兵來偵探，世功的士兵追踪他們，殺了四人。世賢勇敢而輕敵，特別愛好喝酒。次日喝過酒，率領親兵家丁千人，出城迎擊，打算全部消滅敵人再回來。大清兵假裝失敗，世賢乘着鋭氣進擊。突然精鋭的騎兵四面會合，世賢邊戰邊退，到達西門，身中十四箭。城中聽説世賢失敗，各人都像鳥獸一樣逃竄，而投降的人丁再次反叛，斬斷城外的吊橋。有人勸世賢逃往遼陽，世賢説："我爲大將，不能保存城市，還有什麽面目去見袁經略啊！"揮舞鐵鞭急馳衝入包圍中，擊殺數人，中箭落馬而死。世功領兵救援，也戰死。

世功亦榆林人。萬曆中，舉武鄉試，歷瀋陽游擊。張承廕之敗也，世功脱歸，坐褫職。經略楊鎬言其身負重傷，才堪策勵，乃補武精營游擊。鎬四路出師，世功隸李如柏麾下，得全。尋以副總兵守瀋陽。熊廷弼代鎬，愛其才，與副將朱萬良并倚任。廷弼罷，袁應泰代，議三路出師，用爲總兵官。未行，而瀋陽被兵，死於戰。贈少保、左都督，增世廕三級，再廕指揮僉事，世襲，賜祭葬，建祠曰"愍忠"。

世功也是榆林人。萬曆期間，考中武生鄉試，曾任瀋陽游擊。張承廕失敗，世功逃脱回來，獲罪革職。經略楊鎬説他身負重傷，才幹值得鼓勵，於是補官武精營游擊將軍。楊鎬四路出師，世功隸屬李如柏部下，得以保全。隨即以副總兵的官銜守衛瀋陽。熊廷弼代替楊鎬，愛惜他的才能，與副將朱萬良一同受到倚重信任。廷弼罷免，袁應泰代替，建議分三路出兵，任世功爲總兵官。還没有起行，而瀋陽遭到進攻，死於戰鬥中。贈官少保、左都督，增加世代恩廕的官職三級，再恩廕爲指揮僉事，世襲，賜祭葬的禮儀，建祠稱爲"愍忠"。

世賢既歿，或疑其叛降，恤典故不及。四川副使車樸爲訟冤，格衆議不果。

世賢已死，有人懷疑他反叛投降，所以没有賞賜祭葬的禮儀。四川副使車樸爲他伸冤，被衆人的議論所阻止而没有結果。

童仲揆　陳策　周敦吉

童仲揆，南京人。舉武會試，歷都指揮，掌四川都司。萬曆末，擢副總兵，督川兵援遼，與同官陳策并充援剿總兵官。熹宗初立，經略袁應泰招蒙古諸部，處之遼、瀋二城。仲揆力諫，不聽。

童仲揆，南京人。考中武舉會試，曾任都指揮，掌管四川都司。萬曆末年，提升爲副總兵，督率川兵支援遼東，與同官陳策一起擔任增援剿寇的總兵官。熹宗纔登位，經略袁應泰召集蒙古諸部落，安置在遼、瀋二城。仲揆極力勸阻，不聽。

明年，天啓改元，應泰欲城清河、撫順。議三路出師，用大將十人，各將兵萬餘，仲揆、策當其二。未行，而大清兵已逼瀋陽。兩人馳救，次渾河。游擊周敦吉曰：“事急矣，請直抵瀋陽，與城中兵夾擊，可以成功。”已，聞瀋陽陷，諸將皆憤曰：“我輩不能救瀋，在此三年何爲！”敦吉固請與石砫都司秦邦屏先渡河，營橋北，仲揆、策及副將戚金、參將張名世統浙兵三千營橋南。邦屏結陣未就，大清兵來攻，却復前者三，諸軍遂敗。敦吉、邦屏及參將吴文傑、守備雷安民等皆死。他將走入浙兵營，被圍數匝。副將朱萬良、姜弼不救，及圍急始前，一戰即敗走。大清兵盡鋭攻浙營。營中用火器，多殺傷。火藥盡，短兵接，遂大潰。策先戰死，仲揆將奔，金止之，乃還兵鬥。力盡矢竭，揮刀殺十七人。大清兵萬矢齊發，仲揆與金、名世及都司袁見龍、鄧起龍等并死焉。萬良既遁，經略將斬之，乞勳罪自效。及遼陽被攻，果陷陣死。

次年，天啓改建年號，應泰要在清河、撫順築城。建議分三路出兵，用大將十人，各自統領士兵萬餘人，仲揆、陳策是其中的兩個。還未行動，大清兵已經逼近瀋陽。兩人趕來救援，駐扎在渾河。游擊將軍周敦吉説：“事情緊急了，請直接抵達瀋陽，與城中的軍隊夾擊，可以成功。”不久，聽説瀋陽陷落，諸將都憤恨地説：“我們這些人不能救援瀋陽，在這兒三年幹什麽!”敦吉堅决請求與石砫都司秦邦屏先渡河，在橋北扎營，仲揆、陳策及副將戚金、參將張名世統領浙兵三千在橋南扎營。邦屏還没有擺好陣勢，大清兵就來攻打，三次退下去又衝上來，諸軍於是失敗。敦吉、邦屏及參將吴文傑、守備雷安民等都戰死了。其他將領逃入浙江兵的營地，被圍困了幾層。副將朱萬良、姜弼不救，等到圍攻緊急了纔上前，一交戰就敗走。大清兵用全部精鋭攻打浙江兵的營地。營中使用火器，殺傷很多。火藥用完，短兵相接，於是大敗。陳策先戰死，仲揆將奔逃，戚金阻止他，於是回師戰鬥。氣力用盡箭用完，揮刀殺了十七人。大清兵萬箭齊發，仲揆與戚金、名世及都司袁見龍、鄧起龍等一起死了。萬良既已逃走，經略將要殺他，乞求恕罪效力。到遼陽被攻破，果然衝入敵陣而死。

自遼左用兵，將士率望風奔潰，獨此以萬餘人當數萬衆。雖力絀而覆，時咸壯之。事聞，贈策少保、左都督，增世蔭三級，再蔭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賜祭葬，建祠曰“愍忠”。仲揆贈都督同知，增世蔭三級，祠祀。金、起龍贈都督僉事，增世蔭三級，附祀。名世先有罪繫獄，尚書薛三才薦其善火器，命從征立功。文傑亦先褫職。及死，并得復官，贈三級，增世蔭二級。見龍等皆予贈蔭，他副將至把總戰死者百二十餘人，贈蔭有差。

自從遼左用兵，將士都是聽到敵人消息就奔逃潰散，衹有這一次以一萬多人抵擋幾萬敵衆。雖然兵力不足而覆敗，當時都認爲很壯烈。事情上報，贈陳策官少保、左都督，增加三級世代恩蔭的官職，再次恩蔭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賜予祭祀和安葬的禮儀，建祠稱爲“愍忠”。仲揆賜予都督同知，增加世襲恩蔭三級，建立祠廟祭祀。戚金、起龍贈都督僉事，增加三級世代恩蔭的官職，在祠廟中陪祭。名世起先有罪關在監獄中，尚書薛三才薦舉他善使火器，命令他隨從征伐立功贖罪。文傑也原先被革職。到死後，一起得以恢復官職，贈官升三級，增加世代恩蔭的官職二級。見龍等都給予贈官恩蔭，其他副將至把總戰死的一百二十多人，按照不同的等級贈官恩蔭。

敦吉，先爲四川永寧參將。永寧宣撫奢效忠卒，子崇明幼，其妻奢世統與妾奢世續争印，相攻者十餘年。後崇明襲職，世續猶匿印不予。都司張神武與敦吉謀，盡掠其積聚子女，擒世續以歸。其部目閻宗傳怒，以求主母爲名，大掠永寧、赤水、普市、麾尼，數百里成丘墟。事聞，敦吉、神武并論死。遼東告警，命敦吉從軍自效，及是鏖戰死，贈恤如制。

敦吉，原先是四川永寧參將。永寧宣撫奢效忠死，兒子崇明年幼，妻奢世統與妾奢世續争奪官印，互相攻打十幾年。後來崇明承襲了職務，世續還藏起印不給。都司張神武與敦吉商量，劫掠她所積聚的全部財富和子女，把世續抓了回來。她部下的頭目閻宗傳發怒，以求取主母爲名，大肆劫掠永寧、赤水、普市、麾尼，幾百里的地方遭戰亂成爲一片廢墟。事情上報，敦吉、神武一起被定爲死罪。遼東告急，命令敦吉參軍效力，到這時鏖戰而死，贈官撫恤都按照制度進行。

張神武(等)

神武，新建人。萬曆中舉武會試第一。授四川都司僉書。既論死，遼左兵興，用經略袁應泰薦，詔諭從征立功。神武率親丁二百四十餘，疾馳至廣寧。會遼陽已失，巡撫薛國用固留之，不可，曰："奉命守遼陽，非守廣寧也。"曰："遼陽歿矣，若何之?"曰："將以殲敵。"曰："二百人能殲敵乎?"曰："不能，則死之。"前至遼河，遇逃卒十餘萬。神武以忠義激其帥，欲與還戰，帥不從。乃獨率所部渡河，抵首山，去遼陽十七里而軍。將士不食已一日，遇大清兵，疾呼奮擊，孤軍無援，盡歿於陣。監軍御史方震孺繪神武像，率將士羅拜，爲文祭之。詔贈都督僉事，世蔭千户，立祠祀之。

神武，新建人。萬曆年間考取武舉會試第一名。授官四川都司僉書。已被定爲死罪，遼東戰事興起，由經略袁應泰薦舉，詔令跟隨征伐立功贖罪。神武率領親兵家丁二百四十多人，急速奔馳到廣寧。適逢遼陽已丢失，巡撫薛國用堅持要留下他，神武不答應，說："奉命守遼陽，不是守廣寧。"國用說："遼陽已陷没，你還到哪兒去?"說："將去殲滅敵人。"說："二百人能够殲滅敵人嗎?"說："不能殲敵，就去死。"前進到遼河，遇到逃兵十幾萬。神武用忠義來激勵他們的統帥，想與他們一起回兵作戰，統帥不聽。於是獨自率領部下渡河，抵達首山，離遼陽十七里駐扎部隊。將士已有一天没有吃飯，遇到大清的軍隊，大聲疾呼奮勇攻擊，孤軍作戰没有支援，全部死在陣前。監軍御史方震孺畫了神武的像，率領將士圍繞跪拜，作文祭他。詔令贈官都督僉事，世代恩蔭千户，建立祠廟祭祀他。

又有楊宗業、梁仲善者，皆援遼總兵官。宗業歷鎮浙江、山西。楊鎬四路敗後，命提兵赴援，至是父子并戰死。仲善亦戰死遼陽城下。宗業贈都督同知，世蔭千户；仲善贈都督僉事，增世蔭三級；并從祠附祀。

又有楊宗業、梁仲善，都是援助遼東的總兵官。宗業先後鎮守浙江、山西。楊鎬四路出兵失敗後，命令他領兵開赴增援，到這時父子一起戰死。仲善也戰死在遼陽城下。宗業贈官都督同知，世代恩蔭千户；仲善贈官都督僉事，增加世代恩蔭的官職三級；一起附在别人的祠廟中陪祭。

羅一貫

羅一貫，甘州衛人。以參將守西平堡。遼陽陷，西平地最衝，一貫悉

羅一貫，甘州衛人。以參將的身份守衛西平堡。遼陽陷落，西平地勢最爲衝要，一貫全力捍

力捍禦。巡撫王化貞言於朝，加副總兵。時化貞駐廣寧，經略熊廷弼駐右屯，總兵劉渠以二萬人守鎮武，祁秉忠以萬人守閭陽，而一貫帥三千人守西平。已，定議，各繕隍堅壘，急則互相援，違者必誅。明年正月，大清兵西渡河，經撫戒勿輕戰。兵漸近，參將黑雲鶴出擊。一貫止之，不從。明日，雲鶴戰敗，奔還城，追兵殲焉。一貫憑城固拒，用炮擊傷者無算。大清樹旗招降，且遣使來說，一貫不從。又明日，騎益衆，環城力攻。一貫流矢中目，不能戰。火藥矢石盡，乃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自剄。都司陳尚仁、王崇信亦死之。

衛。巡撫王化貞在朝廷上說了，加官爲副總兵。當時化貞駐扎在廣寧，經略熊廷弼駐扎在右屯，總兵劉渠以二萬人守鎮武，祁秉忠以萬人守閭陽，而一貫率三千人守西平。不久，定下協議，各自修繕城池堅固營壘，緊急時互相支援，違反的必殺。次年正月，大清兵往西渡河，經略巡撫告誡不要輕率交戰。大清兵逐漸接近，參將黑雲鶴出擊。一貫阻止他，不聽。次日，雲鶴戰敗，逃奔回城，追兵把他消滅了。一貫依憑城墻固守，用炮打傷人無數。大清竪起旗幟招降，并且派遣使者來勸說，一貫不聽。又次日，騎兵更加多，圍着城奮力攻打。一貫被流箭射中眼睛，不能作戰。火藥箭石用盡，於是向北面拜了兩拜，說："臣的氣力衰竭了。"於是自殺。都司陳尚仁、王崇信也死難。

化貞知城未下，信游擊孫得功語，盡發廣寧兵。以得功及中軍游擊祖大壽爲前鋒，令會秉忠赴援，廷弼亦遣使督渠進戰，遇大清兵於平陽。得功懷異志，欲引去。乃分兵爲左右翼，稍却，推渠、秉忠前。渠等力戰，頗有殺傷。得功及副將鮑承先走，後軍見之亦奔，遂大潰。渠戰死。秉忠被二刀三矢，家衆扶上馬，奪圍出，創重，卒於途。副將劉徵擊殺十餘人，乃死。大壽走覺華島。得功遂降。越二日，廣寧即破。事聞，贈一貫都督同知，世蔭副千户；渠、秉忠少保，左都督，增世蔭三級，再蔭指揮僉事。皆賜祭葬，建祠并祀。

化貞知道城未攻下，聽信游擊將軍孫得功的話，全部發動廣寧的部隊。以得功及中軍游擊將軍祖大壽爲前鋒，令他們會合秉忠前往增援，廷弼也派遣使者督促劉渠進兵交戰，在平陽遇到大清的軍隊。得功懷有叛逆的心思，想領兵離去。於是分兵爲左右兩翼，稍爲後退，把劉渠、秉忠推到前面。劉渠等奮力作戰，殺傷很多。得功及副將鮑承先逃走，後軍看到了也奔逃，於是大敗。劉渠戰死。秉忠中了二刀三箭，衆家人扶他上馬，衝出包圍，傷重，死在途中。副將劉徵打死十多人，然後死去。大壽逃到覺華島。得功於是投降。過了二天，廣寧就被攻破。事情上報，贈一貫官都督同知，世代恩蔭副千户；劉渠、秉忠贈官少保，左都督，增加世代恩蔭的官職三級，再恩蔭指揮僉事。都賜祭葬的禮儀，建立祠廟一同祭祀。

一貫子俊傑承蔭，崇禎中仕至宣府總兵官，免歸。李自成犯甘州，城陷，死之。

一貫的兒子俊傑承襲恩蔭的官職，崇禎年間做到宣府總兵官，被罷免回家。李自成侵犯甘州，城池陷落，死難。

劉渠

渠，京城巡捕營副將也，以御史楊鶴薦，擢總兵官，援剿遼東。遼陽被圍，廣寧總兵李光榮不能救，反斷

劉渠，是京城巡捕營的副將，因爲御史楊鶴的薦舉，提升爲總兵官，增援征伐遼東。遼陽被圍困，廣寧總兵李光榮不能救援，反而切斷河上

河橋截軍民歸路，總督文球劾罷之，即以渠代。西平告急，帥鎮武兵往援，遂戰歿。

的橋梁堵截軍民的回路，總督文球彈劾罷免了他，就以劉渠代替。西平告急，統率鎮武的軍隊前往救援，於是戰死。

祁秉忠

秉忠，陝西人。萬曆四十四年爲永昌參將。銀定、歹青以二千餘騎入塞，秉忠提兵三百拒之，轉戰兩晝夜。援軍至，始遁。秉忠追還所掠人畜，邊人頌之。擢涼州副總兵。經略袁應泰薦其智勇，令率私卒守蒲河。至則遼陽已破，命爲援剿總兵官，駐防閭陽，援西平，竟死。

秉忠，陝西人。萬曆四十四年爲永昌參將。銀定、歹青領二千多騎兵入塞，秉忠領兵三百抵抗他們，轉輾戰鬥兩晝夜。援軍到來，方始逃走。秉忠追回他們所劫掠的人口牲畜，邊疆的人民都稱頌他。提升爲涼州副總兵。經略袁應泰推薦他智慧勇敢，命令他率領私人的部隊防守蒲河。到達駐地時遼陽已被攻破，命令他爲增援征剿的總兵官，駐防閭陽，援助西平，竟然戰死。

自遼左軍興，總兵官陣亡者凡十有四人：撫順則張承廕，四路出師則杜松、劉綎、王宣、趙夢麟，開原則馬林，瀋陽則賀世賢、尤世功，渾河則童仲揆、陳策，遼陽則楊宗業、梁仲善。是役，渠與秉忠繼之。朝端恤典，俱極優崇。而僨軍之將，若李如柏、麻承恩輩，竟有未膺顯戮者。

自從遼東興兵打仗，總兵官陣亡的共有十四人：撫順則是張承廕，四路出兵則是杜松、劉綎、王宣、趙夢麟，開原則是馬林，瀋陽則是賀世賢、尤世功，渾河則是童仲揆、陳策，遼陽則是楊宗業、梁仲善。這一仗，劉渠與秉忠相繼陣亡。朝廷輔臣商議給予祭葬的禮儀，都極爲優厚尊崇。可是敗軍之將，如李如柏、麻承恩這些人，居然有未被處決示衆的。

滿桂

滿桂，蒙古人，幼入中國，家宣府。稍長，便騎射。每從征，多斬馘。軍令，獲敵首一，予一官，否則賚白金五十。桂屢得金，不受職。年及壯，始爲總旗。又十餘年爲百户。後屢遷潮河川守備。楊鎬四路師敗，薦小將知兵者數人，首及桂。移守黄土嶺。爲總督王象乾所知，進石塘路游擊、喜峰口參將。

滿桂，蒙古人，幼年進入中國，家住宣府。稍爲長大後，熟習騎馬射箭。經常跟着出征，多有斬獲。軍中的號令，獲得敵人的首級一顆，給予一個官職，否則賞銀子五十兩。滿桂多次得到銀兩，不受官職。到了壯年，始任總旗。又過了十多年任百户。後來經屢次升遷做到潮河川的守備。楊鎬的四路部隊失敗，推薦幾名通曉軍事的小將，首先輪到滿桂。調去守黄土嶺。受到總督王象乾的賞識，晋升石塘路游擊、喜峰口參將。

天啓二年，大學士孫承宗行邊，桂入謁。壯其貌，與談兵事，大奇之。及出鎮山海，即擢副總兵，領中軍事。承宗幕下，文武輻輳，獨用桂。桂椎魯甚，然忠勇絶倫，不好聲色，與士卒同甘苦。

天啓二年，大學士孫承宗巡視邊防，滿桂進見。承宗覺得他外貌雄壯，與他談論軍事，大爲驚奇。等到出鎮山海關，就提升他爲副總兵，管領中軍的事務。承宗幕下，文武官員聚集，惟獨任用滿桂。滿桂十分愚鈍，然而忠勇絶頂，不喜歡歌舞女色，與士卒同甘共苦。

明年，承宗議出關修復寧遠，問誰可守者。馬世龍薦孫諫及李承先，承宗皆不許。袁崇焕、茅元儀進曰：

次年，承宗提議出關修復寧遠城，問誰可以去防守。馬世龍推薦孫諫及李承先，承宗都不同意。袁崇焕、茅元儀進言説："滿桂可以。但他

"滿桂可。但爲公中軍，不敢請耳。"承宗曰："既可，安問中軍。"呼桂語之，慨然請行。世龍猶疑其不可，承宗不聽。即日置酒，親爲之餞。桂至寧遠，與崇煥協心城築，屹然成重鎮。語具《崇煥傳》中。

是您的中軍，不敢請求。"承宗說："既然可以，哪裏管他是不是中軍。"把滿桂叫來告訴他，他慷慨地請求出行。世龍還懷疑他不合適，承宗不聽，當日安排酒宴，承宗親自爲他餞行。滿桂到寧遠，與崇煥齊心築城，城墻堅固，成爲一個重要的城鎮。這些話詳細記載在《崇煥傳》中。

時蒙古部落駐牧寧遠東鄙，遼民來歸者悉遭劫掠，承宗患之。四年二月，遣桂及總兵尤世祿襲之大凌河。諸部號泣西竄，東鄙以寧。拱兔、炒花、宰賽諸部陽受款而陰懷反側。桂善操縱，諸部咸服，歲省撫賞銀不貲。初，城中郭外，一望丘墟。至是軍民五萬餘家，屯種遠至五十里。承宗上其功。詔擢都督僉事，加銜總兵。承宗乃令典後部，與前部趙率教相掎角。督餉郎中楊呈秀侵剋軍糧，副將徐漣激之變，圍崇煥署。憚桂家卒勇猛，不敢犯，結隊東走。桂與崇煥追斬首惡，撫餘衆而還。

當時蒙古的部落在寧遠東面邊遠的地方居住放牧，遼東來歸順的百姓全遭到他們的劫掠，承宗爲此擔憂。四年二月，派遣滿桂及總兵尤世祿在大凌河襲擊他們。各部落哭喊着向西逃竄，東方邊遠地區得以安寧。拱兔、炒花、宰賽諸部落表面上歸順而暗地裏懷有叛離的心思。滿桂善於控制管理，諸部落都服從，每年節省安撫他們的賞銀難以計算。起初，城内郭外，一眼望去都是廢墟荒地，到這時軍民有五萬多家，屯墾耕種遠到五十里外。承宗上報他的功勞，詔令提升爲都督僉事，加總兵的官銜。承宗就命令他主管後部，與前部的趙率教互相聲援呼應。督察糧餉的郎中楊呈秀侵吞剋扣軍糧，副將徐漣爲此激怒而叛亂，包圍了崇煥的衙門。因畏懼滿桂的家丁勇猛，不敢侵犯，結成隊伍往東去。滿桂與崇煥追上斬殺爲首作惡的人，安撫剩餘的部衆後回來。

六年正月，我大清以數萬騎來攻，遠邇大震，桂與崇煥死守。始攻西南城隅，發西洋紅夷炮，傷攻者甚衆。明日轉攻南城，用火器拒却之，圍解。帝大喜，擢都督同知，實授總兵官。再論功，加右都督，蔭副千户，世襲。桂疏謝，并自叙前後功。優詔褒答，再進左都督。

六年正月，我大清以幾萬騎兵來攻打，遠近大爲震動，滿桂與崇煥死守。開始攻打城的西南角，城上放西洋的紅夷大炮，打傷進攻的人很多。次日改爲攻打南城，城上用火器擊退了進攻，包圍解除。皇上大喜，提升爲都督同知，正式授予總兵的官職。再次論功，加官右都督，恩蔭副千户，世襲。滿桂上疏稱謝，并且自己叙述前後的功勞。下贊揚的詔書褒獎答覆，再晋升左都督。

桂初與率教深相得。是役也，怒其不親救，相責望。帝聞之，下敕戒勉。而崇煥復與桂不和，言其意氣驕矜，謾罵僚屬，恐壞封疆大計，乞移之别鎮，以關外事權歸率教。舉朝皆知桂可用，慮同城或僨事，遂召還。督師王之臣力言桂不可去，而召命已下。又請用之關門。崇煥皆不納。閏

滿桂起初與率教深相投合。這一仗，惱怒他不親自救援，互相責備怨恨。皇上聽説此事，下敕書告誡勸勉。而崇煥又與滿桂不和，説他意氣用事驕傲自大，謾罵下僚部屬，恐怕破壞守衛疆土的大計，請求把他調往其他鎮所，把處理關外事務的權力歸於率教。整個朝廷都知道滿桂可以任用，考慮他與崇煥同城或許會壞事，就把他召回。督師王之臣極力陳説滿桂不能離去，可是召

六月乃命以故秩僉書中軍府事。未幾，崇煥亦自悔，請仍用之臣言。帝可之，命桂挂印移鎮關門，兼統關外四路及燕河、建昌諸軍，賜尚方劍以重事權。

回的命令已下達。又請求讓他在關門任職。崇煥都不采納。閏六月就命令他以原來的官階總管中軍都督府的事務。没有多久，崇煥也自己後悔，請仍舊采用之臣的話。皇上許可了，命令滿桂挂帥印移鎮關門，兼統領關外四路及燕河、建昌各支部隊，賜尚方寶劍來加重他處理事務的權力。

七年五月，大清兵圍錦州，分兵略寧遠。桂遣兵救，被圍笊籬山。桂與總兵尤世禄赴之，大戰相當。遂入寧遠城，與崇煥爲守禦計。俄大清兵進薄城下，桂率副將尤世威等出城迎，頗有殺傷，桂亦身被重創。捷聞，加太子太師，世廕錦衣僉事。及崇煥休去，之臣再督師，盛推桂才，請仍鎮寧遠。會蒙古炒花諸部離散，桂與之臣多收置之麾下。

七年五月，大清兵包圍錦州，分兵侵略寧遠。滿桂派兵救援，被圍困在笊籬山。滿桂與總兵尤世禄趕去，大戰旗鼓相當。於是進入寧遠城，與崇煥作守禦的打算。不久大清兵進逼城下，滿桂率領副將尤世威等出城迎戰，殺傷很多，滿桂也身受重傷。報捷皇上，加官太子太師，世代恩廕錦衣衛僉事。到崇煥休職離去，之臣再次督率軍隊，大爲推重滿桂的才能，請求仍然讓他鎮守寧遠。適逢蒙古的炒花諸部離散，滿桂與之臣多把他們招收安置在部下。

莊烈帝已嗣位，詔之臣毋蹈袁應泰、王化貞故轍，并責桂阿之臣意。桂遂請病乞休，不允。崇禎元年七月，言官交劾之臣，因及桂。之臣罷，桂亦召還府。適大同總兵渠家楨失事，命桂代之。大同久恃款弛備，插部西侵，順義王遂入境大掠。家楨及巡撫張翼明論死，插部遂挾賞不去。桂至，遍閱八路七十二城堡，邊備大修，軍民恃以無恐。

莊烈帝既已繼承皇位，詔令之臣不要重蹈袁應泰、王化貞的覆轍，并且指責滿桂迎合之臣的意旨。滿桂於是請求告病休假，不允許。崇禎元年七月，諫議官紛紛彈劾之臣，因而涉及滿桂。之臣罷免，滿桂也被召回中軍府。適逢大同總兵渠家楨延誤事情，命令滿桂代替他。大同很久以來依恃議和放鬆守備，插漢部落往西侵犯，順義王就入境大肆劫掠。家楨及巡撫張翼明被判死罪，插漢部落就挾持邀賞不離去。滿桂到後，全面地巡閱八路七十二座城堡，邊防的守備大爲整治，軍民有所依仗而不害怕。

明年冬十月，大清兵入近畿。十一月詔諭勤王。桂率五千騎入衛，次順義，與宣府總兵侯世禄俱戰敗，遂趨都城。帝遣官慰勞，犒萬金，令與世禄俱屯德勝門。無何，合戰，世禄兵潰，桂獨前鬥。城上發大炮佐之，誤傷桂軍，桂亦負傷，令入休甕城。旋與袁崇煥、祖大壽并召見，桂解衣示創，帝深嘉嘆。十二月朔復召見，下崇煥獄，賜桂酒饌，令總理關、寧將卒，營安定門外。

次年冬天十月，大清兵進入京城近郊。十一月下詔命令各地軍隊入京護衛朝廷。滿桂率領五千騎兵入京護衛，駐在順義，與宣府總兵侯世禄都戰敗，於是奔向都城。皇上派遣官員慰勞，犒賞萬金，命令他與世禄都屯駐在德勝門。没有多久，交戰，世禄的部隊潰散，滿桂獨自上前戰鬥。城上發大炮幫助他，誤傷滿桂的軍隊，滿桂也負傷，命令他進入大城門外的月城休息。隨即與袁崇煥、祖大壽一起受召見，滿桂解開衣服出示創傷，皇上深爲嘉許贊嘆。十二月初一再次召見，把崇煥關入監獄，賞賜滿桂酒食，命令他總理山海關、寧遠的將士，扎營在安定門外。

桂驍勇敢戰。所部降丁間擾民，桂不能問。副將申甫所統多市人，桂軍凌之。夜發矢，驚其營，有死者。御史金聲以聞，帝亦不問。及大壽軍東潰，乃拜桂武經略，盡統入衛諸軍，賜尚方劍，趣出師。桂曰："敵勁援寡，未可輕戰。"中使趣之急，不得已，督黑雲龍、麻登雲、孫祖壽諸大將，以十五日移營永定門外二里許，列栅以待。大清兵自良鄉回，明日昧爽，以精騎四面蹙之。諸將不能支，大敗，桂及祖壽戰死，雲龍、登雲被執。帝聞，震悼，遣禮部侍郎徐光啓致祭，贈少師，世蔭錦衣僉事，襲升三級，賜祭葬，有司建祠。

滿桂驍勇敢於戰鬥。所管轄的投降人丁有時騷擾百姓，滿桂不能過問。副將申甫所統領的多是市民，滿桂的軍隊欺凌他們。夜晚射箭，驚動他們的軍營，有死的。御史金聲把這件事上報，皇上也不追問。等到大壽的軍隊往東潰逃，就拜滿桂爲武經略，統領所有入京護衛的諸軍，賜尚方寶劍，催促出師。滿桂説："敵人强勁援助少，不可輕率交戰。"宫中使者催促得急，不得已，督率黑雲龍、麻登雲、孫祖壽諸大將，在十五日移動軍營到永定門外兩里左右的地方，排列栅欄等待。大清兵從良鄉回師，次日黎明，用精鋭的騎兵從四面緊逼。諸將不能支持，大敗，滿桂及祖壽戰死，雲龍、登雲被抓住。皇上聽説，震驚悲痛，派遣禮部侍郎徐光啓去祭祀，贈官少師，世代恩蔭錦衣衛僉事，世襲職位升三級，賞賜祭葬的禮儀，命令有關部門建立祠廟。

孫祖壽

孫祖壽，字必之，昌平人。萬曆中舉武鄉試，授固關把總。天啓二年歷官署都督僉事，爲薊鎮總兵官。

孫承宗行邊，議於薊鎮三協十二路分設三大將。以祖壽領西協，轄石匣、古北、曹家、牆子四路，駐遵化。而江應詔領東協，駐關門，轄山海關、一片石、燕河、建昌四路。馬世龍領中協，駐三屯營，轄馬蘭、松棚、喜峰、太平四路。經略王在晉、總督王象乾僉謂："永平設鎮，本以衛山海。今移之三屯，則去山海四百里，於應援爲疏。遵化去三屯止六十里，今并列兩鎮，於建牙爲贅。請令世龍仍鎮永平，以東協四路分隸世龍、應詔，而以中、西二協專隸之祖壽，仍鎮三屯。"章下兵部，署事侍郎張經世議如其言，承宗堅執如初。乃命祖壽移鎮遵化。七年，錦州告警，祖壽赴援，不敢戰，被劾罷歸。及是都城被兵，散家財，招回部曲，從滿桂赴鬥，竟死，贈恤如制。

孫祖壽，字必之，昌平人。萬曆年間考中武生鄉試，授官固關把總。天啓二年曾代理都督僉事，任薊鎮總兵官。

孫承宗巡行邊防，提議在薊鎮三軍十二路分别設置三員大將。以祖壽統領西方面軍，管轄石匣、古北、曹家、牆子四路，駐守遵化。而江應詔統領東方面軍，駐守關門，管轄山海關、一片石、燕河、建昌四路。馬世龍統領中軍，駐守三屯營，管轄馬蘭、松棚、喜峰、太平四路。經略王在晉、總督王象乾都説："永平設鎮，本是要守衛山海關。如今移到三屯，就離開山海關四百里，對於接應是太遠。遵化離三屯衹有六十里，如今并列兩鎮，對於建立幕府是累贅。請令世龍仍然鎮守永平，以東面四路軍隊分别隸屬於世龍、應詔，而以中、西兩部軍隊專門隸屬於祖壽，仍然鎮守三屯。"奏章交兵部，代理侍郎事務的張經世建議按照他們的話辦，承宗堅持按照起初的建議辦。於是命令祖壽改爲鎮守遵化。七年，錦州告急，祖壽趕去增援，不敢作戰，被彈劾罷免回家。到這時都城受到進攻，散發家産，招回部屬，跟隨滿桂赴戰，最後戰死，按制度贈官祭葬。

祖壽初守固關，遘危疾，妻張氏割臂以療，絶飲食者七日。祖壽生，而張氏旋死，遂終身不近婦人。爲大帥，部將以五百金遺其子於家，却不受。他日來省，賜之卮酒曰："却金一事，善體吾心，否則法不汝宥也。"其秉義執節如此。

祖壽起初守固關，患上危險的疾病，妻子張氏割下手臂上的肉爲他治病，斷絶飲食七天。祖壽活了，可是張氏隨即死去，於是終身不接近婦女。身爲大帥，部將在家中把五百金送給他兒子，推辭不收。後來有一天兒子來探望，祖壽賜他一盞酒説："推却金銀這一件事，善於體諒我的心，否則法律不寬饒你。"他堅持節義就像這樣。

趙率教 朱國彦

趙率教，陝西人。萬曆中，歷官延綏參將，屢著戰功。已，劾罷。遼事急，詔廢將蓄家丁者赴軍前立功。率教受知於經略袁應泰，擢副總兵，典中軍事。

趙率教，陝西人。萬曆年間，曾任延綏參將，屢次建立戰功。不久，遭彈劾罷免。遼東事務緊急，詔令蓄養家丁的遭廢棄的將領趕到陣前立功。率教受到經略袁應泰的賞識，提升爲副總兵，掌管中軍的事務。

天啓元年，遼陽破，率教潛逃，罪當死，倖免。明年，王化貞棄廣寧，關外諸城盡空。率教請於經略王在晋，願收復前屯衛城，率家丁三十八人以往。蒙古據其地，不敢進，抵中前所而止。其年，游擊魯之甲以樞輔孫承宗令，救難民六千口，至前屯，盡驅蒙古於郊外。率教乃得入，編次難民爲兵，繕雉堞，謹斥堠，軍府由是粗立。既而承宗令裨將陳練以川、湖土兵來助，前屯守始固。而率教所招流亡至五六萬。擇其壯者從軍，悉加訓練。餘給牛種，大興屯田，身自督課，至手足胼胝。承宗出關閲視，大喜，以己所乘輿贈之。

天啓元年，遼陽被攻破，率教潛逃，罪行應當處死，僥幸得以逃免。次年，王化貞放棄廣寧，關外諸城全部空虚。率教向經略王在晋請求，願意收復前屯衛城，率領家丁三十八人前往。蒙古占據了那個地方，不敢前進，到中前所就停了下來。那一年，游擊將軍魯之甲奉内閣輔臣孫承宗的命令，救援難民六千人，到前屯，把蒙古人全部驅趕到郊外。率教纔得以入城，整編難民爲士兵，修繕城墻角樓，謹慎派遣偵察敵情的士兵，將帥的府署由此粗具規模。不久承宗命令裨將陳練帶領川、湖的土兵來援助，前屯的防守方始鞏固。率教所招收的流亡人口達到五六萬，選擇其中强壯的參軍，全部加以訓練，其餘的發給耕牛種子，大興屯田，親自督促檢查，以至於手脚上都長了老繭。承宗出關檢閲視察，大喜，把自己所乘的車子送給他。

蒙古虎墩兔素爲總督王象乾所撫。其部下抽扣兒者，善爲盗，率教捕斬四人。招撫僉事萬有孚與率教有隙，遂以故敗款事訴之象乾。象乾告兵部尚書董漢儒，將斬之，賴承宗貽書漢儒，得不死。

蒙古虎墩兔向來受總督王象乾的招撫。他的部下抽扣兒，善於劫掠，率教捕獲斬殺四人。負責招撫的僉事萬有孚與率教有矛盾，就告訴象乾，説率教故意破壞招撫，象乾報告給兵部尚書董漢儒，將要殺率教，虧得承宗寫信給漢儒，得以不死。

時承宗分關内外爲五部。以馬世龍、王世欽、尤世禄領中、左、右部，而令率教與副將孫諫領前、後

當時承宗把關内外分爲五部。以馬世龍、王世欽、尤世禄統領中、左、右部，而令率教與副將孫諫統領前、後部，每部各一萬五千人。率教

部，部各萬五千人。率教仍駐前屯。四年九月，承宗暴其功於朝。擢署都督僉事，加銜總兵。五年冬，承宗去，高第來代，諸將多所更置。率教善事第，第亦委信之。

六年二月，蒙古以寧遠被圍，乘間入犯平川、三山堡。率教禦之，斬首百餘級，奪馬二百匹，追至高臺堡乃還。捷聞，帝大喜，立擢都督同知，實授總兵官，代楊麒鎮山海關。尋論功，再進右都督，世廕本衛副千户。時滿桂守寧遠，亦有盛名，與率教深相得。及寧遠被圍，率教遣一都司、四守備東援。桂惡其稽緩，拒不納，以袁崇煥言，乃令入。既解圍，率教欲分功。桂不許，且責其不親援，兩人遂有隙。中朝聞之，下敕戒諭。而桂又與崇煥不和。乃召還桂，令率教盡統關内外兵，移鎮寧遠。

七年正月，大清兵南征朝鮮。率教督兵抵三岔河爲牽制，卒無功。三月，崇煥議修築錦州、大凌河、中左所三城，漸圖恢復。率教移鎮錦州護工，再加左都督。五月，大清兵圍錦州，率教與中官紀用，副將左輔、朱梅等嬰城固守。發大炮，頗多擊傷。相持二十四日，圍始解。時桂亦著功寧遠，因稱"寧、錦大捷"。魏忠賢等蒙重賞。率教加太子少傅，廕錦衣千户，世襲。

崇禎元年八月移鎮永平，兼轄薊鎮八路。逾月，挂平遼將軍印，再移至關門。明年，大清兵由大安口南下。率教馳援，三晝夜抵三屯營。總兵朱國彦不令入，遂策馬而西。十一月四日戰於遵化，中流矢陣亡，一軍盡殁。帝聞痛悼，賜恤典，立祠奉祀。

率教爲將廉勇，待士有恩，勤身

仍舊駐扎在前屯。四年九月，承宗向朝廷表彰他的功勞，提升爲代理都督僉事，加總兵的官銜。五年冬，承宗離去，高第來代替，諸將多所變化調動。率教很好地服事高第，高第也信任他。

六年二月，蒙古因爲寧遠被包圍，乘機入侵平川、三山堡。率教抵禦，斬首一百多級，奪得馬二百匹，追到高臺堡纔回來。捷報送上，皇上大喜，立即提升爲都督同知，正式授予總兵官的職權，代替楊麒鎮守山海關。隨即論功，再晋升右都督，世代恩廕原籍衛所的副千户。當時滿桂守衛寧遠，也有盛名，與率教深相投合。等到寧遠被圍攻，率教派遣一名都司、四名守備往東增援。滿桂恨他遲緩，拒不接納，因爲袁崇焕説了話，纔命令放他們進來。既已解圍，率教想分他的功勞。滿桂不答應，并且責備他不親自來增援，兩人於是有矛盾。朝中聽説，下敕書告誡勸諭。而滿桂又與崇焕不和。於是召回滿桂，命令率教統領關内外全部軍隊，移鎮寧遠。

七年正月，大清兵南征朝鮮。率教督率士兵抵達三岔河作爲牽制，最終没有成效。三月，崇焕提議修築錦州、大凌河、中左所三城，逐漸圖取收復。率教把鎮所移到錦州保護工程，再加官左都督。五月，大清兵圍攻錦州，率教與宦官紀用，副將左輔、朱梅等據城固守。發大炮，擊傷很多。相持了二十四天，包圍纔解除。當時滿桂也在寧遠立功，因而稱爲"寧、錦大捷"。魏忠賢等人受到重賞。率教加官太子少傅，恩廕錦衣衛千户，世襲。

崇禎元年八月調往鎮守永平，兼管轄薊鎮的八路部隊。過一個月，挂平遼將軍的官印，再調到關門。次年，大清兵從大安口南下。率教奔馳救援，三晝夜抵達三屯營。總兵朱國彦不讓他入城，就趕着馬向西去。十一月四日在遵化作戰，中流箭陣亡，全軍覆没。皇上聽説後悲哀痛惜，賞賜祭葬的禮儀，建立祠廟進行祭祀。

率教爲將清廉勇敢，對待士兵有恩惠，身體

奉公，勞而不懈，與滿桂并稱良將。二人既歿，益無能辦東事者。

力行奉公守法，勤勞而不懈怠，與滿桂一起被稱爲良將。兩人既死，更加没有處理遼東事務的人。

國彥以崇禎二年四月爲薊鎮中協總兵官，駐三屯營。十一月六日，大清兵臨城，副將朱來同等挈家潛遁。國彥憤，榜諸人姓名於通衢。以所積俸銀五百餘衣服器具盡給部卒。具冠帶西向稽首，偕妻張氏投繯死。

國彥在崇禎二年四月任薊鎮中路的總兵官，駐守三屯營。十一月六日，大清兵到城下，副將朱來同等携帶家眷潛逃。國彥憤恨，把諸人的姓名在交通要道上張榜公布，把積聚的俸銀五百多兩和衣服器具全部發給部下的士兵。穿着官服向西方跪拜，偕同妻子張氏上吊而死。

官惟賢　張奇化

官惟賢，萬曆末，爲甘肅裴家營守備。天啓二年以都司僉書署鎮番參將事，歷宣府游擊、延綏西路參將，仍移鎮番。

官惟賢，萬曆末年任甘肅裴家營守備。天啓二年以都司僉書的官銜代理鎮番參將的事務，先後任宣府游擊將軍、延綏西路參將，仍然調回鎮番。

五年春，河套、松山諸部入犯，惟賢偕參將丁孟科大敗之，斬首二百四十餘級。明年春，班記剌麻台吉復糾松山銀定、歹成及矮木素、三兒台吉以三千騎來犯。惟賢再敗之，獲首功二百有奇。三兒台吉被創死，進惟賢副總兵。其冬，銀定等以三兒之死挾憤圖報，益糾河套土巴台吉等分道入掠。惟賢及鎮將徐永壽等亦分道拒之，共獲首功百有六十。七年春，銀定、賓兔、矮木素、班記剌麻合土賣火力赤等由黑水河入。惟賢及西路副將陳洪範大破之，斬首百八十餘級。當是時，西部頻寇邊，惟賢屢挫其鋒。其秋，王之臣督師遼東，乞惟賢赴關門。

五年春，河套、松山諸部落入侵，惟賢偕同參將丁孟科大敗他們，斬首二百四十多級。次年春，班記剌麻台吉又糾集松山的銀定、歹成以及矮木素、三兒台吉用三千騎兵來犯。惟賢再次打敗了他們，獲得斬首二百多的功勞。三兒台吉受傷死，晋升惟賢副總兵。那年冬天，銀定等因爲三兒的死懷着仇恨企圖報復，更加糾集河套的土巴台吉等分路前來劫掠。惟賢及鎮將徐永壽等也分路抵抗，共獲得斬首一百六十的功勞。七年春，銀定、賓兔、矮木素、班記剌麻會合土賣火力赤等從黑水河進入。惟賢及西路副將陳洪範大敗他們，斬首一百八十多級。當時，西部的蒙古族頻繁地騷亂邊境，惟賢屢次挫敗他們的鋒芒。那一年秋天，王之臣到遼東督率部隊，請求惟賢開赴關門。

明年，崇禎改元，惟賢至，用爲山海北路副總兵。二年冬，京師有警。惟賢入衛，總理馬世龍令急援寶坻、滦縣。明年正月九日，大清兵自撫寧向山海。翼日，至鳳凰店，離關三十里列三營。惟賢與參將陳維翰等設兩營以待，合戰，互有殺傷。已，大清兵返撫寧，世龍令惟賢率維翰及游擊張奇化、李居正、王世選、王成

次年，崇禎改建年號，惟賢到了，任山海關北路的副總兵。二年冬，京師有警報。惟賢入朝保衛，總理馬世龍命令他緊急增援寶坻、滦縣。次年正月九日，大清兵從撫寧向山海關進發。次日，到鳳凰店，離關三十里排列成三處營地。惟賢與參將陳維翰等設立兩處營地等待他們，雙方交戰，互有殺傷。不久，大清兵返回撫寧，世龍命令惟賢率領維翰及游擊張奇化、李居正、王世選、王成等去襲擊遵化。到城西波羅灣，城中的

等往襲遵化。至城西波羅灣，城中兵出擊，前鋒殊死戰。大清兵收入城，後隊乘勢進攻，城上矢石如雨。尋復遣兵出戰，惟賢陷陣，中箭死，士卒殺傷者三百餘人。奇化亦戰歿。

部隊出擊，前鋒殊死作戰。大清的軍隊收兵入城，後隊乘機進攻，城上的箭和石塊如雨般落下。隨即又派軍隊出戰，惟賢衝入敵陣，中箭而死，士兵被殺傷三百多人。奇化也戰死。

何可綱

何可綱，遼東人。天啓中，以守備典袁崇焕寧遠道中軍，廉勇善撫士卒。六年，寧遠被圍，佐崇焕捍禦有功，進都司僉書。明年再被兵，復堅守。遷參將，署寧遠副將事。

何可綱，遼東人。天啓年間，以守備的官銜掌管袁崇焕在寧遠道的中軍，清廉勇敢善於安撫士兵。六年，寧遠被包圍，協助崇焕防禦有功，晋升都司僉書。次年再次遭到進攻，又堅守。升參將，代理寧遠副將的事務。

崇禎元年，巡撫畢自肅令典中軍。及崇焕再出鎮，復以副將領中軍事，靖十三營之變。崇焕欲更置大將，上言："臣昔爲巡撫，定議關外止設一總兵。其時魏忠賢竊柄，崔呈秀欲用其私黨，增設三四人，以致權勢相衡，臂指不運。乃止留寧遠及前鋒二人，而臂指之不運猶故也。臣以爲寧遠一路，斷宜并歸前鋒。總兵駐關内者，挂平遼將軍印，轄山、石二路，而以前屯隸之。駐關外者，挂征遼前鋒將軍印，轄寧遠一衛，而以錦州隸之。薊遼總兵趙率教久習遼事，宜與山海麻登雲相易，挂平遼將軍印。關外總兵舊有朱梅、祖大壽。梅已解任，宜并歸大壽，駐錦州，而以臣中軍何可綱專防寧遠。可綱仁而有勇，廉而能勤，事至善謀，其才不在臣下。臣向所建竪，實可綱力，請加都督僉事，仍典臣中軍。則一鎮之費雖裁，一鎮之用仍在。臣妄謂五年奏凱者，仗此三人之力，用而不效，請治臣罪。"帝悉從之。可綱佐崇焕更定軍制，歲省餉百二十萬有奇。以春秋二防功，進職右都督。

崇禎元年，巡撫畢自肅命令他掌管中軍。等到崇焕再次出朝鎮守，又以副將負責中軍的事務，平定十三營的變亂。崇焕想要更換大將，上言説："臣往日爲巡撫，决定關外衹設置一名總兵。那時魏忠賢盜竊權柄，崔呈秀要任用他的私黨，增設三四人，以至於各人的權勢互相抗衡，指揮不靈。於是衹留下寧遠總兵及前鋒兩人，可是指揮不靈還像原來一樣。臣認爲寧遠這一路，絶對應該歸并給前鋒。駐在關内的總兵，挂平遼將軍的官印，管轄山、石兩路，而把前屯歸屬於他。駐在關外的，挂征遼前鋒將軍官印，管轄寧遠一個衛所，而把錦州歸屬於他。薊遼總兵趙率教早已熟悉遼東的事務，宜與山海關的麻登雲互换，挂平遼將軍的官印。關外的總兵原來有朱梅、祖大壽。朱梅已解除職務，應該并歸給大壽，駐守錦州，而用臣的中軍何可綱專門防守寧遠。可綱仁愛又有勇氣，清廉又能勤勞，有事善於計謀，他的才能不在臣之下。臣原先有所建樹，實在是可綱的力量，請加官都督僉事，仍然掌管中軍。那樣雖然裁減了一個鎮所的費用，但這個鎮所的作用仍在。臣隨意説過五年内得勝而奏凱歌的話，都依仗這三個人的力量。用了他們而没有成效，請治臣的罪。"皇上全都聽從了他。可綱協助崇焕改定軍隊的編制，每年節省餉銀一百二十萬有餘。因爲春秋兩季防守的功勞，晋升右都督的官職。

二年冬，京師被兵，與大壽從崇焕入衛，數有功。崇焕下吏，乃隨大

二年冬，京師受到進攻，與大壽隨從崇焕入朝護衛，多次立功。崇焕被交法官審問，就跟着

壽東潰，復與歸朝。明年正月，永平、灤州失守，可綱戰古冶鄉及雙望，頗有斬獲。四月，樞輔孫承宗令可綱督諸將營雙望諸山，以綴永平之師。令大壽諸軍直趨灤州。灤州既復，大清兵棄永平去，可綱遂入其城。論功，加太子太保、左都督。已而錦州被圍，可綱督諸將赴救，立功郵馬山，復進秩。

四年築城大凌河，命可綱偕大壽護版築。八月甫竣工，大清以十萬衆來攻，可綱等堅守不下。久之，糧盡援絶。大壽及諸將皆欲降，獨可綱不從，令二人掖出城外殺之，可綱顔色不變，亦不發一言，含笑而死。

大壽往東潰逃，又與他一起回到朝廷。次年正月，永平、灤州失守，可綱在古冶鄉及雙望戰鬥，斬獲很多。四月，内閣輔臣孫承宗命令可綱督率諸將在雙望諸山扎營，用來牽制永平的大清軍隊。命令大壽諸軍直奔灤州。灤州既已收復，大清兵放棄永平離開，可綱就進入那座城。論功，加官太子太保、左都督。隨即錦州被包圍，可綱督率諸將趕去救援，在郵馬山立功，又晋升官階。

四年在大凌河築城，命令可綱偕同大壽保護修建工程。八月份剛竣工，大清用十萬人來攻打，可綱等堅守未被攻下。時間久了，糧食用盡增援斷絶。大壽及諸將都想投降，祇有可綱不同意，命令兩個人將他挾出城外殺掉，可綱臉色不變，也不發一言，含笑而死。

黄龍 李惟鸞

黄龍，遼東人。初以小校從復錦州，積功至參將。崇禎三年從大軍復灤州，功第一，遷副總兵。尋論功進秩三等，爲都督僉事，世廕副千户。登萊巡撫孫元化以劉興治亂東江，請龍往鎮。兵部尚書梁廷棟亦薦龍爲總兵官，與元化恢復四衛，從之。

先是，毛文龍死，袁崇焕分其兵二萬八千爲四協，命副將陳繼盛，參將劉興治、毛承祚、徐敷奏主之。後改爲兩協，繼盛領東協，興治攝西協。語詳《崇焕傳》。興治凶狡好亂，與繼盛不相能。其兄參將興祚陣亡，繼盛誤聽諜報，謂未死。興治憤，擇日爲興祚治喪，諸將咸吊。繼盛至，伏兵執之，并執理餉經歷劉應鶴等十一人。袖出一書，宣於衆，詭言此繼盛誣興祚詐死，及以謀叛誣陷己者，遂殺繼盛及應鶴等。又僞爲島中商民奏一通，請優恤興祚，而令興治鎮東江。舉朝大駭，以海外未遑詰也。興治與諸弟兄放舟長山島，大肆殺掠。島去登州四十里。時登萊總兵官張

黄龍，遼東人。起初以小校的身份從軍收復錦州，積累功勞升到參將。崇禎三年隨着大軍收復灤州，功勞第一，升副總兵。隨即論功晋升三級官階，任都督僉事，世襲恩蔭副千户。登、萊巡撫孫元化因爲劉興治在東江叛亂，請求派黄龍前往鎮守。兵部尚書梁廷棟亦薦舉黄龍任總兵官，與元化收復四個衛所，聽從了。

在此之前，毛文龍死，袁崇焕把他的士兵兩萬八千人分爲四協，命令副將陳繼盛，參將劉興治、毛承祚、徐敷奏主持。後來改爲兩協，繼盛統領東協，興治掌管西協。這些話詳細記載在《崇焕傳》。興治凶狠狡詐喜好作亂，與繼盛互不服氣。他的哥哥參將興祚陣亡，繼盛錯誤地聽信諜報，説没有死。興治憤恨，選擇日子爲興祚舉辦喪事，諸將都來吊喪。繼盛到來，埋伏士兵把他抓住，同時抓住的有督理糧餉的經歷劉應鶴等十一人。從袖中拿出一封信，當衆宣讀，假稱這是繼盛誣衊興祚詐死，以及以圖謀叛逆誣陷自己的信，於是殺繼盛及應鶴等人。又僞造島中商民的奏疏一道，請求給予興祚優厚的撫恤，并任命興治鎮守東江。整個朝廷大爲驚駭，因爲地處海外來不及追究。興治與諸弟兄在長山島放船大肆殺掠。島離登州四十里。當時登、萊總兵官張可

可大赴援永平，帝用廷棟言，趣可大還登州，授副將周文郁大將印，令撫定興治。會永平已復，興治稍戢，返東江。龍莅皮島受事，興治猶桀驁如故。四年三月復作亂，杖其弟興基，殺參將沈世魁家衆。世魁率其黨夜襲殺興治，亂乃定。

大趕去援助永平，皇上采用廷棟的話，催促可大回登州，授予副將周文郁大將的印，命令他安撫穩定興治。適逢永平已收復，興治稍加收斂，返回東江。黄龍莅臨皮島接受職事，興治還像以前那樣桀驁不馴。四年三月又作亂，杖責他的弟弟興基，殺參將沈世魁的家人。世魁率領他的黨徒在夜間襲殺興治，騷亂於是平定。

游擊耿仲明之黨李梅者，通洋事覺，龍繫之獄。仲明弟都司仲裕在龍軍，謀作亂。十月率部卒假索餉名圍龍署，擁至演武場，折股去耳鼻，將殺之。諸將爲救免。未幾，龍捕斬仲裕，疏請正仲明罪。會元化劾龍剋餉致兵嘩，帝命充爲事官，而核仲明主使狀。仲明遂偕孔有德反，以五年正月陷登州，招島中諸將。旅順副將陳有時、廣鹿島副將毛承禄皆往從之。龍急遣尚可喜、金聲桓等撫定諸島，而躬巡其地，慰商民，誅叛黨，縱火焚其舟。賊黨高成友者據旅順，斷關寧、天津援師。龍令游擊李惟鸞偕可喜等擊走之，即移駐其地，援始通。其冬，有德等欲棄登州走入海，龍遣副將龔正祥率舟師四千邀之廟島。颶風破舟，正祥陷賊中。後居登州，謀爲内應，事露被殺。初，龍駐旅順大治兵。賊拘龍母妻及子以脅之，龍不顧。

游擊將軍耿仲明的黨徒李梅，從事海外貿易的事情被發覺，黄龍把他關進監獄。仲明的弟弟都司仲裕在黄龍的部隊中，圖謀作亂。十月率領部下士兵藉索討糧餉的名義包圍黄龍的衙門，把他擁到演武場，打折股骨割去耳朵鼻子，將要殺他。諸將救援脱免。没有多久，黄龍捕獲斬殺仲裕，上疏請求定仲明的罪。適逢元化彈劾黄龍剋扣軍餉導致士兵嘩變，皇上命令他充任辦事官，同時核實仲明主使的情況。仲明於是偕同孔有德反叛，在五年正月攻陷登州，招集島中諸將。旅順副將陳有時、廣鹿島副將毛承禄都前往追隨他們。黄龍急忙派遣尚可喜、金聲桓等安撫穩定諸島，同時親自巡察那些地方，慰問商人居民，誅殺叛黨，放火燒掉他們的船。賊黨高成友占據旅順，切斷山海關、寧、天津的增援部隊。黄龍命令游擊將軍李惟鸞偕同可喜等人打退他們，隨即移駐到那個地方，增援的道路纔打通。那一年冬天，有德等人想放棄登州逃入海，黄龍派遣副將龔正祥率領水師四千人在廟島攔截。颶風毁壞船隻，正祥陷入賊寇手中。後來住在登州，謀劃作内應，事情敗露被殺。起初，黄龍駐扎在旅順大規模整頓軍隊，賊寇拘禁黄龍的母親妻子及子女來威脅他，黄龍不顧。

六年二月，有德、仲明屢爲巡撫朱大典所敗，航海遁去。龍度有德等必遁，遁必經旅順，邀擊之。有德幾獲而逸。斬賊魁李九成子應元，生擒毛承禄、蘇有功、陳光福及其黨高志祥等十六人，獲首級一千有奇，奪還婦女無算，獻俘於朝。帝大喜，磔承禄等，傳首九邊，復龍官。承禄，文龍族家子也。

六年二月，有德、仲明屢次被巡撫朱大典所打敗，航海逃走。黄龍算到有德等人必定會逃跑，逃跑必定要經過旅順，就攔擊他們，有德幾乎被抓獲又逃脱。斬殺賊寇首領李九成的兒子應元，生擒毛承禄、蘇有功、陳光福以及他們的黨羽高志祥等十六人，斬獲首級一千多，奪回婦女無數，把俘虜進獻朝廷。皇上大喜，把承禄等人分尸，把他們的首級傳送到各邊疆，恢復黄龍的官職。承禄，是文龍同族的子弟。

有德等大憤，欲報龍。會賊舟泊鴨緑江，龍盡發水師剿之。七月，有德等偵知旅順空虚，遂引大清兵來襲。龍數戰皆敗，火藥矢石俱盡，語部將譚應華曰："敵衆我寡，今夕城必破。若速持吾印送登州，不能赴，即投諸海可也。"應華出，龍率惟鸞等力戰。圍急，知不能脱，自刭死。惟鸞及諸將項祚臨、樊化龍、張大禄、尚可義俱死之。事聞，贈龍左都督，賜祭葬，予世廕，建祠曰"顯忠"，惟鸞等附祀。以副總兵沈世魁代龍爲總兵官。

世魁本市儈，其女有殊色，爲毛文龍小妻。世魁倚勢横行島中，至是爲大帥。七年二月，廣鹿島副將尚可喜降於我大清，島中勢益孤。十年，朝鮮告急，世魁移師皮島爲聲援。有德等來襲，世魁戰敗，率舟師走石城，副將金日觀陣歿。登萊總兵陳洪範來援，不戰而走。世魁亦陣亡，士卒死傷者萬餘。從子副將志科集潰卒至長城島，欲得世魁敕印。監軍副使黄孫茂不予，志科怒殺之，并殺理餉通判邵啓。副將白登庸遂率所部降大清。諸島雖有殘卒，不能成軍，朝廷亦不置大帥，以登萊總兵遥領之而已。明年夏，楊嗣昌决策盡徙其兵民寧、錦，而諸島一空。

有德等人非常憤怒，要報復黄龍。適逢賊寇的船隻停泊在鴨緑江，黄龍發動所有的水師去征剿他們。七月，有德等打聽到旅順空虚，就領大清兵來襲擊。黄龍打了幾仗都失敗，火藥箭石全用光，對部將譚應華説："敵衆我寡，今晚城必定被攻破。你趕快拿着我的印送到登州，去不了，扔到海裏就可以了。"應華出去了，黄龍率領惟鸞等奮力作戰。圍攻緊急，知道不能脱身，自殺而死。惟鸞及諸將項祚臨、樊化龍、張大禄、尚可義全都死難。事情上報，贈黄龍官左都督，賞賜祭葬的禮儀，給予世襲的恩廕，建祠廟名爲"顯忠"，惟鸞等陪祭。以副總兵沈世魁代替黄龍爲總兵官。

世魁本來是個市儈，他的女兒有出衆的美貌，是毛文龍的妾。世魁倚仗文龍的勢力横行島中，到這時成爲大帥。七年二月，廣鹿島副將尚可喜投降我大清，島中的勢力更加孤單。十年，朝鮮告急，世魁把軍隊調到皮島作爲聲援。有德等人來襲擊，世魁戰敗，率領水師逃到石城，副將金日觀陣亡。登萊總兵陳洪範來支援，没有交戰就逃走了。世魁也陣亡，士兵死傷的有一萬多。侄子副將志科集合逃兵來到長城島，想得到世魁的任命書和印信。監軍副使黄孫茂不給，志科發怒把他殺了，并且殺了督理糧餉的通判邵啓。副將白登庸就率領所帶的部隊投降大清。諸島雖然有殘兵，不能組織成隊伍，朝廷也不設置大帥，衹是以登萊總兵遠距離管領罷了。次年夏，楊嗣昌决策把那裏的士兵百姓全部遷移到寧、錦，於是諸島全空了。

金日觀　楚繼功

金日觀，不知何許人。天啓五年以將才授守備，效力關門。擢鎮標中軍游擊，加參將行薊鎮東路游擊事，專領南兵。

崇禎初，加副總兵，守馬蘭峪。三年正月，大清兵破京東列城。兵部侍郎劉之綸遣部將吴應龍等結營毛山，規取羅文谷關。師敗，日觀遣二將馳援，亦敗歿。大清兵乘勝據府

金日觀，不知哪裏人。天啓五年因爲有將才授官守備，在關門效力。提升鎮標中軍游擊，加參將官銜行使薊鎮東路游擊將軍的職事，專門統領南方的士兵。

崇禎初，加官副總兵，防守馬蘭峪。三年正月，大清兵攻破京城東面各城。兵部侍郎劉之綸派遣部將吴應龍等人在毛山結營，計劃奪取羅文谷關。部隊失敗，日觀派遣兩名將領奔馳救援，也戰敗而死。大清兵乘勝占據府君、玉皇兩座

君、玉皇二山，進攻馬蘭城甚急。日觀堅守，親然大炮。炮炸，焚頭目手足，意氣不衰。乞援於總理馬世龍。令參將王世選等赴救，兵乃退。尋復以二千餘騎來攻，日觀偕世選等死守不下。朝廷獎其功，驟加都督同知。四月，與副將謝尚政、曹文詔等攻復大安城，遂偕諸軍復遵化。録功，進左都督。時總兵鄧玘轄馬蘭、松棚二路，日觀應受節制。以玘銜都督同知，不屑爲之下。總督曹文衡劾日觀器小易盈，恃功驕縱，帝特戒飭而已。久之，移萊州副總兵。

十年春，大清兵攻朝鮮，命從登萊總兵陳洪範往救，駐師皮島。大清遣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先攻鐵山。四月分兵攻皮島，水陸夾攻。副將白登庸先遁，洪範亦避走石城。登庸尋帥所部降。日觀偕諸將楚繼功等相持七晝夜，力不支，陣歿，島城隨破。贈特進光禄大夫、太子太師，世蔭錦衣副千户，建祠。繼功等贈恤有差。

贊曰：古人有言，彼且爲我死，故我得與之俱生。故死封疆之臣，君子重之。觀遼左諸帥，委身許國，見危不避，可謂得死所者與！於時優恤之典非不甚渥，然而無救於危亡者，廟算不定，僨事者不誅，文墨議論之徒從而撓之，徒激勸忠義無益也。

山，進攻馬蘭城十分緊急。日觀堅守，親自點燃大炮。炮爆炸，燒傷頭眼手脚，意氣不衰。向總理馬世龍求援。命令參將王世選等前去救援，大清兵纔撤退。隨即又以兩千多騎兵來攻打，日觀偕同世選等死守未被攻下。朝廷嘉獎他的功勞，突然升爲都督同知。四月，與副將謝尚政、曹文詔等攻克收復大安城，接着偕同諸軍收復遵化。記功，晋升左都督。當時總兵鄧玘統轄馬蘭、松棚二路，日觀應該受他指揮調遣。因爲鄧玘的官銜是都督同知，不屑於做他的下手。總督曹文衡彈劾日觀器量小容易自滿，居功自恃驕傲放縱，皇上衹是告誡申斥罷了。時間久了，調任萊州副總兵。

十年春，大清兵進攻朝鮮，命令他隨從登萊總兵陳洪範前往救援，部隊駐在皮島。大清派遣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先攻打鐵山。四月分兵攻打皮島，水陸夾攻。副將白登庸先逃，洪範也躲避敵人跑到石城。登庸隨即率領他的部隊投降。日觀偕同諸將楚繼功等與敵人相持七晝夜，力量不能支持，陣亡，島上的城隨即攻破。贈官銜特進光禄大夫、太子太師，世代蔭襲錦衣衛副千户，建立祠廟。繼功等人按照不同的級別贈官撫恤。

贊曰：古人有這樣的話，他將要爲我而死，因此我能够與他一起生。所以死於捍衛疆土的臣子，君子尊重他。看遼東的諸位大帥，把生命交給了國家，遇到危難不逃避，可以説是死得其所啊！當時優遇撫恤的規定并非不够豐厚，然而對於危亡的局勢無所補救的原因，是因爲朝廷的决策不定，壞事者不殺，那些舞文弄墨議論不休的人又從中阻撓，衹是用忠義來激勵人們是没有用處的。



明史卷二百七十二

列傳第一百六十

金國鳳 楊振 楊國柱　曹變蛟 朱文德 李輔明
劉肇基 乙邦才 馬應魁 莊子固

金國鳳

金國鳳，宣府人。崇禎中，以副總兵守松山。十二年二月，大清以重兵來攻，環城發炮，臺堞俱摧。城中人負扉以行。國鳳間出兵突擊，輒敗還，乃以木石甃補城壞處。大清兵屢登屢却，遂分兵攻塔山、連山，令鋭卒分道穴城。國鳳多方拒守，終不下，閲四旬圍解。帝大喜，立擢署都督僉事，爲寧遠團練總兵官。再論功，署都督同知，蔭錦衣衛千户。

是年十月，大清兵復攻寧遠。國鳳憤將士恇怯，率親丁數十人出據北山岡鏖戰。移時矢盡力竭，與二子俱死。帝聞痛悼，贈特進榮禄大夫，左都督，賜祭葬，有司建祠，增世職三級。

總督洪承疇上言："國鳳素懷忠勇。前守松山，兵不滿三千，乃能力抗强敵，卒保孤城。非其才力優也，出事權專，號令一，而人心肅也。迨擢任大將，兵近萬人，反致隕命。非其才力短也，由營伍紛紜，號令難施，而人心不一也。乞自今設連營節制之法，凡遇警守城，及統兵出戰，惟總兵官令是聽。庶軍心齊肅，戰守

金國鳳，宣府人。崇禎年間，以副總兵的官銜防守松山。十二年二月，大清用重兵來攻打，圍繞城墻放炮，城樓矮墻全被摧毁。城裏的人背着門板行路。國鳳不時出兵突擊，總是失敗而還，於是用木料石塊修補城墻毁壞的地方。大清兵屢次登城又屢次被打退，於是分兵攻打塔山、連山，命令精鋭的士兵分幾路挖城。國鳳多方面抵抗防守，始終攻不下，過了四十天纔解除包圍。皇上大喜，立即提升爲代理都督僉事，任寧遠團練總兵官。再次論功，代理都督同知，恩蔭錦衣衛千户。

這年十月，大清兵又攻打寧遠。國鳳憤恨將士畏縮膽怯，率領親兵家丁幾十人出城據守北山岡鏖戰。過了一段時間箭用完氣力衰竭，與兩個兒子一起死去。皇上聽説後悲痛傷心，追贈爲特進榮禄大夫，左都督，賞賜祭葬的禮儀，有關部門建立祠堂，增加世襲職位三級。

總督洪承疇上言："國鳳向來具有忠勇的品質。以前守松山，士兵不滿三千，却能奮力抵抗强敵，最終保住了孤城。不是他才能優異，而是由於處理事務的權力集中，號令統一，因而人心敬畏。等到提升爲大將，士兵近萬人，反而致於喪命。不是他才力短缺，而是由於隊伍混亂，號令難以施行，因而人心不統一。請求從今設立連營節制的辦法，凡是遇到敵情守城，以及領兵出戰，衹聽總兵官的命令。這樣纔能軍心整肅，攻

有資，所係於封疆甚大。”帝即允行之。及國鳳父子柩歸，帝念其忠，命所過有司給以舟車，且加二祭。其妻張氏援劉綎例，乞加宫保。部議格不行，而請於世職增級外，再蔭本衛試百户世襲，以勸忠臣。帝可之。

戰守衛有所憑藉，對於疆土的關係很大。”皇上當即允許實行。等到國鳳父子的靈柩回鄉時，皇上考慮到他的忠誠，命令所經過地方的官員供給車船，并且增加兩次官方的祭祀。他的妻子張氏援引劉綎的例子，請求加宫保的官銜。吏部討論時加以反對而未實行，但請求在增加世襲職務的級別外，再恩蔭當地衛所試百户的世襲官職，以此激勵忠臣。皇上許可了。

楊振

當松山被圍，巡撫方一藻議遣兵救援，諸將莫敢應。獨副將楊振請行，至吕洪山遇伏，一軍盡覆。振被執，令往松山説降。未至里許，踞地南向坐，語從官李禄曰：“爲我告城中人堅守，援軍即日至矣。”禄詣城下致振語，城中守益堅。振、禄皆被殺。事聞，命優恤。

振，義州衛人。世爲本衛指揮使。天啓二年，河東失守，歸路梗，其母自縊。振隨父及弟夜行晝伏，渡鴨緑江入皮島。毛文龍知其父子才，并署軍職。文龍死，振歸袁崇焕，爲寧遠千總。崇禎二年從入衛。救開平有功，進都司僉書。鄆馬山之戰，以游擊進參將。久之，擢副總兵。監視中官高起潛招致之，不往。中以他事，落職。用一藻薦，復官，及是死難。

當松山被包圍時，巡撫方一藻提議派兵救援，諸將没有敢答應的。衹有副將楊振請求行動，到吕洪山遇到埋伏，全軍覆没。楊振被抓住，命令他到松山去勸降。没有走到一里路，蹲在地上向南而坐，對隨從的官員李禄説：“爲我告訴城中的人堅守，援軍即日就到了。”李禄到城下把楊振的話説了，城中的防守更加堅固。楊振、李禄都被殺。事情上報，下令優撫。

楊振，義州衛人。世代爲本衛的指揮使。天啓二年，河東失守，歸路阻塞，他的母親上吊自殺。楊振跟着父親及弟弟夜間行路白天休息，渡過鴨緑江登上皮島。毛文龍知道他們父子有才能，一并授予軍中的職務。文龍死，楊振歸屬於袁崇焕，任寧遠千總。崇禎二年隨從崇焕入朝護衛，救援開平有功，晋升都司僉書。鄆馬山的戰鬥，以游擊將軍晋升參將。時間久了，提升爲副總兵。監視宦官高起潛招攬他，不去，就以其他事情中傷，落職。由一藻薦舉，恢復官職，到這時死於國家危難。

楊國柱

振從父國柱，崇禎九年爲宣府總兵官。十一年冬，入衛畿輔，從總督盧象昇戰賈莊，象昇敗殁，國柱當坐罪。大學士劉宇亮、侍郎孫傳庭皆言其身入重圍，非臨敵退却者比。乃充爲事官，戴罪圖功。十四年，祖大壽被困錦州，總督洪承疇率八大將往救。國柱先至松山，陷伏中。大清兵四面呼降，國柱太息，語其下曰：“此吾兄子昔年殉難處也，吾獨爲降

楊振的叔父國柱，崇禎九年爲宣府總兵官。十一年冬天，入朝保衛京城郊區，隨從總督盧象昇在賈莊作戰，象昇全軍覆没，國柱理當獲罪。大學士劉宇亮、侍郎孫傳庭都説他身入重圍，不是臨敵退却的人可比的，於是充任辦事官員，帶着罪名争取立功。十四年，祖大壽被圍困在錦州，總督洪承疇率領八員大將前往救援。國柱先到松山，陷入埋伏之中。大清兵從四面呼叫他投降，國柱嘆息，對他的部下説：“這是我哥哥的兒子往年殉難的地方，我獨自做投降將軍嗎?”

將軍乎?"突圍，中矢墮馬卒。事聞，贈恤如制。

國柱二子俱夭。妻何氏以所遺甲冑弓矢及戰馬五十三匹獻諸朝。帝深嘉嘆，命授一品夫人，有司月給米石，餼之終身。

突圍，中箭落馬而死。事情上報，按照制度贈官撫恤。

國柱的兩個兒子都夭折。妻子何氏把留下來的甲冑弓箭以及五十三匹戰馬獻給朝廷。皇上深爲贊嘆，下令授予一品夫人，有關部門每月給米一石，供養她終身。

曹變蛟

曹變蛟，文詔從子也，幼從文詔積軍功至游擊。崇禎四年從復河曲。明年連破賊紅軍友等於張麻村、隴安、水落城、唐毛山，又破劉道江等於銅川橋，勇冠諸軍。以御史吴甡薦，進參將。文詔移山西，變蛟從戰輒勝。及文詔改鎮大同，山西巡撫許鼎臣言："晋賊紫金梁雖死，老回回、過天星、大天王、蝎子塊、闖塌天諸渠未滅。變蛟驍勇絶人，麾下健兒千百，才乃文詔亞，乞留之晋中。"從之。

曹變蛟，文詔的侄子，從小隨着文詔積累軍功做到游擊將軍。崇禎四年跟隨文詔收復河曲。次年接連在張麻村、隴安、水落城、唐毛山打敗賊寇紅軍友等人，又在銅川橋打敗劉道江等人，勇敢在諸軍中是第一。因爲御史吴甡的薦舉，晋升參將。文詔調到山西，變蛟跟隨作戰總是獲勝。等到文詔改爲鎮守大同，山西巡撫許鼎臣説："晋賊紫金梁雖然已死，老回回、過天星、大天王、蝎子塊、闖塌天諸賊首没有消滅。變蛟驍勇過人，部下健兒千百，才能與文詔相當，請求把他留在晋中。"聽從了他。

七年，群賊入湖廣，命變蛟南征。文詔困於大同，又命北援。七月遇大清兵廣武，有戰功。其冬，文詔失事論戍，變蛟亦以疾歸。

七年，群賊進入湖廣，命令變蛟南征。文詔被困在大同，又命令他援助北方。七月在廣武遇見大清兵，有戰功。那年冬天，文詔因延誤職事被論罪發配，變蛟也因爲生病而回家。

明年，文詔起討陝西賊，變蛟以故官從。大捷金嶺川，鏖真寧之湫頭鎮，皆爲軍鋒。文詔既戰歿，變蛟收潰卒，復成一軍。總督洪承疇薦爲副總兵，置麾下，與高傑破賊關山鎮，逐北三十餘里。又與副將尤翟文、游擊孫守法追闖王高迎祥，與戰鳳翔官亭，斬首七百餘級。又與總兵左光先敗迎祥乾州。迎祥中箭走，斬首三百五十餘級。已而迎祥自華陰南原絶大嶺，夜出朱陽關。光先戰不利，賴變蛟陷陣，乃獲全。九年破闖將澄城。偕光先等追至靖虜衛，轉戰安定、會寧，抵静寧、固寧，賊屢挫。其秋追混天星等，敗之蒲城。賊西走平凉、鞏昌，復擊破之。

次年，文詔起用征討陝西賊寇，變蛟以原官職隨從。金嶺川大捷，在真寧的湫頭鎮鏖戰，都是軍隊的前鋒。文詔戰死後，變蛟收拾潰散的士兵，又組成一支軍隊。總督洪承疇薦舉爲副總兵，安置在部下，與高傑在關山鎮打敗賊寇，追趕三十多里。又與副將尤翟文、游擊將軍孫守法追趕闖王高迎祥，在鳳翔的官亭交戰，斬首七百多級。又與總兵左光先在乾州打敗迎祥。迎祥中箭逃走，斬首三百五十多級。不久迎祥從華陰南部平原翻越大嶺，在夜晚出朱陽關。光先交戰不利，依靠變蛟衝入敵陣，纔得以保全。九年在澄城打敗闖王的部隊。偕同光先等追趕到靖虜衛，轉戰安定、會寧，抵達静寧、固寧，賊寇屢遭挫折。那年秋天追趕混天星等，在蒲城打敗他們。賊寇往西逃往平凉、鞏昌，又擊敗了他們。

十年二月，巡撫孫傳庭部卒許忠叛，勾賊混十萬謀犯西安。變蛟方西追過天星，聞亂急還，賊遂遁。傳庭已誅迎祥，其黨闖將混天星、過天星踞洮、岷、階、文深谷間。承疇遣變蛟、光先及祖大弼、孫顯祖合擊。四月望，入山，遇賊郭家壩，大雨。諸將力戰，賊死傷無算，食盡引還。九月，階州陷，與光先并停俸。俄擢都督僉事，爲臨洮總兵官。當是時，承疇、傳庭共矢滅賊。傳庭戰於東，承疇戰於西，東賊幾盡。賊在西者，復由階、成出西和、禮縣。光先、顯祖皆無功，獨變蛟降小紅狼。餘賊竄走徽州、兩當、成、鳳間，不敢大逞。

十年二月，巡撫孫傳庭的部下士兵許忠反叛，勾結賊寇混十萬計謀侵犯西安。變蛟正往西追趕過天星，聽説變亂急忙回來，賊寇就逃走。傳庭已誅殺迎祥，他的黨羽闖將混天星、過天星盤踞在洮、岷、階、文的深谷之間。承疇派遣變蛟、光先及祖大弼、孫顯祖合兵攻擊。四月望日，入山，在郭家壩遇見賊寇，下着大雨。諸將奮力作戰，賊寇死傷無數，糧食完了領兵退回。九月，階州陷落，與光先一起被停發俸禄。不久提升爲都督僉事，任臨洮總兵官。當時，承疇、傳庭共同發誓消滅賊寇。傳庭在東面作戰，承疇在西面作戰，東面的賊寇幾乎消滅盡了。賊寇在西面的，再次從階、成出來到西和、禮縣。光先、顯祖都没有功勞，衹有變蛟降服小紅狼。其餘的賊寇逃竄到徽州、兩當、成、鳳之間，不敢有大的行動。

十月，賊瞯蜀中虚，陷寧羌州，分三道，連陷三十餘州縣。承疇率變蛟等由沔縣歷寧羌，過七盤、朝天二關。山高道狹，士馬饑疲，歲暮抵廣元，賊已走還秦。變蛟等回軍邀擊，斬首五百餘級。

十月，賊寇窺探蜀中空虚，攻陷寧羌州，分爲三路，接連攻陷三十多個州縣。承疇率領變蛟等從沔縣經過寧羌，穿越七盤、朝天兩關。山高路狹，人馬飢餓疲困，年底抵達廣元，賊寇已逃回秦。變蛟等回軍截擊，斬首五百多級。

時兵部尚書楊嗣昌創“四正六隅”之説，限三月平賊。十一年四月以滅賊逾期，普議降罰，變蛟、光先并鐫五級，戴罪辦賊。

當時兵部尚書楊嗣昌創立“四正六隅”的説法，限定三個月内平定賊寇。十一年四月，因爲消滅賊寇超過了期限，議論普遍給予降職處罰，變蛟、光先一同被削去五級官階，帶着罪名討賊。

賊之再入秦也，其渠魁號六隊者，與大天王、混天王、争管王四部連營東犯，混天星、過天星二部仍伏階、文，獨闖將李自成以三月自洮州出番地。承疇令變蛟偕賀人龍追之，連戰斬首六千七百有奇。番地乏食，賊多死亡。變蛟轉戰千里，身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餘賊潰入塞。大弼駐洮州，扼戰不力。乃走入岷州及西和、禮縣山中。變蛟還剿，賊伏匿不敢出，惟六隊勢猶張。六月，光先自固原進兵，賊已奔隴州、清水。光

賊寇再次入秦，他們的首領外號六隊的，與大天王、混天王、争管王四支隊伍連營往東侵犯，混天星、過天星二支部隊仍然潛伏在階、文，衹有闖將李自成在三月從洮州出來到西北少數民族地區。承疇命令變蛟偕同賀人龍追趕，接連戰鬥斬首六千七百多。少數民族地區缺少食物，賊寇多死亡。變蛟轉戰千里，二十七個晝夜身上没有脱過甲胄。餘下的賊寇潰逃入塞。大弼駐在洮州，阻擊不力。賊寇於是逃入岷州及西和、禮縣山中。變蛟回師征剿，賊寇藏匿不敢出來，衹有六隊的勢力還囂張。六月，光先從固原進兵，賊寇已逃奔隴州、清水。光先追到秦州，

先追至秦州，六隊及争管王復走成縣、階州，爲變蛟所扼。其别部號三隊及仁義王、混天王降於光先，而自成、六隊及其黨祁總管避秦兵，復謀犯蜀，副將馬科、賀人龍拒之。將還走階、文及西鄉，憚變蛟，乃走漢中，又爲光先所扼。六隊、祁總管皆降，惟自成東遁。承疇令變蛟窮追，而設三覆於潼關之南原。變蛟追及，大呼斫賊。伏盡起，賊尸相枕藉。村民用大棒擊逃者。自成妻女俱失，從七騎遁去。餘皆降。是時，曹兵最强，各鎮依之以爲固，録關中平賊功，進變蛟左都督。

十一月，京師戒嚴，召承疇入衛，變蛟及光先從之。明年二月，抵近畿，帝遣使迎勞，將士各有賜。未幾，戰渾河，無功；再戰太平寨北，小有斬獲。及解嚴，留屯遵化。麾下皆秦卒，思歸，多逃亡者，追斬之乃定。時張獻忠、羅汝才既降復叛，陝西再用兵。總督鄭崇儉乞令變蛟兵西還，帝不許，尋用爲東協總兵官。

十三年五月，錦州告急。從總督承疇出關，駐寧遠。七月與援剿總兵左光先、山海總兵馬科、寧遠總兵吴三桂、遼東總兵劉肇基，遇大清兵於黄土臺及松山、杏山，互有殺傷。大清兵退屯義州。承疇議遣變蛟、光先、科之兵入關養鋭，留三桂、肇基於松、杏間，佯示進兵狀。又請解肇基任，代以王廷臣，遣光先西歸，代以白廣恩。部議咸從之，而請調旁近邊軍，合關内外見卒十五萬人備戰守。用承疇言，師行糧從，必芻糧足支一歲，然後可議益兵。帝然之，敕所司速措給。

徵宣府總兵楊國柱、大同總兵王

六隊及争管王又逃往成縣、階州，被變蛟所阻攔。他另一支部隊首領外號三隊及仁義王、混天王向光先投降，而自成、六隊及其黨羽祁總管躲避秦兵，又圖謀進犯蜀，副將馬科、賀人龍抵擋他們。將要回頭逃往階、文及西鄉，害怕變蛟，於是逃往漢中，又被光先阻截。六隊、祁總管都投降了，衹有自成向東逃去。承疇命令變蛟窮追，而在潼關的南原設下三道埋伏。變蛟追到，大呼殺賊。伏兵全部出動，賊寇的尸體互相堆積在一起。村民用大棒攻擊逃走的賊寇。自成的妻子女兒全丢失，在七名騎兵的跟從下逃去。其餘的人都投降了。這時，曹變蛟的兵力最强，各鎮依靠他纔變得牢固，記録關中平定賊寇的功勞，晋升變蛟爲左都督。

十一月，京師戒嚴，召承疇入朝護衛，變蛟及光先跟着他。次年二月，抵達京城近郊，皇上派遣使者迎接慰勞，將士各有賞賜。没有多久，在渾河交戰，没有功勞；再在太平寨北面戰鬥，稍有斬殺俘獲。到解除戒嚴，留下屯守遵化，部下都是秦兵，想回家，逃亡的很多，追趕斬殺逃兵後部隊纔穩定。當時張獻忠、羅汝才已經投降後又反叛，陝西再次用兵。總督鄭崇儉請求讓變蛟的部隊回到西面，皇上不許，隨即任用爲東協總兵官。

十三年五月，錦州告急。隨從總督承疇出關，駐在寧遠。七月與援助征剿的總兵左光先、山海關總兵馬科、寧遠總兵吴三桂、遼東總兵劉肇基，在黄土臺及松山、杏山遇到大清兵，互有殺傷。大清兵退守義州。承疇提議派變蛟、光先、馬科的部隊入關養精蓄鋭，把三桂、肇基留在松、杏之間，假裝做出進兵的樣子。又請求解除肇基的職務，用王廷臣來替代，派遣光先回到西面，用白廣恩來替代。兵部商議都聽從了，并請求調動附近的邊防軍隊，加上關内外現有士兵共十五萬人，用來準備攻戰守衛。采用承疇的話，部隊行動帶着糧食，草料糧食一定要足够開支一年，然後纔可以談增加士兵。皇上同意，敕令有關部門迅速籌措供給。

徵召宣府總兵楊國柱、大同總兵王樸、密雲

樸、密雲總兵唐通各揀精兵赴援。以十四年三月偕變蛟、科、廣恩先後出關，合三桂、廷臣凡八大將，兵十三萬，馬四萬，并駐寧遠。

總兵唐通各挑選精兵趕來增援。在十四年三月偕同變蛟、馬科、廣恩先後出關，加上三桂、廷臣共八員大將，兵十三萬，馬四萬，都駐在寧遠。

承疇主持重，而朝議以兵多餉艱，職方郎張若麒趣戰。承疇念祖大壽被圍久，乃議急救錦州。七月二十八日，諸軍次松山，營西北岡。數戰，圍不解。八月，國柱戰歿，以山西總兵李輔明代之。承疇命變蛟營松山之北，乳峰山之西，兩山間列七營，環以長壕。俄聞我太宗文皇帝親臨督陣，諸將大懼。及出戰，連敗，餉道又絕。樸先夜遁，通、科、三桂、廣恩、輔明相繼走。自杏山迤南沿海，東至塔山，爲大清兵邀擊，溺海死者無算。變蛟、廷臣聞敗，馳至松山，與承疇固守。三桂、樸奔據杏山。越數日，欲走還寧遠。至高橋遇伏，大敗，僅以身免。先後喪士卒凡五萬三千七百餘人。自是錦州圍益急，而松山亦被圍，應援俱絕矣。九月，承疇、變蛟等盡出城中馬步兵，欲突圍出，敗還。守半年，至明年二月，副將夏成德爲內應，松山遂破。承疇、變蛟、廷臣及巡撫丘民仰，故總兵祖大樂，兵備道張斗、姚恭、王之楨，副將江翥、饒勳、朱文德，參將以下百餘人皆被執見殺，獨承疇與大樂獲免。

承疇主張慎重，而朝廷議論認爲士兵多糧餉困難，職方郎中張若麒催促交戰。承疇考慮祖大壽被圍困已久，就提議趕緊救援錦州。七月二十八日，諸軍駐扎在松山，在西北的山岡結營。幾次交戰，包圍未解除。八月，國柱戰死，用山西總兵李輔明代替他。承疇命令變蛟在松山北面，乳峰山西面扎營，兩山之間排列七座營地，用長壕溝圍住。不久聽說我太宗文皇帝親臨陣前督率戰鬥，諸將大爲恐懼。等到出戰，接連被打敗，運送糧餉的道路又斷絕。王樸首先在夜間逃跑，唐通、馬科、三桂、廣恩、輔明相繼逃走。從杏山往南到沿海，東到塔山，被大清兵攔擊，在海裏淹死的無數。變蛟、廷臣聽説失敗，趕到松山，與承疇固守。三桂、王樸逃奔占據杏山。過了幾天，想逃回寧遠。到高橋遇到埋伏，大敗，衹是保全了性命。先後喪失士兵共五萬三千七百多人。從此對錦州的圍困更加緊迫，而松山亦被包圍，接應增援都斷絕了。九月，承疇、變蛟等全部出動城中的馬步兵，想要突圍出去，失敗而回。防守了半年，到次年二月，副將夏成德作內應，松山於是被攻破。承疇、變蛟、廷臣以及巡撫丘民仰，原總兵祖大樂，兵備道張斗、姚恭、王之楨，副將江翥、饒勳、朱文德，參將以下的一百多人都被抓住被殺害，衹有承疇與大樂得到赦免。

朱文德

文德，義州衛人，後家錦州。崇禎時，積功至松山副將。忤監視中官高起潛，爲所中，斥罷。十一年起故官。及城被圍，領前鋒拒守甚力，城破竟死。

朱文德，義州衛人，後來家住錦州。崇禎時期，積累功勞至松山副將。觸犯監視宦官高起潛，被他中傷，罷官。十一年恢復原來的官職。等到城被圍困，率領前鋒拒敵守城非常得力，城被攻破最後戰死。

三月，大壽遂以錦州降。杏山、塔山連失，京師大震。詔賜諸臣祭葬，有司建祠。變蛟妻高氏以贈蔭

三月，祖大壽就以錦州投降。杏山、塔山接連失守，京師大爲震驚。詔命給戰死的衆臣進行祭葬儀式，有關部門建祠堂。曹變蛟之妻高氏以

請，乃贈榮祿大夫、太子少保，世蔭錦衣指揮僉事。

法司會鞫王樸罪。御史郝晉言："六鎮罪同，皆宜死。三桂實遼左主將，不戰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尚書陳新甲覆議，請獨斬樸，勒科軍令狀，再失機即斬决。三桂失地應斬，念守寧遠功，與輔明、廣恩、通皆貶秩，充爲事官。

李輔明

輔明，遼東人，累官副總兵。崇禎八年從祖寬擊賊，連蹙之嵩縣、汝州、確山。明年追破賊於滁州。叙功，加都督僉事。十二年擢山西總兵官，被劾罷。明年從承疇出關，使代國柱，竟敗。十六年爲援剿總兵。是冬，大清兵薄寧遠，輔明馳援，軍敗猶力戰，歿於陣。事聞，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世蔭錦衣副千户，賜祭葬，列壇前屯祀之。

王樸

樸，榆林衛人。父威，官左都督，九佩將印，爲提鎮者五十年。兄世欽，里居殉難，見《尤世威傳》中。樸由父蔭屢遷京營副將。崇禎六年，賊躪畿南，命樸與倪寵爲總兵官，將京軍六千，監以中官楊應朝、盧九德，屢有斬獲功，進右都督。明年代曹文詔鎮大同，進左都督。九年秋，都城被兵，詔樸入衛，賚蟒衣彩幣，竟無功。十一年加太子太保。是冬，從總督盧象昇入衛，方戰欒城、束鹿間。或言大同有警，即引兵歸。及是救錦州，以首逃下詔獄。十五年五月伏誅。

馬科

科，起偏裨至大帥，戰功亞變蛟，與三桂同守寧遠有功。十六年春，督兵入衛，賜宴武英殿，命從大

贈蔭規定請求，纔贈榮祿大夫、太子少保，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

執法官員會審王樸罪行。御史郝晉說："六鎮撫罪行相同，都該處死。吴三桂實爲遼東主將，不抗戰便逃跑，爲什麽反而加封提督？"兵部尚書陳新甲重新審議，請求衹殺王樸，勒令馬科寫軍令狀，再失去戰機立即處死。吴三桂喪失地盤應殺，考慮他守寧遠有功，同李輔明、白廣恩、唐通都降低品級，充任辦事官。

李輔明，遼東人，累次升官至副總兵。崇禎八年跟隨祖寬攻擊賊寇，連續逼迫他們到嵩縣、汝州、確山。第二年追擊打敗賊寇於滁州。按功勞大小記功，加封都督僉事。十二年提拔爲山西總兵官，被彈劾罷官。第二年跟隨洪承疇出關，讓他代替楊國柱，最後失敗。十六年爲援剿總兵。這年冬季，大清兵逼近寧遠，李輔明趕去援助，軍隊失敗仍竭力戰鬥，死於陣中。事情傳到朝廷，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世襲錦衣衛副千户，賜給祭葬儀式，列祭壇在前屯祭祀他。

王樸，榆林衛人。父王威，官至左都督，多次佩帶將印，爲提鎮官五十年。兄王世欽，在鄉間居住爲國獻身，詳細叙述見《尤世威傳》中。王樸由於父親官職的恩蔭屢次遷升京營副將。崇禎六年，賊寇蹂躪畿南，命令王樸同倪寵爲總兵官，率領京軍六千，監軍用宦官楊應朝、盧九德，屢次有斬殺俘獲的功勞，晋升爲右都督。第二年，代替曹文詔鎮守大同，晋升爲左都督。九年秋天，都城遭敵軍進攻，詔令王樸進京保衛，賞賜蟒衣彩幣，終於無功績。十一年加封太子太保。這年冬天，跟隨總督盧象昇進京保衛，正戰鬥於欒城、束鹿之間。有人説大同有緊急情况，就領兵回去。等這次援救錦州，因首先逃跑被關進欽犯監獄。十五年五月依法處死。

馬科，起初任副將升至大帥，戰功次於曹變蛟，跟吴三桂同守寧遠有功。十六年春天，率領軍隊入京保衛，賞賜宴飲於武英殿，命令他跟隨

學士吳甡南征，不果行。明年三月從李建泰西征。李自成兵至，科遂降，封懷仁伯。

大學士吳甡南征，没有去成。第二年三月跟隨李建泰西征。李自成的兵到來，馬科就投降，封懷仁伯。

白廣恩

廣恩，初從混天猴爲盜。既降，屢立戰功。松山敗還，代馬科鎮山海關。是年十一月，京師戒嚴，廣恩入衛，賚銀幣羊酒。俄戰龍王口，稍有斬獲，以捷聞。帝始惡廣恩觀望，降旨譙責，而冀其後效，特命敘功。明年四月合八鎮兵戰螺山，悉潰敗。總督趙光抃請帝召之入，用爲武經略。廣恩以帝頻戮大將，己又多過，懼不敢至，假索餉名，頓真定。大學士吳甡將南征，密請帝嚴旨逮治，而己力救，率之剿寇。廣恩感甚。無何，帝遣中官齎二萬金犒其軍，且諭以温旨。廣恩遂驕，不爲甡用，大掠臨洺關，徑歸陝西。帝不得已，命隸督師孫傳庭辦賊。十月，郟縣師覆，加廣恩蕩寇將軍，俾緣道收潰卒以保潼關。未幾，潼關亦破，廣恩西奔固原。賊將追躡及之，即開門降。自成大喜，握手共飲，封桃源伯。

白廣恩，當初跟隨混天猴爲盜賊。投降後，多次立戰功。松山失敗回來，代替馬科鎮守山海關。這年十一月，京師戒嚴，白廣恩進京保衛，賞賜銀幣羊酒。不久戰於龍王口，稍有殺傷俘獲，就以打勝仗上奏。皇帝開始厭惡白廣恩不投入戰鬥，下詔令譴責，而要看他後來的表現，特命記功勞。第二年四月會合八鎮兵戰於螺山，全軍潰敗。總督趙光抃請皇帝召他入京，任用爲武經略。白廣恩認爲皇帝不斷殺戮大將，而自己又有很多過錯，害怕而不敢到京師，以索取軍餉爲名，停頓在真定。大學士吳甡就要南征，秘密地請皇帝嚴令逮捕懲辦，而自己却出面竭力救助，率領他去清剿賊寇。白廣恩很感激他。没有多久，皇帝派宦官帶二萬兩白銀獎賞他的軍隊，而且給他的詔書温和懇切。白廣恩便驕傲起來，不爲吳甡出力，大肆劫掠臨洺關，直接回陝西。皇帝無可奈何，命令隸督師孫傳庭懲治奸賊。十月，郟縣全軍覆没，加封白廣恩蕩寇將軍，讓他沿途收容潰敗士兵準備保衛潼關。没有多久，潼關也被攻破，白廣恩西逃到固原。賊寇將領跟踪追趕到那裏，就開城門投降。李自成非常高興，握手共飲，封爲桃源伯。

唐通

通，口辯無勇略。既敗歸，仍鎮密雲。其年冬，奉詔入衛，命守禦三河、平谷。大清兵下山東，通尾之而南，抵青州，迄不敢一戰。明年復尾而北，戰螺山，敗績。已，命從甡南征。甡未行而斥，乃令通轄薊鎮西協。五月汰密雲總兵官，命兼轄中協四路。尋用孔希貴於西協，而命通專轄中協。十月，關外有警，命率師赴援，以銀牌二百爲賞功用。事定，復移鎮西協。帝顧通厚，有蟒衣玉帶之賜，召見稱卿而不名，錫之宴，獎勞

唐通，能言善辯没有勇氣和謀略。戰敗回來後，仍然鎮守密雲。那年冬天，奉詔令入京都守衛，命令防禦三河、平谷。大清兵下山東，唐通尾隨他們往南，抵達青州，最終不敢進行一次戰鬥。第二年又尾隨往北，戰於螺山，失敗。後來，命令他跟隨吳甡南征。吳甡没有出發被罷官，便命令唐通管轄薊鎮西協。五月除去密雲總兵官，命令兼管中協四路。不久任命孔希貴管西協，而命令唐通專管中協。十月，關外有緊急情況，命令他率軍隊前去援助，把銀牌二百作爲獎賞功勞的費用。戰事平定後，又轉移鎮守西協。皇帝對唐通優厚，有蟒衣玉帶的賞賜，召見時稱

備至。明年，賊逼宣府，命移守居庸，封定西伯。無何，賊犯關，即偕中官杜之秩迎降，京師遂陷。

卿而不呼名，賜給他宴飲，獎賞慰勞非常周到。第二年，賊寇逼近宣府，命令轉移去守居庸，封定西伯。没多久，賊寇侵犯關口，就同宦官杜之秩投降，京師便陷落。

左光先

光先，梟將也，與賊角陜西，功最多。自遼左遣還，廢不用。後聞廣恩從賊，亦詣賊降。

左光先，是梟勇的將領，同賊寇轉戰陜西，戰功最多。自遼東遣送回來，棄置不任用。後來聽説白廣恩跟隨賊寇，也到賊寇那裏去投降。

陳永福

又有陳永福者，守開封，射李自成中目。及自成陷山西，令廣恩諭之降。永福懼誅，意猶豫。自成折箭以示信，乃降，封爲文水伯。後自成敗還山西，永福爲守太原，殺晋府宗室殆盡。

又有陳永福，守開封，射中李自成的眼睛。等到李自成攻陷山西，命令白廣恩去勸他投降。陳永福害怕被殺，心中猶豫。李自成折箭表示誠信，纔投降，封爲文水伯。後來李自成敗回山西，陳永福爲他守太原，把晋府宗室的男女老少幾乎殺光。

劉肇基

劉肇基，字鼎維，遼東人。嗣世職指揮僉事，遷都司僉書，隸山海總兵官尤世威麾下。崇禎七年從世威援宣府，又從剿中原賊。進游擊，戍雒南蘭草川。明年遇賊，戰敗傷臂。未幾，世威罷，肇基及游擊羅岱分將其兵，與祖寬大破賊汝州，斬首千六百有奇。後從寬數有功，而其部下皆邊軍，久戍思歸，與寬軍噪而走。總理盧象昇乃遣之入秦。其秋，畿輔有警，始還山海，竟坐前罪解職，令從征自效。俄以固守永平功復職，屢遷遼東副總兵。

十二年冬，薊遼總督洪承疇請用爲署總兵官，分練寧遠諸營卒。兵部尚書傅宗龍稍持之，帝怒，下宗龍獄，擢肇基都督僉事任之。明年三月，錦州有警。承疇命吴三桂偕肇基赴松山爲聲援。三桂困松、杏間，肇基救出之，喪士卒千人。七月與曹變蛟等戰黄土臺及松山、杏山。九月，復戰杏山，肇基軍稍却。承疇甄别諸將，解肇基職，代以王廷臣。

劉肇基，字鼎維，遼東人。世襲官職指揮僉事，遷升都司僉事，隸屬於山海總兵官尤世威麾下。崇禎七年跟隨尤世威援助宣府，又隨從清剿中原賊寇。晋升爲游擊將軍，戍守雒南蘭草川。第二年遭遇賊寇，戰敗傷臂。没有多久，尤世威罷官，劉肇基以及游擊將軍羅岱分頭率領他的軍隊，同祖寬大敗賊寇於汝州，斬首一千六百有餘。後來隨從祖寬數次立功，但他的部下都是邊疆軍人，長時間戍守想回家，跟祖寬軍隊大叫大嚷地逃走了。總理盧象昇便派他入秦地。那年秋天，京都管轄地區有緊急情況，纔回山海，追究前面的罪過被解職，命他跟隨征戰立功贖罪。不久因固守永平的功勞復職，屢經升遷爲遼東副總兵。

十二年冬天，薊遼總督洪承疇請任用爲代理總兵官，分擔訓練寧遠各營兵卒。兵部尚書傅宗龍有些不同意，皇帝發怒，把傅宗龍關入牢中，提拔劉肇基并以都督僉事任命他。第二年三月，錦州有緊急情況。洪承疇命令吴三桂同劉肇基前往松山聲援。吴三桂被圍困在松山、杏山之間，劉肇基救出了他，喪失士卒千人。七月同曹變蛟等轉戰黄土臺以及松山、杏山。九月，又戰於杏山，劉肇基的軍隊稍有退却。洪承疇審查衆將，解除劉肇基職務，任用王廷臣代替。

十七年春，加都督同知，提督南京大教場。及福王立，史可法督師淮、揚，肇基請從征自效。屢加左都督、太子太保。可法議分布諸將，奏薦李成棟、賀大成、王之綱、李本身、胡茂楨爲總兵官。成棟鎮徐州，大成揚州，之綱開封。本身、茂楨隸高傑麾下，爲前鋒。而令肇基駐高家集，李棲鳳駐睢寧，以防河。棲鳳本甘肅總兵，以地失留淮、揚間也。閣標前鋒，則用張天禄駐瓜洲。十一月，肇基、棲鳳以可法命謀取宿遷。初八日渡河，復其城。越數日，大清兵圍邳州，軍城北，肇基軍城南，相持半月，大清兵引去。

十七年春天，加封爲都督同知，提督南京大教場。等到福王即位，史可法督察軍隊於淮、揚，劉肇基請求跟隨征戰立功贖罪。屢次加封左都督、太子太保。史可法提議分頭部署各將官，奏章推薦李成棟、賀大成、王之綱、李本身、胡茂楨爲總兵官。李成棟鎮守徐州，賀大成鎮守揚州，王之綱鎮守開封。李本身、胡茂楨隸屬高傑麾下，爲前鋒。而命令劉肇基駐軍高家集，李棲鳳駐軍睢寧，以防河。李棲鳳本是甘肅總兵，因地盤丢失留在淮、揚之間。大學士督轄的軍隊前鋒，就用張天禄駐在瓜洲。十一月，劉肇基、李棲鳳執行史可法命令謀劃攻取宿遷。初八渡河，奪回那座城。過幾天，大清兵圍邳州，列陣城北，劉肇基列陣城南，相持半月，大清兵退走。

順治二年三月，大清兵抵揚州，可法邀諸將赴援。獨肇基自白洋河趨赴，過高郵不見妻子。既入城，請乘大清兵未集，背城一戰。可法持重，肇基乃分守北門，發炮傷圍者。已而城破，率所部四百人巷戰，格殺數百人。後騎來益衆，力不支，一軍皆没。副將乙邦才、馬應魁、莊子固等皆同死。

順治二年三月，大清兵抵達揚州，史可法邀約各將前往增援。衹有劉肇基從白洋河奔赴，過高郵不見妻兒。入城後，請求乘大清兵没有集結，背城一戰。史可法負有重任，劉肇基便分去守北門，發炮炸傷圍城的軍隊。後來城破，率領四百人進行巷戰，殺死數百人。後面的騎兵越來越多，力量不能支持，全軍覆没。副將乙邦才、馬應魁、莊子固等人都一同戰死。

乙邦才

乙邦才，青州人。崇禎中，以隊長擊賊於河南、江北間。大將黄得功與賊戰霍山，單騎逐賊，陷淖中。賊圍而射之，馬斃，得功徒步鬥。天將暮，僅餘二矢。邦才大呼衝賊走，得功乃得出。邦才授以己馬，分矢與之，且走且射，殪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軍。得功自是知邦才。

乙邦才，青州人。崇禎年間，以隊長的身份攻擊賊寇於河南、江北之間。大將黄得功同賊寇戰於霍山，單人獨馬追逐賊寇，陷入泥淖之中。賊寇包圍而射他，馬死了，黄得功徒步戰鬥。天就要黑了，衹剩下二矢。乙邦才大呼着擊退賊寇，黄得功纔得以衝出包圍。乙邦才把自己的馬給他騎，分矢給他，邊跑邊射，射死追趕的騎兵十餘人，纔能够趕上他的軍隊。黄得功從這時知道乙邦才。

時有張衡者，亦以驍敢名。賊圍六安急，總督馬士英救之。甫至，斥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軍中曰："孰爲乙邦才、張衡者？"兩人入謁，即牒補副將，以其兵授之，曰："爲我入

當時有個叫張衡的人，也以驍勇知名。賊寇圍攻六安很緊急，總督馬士英去援救。剛到，罷免他身邊的副將，而在軍中發布命令説："誰是乙邦才、張衡？"兩人進去拜見，立即下文書補爲副將，把他的兵讓二人率領，説："爲我進入

六安，取知州狀來報。”兩人出，即簡精騎二百，夜衝賊陣而入，繞城大呼，曰：“大軍至矣，固守勿懈！”城中人喜，守益堅。兩人促知州署狀，復奪圍出，不損一騎。

六安，取得知州的文書來報告。”兩人出來，立即挑選精鋭的騎兵二百人，夜間衝出賊寇的包圍圈進入城中，繞城大聲呼喊，説：“大軍到了，堅持防守不要懈怠！”城中人高興，防守更堅固。兩人催促知州寫完文書，又衝出包圍圈出來，没有損失一個騎兵。

時潁、壽、六安、霍山諸州縣數被寇，邦才大小十餘戰，咸有功。及可法鎮揚州，携之行。至是戰敗，自刎死。

當時潁、壽、六安、霍山各州縣多次被賊寇侵犯，乙邦才大小十餘戰，都有功。等到史可法鎮守揚州，帶他去。到這時戰敗，自刎而死。

馬應魁

馬應魁，字守卿，貴池人。初爲小將，率家丁五十人巡村落間。猝遇賊，衆懼欲奔。應魁大聲曰：“勿怖死！死，命也。”連發二矢殪二賊，賊即退。可法因拔爲副總兵，俾領旗鼓。每戰披白甲，大書“盡忠報國”四字於背，至是巷戰死。

馬應魁，字守卿，貴池人。起初爲小將，率領家丁五十人巡察村落之間。突然遇到賊寇，衆人害怕想逃跑。馬應魁大聲説：“不要怕死！死，是命中注定的。”連發出二矢射死二賊，賊人就退走了。史可法因此提拔他爲副總兵，讓他指揮旗鼓。每逢戰鬥身披白甲，大書“盡忠報國”四字在背上，在這次巷戰中戰死。

莊子固

莊子固，字憲伯，遼東人。年十三，殺人亡命。後從軍有功，積官至參將。嘗從山西總兵許定國救開封，軍半道譟歸，定國獲罪。子固輯餘衆，得免議。後可法出鎮，用爲副總兵，俾興屯於徐州、歸德間。子固募壯士七百人，以赤心報國爲號。聞揚州被圍，率衆馳救，三日而至。城將破，欲擁可法出城，遇大清兵，格鬥死。

莊子固，字憲伯，遼東人。十三歲那年，殺人逃命。後來從軍有功，積官至參將。曾跟從山西總兵許定國援救開封，軍隊半途大叫大嚷地回去了，許定國受到處罰。莊子固聚集剩下來的兵衆，纔免受處罰。後來史可法出去鎮守，用爲副總兵，讓在徐州、歸德之間興建營地。莊子固招募壯士七百人，以赤心報國爲口號。聽説揚州被包圍，率領衆兵趕去救援，三天就到達。城將被攻破，想護衛史可法出城，遇大清兵，格鬥而死。

他若副將樓挺、江雲龍、李豫，參將陶國祚、許謹、馮國用、陳光玉、李隆、徐純仁，游擊李大忠、孫開忠，都司姚懷龍、解學曾等十餘人，皆以巷戰死。

其他像副將樓挺、江雲龍、李豫，參將陶國祚、許謹、馮國用、陳光玉、李隆、徐純仁，游擊將軍李大忠、孫開忠，都司姚懷龍、解學曾等十餘人，都在巷戰中戰死。

贊曰：金國鳳之善守，曹變蛟之力戰，均無愧良將材。然而運移事易，難於建功，而易於挫敗，遂至謀勇兼絀，以身殉之。蓋天命有歸，莫之爲而爲者矣。

贊曰：金國鳳的善於防守，曹變蛟的奮力戰鬥，都不愧是良將之才。然而天運轉移時事變换，難於建立功績，而容易受到挫敗，以至於謀略勇敢同時欠缺，以身殉國。是天命有所歸屬，不會有什麼作爲而去作爲罷了。

明史卷二百七十三

列傳第一百六十一

左良玉 鄧玘 賀人龍　高傑 劉澤清　祖寬

左良玉

左良玉，字崑山，臨清人。官遼東車右營都司。崇禎元年，寧遠兵變，巡撫畢自肅自經死，良玉坐削職回衛。已，復官。總理馬世龍令從游擊曹文詔援玉田、豐潤，連戰洪橋、大塹山，直抵遵化。論恢復四城功，與文詔等俱進秩，隸昌平督治侍郎侯恂麾下。大凌河圍急，詔昌平軍赴援，總兵尤世威護陵不得行，薦良玉可代率兵往。已，恂薦爲副將，戰松山、杏山下，録功第一。

左良玉，字崑山，臨清人。官任遼東車右營都司。崇禎元年，寧遠兵變，巡撫畢自肅自縊而死，左良玉因此獲罪削職回衛。後來恢復官職。總理馬世龍命令左良玉跟從游擊曹文詔援助玉田、豐潤，連續作戰於洪橋、大塹山，直達遵化。評定克復四城的功勞，左良玉與曹文詔等都升官加俸，隸屬於昌平督治侍郎侯恂的部下。大凌河被圍，形勢緊急，下詔昌平軍趕赴支援，總兵尤世威保護陵墓不能前往，推薦左良玉可以代替率兵前往。後來，侯恂薦拔爲副將，戰於松山、杏山下，記軍功爲第一名。

良玉少孤，育於叔父。其貴也，不知其母姓。長身赬面，驍勇，善左右射。目不知書，多智謀，撫士卒得其歡心，以故戰輒有功。時陝西賊入河南，圖懷慶。廷議令良玉將昌平兵往剿，大指專辦河南。會賊寇修武、清化者竄入平陽，因檄良玉入山西禦之，頗有斬獲。河南巡撫樊尚璟以良玉駐澤州，扼豫、晋咽喉，可四面爲援兵。詔從之。時曹文詔將陝西兵，帝令良玉受尚璟節制，與文詔同心討賊，有急則秦兵東，豫兵西，良玉兵從中横擊。

左良玉年少時成孤兒，由叔父養育。他顯貴之後，不知道其母親的姓。身材高大，面部赬赤，作戰勇猛，擅長左右射箭。不識字，多智謀，撫愛士兵，得到士卒的喜歡，因此參戰便有軍功。當時陝西賊進入河南，圖謀攻懷慶。朝廷商議命令左良玉率領昌平的軍隊前往剿滅，主要意圖是專門處理河南。適遇進攻修武、清化的賊軍竄入平陽，於是傳令左良玉進入山西抵禦，多有斬殺俘獲。河南巡撫樊尚璟建議讓左良玉軍駐扎在澤州，扼制河南、山西的要害，可以向四面作爲援兵。詔令從其計。當時曹文詔率領陝西兵，皇帝命令左良玉接受樊尚璟指揮，與曹文詔齊心討賊，有緊急情況則秦地兵向東，豫地兵向西，左良玉軍從中間横擊。

六年正月，賊犯隰州，陷陽城。良玉敗之於涉縣之西陂。二月，良玉

六年正月，賊進犯隰州，攻陷陽城。左良玉在涉縣的西陂擊敗賊軍。二月，良玉與賊戰於武

兵與賊戰武安，大敗。尚璟罷，以太常少卿玄默代之。三月，賊再入河內，良玉自輝縣逐之。賊奔修武，殺游擊越效忠，追參將陶希謙，希謙墜馬死。良玉擊之萬善驛，至柳樹口大敗之，擒賊首數人，賊遂西奔。河南額兵僅七千，數被賊，折亡殆盡。良玉將昌平兵二千餘，數戰，雖有功，勢孤甚。總兵鄧玘方立功萊州，乃命將川兵益以石砫土司馬鳳儀兵馳赴良玉，與共角賊。已而鳳儀以孤軍戰没於侯家莊。

當是時，賊勢已大熾，縱横三晋、畿輔、河北間。諸將曹文詔、李卑、艾萬年、湯九州、鄧玘、良玉等先後與賊戰，勝負略相當。良玉、玘辦河南，屢破之於官村，於沁河，於清化，於萬善。良玉又扼之武安八德，斬獲尤多。會帝命倪寵、王樸爲總兵，將京營兵六千赴河南，以中官楊進朝、盧九德監其軍，而别遣中官監良玉等軍。職方郎中李繼貞曰："良玉、李卑身經百戰，位反在寵、樸下，恐聞而解體。"乃令良玉、卑署都督僉事，爲援剿總兵官，與寵、樸體相敵。京營兵至，共擊賊，數有功。良玉敗賊濟源、河内，又敗之永寧青山嶺銀洞溝，又自葉縣追至小武當山，皆斬賊魁甚衆。然諸將以中官監軍，意弗善也。

其冬，賊西奔者復折而東。良玉、九州扼其前，京營兵尾其後，賊大困，官軍連破之柳泉、猛虎村。賊張妙手、賀雙全等三十六家詭詞乞撫於分巡布政司常道立，因監軍進朝以請。諸將俟朝命，不出戰。會天寒河冰合，賊遂從澠池徑渡，巡撫默率良玉、九州、卑、玘兵待之境上。賊乃竄盧氏山中，由此自鄖、襄入川中，

安，被打得大敗。樊尚璟罷官，以太常少卿玄默代替。三月，賊再次攻入河内，良玉從輝縣驅逐敵人。賊軍奔往修武，殺死游擊越效忠，追擊參將陶希謙，希謙墜馬而死。良玉攻擊賊軍於萬善驛，到柳樹口大敗賊軍，擒獲賊軍頭目數人，賊軍便向西逃竄。河南額定兵衹有七千人，多次遭賊進攻，幾乎全部折損死亡。良玉率領昌平軍二千餘人，多次交戰，雖然有戰功，但形勢十分孤立。總兵鄧玘正在萊州立了戰功，便命令他率領川軍，以石砫土司馬鳳儀兵增益其軍，急馳赴左良玉軍，與之共同抵抗賊軍。後來鳳儀率領孤軍在侯家莊戰死。

當時，賊軍之勢已經大盛，縱横於三晋、畿輔、河北之間。諸將曹文詔、李卑、艾萬年、湯九州、鄧玘、左良玉等先後與賊軍交戰，勝敗大致相當。左良玉、鄧玘治理河南，屢次在官村、沁河、清化、萬善打敗賊軍。良玉又在武安八德扼制賊軍，斬殺俘獲特别多。適值皇帝命令倪寵、王樸爲總兵，率領京營兵六千奔赴河南，以宦官楊進朝、盧九德監督其軍，而另外派遣宦官監督左良玉等軍。職方郎中李繼貞説："良玉、李卑身經百戰，官位反而在倪寵、王樸之下，恐怕聽到這個消息而軍隊解散。"於是纔任命左良玉、李卑代理都督僉事，爲援剿總兵官，與倪寵、王樸官位相當。京營兵到達，共同攻擊賊軍，多次有功。左良玉在濟源、河内打敗賊軍，又在永寧青山嶺銀洞溝打敗賊軍，又從葉縣追賊至小武當山，都斬殺很多賊軍魁首。然而衆將因宦官監軍，心意不善。

這年冬天，賊軍向西奔逃的又折轉向東。良玉、九州扼制其前，京營兵尾追其後，賊軍非常困窘，被官軍在柳泉、猛虎村連續擊破。賊軍張妙手、賀雙全等三十六家向分巡布政司使常道立假裝乞求安撫，通過監軍楊進朝請求。諸將等待朝廷的命令，不出戰。適遇天寒，黄河的冰合攏，賊軍便從澠池直接渡河，巡撫玄默率領左良玉、湯九州、李卑、鄧玘的軍隊在境上等待。賊軍便竄入盧氏山中，由此從鄖、襄進入川中，轉

折而掠秦隴，復出没川中、湖北，以犯河南，中原益大殘破，而三晋、畿輔獨不受賊禍者十年。

賊既渡河去，良玉與諸將分地守。陳奇瑜、盧象昇方角賊秦、楚，七年春夏間，中州幸無事。既而奇瑜失李自成於車箱，廷議合晋、豫、楚、蜀兵四面剿之。賊乃分軍三：一向慶陽，一趨鄖陽，而一出關趨河南。趨河南者又分爲三，郡邑所在告急。良玉扼新安、澠池，他將陳治邦駐汝州，陳永福扼南陽，皆坐甲自保而已，不能大創賊也。賊每營數萬，兵番進，皆因糧宿飽；我兵寡備多，饋餉不繼。賊介馬馳，一日夜數百里；我步兵多，騎少，行數十里輒疲乏，以故多畏賊。而良玉在懷慶時，與督撫議不合，因是生心，緩追養寇，多收降者以自重。督撫檄調，不時應命，稍稍露跋扈端矣。十二月，遇賊於磁山，大戰數十，追奔百餘里。

八年正月，河南賊破潁州，毁鳳陽皇陵。其陷鹿邑、柘城、寧陵、通許者，良玉在許州不能救。四月，督師洪承疇在汝州，令諸將分地遮賊。尤世威守雒南，陳永福控盧氏、永寧，鄧玘、尤翟文、張應昌、許成名遏湖廣。以吴村、瓦屋乃内鄉、淅川要地，令良玉與湯九州以五千人扼之。未幾，鄧玘以兵嘩死，而曹文詔討陜賊，敗没於真寧。賊益張，遂超盧氏，奔永寧。巡撫默被逮未去，檄良玉自内鄉與陳治邦、馬良文等援盧氏。八月，敗賊於鄢陵，九月，躡賊於郟之神垕山。賊連營數十里，番休更戰，以疲我兵，良玉收其軍而止。賊再攻密，良玉自郟援之，乃去。十月，良玉抵靈寶，合遼東總兵祖寬兵

而侵掠秦隴，又出没於川中、湖北，以進犯河南，中原更加大殘破，而三晋、畿輔獨不遭受賊禍達十年。

賊已渡過黄河離去，左良玉與諸將分地把守。陳奇瑜、盧象昇正在秦、楚抵禦賊軍，七年春夏間，中州幸免無事。隨後陳奇瑜在車箱失李自成，朝廷商議會合晋、豫、楚、蜀之兵四面圍剿。賊便分軍爲三：一股進軍慶陽，一股趨向鄖陽，而一股出關趨向河南。趨奔河南的又分成三股，郡縣所在之地求救。左良玉扼制新安、澠池，别的將領陳治邦駐軍汝州，陳永福扼制南陽，都披甲待敵以自保而已，不能大量挫傷賊軍。賊軍每營數萬，軍隊輪番進攻，都憑有糧食經常飽食；我軍兵少防備多，糧餉供應不上。賊軍介馬奔馳，一天一夜行軍數百里；我軍步兵多，騎兵少，行軍數十里便疲乏，因此多畏懼敵人。而左良玉在懷慶時，與督撫議事不合，因此產生私心，緩追敵人，助長寇勢，多收羅投降的賊兵以加强自己的力量。督撫傳公文調兵，不及時應命，漸漸露出跋扈的端倪。十二月，遇賊於磁山，大戰數十次，追擊奔逃之賊一百餘里。

八年正月，河南賊軍攻破潁州，毁壞鳳陽皇陵。賊軍攻破鹿邑、柘城、寧陵、通許，左良玉在許州不能救援。四月，督師洪承疇在汝州，命令諸將分地區遮攔賊軍。尤世威守雒南，陳永福控制盧氏、永寧，鄧玘、尤翟文、張應昌、許成名遏阻湖廣。因吴村、瓦屋是内鄉、淅川的重要之地，命令左良玉與湯九州率五千人扼守。不久，鄧玘因軍隊嘩變而死，而曹文詔討伐陜賊，在真寧戰敗而死。賊勢更加擴大，便越過盧氏，奔襲永寧。巡撫玄默被逮没有離開，傳檄左良玉從内鄉與陳治邦、馬良文等增援盧氏。八月，在鄢陵打敗賊軍，九月，追擊賊軍於郟之神垕山。賊軍連營數十里，輪番休息交换出戰，以此使我軍疲憊，良玉收住其軍而停下來。賊軍又攻打密，良玉從郟援救，賊纔離開。十月，良玉抵達靈寶，會合遼東總兵祖寬的軍隊在澗口、焦村消滅賊軍。焦村是朱陽關的轄地。十一月，李自成

剪賊於澗口、焦村。焦村，朱陽關地也。十一月，李自成出朱陽關，張獻忠久據靈寶，闖王高迎祥亦與合。良玉、寬禦之靈寶，不能支，陝州陷。賊東下攻洛陽，良玉、寬從巡撫陳必謙救洛陽，賊乃去。迎祥、自成走偃師、鞏。獻忠走嵩、汝。良玉出雒追迎祥、自成。寬分擊獻忠救汝。會總理盧象昇至自湖廣，與寬大敗賊汝西，令裨將破賊於宜陽黃澗口。

九年二月，賊敗於登封郜城鎮，走石陽關，與伊、嵩之賊合。故總兵湯九州由嵩縣深入，與良玉夾剿。良玉中道遁歸，九州乘勝窮追四十里，無援敗歿，良玉反以捷聞。五月，象昇遣祖寬、李重鎮隨陝西總督洪承疇西行。良玉軍最强，又率中州人，故獨久留之。而以其驕亢難用，用孔道興代其偏將趙柱駐靈寶，防雒西；良玉與羅岱駐宜、永，防雒東。七月，良玉兵抵開封，由登封之唐莊深入擊賊，自辰鏖至申，賊不支西走。陳永福方敗賊於唐河，賊至田家營，良玉渡河擊之，斬獲頗衆。九月，巡撫楊繩武劾良玉避賊，責令戴罪自贖。

十年正月，賊老回回合曹操、闖塌天諸部沿流東下，安慶告警，詔良玉從中州救之。良玉道剿殺南陽土寇楊四、侯馭民、郭三海，急抵六安，與賊遇。部將岱、道興乘勝連戰，大破賊。賊走霍、潛山。會馬爌、劉良佐亦屢敗賊於桐城、廬州、六安，賊在滁、和者亦西遁，江北警少息。應天巡撫張國維三檄良玉入山搜剿，不應，放兵掠婦女。屯舒城月餘，河南監軍太監力促之，始北去，賊已飽掠入山矣。已，淅川陷，良玉擁兵不救。以六安破賊功，詔落職戴罪，尋復之。賊東下襲六合，攻天長，分掠

出軍朱陽關，張獻忠長久占據靈寶，闖王高迎祥也與他們會合。左良玉、祖寬在靈寶抵禦，不能支撑，陝州被攻破。賊軍向東下行攻洛陽，良玉、祖寬跟從巡撫陳必謙救援洛陽，賊軍纔退離。高迎祥、李自成退軍偃師、鞏，張獻忠退軍嵩、汝。左良玉出雒陽追擊高迎祥、李自成，祖寬分兵攻打張獻忠救汝。適值總理盧象昇從湖廣到達，與祖寬在汝西大敗賊軍，命令裨將在宜陽黃澗口打敗賊軍。

九年二月，賊軍在登封郜城鎮戰敗，退軍石陽關，與伊、嵩的賊軍會合。所以總兵湯九州從嵩縣深入賊地，與左良玉夾剿賊軍。良玉中途逃回，九州乘勝窮追四十里，因無援軍戰敗而死，良玉反而以戰勝上報。五月，象昇派遣祖寬、李重鎮隨陝西總督洪承疇向西行軍。良玉的軍隊最强，又大都是中州人，故獨久久停留。而因他驕傲亢直難以使用，用孔道興代替其偏將趙柱駐扎於靈寶，防禦雒陽以西；良玉與羅岱駐扎宜、永，防禦雒陽以東。七月，良玉軍隊抵達開封，由登封到唐莊深入賊地打擊賊軍，從辰時鏖戰到申時，賊軍不能支撑向西逃跑。陳永福正在唐河打敗賊軍，賊軍到達田家營，良玉渡河進攻，斬首俘獲很多。九月，巡撫楊繩武彈劾左良玉逃避賊軍，責令他戴罪立功自贖。

十年正月，賊老回回會合曹操、闖塌天等部沿長江東下，安慶報告賊警，下詔左良玉從中州救援。良玉在途中剿殺南陽土寇楊四、侯馭民、郭三海，急切抵達六安，與賊軍遭遇。部將羅岱、道興乘勝連續作戰，大敗賊軍。賊逃往霍、潛山。適逢馬爌、劉良佐也在桐城、廬州、六安多次打敗賊軍，賊軍在滁、和的也向西逃遁，江北危險稍微平息。應天巡撫張國維三次傳送公文給左良玉，命其入山搜剿，左良玉都不響應，而放縱士兵搶掠婦女。屯駐在舒城一個多月，河南監軍太監强力督促他，纔向北進發，賊已經搶掠飽滿進入山中了。隨後，淅川被攻破，左良玉掌握着軍隊而不救援。以六安打敗賊軍之功，下詔革職戴罪立功，不久恢復官職。賊軍東下襲擊六

瓜洲、儀真，破盱眙。良玉堅不肯救，令中州士大夫合疏留己。帝知出良玉意，不能奪也。十月，總理熊文燦至安慶，部檄以良玉軍隸焉，良玉輕文燦，不爲用。

十一年正月，良玉與總兵陳洪範大破賊於鄖西。張獻忠假官旗號襲南陽，屯於南關。良玉適至，疑而急召之，獻忠逸去。追及，發兩矢，中其肩，復揮刀擊之，面流血。其部下救以免，遂逃之穀城。未幾，請降，良玉知其僞，力請擊之，文燦不許。九月，文燦剿鄖、襄諸賊，良玉與洪範及副將龍在田擊破之雙溝營，斬首二千餘級。十二月，河南巡撫常道立調良玉於陝州。賊乘盧氏虛，遁入內、淅。是月，許州兵變，良玉家在許，殲焉。

十二年二月，良玉率降將劉國能入援京師，詔還討河南賊。兵過灞頭、吴橋，大掠。太監盧九德疏聞，詔令戴罪。已而破賊馬進忠於鎮平關，進忠降。又與國能再破賊李萬慶於張家林、七里河，萬慶亦降。七月，獻忠叛去，良玉與羅岱追之，使岱爲前鋒，己隨其後。逾房縣八十里，至羅猴山，軍乏食。伏起，岱馬挂於藤，抽刀斷之，蹶而復進，棄馬登山，賊圍急，矢盡被獲。良玉大敗奔還，軍符印信盡失，棄軍資千萬餘，士卒死者萬人。事聞，以輕進貶三秩。

十三年春，督師楊嗣昌薦良玉雖敗，有大將才，兵亦可用，遂拜平賊將軍。當是時，賊分爲三：西則張獻忠，踞楚、蜀郊；東則革裏眼、左金王等四營，豕突隨、應、麻、黄；南則曹操、過天星等十營，伏漳、房、

合，攻打天長，分軍掠奪瓜洲、儀真，攻破盱眙。左良玉堅持不肯救援，命令中州士大夫聯合上疏挽留自己，皇帝知道出自左良玉的旨意，但不能强迫他。十月，總理熊文燦到安慶，兵部公文以左良玉軍隸屬於他，良玉輕視文燦，不受他的調遣。

十一年正月，左良玉與總兵陳洪範在鄖西大破賊軍。張獻忠假冒官軍旗號襲取南陽，屯駐於南關。左良玉恰好到達，懷疑而急切召見他，張獻忠逃走。良玉追趕上前，發射兩箭，射中他的肩膀，又揮刀砍擊，張獻忠面部流血。其部下援救，纔免於難，於是逃到穀城。不久，請求投降，左良玉知道他的詐僞，竭力請求攻擊，熊文燦不同意。九月，文燦剿殺鄖、襄等賊，左良玉與陳洪範以及副將龍在田在雙溝營擊破賊軍，斬殺二千多顆首級。十二月，河南巡撫常道立在陝州調左良玉。賊乘盧氏空虚，悄悄逃入內、淅。這一月，許州兵叛變，左良玉家在許，全部被殺盡。

十二年二月，左良玉率領降將劉國能入援京城，下詔還軍討伐河南賊軍。軍隊經過灞頭、吴橋，大肆搶掠。太監盧九德奏疏上聞，下詔命令左良玉戴罪立功。不久在鎮平關擊破賊軍馬進忠，進忠投降。又與劉國能在張家林、七里河再次打敗賊李萬慶，萬慶也投降。七月，張獻忠叛離，左良玉與羅岱追擊，派羅岱作前鋒，自己隨其後。越過房縣八十里，到達羅猴山，軍隊缺乏食物。伏兵四起，羅岱的馬被藤挂住，抽刀砍斷藤，跌倒又前進，棄馬登山，賊軍圍困危急，箭射盡而被俘獲。良玉大敗，逃奔而回，軍符印信全部丢失，丢棄軍隊物資千萬有餘，士卒死亡的達一萬人。事情上報，以輕舉冒進貶三級俸禄。

十三年春季，督師楊嗣昌舉薦左良玉雖然戰敗，但有大將之才，兵也可用，於是授予平賊將軍。此時，賊軍分成三支：西面則是張獻忠，盤據楚、蜀郊；東面則是革裏眼、左金王等四座營，像野猪一樣突竄於隨、應、麻、黄；南面則是曹操、過天星等十營，潛伏在漳、房、興、遠

興、遠間。閏正月，良玉合諸軍擊賊於枸坪關，獻忠敗走，良玉乃請從漢陽、西鄉入蜀追之。嗣昌謀以陝西總督鄭崇儉率賀人龍、李國奇從西鄉入蜀，而令良玉駐兵興平，别遣偏將追剿，良玉不從。嗣昌檄良玉曰："賊勢似不能入川，仍當走死秦界耳。將軍從漢陽、西鄉入川，萬一賊從舊路疾趨平利，仍入竹、房，將何以禦？不則走寧昌，入歸、巫，與曹操合，我以大將尾追，促賊反楚，非算也。"良玉報曰："蜀地肥衍，賊渡險任其奔軼，後難制。且賊入川則有糧可因，回鄖則無地可掠，其不復竄楚境明矣。夫兵合則强，分則弱。今已留劉國能、李萬慶守鄖，若再分三千人入蜀，即駐興平，兵力已薄，賊來能遏之耶？今當出其不意疾攻之，一大創自然瓦解，縱折回房、竹間，人迹斷絶，彼從何得食？况鄖兵扼之於前，秦撫在紫、興扼之於右，勢必不得逞。若寧昌、歸、巫險且遠，曹操、獻忠不相下。倘窮而歸曹，必内相吞，其亡立見。"良玉已於二月朔涉蜀界之漁溪渡矣，嗣昌度力不能制，而其計良是，遂從之。

之間。閏正月，左良玉會合衆軍在枸坪關攻擊賊軍，張獻忠戰敗而逃，左良玉便請求從漢陽、西鄉入蜀追擊。楊嗣昌謀劃派陝西總督鄭崇儉率領賀人龍、李國奇從西鄉入蜀，而命令左良玉駐兵於興平，另外派遣偏將追剿，良玉不聽從。嗣昌傳檄於左良玉説："賊軍形勢好像不能入川，仍然當是在逃走途中死於秦邊界而已。將軍從漢陽、西鄉入川，萬一賊從舊路急赴平利，仍然進入竹、房，將憑什麽來抵禦？如不這樣賊軍便會走寧昌，進入歸、巫，與曹操會合，我們派大將尾隨追擊，反而會督促賊軍返回楚，不是好的計策。"良玉回報説："蜀地肥衍，賊度過險路任其奔竄，以後難以控制。并且賊入川便有糧食可以依憑，回鄖則無地可掠奪，其不再逃竄楚境已明顯了。兵會合便强大，分開便變弱。現在已經保留劉國能、李萬慶守鄖地，如果再分三千人入蜀，即使駐扎興平，兵力已經薄弱，賊軍來犯能阻止他嗎？現在應當出其不意迅速進攻，賊軍一旦遭到狠狠打擊，便自然瓦解，縱然折回房、竹之間，人迹斷絶，對方從哪裏得到食物呢？何况鄖兵從前面扼制他，秦撫從右面在紫、興扼制他，賊軍形勢不能得逞。如寧昌、歸、巫地勢險要而且遥遠，曹操、張獻忠彼此都不願在對方之下。倘若張獻忠勢窮而歸從曹操，必定内部相吞并，其滅亡立時可現。"良玉已在二月初一渡過蜀界的漁溪渡，楊嗣昌估計强力不能制止，而他的計謀確實是對的，於是聽從了他。

時獻忠營太平縣大竹河，良玉駐漁溪渡。未幾，總督崇儉引其兵來會。賊移軍九滚坪，見瑪瑙山峻險，將據之。良玉始抵山下，賊已踞山顛，乘高鼓噪。良玉下馬周覽者久之，曰："吾知所以破賊矣。"分所進道爲三，己當其二，秦兵當其一。令曰："聞鼓聲而上。"兩軍夾擊，賊陣堅不可動。鏖戰久之，賊大潰，墜崖澗者無算，追奔四十里。良玉兵斬掃地王曹威、白馬鄧天王等渠魁十六人。獻忠妻妾亦被擒，遁入興山、歸

當時張獻忠扎營於太平縣大竹河，左良玉駐扎在漁溪渡。不久，總兵崇儉帶領他的軍隊前來會合。賊轉移軍隊於九滚坪，見瑪瑙山險峻，打算據守。左良玉剛抵達山下，賊軍已盤踞山頂，憑高處擊鼓吶喊。良玉下馬詳細察看了很久，説："我知道打破賊軍的計謀了。"他分進攻的道路爲三條，自己擔當二條路，秦兵擔當一條路。下令説："聽到鼓聲便向上衝。"兩軍夾擊，賊軍陣地堅强不能動摇。鏖戰了很久，賊軍大潰敗，墜落山崖山澗的不計其數，追擊奔逃之敵達四十里。左良玉的軍隊斬殺掃地王曹威、白馬鄧天王等大頭領十六人。張獻忠的妻妾也被擒

州之山中，尋自鹽井竄興、歸界上。是役也，良玉功第一。事聞，加太子少保。四月，良玉進屯興安、平利諸山，連營百里。諸軍憚山險，圍而不攻。久之，獻忠自興、房走白羊山而西，與羅汝才合。七月，良玉乘勝擊過天星，降之。過天星者，名惠登相，既降，遂始終爲良玉部將。

初，良玉受平賊將軍印，寖驕，不肯受督師約束。而賀人龍屢破賊有功，嗣昌私許以人龍代良玉。及良玉奏瑪瑙山捷，嗣昌語人龍須後命。人龍大恨，具以前語告良玉，良玉亦内恨。當獻忠之敗走也，追且及，遣其黨馬元利操重寶啖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公所部多殺掠，而閣部猜且專。無獻忠，即公滅不久矣。"良玉心動，縱之去。監軍萬元吉知良玉跋扈不可使，勸嗣昌令前軍躡賊，後軍繼之，而身從間道出梓潼扼歸以俟濟師，嗣昌不用。賊既入蜀之巴州，人龍兵噪而西歸。召良玉兵合擊，九檄皆不至。

十四年正月，諸軍追賊開縣之黄陵城。參將劉士杰深入，所當披靡。獻忠登高望，見無秦人旗幟，而良玉兵前部無鬥志，獨士杰孤軍。乃密選壯士潛行箐谷中，乘高大呼馳下，良玉兵先潰，總兵猛如虎潰圍出。嗣昌方悔不用元吉言，而獻忠已席卷出川，西絶新開驛置，楚、蜀消息中斷，遂以計紿入襄陽城。襄王被執，嗣昌不食卒。賊瀕死復縱，迄以亡國者，以良玉素驕蹇不用命故也。二月，詔良玉削職戴罪，平賊自贖。五月，獻忠陷南陽，即攻泌陽破之。良玉至南陽，賊遁去。良玉不戢士，泌

獲，逃入興山、歸州的山中，不久從鹽井流竄到興、歸地界上。這次戰役，左良玉功勞第一。事情報告朝廷後，加封左良玉爲太子少保。四月，良玉進駐興安、平利等山，軍營連接達一百里。衆軍怕山勢險峻，圍而不攻。很久之後，張獻忠從興、房逃往白羊山向西進軍，與羅汝才會合。七月，左良玉乘勝攻打過天星，收降了他。過天星，名叫惠登相，投降之後，便始終爲良玉的部將。

當初，左良玉接受平賊將軍印，漸漸驕横，不肯接受督師的約束。而賀人龍多次破賊有功，嗣昌私下答應以人龍代替良玉，等到良玉上奏瑪瑙山捷報，楊嗣昌告訴賀人龍等待後命。人龍非常不高興，詳細地把先前的話告訴了左良玉，良玉也内心仇視楊嗣昌。當張獻忠敗逃時，官軍追擊并且已趕上，獻忠派其黨羽馬元利帶着重寶利誘左良玉説："獻忠在，所以您被重視，您所統率的部隊多殺戮搶掠，而閣部猜疑并且專横。没有獻忠，你滅亡的時間也不會很久了。"良玉心動，放他逃離。監軍萬元吉知道良玉專横跋扈不能指揮，勸嗣昌命令前軍追擊賊軍，後軍繼進，而親自從小路出梓潼扼制歸州以等待援軍，嗣昌不用其計。賊已入蜀的巴州，賀人龍的軍隊鼓噪着從西部返回。召令良玉兵合擊，九次傳檄都不到。

十四年正月，衆軍追賊於開縣的黄陵城。參將劉士杰深入敵軍，所當披靡。張獻忠登高遠望，見没有秦人的旗幟，而良玉兵前部没有鬥志，衹有劉士杰孤軍。於是秘密選壯士悄悄行進於竹林谷中，憑高處大喊着衝下來，良玉之兵先潰敗，總兵猛如虎突圍衝出。楊嗣昌正悔不用萬元吉之計，而張獻忠已席捲出川，向西斷絶新開的驛路設置，楚、蜀的消息中斷，於是施計騙入襄陽城，襄王被拘執，楊嗣昌絶食而死。賊軍瀕臨死亡而又放縱，以至於因此而亡國的原因，是左良玉一向驕傲不服從命令的緣故。二月，下詔將左良玉削職，戴罪立功，平賊贖罪。五月，張獻忠攻破南陽，隨即又攻破泌陽。左良玉到達南陽，賊軍逃離。良玉不收斂士卒，泌人從賊手脱

人脱於賊者，遇官軍無噍類。既而獻忠陷鄖西，掠地至信陽，屢勝而驕。良玉乃從南陽進兵，復大破之，降其衆數萬。獻忠中股，負重傷夜遁。而是時，李自成方殘襄城，圍良玉於郾城，幾陷。會陝西總督汪喬年出關，自成乃輟圍，與喬年戰襄陽城外。喬年軍盡覆，良玉不能救。帝既斬賀人龍以肅軍政，專倚良玉辦賊。

十五年四月，自成復圍開封，乃釋故尚書初薦良玉者侯恂於獄，起爲督師，發帑金十五萬犒良玉營將士，激勸之。良玉及虎大威、楊德政會師朱仙鎮，賊營西，官軍營北。良玉見賊勢盛，一夕拔營遁，衆軍望見皆潰。自成戒士卒待良玉兵過，從後擊之。官軍幸追者緩，疾馳八十里。賊已於其前穿塹深廣各二尋，環繞百里，自成親率衆遮於後。良玉兵大亂，下馬渡溝，僵仆溪谷中，趾其顛而過。賊從而蹂之，軍大敗，棄馬騾萬匹，器械無算，良玉走襄陽。帝聞良玉敗，詔恂拒河圖賊，而令良玉以兵來會。良玉畏自成，遷延不至。九月，開封以河决而亡，帝怒恂，罷其官，不能罪良玉也。開封既亡，自成無所得，遽引兵西，謀拔襄陽爲根本。

時良玉壁樊城，大造戰艦，驅襄陽一郡人以實軍，諸降賊附之，有衆二十萬。然親軍愛將大半死，而降人不奉約束，良玉亦漸衰多病，不復能與自成角矣。自成乘勝攻良玉，良玉退兵南岸，結水寨相持，以萬人扼淺洲。賊兵十萬争渡，不能遏。良玉乃宵遁，引其舟師，左步右騎而下。至武昌，從楚王乞二十萬人餉，曰：“我爲王保境。”王不應，良玉縱兵大

險者，遇上官軍也没有活下來。後來張獻忠攻破鄖西，占領的地盤到達信陽，因多次獲勝而驕傲。良玉便從南陽進兵，又大敗賊軍，收降他的兵衆數萬人。張獻忠大腿受傷，負重傷連夜逃走。而這個時候，李自成正摧毁襄城，在郾城圍住左良玉，幾乎攻破。遇上陝西總督汪喬年出關，李自成纔停止圍城，與汪喬年交戰於襄陽城外。喬年的軍隊全部覆滅，左良玉坐視不去援救。皇帝已斬賀人龍以整肅軍政，專門依賴左良玉處理剿賊軍事。

十五年四月，李自成又圍攻開封，纔從獄中釋放原尚書即初次舉薦左良玉的侯恂，起用他爲督師，發放帑金十五萬犒勞左良玉營中將士，以激勵他。良玉和虎大威、楊德政會師於朱仙鎮，賊軍在西扎營，官軍在北扎營。良玉見賊勢力强盛，一個夜晚拔營逃遁，衆軍望見都潰退。李自成命令士卒等良玉軍隊過去，再從後面攻擊。官軍僥幸追兵鬆緩，急速奔馳八十里。賊已經在他們的前面挖掘深寬各二尋的壕塹，環繞一百里，李自成親自率領軍隊在後遮攔。左良玉兵大亂，下馬渡溝，倒仆在溪谷中，踩着他們的頭逃過去。賊軍追擊踐踏，良玉軍隊大敗，丢棄馬騾一萬匹，器械不計其數，良玉逃往襄陽。皇帝聽説左良玉兵敗，詔令侯恂拒守黄河圖謀滅賊，而命令良玉率軍前來會合。良玉畏懼李自成，拖延不到。九月，開封因黄河决堤而毁，皇帝對侯恂發怒，罷免了他的官職，不能加罪於左良玉。開封已毁，李自成無所收獲，急忙率軍向西，圖謀攻破襄陽作爲基地。

當時左良玉在樊城修築壁壘，大造戰船，驅趕襄陽全郡之人充實軍隊，衆降賊依附於他，有二十萬人。但是親近之軍心愛之將大半戰死，而投降的人不遵奉指揮，良玉也漸漸衰弱多病，不能再與李自成對抗了。李自成乘勝進攻左良玉，良玉退兵到南岸，結成水寨與李自成對抗，用一萬人扼制水淺的沙洲。賊兵十萬争相渡水，不能遏止。良玉便連夜逃遁，率領他的水軍，左面步兵，右面騎兵順江而下。到達武昌，向楚王請求二十萬人的軍餉，説：“我替你保守邊境。”楚王

掠，火光照江中。宗室士民奔竄山谷，多爲土寇所害。驛傳道王揚基奪門出，良玉兵掠其貲，并及其子女。自十二月二十四日抵武昌，至十六年正月中，兵始去。居人登蛇山以望，叫呼更生，曰："左兵過矣！"良玉既東，自成遂陷承天，傍掠諸州縣。

當是時，降兵叛卒率假左軍號恣剽掠，蘄州守將王允成爲亂首，破建德，劫池陽，去蕪湖四十里，泊舟三山、荻港，漕艘鹽舶盡奪以載兵。聲言諸將寄帑南京，請以親信三千人與俱。南京諸文武官及操江都御史至陳師江上爲守禦，士民一夕數徙，商旅不行。都御史李邦華被召，道湖口，草檄告良玉，以危詞動之。而令安慶巡撫發九江庫銀十五萬兩，補六月糧，軍心乃定。邦華入見帝，論良玉潰兵之罪，請歸罪於王允成。帝乃令良玉誅允成，而獎其能定變。良玉卒留允成於軍中，不誅也。良玉留安慶久之，徐溯九江上。聞獻忠破湖廣，沉楚王於江，坐視不救。

八月，乃入武昌，立軍府招徠，下流粗定，分命副將吴學禮援袁州。江西巡撫郭都賢惡其淫掠，檄歸之，而自募土人爲戍守。會賊陷長沙、吉州，復陷袁州、岳州，良玉遣馬進忠援袁州，馬士秀援岳州。士秀率水師敗賊岳州城下，二城遂并復。時帝命兵部侍郎吕大器代侯恂爲總督，恂解任，中道逮下獄。良玉知其爲己故，心鞅鞅，與大器齟齬。賊連陷建昌諸府，大器無兵不能救，良玉亦不援。進忠與賊戰嘉魚，再失利，良玉軍遂不振。會獻忠從荆河入蜀，良玉遣兵追之，距荆州七十里。荆、襄諸賊因

不答應，良玉放縱軍隊大肆搶掠，火光照耀江中。宗室、官吏、百姓逃竄到山谷，多被土寇所害。驛傳道王揚基奪門出逃，良玉之兵掠奪他的資財，并連及他的子女。從十二月二十四日抵達武昌，到十六年正月中，軍隊纔離去。居民登上蛇山而望，呼喊慶幸再生，説："左兵過去了！"良玉向東去後，李自成便攻破承天，向周邊占領諸州縣。

此時，投降之兵、背叛之卒大都假藉左良玉軍隊任意剽劫掠奪，蘄州守將王允成爲亂軍之首，殘破建德，劫掠池陽，離蕪湖四十里，停泊船隻在三山、荻港，漕運船、鹽船全部掠奪以載軍隊。聲稱諸將寄托妻子兒女於南京，請求以親信三千人與他們在一起。南京衆文武官以及操江都御史以至於陳列軍隊在江上設防守禦，官吏平民一晚上多次遷徙，行商不敢出行。都御史李邦華被召見，取道湖口，草擬檄文告訴左良玉，用危言聳聽之詞打動他。而命令安慶巡撫調發九江庫銀十五萬兩，補充六月的軍糧，軍心纔安定下來。李邦華入京拜見皇帝，彈劾左良玉潰軍之罪行，請求歸罪於王允成。皇帝便命令左良玉誅殺王允成，而獎賞他能够安定軍隊變亂。良玉終究留下王允成在軍中，不予誅殺。良玉留在安慶很久之後，慢慢溯流上九江。聽説張獻忠攻破湖廣，沉楚王於江中，却坐視不救援。

八月，纔進入武昌，立軍府招撫，下游略微安定，命令副將吴學禮援救袁州。江西巡撫郭都賢憎惡他奸淫搶掠，傳文書讓其軍返回，而自己招募土人防守。適逢賊攻破長沙、吉州，又攻破袁州、岳州，左良玉派馬進忠援救袁州，馬士秀援救岳州。士秀率領水軍在岳州城下打敗賊軍，二城便一并恢復。當時皇帝命令兵部侍郎吕大器代替侯恂爲總督，侯恂解任，中途被逮捕下獄。良玉知道他爲了自己的緣故而獲罪，内心怏怏不樂，與吕大器矛盾抵觸。賊軍連續攻破建昌等府，吕大器無兵，不能相救，良玉也不救援。馬進忠與賊交戰於嘉魚，兩次失利，良玉的軍隊便不能重新振作。適遇張獻忠從荆河入蜀，良玉派兵追擊，距離荆州七十里。荆、襄諸路賊軍因李

自成入關，盡懈。良玉偵知，乃遣副將盧光祖上隨、棗、承德，而惠登相自均、房，劉洪起自南陽，掎賊後，收其空虛地以自爲功。

十七年三月，詔封良玉爲寧南伯，畀其子夢庚平賊將軍印，功成世守武昌。命給事中左懋第便道督戰，良玉乃條日月進兵狀以聞。疏入，未奉旨，聞京師被陷，諸將洶洶，以江南自立君，請引兵東下。良玉慟哭，誓不許。副將士秀奮曰："有不奉公令復言東下者，吾擊之！"以巨艦置炮斷江，衆乃定。

福王立，晋良玉爲侯，蔭一子錦衣衛正千户，且并封黄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爲諸鎮，俱蔭子世襲，而以上流之事專委良玉，尋加太子太傅。時李自成敗於關門，良玉得以其間稍復楚西境之荆州、德安、承天。而湖廣巡撫何騰蛟及總督袁繼咸居江西，皆與良玉善，南都倚爲屏蔽。

良玉兵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爲親軍，後五營爲降軍。每春秋肄兵武昌諸山，一山幟一色，山谷爲滿。軍法用兩人夾馬馳，曰"過對"。馬足動地殷如雷，聲聞數里。諸鎮兵惟高傑最强，不及良玉遠甚。然良玉自朱仙鎮之敗，精鋭略盡，其後歸者多烏合，軍容雖壯，法令不復相懾。良玉家殲於許州，其在武昌，諸營優娼歌舞達旦，良玉塊然獨處，無姬侍。嘗夜宴僚佐，召營妓十餘人行酒，履舄交錯，少焉左顧而咳，以次引出。賓客肅然，左右莫敢仰視。其統馭有體，爲下所服多此類。而是時，良玉已老且病，無中原意矣。

良玉之起由侯恂。恂，故東林

自成入關，全都懈怠。良玉偵察知之，便派副將盧光祖北上隨、棗、承德，而惠登相從均、房，劉洪起從南陽，箝制賊軍後路，收復其空虛之地作爲自己的功勞。

十七年三月，下詔封左良玉爲寧南伯，封給其子左夢庚平賊將軍印，功成之後，世代守武昌。命令給事中左懋第直接赴任督戰，左良玉便條陳日月進兵狀上報。奏疏入朝，没有奉旨，聽説京城被攻破，諸將議論紛紛，以江南自立爲君，請求率軍向東下行。左良玉慟哭，發誓不同意。副將馬士秀奮然説："有不遵從公令再説東下的，我將攻擊他！"用大船置炮遮斷長江，衆人纔安定下來。

福王即位，晋升左良玉爲侯，封蔭一子爲錦衣衛正千户，并且一同封黄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爲諸鎮，都封蔭其子世襲，而把長江上游的事務專門委托給左良玉，不久，加太子太傅。當時李自成在關門戰敗，良玉得以在其間隙稍稍恢復楚之西境的荆州、德安、承天。而湖廣巡撫何騰蛟以及總督袁繼咸居江西，都與良玉友善，南都倚憑爲屏蔽。

左良玉軍隊八十萬，號稱百萬，前五營爲親軍，後五營爲降軍。每到春秋檢閲軍隊於武昌等山，一山旗幟爲一種顔色，山谷駐滿軍隊。軍法用兩人夾馬奔馳，稱"過對"。馬蹄震動地面，響聲如雷，聲音傳聞數里。各鎮之兵衹有高傑最强，却趕不上左良玉，并且差得很遠。但是左良玉自從朱仙鎮戰敗，精鋭部隊大致喪失完，此後歸從的人多是烏合之衆，軍隊陣容雖然壯盛，法令再也不能威懾。良玉家人在許州被殺光，他在武昌，各營藝人歌舞達旦，良玉孤單地獨自居處，没有姬妾陪侍。曾經在晚上宴請屬吏，部下叫來營中歌妓十多人斟酒，男女雜坐，不拘禮節，一會兒，左良玉左顧咳嗽，女妓被依次帶出去。賓客恭敬嚴肅，左右之人不敢抬頭望。他統領有法式，爲部下所佩服多這類情况。而這時，良玉已老而且有病，没有北進中原的雄心了。

左良玉發迹是由於侯恂推薦。侯恂是故東林

也。馬士英、阮大鋮用事，慮東林倚良玉爲難，謾語修好，而陰忌之，築板磯城爲西防。良玉嘆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會朝事日非，監軍御史黄澍挾良玉勢，面觸馬、阮。既返，遣緹騎逮澍，良玉留澍不遣。澍與諸將日以清君側爲請，良玉躊躇弗應。亡何，有北來太子事，澍借此激衆以報己怨，召三十六營大將與之盟。良玉反意乃决，傳檄討馬士英，自漢口達蘄州，列舟二百餘里。良玉疾已劇，至九江，邀總督袁繼咸入舟中，袖中出密諭，云自皇太子，劫諸將盟，繼咸正辭拒之。部將郝效忠陰入城，縱火殘其城而去。良玉望城中火光，曰："予負袁公。"嘔血數升，是夜死。時順治二年四月也。諸將秘不發喪，共推其子夢庚爲留後。七日，軍東下，朝命黄得功渡江防剿。

黨人。馬士英、阮大鋮掌權，擔心東林黨倚重左良玉發難，謊言和好，而私下忌恨，築板磯城作爲西邊防禦工事。良玉嘆息説："現在西邊防禦誰，大概是防禦我罷了。"當時朝廷政事一天不如一天，監軍御史黄澍挾仗良玉的勢力，當面觸犯馬士英、阮大鋮。返回後，派遣緹騎逮捕黄澍，良玉留下黄澍不遣送。黄澍與諸將每日以清除君王身邊的奸臣相請求，良玉猶豫不答應。不久，有北面南來太子之事，黄澍藉此激怒衆人以報自己的怨恨，召集三十六營大將，與他們結盟。良玉謀反之意纔决定，傳布檄文討伐馬士英，從漢口到蘄州，排列戰船二百多里。良玉病已加劇，到達九江，邀請總督袁繼咸入船中，從袖中抽出密諭，説來自皇太子，劫持諸將盟誓，繼咸以嚴正之辭拒絶。部將郝效忠私下入城，放火殘毁其城而離開。良玉望見城中火光，説："我對不起袁公。"嘔血數升，在這個晚上死去。當時是順治二年四月。諸將保守秘密不發喪，共同推舉良玉之子左夢庚爲留後。七日，軍隊向東順江而下，朝廷命令黄得功渡江防禦剿亂。

初，夢庚自立，佯語繼咸至池州候旨。抵池，繼咸密以疏聞，道梗不得達。惠登相者，初爲賊，既降，爲良玉副將。諸軍自彭澤下，連陷建德、東流，殘安慶城，獨池州不破，貽書登相曰："留此以待後軍。"登相大詬曰："若此，則我反不如前爲流賊時矣，如先帥末命何！"檄其軍返。夢庚見黑旗船西上，索輕舸追及之，登相與相見大慟。以夢庚不足事，引兵絶江而去，諸將乃議旋師。時大清兵已下泗州，逼儀真矣。夢庚遂偕澍以衆降於九江。

當初，左夢庚自立，假裝告訴袁繼咸到池州等候聖旨。抵達池州，繼咸秘密以奏疏上報，道路阻塞不能送達。惠登相，初爲賊，降順後，作左良玉副將。衆軍從彭澤東下，連續攻破建德、東流，殘毁安慶城，衹有池州攻不下，送書信給登相説："留下它以等待後軍。"登相大駡説："如像這樣，則我反而不如先前作流賊之時了，怎麽對得起先帥的末命！"傳檄令其軍返回。夢庚見黑旗船向西溯流而上，索得輕便船追趕上登相，登相與他相見，放聲大哭。以夢庚不值得效勞，率領軍隊渡江離去，諸將纔商議回軍。當時大清軍隊已經攻下泗州，逼近儀真。夢庚便偕同黄澍率衆軍在九江投降清軍。

鄧玘

鄧玘，四川人。天啓初，從軍，積功得守備。安邦彦反，玘追賊織金，勇冠諸將。已，敗績河濱。魯欽敗殁，賊犯威清。玘夜斫營走賊，進都司僉書。討敗苗酋李阿二。自貴州

鄧玘，四川人。天啓初年，投身軍旅，積累戰功得到守備官。安邦彦造反，鄧玘追擊賊將織金，勇猛爲諸將之冠。後來，在河濱打了大敗仗。魯欽戰敗而死，賊進犯威清。鄧玘在晚上砍擊敵營，趕跑賊軍，升官都司僉書。又征討打敗

用兵，裨將楊明楷、劉志敏、張雲鵬并驍勇，不得爲大將，惟玘以功名聞。

崇禎初，屢遷四川副總兵，與侯良柱共斬安邦彦。京師有警，率六千人勤王，共復遵、永四城。加署都督僉事，世蔭千户。尋擢總兵官，鎮守遵化。戰喜峰口及洪山，并有功，進秩爲真。五年春，叛將亂登、萊，王洪等無功。玘自請行，命爲援剿總兵官，與洪及劉國柱禦賊沙河，戰相當。已而遁走，賊乘之，大敗。尋與諸將金國奇等復登、萊二城，録功進署都督同知。

玘戍遵化久，思歸。及登、萊事竣，復以爲言。會賊入河北，言者請令玘剿，玘怏怏而行。給事中范淑泰劾玘虐民，帝不問，旋遣近侍監其軍。玘至濟源，射殺王自用於善陽山，即賊紫金梁也。頃之，賊逼磁州，拒却之彭城鎮。與左良玉擊賊清池、柳莊，賊走林縣。玘部將楊遇春邀賊，中伏死。賊用其旗，并誘殺他將，自是輕玘。俄與良玉逐賊沙河，賊圍湯陰，玘被困土樵窩，良玉救乃免。已，共破賊官村、沁河、清化、萬善，移師畿南，敗賊白草關。賊犯平山，敗之紅子店、馬種川。賊遁青石嶺，敗之紅澗村、醉漢口。賊犯臨城，敗之魚桂嶺。

當是時，賊蔓河朔及畿南，天子特遣倪寵、王樸將京軍，而保定梁甫，河南左良玉、湯九州合玘軍足殄賊。群帥勢相軋，彼此觀望，托山深道岐以自解，莫利先入，賊遂由澠池南渡。而諸帥各有近侍爲中軍，事易掩飾，所報功多不以實也。十一月，賊南遁，玘追敗之澠池扣子山，至宜陽、盧氏而還。是月以玘爲保定

苗族首領李阿二。自從貴州發生戰争，裨將楊明楷、劉志敏、張雲鵬都很勇猛，却不能成爲大將，祇有鄧玘因戰功聞名。

崇禎初年，屢次升遷至四川副總兵，與侯良柱共同斬殺安邦彦。京城有危險，鄧玘率領六千人勤王，共克復遵、永四城。加官代理都督僉事，世代封蔭千户。不久，提升爲總兵官，鎮守遵化。作戰於喜峰口和洪山，都有戰功，進官階爲真都督僉事。五年春，叛將擾亂登、萊，王洪等没有戰功。鄧玘自己請求前行，任命爲援剿總兵官，與王洪和劉國柱抵禦賊軍於沙河，戰鬥不分勝負。後來悄悄逃走，賊軍乘勢進攻，大敗。不久，與諸將金國奇等恢復登、萊二城，記功進升爲代理都督同知。

鄧玘戍守遵化時間久，想返回。到登、萊戰争結束，又以返回上奏。恰逢賊軍入河北，進言者請求命令鄧玘剿賊，鄧玘怏怏不樂而行。給事中范淑泰彈劾鄧玘虐害百姓，皇帝不追究，隨即派近侍監督其軍。鄧玘到達濟源，在善陽山射死王自用，王自用就是賊紫金梁。不久，賊軍逼近磁州，在彭城鎮抵抗并且打退了敵人。與左良玉攻擊賊軍於清池、柳莊，賊逃往林縣。鄧玘部將楊遇春邀擊賊寇，中埋伏而死，賊用他的旗幟，并誘殺别的將領，從此輕視鄧玘。不久，與左良玉追逐賊軍於沙河，賊圍攻湯陰，鄧玘被困於土樵窩，良玉援救纔免於難。隨後，共同打敗賊軍於官村、沁河、清化、萬善，轉移軍隊於畿南，在白草關打敗賊軍。賊進犯平山，擊敗賊於紅子店、馬種川。賊逃往青石嶺，擊敗賊於紅澗村、醉漢口。賊進犯臨城，擊敗賊於魚桂嶺。

當這個時候，賊勢蔓延於河朔以及畿南，天子特别派遣倪寵、王樸率領京城軍隊圍剿，而保定梁甫，河南左良玉、湯九州會合鄧玘的軍隊足以消滅賊寇。然而群帥以勢互相傾軋，彼此觀望，托辭山深路岐以自我辯解，没有誰以先入爲利，賊便從澠池南渡。而諸帥各有近侍爲中軍，事情容易掩飾，所報戰功很多都不符實際。十一月，賊南逃，鄧玘追擊并在澠池扣子山打敗賊軍，一直追到宜陽、盧氏而回。這一月，以鄧玘

總兵官，代梁甫。

七年正月，以賊盡入鄖、襄，命玘援勦，解南漳圍。尋敗賊胡地冲，斬闖天王、九條龍、草上飛、抓山虎、雙翼虎。勦房縣、竹山、南漳賊，戰獅子崖、石漳山，斬一隻虎、滿天飛。已，擊賊洵陽乜家溝，連戰皆捷，獲首功一千有奇。八月，敘五峰山破賊功，進右都督。玘不善馭軍，軍心亦不附，噪於鄖西，玘渡河以避之，總督陳奇瑜犒慰乃定。奇瑜集諸將討竹山、竹溪諸賊，玘頻有功。十一月，賊大入河南，命玘援勦。

八年春，賊陷新蔡，知縣王信罵賊死，玘追敗賊羅山。是時，賊陷鳳陽，命玘自黄州速援安慶。及桐城被圍，玘竟不至。御史錢守廉劾玘勦賊羅山，殺良冒功，命總督洪承疇核之。四月，承疇至汝州，令玘戍樊城，防漢江。是月，部將王允成以剋餉鼓噪，殺其二僕。玘懼，登樓越墻墮地死。

玘由小校，大小數百戰，所向克捷。以久戍觖望，恣其下淫掠。大學士王應熊以鄉里庇之，玘益無所憚。其死也，人以爲逸罰云。

任保定總兵官，代替梁甫。

七年正月，因賊軍全部進入鄖、襄，命令鄧玘援助勦殺，解除南漳之圍。不久，打敗賊軍於胡地冲，斬殺闖天王、九條龍、草上飛、抓山虎、雙翼虎。勦殺房縣、竹山、南漳之賊，作戰於獅子崖、石漳山，斬殺一隻虎、滿天飛。隨後，擊賊於洵陽乜家溝，連續作戰都獲勝，獲首功一千有餘。八月，按規定等級以五峰山破賊之功論賞，進升右都督。鄧玘不善於駕馭軍隊，軍心也不歸附，在鄖西軍隊鼓噪，鄧玘渡河躲避，總督陳奇瑜犒勞慰問纔安定下來。陳奇瑜會集諸將討伐竹山、竹溪等地賊寇，鄧玘頻頻有戰功。十一月，賊軍大規模侵入河南，命令鄧玘援救征勦。

八年春，賊攻破新蔡，知縣王信罵賊而死，鄧玘追擊并擊敗賊於羅山。這時，賊攻破鳳陽，朝廷命令鄧玘從黄州迅速援救安慶。直到桐城被圍困，鄧玘竟然没有到達。御史錢守廉彈劾鄧玘在羅山勦賊，殺害良民冒功，命令總督洪承疇核實。四月，洪承疇到汝州，命令鄧玘戍守樊城，防守漢江。這一月，部將王允成因剋扣軍餉，軍隊鼓噪，殺其二僕。鄧玘懼怕，登樓越墻墜地而死。

鄧玘由小校，大小數百戰，所向獲勝。因久戍怨恨，縱容其部下奸淫搶掠。大學士王應熊因是同鄉之人而庇護他，鄧玘更加無所忌憚。他的死，人們認爲是逃脱了懲罰。

賀人龍

賀人龍，米脂人。初以守備隸延綏巡撫洪承疇麾下。崇禎四年，承疇受賊降，命人龍勞以酒，伏兵擊斬三百二十人。其冬，張福臻代承疇，遣人龍勦賊党雄，斬獲二百有奇。明年夏，從福臻擒賊孫守法。其秋，以所部援勦山西。六年春，與總兵尤世禄復遼州。已，敗賊垣曲、絳縣。進都司僉書。又連破賊水頭鎮、花池塞、湯湖村。會山西賊幾盡，乃還陝西。從巡撫陳奇瑜討平延川賊，俘斬一千

賀人龍，是米脂人。當初以守備官隸屬延綏巡撫洪承疇部下。崇禎四年，洪承疇接受賊兵投降，命令人龍以酒慰勞，伏兵擊斬三百二十人。這年冬，張福臻代替洪承疇，派人龍勦滅党雄之賊，斬獲二百有餘。第二年夏天，跟從張福臻擒獲賊寇孫守法。這年秋天，率領所部援助勦殺賊於山西。六年春天，與總兵尤世禄克復遼州。隨後，打敗賊於垣曲、絳縣。進升都司僉書。又連續破賊於水頭鎮、花池塞、湯湖村。恰逢山西賊幾乎勦盡，便返回陝西。跟從巡撫陳奇瑜討平延川賊，俘獲斬殺一千有餘。奇瑜提升爲總督，以

有奇。奇瑜擢總督，以人龍自隨。

人龍跟隨自己。

七年四月，擊賊隰州，擒剋天虎，進參將。奇瑜追賊鄖、襄、興、漢，人龍并有功。賊軼車箱峽，陷隴州西去，奇瑜遣人龍救之。甫入隴州，李自成復至，環攻。以人龍同里閈，遣其將高傑移書令反，人龍不報。固守兩月，左光先救至，圍始解。十二月，敗賊中莊。明年正月，鳳陽陷，總督洪承疇遣人龍馳救，敗賊睢州。進副總兵。承疇以陝西急，率人龍入關。商、洛賊馬光玉等薄西安，距大軍五十里。承疇命人龍入子午谷，邀賊之南；別將劉成功、王永祥邀賊之北；張全昌從咸陽繞興平東。賊以此不敢南遁，盡走武功、扶風，又渡渭走郿縣。承疇追至王渠鎮，賊方掠南山。人龍、成功等與戰，追奔三十里，至大泥峪，賊棄馬登山走。七月，高迎祥、張獻忠掠秦安、清水，人龍偕全昌破之張家川。已而失利，都司田應龍等死。八月，高傑降，承疇令人龍及游擊孫守法挾之趨富平，乘夜擊敗賊。人龍尋移守延綏。

七年四月，攻擊賊於隰州，擒獲剋天虎，賀人龍進升爲參將。奇瑜追擊賊於鄖、襄、興、漢，人龍都有功。賊越過車箱峽，攻破隴州向西竄去，奇瑜派人龍援救。剛入隴州，李自成又到，環城進攻。因與人龍是同鄉，便派其部下將領高傑送書信要他造反，人龍不回答。固守兩個月，左光先救兵到，纔解圍。十二月，在中莊打敗賊軍。第二年正月，鳳陽被攻破，總督洪承疇派人龍急馳救援，在睢州打敗賊軍。進升爲副總兵。承疇因陝西危急，率領人龍入關。商、洛賊馬光玉等迫近西安，距離大軍五十里。洪承疇命令人龍進入子午谷，截擊賊之南；其他將領劉成功、王永祥截擊賊之北；張全昌從咸陽繞過興平東。賊因此不敢向南逃，全部逃往武功、扶風，又渡過渭水逃到郿縣。洪承疇追到王渠鎮，賊正在搶掠南山。人龍、成功等與賊戰，追擊逃奔之賊三十里，到大泥峪，賊棄馬登山逃跑。七月，高迎祥、張獻忠劫掠秦安、清水，人龍偕同全昌在張家川擊破賊。隨後失利，都司田應龍等戰死。八月，高傑投降，洪承疇命令人龍和游擊孫守法挾持他奔向富平，乘夜擊敗賊軍。人龍不久移守延綏。

九年七月，從巡撫孫傳庭大破賊盩厔，擒迎祥。九月，惠登相等屯寶雞，承疇遣人龍等往擊，戰於賈家村。追奔，爲賊所截，川將曾榮耀等來援，敗去，人龍坐褫官立功。十年，小紅狼圍漢中，瑞王告急。承疇率人龍兵由兩當趨救，賊解去，詔復人龍官。徽、秦逸賊東趨平、鳳，人龍躡至柳林，不利。賊窺西安，人龍禦之，斬獲多。其冬，自成、登相入四川，承疇率人龍等往援。歲暮至廣元，賊已逼成都，自成別由松潘還陝右。

九年七月，跟從巡撫孫傳庭在盩厔大破賊軍，擒獲高迎祥。九月，惠登相等屯駐寶雞，承疇派人龍等前往攻擊，交戰於賈家村。追擊奔逃之賊，被賊所阻截，川將曾榮耀等前來救援，敗離，人龍因罪革除官職立功贖罪。十年，小紅狼圍攻漢中，瑞王求救。洪承疇率領賀人龍兵從兩當前往救援，賊解圍離去，下詔恢復人龍官職。徽、秦逃賊向東奔平、鳳，人龍跟從追至柳林，不利。賊窺視西安，人龍抵禦，斬殺俘獲很多。這年冬天，李自成、惠登相進入四川，洪承疇率領賀人龍等前往救援。年底到廣元，賊已逼近成都，李自成另由松潘返回陝右。

十一年，承疇督人龍等自階、文

十一年，洪承疇督人龍等將從階、文窮追賊

窮追，自成走入西羌界，人龍與曹變蛟等大戰二十七日。自成引殘卒入塞，竄山中，謀入四川，爲人龍及馬科所追。突漢中，扼於左光先。其黨祁總管降，自成幾滅。詳《變蛟傳》。其冬，京師戒嚴，擢人龍總兵官，帥師入衛。人龍所部多降賊，至山西而噪，尋撫定。抵京，與變蛟等奏捷於太平。明年事定，還陝西。其秋，張獻忠、羅汝才叛，謀入陝。人龍及副將李國奇等扼之興安，乃入川東。楊嗣昌檄陝西總督鄭崇儉率人龍、國奇軍會剿。十二月，人龍擊賊，大敗之。

十三年二月，與左良玉大破賊瑪瑙山，人龍得一千三百餘級，降賊將二十五人。六月，汝才、登相犯開縣，總兵鄭嘉棟擊之仙寺嶺，人龍擊之馬弱溪，共斬首一千二百。汝才、登相東西走，追之不能及。時賊盡集於川，監軍萬元吉令川將守巴、巫諸隘，人龍、國奇及楚將張應元、汪雲龍、張奏凱專主追擊。及應元軍入夔，營土地嶺，人龍逗留不至，諸軍遂大敗，人龍竟還陝。已而獻忠、汝才陷劍州，趨廣元，將從間道入漢中。人龍拒之陽平、百丈二關，賊乃退。十二月，嗣昌至重慶，三檄人龍會師，不至。

初，嗣昌惡左良玉，許人龍代爲平賊將軍。及戰瑪瑙山，良玉功第一，嗣昌語人龍姑待之。人龍大觖望，效良玉所爲，不奉約束，嗣昌亦不能制。賊陷瀘州而北，人龍屯小市廂，隔一水不擊。賊遂越成都走漢州德陽，人龍軍大噪而歸。

十四年三月，嗣昌卒，丁啓睿代，令人龍、國奇出當陽，擊敗自成於靈寶山中。人龍子大明戰歿。九

寇，李自成逃入西羌境，人龍與曹變蛟等人大戰二十七日。李自成率領殘兵入塞，逃竄到山中，圖謀入四川，被人龍和馬科所追擊。又突襲漢中，被左光先扼制。其黨羽祁總管投降，李自成幾乎滅亡。詳見《曹變蛟傳》。這年冬天，京城戒嚴，提升賀人龍爲總兵官，率軍入京守衛。人龍部下多投降之賊，到山西而噪動，不久安撫平定。到達京城，與變蛟等獻捷於太平。第二年事定，返回陝西。這年秋天，張獻忠、羅汝才背叛，圖謀入陝西。賀人龍以及副將李國奇等在興安扼守，便進入川東。楊嗣昌傳檄陝西總督鄭崇儉率領賀人龍、李國奇軍會合圍剿。十二月，賀人龍攻擊賊，大敗賊軍。

十三年二月，與左良玉大破賊於瑪瑙山，賀人龍得敵首級一千三百多顆，降服賊將二十五人。六月，羅汝才、惠登相侵犯開縣，被總兵鄭嘉棟攻擊於仙寺嶺，賀人龍攻擊於馬弱溪，共斬首一千二百人。羅汝才、惠登相分别朝東、西方向逃跑，追擊他們而不能趕上。當時賊全部會集在川，監軍萬元吉命令川將守巴、巫等隘道，人龍、國奇以及楚將張應元、汪雲龍、張奏凱專主追擊。到應元軍入夔，經營土地嶺，人龍逗留不到，諸軍便大敗，人龍竟然返回陝西。隨後張獻忠、羅汝才攻破劍州，奔往廣元，將從小路進入漢中。人龍在陽平、百丈二關抗拒，賊纔退去。十二月，楊嗣昌到重慶，三次傳檄賀人龍會師，人龍不到。

當初，楊嗣昌憎惡左良玉，答應人龍代替良玉爲平賊將軍。等到戰於瑪瑙山，良玉功勞第一，楊嗣昌告訴賀人龍姑且等待。人龍很怨恨，仿效左良玉所爲，不遵奉指揮，楊嗣昌也不能控制。賊攻破瀘州向北進攻，人龍屯駐小市廂，隔着一條河而不出擊，賊軍便越過成都奔漢州德陽，賀人龍的軍隊大聲呼噪而返。

十四年三月，楊嗣昌死去，丁啓睿代替他，命令賀人龍、李國奇出軍當陽，在靈寶山中打敗李自成。賀人龍之子賀大明戰死。九月，總督傅

月，總督傅宗龍統人龍、國奇軍出關，次新蔡，遇賊孟家莊。將戰，人龍先走，國奇戰不勝，亦走，宗龍遂歿。十五年正月，總督汪喬年出關擊賊，人龍及鄭嘉棟、牛成虎從。至襄城遇賊，復不戰走，喬年亦歿。帝大怒，欲誅之，慮其爲變，姑奪職，戴罪視事。及孫傳庭督師陝西，帝授以意。人龍駐咸陽虞禍，曉夜爲備。傳庭以人龍家米脂，其宗族多在賊中，未可輕發，在道佯上疏曰："人龍臣舊將，願貰其罪，俾從臣自效。"帝亦佯許之。人龍稍自安。傳庭至陝，密與巡撫張爾忠謀，以五月朔召人龍計事，數其罪斬之。其部將周國卿將精卒二百人與同黨魏大亨、賀國賢、高進庫等將逃還涇陽取其孥，與賊爲亂。爾忠遣參將孫守法先入涇陽，質其妻子。國卿窮，謀斬大亨等以降。爾忠密聞之大亨，遂斬國卿，函送其首。他部將高傑、高汝利、賀勇、董學禮等十四人俱仍故官，一軍乃定。

宗龍統領人龍、國奇的軍隊出關，駐扎於新蔡，遭遇賊軍於孟家莊。將要交戰，賀人龍却率先逃跑，國奇出戰，不勝，也逃跑，傅宗龍於是戰死。十五年正月，總督汪喬年出關打擊賊軍，賀人龍和鄭嘉棟、牛成虎跟隨。到襄城遇賊，又不戰而逃，汪喬年也戰死。皇帝大怒，想誅殺他，因擔心他叛亂，暫且奪去他的職務，戴罪處理軍務。到孫傳庭督師於陝西，皇帝把心意交授給他。賀人龍駐扎咸陽，預防罪禍，早晚防備。傳庭因人龍家在米脂，其宗族多在賊軍中，不可輕率發難，在路途中假裝上疏說："人龍是我的舊將，希望赦免他的罪，使他跟從我，自己立功。"皇帝也假裝同意。賀人龍稍稍自我安定。孫傳庭到陝，秘密與巡撫張爾忠謀劃，在五月初一召見人龍商議軍事，條數其罪而斬之。他的部將周國卿率領精兵二百人與同黨魏大亨、賀國賢、高進庫等將要逃回涇陽取其妻子兒女，與賊一起作亂。爾忠派參將孫守法先入涇陽，以其妻子兒女作人質。周國卿計窮，謀劃斬大亨等以降，爾忠秘密報信給魏大亨，於是斬殺周國卿，用函送上他的首級。其餘部將高傑、高汝利、賀勇、董學禮等十四人都仍然擔任原有官職，全軍纔安定下來。

高傑

高傑，米脂人。與李自成同邑，同起爲盜。崇禎七年閏八月，總督陳奇瑜遣參將賀人龍救隴州，被圍大困。自成令傑遺書約人龍反，不報。使者歸，先見傑，後見自成。比圍城兩月不拔，自成心疑傑，遣別部將往代，傑歸守營。自成妻邢氏趫武多智，掌軍資，每日支糧仗。傑過氏營，分合符驗。氏偉傑貌，與之通，恐自成覺，謀歸降。次年八月，遂竊邢氏來歸。洪承疇以付人龍，使其游擊孫守法挾以破賊，取立效爲信，自是傑常隸人龍麾下。十三年，張獻忠敗於瑪瑙山，竄興、歸界上，傑隨人龍及副將李國奇大敗之鹽井。

高傑，是米脂人。與李自成同縣，一同起事爲盜賊。崇禎七年閏八月，總督陳奇瑜派遣參將賀人龍援救隴州，被圍，非常困窘。李自成命令高傑送書邀約賀人龍反叛，人龍不答應。使者返回，先見高傑，後見李自成。等到圍城兩個月不能攻破，李自成心中懷疑高傑，派遣別部將領前往代替高傑，高傑回歸本營。李自成之妻邢氏勇健英武多智謀，掌握軍隊物資，每天支付糧草器仗。高傑經過邢氏軍營，分合符驗。邢氏看中高傑容貌偉岸，與他私通，恐怕李自成發覺，圖謀投降朝廷。次年八月，便偷偷帶邢氏歸降。洪承疇把他交付賀人龍，使其游擊孫守法挾同破賊，取立功作爲憑信，從此高傑常隸屬賀人龍部下。十三年，張獻忠在瑪瑙山戰敗，逃竄到興、歸界上，高傑隨從賀人龍以及副將李國奇在鹽井大敗

十五年，人龍以罪誅，命傑爲實授游擊。十月，陝西總督孫傳庭至南陽，自成與羅汝才西行逆之。傳庭以傑與魯某爲先鋒，遇於塚頭，大戰敗賊，追奔六十里。汝才見自成敗來救，繞出官軍後。後軍左勷望見賊，怖而先奔，衆軍皆奔，遂大潰，傑所亡失獨少。

十六年，進副總兵，與總兵白廣恩爲軍鋒，兩人皆降將也。廣恩鷙鷙，素不奉約束，而傑尤凶暴。朝廷以傑爲自成所切齒，故命隸傳庭辦賊。九月，從傳庭克寶豐，復郟縣。時官軍乘勝深入，乏食。降將李際遇通賊，自成帥精騎大至。傳庭問計於諸將，傑請戰，廣恩不可。傳庭以廣恩爲怯，廣恩不懌，引所部遁去。官軍接戰，陷伏中。傑登嶺上望之曰："不可支矣。"亦麾衆退。軍遂大奔，死者數萬。廣恩走汝州不救，傑乃隨傳庭走河北。已而自山西渡河，轉入潼關，廣恩已先至。十一月，自成攻關，廣恩力戰。而傑怨廣恩以寶豐之敗不救己，亦擁衆不肯救。廣恩戰敗，關遂破，傳庭被殺。自成破西安，據之。傑北走延安，賊將李過追傑。傑東走宜川，河冰適合，遂渡，入蒲津以守。賊至，冰解不得渡，乃免。廣恩既敗，走固原，爲賊將追及，遂以城降。十七年，進傑總兵。帝令總督李化熙率傑兵馳救山西，而蒲州、平陽已陷久，傑退至澤州，沿途大掠，賊遂薄太原。

京師陷，傑南走，福王封傑興平伯，列於四鎮，領揚州，駐城外。傑固欲入城，揚州民畏傑不納。傑攻城急，日掠厢村婦女，民益惡之。知府馬鳴騄、推官湯來賀堅守月餘。傑

張獻忠。

十五年，賀人龍因罪被誅，命令高傑爲實授游擊。十月，陝西總督孫傳庭到南陽，李自成與羅汝才向西行軍迎戰。孫傳庭以高傑與魯某爲先鋒，在塚頭遭遇，大戰，擊敗賊軍，追逐奔逃之賊六十里。羅汝才見李自成戰敗，前來救援，繞出官軍之後。後軍左勷望見賊，懼怕而先逃奔，衆軍都逃，於是軍隊大潰敗，獨高傑亡失的軍隊少。

十六年，進升爲副總兵，與總兵白廣恩爲軍隊先鋒，兩人都是降將。廣恩凶猛傲慢，一向不服從約束，而高傑尤其凶狠暴躁。朝廷因高傑是李自成痛恨的人，所以命他隸屬孫傳庭辦治剿賊事。九月，跟從孫傳庭攻克寶豐，恢復郟縣。當時官軍乘勝深入，缺乏糧食。降將李際遇私通賊，李自成率領精鋭騎兵大規模殺來。孫傳庭向諸將問計，高傑請求出戰，廣恩不同意。傳庭認爲廣恩膽怯，廣恩不高興，率領所部悄悄逃離。官軍接戰，陷入賊軍埋伏。高傑登上山嶺遥望，説："不能支撑了。"也指揮衆軍後退，軍隊於是大奔潰，死去的有數萬人。廣恩逃到汝州，不援救，高傑便隨孫傳庭逃往河北。隨後，從山西渡過黄河，轉入潼關，廣恩已經先到。十一月，李自成攻潼關，廣恩奮力作戰，而高傑因寶豐之戰不援救自己而怨恨廣恩，也擁持衆軍不肯救助。廣恩戰敗，潼關於是被攻破，孫傳庭被殺。李自成攻破西安，占據其地。高傑向北逃到延安，賊將李過追擊高傑，高傑向東逃到宜川，河冰恰好凝合，於是渡河，進入蒲津防守。賊軍到，冰融解不能渡河，纔罷去。廣恩戰敗之後，逃往固原，被賊將追上，於是以城投降。十七年，進升高傑爲總兵。皇帝命令總督李化熙率領高傑之兵急馳救援山西，而蒲州、平陽已陷落很久，高傑退到澤州，沿途大肆搶掠，賊軍於是迫近太原。

京城陷没，高傑向南逃，福王封高傑爲興平伯，列於四鎮，統領揚州，駐軍城外。高傑堅持想入城，揚州人民畏懼高傑，不接納。高傑攻城緊急，每天掠取近城鄉村婦女，人民更加憎惡他。知府馬鳴騄、推官湯來賀堅守一個多月。高

知不可攻，意稍怠。閣部史可法議以瓜州予傑，乃止。九月，命傑移駐徐州，以左中允衛胤文兼兵科給事中監其軍西討。徐州土賊程繼孔被擒至京師，乘李自成亂逃歸。十二月，傑擒斬之。加太子少傅，蔭一子，世襲錦衣僉事。

傑知不能攻，心意稍稍懈怠。閣部史可法商議把瓜州給高傑，亂纔停止。九月，命令高傑移軍駐扎徐州，以左中允衛胤文兼任兵科給事中監督其軍西征。徐州土賊程繼孔被擒獲送到京城，乘李自成亂逃回。十二月，高傑擒而斬之。加太子少傅，封蔭一子，世襲錦衣僉事。

初，傑伏兵要擊黄得功於土橋，得功幾不免，兩鎮遂相仇怨，事見《得功傳》。傑爭揚州時，可法頗爲所窘。至是，傑感可法忠，與謀恢復。議調得功與劉澤清二鎮赴邳、宿防河，傑自提兵直趨歸、開，且瞰宛、洛、荆、襄，以爲根本。遂具疏上之，語激切。且云："得功與臣猶介介前事。臣知報君雪耻而已，安能與同列較短長哉！"然得功終不欲爲傑後勁，而澤清尤狡橫難任。可法不得已，調劉良佐赴徐與傑爲聲援。

當初，高傑伏兵在土橋截擊黄得功，得功幾乎不能免於難，兩鎮便互相仇恨，事見《得功傳》。高傑爭奪揚州時，史可法多被他所困窘。到這時，高傑感嘆史可法忠心，與他圖謀恢復國土。商議調黄得功和劉澤清二鎮開赴邳、宿防河，高傑自己率軍直奔歸、開，并且瞰視宛、洛、荆、襄，以此作爲根本。於是詳細疏奏皇帝，話語激烈懇切。并且説："得功與我衹是小小的前嫌而已，我衹知道報答國君洗雪國耻而已，怎麽能與同朝官員較量長短呢！"然而得功終究不想作高傑的殿後有力支援，而劉澤清尤其狡猾驕横難以使任。史可法不得已，調劉良佐赴徐與高傑作爲聲援。

順治二年正月，傑抵歸德。總兵許定國方駐睢州，有言其送子渡河者。傑招定國來會，不應。復邀巡撫越其杰、巡按陳潜夫同往睢州，定國始郊逆。其杰諷傑勿入城，傑心輕定國，不聽，遂入城。十一日，定國置酒享傑。傑飲酣，爲定國刻行期，且微及送子事。定國益疑，無離睢意。傑固促之行，定國怒，夜伏兵傳炮大呼。其杰等急遁走，傑醉卧帳中未起，衆擁至定國所殺之。先是，傑以定國將去睢，盡發兵戍開封，所留親卒數十人而已。定國僞恭順，多選妓侍傑，而以二妓偶一卒寢。卒盡醉，及聞炮欲起，爲二妓所掣不得脱，皆死。明日，傑部下至，攻城，老弱無孑遺。定國走降大清軍。

順治二年正月，高傑抵達歸德。總兵許定國正駐守睢州，有人説他曾送兒子渡河。高傑招請許定國前來相會，定國不回應。又邀請巡撫越其杰、巡按陳潜夫共同前往睢州，許定國纔在郊外迎接。越其杰勸高傑不要入城，高傑心中輕視許定國，不聽從，於是入城。十一日，許定國擺設酒筵宴請高傑。高傑飲酒至興濃，與許定國决定出行日期，并且暗暗涉及送子之事。許定國更加懷疑，没有離開睢州之意。高傑堅持促使他出行，許定國發怒，晚上伏兵發炮大呼。越其杰等急忙悄悄逃跑，高傑醉卧帳中没有起身，衆人把他擁持到許定國處殺害。在此之前，高傑因許定國將要離開睢州，便全部發兵戍守開封，所留親兵衹有數十人而已。許定國假裝恭敬順從，多選妓女陪侍高傑，而用二妓女配一兵睡，親兵全都喝醉，等到聽見炮聲想要起身，被二妓女所牽扯，不能脱身，都被殺死。第二天，高傑的部下到達，攻城，城中老弱無留存者。許定國逃走投降了大清軍。

傑爲人淫毒，揚民聞其死，皆相賀。然是行也，進取意甚鋭，故時有惜之者。始朝廷許諸鎮與聞國是，故傑屢條奏救降賊者，及請釋武愫於獄，不允。復疏薦吴甡、鄭三俊、金光辰、姜埰、熊開元、金聲、沈正宗等。大抵其時武臣風尚多類此。傑死，贈太子太保，以其子元爵襲興平伯。

高傑爲人淫虐狠毒，揚州之民聽到他死去，都互相祝賀。然而這次出軍，進取之意很急切，所以當時有惋惜他的人。當初朝廷允許各鎮參與國家大事，所以高傑多次條奏救助降賊，及請求從獄中釋放武愫，朝廷不同意。又上疏舉薦吴甡、鄭三俊、金光辰、姜埰、熊開元、金聲、沈正宗等。大抵當時武臣風尚多與此類似。高傑死後，贈太子太保，以其子高元爵襲興平伯。

劉澤清

劉澤清，曹縣人。以將材授遼東寧、前衛守備，遷山東都司僉書，加參將。崇禎三年，大清兵攻鐵廠，欲據以絶豐潤糧道。援守三屯總兵楊肇基遣澤清來援，未至鐵廠一十五里，遇大兵，力戰，自辰至午不决。得濟師，轉戰至遵化，夾擊，遂得入城。叙功，加二級至副總兵。五年，以侵剋軍糧被劾，詔立功衝要地。六年，遷總兵。其冬，加左都督，恢復登州有功。八年，詔統山東兵防漕。九年，京師戒嚴，統兵入衛，令駐新城爲南北控扼，復命留守通州。加左都督、太子太師。

劉澤清，曹縣人。因有將材授予遼東寧、前衛守備，升任山東都司僉書，加官參將。崇禎三年，大清兵攻打鐵廠，想據此以斷絶豐潤糧道。援守三屯總兵楊肇基派遣劉澤清前來援救，未到鐵廠十五里，遭遇大軍，奮力作戰，從辰時至午時不决勝負。得到援軍，轉戰到遵化，夾擊大清兵，於是得以入城。按戰功授官，加二級官至副總兵。五年，因侵吞剋扣軍糧被彈劾，下詔讓他在衝要之地立功。六年，升任總兵。這年冬，加官左都督，恢復登州有戰功。八年，下詔統領山東兵防護漕運。九年，京城戒嚴，統領軍隊入京守衛，命令他駐扎新城作爲南北控扼，又命令留守通州。加官左都督、太子太師。

十三年五月，山東大饑，民相聚爲寇，曹、濮尤甚。帝命澤清會總兵楊御蕃兵剿捕之。八月，降右都督，鎮守山東防海。澤清以生長山東，久鎮東省非宜，請辭任。帝令整旅渡河，合諸鎮星馳援剿。

十三年五月，山東遭受大饑荒，人民相聚爲寇，曹、濮尤其嚴重。皇帝命令劉澤清會同總兵楊御蕃的軍隊剿捕賊寇。八月，降爲右都督，鎮守山東防禦海岸。劉澤清以生長於山東，久鎮東省不適宜，請求辭官。皇帝命令他整頓軍隊渡黄河，會合諸鎮星夜驅馳援助剿賊。

十六年二月，賊圍開封久，澤清赴援。以朱家寨去汴八里，提五千人南渡，倚河爲寨，疏水環之，欲以次結八寨達大堤，築甬道，饋餉城中。壁壘未成，賊來争。相持三日，互有殺傷。澤清即命拔營去，惶擾奔迸，士争舟，多溺死者。

十六年二月，賊圍困開封很久，劉澤清前往救援。在朱家寨離汴八里，率軍五千人南渡，憑倚黄河扎寨，疏通河水環繞，想依次結下八個營寨直達大堤，築甬道，送糧至城中。壁壘没有完成，賊軍前來争奪。相持三天，互有殺傷。劉澤清便命令拔寨離開，驚惶混亂奔涌逃散，軍士争船，很多人淹死。

澤清爲人性恇怯，懷私觀望。嘗妄報大捷邀賞賜，又詭稱墮馬被傷，

劉澤清爲人性格懦弱膽怯，内懷私心守持觀望。曾經虚妄上報大勝以邀賞賜，又假稱墜馬受

詔賚藥資四十兩。命赴保定剿賊，不從，日大掠臨清。率兵南下，所至焚劫一空。寇氛日急，給事中韓如愈、馬嘉植皆謀奉使南歸。如愈常劾澤清，過東昌，澤清遣人殺之於道，無敢上聞者。

京師陷，澤清走南都，福王以爲諸鎮之一，封東平伯，駐廬州。時武臣各占分地，賦入不以上供，恣其所用，置封疆兵事一切不問。與廷臣互分黨援，干預朝政，排擠異己，奏牘紛如，紀綱盡裂，而澤清所言尤狂悖。王初立，即援靖康故事，請以今歲五月改元，又請宥故輔周延儒助餉贓銀。都御史劉宗周劾諸將跋扈狀，澤清遂兩疏劾宗周，且曰："上若誅宗周，臣即卸職。"朝廷不得已，溫詔解之。又請禁巡按不得拏訪追贓，請法司嚴緝故總督侯恂及其子方域，朝廷皆曲意從之。

順治二年四月，揚州告急，命澤清等往援，而澤清已潛謀輸款矣。大清惡其反覆，磔誅之。

澤清頗涉文藝，好吟咏。嘗召客飲酒唱和。幕中蓄兩猿，以名呼之即至。一日，宴其故人子，酌酒金甌中，甌可容三升許，呼猿捧酒跪送客。猿狰獰甚，客戰掉，逡巡不敢取。澤清笑曰："君怖耶?"命取囚撲死堦下，剜其腦及心肝，置甌中，和酒，付猿捧之前。飲釂，顔色自若。其凶忍多此類。

祖寬

祖寬，遼東人。少有勇力。給侍祖大壽家，從軍有功，累官寧遠參將。部卒多塞外降人，所向克捷。

崇禎五年七月，叛將李九成等圍萊州急，詔發關外兵討之。寬與靳國臣、祖大弼、張韜率兵抵昌邑。巡撫

傷，下詔贈給藥資四十兩。命令他奔赴保定剿賊，不聽從，每天大掠臨清。率兵南下，所到之處焚毁搶劫一空。賊寇形勢一天天緊急，給事中韓如愈、馬嘉植都圖謀奉使歸往南方。韓如愈常常彈劾劉澤清，經過東昌，劉澤清派人在途中把他殺死，没有人敢上報。

京城被攻破，劉澤清逃往南都，福王把他封爲諸鎮之一，賜封東平伯，駐軍廬州。當時武臣各自占領分地，賦税收入不用以供奉朝廷，而任意使用，置封疆戰争之事一切不過問。與朝廷之臣互相分立黨援，干預朝政，排擠異己力量，奏書紛紛而上，朝廷紀綱全部破裂，而劉澤清所奏言尤其狂妄悖謬。福王初立，便援用靖康舊例，請求在當年五月改元，又請求原宥舊輔臣周延儒助餉贜銀。都御史劉宗周彈劾諸將專横跋扈的情狀，劉澤清便兩次上疏彈劾劉宗周，并且説："皇上如果誅宗周，我便卸職。"朝廷不得已，衹得以温和的詔書排解。又請求禁止巡按不得捉拿查訪追索貪贜，請求司法官緊急緝捕故總督侯恂以及其子侯方域，朝廷都委曲心意聽從其請。

順治二年四月，揚州告急，命令劉澤清等人前往援救，而劉澤清已經暗中謀劃投誠了。大清憎惡其反覆無常，以磔刑殺之。

劉澤清多涉獵文藝，喜好吟咏。曾經召請客人飲酒作詩唱和。幕府中畜養兩隻猿，用所取名字叫它便會到來。一天，宴享故人之子，酌酒於金甌中，甌可以容納三升左右，叫猿捧酒跪着送給客人。猿狰獰得很，客人顫抖，猶豫不敢取酒。澤清笑着説："君害怕嗎?"命令取囚犯在階下打死，剜取其腦和心肝，放置在甌中，和上酒，交給猿捧上前。飲盡，面不變色。其凶狠殘忍多與此類似。

祖寬，遼東人，少年時便有勇力。侍奉祖大壽家，從軍有戰功，累積功勞官至寧遠參將。部下多是塞外降順之人，所向克敵制勝。

崇禎五年七月，叛將李九成等圍攻萊州，形勢緊急，下詔調發關外軍隊征討。祖寬與靳國臣、祖大弼、張韜率兵抵達昌邑。巡撫朱大典截

朱大典獲賊書，約寬等爲内應，以示寬等，皆誓滅賊以自明，乃用寬、國臣爲前鋒。寬至沙河與賊遇，衆寡不敵，稍却。會國臣至，拔刀大呼直前，寬、大弼、韜咸殊死戰，大敗賊兵，逐北抵城下，立解萊州圍。是月晦，進兵黄縣。賊傾巢出戰，寬等復大敗之，遂與劉澤清等築長圍以困登州。明年二月，賊始平。語詳《大典傳》。寬以解圍功，進都督僉事。再叙功，世蔭外衛副千户，進副總兵。

獲賊文書，約祖寬等爲内應。大典以書示祖寬等人，大家都發誓消滅賊兵以自明，便使用祖寬、靳國臣爲前鋒。祖寬到達沙河與賊遭遇，衆寡不能抵敵，稍稍後退。恰值靳國臣到，便拔刀大呼直往前衝。祖寬、祖大弼、張韜都拼死作戰，大敗賊兵，追逐敗逃之兵直抵城下，立即解除了萊州的圍困。這一月月末，進兵黄縣。賊軍傾巢出戰，祖寬等人又大敗賊，於是與劉澤清等人築長圍以困登州。第二年二月，賊亂纔平定。語詳見《朱大典傳》。祖寬因解圍之功，進升都督僉事。再按功授官，世代封蔭外衛副千户，進升副總兵。

八年秋，命爲援勦總兵官，督關外兵三千討流賊。十月至河南，巡撫陳必謙、監紀推官湯開遠令與左良玉抵靈寶，至則挫張獻忠於焦村。無何，高迎祥、李自成至，與獻忠合攻閿鄉。寬赴救，賊解而趨靈寶，斷良玉、寬軍不相應，遂東陷陝州，攻洛陽。良玉、寬至，迎祥、自成、獻忠皆走。良玉追迎祥，而寬分擊獻忠，夜督副將祖克勇等趨葛家莊，黎明遇賊，大破之。賊奔嵩縣九皋山，寬伏二軍於山溝誘之。賊趨下，伏發，斬馘九百有奇。尋與副將劉肇基、羅岱遇賊汝州圪料鎮，復大敗賊，伏尸二十餘里，斬馘千六百有奇。獻忠憤，合迎祥、自成兵，與寬戰龍門、白沙，截官軍爲二。寬自斷後，士卒殊死鬥，自晨至夜分，復大捷，斬馘一千有奇。迎祥、自成乃走窺光州，寬督副將李輔明躡其後。賊走攻確山，寬等馳救，大破之，斬馘五百八十有奇。自成等遂東走廬州，攻圍七晝夜。明年正月，寬等至，賊奔全椒，遂圍滁州。南京太僕卿李覺斯、知州劉大鞏力禦之。而寬等軍至，奮擊大呼，諸軍無不一當百，自晨至晡，賊大敗。從城東五里追至關山之

八年秋，任命祖寬爲援勦總兵官，督率關外兵三千人征討流賊。十月到達河南，巡撫陳必謙、監紀推官湯開遠命令與左良玉抵達靈寶，到達後便在焦村挫敗張獻忠。不久，高迎祥、李自成到達，與張獻忠合軍進攻閿鄉。祖寬前往救援，賊軍解圍而奔往靈寶，截斷左良玉、祖寬的軍隊，彼此不相呼應，於是賊軍向東攻破陝州，進攻洛陽。左良玉、祖寬軍到，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都逃跑了。左良玉追擊高迎祥，而祖寬分兵攻擊張獻忠，連夜督率副將祖克勇等奔往葛家莊，黎明時遇上賊軍，大破敵人。賊逃到嵩縣九皋山，祖寬埋伏二軍在山溝中然後誘敵。賊奔下山溝，伏兵發起，斬敵首九百有餘。不久與副將劉肇基、羅岱在汝州圪料鎮遭遇賊軍，又大敗賊軍，尸伏於地達二十多里，斬獲敵一千六百有餘。張獻忠憤恨，會合高迎祥、李自成的軍隊，在龍門、白沙與祖寬交戰，把官軍截成二段。祖寬親自斷後，士卒拼命戰鬥，從晨時至半夜，又獲大勝，斬敵一千有餘。高迎祥、李自成便奔逃窺視光州，祖寬督率副將李輔明緊追其後。賊馳軍攻打確山，祖寬等奔馳前往救援，大破敵人，斬獲五百八十有餘。李自成等便向東奔往廬州，圍攻七個晝夜。第二年正月，祖寬等軍到，賊奔逃到全椒，於是圍攻滁州。南京太僕卿李覺斯、知州劉大鞏竭力抵禦。而祖寬等人兵到，奮起攻擊，大聲吶喊，衆軍無不以一當百。從晨時到申時，賊軍大敗。從城東五里追到關山

朱龍橋，横尸枕藉，水爲不流。二月，又從總理盧象昇破賊七頂山，殲自成精卒殆盡。象昇移軍南陽，命寬備鄧州。會賊渡漢江，入鄖、襄，餘衆三萬匿内鄉、淅川山中。象昇命寬與祖大樂等入山搜討。

的朱龍橋，横卧死尸到處都是，水因尸體堵塞而不流動。二月，又跟從總理盧象昇破賊於七頂山，幾乎把李自成的精兵全部殲滅。盧象昇轉移軍隊到南陽，命令祖寬守備鄧州。遇上賊軍渡過漢江，進入鄖、襄，其餘的賊軍三萬人藏匿在内鄉、淅川山中。盧象昇命令祖寬與祖大樂等人入山搜查征討。

邊軍强憨，性異他卒，不可以法繩。往時官軍多關中人，與賊鄉里，臨陣相勞苦，拋生口，棄輜重，即縱之去，謂之“打活仗”。邊軍不通言語，逢賊即殺，故多勝。然所過焚廬舍，淫婦女，恃功不戢；又利野戰，憚搜山；且見賊遠竄，非旬朔可定，自以爲客將，無持久心。寬卒方過河，噪而逸。象昇激勸再三，始聽命。至黨子口，仍按甲不行。而總兵李重鎮素恇怯，冀卸責，衆益思歸。象昇乃力陳入山搜剿之難，請令寬、重鎮赴關中討賊。會總督洪承疇亦請之，寬等遂移軍陝西，隸承疇麾下。八月，京師被兵，召入衛。録滁州功，進右都督，賚銀幣。事定，命赴寧遠協守。

邊地的軍隊强健直爽，性格與别的軍隊不同，不能用法制來管束。過去官軍多關中人，與賊同鄉，臨陣交鋒互相問候，拋捨牲口輜重，便放他離開，叫做“打活仗”。邊地軍隊與賊言語不通，遇賊就殺，所以多次獲勝。但是經過的地方焚燒房屋，奸淫婦女，依恃戰功不守紀律；又善於野戰，害怕搜山；并且見賊軍遠逃，非短時間能够平定，自認爲是客將，没有持久作戰之心。祖寬的軍隊剛剛過河，便騷動而逸散。盧象昇激勵再三，纔聽命。到達黨子口，仍然按兵不行動。而總兵李重鎮一向膽小懼怕，希望卸除其責，軍衆更想返歸。盧象昇便竭力陳説入山搜剿的困難，請求命令祖寬、李重鎮開赴關中討伐賊軍。遇上總督洪承疇也提出這一請求，祖寬等人便轉移軍隊到陝西，隸屬於洪承疇指揮。八月，京城遭受賊軍進攻，召令祖寬入京守衛。按滁州戰功封賞，進升爲右都督，贈送銀幣。戰事安定下來，命令祖寬開赴寧遠協助防守。

十一年冬，詔寬率師援畿輔。及山東告急，寬逗遛。明年正月，濟南失守，褫職被逮，坐失陷藩封，竟棄市。

十一年冬天，下詔令祖寬率軍援救畿輔。到山東求救時，祖寬逗留不前。第二年正月，濟南失守，祖寬被奪職逮捕，因犯失陷藩封罪，竟被殺。

寬敢戰有功，稱驍將。性剛使氣，不爲文吏所喜，卒致大辟，莫爲論救。

祖寬作戰勇敢有軍功，人稱勇將。性格剛烈任性，不被文官所喜歡，終究招致殺身之罪，没有誰出言救援。

贊曰：左良玉以驍勇之材，頻殲劇寇，遂擁强兵，驕亢自恣，緩則養寇以貽憂，急則棄甲以致潰。當時以不用命罪諸將者屢矣，而良玉偃蹇僨事，未正刑章，姑息釀患，是以卒至稱兵犯闕而不顧也。高傑、祖寬皆剛

贊曰：左良玉憑着勇猛善戰的才能，多次殲滅厲害的賊寇，於是把持强兵，高傲放縱，不受約束，和緩時便縱容盜寇而留下禍患，緊急時便棄甲逃跑而造成軍隊潰敗。當時以不聽從命令懲治諸將的事多次發生，而左良玉傲慢敗事，未能使刑法端正，姑息而造成禍患，因此終至舉兵侵

悍難馴，恃功不戢，而傑尤爲凶驁。然傑被戕於銳意進取之時，寬受誅於力戰赴援之後，死非其罪，不能無遺憾焉。

犯京城而不顧。高傑、祖寬都剛烈强悍難以馴服，依仗戰功而不收斂，而高傑尤其凶狠傲慢。然而高傑在鋭意進取之時被殺戮，祖寬在奮力作戰奔赴救援之後被誅殺，被殺之由與其罪不相當，不能没有遺憾。



明史卷二百七十四

列傳第一百六十二

史可法 任民育(等) 何剛(等) 高弘圖 姜曰廣 周鑣 雷縯祚

史可法

史可法，字憲之，大興籍，祥符人。世錦衣百户。祖應元舉於鄉，官黄平知州，有惠政。語其子從質曰："我家必昌。"從質妻尹氏有身，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以孝聞。舉崇禎元年進士，授西安府推官，稍遷户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

八年，遷右參議，分守池州、太平。其秋，總理侍郎盧象昇大舉討賊。改可法副使，分巡安慶、池州，監江北諸軍。黄梅賊掠宿松、潛山、太湖，將犯安慶，可法追擊之潛山天堂寨。明年，祖寬破賊滁州，賊走河南。十二月，賊馬守應合羅汝才、李萬慶自鄖陽東下。可法馳駐太湖，扼其衝。

十年正月，賊從間道突安慶石牌，尋移桐城。參將潘可大擊走賊，賊復爲廬、鳳軍所扼，回桐城，掠四境。知縣陳爾銘嬰城守，可法與可大剿捕。賊走廬江，犯潛山，可法與左良玉敗之楓香驛，賊乃竄潛山、太湖山中。三月，可大及副將程龍敗歿於宿松。賊分其黨摇天動别爲一營，而合八營二十餘萬衆，分屯桐城之練潭、石井、陶冲。總兵官牟文綬、劉良佐擊敗之挂車河。

史可法，字憲之，大興籍貫，祥符人。世代爲錦衣百户。祖父史應元鄉試中舉，授官黄平知州，有仁惠之政。對其子史從質説："我家必定昌盛。"史從質妻尹氏有身孕，夢見文天祥進入其屋舍，生史可法。以孝順聞名。考中崇禎元年進士，授予西安府推官，稍稍升遷爲户部主事，歷任員外郎、郎中。

崇禎八年，升任右參議，分守池州、太平。這年秋天，總理侍郎盧象昇大規模征討賊軍，改任史可法爲副使，分别巡視安慶、池州，監督江北諸路軍。黄梅賊軍劫掠宿松、潛山、太湖，將要侵犯安慶，史可法追擊賊於潛山天堂寨。第二年，祖寬破賊於滁州，賊逃往河南。十二月，賊軍馬守應會合羅汝才、李萬慶從鄖陽向東下行，史可法急馳駐扎太湖，扼制其要衝。

十年正月，賊軍從小路突破安慶石牌，不久移軍桐城。參將潘可大攻擊趕跑賊軍，賊又爲廬、鳳軍所扼制，回到桐城，搶掠四境。知縣陳爾銘抵抗守城，史可法與潘可大剿捕。賊軍逃奔廬江，進犯潛山，史可法與左良玉敗之於楓香驛，賊便逃竄潛山、太湖山中。三月，潘可大以及副將程龍在宿松戰敗而死。賊分其黨羽摇天動另外爲一營，而會合八營二十多萬衆，分别屯守桐城的練潭、石井、陶冲。總兵官牟文綬、劉良佐於挂車河擊敗他們。

當是時，陝寇聚漳、寧，分犯岷、洮、秦、楚、應、皖，群盜遍野。總理盧象昇既改督宣、大，代以王家禎，祖寬關外兵亦北歸。未幾，上復以熊文燦代家禎，專撫賊。賊益狂逞，盤牙江北，南都震驚。七月，擢可法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羅田，湖廣之蘄州、廣濟、黄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諸縣，提督軍務，設額兵萬人。賊已東陷和州、含山、定遠、六合，犯天長、盱眙，趨河南。可法奏免被災田租。冬，部將汪雲鳳敗賊潛山，京軍復連破老回回舒城、廬江，賊遁入山。時監軍僉事湯開遠善擊賊，可法東西馳禦，賊稍稍避其鋒。十一年夏，以平賊逾期，戴罪立功。

當時，陝西賊寇聚集在漳、寧，分軍進犯岷、洮、秦、楚、應、皖，群盜遍布各地。總理盧象昇已改督軍宣、大，以王家禎代替，祖寬關外之兵也回歸北方。不久，皇上又以熊文燦代替王家禎，專門招撫賊寇。賊軍更加猖狂逞威，盤據在江北，南都震恐驚慌。七月提升史可法任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府，以及河南的光州、光山、固始、羅田，湖廣的蘄州、廣濟、黄梅，江西的德化、湖口等縣，提督軍務，設立限額兵一萬人。賊軍已向東攻陷和州、含山、定遠、六合，進犯天長、盱眙，趨向河南。史可法奏請免除遭受災害之地的田租。冬季，部將汪雲鳳戰敗賊軍於潛山，京軍又連續擊破老回回於舒城、廬江，賊軍逃入山中。當時監軍僉事湯開遠善於打擊賊軍，史可法向東向西馳軍抵禦敵人，賊稍稍躲避其鋒芒。十一年夏天，因平定賊軍超過期限，戴罪立功。

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爍爍有光。廉信，與下均勞苦。軍行，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禦，以故得士死力。連敗賊英山、六合，順天王乞降。十二年夏，丁外艱去。服闋，起户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淮安、揚州，劾罷督糧道三人，增設漕儲道一人，大浚南河，漕政大厘。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因武備久弛，奏行更新八事。

史可法短小精悍，面貌黑，雙目爍爍有光。清廉守信用，與部下同甘共苦。軍隊出行，將士不吃飽自己不先吃，没有發放衣服自己不先穿，因此得到將士的拼死作戰。連續擊敗賊軍於英山、六合，順天王請求投降。十二年夏天，服父親之喪離職。服滿回朝，起用爲户部右侍郎兼任右僉都御史。代替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淮安、揚州，彈劾罷免督糧道官三人，增設漕儲道官一人，大力疏浚南河，漕政得到大的整治。官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軍機事務。因軍備廢弛已久，奏請執行更新措施八件事。

十七年四月朔，聞賊犯闕，誓師勤王。渡江抵浦口，聞北都既陷，縞衣發喪。會南都議立君，張慎言、吕大器、姜曰廣等曰："福王由崧，神宗孫也，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常淓，神宗侄也，賢明當立。"移牒可法，可法亦以爲然。鳳陽總督馬士英潛與阮大鋮計議，主立福王，咨可法，可法以

十七年四月初一，聽説賊軍進攻京城，史可法誓師援救王朝。軍隊渡江抵達浦口，聽到北都已被攻破，便身披白衣發喪。適逢南都商議擁立國君，張慎言、吕大器、姜曰廣等説："福王朱由崧，是神宗的孫子，按倫禮順序應當擁立，但有七條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潞王朱常淓，是神宗的侄兒，賢能明達應當擁立。"送公文給史可法，可法也認爲對。鳳陽總督馬士英暗中與阮大鋮計議，主張擁立福王，咨詢史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訴

七不可告之。而士英已與黄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送福王至儀真，於是可法等迎王。五月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内守備府。群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毋避，宜正受。"既朝，議戰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報仇之義。"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監國事。張慎言曰："國虚無人，可遂即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來若何?"誠意伯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復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日，王監國，廷推閣臣，衆舉可法、高弘圖、姜曰廣。孔昭攘臂欲并列，衆以本朝無勛臣入閣例，遏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議起廢，推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舉大鋮，可法曰："先帝欽定逆案，毋復言。"越二日，拜可法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士英、弘圖并命。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乃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

當是時，士英旦夕冀入相。及命下，大怒，以可法七不可書奏之王。而擁兵入覲，拜表即行。可法遂請督師，出鎮淮、揚。十五日，王即位。明日，可法陛辭，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士英即以是日入直，議分江北爲四鎮。東平伯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總兵官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總兵官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靖南伯黄得功轄滁、和，駐廬

他。而馬士英已經與黄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送福王到儀真，於是史可法等迎接福王。五月初一，福王拜謁孝陵、奉先殿，出居於内守備府。群臣入内朝見，福王羞慚想要躲避。史可法説："王不必躲避，應該正式接受。"朝拜結束，商議戰守之事。史可法説："王應該穿上素服駐扎郊外，調發軍隊北征，向天下之人表示必定報仇之意。"福王連聲答應。第二天再次朝拜，出令議論監國之事。張慎言説："國家空虚没有人主，可以現在就即帝位。"史可法説："太子存亡不知，如果南來怎麽辦?"誠意伯劉孔昭説："今日已經確定，誰敢再更换?"史可法説："慢慢再説。"便退朝。又過了一天，福王監國，當廷推舉閣臣，衆人推舉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孔昭激奮想要并列閣臣，衆人認爲本朝没有勛臣入閣的先例，遏止他。孔昭勃然發怒説："即使我不可，馬士英有什麽不可?"於是都推舉馬士英。又商議起用已被貶黜的官吏，推舉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劉孔昭推舉阮大鋮，史可法説："先帝欽定叛逆案，不要再説。"過了兩日，拜授史可法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馬士英、高弘圖一并受命。史可法仍然掌管兵部事務，馬士英仍然在鳳陽督師。於是制定京城營建制度，如同北都的舊日典制，侍衛以及錦衣衛等軍隊，全部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以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再設置，以杜絶告密，安定人心。

當時，馬士英隨時希望入内任相，等到命令下達，大怒，把史可法七不可書進獻福王。而自己擁兵進京朝覲，上奏章後便起程。史可法便請求督軍，出京鎮守淮、揚。十五日，福王即位。第二天，史可法上殿辭别皇帝，加封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馬士英便在這一天入宫供職，商議分江北爲四鎮。東平伯劉澤清管轄淮、海，駐軍淮北，經營管理山東一路。總兵官高傑管轄徐、泗，駐軍泗水，經營管理開、歸一路。總兵官劉良佐管轄鳳、壽，駐軍臨淮，經營管理陳、杞一路。靖南伯黄得功管轄滁、和，駐軍廬州，經營管理光、固一路。史可法啓

州，經理光、固一路。可法啓行，即遣使訪大行帝后梓宫及太子二王所在，奉命祭告鳳、泗二陵。

行，便派遣使者訪求大行帝后的棺材和太子二王在何處，奉命祭告鳳、泗二陵。

可法去，士英、孔昭輩益無所憚。孔昭以慎言舉吴甡，嘩殿上，拔刀逐慎言。可法馳疏解，孔昭卒扼甡不用。可法祭二陵畢，上疏曰："陛下踐阼初，祗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泗、鳳蒿萊滿目，鷄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處深宫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膺圖受籙，則念先帝之集木馭朽，何以忽遘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儉克勤，何以卒隳大業。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將默佑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略，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投簪，豪傑裹足，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答之。

史可法離開後，馬士英、劉孔昭等人更加無所畏懼。孔昭因張慎言舉薦吴甡，在殿上喧嘩，拔刀驅逐張慎言。史可法飛馳上疏調解，劉孔昭終究扼制吴甡不使用。史可法祭告二陵結束，上疏說："陛下即位之初，祇是拜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之人爲之感動。如果親自拜謁二陵，親自見到泗、鳳雜草荒凉滿目，鷄犬寂然無聲，將會更加悲憤。希望能慎終如始，不變心迹，居處深宫大厦，便想到東北諸陵墓魂魄不安寧；享用美食大庖，便想到東北諸陵墓麥飯没有擺陳；得國嗣位，便想到先帝治國的艱難，爲什麽忽然之間遭到危亡；早朝完畢，便想到先帝克勤克儉，爲什麽終究毁墜帝業。戰戰兢兢警惕激勵，没有任何時候怠慢荒廢，二祖列宗將會暗中保佑中興。如果安樂地偏處東南，不考慮長遠謀略，賢人與奸臣分辨不清，威武決斷不威靈，老成之臣棄官隱去，豪傑之人裹足不前，祖宗怨恨哀痛，天命暗中轉移，東南這一個角落便不可保全。"福王嘉許而回答他。

得功、澤清、傑争欲駐揚州。傑先至，大殺掠，尸横野。城中恟懼，登陴守，傑攻之浹月。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良佐軍，亦被攻。朝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澤清皆聽命。乃詣傑。傑素憚可法，可法來，傑夜掘坎十百，埋暴骸。旦日朝可法帳中，辭色俱變，汗浹背。可法坦懷待之，接偏裨以温語，傑大喜過望。然傑亦自是易可法，用己甲士防衛，文檄必取視而後行。可法夷然爲具疏，屯其衆於瓜洲，傑又大喜。傑去，揚州以安，可法乃開府揚州。

黄得功、劉澤清、高傑争着要駐軍揚州。高傑先到，大肆殺人搶掠，尸横遍地。城中恐懼，登城保守，高傑攻打一個月。劉澤清也大肆搶掠淮上。臨淮不接納劉良佐軍隊，也遭受攻擊。朝廷命令史可法前往調解，黄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都聽從命令。便去見高傑。高傑一向害怕史可法，可法前來，高傑連夜挖掘百十個坑，掩埋暴露的尸骸。第二天早晨到史可法帳中朝見，言辭和臉色都改變了，汗流浹背。史可法以誠懇的胸懷對待他，接見偏將裨將，温和交談，高傑大喜過望。然而高傑也從此輕視史可法，用自己的甲士作防衛，文書必定取而視之然後纔執行。史可法坦然爲他一一疏奏，讓他的部下屯扎在瓜洲，高傑又大喜。高傑離去，揚州纔安定下來，史可法纔開府於揚州。

六月，大清兵擊敗賊李自成，自成棄京師西走。青州諸郡縣争殺僞

六月，大清軍隊擊敗李自成的賊軍，李自成拋棄京城向西逃走。青州等郡縣争着殺僞官，占

官，據城自保。可法請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開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以監紀推官應廷吉領其事。八月，出巡淮安，閱澤清士馬。返揚州，請餉爲進取資。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邇者人才日耗，仕途日淆，由名心勝而實意不修，議論多而成功少。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仇。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有摭拾浮談、巧營華要者，罰無赦！"王優詔答之。

據城池自我保衛。史可法請求頒發監國、即位二詔，以撫慰山東、河北軍民之心，開設禮賢館，招攬四方才智之士，任用監紀推官應廷吉統管其事。八月，出外巡視淮安，檢閱劉澤清的軍隊。返回揚州，請求撥軍餉作爲進取的資財。馬士英吝嗇不調發，史可法上疏催促。於是說："近來人才一天天消耗，仕途一天天混雜，名義上在謀劃勝利而實心并不整治，議論多而成功少。現在國家形勢更不能與昔日相比，必須專門以討賊復仇爲中心。以籌集軍隊和糧餉爲首要，其他不必議論，以治軍治餉爲能幹，别無人才。有采集虚浮言談、奸猾營構顯要職位者，懲罰不赦免！"福王以優厚詔書答覆他。

初，可法虞傑跋扈，駐得功儀真防之。九月朔，得功、傑構兵，曲在傑。賴可法調劑，事得解。北都降賊諸臣南還，可法言："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赴吏、兵二部録用，否則恐絶其南歸之心。"又言："北都之變，凡屬臣子皆有罪。在北者應從死，豈在南者非人臣？即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能悉東南甲疾趨北援，鎮臣澤清、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因聖明繼統，鈇鉞未加，恩榮叠被。而獨於在北諸臣毛舉而概繩之，豈散秩閒曹，責反重於南樞、鳳督哉。宜摘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僞命未污，身被刑辱，可置勿問。其逃避北方，徘徊而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臣軍前酌用。"廷議并從之。

當初，史可法擔憂高傑驕横，使黄得功駐扎於儀真以防備他。九月初一，黄得功、高傑交戰，理曲在高傑。依賴史可法調解，事情得以解決。北都投降賊軍的諸臣回到南方，史可法說："諸臣原籍在北方的，應該命令前往吏部、兵部録用，否則恐怕斷絶了他們南歸的心願。"又說："北都事變，凡屬於臣子的都有罪。在北方的應該跟從而死，難道在南方的就不是人臣嗎？就像臣史可法執掌南都重權，臣馬士英擔任鳳陽督軍，不能全部調集東南的軍隊急奔北都援救，鎮守一方之臣劉澤清、高傑因兵力不能支撑，轉而向南方逃奔。首先應該從重判處的是臣等之罪。而因爲聖明君主繼承君位，没有施加殺戮，恩寵榮耀一再加被，而祇對在北都諸臣舉劾其微細罪過而施以懲罰，難道散官閑職，責罰反而比南都重臣和鳳陽督軍更重嗎。應該選擇罪狀顯著的嚴懲以示警戒。如果僞裝受命而不玷污本質，身遭刑罰或耻辱，可以棄而不要追究。那些逃避於北方，猶豫而後到的，允許他們戴罪討賊，到我軍前酌情使用。"朝廷商議，一并聽從。

傑居揚州，桀驁甚。可法開誠布公，導以君臣大義。傑大感悟，奉約束。十月，傑帥師北征。可法赴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略中原計。諸鎮分汛地，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最衝要，可法自任之，築壘緣河南

高傑駐扎揚州，非常桀驁不馴。史可法開誠布公，以君臣大義引導他。高傑感動醒悟，承奉指揮。十月，高傑率師北征。史可法奔赴清江浦，派官員在開封屯田，爲謀劃中原作準備。各鎮劃分駐防地段，從王家營向北直到宿遷，最重要的地方，史可法自己承擔，緣河南岸修築壁

岸。十一月四日，舟次鶴鎮，諜報我大清兵入宿遷。可法進至白洋河，令總兵官劉肇基往援。大清兵還攻邳州，肇基復援之，相持半月而解。

時自成既走陝西，猶未滅，可法請頒討賊詔書，言：

自三月以來，大仇在目，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洒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仇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君父之仇，置諸膜外。夫我即卑宮菲食，嘗膽卧薪，聚才智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物力，破釜沉舟，尚虞無救。以臣觀廟堂謀畫，百執事經營，殊未盡然。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禦將者，志也。廟堂志不奮，則行間氣不鼓。夏少康不忘出竇之辱，漢光武不忘爇薪之時。臣願陛下爲少康、光武，不願左右在位，僅以晉元、宋高之説進也。

先皇帝死於賊，恭皇帝亦死於賊，此千古未有之痛也。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漠置。臣願陛下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鋭，直指秦關，懸上爵以待有功，假

壘。十一月四日，船到達鶴鎮，偵察人員報告我大清軍隊進入宿遷。史可法前進到達白洋河，命令總兵官劉肇基前往救援。大清軍隊返回進攻邳州，劉肇基又救援，相持半月而解圍。

當時李自成已逃往陝西，還没有被消滅，史可法請求頒布討賊詔書，説：

自從三月以來，大仇在眼前，一箭没有施加。過去晉朝遷往江東，其君臣日日圖謀中原，而衹能保有江東；宋朝遷往南方，其君臣盡力於楚、蜀，而衹能保有臨安。偏安是恢復疆土的退步行動而已，没有志在偏安，而就能自立的。北都覆亡大變之初，百姓灑淚哭泣，紳士悲惘哀號，還有朝氣。現在却士兵驕縱糧餉困難，文人安恬，武將嬉樂，頓時變成了暮氣。河上的防務，上百處没有經營治理，人心不嚴肅，威令不施行。復仇的軍隊没有聽説到了關、陝，討賊的詔書没有聽説到達燕、齊，君父的仇恨，置之度外。我們即使住卑矮的房屋吃菲薄的食物，卧薪嘗膽，聚集才智精神，枕戈待旦，會合各州物力，破釜沉舟，也還擔憂不能挽救。以臣觀察朝廷的謀劃，百官經營，很不盡然。將領能够戰勝敵人的是勇氣；國君能够駕馭將領的是志向。朝廷志向不振奮，那麼軍隊的士氣便不鼓舞。夏朝的少康不忘記從洞中爬出逃命的耻辱，漢朝光武帝不忘燃薪之時的危難。臣希望陛下作少康、光武那樣的中興之主，不希望左右在位，僅僅像晉元帝、宋高宗那樣的口説進取。

先皇帝死於賊，恭皇帝也死於賊，這是千古以來没有的哀痛。在北方的衆臣，爲節操而死的人不多；在南方的衆臣，討伐賊的人又少。這是千古以來没有的耻辱。百姓之家，父兄被殺戮，尚且想獻出生命，得以報仇而甘心，何況在朝廷，哪裏可以漠然置之。臣希望陛下迅速下發討賊的詔書，督責臣與各鎮全部挑選精鋭之兵，直接指向秦關，懸賞上等爵位以等待有功之臣，給予不

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内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也。

國家遘此大變，陛下嗣登大寶，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曾無功之足録。今恩外加恩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後宜慎重，務以爵禄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兵行最苦無糧，搜括既不可行，勸輸亦難爲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朝夕之燕衎，左右之進獻，一切報罷。即事關典禮，亦宜概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即有深宫曲房，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刻在復仇雪耻，振舉朝之精神，萃萬方之物力，盡并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

可法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

比大清兵已下邳、宿，可法飛章報。士英謂人曰："渠欲叙防河將士功耳。"慢弗省。而諸鎮逡巡無進師意，且數相攻。明年，是爲大清順治之二年，正月，餉缺，諸軍皆饑。頃之，河上告警。詔良佐、得功率師扼潁、壽，傑進兵歸、徐。傑至睢州，爲許定國所殺。部下兵大亂，屠睢旁近二百里殆盡。變聞，可法流涕頓足嘆曰："中原不可爲矣。"遂如徐州，以總兵李本身爲提督，統傑兵。本身者，傑甥也。以胡茂順爲督師中軍，李成棟爲徐州總兵，諸將各分地，又立傑子元爵爲世子，請恤於朝。軍乃定。傑軍既還，於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士英忌可法威名，加故中允衛胤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軍，以奪可法權。胤文，傑同鄉也，陷賊

拘成規便宜行事之權而責其成效，詔書傳布，痛切淋漓，希望海内的忠臣義士，聽到詔書而感慨發憤。

國家遭到這樣的大變，陛下繼承登上皇位，與先朝不同。諸臣衹是有罪應當被誅，却無功足以記録。現在恩外加恩不止，武臣腰上纏玉，名號和儀制賞賜過分。從今以後應該慎重，務必把爵禄留待有功之人，希望猛將武夫有所激勵奮發。軍隊出征最苦於没有糧食，掠取既不可行，鼓勵交納也難以接續。請將不緊急的工程，可以停止的繁雜費用，早晚的宴飲行樂，左右的進獻，一切罷除。即使事關典禮，也應該一概遵從節省。賊一天没有消滅，即使有深宫曲房，錦衣玉食，哪裏能够安心享受！必須時刻想到報仇雪耻，振奮整個朝廷的精神，聚集各方的物力，全部歸并到選將練兵一事上，希望人心可以鼓勵，天意可以挽回。

史可法每次繕寫奏疏，反復諷誦，聲淚俱下，聽到的人無不感慨哭泣。

到了大清軍隊已經攻下邳、宿，史可法飛章向朝廷報告。馬士英對人説："他想按防河將士之功授官罷了。"怠慢不警覺。而各鎮猶豫没有進軍之意，并且多次互相攻戰。第二年，這便是大清順治二年，正月，糧餉缺乏，衆軍都饑荒。不久，河上報警。詔令劉良佐、黄得功率領軍隊扼制潁、壽，高傑進兵歸、徐。高傑到睢州，被許定國所殺，部下士兵大亂，屠殺睢附近二百里，幾乎被殺光。變故傳來，史可法流淚頓足嘆息説："中原不能再有作爲了。"於是到徐州，以總兵李本身任提督，統領高傑的軍隊。李本身是高傑的外甥。以胡茂順任督師中軍，李成棟任徐州總兵，諸將各自分地防守，又立高傑之子高元爵爲世子，向朝廷請求撫恤，軍隊纔安定下來。高傑的軍隊既已返回，於是大梁以南都不再防守。馬士英忌妒史可法的威名，加封原中允衛胤文任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軍隊，以削奪史可法的權力。衛胤文是高傑同鄉，陷落於賊後回到南

南還，傑請爲己監軍。傑死，胤文承士英旨，疏誚可法。士英喜，故有是命，駐揚州。二月，可法還揚州。未至，得功來襲興平軍，城中大懼。可法遣官講解，乃引去。

時大兵已取山東、河南北，逼淮南。四月朔，可法移軍駐泗州，護祖陵。將行，左良玉稱兵犯闕，召可法入援。渡江抵燕子磯，得功已敗良玉軍。可法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俄報盱眙已降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全軍沒。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訛傳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關出，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二十日，大清兵大至，屯班竹園。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單。諸文武分陴拒守。舊城西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越二日，大清兵薄城下，炮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遂被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遂殺之。揚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王纘爵，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楊振熙，監餉知縣吴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賞功副將汪思誠，幕客盧渭等皆死。

可法初以定策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以太后至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敘江北戰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擒劇盜程繼孔功加太傅，皆力辭，不允。後以宮殿成，加太師，力辭，乃允。可法爲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爲兒女計乎！"歲除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庖人報殽肉已分給將士，無可佐者，乃取鹽豉下

方，高傑請求作自己的監軍。高傑死，衛胤文禀承馬士英的旨意，上疏責怪史可法。馬士英心喜，所以有這個命令，駐軍揚州。二月，史可法回到揚州。没有到，黄得功前來襲擊興平軍，城中很恐懼。史可法派遣官吏講和，纔引軍退去。

當時大清軍已奪取山東、河南北，逼近淮南。四月初一，史可法轉移軍隊駐防泗州，保護祖陵。將要出行，左良玉舉兵進犯京城，召集史可法入京救援。渡江抵達燕子磯，黄得功已經擊敗左良玉的軍隊。史可法便奔赴天長，傳檄諸將救援盱眙。不久報告説盱眙已經投降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全軍覆没。史可法一天一夜奔回揚州。訛傳許定國的軍隊將要到達，殲滅高氏部曲。城中人全部奪關而出，船隻全被搶空。史可法傳檄各鎮軍隊，没有一鎮前來。二十日，大清軍隊大規模到來，屯駐班竹園。第二天，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城投降，城中勢力更加單薄。衆文武官吏分城陴拒守。舊城西門險要，史可法親自守衛。寫信寄給母親和妻子，并且説："死後把我埋葬在高皇帝陵墓旁。"過了二天，大清兵迫近城下，炮擊城西北角，城於是被攻破。史可法自刎未死，一參將擁抱史可法出小東門，於是被捕。史可法大叫説："我是史督師。"於是殺死了他。揚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王纘爵，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楊振熙，監餉知縣吴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賞功副將汪思誠，幕客盧渭等人都死難。

史可法當初以謀立天子之功加少保兼任太子太保，因太后到，加封少傅兼太子太傅，按江北戰功授官，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擒捉大盜程繼孔，加封太傅，他都竭力推辭，不同意。後因宮殿修成，加封太師，竭力推辭，纔同意。史可法任督師，出行不張設傘蓋，吃食没有兩種菜肴，夏天不用扇，冬天不穿裘，睡覺不解衣。年齡四十多，没有兒子，其妻想爲他置妾。他長聲嘆息説："王事正多，敢考慮兒女之事嗎！"除夕夜分遣文牒，到半夜，疲倦要酒飲。厨人報告肴肉已經分給將士，没有佐酒的食物，便取鹽豉下酒。

之。可法素善飲，數斗不亂，在軍中絶飲。是夕，進數十觥，思先帝，泫然淚下，凭几卧。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啓，左右遥語其故。知府民育曰："相公此夕卧，不易得也。"命鼓人仍擊四鼓，戒左右毋驚相公。須臾，可法寤，聞鼓聲，大怒曰："誰犯吾令！"將士述民育意，乃獲免。嘗孑處鈴閣或舟中，有言宜警備者，曰："命在天。"可法死，覓其遺骸。天暑，衆尸蒸變，不可辨識。逾年，家人舉袍笏招魂，葬於揚州郭外之梅花嶺。其後四方弄兵者，多假其名號以行，故時謂可法不死云。

史可法素來善飲酒，數斗神志不混亂，在軍中禁絶飲酒。這天晚上，飲酒數十觥，思念先帝，泫然淚下，憑靠几案而卧。等到天明，將士聚集轅門外，門不開，左右遠遠地談論緣故。知府任民育說："相公這晚上能睡眠，不容易得到這樣的機會。"命令更夫仍敲擊四鼓，告誡左右不要驚醒相公。一會兒，史可法醒來，聽到鼓聲，大怒說："誰違犯我的命令！"將士述説任民育的好意，乃獲免罪。曾經獨自居住在鈴閣或船中，有人建議應該設置警備，他說："性命在上天。"史可法死後，尋找他的遺骸。天暑熱，衆尸蒸發變壞，不能辨認。過了一年，家人舉袍笏招魂，埋葬在揚州城郭外的梅花嶺。此後四方起兵的人，多假藉他的名號行事，所以當時説史可法没有死。

可法無子，遺命以副將史德威爲之後。有弟可程，崇禎十六年進士。擢庶吉士。京師陷，降賊。賊敗，南歸，可法請置之理。王以可法故，令養母。可程遂居南京，後流寓宜興，閲四十年而卒。

史可法没有兒子，遺命以副將史德威作他的後人。有弟弟史可程，崇禎十六年進士，提升爲庶吉士。京城被攻陷，投降賊。賊失敗，回到南方，史可法請求置於理官判罪。福王因史可法的緣故，命令他奉養母親。史可程便居住南京，後流落寓居宜興，過四十年而死。

任民育(等)

任民育，字時澤，濟寧人。天啓中鄉舉，善騎射。真定巡撫徐標請於朝，用爲贊畫，理屯事。真定失，南還。福王時，授亳州知州。以才擢揚州知府，可法倚之。城破，緋衣端坐堂上，遂見殺，闔家男婦盡赴井死。

任民育，字時澤，濟寧人。天啓年間考中鄉舉，善於騎馬射箭。真定巡撫徐標向朝廷請求，起用爲贊畫，管理屯守之事。真定失陷，回到南方。福王時，授官亳州知州，憑着才幹提升爲揚州知府，史可法倚重他。城被攻破，他穿着緋衣端坐堂上，於是被殺，全家男女全部跳進水井而死。

從直，遼東人，與其子死東門。纘爵，鄞人，工部尚書佐孫。志畏，亦鄞人，進士，年少好氣，數遭傑將士窘辱，求解職。會伏龍至，可法命代之。伏龍，新喻人。故梓潼知縣，受代甫三日。振熙，臨海人。道正，餘姚人。志端，孝豐人。思誠，字純一，貴池人。

曲從直，遼東人，與其兒子死難於揚州東門。王纘爵，鄞人，工部尚書王佐的孫子。周志畏，也是鄞人，進士，年少好逞血氣，多次遭受高傑將士的窘迫凌辱，請求辭職。正逢羅伏龍到來，史可法命令代替周志畏。羅伏龍，新喻人。原爲梓潼知縣，接受代理之職剛剛三天。楊振熙，臨海人。吴道正，餘姚人。王志端，孝豐人。汪思誠，字純一，貴池人。

渭，字渭生，長洲諸生。可法出鎮淮、揚，渭等伏闕上書，言："秦

盧渭，字渭生，長洲生員。史可法出京鎮守淮、揚，盧渭等伏在宫前臺階直接上書，説：

檜在内，李綱居外，宋終北轅。”不納。居禮賢館久，可法才渭。渭方歲貢，當得官，不受職，而擬授崑山歸昭等二十餘人爲通判、推官、知縣。甫二旬，城陷，渭監守鈔關，投於河。昭死西門，從死者十七人。

“秦檜在内，李綱居外，宋朝失去北方。”皇帝不采納。處於禮賢館很久，史可法認爲盧渭有才華。盧渭正歲貢，應當獲得官職，不受官職，而擬授崑山人歸昭等二十餘人爲通判、推官、知縣。纔二十天，城陷落，盧渭監守鈔關，投河而死。歸昭死於西門，跟從死難者十七人。

時同守城死者，又有遵義知府何剛、庶吉士吴爾壎。而揚州諸生殉義者，有高孝纘、王士琇、王纘、王績、王續等。又有武生戴之藩、醫者陳天拔、畫士陸愉、義兵張有德、市民馮應昌、舟子徐某，并自盡。他婦女死節者，不可勝紀。

當時一同守城死難者，又有遵義知府何剛、庶吉士吴爾壎。而揚州生員中爲節義殉難的，有高孝纘、王士琇、王纘、王績、王續等。又有武生戴之藩、醫者陳天拔、畫士陸愉、義兵張有德、市民馮應昌、船工徐某，一并自殺。其他婦女爲節操而死者，不能全部記載下來。

何剛

何剛，字慤人，上海人。崇禎三年舉於鄉。見海内大亂，慨然有濟世之志。交天下豪俊，與東陽許都善，語之曰：“子所居天下精兵處，盍練一旅以待用。”都諾而去。

何剛，字慤人，上海人。崇禎三年參加鄉試中舉。見天下大亂，慷慨有濟世之志。結交天下豪傑俊士，與東陽許都友善，對他説：“您居處在天下出精兵的地方，何不訓練一支軍隊以等待使用。”許都答應而離去。

十七年正月，入都上書，言：“國家設制科，立資格，以約束天下豪傑。此所以弭亂，非所以戡亂也。今日救生民，匡君國，莫急於治兵。陛下誠簡强壯英敏之士，命知兵大臣教習之，講韜鈐，練筋骨，拓膽智，時召而試之。學成優其秩，寄以兵柄，必能建奇功。臣讀戚繼光書，繼光數言義烏、東陽兵可用。誠得召募數千，加之訓練，準繼光遺法，分布河南郡縣，大寇可平。”因薦都及錢塘進士姚奇胤、桐城諸生周岐、陝西諸生劉湘客、絳州舉人韓霖。帝壯其言，即擢剛職方主事，募兵金華。而都作亂已前死，霖亦爲賊用，剛不知，故并薦之。

十七年正月，何剛入京城上書説：“國家設置科舉，設立按地位、經歷授官的法令，用來約束天下的豪傑。這是用來制止動亂，不是用來平定叛亂。現在拯救人民，匡正國家，没有什麽比治兵更重要的了。陛下確實應選拔强壯英勇敏捷的人才，命令懂得戰陣的大臣訓練他們，研究兵法，訓練筋骨，開拓膽略智慧，按時召見考試。學成之後給予優厚的俸禄，把兵權交給他們，必定能够建立奇功。臣閲讀戚繼光的書，繼光多次言及義烏、東陽之兵可用。如確實能招募數千人，加以訓練，按照戚繼光的遺法，分布到河南郡縣，大的敵寇可望平息。”於是舉薦許都和錢塘進士姚奇胤、桐城生員周岐、陝西生員劉湘客、絳州舉人韓霖。皇帝以其言豪壯，便提拔何剛任職方主事，募兵於金華。而許都作亂已先死，韓霖也被賊使用，何剛不知道，所以一并舉薦。

剛出都，都城陷，馳還南京。先是，賊逼京師，剛友陳子龍、夏允彝將聯海舟達天津，備緩急，募卒二千

何剛出京都，都城陷落，便急馳返回南京。在此之前，賊逼近京城，何剛友人陳子龍、夏允彝將聯合海船抵達天津，以預備緊急情況，招募

人，至是令剛統之。子龍入爲兵科，言防江莫如水師，更乞廣行召募，委剛訓練，從之。剛乃上疏言："臣請陛下三年之内，宫室不必修，百官禮樂不必備。惟日救天下才，智者决策，廉者理財，勇者禦敵。爵賞無出此三者，則國富兵强，大敵可服。若以驕悍之將馭無制之兵，空言恢復，是却行而求前也。優游歲月，潤色偏安，錮豪傑於草間，迫梟雄爲盗賊，是株守以待盡也。惟廟堂不以浮文取士，而以實績課人，則真才皆爲國用，而議論亦省矣。分遣使者羅草澤英豪，得才多者受上賞，則梟傑皆畢命封疆，而盗魁亦少矣。東南人滿，徙之江北，或賜爵，或贖罪，則豪右皆盡力南畝，而軍餉亦充矣。"時不能用。

士卒二千人，到這時命令何剛統領。陳子龍入京任兵科，上書言防禦長江没有什麽比水軍更重要，再請求廣泛實行招募，交付何剛訓練，朝廷聽從其計。何剛便上疏説："臣請求陛下三年之内，宫室不必修，百官的禮樂不必備。衹是天天訪求天下人才，有智謀者决定國策，清廉者管理財政，勇猛者抵禦敵人。爵禄賞賜不超出這三類人，那麽國家富裕，軍隊强盛，大敵可以戰勝。如果用驕横慓悍之將統領没有約束的士兵，空談恢復，這將是退着行走而追求前進。悠閑地虚度歲月，粉飾偏安一隅，禁錮豪傑於民間，壓迫梟雄爲盗賊，這是拘泥守舊以等待滅亡的作法。希望朝廷不要以浮華之文選取人才，而以實際才能考核人，那麽真正的人才都被國家使用，而議論也減少了。分别派遣使者收羅民間的英雄豪傑，得到人才多的人受上等賞賜，則梟雄豪傑都效命封疆，而盗賊頭領也少了。東南人才滿後，便遷移到江北，有的賜爵，有的贖罪，那麽富豪之人都盡力於農耕，而軍餉也充裕了。"當時不能采用。

尋進本司員外郎，以其兵隷史可法。可法大喜得剛，剛亦自喜遇可法知己。士英惡之，出剛遵義知府。可法垂涕曰："子去，吾誰仗？"剛亦泣，願死生無相背。逾月，揚州被圍，佐可法拒守。城破，投井死。

不久進升本司員外郎，以他的部隊隷屬史可法。史可法得何剛大喜，何剛也自喜遇上史可法瞭解自己。馬士英憎惡他，把何剛調出任遵義知府。史可法垂淚説："您離去，我依仗誰呢？"何剛也哭泣，願生死不相背。過了一個月，揚州被圍，幫助史可法拒守，城被攻破，投井而死。

吴爾壎

吴爾壎，崇德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庶吉士。賊敗南還，謁可法，請從軍贖罪，可法遂留參軍事。其父之屏方督學福建，爾壎斷一指畀故人祝淵曰："君歸語我父母，悉出私財畀我餉軍。我他日不歸，以指葬可也。"從高傑北征至睢州，傑被難，爾壎流寓祥符。遇一婦人，自言福王妃。爾壎因守臣附疏以進，詔斥其妄言，逮之，可法爲救免。後守揚州新城，投井死。

吴爾壎，崇德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予庶吉士。賊失敗後，返回南方，拜謁史可法，請求從軍贖罪，史可法便留下他參謀軍事。其父吴之屏正督學於福建，吴爾壎斬斷一指交給故人祝淵説："您回去告訴我父母，全部拿出私人財産給我作軍餉。我將來某一天不歸家，以此指埋葬就行了。"吴爾壎跟從高傑北征到達睢州，高傑横遭死難，吴爾壎流落在祥符。遇到一婦人，自稱福王之妃，爾壎趁守臣上奏附上一疏進呈，下詔斥責其妄言，逮捕了他，史可法設法救出得以免罪。後來守衛揚州新城，投井而死。

高弘圖

高弘圖，字研文，膠州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御史。抓棱自持，不依麗人。

天啓初，陳時政八患，請用鄒元標、趙南星。巡按陝西，題薦屬吏，趙南星糾之，弘圖不能無望，代還，移疾去。魏忠賢亟攻東林，其黨以弘圖嘗與南星有隙，召起弘圖故官。入都，則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已下詔獄，鍛煉嚴酷。弘圖果疏論南星，然言"國是已明，雷霆不宜頻擊"，"詔獄諸臣，生殺宜聽司敗法"，則頗謂忠賢過當者。疏中又引漢元帝乘船事，忠賢方導帝游幸，不悦，矯旨切責之。後諫帝毋出蹕東郊，又極論前陝西巡撫喬應甲罪，又嘗語刺崔呈秀。呈秀、應甲皆忠賢黨，由是忠賢大怒，擬順天巡按不用。弘圖乞歸，遂令閒住。

莊烈帝即位，起故官。劾罪田詔、劉志選、梁夢環。擢太僕少卿，復移疾去。三年春，召拜左僉都御史，進左副都御史。五年，遷工部右侍郎。方入署，總理户、工二部中官張彝憲來會，弘圖耻之，不與共坐，七疏乞休。帝怒，遂削籍歸，家居十年不起。

十六年，召拜南京兵部右侍郎，就遷户部尚書。明年三月，京師陷，福王立，改弘圖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疏陳新政八事。一，宣義問。請聲逆賊之罪，鼓發忠義。一，勤聖學。請不俟釋服，日御講筵。一，設記注。請召詞臣入侍，日記言動。一，睦親藩。請如先朝踐極故事，遣官齎璽書慰問。一，議廟祀。請權附列聖神主於奉先殿，仍於孝陵側望祀

高弘圖，字研文，膠州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官中書舍人，提升任御史。以才華自持，不依傍於人。

天啓初年，陳説當時政治的八條禍患，請求任用鄒元標、趙星南。巡按陝西，提名舉薦屬吏，趙星南糾劾他，高弘圖不能無怨恨，被代而還，上書稱疾辭官。魏忠賢急攻東林黨，其黨因爲高弘圖曾與趙星南有矛盾，起用高弘圖任原官職。入京都時，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已經被逮捕關押在欽犯的監獄，羅織罪名十分嚴酷。高弘圖果然上疏彈劾趙星南的罪狀，然而説"國事的是非已經明白，打擊不應太多"，"欽犯監獄中的諸臣，是生是殺應該聽從法官的判决"，則多指魏忠賢過分。疏中又引用漢元帝乘船之事，魏忠賢正引誘皇帝游幸，不高興，假傳聖旨嚴厲指責他。後來勸諫皇帝不要出行東郊，又極力評判前陝西巡撫喬應甲的罪行，又曾經用言語譏刺崔呈秀。崔呈秀、應甲都是魏忠賢黨羽，因此，魏忠賢大怒，擬授順天巡按而不任用。高弘圖請求退休，於是命令他閑住。

莊烈帝即位，起用原官。彈劾懲治田詔、劉志選、梁夢環罪。提升爲太僕少卿，又上書稱病離職。三年春，召拜授左僉都御史，進升左副都御史。五年，升任工部右侍郎。正上任，總理户、工二部宦官張彝憲前來相會，高弘圖感到羞耻，不與他一起坐，七次上疏請求退休。皇帝發怒，於是削除官籍放回，在家居住十年不起用。

十六年，召拜授南京兵部右侍郎，到任後升遷爲户部尚書。第二年三月，京城陷落，福王立，改任高弘圖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上疏陳説新政八件事。一是宣義問。請求聲討逆賊之罪，鼓動振奮忠義之心。一是勤聖學。請求不等待脱喪服，每天去聽講官講經。一是設記注。請求召見詞臣入宫陪侍，每天記録皇帝的言語行動。一是睦親藩。請求如前朝即位貫例，派遣官吏帶着璽書慰問。一是議廟祀。請求權且附列聖神主牌位於奉先殿，仍在孝陵旁邊遥祭列聖山

列聖山陵。一，嚴章奏。請禁奸宄小人借端妄言，脱罪僥倖。一，收人心。請蠲江北、河南、山東田租，毋使賊徒藉口。一，擇詔使。請遣官招諭朝鮮，示牽制之勢。并褒納焉。

當是時，朝廷大議多出弘圖手。馬士英疏薦阮大鋮，弘圖不可。士英曰："我自任之。"乃命大鋮假冠帶陛見。大鋮入見，歷陳冤狀，以弘圖不附東林引爲證。弘圖則力言逆案不可翻，大鋮、士英并怒。一日，閣中語及故庶吉士張溥，士英曰："我故人也，死，酹而哭之。"姜曰廣笑曰："公哭東林者，亦東林耶？"士英曰："我非畔東林者，東林拒我耳。"弘圖因縱臾之，士英意解。而劉宗周劾疏自外至，大鋮宣言曰廣實使之，於是士英怒不可止。而薦張捷、謝陞之疏出，朝端益水火矣。内札用户部侍郎張有譽爲尚書，弘圖封還，具奏力諫，卒以廷推簡用。中官議設東廠，弘圖争不得。遂乞休，不許，加太子少師，改户部尚書，文淵閣。尋以太后至，進太子太保。

其年十月，弘圖四疏乞休，乃許之。弘圖既謝政，無家可歸，流寓會稽。國破，逃野寺中，絶粒而卒。

姜曰廣

姜曰廣，字居之，新建人。萬曆末，舉進士，授庶吉士，進編修。天啓六年，奉使朝鮮，不携中國一物往，不取朝鮮一錢歸，朝鮮人爲立懷潔之碑。明年夏，魏忠賢黨以曰廣東林，削其籍。

崇禎初，起右中允。九年，積官至吏部右侍郎。坐事左遷南京太常卿，遂引疾去。十五年，起詹事，掌南京翰林院。莊烈帝嘗言："曰廣在

陵。一是嚴章奏。請求禁止奸惡小人藉事端胡言亂語，僥倖開脱罪過。一是收民心。請求免除江北、河南、山東的田租，不要使賊徒有藉口。一是選擇詔使。請求派遣官吏招撫告諭朝鮮，以示牽制的形勢。朝廷一并褒賞采納。

在這個時候，朝廷大的議事多出自高弘圖之手。馬士英上疏舉薦阮大鋮，高弘圖不同意。馬士英説："我自己任用他。"於是命令阮大鋮借冠帶朝見。阮大鋮入朝拜見，詳細陳述冤枉情狀，以高弘圖不依附東林黨引以爲證。高弘圖則竭力説逆案不能翻，阮大鋮、馬士英都很憤怒。一天，在閣中談到已故庶吉士張溥，馬士英説："是我的故人，死了，以酒澆地哭祭他。"姜曰廣笑着説："您哭東林黨人，也是東林人嗎？"馬士英説："我不是背叛東林，是東林拒絶我而已。"高弘圖於是慫恿他，馬士英心意稍解。而劉宗周彈劾的奏疏從地方送到京城，阮大鋮宣稱説實際是姜曰廣指使，於是馬士英憤怒不可遏止。而舉薦張捷、謝陞的奏疏一出，朝廷上更加水火不相容。内札選用户部侍郎張有譽爲尚書，高弘圖封還，條列奏疏竭力諫止，終以廷推選用。宦官提議設立東廠，高弘圖力争未能成功。於是請求退休，朝廷不同意，加封太子少師，改任户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不久因太后到，進升爲太子太保。

這年十月，高弘圖四次上疏請求退休，纔允許他。弘圖既已辭官，無家可歸，流落寄居會稽。國家破亡，逃往野寺中，絶食而死。

姜曰廣，字居之，新建人。萬曆末年，考中進士，授予庶吉士，進升編修。天啓六年，奉命出使朝鮮，不帶中國一物前往，不取朝鮮一錢返歸，朝鮮人爲他立懷潔之碑。第二年夏天，魏忠賢黨因姜曰廣是東林黨人，削除他的官籍。

崇禎初年，起用爲右中允。九年，積官至吏部右侍郎。因事獲罪貶官南京太常卿，便稱疾離職。十五年，起用爲詹事，執掌南京翰林院。莊烈帝曾説："曰廣在講筵，言詞激烈懇切，我瞭

講筵，言詞激切，朕知其人。”每優容之。

解此人。”常常優禮對待。

北都變聞，諸大臣議所立。曰廣、吕大器用周鑣、雷縯祚言，主立潞王，而諸帥奉福藩至江上。於是文武官并集内官宅，韓贊周令各署名籍。曰廣曰：“無匆遽，請祭告奉先殿而後行。”明日至奉先殿，諸勛臣語侵史可法，曰廣呵之，於是群小咸目攝曰廣。廷推閣臣，以曰廣異議不用，用史可法、高弘圖、馬士英。及再推詞臣，以王鐸、陳子壯、黄道周名上，而首曰廣。乃改曰廣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鐸并命。鐸未至，可法督師揚州，曰廣與弘圖協心輔政。而士英挾擁戴功，内結勛臣朱國弼、劉孔昭、趙之龍，外連諸鎮劉澤清、劉良佐等，謀擅朝權，深忌曰廣。

北都事變傳來，衆大臣商議立君。姜曰廣、吕大器采用周鑣、雷縯祚的話，主張立潞王，而諸帥奉福藩到江邊。於是文武官員都會集在内官院宅，韓贊周命令各自寫上自己的姓名官籍。姜曰廣說：“不要匆忙，請祭告奉先殿而後施行。”第二天至奉先殿，衆勛臣言語傷害史可法，姜曰廣呵斥他們，於是群小都以嚴厲的目光威懾姜曰廣。在朝廷推舉閣臣，因姜曰廣議論不同而不用，選用史可法、高弘圖、馬士英。到再推舉詞臣，把王鐸、陳子壯、黄道周名字呈上，而首列姜曰廣。於是改姜曰廣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王鐸一并任命。王鐸未到，史可法督師於揚州，姜曰廣與高弘圖同心協力輔佐朝政。而馬士英挾擁戴皇帝之功，在朝内聯結朱國弼、劉孔昭、趙之龍，在地方聯結諸鎮劉澤清、劉良佐等，圖謀專擅朝廷大權，深深忌恨姜曰廣。

未幾，士英特薦起阮大鋮。曰廣力争不得，遂乞休，言：

> 前見文武交競，既慚無術調和；近睹逆案忽翻，又愧不能寢弭。遂棄先帝十七年之定力，反陛下數日前之明詔。臣請以前事言之。臣觀先帝之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爲尤美；先帝之害政間有，而以頻出口宣爲亂階。用閣臣内傳矣，用部臣勛臣内傳矣，用大將用言官内傳矣。而所得閣臣，則淫貪巧猾之周延儒也，逢君朘民奸險刻毒之温體仁、楊嗣昌也，偷生從賊之魏藻德也；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光、陳新甲；所得勛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狂稚之李國禎；所得大將，則紈絝支離之王樸、倪寵；所得言官，則貪横無賴之史堃、陳啓新也。凡此皆力

不久，馬士英特別舉薦起用阮大鋮，姜曰廣竭力諫諍不成功，便請求退休，說：

> 先前見文臣武將交相競争，既爲没有辦法調和而羞慚；最近又見逆案忽然翻過來，又以不能阻止消除而羞愧。於是拋棄先帝十七年的决定，一反陛下數日前的明詔。臣請求用前事來說明。臣觀察先帝好的政治措施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爲最好；先帝有害的政治措施間或也有，而以頻頻出以慰勞臣下的短詔爲禍端。用閣臣内傳，用部臣勛臣内傳，用大將用諫官内傳。而所得到的閣臣，則是荒淫貪婪奸巧狡猾的周延儒，逢迎國君剥削人民奸險刻毒的温體仁、楊嗣昌，苟且偷生跟從賊人的魏藻德；所得到的部臣，則是陰險邪惡貪婪狡詐的王永光、陳新甲；所得到的勛臣，則是竭力阻止南遷、全部撤除守禦狂妄幼稚的李國禎；所得到的大將，則是紈絝無能虚妄不實的王樸、倪寵；所得到的諫官，則是貪鄙横蠻無賴的史堃、陳啓新。凡是這些都是力排衆議，選自皇帝旨

排衆議，簡目中旨，後效可睹。

今又不然。不必僉同，但求面對，立談取官。陰奪會推之柄，陽避中旨之名，决廉耻之大防，長便佞之惡習。此豈可訓哉！

臣待罪綸扉，苟好盡言，終蹈不測之禍。聊取充位，又來鮮耻之譏。願乞骸骨還鄉里。

意，後果可以見到。

現在又不這樣。不必都同，衹求面對，一席話便取得官職。私下侵奪會同推薦的權柄，表面避開中旨的名聲，突破廉耻的大界限，助長便佞的惡劣習氣。這哪裏可以作爲準則呢！

臣供職内閣，隨順自己喜好把話說完，終究遭到不能預測的禍害。姑且選取充任此官位，又招來無耻的議評。請求退休回鄉里。

得旨慰留，士英、大鋮等滋不悦。國弼、孔昭遂以誹謗先帝，誣衊忠臣李國禎爲言，交章攻之。

劉澤清故附東林，擁立議起，亦主潞王。至是入朝，則力詆東林以自解免。且曰："中興所恃在政府。今用輔臣，宜令大帥僉議。"曰廣愕然。越數日，澤清疏劾吕大器、雷縯祚，而薦張捷、鄒之麟、張孫振、劉光斗等。已，又請免故輔周延儒贓。曰廣曰："是欲漸干朝政也。"乃下部議，竟不許。

曰廣嘗與士英交詆王前。宗室朱統鑽者，素無行，士英啖以官，使擊曰廣。澤清又假諸鎮疏攻劉宗周及曰廣，以三案舊事及迎立異議爲言，請執下法司，正謀危君父之罪。頃之，統鑽復劾曰廣五大罪，請并劉士楨、王重、楊廷麟、劉宗周、陳必謙、周鑣、雷縯祚置之理，必謙、鑣以是逮。曰廣既連遭誣衊，屢疏乞休，其年九月始得請。入辭，諸大臣在列。曰廣曰："微臣觸忤權奸，自分萬死，上恩寬大，猶許歸田。臣歸後，願陛下以國事爲重。"士英熟視曰廣，詈曰："我權奸，汝且老而賊也。"既出，復於朝堂相詬詈而罷。

得到聖旨安慰留任，馬士英、阮大鋮等人更加不高興。朱國弼、劉孔昭便以誹謗先帝，誣衊忠臣李國禎爲藉口，交互上奏章攻擊姜曰廣。

劉澤清原先依附東林黨，擁立的議論出現，也主張擁立潞王。至此入朝，却竭力詆毁東林黨以此自我解免。并且説："國家中興所依恃的在於政府。現在用輔臣，應該令大帥共同商議。"姜曰廣很驚愕。過了幾天，劉澤清上疏彈劾吕大器、雷縯祚，而舉薦張捷、鄒之麟、張孫振、劉光斗等。之後，又請求赦免原輔臣周廷儒貪臟之罪。姜曰廣説："這是想要逐步干預朝政。"便下發部議論，終究不同意。

姜曰廣曾經與馬士英在福王面前互相詆毁。宗室朱統鑽，一向無德行，馬士英以官位引誘他，使他攻擊姜曰廣。劉澤清又藉諸鎮上疏攻擊劉宗周和姜曰廣，以三案舊事和迎立皇帝時議論不同爲口實，請求逮捕下交司法機關，端正圖謀危害君父之罪。不久，朱統鑽又彈劾姜曰廣五大罪，請求連同劉士楨、王重、楊廷麟、劉宗周、陳必謙、周鑣、雷縯祚置於司法部門治罪。陳必謙、周鑣因此被逮捕。姜曰廣既已連續遭受誣衊，多次上疏請求退休。這年九月纔得其所請。入朝辭君，諸大臣在班列。姜曰廣説："微臣觸犯違忤權奸，自料萬死，皇上恩德寬大，還允許退休。臣歸後，希望陛下以國家大事爲重。"馬士英久久盯着姜曰廣，駡道："我是權奸，你還是既老而賊。"已出朝，又在朝堂互相謾駡而罷去。

曰廣骨鯁，扼於憸邪，不竟其

姜曰廣爲人鯁直，被奸邪之人扼制，不能終

用，遂歸。其後左良玉部將金聲桓者，已降於我大清，既而反江西，迎曰廣以資號召。聲桓敗，曰廣投偰家池死。

其用，便歸家。其後左良玉部將金聲桓，已經投降於我大清，隨後又反叛於江西，迎接姜曰廣以幫助號召。金聲桓失敗，姜曰廣投身於偰家池自殺。

周鑣

周鑣，字仲馭，金壇人。父秦峙，雲南布政使。鑣舉鄉試第一，崇禎元年成進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榷稅蕪湖。憂歸，服闋，授南京禮部主事。極論内臣言官二事，言："張彝憲用而高弘圖、金鉉罷，王坤用而魏呈潤、趙東曦斥，鄧希詔用而曹文衡罷閒，王弘祖、李曰輔、熊開元罹罪。每讀邸報，半屬内侍温綸。自今鍛煉臣子，委褻天言，祇徇中貴之心，臣不知何所極也。言官言出禍隨，黄道周諸臣薦賢不效，而惠世揚、劉宗周勿獲進；華允誠諸臣驅奸無濟，而陳于廷、姚希孟、鄭三俊皆蒙譴。每奉嚴諭，率皆直臣封章。自今播棄忠良，奬成宵小，祇快奸人之計，臣益不知何所極矣。"帝怒斥爲民，鑣由是名聞天下。

初，鑣世父尚書應秋、叔父御史維持，以附魏忠賢并麗逆案，鑣耻之。通籍後，即交東林，矯矯樹名節。及被放，與宣城沈壽民讀書茅山，廷臣多論薦之。十五年，起禮部主事，進郎中，爲吏部尚書鄭三俊所倚。然爲人好名，頗飾僞，給事中韓如愈疏論之，罷歸。

福王立於南京。馬士英既逐吕大器，以鑣及雷縯祚曾主立潞王議，令朱統𨥨劾曰廣，因言鑣、縯祚等皆曰廣私黨，請悉置於理，遂令逮治。而士英劾鑣從弟鍾從逆，并及鑣，鍾亦逮治。阮大鋮居金陵時，諸生顧杲等出《留都防亂公揭》討之，主之者鑣也，大鋮以故恨鑣。鑣獄急，屬御史

周鑣，字仲馭，金壇人。父親秦峙，官任雲南布政使。周鑣考中鄉試第一名，崇禎元年成爲進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徵稅於蕪湖。服喪歸家，滿期除服，授南京禮部主事。竭力議論内臣、言官二事，說："張彝憲被任用而高弘圖、金鉉被罷免，王坤被任用而魏呈潤、趙東曦被排斥，鄧希詔被任用而曹文衡被罷免閑居，王弘祖、李曰輔、熊開元遭受罪罰。每次讀到邸報，一半屬於内侍傳詔。從現在羅織罪名的臣子，委棄褻瀆皇上之言，祇是順大太監之心，臣不知何時停止。言官話一出口，禍便隨之，黄道周等臣舉薦賢人無功，而惠世揚、劉宗周不獲進升；華允誠等臣驅除奸惡不成功，而陳于廷、姚希孟、鄭三俊都遭受譴責。每次奉接嚴厲的訓諭，大抵都是耿直之臣上呈機密奏章。到現在却抛棄忠良，奬勵小人，祇是使奸人之計得逞而高興，臣更不知道何時終結。"皇帝憤怒而斥之爲民，周鑣因此名聞天下。

當初，周鑣的伯父尚書周應秋、叔父御史周維持，因依附魏忠賢并且附屬逆案，周鑣爲此感到耻辱。作官以後，便結交東林黨人，卓異高標，樹立名節。到被罷官放回，與宣城沈壽民讀書於茅山下，廷臣多議論推薦他。十五年，起用爲禮部主事，進升郎中，爲吏部尚書鄭三俊所倚重。然而爲人喜好名聲，多修飾僞裝，給事中韓如愈上疏糾彈其過，罷官歸家。

福王在南京被擁立。馬士英既已趕走吕大器，以周鑣及雷縯祚曾主張擁立潞王之議，令朱統𨥨彈劾姜曰廣，於是聲言周鑣、雷縯祚等都是姜曰廣的私黨，請求全部置於司法部門問罪，便命令逮捕治罪。而馬士英彈劾周鑣堂弟周鍾跟從叛逆，一并牽連周鑣，周鍾也被逮捕治罪。阮大鋮居處於金陵時，生員顧杲等人發出《留都防亂公揭》聲討他，主持之人就是周鑣，阮大鋮因此

陳丹衷求解於士英，爲緝事者所獲，丹衷出爲長沙知州。於是察處御史羅萬爵希大鋮指，上疏痛詆鑣。而光祿卿祁逢吉，鑣同邑人，見人輒詈鑣，遂得爲户部侍郎。亡何，左良玉稱兵檄討士英罪，言引用大鋮，構陷鑣、縯祚，鍛煉周内。士英、大鋮益怒。大鋮謂鑣實召良玉兵，王乃賜鑣、縯祚自盡，鍾棄市。

仇恨周鑣。周鑣案件緊急，囑托御史陳丹衷向馬士英請求和解，被緝事之人所抓獲，陳丹衷出京任長沙知州。於是察處御史羅萬爵迎合阮大鋮意旨，上疏竭力詆毁周鑣。而光祿卿祁逢吉是周鑣同邑人，見人就詈駡周鑣，於是得以任户部侍郎。不久，左良玉舉兵傳檄聲討馬士英之罪，説他引薦任用阮大鋮，捏造罪名陷害周鑣、雷縯祚，羅織罪名，陷人於罪。馬士英、阮大鋮更加憤怒。阮大鋮説周鑣實際上招來左良玉兵，福王便賜周鑣、雷縯祚自殺，周鍾被斬殺。

雷縯祚

雷縯祚，太湖人。崇禎三年，舉於鄉。十三年夏，帝思破格用人，而考選止及進士，特命舉人貢生就試教職者，悉用爲部寺司屬推官知縣，凡二百六十三人，號爲庚辰特用。而縯祚得刑部主事。明年三月，劾楊嗣昌六大罪可斬，鳳陽總督朱大典、安慶巡撫鄭二陽、河南巡撫高名衡、山東巡撫王公弼宜急易，帝不悦。

十五年，擢武德道兵備僉事。山東被兵，縯祚守德州，有詔獎勵。乃疏劾督師范志完縱兵淫掠，折除軍餉，構結大黨。帝心善其言，以淫掠事責兵部，而令縯祚再陳。志完者，首輔周延儒門生也，縯祚意有所忌，久不奏。

明年五月，延儒下廷議，縯祚乃奏言："志完兩載僉事，驟陟督師，非有大黨，何以至是。大僚則尚書范景文等，詞林則諭德方拱乾等，言路則給事中朱徽、沈胤培、袁彭年等，皆其黨也。方德州被攻，不克去，掠臨清，又五日，志完始至。聞後部破景州，則大懼，欲避入德州城。漏三下，邀臣議。臣不聽，志完乃偕流寓詞臣拱乾見臣南城古廟。臣告以督師非入城官，薊州失事，由降丁内潰，志完不懌而去。若夫座主當朝，罔利

雷縯祚，太湖人。崇禎三年，參加鄉試考中舉人。十三年夏，皇帝想破格用人，而考核選拔衹至進士，特别命令舉人貢生考試教職的，全部使用爲部寺司屬的推官、知縣，一共二百六十三人，稱爲庚辰特用。而雷縯祚得到刑部主事之職。第二年三月，彈劾楊嗣昌六大罪可以斬首，鳳陽總督朱大典、安慶巡撫鄭二陽、河南巡撫高名衡、山東巡撫王公弼應該急速改换，皇帝不高興。

十五年，提升爲武德道兵備僉事。山東遭受兵禍，雷縯祚守德州，有詔書獎勵。於是上疏彈劾督師范志完放縱士兵奸淫搶掠，扣除軍餉，結成大的朋黨。皇帝心中認爲他的話對，以奸淫搶掠事責成兵部處理，而令雷縯祚再次陳述。范志完是首輔周延儒門生，縯祚内心有所顧忌，很久不上奏。

第二年五月，周延儒下交廷議，雷縯祚纔奏稱："志完任兩年僉事，突然提升爲督師，如果没有大的朋黨，怎麽能達到這個地位。大官如尚書范景文等，詞林如諭德方拱乾等，言路如給事中朱徽、沈胤培、袁彭年等，都是他的朋黨。當德州遭受攻擊，不勝而離去，搶掠臨清，又五日，范志完纔到達。聽説後部攻破景州，便非常畏懼，想躲避進入德州城。刻漏三下，邀請臣商議。臣不聽從，范志完纔偕同流動寄居的詞臣方拱乾見臣於南城古廟。我告訴他督師非入城官，薊州失事，是由於投降之兵内部潰逃，范志完不高興而辭去。至於座主執掌朝政，從中漁利，曲

曲庇，隻手有燎原之勢，片語操生死之權，稱功頌德，遍於班聯。臣不忍見陛下以周、召待大臣，而大臣以嚴嵩、薛國觀自待也。臣外藩小吏，乙榜孤蹤，不言不敢，盡言不敢，感陛下虛懷俯納，故不避首輔延儒與舉國媚附時局，略進一言。至中樞主計請餉必饋常例，天下共知，他乾没更無算。”

疏入，帝益心動。命議舊計臣李待問、傅淑訓，樞臣張國維及户科荆永祚，兵科沈迅、張嘉言罪，而召縯祚陛見。越數日，抵京。又數日入對，召志完、拱乾質前疏中語，拱乾爲志完辨，帝頷之。問縯祚稱功頌德者誰，對曰：“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蠲租，皆自居爲功。考選臺諫，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者，必先賄幕客董廷獻。”帝怒，逮廷獻，誅志完，而令縯祚還任。縯祚尋以憂去。

福王時，統鐼劾曰廣，因及之，遂逮治。明年四月，與鑣同賜自盡。故事，小臣無賜自盡者。因良玉兵東下，故大鋮輩急殺之。

贊曰：史可法憫國步多艱，忠義奮發，提兵江滸，以當南北之衝，四鎮棋布，聯絡聲援，力圖興復。然而天方降割，權臣掣肘於内，悍將跋扈於外，遂致兵頓餉竭，疆圉日蹙，孤城不保，志决身殲，亦可悲矣！高弘圖、姜曰廣皆藴忠謀，協心戮力，而扼於權奸，不安其位。蓋明祚傾移，固非區區一二人之所能挽也。

意袒護，一人之力而有燎原的形勢，一句話能操持生死大權，稱功頌德，遍及朝班行列。臣不忍心見陛下以對待周公、召公那樣對待大臣，而大臣像嚴嵩、薛國觀那樣對待國君。臣衹是外藩小吏，孤單的舉人，不説不敢，全部説出也不敢，感念陛下虛懷采納下臣之言，故不躲避首輔周延儒和全國獻媚歸附的時局，略微進呈一言。至於兵部主計官請餉必送常規，天下的人都知道，其他侵吞財物之事更是不計其數。”

奏疏入呈，皇帝更加心動。命令審議原計臣李待問、傅淑訓，兵部大臣張國維以及户科荆永祚，兵科沈迅、張嘉言之罪，而召雷縯祚殿階朝見。過了幾天，抵達京都。又數日入朝對答，召范志完、方拱乾質問前疏中的話，拱乾替范志完辯解，皇帝點頭。問雷縯祚稱功頌德者是誰，對答説：“周延儒招攬權力，收納賄賂，如起用廢官，清理獄案，蠲除租税，都自居爲功。考核選拔臺諫官，全部收羅爲門生。凡是謀求總兵巡撫的，必須先賄賂幕客董廷獻。”皇帝發怒，逮捕董廷獻，誅殺范志完，而命令雷縯祚返回任職。雷縯祚不久因服喪辭官。

福王時，朱統鐼彈劾姜曰廣，於是連及雷縯祚，便逮捕治罪。第二年四月，與周鑣同時賜自殺。按照舊例，小臣没有賜自盡的。因爲左良玉軍隊向東而下，所以阮大鋮等急忙殺掉他。

贊曰：史可法憂憫國家命運多難，忠義奮發，統率軍隊駐守江岸，以當南北要衝，四鎮星羅棋布，聯絡聲援，竭力圖謀國家興復。然而上天正降下禍害，權臣掣肘牽制於朝内，悍將專横跋扈於各鎮，以至於軍隊勞頓糧餉斷絶，國家一天天危急，孤城不能保守，志决身死，確實令人悲嘆！高弘圖、姜曰廣都藴蓄忠誠之謀，協心努力，却被權奸所扼制，不能安守其位。明朝國運傾覆遷移，本不是區區一二人所能挽救的。

明史卷二百七十五

列傳第一百六十三

張慎言 (子)履旋　徐石麒　解學龍
高倬 黄端伯(等)　左懋第　祁彪佳

張慎言　張履旋

張慎言，字金銘，陽城人。祖昇，河南參政。慎言舉萬曆三十八年進士。除壽張知縣，有能聲。調繁曹縣，出庫銀糴粟備振，連值荒歲，民賴以濟。

泰昌時，擢御史。逾月，熹宗即位。時方會議三案，慎言言："皇祖召諭百工，不究張差黨與，所以全父子之情；然必摘發奸謀，所以明君臣之義。至先皇踐阼，蠱惑之計方行，藥餌之奸旋發。崔文昇投涼劑於積憊之餘，李可灼進紅丸於大漸之際，法當駢首，恩反賜金。誰秉國成，一至此極！若夫鼎湖再泣，宗廟之鼎鬯爲重，則先帝之簪履爲輕。雖神廟鄭妃且先徙以爲望，選侍不即移宫，計將安待。"無何，賈繼春以請安選侍被譴，慎言抗疏救之。帝怒，奪俸二年。

天啓初，出督畿輔屯田，言："天津、静海、興濟間，沃野萬頃，可墾爲田。近同知盧觀象墾田三千餘畝，其溝洫廬舍之制，種植疏浚之方，犁然具備，可仿而行。"因列上官種、佃種、民種、軍種、屯種五法。又言："廣寧失守，遼人轉徙入

張慎言，字金銘，陽城人。祖父張昇，爲河南參政。張慎言考中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任壽張知縣，有能幹的政聲。調任政務繁劇的曹縣，拿出國庫銀兩糴糧賑災，接連遭遇饑荒，人民賴此得到救濟。

泰昌時期，提升爲御史。過了一個月，熹宗即位。當時正會集討論三大案，張慎言上言："皇祖召告百官，不追究張差同黨之人，是爲了保全父子之情；然而必定要揭發奸謀，是爲了表明君臣之義。到先皇即位，蠱惑之計正在施行，藥餌之奸旋即發生。崔文昇投放涼藥在重病之餘，李可灼進獻紅丸在病危之際，按法應當一同斬首，皇恩反而賜予金幣。誰執掌國家政權，竟達到這樣極端的地步！至於帝崩再泣，宗廟的祭祀爲重，則先帝的卑微舊臣爲輕，即使神廟鄭妃尚且先遷徙以爲望，選侍不到移宫，計謀將等待什麽。"不久，賈繼春因請求安置李選侍被譴責，張慎言上疏直陳以救。皇帝發怒，奪其俸二年。

天啓初年，出京監督畿輔屯田，上疏説："天津、静海、興濟之間，肥沃土地萬頃，可以開墾成良田。最近同知盧觀象開墾良田三千多畝，其溝渠房屋的制度，種植莊稼、疏浚流水的方法明白具備，可以仿照施行。"因此列上官種、佃種、民種、軍種、屯種五大方法。又上言："廣寧失守，遼人輾轉遷徙入關的人不下一百萬。

闢者不下百萬。宜招集津門，以無家之衆，墾不耕之田便。”詔從之。嘗疏薦趙南星，劾馮銓，銓大恨。五年三月，慎言假歸，銓屬曹欽程論劾，誣盜曹縣庫銀三千，遂下撫按徵贓，編戍肅州。

莊烈帝即位，赦免。崇禎元年，起故官。會當京察，請先治媚璫者附逆之罪，其他始付考功，報可。旋擢太僕少卿，歷太常卿、刑部右侍郎。讞耿如杞獄，不稱旨，并尚書韓繼思下吏，尋落職歸。久之，召爲工部右侍郎。國用不支，廷議開采、鼓鑄、屯田、鹽法諸事。慎言屢疏陳奏，悉根本計。大學士楊嗣昌議改府州縣佐爲練備、練總，慎言以更制事大，歷陳八議，其後卒不能行。由左侍郎遷南京户部尚書，七疏引疾，不允。就改吏部尚書，掌右都御史事。

十七年三月，京師陷。五月，福王即位南京，命慎言理部事。上中興十議：曰節鎮，曰親藩，曰開屯，曰叛逆，曰僞命，曰褒恤，曰功賞，曰起廢，曰懲貪，曰漕稅。皆嘉納。時大起廢籍，慎言薦吴甡、鄭三俊。命甡陛見，三俊不許，大學士高弘圖所擬也。勛臣劉孔昭、趙之龍等一日朝罷，群訴於廷，指慎言及甡爲奸邪，叱咤徹殿陛。給事中羅萬象言：“慎言平生具在，甡素有清望，安得指爲奸邪?”孔昭等伏地痛哭，謂慎言舉用文臣，不及武臣，囂争不已。又疏劾慎言，極詆三俊。且謂：“慎言當迎立時，阻難懷二心。乞寢甡陛見命，且議慎言欺蔽罪。”慎言疏辨，因乞休。萬象又言：“首膺封爵者，四鎮也。新改京營，又加二鎮銜，何嘗不用武。年來封疆之法，先帝多寬

應該招集津門，以無家可歸之衆開墾没有耕種的田地。”下詔聽從其請。他曾經上疏舉薦趙南星，彈劾馮銓，馮銓十分仇恨他。五年三月，張慎言請假歸家，馮銓下屬曹欽程糾舉彈劾，誣陷張慎言盗竊曹縣庫銀三千，於是下發巡撫巡按徵驗贓物，編列謫戍肅州。

莊烈帝即位，張慎言被赦免罪。崇禎元年，起用爲原官。適逢考察京官，張慎言請求先懲治諂媚宦官依附叛逆之罪，其餘的人纔交付考核功績，回報可行。不久提升爲太僕少卿，歷任太常卿、刑部右侍郎。判處耿如杞案件，不合帝意，與尚書韓繼思一并下交獄吏，不久落職歸家。很久之後，召任工部右侍郎。國家用度不能支撑，朝廷商議開采、鼓鑄、屯田、鹽法等事。張慎言多次上疏陳奏，都是國家根本大計。大學士楊嗣昌建議改府州縣之佐官爲練備、練總，張慎言認爲改變體制是大事，歷陳八議，其後終究没有推行。由左侍郎升遷爲南京户部尚書，七次上疏以病引退，朝廷不允許。就地改任吏部尚書，掌管右都御史事。

十七年三月，京城被攻陷。五月，福王即位於南京，命令張慎言管理部事。上呈中興十議：節鎮，親藩，開屯，叛逆，僞命，褒恤，功賞，起廢，懲貪，漕稅。都被善納。當時大量起用廢官，張慎言舉薦吴甡、鄭三俊。命令吴甡陛前朝見，而不允許三俊，是大學士高弘圖所擬定。勛臣劉孔昭、趙之龍等某天退朝後，在朝廷群起訴駡，指責張慎言和吴甡爲奸邪，大聲呵斥聲徹殿陛。給事中羅萬象説：“張慎言生平事績都在，吴甡一向有清明的聲望，怎麼能够指責爲奸邪呢?”劉孔昭等人伏地痛哭，説張慎言舉薦選用文臣，没有選用武臣，叫囂争論不休。又上疏彈劾張慎言，竭力詆毁鄭三俊。并且説：“張慎言在迎立之時，阻攔非難，懷有二心，請求停止吴甡陛見之命，并且判張慎言欺罔蒙蔽國君罪。”張慎言上疏申辯，於是請求退休。羅萬象又説：“首先接受封爵的是四鎮。新改京營，又加二鎮銜，哪裏不用武人。近年來封疆之法，先帝多放寬武臣，武臣報答先帝的在哪裏?祖宗舊制以票

武臣，武臣報先帝者安在？祖制以票擬歸閣臣，參駁歸言官，不聞委勛臣以糾劾也。使勛臣得兼糾劾，文臣可勝逐哉！”史可法奏：“慎言疏薦無不當。諸臣痛哭喧呼，滅絶法紀，恐驕弁悍卒益輕朝廷。”御史王孫蕃言：“用人，吏部職掌。奈何廷辱冢宰。”弘圖等亦以不能戢和文武，各疏乞休，不允。

擬定歸閣臣，參謀駁議歸言官，没有聽説委任勛臣用來糾舉彈劾。如果勛臣得以兼任糾舉彈劾，那麽文臣可以全部驅逐了！”史可法上奏：“張慎言上疏舉薦没有不恰當的。諸臣痛哭喧鬧呼叫，滅絶法紀，恐怕驕横的軍弁强悍的士卒會更加輕視朝廷。”御史王孫蕃上言：“用人是吏部執掌。爲什麽要當廷辱駡冢宰。”高弘圖等人也以不能和睦文武，各自上疏請求退休，朝廷不允許。

甡既不出，慎言乞休得請，加太子太保，廕一子。山西盡陷於賊，慎言無家可歸，流寓蕪湖、宣城間。國亡後，疽發於背，戒勿藥，卒，年六十九。

吴甡既不出任，張慎言請求退休并得其所請，加封太子太保，封廕一子。山西全部陷於賊手，張慎言無家可歸，流落寓居於蕪湖、宣城之間。國家滅亡後，疽發於背，告誡不用藥，病死，時年六十九歲。

慎言少喪二親，鞠於祖母。及爲御史，訃聞，引義乞歸，執喪三年以報。

張慎言少年時喪失父母二親，由祖母養大。到官任御史，聽到祖母病逝的消息，引義請求歸家，服喪三年以報答。

子履旋，舉崇禎十五年鄉試。賊陷陽城，投崖死。事聞，贈御史。

張慎言之子張履旋，考中崇禎十五年鄉試。賊攻破陽城，投崖而死。事迹上聞，贈御史。

徐石麒

徐石麒，字寶摩，嘉興人。天啓二年進士。授工部營繕主事，管節慎庫。魏忠賢兼領惜薪司，所需悉從庫發，石麒輒持故事格之。其黨譟於庭，不爲動。御史黄尊素坐忤忠賢下詔獄，石麒爲盡力。忠賢怒，執新城侯王昇子下獄，令誣賄石麒，捕繫其家人，勒完贓而削其籍。

徐石麒，字寶摩，嘉興人。天啓二年進士。授官工部營繕主事，管理節慎庫。魏忠賢兼領惜薪司，所需之物全部從庫中調撥，石麒便用舊例抗拒他。其黨羽在庭上哄鬧，不被所動。御史黄尊素因違忤魏忠賢被關押於欽犯監獄，徐石麒爲之竭力營救。魏忠賢怒，拘捕新城侯王昇之子下獄，令他誣告賄賂徐石麒，逮捕徐石麒家人，勒令交清臟物而削除其官籍。

崇禎三年，起南京禮部主事，就遷考功郎中。八年，佐尚書鄭三俊京察，澄汰至公。歷尚寶卿、應天府丞。十一年春，入賀。三俊時爲刑部尚書，議侯恂獄不中，得罪。石麒疏救，釋之。石麒官南京十餘年，至是始入爲左通政，累遷光禄卿、通政使。十五年，擢刑部右侍郎，讞吏部尚書李日宣等獄。帝曰：“枚卜大典，日宣稱詡徇私。”石麒予輕比，貶二秩。先是，會推閣臣，日宣一再推，

崇禎三年，起用徐石麒任南京禮部主事，就地升遷考功郎中。八年，輔助尚書鄭三俊考察京官，澄清淘汰最公允。歷任尚寶卿、應天府丞。十一年春，入京祝賀。鄭三俊當時任刑部尚書，議判侯恂案件不合聖意，得罪。徐石麒上疏救援，釋放了他。徐石麒作官於南京十多年，到這時纔入京任左通政使，連續升遷爲光禄卿、通政使。十五年升任刑部右侍郎，審判吏部尚書李日宣等案件。皇帝説：“選官大典，李日宣誇大徇順私情。”徐石麒予以輕罪比擬，貶官二秩。在此之前，會集推舉閣臣，李日宣一再推薦，於是

因及副都御史房可壯、工部右侍郎宋玫、大理寺卿張三謨，石麒與焉。召對便殿，石麒獨不赴。及是帝怒，戍日宣及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煊，奪可壯、玫、三謨及讞獄左侍郎惠世揚官。石麒代世揚掌部事，旋進左。

當是時，帝以威刑馭下，法官引律，大抵深文附會，予重比。石麒奉命清獄，推明律意，校正今斷獄之不合於律者十餘章，先以白同官。以次審理十三司囚，多寬減。然廉公，一時大法赫然，無敢倖免者。兵部尚書陳新甲下獄，朝士多營救。石麒持之曰："人臣無境外交。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專擅便宜者。新甲私款辱國，當失陷城寨律，斬。"帝曰："未中，可覆擬。"乃論新甲陷邊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親藩七，從來未有之奇禍。當臨敵缺乏，不依期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斬。奏上，新甲棄市，新甲黨皆大恨。

石麒尋擢本部尚書。中官王裕民坐劉元斌黨，元斌縱軍淫掠，伏誅，裕民以欺隱不舉下獄。帝欲殺之，初令三法司同鞫，後專付刑部，石麒議戍烟瘴。奏成，署院寺名以進。帝怒其失出，召詰都御史劉宗周，對曰："此獄非臣讞。"徐曰："臣雖不與聞，然閱讞詞，已曲盡情事。刑官所執者法耳，法如是止，石麒非私裕民也。"帝曰："此奴欺罔實甚，卿等焉知？"令石麒改讞詞，棄之市。無何，宗周以救姜埰、熊開元獲嚴譴，僉都御史金光辰救之，奪職。石麒再疏留，不納。埰、開元既下詔獄，移刑部定罪。石麒據原詞擬開元贖徒，埰謫戍，不復鞫訊。帝責對狀，石麒援故

推及副都御史房可壯、工部右侍郎宋玫、大理寺卿張三謨，徐石麒也在推舉之列。召見對策於便殿，徐石麒獨不前往。至此皇帝發怒，貶謫李日宣及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煊充戍役，削奪房可壯、宋玫、張三謨以及讞獄左侍郎惠世揚官職。徐石麒代替惠世揚掌管部事，不久進升左侍郎。

當時，皇帝以威猛刑罰統治天下，法官引用法律條文，大都牽强苛細，予以重罪相比擬。徐石麒奉命清理獄案，推究闡明律令之意，校正當時斷案不合於律令者十多章，先以之告訴同官。依次審理十三司囚犯，多寬緩减罪。然而廉潔公正，一時之間國家大法顯赫，没有敢於僥幸免罪的。兵部尚書陳新甲下獄，朝廷官吏多營救，徐石麒堅持説："人臣没有境外之交。没有身在朝廷，不告訴君父而自作主張的。陳新甲私下交好使國家受辱，罪與失陷城寨的律令相當，判斬。"皇帝説："不適合，可再擬罪。"便判陳新甲失陷四座邊城，失陷七十二座腹地城，失陷七處親藩，從來没有這樣的奇禍。判與臨敵畏怯，不按期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同罪，斬首。奏疏上呈，陳新甲被處斬，新甲的黨羽都十分仇恨他。

徐石麒不久提升爲刑部尚書。宦官王裕民因與劉元斌同黨而獲罪，劉元斌縱容軍隊奸淫搶掠，被殺，王裕民因欺騙隱瞞不舉劾元斌而下獄。皇帝想殺掉他，開初命令三法司共同審問，後來專門交給刑部，徐石麟議判戍守烟瘴之地。奏疏寫成，署院寺之名進呈。皇帝怒其量刑過輕，召問都御史劉宗周，對答説："這個案件不是臣審理。"又慢慢地説："臣雖然不參與此案審理，但閱讀審判之詞，已經詳盡説明事情原委。刑官所執的祇是法律，法如此而止，石麒不是偏袒裕民。"皇帝説："此奴才欺罔確實太過分，你等哪裏知道？"命令徐石麒改動審判詞，斬首於市。不久，劉宗周因救姜埰、熊開元遭到嚴厲譴責，僉都御史金光辰援救他，被罷官。徐石麒兩次上疏挽留，不被采納。姜埰、熊開元已下欽犯監獄，移交刑部定罪。徐石麒根據原詞擬熊開元

事對。帝大怒，除司官三人名，石麒落職閒住。

贖爲徒隸，姜埰貶謫戍役，不再審訊。皇帝責對狀，徐石麒援引舊例對答。皇帝大怒，除掉司官三人名籍，徐石麒落職閑居。

福王監國，召拜右都御史，未任，改吏部尚書。奏陳省庶官、慎破格、行久任、重名器、嚴起廢、明保舉、交堂廉七事。時方考選，與都御史劉宗周矢公甄别，以年例出御史黄耳鼎、給事中陸朗於外。朗賄奄人得留用，石麒發其罪。朗恚，詆石麒，石麒稱疾乞休。耳鼎亦兩疏劾石麒，并言其枉殺陳新甲。石麒疏辯，求去益力。馬士英擬嚴旨，福王不許，命馳驛歸。

福王監國，召徐石麒授予右都御史，還没有到任，又改任吏部尚書。徐石麒上奏陳述省庶官、慎破格、行久任、重名器、嚴起廢、明保舉、交堂廉七件事。當時正值考核選官，與都御史劉宗周發誓公正甄别，按照常例，外調御史黄耳鼎、給事中陸朗到地方。陸朗賄賂宦官得以留用，徐石麒揭發他的罪行。陸朗憤恨，詆毁徐石麒，石麒稱病請求退休。黄耳鼎也上兩疏彈劾徐石麒，并説他冤枉殺死陳新甲。徐石麒上疏辯解，請求離去更加盡力。馬士英擬定嚴厲的聖旨，福王不答應，命令他驅驛車返家。

石麒剛方清介，扼於權奸，悒悒不得志。士英挾定策功，將圖封，石麒議格之。中官田成輩納賄請囑，石麒悉拒不應。由是中外皆怨，構之去。去後以登極恩，加太子太保。

徐石麒剛强方正清廉耿直，被權奸所扼制，悒悒不得志。馬士英挾持擁立福王之功，將要圖謀封賞，徐石麒持議拒絶他。宦官田成之輩納賄請求囑托，徐石麒全部拒絶不回應。因此宫廷内外都怨恨他，陷害他，逼其離去。離去後因皇帝登極之恩，加封太子太保。

明年，南都亡。石麒時居郡城外，城將破，石麒曰："吾大臣也，城亡與亡！"復入居城中，以閏月二十六日朝服自縊死，年六十有八。

第二年，南都滅亡。徐石麒當時居住郡城外，城將要被攻破，徐石麒説："我是大臣，城亡，我與之同亡！"又入居城中，在閏月二十六日穿着朝服自縊而死，終年六十八歲。

解學龍

解學龍，字石帆，揚州興化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歷金華、東昌二府推官。

解學龍，字石帆，揚州興化人。萬曆四十一年考中進士，歷任金華、東昌二府的推官。

天啓二年，擢刑科給事中。遼東難民多渡海聚登州，招練副使劉國縉請帑金十萬振之，多所乾没。學龍三疏發其弊，國縉遂獲譴。王紀忤魏忠賢削籍，學龍言："紀亮節弘猷，召置廊廟，必能表正百僚，裁决大務。"失忠賢意，不報。已，劾川貴舊總督張我續貪淫漏網，新總督楊述中縮朒卸責，帝不罪。學龍通曉政務，上言：

天啓二年，提升爲刑科給事中。遼東的難民多渡海聚集在登州，招練副使劉國縉請求帑金十萬賑救難民，多被貪污。解學龍三次上疏揭發其弊端，劉國縉於是遭到罪罰。王紀觸犯魏忠賢被削除官籍，解學龍説："王紀節操貞亮謀略遠大，召入安置於朝廷，必定能够作爲表率匡正百官，裁斷决定大事。"因有失於魏忠賢本心，不予回報。隨後彈劾四川、貴州舊總督張我續貪婪淫虐没有被制裁，新總督楊述中退縮不前推卸責任，皇帝不加罪。解學龍通曉行政事務，上呈奏言：

遼左額兵舊九萬四千有奇，

遼東額定軍隊舊制九萬四千多人，每年

歲餉四十餘萬。今關上兵止十餘萬，月餉乃二十二萬。遼兵盡潰，關門宜募新兵。薊鎮舊有額兵，乃亦給厚糈召幕。舊兵以其餉厚，悉竄入新營，而舊額又如故，漏卮可勝言。國初，文職五千四百有奇，武職二萬八千有奇。神祖時，文增至一萬六千餘，武增至八萬二千餘矣。今不知又增幾倍。誠度冗者汰之，歲可得餉數十萬。裁冗吏，核曠卒，俾衛所應襲子弟襲職而不給俸，又可得數十萬。

軍餉四十多萬。現在關上之兵祇有十餘萬，每月軍餉却有二十二萬。遼兵全部潰逃，關門應該招募新兵。薊鎮舊有額定兵數，却也給以豐厚糧餉招募，舊有之兵因其糧餉豐厚，全部竄入新營，而舊有數額又照舊不變，軍餉外溢不言而明。開國之初，文官五千四百有餘，武官二萬八千有餘。神祖時，文官增至一萬六千多，武官增至八萬二千多了。現在不知又增加了幾倍。內心揣度，汰除冗員，每年可以獲得糧餉數十萬。裁除冗餘之使，核實空居之兵，使衛所應該世襲的子弟襲其職位而不供給俸禄，又可以得到數十萬糧餉。

京邊米一石，民輸則非一石也。以民之費與國之收衷之，國之一，民之三。關餉一斛銀四錢，以易錢則好米值錢百，惡米止三四十錢，又其下腐臭不可食。以國之費與兵之食衷之，兵之一，國之三。總計之，民費其六，而兵食其一。況小民作奸欺漕卒，漕卒欺官司，官司欺天子，展轉相欺，米已化爲糠秕沙土；兼濕熱蒸變，食不可咽，是又化有用之六，爲無用之一矣。臣以爲莫如修屯政，屯政修則地闢而民有樂土，粟積而人有固志。昔吴璘守天水，縱横鑿渠，綿亘不絶，名曰“地網”，敵騎不能逞。今仿其制，溝涂之界，各樹土所宜木，小可獲薪果之饒，大可得抗扼之利，敵雖强，何施乎。

京邊米一石，人民繳納則不僅一石。把人民的支出與國家的收入相折合，國家的一成，是人民的三成。關餉一斛銀四錢，用以换錢，則好米值錢一百，壞米祇值三四十錢，再其下者腐臭不可吃。用國家的支出與士兵所食用折合，士兵的一成，是國家的三成。總共計算，人民支出六成，而士兵祇食用一成。何况小民作假欺騙漕糧之卒，漕糧之卒欺騙主司之官，主司之官欺騙天子，輾轉相欺騙，米已經化成糠秕沙土；更兼濕熱蒸發變質，吃不能下咽，這又是化有用的六成，成爲無用的一成了。臣認爲不如實行屯田之政，屯田之政實行了，則土地得到了開墾而人民生活安樂，糧食積聚起來而人有穩固之心。過去吴璘守天水，縱横修鑿水渠，綿延不斷，稱爲“地網”，敵人的騎兵不能得逞。現在仿照他的辦法，溝渠道路的界劃上，各自栽種土地所適宜的樹，小益處可以獲得柴薪果實的豐饒，大益處可以獲得抗禦扼制敵人的便利。敵人雖然强大，如何施展呢。

帝亟下所司，而議竟中格。稍進右給事中。五年九月，御史智鋌劾學龍及編修侯恪爲東林鷹犬，遂削籍。

皇帝立即下發有關部門，而議論最終合乎實際。稍後進升右給事中。天啓五年九月，御史智鋌彈劾解學龍以及編修侯恪是東林黨的幫凶，於是削除官籍。

崇禎元年，起歷户科都給事中。

崇禎元年，起用歷任户科都給事中。因人民

以民貧盜起，請大清吏治。尋劾薊撫王應豸剋餉激變，又上足餉十六事。帝皆采納。遷太常少卿、太僕卿。五年，改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疏言："臣所部州縣七十八，而坐逋賦降罰者至九十人。由數歲之逋責於一歲，數人之逋責於一人，故終無及額之日也。請別新舊，酌多寡，立帶徵之法。"可之。四方盜賊蜂起，江西獨無重兵，學龍以爲言，詔增置千人。討平都昌、萍鄉諸盜，合閩兵擊破封山妖賊張普薇等，賊遂殄滅。

十二年冬，擢南京兵部右侍郎。明年春，將解任，遵例薦舉屬吏，并及遷謫官黃道周。帝怒，徵下獄，責其黨庇行私，廷杖八十，削其籍，移入詔獄，竟坐遣戍。十五年秋，道周召還，半道請釋學龍，不聽。

十七年五月，福王立於南京，召拜兵部左侍郎。十月，擢刑部尚書。時方治從賊之獄，仿唐制六等定罪。學龍議定，以十二月上之。

其一等應磔者：吏部員外郎宋企郊，舉人牛金星，平陽知府張嶙然，太僕少卿曹欽程，御史李振聲、喻上猷，山西提學參議黎志陞，陝西左布政使陸之祺，兵科給事中高翔漢，潼關道僉事楊王休，翰林院檢討劉世芳十一人也。

二等應斬秋决者：刑科給事中光時亨，河南提學僉事鞏焴，庶吉士周鍾，兵部主事方允昌四人也。

三等應絞擬贖者：翰林修撰兼户、兵二科都給事中陳名夏，户科給事中楊枝起、廖國遴，襄陽知府王承曾，天津兵備副使原毓宗，庶吉士何胤光，少詹事項煜七人也。

貧困强盜興起，請求大規模清理吏治。不久彈劾薊州巡撫王應豸剋扣軍餉激發變亂，又上奏補足糧餉十六條辦法，皇帝都予以采納。升遷太常少卿、太僕卿。五年，改任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上疏説："臣所管轄州縣七十八個，而因欠賦税之罪降罰的達到九十人。由多年的欠税在一年中責成交納，數人的欠税責求一人交納，所以終究没有完成額數的日子。請求分別新舊税，酌量多少，制定帶徵的税法。"皇帝同意其請。四方盜賊蜂擁而起，江西獨無强大軍隊。解學龍以此上言，下詔增設一千人。討伐平定都昌、萍鄉等地强盜，會合閩地軍隊打敗封山妖賊張普薇等，盜賊於是被全部消滅。

十二年冬，提升爲南京兵部右侍郎。第二年春，將要解除此任，遵照規定推薦屬下官吏，并且連及貶謫之官黃道周。皇帝發怒，逮捕關進監獄，責備他庇護朋黨謀求私利，當廷杖擊八十下，削除官籍，轉移到欽犯監獄，終究因罪遣送戍役。十五年秋，黃道周召回，中途請求釋放解學龍，不聽從。

十七年五月，福王在南京即位，徵召拜授兵部左侍郎。十月，提升爲刑部尚書。當時正懲治順從盜賊的案件，仿照唐代制度按六等定罪。解學龍議定，在十二月上呈。

其一等罪應判磔刑的：吏部員外郎宋企郊，舉人牛金星，平陽知府張嶙然，太僕少卿曹欽程，御史李振聲、喻上猷，山西提學參議黎志陞，陝西左布政使陸之祺，兵科給事中高翔漢，潼關道僉事楊王休，翰林院檢討劉世芳十一人。

二等罪應判斬刑秋天處决的：刑科給事中光時亨，河南提學僉事鞏焴，庶吉士周鍾，兵部主事方允昌四人。

三等罪應判絞刑擬贖罪的：翰林修撰兼户、兵科都給事中陳名夏，户科給事中楊枝起、廖國遴，襄陽知府王承曾，天津兵備副使原毓宗，庶吉士何胤光，少詹事項煜七人。

四等應戍擬贖者：禮部主事王孫蕙，翰林院檢討梁兆陽，大理寺正錢位坤，總督侍郎侯恂，山西副使王秉鑑，御史陳羽白、裴希度、張懋爵，禮部郎中劉大鞏，吏部員外郎郭萬象，給事中申芝芳、金汝礪，舉人吴達，修撰揚廷鑑及黄繼祖十五人也。

五等應徒擬贖者：通政司參議宋學顯，諭德方拱乾，工部主事繆沅，給事中吕兆龍、傅振鐸，進士吴剛思，檢討方以智、傅鼎銓，庶吉士張家玉及沈元龍十人也。

六等應杖擬贖者：工部員外郎潘同春，禮部員外郎吴泰來，主事張琦，行人王于曜，行取知縣周壽明，進士徐家麟及向列星、李栩八人也。

其留北俟後定奪者：少詹事何瑞徵、楊觀光，太僕少卿張若麒，副使方大猷，户部侍郎黨崇雅，吏部侍郎熊文舉，太僕卿葉初春，給事中龔鼎孳、戴明説、孫承澤、劉昌，御史涂必泓、張鳴駿，司業薛所藴，通政參議趙京仕，編修高爾儼，户部郎中衛周祚及黄紀、孫襄十九人也。

其另存再議者：給事中翁元益、郭充，庶吉士魯桌、吴爾壎、史可程、王自超、白胤謙、梁清標、楊棲鶚、張元琳、吕崇烈、李化麟、朱積、趙頖、劉廷琮，吏部郎中侯佐，員外郎左懋泰，禮部郎中吴之琦，兵部員外郎鄒明魁，行人許作梅，進士胡顯，太常博士龔懋熙及王之牧、王皋、梅鶚、姬琨、朱國壽、吴嵩胤二十八人也。

其已奉旨録用者：兵部尚書張縉彦，給事中時敏，諭德衛胤文、韓四維，御史蘇京，行取知縣黄國琦、施鳳儀，兵部郎中張正聲，内閣中書舍人顧大成及姜荃林等十人也。

四等罪應判戍役擬贖罪的：禮部主事王孫蕙，翰林院檢討梁兆陽，大理寺正錢位坤，總督侍郎侯恂，山西副使王秉鑑，御史陳羽白、裴希度、張懋爵，禮部郎中劉大鞏，吏部員外郎郭萬象，給事中申芝芳、金汝礪，舉人吴達，修撰楊廷鑑以及黄繼祖十五人。

五等罪應判徒役擬贖罪的：通政司參議宋學顯，諭德方拱乾，工部主事繆沅，給事中吕兆龍、傅振鐸，進士吴剛思，檢討方以智、傅鼎銓，庶吉士張家玉以及沈元龍十人。

六等罪應判杖擊擬贖罪的：工部員外郎潘同春，禮部員外郎吴泰來，主事張琦，行人王于曜，行取知縣周壽明，進士徐家麟及向列星、李栩八人。

那些留在北方等待以後决定的：少詹事何瑞徵、楊觀光，太僕少卿張若麒，副使方大猷，户部侍郎黨崇雅，吏部侍郎熊文舉，太僕卿葉初春，給事中龔鼎孳、戴明説、孫承澤、劉昌，御史涂必泓、張鳴駿，司業薛所蘊，通政參議趙京仕，編修高爾儼，户部郎中衛周祚以及黄紀、孫襄十九人。

那些另存再議的：給事中翁元益、郭充，庶吉士魯桌、吴爾壎、史可程、王自超、白胤謙、梁清標、楊棲鶚、張元琳、吕崇烈、李化麟、朱積、趙頖、劉廷琮，吏部郎中侯佐，員外郎左懋泰，禮部郎中吴之琦，兵部員外郎鄒明魁，行人許作梅，進士胡顯，太常博士龔懋熙以及王之牧、王皋、梅鶚、姬琨、朱國壽、吴嵩胤二十八人。

那些已經奉旨録用的：兵部尚書張縉彦，給事中時敏，諭德衛胤文、韓四維，御史蘇京，行取知縣黄國琦、施鳳儀，兵部郎中張正聲，内閣中書舍人顧大成以及姜荃林等十人。

得旨："周鍾等不當緩决，陳名夏等未蔽厥辜，侯恂、宋學顯、吴剛思、方以智、潘同春等擬罪未合。新榜進士盡污僞命，不當復玷班聯。"令再議。惟方拱乾結納馬、阮，特旨免其罪。

明年正月，學龍奉詔擬周鍾、光時亨等各加一等，潘同春諸臣皆候補小臣，受僞無據，仍執前律。當是時，馬、阮必欲殺周鍾。學龍欲緩其死，謀之次輔王鐸，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請停刑。鐸即擬俞旨，褒以詳慎平允。士英聞之大怒，然事已無及。大鋮暨其黨張捷、楊維垣聲言欲劾學龍，學龍引疾。命未下，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等詆其曲庇行私，遂削籍。

大鋮既殺鍾、時亨，即傳旨二等罪斬者謫充雲南金齒軍，三等罪絞者充廣西邊衛軍，四等以下俱爲民，永不敍用。然學龍所定案亦多漏網，而所擬一等諸犯，皆隨賊西行，實未嘗正刑辟也。黄繼祖、沈元龍、向列星、李㭎、黄紀、孫襄、王之牧、王臯、梅鶚、姬琨、朱國壽、吴嵩胤、姜荃林，皆未詳其官。

學龍歸，南都旋失。久之卒於家。

高倬

高倬，字枝樓，忠州人。天啓五年進士。除德清知縣，調金華。

崇禎四年，徵授御史。薊遼總督曹文衡與總監鄧希詔相訐奏。詔殫力幹濟，以副委任。倬乃上疏言："文衡骯髒成性，必不能仰鼻息於中官；希詔睚眦未忘，何能化戈矛爲同氣。封疆事重，宜撤希詔安文衡心。若文衡不足用，宜更置，勿使中官參之。

得到聖旨："周鍾等人不應當延緩至秋天處决，陳名夏等没有判到應得之罪，侯恂、宋學顯、吴剛思、方以智、潘同春等人擬罪不合。新榜進士都受僞命而玷污，不應當再玷污朝班行列。"命令再議定。祇有方拱乾結交馬士英、阮大鋮，特别下旨免除其罪。

第二年正月，解學龍奉詔令擬周鍾、光時亨等各加罪一等，潘同春等臣都候補小臣，接受僞官無根據，仍然執行先前的律令。當時，馬士英、阮大鋮一定要殺周鍾。解學龍想延緩其死刑，與次輔王鐸謀劃，趁馬士英注籍在家時上呈，并且請求停刑。王鐸便擬定表示同意的聖旨，褒贊詳備謹慎公平允當。馬士英聽説後大怒，然而事情已經來不及。阮大鋮及其朋黨張捷、楊維垣揚言想要彈劾解學龍，解學龍以疾病爲由引退。命令未下，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等人詆毁他枉曲庇護，偏袒罪人，便被削除官籍。

阮大鋮殺了周鍾、光時亨，便傳達聖旨二等罪判斬刑的，貶謫充戍雲南金齒軍，三等罪判絞刑的充戍廣西邊衛軍，四等罪以下都削籍爲民，永遠不録用。然而解學龍所判定的罪案也多有漏網者，而所擬定判處的一等罪的衆犯人，都已隨賊向西去，實際上不曾正以刑法。黄繼祖、沈元龍、向列星、李㭎、黄紀、孫襄、王之牧、王臯、梅鶚、姬琨、朱國壽、吴嵩胤、姜荃林，都不詳其作何官。

解學龍歸家，南都旋即失陷，後來死於家中。

高倬，字枝樓，忠州人。天啓五年考中進士，授官德清知縣，調任金華。

崇禎四年，徵召授官御史。薊、遼總督曹文衡與總監鄧希詔互相上奏攻擊。下詔撫慰二人竭力爲國效勞，争取成功，以符合朝廷所委重任。高倬便上疏説："曹文衡卑鄙成性，必定不能向宦官低聲下氣；鄧希詔一點小的仇怨也不會忘記，怎麽能够化解尖鋭矛盾而同心協力呢。邊疆事情重大，應該撤回鄧希詔以安定曹文衡之心。

諸邊鎮臣如希詔不少，使人效希詔，督撫之展布益難。即諸邊督撫如文衡亦不少，使人效文衡，將邊事之廢壞愈甚。”疏入，貶一秩視事。巡視草場，坐失火下吏。廷臣申救，不納。逾年熱審，給事中吴甘來以爲言，始釋歸。起上林署丞，稍遷大理右寺副。

如果曹文衡不值得任用，應該重新派員，不要使宦官參預。諸邊防鎮守之臣像鄧希詔那樣的人不少，使人效法鄧希詔，督撫的安排部署便更加困難。就是諸邊防的督撫像曹文衡的也不少，使人效法曹文衡，邊防大事的荒廢敗壞會更加嚴重。”奏疏呈入，被貶一級俸禄，照樣處理本官事務。巡察草料場，因屬下小吏失火得罪。朝廷之臣營救，不被采納。過了一年按例減罪處理，給事中吴甘來以此上言，纔獲釋歸家。起用爲上林署丞，稍稍升遷大理右寺副。

十一年五月，火星逆行，詔修省。倬以近者刑獄滋繁，法官務停閣，請敕諸司剋期奏報，大者旬，小者五日。其奉旨覆讞者，或五日三日，務俾積案盡疏，囹圄衰減。帝爲采納。屢遷南京太僕卿。太僕故駐滁州，滁爲南都西北門户。請募州人爲兵，保障鄉土，從之。十六年二月，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其秋，操江改任武臣劉孔昭，召倬别用，未赴而京師陷。

十一年五月，火星倒行，下詔修身反省。高倬因近來刑事案件繁多，司法官行事停留擱置，請求下令諸司規定日期上報，大案十天，小案五天。那些奉旨重新審理的，或五天三天，務必使積壓的案件全部疏通，減輕監獄負擔。皇帝對此議予以采納。屢次升遷爲南京太僕卿。太僕原駐滁州，滁州是南都西北的門户，請求招募州人爲兵，保障鄉土，皇帝聽從。十六年二月，提升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這年秋天，操江改任武臣劉孔昭，召回高倬另外任用，尚未赴任而京城陷落。

福王立南京，拜倬工部右侍郎。御用監内官請給工料銀，置龍鳳几榻諸器物及宫殿陳設金玉諸寶，計貲數十萬，倬請裁省。光禄寺辦御用器至萬五千七百有奇，倬又以爲言。皆不納。明年二月，由左侍郎拜刑部尚書。國破，倬投繯死。

福王在南京立，拜授高倬爲工部右侍郎。御用監内官請求提供工料銀，置辦龍鳳几榻等器物以及宫殿陳設金玉等寶，合計用資數十萬，高倬請求裁減。光禄寺辦置御用器物達一萬五千七百有餘，高倬又以此上言。都不予采納。第二年二月，由左侍郎官拜刑部尚書。國家破亡，高倬上吊自殺。

是時，大臣殉難者：倬與張捷、楊維垣，庶僚則有黄端伯、劉成治、吴嘉胤、龔廷祥。

這時，殉難的大臣有：高倬與張捷、楊維垣，庶僚便有黄端伯、劉成治、吴嘉胤、龔廷祥。

黄端伯

端伯，字元公，建昌新城人。崇禎元年進士。歷寧波、杭州二府推官。行取赴都，母憂歸。服闋入都，疏陳益王居建昌不法狀。王亦劾端伯離間親藩，及出妻酗酒諸事。有詔候勘，避居廬山。福王立，大學士姜曰廣薦起之。明年三月，授儀制主事。

黄端伯，字元公，建昌新城人。崇禎元年中進士。歷任寧波、杭州二府的推官。經人薦舉調赴京城任職，守母喪歸家。喪期滿入京，上疏陳説益王居建昌不守法律的情狀。益王也彈劾黄端伯離間親藩，以及拋棄妻子酗酒等事。有詔書令聽候勘問，避居於廬山。福王即位，大學士姜曰廣推薦起用他。第二年三月，授官儀制主事。

五月，南都破，百官皆迎降。端伯不出，捕繫之。閲四月，諭之降，不從，卒就戮。

五月，南都被攻破，百官都迎接大清軍而投降。黄端伯不出來，逮捕繫獄。過了四個月，告諭勸其投降，不聽從，終於被殺。

劉成治

成治，字廣如，漢陽人。崇禎七年進士。福王時，歷官户部郎中。國破，忻城伯趙之龍將出降，入户部封府庫。成治憤，手搏之，之龍跳而免。成治自經。

劉成治，字廣如，漢陽人。崇禎七年中進士。福王時期，歷任户部郎中。國都被攻破，忻城伯趙之龍將要出去投降，入户部封存府庫，劉成治憤恨，以手搏擊他，趙之龍跳開而免。劉成治自縊而死。

吴嘉胤

嘉胤，字繩如，松江華亭人。由鄉舉歷官户部主事。奉使出都，聞變，還謁方孝孺祠，投繯死。

吴嘉胤，字繩如，松江華亭人。由鄉試中舉歷任户部主事。奉使出京都，聽説國破變故，返還拜謁方孝孺祠堂，上吊自殺。

龔廷祥(等)

廷祥，字伯興，無錫人。馬世奇門人也。崇禎十六年進士。爲中書舍人。城破，衣冠步至武定橋投水死。

時又有欽天監博士陳于階、國子生吴可箕、武舉黄金璽、布衣陳士達，并死焉。

龔廷祥，字伯興，無錫人。馬世奇的學生。崇禎十六年中進士。任中書舍人。京城被攻破，穿戴衣冠走到武定橋投水自殺。

當時又有欽天監博士陳于階、國子生吴可箕、武舉黄金璽、平民陳士達，都死於國難。

左懋第

左懋第，字蘿石，萊陽人。崇禎四年進士。授韓城知縣，有異政。遭父喪，三年不入内寢，事母盡孝。

十二年，擢户科給事中。疏陳四弊，謂民困、兵弱、臣工委頓、國計虚耗也。又陳貴粟之策，令天下贖罪者盡輸粟，鹽策復開中之舊，令輸粟邊塞充軍食。彗星見，詔停刑，懋第請馬上速傳。又請嚴禁將士剽掠，有司朘削。請散米錢，振輦下饑民，收養嬰孩。明年正月，剿餉罷徵，亦請馬上速行，恐遠方吏不知，先已徵，民不沾實惠。帝并采納。

左懋第，字蘿石，萊陽人。崇禎四年中進士。授官韓城知縣，有卓異的政績。遭遇父喪，三年不入内室睡，事奉母親盡其孝道。

十二年，提升爲户科給事中。上疏陳説四種弊端，説人民困頓、軍隊薄弱、臣工委頓、國計虚耗。又陳獻增加糧食的策略，命令天下贖罪的人全部繳納糧食，鹽策恢復鼓勵商人輸送糧食到邊塞而給予食鹽運銷權的舊有制度，命令運輸糧食到邊塞充實軍糧。彗星出現，下詔停止用刑，左懋第請求迅速傳布。又請求嚴禁將士搶劫擄掠和主管官吏從中剥削。請求散發米錢，賑救京郊飢民，收養嬰兒。第二年正月，剿餉罷除徵收，又請迅速推行，恐怕遠方官吏不知，先已徵收，人民不能沾有實惠。皇帝一并采納。

三月，大風霾。帝布袍齋居，禱之不止。懋第言："去秋星變，朝停刑而夕即滅。今者不然，豈陛下有其文未修其實乎？臣敢以實進。練餉之

三月，遭遇大風沙，天色晦暗。皇帝穿布袍齋戒居處，祈禱而不止。左懋第説："去年秋天星變，早晨停刑而晚上便消失。現在不應驗，難道是陛下有其形式而没有修省實際嗎？臣冒昧地

加，原非得已。乃明旨減兵以省餉，天下共知之，而餉猶未省，何也？請自今因兵徵餉，預使天下知應加之數，官吏無所逞其奸，以信陛下之明詔。而刑獄則以睿慮之疑信，定諸囚之死生，諸疑於心與疑信半者，悉從輕典。豈停刑可止彗，解網不可以返風乎？且陛下屢沛大恩，四方死者猶枕藉，盗賊未見衰止，何也？由蠲停者止一二。存留之賦，有司迫考成，催徵未敢緩，是以莫救於凶荒。請於極荒州縣，下詔速停，有司息訟，專以救荒爲務。”帝曰：“然。”於是上災七十五州縣新、舊、練三餉并停，中災六十八州縣止徵練餉，下災二十八州縣秋成督徵。

以實際進呈。爲練兵所需軍餉而增加賦税，本來是不得已。便明確下旨減少軍隊以節省糧餉，天下的人都知道，而糧餉還是没有減省，什麽原因呢？請從現在起因兵徵收餉税，預先讓天下的人知道應增加的數目，官吏没有辦法逞其奸謀，以取信陛下的明詔。而刑罪案件則以皇上内心的懷疑或相信，决定衆囚犯的死生，疑於心與疑信參半的，全部依從輕的法律。難道停刑可以停止彗星，而解除囚犯罪網就不能使風返歸於静嗎？况且陛下屢次施布大恩，四方死者遍地都是，盗賊不見衰減停止，什麽原因呢？由於蠲免停刑者衹是十分之一二。存留的賦税，主管官吏逼迫於考核政績，催促徵收不敢延緩，因此不能賑救饑荒。請在極其饑荒的州縣，下詔急速停止徵收，主管官吏停息訴訟，專門從事救荒工作。”皇帝説：“對。”於是大災七十五州縣新、舊、練三餉一并停徵，中等災區六十八州縣衹徵收練餉，下等災區二十八州縣待秋天收穫後再督促徵收。

十四年，督催漕運，道中馳疏言：“臣自静海抵臨清，見人民饑死者三，疫死者三，爲盗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惟聖明垂念。”又言：“臣自魚臺至南陽，流寇殺戮，村市爲墟。其他饑疫死者，尸積水涯，河爲不流，振救安可不速。”已又陳安民息盗之策，請核荒田，察逋户，予以有生之樂，鼓其耕種之心。又言：“臣有事河干一載，每進父老問疾苦，皆言練餉之害。三年來，農怨於野，商嘆於途。如此重派，所練何兵？兵在何所？剿賊禦邊，效安在？奈何使衆心瓦解，一至此極乎！”又言：“臣去冬抵宿遷，見督漕臣史可法，言山東米石二十兩，而河南乃至百五十兩，漕儲多逋。朝議不收折色，需本色。今淮、鳳間麥大熟，如收兩地折色，易麥轉輸，豈不大利。昔劉晏有轉易之法。今歲河北大稔，山東東、兖二郡亦有收。

十四年，左懋第監督催辦糧餉轉運，途中派人馳馬上疏説：“臣從静海抵達臨清，看見人民因饑荒而死的人有十分之三，因瘟疫而死的有十分之三，被盗賊殺死的有十分之四。米一石銀價二十四兩，人死後取其尸肉食用，請聖明之主憐憫。”又説：“臣從魚臺到南陽，流寇殺戮，村莊集市變成廢墟。其他因饑荒、瘟疫而死的，尸體堆積水邊，河水因此不流，賑救人民怎能不快速。”隨後又陳述安定人民、止息盗賊的策略，請求核實荒田，考察欠税之户，給予生存的安樂，鼓勵其從事耕種之心。又説：“臣有事在河岸一年，常常深入父老百姓中詢問疾苦，都聲言練餉税的危害。三年來，農民在野外抱怨，商人在道路上慨嘆。像這樣沉重的派税，所練的是什麽兵？兵在何處？剿滅盗賊，抵禦邊患，效果在哪裏？爲什麽要使衆人之心瓦解，竟達到如此地步呢！”又説：“臣去年冬到達宿遷，見到督漕大臣史可法，説山東米價每石二十兩銀，而河南竟高達每石一百五十兩，漕儲多逋欠。朝議不改收其他田賦，需收原訂田賦。現在淮、鳳之間麥糧大豐收，如果改收兩地的其他田賦，交換成麥以

誠出內帑二三十萬，分發所司，及時收糴，於國計便。”帝即命議行。屢遷刑科左給事中。

轉送，豈不大獲其利。過去劉晏有改換輸送糧食之法。今年河北大豐收，山東東、兖二郡也有好收成。果真能拿出內府藏銀二三十萬，分發各主管部門，及時收購糧食，必定對國家有利。”皇帝立即命令商議執行。多次升遷至刑科左給事中。

十六年秋，出察江防。明年五月，福王立，進兵科都給事中，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徽州諸府。時大清兵連破李自成，朝議遣使通好，而難其人。懋第母陳歿於燕，懋第欲因是返柩葬，請行。乃拜懋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與左都督陳弘範、太僕少卿馬紹愉偕，而令懋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諸軍。馬紹愉者，故兵部郎官也，嘗爲陳新甲通款事至義州而還。新甲既誅，紹愉以督戰致衄，爲懋第劾罷。及是紹愉已起官郎中，乃進爲少卿，副懋第。懋第言：“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東宮二王踪迹。臣既充使臣，勢不能兼理封疆。且紹愉臣所劾罷，不當復與臣共事。必用臣經理，則乞命弘範同紹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偕山東撫臣收拾山東以待，不敢復言北行。如用臣與弘範北行，則去臣經理，但銜命而往，而罷紹愉勿遣。”閣部議止紹愉，改命原任薊督王永吉。王令仍遵前諭。

十六年秋，左懋第出京按察江防。第二年五月，福王即位，進升兵科都給事中，旋即提升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徽州等府。當時大清兵連續打敗李自成，朝廷商議遣使者勾通友好，而難得其人。左懋第母親陳氏在燕去世，懋第想因此返柩埋葬，請求出使。便拜授懋第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與左都督陳弘範、太僕少卿馬紹愉一同去，而令左懋第經略管理河北，聯絡關東各路軍隊。馬紹愉是原兵部郎官，曾經爲陳新甲與敵人通和言好之事到義州而返回。陳新甲被殺，馬紹愉因督戰失敗，被左懋第彈劾罷官。至此馬紹愉已經起用任官郎中，便進升爲少卿，作左懋第的副手。左懋第說：“臣這次出行致祭先帝、后的梓宮，訪查東宮二王的踪迹。臣既已充任使者，形勢不能兼管封疆之事。并且馬紹愉是臣所彈劾罷官的，不應又與臣共事。必定要臣經略管理，便請求命令陳弘範同馬紹愉出使，而借給臣一支軍隊，偕同山東撫臣整治好山東以等待時機，不敢再說北行之事。如果使用臣與陳弘範向北出使，則去掉臣經略管理之事，衹是接受使命而行，罷除馬紹愉而不要派遣。”閣部商議留下馬紹愉，改命原任薊督王永吉。福王命令仍然遵照先前的訓諭行事。

懋第瀕行言：“臣此行，生死未卜。請以辭闕之身，效一言。願陛下以先帝仇耻爲心，瞻高皇之弓劍，則思成祖列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殘黎，則念河北、山東之赤子誰恤。更望時時整頓士馬，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衆韙其言。王令賫白金十萬兩、幣帛數萬匹，以兵三千人護行。八月，舟渡淮。十月朔，次張家

左懋第臨行說：“臣這次出行，生死不能預料，請求以辭别聖王之身，進獻一言。希望陛下把先帝仇恨耻辱放在心中，瞻望高皇的弓劍，便想到成祖列聖的陵墓存於何地；撫慰江上殘破的人民，便想念河北、山東的百姓誰人撫恤。更希望隨時整頓軍馬，必定能够渡河而戰，纔能扼河而守；必定能扼河而守，纔能劃江而安。”衆人贊同他的話。福王命令帶上白銀十萬兩、絹帛數萬匹，以兵三千人護送。八月，渡過淮河，十月初一，駐扎在張家灣，清朝傳令衹允許一百人隨

灣，本朝傳令止許百人從行。

懋第衰絰入都門，至則館之鴻臚寺。請祭告諸陵及改葬先帝，不可，則陳太牢於旅所，哭而奠之。即以是月二十有八日遣還出都。弘範乃請身赴江南招諸將劉澤清等降附，而留懋第等勿遣。於是自滄州追還懋第，改館太醫院。順治二年六月，聞南京失守，慟哭。其從弟懋泰先爲吏部員外郎，降賊，後歸本朝授官矣，來謁懋第。懋第曰："此非吾弟也。"叱出之。至閏月十二日，與從行兵部司務陳用極，游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劉統、王廷佐俱以不降誅，而紹愉獲免。

行。

左懋第披戴着衰絰喪服入京都城門，到達後便安排住在鴻臚寺。他請求祭告明朝衆皇帝陵墓和改葬先帝崇禎，没有得到許可，便陳設太牢於住所，哭着祭奠。這月的二十八日被遣還出京都。陳弘範則請求親身到江南招劉澤清等諸將投降，而扣留下左懋第等人不要遣返。於是從滄州把左懋第追趕回來，改住在太醫院。順治二年六月，左懋第聽説南京失守，放聲大哭。他的堂弟左懋泰原先任吏部員外郎，投降賊，後歸順清朝已授予官職，前來拜望左懋第。懋第説："這不是我的弟弟。"叱斥他出去。到閏六月十二日，與從行兵部司務陳用極，游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劉統、王廷佐都因不投降而被誅殺，而馬紹愉獲得免死。

祁彪佳

祁彪佳，字弘吉，浙江山陰人。祖父世清白吏。彪佳生而英特，丰姿絶人。弱冠，第天啓二年進士，授興化府推官。始至，吏民易其年少。及治事，剖决精明，皆大畏服。外艱歸。

崇禎四年，起御史。疏陳賞罰之要，言："黔功因一級疑，稽三年之敘，且恩及督撫總帥帷幄大臣，而陷敵衝鋒之士不預，何以勵行間。山東之變，六城連陷，未嘗議及一官，欺蒙之習不可不破。"帝即命議行。又言："九列之長，詰責時聞，四朝遺老或蒙重譴。諸臣怵嚴威，競迎合以保名位。臣所慮於大臣者此也。方伯或一二考，臺員或十餘載，竟不得遷除，監司守令多貶秩停俸。臣子精神才具無餘地，展布曷由。急功赴名之心不勝其掩罪匿瑕。臣所慮於小臣者此也。國家聞鼙鼓思將帥，苟得其人，推轂築壇，禮亦宜之。若必依序循資，冒濫之竇雖可清，奬拔之術或未盡。臣所慮於武臣者此也。撫按則

祁彪佳，字弘吉，浙江山陰人。祖父、父親是世代清白的官吏。祁彪佳生來英姿卓異，豐姿超過常人。成人那年，考中天啓二年進士，授官興化府推官。剛到任，吏民輕視他年少。到辦理政事，剖析判决精明，都非常敬畏佩服。以父喪辭官歸家守喪。

崇禎四年，起用爲御史。上疏陳述賞罰的重要，説："黔功因爲一級懷疑，稽留三年的按例授官，况且恩惠施及督撫總帥和帷幄大臣，而衝鋒陷陣的將士却不能獲恩，拿什麽來鼓勵軍人。山東的事變，六座城池接連被攻破，不曾議罪到一官，欺騙蒙蔽的惡習不可不破除。"皇帝便命令商議施行。祁彪佳又説："九卿的首官，詰責時而聽到，歷仕四朝的遺老有的還要受到嚴厲的譴責。衆臣害怕皇帝的嚴威，競相迎合以保住自己的名譽地位。臣所憂慮於大臣的正在於此。一方長官或有一二得到考選，臺員有的十餘年，竟然得不到升遷，監司守令多被貶秩停俸。臣子的精神才能没有發揮的餘地，到什麽地方去施展才華呢。急於獲取功名之心不如掩藏罪過隱匿瑕疵。臣所憂慮於小臣的在於此。國家發生戰争，渴思得到將帥，如果獲得其人，推轂禮待築壇拜將，其禮儀也是應該的。如果一定要依照官秩遵

使中官監視會同，隙開水火，其患顯；潛通交結，其患深。臣所慮於內臣者此也。”忤旨譙責。

循資歷，濫予任用的漏洞雖然可以得到清理，獎勵選拔的辦法或許不能盡其才。臣所憂慮於武臣的在於此。巡撫按察則派宦官監視會同辦事，產生嫌隙如同水火，其害處明顯；私下勾通結成朋黨，其害處深藏。臣所憂慮於宦官的在於此。”違忤皇帝旨意遭到斥責。

尋上《合籌天下全局疏》，以策關、寧，制登海爲二大要。分析中州、秦、晉之流賊，江右、楚、粵之山賊，浙、閩、東粵之海賊，滇、黔、楚、蜀之土賊爲四大勢。極控制駕馭之宜，而歸其要於戢行伍以節餉，實衛所以銷兵。復陳民間十四大苦：曰里甲，曰虛糧，曰行户，曰搜贓，曰欽提，曰隔提，曰訐訟，曰窩訪，曰私稅，曰私鑄，曰解運，曰馬户，曰鹽丁，曰難民。帝善其言，下之所司。出按蘇、松諸府，廉積猾四人杖殺之。宜興民發首輔周延儒祖墓，又焚翰林陳于鼎、于泰廬，亦發其祖墓。彪佳捕治如法，而於延儒無所徇，延儒憾之。回道考核，降俸，尋以侍養歸。家居九年，母服終，召掌河南道事。十六年，佐大計，問遺莫敢及門。刷卷南畿，乞休，不允，便道還家。

不久，祁彪佳上呈《合籌天下全局疏》，以策謀關、寧，控制登海爲二大關鍵。分析中州、秦、晉的流賊，江右、楚、粵的山賊，浙、閩、東粵的海賊，滇、黔、楚、蜀的土賊爲四種大勢，極陳控制天下駕馭海內的機宜，而歸納其關鍵在於控制軍隊以節約軍餉，充實衛所以消除戰爭。又陳述民間十四種大的疾苦：里甲，虛糧，行户，搜贓，欽提，隔提，訐訟，窩訪，私稅，私鑄，解運，馬户，鹽丁，難民。皇帝認爲他的話對，下發有關部門。出京按察蘇、松等府，訪察老奸巨猾的四人杖擊殺之。宜興百姓發掘首輔周延儒的祖墓，又焚燒翰林陳于鼎、于泰的廬舍，也發掘他們的祖墓。祁彪佳按法律逮捕治罪，而對周延儒無所順從，延儒怨恨他。回道考核政績，降低俸禄，不久以侍養親人歸家。在家住了九年，母親喪期結束，召回執掌河南道政事。十六年，輔佐考核官吏，贈送財物没有誰敢到其門。到南畿清查獄訟案件，請求退休，不被允許，順路返家。

北都變聞，謁福王於南京。王監國，或請登極。彪佳請發喪，服滿議其儀，從之。高傑兵擾揚州，民奔避江南，奸民乘機剽敓，命彪佳往宣諭，斬倡亂者數人，一方遂安。遷大理寺丞，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南。蘇州諸生檄討其鄉官從賊者，奸民和之。少詹事項煜及大理寺正錢位坤、通政司參議宋學顯、禮部員外郎湯有慶之家皆被焚劫。常熟又焚給事中時敏家，毁其三代四棺。彪佳請議從逆諸臣罪，而治焚掠之徒以加等，從之。

聽到北都被攻破的事變後，祁彪佳在南京拜謁福王。福王監理國事，有人請他登帝位。祁彪佳請求發喪，待喪期滿後再商議舉行即位儀式，聽從了他的意見。高傑軍隊騷擾揚州，百姓奔逃躲避到江南，奸猾之民乘機搶掠，朝廷命令祁彪佳前往宣布命令，斬殺首倡動亂的數人，這一地方便安定下來。升遷大理寺丞，不久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江南。蘇州的生員傳檄文討伐順從賊寇的鄉官，奸猾之民附和。少詹事項煜以及大理寺正錢位坤、通政司參議宋學顯、禮部員外郎湯有慶的家都被焚毁搶劫。常熟又焚毁給事中時敏的家，燒毁其三代四棺。祁彪佳請求議判順從逆賊的諸臣之罪，而加等懲罰焚燒搶掠之徒，朝

廷聽從。

詔設廠衛緝事官。彪佳上言："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繫錦衣衛，高皇帝見非法凌虐，焚其刑具，送囚刑部。是祖制原無詔獄也。後乃以羅織爲事，雖曰朝廷爪牙，實爲權奸鷹狗。舉朝盡知其枉，而法司無敢雪。慘酷等來、周，平反無徐、杜。此詔獄之弊也。洪武十五年，改儀鑾司爲錦衣衛，專掌直駕侍衛等事，未嘗令緝事也。永樂間設立東廠，始開告密門。凶人投爲厮役，赤手巨萬。飛誣及於善良，招承出於私拷，怨憤滿乎京畿。欲絶苞苴，而苞苴彌盛；欲清奸宄，而奸宄益多。此緝事之弊也。古者刑不上大夫。逆瑾用事，始去衣受杖。本無可殺之罪，乃蒙必死之刑。朝廷受愎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直之譽。此廷杖之弊也。"疏奏，乃命五城御史體訪，而緝事官不設。

朝廷下詔設立廠衛緝事之官。祁彪佳上疏說："洪武初年，官吏平民有犯法者，有的逮捕關押在錦衣衛，高皇帝見非法侵凌虐待，便焚燒其刑具，送囚於刑部。這說明祖宗之制原來没有欽犯監獄。後來纔以構陷罪名爲能事，雖說是朝廷爪牙，實際成了權奸的鷹犬幫凶。滿朝都知道罪人是冤枉，而法官却不敢洗雪罪名。慘烈殘酷與來俊臣、周興相當，平反却没徐有功、杜如晦這樣的循吏。這便是欽犯監獄的弊端。洪武十五年，改儀鑾司爲錦衣衛，專門執掌直駕侍衛等事，不曾命令緝捕之事。永樂年間設立東廠，纔開啓告密之門。凶惡之人投身作這一役吏，空手而獲巨萬。突然而來的誣陷降罪於良善之人，招供認罪於私下拷打，怨恨憤激充滿京畿。想要杜絶賄賂，而賄賂更加熾盛；想要肅清奸亂之人，而奸亂之人更加增多。這是緝捕之事的弊端。古代刑罪不加於大夫。判逆劉瑾專權，開始有剥去衣服遭受杖責。本來没有該殺的罪過，却蒙受必死的刑罰。朝廷蒙受剛愎拒諫之名，天下反而得到忠直的聲譽。這是當廷杖擊的弊端。"疏奏呈上，便命令五城御史察訪，而緝捕之官不設置。

督輔部將劉肇基、陳可立、張應夢、于永綬駐京口，浙江入衛都司黄之奎亦部水陸兵三四千戍其地。之奎御軍嚴。四將兵恣横，刃傷民，浙兵縛而投之江，遂有隙。已而守備李大開統浙兵斫鎮兵馬，鎮兵與相擊，射殺大開。亂兵大焚掠，死者四百人。彪佳至，永綬等遁去。彪佳劾治四將罪，賙恤被難家，民大悦。

督輔部將劉肇基、陳可立、張應夢、于永綬駐扎京口，浙江入衛都司黄之奎也率領所部水陸兵三四千人戍守其地。黄之奎治軍嚴格。四將之兵恣意驕横，以刀傷民，浙江之兵捆縛而投之於江，於是有嫌隙。不久守備李大開統領浙江之兵砍斫鎮軍兵馬，鎮軍兵與之相攻擊，射死李大開。亂兵大肆焚燒搶掠，死去的有四百人。祁彪佳到，于永綬等人逃離。彪佳彈劾罰治四將之罪，周濟撫恤遭受禍難的家庭，人民非常喜悦。

高傑駐瓜洲，跋扈甚，彪佳剋期往會。至期，風大作，傑意彪佳必無來。彪佳携數卒衝風渡，傑大駭異，盡撤兵衛，會彪佳於大觀樓。彪佳披肝膈，勉以忠義，共奬王室。傑感嘆曰："傑閲人多矣，如公，傑甘爲死！公一日在吴，傑一日遵公約矣。"共飯而别。

高傑駐軍瓜洲，特别專横跋扈，祁彪佳約定日期前往會見，到了約定日期，狂風突發，高傑料想祁彪佳必定不會來。祁彪佳携帶幾個士卒冒風渡江，高傑非常驚駭詫異，全部撤除衛兵，在大觀樓會見祁彪佳。祁彪佳推心置腹，以忠義相勉勵，共同輔佐王室。高傑感嘆説："高傑閲歷的人多了，像您這樣的人，高傑甘心爲您效死！您一天在吴，高傑一天遵守您的約束。"共同吃

群小疾彪佳，競詆諆，以沮登極、立潞王爲言，彪佳竟移疾去。明年五月，南都失守。六月，杭州繼失，彪佳即絶粒。至閏月四日，紿家人先寢，端坐池中而死，年四十有四。唐王贈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敏。

飯後告别。

衆小人嫉妒祁彪佳，競相詆毁他，以阻止福王即位、擁立潞王爲藉口，彪佳最終稱病離職。第二年五月，南都失守。六月，杭州相繼失守，祁彪佳便絶食。到閏月四日，哄騙家人先睡，端坐池中而死。時年四十四歲。唐王贈以少保、兵部尚書，謚號忠敏。

贊曰：張慎言、徐石麒等皆北都舊臣，剛方練達，所建白悉有裨時政。令其受事熙朝，從容展布，庶幾乎列卿之良也。而遭時不造，内外交訌，動輒齟齬，雖老成何能設施幹濟哉！左懋第仗節全貞，蹈死不悔，於奉使之義，亦無愧焉。

贊曰：張慎言、徐石麒等都是北都的舊臣，剛直端方幹練明達，提出的治國方略都有利於時政。讓他們在振興之朝接受政事，從容施展，差不多能成爲列卿之優良名臣。却遭遇時局的不幸，内外交相攻擊，動輒相抵觸，即使是老成之人又怎能施展才幹而取得成功呢！左懋第仗節出使保全節操，以身赴難而不反悔，對於奉命出使的大義，也是無愧於世的。

明史卷二百七十六

列傳第一百六十四

朱大典 王道焜(等)　張國維　張肯堂 李向中 吴鍾巒 朱永佑(等)
曾櫻　朱繼祚 湯芬(等)　余煌 陳函輝　王瑞枏　路振飛
何楷 林蘭友　熊汝霖　錢肅樂 劉中藻 鄭遵謙　沈宸荃 (邑子)履祥

朱大典

朱大典，字延之，金華人。家世貧賤。大典始讀書，爲人豪邁。登萬曆四十四年進士，除章丘知縣。天啓二年，擢兵科給事中。中官王體乾、魏忠賢等十二人及乳媼客氏，假保護功，蔭錦衣世襲，大典抗疏力諫。五年，出爲福建副使，進右參政，以憂歸。

朱大典，字延之，金華人。家世貧窮低賤。大典開始讀書，爲人豪邁。考中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官章丘知縣。天啓二年，提升爲兵科給事中。宦官王體乾、魏忠賢等十二人以及乳媼客氏，藉保護皇帝之功，恩蔭錦衣世襲，朱大典直接上疏竭力勸諫。五年，出京任福建副使，進升右參政，以服喪歸家。

崇禎三年，起故官，莅山東，尋調天津。五年四月，李九成、孔有德圍萊州。山東巡撫徐從治中炮死，擢大典右僉都御史代之，詔駐青州，調度兵食。七月，登萊巡撫謝璉復陷於賊，總督劉宇烈被逮。乃罷總督及登萊巡撫不設，專任大典，督主、客兵數萬及關外勁旅四千八百餘人合剿之。以總兵金國奇將，率副將靳國臣、劉邦域，參將祖大弼、祖寬、張韜，游擊柏永福及故總兵吴襄、襄子三桂等，以中官高起潛監護軍餉，抵德州。賊復犯平度，副將牟文綬、何維忠等救之，殺賊魁陳有時，維忠亦被殺。八月，巡按監軍御史謝三賓至昌邑，請斬王洪、劉國柱，詔逮治之。兵部尚書熊明遇亦坐主撫誤國，

崇禎三年，起用任原官，莅任山東，不久調任天津。五年四月，李九成、孔有德圍攻萊州。山東巡撫徐從治中炮戰死，提升朱大典以右僉都御史代替他，下詔駐守青州，調遣軍糧。七月，登、萊巡撫謝璉又死於賊手，總督劉宇烈被逮捕。於是罷除總督以及登、萊巡撫不設置，專門任用朱大典，督帥本地和外地調入的軍隊數萬人，以及關外强勁的軍隊四千八百多人會合剿殺賊寇。以總兵金國奇統領，率領副將靳國臣、劉邦域，參將祖大弼、祖寬、張韜，游擊柏永福以及原總兵吴襄、吴襄之子吴三桂等，以宦官高起潛監護軍餉，抵達德州。賊又進犯平度，副將牟文綬、何維忠等援救，殺死賊寇頭領陳有時，何維忠也被殺。八月，巡撫監軍御史謝三賓到昌邑，請求斬殺王洪、劉國柱，下詔逮捕治罪。兵部尚書熊明遇也因主張招撫誤國獲罪，罷官離職。謝三賓又直言上疏請求絶口不説招撫事。

罷去。三賓復抗疏請絶口勿言撫事。

國奇等至昌邑，分三路。國奇等關外兵爲前鋒，鄧玘步兵繼之，從中路灰埠進。昌平總兵陳洪範，副將劉澤清、方登化，從南路平度進。參將王之富、王文緯等從北路海廟進。檄游擊徐元亨等率萊陽師來會，以牟文綬守新河。諸軍皆携三日糧，盡抵新河東岸，亂流以濟。祖寬至沙河，有德迎戰。寬先進，國臣繼之，賊大敗，諸軍乘勝追至城下。賊夜半東遁，圍始解。守者疑賊誘，炮拒之。起潛遣中使入諭，闔城相慶。明日，南路兵始至。國奇等遂擊賊黄縣，斬首萬三千，俘八百，逃散及墜海死者數萬。

金國奇等人到達昌邑，分兵三路。國奇等關外兵作前鋒，鄧玘步兵繼後。從中路灰埠前進。昌平總兵陳洪範，副將劉澤清、方登化，從南路平度進軍。參將王之富、王文緯等從北路海廟進軍。傳遞公文叫徐元亨等率領萊陽軍隊前來會戰，以牟文綬守新河。諸路軍都携帶三日糧食，全部抵達新河東岸，紛亂渡過河。祖寬到達沙河，孔有德迎戰。祖寬先前進，靳國臣繼後，賊軍大敗，諸軍乘勝追擊到城下。賊半夜向東逃跑，圍困纔解除。守城者懷疑賊軍誘敵，用炮抗拒。高起潛派中使入城告諭，全城互相慶賀。第二天，南路兵纔到達。金國奇等於是在黄縣進攻賊軍，斬首一萬三千，俘虜八百人，逃散以及墜海死亡的有數萬人。

賊竄歸登州，國臣等築長圍守之。城三面距山，一面距海，墻三十里而遥，東西俱抵海。分番戍，賊不能出，發大炮，官軍多死傷。李九成出戰相當。十一月，九成搏戰，降者泄其謀。官軍合擊之，馘於陣，賊乃曉夜哭。賊渠魁五，九成、有德、有時、耿仲明、毛承禄也，及是殺其二。帝嘉解圍功，進大典右副都御史，將吏升賞有差。是月，國奇卒，以襄代。攻圍既久，賊糧絶，恃水城可走，不降。及王之富、祖寬奪其水門外護墻，賊大懼。

賊軍逃歸登州，金國臣等築長圍守衛。城三面靠山，一面臨海，城墻三十里遠，東西都抵達大海。分番戍守，賊軍不能出，發射大炮，官軍死傷很多。李九成出戰打成平手。十一月，李九成搏戰，投降者泄露其謀，官軍會合攻擊，李九成戰死於陣中，賊於是白天黑夜哭泣。賊軍魁首有五個，李九成、孔有德、陳有時、耿仲明、毛承禄，到這時殺死其二人。皇帝嘉獎解圍之功，進升朱大典右副都御史，將吏升遷受賞有差等。這個月，金國奇死，以吴襄代職。攻圍已久，賊軍糧盡，依仗水城可以逃走，不投降。到王之富、祖寬奪取其水門外的護墻，賊纔非常恐懼。

六年二月中旬，有德先遁，載子女財帛出海。仲明以水城委副將王秉忠，己亦以單舸遁，官軍遂入大城。攻水城，未下。游擊劉良佐獻轟城策，匿人永福寺中，穴城置火藥，發之，城崩，官軍入。賊退保蓬萊閣，大典招降，始釋甲，俘千餘人，獲秉忠及僞將七十五人，自縊及投海死者不可勝計，賊盡平。有德等走旅順，島帥黄龍邀擊，生擒其黨毛承禄、陳

六年二月中旬，孔有德先逃，載着子女財物出海。耿仲明把水城交給副將王秉忠，自己也以單隻小船逃走，官軍於是入大城。攻打水城，没有攻下。游擊劉良佐獻上炮轟賊城之計，悄悄藏匿到永福寺中，在城下挖洞穴放置火藥，點火爆炸，城墻崩塌，官軍進城。賊退軍保守蓬萊閣，朱大典招降，纔放下武器投降，俘虜賊一千多人，俘獲王秉忠和僞將七十五人，自縊而死以及跳海死的不計其數，賊寇全部平息。孔有德等逃到旅順，島帥黄龍攔擊，生擒其黨羽毛承禄、陳

光福、蘇有功，斬李應元。惟有德、仲明逸去。乃獻承祿等於朝。磔之先一日，有功脱械走。帝震怒，斬監守官，刑部郎多獲罪。未幾被執，伏誅。叙功，進大典兵部右侍郎，世蔭錦衣百户，巡撫如故。

八年二月，流賊陷鳳陽，毁皇陵，總督楊一鵬被逮。詔大典總督漕運兼巡撫廬、鳳、淮、揚四郡，移鎮鳳陽。時江北州縣多陷。明年正月，賊圍滁州，連營百餘里，總兵祖寬大破之。大典會總理盧象昇追襲，復破之。急還兵遏賊衆於鳳陽，賊始退。十一年，賊復入江北，謀竄茶山。大典與安慶巡撫史可法提兵遏之，賊乃西遁。大典先坐失州縣，貶秩視事。是年四月以平賊逾期，再貶三秩。尋叙援剿及轉漕功，盡復其秩。

十三年，河南賊大入湖廣。大典遣將救援，屢有功，進左侍郎。明年六月，命大典總督江北及河南、湖廣軍務，仍鎮鳳陽，專辦流賊，而以可法代督漕運。賊帥袁時中衆數萬，横潁、亳間。大典率總兵劉良佐等擊破之，叙賚有差。大典有保障功，然不能持廉，屢爲給事中方士亮、御史鄭崑貞等所劾，詔削籍候勘。事未竟，而東陽許都事發。

許都者，諸生，負氣，憤縣令苛斂，作亂，圍金華。大典子萬化募健兒禦之，賊平而所募者不散。大典聞，急馳歸。知縣徐調元閲都兵籍有萬化名，遂言大典縱子交賊。巡按御史左光先聞於朝，得旨逮治，籍其家充餉，且令督賦給事中韓如愈趣之。

已而京師陷，福王立。有白其誣者，而大典亦自結於馬士英、阮大鋮，乃召爲兵部左侍郎。逾月，進尚

光福、蘇有功，斬殺李應元。衹有孔有德、耿仲明逃走。於是進獻毛承祿等於朝廷。施磔刑的前一天，蘇有功掙脱刑械逃走，皇帝大怒，斬殺監守官，刑部郎大多獲罪。不久，蘇有功被抓住，伏法受誅。按功行賞，進升朱大典爲兵部右侍郎，世代封蔭錦衣百户，巡撫如故。

八年二月，流賊攻陷鳳陽，毁壞皇陵，總督楊一鵬被逮。下詔朱大典總督漕運兼巡撫廬、鳳、淮、揚四郡，轉移鎮守鳳陽。當時江北州縣多被攻陷。第二年正月，賊軍圍攻滁州，連接扎營一百多里，總兵祖寬大破敵人。朱大典會同總理盧象昇追擊襲殺，又打敗敵人。急速回軍遏止賊衆於鳳陽，賊軍纔退去。十一年，賊軍又進入江北，圖謀逃往茶山。朱大典與安慶巡撫史可法率軍阻止，賊軍纔向西逃。朱大典先因丢失州縣獲罪，貶官照樣處理事務。這年四月因平定賊軍超過日期，再次貶三等。不久，按援剿以及轉運漕糧之功封賞，全部恢復他的俸秩。

十三年，河南賊大規模入侵湖廣。朱大典派遣將領救援，屢次有功，進升左侍郎。第二年六月，命令朱大典總督江北以及河南、湖廣軍務，仍然鎮守鳳陽，專門治辦流賊，而以史可法代替督漕運。賊帥袁時中兵衆數萬，横陳於潁、亳之間。朱大典率領總兵劉良佐等打敗敵人，按功行賞各有差等。朱大典有保障之功，然而不能保持廉潔，屢次被給事中方士亮、御史鄭崑貞等所彈劾，下詔削除官籍等候審判。事情没有結果，而東陽許都事情發生。

許都是生員，憑恃意氣，憤恨縣令苛暴斂財，造反，圍攻金華。朱大典之子朱萬化招募健壯者防禦，賊平定而所招募的人不解散。朱大典聽説後，急忙趕回。知縣徐調元查閲許都兵名册上有朱萬化之名，於是説朱大典縱容兒子與賊勾結。巡按御史左光先報告朝廷，得到聖旨逮捕治罪，没收他家財産以充軍餉，并且命令督賦給事中韓如愈催促辦理。

隨後京城失陷，福王即位。有人報告朱大典受誣陷，而朱大典也自己與馬士英、阮大鋮結交，便召任兵部左侍郎。過了一個月，進升尚

書，總督上江軍務。左良玉興兵，命監黄得功軍禦之。福王奔太平，大典與大鋮入見舟中，誓力戰。得功死，王被擒，兩人遂走杭州。會潞王亦降，大典乃還鄉郡，據城固守。唐王聞，就加東閣大學士，督師浙東。逾年，城破，闔門死之。

其時浙東西郡縣前後失守死事者，杭州則有同知王道焜、錢塘知縣顧咸建、臨安知縣唐自綵，紹興則有兵部主事高岱、葉汝薖，衢州則有巡按王景亮、知府伍經正、推官鄧巖忠、江山知縣方召。若夫諸生及布衣殉義者，會稽潘集、周卜年，山陰朱瑋，諸暨傅日炯，鄞縣趙景麟，浦江張君正，瑞安鄒欽堯，永嘉鄒之琦，其尤著云。

王道焜

王道焜，字昭平，錢塘人。以天啓元年舉於鄉。崇禎時，爲南平知縣，遷南雄同知。會光澤寇發，其父老言非道焜不能平。撫按爲請，詔改邵武同知，知光澤縣事。撫剿兼施，境内底定。莊烈帝破格求賢，盡徵天下賢能吏，撫按以道焜名聞。方待命而都城陷，微服南還。及杭州失守，遂投繯死。

顧咸建

顧咸建，字漢石，崑山人，大學士鼎臣曾孫也。崇禎十六年進士。授錢塘知縣。甫之官，聞京師陷，人情恟恟。咸建戢奸宄，嚴警備。巡按御史彭遇颽以貪殘激變，賴咸建調護，事寧而民免株連。及南都失守，鎮江守將鄭彩等率衆還閩，緣道劫掠。咸建出私財迎犒，乃斂威去。亡何，馬士英擁兵至。頃之，大將方國安兵亦至。咸建謀於上官，先期遣使行賂，兵乃不入城。四鄉多被淫掠，城中得

書，總督上江的軍務。左良玉興兵，朝廷命令監黄得功的軍隊抵禦。福王奔太平，朱大典與阮大鋮入見於船中，發誓盡力作戰。黄得功死，福王被擒，兩人便逃到杭州。恰逢潞王也投降，朱大典便返回鄉郡，占據城池堅守。唐王聽説後，就地加封東閣大學士，督軍於浙東。過了一年，城被攻破，全家死難。

當時浙東、浙西郡縣前後失守死於國事的，杭州便有同知王道焜、錢塘知縣顧咸建、臨安知縣唐自綵，紹興便有兵部主事高岱、葉汝薖，衢州便有巡按王景亮、知府伍經正、推官鄧巖忠、江山知縣方召。至於生員以及平民爲義而殉難的，會稽潘集、周卜年，山陰朱瑋，諸暨傅日炯，鄞縣趙景麟，浦江張君正，瑞安鄒欽堯，永嘉鄒之琦，他們尤其著名。

王道焜，字昭平，錢塘人。在天啓元年鄉試中舉。崇禎時期，任南平知縣，升遷南雄同知。恰逢光澤盜寇發生，那裏的父老説，除了王道焜不能平定。撫按爲之請求，下詔改任邵武同知，處理光澤縣事。王道焜招撫剿滅兼施，境内安定下來。莊烈帝破格尋求賢才，全部徵召天下賢能官吏，撫按把王道焜的名字上報，正等待任命而都城陷落，王道焜改穿百姓服裝返回南方。到杭州失守，於是上吊自殺。

顧咸建，字漢石，崑山人，大學士顧鼎臣的曾孫。崇禎十六年中進士。授官錢塘知縣。剛剛到任，聽説京城失陷，人心浮動。顧咸建約束奸亂之人，嚴加警戒。巡按御史彭遇颽因貪婪殘暴激起變亂，靠顧咸建調護，事情停息而人民免於株連。到南都失守，鎮江守將鄭彩等人率領衆軍回到閩，沿途搶劫擄掠。顧咸建拿出私人財物迎接犒軍，纔收斂威風離開。不久，馬士英率兵到達，隨後，大將方國安的軍隊也到。顧咸建與上官謀劃，事先派使者行賄，軍隊纔不入城。四鄉多被奸淫擄掠，城中得以没有騷擾。當時監司以

無擾。時監司及郡縣長吏悉逋竄，咸建散遣妻子，獨守官不去。潞王既降，咸建不至。尋被執，死之。

及郡縣長官都逃跑，顧咸建遣散妻子兒女，獨自守住官職不離開。潞王已投降，顧咸建不到。不久被拘執，死於國難。

唐自綵

唐自綵，達州人。爲臨安知縣。杭州失守，自綵與從子階豫逃山中。有言其受魯王敕，陰部署爲變，遂被捕獲。自綵麾階豫走，不從，竟同死。

唐自綵，達州人。作臨安知縣。杭州失守，唐自綵與侄子唐階豫逃往山中。有人説他接受魯王的敕命，私下部署發動事變，於是被捕獲。唐自綵要唐階豫逃走，不聽從，竟一同死難。

高岱

高岱，字魯瞻，會稽人。崇禎中，以武學生舉順天鄉試，魯王授爲職方主事。及紹興失守，即絶粒祈死。子朗知父意不可回，先躍入海中死。岱聞之曰："兒果能先我乎!"自是不復言，數日亦卒。

高岱，字魯瞻，會稽人。崇禎年間，以武學生考中順天鄉試，魯王授官職方主事。到紹興失守，便絶食求死。兒子高朗知道父親的意志不可挽回，先跳入海中死難。高岱聽説此事後説："兒果然能够在我之前死難!"從此不再説話，數日後也死。

葉汝蒀

葉汝蒀，字衡生，岱同邑人，由舉人爲兵部主事。聞變，與妻王氏出居桐塢墓所，并赴水死。

葉汝蒀，字衡生，高岱同邑之人，由舉人任兵部主事。聽到事變，與妻子王氏出居於桐塢墳墓之處，一同跳水自殺。

王景亮(等)

王景亮，字武侯，吴江人。崇禎末登進士。仕福王爲中書舍人。唐王立，擢御史，巡撫金、衢二府，兼視學政。伍經正，安福人。由貢生爲西安知縣，唐王超擢知府事。鄧巖忠，江陵人。由鄉舉爲推官。衢州破，經正赴井死，景亮、巖忠皆自縊死。魯王所遣鎮將張鵬翼亦死之。

王景亮，字武侯，吴江人。崇禎末期考中進士，出仕福王政權作中書舍人。唐王即位，提升爲御史，巡撫金、衢二州，兼任學政。伍經正，安福人。由貢生任西安知縣，唐王超級提升爲知府。鄧巖忠，江陵人。由鄉試中舉任推官。衢州被攻破，伍經正跳入水井自殺，王景亮、鄧巖忠都自縊而死。魯王所派的鎮將張鵬翼也死難。

方召

方召，宣城人。署江山縣事。金華被屠，集父老告之曰："兵且至，吾義不當去。然不可以一人故，致闔城被殃。"遂封其印，冠帶向北拜，赴井死。士民爲收葬，立祠祀焉。

方召，宣城人。代理江山縣事。金華被屠城，召集父老告訴他們説："敵兵將到，我守義不應離開，但是不能因一人的緣故，招致全城遭殃。"於是封存其印，穿戴好官服向北跪拜，跳入水井自殺，士民爲他收葬，建立祠堂祭祀。

張國維

張國維，字玉笥，東陽人。天啓二年進士。授番禺知縣。

崇禎元年，擢刑科給事中，劾罷

張國維，字玉笥，東陽人。天啓二年中進士。授官番禺知縣。

崇禎元年提升刑科給事中，彈劾罷免副都御

副都御史楊所修、御史田景新，皆魏忠賢黨也。已，陳時政五事，言："陛下求治太鋭，綜核太嚴。拙者跼蹐以避咎，巧者委蛇以取容，誰能展布四體，爲國家營職業者。故治象精明，而腹心手足之誼實薄，此英察宜斂也。祖宗朝，閣臣有封還詔旨者，有疏揭屢上而争一事者。今一奉詰責，則俯首不遑；一承改擬，則順旨恐後。倘處置失宜，亦必不敢執奏，此將順宜戒也。召對本以通下情，未有因而獲罪者。今則惟傳天語，莫睹拜颺。臣同官熊奮渭還朝十日，旁措一詞，遂蒙譴謫。不可稍加薄罰，示優容之度乎？此上下宜洽也。"其二條，請平刑罰，溥膏澤。帝不能盡用。進禮科都給事中。京師地震，規弊政甚切，遷太常少卿。

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安慶等十府。其冬，流賊犯桐城，官軍覆没。國維方壯年，一夕鬚髮頓白。明年正月，率副將許自强赴援，游擊潘可大、知縣陳爾銘等守桐不下。賊乃攻潛山，知縣趙士彦重傷卒。攻太湖，知縣金應元、訓導扈永寧被殺。國維至，解桐圍，遣守備朱士胤趨潛山，把總張其威趨太湖。士胤戰死，自强遇賊宿松，殺傷相當。安慶山民桀石以投賊，賊多死，乃越英山、霍山而遁。九月，賊復由宿松入潛山、太湖，他賊掃地王亦陷宿松等三縣。國維乃募土著二千人戍之，而以兵事屬監軍史可法。明年正月，賊圍江浦，遣守備蔣若來、陳于王戰却之。十二月，賊分兵犯懷寧，可法及左良玉、馬爌遏之。復犯江浦，副將程龍及若來、于王等拒守。諸城并全。又圍望江，遣兵援之，亦解去。

史楊所修、御史田景新，都是魏忠賢的同黨。隨後，陳説時政五件事，説："陛下追求國家治理太急切，聚總考核太嚴厲。樸拙的人小心謹慎而避免罪過，乖巧的人恭順以討好取媚，誰能够施展全身之力，爲國家經營盡責呢。所以政教法令精明，而腹心手脚的情誼實際澹薄，這就是君主英明鑒察應該收斂。祖宗之朝，閣臣有封還皇上詔旨不執行的。有屢次上疏争辯一事的。現在一經承奉責問，便俯首惶惶不安；一旦承奉改變重擬，便隨順旨意深恐遲後。如果處理不當，也必定不敢執理上奏，這種隨順君王的情形應該戒止。召問對答本來是用以溝通下情，没有因此而獲罪的。現在却衹傳達聖上話語，不見臣下拜呈奏辭。臣的同官熊奮渭回朝十日，在旁説了一句話，便遭受譴責貶謫。難道不可以稍稍减輕處罰，以示大度嗎？這就是君臣上下應該融洽。"其二條，請平衡刑罰，施布恩惠。皇帝不能全部采用。進升禮科都給事中。京城地震，規諫弊政十分激切，升遷太常少卿。

七年，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安慶等十府。那年冬天，流賊侵犯桐城，官軍全軍覆没。張國維正當壯年，一個晚上鬚髮頓時變白。第二年正月，率領副將許自强奔赴救援，游擊潘可大、知縣陳爾銘等守桐城未被賊攻下。賊便進攻潛山，知縣趙士彦受重傷而死。進攻太湖，知縣金應元、訓導扈永寧被殺。張國維到達，解除桐城之圍，派守備朱士胤奔潛山，把總張其威奔太湖。朱士胤戰死，許自强在宿松遭遇賊，殺傷彼此相當。安慶山民舉起石頭投擊賊兵，賊兵多被打死，便越過英山、霍山逃走。九月，賊又由宿松進入潛山、太湖，别的賊軍掃地王也攻破宿松等三縣。張國維便招募土著居民二千人戍守，而把兵事歸屬監軍史可法。第二年正月，賊圍攻江浦，派遣守備蔣若來、陳于王出戰擊退賊軍。十二月，賊分兵進犯懷寧，史可法和左良玉、馬爌遏止賊。賊又進犯江浦，副將程龍以及蔣若來、陳于王等拒守。衆城都得到保全。又圍攻望江，派兵援救，賊也解圍離去。

十年三月，國維率龍等赴安慶，禦賊酆家店，龍軍數千悉没。賊東陷和州、含山、定遠，攻陷六合，知縣鄭同元潰走，賊遂攻天長。國維見賊勢日熾，請於朝，割安慶、池州、太平，別設巡撫，以可法任之。安慶不隸江南巡撫，自此始也。議者欲并割江浦、六合，俾國維專護江南，不許。

十年三月，張國維率領程龍等奔赴安慶，抵禦賊軍於酆家店，程龍軍數千人全部戰死。賊向東攻破和州、含山、定遠，攻破六合，知縣鄭同元潰逃，賊便進攻天長。張國維見賊軍之勢一天天熾盛，向朝廷請求，割安慶、池州、太平另設巡撫，以史可法擔任。安慶不隸屬江南巡撫，從這時開始。議論的人想一并割江浦、六合，讓張國維專門保護江南，朝廷不同意。

國維爲人寬厚，得士大夫心。屬郡災傷，輒爲請命。築太湖、繁昌二城，建蘇州九里石塘及平望内外塘、長洲至和等塘，修松江捍海堤，浚鎮江及江陰漕渠，并有成績。遷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歲大旱，漕流涸，國維浚諸水以通漕。山東饑，振活窮民無算。

張國維爲人寬厚，得到士大夫的擁護，所屬之郡受災害，便替他們請求解除痛苦。修築太湖、繁昌二城，建設蘇州九里石塘和平望内外塘、長洲至和等塘，修築松江捍海堤壩，疏通鎮江以及江陰漕運渠道，都有成績。升遷工部右侍郎兼任右僉都御史，總督管理河道。遇上大旱年，漕渠流水乾涸，張國維疏通衆水以通漕運。山東遭饑荒，賑救全活窮困人民無數。

十四年夏，山東盗起，改兵部右侍郎兼督淮、徐、臨、通四鎮兵，護漕運。大盗李青山衆數萬，據梁山濼，遣其黨分據韓莊等八閘，運道爲梗。周延儒赴召北上，青山謁之，言率衆護漕，非亂也。延儒許言於朝，授以職。而青山竟截漕舟，大焚掠，迫臨清。國維合所部兵擊降之，獻俘於朝，磔諸市。兵部尚書陳新甲下獄，帝召國維代之。乃定戰守賞罰格，列上嚴世職、酌推升、慎咨題等七事，帝皆報可。會開封陷，河北震動，條防河數策，帝亦納之。

十四年夏天，山東盗賊興起，張國維改任兵部右侍郎兼督淮、徐、臨、通四鎮之兵，保護漕運。大盗李青山有數萬人，占據梁山濼，派他的黨羽分兵據守韓莊等八閘門，運糧道路被阻。周延儒奔赴召見北上，李青山拜見他，説是率衆保護漕運，而不是作亂。周延儒答應向朝廷進言，授以官職。而李青山竟然截劫漕船，大肆焚燒搶掠，迫近臨清。張國維會合所統領的軍隊攻擊使之投降，向朝廷獻俘，磔殺於市。兵部尚書陳新甲被關進監獄，皇帝召張國維代替他。於是制定戰守賞罰條律，列陳奏上嚴格世襲職務，酌情推舉提拔，謹慎咨議題奏等七件事，皇帝都回覆可行。恰逢開封陷落，河北震驚，張國維條陳防河策略數條，皇帝也采納了。

十六年四月，我大清兵入畿輔，國維檄趙光抃拒螺山，八總兵之師皆潰。言者詆國維，乃解職，尋下獄。帝念其治河功，得釋。召對中左門，復故官，兼右僉都御史，馳赴江南、浙江督練兵輸餉諸務。出都十日而都城陷。

十六年四月，我大清兵進入畿輔，張國維傳檄趙光抃在螺山抗拒，八總兵的軍隊都潰逃。上言的人詆毁張國維，於是解除職務，不久下獄。皇帝想到他治理河道的功勞，得以釋放。召對於中左門，恢復原官，兼任右僉都御史，飛馳奔赴江南、浙江督責練兵輸送糧餉等事務，出都城十天而都城陷落。

福王召令協理戎政。尋叙山東討

福王召令協助處理戰爭政務。不久按在山東

賊功，加太子太保，蔭錦衣僉事。吏部尚書徐石麒去位，衆議歸國維。馬士英不用，用張捷。國維乃乞省親歸。

南都覆，逾月，潞王監國於杭州，不數日出降。閏六月，國維朝魯王於台州，請王監國。即日移駐紹興，進國維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督師江上。總兵官方國安亦自金華至。馬士英素善國安，匿其軍中，請入朝。國維劾其十大罪，乃不敢入。連復富陽、於潛，樹木城緣江要害，聯合國安及王之仁、鄭遵謙、熊汝霖、孫嘉績、錢肅樂諸營，爲持久計。順治三年五月，國安等諸軍乏餉潰，王走台州航海，國維亦還守東陽。六月知勢不可支，作絶命詞三章，赴水死，年五十有二。

討賊之功封賞，加封太子太保，封蔭錦衣僉事。吏部尚書徐石麒離職，衆人議論歸之張國維。馬士英不任用，而任用張捷。張國維便請求探親歸家。

南都覆滅，過了一個月，潞王在杭州監國，没幾天出城投降。閏六月，張國維在台州朝見魯王，請求魯王監國。當日移駐紹興，進升張國維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督軍於江上。總兵官方國安也從金華到達。馬士英一向與方國安友善，把他藏在軍中，請求入内朝見。張國維彈劾方國安十大罪，纔不敢入。連續光復富陽、於潛，在沿江要害之地建立木城，聯合方國安以及王之仁、鄭遵謙、熊汝霖、孫嘉績、錢肅樂等營，爲持久之計。順治三年五月，方國安等諸軍缺乏糧餉潰逃，魯王前往台州航海避難，張國維也返還守東陽。六月知道形勢不能支撑，作絶命詞三章，跳水而死，時年五十二歲。

張肯堂

張肯堂，字載寧，松江華亭人。天啓五年進士。授濬縣知縣。

崇禎七年，擢御史。明年春，賊陷鳳陽，條上滅賊五事。俄以皇陵震驚，疏責輔臣不宜作秦、越之視，帝不問。出按福建，數以平寇功受賚。還朝，言："監司營競紛紜，意所欲就，則保留久任；意所欲避，則易地借才。今歲燕、秦，明歲閩、粤，道路往返，動經數千，程限稽遲，多逾數月。加一番更移，輒加一番擾害。"帝是其言。十二年十月，楊嗣昌出督師。肯堂奏言："從古戡亂之法，初起則解散，勢成則剪除，未有專任撫者。今輔臣膺新命而出，賊必仍用故技，佯摇尾乞憐。而失事諸臣，冀掩從前敗局，必多方熒惑，仍進撫議。請特申一令，專務剿除。有進招撫説者，立置重典。"帝以偏執臆見責之。

張肯堂，字載寧，松江華亭人。天啓五年考中進士，授官濬縣知縣。

崇禎七年，提升爲御史。第二年春，賊攻陷鳳陽，張肯堂條陳奏上消滅賊寇五件事。不久，因皇陵被毁而震驚，上疏責怪輔臣不應該作秦、越之視，皇帝不追究。出京按察福建，多次以平定賊寇之功受到賞賜。回朝後，説："監司鑽營競争紛紜，想就官，便保留久任；想避開，便易地借才。今年燕、秦，明年閩、粤，道路往返，動則經歷千里，路程期限稽留遲延，多超過幾個月。加一番移動，便加一番侵擾危害。"皇帝認爲他的話對。十二年十月，楊嗣昌出京督師。張肯堂上奏説："自古平息禍亂的辦法，初起時便解散他，構成大勢便消滅他，没有專門進行撫慰的。現在輔臣接受新的命令出京，賊必定仍用原有伎倆，假裝摇尾乞憐。而失敗的衆臣，希望掩蓋先前的敗局，必定多方迷惑，仍然進呈安撫之議。請求特别申發一道命令，專門進行剿滅。有進言招撫之説的，立即判以重刑。"皇帝以偏激

十四年四月，言："流寇隳城破邑，往來縱横，如入無人之境，此督師嗣昌受事前所未有。目前大計，在先釋嗣昌之權。"疏入而嗣昌已死。十二月，復言："今討賊不可謂無人，巡撫之外更有撫治，總督之上又有督師。位號雖殊，事權無别。今楚自報捷，豫自報敗，甚至南陽失守，禍中親藩，督師職掌安在。試問今爲督師者，將居中而運，以發蹤指示爲功乎，抑分賊而辦，以焦頭爛額爲事乎？今爲秦、保二督者，將兼顧提封，相爲掎角之勢乎，抑遇賊追剿，專提出境之師乎？今爲撫者，將一稟督師之令，進退惟其指揮乎，抑兼視賊勢之急，戰守可以擇利乎？凡此肯綮，一切置不問，中樞冥冥而决，諸臣瞶瞶而任。至失地喪師，中樞糾督撫以自解，督撫又互相委以謝愆，而疆事不可問矣。"帝納其言，下所司詳議。十五年，請召還建言謫謫諸臣，乃復給事中陰潤、李清、劉昌，御史周一敬官。肯堂遷大理丞，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

總兵鄭鴻逵擁唐王聿鍵入閩，與其兄南安伯芝龍及肯堂勸進，遂加太子少保、吏部尚書。曾櫻至，言官請令櫻掌吏部，乃令肯堂掌都察院。肯堂請出募舟師，由海道抵江南，倡義旅，而王由仙霞趨浙東，與相聲援。乃加少保，給敕印，便宜從事。芝龍懷異心，陰沮之，不成行。

順治三年，王敗死，肯堂飄泊海外。六年，至舟山，魯王用爲東閣大學士。八年，大清兵乘天霧集螺頭門。定西侯張名振奉王航海去，屬肯堂城守。城中兵六千，居民萬餘，堅守十餘日。城破，肯堂衣蟒玉南向

主觀之見責備他。

十四年四月，上言："流寇破毁城邑，往來縱横，如入無人之境，這是督師楊嗣昌接受平賊之職以前所没有過的。當前的大計，在於先解除楊嗣昌的權柄。"奏疏呈入而楊嗣昌已死。十二月，又上言："現在討賊不能説無人，巡撫之外更有撫治，總督之上又有督師。職位官號雖然不同，職權没有區别。現在楚自報取勝，豫自報戰敗，甚至南陽失守，禍及親屬藩王，督師的職權在何處。試問現在督師的人，是居中運籌，指揮部下作爲事功呢，還是劃分賊軍分頭剿滅，以焦頭爛額爲事呢？現在任秦、保二督的人，是兼顧疆域，互相成爲掎角之勢呢，還是遇賊追剿，專門提督出境的軍隊呢？現在爲巡撫的人，是全部稟承督師的命令，進退衹聽其指揮呢，還是兼顧觀察賊勢的緩急，或戰或守可以選擇有利而行呢？凡是這些關鍵問題，一切棄置不過問，中樞模模糊糊地决策，諸臣昏昏沉沉地受命，到了失地喪師，中樞糾劾督撫以自求解脱，督撫又互相推委以開脱罪過，而國家封疆之事不能過問了。"皇帝采納了他的話，下發主管部門詳細商議。十五年，請求召回向朝廷建議而遭到貶謫的衆大臣，於是恢復給事中陰潤、李清、劉昌，御史周一敬的官職。張肯堂升遷大理丞，隨即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

總兵鄭鴻逵擁戴唐王朱聿鍵入閩，與其兄南安伯鄭芝龍以及張肯堂勸王即位，於是加封太子少保、吏部尚書。曾櫻到達，諫官請求命令曾櫻執掌吏部，便命令張肯堂掌管都察院。張肯堂請出外招募水軍，從海路抵達江南，倡導建立義軍，而唐王從仙霞到浙東，與他互相聲援。於是加封少保，送給敕印，任其見機行事。鄭芝龍懷有異心，私下阻止，没能施行。

順治三年，唐王戰敗而死，張肯堂飄泊到海外。六年，到舟山，魯王用爲東閣大學士。八年，大清軍隊乘着天空濃霧，聚集於螺頭門。定西侯張名振奉魯王航海離開，托付張肯堂守城。城中兵六千人，居民一萬餘人，堅守十多天。城被攻破，張肯堂穿戴蟒玉服朝南坐，命令四個

坐，令四妾、一子婦、一女孫先死，乃從容賦詩自經。

妾、一個兒媳婦、一個孫女先死，纔從容賦詩上吊自殺。

時同死者，兵部尚書李向中、禮部尚書吴鍾巒、吏部侍郎朱永佑、安洋將軍劉世勛、左都督張名揚。又有通政使會稽鄭遵儉，兵科給事中鄞縣董志寧，兵部郎中江陰朱養時，户部主事福建林瑛、蘇州江用楫，禮部主事會稽董元，兵部主事福建朱萬年、長洲顧珍、臨山衛李開國，工部主事長洲顧中堯，中書舍人蘇州蘇兆人，工部所正鄞縣戴仲明，定西侯參謀順天顧明楫，諸生福建林世英，錦衣指揮王朝相，内官監太監劉朝。凡二十一人。

當時一同死難的有兵部尚書李向中、禮部尚書吴鍾巒、吏部侍郎朱永佑、安洋將軍劉世勛、左都督張名揚。又有通政使會稽人鄭遵儉，兵科給事中鄞縣人董志寧，兵部郎中江陰人朱養時，户部主事福建人林瑛、蘇州人江用楫，禮部主事會稽人董元，兵部主事福建人朱萬年、長洲人顧珍、臨山衛人李開國，工部主事長洲人顧中堯，中書舍人蘇州人蘇兆人，工部所正鄞縣人戴仲明，定西侯參謀順天人顧明楫，生員福建人林世英，錦衣指揮王朝相，内官監太監劉朝。一共二十一人。

李向中

李向中，鍾祥人。崇禎十三年進士。授長興知縣，調秀水。福王時，歷車駕郎中，蘇松兵備副使。唐王以爲尚寶卿。閩事敗，避海濱。魯王監國，召爲右僉都御史，從航海，進兵部尚書，從至舟山。及是破，大帥召向中，不赴。發兵捕之，以衰絰見。大帥呵之曰：“聘汝不至，捕即至，何也？”向中從容曰：“前則辭官，今就戮耳。”

李向中，鍾祥人。崇禎十三年考中進士。授官長興知縣，調任秀水。福王時，歷任車駕郎中，蘇、松兵備副使。唐王封他作尚寶卿。閩事失敗，避居海濱。魯王監國，召任右僉都御史，跟從航海，進升兵部尚書，從行到舟山。到這次城破，清軍大帥召見李向中，不前往。派兵逮捕他，穿着衰絰喪服見。大帥呵斥他説：“聘請你不來，逮捕你就來了，什麽原因呢？”李向中從容回答：“先前是辭官，現在是來送死罷了。”

吴鍾巒

吴鍾巒，字巒稚，武進人。崇禎七年進士。授長興知縣。以旱潦，徵練餉不中額，謫紹興照磨。逾年，移桂林推官。聞京師變，流涕曰：“馬君常必能死節。”已而世奇果死。福王立，遷禮部主事。抵南雄，聞南都失，轉赴福建，痛陳國計。魯王起兵，以鍾巒爲禮部尚書，往來普陀山中。大清兵至寧波，鍾巒慷慨謂人曰：“昔仲達死璫禍，吾以諸生不得死。君常死賊難，吾以遠臣不得從死。今其時矣！”乃急渡海，入昌國

吴鍾巒，字巒稚，武進人。崇禎七年考中進士。授官長興知縣。以天旱水澇，徵收練兵賦税不能達到額度，貶謫爲紹興照磨。過了一年，調任桂林推官。聽到京城事變，流淚説：“馬君常必定能够爲節操而死。”隨後世奇果然死難。福王立，升遷禮部主事。抵達南雄，聽到南都失陷的消息，轉道奔赴福建，沉痛陳説國家大計。魯王起兵，任吴鍾巒作禮部尚書，往來於普陀山中。大清軍隊到達寧波，鍾巒慷慨激昂地對人説：“過去仲達死於宦官之禍，我因是生員不能死難。君常死於賊難，我以遠方之臣不能跟從他而死。現在時候已經到了！”便急急渡海，進入

衛之孔廟，積薪左廡下，抱孔子木主自焚死。仲達者，江陰李應昇，鍾巒弟子，忤魏忠賢死黨禍者也。

昌國衛的孔廟，堆積柴薪於左邊廊廡下，抱着孔子牌位自焚而死。仲達是江陰李應昇，吴鍾巒的弟子，觸犯魏忠賢死於黨禍。

朱永佑(等)

朱永佑，字爰啓。崇禎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吏部，罷歸。事唐王，後至舟山。城破被執，願爲僧，不許，乃就戮。

朱永佑，字爰啓。崇禎七年考中進士。授官刑部主事，改任吏部，罷官歸家。侍奉唐王，後來到舟山。城破被拘執，希望作僧人，不同意，於是被殺。

名揚，名振弟。城破，母范以下自焚者數十人。

張名揚是名振的弟弟。城被攻破，母親范氏以下自焚而死的有數十人。

朝相聞城失守，護王妃陳氏、貴嬪張氏、義陽王妃杜氏入井，用巨石覆之，自刎其旁。開國母，瑛、明楫妻皆自盡。

王朝相聽説城池失守，保護王妃陳氏、貴嬪張氏、義陽王妃杜氏躲入井中，用巨石覆蓋井口，自刎於其旁。李開國的母親，林瑛、顧明楫的妻子都自殺。

曾櫻

曾櫻，字仲含，峽江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歷郎中。

曾櫻，字仲含，峽江人。萬曆四十四年考中進士，授官工部主事，歷任郎中。

天啓二年，稍遷常州知府。諸御史巡鹽、倉、江、漕及提學、屯田者，皆操舉劾權，文牒日至。櫻牒南京都察院曰："他方守令，奔命一巡按，獨南畿奔命數巡按。請一切戒飭，罷鉤訪取贖諸陋習。"都御史熊明遇爲申約束焉。

天啓二年，纔逐漸升遷常州知府。諸御史巡按鹽、倉、江、漕以及提督學政、屯田的人，都持有薦舉彈劾的權力，文書每日到達。曾櫻遞文書給南京都察院説："别處的守令，奔走應命於一個巡按，惟獨南畿奔走應命於幾個巡按。請求一切戒止整治，罷除搜求察訪取贖等鄙陋的習俗。"都御史熊明遇爲此申明約束。

櫻持身廉，爲政愷悌公平，不畏强禦。屯田御史索屬吏應劾者姓名，櫻不應。御史危言恐之，答曰："僚屬已盡，無可糾，止知府無狀。"因自署下考，杜門待罪。撫按亟慰留，乃起視事。織造中官李實迫知府行屬禮，櫻不從。實移檄以"爾""汝"侮之，櫻亦報以"爾""汝"，卒不屈。無錫高攀龍，江陰繆昌期、李應昇被逮，櫻助昌期、應昇貲，而經紀攀龍死後事，爲文祭之，出其子及僮僕於獄。宜興毛士龍坐忤魏忠賢遣戍，櫻諷士龍逃去。上官捕其家人，賴櫻以免。武進孫慎行忤忠賢，當戍，櫻緩其行。忠賢敗，事遂解。

曾櫻對自己保持廉潔，施政和樂平易公平，不畏强暴。屯田御史索要屬吏中應受彈劾的人的姓名，曾櫻不提供。御史危言聳聽恐嚇他，曾櫻回答："僚屬已經盡力，没有可糾彈的，衹有知府胡作非爲。"於是自己署名考核爲下等，閉門等待罪罰。撫按急忙安慰挽留，纔出來處理政事。織造宦官李實迫使知府行屬下之禮，曾櫻不聽從。李實傳送公文以"爾""汝"侮辱他，曾櫻也稱他爲"爾""汝"以相報，終究不屈服。無錫高攀龍，江陰繆昌期、李應昇被逮捕，曾櫻資助繆昌期、李應昇財物，而料理高攀龍死後之事，作文祭祀，從獄中救出他的兒子和僮僕。宜興毛士龍因觸犯魏忠賢貶遣戍役，曾櫻暗示毛士龍逃跑。上官逮捕他的家人，依賴曾櫻獲免。武進孫慎行觸犯魏忠賢，判决戍役，曾櫻

崇禎元年，以右參政分守漳南。九蓮山賊犯上杭，櫻募壯士擊退之，夜擣其巢，殲馘殆盡。士民爲櫻建祠。母憂歸。服闋，起故官，分守興、泉二郡。進按察使，分巡福寧。先是，紅夷寇興、泉，櫻請巡撫鄒維璉用副總兵鄭芝龍爲軍鋒，果奏捷。及劉香寇廣東，總督熊文燦欲得芝龍爲援，維璉等以香與芝龍有舊，疑不遣。櫻以百口保芝龍，遂討滅香，芝龍感櫻甚。

十年冬，帝信東廠言，以櫻行賄謀擢官，命械赴京。御史葉初春嘗爲櫻屬吏，知其廉，於他疏微白之。有詔詰問，因具言櫻賢，然不知賄所從至。詔至閩，巡撫沈猶龍、巡按張肯堂閱廠檄有奸人黃四臣名。芝龍前白曰："四臣，我所遣。我感櫻恩，恐遷去，令從都下訊之。四臣乃妄言，致有此事。"猶龍、肯堂以入告，力白櫻冤，芝龍亦具疏請罪。士民以櫻貧，爲醵金辦裝，耆老數千人隨至闕下，擊登聞鼓訟冤。帝命毋入獄，俟命京邸。削芝龍都督銜，而令櫻以故官巡視海道。

尋以衡、永多寇，改櫻湖廣按察使，分守湖南，給以敕。故事，守道無敕，帝特賜之。時賊已殘十餘州縣，而永州知府推官咸不任職。櫻薦蘇州同知晏日曙、歸德推官萬元吉才。兩人方坐事罷官，以櫻言并起用。櫻乃調芝龍剿賊，賊多降，一方遂安。遷山東右布政使，分守登、萊。

十四年春，擢右副都御史，代徐人龍巡撫其地。明年，遷南京工部右侍郎，乞假歸。山東初被兵，巡撫王永吉所部濟、兖、東三府州縣盡失，

讓他延緩上路。魏忠賢失敗，事情便解除。

崇禎元年，以右參政分守漳南。九蓮山賊侵犯上杭，曾櫻招募丁壯打退了賊寇，并連夜搗毀賊巢穴，殲滅殆盡。士民爲曾櫻建祠堂。母喪返家。服喪期滿，起用任原官，分守興、泉二郡。進升按察使，分巡福寧。在此之前，紅夷侵犯興、泉，曾櫻請求巡撫鄒維璉任用總兵鄭芝龍爲先鋒，果然獲勝。到劉香進犯廣東，總督熊文燦想得到鄭芝龍作爲援救，鄒維璉等因劉香與鄭芝龍有舊交情，懷疑而不派遣。曾櫻以百口之家保舉鄭芝龍，於是討滅劉香，鄭芝龍非常感激曾櫻。

十年冬，皇帝聽信東廠的話，以曾櫻行賄謀求升官，命令械繫到京。御史葉初春曾經是曾櫻屬下官吏，知道他廉潔，在别的奏疏中隱隱辯白。有詔書詰問，於是詳細説明曾櫻賢良，但不知道賄從哪裏來。下詔到閩，巡撫沈猶龍、巡按張肯堂查閲東廠的公文中有奸人黃四臣之名。鄭芝龍上前説明："黃四臣是我派遣的。我感激曾櫻的恩德，恐怕升遷離去，令他從都下訊問。黃四臣虚妄亂言，以致有這件事。"沈猶龍、張肯堂以此情狀上報，竭力辯白曾櫻冤枉，鄭芝龍也詳細地上疏請罪。士民以曾櫻貧困，爲他凑錢治裝，年高德厚的數千人隨着到京城，擊登聞鼓告冤。皇帝命令不要入獄，在京城住處待命。削除鄭芝龍都督官銜，而命令曾櫻以原官巡察海道。

不久因衡、永多賊寇，改曾櫻爲湖廣按察使，分守湖南，給予敕命。舊例，守道之官没有敕命，皇帝特意賜給他。當時賊已殘掠十餘州縣，而永州知府、推官都不任職。曾櫻舉薦蘇州同知晏日曙、歸德推官萬元吉有才幹。兩人正因事獲罪罷官，因曾櫻的舉薦都起用。曾櫻便調鄭芝龍剿賊，賊多投降，一方於是安寧下來，升遷山東右布政使，分守登、萊。

十四年春，曾櫻升任右副都御史，代替徐人龍巡撫其地。第二年，升遷南京工部右侍郎，請假歸家。山東初遭受兵災，巡按王永吉所轄的濟、兖、東三府州縣全部失陷，隱瞞不上報。賊

匿不以聞。兵退，以恢復報。而櫻所部青、登、萊三府失州縣無幾，盡以實奏。及論罪，永吉反擢總督，而櫻奪官，逮下刑部獄。不十日而京師陷，賊釋諸囚，櫻乃遁還。

其後唐王稱號於福州。芝龍薦櫻起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無何，令掌吏部，尋進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淵閣。王駐延平，令櫻留守福州。大清兵破福州，櫻挈家避海外中左衛。越五年，其地被兵，遂自縊死。

兵退，以恢復上報。而曾櫻所轄的青、登、萊三府失陷州縣不多，全部以實際上奏。及論罪，王永吉反而提升爲總督，而曾櫻奪去官職，逮捕關進刑部監獄。不到十天而京城陷落，賊釋放衆囚犯，曾櫻纔逃回。

後來唐王在福州稱帝號，鄭芝龍舉薦曾櫻，起用爲工部尚書兼任東閣大學士。不久，命令執掌吏部，隨即進升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唐王駐延平，命令曾櫻留守福州。大清軍隊攻破福州，曾櫻帶着全家躲避到海外的中左衛。過了五年，其地遭受兵災，於是自縊而死。

朱繼祚

朱繼祚，莆田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天啓中，與修《三朝要典》，尋罷去。崇禎初，復官。累遷禮部右侍郎，充實録總裁。給事中葛樞言繼祚嘗纂修《要典》，得罪清議，不可總裁國史，不聽。繼祚旋謝病去。起南京禮部尚書，又以人言罷去。

福王時，起故官，未赴。南都失，唐王召爲東閣大學士，從至汀州。王被擒，繼祚奔還其鄉。魯王監國，繼祚舉兵應王，攻取興化城。既而大清兵至，城復破。繼祚及參政湯芬、給事中林嵋、知縣都廷諫并死之。

朱繼祚，莆田人。萬曆四十七年考中進士。改庶吉士，授官編修。天啓年間，參與修纂《三朝要典》，不久罷官離去。崇禎初年，恢復官職，累次升遷任禮部右侍郎，充任實録總裁。給事中葛樞上言説朱繼祚曾經纂修《要典》，得罪社會輿論，不可總裁國史，朝廷不聽從。朱繼祚隨即以病辭官離職。起用爲南京禮部尚書，又因有人上言，罷官而離去。

福王時，起用爲原官，没有到任。南京失陷，唐王召爲東閣大學士，跟從到汀州。唐王被擒，朱繼祚逃回家鄉。魯王監國，朱繼祚起兵響應，攻取興化城。隨後大清軍隊到達，城又被攻破。朱繼祚以及參政湯芬、給事中林嵋、知縣都廷諫一并死難。

湯芬(等)

芬，字方侯，嘉善人。崇禎十六年進士。福王時，爲史可法監紀推官。唐王以爲御史。尋以監司分守興泉道。城破，緋衣坐堂上，被殺。嵋，字小眉，繼祚同邑人。由進士爲吴江知縣。蘇州失，歸仕唐王。至是自縊死。廷諫，杭州人。莆田知縣。

王自監國二年正月至長垣，迨次年正月，連克建寧、邵武、興化三府，福寧一州，漳浦、海澄、連江、長樂等二十七縣，軍聲頗振。及是得

湯芬，字方侯，嘉善人。崇禎十六年考中進士。福王時，作史可法的監紀推官。唐王任他作御史。不久監司分守興泉道。城被攻破，湯芬穿着緋衣坐在堂上，被殺。林嵋，字小眉，朱繼祚同鄉之人。由進士任吴江知縣。蘇州失陷，歸作唐王之官。至此自縊而死。都廷諫，杭州人。莆田知縣。

唐王於監國二年正月到長垣，至第二年正月，連續攻克建寧、邵武、興化三府，福寧一州，漳浦、海澄、連江、長樂等二十七個縣，軍隊聲勢頗爲振奮。到這時得到的州縣又失守。海

者復失。海澄失，知縣洪有文死之。永福失，邑人給事中鄢正畿、御史林逢經俱投水死。長樂失，邑人御史王恩及服毒死，妻李氏同死。建寧失，守將王祈巷戰不勝，自焚死。

澄失陷，知縣洪有文死難。永福失陷，邑人給事中鄢正畿、御史林逢經都投水自殺。長樂失陷，邑人御史王恩及服毒自殺，妻子李氏同時自殺。建寧失陷，守將王祈巷戰不勝，自焚而死。

余煌

余煌，字武貞，會稽人。天啓五年，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與修《三朝要典》。崇禎時，以内艱歸。服闋，起左中允，歷左諭德、右庶子，充經筵講官。給事中韓源劾禮部侍郎吴士元、御史華琪芳及煌皆與修《要典》，宜斥，帝置不問。煌疏辯，帝復温旨慰諭之。户部尚書程國祥請借京城房租，煌争，不可，乞假歸。遂丁外艱。服除，久不起。

余煌，字武貞，會稽人。天啓五年，考中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參與修纂《三朝要典》。崇禎時，因母喪歸家。服滿，起用爲左中允，歷任左諭德、右庶子，充任經筵講官。給事中韓源彈劾禮部侍郎吴士元、御史華琪芳以及余煌都參與修撰《要典》，應該斥去，皇帝棄置不問。余煌上疏辯解，皇帝又以温和的旨意勸慰他。户部尚書程國祥請求借京城房租，余煌諫争，不同意，請假歸家。於是服父喪。喪期滿，很久不起用。

魯王監國紹興，起禮部右侍郎，再起户部尚書，皆不就。明年，以武將横甚，拜煌兵部尚書，始受命。時諸臣競營高爵，請乞無厭。煌上言："今國勢愈危，朝政愈紛，尺土未復，戰守無資。諸臣請祭，則當思先帝烝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營；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廕，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謚，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昭。"時以爲名言。大清兵過江，王航海遁。六月二日，煌赴水，舟人拯起之。居二日，復投深處，乃死。

魯王在紹興監國，起用余煌任禮部右侍郎，再次起用爲户部尚書，都不赴任。第二年，因武將很凶横，拜授余煌爲兵部尚書，纔受命。當時朝廷衆臣競相謀求高的官位，謀求而不知滿足。余煌上言道："現在國勢越來越危急，朝政越來越紛亂，連一尺的土地都還没有恢復，出戰防守没有資金。諸臣請求祭祀，便應當思慮先帝的烝嘗没有備辦；請求安葬，便應當思慮先帝的陵墓没有營建；請求封賜，便應當思慮先帝的宗廟没有歆享；請求封廕，便應當思慮先帝的子孫没有保養；請求謚號，便應當思慮先帝的光烈没有昭顯。"當時以此爲名言。大清軍隊打過長江後，魯王航海逃走。六月二日，余煌跳水自殺，舟上水手救起他。過了兩天，又投於深水處，於是死去。

陳函輝

陳函輝，字木叔，臨海人。崇禎七年進士。授靖江知縣，爲御史左光先劾罷。北都陷，誓衆倡義。會福王立，不許草澤勤王，乃已。尋起職方主事，監軍江北。事敗歸，魯王擢爲禮部右侍郎。從王航海，已而相失，哭入雲峰山，作絶命詞十章，投水

陳函輝，字木叔，臨海人。崇禎七年考中進士，授官靖江知縣，被御史左光先彈劾罷官。北都陷落，向衆人發誓倡導忠義。恰遇福王即位，不同意民間起兵救援王朝，纔停止。不久，起用爲職方主事，監軍於江北。事情失敗返回。魯王提拔他作禮部右侍郎。跟從魯王航海逃遁，隨後失散，哭着進入雲峰山，作絶命詞十章，跳水自

死。

殺。

王瑞枬

王瑞枬，字聖木，永嘉人。天啓五年進士。授蘇州推官，兼理兑運。軍民交兑，恒相軋啓釁。瑞枬調劑得宜，歲省浮費三萬金，上官爲勒石著令。貴人弟奸法，執問如律。其人中之當道，將議調，遂歸。

王瑞枬，字聖木，永嘉人。天啓五年考中進士。授官蘇州推官，兼管兑運事務。軍隊與百姓間交兑運資糧時，常常互相傾軋産生嫌隙。瑞枬調劑雙方適宜，每年節省浪費的經費三萬兩金，上級官爲此立碑寫定規章制度。某貴人的弟弟作奸犯法，拘執審問全按律令行事。其人在當權者面前中傷王瑞枬，將要議定調任，王瑞枬便辭官歸家。

崇禎七年，起河間推官，遷工部主事，調兵部，轉職方員外郎，擢湖廣兵備僉事，駐襄陽。十一年春，張獻忠據穀城乞撫，總理熊文燦許之。瑞枬以爲非計，謀於巡按林銘球、總兵官左良玉，將俟其至，執之。文燦固執以爲不可。瑞枬言："賊以計愚我，我不可爲所愚。今良玉及諸將賈一選、周仕鳳之兵俱在近境，誠合而擊之，何患不捷。"文燦怒，責以撓撫局。瑞枬曰："賊未創而遽撫，彼將無所懼。惟示以必剿之勢，乃心折不敢貳。非相撓，實相成也。"文燦不從。瑞枬乃列上從征、歸農、解散三策，文燦亦不用。瑞枬自爲檄諭獻忠，獻忠恃文燦庇己，不聽。明年，獻忠叛，瑞枬先已丁憂歸。獻忠留書於壁，言己之叛，總理使然。具列上官姓名及取賄月日，而題其末曰："不納我金者；王兵備一人耳。"由是瑞枬名大著。服闋，未及用而都城陷。

崇禎七年，起用任河間推官，遷升工部主事，調任兵部，轉任職方員外郎，提拔爲湖廣兵備僉事，駐襄陽。十一年春，張獻忠占據穀城請求招撫，總理熊文燦同意。王瑞枬認爲不是辦法，與巡按林銘球、總兵官左良玉謀劃，將等待張獻忠到達時拘捕他。熊文燦堅持認爲不行。王瑞枬説："賊用計愚弄我，我不能被他愚弄。現在左良玉以及諸將賈一選、周仕鳳的軍隊都在近境，果真會合攻擊，擔憂什麽不能取勝呢。"熊文燦發怒，以撓亂撫局責備他。王瑞枬説："賊没有受到打擊而馬上招撫，對方將無所畏懼。衹有表示必定要剿滅的形勢，纔使之内心折服不敢背叛。我不是撓亂招撫，而是助成招撫。"熊文燦不聽從。王瑞枬便條列呈上對賊實行從征、歸農、解散三策，文燦也不采用。瑞枬親自作檄文曉諭張獻忠，獻忠依恃熊文燦庇護自己，不聽從。第二年，張獻忠叛亂，王瑞枬先已服喪歸家。張獻忠留書於墻壁，説自己的叛變是總理迫使的結果，詳細列出上官姓名以及收取賄賂的日期，而在其末尾題寫道："不收納我的金銀的，衹有王兵備一人而已。"從此王瑞枬的名聲大顯。服喪期滿，没有來得及起用而京城便陷落了。

福王時，召爲太僕少卿，極陳有司虐民之狀，旋告歸。唐王召赴福建，仍故官，未幾復歸。及閩地盡失，温州亦不守，避之山中。有欲薦令出者，乃拜辭家廟，從容入室自經死。

福王時，王瑞枬被召爲太僕少卿，他竭力陳説主管官吏虐待人民的情況，旋即告老歸休。唐王召赴福建，仍擔任原官，不久又辭官歸家。到閩地全部失陷，温州也不能保守，王瑞枬躲避到山中。有人想舉薦他出來作官，於是拜辭家廟，從容入内室上吊自殺。

路振飛

路振飛，字見白，曲周人。天啓五年進士。除涇陽知縣。大吏諂魏忠賢，將建祠涇陽，振飛執不從。邑人張問達忤奄，坐追贓十萬。振飛故遷延，奄敗事解。流賊入境，擊却之。

路振飛，字見白，曲周人。天啓五年考中進士。授任涇陽知縣。大官諂諛魏忠賢，將在涇陽爲魏忠賢建生祠，路振飛堅持不聽從。同邑人張問達觸犯宦官，坐罪追贜十萬。路振飛故意拖延，宦官事敗，追贜事解脱。流賊侵入轄境，他打退賊寇。

崇禎四年，徵授御史。疏劾周延儒卑污奸險，黨邪醜正，祈立斥以清揆路，被旨切責。未幾，陳時事十大弊，曰務苛細而忘政體，喪廉耻而壞官方，民愈窮而賦愈亟，有事急而無事緩，知顯患而忘隱憂，求治事而鮮治人，責外重而責内輕，嚴於小而寬於大，臣日偷而主日疑，有詔旨而無奉行。疏入，詔付所司。

崇禎四年，徵召授官御史。上疏彈劾周延儒卑鄙貪污奸惡陰險，包庇邪惡，嫉恨正直之人，請求立即貶斥以肅清内閣，遭聖旨嚴厲斥責。不久，陳説時事十大弊端：務求苛細小事而忘記國家大政，喪失廉耻而損壞居官應遵守的禮法，人民越窮困而賦税越緊急，有執法嚴厲而没有寬緩，知道明顯的禍害而不知隱蔽的憂患，求索國家治理而很少治理的人才，責罰外官重而責罰内官輕，嚴於小事而寬於大事，臣一天天不厚道而主上一天天懷疑，有皇帝詔旨而没有施行。奏疏呈入，下詔交主管部門。

山東兵叛，劾巡撫余大成、孫元化，且論延儒曲庇罪，帝不問。已，劾吏部尚書閔洪學結權勢，樹私人，秉銓以來，吏治日壞，洪學自引去。廷推南京吏部尚書謝陞爲左都御史，振飛歷詆其醜狀，陞遂不果用。

山東軍隊叛亂，路振飛彈劾巡撫余大成、孫元化，并且糾彈周延儒枉曲庇護之罪，皇帝不問罪。隨後，彈劾吏部尚書閔洪學結交權勢，樹立私黨，執掌銓選官吏以來，吏治一天天敗壞，閔洪學自己引咎離職。在朝廷推薦南京吏部尚書謝陞作左都御史時，路振飛一一指責他的醜惡之狀，謝陞於是終究没有被任用。

六年，巡按福建。海賊劉香數勾紅夷入犯，振飛懸千金勵將士，遣游擊鄭芝龍等大破之，詔賜銀幣。俸滿，以京卿録用。初，振飛論海賊情形，謂巡撫鄒維璉不能辦，語侵之。維璉罷去，命甫下，數奏捷，振飛乃力暴其功，維璉復召用。

六年，巡按福建。海賊劉香多次勾結紅夷入犯，路振飛懸賞千金鼓勵將士，派遣游擊鄭芝龍等大敗敵人，下詔賜給銀幣。任期滿，以京卿録用。當初，路振飛議論海賊的情形，認爲巡撫鄒維璉不能辦治，話語侵犯了他。鄒維璉罷職離去，命令剛下，多次奏進捷報，路振飛便竭力宣揚他的功勞，鄒維璉又被召用。

八年夏，帝將簡輔臣。振飛言："枚卜盛典，使夤緣者竊附則不光。如向者周延儒、温體仁等公論俱棄，宅揆以後，民窮盗興，辱己者必不能正天下。"時延儒已斥，而體仁方居首揆，銜之。已而振飛按蘇、松，請除輸布、收銀、白糧、收兑之四大

八年夏天，皇帝將選拔輔臣。路振飛説："選拔官吏是盛大典制，使攀附小人竊位便不能光大事業。如先前的周延儒、温體仁等，公衆輿論都抛棄的，入閣以後，人民窮困盗賊興起，污辱自己的人必定不能端正天下。"當時周延儒已罷斥，而温體仁正居首輔之位，銜恨他。隨後路振飛按察蘇、松，請求罷除輸布、收銀、白糧、

患，民困以蘇。會常熟錢謙益、瞿式耜爲奸民張漢儒所訐，體仁坐振飛失糾，擬旨令陳狀。振飛白謙益無罪，語刺體仁。體仁恚，激帝怒，謫河南按察司檢校。入爲上林丞，屢遷光禄少卿。

十六年秋，擢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明年正月，流賊陷山西。振飛遣將金聲桓等十七人分道防河，由徐、泗、宿遷至安東、沭陽。且團練鄉兵，犒以牛酒，得兩淮間勁卒數萬。福、周、潞、崇四王避賊，同日抵淮。大將劉澤清、高傑等亦棄汛地南下。振飛悉延接之。四月初，聞北都陷，福王立於南京。河南副使吕弼周爲賊節度使來代振飛，進士武愫爲賊防禦使招撫徐、沛，而賊將董學禮據宿遷。振飛擊擒弼周、愫，走學禮。竿弼周法場，命軍士人射三矢，乃解磔之。縛愫徇諸市，鞭八十，檻車獻諸朝，伏誅。五月，馬士英欲用所親田仰，乃罷振飛。振飛亦遭母喪，家無可歸，流寓蘇州。尋録功，即家加右副都御史。

振飛初督漕，謁鳳陽皇陵。望氣者言高墻有天子氣。唐王聿鍵方以罪錮守陵，中官虐之。振飛上疏乞概寬罪宗，竟得請。順治二年，大兵破南京，聿鍵自立於福州，拜爲左都御史。募能致振飛者官五品，賜二千金。振飛乃赴召，道拜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至則大喜，與宴，抵夜分，撤燭送歸，解玉帶賜之，官一子職方員外郎。又録守淮功，廕錦衣世千户。王每責廷臣怠玩，振飛因進曰："上謂臣僚不改因循，必致敗亡。臣謂上不改操切，亦未必能中興也。上有愛民之心，而未

收兑的四大禍患，人民的困苦得到蘇解。恰逢常熟錢謙益、瞿式耜被奸猾之民張漢儒攻擊，温體仁以路振飛失於彈糾的罪行，擬旨命令路振飛陳述情狀。路振飛報告錢謙益無罪，話語譏刺温體仁。温體仁憤怒，便激發皇帝憤怒，貶謫爲河南按察司檢校。調入京任上林丞，多次升遷到光禄少卿。

十六年秋天，提拔路振飛任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第二年正月，流賊攻陷山西。路振飛派遣將領金聲桓等十七人分道防守黄河，由徐、泗、宿遷到安東、沭陽。并且團練鄉兵，以牛酒犒賞，得到兩淮之間的强勁士卒數萬人。福、周、潞、崇四王躲避賊，同日抵達淮。大將劉澤清、高傑等也放棄防地南下。路振飛全部延請接納。四月初，聽説北都陷落，福王在南京即位。河南副使吕弼周爲賊節度使，前來代替路振飛，進士武愫爲賊防禦使，招撫徐、沛，而賊將董學禮占據宿遷。路振飛出擊擒獲吕弼周、武愫，趕走董學禮。用竿把吕弼周吊在法場上，命軍士人人射三箭，纔解下來施以磔刑。捆縛武愫在諸市示衆，鞭打八十，用檻車獻給朝廷，伏罪誅殺。五月，馬士英想使用親近之人田仰，便罷免路振飛，振飛也遭母親之喪，無家可歸，流落寄居蘇州。不久録功封賞，便在家加封右副都御史。

路振飛開初督漕運，拜謁鳳陽皇陵。望氣的人説高墻有天子氣象。唐王朱聿鍵正因罪禁錮守陵墓，宦官虐待他。路振飛上疏請求寬饒有罪的宗室，終究得其所請。順治二年，清軍攻破南京，朱聿鍵在福州自立，拜授路振飛爲左都御史。招募能讓路振飛前來的賜官五品，賜二千金。路振飛便赴召，途中拜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到達時唐王大喜，賜宴，到半夜，撤燭送回，解下玉帶賜給他，授一子官職方員外郎。又按守淮之功封賞，封廕錦衣世襲千户。唐王每次督責廷臣懈怠玩忽，路振飛於是進言："皇上認爲群臣不改因循守舊，必然導致敗亡。臣認爲皇上不改操持過切，也未必能够中興。皇上有愛民之心，但不見愛民的政治措施；

見愛民之政；有聽言之明，而未收聽言之效。喜怒輕發，號令屢更。見群臣庸下而過於督責，因博覽書史而務求明備，凡上所長，皆臣所甚憂也。”其言曲中王短云。三年，大清兵進仙霞關，聿鍵走汀州，振飛追赴不能及。汀州破，走居海島。明年，赴永明王召，卒於途。

有聽從諫言之明，但没有收到聽言的功效。喜悦憤怒輕易發作，號令屢次改變。見到群臣平庸低下而過於督責，因博覽群書史籍而務求聖明完備，凡是皇上的長處，都是臣所憂慮的。”他的話婉曲地切中唐王的短處。三年，大清軍隊進兵仙霞關，朱聿鍵逃往汀州，路振飛追趕前去不能追上。汀州被攻破，逃居海島。第二年，赴永明王的召見，在途中死去。

何楷

何楷，字元子，漳州鎮海衛人。天啓五年進士。值魏忠賢亂政，不謁選而歸。

何楷，字元子，漳州鎮海衛人。天啓五年考中進士。時值魏忠賢撓亂朝政，不參加選官而歸家。

崇禎時，授户部主事，進員外郎，改刑科給事中。流賊陷鳳陽，毁皇陵。楷劾巡撫楊一鵬、巡按吴振纓罪，而刺輔臣温體仁、王應熊，言：“振纓，體仁私人；一鵬，應熊座主也。逆賊犯皇陵，神人共憤。陛下輟講避殿，感動臣民。二輔臣獨漫視之，欲令一鵬、振纓戴罪自贖。情面重，祖宗陵寢爲輕；朋比深，天下譏刺不恤。”忤旨，鐫一秩視事。又言：“應熊、體仁奏辯，明自引門生姻婭。刑官瞻徇，實由於此。乞宣諭輔臣，毋分别恩仇，以國事爲戲。”應熊復奏辯。楷言：“臣疏未奉旨，應熊先一日摭引臣疏詞，必有漏禁中語者。”帝意動，令應熊自陳，應熊竟由是去。吏部尚書謝陞言登、萊要地，巡撫陳應元引疾，宜允其去。及推勞永嘉代應元，則言登萊巡撫本贅員。楷亦疏駁之。楷又請給贈都御史高攀龍官，誥賜左光斗諸臣謚，召還惠世揚。疏多見聽。屢遷工科都給事中。

崇禎時，授官户部主事，進升員外郎，改任刑科給事中。流賊攻陷鳳陽，焚毁皇陵。何楷彈劾巡撫楊一鵬、巡按吴振纓的罪行，而譏刺輔臣温體仁、王應熊，説：“吴振纓是温體仁親戚，楊一鵬是王應熊的座主。逆賊侵犯皇陵，神人共怒，陛下停止講筵避開正殿，感動臣下和百姓。二輔臣獨隨隨便便地處理，想令楊一鵬、吴振纓戴罪立功。個人情面重，而祖宗陵寢被看輕；朋黨情深，天下的譏刺不以爲憂。”違背皇帝旨意，降一級而同樣處理政事。何楷又説：“王應熊、温體仁上奏辯解，明白自引爲門生姻親，法官徇顧私情實由於此。請求訓諭輔臣，不要分别恩仇，以國家大事爲兒戲。”王應熊又上奏辯解。何楷説：“臣奏疏尚未奉旨，王應熊却在前一天摘引臣上疏之詞，必定有泄露宫禁中話語的人。”皇帝心動，命令王應熊自己陳説，應熊終究因此離職。吏部尚書謝陞説登、萊是重要的地方，巡撫陳應元以疾病引退，應同意他離職。到推薦勞永嘉代替陳應元，則説登、萊巡撫本是多餘的官員。何楷也上疏反駁。何楷又請求贈給都御史高攀龍官銜，誥命賜左光斗等臣謚號，召回惠世揚。疏言多被采用。屢次升遷至工科都給事中。

十一年五月，帝以火星逆行，減膳修省。兵部尚書楊嗣昌方主款議，歷引前史以進。楷與南京御史林蘭友先後言其非。楷言：“嗣昌引建武款塞事，欲借以申市賞之説，引元和

十一年五月，皇帝因火星逆行，減少膳食修身反省。兵部尚書楊嗣昌正主持和談，一一引用前代史實進呈。何楷與南京御史林蘭友先後指出其非。何楷説：“楊嗣昌引用建武與外族通好的史事，想要藉以申論市賞之説，引用元和田興

田興事，欲借以申招撫之説，引太平興國連年兵敗事，欲借以申不可用兵之説，徒巧附會耳。至永平二年馬皇后事，更不知指斥安在。”帝方護嗣昌，不聽。逾月，嗣昌奪情入閣，楷又劾之，忤旨，貶二秩爲南京國子監丞。母憂歸。服闋，廷臣交薦，召入京，都城已陷。

福王擢楷户部右侍郎，督理錢法，命兼工部右侍郎。連疏請告，不許。順治二年，南都破，楷走杭州。從唐王入閩，擢户部尚書。鄭芝龍、鴻逵兄弟横甚，郊天時，稱疾不出，楷言芝龍無人臣禮。王奬其風節，命掌都察院事。鴻逵扇殿上，楷呵止之，兩人益怒。楷知不爲所容，連請告去。途遇賊，截其一耳，乃芝龍所使部將楊耿也。漳州破，楷遂抑鬱而卒。

楷博綜群書，寒暑勿輟，尤邃於經學。

林蘭友

林蘭友，字翰荃，仙游人。崇禎四年進士。授臨桂知縣。擢南京御史。疏劾大學士張至發、薛國觀，吏部尚書田惟嘉等，因論嗣昌忠孝兩虧，貶浙江按察司照磨，與楷及黄道周、劉同升、趙士春稱“長安五諫”。遷光禄署丞。京師陷，剃髮自匿。爲賊所執，搒掠備至。賊敗，南還。唐王用爲太僕少卿，遷僉都御史。事敗，挈家遁海隅，十餘年卒。

熊汝霖

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同安知縣。擢户科給事中。疏陳用將之失，言：“自偏裨至副將，歷任有功，方可授節鉞。今足未履行陣，幕府已上首功。胥吏提虎旅，紈袴子握兵符，何由奮敵愾？若

之事，想要藉以申論招撫之説，引用太平興國連年兵敗之事，想要藉以申論不可用兵之説，衹是奸巧附會罷了。至於永平二年馬皇后之事，更不知指斥在什麼地方。”皇帝正維護楊嗣昌，不聽從。過了一個月，楊嗣昌喪期未滿，入内閣，何楷又彈劾他。因違背聖旨，貶二級爲南京國子監丞。母喪歸家。喪期滿，朝廷之臣交相舉薦，召他入京，都城已陷落。

福王提升何楷任户部右侍郎，督理錢法，命令兼任工部右侍郎。連續上疏請求告老，不允許。順治二年，南都被攻破，何楷逃到杭州。跟從唐王入閩，提升爲户部尚書。鄭芝龍、鄭鴻逵兄弟十分强横，郊祀天帝時，稱病不出，何楷奏言鄭芝龍没有人臣之禮。唐王嘉奬他的高風亮節，命令執掌都察院事。鄭鴻逵在殿上扇風，何楷呵斥制止他，兩人更加發怒。何楷知道不被所容，連續請求退休。途中遇到盗賊，割去他的一隻耳朵，盗賊便是鄭芝龍指使的部將楊耿。漳州被攻破，何楷抑鬱不樂而死。

何楷博覽群書，寒暑不停息，尤其深入鑽研經學。

林蘭友，字翰荃，仙游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官臨桂知縣。提升爲南京御史。上疏彈劾大學士張至發、薛國觀和吏部尚書田惟嘉等，因議論楊嗣昌忠孝兩方面都虧缺，貶浙江按察司照磨，與何楷以及黄道周、劉同升、趙士春并稱“長安五諫”。升遷光禄署丞。京城陷落，剃髮藏匿自己。被賊所拘執，多方拷打。賊敗，返回南方。唐王用爲太僕少卿，升遷僉都御史。國事毁敗，帶着全家逃到海邊，十餘年後死去。

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崇禎四年考中進士，授官同安和縣，提升爲户科給事中。上疏陳説用將的失誤，説：“從偏裨到副將，歷次任官有功的，纔可授以節鉞。現在足没有踏過軍旅行陣，幕府便已經上報首功。官府小吏統率虎旅，紈絝子弟掌握兵權，怎麽能振奮士氣、同仇敵

大將之選，宜召副將有功者，時賜面對，擇才者用之。廷臣推擇有誤，宜用文吏保舉連坐法。”帝納其言。已，言：“楊嗣昌未罪，盧象昇未褒，殊挫忠義氣。至爲嗣昌畫策練餉、驅中原萬姓爲盜者，原任給事中沈迅也。爲嗣昌運籌、以三千人駐襄陽、城破輒走者，監紀主事余爵也。爲嗣昌援引、遭襄藩之陷、重賂陳新甲、嫁禍鄖撫袁繼咸者，今解任候代之宋一鶴也。皆誤國之臣，宜罪。”不報。

京師戒嚴，汝霖分守東直門。嘗召對，言：“將不任戰。敵南北往返，謹隨其後，如廝隸之於貴官，負弩前驅，望塵靡及。何名爲將？何名爲督師？”帝深然之。已，言：“有司察處者，不得濫舉邊才；監司察處者，不得遽躐巡撫。庶封疆重任，不爲匪人借途。”又言：“自戒嚴以來，臣疏凡二十上。援剿機宜，百不行一。而所揣敵情，不幸言中矣。比者外縣難民紛紛入都，皆云避兵，不云避敵。霸州之破，敵猶不多殺掠，官軍繼至，始無孑遺。朝廷歲費數百萬金錢以養兵，豈欲毒我赤子？”帝惡其中有“飲泣地下”語，謫爲福建按察司照磨。

福王立，召還。上疏言：“臣自丹陽來，知浙兵爲邊兵所擊，火民居十餘里。邊帥有言，四鎮以殺掠獲封爵，我何憚不爲。臣意四鎮必毅然北征，一雪此耻，今戀戀淮、揚，何也？况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即仿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曾奥窔之内，而遽以藩籬視之。”頃之，言：“臣竊觀目前大勢，無論恢復未能，即偏安尚未可必。宜日討究兵餉戰守，乃專在恩怨異同。勛臣方鎮，舌鋒筆鍔是逞，近

愾？如果選拔大將，應該召見有功的副將，時時賜以當面對答，選擇有才的人以供使用。群臣推舉選擇有失誤，應該采用文官保舉連坐法。”皇帝采納了他的話。隨後，又說：“楊嗣昌没有加罪，盧象昇没有褒賞，特別挫傷忠義之氣。至於爲楊嗣昌出謀徵收練餉、驅趕中原萬姓爲盜的，是原任給事中沈迅。爲楊嗣昌運籌、以三千人駐守襄陽、城破便逃的，是監紀主事余爵。爲楊嗣昌援引、遭襄藩陷没、厚財賄賂陳新甲、嫁禍給鄖撫袁繼咸的，是現在解任候代的宋一鶴。他們都是誤國之臣，應該懲罪。”不得回報。

京城戒嚴，熊汝霖分守東直門。曾經召見對答，熊汝霖說：“將不能戰。敵人南北往返，小心地跟隨在敵人之後，如同僕隸跟隨貴官，負弩前驅，望其塵不敢追上作戰，憑什麽稱他爲將？憑什麽稱他爲督師？”皇帝深深認爲他是對的。隨後，又上言：“有司察處，不能濫舉邊防人才；監司察處，不能匆忙超拔巡撫。希望封疆重任，不被匪人借途鑽營。”又說：“自從戒嚴以來，臣的奏疏一共上呈二十篇。援救剿滅的對策，一百條不能實行一條。而所估計的敵情，不幸言中了。近來外縣難民紛紛入京，都説躲避官軍，不說躲避敵人。霸州城破，敵人還不多殺人搶掠，官軍隨後到來，纔没有孑遺。朝廷每年花費數百萬金錢用以養兵，難道想要毒害我百姓嗎？”皇帝憎惡其中有“飲泣地下”地話，貶謫爲福建按察司照磨。

福王即位，召回京。上疏說：“臣從丹陽來，得知浙兵被邊兵攻擊，焚燒民居十餘里。邊帥有言，四鎮以殺人搶掠獲得封爵，我還怕什麽不這樣幹。臣意料四鎮必定毅然北征，一雪這一耻辱，現在戀戀於淮、揚，什麽原因呢？况且一鎮的軍餉多到六十萬，情勢必定不能供給。如果仿照古代藩鎮之法，也應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竟然在中原腹地之内，而突然以邊疆對待。”不久，上言說：“臣私下觀察當前大的形勢，不要說不能恢復中原，就是偏安一隅也未必能够。應當每日研究兵餉戰守，却專在恩怨異同上爭鬥。勛臣、方鎮，以打筆仗打嘴仗爲快，近來還以匿

且以匿名帖逐舊臣，以疏遠宗人劾宰輔，中外紛紛，謂將復廠衛。夫廠衛樹威牟利，小民鷄犬無寧日，先帝止此一節，未免府怨。前事不遠，後事之師。且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先帝隆重武臣，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先帝委任勛臣，而京營鋭卒徒爲寇籍；先帝倚任内臣，而開門延敵，衆口諠傳；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邊才督撫，誰爲捍禦，超遷宰執，羅拜賊庭。知前日之所以失，即知今日之所以得。及今不爲，將待何時。”疏奏，停俸。尋補吏科右給事中。

名帖驅逐舊臣，以疏遠宗親彈劾宰輔，内外紛紛議論，説將要恢復廠衛。廠衛樹立威權牟取利益，平民鷄犬没有安寧的日子，先帝衹是這一點，不免遭受怨恨。前事不遠，後事之師。況且先帝誠心眷念宗藩，而宗藩却聞寇先逃，誰爲社稷獻身；先帝十分推重武臣，而武臣叛變投降專横跋扈，連續不斷地發生；先帝委任於祖上功勛之臣，而京營的精鋭軍隊衹是作爲寇賊的憑藉；先帝倚重任用内臣，而内臣開門迎接敵人，使衆口喧嘩；先帝不按位次提拔任用文臣，而邊才督撫，誰是封疆捍禦之臣，越級升遷宰執大臣，却環繞下拜於賊庭。知道先前失誤的原因，便知道今日獲勝的辦法。到現在不做，將等待何時?”奏疏呈上，停其俸禄。不久補任吏科右給事中。

初，馬士英薦阮大鋮，汝霖争不可。及大鋮起佐兵部，汝霖又言：“大鋮以知兵用，當置有用地，不宜處中朝。”不聽。逾月，以奉使陛辭，言：“朝端議論日新，宫府揣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廢廷推，四品監司竟晋詹尹。蹊徑叠出，謡諑繁興。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爲黨人；一官外遷，輒訾當事爲可殺。置國恤於罔聞，逞私圖而得志。黄白充庭，青紫塞路，六朝佳麗，復見今時。獨不思他日税駕何地耶?”不報。

當初，馬士英舉薦阮大鋮，熊汝霖力争不可。及阮大鋮起用輔佐兵部，熊汝霖又説：“阮大鋮以懂軍事被任用，應當安放在有用之地，不應處於朝中。”不聽從。過了一個月，因奉使向皇帝辭行，説：“朝廷議論日日翻新，宫府揣摩日日熟悉，從少宰樞貳都廢棄了廷推制度，四品的監司竟然晋升詹尹。途徑重叠而出，造謡毁謗頻繁産生。一人没有任用，便視滿朝爲朋黨；一官外任地方官，便咒駡當事者可以殺掉。棄置國家的憂慮於罔聞，實現私人的圖謀而得志。金印銀印之官充滿庭堂，青衣紫袍之官塞滿道路，六朝佳麗衰迷景象，又出現在今天。難道就不思慮以後停車何地嗎?”朝廷不回報。

未幾，南京破，士英竄杭州。汝霖責其棄主，士英無以應。杭州亦破，與孫嘉績同起兵。魯王監國，擢右僉都御史，督師防江，戰屢敗。入海寧募兵萬人，進兵部右侍郎。唐王立閩中，遣劉中藻頒詔，汝霖出檄嚴拒之。順治三年，進兵部尚書，從魯王泛海。明年，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又明年春，鄭彩憾汝霖，遣兵潛害之，并其幼子投海中。

不久，南京被攻破，馬士英逃到杭州。熊汝霖責備他抛棄君主，馬士英無話回答。杭州也被攻破，熊汝霖與孫嘉績共同起兵。魯王監國，提拔爲右僉都御史，督軍防禦江岸，出戰多次失敗。進入海寧招募士兵一萬人，進升兵部右侍郎。唐王在閩中即位，派劉中藻頒布詔書，熊汝霖發出檄文嚴厲拒絶。順治三年，進升兵部尚書，跟從魯王航行海上。第二年，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又第二年春，鄭彩怨恨熊汝霖，派兵暗中殺害了他，連他的幼子一并投入海中。

錢肅樂

錢肅樂，字希聲，鄞縣人。臨江

錢肅樂，字希聲，鄞縣人。臨江知府錢若賡

知府若賡孫，寧國知府敬忠兄子也。崇禎十年，成進士，授太倉知州。豪家奴與黠吏爲奸，而凶徒結黨殺人，焚其尸。肅樂痛懲，皆斂手。又以朱白榜列善惡人名，械白榜者階下，予大杖。久之，杖者日少。嘗攝崑山、崇明事，兩縣民皆立碑頌德。遷刑部員外郎，尋丁內外艱。

的孫子，寧國知府錢敬忠兄的兒子。崇禎十年，成進士，授官太倉知州。豪門的奴才與狡黠的小吏狼狽爲奸，而凶暴之徒結黨殺人，焚毀尸體。錢肅樂狠狠地加以懲罰，都收斂不敢胡爲。又以朱色和白色榜列善人與惡人的名字，列於白榜的人加以械繫置階下，予以大杖打擊。以後，杖擊的人一天天少起來。曾經代理崑山、崇明的政事，兩縣之民都立碑歌頌他的美德。升遷刑部員外郎，不久，服父母之喪。

順治二年，大兵取杭州，屬郡多迎降。閏六月，寧波鄉官議納款，肅樂建議起兵。諸生華夏、董志寧等遮拜肅樂倡首，士民集者數萬人，肅樂乃建牙行事。郡中監司守令皆逃，惟一同知治府事。肅樂索取倉庫籍，繕完守具，與總兵王之仁締盟共守。聞魯王在台州，遣舉人張煌言奉表請監國。會紹興、餘姚亦舉兵，王乃赴紹興行監國事。召肅樂爲右僉都御史，畫錢塘而守。尋進右副都御史。當是時，之仁及大將方國安并加封爵，其兵食用寧波、紹興、台州三郡田賦，不能繼，恒缺食。已，加兵部右侍郎。明年五月，軍食盡，悉散去。魯王航海，肅樂亦之舟山。唐王召之，甫入境，王已没。遂隱海壇山，采山薯爲食。明年，魯王次長垣，召爲兵部尚書，薦用劉沂春、吴鍾巒等。明年，拜肅樂東閣大學士。

順治二年，清軍攻取杭州，所屬各郡多出迎投降。閏六月，寧波鄉官提議降服，錢肅樂則建議起兵。生員華夏、董志寧等遮道拜錢肅樂爲首倡議，士民聚集數萬人，錢肅樂於是樹立軍旗宣布起兵。郡中監司守令都逃走，衹有一個同知治理府事。錢肅樂索取倉庫的簿册，修繕守城器具，與總兵王之仁締結盟約共同防守。聽説魯王在台州，派舉人張煌言奉表請求監國。恰逢紹興、餘姚也起兵，魯王便到紹興實行監國之事。召錢肅樂任右僉都御史，劃錢塘守衛。不久，進升右副都御史。當時，王之仁及大將方國安都加封爵，其兵食用寧波、紹興、台州三郡的田賦，不能堅持供應，常常缺糧。隨後，錢肅樂加封兵部右侍郎。第二年五月，軍糧吃盡，全部散去。魯王航海，錢肅樂也到了舟山。唐王召見他，剛入境，唐王已死。於是隱居於海壇山，采山薯作爲食物。第二年，魯王駐扎長垣，召爲兵部尚書，舉薦任用劉沂春、吴鍾巒等人。第二年，拜授錢肅樂爲東閣大學士。

唐王雖殁，而其將徐登華爲守富寧，魯王遣大學士劉中藻攻之。登華欲降，疑未决，曰："海上豈有天子？舟中豈有國公？"肅樂致書："將軍獨不聞南宋之末二帝并在舟中乎？"登華遂降。鄭彩專柄，連殺熊汝霖、鄭遵謙。肅樂憂憤卒於舟，故相葉向高曾孫進晟葬之福清黄蘗山。

唐王雖然已死，而他的大將徐登華仍爲他守衛富寧，魯王派大學士劉中藻進攻他。登華欲投降，疑慮不决，説："海上哪裏有天子？船中哪裏有國公？"錢肅樂致書徐華登："將軍難道没有聽説南宋的最後二帝都在船中嗎？"徐華登於是投降。鄭彩專權，連殺熊汝霖、鄭遵謙。錢肅樂憂愁憤恨死於船上，故相葉向高的曾孫葉進晟將他安葬在福清黄蘗山。

劉中藻

劉中藻，福安人。由進士官行

劉中藻，福安人。由進士任官行人。賊攻陷

人。賊陷京師，剃髮，被搒掠。賊敗南還，事唐王。既事魯王，攻降福寧守之，移駐福安。大清兵破城，冠帶坐堂上，爲文自祭，吞金屑死。

京城，劉中藻剃髮，遭受杖擊。賊失敗後，劉中藻返回南方，奉事唐王。隨後又奉事魯王，攻打并使福寧投降，然後守衛它，移駐福安。大清軍隊攻破城池，劉中藻穿戴冠帶坐在堂上，作文祭祀自己，吞服金屑而死。

鄭遵謙

鄭遵謙，會稽人。爲諸生。潞王以杭州降大清，遵謙倡衆起兵，事魯王，崎嶇浙、閩間。從王航海，與汝霖并爲彩害。

鄭遵謙，會稽人。是生員。潞王以杭州投降大清，鄭遵謙倡議民衆起兵，奉事魯王，奔走於浙、閩之間。跟從魯王航行海上，與熊汝霖都被鄭彩殺害。

沈宸荃　沈履祥

沈宸荃，慈谿人。崇禎十三年進士。授行人，奉使旋里。福王立，復命。擢御史，疏陳五事，皆切時病。已，論群臣醜正黨邪，請王卧薪嘗膽，爲雪耻報仇之計。尋薦詞臣黄道周、劉同升、葛世俊、徐汧、吴偉業等。又言："經略山東、河南者，王永吉、張縉彦也。永吉失機，先帝拔爲總督，擁兵近甸，不救國危。縉彦官部曹，先帝驟擢典中樞，乃率先從賊。即加二人極刑，不爲過。陛下屈法用之，而永吉觀望逗遛，縉彦狼狽南竄。死何以對先帝，生何以對陛下。昌平巡撫何謙失陷諸陵，罪亦當按。都城既陷，守土臣宜皆厲兵秣馬，以報國仇，乃賊塵未揚，輒先去以爲民望。如河道總督黄希憲、山東巡撫丘祖德，尚可容偃卧家園乎！"疏入，謙、祖德等皆命逮治，永吉、縉彦不罪。時朝政大亂，宸荃獨持正，要人多疾之。明年，以年例出爲蘇松兵備僉事。未赴，南都破，宸荃舉兵邑中。

魯王監國，擢右僉都御史。已而事敗，宸荃棄家從王海外。王次長垣，連擢至大學士。從王於舟山，又從泛海抵厦門、金門。後艤舟南日山，遭風，没於海。

沈宸荃，慈谿人。崇禎十三年考中進士。授官行人，奉命出使，返回家鄉。福王即位，回覆使命。提升爲御史，上疏陳説五件事，都切中時弊。隨後，糾舉群臣嫉恨正直偏袒邪惡，請求福王卧薪嘗膽，謀劃雪耻報仇的計策。不久舉薦文學之臣黄道周、劉同升、葛世俊、徐汧、吴偉業等人。又説："經營管理山東、河南的人，是王永吉、張縉彦。王永吉貽誤軍機，先帝提拔爲總督，掌握軍隊靠近郊甸，不援救國危。張縉彦任官部曹，先帝多次提拔掌握中樞，竟然率先投降盜賊。就是施加極刑於二人，也不算過錯。陛下放寬刑法任用他，而王永吉觀望逗留，張縉彦狼狽南逃。死怎麽面對先帝，生怎麽面對陛下。昌平巡撫何謙失陷諸陵，罪行也應當審察。都城已陷落，守衛疆土之臣應該都厲兵秣馬，以報國家之仇，却賊塵還没有揚起，便先逃走成爲人民的怨恨。如河道總督黄希憲、山東巡撫丘祖德，還可以容忍偃卧於家園享福嗎！"奏疏呈入，何謙、丘祖德等都被下令逮捕治罪，王永吉、張縉彦不加罪。當時朝政大亂，沈宸荃獨自堅持正義，顯要之人多恨他。第二年，以年例調出京城任蘇松兵備僉事。没有到任，南都被攻破，沈宸荃在邑中起兵。

魯王監國，提拔沈宸荃爲右僉都御史。後來事情失敗，沈宸荃棄家跟從魯王飄泊海外。魯王駐長垣，連續提升至大學士。跟從魯王到舟山，又跟從魯王航海抵達厦門、金門。後來船靠岸於南日山，遭到大風，淹死於海中。

其邑子沈履祥嘗爲知縣，監國時，以御史督餉台州。城破，避山中，被獲死之。

同邑之子沈履祥曾經作知縣，監國時，以御史身份在台州督辦軍餉。城被攻破，躲避到山中，被捕獲死難。

贊曰：自甲申以後，明祚既終，不逾年而南都亦覆，勢固無可爲矣。朱大典、張國維等抱區區之義，徒假名號於海濱，以支旦夕。而上替下陵，事無統紀，欲以收偏安之效，何可得乎！

贊曰：從甲申以後，明朝國祚便已終結，不超過一年而南都也覆滅，形勢本來就不可有所作爲了。朱大典、張國維等懷抱區區之義，枉自假藉名號在海濱，以支撑旦夕時光。而在上位者廢弛不振，在下位者凌駕上位，政事没有體統綱紀，想要收到偏安一隅之功，怎麽可以得到呢！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明史　　第八册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１１４０５４９１
加密地址＝
页数＝５６２０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ｈｎ３．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３６／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６３／０３／！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章培恒　喻遂生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５６２０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４９０４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９５－４　／　Ｋ２０４．１／Ｚ２５１
【原书定价】　１４００．００（全十册）　网上购买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明代　纪传体　明史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章培恒　喻遂生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明史　第八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